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八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八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1.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二八〇册目次

史部·史評類

致堂讀史管見三十卷（卷五卷六卷九卷十卷十三至卷三十配元刻本）（二）
〔宋〕胡寅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嘉定十一年衡陽郡齋刻本 …… 一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二十八卷
〔宋〕朱黼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 四三六

小學史斷二卷
〔宋〕南宫靖一撰 〔明〕晏彦文續
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六年刻本 …… 六八九

史學提要三卷
〔宋〕黄繼善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 七六四

致堂讀史管見三十卷（卷五卷六卷九卷十卷十三至卷三十配元刻本）（二）

〔宋〕胡寅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嘉定十一年衡陽郡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管見三十卷》提要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六

明帝　魏紀

以華歆為大尉歆讓位於管寧帝徵寧為光禄大夫不至

華太尉雖與管寧邴原三人交友而人品不同歆爲漢官乃委質曹氏大節已虧矣殺伏皇后之時歆以尚書令勒兵入宫壞户發壁手牽后出藉此二罪惡通於天不可勝誅也幼安龍卧海隅世莫見鱗清風素節日益超邈其視魏帝猶敝屣然而歆乃欲以青蠅之汙薰汙貞玉顔知太尉爲上公可以慶寧而忘於番己之不稱吁亦可恶之甚矣

諸葛亮上疏曰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

孔明一代之英達謀宏識無一不備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愼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首如此其敬而孔明盡忠竭節不失臣道攬國兵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之實可稽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亮將入寇魏延說之曰今假延兵五千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不從

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略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足擒敵而誠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

節制之師其止如山其進退如風何以僥倖爲以此一事觀之使孔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啗以利因其懈怠而擊之之事必不爲矣此可爲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

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諸葛亮深加器異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謖違亮節度而敗亮誅之

先主孔明器識相上下一時遇合眞君臣也先主能因水鑑以知卧龍可謂超世之見矣而失於將琬龐統孔明器使羣才各盡其用而失於馬謖故知人之難堯舜猶病也惟不護已短不庇私交大明賞罰馬謖雖死而無怨此則人之所難也

時趙雲鄧芝亦敗於箕谷或勸亮更發兵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爲賊所破者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雖多何益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矣於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街亭之敗罪由馬謖箕谷之敗咎自鄧芝兵多於賊反爲賊所敗而諸葛公以爲病在一人方且減兵省將思聞闕失引咎責己布于羣聽能使民忘其敗大矣哉其爲道也若袁本初褊伎忌克疑人快己追怒諫者殺戮直士以自取滅亡其得失立見後之君子有志於建功立業者亦可以得師矣

亮曰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仿彿孫吳

橋玄何顒許劭鮑信皆言曹操命世之才而孔明亦稱其智計絕人善用兵然以事考之操嘗討呂布相守百日而不能克官渡之役幾於勢窮非得許攸則紹未可破也西征馬超韓遂最爲出奇取勝矣然亦用賈詡離之之計乃能有功至于赤壁則狼狽特甚設有追之于華容道中者操決不能免也親伐孫權則困於濡須而不得度繼出斜谷則阨於漢中而不能進安在其爲絕人乎孔明與之同時必無虛語但恐史官不能盡記其軍機之妙耳姑據已事獨論其用兵殆亦韓信李靖之流歟

亮言於漢主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實行也其爲人多暇日則逸人不遠矣舜禹文王周公達而在上孔孟窮而在下未嘗不勤猶天行日運誠不厭倦不息而況於下乎周公孔孟當如何哉故陶士衡有惜分陰之志焉曹孟德略平中土雖能尚節儉然鄴下已有臺觀之樂孫仲謀中身亦漸荒怠惟先主武侯勤勞躬親以至沒世此其遠繼前哲不但三國稱雄也凡人鮮能無所好者有志於道德則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有志於功名則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苟志於富貴而止耳則亦無所不至矣孔明蹈道秉德不得已而應聘初無富貴之念功名從而日新宜其所立卓然後世莫能及使曹氏未除漢室未興寧安一隅自謂無事則孔明與高阿那肱相去一間耳

初孫策以呂範典財計時其王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其王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

功曹周谷輙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王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見信任以谷欺更簿書不用也

抑制私情者人之難事故叔孫婼漢高帝之公可爲法於後世也魏文恨鮑勛乃自爲太子時而孫仲謀於呂範周谷乃能捐芥蔕之感忘傅會之私用舍各當宜其保有一面敵莫能侵也

尚書衛覬奏置律博士删約漢法制新律

懷天下當以仁理天下當以義律令者聊以記刑名之數耳豈所恃以爲治也惟明於經術者乃能用法徒貴習法之熟而無保國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也夫業儒而侮經者尚多有之况習法而不知仁義之道其侮法將千人而二五苟如是曷若付百官有司於刀筆吏哉旨後世覬覦之所以存豈係於有律博士而其所以士者豈係於律令之繁省乎衛覬之言非經邦之令猷也

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曰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最病者也

善乎杜恕之言乎恕特爲糾摘姦宄一事不欲委之小人以小人不顧道理而苟容求進也夫小人之不顧道理而苟容求進者其目多矣薦士則引邪而植黨與理財則刻下而供侈費守邊則開土而啓釁搆治獄則酷刑而陷善良惟權勢之指意是趨趨則合合則悅悅則爵賞隨至然則彼四事者非人君所病乎不特是也自一嚬一笑之從違浸淫而上至於攘奪篡弑以國與人非得背道而趨利者爲使則不能以獨爲也然則背道而趨利豈非人君之所病乎劉安欲叛漢所憚者一汲黯謂不可惑以非義也况公卿百僚皆得守道[illegible]之人天下雖有逆節四夷雖欲交侵猶雪之見晛自無所至矣人君誠明乎此所謂爲治不在多言也

司馬懿曰若諸葛亮出五丈原吾無患矣

司馬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也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爲此語以安其下耳孔明此擧蓋不復爲退計矣觀統大衆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犯雜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庶幾矣或譏其短於將略不亦過乎

懿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不許亮遣使至懿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世之論古者往往以司馬懿[illegible]不及一戰以決勝負爲恨此殆以形求而不察理也五丈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然曹公大敗于赤壁[illegible]之衆其勢亦搶攘傾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萬人爲十艘油葦所挫哉不得免勝負之倖爲快於[illegible]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聲勢[illegible]而[illegible]安閑司馬仲達姦雄善兵懾不敢動請戰示武情見勢[illegible]甘受巾幗之辱殊無他計但快孔明食少幸其早斃圖不保兵刃之交而懿已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與孔明[illegible]死故以形迹觀者謂魏勝而蜀負雖杜甫善評亦有嘔血酸辛之歎向使孔明未死豈但禽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左至此然後可以歸之於天

孔明云古則知漢室之決不興也夫成敗之利害係于一
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載而不泯當此時蜀喪元
帥慘戚而歸魏師歡欣奏凱振旅一榮一悴存亡關焉時
運不留世代遷革向之成敗利鈍皆為陳迹而青史所載
赫赫若前日事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惟
反復觀考使人懦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挾人
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竊奴樹羞而不取然則雖誇奪
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
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理常不磨於天下矣
亮卒于軍中初亮言於主[illegible]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
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
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如其言

嗚呼人之羣乎斯世也何所圖哉救於飢食渴飲冬裘夏
葛室屋可以庇風雨而已既是有家則漸廣矣既有宗族
鄉黨則益廣矣聖王為[illegible]制民之產則亦使之足以養其生
送其死周其宗族不至於飢寒[illegible]則止矣自百姓等而
上之至於天子不為不[illegible]而得兼天下之奉也亦莫不有
制度品式上不偪下下不僭上而大要則以儉約為先節
過為貴使俗無奢侈之[illegible]而人息誇奪之心則天下定矣王
迹既息人欲肆行攘攘熙熙惟利是競如孟子所以告梁
惠王者必至於[illegible]弒而猶未饜也孰能不待文王而
自興三代之[illegible]教[illegible]失俗振頹波非一士躬行所能
其樞要則係乎[illegible]國秉[illegible]之人耳故范宣子讓則其下皆
讓城中大袖則四方全[illegible]在上者無欲心則懸賞不[illegible]

盜亦不為矣孔明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專制一隅勢通四
海亦何所求而不得然不外取全蜀之富皆可以充切其
家而三十年間止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頃以為子弟衣食
之奉不別治生增長尺寸逮其死也內無餘帛外無贏財
其靈臺湛然不累於物如此賢哉遠矣亦何愧於伊尹周
公耶夫勢力可以專利而不專利則利之所遺者廣而受
惠者多後以法制行之則可使匹夫匹婦均被堯舜之澤
亮既死蜀人久而歌思猶甘棠之思召公此其効也或者
據權怙勢盡利以遺民廉祿厚矣賜予多矣財賂寶貨四
面而至矣視天下之人皆無父而已獨有父則加榮其父
視天下之人皆無子而已獨有子則崇寵其子視天下之
人皆無妻而已獨有妻則培益其妻視天下之人皆無兄
弟而已獨有兄弟則顯擢其兄弟視天下之人皆無族黨
而已獨有族黨則寵光其族黨竭國力以肥一家而溪壑
之貪尚歉歉然也而天下人之父人之子人之妻人之兄
弟人之族黨則離間之貧賤之苦困之誅逐之若惡其與
己並世而侵己之有者至乃顯然誇語於人以為富且貴
慕而不可忽也王莽梁冀李林甫楊國忠元載之徒[illegible]
已夫惟據權怙勢盡利以遺民則利之所聚者併而[illegible]
者衆後以刑辟取之則雖甲家銅山乙家金埒亦有[illegible]
之患故莽冀等既誅或斥賣家財幾十萬萬免民租稅
年或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而百姓捉襟見肘切齒其
[illegible]也故君子[illegible]於[illegible]不[illegible]為者[illegible]此[illegible]之[illegible]彼
[illegible]此其効之如此其[illegible]也有志於[illegible]功[illegible]以[illegible]人

武侯爲終武乎夫武侯平生大致最[illegible]所謂
不能有成顧含終其身爲臥龍而已此詩人務爲勝語非
事之實不可信也
帝數問甄后死狀於郭太后太后以憂死
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
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皇太后尊矣不可即而弒也而欲
其死故問之以示意焉又再問之又數問之則過矣弒莫
慘於問之言爲下甄后雖毋然父之所廢也郭氏雖怨然
父之所立也伸毋之怨殺父所立是無父也爲史者書曰
帝弒其母皇太后郭氏則罪著矣若文帝之逮郭而誅甄
則不待與而見者也
立皇子芳爲齊王詢爲秦王帝無子宮省事秘莫知其所由
來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禮無子則取兄弟之子爲後古今之通誼非所當隱也不
隱則可責以爲人後之義而禮義明隱之則父子之心有
疑焉而慈孝闕明帝乃秘密其事使人莫知所由來若竊
而得之者非所以重統緒也雖當時莫知所由來而已有
知其爲任城王楷之子者使芳而賢則後明帝而無他心
矣有如不肖必將致厚任城爲於哀帝之於定陶者康王
成王之元子也其傳世決矣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
不齊侯呂伋以天子衛兵三百人逆釗于南門之外猶以
顯之於衆何乃取人之子私置宮中泯其所自出[illegible]之
而可乎司馬懿雖握手受遺詔睨不諱然芳之[illegible]
不繫民望身於傾搖[illegible]本系矣

帝用高堂隆議下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
世次所出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豈可僞爲哉魏武之父
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審其生本末或云夏侯氏子然
則魏武之姓既非曹亦非夏侯而高堂隆乃請以虞舜爲祖
是一人而三姓豈不可笑之甚哉有天下國家者亦論德
而已夏桀祖禹商紂祖湯周赧祖武其胄可謂光華而世
何以稱之魏氏之姓既不可知爲臣子者置而勿論勸其
君修德行仁可也必曲爲之說本以爲榮祗足取笑何隆
之不學歟
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散騎常侍劉邵司隸校
尉崔林黃門侍郎杜恕司空掾傅嘏議作考課法久之不決
事竟不行
司馬氏曰爲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
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考之功狀則巧詐
橫生而真僞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爲人上
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惟
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爲曲私欺罔之資也
事果難治而法果難立與唐虞考績成周大比而計則[illegible]
商可知矣彼其得人之盛功業之美後世莫能及焉何獨
後世欲行課殿而不能遂乎司馬氏泝流窮源以謂求諸
毀譽較諸功狀皆無緣盡其理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此
至當之論也然人心所以不公不明者何爲而致所以能
公能明者何道而得必陳其說使爲君者知所趨避猶
庶幾焉今直以公明爲美而無[illegible]開曉激之術是猶

語人以飯可以療飢而不教之耕稼也於此有一焉人君誠能清心寡欲無爲於上使百官奉行成憲不得興作於下徭役必令輕賦斂必令薄行之三年吏胥稱其職民當安其業益務選進賢德列于有位汰吏胥之冗者則百姓日益富刑獄日益少官府日益清國家日益無事雖不汲汲於考績焉同知其爲治世矣考課之末流凡州縣官皆以督促金穀爲能否或歲大旱百姓死亡縣令不忍而爲之蠲稅則譏詞留滯滿秩不得去至令徵索足數而後已也或功簿所載一字差誤則考功句稽沮難行下報上至于數反而未止也或貪虐姦猾善於掊克既足上官之欲又肥其家薦舉之章紛沓而至部民怨歎而上不知論訴成獄而卒無事閱其功簿乃在褒賞之列如此之類千里同風此又非盧毓崔林杜恕傅嘏之所得知然則世激愈深將奈何哉

邵陵厲公　　魏紀

漢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盡忠益漢主憚之宦人黃皓便僻佞慧漢主愛之允上則正色規主下則責皓皓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及允卒費禕陳祗代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終以覆國自祗有寵漢主追允日深

劉禪得衆賢扶持僅能守國末年用一黃皓遂至覆宗黃皓之爲小人固亦非淺淺者矣而董允上則規益漢主以嚴見憚下則抑制黃皓不敢爲非此賢者之所難也諸葛公既殂漢之末亡實允是賴費禕有懿德矣

漢大赦大司農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必不得已然後可以權而行之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謝之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陳壽評曰諸葛亮爲政軍旅數興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赦之無益於治道也前賢言之多矣而終不能革至援以常典而行之於其間有喜慶克捷祥瑞祈禱之事則又赦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後世之制是何也其說多矣始受命則赦改元號則赦獲珍禽奇獸則赦河水清則赦刻章璽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生皇孫則赦平叛亂則赦開境土則赦遇災異則赦有疾病則赦郊祀天地則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三年一赦或比歲一赦或一歲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負者蠲之有滯者通之或得以蔭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大槩如是而已耳明哲之君則赦希而實昏亂之世則赦數而文希者尚按故事而不能盡去也數者則意在邀福而歸諸己也實者有罪必除有負必蠲也文者雖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澤也復有姦宄擅權者以急征暴賦多獄無罪歸之上而施行寬宥布宣惠心自我請之由是數者而論赦爲有益乎爲無益乎人君誠以明哲自期而以昏亂爲戒則所謂按故事而釋有罪者尚在所議故事有是有非豈可盡循罪人若辭有罪豈可盡釋有罪而釋則善人奈何甲殺乙而遇赦乙已不可復生而甲得以不死以赦爲偏枯者此也古曰

乙以下詳而死矣吾未知甲之果當殺之乎抑疑似也則
使[illegible]人不經之文而赦之以為從厚而終不恤乙之無辜
以欺為偏枯若此也百姓負租或以旱或以貧或以已納
而下為之除籍或為官司所抑代人而輸其事非一每下
赦令未嘗不蠲也而百姓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言自古如
此則以著於令甲者曰凡蠲旱稅不得過若干分而赦令
則曰歲大旱其盡蠲之百姓喜於盡蠲之文而不知令甲
之有限也則相與怨其上曰黃紙之放特紿我耳此又偏
枯之甚者也姦宄亂賊之人知赦之可擬也則甫期而為
姦宄亂賊之事僥倖貸釋不可勝數矣亦或病其然則下
令曰凡距赦若干日而殺人是待赦也不得以赦原先為
遠期焉而姦宄亂賊之人有財可行有力可援有叉可恃
有猾可使一入囹圄用是數者遷延淹故終以無事而捕
寇之吏被傷之主致覺之人往往反坐於是善良困於姦
宄閭里怵於亂賊喑嗚飲氣無路伸吐此又偏枯之甚者
也靈帝行冠禮大赦天下而黨人不與焉自是後凡五赦
而益增五族之錮又丑赦而黃巾起不得已乃赦黨人黨
人縱有罪不輕於十赦之惡逆乎況黨人無罪而願忠於
君志除姦凶以清天下者也乃經十赦不得已而後赦此
豈直偏枯而已舉四肢皆廢矣四肢盡廢頭首几然其能
不為人所捽擊或挽而仆乎於是董卓附之袁紹持之曹
操篡之獻帝為所挾而不得赦伏后為所弒而不得赦二
皇子為所殺而不得赦語赦至此無益明矣明哲之君蓋
久而思得舍非而從是莫若[illegible]

法則鉗貶斥而不一赦一年而十百赦無不可者舜之法
曰眚災肆赦謂有目病以害加乎人者也大易之法曰君
子以赦過宥罪過誤則與肆之罪咎則稍寬之而已呂刑
之法曰五刑五罰之疑而不明者則赦無疑則不赦矣周
公之法曰赦幼弱老耄蠢愚非此三者則不赦矣魯國肆
大眚春秋非之以其無謂而盡赦也取正乎孔子略法乎
虞周大易之訓則刑罰盡道可以代天之春生秋殺矣夫
吳漢攻戰之士也臨終獻言勸光武以勿赦陳壽於孔明
有譏者也而稱譽不赦之章況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如吳
漢陳壽之見乎
以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
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
千官列職而宰相最貴均於輔佐而三公為尊豈非人臣
所祈向願望之極地與然名實副則君子樂之名浮於實
有羞惡辭讓之心者不肯居也卑官小吏才不能稱尚為
人所指目況三公乎故有孔孟之道則可為三公能以此
道與王論而明之以格其非心而引之於當道則可為三
公挈政之綱治事之大使下有法可守則可為三公調適
人主喜怒以施賞罰無僭無濫以召和氣則可為三公克
稱此者伯禹在舜朝保衡在太甲朝周召畢陳在成康朝
亦才難矣咸無焉而居其位則劉寔以附中官而為司空
張顥以中常侍弟而為太尉崔烈以入錢五百萬而為司
徒董卓田令孜龔澄樞以專橫凶恣而為太師又何足與
哉當是時魏政已衰柄歸司馬君由德而論徐邈亦何忝

於三公而遜辭之固守之雋清規遠識照映今古其視何
晏占簽惟恐不得至三公者相去直九牛毛哉在漢得
一人不願為宰相者曰孔明在魏得一人不願為三公者
曰徐幹斯二人者真君百世之師歟
何晏自以為一時才傑[illegible]士品目曰唯深也
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
其人蓋以況己也
易書開示中正得失之理未明吉凶悔吝之先使人知所
避就詞若隱微皆指人事不妙[illegible]聖人豈固為玄談以
無益於世乎而學易者往往歸之於虛無[illegible]渺不涉世用
而其所行則背義違理以[illegible]之地其失本於人自
人易自易而不知易[illegible]易之文矣不會理
於心故勸背[illegible]吏部尚書而奪
盧毓之位非[illegible]者升進非
易也與大將[illegible]為人情近而無誠內躁
而好辯非易也[illegible]白不去手非易也要學輅作
卦欲為三公非[illegible]以神自處不悟其已為
鬼幽此正猶桓範書[illegible]者自何晏王弼以
老子莊周之書訓釋大易王[illegible]相效尊尚清談糟
粕五經蔑棄[illegible]以玄虛輾在前而後車
不戒也昔人云王衍[illegible]紂而未見臨川談
經之禍甚於王衍也或問清談祖老莊虛無之論非談經
因何談經者宗孔氏何反為世禍乎曰其源深其流淺非

一言而可盡姑論其大者所行異乎所言所言異乎所行
以此教人使人不異乎己臨川之大機也所行異乎所言
故訓釋三經語孟之書高抱道德深鉤性命曰如是而仁
如是而義如是而智如是而信如是而禮樂如是而刑政
虞舜必同乎唐堯三王必同乎二帝孔子所教即堯舜文
武之道也孟子所訓即周孔回伋之所述也牽引配合如
出乎一人援據比類如出乎一時析字之偏旁則李斯小
篆有道德性命之意信佛之幻詭則李長者合論貫八卦
九疇之妙此其所言之失大槩也所言異乎所行故開陳
熙寧元豐之政變革祖宗拂違公議以成憲為因循不足
法以君子為流俗不足聽水旱千里流殍無數則曰天地
不仁芻狗萬物固聖人所當同也彗出東方人心震恐則
曰天道助順布新兆祥乃交趾所宜討也假省耕斂之文
以散青苗錢而取二分之息於百姓假庶人在官者之證
以行免役法而植不拔之根於吾吏啓人主侈心則飾鳧
鷖守成之詩而曰宰制萬物費不為侈疾士大夫異己則
飾酒誥羣飲之說而曰小人衆多當先殺罰此其所行之
失大槩也夫其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而倚君之威布其言
於學者命其徒為師儒教於太學以風天下合此者則升
進官使而富貴不合此者則遣斥廢黜而困窮而其言曰
成天下之治在人材成天下之人材在教養教養遍天下
行之數十年天下之士行異乎言言異乎行人自人書自
書以致中原板蕩之禍而臨川氏之學方且顯行識者憂
之而未如之何也喻於利者宗之而莫能遏也彼為壯也

清談者不好則已矣故曰臨川談經之禍甚於晏
衍者豈虛云哉
曹爽之在伊南也蔣濟與之書言大傅之旨不過免
官而已爽誅濟封侯固辭不許濟病其失言遂發疾
而卒
蔣鄉侯可謂有恥矣司馬誅爽未為非也濟與爽
書若甘言誘致者而濟實不然乃為懿所紿耳自
不知羞恥者當之折節而取挾主之大將軍勝於
一戰師而決勝其功亦不細矣而濟不惟辭賞又以
死繼之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蔣濟則
有焉
吳潘夫人有寵生子亮吳主愛之有廢太子和之意
羣臣固諫吳主大怒族誅言者遂廢和為庶人王昶
言於帝曰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擊之帝
從之大敗吳師斬其二將
人主舉動敵國視之以進退其衆者也吳主已老
方且廢嫡立庶殺戮諫臣非惟魏師亟來斬將覆軍
而全吳之亡實自此兆矣君臣父子人道大倫有
國有家存亡所繫經籍垂訓莫先乎此太帝嘗言
讀書大有所益以廢立之事觀焉雖曰讀書吾必
謂之未嘗讀也
王昶毋丘儉兵敗走朝議欲貶之大將軍師曰此我
過也諸將何罪雍州刺史陳泰求勑并州并力討胡
師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

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人皆愧悅
司馬師引敗歸己善矣然非自反之德蓋悔殺王
儀爲之也王儀言關東之敗責在元帥可謂忠
而有益於師者當斂容致謝克己下教則庶乎孔
明之德矣乃怒其委罪在己而殺之此失豈可追
也若無引咎之言而又貶黜諸將是再自敗也引
敗歸己未足以增隆其業纔可少弭殺儀之罪爾
中書令李豐數與帝獨語不知所說司馬師詰之豐
不以實告師怒殺豐
李豐為中書令帝數獨召與之語司馬師不悅也
豐當奈何跪君則不忠親上則犯難事之難處者
也廢帝當輔而已能制師雖居其位亦不宜有親
踈之形況祿去公室政在司馬再世矣帝與豐雖
欲圖之必不能克也然則數數密語何益祇自族
耳當是之時不仕可也
中領軍許允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帝以允
當出詔會羣臣帝特引允以自近允與帝別涕泣歔
欷允未發有司奏允放散官物收附廷尉徙樂浪未
至道死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八
柄在己則手揮指顧而九有順從一失其柄雖對
臣下出語伸情亦且不得哀哉奈何輕以柄而假
之人哉李豐在中書未必能治司馬師師出之遂
討允嘗摠兵又得河北督將之權或且以偪師矣

而帝引以自近執別斷歟是將何爲哉乃所以促
允之誅而速己之廢耳

高貴鄉公　魏紀

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少康漢高優劣以
少康爲優

曹髦於是時惟晦庶可免禍在易明夷之象曰君
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乃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故
終於不明晦無登天之照而有入地之辱矣髦之
以少康爲優也方司馬氏於澆殪而形滅之之心
夫東堂諸儒孰非昭之人者是髦故欲昭之聞之
耶何其褊之甚也

吳大司馬呂岱嘗薦吳郡徐原官至侍御史原好直
言岱時有失原輒諫之又公論之人以告岱岱曰是
我所以貴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岱不復聞
過矣

賢哉呂岱可以爲法案世之薦士者鮮不以恩自
居以位自賢以恩自畢　則望報効之勤以位自賢
則責受教之禮又或不然則曰爾賢爾才吾引爾
而官爵禄利之吾責塞矣相忘而已矣孰有茍長
位尊樂聞其過而納門下之諫誠心不怨如呂岱
者哉豈識暗局狹者當之必積以爲憾而反加之
罪若王鳳之於王章其相去何啻天壤也

其主召驃騎將軍呂據還都據聞孫綝輔政大怒表薦滕胤
爲丞相綝以胤爲大司馬據引兵還約胤共誅綝兵敗被夷
三族或勸據奔魏據曰吾恥爲叛臣遂自殺

惜哉呂據有忠志而擇義不精也建宰輔不當非外
臣所當預若以貴戚之卿同國休戚者上表盡諫可
也被召還朝乃以兵入與滕胤同謀欲殺國相心雖
非叛師則何名無乃惑於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
之説乎

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見征東大將軍諸葛誕曰洛中諸
賢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世受魏恩豈可以社
稷輸人

君子貴循常小人厭常情惟有常德故夏之臣豈願商得
之商之臣豈願周得之自非人主大無道天棄人叛不可
如何則仁人義士未嘗不欲扶持而安存之小人則不然
喜新而爲奇惟權是從惟利是就故亂臣賊子之能濟其
惡者皆以小人爲之羽翼而小人貪得者爲之出死力効
智計以成之也彼其易君改國不過圖名位而已使命而
有之雖不易君改國名位固可得也使命而無之雖易君
改國其如命何貴賤貧富皆受數於天豈智力可移易君
改國貧而可富賤而可貴是人自爲命而無天矣然小人
紛紛然爲亂臣賊子出力効智則亦不思之過也故曰不
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周公輔成王用常人者人而無常則
無所不至也

漢譙周作仇國論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其術何如曰吾

闇之無愚者常多懼者無憂者常恩善多慢則生亂恩害則生
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衆以弱斃強此
其術也
愚觀周之言其謂玄謀是也非知文王者也文王惟可取
而不取故孔子稱其事殷之德豈有筭數於其間哉故先
儒論成湯文王者皆以常見而量聖人之度湯升自陑則
曰出桀之不意文王既脫羑里則曰陰修德政皆非也周
又曰蜀當是時可爲文王難爲漢祖亦非也文王以小事
大自其初時爾厥後賜鈇鉞專征伐國于岐山化行江漢
烏在其爲弱也使紂與予西伐亦必有以處矣乃者劉禪
以文王之事是求千里於跛鼈也

其孫琳專權擅勢殺戮功臣吳主謀誅之語泄琳廢吳主爲
會稽王以吳主罪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琳怒殺之
吳主被廢彝不能救徒死何益晏子曰食其祿者不避其難人臣
之義也居高位享厚祿親見其君廢于強臣既不能救又
不能死則是與賊同情矣雖死猶生立明猶有言其罪者
而朝廷加諡況君欲治晉罪而報之者耶若彝可謂不求
生以害仁能殺身以成仁矣

元帝　魏紀

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莊老而尚任俠山濤爲吏部郎薦
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以
康言論放蕩害時亂政殺之
司馬昭方有代魏之志故惡康薄湯武是以湯武爲弒君
奪國與己同也不然昭之以己爲順天應人與湯武一也湯
武革命之事經仲尼折衷取其書詩以訓後世豈順天應
人矣豈曰弒君奪國云乎師毀方昭弒髦炎代璜二君之
失果可班於桀紂爲天下所疾耶不如桀紂爲天下所疾
而司馬氏弒而奪之乃敢以湯武自況小人之無忌憚自
以爲中庸者則其殺無罪又累責矣不知康虛名無實
非能爲卧龍者特疑之過也
任城魏舒少遲鈍質朴不爲鄉里所重舒亦不爲皎厲之事
司馬昭辟爲參軍舒於細務未嘗是非至興廢大事人莫能
言者舒徐爲之籌畫出衆議之表昭深加器重
魏舒有內實而不表襮其實信美矣府朝碎務無所是非
獨爲司馬昭籌興廢大事是貴昭之奪而已其所謂籌畫
衆議之表是他人未敢言者舒獨言之是亦曹操之荀彧乎

大衆伐漢漢兵大敗譙周請來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禍敗將
及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漢主不
從卒用周策
北地王諶之言是也有烈丈夫之風可以見先主於地下
矣譙周所陳非亡國之法死於宗廟正也服爲臣虜是孫
子章羽所以見惡於春秋者周何以貪生失理勉其君哉
鄧艾既破蜀頗自矜伐
受於天不可移之謂命物則其之謂性知理合之謂心有
所主之謂志動於誘之謂情將取焉之謂欲退而度之之
謂意潛而索之之謂思時存省焉之謂念能其所立之謂
涵容之之謂量身履之之謂行行而成之之謂德人自由
之之謂道非人所能爲之謂天矜伐者豈不足也君子之

語量矣引鄧艾以明之曰艾位三公年七十亦善自持及破蜀有功則量滿矣故量褊於資而廣於學秦漢而後人君之有量者漢高爲冠人臣之有量者孟子若孔明爲首自餘尚多有之高祖由亭長爲帝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皆終身無驕侈之意雖光武文皇晚節末路未免少變也學士大夫有預舉送而滿者有得名第而滿者筆而上之有至宰相而滿者方未滿時矜伐不形及其既溢不可揜矣故質要俗如者當學以成之生而淺迫狹隘者當學以廓之廓之之道以識爲先識天識命識性識心則萬物皆吾度內也若斯人者際天爲量矣

加晉文王昭殊禮

司馬氏取魏猶曹氏取漢也亂臣賊子之心未嘗不欲[illegible]顧勢有未可則緩以圖之歸於得而已矣司馬師既廢曹芳而猶立高貴鄉公司馬昭既弒曹髦而猶立元帝者蓋人圖大事亦欲十全而不遽則得之亦稍安若肆其凶力非不可速取然不旋踵而禍及矣王莽董卓朱溫是也黄鵠利於蟾蜍挾彈者又在其後姦人智足以及此矣以昭爲晉王受殊禮之節觀焉亦可謂魏世有教化風俗使司馬昭畏名義而不敢取乎

帝擢任于晉出舍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考司馬孚忠於魏室之事無有也惟邵陵厲公之廢孚送之悲不自勝高貴鄉公之死孚枕其股而哭之甚哀如此而已師昭擅魏孚爲上公與建晉朝於魏何有及帝遜位孚又歔欷每值君父大變事以汝沸悲哀眩惑觀聽實則安據高位常都寵榮至于沒身又令斂以素棺時服若初無意於富貴者且自號曰有魏貞士而史稱其廢立之際未嘗與謀若孚者可謂敢爲大言絕行以欺世盜名姦人之深厚縝密者也推見至隱罪不容誅矣

武帝上　　晉紀

泰始四年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春秋莊公七年星隕以應王室將虛漢成帝永始中星隕以應賊莽篡立君子以謂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不可誣也當是時晉方向盛而[illegible]變及帝將崩前一年又有之[illegible]西晉銅駝荊棘之言焉六録記于長安[illegible]與自非同姓天之示人顯矣

王祥卒

祥之至孝起卓不事清談又有政事之才用爲公輔可以表化天下矣然孔子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祥仕魏朝致身太尉革命之際初無一言隨衆拜還不以爲異孝誠雖顯忠節遂隳無乃篤於孝而學不足乎故成材莫大乎學若苞賈充王沈之徒不足責也如祥者君子惜之

匈奴右賢王劉猛叛出塞

時運不窮事變無止晝夜寒暑更代無窮焉欲日月爲纖頃之停留不可得也治亂興衰即晝夜寒暑之叢久者也然考之方冊亦可謂速哉桐殿敗漢召董卓之禍關東起兵資曹操之勢有魏六傳而不能并天下司馬一洗而不

紀寧三世窺覬覬覦之人屢所生於怙安不戒之日而人
不知能隱也晉武帝方且大以同姓以隆基業而不以狄
豪已知爲慮推伏於肘腋劉猛之叛劉淵繼爲左部首帥是
時其猶未平也而亡晉者乃匈奴焉禍亦萌此無不然者
然則何以逆知而預防之曰惟增修德政固結民心則可
祈天永命矣故周公告成王曰我不知歷年惟不敬厥德
則早墜厥命爾

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虛張首級追歸鄉里終身不用

爲天下國家者事皆務實則治虛則亂矣昔國淵上首級無
虛數曹操問之對曰征討外寇多其斬獲者欲以大武功
聳民聽也封域之內有叛逆而古之淵猶以爲恥也操善
之淵之言半得半失耳趙充國先零之征豈非外寇哉而
未嘗有一虛辭武功固大民聽固聳何有設僞足以動人
者借有乙國伐甲甲國拒之今年戰則露布曰俘斬八千
明年戰則露布曰擒獲數萬或自相蹂踐或墮崖擠水不
可勝計此亦大武功而聳民聽者也計其所陳累其所殺
乙國當無遺類矣而甲師且斃甲也曰處乙之強盛自如
也彼奏功上狀者又儼然受賞而不辭至或怒其酬之之
薄君臣知之以爲兵家常態而不治其亦聞晉武之黜石
鑒乎試欲効之則曰如是者失將士心彼且渙然散矣晉
武乎其未嘗以無石鑒而悞事也此可以爲御將之法也

尚書令賈充巧諂與太尉荀顗中書監荀勗越騎校尉馮紞
相與友朝野惡之

司馬氏之濟大業其人材多在宣景文之世至武帝即
位爲公輔與人政者蓋鮮賢者矣而賈充親曾弑君[illegible]
成濟之上乃輔相初政而馮紞荀顗荀勗又皆小人而據
要位相與黨友獻納邪說間離齊王攸納充女爲太子妃
晉之亡也用此二事而武帝不之悟也賈充亡魏又亡晉
非人之不祥者歟康節邵先生深明易數以晉室之禍本
於夕陽亭之一言石勒長嘯于上東門亦悠悠耳師昭殺
二主殺一君欺人孤幼以奪其國曾不再世稱兵相殺者
起自兄弟叔姪而非他人也出乎爾反乎爾可不信夫得
之不以其道而欲長有也難矣

帝問侍中裴楷以得失楷以賈充姦邪爲言帝出充都督秦
涼公卿餞於夕陽亭充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爲宰相而制於
一夫不亦鄙乎然辭之實難獨結婚太子可不辭而留矣勗
因言之初帝將納衞瓘女爲太子妃充妻賂左右使后說帝
納賈女帝曰衞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
醜而短黑后固請勗與荀顗馮紞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
帝遂從之留充居舊任

謂賢爲不肖是爲非此不可以目見也當以心見心有所
蔽則言者行矣謂醜爲好以短爲長此不必以心見也目亦
了之矣目有障蔽則聞者信矣武帝無目病欲爲其子娶
賢婦而腹心之臣敢之謂醜爲[illegible]皆太子納婦武帝
見其不然亦可悼矣竟泯默而遂成之是不直可欺以其
方又可罔以非其道也然則何所不可罔矣顗勗所爲
武帝所授也武帝方即大位委以幾要遽有叛心之
臣則固上不道以傾覆其國家不知於己亦何有

可惡如此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人君可不念夫
以鄭綮為司空綮固辭
三公之位人臣自非庸謬不才孰不有覬覦之志至或交
結中官如劉瞻而得之者或輸納貨賂如張溫而得之者
或納約宮禁如李林甫而得之者或黨附夷狄如桑維翰
而得之者苟欲得之無以制其欲則無所不至也鄭綮亦
無大過人之行其辭司空而不受必以賈充馮紞之徒締
交逆國柄毀之伍也亦可謂賢矣亦可為貪位慕祿進而
不止者之師矣
吳中書令賀邵曰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貿人執反理
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
賀邵所謂反理之評詭道之論者本未之嘗言也邵何以

得此歟問其是非曰先君子每味其言之能中亂世之病
也即請問其目先君子曰以王介甫觀之自謂窮理而知
道者河北淮南水旱流殍則曰聖人以百姓為芻狗然後
與天地同華山崩覆壓六社則曰太山頹哲人萎乃韓忠
獻薨謝之應慧出東南　神考恐懼則曰天道助順除
舊布新乃交趾將滅之象水旱連年四方上聞則曰為人
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自孔子春秋為斷爛朝報不列
于學官而解釋李斯小篆以為有道德之意元臣故老忠
諫正士咸發逐之而擬諸聖醜詆難任人禁邪誣　祖
宗創業太平百年而指為因循之政不足法馮瀛王歷事
五代臣節掃地而稱其知道商君酷法致秦之亡而稱其
能必於行政未可非也所謂反理之評詭道之論也

羊祜脩德懷吳刻日而戰不為掩襲之計軍行吳境刈穀為
糧必計數償之吳人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告其
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
小利吳主詰之抗曰一鄉一邑不可無信義況大國乎
人臣之義無私交將軍師保境土以扞外患與凡人比鄰
而居敦交好通憂虞者異矣宋司馬子魚曰勍敵之人隘
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雖及胡耇獲則取
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
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羊祜務以德信
懷吳人與陸抗使命常通降人欲去即以還之刻日方戰不
事掩襲美則美矣而非將軍師保境士之正法也以為計
耶羊之所以取吳者凡八六將二十餘萬人舟師數千里

戰勝攻克非吳人感祜懷徠之恩而自服也故君子以羊
祜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元子反私平於下而蔑其君仁
人正義而不謀利法固如是也借使羊祜當日以此得吳
之城壁鎮戍或取其師徒而有奉使交私之嫌則所得者
少所喪者大仁人不為矣六一居士評羊祜襄陽去思之
美曰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蓋亦未知仁之為道矣慈
愛寬厚特仁之一事耳且原祜之心誠非為私況以大晉
而臨一方之吳若無可嫌者君子猶以為不可有如吳人
臣晉而陸抗行之公為交驩陰有通遺安知其非借勢以
倡以圖非權取必於吳而脅其主邪故君子於祜之事正
之所以謹禮於微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
晉以太子不慧訪於楊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

人之大倫有常有變雖曰賢者守常聖人盡變然當事之危疑難察而關國家之存亡賢者當之雖不能盡變亦必審擇輕重斷以大義則庶乎不失矣立子之事亦由是也昔帝乙之生庶長曰啓嫡子曰受不知受之幼也已為無道帝乙守立嫡之義而立之歟抑受方幼少過惡未形而帝乙立之也使受方幼少過惡未形而立之可也若已為無道帝乙舍微子之賢輕喪邦之禍以不失立嫡之義則帝乙之愚可勝言哉帝乙雖未能盡倫而適變苟有知子之明念成湯之業見受之必至於亡國敗家而微子為可以保宗廟社稷也則必審擇輕重斷以大義舍受而立啓矣此則不待聖人可勉而至者也世之君子乃曰以微子而代紂則必湯配天然寧亡國而不為者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此膠柱調瑟之論也豈有以四百年之天下付之如紂者寧使其宗社祀斷其血食而務存禮之大節嗚呼曾是以為禮乎

惠之不慧無人不知帝亦知之矣廢而立齊王攸可也立皇孫遹亦可也不謀於能斷大議之賢人而謀諸閨闥晉室不競實武帝自取之哉

山濤薦嵇康子紹帝徵之紹以父死之故欲辭濤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

嵇紹處己之失由山公語之者非也昔舜殛鯀死崇伯而禹乃為司空又受其天下何哉至公故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言之云爾何以見其服乎以禹觀之子尚不敢以殛鯀為憾則人可知矣由此之謂天下咸服……不仕晉室如丁裒可也為人謀而不盡其道何……怨而從於祿仕之利山濤之失大矣且其所謂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者又非康紹父子義類之所存紹聞之翻然而起者何所悟也無乃固有覬覦之心而待會濤言之適然歟

邵陵厲公之廢也太宰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或問范粲何人也有曰忠人也不忘舊君守死靡他可不謂忠乎有曰義人也惡司馬氏不與同立可不謂義乎以愚斷之粲仁人也所守既正又而益確寢所乘臥病不言凡三十六年以此終其身苟不仁又安能不為變計乎

羊祜請伐吳

羊祜山濤皆晉之良臣也祜必欲伐吳濤曰不如釋吳以為外懼二子之策孰優曰推伊尹之志一夫不被堯舜之澤如己納之溝中帝以大晉君臣坐視江南困於孫皓則伐之是也準范文子之見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苟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而晉武中才之主耳則伐之非也為晉遠慮者姑治內可也自吳而言肆為無道驕暴奢侈以嚴爾一方欲抗天下十分八九之勢不知敵人所以伐者……無遑戚然憂懼求賢也苟有天下十分八九之勢……室左右蘇白樂於酒賓戲狎臣類劾其……以至於帝孫湯平而後已耳嗚呼此天下強弱……也

太傅何曾驕奢過度泰養如人主及……以諡法取貴賤曰謬……

謚者合天下之公非所當私秦秀議曾當矣而帝以策攺
從美稱然則置博士何爲哉且人君而謚其臣以美稱者
亦旌之之意也我能以制勑破公議易臣下惡謚則爲人
臣者豈當加惡謚於君上乎使凡事皆視此行之亦盍
隨私意更用君臣諛說以不正相寵光夫適所以自標而
貽天下後世之譏誚耳今史曰何曾名與實爽怙寵肆行
有司謚曰謬醜而帝策謚曰孝讀之者是非之心皎然則
攺之者何益哉於賈充亦云
匈奴左部帥劉豹子淵爲任子在洛陽齊王攸言於帝曰陛
下不除淵幷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乃用
疑殺人侍子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
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渾蓋得其王濟曰後五十年
東南有亂者非汝乎濟初封未反雖有反相非其罪也何
名而殺之高帝亦語使勿憂帝已劉淵爲任子無罪可書
齊王攸遽請殺之是以猜疑甚帝也于時之論攸不逮王
渾遠矣然世之議者以唐太宗殺李君羨爲濫刑以晉武
不殺劉淵唐明皇不殺安祿山爲盛德其論晉武唐太宗
當矣論明皇則失之祿山爲將而覆軍軍有常刑張九齡
請斬之非以猜也不得與司馬攸爲比明皇不從是失刑
而縱惡安得與晉武同心哉
大舉伐吳吳丞相張悌督軍兵師敗副軍師諸葛靚先遁謂
悌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
曰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
賢知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遁耶遂死之

古人一受賢者之知其自効甚於報爵祿之寵以爵祿之
寵易得而賢者之知難遇也張悌非吳臣第一流觀其臨
難致身死而合義不肯貪生失節以負名賢知顧可謂烈
丈夫矣豈與茍且偷合之流始則屈意先生大人以發其
迹依倚正道收拾才望以奨其譽既得所欲乃盡變前之
爲反饰疾端人正士臣伏夷狄不以爲恥其視張悌相去
豈直蛣蜣轉之與蘇合哉
吳主皓降凡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
蜀之亡也有戶二十八萬甲士十萬吳又倍之以力而論
皆足自守譬如人身四支尚強而心既蠱病無使形者則
形將焉用矣嗚呼人之靈於萬物中國之制御夷狄聖君
之折伏奸雄正道之破散邪說一理也身無使形者即項
羽重瞳子而首體五分有使形者則孫臏無足祖斑無目
而戰勝攻取以小挌大何往不然故思保天下國家者常
正其心使極乎清明莫能蔽則雖少康一旅足以祀夏
配天劉秀騎牛足以興復漢室何況中天下而立撫四海
之衆孰得而窺覦之苟爲不然蠹者憒憒則弃賢保姦不
恤百姓絶忠諫之路長禍亂之階如劉禪孫皓雄據一方
江山足憑兵甲尚衆亦不免於面縛銜璧爲臣虜也可不
畏哉
王濬上表曰臣孤根獨立結恨强宗夫犯上干主其罪可赦
乖忤貴臣禍在不測
賞慶刑威曰君君者出命者也宰相者行君之命者也君
無是命宰相擅以賞慶刑威乎下不可得矣而人滿何爲

有貴臣不可忤之說耶曰此非論君臣之常理也謂君失柄而臣竊權者也人主如天無所適莫非大無道恐忿正如桀之於龍逢紂之於比干則怒亦有時而釋矣惟權柄下移使竊據者用以飾其飾怒則施之必過賞不過不足以鼓舞小人而示恩罰不過不足以阻遏君子而立威人君所欲賞刑反不得伸必多爲之說以變之而己之所欲賞刑必文之以有功於時有害於國而必行之自趙高王莽以來所由一道王濬非虛言也人君可一日而失其柄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六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七

武帝下　晉紀

三年正月朔帝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是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及也

晉常并圜丘之祀於北郊是陽從陰夫從婦非小失也莫有議者既行夏正而以正月之吉有事於南郊何禮也武帝比方之問其可知矣無亦謂天下分析之久至己然後混一欲以光武自況與毅宜對曰陛下武功既昭克廣前烈掩迹曹魏而遠紹漢家矣然繼嗣常才必輔近局諸王地大而必制不修風俗奢頹而禮度未立自宜皇景文經營四方數十年來所用多權謀策略之人陛下當[illegible]思衆建賢德使之損益大政爲國遠圖而平吳已還志意驕侈不道聲色異乎成湯警戒無虞未同舜帝臣恐禍變所忽安而易危此宜聖慮所當留意者如此庶乎足以警帝矣而顧舉賣官錢一事豈能有所規益哉

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摸曰是非不可掩也充薨博士秦秀議曰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人爲善者心也爲惡者亦心也心有二乎曰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自其爲惡言之則從危而瀕其微故一而二也自其爲善言之則造微而平其危故二而一也是以君子貴克己焉彼小人爲不善非以不善之誠善也爲善而不獲利爲惡而獲利則舍善而之惡不能自克而已矣己已不能自克而之惡矣又惡人之爲善非

惡善道也惡為之者之或勝為己之不利也始之以利終
之以利於是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其惟微之
心則未嘗亡也何以見其未嘗亡也以賈充觀之則信矣
考充平生無一善可稱秩高貴鄉公出齊王攸納女東宮
以覆晉祚初論吳必不可取及吳平則又遽請封禪其充
邪佞諂如此所謂人臣之大蜮晉國之巨蠹也宜而死於
牖下乃以謚傳為憂其心亦知平生之非常不自慊官
雖貴年雖壽而義氣不充終身有餒則其服蟬冕位上公
惴惴焉猶穿窬之慮敗獲也又曷若為善之榮且泰哉且
充身荷寵祿二十餘年豈非命歟循義而行聽命所制必
無宜貴而賤宜富而貧之理然則其為不善殆亦徒然不
能易已定之命也是故君子力於為善順受其正斯已矣
充自憂謚傳其傳終不能弭弒逆諂邪之行其謚終不能
逃昏亂紀度之評賈模所言是也帝雖違衆行私更謚曰
武然至今垂千年未有號何曾曰何孝公者亦未有號賈
充曰賈武公者是是非非之本心豈可以勢力而移奪哉
堯舜之言民到今誦之中理故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等惡之言於帝曰陛下詔諸王之國
齊王攸獨留京師可乎百僚內外心皆歸之陛下萬歲後太
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衆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
矣帝以為然

甚哉小人之善讒也以無為有以是為非則聽者或覺矣
齊王攸賢德冠朝衆所譽歎無間毀者荀勗等知遣之就
國舉朝必以為不可也以此言其得衆心危太子則安得
而不信哉武帝蓋亦追記先帝先后臨終之言豈私於攸
而與朝臣比周哉要之武帝闇而不明自初信愛賈充荀
勗之徒而意忌其弟故背文明之託不以為難虧友于之
義不以為歉而三讒所譖如水入水也夫讒人何世無之
惟來讒賊之口自敗其事而不悟者為可歎耳

杜預卒

晉之平吳始於羊叔子終於杜元凱敢問二子誰賢曰預
以才祜以德固自有次第矣其尤不逮者祜無貪榮固位
之心預則有矣或曰何以辨之曰祜每拜官辭多受少至
心素著每見伸於分列之外又不附結中朝權貴以取憑
紞荀勗所憎而節不為之變也預在襄陽數行餉遺或問
其故曰吾不求益但恐作害耳嗚呼預執於左氏傳善用
兵矣而不聞鄗鼎衛俘晉絳之璧屈產之乘河外之五城
東鄙之三十邑紀甗玉磬幣錦如琪及晉衛始禍欒祁見
執蔡侯從吳昭公弗納之事皆以寵賂公行保邪廢正敗
其國家是徒取孟獻子謀不免之一言而忽叔孫豹衛社
稷之正道昔人稱元凱傳癖夫學春秋而不知義利之分
其癖深矣

齊王攸薨上哭之慟馮紞曰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
收淚而止

齊王攸自賈充之壻也充何為惡之如是庾純嘗面斥充
以高貴鄉公安在二人成隙純當除名而攸左右之謂純
於禮律未有違者詔從攸議而二荀馮紞則以巧諂素為
攸所惡也荀馮既媚奉賈充充又不悅於攸所以夏侯和

歐立德之言而充不答雖然水流濕火就燥齊王君子也充等小人也各以其類宜其不合也彼既死譏夫可以已矣武帝慟哭發於中情又爲馮紞所抑爲之收淚閉絕天性止繫一言詩三千篇存者十之一而采苓青蠅巷伯巧言何人斯十月之交之作聖人皆存而不削于以見雖大聖人量如天地亦惡讒人之爲害也

太廟殿陷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其工役築作必不苟祈於久而固也春秋書大室壞君子曰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則無壞道也而壞是不謹於宗廟未嘗省察其傾之當支也所以志文公之怠惰而魯之衰自是始矣晉七廟雖曰因魏故廟然非有雨水浸齧之患則無陷道也而陷其變非止如魯廟之壞而已也其亡徵乎國之大祀莫大於宗廟宗廟無故而陷於地中天之儆戒亦迫矣人君宜素服哭臨責己修德大臣宜爲國長慮革弊修政而皆無聞焉廟陷凡十有九月然後新廟成于以見武帝之昏荒而晉之亡自是決矣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食夏六月朔日食郡國三十三大旱秋八月星隕如雨地震

晉自平吳之後至此九年矣中國四垂幸無風塵之變而公卿大臣亦無經遠之謀偷安目前贊誦太平是其常也去年日食廟陷是歲史之所書者災異五事而已武帝亦可少思其故戒懼以圖之而寂無聞焉帝舜君臣相戒曰勑天之命屢省乃成于以見武帝之心益荒而晉室之亂亡適矣

帝知太子不才而恃皇孫遹明慧故無廢立之意

記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未知之者君子猶責其當知也既知不才矣而恃孫明慧乃付神器與愚暗之子而不疑嗚呼何其不智歟書云一日二日萬幾幾者微也危也謂禍亂之端常人易之者聖人不敢忽也而況太子愚暗事有大於此者乎而使之嗣世待孫子長年以善其後不知一二十年之間危微之事凡幾端矣此人謀未盡不可歸之天者也是故帝纔晏駕禍亂並作若慮之於早精選賢哲夾輔皇孫而授以位其庶幾乎

上疾篤未有顧命獨侍中楊駿侍疾因輒改易要近樹其心腹帝小閒知之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令中書作詔以汝南王亮輔政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

人主無內外之患宴安荒怠不知疾之遷侵死之俄及身後大計遂至鹵莽滅裂而不能如志抱恨以沒者多矣中庸曰事豫則立前定則不困武帝是時不無良臣衛瓘和洽劉頌何攀傅咸之徒皆在朝列賢於楊駿遠甚舉而加諸上位使參斷國論共輔幼主亦不至倉卒之間爲人藏去詔板易置心腹而口喑目瞪無如之何也故委之天命者必先盡人事焉

惠帝　　晉紀

賈后爲太子妃也有憾於楊皇后及帝即位賈后不以婦道事之又欲預政爲太傅楊駿所抑駿楊后之父也賈后密詔

楚王瑋淮南王允誅駿二王來朝誣駿謀反發殿中兵圍其
第太后題帛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駿既誅賈后諷羣臣
奏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帛要募將士同惡相濟
自絶于天宜廢爲庶人張華曰太后非得罪先帝今黨其所
親爲不毋於聖世宜貶皇太后之號稱武皇后以全終始之
恩荀愷等曰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廢詣金墉城
於是有司請如愷議廢爲庶人詔可

按羣公有司所奏張華所議俱以太后圖危社稷不毋於
聖世方是時討楊駿者兩親王將殿中兵而出駿既初無
逆謀至是又未嘗有一戈指闕坐受攻討處迫而死太后
以父之故射帛于外以祈免耳不知何名爲圖危社稷不
毋於聖世乎及有司再請廢后爲庶人詔旨盡可華不復
切諫依阿緘默陰附虐后而讎其君不待武乾之事已
當誅殛不得赦矣

詔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時東安王繇專
擅朝政亮奏免之以楚王瑋剛愎好殺欲奪其兵遣就國未
決瑋自昵於賈后譖亮瓘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執政
己不得專使帝作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
宣詔免之瑋欲因此復怨遂勒兵收亮瓘皆殺之

惠帝昏庸孽婦專恣行道知之矣司馬亮自諸侯王入冠
台輔既有兵柄又録尚書其廢東安王繇哉須一詔則建
遣楚瑋就國代領其兵先事制人疾雷不及掩耳遂廢賈
氏如反手爾乃遲疑不果使姦人徐畫計謀內交賈氏反
爲所制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其亮之謂乎

王戎卒

以一言目人而盡其大致非聖賢不能也所謂臧武仲之
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由也果求也藝賜也達伯夷
清伊尹任下惠和之類是也徇此而失之則漢末鄉謡學
議相標牓者未必皆中而過情多矣晉人尚清談以虛無
爲宗則尤不得其當何晏謂司馬子元爲幾謂夏侯泰初
爲深而自以爲神取笑後世是也王戎田園徧天下親執
牙籌晝夜會計家有好李貴之恐人得其種嘗鑽其核烏
在其能簡爲三公無所建明翼太子不聞輔導與俗俯仰
烏在其知要而有簡要之譽簡而要者固如是乎

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
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

老莊之學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而不復有
誠信爲之主故欲掃除弊迹以趣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
言有失玄虛幽眇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略禮法忽弃實
德浮游波蕩其爲世害更甚於文之滅質也故孔子曰中
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物有形者也事有迹
者也理則無形迹可窺而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
揆者也無形迹可窺謂之有不可也有大小長短輕重是
非得失可揆謂之無不可也何晏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空
爲宗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爲執
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誠知理矣宜有則有
烏能強之使無宜無則無烏能強之使有形器森列不足
爲空虛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爲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爲而

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之易未嘗有
擾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時政在羣下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
觀世之治亂其道固多然上下清廉則必與治同道之時
也貨賂公行則必與亂同事之世也何也上下清廉喻於
義者用也貨賂公行喻於利者進也喻者曉解之言也隨
所曉解而發於其心行所曉解而施於其政治亂之分豈
不判然如涇渭之易見哉
賈后欲廢太子劉卞謂張華曰東宮精兵萬人若得公命皇太
子録尚書事廢后于金墉城兩黄門力耳華曰是無君父而
以不孝令天下也雖成猶不免罪况未必乎
以事之形迹論之舉東宮兵廢皇后是五刑莫大之罪也
以理之輕重斷之國本將搖大臣討安宗廟廢孽后以全
儲君是三綱不紊之功也昔周惠王以愛欲易太子鄭小
白糾合諸侯會盟于首止以定襄王之位孔子稱之曰一
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夫父欲易子聖人猶以大義裁
之而取管仲以著齊侯之功況賈氏淫虐無道親弑其姑
又誘脅太子致于有過乃因以為罪而欲廢之張華為國
大臣大臣定國大事大事莫大於太子之廢立矣儻召公
卿大會殿庭嚴飭衛兵嚴為儆守建白中宮弑姑害子危
及宗社請行廢黜以安國家不崇朝而禍亂息矣乃拘於
小義以失大幾本華之心倚后自固而不知理所不可勢
安足憑卒之殞於張林之言無以自解其有以取之哉
太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
張華子韙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天道固遠使初無變動或偶有小小者焉猶可以緩儆懼
之心乃一月之中大異四見亦既迫矣而尚曰天道遠何
張華之愚哉華以博物名能辨龍肉鮓蛇化雉臨平石鼓
豐城寶劒然上則不識天象下則不悟人理何用博物為
哉以愚觀之華蓋姦人爾以文學才諝早得時名及致位
公台耽於榮貴密結賈后以固爵禄微諫廢儲以竊公譽
意欲優游卒歲而不知禍之至此也臨死之言自謂中心
如丹而史亦稱其盡忠帝室世之相家可勝道耶是故君
子務知其遠者大者苟博物如張茂先至神如何平叔終
無救於殺身之禍也
趙王倫孫秀矯詔發兵收后廢為庶人賜死于金墉城
凡誅討逆亂之人必有詞無詞可奉則逆亂之人心未必
服趙王倫既專國政當請于上播告之修數賈后廢弑皇
太后無婦之道譖殺皇太子無母之慈禍亂國家淫惡昭
著天地所弃祖宗所絶其以大義賜后自盡如此非惟深
屈賈氏之心又足以聳動民聽而自初迄終兵甲搶攘舍
矯制之言不復有詔蓋孫秀與倫妄意大事故以亂易亂
不能與於此亦可恨矣
趙王倫逼帝禪位尊帝為太上皇封拜羣下不可勝紀下至
奴卒亦加爵位
舉事當義則人心服衆庶之情雖利焉趨然上之人自爭
大利而以小利悦之則亦不能悦矣揚駿初秉大權中外
羣臣皆增位一等二千石以上封關內侯所以求媚於衆

也而何攀非之及駿被攻圍無益於馬廐之逃司馬亮論
誅駿功侯者千餘人所以收衆心也而傳咸非之及亮被
攻圍無救於登牆之呼是皆十數年間耳目所接者可以
爲鑒戒矣趙王倫雖能討除賈后而意在篡奪取之不義
又欲以官爵牢籠中外府庫不足以供賜予鑄印不足以
給封侯曾未旬時義兵雲集金墉賜盡其誰哀之是故由
義而動動合人心則不待稍爵賞散金帛而事自定矣南
陽宗室起誅王莽山東豪傑入討董卓未嘗以利誘人人
自從之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
齊王冏約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新野公歆共討趙
王倫移檄郡縣遠近響應倫懼逆帝復位帝下詔賜倫死以
冏爲大司徒穎爲大將軍並賜九錫顒爲太尉乂爲大將軍
歆進爵爲王歆說冏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勳宜留之輔政盧
志謂穎曰今大王與齊王同輔政兩雄不俱立宜力求還委
重齊王以收人望穎從之冏既得志驕奢擅權殺戮名士中
外失望譽歸於穎於是顒表冏罪狀約穎歆乂及范陽王虓
同討之乂在京師即將百餘人馳入宮奉天子攻冏城中大
戰三日冏敗夷三族
冏以賢王之子糾率諸侯入討篡逆迎帝復位臣子之義
得矣即當請帝下詔散遣外兵歸重成都留輔大政己爲
之副選建賢材更革弊事辭避榮寵居以謙降顒歆虓乂
之師何名而起哉倫秀甫誅臺省府衛尚爾空闕戰死之
士未加收邺遽受九錫以宣景文武爲比標示爭端於是
盧志獻謀使成都委權而去以惡相稔猶且未悟方欲久

專大政驕奢荒宴選舉不公任用嬖倖忠諫者遠直諫者
誅仗義之功反成罪戮終以數十萬衆爲百餘人所禽遂使
獻王國絕不祀良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故也惜哉
時荊部守宰多闕詔劉弘補選弘叙功銓德隨才受任人服
其當表皮初襄陽太守朝廷更用弘壻夏侯陟弘曰治一國
者當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
壻哉乃言陟姻親不得相監皮初有功宜見酬報詔從之弘
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
荊州遭張昌寇亂之後自褊心小智不知事要者當之施
置撿攘未易定也劉弘受詔來爲都督歷時未久而公私
給足百姓愛悅何効之速歟詳考其事亦纔四言而已曰
叙功銓德曰隨才受任曰勸課農桑曰寬刑省賦此所謂
平平之談非有奇謀異策者也至於表皮初之勞効抑夏
侯陟之私親行以至公表正巡屬推此以往雖相國可也詩
不云乎瑣瑣姻婭則無膴仕爲已當權可以擅休戚人於
是凡爲族黨者靡不貿材或官或封罔有遺逸如周之尹
氏詩人所刺亦異乎劉弘之志矣
以越守尚書令
八王擾擾非有戶翊晉室之忠也倫既謀篡充遂圖之允
未及舉爲虔所殺而冏召穎顒合兵同起乂遂誅冏越尋
除乂四年之間八存其三而相圖未已欲敵我者少則我
可立然不知多足之虫次第去之至于一足則不能行矣
越復討穎穎自不振越又討顒顒亦不支穎顒皆死越專
朝政前後七年而無經濟之略凡所辟置皆清談不事事

縱酒殖貨胡冠日盛而晉亡矣八王之中穎顒允賢於倫處冏賢於穎顒允又賢於冏越賢於乂此其人品之次也七王既殲天弟孤弱越勢可以自立久而未取此其所以爲差賢耳然斥國無狀莫救覆亡初心非忠才又不足皆晉室之罪人也

劉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或敗則曰老子之罪人咸感悅辛冉爲弘語縱横之事弘怒斬之

有過歸於己者有善必推於人也有失推於人者有善必歸於已也此人心公私廣狹之辨而人心服與不服之分也故或在上或在下不矜不伐而人莫能與之爭大禹顏回之所以同道也夫善出於我謂我有善亦何不可此行一形人見其自私而狹隘也則不告以善不肯與之同爲善矣況於善非我出掠以歸我小羨則妬人之羨大功則貪天之功排羣衆而自賢掩智能而獨出始則巍然竊取富貴終則壞木疾用無枝古往如是者豈一人而已哉劉荆州無乃聞孔明之風而興起者耶至於怒斬辛冉尤爲忠阜方承平時君臣分定雖姦雄豪傑不敢萌窺覬之心及世亂離上下紛擾雖狙黠蝗勇亦且有飛揚之念晉室而既卑矣弘内則調和諸王勿以職競滋消戎狄之變外則綏寧江漢威行南服不失臣子之節方諸權勢既隆漸生異意媚之者大心不忌僭言無章己則欣然受之加以官爵風示羣諂而忘其上浸之可嫌也如莽卓之徒賊亂之事亦異乎劉弘之忠心矣

陶侃以運舡爲戰艦或以爲不可侃曰用官舡擊官賊何爲不可

智者因事以就功大抵如士行所爲也若尚法之世未論其破賊之功先治其以運舡爲戰艦之罪矣當時已有謂其不可者齷齪之士拘攣之見何世無之故謝太傅稱陶公用法得法外意此類是也雖然任人而不任法其弊至於各行所見蕩而無守任法而不任人其弊至於君子不得行其學中人困滯姦人侮文其害彌甚均之二失寧於任人但慎擇賢材以爲大吏而法貴簡要去其煩苛使人易曉而易行則兩得之矣

帝食餅中毒而崩

古帝王以故崩未有不知其人者獨惠帝中毒崩而不知其人以愚觀之羊后無他立之意太弟無欲速之心後庭無爭寵之嫌近侍無矯處之衆諸王交鬭各已衰謝餅中之毒其誰致之大臣當大事事莫大於君見弑而賊不討也然則舍太傅越無所歸獄矣

懷帝　晉紀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鎮

晉惠中葉王室而既卑矣懷帝初立權在太傅屠各叛奴蟠據趙魏琅琊王睿保有江南獨青徐兗豫僅屬晉耳而劉石方且經營焉夏屋已傾狂瀾既倒若聖哲馳騖未知濟否然帝稍親庶務越已不堪委去朝廷自便藩服不念國事終將如何亦可謂愚暗不才之甚矣而史稱帝親覽大政者又何政耶夫政與事殊猶之綱焉其綱政也其目事也竊恐帝之所親覽者特簿書名數之末爾儻欲收歛

大柄正君臣之分強中國之威行其政刑削平僭亂是則政也其果能乎

瑯琊王睿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睿引觴覆之遂不復飲

酒之能亡身喪家敗國古訓審矣禹惡旨者周公戒羣飲羣飲者孔子戒困者亂者聖人無是也以教人耳人能止酒者非以病以喪以怨以異端之禁則否也士而能止者以荒思廢業也則既賢矣未聞人主能飲而不飲也能飲而不飲惟晉元為然不嗜飲不能飲而不飲未足貴也能飲者之於酒甚夫多欲者之於色也而況人君口備味耳備聲體備遊逸情備便嬖凡可以佐佑觴爵者無所不備於是焉抑制而不飲以終其身非立志堅確期於有成孰能如此晉元名論不高人心未附始初建國事以酒廢闕王導一言銘心自克其終濟大業百有餘年不亦宜乎

司徒王衍建言時方危亂當賴方伯之助用弟澄刺荊州族弟敦刺青州語之曰江漢之間負海之險卿二人分閫而吾居中足為三窟矣

為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陳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後世宗師釋氏者其弊又甚於清談焉其發源之差則亦相類耳衍果忠於國者當東京幽廢之時伸明大義以救止之而噤無一辭及為三公所歷變亂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三窟規脫禍敗既不得免尚且飾高情為遠論欲欺石勒為勸直言所折遂紙以對死於排墻之下當知墻之為實而窟之為虛也豈不深垂後世之戒哉

初太傅越與苟晞親善司馬潘滔說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晞非純臣久處之必生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藩衛本朝此為之於未亂者也越從之由是與晞有隙

元超四旁無援偶與苟道將有故是宜要與同好以獎王室乃信讒言而徙奪其地於是劉漢經營東方洛陽許昌之勢窘蹙四合如束薪然卒困於晞憂憤而死非晞能殺之越則自取也且身執國命又總甲兵天下九州尚有其四誠能收合奇才內任外用撫寧所有而捍禦強寇石勒王彌亦安能遽傾晉室也乃從潘滔謟邪之計為魏武爭天下之事夫魏武惟初無尺土也故不得不據要以立根本使其早有王允董卓之權則亦因長安以圖大業矣晉之未亡惟越是賴越之未破惟晞是倚晞叛則越破越破則晉亡潘滔亦可謂利口覆邦之人哉

漢安昌王盛少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能行此足矣安用多讀而不行

孝經一書明百行之首要矣然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嘗問孝於仲尼仲尼語之曾子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也若使曾子自為則其體必簡質如中庸不若是其整整也夫劉盛匈奴人耳所嗜好乃爾夷狄豈可輕哉盛又知行之為要言之無益與中國專門名家老師宿儒講誦談說而不能行者一何遼哉雖然盛亦未知行之之要也論語弟子有書諸紳者有請事斯語者有願聞一

言可以終身者今欲舉論語二十篇盡行之志則是矣言則美矣吾知其汗漫多愛而無入德之門統道之宗也

楊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怒馥不先白己召之馥不肯行

權臣擅命未嘗不惡人之上事於君而不以語己以霍光之忠尚不免此又況其凡乎原其初心恐主聞己過而已行之既久凡天下之利病生民之休戚皆不得上聞至其甚也則危殆禍患之切其身者人亦不以告俱歸於亡而後已故賢者諫君廣君聰明則亦求人諫己不欲蔽欺情志交通無所否塞是謂泰也反是是謂否也否泰之分通塞而已通塞之幾用君子小人而已

琅琊王睿攻周馥於壽春馥衆潰而死

建國家而以私意行事不足服人心矣周馥請遷都紓冠難方面重臣直奏君父何罪乎而司馬越怒其不先白己徵之馥不肯行非拒詔也琅琊何怒而攻之且當時不斥帝室而可怒當攻者獨無在馥之右耶良以睿得鎭建康出東海之意而馥得罪於東海故睿亦怒之此可謂報德以私興師不義者矣身爲盟主規創大業而舉動如此惜哉

江州刺史華軼自以受朝廷命不從琅琊王所留人多諫之軼曰吾欲見詔書耳及睿承荀藩檄承制署置官司改易長吏軼與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睿遣兵討之軼敗斬之憲奔幽州

是時懷帝失邦睿未受命分符守土義當存君華軼欲見詔書其事固賢於得荀藩檄而承制署置者且彼不受教令無乃吾德信有所未孚蓋亦省己所闕益修政刑俟天命有歸申以文告序成而猶不至舉兵未晚也遽爾匆匆專事威力曾未朞月殺三良臣琅琊之量不宏而其失於是爲多矣

石勒初與其母相失劉琨得之送於勒因遺勒書曰將軍周流天下而無容身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故也今授君侍中車騎大將軍其受之勒報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絶之

勒可謂夷狄不義之人哉人以母歸之豈不猶天與其母不得見而復見其恩當與母等拜琨可也臣琨可也土地玉帛人民惟琨所欲而予之可也雖舉國以聽琨之所爲可也爲母而屈無所不可雖大舜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視弃天下如弊屣然不是過矣勒乃受母而絶琨不以歸母爲恩勒豈禽獸耶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夷狄者禽獸之與鄰勒不以劉琨歸母爲恩是禽獸之不若也或曰漢高分羹之言奈何曰眗眗之徒固有非之以爲不仁者矣斯人也無亦類羯奴所謂腐儒歟是未可輕議也

石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白母曰此兒凶暴不若除之母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少忍之

石勒欲殺季龍不有似唐太宗殺李君羨乎曰不然君羨以姓名疑似而死太宗殺無罪濫刑也季龍在軍殘忍其罪多矣勒若有荀道將之見按法行辟非爲虐也乃使長惡不悛至令石氏無遺種謀及婦人宜其然矣

陳頵遺王導書曰中華傾喪正以取才先白望而後事實浮競驅馳互相貢薦加以莊老之俗傾惑朝廷王職不卹法物墜喪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顯朱邑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

茂弘建立江左百年之業功無與讓其可恨者創業之初宜革前弊而不能用陳頵之言及他日能遠之三諫此為大失是後亦無復為頵遠覽剴切之言者矣導固江左人物之傑推其源流殆亦自清談中拔迹雖不習老莊亦不深非之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黄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以是知邪説之移人風俗之性習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公羊子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使王茂弘知此理推西晉之所以亡者一切更張如撫不調之琴而易其絃也則不期於正而自正矣惟憚於更張故昔者衰亂之臣衰亂之政衰亂之俗與今日所用所行參錯膠固或得或失無大相過苟且持循姑幸無事而功烈卑矣夫憚於更張者何哉人主無立志宰相無識略為舊習所牽為失人情之言所惑也或曰琅琊得國日淺基業未固理當寬弘而後能濟導未為失也曰審如是則孔明之不能治蜀也久矣何以得甘棠之思耶

漢相劉毅不犯顏忤旨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每會議無所是非衆出獨留條理漢主聰未嘗不從毅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過所以為優耳

毅議事務審可也不審則君臣皆失矣諫必貴幾則不可也君臣以義合異乎子之事父母矣子事父母恐傷其恩故以微言見吾之志父母不從又敬不違此諫父母之道也人臣之義當正色直辭以盡匡救雖不可於衆中肆然詆訐亦豈可含糊必求屏處而後諫耶况事有緩急過有大小言亦隨之設若人主坐朝公卿並侍下一大號令殺一賢君子其行其止係俄頃間而曰幾諫幾諫微略奏陳又安能回盛怒而遏大失耶且以幾諫見志而人主不從亦當敬而不違耶舜命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路非不能犯顏者而聖人尚重戒焉此則人臣諫爭之正法也若毅之志不得已以事昏暴惡聞其過者則宜爾一遇聰明好諫之君而用是道不亦輕其君乎或曰毅納二女四孫為貴人不避宗姓烏得賢曰太宰延年太傅景嘗咨劉聰之問謂毅自以為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毅慮此審矣聰之命不得違故納之然匈奴豈姓劉耶此毅之志也

石勒欲襲王浚未知虛實用張賓計遣使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中原無主為帝王者非公復誰伏願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之奉戴如天地父母也浚悅遣使者至勒匿其精兵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見所賜如見公也浚大喜不復設備

勒雖羯奴亦一時雄桀也嘗曰大丈夫行事礌礌落落如日月豈効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斯言豈不壯哉使操懿有知羞愧于地下多矣勒用兵

所向無敵何憚於淩而爲折節卑辭之事以驕之至此爲天地稱爲父母北面淩使拜其塵尾雖淩驕暴即墮計中然行事磊磊落落如日月者又安在乎

愍帝　　晉紀

漢大司馬曜圍長安外無救援城中饑甚死者太半帝泣曰今窮厄如此當忍恥以活士民乃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詣軍門降

干寶論晉之興亡其略曰宣帝雄材碩量知人善采拔世祖仁儉寬和民樂其生武皇既崩變難繼起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愚以謂自古有天下者非有大德以庇生民則有大功以平禍亂植根深則枝葉茂施濟厚則享報長理不可誣也秦之窺周意在幷吞厲將東遷純尚智力未及平定而社稷爲呂姓所有呂又甚焉其亡丕至宜矣西漢東京之起雖異乎三王然有大功於天下去其賊害而與其便利深仁厚澤固結于民是以延祚皆二百年若魏晉初心豈爲拯民塗炭而涵養之哉乘人衰微規掩奪之以濟其所大欲而已間有善政仁術其所取數於智力刑法之中亦十有一焉爾矣司馬懿陰賊狡險師昭前人是似廢二君弑一君此三君者非以暴虐失道聞于四海有及汝皆亡之怨也以是得國基既不堅武帝承平又無遠略荒耽聲色崇信姦回風俗尚虛無士夫貽名檢廉耻道喪賄賂公行以此欲保邦而長世是猶縱酒多欲無穀米藥石之奉以祈長年也豈不遠哉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其事好還佳兵者善用之言也司馬懿爲魏上將征伐四克意實圖曹以自封殖一念之力倚伏在焉師昭肆凶遂爲簒逆逮天之定靡人不勝惠帝之昏愚無似政非己出皇后太子四廢五復亦足以報弁逵之專制曹氏乎懷帝天資清劭過懸不彰而爲劉漢所禽俾著青衣侍宴行酒亦足以報邵陵奪璽之憤乎愍帝僅得虛名服廪不給荐被圍困輿櫬出降蒲伏漢庭洗爵執蓋亦足以報高貴鄉公蹕車之痛乎彼其潛心思逞狙詐怙恃甲兵控勒縱舍無不如志曾不數十年骨肉相殘剪命胡屬如反覆手其事好還詎不信夫而世之亂臣賊子安心逆節曾不是懲方且笑王季文王積德累仁非義不取之爲迂闊也則亦未如之何矣

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咸以爲冤王導上疏引咎請解職不許

孟子曰五伯假仁者也反躬而誠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久假者斯可矣久假而不歸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善假者亦可矣瑯邪才具不優志略非遠感激東海與己揚州之惠固自以建鄴爲瑯邪之京邑也愍帝詔使進軍睿以方定江東爲辭祖逖請以恢復睿素無北伐之志此其情實也及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審有此心者當爲之有素選擇將帥訓練軍旅儲峙糇糧其規模措畫無非北向之計一日奮發尚恐大事之緒未易就也今既倉卒而舉本末不應發於行事其心孔

彰乃歸罪督運之稽斬戮無罪刀𢧐柱上其血逆流拂理逹天亦云酷矣今去之千歲讀其史味其事猶使人拂膺而重歎則當時爲如何此所謂於假仁而行猶未能者也王導爲睿謀臣使濫刑至此雖上疏引咎解職曷若諫止於未然之爲善乎

元帝　晉紀

琅邪王睿即晉王位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柳谷口水涌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謹按自司馬懿改封於晉傳至愍帝適及七代此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繼馬後之謠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爲小吏牛某姓與夏侯妃通而生元帝不可誣也然則元帝世系殆類曹操皆迷其本姓姑以所承爲正耳然曹操崛起既不自知則同父姓曹可也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雖曰帝胄可榮而僞姓之辱亦大矣然則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不葺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憑依舊業安能係屬人心舍而創初難易絶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然人之所以爲人者有族類而已族類一紊則理義之源已失他尚奚論哉晉鯀無狀舜禹安得而恥之元帝中興晉室垂祚百年談者美之然冒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爲實也或曰五馬渡江一馬化龍史何爲記此曰此固冒姓之讖也

愍帝凶問至百官上晉王尊號王再辭之請者不已周嵩曰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宜先雪大恥則神器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守

王之再辭而不許誠乎不誠乎不誠則安用辭誠則周嵩何罪史載嵩以直言忤旨然則王之旨固欲速也姑以揖讓之文以美觀聽而已一斥周嵩情實立露此與前者摽甲出次而殺淳于伯同一意解於假仁亦不能者也使元帝茍能假仁用嵩之策遲以歲月義問宣昭主晉祀者舍琅邪而誰乎或曰孝文自代來東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亦僞耶曰文帝厚德禮度可觀豈晉元之比哉

王導勸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各言官長得失顧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稱善

江東草創正須愼擇牧守令長以撫循百姓爲國基本若一郡一縣或非其人則受害者衆矣然則守令得失正宰相所當知也不以察察爲政以此侯亦子可耳爲民上者姦暴貪汙容而不治顧曰網漏吞舟不亦謬乎且風聞不可聽者謂誣罔者也若按其舉刺之虛實而加刑賞焉又何惡於風聞且宰相於天下安得物物而目覩之哉顧和之言若臧而否愚所不取也

劉琨世子羣在段匹磾所匹磾敗於段末柸羣爲末柸所得因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遣使賫羣書約琨爲內應書爲匹磾邏騎所得琨實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殺之

劉越石志欲効忠而識量不足忠懷之閒淵聰僭于西石羯僭于北琨輯晉陽據太行之險臨孟津之會以援洛邑當矣及二帝囚虜三川丘墟瑯邪建業阻江淮自固而琨以殺諫破亡復振之衆盤礴并土欲吞劉漢則不能敵欲

臣石勒則不受命將何爲哉所當觀時度變糾率顧忠之
士渡河而南受命建康如此則氣勢連接又得祖逖葦協
力同規縱不能盡復舊疆而雍豫青徐必爲晉有矣失此
不圖崎嶇胡羯之間與猗盧段氏相依仗戎狄無信竟爲
所害此其量淺而識不長也考望塵之友二十四人獨琨
志節粗立餘無稱焉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
其所爲主信哉

劉聰卒太子粲即位事決於大司空靳準準有異志先令粲
誅殺大臣遂執粲殺之劉氏男女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
陵斬聰屍焚其宗廟

天之生人有華夷之分乎曰否然則聖人內夷而外華賤
戎狄而貴中國無乃與天異乎曰使夷狄而爲中國之事
是亦中國矣惟其不仁不義貪得而嗜殺非人理也故賤
而外之惡其以所行者亂中國而淪胥也曰天之生人無
華夷之分則夷狄何爲不仁不義貪得而嗜殺與人理異
乎曰均五行之氣也而有聖哲有昏愚非天私於聖哲而
靳於昏愚也均覆載之內也而有中國有夷狄非天美於
中國而惡於夷狄也所鍾有粹駁偏正之不齊則其分自
爾殊矣五胡之魁其才皆有過人者而不能輔之以學矯
揉而成就之故其所爲雖有幸中於善而暴戾之氣稟於
所賦者終亦自勝不可掩也劉聰弑主而立規有大器逞
其兵力喋血神州禽二帝而殺之腥膻溷汙黃染河華斬
戮忠諫矯誣上天專以無道而行曾未十年乃爲昏椓之
徒變易耳目而不知也至於殺其子屠其族戮其尸禍及
及父陵火逮宗廟天之報之亦稱其施曾子曰出乎爾者
反乎爾謂此類也聖人所爲謹華夷之辨不使入居中土
禁其猾夏之漸豈非爲後世深思而遠計哉

王敦患杜曾難制謂周訪曰若禽曾當相論爲荊州訪討曾
殺之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將佐士民怨怒帝徵廙還
朝以訪爲荊州刺史敦忌訪威名意難之郭舒說敦曰荊州
用武之國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其言

周訪以禽賊有大功而得荊州王廙以多殺失人心而被
徵入此朝廷賞罰之公道也王敦安得而遏之敦于時逆
節未彰帝有此違異王導宜譬解於內若不從者帝乃以
詔曉諭之謂卿佐輔初基陟降之間宜慰公論訪功當報
卿嘗許以荊州詔板既行詎可反汗褒功黜否治道所由
故朕欲卿共成斯美有如部曲違卿教令卿亦安得默默
自隨軍政乎如此敦亦何辭必拒朝命也昔袁術失信於
孫策彰不之監又爲郭舒諂言所惑自負諾責其失士而
不成功也宜哉

趙將解虎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事覺虎車伏
誅因徐彭等五十餘人趙主曜將殺之游子遠諫曰聖王用
刑惟誅元惡不宜多殺曜怒囚之盡殺徐彭等於是巴衆盡
反推巴酋句渠知爲主應者三十萬關中大亂子遠從獄中
上表諫曜毀其表欲殺之左右營救得免曜欲自討渠知子
遠復諫曰彼非有大志直逃死耳莫如大赦與之更始彼得
生路何爲不降曜悅即日大赦反者悉降

何地無人才猶何山之無木石也有天下者廣求賢之路

綱羅而器使之有寸長片善者皆爲善用斯所以舉大物而易之之道也惟不能然則爲他人所得而天下裂矣裂之大小視人才衆寡夫惟有道者能龍潛而不耀王韞而不沽也下乎此者或以德或以才或以智謀或以學問或以勇力或以言語各思乘時而自見雖夷狄無道之主如劉曜石虎之朝亦有爭臣忠士爲之效死以直諫抱負策略者爲之排難而解紛若合當時諸國人材舉爲晉用豈特爲晉而已哉故人材非易得也忽弃之則撫四海之大而有之使之數亦非難得也求致之則居蕞爾之國而足以立一時之基顧人主如何爾

加祖逖鎮西將軍

劉越石祖士稚平素交朋意氣不羣齊名當代然琨非逖比也琨託足壁壘逖無所附麗琨北圖并土逖避地淮泗琨結好猗盧段匹磾逖關說元帝開拓中原琨驕豪喜聲伎殺諫者逖與將士同甘苦克己務施琨短於撫御降人輒復去逖結下有恩來附者日多琨守一州境土日蹙逖屯雍丘遂盡有河南之地琨爲石勒所殺逖恩信覃于河北威聲讋于後趙琨不及逖遠以甚矣使元帝有克復舊物之志仗鉞徂征百六掾中豈無二三豪俊如逖比者使之左提右挈並驅爭先石勒雖善用兵豈得高枕而卧也元帝既不能然於逖有功之時賞秩未充又使其士以虛名重位往統臨之致逖怏怏勳業不終世未嘗無才人主負之者亦多矣可勝歎哉前史譏逖聞雞起舞幸天下之多艱是何言歟

王敦擁兵驕恣帝惡之引劉隗刁協爲腹心稍抑王氏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眞推分澹如也有識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

元帝欲稍抑王氏之權者正心以正朝廷動無失德舉無過事所以自正也身無不正人欲叛之心十去四五矣精擇賢材而在有位所以正朝廷也朝廷既正人欲叛之心十去七八矣正使姦凶不忌恃強而叛而衆正在我不正在彼其勝負之幾已判於一堂之上矣帝乃引刁劉二人爲腹心是欲却豺虎而投之以肉也茂弘當噬嗑之任欲去其間其惟起敬起忠信以發志乃可感動帝心雖曰推分澹如然處仲初舉導無深拒之意得非亦有介然不平存於中乎噫衆人跂趯前却之時已獨安行猶平日然此亦曷几几所以爲周公之聖而終成王之孚者也導獨不知此戒哉

王敦上疏辭語怨望譙王承曰陛下不早裁之敦必爲患劉隗爲帝謀出心腹以鎭方面帝以承爲湘州刺史

王敦近處肘腋欲爲跋扈勢在早晚間耳帝方委承以湘州爲外援所謂恃遠水以救近火非兵家之要將將之略也當是時王室危迫不聞王導有所建明至使帝憂慮征營自謀安計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導無所逃其罪矣

四年三月日中有黑子郭璞以爲陰陽錯繆繁刑所致請因皇孫生下赦令帝從之大赦改元

日者衆陽之宗而黑氣隱隗其中陰蝕陽臣掩君也其隗協爲帝腹心王敦稱兵內訌之象歟而郭璞乃以繁刑所

致請以赦弭之夫江東之治正惟寬弛未聞放紛之害帝
既用其言改元而赦矣方伯犯順抗旌指闕殺戮公卿掠
奪宮省幾有廢弒之禍赦何補於事哉故占候家泥而不
通君子不貴惟以正理撥事而以大義裁之斯則可學也已

以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諸軍事豫州刺史祖逖以淵吳士
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荊棘收河南地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
甚怏怏又聞王敦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而卒敦
聞逖死益無忌憚

祖士稚慷慨忠義有智略以行之豈惟晉臣自古難得之
才也惜其未聞道也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
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知之而不失其正乎已剪荊棘
收河南地言既信力亦勤而績效著矣戴淵可與共事同
心協力以圖終功可也不可與共事而朝廷無用我之意
歸納印符角巾東路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往而不自適
哉又況王敦之所以隱忍未叛徒以豫州為虜士稚知內
難將作尤當訓明軍旅張皇義聲使姦人懾息而不敢動
如其妄舉不忘投軀豈不善哉道二而已儻以全身為賢
則由前所陳儻以許國為重則由後所論於義皆得若夫
功之成否則天也又何必怏怏發病而喪其軀哉謂之不
聞大道不亦宜乎

石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重制禁釀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用兵者以食為尤急故禁酒為其糜穀米也儻以石勒為
不足道則曹操征伐取天下亦嘗禁酒而後世當尚武之
時取利於酒奪民沽而榷諸官比承平時責利加倍而軍
也所在又許之置場自釀爭多競勝謂足以充軍費省民
力豈古今世變之異與抑曹操石勒智有所不及愚未知
其說也

王敦及導帥宗族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
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申救甚至及出導猶在門顗顧
左右曰殺諸賊奴取金印繫肘後復密上表明導無罪導甚
恨之及敦至謂導曰周顗戴淵當登三司導不答又曰若不
三司止應令僕耶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答敦
遂殺之後導料檢中書見顗救已之表流涕曰吾雖不殺伯
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言之不可不慎也曰省表事往時乎時會當有變此崔琰
之所以死也曰願陛下勿憂犬目有罪者臣謹即行誅此
劉泊之所以死也皆以疑似之言可以兩曉故也周伯仁
所謂賊奴者指王敦錢鳳沈充之徒耳既不諾茂弘所請
而揚殺賊奴取金印之言茂弘意其謂已所以不能忘懷
者也當茂弘懇懇之時顗若對曰此蓋非愚所敢任上體
貌大臣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既無市恩之嫌又無失言之
禍兩得之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弘又失之於心王敦問
所以處周戴者至于再三導竟不荅志在於殺也清遠之
量於是乎隘而君子不由矣

敦還武昌謝琨言宜入見天子敦怒竟不朝而去

王敦之視元帝意甚輕之何也亦猶項羽謂懷王吾家所
立耳加以西晉諸侯動輒興兵敦自嬖習熟以為常事
也使敦回悖逆之心立忠義之節以其資力有事于中原

與劉琨祖逖李矩郗鑒之徒掎角進取必可以克復舊物迎帝北歸巍巍之功孰得與並不此之慮乃甘為拔臣其亦不善擇術矣且有君而侮慢刼脅之吾獨無臣子將佐部曲乎以我事君訓彼事我不亦殆哉蠟席裹屍無復哀戚宜王應之為此也

明帝　晉紀

尊所生母荀氏為建安君

尊崇妾母自魯僖以來失禮之大經矣漢文入繼遂尊薄氏與太后比自是帝王有妾母者按例推崇以為常典能矯制私情祈合正義者十無一人晉明帝於荀氏呼為建安君終其身使出帝意可不謂生而知之乎使問於大臣可不謂學而知之乎其或建安君之所欲而帝能奉承之也荀氏可不謂勳身以禮帝可不謂事親以道者乎

楊難敵送任子請降于成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悔失計請於成主雄請討之雄遣稚兄琀與稚出白水李壽及琀弟玝出陰平以擊難敵稚琀敗死琀有才望雄方欲以為嗣聞其死不食數日

李稚宗臣也將兵保境撫納新附乃邊塞安危禍福之所係顧受賄賂為敵所紿既喪其身至於覆軍殺將及君之令子不知此四者與賂孰重賂之眞能敗人國家也耶非賂能然人不能窒慾戒貪以取之也故士必敦廉恥貨然後理義不蔽而身可立功可成矣

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為左司馬嶠乃謬致勤敬深結錢鳳會丹陽尹闕敦問誰可者嶠曰無如鳳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遂表嶠嶠恐既去為鳳所間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佯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親酌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嶠既去鳳謂敦曰嶠未可信也敦曰太眞醉中小失何遽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謀告帝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當生致之自拔其舌

太眞擊錢鳳幘墜與高歡毆賀拔允齒折其態相類其情同乎曰不同高歡欲奪爾朱兆兵以自雄強溫嶠欲圖逆臣以靖王室太眞手板之舉為可嘉而高公拳口之事不足取也或曰溫嶠既知王敦欲反歸與朝廷謀而備之可也何必為此曲折亦異乎郗鑒樂滿之對直辭不撓者矣曰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要其歸宿不出乎正斯善也明白是非謂之智裁處事情謂之術太眞擊錢鳳君子之術也高歡毆賀拔允小人之術也

王敦病死帝令沈楨說沈充許以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中道改易人誰容我遂舉兵趣建康

沈充失身於敦無自新之路矣幸帝招之可以翻然改圖或襲擊敦軍立功以自贖或脫身歸朝請死於司寇是謂遷善遠罪過而能改帝方欲平禍亂必不食言何其美歟乃迷而不復甘為逆亂之黨自謂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不知其惡積罪大乃無所容於天地間也其拒命之言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使敦一日得志沈充錢鳳必為佐

命元功充不利此何爲從反以逆順相方豈如爲晉司空之榮乎

沈充兵敗王含欲奔荆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平素與之云何而欲歸之應曰彼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阨必有愍惻之心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含不從奔荆州王舒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欲來密具舟待之不至深以爲恨

王彬兩責處仲言切正而情至篤白刃在前不爲之變可以爲難矣及王應父子敗亡乃具舟以待欲何爲耶將匿之耶將得而歸諸京師耶以愚度之彬無匿之之心亦欲取之耳王應料彬惻巳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王舒所見猶能不納叛臣孰謂明決如彬而反爲之耶若爲

不然非惟爲義不終亦不知彬所以處應之道竟如何也

贈譙王丞戴淵周顗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寃卞壼曰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曰方朔惡逆未彰臣亦不悟非獨札也札既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曰死節延寇事異賞均何以沮勸導曰雖所見不同皆人臣之節也竟從導議

王導抑卞壼之議賞周札之忠是何言歟王敦再舉導與王含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然則敦初據石頭之時茂弘不以爲非實有芥蔕于中史氏美其善處廢與任眞推分大不然矣今又於札眷眷如此且以人臣之節許札謂與周戴同心郗鑒正言終不省納益驗前志是非皎皎終古不渝不知茂弘何必而爲此

耶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七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八

成帝　晉紀

中書令庾亮以蘇峻終爲亂下詔徵之司徒導曰峻必不受詔不如且包容之亮曰今日拒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矣卞壼力爭亮不從

王導不爲莊老亦不惡清談庾亮則爲風流之冠冕矣使亮識慮深遠當以后族自謙不預朝政推陶士行溫太眞郗道徽卞望之與王茂弘共輔幼主其功孰大焉既未更事任又遽秉大權不與衆賢參攄憑勢臆決幾覆宗社其罪與王敦蘇峻亦何較焉清談之弊傾覆西晉逮亮目擊而無更化之心習俗移人雖賢者有不能免亦可歎也

蘇峻反溫嶠欲帥衆入衛建康亮報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

爲大臣而不知人則何以當大事禦大難陶士行與蘇峻品流高下亦易辨也庾亮防陶甚於虞峻若非早與太眞交友則其失位出奔當無措足之地矣亮之不知陶公者所學異也陶不喜莊老斯亮之所以不契也歟

蘇峻濟自橫江庾亮走

孔明有言難平者事也前哲未有是言也惟智者接於事而必平其肯綮以召亂乎蘇峻雖驕橫若朝廷處置得宜亦豈敢遽反元規既決意治之而曾不爲備獨用郗鑒守歷陽司馬流據慈湖耳二軍既敗峻直擣建康亮有出奔更無餘策老莊之學是將安用耶王導溫嶠卞壼交諫更諫者爲事之難平也而亮忽之所謂知小謀大鮮不自及者也向使陶士行以涵容之量懷石頭之擬表陳其罪請正典刑以謝七廟噫嘻殆哉

溫嶠邀陶侃同赴國難侃以不預顧命爲恨辭之嶠與侃書勉以忠義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其子瞻喪至不臨晝夜兼行

侃以不預顧命爲歉故赴義紆遲而本傳乃謂侃以子瞻爲賊所害而興師豈知侃者哉侃之戎服登舟也瞻喪至而不臨亦可見其割抑私愛而徇國之急矣凡史書毀譽人鮮得是非之當以士行一傳觀之多可辨者謂侃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夢自抑而止此則毀之過其實也而梅陶與曹識書稱侃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此又譽之過其眞也獨東山太傅品題一言乃得要領耳

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豫章三吳豪傑欲遷會稽王導曰劉玄德孫仲謀俱言建康王者之宅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自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宜鎭之以靜耳

建立都邑必占形勢握輕重之權必據要津觀方來之會故自古都于北者未有不跨越河華而都于南者未有不經營建康建康北限淮泗東連甌吳西通荊蜀利盡南海水舟陸車道里均適山川形勝冠一都會劉玄德周流天下亦言建康王者之宅故六朝作邑堅守不動雖大盜屢起而根本常存王導之於東晉首引衆才布之中外又究大議不肯遷都茲其爲元功之首歟溫平南豫章之計劣矣三吳豪傑請都會稽何異坎蛙誇埳缺鰲未知東海者

撫

蘇峻既平庾亮見帝稽顙哽咽明日泥首詣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不許亮上疏自陳蘇峻之亂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陛下雖垂寬宥猶宜棄之上下塊然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都督江西宣城諸軍事鎮蕪湖

孔子曰行己有恥可謂士矣元規誤國致敗無功可贖雖成帝冲幼不能行薄昭之戮然反躬念咎當服何刑矧其當權任法裁物有如禍不自己而召於導侃二公亮必討之刑茲無赦矣今首發大難國破君危他人乎之又非己績亦何顏面復領藩隅哉觀其見帝之初稽顙哽咽明日再見泥首謝罪且欲闔門投竄山海又將逃遁從暨陽出

然乃求鎮得領宣城情態如此是孔子所謂無恥者矣使亮尚友東漢名節之教必不至是彼老莊放曠無禮無法宜末流之茅靡也

後趙羣臣請勒即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

勒不知書好使人讀而聽之天王之名其聞諸春秋而悅之者乎惜勒不知其義其羣臣亦無能將順其美者故猶以王之與帝爲高下之次以天王而行皇帝事然則皇帝乃尊於天王矣斯所謂悅其名不知其義也後世儗行王者法春秋而正稱號得無諂陋之臣任其衆識以勒爲諸而沮之者乎夫周未嘗有天王也而孔子立此名以訓萬世顧以勒嘗稱而謂不宜稱然則古未嘗有皇帝也呂政兼二名以自侈大乃不以呂政爲元而效其尤是呂政之法賢於孔子也亦可謂惑矣

程遐謂勒曰大趙起自以來見背叛者悉誅之今祖約猶存臣切惑也勒乃誅約及其親屬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重及約之誅安亦仕趙歎曰安可使士稚無後乎乃竊逖庶子道重歸江南

聖人積衆正備萬善無一可議而天下歸分土而居者或得或失不足以相臣服也則瓜分而已矣以晉事觀之郭默殺方州則用爲方州祖約叛晉歸趙而石勒誅之南北相望一刑一賞並時事也而差殊若此然則晉以何道而可以取中原滅石勒耶王安之義不愧杵臼漢宣帝有懟德矣

勒問徐光朕可方古何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勒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遇高祖當與韓彭比肩若逢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石勒謂人豈不自知信矣而未知知人之不易也光武之於漢高猶武王之於文王也勒謂遇漢高則與韓彭比肩遇光武則當並驅中原是以光武爲韓彭豈知光武者哉漢高開四百年基業身後之慮付之平勃王陵危而扶顛而持危以大安石勒肉未及冷妻子已不自保徐光乃謂神武謀略過於漢高主有後心臣進諛説其不能長世也宜哉

程遐謂勒曰中山王殘賊多忍非少主臣也宜早除之勒不聽

或問石勒既用季龍平蕩八州功無與二虎資不仁而感勢已成當是時勒若爲處之而可以善後乎曰此畏智者之

所難也除之則負義不除則喪邦然勒有漢高之略則亦
除之而已矣故愼厥初者凡以圖厥終也履霜而戒者恐
堅冰之至也此王者之事非漢高所及況羯奴乎勒於晉
有華夷之辨而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於漢有君臣之分而
破滅其國禽殺其君雖非操懿欺孤以取然事尙在分不
知假仁而行至於柄統國勢又失强弱輕重之馭天理報
施弗戢自焚得死于牀第免雁殺禍已爲幸矣尙奚身後
之及慮哉

勒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中國之爲中國以有仁義也仁莫大乎愛親義莫大乎尊
君仁義立然後人理存天道順君子不顧其親臣不顧其
君惟利害是論苟利於已則從之是以小人夷狄自處何
以治小人而服夷狄哉石勒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東晉嗣
世乃不戴天之讎張賓爲勒謀臣猶有擢髮不足數罪之
言則晉之待勒不言可喻矣設受勒幣而與通好忘宗國
之憤弃君父之怨則人之大倫滅矣於夷狄又何難焉覷
是事者非王導而誰嗚呼善哉此亦其爲元功之一事也

勒卒虎刼太子弘殺程遐徐光勒文武舊臣皆補散任虎之
親黨悉署要職劉太后與彭城王堪謀起外兵以誅虎事泄
虎殺之

史稱劉氏有膽略佐勒建功業有呂后風愚竊謂不然中
山王雄暴狡詐將不利於太子人皆知之劉氏審能遠慮
曷不與勒先事而謀及勒之時有以處之事半而功倍矣
乃不能辨之於早及君亡子立柄在虎手然後圖之不亦
晚乎呂后稱制時朝有先帝謀臣貔禍而待機外有強大
侯王四面而環侍然呂后方且遍王子姪欲移漢祚事雖
不就猶終其身劉氏之才何能爾也

庾亮辟殷浩爲記室參軍浩風流之宗也

西晉以清談亡東晉宜革而不革雖然有陳頵能遠卞壼
之徒務欲矯正而郗鑒溫嶠陶侃諸公以實才任難而救
時不若洛下風俗之靡然放蕩而不返也不幸庾亮耽味
老莊重爲之唱而殷浩劉惔輩亹亹繼出雖雅量如謝安
石亦未免有清談之習是故餘弊終不可革向使諸名士
以洙泗規矩爲師表言行相顧華不踰質其爲當世之補
豈特五世而不斬哉

帝每見司徒導必拜侍中孔坦密表切諫導惡之出爲廷尉

導雖三朝元老佐命功臣然事幼少之君君臣之分尤不
可不謹所以師表百辟嚴朝廷辨上下定民志也成帝初
即位羣臣進璽而導不至于以取譏既卧疾居家而私送
郗鑒又遭奏劾詔稱皇恐而導不知辭見必下拜而導不
知避及孔坦正諫導反惡而出之豈其病昏歟何志之荒
也昔者畢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九十入相而以
禮自防茂弘未至是也雖病可不勉勉於恭敬之德哉

趙王虎西遊臨江而還遊騎十餘至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
不言多少朝廷震懼加導都督征討帝觀兵廣莫門分命救
援郗鑒遣兵入衛俄聞胡騎至少又已去遂解嚴耽坐免官

東晉立國至是垂二十年雖內難三作而北寇不深蘇峻
既平邊備亦弛周撫信覘者之遊而失襄陽袁耽見遊騎

騰奏而震朝野至於上相仗鉞天子親其分遣將臣出捍入衛而石虎初未嘗攻侵又已去矣春秋書公追齊師至酅弗及以譏為國無武備啓戎心危道也向使石虎掩吾不戒為疾雷之舉建康其殆哉

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不振

有天下國家必建學非以是為美觀也君子學道則立身事君不違乎義理小人聞孝弟之訓亦將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此教養之所以為急務也老莊之言反經悖道者多矣使人用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則以禮法不足尚事務不足理超然放曠以空虛相尚而不究其實子而如此何以為孝臣而如此何以為忠自餘皆無責矣東晉請建學校者惟戴邈與袁馮三君子懇懇言之而終不能革清談之俗還孔孟之教任是責者其庾亮乎

庾亮與郗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讀書無從授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素愚黜首天下猶知不可況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司徒不稽首歸政而居師傅之尊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今當廢之陶稱以告導或勸為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於智者之口或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

王導固有失然庾亮安得而廢之王敦稱兵非導蓄衆蘇峻犯闕由亮召禍惟已無瑕乃可戮人亮安得而廢導哉既並為輔相欲詔教君德內外一也何不言於朝廷薦進儒士使侍講讀乃以欲愚其主歸過茂弘所謂加罪之辭者也亮雖有重權導以中制外豈可遽廢一聞陶稱為備之說即起角巾還第之興以此一事觀王庾二公賢否判矣正使元規在朝能引士人談經勸學殆亦虛名無實之徒又何益於上德詳庾亮行事一無可稱徒以風流相推得美名耳論篤君子所不與也

光祿勲顏含卒郭璞嘗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顏弘都無佞心無貪志君子人也其以修己而天不與為命則善矣而謂守道而人不知為性則未喻其旨也曷不曰守道而不違天者性也則性命之理昭然矣

庾亮欲移鎮石城為伐趙之規朝議多以為不可乃詔不許

元規初以小智謀大而召亂矣曾不是懲欲蓋前失故為北伐之舉是又以少力而任重也若非朝議不可則江東喪敗未可知矣嗚呼事之大也而以小智謀之責之重也而以少力任之位之尊也而以薄德居之聖人以謂鮮不及禍而當局者多不自知也豈止亮而已哉

王導薨導簡素寡欲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

人據勢利而重於去者有二曰貪曰畏貪謂物欲畏謂怨懼大夫七十而致仕常禮也或筋力未衰或猷為尚壯則有不得辭者矣不然貴戚之卿與國同休戚以安危自任以去位為輕以安邦為大也茂弘於是時年六十有六常屢疾病然尚能斷大事固不為潔已之行以負顧托是以未及請老也歟使其知進不知退退而懼人之圖已則必

頑頓集垢洎喪廉隅交結封殖爲深根不拔之計聚歛積
實不知紀極爲彌縫置寵之用又安能名無儲穀衣不重
帛以簡素寡欲見書於良史哉或曰導果寡欲則本傳何
以載別宅之事耶曰有妻有妾者人之常情也曹夫人無
小星之行茂弘時駕短轅未足多恠惟其眞誠無僞異乎
不得志於閫閤因以市清行於士大夫而顯壽之徒恣行
淫佚又不敢誰何者此茂弘所以爲賢也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請戍邾城侃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
正以長江耳邾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
貪刹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致禍之由也及庾亮鎭武昌
卒戍邾城石虎果攻陷之晉兵大敗時亮猶欲遷鎭石城聞
邾城敗而止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改
之庾亮自度與陶公孰賢蘇峻之亂亮幾無所容見士行
而拜竟藉其力削平禍難亦可以得師矣以士行智力而
不肯戍邾而亮乃戍之覆五將軍陷一名將徒以剛愎自
用而致也向若進規河洛其喪敗又當如何矣尚論古人
者於亮亦何所取哉

龔壯以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報父之讎又欲使成王壽事
晉壽不能用壯稱疾而歸終身不至成都

成之世蜀有賢士二人曰范長生龔壯而壯尤賢致壯之
事君行己蓋仁人也而李壽不能用孟子曰不信仁賢則
國空虛豈不然歟

燕王皝以未受晉命遣劉翔至建康求燕王章璽朝議以爲
故事不封異姓爲王翔留歲餘議竟不決會[illegible]庾氏
兄弟擅權召亂宜加斥退又與庾冰書責其不能爲國雪恥
冰懼乃奏從其請

斷國論而守經事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則何以
濟矣晉以故典不與慕容皝王爵亦庶幾乎名器之不假
歟曰非也自中州蕩覆江東草創未兩世間大難三作所
以隨時制宜不合故典者多矣何獨於慕容氏而必故典
之遵哉淵聰勒虎雄壽之徒自王自帝皝恥與之同而朝
命是請其忠義如此固足乎褒而勸之也孔明以復漢爲
業尚通孫仲謀之僭號誠以事力有不得已者晉終拒之
又安能禁皝之自王皝而自王晉又安能遠師而責其罪
眘哉事之可否如白黑易見而晉朝不決至二年有餘設

有危幾四面交至以是待之固爲敵人咍笑指頷而取之
矣王茂弘既死謝安石未用何充庾冰亦一時人物而不
能辨此耶宜與而與之則恩出朝廷宜與而不與比其表
至詆斥公卿然後與之皝不以爲榮吾所失多矣

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相尚因朝貴宴集謂何充曰四海
板蕩宗社爲墟斯乃忠臣畢命之日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
縱欲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
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慚

晉室南渡不復能爲規河洛慕容氏先有遼東戰勝攻克
遂入中土觀其臣則可以知其君矣劉翔數言豈特中東
晉一時之病哉翔能言之則疆埸之外凡與建功業之人
窺晉而議之者亦不少也何充冰翼聞之固所甚冀例

御人大獨無愧於翔乎
帝寢疾庾冰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爲嗣何充曰父子相傳先
王舊典易之者鮮不致亂冰不聽立之康帝即位謂冰充曰
朕嗣鴻業二君力也充曰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睹升平之
世帝有慙色出充刺徐州
人主私天下而富有之至於疑其子之欲速而廢殺之窮
則太子亦欲富有天下患其父之不死而篡弑之矣父子
天性也而相視禽獸之不若凡以利爲心故也霸國之君
與夫姦雄之人未嘗不笑王道之迂矣以周家觀之文王
年未二十而生武王文王九十七乃終是武王爲太子七
十餘年比其嗣世年八十有餘矣自後世無仁義禮樂之
教而當此汙宮豬室不知幾詔焚蹯探鷇不知幾人始信

王道之非迂也嗚呼利之一言其害如此有天下國家者
可不辨乎爲公卿大臣可不擇乎由漢世賞定策功其末
流至以天子爲門生而荷大臣主持以得位者亦感恩懷
德曰非某人吾不至此君臣以天位爲私惠父子以神器
爲私寶人欲肆行天理淪滅其所以異於夷狄者幾希矣
然使何充當宋裕之代必蒙異意之譖受不忠之誅而康
帝乃能容之充亦正言不爲苟避雖出鎮京畿未幾復摠
朝政較之末代懟德亦少損矣

康帝　　晉紀

衛石父褚裒爲侍中尋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
胡寅曰言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非無關之論也求得
謁者居多耳考其事無不以貴而擅君富而偕上故周公
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以詩書學士尚不免此況膏粱之
戚屬乎褚裒近鑒庾元規無補國家遠監曹爽楊駿自取
參夷不願處中出於情素前後凡三請竟常居外賢哉裒
矣王蘊亦庶幾焉豈非後世椒房舅凡天子諸舅之法哉
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爲嗣何充請立皇子聃帝
從充議帝崩聃即位方二歲太后臨朝由是冰翼深恨充
士君子立身當特立行己當獨行如竹箭松栢無待乎依
倚附麗而後成者也故賈武閻其女爲后而不樂二庾前
以后族預權秉政已非大丈夫所爲矣今又欲建定策之
功爲固寵之計彼哉彼哉若謂無此心者何必致恨於充
也雖然充之立幼亦未爲得君有適嗣立之固宜古人尚
且植遺腹朝委裘而充何罪歟曰晉寓江表勢常岌岌異

乎四海一家中外綏靖之時矣少主二歲比及成立有晉
悼漢昭之才猶在一紀之後而使女主稱制若是其久豈
能深思遠慮者耶無乃亦有久於其位之意耶爲充者稽
世難立長君之義選建賢明而奉之則免於譏議矣

穆帝　　晉紀

朝議以庾爰之爲荊州刺史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豈可以
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才西夏之任無出
溫者詔從之
桓溫英略過人而未有罪咎執國命者猶稱其才而用之
乎抑預防其有不臣之志而廢之也曰周公尚不能前料
三監之叛而不使況餘人乎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
惟先覺者惟賢耳如溫者用不過其分可也過其分則志

肆氣盈而非分之慮生犯分之事起矣何充在相位選用皆以功效不黨親舊其於溫直取材非有私也必自度能制之故委以上流而不疑雖然權亦太重矣有功又何以加諸故令尹子文曰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幾有幾

褚裒薦殷浩爲揚州刺史浩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虛僞之人惡人知其情深源累辭徹辟以養聲譽謝尚王濛褚裒司馬昱皆不能鉤深燭遠而崇奬之不知深源世味實重矯迹遠引以退爲進者也惟庾翼知之辟爲軍司而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眞實貴長華競君子遇會寧可如此此深中浩之匿矣浩是以不出庾翼何充旣卒浩名愈重於是褚裒辟之其官愈高而無譏刺之者司馬昱勸諭之言又加尊焉浩於是于于然而來矣或曰上而無名孰知其賢才旣賢且才名自不掩今懲畫餅之故選舉不以名則素無名譽者皆是也又將誰取曰取人非一道四岳薦舜堯曰予聞非聞其名乎伊尹耕野湯往聘之非聞其名乎諸葛亮在草廬中劉玄德躬自枉駕非聞其名乎人而未用雖大聖智無事效可指非以名而取以言而取以薦舉而取天下之賢材終不可得而致矣且要在於考實驗功而已矣不能考實驗功則爲虛名所誤空言所眩然則其失在我不在人也

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

佛教以慈悲不殺爲至道吳進之言一何異耶謂欲陷石虎爲晉驅民乎非計也謂忠於石虎乎非計也佛之教雖以慈悲不殺爲言而其事乃不慈不悲忍於殺而不自知也蓋於所厚者薄故無所不薄也虎旣殘虐進又贊之其忍又在虎之上資稟然歟術使然歟可不遠而絕之哉

桓溫自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有盛名引爲心膂欲以抗溫由是與溫浸相疑貳王羲之曰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昱浩不從

司馬昱旣不知人殷深源又不量己昱欲抗溫正朝廷修政事廣求實德布列中外自足以壯王室之勢弭姦雄之心乃采用虛名以當變故譬猶削木爲矛刳荻爲矢以刺三屬之甲謂之何哉逸少議論不多見然皆有補於當時後世顧推爲翰墨之宗晉史系傳專美此事藝成而下足以掩德故君子愼所尚也

趙主虎病篤彭城王遵燕王斌張豺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與豺矯詔免之又遣遵還幽州虎卒太子世即位遵至河內姚弋仲等說之曰殿下長且賢先帝欲立爲嗣以晚年昏惑爲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姦臣用事殿下若聲罪而前誰不倒戈而迎殿下者遵舉兵趣鄴夷豺三族假劉氏命即帝位封世爲譙王廢后爲太妃尋皆殺之

天地之間形運於氣氣分陰陽也絪縕渾淪未嘗相離故散爲萬物消息而不窮形氣合而理事著其消息而不窮術物之榮枯成壞之無端也故明之爲日月變之爲寒暑近之爲晝夜衍之爲歲時遠之爲古今皆鼻口之一呼一吸

耳氣雖渾淪及其勝也各以其類故在萬物有日之類有月之類有寒之類有暑之類有晝之類有夜之類有歲之類天地木石風雨露雷莫不各有其類其在人也有善之類有惡之類有聖之類有賢之類有愚不肖之類有夷狄之類陽推五福以類而升陰推六極以類而降以祥以類而應萬物以類而聚是故君子慎所類焉不使類之亂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以類相從故也天之報施無言可聞無象可見而理不可誣或大或小或遲或速未有不以類而應者也以石虎之事觀之亦昭昭然矣勒病遣二王之國虎留之勒不得知也虎病以二王輔政妻逐之虎不得知也虎視勒叔父也殺勒子及其母遵視虎親父也亦殺虎子而及其母豈非應以其類乎虎將兵攻伐前後坑斬無慮數十萬人而愛民惠術百不聞一其慘虐怨毒之氣崇聚蘊結勢必泮散往而復還於是鄴中暴風拔木隕雹如盂升宮殿門觀彌月火燼惡氣所召也諸王相屠假手冉閔盡誅羯種二十餘萬石虎三十八孫靡有孑遺惡氣所感皆以其類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凡施大恩與深怨其報之來有不加甚者其類固然也是非天爲之非勒之靈使然也惟明智之人雖無預事而能自警察其次則監古得失以爲師焉若覆車在前不知改轍猶將縱欲恃力而行則愚人而已矣司馬氏骨肉相殘而冀得之聰耀相繼亡滅而趙得之非遠事也而虎不知借之以戒焉豈非終身不靈之人哉

征北將軍褚裒請伐趙大敗而歸慙憤病卒

季野爲天子之舅太后之父不肯內輔甘領外藩庶幾乎善處者矣然自任伐趙喪師蹙國則有不量己之暗力焉殷浩又敗國事則有不知人之蔽焉嗚呼斯二者聖門學業之所難而不可不勉者也或曰何以能量己而知人曰權審輕重度審長短物莫不然而心爲甚能反而審之則自知矣取人必以身爲準修身必以道爲宗修道必以仁爲先求仁必以心爲本心能常仁則人皆可知矣魏晉以來老莊是師莫有爲孔孟之學者故人材養美而成德者少也

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終不受會稽王昱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禮請送廷尉欲加之大辟荀羨不可乃免爲庶人

蔡道明辭三公之位甘齊民之戮何也古人辭讓必陳義而有辭道明之辭無傳焉史直載其謂所親曰我若作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亦不端言其故是以當時不喻而後世疑焉以愚觀之道明直以幼君尸位母后稱制會稽王以叔父之尊專朝斷國殷深源以虛名之士排難折衝難乎與之同寅協恭共濟功業者也謨非不能言以此意不可言故不言耳深源初節高蹈既乃降心觀道明之固讓有懿德矣而欲加之大辟何忌克之甚哉人臣貪進冒利無廉遜之操以敗風俗是則可罪未聞力辭三公其罪至死者非大無道如凶夷虐狄亦必不肯行此典刑會稽王遂加謨以不臣之名請致廷尉未知據何經術

而處此義也蓋惡直醜正衺世之風僕僕卑躬阿諛順旨以爲敬王而無大臣以道事君之節亦何足與言禮義哉務談議論固多可傳遺榮不居尤爲峻潔殷浩專行徒增簡冊之疵歲月雖遠是非之判如昨日耳

朝廷將行赦從會稽王昱問王彪之曰有赦否彪之曰中興以來往往有赦然非所宜當恐之人將生心於僥倖矣遂不赦

事之可否有一言而決者有曲譬廣引多言而後明者赦非令典古人言之詳矣不待多言也曰以人徼幸足矣雖明君賢相未能斷然不行亦貪其名之美以爲布德施惠而不思其害之大也彪之固善論事所難得者會稽王信而用之也道萬善玄言無濟世大略尚能及此可以明君賢相而反弗能乎

趙汝陰王琨以妻妾來奔斬之石氏遂絕

石勒於晉有攻陷京師囚執天子之罪在晉已更三君於勒亦易五主石琨破亡之餘以妻子來奔殺之非義也敵怨敵然不在後嗣苟有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如琨侵犯邊疆得吾軍斬吾將係獲而至戮之可也今以窮歸我生而存之不亦善乎

殷浩以北伐無功復謀再舉

司馬道萬以殷公爲當世堪任經濟深源以會稽爲知己與之同心故北伐之謀諸賢交諫而皆不聽計一時之公之情道萬倚深源固如申伯之倚召虎而深源之主道萬亦猶古府之主張仲也曾不知玄談虛論可以從㪍於山頹水涯增名勝之風流而不可持以禦桓溫取姚襄敵符健而圖慕容儁也將相賓主玄虛相尚而不以實用相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耶

姚襄在歷陽以燕秦方強不可北伐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浩惡其強盛因襄諸弟屢遣刺客刺襄刺客皆告之襄遣使於浩浩對使者切責襄襄大懼浩北伐表襄爲前驅襄引兵北行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果追襄襄縱兵擊之浩大敗走保譙城

姚景國志在關中非爲晉寇者也燕勞方興秦未可圖其父弋仲知之矣故遣襄歸晉盤礴俟時殷浩若能長轡遠馭推心待之與謀進取固不能禽健馘儁而自陝以東限河之南必爲晉有修復陵寢汛洒舊都亦一時茂功矣乃與景國造隙又自取敗且浩之北伐何爲爲姚襄耶爲石趙耶既囚襄弟又遣刺客且對襄使者責數之而用爲先鋒襄豈嬰兒稚女若是其可玩哉以兵機則不辭以將略則無聞一出而退屯下邳再行而退屯壽春三舉而走保譙城所謂入見其人清談干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浩之平生盡於是矣而風流之士猶不以爲戒白帢烏巾胡牀羽扇一言當會衆口咨嗟是將何益於人我耶

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奏免之浩既廢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溫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鄉爲令僕足以儀刑百揆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大喜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遂與之絕

飾情者情必露尚詐者詐必窮非但人事實天理也天者

誠而已誠則無息人而作僞能無息乎是故言僞行僞無不服者天惡之也深源自布衣有大名累辭徵辟初若蟬蛻垢汙鶴戾雲表萬鍾袞冕皆不屑意者晚節績用弗成身名俱隳乃更眷眷台司忍恥而下桓溫寵辱若驚之態形於含毫開閉之時智巧莫施其天自見然後深源之表裏本末若發矣亦有能發其覆匿者蓋自發之也庾元規殷深源皆風流之宗也深源之仁歸桓溫元規之練備士行皆其天也清談鈍濇何足以蓋之是故君子之學當以仁義禮樂完養其天天德成則人事舉矣或曰謝安石拜桓溫不類是乎曰溫嘗問之對以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者彼用巽之九二敬而得中豈與浩之頻巽志窮者比乎

北海王猛少有大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問曰吾奉天子命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耳溫默然既而與不利欲與猛俱還猛不就是行也薛珍亦勸溫徑逼長安溫不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自矜其勇而咎溫持重溫殺之

以景略與元子平生績用觀之元子非景略之儔也景略雖北海人而隱居華山即彼土之豪傑矣溫舍而問諸三秦景略因已輕之矣溫雖至灞上內實覬覦猶徙不敢更前方寸之微爲景略所料此景略所以不肯從之者也溫若知人使當以猛爲謀主咨訪取秦之策符氏不知所以爲計矣當其時徑逼長安上計也薛珍猶知之以偏師濟亦有所獲王猛處此其游刃必有餘地矣溫上不能致猛下不能容珍宜功名之不遂也

秦主健卒太子生即位改元右僕射段純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殺之

嗣君即位明年然後改元存終始之義一年不可二君示有懷也明年不可不改元繫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示有初也符生凶悍悖戾其得失無足言矣不幸而有類生者是不監前失而自標其欲速之心豈非大臣不學之罪哉

秦遣閻負梁殊使涼涼州牧張瓘曰我晉臣也二君何以辱負殊曰晉室衰微秦方強盛以小事大曷若事秦瓘曰秦何不先取晉負殊曰晉須兵服涼可義懷故先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違天命則江南可延數年之命河右恐非君有也瓘懼乃以涼王玄靚之命稱藩于秦

是時秦之基業未固涼介于西方執足自守張瓘信閻梁張大虛喝之詞懼不能答遽然稱藩以言畏威則秦之兵力未能越河以言服德則生之無道何足稽首此宜勇而不能勇也瓘爲州牧所當施恩信撫軍民以培我本乃猜虐拒諫以失人心此宜怯而不能怯也勇怯失宜剛吐柔茹非特辱國且以殺身可不戒哉

詔遣使如洛陽修五陵帝及羣臣皆服緦臨於太極前殿三日

緦改葬之服修陵墓毀而服之當也服緦三日臨亦可以著追遠之痛矣晉室南渡于茲五世洛陽陵墓皆高曾而上者慈孫之情不忍以遠而忽不敢以遠而忘又況近者乎胡羯侵陵知而不問問而不卹衣服不緦然成乎而何以服緦於此哉

秦主生殺戮自其人不自保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薛讃權翼說之曰主上暴虐中外離心于秦祀者非君而誰願早爲計

堅以問呂婆樓婆樓曰臣不足以辦大事王猛謀略不世
出堅招猛語及時事一見如舊交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
苻堅王猛君臣之契亦可謂美矣然婆樓薦猛本爲閭生
也堅招猛問以時事而大悅即是猛爲堅畫弑君之策矣
孔明初見玄德所言顧若是乎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景略之進不以正矣如正邦何李勣尚不肯當建成之事
王僧辯亦不肯任成濟之責而景略顧爲之致堅弃不得其
終蓋始諸此舉矣
秦苟太后過東海公灋之門車馬輻湊恐不利於堅乃賜灋
死堅與灋訣於東堂慟哭歐血
苻堅初得國首以猜忌而殺其兄雖曰毋意然生殺號令
自己而出者也使灋果有不臣之心獨無處之之道乎今

乃罪惡未彰而賜之以死從非義之令於是乎不子殺無
罪之兄於是乎不弟濫刑先施於同氣於是乎不君欲以
長世難矣
燕主儁卒以大司馬恪輔幼主恪雖摠大任而兢兢嚴謹毎
事必與司徒評議未嘗專決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受任
人不踰位官屬有過不顯其狀隨宜他叙不令失倫唯以此
爲貶時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
慕容恪受顧命輔幼主獨秉大權號令生殺在乎人豈得
而下之者也評庸才耳特以位聯公府而恪事不專決必
與評共議之一以示人至公二以發評智思而恪謙益著矣
博與詢謀自用之意莫不見矣夷狄之有賢不如諸夏之
亡也其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材受任人不踰位雖周公

相成王亦如是而已夫豈以人不足問衆不足從師其成
心陷於元惡而不自知哉又豈簡弃賢能屏遠忠正專取
親暱佈之要地以自封殖哉雖曰五胡而高識遠量乃爾
絶人宜其流名不朽也至於朝臣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
叙不令失倫惟用此示貶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又豈以
一事拂旨片言忤意猜疑忌恨加以他罪情法不相比輕
重不相稱使天下匹夫匹婦憪然有不服之心哉後世爲
宰輔者不必他求能取法於恪亦足稱賢相矣
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甚於桀紂或以爲
太過甯曰王何滅弃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破傷後生桀
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豈能回百姓之觀聽哉故愚
以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嗚呼自有載籍以來三千歲矣爲世害者固多有之大抵
皆邪說詖詞也楊墨一也佛釋二也老莊三也荊舒四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而其術淺孟子闢而闢之既絀
其傳矣老有莊列翼之其說浸淫足以悅人耳目而動其
心故其後爲王何嵇清虛空曠華而不實之禍比之楊墨
其被廣而其流遠此范武子所以有甚於桀紂之喻也佛
氏之害前固言之矣若夫荊舒則取佛老之似以亂孔孟
之眞用仁義之名以濟申商之實託理財之說以行交征
之事伏人主之威以行空言之教假義利之道以收速肖
之士開權利之便以變天下之心兼此數端究其終極皆
比王何之所尚有好者與不好者而已哉在蔡確未守康
節邵先生行洛陽天津橋忽聞杜宇之聲喟然曰計方無[illegible]

物毀哉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教亂天下者乎以是觀之不知天之厄斯文因斯人耶何康節以數與象而知之也又不知其流弊所及至幾何時而後止也悲夫

哀帝　　晉紀

皇太妃周氏薨帝欲服喪三年江虨曰禮應服緦麻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哀帝抑制私情從規諫而就正禮可以爲後世法矣亦明帝有以詔之也詩不云乎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明帝有焉又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哀帝有焉東晉家法之美有如此者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此正禮也後世或致隆於所生而不虞其蒙不孝之譏有以義起禮爲所生齊衰不杖期而反加以不孝之罪徒亂人父子之分失仁義之節雖刑辟快私意於一時又豈所以爲訓明大倫於天下後世哉

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已而藥發不能親政褚太后臨朝

方士之言有二鑪丹化金一也長生不死二也所以就此二者則固多術矣自古人可以爲人足以使歲月悠久足以待之者莫如漢武帝而終莫能成又況其餘乎原其本皆利心也君子窒慾而不貪則無此患矣哀帝晚而後悟曰自古豈有仙人邪藥節嗜欲差可少病耳非其尊己從事之久不能爲此言然亦可謂不敏哉雖悔悟之晚然足以垂戒後人亦賢於終不悟者若哀帝資氣既弱而貴又衆有沉溺固未易解亦三人必得之師也

王述每受職不讓及爲尚書令子坦之白故事當讓述曰汝以我不堪耶坦之曰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謙讓德也自太聖人皆行之非以示美觀也在己則以抑亢滿於人則以推賢材於國則以勸風俗也舜命伯禹作百揆禹讓于伯益皋陶而不讓于殳斯伯俞非惟見己不敢偃然當司空之任又以見伯益皋陶二人可以居輔相之職也禹宅百揆而讓於是九官皆讓虞典載之後世法焉所謂抑亢滿推賢才勸風俗一舉而三善生焉豈偶爲哉自小人觀之見九官之讓皆不得請卒居其官則以讓爲虛文是不知三善之益也王懷祖不事外飾固賢於歷情求名者苟訾古賢之義不若讓之爲愈也讓而不從必舉所知以報國則庶乎濟濟之風矣仲尼以禮讓爲國爲美詩人以受爵不讓爲刺然則坦之所見乃賢於述也

海西公　　晉紀

燕太傅評貪昧無厭貨賂公行羣下怨憤

考燕之所以亡非有大無道暴虐不君之失也特以舍垂用評故曰人主之職論一相而已矣而評之所以召外寇覆邦家者特以貪昧無厭故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慕容皝自棘城遷龍城其子儁先取薊遂克鄴而都之據有中土比暐失國凡八十餘年暐不能擇任賢材以爲輔相而慕容評不思強敵伺釁圖我境宇顧乃聚斂積實崇尚嗜利遂致亢不衷官失德選擧不明黜陟無法汙怠之人刑罰不及清修之士爵位不加公私煩勞百姓困弊盜賊

充斥邦本阽危於是敵人長驅如風掃葉俯仰之間而暐
評爲俘虜然則亡國者不必待如桀紂也寵賂一彰亦可
以亡聖賢之言豈無驗而欺後世哉
桓温伐燕郗超請盡舉見衆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
逃潰温不從
郗超之謀正王猛他日伐燕之勢也温名英雄而不驗此
機者非智不及乃氣不勝也亦猶伐秦而不渡灞水耳使
温志略足以呑秦鬭燕則視苻健慕容暐猶李勢然又何
難哉嗚呼此固人所不能勉強者歟
温恥喪敗歸罪於袁眞袁眞奔免眞爲庶人
仁人志士欲伸大義於天下如諸葛孔明之徒雖戰攻不
利必責己引咎宣布所失以收人心圖後效是故功業有

成若乃自恥喪師而歸罪於人妄行誅戮未有不旋致禍
敗者此係用心之公私廣狹耳桓温志在先立功效即圖
篡奪此念一發神明其知之矣方諸司馬子上猶不逮焉
將以求濟所欲不亦難乎
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其事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
雖失利何至如尊君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
請改之盛不許
桓温愚人也以一身欲禁四海九州千萬人之口而懾其
心此桀紂幽厲行剖心斫脛之政所不能禁也而温顧行
之乎子房佐漢亦嘗敗孔明興蜀亦嘗敗魏武用兵彷彿孫
吳亦嘗敗也敗豈足恥顧所以敗者如何耳温一敗而深
恥焉本非善戰者故以爲憾也使孫盛不作晉春秋人有

不知者乎況已形之蹟尚且止使不行其欲蓋而彰名
至于今七百餘年枋頭之敗陽秋所書温所脅盛子之言在
傳而不泯温號爲英傑而知不及此豈非愚乎雖然盛亦
未爲得也仲尼以大聖人筆削魯史猶深其文詞不苟以
示人其重慎如此盛之書未必當也而流衍四布温得見
之豈全身衛道之策哉
秦兵大敗圍鄴王猛上疏以甲子日大捷醜類秦主堅報之
曰將軍役不踰時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馳
電赴將軍且休養將士以俟朕至
王景略辦燕有餘力矣況已破其大軍去其主帥而環其
城郭克在旦夕非有濟師之請堅何必更勞民動衆親將
而往哉于以見堅意在武略欲奪慕容暐爲己功也猛雖

不言他日無故輒辭鎮鄴之任乞改授親賢別付一州若
有不慊于中者蓋爲此也顧堅禮之重委之專尋畀大政
端拱仰成故破燕爭伐之幾微不成大釁耳中庸曰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秦主堅之心去今七百餘年而炳炳不沒
人君之心術可不慎哉
初燕主暐命梁琛使秦琛歸數稱秦主堅之美暐疑之收繫
獄堅入鄴而赦之曰卿不見幾而作可謂智乎對曰幾者動
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臣所不及然知幾者必達安危身擇
去就不顧國家就使臣知亦不忍爲啓悅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而琛加凶字言之非矣
凡初未有不吉者人生而善物生而美心初而仁事初而
治故君子貴知幾而聖人謂幾者吉之先見也若夫災凶

悔吝則以不能見幾故耳吉者合理當義也非如世俗所謂福祥也耕於莘野者伊傅之吉也受命作相者亦伊傅之吉也父師王子箕子比干之吉也囚奴諫死者亦王子比干之吉也苟以父師王子爲吉囚奴諫死爲凶災悔吝則失之矣知此然後定乎吉凶之分矣孫之言曰彼知幾者達安危擇去就不顧國家此乃桀黠小智揣摩事情觀利而蹈者豈曰知幾云乎

秦王堅好獵王洛諫之堅自是不復獵

古人稱從善如轉圜若苻堅有之矣趙整諫飲酒王洛諫田獵皆爲之禁止然其身宜其并據天下十之七八也使其聽王猛臨終之言從苻融再三之懇不輕怨鮮卑而貪取江南如聽整洛之心其大業豈易傾乎均是諫也而或

從或違然則從之者非欲克己成德也抑嗜好忍耽樂將以求濟其大欲而已夫納諫美德也有始無卒所得猶不能補所失況初不能納諫者乎

大司馬溫有不臣之志嘗嘆曰男子不流芳百世當遺臭萬年

元子所謂芳與臭者即忠與逆也雖然非真知芳臭者也使其知爲忠之芳如飢人之聞黍稷其肯舍而不爲乎使其知爲逆之臭如鮑人之聞莸穢其肯負而爲之乎惟其知之不深也故舍忠爲逆亦揣摩有成以其成而蓋其臭也豈不愚哉溫父茂倫忠義大節嚴嚴如秋霜犴獄而不克負荷甘於遺臭擇術如此大皆凡以當洗勁滌垢之餘乎

溫先欲立功河朔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參軍郗超說溫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愜民望溫曰奈何超曰不爲伊霍之舉無以雪恥立威溫深以爲然

甚哉郗超之邪謟也不曰脩德立功可以雪恥而教以廢君以二者相方畏師之恥纔比青蠅之汙而廢君之惡殆猶柏浮廁溷中矣爲人掾屬即有君臣朋友之義見善必陳見過必諫顧教以廢君且伊霍之舉豈爲自雪其恥乎亦異乎爲人謀而忠者矣使溫翻然有省超其殆哉

溫諷褚太后廢帝立會稽王昱溫集百官於朝堂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知其典故者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爲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命取霍光傳禮儀制度決於須臾

王武叔多著善議止郊祀之赦諫卜衍之拜料殷浩之敗決主嗣之儀尼袁宏之文論從嫂臨朝之非宜言大修宮室之不當莫不深合義理犁然有當於人心獨取霍光傳定儀制助桓溫廢君一事使人有遺恨耳此豈特高堂隆意過其通而已哉以春秋之法格之其能免黨惡附姦之罪乎惜哉

簡文帝　晉紀

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郗超以溫故朝中畏事之謝安王坦之嘗共詣超日旰不得前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

安石謂不當者而於簡文失之簡文柔和清令人也

桓溫以其易制又年浸高矣故立之然靈長之詔能使溫
流汗變色崇崩之命能從王坦之書謀惠帝何敢望也或
謂安石為郗超屈者安石非圖富貴持祿求容也正惟心
在王室故爾王允之屈意於董卓溫嶠之屈意於王敦謝
安之屈意於桓溫皆不為私是以君子與之與其心也孟
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也安石有焉

武帝　　晉紀

溫來朝詔謝安王坦之迎于新亭人情恟恟坦之甚懼安神
色不變溫大陳兵衛延見百官莫不戰慄安從容就席坐定
謂溫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命
撤之溫使郗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
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強臣安盡忠輔衛卒安晉室

晉世取虛名之士不旋踵至卿相如庾元規殷深源之徒
敗國殄民死不償責世因謂取士勿取虛名而愚非之且
三代之王猶必先其令聞故君子欲早有譽於天下中庸
取之士在窮約中若無美名人何從而知在上者不取矯
激沽名者又必詢事考言明試以功則莫能欺矣殷浩聞
桓溫至武昌則大懼欲去位以避之聞桓溫欲處以尚書
令則大喜亟作書以謝之其情致卑鄙殊與虛名不類後
此二十年溫勢益強心益肆擅廢立之威而窺覦神器朝
士惕息之態當什百於深源之時而安石視溫如赦已然
意象安閒不為少屈從容談笑而溫亦自沮如擾龍馴虎
若安石初亦以虛名取也其德所守器乃爾故人倚為賢
而已矣

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故緩其事使袁宏
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
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

文人之不足貴也決矣袁彥伯號才辯速見稱當時而
失身於桓溫蓋工於語言而短於器識也文士之不如是
者鮮矣九錫文是手可斷而不可為者又於之致思而求
美彥伯其果無識也微王叔武尼之彥伯之負可勝任哉
故為國家者必尚德而用賢士賢而有德其文雖不能誇
靡艷麗而其言必無疵矣

溫薨弟沖代溫居任盡忠王室始溫死罪皆專決沖須報然
後行

姦臣之擅權者必先為所不當為以移人耳目而怛其心

然後上及於君父而所不當為者莫大於生殺之不稟王
命也人孰不愛生孰不畏殺能生殺人而人主不與焉則
於竊國無難矣桓溫總兵數十年攻伐四出廢君立君疑
可畏矣而聽於遠者不以偉人稱之幼子之績未能十一
於溫也而特泰懼焉與謝安比豈非以其盡忠王室蓋
伯氏之愆而不墜先人之烈耶若幼子可謂能為人子弟
矣能為人子弟則能為人臣矣故天下莫強於義莫正於
理以義理處身人有不服乎

桓沖以揚州讓謝安自求出外桓氏皆以為非郗超深止之
沖不聽

人之不肯輕去權位者非貪心即畏心也祿利所厚故貪
者慕焉怨仇所集故畏者懼焉貪畏交戰于胸中求

所以稱其貪而禦其畏斯無不至矣南郡公爾世富貴門戶
赫奕盖名利之朝市也而幼子去揚州如脫屣曾未再歲
自京口遷鎮姑孰自姑孰遷鎮江陵雖方伯之任不移而
朝廷之勢益遠冲輿之裕如不以安石為慽與之中外協濟
以強晉室若冲者可謂君子矣郗超既敗人之子又欲敗
人之弟使忠義之門為叛逆之家此何人哉此何人哉

秦主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然臣道未純可遣苟萇等將
兵臨西河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命進師撲討
天錫怒殺負殊發兵拒戰兵敗奔姑臧秦兵至姑臧天錫遂
降

易稱顏子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詩美仲山甫曰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若是者其知勇怯之用矣湯之伐桀昔未有也
其誓師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既克夏有萬方乃曰慄慄
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古之立大德建大功者莫不然也張
天錫固非可語此者然保守一方數世之業而勇怯失所
安得不亡乎初苻堅使王猛以書諭之猛張皇秦威亦恫疑
虛喝耳天錫宜有禮義辦荅之文未當懼也乃遽然稱藩
及秦師大舉不朝之罪在我宜有引咎責躬之辭不當抗
也乃憤然與戰宜剛而柔宜柔而剛英雄豪傑猶不能以
此得志於天下况天錫乎

秦攻代代王什翼犍為其庶子寔君所弒秦既克代堅曰天
下之惡一也車裂寔君

苻堅為代慶此善矣而於秦之為反逆者莫不赦之何明
於外而闇於內乎蓋堅既取代思所以服其人者故為此
舉非誠於公惡也若誠於去惡則北海公重行唐公洛及
王皮周虓慕容評之徒皆不得幸而免矣是故人君好善
而惡惡誠之為貴不誠未有能善其終者也

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秦自王猛之死日以黼扆令文重
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時不可失也垂笑曰
天下大事非爾所及

慕容氏百年之國也曏置相不善解后取亡而其人固多
英傑懷復國之念而伺秦隙者如鷄之候晨狸之伏鼠也
稍有見間倏然動矣堅既不戒又窮兵黷武脩宮室治舟
艦作器玩以促之然是時秦勢方盛如日未昃而慕容紹
已見其兵疲民困有危亡近矣之言慕容農已見其頹靡
奢汰有殃將至矣之言曾未六七年其事果驗先王所以
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戰戰兢兢以保之也

謝安欲增脩宮室王彪之曰今宮室比之初過江已為侈矣
寇敵方強豈可大興功役安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
之曰任天下之重者乃以脩室屋為能耶故終彪之之世無
所營造

安石非勞民動衆作無益者况秦兵屢寇邊鄙數擾而治
宮室尤非急務也君子嘗論之曰東晉是時氣勢微弱奈
奄欲壽安石為此所以鎮安人心耳若意不出於此是誠
無說也王叔武所論亦徒見宮室後於初過江之時安石
規模其取京洛為準耶雖然不為則尤善也

郗超黨於桓氏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
箱書授門生曰我死父若哀惋可呈此箱超卒父果哀惋成

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死已晚矣遂不
哭
孝於親忠於君者人之良心不可亡也超爲子則不孝爲
臣則不忠然恐其父以己死故哀惋成疾思所以寬之是
良心之孝也知與溫密計爲不忠可以怒其父而寬其憂
是良心之忠也所以淪胥不自反者利欲汨之耳嗚呼中
人以上不可汨也中人以下遂欲而不能自克則昔也廉
今也貪昔也正今也邪昔也尚名節今也喪廉恥昔也親
君子今也疾賢士如超者多矣念頭不念其差殊如此可
不戒哉
朝廷以秦苻之退爲謝安桓沖之功拜開府儀同三司
安與沖能克敵善矣然彭城襄陽相繼陷沒未能收復

則取盱眙走秦三將未足以贖喪地之咎當如諸葛武侯
請貶三等可也而以功受賞豈本之思乎
秦主堅以陽平公融爲征南將軍
融素不以南伐爲然者也既非其事則勿居其官今官以
征南爲名而以沮征南之舉何也故韋玄成讓爵則可以
感憲王長孫無忌受金縉則不足以回高宗此辭受之法
也
堅議伐晉羣臣多言不可久之不決堅曰築室道旁無時可
成吾當內斷於心耳
謀之於衆斷之以獨雖理正亦然而苻堅以此亡何也曰
非所當斷而斷也自古違衆用己亦有幸而成功者幸非
常勝之道故孔明不從魏延光武不納臧宮必也遷國如

盤庚出師如周公其下則晉武之平吳唐憲宗之討蔡皆
灼見不疑十全而舉斯可也苻堅之初信任王猛聞言莫
入此則斷之善者矣方是時堅心方虛急於圖治故其斷
得也及其衰也志意既滿貪欲方熾方寸之明有蔽之者
故其斷失也然則斷之得失不在乎他在乎明理與不明
理而已是非可否之理明於心則一言而悟否者雖千萬
言如以水投石不見其從入也
堅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軍旅非婦人當預幼子詵亦以爲
不可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軍旅誠非婦人所預大事誠非孺子所知苻堅習聞此言
用以折人而施之不當理如白黑昧然莫辨及婦人孺子
之不若書不云乎文王惟克宅厥心乃克立茲常事夫三

分天下有其二文王之地與苻堅同而事殷伐晉其成敗
異者文王宅心以理苻堅蔽心以欲故也
堅發長安兵百萬詔謝玄等以八萬拒之都下震恐玄問計
於謝安安夷然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乃令張玄重請安
遂命駕出遊山墅與張玄圍棊賭墅安棊劣於玄是日與玄
爲敵手而玄又不勝安至夜乃還
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者聖人誠之也君子明之也英雄
豪傑之人輕之也悍勇愚猛之人冥之也苻堅南伐以秦
臨晉何啻泰山之於一卵哉人人惴恐安石獨否所謂明
之者也安石何明乎晉室雖微正朔所在君不失道人心
所歸將相調和士卒豫附加以長江之限主客殊勢以此
待敵勝負已分又況苻堅志驕氣盈貪欲無厭不恤凡衆

戎狄也方將陵跨江淮爲石勒劉曜之事於理逆矣正使強弱相懸直當以宗社存亡爲決此安石了了於方寸者所以處置優游靜而不擾歟史稱其矯情鎮物者夫惟言語可以修飾而出之若情與貌不可矯也矯情於內則貌形於外飾貌於外則情動於中不能相應也使安石而矯情則與玄賭墅棊必不勝玄宜勝而負安石宜負而勝安石之天定矣識者固知其必勝也

秦兵逼淝水而陳謝玄遣使謂之曰此非欲速戰也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不可堅曰引兵少却使之半渡而蹙之蔑不勝矣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止玄渡水因其亂而擊之秦兵遂潰

謝幼度請渡之策乃姚襄所以紿桓溫者也使符堅如溫之待襄則幼度之策不得施矣策不得施則必却軍以致秦師用宋子魚之說及其未既濟而擊之歟堅固以是俟玄矣故彼之所弃我之所取奇正相因兵家不窮之術也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客問之答曰小兒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户限不覺屐齒之折

折屐齒之事淺丈夫或以誚安石謂其矯情鎮物而天機之動有不可掩者非也方秦師大至江南之人孰不憂若謝公以宗社存亡決之盡人事聽天命蓋無遺策矣秦兵大敗捷音鼎來王室既危而復安人臣之喜孰有大於此者乎此而不喜則亦不近人情矣謝公固以安社稷爲悅者且折屐齒固宜也小人不樂成人之美好訾議賢者大抵如此爾

謝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由是稍疎忌之

閒人臣之義不敢要君者矣未聞人君之道忘人之功者也莅官稱職排難解紛雖勳塞宇宙皆分所當爲苟計勞績之小大以希賞若與奴僕宦方而責恩於主人者何異故凡爲人臣但當自効不當萌要賞之心而人君於臣下之功則不可絲毫忘也必輕重高下等而報之報之者非以利待其臣也所謂使臣以禮也犬馬有勞於人尚獲蓋帷之報而況賢能才智爲吾興庶績代天工禦大災扞大患而可恝然忘乎謝安於晉其功不在王導溫嶠之下氐特未亡步搖復興中原淪於左社日以深遠此正君臣協心共意恩屈羣策進取克復之時而武帝心已滿盈捷音四騰曾不閱月遽用讒口疎忌賢臣世之猜忌小夫起縣官不足爲盡力之憤則此等有以招之矣嗚呼毋忘在莒管仲言之無忘河北之難馮異言之衛獻公復國猶夫人也此固庸君之所易者故世未嘗無臣也惟有君爲難

燕王垂至鄴改秦年號復燕舊制上秦王堅表堅復書切責之

秦勢自蹙燕勢自張爲堅計者當如何宜因慕容垂表之時遣使賀之曰前君失道自取滅亡英明以時光復舊物此固夙昔之所期也凉德弗任土宇騷動日夜傾覆爲執事者所憂撫綏襄好之形謙問之辱凡燕故地君自取之務人保守故疆以奉宗廟願君捐棄前事相與更始和親

仁□鄰實圖利之爭素長者又深感秦王厚恩[illegible]

則泓冲之兵不遽侵逼姚萇伺釁無自而起以其間[illegible]政事撫人民選將帥勵軍旅嚴國自保確確乎其固矣而堅猶事客氣不知消息盈虛之理其亡之速不亦宜乎

桓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慚恨成疾而卒

幼子可謂有恥矣他人失言不惟不自咎或反以生怨疾而相詆謗相傾蕩者皆是也幼子一言不効慚於厚誣賢者以是疚心而刻責推類而觀之其平生自欺亦少矣可謂恥過而不遂非君子人歟

謝安請因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且求北征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

治功禍亂皆以君臣一心而後能成苟爲不然則所就不

至於深大絕異如淮淝之績晉朝憂亡救如人擊其身而頭目手足同力扞衛是以易也安石勳望既高武帝又已受人譖愬此噬嗑之時也內間不去而欲從事於外心有憂慮慮不精審以此濟者鮮矣符氏傾敗于關中慕容垂集于河北以事幾論之所謂難逢之會也然宣王無六月伐罪之志吉甫無孝友張仲之助安能薄伐玁狁而奏膚公乎或曰使安石不爲此則兖青司豫豈再入于版圖功雖不終不猶愈於不舉耶曰僥倖小利近功則可爾周公伐管蔡夫何足以勞久役哉然三年而後克非以役而先之爲難以周而安之爲難也中原淪沒于茲七八十年矣晉師不百日而復河南四州未論進取姑欲保守有必失秋所侵者其人材計略豈圅芥可辦也若相既不和於內

諸將又節遠不相及以得之之易即知失之之速也然則安石宜如何治自內而外噬嗑則亨矣

會稽王道子專權與太保安有隙安欲避之會符堅來求救安乃請自往救之出鎮廣陵築壘曰新城而居之

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安石上既不獲於武帝下又見疾於相王於是乎浩然去之則東山之志真可謂終始不渝矣顧乃因符堅請救而出名既不正非所謂以微罪行又築壘而居不自疑於負鄙之保固身祿之周旋豈脫節末路之難行百里而半九十乎以安石高情雅度往古鮮儷尚不免此況汙俗之衆人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八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九

武帝　　晉紀

後秦王萇攻秦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力戰拒守久不下數月糧竭矢盡萇使人謂輔曰吾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耶卿但率城中人還長安吾欲得此城耳輔信之帥民五千口出城萇坑之

夷狄五胡之初尚辨得力非有大相過也惟符堅庶幾矣君子長者猶不克終姚萇方圖取秦不能仗義假信以收人心僥倖小利以譎計取一城訐之生而坑之殺蒐祚之不長宜哉

後秦主萇使人縊秦主堅於新平佛寺

司馬氏論堅之所以亡由數戰數勝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以爲堅之所以亡特一事耳秦之所以[illegible]在王猛[illegible]猛善治國殆亦法制嚴刑名者非有仁義禮樂以固結人心者未幾猛死其政遂頹堅又不知務矣固本保養百姓而意廣心逸專事并吞視王安危之形正猶鄭之小駟張脈僨興外強中乾者是安能及身後之計而其得國則以篡弑取之罪積於己而德不及民故君子評之曰符堅一敗而不能復振者無本故也

燕王垂即帝位

垂之復國何其易哉慕容廆暐傳皆暗者也而暐非大無道如桀紂特罰相不善好貨而亡不足掩三世之善也故燕民眷眷舊主猶飢渴之望飲食耳既夙有英偉之材一時將佐又多忠良是以克復舊物如反覆手以垂復國之不難則見秦敗特強之非道雖得之必失之

鮮于乞之殺翟真也翟遼奔黎陽黎陽守滕恬之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奸惠以收衆心恬之南攻鹿鳴遼據黎陽以叛

夷狄之人固有君子義可與也聖人以謹華夷之辨者以其大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也且中國之賢人材士衆欲修身者豈無師友可親欲治國者豈無賢能可用何必外交夷狄而隨中國以爲不足與守人而如是是其心太有所蔽矣夷狄無以異者故韓子曰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孔子春秋謹嚴之旨也翟氏反覆[illegible]黎陽滕恬之之所自擧而推心愛信曾不防虞宜晉師北行[illegible]黎陽爲唯隘其任顧不重哉已既好田不恤士卒而愛信非類置之肘腋之下欲不亡得乎嗚呼此可爲來世之戒矣

泰山守[illegible]謝玄使朱序[illegible]自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援洛陽[illegible]北方[illegible]罪之解職召還[illegible]

張願之叛視黎陽[illegible]泰山西不失黎陽郗恢撫定三川而湖陸一戍不動則兗青司豫之地豈含左衽而戴天冠然則滕恬之之好畋獵不恤士卒愛信丁零其罪大矣其原則謝玄之御將違之所致也玄初自進據河南爲諸軍[illegible]則劉牢之必不以孤軍夫利挫折從鋒乃居彭城距河大抵數百里殊非魏武置都督不欲相遠之意脫前軍有虞安能赴救乎紛度至是如人朝氣銳

而晉氣衰者耶
以朱序代謝玄鎮彭城以玄為會稽內史
武帝道子懲此失之矣序才略望非康樂之比不然使玄督青兗序督司豫猶賢於置之散地也當是時謝石謝琰之徒皆無恙乃廢而不使蓋道子國寶有憾于謝氏寧可廢國以快其私晉之衰微自此決矣
詔徵處士戴逵逵累辭郡縣敦逼不已逵匿於吳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
廉者貪之所疾也直者枉之所疾也高潔者卑汙之所疾也異於已則疾之無不然者世之人好輕疵隱逸以隱逸者必貪穢者衆也則誚之曰人皆仕進汝何獨不然無乃盜虛聲以釣高位乎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者也夫隱逸之人非必皆抱道懷德韜晦其才也但人各有志好爾或其年齒之衰或其體貌之病或經憂患而沮傷志氣或澹樂利而甘守賤貧或所見背時以避釁抑之殊或潛龍勿用以待風雲之會夫豈一端而已安可指為純盜虛聲以釣高位乎夫擇學多逼必求自試安道乃不肯仕其必有所挾人不知也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華非王門伶人何乃見逼其風度如此固折腰屈膝貪冒躁進之徒所揣惡也微康樂公營護之殆不免於窘辱哉
翟遼遁從諸燕謝翊殺燕王雋以其反覆絕之遼乃自稱魏天
丁零之與鮮卑何以異遼所以反覆不純臣於燕者豈非燕德有闕焉亦自省修德以來之乎況遼已服過而謝是宜加撫納以為南向之資垂乃不忍一忿而遽絕之他日不免興師動衆又未必定其得失難易相去遠矣故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初帝既親政權自已出有人君之量而溺於酒色委政於會稽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飲為事崇尚浮屠親暱僧尼左右爭權交通請賂
人臣之致身非一義也非元勳宗臣則不當事幼主蔡謨是也有經濟之才則必事初政孔明是也已見其君之賢而願事焉則可進第五倫是也君已長矣而不足事則甘於退管寧是也斥逐非其罪君悟而謝之則不當去夏侯勝是也無罪而被譴君初無悔心而召之則不當出張昭是也違是則皆冒利而蹈患者也謝安石出輔幼君必請母后臨朝者以尊自嫌也帝既親政則德之成否責在安矣威權自已有人君之量則可與為上矣安宜博選名儒日侍講讀以二帝三王之道諭思獻納又擇剛正敢言之士責以諫諍陳自古亂亡之禍糾繆而弼違如王國寶者以義斷恩聲其罪而逐之會稽王雖與帝手足之親但當優以寵祿不使干預政事於僧尼左道一切屏遠以清朝廷正綱紀則帝雖欲荒昏沉溺其道無從矣魏晉以下以智詐威力取天下無教養太子之法若聽其自然[illegible]下賢達若安石雖一代偉人於此道亦未免成烈而[illegible]也故雖建功請難而主德下衰國勢日削由後當

士所宜知也
太學博士范弘之論殷浩宜贈諡因叙桓溫不臣之迹左僕射王珣導之孫溫之故吏也言溫廢昏立明有忠貞節黜弘之為餘杭令

王珣不念其祖之忠烈而追感桓溫幕府之恩建議傾邪固為罪矣而范弘之所請豈合理哉欲贈殷浩以美諡歟則浩不當得考行而諡歟則適所以貶之矣

後秦主萇寢疾姚方臣言於太子興曰今寇敵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終為人患宜盡去之興乃殺統等五人萇聞之怒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興未嗣位而以猜忌一旦誅戮力舊臣五人濫刑之禍不在其身必還中其子孫至姚泓而驗矣

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之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遂棄官歸

桓溫謀逆未成而死是時謝安當國以桓氏族大而御之克矯其兄之惡竭忠王室所以存沒光寵而威刑不加史固已識晉政之無章矣靈寶薛子志趣不常既不可廢其才用又不可助其氣勢所以處之使無失富貴斯已矣而畀之小郡生其怏怏以致搖動藩鎮資假兵力遂成大亂晉隨以亡皆由武帝道子沉湎荒怠不以事幾為意之則非玄能亡晉晉實自亡耳

清河人李遼上表請修孔子廟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曰事有如緩而實急者此之謂也表奏不省

修學校祭先聖明詩書禮樂以造士謂有益於當世自趨利計功者觀之當若刑名術數收效之速也夫收效之速者致禍亦深孔子之道自躬綿蕞忽修之而至於天地變化萬物咸若雖非一日之積而其成也堅固其行也悠遠有終而無弊矣李遼之事有如緩而寔急者遂請是以及此矣晉朝蓋從其言而命之以學校之事遂必繼有建明以增光儒術者武帝道子方與桑門遊異端惑心宜正論之不入也

鮮卑禿髮烏孤雄勇有志謀取涼州其將紛陀曰必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刑政然後可也烏孤從之

自五胡十國一犢一起交爭而並驅其成就固不足言而其初必有謀臣猛將以鷹賢才修政事務農講武然後用兵者彼夷狄之人皆皆知經學古略法先王而[illegible]

先後大抵如此史紀其言皆可攷也特以[illegible]小利不能久假也故隨其才志之大小[illegible]成就之廣狹要其久速耳況於為天下國家而不用賢材惟私是與不脩政事惟意是行不務農固本惟兵是急是沮渠蒙遜禿髮烏孤赫連勃勃乞伏熾磐之不若也非惟無以制狄終淪胥於狄而已矣

晉皇太妃李氏為皇太后

東晉孝武帝九世矣未嘗崇奉妾母蓋以明帝為則也雖孱弱如康穆皆不敢廢而武帝始率私變禮以敗亂其家法討當時在廷必比周稱贊以為大孝之德于祖考有光矣而大臣不諫卿士不規雖孝於所生而不孝於宗廟又安得為孝乎是故君子議遵惡夫飾小名以妨大德者

道子專權者縱帝惡之而遏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使
居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多樹親以樹援擁持交搆之釁矣中
書侍郎徐邈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
齊王兄弟之際實為深慎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宜加弘貸
外為國計內慰太后由是帝委任如初

宗廟與妻孰重妻之人亦曰宗廟重於妻母矣以妻母
者一身之母也何有於宗廟乎社稷與相王孰重妻之人
亦曰社稷重於相王矣以相王者一身之弟也何有於社
稷乎武帝逼於太后不忍廢其亂政之弟既不知輕重矣
徐邈又從而相之然則邈雖儒者亦昧於輕重之權衡也
且漢文之悔淮南私情也世祖之愧齊王不義也豈會稽
之比乎徐邈宜啓帝以舜象之事使道子歸國以全兄弟
之愛選擇名賢超居宰輔之任使朝廷清明邦家寧謐豈
不為孝友之大乎道子不去君臣酣飲益甚武帝以醉遇
弒藩鎮稱兵晉祚尋滅邈不得為無負矣

燕太子寶初有美稱已而荒怠段后言於垂曰國步艱難太
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陛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垂
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段后泣而退曰吾為社稷計主上
乃以吾為驪姬何其昏哉垂卒寶即位使弟麟謂段后曰后
常言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宗后自
殺

慕容垂之言正而不知權者也段后舍寶而舉農隆忠謀
非私意善哉慕容寶既不才又有弒母之惡垂危而復濟
克復先業一旦稍譖不肖之子忽哉垂昏聵其孫會使寶以
為嗣是亦晉武賢其孫遹故不廢惠帝之意耳

帝嗜酒流連內殿張貴人寵冠後宮年近三十帝戲之曰吾
意更屬少者貴人怒帝醉寢以被蒙面弒之詐云因魘暴崩
太子闇弱道子昏荒不復推問

道子不討弒君之賊亦豈昏荒之故哉嘗與帝有隙既未
能忘無乃亦有意於干天位耶使其忠存帝室登時推問
執罪人而戮之建立琅邪王德文則晉祚靈長已亦休顯
矣智不出此乃樹立不慧使大權歸己又私其子子復奪
之以召藩鎮之亂身既廢從國亦隨衰其未嘗聞霍子孟
諸葛公之所為乎武帝雖無大惡特以嗜酒沈醉一言致
禍禹惡旨酒周公作酒誥衛武公賦賓之初筵而中宗引
觴覆之為末流之若此也

安帝　晉紀

王國寶黨附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諂參管朝政威震內外王
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曰
罪逆未彰今遽先發必失朝野之望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
後除之無不濟也恭乃止

石勒有言人豈不自知王孝伯既敗歎曰我闇於知人故
至此嗚呼孝伯豈但闇於知人乃闇於事幾也當入赴山
陵之際寶緒諂佞竊管朝權威震中外時所共疾恭以帝
舅之尊宜建白而廢黜之道子素懦又方憚恭其說必行
既逐二人即請於太后使琅邪王參輔大政則國勢自尊
藩方帖息矣恭能如此上不負武帝用己之意下足慰朝
野之望義理無私安有為逆之嫌而過聽王珣失此良會

他日再舉師則無名興晉陽之甲除君側之惡臣子所不得爲也雖誅寶緒竟爲豎子所敗闇於事幾故也

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事涼爲尚書羅仇弟麴粥曰主上荒耄信讒猜忌吾兄弟必不見容若勒兵向西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吾家世著忠孝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既而涼王光果殺羅仇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人死我生之見姦雄猾賊之所爲曹操司馬懿之心事也漢高祖號稱長者唐文皇智勇出倫猶不免爲此以是知危幾交急之時處之盡善者鮮矣羅仇匈奴人也乃能反是道守其忠義而安之若命不謂之賢人可乎雖死於讒事功不就而其言立後世未見其比不謂之有德可乎

道子忌王恭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強盛宰相權輕宜樹心腹以自藩衛道子乃以王愉都督江州諸軍事用爲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道子雖嗜酒昏荒猶知防虞外患尚之則宜教以修明政刑肅清朝廷使德善流聞過咎不著方鎮雖欲稱兵作難亦何敢遽動乃布置腹心以爲藩衛是以力鬬力自靡而已矣夫姦雄之心可以義服而難以勢壓軍師之用壯於我直而老於自曲苟明此理何止於消伏王恭而已哉而尚之爲兄弟謀智不及此其敗也宜矣

王恭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等道子不知所爲悉以政委世子元顯元顯以劉牢之爲爪牙而以部曲遇之牢之恥恨元顯使人說牢之許以恭位號牢之遂執恭送京師斬於倪塘恭臨刑神色自若曰我闇於知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耶

舉大事平大難未有恃獨智資一力所能成也以道子昏荒猶知布置腹心而王恭欲斥正國家近則無計謀之士遠則無頸附之人但有一劉牢之又待之失道倪塘之禍又何悔焉是舉也蓋推殷覬所言爲有法耳恭自以爲忠此不學古之過也焉有外臣稱兵向闕而謂之忠者乎孝伯抗直清修有守物之志蓋美材也既不學古而[illegible]信事其道宜其暗於理以殺厥身也

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魏主益智之問可謂善問矣李先書籍之對可謂正對矣惜先之言未得要領也夫人主之讀書與學士大夫異學士大夫稽古恥一事之不知然有大志者猶不肯爲以謂玩物喪志何況人主日有萬幾而反從事於簡編之浩繁則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矣孫權自謂讀書大有所益而於嫡庶之際搶攘顛倒是未嘗知書之統紀也夫至難知者理也至難平者事也知難知之理乃能平難平之事語孟五經之傳於世所以教人明理而處事也人主苟能玩思一經而達其大綱心必正身必修家必齊國必治矣魏珪用先言致書籍不爲不多而其留心者乃在於鍊丹長生則黃老之法也刑殺過當則申韓之術也殺人之夫而納其妻不戒聚麀闈職之亂甚矣使珪讀書知所以爲父

子君臣之道豈至弒于孽子禍發蕭牆而莫之覺[illegible]
書而不善用者與無書同非書之過也以經術害其[illegible]
見道者與不告同非經術之罪也
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世子元顯諷朝廷解道子揚州牧以
己代之道子醒而後知大怒無如之何元顯多樹親黨朝貴
皆畏事之
摯國大綱惟忠與孝此道修於上則叛亂息於下道子秉
大政挹昏廢而無忠節則其子効之矣元顯廢其父奪
權矯虔而無孝道則在外者圖之矣均是二者而元顯逆
理爲甚逆理甚則禍大雖呼吸羣小樹黨自衛安能勝
公義之不與哉
秦主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問孤貧舉賢俊省法令察獄
訟守令有政迹者賞貪殘者誅遠近肅然
惟天爲大惟天爲公惟天聰明惟天威怒故有天下國家
者必畏天以帝王雖大未若天之大也王法雖公未若天
之公也一人雖聰明未若天之聰明也人主雖威怒未若
天之威怒也天無不覆而帝王有不及覆者矣故曰未若
天之大也天無非理而王法容有不盡理者矣故曰未若
天之公也一耳一目之用有限天自民而視聽何限之有
故曰未若天之聰明也災渝忽發非如疾病之可藥也危
亡忽及非如臣民之可治也故曰未若天之威怒也故有
天下國家者必畏天道臣而尊君以天爲不足畏是亡國
之言也天變雖多端要之不當然而然也不當然而然猶
父母之顛不爲慶色而爲憂懼人子之心其敢傲然而不

懼乎天子者天之子也事天猶事親也變異著見乃教使
勿恤是猶爲人師而教人子使勿畏其父也於理順耶人
非大愚惑姦佞則不爲此言惟王莽以地動爲乾坤翕闢
而劉歆以隕石爲陰陽之事此二人者其應可知矣則未
有談經佐王而建此言有如荊舒氏者其末流至於天變
動於上地變著於下人君無避殿撤膳求言飭政之恭大
臣無引咎責躬避賢遜位之請至或稱引祥瑞以蓋其迹
悖經反道一至於此而無人敢言國家泯泯昧昧入於危
亡而終不悟其術不亦慘乎姚興羌戎也而所見明卓數
等入事以弭災變而遠近肅然可以中國而不如羌戎乎
子欲居九夷蓋有以也
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爲援玄恐爲殷楊所
滅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乖離乃加玄都
督荊州四郡軍事
司馬元顯乳臭小子而斷國大政亦無智謀之士爲之計
畫豈有藩鎮不和日欲稱兵而以土地兵力資之使益桀
驁者玄欲廣其所統非止爲殷楊乃作叛計也削奪固難
又從而附益之是速其反耳大抵東晉之亂皆由不捽故
古人以五大在邊爲戒而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封
建遠矣誼之術亦何世而不可用乎
涼主光疾召太子紹太原公纂常山公弘曰今國家多難吾
沒之後纂統六軍弘管朝政紹恭己無爲委任二兄若內相
猜忌禍至無日光卒將軍呂超謂紹曰纂有異志宜早除之
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吾不忍也弘果謀纂攻紹紹自殺纂以

位涼弘弘不受纂遂即位

石勒之于弘呂光之子紹皆以不忍而致亡世因謂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事為可行是以利害死生之已形者而論之不原其本也使石勒呂光制國有道兵權不以假人虎與纂不得而奪之則弘紹之善効矣既居弘紹之地而無虎纂之柄雖欲人之不負我也其將能乎不可以二人所處為非也

纂以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作亂攻纂纂擊之其衆潰遂殺弘

弘能事纂孰若事紹不能事纂則當纂讓位之時何不自取既負顧託甚纂篡弒又欲攻纂而奪之處經適變無一合義者是則呂紹之賊弘為首而纂為從也纂篡位弒君又殺其弟不及三年復為弟所殺不善之積其可免乎凡篡弒之人非求[illegible]以[illegible]懷求以貪欲二者皆利心也由利而行日[illegible]義遠以此得之必以此失之而小人終不監也

謝琰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為備諸將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自新之路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何能為也既而恩入寇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至會稽琰出戰兵敗為下所殺

淝水之捷謝琰誠有功然非偏師獨克也同時諸人各已物故惟琰尚在必以宿功自負以老壯自居所以敗也事變無窮宿功何足負人材消長老壯何足居不忍衆謀不輕小敵庶乎其不敗矣孔子之所慎者三戰居其一語子路行三軍之道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為後世戒明矣

北涼王段業憚沮渠蒙遜畏略欲遠之蒙遜謂兄男成曰段公非撥亂之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不可蒙遜乃使人告業曰男成將為亂業遂殺男成蒙遜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王無故殺之諸君能報仇乎男成素得衆心衆皆爭奮業軍潰遂殺之

段業無所憑恃因沮渠而有國者也又且付軍國之柄於蒙遜矣蒙遜前後陳計皆拒之業不用即敗用即勝其蒙遜遊業於股掌之上業將如何以誠意信之以隆禮遇之盡其在我者而已既委大權又懷疑忌智不能御乃不能克其及也宜哉雖然蒙遜亦可謂無道之甚也雖夷狄相聚爭為雄長彼桀黠者亦必依附義理以為之名蒙遜至以兄為餌而取其君將欲創業以傳世耶抑為身計而已耶段氏姓也沮渠匈奴也[illegible]狼子野心夷狄尚不能得之於夷狄況中國乎

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illegible]刑罰峻察多所猜忌人不自保前將軍段璣等夜作亂於禁中盛聞變帥左右出戰閤中為賊所[illegible]升前殿申約禁衛事定而卒

中道之難執也自聖人以降皆然何責於夷狄然慕容盛英材也自其少時已有英識及父寶失國播越盛年[illegible]謀慮皆中事會而寶不能從及寶被弒盛能復讎[illegible]人子之責可不謂賢乎方諸南燕備德不恤國難而救危自[illegible]相加之數等而已哉惜其矯枉過正尚威刑[illegible]

不知君國之道弛張之宜遂致禽荒至肘腋不保其身且寶之失國非爲懦弱威驕之過矣正使寶坐懦弱而亡盛之所以國強者寧當以嚴刑爲尚乎夫盛未嘗尊之時此三疾者未形見也及僭名位而短闕遂彰一以見人之度量所勝有限二以見人有天質不能輔以學問而成之爲可歎也

秦主興立子泓爲太子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爲嗣狐疑不決久而立之

五胡十國皆以戰伐權謀而起者也而必慕立嫡之義以自獲亡非立嫡之罪也根本不固權柄不分壯士健馬驅馳奮乎外而百姓飽軍畏敵之不給有一于此皆足以取亡顧區區於立嫡恃以傳久譬猶人之居室塞址阽危墻垣頹敗四鄰交窺而獨以丹雘飾一寢處之地其能安乎劉淵之和石勒之弘燕垂之寶呂光之紹秦雄之班秦興之泓皆此物也興既知泓懦弱不可託國而卒立之坐狐疑而無斷群於變也若有長慮則必公選諸子宗族必得其人雖非嫡長不愈於他人取之乎故書曰謀疑敗謀疑謀勿成疑而蓄之其謀必不中疑而成之其成必不久可不戒乎

桓玄舉兵向京師劉牢之素惡元顯恐已不爲所容欲假玄除之復伺隙以取玄故不肯討玄玄使何穆說之牢之即降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廢道子斬元顯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欲舉兵討玄集僚佐議參軍劉襲曰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自縊

人以利欲蔽其心者事幾在前而不能覩猶目之不能見其睫也元顯爲執政夫豈難圖者牢之欲除之何難於玄使玄成功其難圖豈不甚於元顯乎牢之蓋有徇國家清朝廷之意形勢雖逆當以忠義失心聲言桓玄稱甲之罪泝流討之牢之威望素著方擁強兵玄所深憚者也況有劉裕同心協濟無已致宣皆可倚仗一舉而破之必矣破玄之後整軍凱旋君側小人屛氣惕息之不暇安帝既癡騃道子又昏荒劉當權宜請以琅邪王德文當國秉政收召賢才更張政事旬月之間晉室危而復安功孰在己之上者乃懷利心聽游說坐失事幾不知玄既得志肯容己耶三反之責無以自明遂殺身非玄能殺之也此可以爲恃強反覆貪欲無厭之明戒矣

自隆安以來人厭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俊賢京師欣然既而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凌侮朝廷由是衆心失望

孟子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晉自道子專政至是十五年矣重以元顯輕恣竊命故隆安以來人厭禍亂此英雄豪傑有爲之會也桓玄能遠繼祖武近憲叔父乘上流資力入清朝廷除其姦蠹而建其俊傑削其苛政而布其恩澤以厈合扶持之功成孝子賢孫之美使區區晉室亂而復治傾而復支孟德仲達之事補矣釋此不圖而意在篡奪略法王莽又不及焉植之淺而望之深施之劣而取

之厚非天所與也此可以為凶狡不義求欲無厭之明戒
矣
西涼主呂隆降秦初郭𪊟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
祥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乃王尚代之尚後亦降秦以為滅
秦者晉遂來奔秦人追殺之
君子循正而行自與吉會慮善而動自與福幷偶或不然
如文王之羑里成湯之夏臺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亦未嘗
不正不可謂之凶未嘗不善不可謂之禍也夫前知之數
實存於易文王演易豈不前知羑里之事然終不能免故
君子理義而已矣天命不可必也二郭璞𪊟非不有數矣
其死也皆無術以逃然則何貴於前知耶中庸曰至誠之
道可以前知非術數之謂乃湯文箕子所由也若璞𪊟前知
而在王敦左右者雖前知而反覆其欲中皆非理義也其
及宜矣
何無忌勸劉裕起兵山陰以討桓玄裕謀於土豪孔靖靖
曰山陰道遠舉事難成不如待玄篡位於京口圖之
聖王急於求賢取材布在列位非獨賴其助得其用也人
之智能異辨達者盡其所能而無所施其肯飲水茹草甘於
槁項黃馘者惟君子而已矣是故以天下為度者必網羅
盡取之隨其所長而任使之俾咸得自見天下之治既舉
而人才無沈埋不遇之歎雖有奸亂樂禍之人欲干時而
動而莫與為領袖則亦無自而起矣故野無遺賢者帝堯
之盛也旁招俊乂者傅說之美也濟濟多士者文王之所
以造周也孔靖無列於朝一土豪耳劉裕資其片言遂定

滅玄之計功莫先焉然亦不可盡以如此論此所以有朽索
馭馬之懼也靖未為奇才也天下之如靖者亦不少矣惟
不在上而在下是以天下所以多其志而難平也
元興二年十一月卞範之為禪詔[illegible]臨軒遣司徒
王謐奉璽紱禪位於楚王玄玄既篡位冊文多非薄晉室或
諫之玄曰撰禪之文正可欺天下民豈可欺上帝乎乃以祖彝
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立七廟什承之曰若宗廟祭祀果不
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三年春劉裕率兵入討大破玄
兵玄懼問羣臣曰朕其敗乎曹靖之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
玄曰民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大楚之
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默然
玄篡位撰禪讓之文正可欺之下民不可以欺上帝殊不知篡世
人亦不知自以為聰明以天人為二道又謂民或可怨神何
為怒殊不知厚誣鬼神而不知害盈福謙以人神為二理於是
肆其殘賊譸張與王莽所行異世一軌而不自覺宜
知天不可欺民或可怨豈不知有天下者必得民心受天
命耶而數上符瑞詐言臨平湖開通帝臨軒奉璽綬此
非民心非天命也將誰欺乎桓彝立忠溫不克紹繼至獲
挨賴沖蓋之桓氏復振玄若謹守臣節綏靜國家而但立
五廟不亦休哉不然雖建七廟合於天子之禮而不知已
之為篡賊也楚德亦安有長久之理乎卞承之及曹靖之
之言所謂不能三年而察緦功何輕重之弗審歟
桓玄敗走
東晉至于安帝德既衰矣桓玄藉荊州世撫之資破堪期

殺顯宰放逐桓王遂移神器翔揚王宇盡歸制斷在內無
肘腋之變在外皆同惡之人討其一時氣勢之盛甲兵之
衆豈易動也而劉下邳仗大義奮罵略才用千有七百人
擊而去之卒以梟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其效之速
如此亂臣賊子曾不戀戒徒爲英雄豪傑之所資耳
裕至建康諸大勳分皆委劉穆之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穆
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內外肅然不盈旬日風
俗頓改
秉大亂之後立良法行善政事半古人功必倍之劉裕不
知書武烈雖剛而文致未優第任一劉穆之隨方矯革而
裕以身率之未及旬時百官已奉法禁百姓耳目爲之一
新況大有爲者乎蠹壞之時犯難而往濟之治其壞而使
之不蠹故蠱卦有元亨而天下治之義若時既蠱當爲而
不爲又從而蠱之則必大壞而後已觀裕之初其治蠱之
功如是其易則知當爲而不爲以至於大壞者爲可惜也
王謐爲桓玄佐命元功衆議宜誅劉裕獨保全之豫州刺史
刁逵之鎮歷陽也執諸葛長民送玄玄未至而玄敗長民還趨
歷陽逵走爲下所執裕斬之宗族皆死初裕微薄無行惟謐
奇之曰卿一代英雄裕與逵樗蒱不時輸直逵縛之謐責逵
代裕還直由是裕憾逵德謐
善爲天下國家者不肯私勞以明二心之戒不罰私怨以
容度外之人則公道開而治功立矣古之達者誰不率是
道劉裕不學既迷前言左右之人莫能開導而使王謐逭
逼逆之罪反升台司刁逵因執縛之仇不免赤族方國大

事而賞刑如此何以聳服強梁貽訓後人哉
桓玄欲奔漢中左右皆散益州督護馮遷抽刀前欲擊之玄
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遷曰我殺賊耳遂斬之
利者天下之所趨而貨寶珍玩又小人之所尤好故中庸
以賤之爲訓成湯以不殖爲賢伊尹以殉之爲刑盤庚以
總之爲戒匹夫本無罪也懷璧則罪矣王莽之末省中黃
金尚六十餘萬斤而寶惑於嬖寵之臧其貨財至不可
彈數小人所以嫉賢害能欺君擅國而饕富貴者本心爲
此而已其好之也庸人亦好之而謂清士必與我同好清
士不從則又惡之清士勉從則又忌之得失交戰於心胷
中營營不得須臾寧也豈不可鄙之甚哉譽寶貪欲無厭
見人法書名畫田宅之美者必以蒲博盡取之乃已尤好
寶玩珠玉不去手其情致汙下已甚而欲建非常之事且
一白刃在前抽冠導以與之謂人所好與己同謂王之貴甚
一於死其實穢不靈一至於是其和亦豈有異於人哉利之
一與比故未能知之立德立功之士何可不窒欲清心防其漸
予
玄既死劉毅以大事已定不急追躡桓謙桓振復聚黨攻陷
江陵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至堦下意欲弒帝謙苦禁
之遂下馬致拜而出謙帥百官奉璽綬反毅軍至謙守江
陵振引兵與魯宗之戰毅進江陵謙棄城走振聞城陷奔涓
川謙遂奔秦
桓謙之刺荆州雖元顯意欲刺州也方玄之西兵以至廢
帝謙未嘗用事特拒劉裕一戰耳未有大惡也及桓振欲

弑帝謙又能力諫止之率羣臣上覆殺君因是自拔殺振
而奉乘輿及正非惟忠國又克其宗使父冲祖蟲雪恥於
地下而南郡大族免以叛逆而夷豈不善乎乃爲義不終
卒與振合身無所措逃奔外域還寇舊都王不殺元君子
貴知幾善能復夫幾者吉之先見狂勸振之時復之可行
係討振之事謙既得而失迷而不復故復之上六曰迷復
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其謙之謂乎
秦主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
師之爲名教我而我傚法之者也興於鳩摩羅什師其言
乎則梵語胡言譯而後明非所以出教令修法度也師其
行乎則不飲酒不茹葷非所以待臣下訓軍旅也師其威
儀乎則見首偏袒服壞色衣非人君所當爲也師其道乎
則無父子夫婦君臣三綱淪絕非治國所當用也抑曰吾
遺其外而師其內舍其迹而取其心乎則外者內之表迹
者心之驗非有二致也夫石虎姚興皆有過人之資者也
佛圖澄幻於石虎鳩摩羅什幻於姚興二主不能辨察而奉之
如神化其國俗信向特甚皆不能二世而滅其效亦可覩
而爲後世鑒著矣
劉毅嘗爲劉敬宣參軍時人稱其雄傑敬宣曰此君外寬內
忌自伐尚人若一旦遭遇亦以取禍耳毅聞之恨及敬宣爲
江州毅言於裕曰敬宣不預建義宜令在後聞已授郡實爲
過優復爲江州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自表解職
人苦不聞其過聞之患不能改有過不能改而又慽夫議
己者民斯爲下矣劉盤龍以雄豪自許心不服裕蓋將有

爲必不徒然也人評其短所宜反躬內省去所短而圖所
長則德慧日新而智術日明乎以用人人必爲用乎以建
事事必有成今毅於敬宣故所事也敬宣之言又深者其
病毅乃介然挾恨使敬宣避職而畏己然後快於其心他
日又以一食之怨廢徙庾悅克伐怨欲皆必行焉其能免
乎
南燕主備德寢疾引見羣臣議立超爲太子俄而地震百僚
震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疾篤段后問超可立乎備德開目
頷之乃立超爲太子
兩漢賢主始即位即制陵邑不以爲嫌也況於建儲立嗣
之大事乎固無疑忌遲留之意也故始即位即立太子不
以爲過也夫此當承平無事之時尚不可緩況國家多故
外難方殷而亂藏猶日必待倉卒而後定乎備德無子使
超不歸意豈無所屬慕容氏亦必有賢者可繼己者矣不
幸超自遠而至又能矯情飾詐以中備德之心而其不足
以保燕者天地嘗告之故方擬議之時地忽震動其儆戒
豈不著明哉備德必固知之以疾所困欲變計不可也則
嗜嗚頷首而已此不豫之咎也豫之義三逸豫者人之所
悅猶豫者人之至戒備豫者君之善政孔子曰事豫則立
備豫之謂也
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高平公沒弈干以女
妻之秦主興見而奇之以爲安遠將軍使助沒弈干鎮高平
以三城朔方雜夷三萬配之興弟邕曰勃勃奉上慢御下殘
貪猾不仁恐終爲邊患興不聽待之益厚及秦魏通好勃勃

怒乃殺沒奕干而并其衆自稱大夏天王
勃勃奔秦姚興既奇其才而衆言其奉上慢御下殘不可近興將奈何欲殺之乎則無義姑存之乎則生患不若因其才而用之猶爲適中其失在於授以大衆爾亦于與興比與不得而啇之乎初沒奕干憐其來而女之至是勃勃襲而殺之漠無甥舅之情何有於秦主故忘族類之殊忽野心之戒者雖夷狄不能得之於夷狄況中國乎

南燕主超母在秦遣使請之秦主興曰苻氏大樂諸伎悉入于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左僕射段暉曰不如掠吳口與之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非國之福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爲降屈乎超乃稱藩奉表于秦秦使韋宗報聘超議見宗之禮華曰宜北面受詔羣臣不可超曰吾爲太后屈
慕容超以母未歸之故違衆言降尊號稱藩于秦方之大舜視弃天下如弊屣豈曰遠之矣乎嗚呼超可謂孝矣然非張華決議以兵連禍結爲非福以慈親在人掌握爲大憂以虛名不足惜爲輕重之分以感動超心則超誰與成其孝嗚呼華可謂忠矣華忠於下超孝於上稱臣下拜慈母遂歸孝通神明忠行蠻貊超與華可謂咸有一德矣昔漢高帝不知出此忍其小忿以成至德瞻望上無見子之心臨廣武無降歿之言分一杯羹何道之悖也謀臣有良平闘士有信越亦不能如張華出一語以啓帝意而增益聖孝者然而漢高以興垂四百祀燕超身國不四五年身[illegible]服刑都市成敗禍福懸絕如此理不可曉豈天數耶抑人事耶此固尚論者所宜詳慎而不可苟焉者也

南燕主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史大風晝晦超懼大赦
郊之爲禮天子所以對越上帝也上帝雖無情而感應之理如響之從聲也若其保佑畀付則將事之時風雨不作宇宙澄霽嘉祥協氣若顧若答否則反是考之方册自古郊祀而有變異不得成禮者惟慕容超與楊廣爾二人者旋踵而亡且受誅戮然則郊祀而有變異乃國家亡滅之大徵中庸所謂必有妖孽者可不深加儆戒而重有修省乎慕容超方且政刑不恤游畋是好杜忠良而譏諫進諂聽受而勳戚離未嘗知憂未嘗知懼矧此大異又在賢當爲毋孝道光揚之後天之報施若有震怒然超於此尤宜三思致之之由而終焉是忽使區區小孝不足以贖覆亡宗社之大罪悲夫

南燕主超以大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韓諄諫不可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超之所爲是不可解者也自有大樂捐以與人乃侵掠強鄰以補工伎此猶出己帑藏賂諸敵國復斂百姓以實府庫何其愚也縱以太后之故舍輕取重不惜先代遺音可矣何至俘虜鄰國之良人子女使爲俳優侏儒乎超前此未有取亡之道也爲此舉然後亡形見矣

劉裕伐南燕南燕大敗司徒惠請乞師于秦衆議恐秦不能救惠曰秦與我分據中原勢如唇齒安得不救但不遣大臣則不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爲燕秦所重宜遣之乞師超從之
方是時秦強燕弱燕嘗受秦惠而未報也而慕容惠謂分[illegible]

中原勢如唇齒何言之謬而不切於事情耶秦歸超毋豈
徒然哉固將以柔屈燕心而取之也超毋在秦一老嫗耳
秦何利焉歸之於燕則莫大之恩也夫施而不求其報惟
盛德爲能而秦興國亦羌戎之桀黠者耳豈無責報之心
乎正使劉裕不伐燕秦亦且遣軍而啓釁矣

初燕中衛將軍馮跋得罪於燕主熙熙欲殺之及熙送苻后
葬跋遂作亂推慕容雲爲主閉門拒守熙還攻城不克而走
爲人所執雲殺之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自以無功德當蓄
壯士爲腹心未幾爲左右所殺衆推跋爲主跋讓其弟素弗
素弗辭跋乃即位以素弗錄尚書事素弗少豪俠放蕩嘗請
婚於左丞韓業業弗許及爲宰輔待業尤厚申拔舊門謙恭
儉約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高雲初無取國之心事起馮跋雲若見幾當跋之請拒而
不受可也跋爲人也既殺其君者而不欲當其名故以雲藏
己脫有唱義鋤亂者則歸獄於雲人情無變則殺雲以自
取惜乎雲之墮其計中也豈傷君弱曰聖人甚禍無故之
利雲非慕容氏之親以跋勢登而得國可謂無故之利矣
使其寧道猶不可保而況恩馮跋別樹腹心以賤業之士柢
目前事而雲不知監焉其及也宜矣素弗夷狄之人也乃
能不念舊怨濟以恭約竭身奉於上不專威刑中國得志之
士有不及焉可不謂賢哉

初魏主珪見賀太后之妹美殺其夫而納之生子紹凶很無
賴珪嘗譴責賀氏欲殺之紹年十六弒珪于天安殿
拓跋珪殘忍多殺不善之積其事好還一矣殺人之夫而
納其妻且姨毋也能無怨乎怨毒所鍾其子得之出乎爾
者反乎爾二矣是歲四月恒山崩珪不以爲戒既而雷震
魏天安殿東序珪以衝車攻兩序盡毀之是與天敵也
三矣一人而有三大罪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弒逆之禍
亦在天安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書曰惟天明畏而或
者怨於天變亦獨何哉

劉裕既平南燕忿其久不下欲盡坑之韓範力諫然猶斬王
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

劉裕非有弔民伐罪之意爲晉復境之略也假仗兵威張
其功烈脅服遠近以圖篡耳是以既克廣固肆行誅殺亦
田夫資粗猛輕狡無行又不知書故不能勉於仁義之
似者而致然也使其選建賢材分治其土布恵施仁削
苛法以誤國而斬張華以阿諛而斬李宣以敗政事而斬
公孫五樓豈惟燕人歎悅感服德感旁暢秦魏之人亦且
延頸企踵爭求蘇之望而拓跋氏姚不得高枕而卧矣孟
子曰不仁之人或可以得國未有得天下者於裕見之矣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甚不樂此舉
無以奪其計乃從之順流而下舟艦甚盛既聞裕還欲退道
覆固爭乃進至淮口道覆請於新亭焚舟而上循曰不如案
兵待之道覆嘆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不成使得爲英雄
驅馳天下不足定也

徐道覆爲盧循畫策無不善者使循能用之亦劉裕之小
敵也然道覆長於料敵而不能料主知循不足與有爲而
強爲之謀豈惟不能擇主亦不能處己矣古人有言

肱爲良醫惟伐之爲不可故云爾 有名兵出無名事故
不成毅仲堪楊佺期王恭桓玄之 名側爲名猶不充濟
試觀道覆以盧循擧兵向闕 撤師也謂之何哉昇
時劉裕方匡晉室亦一時之 覆爲之驅馳豈不什
百於事循哉然則道覆雖 公直一賊耳

初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 司徒右長史庾悅奪
毅 悅厨饌甚盛毅求子鵝炙 不與毅銜之至是毅督
江州奏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 鎮豫章符摘嚴峻悅忿懼
疽發背而卒

盤龍自許雄傑不肯降意於劉裕然觀其以一言而憾敬
宣憂既深矣及庾悅之事是以單食豆羹之恨介介于中
待勢力可行然後報復持此欲敵劉裕譬如黃鵠翔於

五十冊四 【發明】本 【書法】

於鵰鶚之前也而庾悅殺身豈無以致之乎方奪射堂之
時悅貴而毅賤又靳一炙以爭之使毅而長者則可也不
然恥匹夫而無後慮雖乎免於其恨者悅既有此則宜委
而去之歸身於朝廷毅亦安能相及乃進不能強退不能
弱忿懼而死其自取之哉孟子曰人待我以橫逆必自反
也悅以無禮而得報不知自反未聞君子之道也

劉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以郗僧施
爲南蠻校尉裕皆許之毅至京口辭墓胡藩請因會取之裕
曰其過未彰不可圖也毅至江陵多所變易會疾篤僧施等
恐毅死其黨危勸毅請以弟藩爲副裕僞許之藩入朝裕殺
之遂帥諸軍擊毅毅兵敗縊死

劉裕欲圖毅久矣胡藩請因其辭墓而取之豈不甚
裕曰其過未彰是未有取之之意也曾未數月乃遽西伐
則郗僧施爲毅謀而致之耳僧施者超之從子也智見叛
父爲桓溫畫謀恐毅死而自危故勸使請藩不宜滴所以
速劉裕之兵也叛逆之後如沈勁者千人而一僧施之徒
以利害爲心無足責也而毅操心不靖有以來之實主相
猜俱陷大難豈不爲後人之鑒哉

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驕縱貪侈所爲多不法常
懼裕按之及聞毅死益不自安弟黎民勸其因裕未還而圖
之長民猶豫久而嘆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
欲爲布衣豈可得耶遣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專恣自
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以其
書呈裕

四人本 【發明】本 【書法】

小人之毅身未有不以好剩而行險者也長民既與劉裕
同心委體又已富貴矣復生異慮是欲何圖借使敬宣拒
欲爲亂其權任皆隆必不爲下則長民亦不免事人曷若
一與劉裕相終始哉夫以驕縱貪侈所爲不法而懼裕之
不己容敬宣又安能容己耶又曷若勿驕勿縱勿貪勿侈
動循法度之無懼而可安耶天故君子檢身行法以義勝
利雖處富貴安肯危機小人之所以必蹈危機者以不安
貧賤而思富貴故耳

太尉裕還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公卿頻日奉候輒差其期
乙丑晦乘輕舟徑進潛入東府明旦伏壯士於幔中引長民
人閒語素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壯士自幔後出
殺長民於坐輿尸付廷尉

劉裕身爲將相手握強兵雖時暫出征腹心在內止使諸
將長民擧兵爲亂自當振嚴入討況方聞異意形狀未彰
奈何以匿形詭行伏兵而取之哉既不聲言其罪更以其
尸送諸廷尉何典刑之昧耶自此左右之人盱盱相伺
推心委體誰復自信以此効一官帥一旅尚非安身之道
而能奄取大器不曰幸乎
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裕惡之休之子文思在建
康會有司奏文思擅殺國吏裕有之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
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
表廢之裕由是不悅
荊州重鎮劉裕若不欲假人則勿以授休之可也既已授
之又惡其得民心是休之進不得爲循良以猜見誅退不
得爲罷軟以罪被殺矣文思擅殺國吏有司之奏去然果
必有也誠使有之自當顯然以公道行法休之亦何怨哉乃宥
而不治使休之除之休之以是故乞解所任表廢文思處
已盡矣而裕怒其不殺[illegible]裕之爲人狡險忌克也烏有
抑人自殺其子耶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楚靈王曰
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裕獨無子耶處心積慮若此其
子孫不善之應亦云酷矣後之人猶不監也悲夫
南涼王傉檀討唾契汗乞弗等部使太子守樂都河南王熾
磐襲之虜其妻子徙其百姓傉檀退無所歸遂降于熾磐熾
磐鴆殺之
按傉檀稱爲善用兵纔一勝姚興[illegible]以勿勿戰則收又一
與家遜戰皆敗卒大敗於熾磐遂亡其國而殞其身然則
寔宗所謂奇才英略明智敏識者殆見之不盡也且言秦
之羣臣無傉檀比雖以天威臨之亦未保其必勝于以見
傉檀先雖事秦秦然不能有寔宗知之明矣而其譽傉檀
則過之今以其自殺之傳檀殆亦狡譎機辯言逾其實者
寔宗[illegible]亦不能察也孔明一代偉人猶失於馬謖故
以[illegible]人眞古今之難事歟
裕[illegible]之[illegible]文粗賜死發兵擊休之
劉裕[illegible]取晉[illegible]休之居上流非己利也故討而去之然亦
太無道矣雖欲加之罪不患無詞裕所奏之詞必以文思
擅殺國吏也文思在建康休之在江陵既非同情父子有
犯亦不相及況休之請解所任表廢文思又以引咎待命
之無一事可假而聲之一旦誅其二男發兵出擊無道若
是不亦逆人心拂天理乎雖戰勝攻克得志一時而後嗣
相屠殆至絕滅亦何利耶古之人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使魏晉五朝之君稍知其義亦或少
省矣
休之奔秦秦主興以爲揚州刺史唐盛曰符識言司馬氏當
復得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若縱魚於淵不如留之京師
興曰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識言留之適足爲害
姚興可謂[illegible]矣使休之等叛晉而來執而送之可也戮諸
境上可也不今以不容於劉裕之故則非其[illegible]而情殊矣以予
之兵援之任無收納叛亡之嫌而有護持晉宗之義又能
不信讖言猶其求若大度廓然非夷狄所能爲也
裕[illegible]於魏魏[illegible]走魏[illegible]從閒故[illegible]曰

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諸柏宗族司馬休之等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今將伐羌非敢為不利也

裕謂羌據舊都義當討伐可也而以司馬休之為晉室之蠹何自欺其心又以欺人耶詩不云乎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裕方入關猶未克也而勃勃已料其不能久留王買德崔浩已料其歸必篡心事露布千里之外知之莫可掩已方且聲言休之蠹晉誣于魏人不知為晉患者定誰氏耶掩耳盜鍾適足以為敵人所笑耳

裕遣王弘還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由是愧懼發病

劉穆之之死與荀彧若大同而小異不及時推戴此其所同也曹操九錫由董昭獻言而劉裕九錫則出於己意此其所以異也或穆之為人腹心所圖者何事主公之年各垂六十矣彼其欲速之心以日為歲而荀劉不知首發大議智有所困以為他人功穆之雖無董昭者先之而事幾已失縱裕不見殺其待之必薄不得為佐命元功而讒間所由入亦歸於死此穆之所以惕懼而卒也嗚呼為人謀不善事其難如此彼漢高光武之臣豈有此患哉

齊郡太守王懿降魏言劉裕在洛宜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以問崔浩浩曰今雖有精兵諸將非裕敵也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有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

九州之離合其有數耶抑人事耶人事之不至是則數耶劉備爭荊州曹操已入漢中可以取蜀而不取劉備敗于巴峽陸遜乘勝勢可以追而不追類有使之若疑天數也魏嗣若有窺南之志當劉裕西師豈非天與之良會然不擒裕亦足以蕩搖而破散此理甚明而為崔浩所持使裕來往安舒如涉無人之境豈非天乎或曰劉裕平桓玄取南燕破盧循殺劉毅走司馬休之功烈甚大亦何惡焉曰裕本心為圖晉不為興晉也迹其行事徒恃其詐力無當於人心者是以可惡也魯桓公遠與戎盟春秋書至以危之魏之君臣誠能先據彭城斷其歸路要擊于其中道躡其後裕得脫身幸矣豈不危哉

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泝流而上以襲長安裕許之鎮惡至渭橋身先士卒大破秦軍秦主泓降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盜取不可勝紀

心無二用則思慮精而智術明中人以下亦足以自持心有二用則物欲重而智術蔽中人以上亦足以取敗王鎮惡之未入秦也身先士卒不避艱難何其持身厲志篤也既克長安功無與二檢身律下以待將至裕必有以處已矣乃悉[illegible]其為攫金之行一何鄙歟功成而意滿財盈而氣昏物之蠹腐由精變而為驕怠貪鄙[illegible]死於匹夫之手自古如此者多矣可不戒哉

裕東還以次子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時年十二留王修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沈田子毛德祖為中兵參軍傅弘之為從事史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秦鎮惡功為多由是南人忌之田子弘之譖於裕曰鎮惡不可信裕曰今留

卿將士精兵萬人彼爲不善正足自滅耳裕將行又私謂田子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劉裕真小人哉以關中人素重王猛而鎮惡其孫也故寵以龍驤之號界以上將之符藉其威聲以克西土及得之則而忌其功既納田子譖言且謂之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只以南人自爲一黨弃鎮惡而不恤此何心哉義真年才十二既不能制御諸將而沈傅諸人權均力齊莫相統一是裕以辛勤得之而以猜忌失之蓋其心不在於有秦特欲立功于外以脅服于内遂其篡立之計耳仁義不施誠心不著專以權譎武力行之操心如此而欲建久長之基不亦遠哉前史以輕技無行目裕蓋盡之矣

裕以世子義符鎮荊州張劭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以義隆代之以王曇首爲長史裕謂義隆曰曇首有宰相才汝每事諮之

義符世子也國之儲君之副代己者也遣之以忠賢教之以道義則待世子之道也義隆諸子也付以方州得可爲方州者助之足矣乃曰王曇首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是啓藩王覬覦之端矣此裕不知古訓之過也

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弑帝而立琅邪王德文

聞有憫人國亡扶而興之者矣未聞滅人之國而爲己國者也聞有惻人世絶求而繼之者矣未聞絶人之世而爲己世者也以仁言之則無惻隱以義言之則無羞惡以禮言之則無辭讓以智言之則無是非無是四者不可以曰人而亂臣賊子冒利而行以成爲功以得爲能[illegible]

于世隨以絶亦不顧也帝王既遠聖人之道義上無適從揚善之令下無伏節死難之士遂使凶姦狡猾之徒相推相奉恣肆而無所忌此志士仁人所以撫卷而太息也劉裕嘗自言曰我當精戶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以此激勵士氣遂破盧循及西師攻秦又以司馬休之之徒爲晉蠹患而秦取之以爲秦罪遂擒姚泓莫非仗義爲己聲譽今而欲速遂行弑逆取國如此而欲子孫永保用享是以天爲茫昧而無虧盈禍福之道也苟不以成敗得失論事一以義理斷之則千古是非知循覆轍而知所去取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九

恭帝　晉紀

封宋公裕爲宋王裕辭

聖人制辭讓之禮本於人心非以僞爲也舜受堯之天下讓于德弗嗣及禪于禹也禹拜稽首固辭自不情者觀焉謂聖人作僞與己等也如不曰作僞何以終受而不終辭也曾不以至公無我之心度之故不知聖人不自賢以教人之意示臨利不苟從斜萬不苟受之法也小人無其誠而竊用其文非行之太過則處之不及未有能中節者且有功受賞聖王勸世之具亦爲中人設耳能不受者上也功逾於賞次也賞浮於功則不當受矣劉裕破孫恩殺盧循誅桓玄復晉室北伐南燕秦皆有大功也受賞固宜而每每牢辭若不可奪者及[illegible]篡之舉初得維京即諷朝廷加己九錫詔命既發則又不[illegible]力則遜愈峻至於爲王地已逼矣而矯讓之態愈甚如初夫心欲得之又諷而求之及與之復辭之古之人嘗以此惡夫飾僞而于名者裕素輕狡又不知書故安於行詐謂可以籠罔世人不料人之視己如見肺肝也故君子惟誠之爲貴耳

司馬楚之奉父喪歸建康會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亡匿汝潁閒聚衆謀復讎有衆萬餘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情意勤篤謙不忍發具以狀告遂委身事之爲之防衛

義之可以感人不義之不足以服人不可誣也彼刺客亡命匹夫爲人所使趨利而已又況司馬楚之家國將亡豈有勢力可觀望哉而沐謙不忍刺之又委身事之于以見劉裕圖晉之不道雖威權爵賞在己而不足以得一刺客之心而楚之區區謀欲復讎義氣所格武夫屈焉若沐謙者賢於聶政之徒遠矣

宋王欲受禪而難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當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獨中書令傅亮諭其意遂還建康諷帝禪位

實者名之主名所以實夫實也禪之爲言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之名若曰傳之賢者云爾堯舜既沒世無禪事矣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家天下而非禪也後世亂臣賊子以異姓而奪國難乎其實[illegible]之名也則竊謂之禪竊謂之禪亦可矣而與己者其[illegible]乎未嘗遜位而云讓國與己而竊禪之美稱是猶盜者奪市人之金而曰彼以遺我也而可乎作史者正其名以紀實則宜書曰某人取某人之國庶乎其不僭矣宋裕圖晉既有年數已受王爵而諸臣猶不爲之謀者將恐遂出數語雖曰廉恥道盡亦可謂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先言桓玄時鼎祚已移則所以表我今取之非玄比也又曰年將衰暮物忌盛滿其自謂也乃所以言晉之宜終也又曰將奉還爵位歸老京師則欲去王而帝也雖不得已而言亦善乎其見情矣方之朱全忠憤怒叱咤猶爲婉而成章者耶

帝欣然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

截今日之事本所出心遂書詔遜位

恭帝之王琅邪後嘗輔政中安帝有勤勞之忠且不聞過舉措但當安帝之任三十年間晉亦未至失國比其嗣世乃受劉裕援立之恩禄去公室尸位而已欣然書詔傳位于宋豈亦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耶惜乎其不敏待傅亮啓告而後爲耳既知其無可奈何出己意而先諸不少兼哉雖曰其心而未嘗先發亮勸而迫之是亦不獲已而歸之無可奈何者然則於晉可謂之遜位於宋可謂之受禪乎

高祖　　宋紀

奉晉帝爲零陵王宮于秣陵置兵防衛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臣不知命則不安分守而心無紀極人君不知命則猜疑忌克多殺濫刑淫祀非望貪生而畏死無所不至而不知命賦於天非智力所能增損也漢高祖曰我自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豈非命乎故有病不療知之審也晉既亡國宋有天下若非天命何以至此大福不再於零陵又何忌焉且彼在位時不能以已去之權今爲無土之君縱欲奮發將安所資也而必守以兵甲若防寇敵于以見宋高祖苟奪得國而於心不慊陰懸多慮不敢安於天命其爲英雄也末矣

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不差時刻

蕭氏帝繼母也士有孝於繼母如王祥閔子者史傳詳著其行以常人之所難足乎其揚之也貴爲帝王則尤難也聞有爲妾母而黜嫡母者矣聞有引妾母而抗嫡母者矣聞有爲妾母而殺嫡母者矣彼於嫡母如此設有繼母則將如何故未聞有孝於繼母者也而宋高祖行之可不謂賢乎觀其尚權詐能攻戰無誠心公道不宜有天下者也而行孝於繼母之善爲百行之冠焉天之佑之夫豈僭哉

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爲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

宋高祖之行事不能盡公者也而爲五公置後此五公者誠有功於晉室宜血食不絕矣爲之置後不隨晉廢乃天下之公義也雖然於公義中有少私焉桓沖宜廢後者也其父彝忠貫白日沖又有協安晉室之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桓氏又已絕矣爲沖置後合於春秋繼絕世善善長之法不亦善乎而高祖遺焉則以怒玄之故是則不暫之私也

二年祀南郊大赦

祀天而赦者以爲布天之澤也天道福善禍淫方其未赦善人淫人均罹於法及赦也善人以有罪疾反不得釋淫人以無惡於用事者倖被赦除是以福淫禍善爲天道也不亦矯誣而布命哉人君者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之爲大罪也斯不妄赦矣

以徐羨之爲尚書令傅亮爲僕射

漢魏而後人君即位則施恩惠於天下必自大臣始其始得國者又加厚焉於百姓則以收其未服之心於諸臣則以報其翼戴之助也高祖圖晉二十年一旦得之比修未來功反從容而不遽腹心羽翼莫先於徐傅二人而止然

後班賞雖增位進爵之詔在即位四日之間而除命之頒
乃在嗣歲郊天之後夫徐傅非能忘懷榮利高祖亦豈怠
於酬功者而蕭之與亮亮所蒙反若不及王謐其故何也初
帝既受殊禮欲速得之而徐傅不知入勸晉主致帝 自言
亮然後悟是則二人於傳授禪讓之幾無能為力比帝所
以遲緩若不經意者歟昔者劉穆之有言劉子帝諸公與公
俱起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定君臣之
分也愚謂徐傅何獨不然惟有德之君使人心悅而誠服
若用智力雄長則人亦以機變事我矣徐傅為翼戴元勳
又受遺輔政高祖陵土未乾二子已被廢殺然則高祖之
待其臣徐傅之事其君施報如何哉
帝以毒酒令張偉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遂
自飲而卒褚秀之淡之皆王妃之兄也王每生男帝令秀之
方便殺之王深慮禍及與妃同處一堂妻食於床前故宋人
莫得伺其隙帝令淡之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踰垣入進藥
於王王不肯飲兵人殺之帝臨于朝堂及葬帥百官瞻送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晉事在前而不知監則末如之
何矣宋監不遠在司馬之世師昭厥弒其主以強奪國雖
京之禍如何哉乃蹈其所為其意若曰不殺故主非所以
一人心而防後患此亦起於寧我負人之意耳不知天道
報施豈使人逆理如此耶又況張偉者零陵王之故臣也
褚秀之淡之者王之懿親也而詔以悖虐不道之事嗚呼
為人君止於仁高祖之不仁於是為甚矣已殺晉二帝在
三年之間人殺已二子在三年之後所以一人心防後患
者其術不亦踈乎既已殺之而又臨之及其葬也又瞻送
之為是紛紛不特以人皆庸愚可欺亦謂天茫然而無鑒
耳子孫之禍不可勝任不亦宜哉
上不豫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惟使侍中以疾告宗廟而
已
高祖非知命而安之者也以取晉之事觀之其貪生而畏
死必矣病而不禱何也傾晉祚弒二主祝史有愧詞難乎
其告諸神祇也人之行有顯有微此高祖之微也而其事
若知命而安死者苟然指為知命安死與漢高之不用醫
比也則失之矣
上不信奇恠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不答
所謂奇恠者乃泛言之不知其何等類也若與人事不相
預者不信可也若天地物象之變則有家有國有天下者
皆當敬懼思正厥事而不可忽也曹操云孤不信天命天
下莫大於天命莫公於天命莫威於天命而操乃不信焉
所以恬其智力甘為亂賊之事歟
帝崩
宋高祖御軍戰伐在晉末為能亦豈司馬懿之比哉正使
將略絕人非人君所貴也不得以此奪之又尚威力任機
數非長者之道也獨嗇於後母為其盛德而清簡寡欲嚴
整有度被服布素遊宴稀嬪御少不畜私藏及詔幼主當
朝母后不得預政此入者皆人君之要行也英雄豪傑所
為力爭者亦往往起於凡所大欲而大欲之事不越聲色
貨寶宮室燕遊而已高祖得之乃不為是宜其奮自徒步

提一劍以卒毒手終取得單彼誠有過人者矣後王嘉尚
而從是以光大其德業則如高祖之八行亦在所矜式矣

晉陽王　宋紀

立妃司馬氏爲后

后者乃晉恭帝女也既毀其宗廟滅其社稷而酖殺其父使
后愚耶又安用之使后稍有知耶其能忘宗國之讎而盡
孝於劉氏乎且后與帝同享宗廟爲天下母不選諸名家
興族而以讎姓爲之又豈所以惠于宗工而御于家邦耶

魏主聞高祖殂議發兵取洛陽崔浩諫不從

爲師不伐喪古之善教也崔浩諫魏嗣當矣惜乎其未盡
而終發之也魏嗣曰劉裕乘姚泓之死而滅之我何爲不
可浩曰姚興死諸子交爭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此所謂

諫而未盡者也所爲不伐喪者以仁心不忍義不可也豈
論[illegible]有釁無釁[illegible]敵國相圖則以此言既
論義不可伐則無時而可也

崔浩好精經術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
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爲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及魏
世祖立左右多毀之以公就第浩常自比張良既罷歸因脩
服食養性之術嵩山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
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譜文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
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
於魏主朝野多未信浩獨師事之上書贊明其旨曰聖王受
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
[illegible]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illegible]主欣[illegible]新法
宣布天下

崔浩以研精經術得名乃黨[illegible]之[illegible]云爾而作史者又不
覈實因亦云爾自今觀之其經術蓋未嘗研精也老莊之
學雖或過誕不及不皆小道其言頗切實違非苟欺諸子
所能及彼圖籙真經天宮靜輪之法後世無傳者且有出
於李譜文之作者然知其劣於老莊矣浩顧信之而不信
老莊烏在其爲研精也仲尼焉不學而亦無常師其問禮
於老聃者或以證舊聞或以析疑似或以老子總成禮學
之故振而作之使於聞卷之際有資發焉非以爲師也豈
爲聖人一問之故舉體無遺學其術禮之損益因革名數
形器因自可問其總成禮學以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因自不足取昔相悖哉凡師者其人當學其所以言所以

行不應其言之文行之迹也浩自比子房遂脩服食養性
之術此浙留侯導引辟穀而淞之也豈不謬哉其贊明寇
謙之所獻書則曰河圖洛書皆寄言蟲獸之文此又非也
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其數然非有寄言者
也又曰神人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
者神無聲色貌象若爲而粲然手書無心腹思慮若爲而
辭旨可玩既云自古無比則是怪妄而已矣此之易辨漢
谷永猶能言之而浩乃困於其覺其比子房之智一何
遼之甚耶大學間之在人猶帛之有經緯屋之有棟樑也
不正如此則其成就者可知矣浩以直筆殺身非直筆之
罪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廬陵王義真多所求索執政每不與義真有怨言[illegible]

之寧以其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奏廢爲庶人張約之
上疏諫殺之
義真之過宗室之常態非有害於國家者擇良傅友與之
處可也又不悛則詔書訓責之斥至廢徙其刑名尚多等
[illegible]也而一奏即爲庶人乃特出於執政小忿不平之故又
[illegible]先殺忠諫之士徐傅受顧命輔幼君而賞罰自恣如此
其能免乎

徐羨之等稱皇太后令廢帝爲營陽王遂弒之

[illegible]之所爲人之所做也孝於親則欲子之孝於我也忠於
君則欲臣僕之忠於我也故所惡於下者吾不以之事上
[illegible]所不欲人之加諸己者吾不以施諸人也豈不簡而易
用要而易行哉高祖遺詔以徐傅當冊[illegible]二年歸
君愛子相繼弒殺不少顧忌何哉以高祖[illegible]有以啓之
矣其事將還豈不倚夫可不戒夫

文帝　　宋紀

二年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乃許帝[illegible]萬機

文帝年已十八非幼主也徐傅身負[illegible]弒主之罪將以
援立顯明祈於見察者王既即位自[illegible]而請服[illegible]
萬分有一其能免乎乃偃然當政不復[illegible]至於逾年
後帝得親萬機於是時而圖全雖有[illegible]之智無
施矣

下詔暴羨之亮殺營陽廬陵王之罪[illegible]之

營陽之罪居喪無禮[illegible]小人是[illegible]之大[illegible]
未爲甚也徐傅受遺作輔初無諫[illegible]也[illegible]

不移者按霍光故事廢歸其國可耳而遽殺之何義乎羨
亮等於是無免死之道矣亮之言曰臣受先帝布衣之眷
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此
說似是而非也黜昏可矣何爲殺之亮不能文殺之之事
則其被罪安得謂以辭加之[illegible]使徐傅廢營陽而加厚供
奉黜義真而不絕封爵文帝之來方且序廢昏立明之績
表討安社稷之功借國安榮燕及子孫尚何與里克同罪
耶

袁后生子劭后詳視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
可舉帝禁止之

婦人陰柔之質私暱牽制臨大事而能斷者鮮矣矧執不
愛其所育乎而袁后詳視破子見其有亡國破家之狀決
意去之其與庸遠矣雖然非人理也虎豹豺狼蝮蝎虺蜴
尚不食其子豈有人而爲此乎袁后雖斷斷然非所當斷
若文帝之仁也世之議者以帝不斷而及禍非矣帝之不
斷不在乎此父子之道天性也若生而殺之有人心者不
忍爲也

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與議朝政遂參權要孔顗嘆曰遂有
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

世固有英材奇器不幸而出於夷狄淪於異端者矣擬從
棄其黃冠緇衣之賢者多爲俗人人君立賢無方苟有可用
不問其所從來也若惠琳之事則不可矣惠琳佛者也佛
之教無父無君棄人倫滅天理有天下國家者所當屏遠
除絕不使亂華者惑民心也而與之論議朝政俾參權要

夫此二事皆其道之所禁也文帝以其道爲可行則當削
髮胡服以從其教以爲不可行則惠琳髮首黑衣尚不肯
改安知父子君臣之道而佐人主治天下乎以迹揆心以
理觀事無一而可者若惠琳知人倫之不可廢天理之不
可滅以其師之說亂倫悖理不可行也則當使束髮易服
然後進衣冠之列而預卿士大夫之選其可也
上欲封王曇首等指御床曰此坐非卿無復今日曇首固辭
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
爲身幸上乃止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崇高莫大乎富貴此非以利
言之也中天下而立負黼扆而朝所謂天位也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非私富也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私貴也以天德

居天位貴爲天子而富有天下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
也豈爲一人之身而有是哉王者之迹熄聖人之道衰誠
意正心之學不傳於是乎由欲而滅理徇利而忘義以富
貴資位爲己私分欲遂而不得則至於子弑其父欲久而
忌後則至於父殺其子於是位不爲寶而富貴不足以崇
高人之大槩泯矣觀宋文之言亦何所見之褊而度量之
隘耶漢高由亭長爲天子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故廓大
度哉黃屋建左纛若固有之宜其并包八荒垂祚四百也
若量小而受大則如器容物滿必溢矣文帝指床自慶其
坐陋哉言乎曇首之對亦微足以警之矣
魏主聞夏世祖殂議欲伐之羣臣以爲不可崔浩曰今年五
星并出東方利於西伐

衰必不可伐以天下無無父之國也魏氏所行繩祖武耳
崔浩於是乎可以謂賢矣非惟不言又從而贊之則向者
諫魏嗣伐宋之舉是耶非耶前日之諫是則今日之不諫
非也今日之不諫是則前日之諫非也浩必居一于此矣
故評之曰崔浩見理不明而執義不堅豈不信哉
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見之有慚色
周公作七月無逸以戒成王于時距后稷公劉六七百年
成王冲幼不知稼穡艱難未足怪也文帝於高祖所聞見
之世非祖之所逮聞者已著觀匹翁耕具有類富人之家
癡兒騃子何也夫諱賤貧則逸欲易動懷安宴則憂患不
深文帝雖身致太平而卒蹈大難其兆於指御床而恥耒
耜之日矣

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宮墻五仞其堅可礪
斧魏主攻克之
城郭溝池以爲固自禹湯以來所不能免然則尚矣莒恃
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由此觀之城惟不
築也築則必高必堅而已矣高至於十仞堅至於可以礪
斤斧宜可恃以爲固也而赫連昌之敗乃不得入城而魏
主入之然則不修其城如莒既不免於潰高堅其城如夏
又不免於亡城爲有益耶爲無益耶夫聖人不使人恃城
以爲固也嚮其保民不得不設其所以不可犯者直恃人
心耳赫連勃勃殘忍好殺肆其驕暴[illegible]人無聊賴
既死諸子相圖以召魏兵乘勝長驅而統萬失守然則無
保民之道雖崇城到天亦不能固也故城郭溝池可以禦

暴保民矣必有令政以固結人心人心不離其堅高有甚於城而險深有甚於池不可得而破矣

陶潛卒（通鑑無此 蓋補續之）

淵明潯陽人曾祖陶侃為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不羣始為鎮軍建威參軍未幾轉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會郡遣督郵至吏請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即解印綬作歸去來辭其引曰予家貧幼稚盈室瓶無儲粟叔父遂見用為小邑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性質自然此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云在官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薪水之勞曰此亦人子也宜善視之晉書謂昔子儼等曰吾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然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少學琴書偶愛閑靜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又作五柳先生傳曰先生寡言絕意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即欣然忘食環堵蕭條不蔽風雨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即此可見潛之大槩矣其詩纔一百十有五篇若質而綺若癯而腴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皆莫能及有詔徵為著作郎辭不赴自以家世晉臣不仕于宋朝及其没衆號之曰靖節徵士君子曰陶公遜位甚高古之逸民也

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荊州職事修治范泰謂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降抑彭城帝之次弟宜徵還朝共參大政弘納其言

親賢並用古今通誼也然用親固亦以賢為尚非專取其親也專取其親而不擇賢否晉之事可見矣義康吏能足稱豈有道德可居輔相之地耶范泰忠於王弘者宜勸使博求賢人與共天位乃狠以義康為言於是乎忘正而識近矣未來之事雖難豫知然致義康專權不克有終者泰而論則泰之過也

祕書監謝靈運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上惟接以文義每侍宴談賞而已靈運意甚不平稱疾不朝出郭遊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重傷大臣諷令自解靈運既歸遊飲自若為法司所糾坐免官

道可以濟天下雖布衣蓋帶而無慚卿相之心德可以經鍾雖飯蔬飲水而無富貴之欲夫是之謂君子一日都卿相而氣富貴巍巍乎而不與焉人之見之與布衣蔬食之時無以異也夫是之謂道德此固小才淺智振矜[illegible]之士以為沽激而迂闊者也彼其自處稍不見用即生怨忿以為遺己如謝靈運之徒未得之則患不得既得之則患失之區區之見不越乎名寵勢利之間雖言語清華而器識凡近文帝棄而不用安得謂之不知人哉

泰尚書平進嘗從文昭王游陵霄觀彈飛鳥誤中泰王暮末之毋傷其面及暮末即位問以傷面之由毋以狀告暮末怒夷進五族

暮未可謂非矣以毋面被傷之故視人命猶草芥然奚舜之不得乎親視天下如弊屣得無類乎是宜逝于河此沱于四海矣曾不三年遽至亡國何天理之僭耶曰暴不非能孝者也幸進之彈蓋從先王遊戲且諷中而非故情可察矣正使過誤至死猶不當誅必其傷有甚焉人子所不能忍者罪止進身可耳既加極典又及五族濫刑如此豈所以安其親也善為毋者彻盍隱諱不能不言又子之多殺也又不能諫是懷半面之敗而失一國之心卒之滅國人莫救死逾城而出者皆將相大臣其離德合怨爲已久矣暮末至此又烏得爲孝乎故事有似是而非者飾小行妨大德君子所惡也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言不可獨崔浩勸之張淵以歲星襲月不可舉兵浩曰月食脩刑今出兵討有罪乃所以脩刑也

辨論父之淵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浩曰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

崔浩占天料敵誠有過人者獨未知佐國之道耳夫魏比柔也非不能攻戰并吞之患有壯士健馬能不求不忮之爲難浩誠知古今盛成敗則宜勸其君以修德行仁用賢固本保其土宇爲安寧不拔之基豈可吹波助瀾增其闢國廣地之意乎雖征伐克獲功高一時而他日爲拓跋氏之禍者實兆於北虜子孫之智豈爲是哉其言曰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此尤非忠臣所宜言也上之意有是有非是則當將順非則當匡救苟不問是非一槩聽從無乃妾婦之正豈大臣以道事君之法乎

魏臧柔然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賞其謀畫之力

坤之六三居下位之上得位者也其義含章而不敢成當此所爲之又有善有美則掩隱自晦以歸諸君於上無忌□□不在己得恭順之道斯人臣之正也晉郤克大破齊師而還入見晉侯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欒伯繼見公勞之如郤伯其對也亦如郤伯此庶乎無成而代有終者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今崔浩以謀被賞偃然受之而不辭及魏主屢於衆中稱而揚之亦無退讓之文若大克堪名副其實者浩自謂稽古乃不知含章之義大臣之禮何其陋哉他日魏主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尪弱不能彎弓持矛然胸中所懷乃過於甲兵此雖誇言致美然甲兵在懷豈

易當也浩於此亦闇然不知謙避夫魏主之言所謂笑中有刀者然則親而侮疎厚而薄加以大戮不少顧惜夫豈一日之故哉其所由來久矣

帝自踐祚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七年詔簡甲車馬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地今當修復舊境魏主曰河南豈可得必若進軍當權斂避須冬寒氷堅自更取之

河南之地宋初所有徐傳失之帝欲恢復非貪兵也然行軍用師必參彼己帝自度臨戎必勝孰與魏主可以遠攻必克孰與魏之諸臣若審此說則宜與道濟之帝所謀不遂而壽之言可復豈爲此戰哉他日遂至廣焉飲江而河南之地遂爲戎有則南北之能否判然莫隱故爲文帝者修德義用賢才固本恤民使必勝之勢在我然後用

之庶乎其有功也
諸軍並進魏洛陽虎牢成臯皆棄城去諸將皆喜王仲德獨
憂曰諸君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中胡虜凶狡今斂戍北
歸必并力完聚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王仲德身為副帥見可知難進退在己者也知其不可則
宜遍白諸將悉以上聞文帝親決萬機又非昏主固可為
忠言者使之知彼已形勢早為善後之圖斯不負委寄之
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知難而不退非忠臣也
燕主病甚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
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疾將瘳柰何遽欲代父翼遂還東宮
夫人矯詔絕內外宣與大臣並不得入中山公弘燕主之弟
也與壯士數十人入禁中宿衛皆散太祖驚殂弘遂即位使
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疑有逆謀宜
攝大位以寧國家翼出戰兵敗殺之
太子奉家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問安視膳著也故雞鳴
而朝日中又至及暮又至此君父無事之時所修之子職
也若君父有疾則嘗藥奉侍不可跬步離矣大位者姦之
所覬也危病者邪之所伺也君疾而儲副不在左右則女
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燕太祖善為後慮詔太子攝國聽政
勒兵以備非常太子恪遵此命雖有十夫人如我何乃為
宋氏一言所動舍父而出[illegible]一失反使他人以不侍疾
見責然後出戰亦何及矣昔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
況夫有勒兵聽政之命而已不能守父疾未嘗須臾而已不
預知逆兵入宮將禪而避是已弒之也故曰為人子而不

不知春秋之義必陷篡弒誅死之罪翼之被殺自取之也
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在郡十年農戰並修歸附者萬餘
家帝縱反間云慧龍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魏主賜慧
龍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不足介意
杜驥守金墉日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洛水取大鐘
驥以虜馬來侵誑使同守聳夫從之既而見城大不可守
遂引去驥因而南遁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守城姚聳夫至
而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
勇健諸偏裨莫及也文帝信驥一言而殺勇將於千里之
外不復辨詰其情實而魏主能察反間益任能臣盡其才
用以此敵彼固不能規恢河南一卻魏師而取勝矣故人
君知人善任衆知姦間然後事可立而功可成也
魏尊保太后竇氏為皇太后
崇寵保母至東濮野王君已極矣今以為太后又加皇稱
是以居燥推濕之勤與鞠育顧復之恩比也夷狄之人知
母而不知父至此則於母亦無差等曾是以為禮乎崔浩
自名稽古者國有大失乃無一言知而默之是不忠也曰
不知之是不智也既以保母為太后而不知止則其勢必
至於加皇而稱矣既以保母為太后而不可止則他日必
至於追贈封祖者官爵兄弟皆如外戚矣
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混從
子弘微惟有二女弘微為之紀理生業尺寸無私高祖即位
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及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
田宅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

弘微處謝混家事無不當者獨以私祿葬東鄉君則過於
恵者也使東鄉君無嗣其祀絕焉可也彼固裕如者而
反資之無乃傷廉乎將使財物得固非君子之道可以不與
而與亦非君子所許也於理焉可也

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相善湛之入也景仁引之
後猜隙漸生湛知帝信仗景仁乃自結於司徒義康欲因宰
相之力以傾之義康數毀景仁於帝帝待之益厚景仁乃稱
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居家養疾

劉湛本因殷景仁薦而被遇既乃背德且欲殺之湛固小
人矣景仁獨無失乎方湛自結於義康□□亂政之時景
仁蒙帝深眷力足以去之即當疏湛罪狀言于上謝已
援引之失出湛于外既全素分又不使為義康之累則所

以處君臣兄弟交舊之分皆得之矣乃稱疾避位至于
再三內以固帝之心外以解湛之勢湛既落其度內則并
義康而擠之人徒見湛謀扇義康將為禍亂而不知景仁
以柔弱勝剛強其心術之險有甚於湛之凶麤而無禁亦世

揚州大水主簿沈亮建議以為酒糜穀而不足療飢請禁止
詔從之

酒無益於生人而糜穀米小則起獄訟大則生禍敗古訓
著矣食少之時未有不禁醞釀若以曹操石勒皆能行之
而後世獨不然蓋狃於淺俗之論而利夫榷錢之入也夫
以良田種秫民不得食而糜之於酒起爭訟生禍敗其害
甚大而不之恤獨酤之入先于所不卹國計所不資祇足
以供浮費耳其利甚小而不之變豈經邦固本之善政哉

江州刺史檀道濟威名甚重朝廷疑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
義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可復制義康召入朝矯詔
殺之并誅其子十一人

爪牙勳力之臣用之則如風霆之摧枯物不用則如猛虎在山
國家所倚敵人所畏也使其有罪猶當以輕重大小詳議
而末減之自非叛逆無殺之之道也道濟有大功無小罪
劉湛以猜忌之故恭權臣除之為身謀耳而義康任兼家
國乃聽用讒譖不少顧慮然則不待他日釁隙之彰獨此
一事自足以取死矣夫二人所患莫如道濟之強也以為
去之則莫予毒已不知殺景仁死羸卧疾無堅甲利兵之
用而其鋒穎一發慘於檀公其愚豈不甚矣哉

魏主以民官多貪詔吏民許告守令不法於是姦猾迫脅在

位而長吏貪縱者如故

守令於部民有君臣之道故王嘉嘗論奏以為二千石尊
重難危乃能使下故古者謂守令為民之父母又曰師帥
其任固不重哉惡其貪黷罷軟者盡亦反己選任之道有
未至耶乃使吏民皆得告舉是使奴變其主士訐其將投
鼠不忌器之習則二世見當以重法由此其致矣崔浩為
魏謀臣此詔乃亂政之大者曾不知諫焉豈其智如子房
而識治體反劣於賈誼耶

魏主遣董琬等齎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

魏主初無西域之意也先此二年龜茲疏勒等九國入貢
魏壽按漢世故事以地遠兵力難及遣使勞賞欲謝絕之
善矣而感於有司之請遽勉遣使竟為紊然所[illegible]

適是已慮之中而有司之失可以已也乃複遣使賫金帛
往招撫之是貪而不能自克矣且向者諸國慕義而來可
爲國榮猶將不受今反以利誘之雖得其稱臣朝貢何足
貴乎中庸九經有柔遠人之道來則迎往則送謂禮文之
施非謂金帛之餌也經國如是豈非崔浩之責哉
魏主欲伐涼州大集公卿議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十二反
涼王數與宴遊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以金寶納其懷順
爲之隱浩以白魏主魏主未信及議伐涼州順曰姑臧之地
鹵無水草難以久留浩曰漢書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
水草畜何以蕃且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也順曰
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欲爲之遊說耶順遂不復言
及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由是恨順謂浩曰卿言驗矣浩
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

李順受涼金爲之隱罪固不容誅矣而崔浩訐揚之意豈
爲國公論哉順使外國而納其賂且言涼州無水草以沮
魏師浩發露其情使君知之忠也而以爲不公何也先是
順歸自涼爲魏主言蒙遜必死牧犍必立未幾而言驗魏
主大喜賜予寵秩之而眷待彌厚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
此乃浩之所以深疾者也方是時浩專腹心之寄言從計
行而順亦在此列夫惟子房則能容陳平孔明則能容法
正以荀文若之賢尚困於董昭以宋齊丘之多智而不敏
於周宗李順崔浩皆爲忌刻其才相敵其德不足以相受
則勝負必有在矣或曰順實有罪浩言非妄何以爲浩短
乎曰此浩之所以善譖也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乃謂
浩曰卿言皆驗對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夫訐揚實
事以動主聽而濟其傾奪欲克之心豈南箕貝錦之足比
哉崔公其非君子矣
太子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
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善養太子者使之近正人見正事聞正言凡異端詭道皆
不得進焉不以此爲意則漢武爲戾園置博望苑而敗矣
太子之職舍問安視膳守器監國餘無事焉不以此爲意
則楚成爲商臣置兵甲而敗矣此二端前監甚明文帝皆
犯之使太子延賓客盛兵衛是導之於亂也文帝嘗詔荊
州刺史義恭曰汝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此最弊事非帝有
克己之功不能言此亦可謂善教矣而太子所欲上必從
之何工於詔弟而拙於誨子哉故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
秋之義者後有賊而不知必蒙首惡之名宋文帝是矣

上以司徒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誅其黨劉湛等出義康
鎮豫章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
影迹周密莫有知者收湛之日上忽召景仁誅討處分一皆
委之
聖人行事賢人之法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
則封之管蔡挾商欲危王室周公爲冢宰則誅之今義康
無殺兄之心亦無危社稷之謀文帝廢而徙之何所法也
劉湛內用由殷景仁薦拔也義康上浸由劉湛驅扇也推
原其故在景仁宜引薦拔之咎而黜劉湛則劉湛必服驅
扇之罪而不累義康矣湛與義康既已敗壞無足論者而

文帝曷仁豈無責乎畀付大政任其殺生有請則從不復可否此文帝寵義康過重啓其覬覦之階矣景仁若忠於文帝蓋爲之深謀遠慮勸使漸收威福裁勵義康國以子男不傷天性而後取録舉小付之有司詳究事情或誅或黜務令各當其罪則國法正人心服矣乃因劉湛圖已并及相王是時疾五年與帝密謀殺惡養禍以伺幾便使帝失君臣之義虧兄弟之恩者安得專罪劉湛耶文帝之始以徐傅廢殺二王大討厥辜比其中身掩耳彭城之戮所惡於前無以先後豈不有慨於羨亮哉故原始要終書斷此事當厚文帝累仁之責也

左衛將軍范曄有儁才而薄情淺行性鄙躁爲士流所鄙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思釋志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黜之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

人君於其臣患不知其忠邪知之矣患不亟進退之知忠賢而不亟進則君子倦於難進之誠知邪惡而不亟去則小人狃於難退之恩國家治亂常必由之文帝既知范曄非端人正士而使之典領衛兵與聞政事是稔惡也他日武帳岡叩刀之事豈不殆哉在易之姤陰長之卦也聖人於初六即有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之戒羸豕者陰微在下之小人也其中心未嘗不在於消陽而躁動止之之道如以金柅止車而又繫之使不得進則得正而吉使之進而往則害陽而見凶矣文帝不知此義待其長而後治之非徒幾隋逆計而大獄一起所傷甚多曷若止之於微之爲易朝廷固不當頻用刑法若劉湛之徒則其自取耳范曄惡逆未彰出置散地使亂心無憑恃而作不亦善乎而避讒讒之譏是惡由突從薪之勞而欲焦頭爛額爲貴耶

魏冦謙之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分定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民力將安用之必不得已請因東山萬仞之高庶爲功差易魏主不從

太子晃謂卑高分定不可相接雖未盡理然已賢於崔浩之見冦謙之作宮欲令其高不聞雞犬之聲而後可以上接天神崔浩信之是與冦謙之同一愚謬也夫天何物也哉豈若地之有形與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其象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也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形無聲無臭皆舉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奠乎地也著明森布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于形能不壞乎故天雖對地而名其未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識之比也故子貢曰天不可階而升謂無形也仲尼之言天地山川也皆以自微至著明之地則始於撮土山則始於拳石水則始於一勺是皆可見之物也惟天曰天斯昭昭之多夫昭昭果何物哉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而不離於昭昭之多故昔人言天未有親切顯白如仲尼者也非窮理豈足以知天非盡性豈足以事天天果虛乎哉故自賦

而言則曰天命自稟受而言則曰天性自無息而言則曰
天道自不惑而言則曰天理自發用而言則曰天心自徧
覆而言則曰天時自法度而言則曰天文自可推而言則
曰天數自其美而言則曰天休自可法而言則曰天則自
應感而言則曰天變自不可犯而言則曰天威夫豈遠乎
哉故號呼雖不同惟窮理盡性則知其非二物也神也者
妙萬物而爲言謂造化之跡盈虛消息而不可測者也故
詩書易春秋語孟之書皆無天神之目惟牧野誓師告皇
天后土名山大川曰惟爾有神則神不專主乎天矣至周
禮及郊特牲乃有所謂天神者此固漢儒駁雜之言鄭康
成又以帝有五帝天有六天然後學士大夫惑其說而無
所稽正有天下者議大祀稱郊禮亦渾淆而存之不能別
也夫人死曰鬼以鬼享者其平生親見聲色嗜欲情性其
子孫所嘗見而可想也天神地祇豈有親見聲色嗜欲情
性而可想乎昧者不知天於是以事人鬼之心而億度之
浸淫於黃老浮屠氏虛荒誕幻之說謂天之上又有天焉
其多至於三十有三而宮室侍衛衣服皆擬諸人主所用
而加以安閑勝麗之致於是人主之侈肆迷謬者謂己之
聖與天神接或聆其語言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
則又大興土木崇飾殿宇偶而事之周遍四海謂以神道
設教而黔首莫不因方士著鼓譸張侈其心意而至此
也故嘗妄論以謂子而不知父不足以爲子帝王繼天而
爲之子可以不知天乎知天然後能繼天而居其位故成
湯數夏桀之罪曰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天子而矯命猶

人臣而矯詔也成湯克享于天矣其治桀亦猶人君治矯
詔者耳矯命之誅既行後世猶不覺悟陷於罪惡而不自
知豈非不學先王正道之故哉魏魏不恤民力困東山之
高又崇臺榭以爲天也者方高方遠無所至極而其神終
不可得而見也寇謙之無足云者崔浩自謂智如子房而
稽古過之彼其聽信而撒從者乃爾豈不取笑後世而深
可歎哉

魏主使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魏主怒
賜死

士之優於才而劣於德者鮮不好賄蓋德以志持而才以
氣用也使有才而能持其志富與貴且不足以淫之而況
賄乎李順者受蒙遜金於古使人亦有勞賄受之未爲
過也其失在於隱而不以告其隱而以告則處內處外兩
得而間言無自入焉惟隱而不以告也則兩設之情著而
外交之罪實矣其死也得免乎雖然順非誤也誠好賄也
既以受金爲崔浩所白方責以外交之罪未知所以自濺者
又以差次羣臣納賂而不公非深好之寧肯以死易生哉
順長於謀畫爲腹心官爵既高賞賜又厚而坐賂賄自
取是才爲氣使而不知持志之方豈非才士之監哉

以荆州刺史義季爲南兗州刺史以義宣爲荆州刺史初帝
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爲言不得已用之
曰師護比表求還今欲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絜己而
爲士庶所安汝恐有一事減之者必點著矣義宣雖輕
躁無事亦修理

帝以荆州上流重鎮使諸弟以次爲之每命一人必深加訓戒故義恭義季皆有令譽惟義宣人才凡鄙當此委寄理宜不稱以帝詔勅丁寧亦知自勉遂兆曠缺夫帝之所以眷眷荆州者爲國家大計也而濫委諸弟恩亦厚焉又能戒勅不使驕恣義宣重寄推此心以待義康豈不盡善又盡美哉於荆州則忠而誨之於彭城則愛而敗之不善推其所爲可勝惜哉

散騎侍郎孔熙先有縱橫才不爲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以贓獲罪義康爲救得免熙先常懷報效及義康遷豫章熙先知范曄志意不滿乃說曄曰大將軍失職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時運之至也苟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然後誅除異己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曄初愕然熙先再三陳說反覆遂決

范曄素懷不滿有怏怏之心此固姦人所乘之隙也曄若反覆深思悟伐君之不可爲當熙先進其逆計發時發覺變邪志爲忠處宋朝爵賞理不爲薄亦足以酬富貴之願矣智不及此與反逆誅以愚濟凶而能逸者古無有也豈非才士之戒哉

有司奏免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爲庶人絕屬籍

魏晉以來有國家者惟知詐力可得志於天下先王之道漫不知學其成者亦幸而成其敗者乃固當敗也宋高祖不學其臣亦然其子孫亦然故功立事直用才氣智術而權高勢強爲勝不復以義理處人處己也觀則彌遲凶暴相爲教一切惟長耳揆以兩漢經術之[illegible]行之[illegible]百不一見況三代道德之治乎宋文溫厚恭儉勵政守法益美才也彭城慧冠強識吏能精贍爲劉湛所誤而忠[illegible]之賢思慧休所教而嘆劉長之敗亦良質也然而兄弟[illegible]皆不學遂致天性滅爲仇讎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illegible]倫也宋文不知此故前有謝誨而不見後有賊而不[illegible]首惡之名義康不知此故守經而失其宜遭變而[illegible]其權而陷誅死之罪苟其學而知之則皆免矣夫孔熙先范曄之獄義康初不預謀亦無書疏交通未嘗遣使來往范既誅有司因請削爵治罪此何理也直由帝友愛已衰於義康不復顧矣是以羣下窺見此指必欲殺之以快帝心而不恤也嗚呼宋之爲宋弒兩主而得之二子尋爲股肱所誅一子又爲兄弟所殺一子又爲孫子所弒一孫又爲篡逆所屠不善之積與夫禍亂之報如影響然而世之議者以始皇罷侯置守之後爭弒之禍爲之減損何其之不詳而易其言也

崔浩素不喜佛每言於魏主曰佛法虛誕爲世費害悉宜除之及魏討蓋吳至長安佛寺見有兵器魏主怒命有司閱寺誅之浩因說魏主悉誅天下沙門毀經像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州之內鞠爲丘墟夫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諸浮圖形像胡經皆燒之天下沙門皆坑之太子晃諫不聽乃緩宣詔書沙門多匿得免惟浩獨無復[illegible]

佛法虛誕爲世費害崔浩之言似矣然而未嘗[illegible]也彼其戶牖未易知奧突未易[illegible]

未易到也豈老莊所得擬哉又況寇謙之圖籙眞經乃虛
誕之尤者正崔浩所訂耳而浩舍彼取此爲在其智也又
設壇場置廚會月飯數千人作靜輪宮極其崇高功力尚
計逾年而不成此與佛法爲世蠹害又何異乎其下詔毀
塔廟除經像誅沙門也魏主自以爲非常之人而指漢明
爲荒君安知非浩所作侈大之辭也夫無諸己然後可以
非諸人漢明豈嘗有寇謙之之惑哉故欲革天下之弊者
其所施設必有本末先後之序人君修德正己於上公卿
大臣論道明法於下人倫既正教化既行然後示之以科
條喻之以好惡變之以漸俟之以久則事不駭而政必成
矣夫天地之化可謂速矣其爲冬寒也乃在夏熱之時其
爲夏熱也乃在冬寒之日積之遠故其革之難爲之豫故

其成之著爾以一言下令用勢力誅伐而行之是以不
旋踵而[illegible]易曰巳日乃孚言不可違也
文明言[illegible]理也說言順人心也如此則大亨以正而
無悔矣

帝欲伐林邑王范陽邁南陽宗慤自奮請從軍以爲振武將
軍既克林邑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
日衣櫛蕭然

宗慤其以馬文淵爲戒者乎文淵無可戒者以薏苡車爲
人所譖也故宗慤并薏苡之類亦不賚而衣櫛蕭然蓋亦
無行橐矣若宗慤者非剛而無慾則窒而不求皆可以爲
矣將帥成大功而以財自污雖賢者有不能免則慤之
亦可尚矣

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甚[illegible]曰
言狀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袁淑進曰陛下當席卷趙魏
檢玉岱宗臣願上封禪書上悅

人有名不副實者如袁淑之類是也或曰元凶之際淑有
忠節何以爲名不副實也曰淑非能忠也其非能忠以願
上封禪書知之也此袁淑之天也王僧達亦責前議論
執意明決況變之每其必來赴義此以天見之也

魏以崔浩監秘書事與高允等共撰國記閔湛郗標二人性
巧佞爲浩所寵勸浩刊于石以彰直筆浩書魏先世事甚詳
實立石衢路見者無不忿毒共譖於魏主以爲暴揚國惡魏
主大怒下有司按治

好惡以類者鮮易著者多浩刻石書史立之衢路暴揚國

實不少隱避其事上如此則必取人之能規諫于我而惡
其諛說者此乃情性之[illegible]人也浩寵
信而不悟而以直自任[illegible]之禮是好惡不以
類其不仁父矣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浩其能免乎孔子
作春秋凡魯公之惡皆諱其文爲尊者諱所以存臣敬之
心謹履霜之戒也浩而知此庶乎免矣雖然浩罪不至死
魏壽平日顧待如何正使復有大罪猶當以功議減而遽
殺之驁猛寡恩乃如此哉

初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俱入朝謂
允曰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魏主言允小心慎密且微
自請赦其死魏主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臣與浩
共爲之浩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太子懼[illegible]天威嚴

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鄉間云皆浩所爲也魏主問允信如東宮言乎允曰殿下以臣侍講日久欲匄其生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魏主曰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遂赦允而族浩

高允不欺之君子也與崔浩同爲國史浩總裁大綱允多所著述此事之實也浩既被罪允義不可苟免自陳於君父之前內不欺其心外不欺其友上不欺其君若高允可謂仁矣而世或以能分謗取之則非也已無此事爲人所誣者謗也譬如浩爲元帥高允副之浩以敗於前允軍無失而不欲自以爲能則曰臣既副浩甘與同罪是則分謗也今浩領史允操筆允所著述乃多於浩特不敢自文以實告君耳夫何所謗而曰分之云乎夫情僞交於前或難辨也是非定於古乃易見也不易見者猶不能見則於難辨者宜乎其懵然也

下詔伐魏

有天下者論一相相之職無所不統其大者文武二柄也魏晉以來以詐力取國者兵權不去已斯善爲君矣未有能擇任宰相責以治道者也文帝伐魏豈非大役而總朝政者義恭耳名臣勇將不誅則死所以折衝經遠者誰實可寄而動欲北伐伐即自敗蓋以不擇任賢人與之共政又無以養其心志厭靜思動輕用民力而師喪於外禍興於內故先宅厥心以正己者恒其相以治國人主之要務也

時軍旅大起兵力不足於是發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倩以婦行符到十日裝束甚用不充借揚南徐兖江西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者四分之一

凡用兵者必有大將故曰師貞丈人吉必先豐財故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必先養士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必有指蹤腹心之臣故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文帝伐魏之舉義恭爲總非運籌決勝之人也王玄謨爲元帥乃諂諛貪饕之士也發丘遷六州民兵十日即行則無素養之銳卒也借根本四州民財四分取一則無素蓄之府庫也四者有一焉皆不足以克敵取勝而文帝兼有之虜焉之不過江其亦幸而已矣

魏入寇沈璞守盱眙會臧質兵敗赴城衆曰若質衆能退敵完城則功不在我不如勿受璞曰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納之及魏師退璞上露板歸功於質

人之才可以建功立事而不能有成者以私懟敵之故利害在前而不見從違用舍失其宜當者皆是也孰有不爭功之心以濟國事爲急如沈璞者乎向若璞從人之言不納臧質恐功不在我賞不歸己則盱眙必破身且不保尚何功賞之可裁乎夫以利誘人人鮮能據義以拒之使璞智足以及此可不謂天質之美乎使其希慕古人以能[illegible]可不謂學以知之乎既已卻虜又歸功於臧質此一役之[illegible]始終完粹璞與肅其賢矣其視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者[illegible]不相萬哉

上[illegible]命將出師常授以成[illegible]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illegible]

莫敢自決此其所以貽[illegible]

古之為師也推將軍之轂委以閫外之制不從中覆故人得盡其才而功可立此於古訓甚明成敗備見然而[illegible]往往不能免中覆之弊以取喪敗何也其病在於欲功出於己而已命將出師攻伐千里之外而神機妙算親授於九重之中幸而克捷羣臣奉觴上萬歲壽以謂英謀聖斷高出乎萬慮之表而為君者亦偃然當之曰誠是也於是後心益縱黷武不已而禍亂由此出矣不知事有幸而中者幸可常乎宋高祖西征東伐身在行間則未嘗不勝命劉敬宣取蜀留義真守長安懸[illegible]節度則皆致敗此文帝之前監也況文帝將略非長又用昔人所短犯兵家之戒則雖幸中亦不可舅矣

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常屢寇略嘗殺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亡歸上以爽為司州刺史湛之以為廟筭遂圖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聖人立復讎之制者以引懦夫溺人慾而存天理也讎莫重乎君父之見殺無忿志者畏於敵而不能報有貪心者怵於利而不肯報惑異端者推於宿命而不忍報而天理滅矣天下未有無父之國故父讎不報不可名為人天下未有無君之國故君讎不報不可立於世使人人知此之之重曾勉為忠孝故有讎必報則弒父弒君之禍息矣今湛之於魯爽義不共天乞屏居田里不與此[illegible]乃仲[illegible]忠[illegible]日不可乃一請遂止尋又遷秩湛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於是復讎之念微祿利之心重而為子之道滅矣

江夏王義恭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宋主徙之廣州未行魏師至瓜步上慮義康為亂武陵王駿等共請除之遂賜死

伐魏之役文帝有心王玄謨逢之文帝若引敗歸己則當如諸葛武侯宣布所失廣求規諫若治首事者猶當如漢武懲馬邑之伏誅王恢以謝海內今則責躬之詔不聞敗事之人不治況慶之之忠諫不賞百姓之從軍死傷及出財佐軍者不復反致猜於彭城慮其生難義康弟也而奏之於內駿猶子也而奏之於外義康竟死不亦悖乎

二十八年六月魏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太子晃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而與愛不叶愛恐為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晃以憂卒諡曰景穆魏主徐知其無罪甚恨之二十九年春正月追悼太子不已愛懼誅遂弒魏主

人之與人類也聖人之與人亦類也聖賢為君其職在司牧人生之養之富之教之則君職舉矣盡此職者其後必昌或者為君恃其強力好武樂殺則是自戕其類也虎豹蛇虺尚不自戕其類而司牧人者反不如焉則其慘毒怨結之禍未有不還中於己者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往古一轍也魏自拓跋珪以來國勢日隆至燾而益大然好大喜功并吞不已用刑寡恕殺人已多威武遠揚而死於閹寺之手然則向者之兵鋒戰氣適足自伐而已可不戒哉易不云乎臣弒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illegible]早辨也晃之死由於宗愛既悟其非當即日[illegible]戮

乃遲回猶豫至踰半載之久其昧於履霜之戒甚矣其及
也不亦宜乎
上聞魏主殂下詔北伐使散騎侍郎徐爰隨軍衛中旨授
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古之爲師者不伐喪以敵國方遭大變所當矜惻推吾之
心有不忍焉若乘其約幸其禍狃利而舉則狄道也中國
之所以爲中國以有仁義而已矣矣則爲夷狄中國居而
夷狄行則無以賢於夷狄矣無以賢之其能服之乎宋高
祖伐秦之喪不旋踵魏燾伐宋之喪出乎爾者反乎爾我
以不仁不義自爲則人亦以不仁不義待我矣文帝不知
戒焉又乘魏喪而伐之是以夷狄攻夷狄尚何較焉况宋
魏淮南交兵之後亦既講解聘問往來通情好矣魏燾之
殂文帝宜申飭使臣贈襚帛生則義聲遐暢仁心遠洽乃
中國之道也曾不是圖遽爲攻伐是務則其心放甚矣能無
合肥之禍哉古之爲國家者經一事即增一智文帝以中
覆失地喪師不少改悔豈天奪其鑒乎何迷謬之不反也
初潘淑妃生濬有寵元皇后恚恨而死太子劭深惡濬濬懼
乃曲意事之劭復與之善劭濬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使巫
祈請令過不上聞其後遂爲巫蠱琢玉爲上形像埋於殿下
其黨告之上大驚遣使收捕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咒詛又得
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遣中使切責劭濬上雖怒甚猶未忍
罪也
古之廢太子者多以族孽寵惑其心而小人欲結內援
圖富貴于所置者爲之助於是父子不能相保元凶劭則
異於是矣帝待之厚倍之深潘妃及濬雖寵帝未嘗有廢
立之意也而劭乃自生猜心形於筆墨不道之跡發露莫
掩帝於是焉斷以大義集公卿下明詔廢徙遐服不孝之
罪劭濬自取不赦之誅帝何有焉而以小忍遲迴猶豫至
於八月之久其昧於履霜堅冰之戒甚矣其及不亦宜乎
夷考宋魏行事未有大相遠者文帝保養黎庶元嘉之政
於斯爲盛所謂此善於彼耳而黷武不息自縣其美殘民
之禍以自災于厥身與魏燾相望故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
器聖人不得已而後用也可不戒哉
魏以陸麗爲司徒賜爵平原王麗曰陛下國之正統當承基
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徼天之功以當大賞力辭不受
魏主之立高允與謀而賞不及允終身不言
陸麗高允夷狄之人也夫狄之俗惟利是嗜者也二人有
迎君立主之功一則辭爵而不居一則隱迹而不言中國
有不及焉可不謂賢矣哉昔者周公相武王造周室相成
王致太平周公既歿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賜魯以天
子禮樂使世祀周公于太廟說者曰周公有人臣不能爲
之功故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世未知其說之非也君
子正之曰人臣無不能爲之功天子禮樂非人臣所得用
也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忠孝一道也
孝如大舜至矣適盡爲子之分耳功如周公大矣適盡爲
臣之分耳舜與周公人也豈得指其所爲謂人所不能爲
乎人而不爲則誰爲之耶自此義既明然後知人臣以勳
勞取賞或不滿意怏怏然以至於作亂殺身者皆不明人

臣之義故耳至於嗣君即位其平日臣僕莫不過有希望
覦爲故事而恩數倍於他人是以天下爲僥倖中物弘之
有之以相報勞何亦不廣之甚也漢文修代來功在踐祚
三時之後纔及宋昌一人若不數數然者庶幾有德之事
矣

三十年帝欲廢劭誅濬以告潘淑妃妃以告濬濬以告劭初
帝加東宮兵與羽林等至有實甲萬人劭遂率兵矯詔夜開
宮門入上合殿帝猶未寢遂弑之

晉之申生宋之痤秦之扶蘇漢之據晉之遹隋之勇唐之
瑛弘賢等之被廢殺皆以讒間猜忌非有反逆之跡也若
元凶劭則反逆之迹形于手書既與濬陳謝帝前其暴著
甚矣非有讒間猜忌之事也御正殿召公卿以大義廢之
已不失爲慈父劭濬得盡天年不亦善乎君親無將其將
已形而不治蓄疑敗謀其疑已久而不決置東宮兵與羽
林等使其有宮甲之勢以所謀語潘淑妃不虞江湛之漏
是劭固欲弑而文帝固使之弑也宋文美質温厚孚寬養斯
民然恃智力斜持大業不知經訓昧於父子君臣之道
禍發蕭牆取笑千載由是觀之人君以務學爲急不知春
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可不信哉

劭檢料文帝巾箱得王僧綽所啓廢劭奏疏劭殺之

王僧綽翦懿居必死之地知而不去以爲忠耶元凶劭翦
[illegible]見此者以爲智耶死於昏亂之朝何智之足云
則於其何居僧綽翻驗懿齊于外著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一

孝武　宋紀

初劭之謀逆也夜召東宮官閒以濟否叔淑曰何患不克但
不爲天地所容耳左右引淑出淑還省繞床行至四更乃寢
明旦劭帥共入宮急召淑淑眠不起劭停車催淑徐起既
至劭使登車又不上劭遂殺之及帝即位贈淑太尉謚忠獻

異哉袁淑之爲人也知劭逆謀諫而不聽幸被引出曷不
歸上發覺首之乃還省繞床四更乃寢其何所思耶抑有
可疑耶抑懼禍耶抑亦有可從耶比劭呼之堅卧不起將
以立異耶既不免起而從之又不登車欲以立節耶皆不
知所處然淑之意必有在蓋將立於從違之間劭事
成必懷有不告之恩不成則已有不同之節酬報之賞不
在其身必在其後此淑之微也武帝即位不加精察因以
爲[illegible]焉淑之義討行矣夫知惡而不告是與之
同情不必知亂賊張超然後爲賊黨也若淑者加以庇隱
大逆之罪斯爲當矣

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司空及劭敗帝以尚之素有令譽
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爲尚書令

初劭見諸王起兵欲殺三鎮士民家口何尚之曰舉大事
者不顧家今誅之正足以堅其意耳劭乃下書一無所問

武帝所謂用智將迎時有全脫者此也然可謂不知輕重
之別矣目弑君子弑父天下大惡尸爲上將既不能討又
不能去乃受其官爵安然處位是與之同情也且君父與
士民家口孰重君父見弑三綱淪絶而不知懼士民家口

有君父而後存者也君父何在而家口是念尚之之姦計姦矣身相逆賊又布恩意于義旅之心武帝墮其計中不加精察仍寵秩之何異於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不能三年而察小功者耶若尚之者加以黨附賊子之罪斯爲當矣

江州刺史臧質與荆州刺史義宣謀逆以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與之相結約以今秋舉事使者至爽所爽方醉即日起兵上遣沈慶之討之爽敗死

李壽之有言凶人之濟其身非亂世莫由魯爽以亂世之情行之平日其取敗也宜哉愚以謂凶人若貪暴姦果但能召亂非所以濟身也假如偶遂所圖顧亦偷延歲月終不免耳豈惟平日不可行雖亂世亦不

子或取其說是與凶人指示一路豈

上恐宗室強盛不欲權在臣下義恭知其指乃請省錄尚書事

同姓諸侯基布于外夾輔王室成周以此而強孤秦以彼而亡武帝縱不知古獨以家事觀之營陽被廢若非文帝在荆州則宋室何所恃元凶作難若非武陵爲義舉則禍亂何由平乃生忌心謂己以此得之人將視効不知摧抑宗藩適自削弱譬如人去其手足則頭腹安能獨存後世其身而嗣子受禍乃使爨一夫之刃諸侯無預焉豈非後人之鑒哉

南兗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以爲左光祿大夫慶之固讓表數十上上不能奪聽之就第頃之上欲復用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効何公往而復來尚之慚而止

七十致仕大爲之制也若忠賢勳舊之臣國家所賴有不得謝者或以病而去他日氣幹復舒君欲起之則當以身許國無以有已此古今之通誼也夫出處進退何常惟義之安耳何尚之失節之人固無足議若沈公確守素志堅卧不起善矣然廣陵之役未免受鉞而行爪牙之言又以專斷而怒安在其爲致仕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夫所爲信者將以復其言惟信近於義然後言可復故君子不可易其言也孔子謂微生乞醯爲不直者微生嘗以是誚人而已不能免故耳

顏竣丁父憂踰月起爲丹陽尹竣固

拖竣登車載之郡舍

顏竣於宋武君臣之分不終者竣不知量主之過也方義師初舉竣爲諮議總內外以至成功於帝之爲人亦當得其方寸矣而竣又已貴顯復欲何求既居父喪非有金革不得已從權之事所當力辭起詔匹夫守志猶有義理帝亦安得而奪之不能以哀勝情以禮防欲黽勉受命此固取輕人主而讒閒所由入也

上自即吉之後奢淫自恣顏竣數諫上寖不悅竣疑上疏之乃求出外以占上意詔以竣爲東揚州刺史竣始大懼

有諸己然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以孔孟之賢聖於道德可謂有諸己於不善可謂無諸己矣以之勸戒時君尚不能用顏竣釋服冒榮而反諫帝居喪遊

恣豈惟不入適足召怨曰汝行如何乃欲正我夫如是者
父尚不能行之於子况臣而可行於君乎
魏高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魏主常屏左右以待之羣臣莫知其所言時有上書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豈非不欲彰於外耶君有失不面陳而上表顯諫彰君之短明已之直豈忠臣乎高允眞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言言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高允諫君而天下不知此其忠愼可法也然非允固欲屏人而密諫也魏王自屏左右以待之是魏主惡人聞其過而允能不語之於外故天下不知耳魏主之言未盡善也其言曰君父一也君父之尊則同而情則異父子天性也父有過則見吾志微詞以喻之有大過[illegible]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甚不義然後爭之朝夕一家左右就養無報中上書之理也君臣以義合也君有過可以面陳則面陳可以上書則上書可以屏語則屏語務在君改而已君而未改則有屢諫切諫苦諫極諫又不聽則有辭位而去而無從之之法也非親於父而疎於君情固然義固爾也今必責以面陳而不得上書且事有幾急身有遠邇居有內外勢有通壅安得常侍君顔而及過失之會乎傾臣子不當暴揚主惡以訐爲直耳不可謂上書顯諫者皆有彰君明已之心若魏主則惡聞其過故以是爲諷也且高允固賢而人才不同安得責人人如允哉善爲君者知從諫而已陵贄所論盡之矣
吏部尚書顧覬之以爲人禀命有分定非智力所移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賢聖安於義知命故也小人爲不立義不知命故也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非能知命者義心未亡耳義心未亡則其不屑若知命者矣繫馬千駟食祿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非不知有命義心不存耳義心不存則其受之眞不知命矣夫命無形可見也君何而知之以義之可否知之也命不可改可改非命也君子之自處也義當貧則貧義當賤則賤義當富貴則富貴義盡則命正矣義不當然枉道以求之求之而得是亦命也而於義不合則其枉道乃徒費也豈不可惜哉是以顧義之士寧受五兩之綸於原憲而不顧得百鎰之金於陽貨寧受一廛之地於伯夷而不顧得百乘之家於盜跖義之可否命之通塞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而不知義無以安於命此至學也定命論著矣苟不由義則其所謂定者特未定也
上以江智淵爲中書侍郎智淵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其惟江智淵乎
沈懷文所以舉江智淵者其有類清談之緒耶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此兩言推其致極非聖人何足以當之武帝之爲人可見已智淵黽勉要官不知斂晦終以片言忤旨憂懼而卒史魚雖賢尤在蘧伯玉之後矣懷文兩言豈非過情之譽耶
東揚州刺史顏竣丁母憂送喪還都對親舊時有怨言王僧達奏之詔免官竣又上啟陳謝上益怒及竟陵王誕反上遂

誕竣與誕通謀賜死沈其妻子於水
顔竣事帝潜躍入爲侍中出領价藩分亦足矣前居父喪義不應起既已失之今居母喪盡遠擇葬地因自韜默庶幾保身乃復還都又出怨語中庸不云乎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莫之知避也竣無驅之者洋洋然趨以就之小黠大癡何足算也雖然武帝亦不仁之甚矣方發潯陽屯溧州之時危疾在身兩軍交急若非竣累旬謀畫應接無爽豈不殆哉乃聞諫諍含怒移之誘訕加之黨逆既誅其身又絶其後於腹心尚爾他臣何賴焉此非人君之道也

竟陵王誕反詔沈慶之討之誕以劉琨之爲中兵參軍辭曰忠孝不兩立琨之父在不敢承命誕殺之何康之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而出誕置康之母於高樓不與食而死又以范義爲左司馬義母妻子在城内或勸之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曰子不可以弃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生吾不爲也

是三人者皆竟陵官屬各有父母而處于亂邦誰爲得義乎曰琨之以父在辭參軍之命而見殺上也何康之謀納官軍不果而出降其母被害次也若范義斯爲下矣其言曰子不可以弃母是也而曰吏不可以叛君夫誕方叛君已當力諫諫而不從不忍弃其母力諫而死可也乃執爲吏之小節陷黨惡之大罪擇不處仁其智末矣

誕既敗詔城中士民無大小悉誅之
討罪人者戮其元惡則止矣胤征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周公致辟止于三監今以誕一人反叛而遷戮一城夫城中之人豈皆與誕同心生乎是長乎是父母妻子親族生業皆在是不得已而從之耳而皆殺之不亦濫乎或曰齊公子商人弑其君春秋書齊人執子叔姬以齊人皆有黨惡不赦之罪則如何曰春秋所治謂受商人之私惠者耳舉齊之衆容有不受者今武帝未嘗使究情而區別之也其可乎

前廬陵内史周朗言事切直上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
武帝初即位詔求直言周朗條奏七事未至批逆鱗也獨勸帝行三年喪勿蓄金寶有鄙惑之誚又謂下令求言其本非實此最忤旨者然自免去職亦已七年五經大赦而帝藏怒宿怨竟不能容夫以直言求之而以直言殺之且居喪淫恣尤貪財利屢殺言者備載史書朗所論非不實也曾不自反方且懷恨反以不孝之罪加之于朗是豈人君之道乎

侍中沈懷文數以直諫忤旨上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宜冒上作色曰卿欲効顔竣耶出爲廣陵太守懷文詣建康朝正以女病久而未還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東上大怒收付廷尉三子行哭請命竟殺之
考之史沈懷文所諫者三事耳勿峻諸王科一也勿禁諸王任邊州輸器甲絶賓客二也及止風雨出獵三也此亦人臣納忠之常非有剴切深至難堪之言也而帝已不能受免官禁錮十年而怒不釋必置之死是豈人君之道乎

懷文行己非若顏竣有以取禍者其及何也特在於無道
而見耳
初晉庾冰桓玄議使沙門致敬王者不果行上使有司奏曰
浮圖爲教反經蔽道佛以謙儉自牧寧有簡禮二親直體萬
乘者哉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當盡敬虔依其本俗
革弊化俗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武帝罵爲祖爲田舍
翁則乖孝道揃削諸弟則無友義殺忠直士則無君人之
仁爲愛妾死閭閻廢政則無乾剛之德方之淫昏未有以
賢也顧欲正以上下之儀是從事於末而非本務矣其能
變乎
上機警勇決學問該博文章華敏讀書能七行俱下
所貴乎學問者將以輔成吾德也人君莫大乎正心修身
孝于祖考友于兄弟用賢納諫新美其政有一未善則學
以明之是則君學也武帝閨門無禮奢欲敗度視乃祖猶
田叟待諸弟若敵讎戲侮公卿而殺戮忠諫無一善可稱
雖學問博洽將何用也是直口耳談誦誇多爭勝於臣下
耳或曰武帝失德如此何以能終曰討劭之舉進無二心
罪人斯得此其大也美惡乘除適足以免其身而已矣
廢帝（通鑑無廢帝紀附于武帝之末明帝之初）　宋紀
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曰三年無改
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而凡諸制度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
不至爾
三年無改之道謂人子所當自盡於父者非人才政事之
謂也人才有大故惡如飛廉惡來政事有大弊害如稅陌
間架必待三年而後改則國已亡矣去留損益未係於治
亂存亡者徐徐而革之則可謂云爾已矣而不問是非可
否一切更易於情則不懷形於事則不敬此履霜之漸
纂弑之萌春秋之所謹不可易焉者也
初世祖多猜忌大臣重足莫敢相過從世祖殂義恭等相賀
曰今始免横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
酣飲不捨晝夜帝不能平及帝誅戴法興大臣無不震懾於
是元景師伯謀廢帝立義恭以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不厚
又師伯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常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預
政慶之根之乃發其事帝自將討義恭殺之族元景師伯
人心戒懼則力善放肆則生過使義恭師伯元景諸公兢
兢常如立于武帝之朝禍豈遽及又況大行喪服未除而
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心不平理正應爾其被罪誅豈非
自取耶沈慶之累朝宿將有忠勞無咎戾賢者也乃爲告
訐之事不忍小忿而忽大謀惜哉已不得預朝權與人主
濫殺孰重謂我爲爪牙之憾與王公被誅孰酷使廢帝而
可爲忠謀也則固善矣不然無乃逢君之惡爲大罪乎
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規諫帝浸不悅慶
之懼禍杜門不出蔡興宗往見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
道盡公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願
公詳思其計慶之謝之再三陳說終不從及帝誅何邁量慶
之必入諫先閉清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遂
賜慶之死
董仲舒有言人臣不知春秋遭變事而不知其權陷于誅

死之罪嗚呼若沈慶之其斯人歟劉子業受寄微濟無感容此昌邑所以被廢者也不待太后疾欲揺景寧陵此周襄王所以自絶于周者也山陰新蔡鳥獸之行此漢之侯王所以自殺而國除者也一日而誅相王大臣三人此晉州蒲所以見弒者也蔡興宗所言雖非天地之常經是亦古今之通誼慶之受知三帝榮禄累朝雖不與國權而躬承顧託所宜斷以大義廢昏立明霍子孟之功不得專美於前矣乃徇小忠違至計兵柄在手見幾不作以至失身為賊所制不亦悲乎

蔡興宗説領軍王玄謨舉事玄謨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公言右衛將軍劉道隆與興宗嘗俱從帝夜出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掐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蔡興宗以廢君除惡之謀語沈王劉三人獨劉道隆默許之王玄謨難焉沈慶之不從而不漏其語也何慶之於顏柳之謀則發之而於興宗則能隱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不可以私惡非惟其公而已矣興宗之所以昌言三人之所以不漏當年後世亦無非之者以是非之公也人君恃崇高之勢殺戮之威兵甲之多宮闈之固觸情縱欲肆行不道自謂如日在天人莫能害也不知商度瞷睨欲取之者近處乎心膂之間肘腋之下禍機一發疾若迅雷可不戒哉

帝遇弑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治其亂養其生成其性而已矣非為屯也自義農以來天下非一姓所御以天言之惟德是輔而無私親以人言之惟惠之懷而無私與若其涵虐肆於民上弃天地之性則天人同疾而伐之者至矣苟為不然堯何為不與丹朱以天下而與舜舜何為不與商均以天下而與禹禹何為不與益以天下而與啓家天下若雖立嫡立長而何為必以賢為主也而蘇子著論乃曰武王非聖人也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蓋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與之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矣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亦以是哉文王受命稱王不絫紂之存亡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而可乎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為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此文王之事文若之心也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武王封之蓋亦不得已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謀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此蘇子之論也其辭則美而辯矣其

理則不然仲尼之稱嘆堯舜也蓋志於天下為公也無間於禹者為其以鯀之故雖貴為天子不忍華宮室美食服也豈有意薄湯武而譽堯舜哉武未盡善者指樂而言之其聲音節奏方之韶舜小不及云爾武王未伐紂之前嗣為方伯因亦服事于周孔子通言周德之至何以知其專指文王也使仲尼厚於文而薄於武者憲章文武何耶伯夷叩馬之諫自太史公傳之孔氏未嘗及也孤竹君舍長而立幼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去之餓于首陽孔子以為仁而無怨者豈為武王伐紂而不食其粟哉孟子以紂為獨夫者祖泰誓之言泰誓之言蓋當時齎事受師其旅衆多若林而倒戈自攻無一人為紂致死者非獨夫而何所以為獨夫者非以其賊仁賊義而何殘賊之人肆於民上天絕之人離之君之位亡矣是則謂獨夫而已在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卦者定數也湯武乘此數者也猶帝乙之歸妹文王之明夷也而謂湯武非聖人可乎惟湯武非弒君也故南巢之事史不書放牧野之事史不書弒借曰時無良史而序書者孔子也亦不足信乎凡書百篇皆孔子所取以為經邦大訓若孔子心非湯武則直削其誓誥有何不可而與典謨並存垂諸後世其意蓋恐後世亂臣賊子假湯武以濟其姦故存其誓誥以見桀紂之罪明湯武之德以謂必也德如湯武罪如桀紂乃可襲其迹云耳故其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而不謂之叛其序洪範曰武王勝殷殺受而不謂之弒夫天下之理折衷於孔子亦足矣以孟子為未足信已不可言智又

不信仲尼則吾誰與歸乎湯之慙德非慙用兵也謂來世託我以濟姦者曰湯嘗為之湯以是為慙是亦孔子詔後之志也使誠可慙則不為矣疑謀猶且不成慙德而可為乎周公與逸所稱四人不及湯武者特取其不敢荒寧之事享國長久之報以告繼世守文之君為觀逸遊田之戒耳湯武創業之事故不及歟周公既身相武王伐殷誅紂矣而又心非之豈理也哉方紂之未亡也文王未嘗稱王虞芮質成而文王受命云者亦齊東野人之語耳蘇子不致義理而遽信之謂武王伐紂則不可文王稱王則可武王為弒君矣文王獨非僭號乎天之命人豈有諄諄之言文王何所據而受命也故泰誓牧誓盡稱文考及柴望大告武成之後行追王之禮矣然後稱文王此見於經者豈不明哉荀彧佐曹操取天下亦謀略智計之士耳比之子房尚遠不逮操挾天子殺伏后左右無非曹氏之人文王亦嘗為此乎以武王為非聖而以荀彧如文王何悖謬之甚耶武王克商甫及下車投殷之後於宋正為殷有天下之久不可以紂故而使聖賢之君不血食也故封武庚此乃天下之公義聖人繼絕之仁心乃謂不得已而為之又過矣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采人也則不當受武庚之反當也彼鯀之惡未若紂之甚舜殛鯀而禹相之謂禹非人也而可乎武王至于孟津羣后以師畢會遂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夷狄之君亦莫不至此豈口舌可諭勢力可來乎而謂諸侯有不悅者是皆以後世淺事近慮而兩度聖人故不見聖人而失之遠也夫黜湯武而進曹操上荀彧而

下孟子與武庚而厚誣文王此立說之反理亂德者愚不可以不辯

明帝 湘東王彧　宋紀

晉安王子勛反于尋陽豫州刺史殷琰應之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琰復為逆事當奈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但人情甚安清蕩可必

興宗嘗勸沈慶之王玄謨劉道隆以廢立之事今對明帝乃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是以昔之湘東今之尋陽所舉不異也其意云何無乃興宗初謀止於廢黜而謂殺之為甚耶

撫軍將軍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人莫為用出戰而死衆謂沈攸之宜代其任攸之以江方興名位相埒必不為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也乃推方興為主諸軍並尤攸之攸之曰吾本以濟國家豈計此之升降

平常之時人情事變猶不可端倪而況世難方殷危機交急之際乎君子所以自強不息日新其德者非但成己亦以成物也苟有一長片善遽已自足揚己矜衆則昨日之美未盈把握而今日之失已及岡陵矣惜哉孝祖之不知此義也沈攸之其異沈璞者乎以濟務為心不以名位為意所屈甚微所成甚大君子之事歟

袁顗兵敗欲奔尋陽沈攸之追斬之

袁顗之懼禍求出而刺雍州也蔡興宗亦得荊州長史興宗不行顗勸之去興宗曰襄陽星惡顗曰天道遠吾但須脫虎口耳白刃交前不救流矢興宗曰內難得弭外釁未未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可也既而廢帝被弒尋陽起兵四方貢計咸歸焉朝廷所保惟淮南丹陽數郡卒之藩鎮皆敗建康獲安顗之求全適以自戕興宗料事雖蓍龜弗如以何道而知之耶曰興宗亦以人事觀之耳是時親王壯大可忌者盡拘之建康藩國皆乳臭小兒廢帝理必及難次立之勢當在叔父以尊為長君而臨制內外其理既順其勢可倚豈不安於奉孩童以稱亂于外者乎此興宗之所獨見蓋嘗以微辭語顗而顗不悟也

鄧琬聞兵敗憂懼無計張悅詐疾呼琬計事悅曰卿首唱此謀今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以謝罪耳悅曰寧可賣主求活乃斬琬馳詣建安王休仁降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勛時年十一

鄧琬首謀為逆罪固不赦張悅初無諫止之言及事敗乃斬琬以自脫亦何異於琬欲斬子勛之意耶建安王休仁宜不受其降并斬送之而請免子勛之死則於義得矣子勛年未成童非能進却鄧琬者也周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惷愚其在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貴以此處子勛廢為庶人其可也

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無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

宋興于茲六世矣前後諸臣未有興宗之比者方嚴取敬於人主強直取服於小人立身乎昏亂之朝而猜忌不及勸人以廢立之事而誠心有孚及禍難交興從容乎其間

為之畫謀制勝終克綏靖或違其所戒尋致敗覆真可以謀王體斷國論者惜乎明帝用之不盡其才也衆人服其先見亦未知其所以見者故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上既誅子勛等司徒休仁曰松滋侯兄弟尚在非社稷之計也於是松滋侯子房等十人並賜死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明帝以太祖之子叔父之尊剪暴夷凶更造王室是宜不待詔令而境内服從矣然尋陽一唱逆謀諸方響應都城危綴幾不自守謀臣竭慮將士畢力乃克平殄宜易而難宜聽而叛是何也明帝年雖長屬雖尊宗正不推其賢中外不聞其德所以厭服人心者未矣既克外難所當修仁行善新美政事厚撫同姓簡其才行成立者布之要路其未成者未與民社之寄慎擇端方教以禮義以待任使則寶位安宋祚永矣乃葛藟之不式而戕本是務皆為社稷計有如此者乎吁亦不仁之甚矣故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之蔡興宗曰今正須單使尺書若迎之以重兵勢必疑懼安都等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如將外叛必引虜入寇上不從謂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何如對曰恐非國家之利也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安都等聞大兵北上懼皆降于魏

下之所以心服于上者以仁不以暴以德不以力也明帝即位甫爾仁心未布德信未孚尋陽之亂不得已而應之方有戒心用善言所以勝也示威淮北則得已不已而為之志驕氣盈簡忽至計所以敗也兵凶器戰危事其勝與敗特係人主一念放與不放之間故心者事物之宗而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人主之急務也操而不放則以惴惴百里之地南征北伐而叛逆泮散王室載寧縱而不收則以猛將伏鉞強兵鼓行而喪師失地為國大辱此固後事之師不可不監者也

納太子妃令百官獻物孫奉伯止獻琴書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

貢賦必有典式天子不私求財養太子不可不慎也明帝所行不亦異乎責百官使獻是導之取賂也且何以示太子昭儉德以臨照之道耶雖赦孫奉伯而不殺然風旨已傳孰不競獻以求免禍清約之士無所從出必濫被罪懲貪鄙之夫不出於己則肆為掊克一舉而數患生焉故人主必清心寡欲然後可以表正天下遏塞亂源也

建康訛言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以為南徐州刺史休若憂懼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參軍王敬則曰今主上彌留政成省閤殿下聲著海内入朝必不返荆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臣妾飲泣不敢違乎休若素謹畏白於上而誅之

明帝忌諸弟人皆知之寢疾日久人亦皆知之休若據上流無罪而見疑其勢必死如之何而可腹心將佐咸以

入朝為難王參軍之謀非若鄧琬凶悖之計也固亦在所擬議者豈反逆之謂哉休若智不足以權事忠不足以格君殺謀主而蹈駭機是亦匹夫之諒耳

上與嬖臣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慮上晏駕建安王休仁秉政己不得專權贊上除之上疾甚內外莫不屬意休仁親舊豫自結納上聞愈惡之召休仁偫尚書下省宿夜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孝武誅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能久乎

有道者多助雖楚越可為肝膽失道者無助雖手足變為仇讎休仁自以於上有功嘗獻情款請殺松滋等十王是以諸猶子不若兄弟之親其自託於帝也至矣曾不知猜心一生父子且不相保而何有於兄弟乎且殺人以全己市道猶或不為豈有盡殺兄弟之子而己能獨安者其逆彌甚則其禍彌酷下省之藥勢所必至也然則休仁宜柰何有功不居謝免權任身奉朝請以忠孝敬慎兢兢自守己無失德而禍猶不免是則天也亦可無憾矣休仁臨終之言以孝武之鉏兄弟子孫絕滅是猶不悟其勸殺松滋之失也悲夫

上誅吳喜下詔曰喜輕狡萬端苟取物情豈可奉守文之主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

壽寂之脫帝於垂死之中吳喜破叛黨於國家孤危之際所當十世宥也皆以無罪而殺之內既誅鉏兄弟外又陷戮勳臣以是為身後之遠慮正使嗣世元良尚未可保況蝡蠕之子乎

上疾篤慮晏駕後皇后臨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為宰相門族強盛或有異圖遣使齎藥賜死敕至景文正與客棊叩函看已復置局下方與客思行爭劫局竟徐曰奉敕賜死乃飲藥而卒

死者人之所難處也無罪而死尤人之所難堪也王景文當之坦然無慍心怖色若有道者何也曰存之久念之深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亦熟而已矣異端之學以無生為至視其身猶空虛然其空想之極者刃而不狎火而不知水而不覺也景文之能無懼者若是而已其比之逃難不安死者固已縣遠比之慷慨殺身者則亦去賢矣然尊為三公親為懿戚視人主失德曾無一言泯然而死於義闕矣與其能死曷若盡事君之義以忠諫死不亦善乎

蒼梧王　宋紀

桂陽王休範以帝幼沖素族秉政己不得為宰輔反於尋陽

諸侯舉兵于外者若文帝則以大臣奉迎若世祖則以義不同天師皆有名是以事功可立休範之舉何名哉特以蒼梧幼沖素族秉政已不得為宰輔怨憤而發是則反而已矣使休範有國家公慮移書朝廷問少帝何人之子得無異姓干我昭穆祖宗威靈安所顧饗乃以大義唱率荊郢入靖王室其庶幾乎

建平王景素孝友清儉好文學禮接士大夫太祖諸孫景素為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楊運長阮佃夫欲專權惡之有告景素謀反運長欲誅之袁粲蕭道成以為不可乃止後竟為楊阮所殺

宋室諸侯王至是益微未有聞也而景素獨以孝友清儉好學禮士著名朝野屬意又且屬尊而齒長也袁粲審能爲社稷長遠之慮則當與蕭道成協謀定計黜退蝢蠕援立景素非惟克延宋祚又因以至公大義消抑道成窺覦之心一舉而两得矣乃不是圖坐使楊阮小人肆其邪計陷戮賢王爲姦雄開道嗟乎袁粲有忠志而無忠事惜哉

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

人之保字蝢蠕者雖取諸初生之時及其長也未有不知其姓者是何也以氣稟之異也然則何益矣惟自貧賤而之富貴之人則利於養已者因冒昧而不自明如呂政是也其有知其姓而不以冒昧爲利則終復之如李昪是也蒼梧之非劉氏明帝必知之矣惟不能平忌疾之心思本支之重甘以大業付諸異姓人情至此不可以理斷殆天厭劉氏故奪明帝之鑒與不然何其愚蔽之極也作史者於明帝之殂書宋祚之絶乃實錄矣

帝欲殺蕭道成陳太妃嘗罵止之帝嘗入領軍府時盛熱道成裸卧帝立道成畫腹爲的以骲箭射之中其齊道成益懼與袁粲褚淵議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

蕭道成圖篡久矣未有以發也而蒼梧以戲射促之非欲自迨乃促宋祚之絶耳道成若有忠宋之心與袁褚合謀廢黜異姓建立宗藩猶反掌然而不早爲之所及骲箭中齊甫幾交急然後圖之夫豈伊霍之志哉袁粲既失於幾乘此爲之亦未爲後乃執拘攣之見稱蝢蠕爲主上甚大姦爲小過致事由道成氣勢已就方欲以空拳搏猛虎自名爲忠豈不謬哉

初魏尚書李敷李訢少相親善後訢受賂爲人所告當死時敷得罪於魏主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陰事可以得免訢從之魏主誅敷赦訢未幾訢復爲尚書信用范摽及訢得罪出爲徐州摽告訢謀外叛徵至問狀摽證其實訢曰汝受我恩乃忍爲此乎摽曰公忍於李敷摽何不忍於公

天下之不窮者惟義理而已意氣勢利皆有窮者也士以義理相與其無缺也固義理也一不善而一絶之亦義理也子夏哭子而喪明呼天曰予何罪乎曾子責之子夏投杖而拜深謝其過此朋友以義理相與有失則相規也孫策之於袁紹始合而卒離其離合皆有義也惟以義故責之如曾子而商也不敢辭絶之如孫策而公路不敢怨豈不美哉若以意氣勢利而交未有不光初凶終者二李范摽之徒可勝數哉可勝數哉

順帝　　宋紀

沈攸之蕭道成素相善及蒼梧遇害攸之在荆州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乃稱有素書是明帝與己約誓又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東下遺道成書曰少帝昏狂廢之可也奈何弑之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子孟孔明亦如此乎足下有賊宋之心吾敢捐包胥之節耶

沈攸之名將也而不知義宜其敗也致怨道成特恨其專

制朝權出已之上是私忿也乃假　素書手令布于遠邇人
誰信之且其所爲輸忠者明帝保字之螟蛉而非劉氏之
苗裔天下所共知而以弑逆爲道成罪此豈所以服人心
哉蒼梧之死當爲宋室慶不當爲此舉事也攸之若知道
成有賊宋之心於揚阮誣討景素之時要結道成廢蒼梧
戮揚阮立景素隆宋祚一舉而兩得矣
袁粲起兵欲誅道成兵敗謂其子曰本知一木不支大厦但
以名義至此我不失爲忠臣汝不失爲孝子矣遂父子皆死
人臣之罪莫大於弑君姦賊之徒莫深於篡國蕭道成兼
有之沈攸之以勳勞宿將據上流之重袁景倩以忠心義
氣參朝柄之崇志欲討賊而不能克何也劉宋之祚迄于
明帝中外大臣不能匡正王室建立宗支而使楊運長阮
佃夫等二三細人扶植他姓至于六年之久凶虐驕恣人
理不容蕭公羽翼已成爲民除害猶且逡巡顧望不遽取
之袁沈之師何名而起也其敗不亦宜乎昔曹操劫挾天
子二十餘載篡奪之事以次施行議者猶謂操取之羣盜
非取之漢室今劉宋已亡蕭公殺李將軍而代之於宋何
預焉以此書斷明帝之罪庶乎保字螟蛉勦拉同氣推誠
發孽疾惡父兄者或少警矣
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謝朏與語朏久之無言王
儉知之喻其指請間言曰功高不賞公雖欲終身北面可乎
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内和儉曰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
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少復推遷豈惟大業永淪七尺
亦且不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遂唱議加道成殊禮道成

困辭
道成之爲是紛紛者欲取國而不知所以取也要之道成
不得在姦雄之列特宋末諸人無出其右者故僞定一時
耳三老董公有云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道成之誅李昱也
宜有播告聳動遐邇以謂明帝自殘其宗傳諸他姓李昱
凶虐不道人神共疾孤總攝大政若涉淵水天下之事當
與中外賢傑夙夜圖之於是王儉進易代之謀太后下宋
終之詔事幾脗合不失時矣乃狃習弊風規爲禪讓復立
順帝以召兵端豈非才氣狹促規摹不宏無經濟大略而
然歟

帝下詔禪位
　官天下者享國之日雖淺而子孫以安家天下者享國之
日雖長而子孫以危理勢然也古語有之三世爲將道家
所忌夫將爲君使者也其禍尚如此況將將者乎自古有
道之主少不令之主多有道者爲民除害創業于前恭儉
仁恕敷求賢哲畀之後嗣恐其失墜而已不令者爲民之
害毀業于後奢溢怠虐與小人處晏然不知前人之勤勞
謂己與子孫永保天祿也而不自免其身者多矣身或幸
免不能保其子孫者皆是也及其亡也顧爲匹夫而不可
得而爲之祖考者沉淪冥漠不復能知矣其平生創業勤
勞非無功績亦與大化俱徂而不復可見矣豈不哀哉是
故人君必監觀古今熟知往事究得失廢興之源治必法
先王道必先仁恕衆建賢才與之共守而尤以教太子爲
急也至於宗室亦莫不慎擇師友輔以仁義使各成其材

以壯維城之勢已既無失德後嗣有可付則家天下之道雖不能與天地長久彼商之六百祀周之三十世或可冀矣使桀紂之先知率此道雖至今存可也

太祖高皇帝　　齊紀

太子賾請殺謝朏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

謝朏於齊帝開業不能決然去之但不欲身預其事耳故屏人之間久而不對知機之諷對而不從至於解璽放詔則棄之而出亦謂革命重事恥出諸己而宋德淪廢又不足為忠故以逡廵引遠處二者之間與方之攘臂而前者亦可謂此善於彼矣使高帝舉事而名正則雲合而景從者豈不更榮耶

奉宋順帝為汝陰王衛士殺之而以疾聞上賞之誅宋宗室無少長皆死

安成王準素無黃屋之望蕭公立之為己梯耳然一日北面則君臣之分存焉況三年之久乎宋德已終天命在我蕭衰南向夫豈偶然王之汝陰盛其宮室備其供奉多其子女金帛而無利權民柄亦安能復為余毒也而必殺之又賞夫殺者又勦宋之宗室其視魏世之山陽公德又下衰矣不亦傷乎其不仁不亦甚乎

上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是興長弊源即命擊碎常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古之冕服有玉藻黻班之飾以重寶文盛禮非為侈也天子之貴用一玉導未為大過為後嗣念碎一玉導未有深益然深懲病源之意亦可謂善矣不若擇賢人以輔導之為制度以防閑之則其為益又弘博矣彼鬱林王侈費無度未一年用錢八億萬豈無孫謀之及耶非其本故也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之慕儉而賤貧者莫不笑金土同價之言然無此理也顧能使貴賤有等人不妄用金不至黷貨焉耳必欲與土同價雖高帝在位百年亦不能致也

褚淵卒子賁恥父失節遂不仕以爵讓其弟屏居墓下終身

褚賁之心可謂孝矣其嘗三復幹父之文乎其讀蔡仲之命而興起者乎雖然有未盡焉兄弟一體也齊爵可受己為世子何義而辭若不可受己處其義而使弟處其汙豈理也哉

武帝　　齊紀

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在我禳之何益

武帝之言人君之言也是言在歲之三月耳夏四月以太祖舊憾誣荀伯玉垣崇祖而殺之所謂克己思政者何在敕伯玉之言已於太祖也是李伯陽之忠也恨而殺之是慕容暐之事也垣崇祖之不親附己也是衛綰之節也又恨而殺之是不法漢景之行也武帝於是乎為子不子而為君不君矣然則其所謂克己者徒言之云耳豈知克己之道哉誠能克己何善之不成何治之不興歟

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意欲無限嘗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上聞而惡之有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貨易上疑其有異志殺之并其四子

張敬兒雖殺劉休範破沈攸之不忠於宋而忠於齊所謂
勳舊世臣也而以無罪殺之三月之間殺先帝忠勞勳舊
之臣三獨不聞燕伯款晉州蒲之事乎吁亦殆哉其不及
也幸矣幸不可常非人君所宜恃也若敬兒忘頽無極則
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范縝盛稱無佛
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
發隨風而散或墜茵蓆之上或落糞土之中貴賤雖殊因果
何在乃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
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

自古太平極盛之時四海戶登版籍者往往以千萬計以
率論之戶有十口是天下有一萬萬人也而官職之貴者
不過數十員則幾分而有一耶而異端之教以利誘人謂
從我之道則所欲者隨念而至自其說行雖明智之資亦
莫不惑今生修善以為之因後世望報而謂之果借如世
有萬人篤信精練同時獲果而世之貴位纔數十員安得
人人而貴哉妄誕若是而惑者終不悟也范縝之論亦未
究理人不常貴亦不常賤先後升降莫可端倪今以風花
散落為諭是則生而貴者不復賤生而賤者不復貴非通
論矣其所謂神滅者尤非也形有質而神無方正猶刀之
利也形雖亡神固自存刀雖壞利固自在利非鋒鋩之謂
神豈智識之謂耶范縝所見蓋以智識為神是墮於佛學
而不自知也人死曰鬼不可謂之神神者陰陽不測妙萬
物而為言未嘗斯須亡也非窮理盡性何足以知之

時中書舍人有四員各住一省謂之四戶及法亮等為之既
總重權勢傾朝廷四方餉遺歲數百萬王儉極言其弊上手
詔酬答而不能改

四戶竊柄聚賄上不知也及王儉以聞則非不知矣而手
詔酬答終不肯治何也四方歲入餉遺凡數百萬必有所
用之矣不然有汙國之臣而不行敗官之法難乎免於天
下之疑也

魏中書監高閭以為北狄所長者野戰短於攻城若用其長
以奪其短則雖眾不能為患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
長城置兵扞守東西不過千里用工不過十萬人一月可畢
雖有暫勞可以永逸

拓拔攻討柔然累世矣亦嘗屢捷而大勝終不能滅之者
觀武而不耀德也不務以德綏懷而惟兵是尋則塹池千
步崇城百尺延袤萬里適足疲民而自怠非長久安固之
道也高閭所陳抑末矣

魏初民多蔭附無官役而豪強徵斂倍於公賦給事中李安
世上言歲飢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
量使力業相稱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諸男夫十五以上
受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有經世安民之慮者未嘗不欲體國經野患在上無復古
之君幸而其說或行均田制産功未十一則以貴戚近習
不便而罷者多矣獨魏孝文慨然有志於先王之道以李
安世片言而力行之自是邦有常賦官有常祿賍賂殆絕
而民力寬裕其效如響然則美政良法非人君誠信而頽

為其孰能強之
唐寓之攻陷錢塘上發禁兵擊之寓之衆潰臺軍乘勝抄掠軍還上收軍主陳天福弃市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震肅

君人之道當法天無私孰非吾臣惟賢是好孰不宣力惟忠是賞孰不進言惟善是聽漠然如昊天在上不係心於一偏一曲而萬物莫不愛戴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苟有私好私惡滯于方寸則與民無常情無以相遠而匹夫匹婦憪然不服之心起矣齊武帝未足為賢君而寵將縱暴乃能誅而不赦公罰一行中外震肅苟物物如是所謂禹湯之治其興勃然又何難哉

魏高允卒

拓拔氏之臣無出高允之右者魏初無祿至是始祿纔五年耳而允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是五十年貴而無祿也魏主嘗至其居見草室布被廚有薪菜而已於是賞賚及之然賞賚不若祿入之常也晚而得祿又以振施親族是允未嘗不貧其貧而能樂者乎好讀書善諫諍喜薦賢恂恂如也其泰而不驕者乎可謂有德君子矣雖然其經世之才猶在魏主之下所以不能佐之以大有為也允尚如此他人固無所望矣

魏大旱代地尤甚牛疫人多餓死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外府繒布絲帛以其太半頒賚百司下至工商皁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皆有差

自古歲旱其害先及而衆者惟農民而已在官之粟少又取於農府庫之弊之又取於農農被害方瘵而公斂反繁焉故歲小旱則農民留離大旱則擠于溝壑蔽為盜賊而已或蒙賑恤之惠則平日無積以移運而不及時官非其人以刻削而不及下其弊不可勝言與亂同事大抵一轍也魏政素不以恤民固本為先獨孝文最為流意發廩移民出御府服珍器用以班賚之可謂羙矣然牛疫而餓死者無頭焉是不及農人也豈非以德為政之大闕歟無亦讀孟子不精講王道未至歟

魏淮南王佗卒 魏主方享宗廟始薦聞之為廢務臨視殯櫬

貴戚之卿於情雖重而宗廟之祭於禮為最是故春秋大夫卒於祭之日則不以聞蓋緣先祖之心見大夫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不忍視已設之饌而遽撤之夫如是則上盡肅敬於宗廟下全隱卹於臣子兩得之矣魏主以佗死始薦而廢陋於稽古其亦諸臣面牆之過耶

魏主使羣臣議與齊通好何如游明根曰既不遣使又侵其境直在蕭賾今復遣使不亦可乎乃遣邢產來聘

人有四疾克伐怨欲是也而甚者克也克者好勝也所以然者志不勝氣為氣所使也苟知以理自勝而不以氣勝人則克反為治己之功矣游明根以罷使侵境曲不在人請繼齊好魏主從之可謂能內省而遷善者斯固聖人之所與也常存此心魏於王也其庶乎

以安陸侯緱為雍州刺史緱留心獄訟得劫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誅民畏而愛之

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猛非君子之

政也古有寛栗剛柔之不亦而無言猛者曰威而不猛而已以此知猛非古人所貴也子産無乃有見於剛嚴莊栗之可以為治而過之者乎夫弛張文武惟當而已矣成王戒君陳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成王君陳皆賢人耳而能及此何子産之智而以猛為尚耶賊者不仁而毀其則為人害者也劫尤甚焉劫而可赦則竊盜不復治矣聖王所宥者過而已矣劫豈過耶得劫而治非失於嚴縱劫使自新不足為恵蕭紙於二者何居我未之前聞也

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好武事私作錦袴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誣告其反子響殺寅等上怒遣胡諧之尹略帥兵詣江陵檢捕羣小勑之曰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諧之等至子響白服登城遣使相聞曰非敢反也今還闕受殺人之罪乃殺牛具酒饌餉軍略弃之江流執戮其使子響怒出戰臺軍大敗上遣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即日赴建康太子長懋素忌之順之發建康也太子密諭順之使早為之所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縊殺之

子響未嘗反武帝亦無必殺之意善為將者文服而行宜諭上旨使之入朝可耳而胡諧之尹略故激怒之使有反形蕭順之又受東宮密諭致之死地帝皆不知也為順之者聞東宮之命當具以白上且言太子當友愛諸王共隆基業豈可以猜忌自除手足非宗社之福也如此則上心釋然太子知懼子響得全臣子罔上如此親王見逼竟無由自明喑嗚就斃良由聽言不審遣兵太遽又有束手全命之詔以兆凶誅人君喜怒可輕乎哉

魏馮太后殂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楊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若宗廟何魏主為之一進粥

先王之制雖有毀不滅性無以死傷生之言然不至焉者皆是也過之者千萬人而一二耳況於人主生於深宮豢於富貴者乎又況非其所生者乎又況嘗欲見殺者乎而魏主能行人子之所當行為之臣子者所宜將順以輔成之則自漢景以來君德盡愧而為後世法宏且遠矣而楊椿乃於勺飲未入之時遽有僵仆滅性之憂何乃孩其君歟夫魏主至是亦已長矣臣下猶欲孩之使幼主而臨御其見孩豈有既耶故曰小忠者大忠之賊也雖然孝文之孝孝矣其非所當為孝者歟

初魏太后忌魏主英敏恐不利於己欲廢之盛寒閉於空室三日絶其食大臣固諫乃得免魏主初無憾意又有宦官譖魏主於太后太后杖魏主數十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

兩漢而後世主稍不賢者若有孝文之母其得免於暴崩幸矣有讒己者其得免於誅戮則無矣馮太后於孝文非己出也而孝文事之如此其孝且年在幼冲寒而飢之者三日瀕於死矣而怨心不形雖其天資純至亦見持守之志力矣使逢伊周之輔其所成就豈止於是而已耶雖然孝文之孝自情文而觀之則固可賢由理義而論之當無忘乎顯祖之死馮太后酖之也為孝文者義不戴天矣則當如何孝文賢者不得以夷狄斷之謂其知母而不知父也孝文長者不得以鄉原斷之謂之矯情而要美可也使

孝文不知父之見戮則已矣然年已十歲加之夙成庸有不知乎知之而致孝於馮母如此既不可謂之知母而不知父又不可謂之矯情而要美名然則篤志力善而不知義理之中者乎嗚呼人倫之變莫大於此非可與權者不能處宜孝文之弗及也豈不惜哉

兖州刺史房法乘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長史伏登之擅權法乘怒繫登之於獄登之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因之別室法乘無事就登之求書讀登之不與乃啓法乘心疾不任視事詔以登之爲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

不善讀書者以古之時與今異其事未必可循古之人與己異其行未必可法直以爲玩好之具娛耳目資談說而已如房法乘之徒夫豈少耶五經語孟之在天下如衣服飲食器具一不備則生人之用息不可無也舍是則益少而害多者雖汗牛馬充棟宇君子之心所不存也以此讀書則必求其會而適於施矣今好讀書而不事事是人自人書自書了不相預則亦何必孜孜矻矻弊精神於縑素哉房法乘好讀書而方伯之位爲褊裨所奪孔文舉好讀書而千里之守爲盜賊所逐賢哉陶元亮讀書不求甚解其言曰但得琴中趣不在音也可謂達者矣

魏王引見羣臣問以禘祫王鄭之義詔圜丘宗廟皆有禘名從鄭禘祫並爲一祭從王

宗廟之祭莫重於禘祫而自漢以來諸儒之論紛紜交錯識如聚訟莫得其要則混然行之不有達理直儒擇乎經訓而折其衷何以破古昔之昏昏示後來之昭昭耶真儒之言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也所以知天子禘者以禮云禮不王不禘知之也所以知諸侯祫者魯侯國當用祫而以賜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無祫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言諸侯不當用禘也禘祫者合祭之名耳天子有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於前是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羣廟之主而食於太廟是之謂祫若其時其物則視其所得用而隆殺之矣以此斷禘祫豈不明哉四時之祭有禘之名是出於王制王制者漢文帝時諸儒剿經爲之是時無達理之真儒而掇拾遺經於煨燼其文具在其合於周制者蓋不能純宜其載禘祫之文有交錯之失也有國家者欲行禘禮斷以大傳及春秋則泮然無疑矣或問王制不純于周制者可得聞歟曰王制出於漢文時去孟子蓋遠矣其論制農田班爵祿與孟子異一也其論九州之國及縣內之國與武王邦諸侯之里數不同二也其論伯正帥長其制不見於立政三也其論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與書載侯甸男邦采衛有異四也其論學以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之學曰頖宫異乎孟子無所經見五也其論冢宰專以制國用量出入爲事而不及統百官均四海之職於五官亦然六也其論六官而闕大宗伯遂以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同名而有祫禘祫嘗祫烝之弁七也既曰諸侯宗廟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矣又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八也其言井地之尺曰古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不知此書

誰爲之所謂古今者果何時也凡此皆不純於周制之尤大者也然去古未甚遠其言可取者十九在學者明辨而慎擇之耳

魏主禫於太和廟衮冕以祭

孝文慕古力行尤著於喪禮其始終情文亦粲然可觀矣自漢以來未之有也後世孺慕之君可不景仰而先王是憲乎方孝文之欲三年也在廷之臣無一人能將順其美者莫不沮遏帝心所陳每下若非孝文至情先定幾何不爲邪說所惑耶禮曰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齊衰之喪盡對而不言也若夫入事之權非經禮也今孝文百官備矣百物具矣是宜三日而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使禮廢而復起如古之高宗焉而群臣狃於漢制雜以國俗使其君不得由惟對之哀而涉方議之失不寧惟是其初守禮違衆欲行通喪甚力其終也乃不能三年於是期而祥改月而禫是用古者父在爲母之服不中節矣然乃不得其本遂殺其末耶夫禮惟其當而已施之當則如被衮冕而執鎮圭施之不當是衣狐白裘而坐諸草莽也豈不惜哉

魏冀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有司奏冀州民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魏主詔曰封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以禧爲司州牧

不井田不封建而治天下終苟道也孝文於是失言矣未當講求古制何遽知其不宜於今也先王善政良法出於聖人法天之用如五穀布帛生人所須豈有古今之間哉

以爲不可行者非小智不能知則私意以爲不利於已耳下酌民言之公而從違之二帝三王率由斯道長吏近民民受其利害莫切焉若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宜察其故其公且實耶當聽其所欲如光武之留寇恂可也其私且不實耶當治妄言者如齊王之烹阿大夫善也今一無所問直以下不得請而拒之非矣或者見之亦以謂防牧伯之得民心何其隘也建官分職嫌其得民心則失民心者是可賞矣後世令甲有百姓舉留官長監司不得受接奏上之文其源流豈無所自耶

魏罷寒食饗詔祀堯舜禹周公於其國都

四時之祀天子用孟月禮之正也若寒食其始既不出於先王其節或跨乎仲季則非天子所宜行也苟以爲祖宗常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盍亦擇理之中不吊而行之歟寒食之祀始於晉人思介之推之焚而死也爲之不火食然則有天下國家者以是日祀其祖考可謂不經之禮雖祖宗行之而未暇革今而革之去非以從是何不可之有魏主斷然罷之不膠者卓矣又能舉堯舜禹周公各祀於其都其意尤美此皆有大功德於民凡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祭焉者也此而不祭而祭淫祀古人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可不慎擇而廢置之乎

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年三十望爲公輔嘗夜在省中撫按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搥車壁曰車前無八騶安得稱丈夫

富貴人之所欲然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故曰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聖人不以富貴為榮而以道義為重邦有道而富且貴是得之以其道也於義無歉聖人以崇高居之矣邦無道而富且貴是得之不以其道也於義不合聖人以浮雲視之矣士苟由道而顧義則治己之不暇尚奚軒裳鍾鼎之念哉道義重則彼輕富貴急則此亡相為消長者也躁進欲速如王融營胸中無物則入躁是營反而求之於我何有君子之敎曰求富貴者必將有用也推欲用之本斷而絕之則無累矣然此亦為自初用功者言之耳養之有道行之有義涵養既久惟不富貴也富貴不能淫如伊尹周公安有高危滿溢之患哉

魏主南伐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三人將斬之魏主遇而赦之休曰陛下將遠清江表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為攘盜不斬何以禁姦魏主曰誠如卿言然王者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也

殺生予奪人主之至權也時有縱舍使人不測此秦漢以來狙詐之術朝三暮四非聖王平允無私之道也罪應死而特恩赦之以為非常之澤罪不應死而特旨誅之以為獨斷之威皆君道之失也王者法天而已矣

鬱林王　太孫昭業　齊紀

初世祖疾亟王融欲矯詔立竟陵王子良頃之世祖復蘇以朝事委西昌侯鸞世祖殂鸞奉太孫立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帝少與子良妃袁為厚甚著既即位聞王融之謀深忌之子良竟以憂卒

司馬氏曰王融乘危徼倖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素以忠慎自居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烏可近哉

子良賢王也素懷清尚不樂世務受遺之際推柄與鸞人所難能也而不免於憂死何也操術不明而擇士不精也喜賓客接才俊好釋氏信因果此所謂操術不明也門下八友梁武帝與其開國元臣咸在焉而獨厚王融此所謂擇士不精也武皇不豫融欲矯詔立子良而子良不知又戎服絳衫斷東宮仗而子良又不知上既殂融以子良兵禁諸門子良又不知誠不知耶是不智也佯不知耶是不忠也禍變危疑之際事幾間不容髮而一聽王融譸張為幻曾不覺悟略無可否至於迹涉疑似恐懼而殞乃自取之安得獨罪融哉融者亦劉班之徒耳子良不知監焉忽哉

海陵王　新安王昭文　齊紀

宣城王鸞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以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

司馬氏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而危不預知可謂忠乎

愚竊謂朏之行己凡當危疑之際即其中退然蓋其所見如此非懷姦也於蕭道成謀禪蕭鸞謀篡立乎其朝者扶顛持危死生以之上也逡巡引遠自潔其身次也賈勇攘臂為福先為禍始僥倖而冒進蓋不足數矣人各有志義不可必以一途思其上而不得得見引遠潔身者可矣朏

所以語其弟者當在議論之域未可以不忠斷也
帝起居飲食皆諮籌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荅以無
錄公命詫不與皇太后詔曰嗣主沖幼延疾弗克負荷宣城
王鸞體睿皇育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高宗即位
古者設官分職之事人主也曰師曰傅曰保保者保其身
體傅者輔以德義師者道之教訓不寧惟是凡立乎朝者
皆得諫君其衛翼成就之道如此其密自非下愚不移之
資亦必隨才有立矣方師傅保傅之職或修人主視聽言
動一有不當則救導隨之其敬畏之心不敢少肆亦何異
於思食魚蒸而不得錄命之拘也使宣城王意在忠君而
成其德雖不與魚蒸亦何害惟無忠君之意故禁其嗜欲
則與絕其飲食無異閑其動作則與坐諸桎梏不殊此史

所以載思魚蒸不得之小事以見宣城拘制其君之大惡
夫惟物物而已則一旦解纓綬而廢之不為難矣

高宗明帝　鸞　齊紀

上詐稱海陵王有疾遣御醫瞻視因而殞之
文惠太子素惡明帝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及
明帝得政文惠之子孫無遺此明帝所行之事非出於他
人者也以人不喜我之故而勸其後嗣奪人之位廢其身
又從之以是自固謂不可搖矣身沒未幾已子單弊亦無
免者然而宋齊之君安然行之前乘覆車後來並轡疾驅
邁彷如弗及焉者以是為故事當援而行之耶抑習俗所
移不自覺耶無乃惻隱盡亡無復人心耶嗚呼悲夫
上之廢鬱林王也許蕭諶以揚州既而不與諶恚有怨言凡
恃功頗干預朝政上數之曰隆昌之際非卿無今日今一門
二州兄弟三封報卿極矣而恒懷怨望今賜卿死乃并二弟
誅誕殺之又殺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
蕭諶有恚言事起明帝既許以揚州而自背之夫以孫策
之奇偉英邁尚不能堪袁術之給況險膚利欲之徒耶明
帝蓋亦反已有未盡乎雖然諶有恚言而已反逆未彰而
襲已之功詎可忘去其干政行私猶裁抑之可耳何至兄
弟三人同時就戮延及三王無罪而死猜忌濫刑如此欲
國之久長得乎人而無信雖父子且不相保中果乎矣雖
豚魚亦感而化之在中孚之九五曰有孚攣如言君道感
通而天下信服固結攣然然後當君之位故聖人以信易
食君子以信易生明帝一食其言其失如此自謀而論則

有以取之矣
魏主如委粟山定圜丘引諸儒議禮李彪言魯人將有事於
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請先一日告廟從之
按鄭氏說有事于頖宮告后稷也頖宮郊之學也考諸禮
記三祀皆由小至大以類而舉配林山類也呼滹水類也
然則頖宮廟之類也若非廟之類欲祀上帝而以始祖祭
于學宮何義也哉益知頖宮之非學而鄭氏考之不詳自
安其說以為學也然則頖宮或於之祭故曰昭假烈祖或
於之宴故曰戾止飲酒或於之出令故曰匪怒伊教或於
之受俘故曰虎臣獻馘或於之慮獄故曰淑問獻囚或於
之誓師故曰桓桓于征而當論是時戎事尤多詩八章而
戎醜居其三焉略無庠序養育人才之說其非學也明明

著矣

詔修晉帝諸陵增置守衛

正己以及物政之經也敬親以及疏禮之序也反經而失序政非善政禮爲非禮矣晉在宋前於齊無禪受之交遠事之末而爲之修陵置守雖曰近厚然非事之急先務也與其施恩禮於隔代之晉曷若惇叙九族以自蕃其家乎高武子孫至是尚衆明帝忌之一日而殺十王於是太祖世祖世宗諸子皆盡向使少推爲晉修陵置守之心反思強弱廢興之故則於同姓必不至若是烈矣

初魏主以新興公丕陸叡李冲于烈有功賜以不死之詔叡後謀逆伏誅丕亦坐免爲民魏主賜冲烈詔曰叡丕反逆自貿幽冥不關朕也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一何可悲自今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

人君許其臣以不死何所始也其始於衛莊公乎公之爲太子在戚也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太子入即位後一年良夫謀召亡人輒太子疾懼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明年良夫食於公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袒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三罪而殺之流及後世遂有預許不死之詔至於鑄鐵爲契以賜之焉然皆不能保是何也皆公而不信也人君之言謂之命猶天命也天命有不公乎出命而不公必至於不信善者無所恃惡者無所懼而君道衰矣所貴乎刑者將以服人心也許之不死而尚之死人豈服哉歷觀前古爲是者往往食其言豈非後世之永戒乎

魏太子恂既廢頗悔過李彪密表恂謀逆詔賜死

魏孝文亦可謂英明慈愛之主矣太子有過以公義廢之是也既而悔過爲左右所激卒以讒死其事迹不得白不亦悲乎古語有之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之役也獨信李彪一言未嘗考覈其虛實而遽殺之良由孝文已有嫌惡之心不開悃悔之路故讒間得入而冤結無告也孝文於愛而知其惡則得之矣憎而知其善不亦鮮乎

初魏李彪家世孤微以李冲好士傾心附之冲亦重其才學薦於魏主且爲之延譽於朝及爲中尉結知人主稍稍疎冲魏主南伐彪與冲共掌留務彪多專恣冲不勝憤積其前後過惡劾於尚書省上表請付廷尉治罪彪坐除名

先達在上汲引後進古今通誼也舉爾所知薦賢報國人臣公心也上焉者薦人而人不知客主皆賢也次焉者以禮義相期施者不苟受者不忘主客之賢否半矣次焉者以勢利相與施者或不得已報者或不歸心蓋十無一二矣又次焉者直以市賈相求金錢貨賄讐售而已則盡市賈之役耳人君深居九重責公卿牧守以薦進人才而其弊如此然則奈何哉人君擇宰相者也若舜舉臯陶湯舉伊尹高宗舉傳說則其相必能擇大吏選師帥惟賢能是用以公道躬率于上百官有司亦豈敢以利交而私舉于下此治道之序也故因李冲李彪之事而及之冲延譽彪以才學也又何必介意於禮敬之增虧彪親附冲圖汲引也又何必變情於勢位之崇卑二者交失也

會稽太守王敬則反以奉南康侯子恪爲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遥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入宮令太醫煑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盡殺之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子恪自歸左右以聞上驚曰遥光幾誤人明日乃賜王侯供饌悉遣還第

異姓之臣受君知眷有謀有猷尚不敢不盡忠竭誠爲君深計况同姓貴卿乎遥光前後勸明帝者惟以殺子孫爲事其人歟非人歟不可以人理推也其聞劉休仁而慕之者耶君疑同姓而己贊之己非同姓耶先疎後親舐糠及米同姓既盡行及我矣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愚悖至此何也以利欲蔽之也明帝既知其誤己則宜并前者擅殺十王之罪一施之庶少雪沈冤而謝祖考乃復不治是意亦欲其如此不深非之也雖免其身而嗣子見戕國隨以亡天之降殃不亦顯而類乎

魏主入寇聞上崩下詔禮不伐喪引還

魏主聞齊明廢立則舉兵問罪聞齊有大喪則引而去之力行古義師則有名嗚呼美哉人之大故莫甚於遭喪推己孝愛之心則知之矣惟己無此心則必伐人之喪矣韓子載猫相乳之事人而伐喪是狸狌之不若矣後世操刑罰統百官者人臣非有反逆大罪於放弃中雖父母之喪不聽行服歸葬以盡人子之情其亦不忠厚之極無以訓天下之爲人臣子者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一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二

東昏侯　　齊紀

太尉陳顯達伐魏

報施之文當稱其情有人待我以横逆君子必自反何以致之而修其事既無以致之矣而横逆猶是也則以妄人待之而終不較也匹士自好於鄉黨尚不可違此道况有天下國家者乎先是魏伐齊聞其篡立之故及聞齊喪即日班師是責我以義而待我以禮矣齊宜如何遣使告喪謝其矜卹申飭邊境勿得外侵則處己處人兩得之矣東昏既不知政陳顯達擅命興師禮義俱亡情文並棄是夷狄也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伐而大敗僅以身免齊不復北討遂至於亡蓋始乎此戰矣顯達首事及無責罰是啓反叛之漸也然東昏何責焉

魏主連年在外馮后淫恣魏主聞之后懼使女巫厭禱曰一旦得如文明輔少主稱制者當賞報不貲事覺魏主曰吾以文明家女不能廢但虛置宮中有心庶能自死

馮后之麗於罪也其失由孝文也后者文明太后家女也文明太后殺顯祖孝文之讎也既不當納幸而以病出還私家且爲尼矣不勝私情又召入拜昭儀用其言廢正后而立之是孝文爲子之道爲夫之義好色之心聽言之明於焉皆失豈不爲盛德之累哉

魏主疾甚謂司徒勰曰吾殆不起嗣子幼弱社稷所倚惟在於汝汝其勉之勰泣曰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内莫及所以不辭正恃日月之明今復任以元宰揔握機政取

罪必矣周公大聖猶不免疑而況臣乎魏主默然久之曰詳
思汝言理亦難奪乃以北海王詳鎮南將軍王肅廣陵王嘉
尚書宋弁太尉禧右僕射澄等輔政
當孝文之季魏室親賢無出元勰之上者所宜位以元宰
任兼軍國受遺託孤爲宗社計法成周之用旦戒慕燕之
委詳而勰亦當抑冲退之私情體家邦之重任則兩得之
矣而孝文與勰慮不及此易世之後禧詳亂政魏業浸衰
惜哉夫勰之所爲懇懇避權者殆已見太子之不足與有
爲耶孝文五歲而知代親之慼嗣洛十六而未識政事之
方此固勰所不願當事者也然貴戚之卿存亡所同義不
應爾與其謙讓遠引終不自全曷若侃然立朝以身殉國
乎

魏世宗追尊皇妣高后爲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封后兄肇爲
平原公
祖宗所爲而善百世不可改其有失者隱而不舉則孝子
之道也魏高宗事親至矣人臣之行如王祥亦不能有加
矣稽古右文而其德孝廟謚之當自古鮮儷矣此世宗所
宜兢兢翼翼是則是傚者也父殁未逾時遽崇妾母顯貴
外族恩禮赫然前世未有其不能繼志述事如此魏德之
衰浸可卜矣雖然世宗之爲是舉孝文有以致之也正后
有穢操以譴而死次后無婦道以罪而殺世宗既立長樂
馮后則不得不追崇高氏以爲母家乃勢所必至也豈非
孝文之過乎
帝自即位不接朝士專信宦官時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
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
省帝失德浸彰祏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暄素忌寶玄欲立
建安王寶寅遙光意欲自取以微旨動祏祀亦勸祏立遙光
祏意回惑暄以遙光若立己失元舅之尊故遲疑久不決遙
光怒遣人刺暄暄覺之遂發祏謀帝誅祏祀
廢立事之最大者也舉之而當猶有言其罪如嚴延年之
於霍光者而君子與之以見不可不慎也如此考春秋衛
事衎以有罪爲甯殖所逐而殖子喜納之剽立非其次又
未有說爲喜所殺則喜之罪亦少減矣而聖人書曰甯喜
弑其君以是知廢立之事大舉之而當猶未有以逃責況
私意乎東昏失德天下共知廢昏立明以安社稷固大臣
之任也而江祏江祀初不知諸王孰賢有公聽爲羣心所
屬者先欲立寶玄又欲立寶寅又欲立遙光而劉暄者於
寶玄則有平昔之嫌於遙光則恐失元舅之尊是純以私
意謀也舉棋不定不已太乎其爲戮也宜矣
初高宗臨殂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每謀誅大臣皆
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皆莫能自保
善爲子孫謀者必教以安固之道異哉齊明之謀也人主
以一身寄於萬民之上猶屋室焉民其基也藩輔其墉屏
也猶身焉大臣其股肱也宗支其肺腑也善人君子其元
氣也政事法度其血脉也六者備則其國家猶天建地設
而其身猶據太山而四維之雖欲危亡不可得已今乃教
使猜防豫蔵先事制人其才智弗如而凶暴加甚致左
右前後人不自保江祏江祀蕭坦之劉暄沈文季徐孝嗣

相繼誅死於是舉兵尋陽而陳顯達叛求降于魏而裴叔業叛還軍廣陵而崔慧景叛建牙雍州而蕭衍叛東申請罪而陳伯之叛斡方大臣既叛于外於是須昏人出而桑偃叛誅有誅廢而張欣泰叛棄姑孰走而申胄叛以東府城降而徐元瑜叛以新亭降而李居士叛被讒懼誅而王珍國張稷叛何為不於未叛之時先事誅之而反出其後乎蕭衍之起也兵萬餘人耳至是東昏實有猶六倍之而不能保其首領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孫者順道也齊明之謀逆理既甚無以燕其子矣又況東昏之罪浮于紂乎

陳顯達反於尋陽帝遣崔慧景討之至廣陵慧景會諸軍主曰吾何三帝厚恩當顧託之任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安社稷如何眾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建康臺軍屢敗宮門皆閉崔覺慧景之子也與其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請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不從慧景好佛日對客高談恭祖每陳說皆不用積其怨恨遂詣城降眾心離散慧景敗走追斬之

佛之學以立事皆塵幻電影生滅不實無足為者欲人盡棄之然後能趨於空寂之妙崔慧景方何所為而對客談佛耶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前事之師也所宜忠心公慮為國大計如周公之中夜以思惟恐其不合於三王也合則坐以待旦起而行之其恐違道而欲及時如此今慧景稱兵向闕其事逆矣而以幼主昏狂欲安社稷其情若順順之功逆之罪皆未可知也其責不亦重乎而乃遇紛不能解恃勝不知戒清談廢務多暇日焉其欲順之情不能著見而為逆之事坐及誅夷不足悲矣且覺者子也誠有勞效猶當為諸將屈以伸智能之士作三軍之氣乃使與人爭功不知抑而止之慧景之言曰朝廷壞亂危而不扶彼其總衆危亂不自理也又何暇朝廷之論

慧景之反也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將兵入援蕭衍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明賢之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既滅賊行伊霍之事萬世一時也不爾便表還歷陽託以外拒若一朝放兵必生後悔懿不從慧景死懿為尚書令嬖臣王咺之等憚懿威權譖之曰懿將行廢立帝以為然或以告懿勸之出奔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敗走尚書令耶及帝賜懿藥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

昏主暴虐不足為忠而蕭懿事之忠不足為死而蕭懿致其死若懿者節之上六苦節者歟居險之極而固守之其道窮矣夫以東昏之惡比紂為浮正使同姓比干立于其朝而以極諫剖心必不得與三仁之列矣則懿之死也於義何居小峴投箸應詔而入遂戡大難以綏國步忠之施於東昏者盡矣用蕭衍之計託以外拒表還歷陽是以若為悔可以無凶者知不能免坐待金罌其智不足稱也是故士而不幸處乎昏亂之朝無一而可若為徐孝嗣沈文季蕭懿則不可為陳顯達裴叔業崔慧景又不可為蕭衍則又不可然則奈何孔子曰無道則隱富且貴焉恥也欲富貴乎無道之邦又欲行不失義雖聖人猶難之

雍州刺史蕭衍起兵移檄建康數帝罪惡

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聖人也而後世論者猶以爲過何不以江左觀之劉子業劉昱蕭昭業蕭寶卷之徒其所行事人倫道盡有桀紂之所不爲者責宋或梁衍以臣伐君彼固爲法受惡不得辭也而使昱卷凶淫不道肆於民上或以叔父爲猪而將屠之或縛孫爲考而親斬之內則九族外則百官下則萬民無晨夕晝夜惴惴慄慄不保生理而曰彼君也君可伐乎如此則天爲民立君元后作民父母之道息矣詩人之刺其君者或曰狂童或曰狡童或曰碩鼠或曰烏獸孔子編詩存而不删而湯武之事則備載誓命以見桀紂之惡斥爲獨夫且謂商革夏周革商合澤中有火之數得順天應人之義及周之衰也黍離之詩次于

國風成周之城夷諸列國而天王之位降矣故曰天無常親民無常懷社稷無常奉以此防民猶有不畏檀車之聲如五朝之亡主者而謂湯武非聖人孟子爲孔子之罪人也而可乎

魏詳以禧驕奢貪淫白於魏主且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魏主然之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爲大將軍

甚矣昏主之不可與有爲也元禧以有過惡爲人所白而元勰以得人情爲人所譖夫白禧而譖勰者皆元詳也魏主惛於是年十有六曾不知勰之賢不可去朝廷而禧之罪不可爲上相一升一黜而責詳以離間親賢不忠於國而治之則主斷明君聽清朝廷治而中外服矣乃罷勰而進禧詳又被權任焉魏政欲不衰得乎以賢爲疑以讒爲忠而不亂者古無有也

魏主既親政禧不自安會魏主出獵禧欲發兵襲之自旦至晡謀不決魏主還事泄賜禧死由是益疏忌宗室

甚矣昏主之不可與有言也元禧爲上相以驕奢貪淫所爲不法爲人所白魏主既聞之則宜詰其是非覈其有無審如所白黜而去之改任親賢則禍亂無自而起矣乃置而不問反疑元勰罷使就第而禧也進拜三公是魏主所猜防者在勰之得人心而不怒禧之多爲不法也則禧之謀反是魏主養成之矣且以禧之故而并忌宗室魏之離析分崩蓋始諸此故曰邦之杌隉曰由一人

帝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隨即枯萎朝暮相繼

五子之歌言酒色禽樂宮室之荒未有不亡者古之時人朴而俗質或記事者言其大槩耶何不若後世之荒而淫也至武王數紂則有臺榭陂池之害臺榭陂池宮室之類歟卉木竹石臺池之飾歟斥而大之侈而新之則有不可勝言者萬鈞之大石蓄水浸田而通舟異狀之奇石封山罷官而充貢窮搜乎溪谷遠盡乎江湖而石之好無猒也奄取士庶之塢園大發農民之輦輂卒節必眞比偶柯葉必其鮮榮而竹之好無猒也置圃養植不計根莖一宴翦賞萬枝猶少而卉草之好無猒也美樹生於巔崖嘉肴出於殊方聞名則移其根見花則摧其樹而果木之好無猒也苟以供奉乎一人殫費勞民而爲之猶且不可而公侯連第甓寵授舍與夫更衣別館花藥煩容誇多鬭美不移

而具於是歷代運載四方並舉時無虚月月無虚日執事者恣横百出或以之貶降官秩或以之破蕩貲産傜役不休農人怨苦此一役也而其害若是已足以取亡况彼五荒各騁其糧欲天禄之不終也難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祖之所遠聞有未足信目見而身親之猶不創懲蘇謟者又從而賛之曰前政無失焉得以爲口實文王之囿芻蕘雉兎者往焉若無所取彼何爲而往且前寧人爲太平盛觀固後嗣之所當紹述也嗚呼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和帝　寳融　齊紀

蕭衍議顯冑奉南康王寳融即位于江陵崔慧景之子偃詣江陵上書曰臣竊惟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寳玄與陛下先臣與鎮軍顯冑是也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天下纎芥之屈尚望陛下申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此尚弗恤其餘何冀今不可幸小民無識而罔之若使知其情節相帥而逃將何以應之哉事寢不報又上疏曰臣非敢以父子而傷公義誠不曉聖朝之意若以先臣奉人臣逆人君爲不可今日之指象魏者其故何哉陛下申先臣則天下服不申則叛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董之筆千載可期何待陛下屈伸而爲褒貶臣愚爲陛下計耳詔報曰令當顯加贈謚偃尋下獄死

崔偃之言是也而詞太激蕭穎冑恥以亂臣賊子自居也而偃寧中其事是以殺之雖然過矣詞之太激偃之失也然訴冤攄憤者不激切不足以伸己情而動人聽江陵君臣亦宜詳酌事理有以處之正寳玄慧景之名則言順而事成矣寳玄慧景之舉爲忠歟爲賊歟不正其名而以言激之故施刑於偃是謂濫殺無章又何以服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寳卷驕縱日甚其雍州刺史蕭衍掃土興兵順流而下惟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臣乞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城斷黒水路彼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可收岷蜀自絶又命揚徐聲言俱舉建康窮蹙魚遊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驃騎大將軍源懷亦言蕭衍外侮寳卷内危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使爲經略既而不果

南北之離合豈惟人事抑天數歟以陳叔寳之荒淫未至若蕭寳卷之甚也使魏孝文而未死其君臣賢懿又豈隋文帝之可方舉兵而南混一决矣孝文春秋方富而死死未三年蕭衍取齊而魏恪之才不逮其父遠矣故以元英首議源懷賛决任城王受專征之寄終不能奮揚六師以圖大功在易師卦五君也而六居之故但發田禽執言帥師尸輿之戒而無一怒安民之象韓信稱高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不信夫或曰五朝雖偏安而正朔相承魏雖奄有中夏要是夷狄天固不使夷狄主正朔也正使孝文尚存豈能兼有南北哉嗚呼其然豈其然乎

初衍起兵州郡多降吴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及建康平衍使李元履巡撫東土勑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

節勿以兵威凌辱元履至吳興昂亦不降開門撤備而已及至衍厚遇之

以袁淑為忠是謂琨為玉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若淑是已以袁粲為忠是謂莛為楹也易曰力小而任重若粲是已然當時稱之後世詠之以為殺身明節舍生徇義曾無異詞豈世少忠臣故論者借以立勸耶抑推見至隱智者所難耶若袁昂負荷道素之門而前烈如此故當發與之際而自處乎清濁之間方諸率先迎降者亦可謂比善於彼矣然而開門撤備身詣梁府尋受寵利師長百僚則不知昂所以自為果何說也

衍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運已終公當承其運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不早定若天子還都則人無異心誰復更

同公作賊耳

梁公以外諸侯入討昏亂於古有稽矣而沈約有作賊之說何也昔湯武躬聖德有民社仁洽義孚天下心悅而歸之夫惟不舉也舉則一戎衣而天下定矣無徼倖之心無取敗之道也後世則不然非必有積累之德也以才智相高而已非必有秉伏之義也以兵力相軋而已鬬智角力則勝負出焉幸而勝則雖昏暴之君得舉叛亂之決而蹶下不幸而敗則雖忠賢之衆未免悖逆之罪而沉族是則事成為帝事不成為賊此魏晉以來圖人之國皆心所自知也而尚敢以順天應人與湯武比乎此崔偃所以力爭公寬而蕭穎冑所以不肯與之伍也雖然均以成敗論則崔慧景與蕭穎冑又何較焉

約出衍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衍曰明早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衍初無所改俄而雲來不得入約出閤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衍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橫且曰成帝業者卿二人也

替人取國者豈有它哉酬富貴之願耳若如張子房諸葛孔明則志不在此也如鄧禹房杜則亦不汲汲於此也就圖富貴者論之又自有等衰若沈約則真儉人之魁梁公府僚范雲為首約其次也九錫之議雲未言而約先之雲墮其計中屏不得入於是超居雲上為尚書僕射而雲為散騎常侍以此一事推之約之傾巧攘奪豈有厭心雖為功臣而不保厥終其亦幸而免於鈇鉞耳

荆州刺史蕭憺厲精為治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得盡情荆人大悅

以天下為政則其政公不惡人之議之惟恐人之不議不得盡公也以一己為政則其政私不欲人之議之惟恐人之有議不得遂私也此君子小人用心之辨也居位行政代天養人於我何預焉有一不善民且受害君子公心苟不知也如或知之未有不改者博詢廣問求盡下情不以屈己為嫌不以沮撓為忌惟政之善而已此治所由興也居位行政違天拂人惟我是用為無一不善民自受害小人私心非不知也利己為念未有肯改者飾非拒諫杜塞言路以誹謗結忠臣之舌以妖言鉗義士之口惟政之不

害而已此亂所由成也昔鄭人游于鄉校而議執政然明欲毀鄉校子產不肯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威以防之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仲尼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聖賢之存心如此豈一身之為哉蕭憺亦未有他奇然其言則可為世範是以表而贊之

武帝上　　梁紀

東齊和帝為巴陵王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乃遣鄭伯禽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沉醉伯禽摺殺之

或問巴陵王有免死之理歟曰難乎其免矣使在荊州蕭穎胄推奉之時力辭不從如何曰可以免當時耳亦終不能免也嗚呼梁公欲纂直擣建康東昏既失人心若天命歸梁亦不容釋矣何必假人立標尋即仆之哉巴陵之於廢非貪天位也知不可逃委身而聽之也其飲醇酒變非安夫命也知不可免指驅以授之也嗚呼悲夫

齊和帝之鎮荊州也頗見遠為參軍及禪位見遠不食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士大夫事而見遠乃至於此

五朝取國皆祖述孟德而憲章仲達耳彼操以文王自居而炎以受禪為名則蕭衍竊以於湯武何不可之有所不足者東昏罪惡雖浮於紂而蕭公於仁義曾未窺其藩耳任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聞應天也應者對感而為言人事作於下則天理應乎上豈曰天感乎上而人應乎下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故易惟曰順乎天順天者順理也東昏之罪惡固天所絕然蕭衍借王天虎頭以激蕭穎胄於前遣鄭伯禽送生金以除巴陵王於後天何嘗有象與行示梁而使梁行不義殺不辜以應之耶後世治名不治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相承而罔察至以為尊號其失遠矣

詔有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

按舜典五刑之目一曰象以典刑二曰鞭作官刑三曰扑作教刑四曰金作贖刑五曰怙終賊刑何為設贖謂罪之疑者也三代相承至周穆王其法尤密乃有罰鍰之數皆為疑刑也鞭施於官蓋胥史徒隸也扑施於教蓋學校夏楚也是則鞭重而扑輕鞭以痛懲扑以愧恥而已夫當官典教臨時之用有何可疑而使贖乎無疑而贖則頑者肆怠者縱法不嚴而人易犯其末流乃至於惟贖之利變亂正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且使士流與卒伍同條豈刑不上大夫之義乎

齊南康侯子恪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一物心我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且我與卿宗屬未遠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曹志魏武之孫為晉忠臣況卿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知我心故子恪凡弟凡十六人皆仕梁歷

清顯以壽終

梁武雖以兵取而其資非殘忍之人也故於蕭子恪等能保全之向使沈約不進邪說封巴陵以小國俾奉齊祀爲梁賓武帝亦必從之豈不美哉武帝以利害所迫狃於弊俗未受命間先殺六寶蓋以立威勢而脅中外也既受命又惑於約而有生金之事是皆不知命之所爲也詩不云乎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夫惟順天而受命則命在我矣何慮乎商之復得而勤其後裔哉向使武帝移待子恪十六人之心施諸六寶與巴陵王不行不義不殺不辜遂爲五朝盛德之主其又何訾耶

徵謝朏爲左光祿大夫朏詣闕固辭上不許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禮遇優異朏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士大夫非有德義可以表正風俗則有器業可以倡濟時務以正風俗爲己任者於仕也有從有違以濟時務爲己長者於仕也從多而違少矣下乎此則利祿而已矣謝朏於齊梁易代之際未嘗不逡巡引卻異乎攘袂褰裳而趨之者若有意乎名節也而卒不能自保其志侍中司徒尚書令人臣之極位辭不獲命去而復還若有意乎酬酢也而卒無以自見其功其於成己之仁成物之智兩無所處亦獨何哉不幾於爲善近名以要富貴者乎

魏以彭城王勰爲大師勰固辭魏主親諭勰至勰不得已受命

元勰不受元宰之命於孝文而於恪朝先爲司徒尋被徵黜及此師命又不得免此勰所以取死者也司徒太師與元宰何異受任於世宗曷若受遺於孝文既欲遂其沖素之懷則定州臨民揚州對敵皆不當承命而況司徒之尊太師之重乎若謂宗室遺老義同休戚則不得以謙退爲事安危治亂死生以之此則貴戚之卿所當然也今則進不成自任以社稷之重退不成自好與白雲俱潔卒爲一高肇小人所困惜哉或曰勰清尚素著必無權利之心在得之戒特以懇辭不獲故爾曰孔霸鄭衆以異姓之臣不拜三公尚能全其志守勰必欲退也豈無其道何至於爲人牽迫不由己哉

馮翊吉翂以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當死翂年十五乞代父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嚴加誘脅取其款實廷尉盛陳栲訊之具詰翂曰審能死不若爲人教亦聽悔異翂曰愚豈不憚死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奈何受人教耶廷尉以聞乃宥其父後丹陽尹王志欲舉翂充純孝翂曰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翂乞代父死人子常道也然年方成童而能之則其質去庸遠矣王志欲以純孝舉之亦爲其少而賢之也翂以因父取名爲辱則又賢矣使當時有搢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有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以輔成其美庸詎知翂也不喧若於曾閔之後乎故嘗論之善不可以利爲爲利而爲善則無善之理故孝而有利心不成乎孝矣忠而有利心不成乎忠矣何者心無二用利輕則義重利絕則義純一有利心參乎其間未有不反爲利所勝

者故當辭而思受則辭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無不然者忠孝一道也孝如曾子盡子之分耳豈聞參也而邀賞於曾晳忠如周公盡臣之分耳豈聞旦也而邀賞於成王命周公爲太師召公爲太保當時聖賢無出二公之右其道德固所當爲不以周公嘗請代武王之死以三公爲報也忠如周公賢如周公勤勞如周公功烈如周公而有希報受賞之心是吉甫之不若也尚得爲孔子之所法耶

魏司徒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嬖昵左右所在請託中外嗟怨

元禧元詳同受孝文顧命者也其在孝文時非惟不聞過失且以治行著稱及事世宗迭居上相則驕奢貪濫如出一軌是何也于以見孝文朝廷之治而世宗馭臣之術矣故人主中人也得賢輔可與爲上親小人則爲下必矣臣下亦然其才中人也明主策勵之則爲善爲忠若遇庸君則罪惡見而功績亡矣是故六十四卦凡五當君任者欲其以九居之不欲其以六居之也

魏攻義陽帝命曹景宗救之景宗頓軍不進但耀兵遊獵義陽降魏三關戍將亦棄城走御史彈奏景宗上以其功臣不治

義陽淮西之屏蔽也義陽不守則壽春合肥不得安寢矣曹景宗以步騎三萬人爲援軍視危不救遊獵自若遂使義陽陷沒三關棄城罪孰大焉貶號黜官未足償敗乃以功臣寢而不治則何以責人死守邊壘矣苟以功臣三數人並守淮南而賞刑如此雖一日而失江北之地非不幸也梁武於是失馭將之道矣

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射策通明即除爲吏

史稱武帝雅好儒術至是置五經博士開館宇招後進四館所養士逾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孔子廟以示尊師它日又幸國子學親臨講肄且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可謂勤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是何也帝心尚佛學自天監改元即不食肉此躬行也而輿座俘盛師弟子負特以美名而爲之是故人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其意乃身率其令乃文具其後綱維不立人紀胥廢國破身隕爲萬世笑蓋始乎此矣人主心術所尚可不愼哉

魏中尉甄琛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録尚書勰曰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爲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爲供大官之用也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議

鹽之爲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故甄琛元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魏驃騎將軍源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常曰爲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足矣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幾微者古人所慎而不敢忽也以舜為君禹皐陶為臣其反覆警戒必以幾為言幾者微也吉之先見也又曰幾者危也微而慎則吉微而不慎則危成王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恐其處宴安也古之聖賢慎微如此召公以武王受一獒之獻即陳不矜細行之戒畢公為父師弼亮四世之老而有克勤小物之稱源懷寛簡不喜煩碎自其氣稟之偏豈可因以為法也為政綱維固所當舉而事制曲防若綱目為亦豈可使之闊漏哉區區於衆務之末弊精神失大本誠非治道所貴一曰總要而司存廢弛則猶衰弊於下徒振其領亦何益哉懷所謂造屋之譬亦非也外望高顯而斷削不密乃屋之病也古人有言民生在勤孔明躬二十罰司馬懿嘆其事煩傷生而楊顒亦諫亮身兼衆勞光武日昃罷朝夜分乃寐皇太子勸以勤勞不怠非養性之福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嗚呼為君如光武為臣如孔明乃能濟艱難之運矣非天下奇才負遠大之志安能如此哉

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伐魏宏性懦怯部分乖方卒之大敗單騎逃歸

梁大舉伐魏有立功宿將皆不用而以介弟為元帥才望素無聞焉是棄其師也萬務皆資事平事者必資才自秉田委吏而上至於調元宰物之職各有其才一物不稱亂之端也堯舜禹湯成周之治所以後世莫能及者人稱其官官當其事而已後世用人不惟其治而情故多途或以空言或以貲勢或以世胄或以私暱或以虛名或以賕賂或以黨援或以恩紀才與官不相宜官與事不相須政以是敗民以是離而亂亡隨之矣使天下之務不論才有能否第以貴爵崇職歷遷之而可濟則古聖人求賢宅俊無乃徒為是紛紛歟臨川王宏年齒已長方之宋室授藩維於孩孺固已差賢然任非其才雖耆艾亦何益故任官惟賢才人主之要道也

魏中山王英攻鍾離昌義之隨方抗禦晝夜合戰上命韋叡救之受曹景宗節度上勅景宗曰叡卿之鄉望宜善待之景宗禮叡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魏師遂敗走義之德景宗及叡救己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武帝是時有戒心故臨川王宏既敗不復委以將帥而用曹景宗救鍾離且以韋叡副之於是有功然則任私而用非其人其敗可立待改過而用得其人其功亦可立致速如影響可不信夫雖然以曹韋論之景宗又非叡比也彼其臨財如此居伐又如此其胷中有餘地矣

以臨川王宏為驃騎將軍魏黜中山王英為民

蜀魏街亭之戰馬謖敗軍孔明戮之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臨川王受任專征違諫自用未嘗見敵駭懼而潰喪師五萬人幾如是而國不亡其罪大矣縱未用鈇鑕猶當盡褫爵秩以示懲戒而慰死傷之衆乃用輕典行薄罰不亦私於同氣而輕用其民乎仁人之於兄弟絶寵愛之私敦友恭之義然後為得三軍五兵之運盡

選衆舉才夫豈兄弟之任故春秋書黒背帥師以此防民
五胡十六國以兄弟爲將而失其道者尚多有之方是時
魏室而既卑矣猶能黜廢元英而梁不能也使梁無韋裴
之屬善其後不亦殆哉
上將有事于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輿駕始出鼓吹從而
不作
國之大祀惟天地宗廟社稷爲重今武帝所謂齋日云者
非祭祀散齋致齋之齋也乃浮屠氏所行不飲酒不茹葷
之齋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居必遷坐衣必變服食必盛
饌一其心志絜其體氣以與神明交未聞不飲酒不茹葷
也不飲酒不茹葷莊子謂爲社稷之齋已失之矣浮屠氏
所行其義何所依歟有宗廟之事備禮樂之容國家常典
何可闕也其或於理不中則詔有司稽古而損益之可耳
今乃因齋日而不樂既知其非允也遂以爲定制其輕宗
廟不亦太乎或曰人主敢重異端而輕宗廟何也曰佛者
自謂天之上地之下惟己爲尊彼天帝者皆其下也夫天
帝既爲我下矣則事之者何有於宗廟他日武帝以蔬麵
代牲牢蓋魄兆於此矣信妄誕而不稽則忽義理而不察
孰不然者
或請封禪上命諸儒議其儀許懋曰封禪出於緯書曲說非
正經之通誼始於秦皇不足爲法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
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上嘉納之因推演
懋議以答請者
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
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
弛重以鄭玄博聞寡要不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緯書之信
世無達理大儒稽古正言以祛羣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
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廵行費侈登山琢石誇大功德
或有祕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彼梁武之資未
必如漢光武之英也一聞懋言遂遏欲行之志推廣其議
以答請者則賢於光武遠矣使其舉措每如此則金甌之
業何缺壞之有嗚呼許懋之言萬世之監也
左僕射張稷自謂功大賞薄常懷怨望乃求出外以爲青冀
二州刺史
姦雄之人易於廢君而難於弑主必假手凶愚無知之人
以濟一時然其心不以爲善也甚則反歸獄於無
知之人終以不悟蓋不可勝數也張稷免於史太成濟之
戮幸矣尚敢稱功而責賞其愚豈不甚哉爲梁武帝者數
其罪而誅之上也全其身而廢之次也寵以端揆之崇非
所以訓示臣子於是乎失政刑矣稷雖離權外補而付之
邊郡獨不慮其生疆埸之患乎卒之稷爲百姓所殺弑逆
之報理宜然也
上與侍中沈約各疏栗事約少上三事出曰此公護前不則
羞死上怒欲罪之徐勉諫止約夢齊和帝斷其舌呼道士奏
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非由己出上大怒譴責之約懼而卒
理義之心人皆有之方利欲熾然而理義不勝則如雲興
而蔽日也及情事倏過而理義自白則如雲去而日明也
梁武固非常流其爲大司馬欲受禪而未言也府中文武

不爲不衆惟沈休文揣知其旨先唱九錫之議於是王亮
范雲任昉皆爲所傾而約居佐命之首及大事已定樞筦
鈌人乃舍約而用徐勉其久爲端揆志在台司上終不與
也其待約可見矣而於謝朏袁昂何胤諸人則禮貌眷眷
必欲致之而謂梁武無人物之鑒可乎約旣以羞死之語
侮慢其上又以赤章之奏欺誑于天其被譴責而免死於
鈇鉞亦幸矣嗚呼憸夫傾士爲人篡國本以酬富貴之
願而其究如此彼勸進推戴之徒曷亦監焉而少創乎

魏肅宗詡即位以高肇擁兵擅權殺之尊胡貴嬪爲皇太妃
以高后爲尼徙居金墉瑤光寺

高肇以罪誅高后何罪而廢后雖嘗有除胡嬪之心然嬪
乃妾也一旦立妾爲后廢后爲尼尋又殺之處議如此非
元澄元雍元懌于忠之過乎然自高后而論固有取死之
道矣身爲貴嬪妬于后而毒之已能無暴卒之報哉自胡
后而論又有取死之道矣身爲貴嬪廢高后而殺之已能
無沈河之及哉

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衆作亂以尼惠暉爲妻自號大
乘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惟以殺害爲事
所在毀寺舍斬僧尼焚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詔元遙
討平之

南北之際事佛莫如魏詡之時爲盛矣孔子曰今吾於人
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佛氏之言信美矣然其人非金石木
土無情之物也其飲食男女之欲豈能絕耶不能勝其欲
而强絕之則貪淫盜竊無所不至有甚於常人者國有常
刑尚且不畏而以佛誓自防厚貌深情聾瞽愚俗外若枯
寂中實奔熾舉世爲所眩惑而不之覺也魏明於法慶之
事亦可觀其行矣曾不是懲而崇奉益甚國力殫屈民力
潛伏禮義廢弛風俗頹敗而國隨以亡惟梁亦然豈非後
來之永監哉

魏尊胡太妃爲皇太后羣臣奏請臨朝稱制

魏庶子立爲太子則先殺其所生自以爲法漢武鉤弋之
爲也旣六世矣偶無母氏之禍非策之得也至世宗始不
殺胡嬪人理獲全而胡后之存乃魏之所以亡者以成敗
論則殺爲是不殺爲非以義理論則不殺爲仁殺爲無道
二者何從曰父慈則子孝殺人之母可謂慈乎母見殺而
不悲可謂孝乎是皆非人生之常理也若國之治忽其所
由致則多術矣豈皆以母后之故耶魏室衰敗正坐胡后
臨朝此則元雍元澄于忠諸公之罪也肅宗三歲即位又
三年而靈后始聽政方未聽政之時雍與澄專國大政誅
王顯殺高肇百官總己中外悅服能率是道以俟君長何
待於簾帷之政耶而羣臣不深思遠慮執議審計無故奏
請開禍亂之源雍澄無所可否相與行之然則非靈后獨
能喪魏實諸大臣同任其責矣善乎蘇子之論攝主也曰
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
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子未生而死
則其弟若兄弟之子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生而
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
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

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栢子死康子即位既葬南氏生男
正常載以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
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若
康子者乃攝主矣是古之道也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
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與聞外事且
不可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當大位而臨天下
乎女子爲政而國安在古惟齊之君王后蓋亦千一矣自
東漢馬鄧尚不能無譏而漢之呂魏之胡唐之武蓋不勝
其亂王莽楊堅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
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
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愈於異姓哉或曰三代之禮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
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託冢宰若太子未生生
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必不以天下付異姓付之攝
主也決矣鄭玄之傳攝主曰是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
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耶此玄之陋也是故攝主先王
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以爲當
然故不得不論也此蘇子論之善者也向使元雍元叉法
周之故維公綽忠以召虎自任如厲王流彘之時共閤王
政以俟宣王之長也則魏其少寧矣何必武靈之聽斷耶
魏于忠自謂有定社稷大功諷百僚加己賞太傅元雍元懌
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勑公卿議
惲等上言奉迎乘輿臣子常職臣等前議授忠茅土者畏其
威權故耳請追奪太后從之

大臣於爵秩辭受之際朝廷紀綱之所係百僚之所視傚
者也豈得爲人所脅授所非授哉此而可脅則亦何所不
畏矣諸元雖賢未免於弱使于忠貪僞取貴獨無裁正之
方乎縱不能爾自守分義抗然正色不苟依隨彼方將內
愧之不暇又何敢遽相害也既已亂勉授之茅土若非元
昭上訴雍懌亦未肯追改雖然終能有請猶賢乎已者大
臣之義可不正己而正物哉
上用魏降人計堰淮水以灌壽陽役者二十萬歲餘始成死
者數萬秋水暴漲堰壞其聲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
萬口皆漂入海
水之有源者不可遏也故大河之壯有鯀隄焉而無禹隄
陻與導之異也梁武以力斷瀆既亦不智規取壽陽其人
何罪焉而欲灌之又大不仁於敵未有損而自殘其民
以數十萬計亦無恫悔之心惻隱之誠是何也武帝學佛
者也佛之術以慈爲先而其行則忍其道以空爲至而其
迹則泥雖泥而觀之以空雖忍而號之以慈蓋名實不相
副者也聖人之道則異乎此矣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實
有是事故實有是德表裏同符隱顯一致所以能成己而
成物也一物失所如己疾痛凡曰天下孰匪吾仁豈有數
十萬人由我而死漠然不以介意者乎不能保國蓋有其
徵矣
魏胡太后作永寧石窟寺極土木之美自佛法入中國塔廟
之盛未之有也
聖王之治以禮制欲而品節之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其居

輿服食器用莫不有等下不敢僭上不敢逾此物力所以不屈而民志所以大定也佛教以供養為誠莊嚴為勝自瞿曇在日已為此言詔其後學窮極珍寶衆華之具曾無限制何況為其徒者惟知侈大而崇飾之能此者則許以敬信而誘以福利以自張皇其道未聞一僧諫止沮抑以為非義者也魏有中國百數十年惟孝文差為養民然國亦不富逮靈后肅宗從事佛教造寺殫費遂至力屈二夷交侵六鎮盡叛羣盜如蝟毛而起國隨以亡孝文太平之風曾未二十年掃地盡矣彼一萬三千餘寺數十萬僧何救於斯時後之好佛者蓋亦視此為龜鏡乎

魏之民多絕戶為沙門李瑒上言罪莫大於不孝不孝莫大於絕祀豈得輕縱背禮之情肆其向法之意一身親老棄家絕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

周人建子為正為陽氣之始也正者歲之首月也以探始之故而用十一月為歲首則四時易位矣故孔子不取曰行夏之時夏正建寅據人所見也何獨建正聖人之教莫不然者子路聖門之高弟也嘗問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語雖若不酬而意則兼舉矣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欲知死必先知生知所以生則知死之故矣欲事鬼神必先事人能知事人之道則知鬼神之情狀矣今佛之道遺生而修死棄人而明鬼皇皇焉以死為一大事而極談鬼神謂人死必登乎鬼之間而禍福善惡皆自鬼間治之凡人世實理與事物之跡皆指為幻化不眞而無形色名聲如天堂地獄輪轉無稽之言反指為眞實不誣是可信乎李瑒以一言蔽之曰鬼教蓋盡之矣而世有英明高遠之士溺心此教終以不悟曾瑒之不如豈不惑之甚耶

勅織官文錦不得為鳥獸之形為其裁翦有乖仁恕

生物雖衆動植二端而已曾子之行孝也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是君子於動植之物皆有不忍之心無暴殄之意不為動物有知而加恤不為植物無知而輕用之也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其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先後輕重各適其當此之謂道也今佛氏愛無差等以羽毛鱗介之屬與祖先父母輪轉生死者也彼牛羊犬豕安知其非吾祖先父母乎於是立不殺之教或者恍其名而不稽其理一唱百和泯然罔覺負與祖先父母處而心以牛羊犬豕待之泯亂彝倫一至於是豈不可痛哉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升高者必自下陟遐者必自邇非人故為等衰皆理之自然也今而混同倒置之不父其父而謂他人為父不兄其兄而謂他人為兄餓父而殺之則曰斷愛欲之源割肉以啗虎則曰等慈悲之施曾是以為道耶以梁武論之有如江淮之民水旱飢餓盡殺江淮鳥獸魚鱉足以救其死聖人所必為也何者人與人類固不與鳥獸魚鱉為類也今築堰遏淮灌人之國凡堰所害數十萬人為天下主曾不惻焉反眷眷於織文鳥章恐被翦裂妄心顛倒本覺寘迷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涼

武之謂矣

魏以崔亮爲吏部尚書時官員既少應選日多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薛淑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數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以一身論之目不能視耳不能聽手不能執足不能行則一身之用廢矣以一家論之奴不知耕婢不知織臧不供外獲不供内則一家之事廢矣四海者君之家也萬民者君之身也設官分職舉天下之務猶耳目手足奴婢臧獲也一物不稱亂或生焉是故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急於求賢才而任使之今夫抱關者啓閉必以時擊柝者晨夕必有節爲委吏而會計不當則蓄積決矣爲乘田而牛羊不息則芻牧缺矣是皆小役絲毫之不可不任非其才若夫環百里而爲縣縣有令環數百里而爲州州有守所統凡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勝其任者畀之而付諸年格夫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才者無幾不才者皆是也不問其才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是賢能庸謬姦凶之人相爲升降以率會之賢能不能十一其九皆民之蠧也家如此身何由安身如此心何由寧故濟濟多士周之所以興也小人在位苗之所以亡也自崔亮制年格後世襲以爲常更明君碩輔亦衆矣而終莫之改何也其意以謂任人則易以私任法則易以公人不常得不若一付之法猶爲善也審如是而善則吏部一司不必置尚書小宰及諸郎吏第如薛淑之言委之胥吏按籍呼名魚貫而進何不可之有故爲天下者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從以信賞必罰則太平可坐而致也夫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故自古取才必有數路猶患其狹今徒以進士任子而欲盡天下之才多見其有遺矣必欲賢能皆爲吾用當並舉古人取士之制或以鄉舉或以進士或以恩任或設科目或許辟召或聽自薦或令引類合四海之大三年之中以五百人爲率而均其數於衆流爲率相者因任原省是非賞罰各不失當焉率是以行雖起衰亂之俗而躋三王之治可也何停年格之足用乎

左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方春祀二廟既出宮有司以聞上問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服而往上即幸其宅哭之慟

禮莫重乎祭當齋猶不弔況有祭乎昔曾子問君當祭不得成禮者詳矣而無及大臣死者是知以大臣死而廢祭非禮也衛獻公所行竊禮之不中者而梁武何學焉廟中之饌已設委而去之是以臣子爲重祖考爲輕不敬莫大焉

魏太傅懌美風儀胡后逼而幸之然懌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侍中元乂衛將軍劉騰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吏部奏用騰弟爲郡人資乖越懌抑而不奏二人怨之誣懌謀反殺之

身正而人不從正者或有之矣未有身不正而能正人者也元懌爲非禮所逼獨無褚淵之節乎何不能抑而遽從之也備位大臣通乎君母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無以贖罪

又況义騰驕恣不法伺隙而動懌方以法裁制遏其奏請
是可行乎使懌以禮守身以義正國則內可以防太后之
過外可以禁义騰之惡矣行一不善曾不旋踵死於凶人
之手不亦辱哉

上好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侍中韋韰不與俗俯仰

君好之臣必從之上行之下必効之韋韰爲大臣而不阿
君邪好可不謂賢乎夫人子不學異端然後能孝人臣不
學異端然後能忠異端者背義而趨利壞人之心術者也
是以君子遠焉詩不云乎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使梁朝有韰等數公庶幾少格其君乎

柔然國亂阿那瓌奔魏言於魏主曰臣以家難輕來詣闕乞
兵誅剪叛逆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國主立阿那瓌爲蠕
蠕王屢求反國朝議不可阿那瓌以金賂元义遂聽北
歸勑懷朔鎮將楊鈞發萬五千人送之右丞張普惠曰蠕蠕
久爲邊患今茲喪亂束身來歸撫之可也柰何救累世之勍
敵資天亡之醜虜脫有顛覆楊鈞之肉其足食乎弗聽

魏伐蠕蠕凡五世乃能取之其勞師費財蓋不可億計矣
阿那瓌旣朝即欲反國是見魏政之厖有叛志也而魏方
恃其盛強不爲遠慮忘服之之難遽聽其去張普惠所陳
是矣而歸罪楊鈞則非其本也鈞爲邊將奉命而行其失
在不知可否而論於朝爾阿那瓌之計得行也乃元义受
金而爲之請也是必普惠所不知若其知之豈可置义而
不白乎嗚呼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者非必皆凶姦禍賊特
所見小爾魏於蠕蠕勞師費財前後五世已臣而縱之其
爲利害小大與百斤之金如何而义惟見金遂啓邊患魏
以是困而盜賊並興嗚呼小人之所以不可用而貨賂之
所以不可行以國家存亡係焉而知戒者鮮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二

初上養臨川王宏子正德爲子正德少麄險上即位正德意望東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怏怏不滿意遂奔魏魏待之薄復逃歸上泣而誨之復其封爵

正德之爲武帝子也使武帝終無子則嗣固正德所有矣宜其意望之重也旣而還本武帝當封以大國少稱初心而使之西豐其意猶若不足使正德而知義若父所命何厚薄之敢論正德麄險之年又已長帝豈不知其性質而善處之至使出奔旣歸又赦其死之法亂國之政不已疎乎劉玄德有言樂會之象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今日之失未足恨也今正德自魏逃歸於是正其叛亡之罪但還爵土而勗以數歲或予以小邑而居于遐方則刑罰明邪心懾而禍亂之萌遏矣乃泣而誨之復其封爵恩雖厚而義不立他日豫章王綜舍三軍而奔魏邵陵王綸箸象父而服表豈無所自哉

魏元乂既得志驕傲嗜酒好色貪吝寶貨則與奪任情父尤貪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囑有司莫敢違者乃至郡縣小吏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亦皆貪汙百姓困窮人人思亂

魏政至靈宗而衰然盜賊未作也元乂劉騰既竊權管政獨以貪貨一事坐生亂階夫財利者人所須以生養也古之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均天地之施也禁之於上則斂之於下斂之不已則人人困窮弱者轉溝壑強者爲盜賊而國隨以亡矣故紂之亡以鹿臺之財漢之亡以西園董卓之亡以郿塢公孫瓚之亡以京城古無不然富者怨府也而小人不悟必至如石崇因以臨死之間則亦未如之何矣今元乂好貨無厭其父既貪縱其妻又通請託其子又受賂遺於是牧守令長罔不貪汙郡縣小吏亦非公選本欲肥其家反以殺其身而亡人之國專利之禍如此故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魏王從侍講賈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人以爲雅談

賈思伯衰至便驕之語非特雅談而已惟持其志者知之血氣有衰志亡則無衰元帥可奪志亡則不可奪以此一言亦可見思伯之所存矣其春秋之學獨無傳考魏主治身爲國未有以賢於未受春秋之時是時胡后淫亂而徐鄭用權使魏主略知姜氏慶父之事必有以閑之道正家之法不至死於酖毒矣然則思伯所講蓋亦所受無乃三家詳略同異文章之末耶夫讀聖人經而留心於考詳略求同異溺文章之末是未嘗讀經也昔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故爲學之事必有其功今讀之經而不知經之弘意大旨以見於行事不若不讀之猶愈也

魏以淮王彧都督諸軍討破六韓拔陵彧敗而歸賊勢日盛以[illegible]羣臣問計元脩義請遣重臣鎮恒朔以捍寇魏主曰前歲阿那瓌叛李崇請改鎮爲州朕不從尋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既往難追聊復略論此耳

戚亦箋啓欲追之何如皆曰實合羣望

國亂猶身之病其受之非一日善醫者治本而不治標六鎮之叛起於宦官劉騰為司空之時好貨納賂以津舟車之利関不権因遂至刻剥六鎮交通互市歲入以萬萬計此六鎮構亂之本也比及破六韓拔陵作難為已累歲猶復深矣李崇乞改鎮為州去年之言也使魏主亟行之尚恐後時不能收六鎮已潰之心既不能用又追恨忠謀日不知劉騰貪饕致寇之罪如人疾在膏肓乃隨朝夕變證而療之難乎其愈矣既而六鎮盡叛始用崇言改鎮為州遣使宣慰已無所及是故善為國家者當閒暇之時修其政刑常有危亡之憂若近在朝夕者制車於未奔揖舟於未流徹桑土於未陰雨不使至於無可奈何至於無可奈何孔子亦末如之何矣

侍中周捨坐事免以散騎常侍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鎮改易朝儀詔勑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是任之

機密者萬機之務也軍旅者三綱之用也謀議者腹心之任也方鎮者股肱之寄也朝儀者禮法之原也詔勑者賞罰之文也兼是六者而堪之非有道德才智孰可哉今伊周而論其惟諸葛武侯乎如漢之魏相唐之陸贄亦庶乎無忝矣所惟艱哉朱异特以好文義多藝能贍給而當此任可以見梁武之不知人而异之不量力也夫絳侯木訥猶可爲漢相其於文藝闕如也而安劉氏定社稷故無文藝不害爲君子有文藝不害爲小人朱异亡梁江揔亡陳

有國家者愼所取舍哉

初帝納東昏侯寵姬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綜亦自疑聞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為父子遂潛發東昏家自殺一男試之驗由是常懷異志外人皆知之而莫敢言屢求邊任及在彭城遂降于魏梁軍潰魏乘勝追擊復取彭城

梁武諸子惟昭明為賢然未免有過其餘皆不肖矣擊伐東昏殞其身而移其祚尚何愛於一姬又不能察其隱微而生疑似之子子既長矣又不能察其性行而付疆埸之權一日之間併失數城喪師覆將若欲戲然古人云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人多不知其子而帝王尤甚以其疎也父子因異宮出入固有時而豈可不日夕見乎日夕見則情意通情意通則教誨接知是而有不知者鮮矣豫章外叛之意夫人知之獨帝不知其親戚孝子而有所不知又況其餘乎

邵陵王綸攝南徐州喜怒不恒肆行非法[illegible]奪孝子服而著之[illegible]上始聞之責讓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類上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朝之爲君自陳無罪使就剝褫捶之[illegible]上大怒[illegible]賜死太子統流涕固諫得免

三才均一氣而天為大四端皆至德而仁為要天而化之莫非聖人而堯舜文王孔子[illegible]道之後世莫非經書而春秋爲切五典莫非大敘而三綱爲重故天下之理至幽險也而乾以易知之天下之事至繁衆也而坤以簡能之學進乎此不亦要乎昭明太子幼有穎質記誦博矣文

章矣矣而於人倫有未安也邵陵王綸擬父而加捶撻在
而服喪宜得逆亡邪與弑幾希殺之生之惟武帝命可也
而統乃泣因誅請免其死是固意情義之施於卑者甚焉
而敬恭孝愛之承於父者不至豈不逆理哉其後人免以
信邪服疑憂愧而死此為人子不知春秋之義者也識書
雖多亦奚以為

夏侯亶等克魏壽陽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

江左自晉宋以來北伐多矣地有常利則行者常途以劉
裕雄傑取燕克秦其所從進退固可考也而未有如梁武
之愚且拙者三奚淮堰至是十年其勞費不復論以堰而
死者蓋數十萬人矣然後能取壽陽雖下數十小城纔得
七萬五千口是十年勞費以數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
甚哉興師動衆不得已而至於殺者惟誅亂討賊乎為
可以所治之事所存之理有大於殺也若夫爭城爭地報
怨復讎貪人之土而視人如草芥者雖得之必失之故闔
君惟好仁則天下無敵矣愚以此道而觀梁武不亦宜
乎

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以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郡民劉簡
虎嘗無禮於景伯景伯署其子為掾賊以景伯不念舊惡
相帥出降

為人上有情所難行理所當行行之而人必服德必廣功
必立若不賞私勞一也不罰私怒二也不報宿怨三也不
聽讒言四也不疾諍議五也不忌於人六也不貪人功七
也不逢君惡八也不怙權勢九也不縱負人十也有一于
此已為善行況兼有之恢恢乎其量足以容四海昭昭乎
其識足以照萬微巍巍乎其德足以高天下矣

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母曰山民
未知禮義耳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立堂下觀景
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
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泣涕乞還乃聽之卒以孝
聞

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亡也為人上者不知教化可以
善民而專尚刑法見其不服也則謂民頑愈益治之民愈
扞格於是百姓無親其上死其長之意甚者視如寇讎焉
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源不繫詞令而在於身教化
之効不取華面而在於心臥旬月之間變頑悍為孝子孰
謂民果頑哉為人上者觀此亦可以省已而修德矣崔氏
所以能然者有以感其良心也苟過經其事以教之也施
諸家則其子能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心施諸人則山民
觀崔氏猶[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耕一婦人猶能[illegible]為民師帥而
不能豈不有愧哉

魏蕭寶夤自壽春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
人亦疑之遂有反意問於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
屬今舉事何疑寶夤遂反稱齊帝

蕭寶夤奔魏之心本欲假其兵力為宗國復讎似也則宜
不離淮漢之北伺間南伐死而後已若夫成功則天也夤
雍二州豈梁所在耶而竊之刺史則非本心矣曰不利人
不信矣以義始以利終不至於作亂受戮則亦不能[illegible]道

比八之本末也惟魏無人焉耳設其有人當實其亦在冀州則已斷其復讎之心急而就利之情急于以處之是豬豕之牙也

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盜賊蜂起封疆日蹙時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強盛魏朝憚之高歡說榮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孽寵擅權朝政不行以公雄武乘時奮發霸業舉鞭而定也

魏之中業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俊傑沈淪散逸或在草野或從盜賊才智不用意氣鬱結思有以振而發之天下始多故矣自爾朱榮起魏室遂毀君弑國分齊周承之一時人才角出東西戰爭智謀之士不可勝數向使魏朝不拘門地不限停年收而用之二百年之基業豈易傾乎是故姚興有言須治之主不借才於異代而陸宣公曰凡興邦之良佐皆衰世之棄材人君以往事觀焉思過半矣

魏肅宗惡鄭儼徐紇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爾朱榮舉兵內向以脅太后榮至上黨儼紇與太后謀酖殺肅宗

魏之亂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修重以肅宗幼弱靈后稱制穢德彰聞元澄雍懌才薄力弱劉騰元叉擅權賄貨以召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起廷忽焉今日而舉之以便省閣爲後戒去元匡彈于忠擅殺裴郭宜加顯戮而不聽崔光諫王后無適臣家之禮息絕遊幸而不聽表攤以南北諸鎮及邊縣依舊統軍戍主多以貨賂得之請選擇人材而不聽李崇請罷修寺工興太學兼以闢而不聽張普惠諫復綿麻之稅以奪民力而不聽辛雄論元元之命繫于長吏不當專取年勞不問賢不肖而不聽普惠又論送阿郡瑞鑄國故勃敵濟王虜而不聽元孚請略依漢室光武待呼韓邪之道以防猾端而不聽元深言不用李崇改鎮爲州之計將恐所慮不止西北而不聽元順言太后年垂不惑無以儀刑而不聽元叉養乞於恒州北立郡縣安置降戶服事之而不聽辛雄上疏言前後出師敗多勝少由不明賞罰而不聽元深請發城陽王徽廣陽王深共恩力而不聽辛雄又言夷夏之亂以今非人請分郡縣爲三等精選才望不拘停年而不聽爲君今言將帥多貴遊子弟不能平賊宜柰防盜明賞罰而不聽楊津言重兵權不可獨任恐生亂而不聽源子恭言術不可同任恐致敗而不聽以是觀之魏中外之臣非不能爲國深慮而一切不聽然則非爾朱榮爲能爲毒也魏自亡耳

魏釗立始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也爾朱榮聞之大怒立長廣王子攸執太后及釗沈於河幷殺曰公士馬不滿萬人若不大行誅罰內變作矣乃召百官數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不能扞禦之罪縱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

平禍亂者雖假壯士健騎堅甲利兵然可取勝於一時非所恃以爲安也大侯具官千百之衆雖假享榮祿非得士人討非介盡聲色也爾朱毓有稽文之志敢造亂者誅之權叙賢才改紀國政削平外盜保養黎元偃武修文綏靖王室則五伯之功褊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曾不旋踵禍

及其身豈非男有餘而智不足乎靈太后者魏朝罪人沈之當也彼三歲剣何罪焉臣庶謀逆猶無赦孺從死之法況帝奉以爲君乎衆非特無智其不仁又甚矣雖然仕于昏亂之朝懷寵耽利者亦可少戒哉

魏徐紇奔

弒君天下之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殺也正朔在江左雖南北不合而王者無分之政刑可施則施之矣徐紇親弒其君惕以私投梁而不畏梁盡謂梁無人也爲梁計者聲言其罪肆諸市朝則君臣之義明近者畏懼而遠人感悅矣曾不是圖乃受而容之是教人爲弒逆而無所懼也他日困於叛臣子姪擁兵噬翔而不進卒餓而死其禍有自來矣

魏爾朱榮女先爲肅宗嬪欲敬宗立以爲后敬宗疑未決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反經合道陛下何疑敬宗從之

反經合道自先儒釋經者往往有此言是道之蠹也孟子所謂反經者歸於常也常即五常道之庸也百姓日用者也後世所謂反經者背常也既已背常安能合道乎然此言既行世之違犯正理者輒以自解其叛道多矣或曰非是之謂也如娶妻必告而舜不告爲天下得人者必傳賢而禹傳之子天尊地卑君臣之分而湯放桀武王伐紂兄弟氣體於父身爲同氣而周公殺管叔婦人從人者也終身不改而仲尼出妻若此者非反經乎曰此聖人處事之變是之謂權權者猶衡之石爲進退前却與所懸之物輕重適等故錯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重者不使之輕乃所以爲經也故權者道之中也處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豈變詐亂倫之謂哉古之禮叔不撫嫂嫂不撫叔其死也無服盡推而遠之也而祖瑩以妻嫂爲反經則違道甚矣辰嬴之事晉文之失也尤而効之曾是以爲道乎正家者治國之本初政者治亂之源魏子攸行其所疑而不知非惑於邪說而不能辯怵於强臣而不能正早墜之命於是乎在矣

帝以魏北海王顥爲魏主遣陳慶之將兵送之慶之乘虛進拔榮陽遂至梁國魏主出避之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即位改元

取國有五難一曰有寵二曰有人三曰有土四曰有謀五曰有民而德居其最他人之兵力不與焉元顥者詳之子無寵一矣獨身出奔無人二矣臨淮安豐非挽之者無土三矣乘虛浪進非有必克之計無謀四矣所恃梁兵不聞盡力也迎無民五矣而顥之行治不聞令名與晉重耳慕容垂相去懸絶何所資而欲戕魏祚以撼多難耶又況大事未定驕怠已生寵任非人不恤軍國其得至洛者藉一陳慶之而遽疑之是欲行而自斷其足也顥固無足言而梁武亦何意耶彼亦豈爲顥十全之策姑以擾魏報劉昶蕭寶寅之見侵爾是兒童之見戲劇之事也

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爲房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三請乃許

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舍云者以物為己累必弃而絕之故自父母妻子始弃所難弃絕所不可絕則其心空矣此舍之說也瞿曇身為嫡嗣次當主國亦既取妻生子一旦盡弃絕之以就其所願逃居深山苦形練志者六年然後有成此舍之行也梁武既樂其說則當師其行弃家弃國無所不弃雖非正理庶乎其真學佛者也今為帝王享天位內畜姬妾外列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守衛之密猶以未足又命將出師爭奪于外凡有國之常無所不為惟恐失之烏在其能舍乎不師其行而樂其說既不成佛徒然辱身蓋不特正人非之為佛道如達磨者亦且笑之也然則從達磨可乎達磨以言外之妙目擊神授提耳武帝呵其所為謂無功德者不亦可取歟曰為佛之道者淺深精粗雖所得不同要其極致歸於殄滅倫理以之為己則逆而不祥以之為人則福而不公以之為天下國家蓋無所處而得其當只乃儒之所當舍者弃而絕之可也

魏敬宗受制於爾朱榮怏怏不以萬乘為樂與城陽王徽謀誅之召溫子昇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末敬宗曰王允若即赦梁州人必不應至此意謂殺榮即赦其黨皆應不動也謀頗泄榮輕之以為何能為敬宗乃詐言皇子生榮入賀敬宗手刃之大赦爾朱世隆帥榮部曲與爾朱兆共奉長廣王曄為帝其黨四起魏兵屢敗敬宗為兆所執縊殺之衰亂之朝宗室疾王為強臣所立未有得令終者也以節閔帝陽府八年幾於仁者且猶不免然則當此時非有次立之勢不獲已而有[illegible]國家者何必冒利而就害耶世之愚者多智者少又況宗室[illegible]其可得也者不前後慮其可失也者乘危蹈亂僥倖[illegible]屋旋飲覦酒肴其獻[illegible]不戒利之汲人如此嗚呼悲夫使敬宗[illegible]之際能審[illegible]而足以與有不辭也辭而足以容其[illegible]耶夫[illegible]養兵三世挾餓六年其腹心爪牙之士衆矣雖為人[illegible]輕忽若之甚易而[illegible]為所用者豈一赦所能收也是則為榮所立弱亦不可強亦不可[illegible]孫言確乎其不拔焉可祈[illegible]其人哉

魏城陽王徽走至山南[illegible]家祖仁一家三刺史皆徽所引拔[illegible]金百斤馬五十[illegible]於爾朱兆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illegible]兆即捕捕祖仁[illegible]人死則[illegible]朱兆未[illegible]耶元徽以窮投我而祖仁以[illegible]之刑戮之民[illegible]不有人禍必有[illegible]徽[illegible]持大權享富貴其用物弘而取精多身雖死而其游散也緩且山南距洛一日而近耳怨氣[illegible]或有之或鬪氣散緩遠之說曰爐火一[illegible]數月乃滅是其類也

魏[illegible]州民[illegible]而死[illegible]其柩以歸上猶以子禮葬於陵次贊[illegible]更名

蕭衍信毋忍臯之一言不父其父弃軍外叛假手敵人欲
滅其宗國三千之罪此爲大矣梁武之不忍也桐棺三寸
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其可也子而祈諸陵慈之過也

魏節閔帝下詔曰皇帝王之稱蓋遞爲冲挹自秦以來乃兼
稱之乎今但稱帝亦已褒矣

皇帝王之號應時而稱不可兼也兼二爲名則失其義矣
說者曰皇以道言帝以德言王以業言此自後世議之云
爾皇之爲皇也豈以道自居乎帝與王亦然是以知其非
故取義以立號蓋當時以是言爲尊爾是謂應時而變者
也譬之於父焉孔子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是父
亦可謂之尊又曰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是父亦可謂
之親然而曰尊父不可也親父不可也是猶帝王之不可
兼稱也皇帝而可以兼稱則謂之皇王亦可矣謂之帝王
亦可矣以二者不可兼則知皇帝之不可兼也秦以政不
于古訓師心自修而兼此名漢不之革後世遂因之以口
筆稔熟之故而忽其義失之遠矣孔子以至聖之資加王
於天載之春秋初年周無是稱也孔子將以詔後也兩漢
而下自非大無道之君未有不致敬孔子者以其爲人倫
之至爾敬其人當遵其教法其事然後不悖於道徒敬其
人而不遵其教法其事則於道必悖故有天下者用春秋
之法以天王爲號則名正理備而尊不可以加矣

初昭明太子葬其母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官俞三副求賣
地去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
地不如今地於上爲吉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
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可以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於
墓側戒諸於上云太子爲厭禱上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
窮其事徐勉諫止由是太子終身慙憤無以自明及卒上欲
立其長子歡爲嗣銜其前事而止

佛之道以寂滅爲至寂滅云者蓋寂有心滅生滅并滅
而寂亦無滅者其言之若甚難自正術觀之非如心與理
一動與禮合智周萬物道濟天下之爲難也雖然讀其書
則當踐其行爲其事則當有其功梁武學佛數十年矣大
捨嬰矣智空久矣當如[illegible]王位此乃合之大者何
乃疑其子之訴其國也均之爲[illegible]我以與子豈不賢於瞿
曇之遠其父哉年已老而忌[illegible]數十年茹蔬衣布養
僧造寺一無所得若周氏所[illegible]身不[illegible]若梁武其人矣

太子侍讀[illegible]對明敏上甚嘆異寵遇日隆領
軍朱异不悅乘間白上云摛年老意在一郡自養上出摛爲
新安太守

女無妍醜入宮見妬若宮中無妬婦則何妍之不進士無
賢不肖入朝見嫉若朝中無妬臣則何賢之不達內有妬
婦者家道必衰外有妬臣者[illegible]必敗徐摛之爲人未有
以愈於朱异也特爲上所寵任而异已媢之則奇才碩德
又安得聲跡其君之側哉人君欲觀腹心所寄之臣以其
嫉士之廣狹賢否視之亦思過半矣

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
稟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乃立元朗爲帝

當是時節閔帝與高歡皆失策節閔雖爲爾朱所立而心

惡之高歡爾朱之人也而未相失然雄才蓋世已有重望
節閔何獨不知召使入朝委以匡輔則爾朱無能爲矣高
歡未有所事而洛已立君何必用孫騰之計更復假建子
遣使上表輸忠自達魏方多難必無疑沮之理如此則兩
得之矣不然聲爾朱弑君之罪仗義伐之然後朝覲以臣
帝室亦桓文之舉也乃初無定策惑於邪謀置君廢君猶
易奴隸兵力雖盛功伐雖高其行事不足稱矣
立西豐侯正德爲臨賀王正德自結於朱异异言其失職故
王之
昭明孝子也一救邵陵之罪則陷於不孝況朱异信臣也
而受正德之屬安得謂之忠爲大臣者君以猜忌非罪殺
戮同姓則當力諫以止逆若事非涉公則無與藩王交私
之義況正德外叛復還赦而復爵寵寄洽親已失刑矣罪
在悖逆不失爲侯何謂失職而考之王之异得君專行政久
必無所憾而交私藩王蓋其資非遠器雖好文多藝而不
見理義之正故於武帝過舉略無裨救而又敗之易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异可謂小人矣當是時袁昂爲司空亦
不聞一言規正焉用彼相哉
魏高歡以所立元朗疏遠使魏蘭根入觀節閔帝之爲人欲
復奉之蘭根以節閔神采高明恐後難制遂幽之崇訓佛
寺
師必有名故古之師必聲罪必奉詞名正則言順言順則
事成自聖人作弧矢以威天下之後何莫由斯道也爾朱
榮所以入朝者問爾宗廟故也高歡所以戰勝者討天柱
弑君也其舉事之名似矣歡既舉榮反又討兆逆則當易
其所行推公心爲忠事表拔於世志出桓文之上以伊尹
周公諸葛武侯自期則天下孰與爭功而較德哉假仁爾
狀態遂彰廢節閔而幽之乃兆之[illegible]也夫爾朱榮以臣
國靖亂爲言而惡敬宗之罪獄訟勤兵攻歡既以我逆討
兆而又憎節閔神采高明恐後難制則所以異於榮非
者其間豈能以寸哉歡失二策皆由孫騰魏蘭根之說然
言之在人而聽之在我也用是見歡無宏遠之略而其後
之不昌矣魏累世事佛其始爲造塔寺贍養僧徒至於貧國
所以然者爲求福利及子孫也而病民困國隨以亡不聞
佛恩僧力少振救之而敬閔二帝皆廢死於寺中來世亦
可監矣
魏平陽王脩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見之脩曰得無
賣我耶曰不也曰可保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還報
歡帥文武奉表勸進乃爲前作詔策而禪位焉武帝即位
富與貴人皆欲之然得之不以其道則君子不處焉況帝
王之位乎誠使富貴之來不能自遏惟利之從則善擇利
者小必審安危大必計生死亦不冒昧而趨之也平陽王
脩所爲自匿於民者本避禍耳敬閔二君豈遠事哉又自
知高歡之不可保已非近屬無次立之勢又非素負人
望有必不得已之事乃袒裼赴熛爨淺波不思甚矣夫
常情莫不畏死而愛生若處非其據焉乎必不得免而僥
倖存之思以百年不貲之身易一日榮華之好也故劉聰
夢死孫當爲遮須國王則不復畏死而宇文化及亦曰人生

固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自古惡夫如是者可勝道耶

青州民耿翔聚衆掩襲州城斬太守送首來降詔以翔爲兗州刺史

弑君天下之大惡聖人立法使人人得討之以天下之惡一也耿翔來奔梁雖疾魏然怒不廢禮盍移魏境相爲戮之則義聲比震敵人悅服矣既不能殺又寵秩之是教民以弑君之利也何以爲國乎人倫以三綱爲大軍政以三綱爲本梁武顛倒至此者心入佛言不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故爾

魏武帝伐高歡兵敗奔長安依宇文泰

高歡於孝武有援立之勞而無悖逆之跡孝武信斛斯椿王思政讒間不忍小忿以甘言小數而圖之事發無名其敗宜也彼宇文泰欲取高歡而未得其便孝武乃千里自送使爲挾資夫以分言之則歡親而泰疎以勢言之則歡順而泰逆以地言之則洛陽宗國而關中外藩也而孝武君臣之謀如此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不可救已

先是熒惑入南斗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

江左帝業雖曰偏安然正朔相承已歷四朝垂二百年魏亦稱帝雖得中土然盛極而衰不數年閒廢弑接迹故晉安帝末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魏主嗣召閒諸儒以孰當災咎者崔浩以爲劉裕將篡之符後二年春裕欲受禪指意緐發其夜長星竟天故王猛語苻堅謂江南正朔所在然則熒惑入南斗乃梁亡之應不在武帝則在其子矣五行傳牽合附會以某異應某事泥而不通然亦不能言其應之遲速久近也或遲或速或久或近人所不能推而必知有國家者恐懼修省而已梁是時朱异大爲熒惑象見于天武帝不知也乃跣而下堂欲以禳之其於務王正厥事不亦遠乎

魏高歡表於孝武曰陛下若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臣則寧負陛下矣孝武不答歡遂立清河世子善見是爲東魏孝靖帝

孝武之失高歡實自己作若圖其討賊之勞嘉其匡正之績回思閒關不在晉陽明詔高歡歸罪斛斯椿元士弼王思政三人重賜黜之以釋疑慰歡亦必釋然引咎表送封椿則君臣如初兵革息矣于斯修德行政選用賢才布在列位愛養民力以固邦本使人主無過可議朝廷無事可指高歡雖有他志亦奚自而作也歡雖擁兵實無自取之意特欲專制朝權耳觀其以四十啓邀迎魏主勤亦可見而魏主曾不一顧意謂舍高歡之逼而就宇文泰之安也不思祖考累世據有中原建城郭宮室人有定志異乎夷狄居穹廬逐水草避害趨利者一離洛邑委宗廟社稷而遠依藩鎮是謂出奔自周無出則出奔者其位已絕矣所以高歡改立善見未爲失義而黑獺尋殺孝武異於弑君人主喜怒從違可不愼乎夫情有厚薄分有疎親孝武舍高歡之親厚而就宇文之疎薄不知宇文規圖得已挾以令諸侯耳泰豈不曰歡於君有援立之勞席未暖而猜忌生弃之如遺然則何有於我哉嗚呼此其爲後世戒多矣

東魏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
日即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

遷國大事也必君與民皆不得已然後遷然民情懷安難於舉徙居猶懼遷也則必丁寧告諭俾曉然知安危之大計寬其期日御其先後衛其道途豢其飢餓盜賊之虞立其坊里巷曲葉鋪基廬之所不使生怨咨傷和氣然後民樂於遷矣今魏已都洛四十年其宮室自孝文初徙十年而後成以爾朱榮之暴不恤初欲遷都猶登樓見帝居之盛歎息而止而高歡於三日內逼遂四十餘萬戶狼狽入鄴其視人雖犨牛羊逐雞豚不若若是其烈也此四十餘萬戶何啻數百萬口老幼疾病皆流離困苦不得其所者多矣伊尹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歡六渾奚狄之裔也其亦不仁甚矣哉

魏孝武與丞相泰有隙飲酒遇酖而殂泰立南陽王寶炬是
為西魏文帝

宇文泰高歡一時之傑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志而歡先得之魏之廟社官司皆在洛孝武西奔乘輿法物不以自隨僅奔泰以寄泰因而挾之其為君也微矣彼曹公之挾則不然為泰計者初能奉迎則直至洛邑不至洛邑不并國而挾則不如其已閉關養民俟高歡廢弒或其嗣子革命自立然後聲罪出討苟有天命其勝必矣豈不賢於事奔逃衰替之君弒而又弒狐媚以就禪代乎若孝武者貪非所據忘勤弃勞彼節閔帝與安定長廣二王猶已之迫於權臣皆非得已也尚皆殺之方艱難困蹇在人爪吻之間而又觸怒縱欲胁泰强臣是有十死而無一生也何足恤哉

東魏歡納敬宗之后爾朱氏

昔吳闔閭伐楚克之君舍于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孔子作春秋曰吳入郢號舉者狄之也伐國者討其罪人弔其百姓斯已矣乘約肆淫亂男女之配是夷狄也夫君舍于君之室其爲爲敵尚且不可今也外諸侯而妻天子之后其罪云何雖歡本夷狄之人不足深責然既中國居而受王爵以表百僚建宗廟以傳子孫矣爾朱之事又豈所以為訓乎彼淫洋及緯瀆情縱欲有自來矣

西魏泰用蘇綽為著作郎一日問以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
亡之迹綽應對如流復問以政事綽指陳為治之要泰大悅
即拜綽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
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

蘇綽有經義學治道亦良相也所以然者綽知歷代興亡故也宇文泰亦以兵為強爾自是始為裕民足國之政蓋綽啓之歟然惜哉問天地造化之始綽雖對如流而史失之也夫天地造化有始無始此五經所不載孔孟所未言不知綽所對何說也或問天地造化果有所始乎無所始乎曰陰陽者天地之氣也造化者天地之事也乾坤者天地之性也覆載者天地之德也而未有知天地之始也揚子雲所謂鴻荒之世者亦彷像而形之耳莊子所謂至德之世者亦推高而論之耳相亂生治其間即鴻荒也興國人得其時即至德也然則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

矣由是言之先後不相傳可目不相際占例令此乎欠其所始不知其所始又安知其所終也然則終不可知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既曰生是其始矣天下未有不可知之理也異端之學不知天地日月星辰風雨雷霆之故者以理為障也深於易則太極在我矣太極在我一日百終始可也參千萬歲而一終始可也

為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自湘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於上誣弘氏為劫而殺之沒其材以為寺

古人有求福之道矣曰作善曰積善曰靖共曰配命能迎是者仰不愧俯不怍無入非無鬼責是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非如金玉衣服器有形色臭味之可求捉也善論福者莫如荀卿氏曰福莫長於無禍是皆指生人而言之也至西域乃有冥福之說謂人死而靈識有所往子孫當誦佛經為佛事飯佛徒以資之是之謂追薦是之謂大孝凡千有餘年其害遂為一世之典常達人覺之萬有一焉愚者不悟滔滔皆是也其說千緒萬端互相彌縫以防其敗而未易以筆舌辯姑即一事驗之其言曰誦佛名號若干遍令死者獲福不可計今取死罪囚使僧人譯佛名號之能滌穢苦惱者晝夜誦于旁囚也能免乎死庶乎其可信矣假如有資福之事而武帝之臣誣人而殺之奪其美材以充寺用方且為其父滌罪何福之有

丹楊陶弘景博學多藝能棄官隱居茅山上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甚篤國家每有大事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臨終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化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故弘景詩云

弘景隱者也居山林而預朝廷大事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也以與帝有舊而武帝招致欲有所言遣朝而言之可也且武帝時大事弃失亦多矣處身則崇浮屠愛家則無義方治國則政刑不修對敵則師旅無名數十年間駸駸入於亂亡不聞以社稷有一言以省帝心也臨終之詩亦何益哉然則弘景身為隱者而非知道者也答有問弘景吾欲注周易本草宜何先答曰易宜先答曰何也曰注易誤猶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弘景為知言曾不知本草所辨動植之性注而或誤其害有數也易之為書窮理盡性至命而開物成務不明其義而以為玄言如王弼何晏之徒流為清談又甚於人之困其害於天下板蕩神州陸沉數十年而未止其所殺豈與本草一物之害比哉王何談易以清虛為宗亂天下者六經而易者又如何耶弘景之言誠以本草為其注其害固亦多矣也方是時士壞斷於所執物之出乎注之北者多以意度耳剽而論之醫家者流往往皆以其意臆則其所注本草殺人亦多矣

東魏歡伐魏魏泰拒之遣達奚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具知敵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會之泰伏兵待之歡見泰兵少爭進奪之泰兵奮起歡大敗喪甲士八萬棄鎧仗十八萬追至河上而還

高歡之為是役也以宇文泰拔恒農取諸城俘獲戰士八千
也而報之兵以忿與死伴不儆魏以三騎雜入其軍聽其
號令知其虛實而歡非智也飢而大敗喪甲士八萬於前仗
鎧又十餘倍焉夫幾如是而國不亡孟子曰爭地以戰殺
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
容於死孟子之所謂殺者殺敵人耳今戰而大敗陷民於
死縱以此得國非積德累仁而祈天永命也終亦必亡而
已矣

柔然頭兵可汗以兩魏分裂數為邊患魏泰欲結婚以撫之
令主廢乙弗后納頭兵女為后魏主從之頭兵遂不報東魏
之使

宇文泰欲固圉而使人主廢賢后娶夷女一舉而不仁不
智與禮與義兼之矣夷狄惟利是從且魏與柔然世仇也
而賓矩之為君微矣柔然非有所顧頼天豈肯一心專力
而與魏且君有賢后而使之廢之繼又殺之嫡嫡之女孕
亦自幾而柔然且將高歡而與之親矣惜哉泰之為此也
若邊境得人以四時羈守柔然雖大何畏焉方是時蘇綽
為泰謀臣獨默於此而無諫止何耶

魏以宇文測行汾州事測為政簡惠得士民心東魏人數來
寇掠測擒獲命解縛引與相見設酒殺待以客禮并給糧餼
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慚不復為寇

并陸交厥邊境效華元子反者也宇文測待東魏人致叔
子者也以利言之可謂非大夫出疆之正法然有書虎不
成者為賢人以割入之則城之荷役中不難矣使俘趨利弊

功雖成君子猶恥之此四未異辦之所及也

東魏歡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令以四丈為匹甚亂以來
公私困竭民多饑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
相轉漕供軍旅備凶飢

自古未有務農而亡國者也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
不資焉然惟知王道者乃知恤農假仁者恃之特力農兵
者多不以經意猶人戰渠數驊馳走不息而無食以養之
不能二三日而斃矣[illegible]歡用武至甚既[illegible]年[illegible]不
頒勸農之官未[illegible]之政不施初關[illegible]式調絹[illegible]
數[illegible]河南州郡因以於[illegible]
茂[illegible]百世光以後[illegible]百萬人[illegible]
穀以[illegible]

是[illegible]

東魏高仲密[illegible]之由是[illegible]有能恭高
[illegible]之[illegible]既而我之由[illegible]
仲密[illegible]服[illegible]裂
仲密[illegible]及為[illegible]之叛
由崔暹[illegible]設之潘固請乃並[illegible]仲密[illegible]將兵十
萬討泰戰于邙山泰軍大敗歡將兵佐四十八人彭樂追
泰急泰謂之曰我死豈有汝耶樂乃止明日復戰歡大敗悉
俘其步卒歡步走得技勝追之槊刃垂及而逸去既而歡復
振泰不利而退歡追之而不敢逼泰入關歡至陝

高歡之為此役也乃其子澄有失於之惑故仲密叛魏以
致魏師而歡不知反躬罪於往還且歡知其子之惡也仲
密娶崔暹妹而棄之何怕乎暹之怒也今務仲密[illegible]而逼

之何怪乎寳之叛也是宜以縱欲責澄以謫子謝袔察魏
師何自而來哉今不能治内惟甯關是務非但失业辛數
萬人而歡幾爲與力所及澄以一婦人之故危其父而喪
其師其罪大矣而宇文黑獺亦未爲得也仲密以虎牢來
歸遣銳將挽偏師爲援自足以收黨附之心而不牽高歡
之勢矣貪賁於境土董衆親行一日而失督將四十八人不
爲敵禽者尋丈間耳詩不云乎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
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
之兵不舉矣泰歡貪憤不能止也悉力酣戰危不自保不
知德行故也

陳元康説歡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幸而大捷天授我也當
乘勝追之歡慮泰有伏兵不從遂東歸

高歡于之泰未有以大相[illegible]西魏交物猶修[illegible]
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歡泰之德義猶曾衛之政而其力
則醜夷也是以相勝相負而不能相併當可乘之會則智
有所困而不敢前濁[illegible]之戰高歡爲客大敗衆散泰若從
李穆之言擊之必不免然不果用也邙山之戰宇文爲客大
敗退奔暫若從陳元康之言泰亦不免然不果用也自此
之後二公不復對壘而東西之勢適平雖曰人事抑天數
歟

魏與柔然謀伐東魏頭兵可汗欲以女妻歡歡猶豫未決婁妃曰
國家大計願勿疑歡乃娉之婁妃避正室讓歡曰勿復相顧
以生疑也

婦人者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況身爲國[illegible]

姓王法度所出風化所繫也以利害言之故有妻而爲然妻
黜其正室聘合異女亂倫滅理是中夏君而夷狄行矣時
惟一柔然故取其女得以離宇文之交而息其兵假有敵
國四方交至必爲之娉而後可則其妻不勝紛矣一何計
之鄙且辱耶

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其一以爲今户口減落郡縣不堪
哀削惟事斂民怨流移使者繁數所至漁獵縣長吏因
之貪殘雖降復業之詔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爲風俗
侈靡宜飲食制且導以節儉其三以爲百司奏事但欲詭競
求進願責其公平之効黜其讒慝之心其四以爲宜省事息
費凡興造有非急者皆宜停罷上大怒勅責之曰朕有天下
四十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卿能上事何不顯言某刺史暴
横某使者漁獵士民飲食過差若爲禁恐益擾朝廷牲
牢久不宰殺若有會同菜蔬而已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
食凡所營造皆資雇借將去冗導以節儉應若更一床之地
不飲酒不好音聲三更治事日昃方食爲誰爲欲救物故也
卿又曰百官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專
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趙高王莽呼
鹿爲馬又可法歟

南史文雖荒蕪然事亦粗備若如武帝所謂公車讜言日
關聽覽則史豈有不載若今者之獨江子四嘗上封事極
陳時政得失而賀琛繼之琛疏史猶載其語而子四所論
仍無傳焉以武帝有國四十餘載讜言止此政可知矣尚
以日聞於羣臣下皆非欺乎夫琛同時事是以相非其

日帝誠聽納而召問之則暴横貪殘之吏名可得矣夫風
俗淺薄侈靡之本也善為國家者雖躬行節儉又必為禮
制使不得踰越令出必行又安有奇技之患哉誠使禮制
既定則雖大官厚祿養賢乃人主所當為又何以蔬
菜為哉今武帝不立禮制致風俗侈靡而守宰貪殘為良
民害則雖布衣糲飯適足自苦無益於人也凡公私而下
至於民庶乃有私藏非己所蓄則他人物也惟人
主不然故曰天下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今武帝謂不
食公食其用匠徒資於傭借是有私藏也私藏非由天降
地出不謂國家之物謂之何哉周公作無逸戒成王自古
聖賢之君罔或不勤武帝夜坐而起日昃而食勤亦至矣
而國破身辱何也所治者事而非政也治事而不修政猶
人理鬢須容矜飾易澤怡面而元氣索然故枝葉未有害
根本先撥矣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言是也如趙高王莽
固不可也如得賢人君子而用之不專亦不能成治功矣
且武帝雖並置僕射二公等官而心所信向惟朱异一人
譽侯景為忠誠呼鹿為馬不是過也然則其君拱賀孫率
用强辯正自未能服其口又安能服其心乎迹其顛倒迷
謬良以所學不正而已學道者人君急務苦心志餓形體
清修其欲而不知正道是以上無檢下無學賊民與喪無
日矣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四
月丙戌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
廣為法事羣臣皆稱善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

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論書固多矣擇其精要者不過四五種而已梁武所
講盡不及焉以此見其雖溺於佛而亦不知佛也江南雖
小然號為帝王則一日二日之間幾事豈少哉乃留居僧
寺至于踰月心以境內晏然無所廢興也而不知所失多
矣浮圖之災蓋天火之所以警戒也方且迷而不復歸於
魔障窮極土木以肆很心焉在乎其清心能舍也魔障之
說佛家者流以況異己不信之人豈真有之哉而武帝用
之昔孔子圍於匡七日不火食猶弦歌鼓琴藏子入見曰
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
君子未嘗以相難為魔也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止之孟
子曰行止非人所能為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未嘗以臧倉
為障也此君子處己處人之正道也豈異端之比哉

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綸尹丹陽繹在江州紀在
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

武帝從彝倫之道昧於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義方不修家
政大壞已方臨御而諸子已有相圖之心不能知也所謂
治事而不及政豈不然哉武帝既已失矣太子綱若以幹
蠱為任起敬起孝婉和兄弟則雖有急難外侮其禦矣莫
親於兄弟尚且蓄兵以待之則非吾同氣者誰實可信嗚
呼武帝不善保國重以簡文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大清元年正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日食將既此大變也其為人君侵晦之象著矣豈熒惑入
斗之比哉而武帝不以為懼豈徵既而下堂之失邪抑天

夲其鑒也夫上天變異自古善言天忠於君者未有不以爲儆戒之符也觀天變而不懼是不以天子自居而自絶于天矣其亡不亦宜乎

丙午東魏高歡卒侯景與世子澄有隙辛亥據河南叛歸于魏誘魏豫襄廣三州刺史執之欲襲兖州不克遣丁和來上表請舉河南内附先是正月乙卯夜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明旦告朱异异曰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以乙卯日定計上益神之乃定議納景

夢固非一端然武帝之夢想所生也是時梁境晏然帝心未嘗不在代魏自即位以來屢北師矣未之有得此其所以夢乎然國家大計當以義理斷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决者假如或夢以國與人遂行禪讓可乎帝既不能自克朱异又從君之欲以諂成之悲夫且正月丙午高歡薨侯景遂以辛亥叛西魏方慮豫襄廣荛等數州乙卯距辛亥纔四日豈暇定内歸之計丁和蓋已聞帝夢或朱异先亡之歟帝曾不察而益神其事蓋貪欲蔽心故莫能見也

歡自禍逆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及澄當國倨慢頗甚

高歡圖霸功不足以贖過其所以有後者知改過也凡握兵強臣威勢已熾苟有過舉往往遂非拒諫莫肯回心而鄉道也且孝武西奔非歡逐之而歡自以爲醜降心刻意事靜帝甚恭君臣相安十有餘年宇文泰慚德多矣易曰死咎者善補過也高歡有焉

上命蕭淵明堰泗水以灌彭城俟得彭城進軍與侯景犄角東魏高岳救彭城梁兵大敗淵明等皆爲東魏所禽上聞之嘆曰吾得無復爲晉家乎東魏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其略云侯景豎子自爲叛逆而偽朝幸災忘義斷絶鄰好援一人而失一國知者不爲也今乃援之以利器終恐尾大不掉狼戾難馴不肯爲臣亦欲稱帝且梁王操行無聞年既老耄用舍乖方廢立失所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終使荆棘生於建業麋鹿遊於姑蘇耳其後皆如弼言

改過者帝王之盛節聖人之至教也梁武帝納侯景遣將出師既敗於魏人則懲創前非猶可及止豈至遂如西晉乎又況杜弼檄文指陳闕失纖悉該罄而事理可推梁武若能虛其心平其氣反躬自責盡革弊政修明軍紀選擇將帥固長淮之險以取守江左雖侯景前驅高澄繼至猶不足慮而智不及此以至於亡豈梁德告終天實厭之歟不然何其速也在易之復言有失而後有復也其違未遠而能復復之善者也是志在親仁比而復之吉者也屢失而屢復復之危者也猶不能復已獨能之復之道者也居中體順以中道自成復之無悔者也以陰柔居復之終迷不復善反君之道復之凶者也武帝之失多矣遠矣於是而勉焉爲復猶未知其如何況於迷而不復其凶必矣故有外來之災有自作之眚用師大敗身死國亡其應如響可不戒哉今夫聖人之教以改過爲功而釋氏之術以懺悔爲急改過者知非而不重爲也如澣垢如磨玷如補壞闕如去疣瘺昔時所是今而非之故有日新之益而行以其德以隆也懺悔亡者以言謝之而已小罪則小懺大罪則大懺多罪則多懺今日罪明日懺之之罪亡矣明日

罪後日又懺之云罪消矣如此是懺無時而已而罪亦無時而不可爲也雖弑父弑君天下大逆苟能歸心佛乘深自懺悔則猶無過也天下有是理乎故凡爲佛學未有一人以改過自治者或遇刑法或逢怨敵則歸之於魔障推之於寃對其失彌遠故其心迄不正而身迄不脩此學者所宜深辨不可以惑焉者也

初歡臨死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揚之念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景者惟有慕容紹宗耳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及景來奔澄令紹宗追之景謂紹宗曰景死公復何用乃縱之去

紹宗之才誠足制景而歡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留以遺澄則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唐太宗亦用此委李世勣於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爲賢曰實其身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伊尹之稱成湯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成王將崩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以至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同受顧命蓋平日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得其道豈用私意小智軒輊爲之而使子孫以利祿誘之也使其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不以萬鍾變其義也又安得而用之彼紹宗世勣利祿之人耳故紹宗逐侯景不盡其力而世勣事高宗不竭其忠其君臣得失豈不明且驗耶

太子講莊老詹事何敬容退謂吳孜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爲戎乎

何敬容之言是也然老莊之害未甚於佛敬容爲大臣六十餘年見武帝奉佛捨身不修國政曾無一言諫止今令傅儲伶心知講老莊之非又不面陳而私與同列論議且國將爲戎豈小故也此而可隱孰不可隱敬容於是乎不忠[illegible]矣

澄謂淵明曰先王與梁和好十年不意一朝失信若梁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諸人並當遣還淵明乃啓上上與羣臣議朱异以和爲便傅岐曰此高澄設閒以疑侯景耳若許通好侯景意不自安必爲禍亂上厭用兵竟從异言

高澄雖夷狄然方事魏以立國與之爲鄰豈不賢於侯景遠甚武帝貪小得忽大計絕魏而納景已大失矣然事無兩立者若與景則絕魏與魏則却景均之不兩立而一是從則拒景不受通魏如初猶未失策今也修鄰好納叛臣二者並行無不敗之理矣傅岐忠謀破的而帝意厭兵是以朱异甘言得以入之所謂逢君者也

澄遣諸將略地江淮獲三十二州

梁方有侯景之役而東魏求和一舉而數利并矣既使侯景生猜又使梁境弛備師徒數出遂取二十餘州梁王耄荒既貪且畏盛時[illegible]盡昔武王伐紂尚父鷹揚年皆八十有餘然方壯德方新也堯舜穆王皆享國百歲堯舜聖人固無怠忽穆王賢人耳猶能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梁武未至是也加之不冒色不從禽不近酒樂清心如此而應酬幾事思慮短淺智識昏然殊非建牙樊沔之日景何也奉佛以弱其心茹蔬以伐其氣體日以[illegible]

而不自覺也不亦悲夫
侯景聞上與東魏和親遂反以臨賀王正德嘗怏怏恨望與之
合謀朝廷聞景反不知正德有叛意以正德都督緝捕正德
遣大船數十艘詐言載荻密以濟景景遂度采石建康恫懼
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楫之助正德能反由朱异失職
之薦景固亂臣正德固賊子乃亂賊之媒也而梁武終
不悟焉使异竊榮祿之固爲父長之慮當正德外叛而歸
正明其罪於上懃之逮服則子有不孝之心者亦知戒矣
當侯景叛國而來明灼其情於上拒之於外則臣有不忠
之意者亦知懼矣二者皆失之然則非景與正德能亡梁
也乃朱异亡之耳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上痛惜之
甲·九八 黃見十三 二十三
梁武無正心之學甘受佞人而拒絶忠諫朱异所以獲君
心意者入于左腹也在易明夷之四近君之地而六居之
是小人在高位以柔邪順其君者也明夷六五之君其明
既傷矣故柔邪之人得自其幽隱以入其説不由顯明以
道合也言入于左腹見其交之深矣其心既蠱然後能行
之于外于出門庭也不深得其心其能無悟耶國家之敗
常必由之商之廉來泰之高漢之恭顯梁之异唐之林甫
盧杞楊國忠如一轍也而其君愛之重之死而悲之亦莫
不然夫惟乾剛之君至正至明然後免此患矣
上宗廟食園蔬日久旋菜皆絶乃食雞子
古時禽獸偪人矣聖人教之網罟佃漁則爲民除患
因田以制禮焉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其
用禽獸亦猶用水火土木金穀適可則止然爲之教戒亦
甚備澤梁之入罰罪之設則以時麛卵胎夭覆巢射宿則
有禁自天子至於庶人祭享燕食皆爲之度數貪于飲食
則雖強宗大姓施流放之刑暴殄生物則雖天位殺逆被
誅死之罪聖人之爲是甚愛物之心可見矣所爲害者
燔熬煎煿醢膾鱐腊之亦猶范金合土斵木治穀各盡
其理以備萬物之用自仁智處之則爲裁成輔相之道自
不仁不智者觀之則如釋氏物我同命之説此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者也上古初聖開物成務因貳以濟百姓不使
不殺豈不知愛物哉而其効至於鳳凰儀鳥獸舞魚鱉咸
若反不可勝用亦可思其故矣自佛氏以不殺爲教謂犬
豕牛羊皆吾宿世之祖考眷屬也而行之莫甚於梁武其
五·九八 黃見十年 二十四
心未必不非笑堯舜周孔以爲不慈不悲也臨御垂五十
年菜蔬糲飯以奉養宗廟賓宴不復血食果有報應福利
者國祚靈長臣忠子孝叛亂不作壽考無期斯爲驗矣乃
一切不然禍亂既興太平之民百萬之衆十喪八九子叛
其父弟反其兄叔姪胥肉相圖至盡人既如此物産亦不
得其所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陰功果何在耶且佛道以
無生爲至其教本爲一大事一大事者生死是也武帝壯
強從事以及耄年猶不悟死生之理被圍受辱眷眷餘齡
食肉破戒前功皆棄則曷若厭切慎擇正道安處常理之
爲善乎佛學者生民之大蠹也梁武行事殆天啓之使破
敗昭著以警後來歟不然何其清約甚行苦節而不
獲好報也觀梁武本末尚不知佛學之非又從而尚之歟

以自解焉則亦末如之何矣

上憂憤成疾而崩侯景迎太子即位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

君子有言賢才多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梁武子孫凡數十人獨昭明仁孝而早死其孫大器姪孫確志氣自立餘皆凶愚貪殘惟利是嗜無復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是夷狄不如而禽獸之類耳伴守承平尚不足恃況國已傾安能復興乎簡文至痛在心而不敢哭希大利于逆賊且生死之柄侯景握之猶欲求容以位為悅其識趣如此而梁武以圍中大事付之宜其見機不斷受紿不悟召亡取辱無所不至使其知慕世子有為子之道亦知所以自為矣曾劉諶姚佛念之不如何足悲耶

東魏高澄為膳奴所殺

高歡身冒矢石辛勤百戰變家為國澄為世子以冒色之故幾陷其父斃于馬蹄其父自病遂君事魏主恭謹以終其身而澄不承先志肆為悖慢毆而幽之忠孝俱亡天理所不容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苟曰無以求之膳奴之刀何緣而至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四

梁紀

太宗簡文

其與太守張嵊舉兵討景兵敗執之景嘉其節欲生之嵊詞不屈遂殺之

梁武非有仁義禮樂之化以固結人心也其子姪無不叛之而張嵊一書生荷專城之寄以不能扞救朝廷為恥義不降賊執節而死則是人守土之道得矣古人一飯之恩必報況剖符南面享榮祿而主其民人者乎苟非見義重於生則必不能爾嵊無負乎書矣

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景遣使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

舉大事者必守理仗義以正其始于梁未告終陳霸先既已立功嶺外威名已著欲治侯景者當自為一軍勿有所屬選將練士出屯嶺北列侯景罪惡及宗社危亡諸侯擁戈不肯赴難如此則忠臣義士雲合景從下者江越彭蠡直趨建康精識上格天理在我矣綸繹紀譽詧諸子各負不孝之罪安敢抗衡哉何必遣使江陵受其節度心雖勤王迹類黨惡此謀慮弗臧不知理義之過也亦可惜哉

岳陽王詧與湘東王繹有隙起兵伐之求援於魏魏遣楊忠助之繹遣人說忠曰詧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結盟而去

圖利而忘義未有能自反者也湘東責魏助姪伐叔是矣已於武帝則子也於簡文則弟也於國則臣也父被圍餓死而不救兄制于賊手而不救宗廟社稷日就滅亡而不救則詧何有於叔哉夫惟無瑕可以戮人所惡於下者無

以詔上也則理順而人服矣蕭繹身負大罪人得而誅之
而魏師不能聲罪致討亦可惜哉
湘東王繹與河東王譽相攻邵陵王綸欲救譽而憚繹兵強
致書於繹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況乎手足豈可相害今社
稷危恥創巨痛深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亡之道也繹復書
陳譽過惡不救
蕭綸此言君子之言也然侯景叛亂八月綸首被董督之
命十一月景攻圍臺城久之而後綸軍始至討賊不力是
時怦永安侯確忠憤可用景怠而召之確不欲行綸欲殺
之比城益危安南侯駿勸綸分軍為三道出賊不意攻之
綸又不從迹此求綸其象父而無慈天性也且手足固重
未切於君親棄父如仇則繹尚有於我哉方其西上次于

郢城正欲圖取湘東故以正義悲嗣其而動之不虞繹之
覺也為子不道父屢被之終無悛心又有乘危徼倖之意
天假魏手戮諸江流亦足以垂世戒矣
東魏齊王高洋受禪即位自魏敬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復給
之
祿以報勞古者庶人在官猶後世胥史皁隸也亦皆有祿
而元魏之世雖三公亦不給祿所以然者為尚門地多官
子少其宗其家足仰也然物情不齊雖名世家豈得皆富
以孝文之明在位累年而後制為祿格未再世又罷故魏
臣多貪者而六鎮之叛起於劉騰元乂聚貨受賕無有紀
極民困下怨一敗而不可振也善為國者戒貪吏貪而厚
其祿至於治民守長尤宜加豐使其去來道塗俯事仰育

衣嫁娶爭無匱乏之患則中人得保廉節而中人以下亦
畏刑憲此乃愛百姓養人才敦風俗之要道也
魏丞相泰聞洋稱帝帥兵討之濟河而還
古者相見必有名雖在野外倉卒與夫一飲一食之相遺
問無不以詞重禮也人而無禮則猩猩鸚鵡之不如況於
興師動衆踰越山河以伐人三軍之死生家國之存亡於
是乎在故曰國之大事在戎而可無詞乎師道固多以執
言為主執言者聲其罪而致討也故齊侯伐楚楚使屈完
逆之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此問其來伐之因也使齊無以答之是無名不義之師則
楚直而齊曲矣惟齊有詞可奉責包茅之不入問昭王之
不復於是楚人屈服謝罪而請盟漢大三老董公有見乎此

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漢高用之以平項羽此所謂名正
而言順言順而事成者也高歡宇文泰十年交兵未嘗有
文告之辭以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也至是魏師伐齊為高
洋廢君而篡國則不患無名矣上相仗鉞大衆旅行濟河
而前遂逡巡而退若有畏心不敢逐武何也無諸己然後可
以非諸人泰自弒君之人也參度彼此尚何高洋之問故
曰大人正己而物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使泰有迎
帝之忠而無弒君之事當此機會舉師東伐則齊未可知
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不行一不義不殺一不
辜雖見不治苟得為難物之勢有行與否也或曰泰若內
顧則畏若初不興舉之為善耶曰泰為此固欲矯假以避
引皇威武實無戰情也

侯景西攻巴陵携太子大器以爲質及兵敗奔歸或勸太子
北行太子曰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忍違左右吾今
若去是叛父非避賊也涕下横流即命前進
大器之言人子當道也然梁武義方不修正德綜綸等則
有悖逆之心繹紀範粲等則無赴難之意其父簡文爲賊
所脅不敢親承而與之宴樂是兄弟父叔無足取儀而大
器孝敬純誠蹈險不避其天資之美如此儻非梁德告終
必爲中興之主矣
景欲害哀太子大器太子神明端嶷雖居困阨而神
貌怡然不異平日及難顏色不變
卓哉哀太子之善處死也有父在死于宗廟非己職則靜
以聽天而已梁武學佛五十年晚而心應益昏在危迫中

或怒或嘆積憂成疾了無寂滅之樂簡文屈意忍恥求容
于賊妻之以女與之詛盟臨難不知尋取殺之禍哀太
子齒猶未也以清修精練則緻其祖以記誦才華則劣其
父而臨危履險能固純孝之守與彝蹈刃而無怵惕之色
言行不違義命俱盡老釋猶備有不逮焉亦可以爲成人
矣
景廢帝立豫章王棟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
主上無愆失何爲廢之景曰王偉勸吾早除民望以安天下
元建曰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耳
一景以王偉爲謀主偉前後所陳多矣而曾無如元建之一
言向使侯景既破臺城斂兵輔政以識其所而治者及其道
而臣之武帝既崩簡文奉太子不失臣節則宋齊梁陳所以
取國不是過矣特有早晚耳觀元建之言非無識者然而
悅茍臣賊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王偉說景弑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
王偉之言佐命叛逆之常言也其所謂衆人者指何人歟
使梁而無宗室將帥猶有方岳外臣仗義而起豪傑之士
出於草澤如劉裕之討桓玄者何可絕也使其所爲而當
人固不待詔令而服矣然則其所以絕人心者祇所以失
人心歟而亂臣賊子終以不悟蓋逆理以始未有能順理
以終固天理也
景即帝位湘東王繹命王僧辯擊之陳霸先帥甲士三萬來
會
蕭繹以帝子介弟擁上流之重坐觀侯景攻破臺城幽死

武帝囚厄嗣主虐通三代曾無申兵東向救急雪忿安守
巢穴自圖纂竊此固梁室之賊子也而王僧辯諸人爲之
用何也景既自立衆心憤怒而邵陵鄱陽諸帥皆已奔敗
梁若未亡亦立在繹而僧辯又其司馬也使僧辯早有卓
識其從違當不苟矣不然協討畢力自其職分無足怪者
獨陳霸先稟受節制爲可惜耳霸先征伐嶺南動無過舉
及出南江有衆三萬正名討賊用師有律僧辯諸人固可
擬而毀也霸先智不及此殆無發之者歟以湯武之聖尚
須同德十亂之助曹操則有荀彧劉備則有孔明石勒猶
有張賓苻堅猶有王猛而霸先之謀主于時無聞焉如人
心有九竅而蔽其半則其思慮遺闕多矣
景敗走郭元建得其傳國璽送於鄴

有天下者必汲汲於一璽求之不得則歉然若郡守縣令
之亡印而失符節印綬也夫璽何所本哉二帝三王不聞得是
物而後為君也舜受之堯禹受之舜湯受之禹文武受之
湯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者豈璽之謂歟故詩書春秋紀事
詳矣曾不及璽獨秦謂大使李斯以蟲鳥之文刻之美玉
兼稱皇帝以識詔令自是而後始有璽書使秦善也而璽
無所本固不當法使秦不善也而璽雖美亦當破之為宜
又何足傳也故嘗論之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為而受
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亦一代所用
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
下當刻漢璽而不必襲之秦唐有天下宜刻唐璽而不必
襲諸隋所以正位凝命革去故而鼎取新也苟以為不然
曷不於二帝三王監之彼世之璽以亂亡喪之者固多矣
必以相傳為貴又豈得初璽而昇之久耶

元帝 繹 梁紀

誅王偉初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及
聞偉作檄文有湘東一目之句王大怒遂殺之

侯景叛亂為之畫謀贊決者皆王偉也春秋治亂臣賊子
尤嚴於其黨若使人人知賊亂之不可與則不能自立不
能自立則亂少弭矣惟為之黨者衆是故禍亂滋熾而天
理淪亡故春秋之法既誅首惡又嚴於黨惡者所以息禍
亂之源也若王偉者幸生獲之數其惡逆殘諸市朝猶未
足以雪神人之憤先滅亡之恥乃以吟詠篇章欲脫其死
不亦謬也又以一言斷己即戕其身是謂繹喜怒殺生皆
為己私而不念君父也豈不悖哉

齊以辛術為吏部尚書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
實新舊參舉考之前後最為折衷

自魏用崔亮停年之制銓選失人數十年矣亮在孝文時
已任典選而不敢建言者知孝文不可欺也高洋暴虐然
臨事明斷辛術得以通變者值高洋可行也夫停年之法
國家與亡所繫以高澄高洋尚知其弊而更改之況明君
賢相而反不能乎

魏丞相泰嘗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昔以公為湯武今
乃不如桓文泰曰湯武安敢比庶幾望伊周何至不如桓文

宇文泰以伊周況己何言之無忌憚也夫伊周之為伊周
豈為位尊職重人莫我奪哉以其言之出於口行之發於身
者無非至理當年服之後世慕之此所以為伊周也苟有
一言不然一行不善則不足稱聖人矣權強之臣徒見伊
尹放太甲周公攝王政謂與己篡主攬權相類豈非無忌
憚之甚哉然則聖人不可學歟曰聖人可學而不可至學
之為聖人猶射之志乎正鵠也自能執弓矢必以正鵠為
志其中不中則非學之所能也自庸材異除拱手唯諾至
於事父事君必以聖人為法其聖不聖則非才之所必也
學聖人而不至則亦必為賢人矣苟未嘗服膺至善入自
聖門見其笑貌而希其步趨儼然以伊周與我異世而同
道是猶西施里人之顰者豈不可笑之甚哉

武陵王紀至西陵帝使任約謝荅仁於峽使將兵拒紀

任謝二人皆侯景出死力者也其罪當次於王偉既不能

殺反龍任之不亦逆理乎已自失道亂非其據所心俊傑
合謀圖事與復之日猶未可冀乃推心世濟與同患難欲
以長守古無有也
下詔還建康胡僧祐等曰建康王氣已盡與虜正隔一江若
有不虞悔無及也羣臣皆荊州人不願東還上亦以建康彫
殘江陵全盛卒如僧祐等議
荊州雖非王者之宅然善守之者亦始受封瀕江之國
後似賢能屢弃土地奄有陵蔡觀兵周疆下收江黃橫行
淮泗地方千餘里春秋中數十萬僧祐六十百年而後滅其
後劉表牧之坐談西伯先主假之三分天下關羽用之威
震中華孫氏有之抗衡曹魏晉宋齊梁倚爲重鎮財賦兵
革當南朝之半故古之英雄皆以爲用武之國雖曰地利
不如人和在德而不在險若以形勢而論則江陵古郢何
不可都之有然於蕭繹則不可也宗廟社稷皆在建康高
祖嘗崩簡文殺損於賊覆奉陵寢仲至孺之情其除於祧
修之享之祀若弗暇也正使內無襄陽之難外無齊魏之
虞江陵全盛猶不得宴安而龜矣今也孝誠不聞義聲未
著爲欲便其故有因以偷朝夕此爲道雖使據古一山河
之勢有千八百諸侯之奉其爲人圖取殆不旋踵又何江
陵建康之擇乎
魏王謀誅宇文泰謀泄泰殺之立齊王廓
宇文泰何以取惡於魏元以殺元烈也元烈何以見殺於
泰以謀除泰也泰援近人于身都將相爲日久矣而元烈
謀除之必其行事有不服人心者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烈雖謀泄而死泰不知自反行有不得者而
又上及其君於是迎駕則王之績不足以勝廢君殺主之
罪曾高歡之不如也而乃羞比桓文人之能自治者鮮矣
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
老子之言其害非若釋氏之甚也然弃仁義絕禮樂以爲
道則其道亦不從事於務遺物離人趨于沖泊而生人之
治忽矣是則楊氏之所祖耳或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
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故曰中庸
之爲至德也民鮮能久矣老佛者皆畔夫中庸者也畔中
庸則爲已爲人同歸於弊或問漢曹參治齊師蓋公其治
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
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明黃老
者也其語曹參特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
中一語耳此一語非有損提仁義絕滅禮樂之意故曹參
於齊於漢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
富矣未加之以教則三代之疵也故曰飽食煖衣而無教
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加之以教然後司牧之功成而
與天地參焉此豈老氏所能及哉又況掇拾其餘以爲玄
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氏羌腥羶伊
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
方在漂搖阽杌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
知鑒也其亦愚蔽之極矣
魏遣于謹等入寇
蕭繹無以御之人人之所得討況鄰之大國乎宇文泰

宜矣然而不施文告之辭則以己有弑之惡未出於正
也書曰惟干戈省厥躬使泰而省躬亦何敢於伐人使泰
而無過鋪平江南一宇內可也至此然後知聖人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湯為匹夫報讎而無富
天下之心其始正故其終成其德備故其功粹正己而
物正此亦非臆言也

梁元帝城陷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

其亦有金樓子一書乃蕭世誠所著者其言雜出百氏小道
之說而未述五經正理又高自誇大謂人莫己若也劉勰有云
若欲力行則論語孝經一篇足矣此猶為博而寡要者使蕭
繹能服膺恕之一言亦必保其社稷又何以十四萬卷為讀
書至是誠不若無書之愈也嗚呼均是食也有以安身永
年者有以生疾隕命者未嘗食之罪哉

元帝為魏人所害魏人立蕭詧資以荊州之地是為
後梁中宗

興滅國繼絕世聖王之政所以歸民心合天德者也梁為
魏所滅蕭繹又自屠戮其支數千里遣將出兵為蕭
詧之援立為梁後而資之土地人民庶幾乎古之道矣雖
然叔之而非也詧者梁武之孫昭明之子而繹之猶子也
昔者觀者有失嘗為下書所當報乎梁武有憾於昭明於
其死也不為若後而立其弟第三人詧已有恨心養士畜
財以待事變則非孝也繹以叔據襄陽得地利乃父之
所自肥也而圖之詧請救于魏以伐其叔父而殺之則非
賢子也夫興亡繼絕固將擇其子孫之可者而奉其人

乎然則宇文泰之良非善意直欲因蕭氏睽孤削弱而取
之耳又烏足稱揚哉

敬帝方智　梁紀

初陳霸先王僧辯奉晉安王方智即梁王位于建康既而齊
立貞陽侯淵明為梁主遣兵送淵明歸僧辯懼遂迎淵明即
位以晉安王為太子陳霸先討之淵明乃遜位于晉安王王
即帝位

齊之納蕭淵明亦猶魏之立梁王詧也其視江南猶外府
姑使為之主耳王僧辯執義不堅之人也事泥東臨危而
不救奉晉安有急則改圖立身處國輕搖易變如此安得
不為人所取耶

僧辯霸先既生嫌隙會有告齊師大舉至秣者僧辯使霸
先為備霸先因舉兵襲殺僧辯既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
譎也

僧辯之才非霸先敵也初二公既入淮僧辯未有所處凡
營落聚山逼石頭城分布諸將臨賊兵勢身居前行親敗
侯景者皆霸先也事既粗定僧辯居中出霸先屯京口霸
先取之之志萌矣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此乃霸先所
為而僧辯不覺遂墮計中而史家以為非霸先之譎又一
僧辯也不然為霸先諱耳使霸先大計先定以天命自處
取之侯景而非取之於梁則不至紛紛為此狙詐不亦偉
乎

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降爵為公於是宗室
諸王皆降爵為公

二帝三王之列爵莫貴於公漢封爲王非也曹魏後魏皆
常降之而不能久者以身兼皇帝之號則固以王爲卑虛
之而不用將必復以爲封是以不能久也及宇文氏稍倣
古制定六官故自上而降焉此則周貴稱天王之本矣夫
宇文德雖不足而其志尚可嘉後世有作者遵仲尼之法
天子稱天王臣下爵五等正名統實既無誇大之失而權
臣之圖殊禮希九錫封若干郡開國置官以爲僭逼之勢
者當亦少損矣

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爲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爲太傅大
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
侯莫陳崇爲大司空自餘皆倣周禮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然去古既遠文不足徵而
泥其迹未免於有過況出入之者乎周公位冢宰爲太師
蓋其道隆德盛非太師不足以處之而冢宰正百官均四
海亦難其人故以論道之重下行端揆之職此明見於書
者也六卿皆統於冢宰以冢宰建六典故也周公既沒召
公以太保兼冢宰必矣而孔氏因顧命之文謂畢公領司
馬毛公領司空則未知其何所傳據且三公之責惟均而
地官以下與冢宰必不若是班也今宇文氏之制何所考
證至於周官之屬有不當設而設者有不當屬而屬者其
外職甚衆皆劉子駿私意所述皇王大紀既已詳辯此不
復云

琳兵勢益衰奉表詣齊獻款于魏稱臣于梁

凡舉事者能自立則自立不能則當有所屬陳霸先宜不
必屬人者也王琳本湘東王麾下義不事後梁則建康其
所宜歸矣乃徂強于兩間借勢于外境其能濟乎且琳之
所以不歸建康者恥爲霸先下也審能如是則堅其志畢
其力死而後已功之不成天也既不免奔齊又不免歸陳
死於一夫之手有才而不知義惜哉

齊顯祖肆行狂暴使宰相楊愔進廁籌

字有一字而數義者訓故不明則後來承誤失之愈遠虞
武踞廁見衛青廁者牀廁也亦猶文帝臨廁謂山岸也失
其義遂如高洋之無禮洋之爲是必以武帝自解夫武帝
駕馭英傑莫不盡力君如高洋之無禮大將軍憫然有不
服之心矣

齊裴謂之上書極諫顯祖謂楊愔曰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
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顯祖曰我且不殺爾焉得名

賢哉楊愔假小人之言成君子之事凡昏愚狂虐之君於
諫己者莫不疑其要流俗之譽也至或反易其言以揚于
外加以無實之罪清而謂之汙信而謂之詐欲以敗其名
而致其罪故以諫得名人主之所甚惡也楊愔欲救裴謂
之以爲是則不可以爲非則不可惟以謂之欲成名後世
中其心之所憎乃必可免謫而不失於正可謂善諫者矣

齊主委政楊愔百度修敕故時人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愔
風表鑒裁爲朝野所重少歷屯危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
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己者亦不問

高洋無道極矣得一楊愔爲相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遂
得沒于牖下相之爲助其大如此使其率道而脩仁者

西并宇文南收江介豈難也哉惜故大族遭罹禍敗惟餘一身及其貴顯細恩必報大怨不酬蓋困心衡慮之所益也夫報恩酬怨者人之常情也報恩而不酬怨非長者不能也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者君子之中道也有恩而忘之或復以為怨無怨而致怨欲人之歸恩者攸害之小人也

周晉公護以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逼令自殺

宇文護之不終其始於此乎曹孟德以名重而殺孔文舉矣司馬昭以名重而殺夏侯玄矣彼兩人者非能[illegible]晉之業將擬之爾宇文護之處亦此比也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孟子曰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此忠恕不易之道而[illegible]狡險者顧謂不為負人之事則先機失於彀中以[illegible]純朴常談惟力是恃疑則殺忌則殺怨疾則殺天下者千人可疑可忌可怨疾者豈皆在吾左右前後左右前後又豈皆不足疑忌無可怨疾者耶[illegible]之於[illegible]之於穆叛呂布之於董卓李豬兒之於安祿山非所疑忌疾怨者也宇文護不知此與獨孤信同為三公殺之不以其罪他日讀酒誥未終斃於玉珽又豈獨孤信所為乎此可為猜忌忍克者之鑒矣

霸先以歐陽頠聲著南土復以為衡州刺史頠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

凡人著績一方或有聲望為衆所服因而任之未有不成大功者何則人心所歸故也伯夷太公歸周則知天下歸之矣微子箕子去商則知天下去之矣天下之求惟已為大惡者必不可用自餘固難責以全美人主釋怨弃瑕無所疑忌必衆以為可民以為便則用之矣或者褊心忌意記過忘功固不足道而以能得人情轉而它使則必捨其所長廉頗在楚曰吾樂用趙人故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人君器使羣才可不知此道乎

周孝閔王以晉公護專權李植孫恒亦以居權要恐不為護所容謀共廢之事泄護廢孝閔為略陽公誅植等立寧都公毓弑略陽

諸葛孔明相蜀如二君劉禪天下屬之猶知敬而畏之中外莫敢謀者忠信不失臣道而已矣在易中孚六四居近君之位如月幾望不至於盈與日相敵乃得无咎宇文護以專取嫌不知自反其為臣之未盡也而上及於君不亦悖乎高歡相魏孝靜致恭惟謹事必奏聞猶未免專權之過護反不知豈獨李植孫恒誤略陽之罪哉前人所為後人所師宇文泰叨(?)以其君動輒廢弑習慣為常不知其子從自及也忠為令德猶且不終其父析薪子弗克負況以廢弑逆之取快目前而貽患身後曾是以為智乎

高祖　陳紀

永定元年十月乙亥即位于南郊丙子幸鍾山祠蔣帝廟庚辰出佛牙設無遮大會於闕前膜拜

陳高祖即位南郊祗見上帝矣祖考之廟猶未立也遽臨梁武[illegible]之迹則知五十餘年佛教成俗雖英姿遠略猶狃於風化故以帝王之尊即位纔五日按行故事於觀闕前效胡人拜伏而不以為恥也且其所以設會而膜拜者

何爲也哉爲祈歟爲祈歟曰報者審先自西征膺讓詩賦
立功剛致大位非以祈而得也曰祈者既稱爲天子矣又
何祈哉且天地神祇尚不可以非理而禱矧彼朽骨又何
能靈霸先與邦固非愚主而且爲是寫度梁室行之既久
其威儀物采有司未嘗廢故霸先舉之其明年又幸寺舍
身益可證矣自東晉而後佛法盛行非惟人主多惑其說
至於名卿賢士亦莫不尊而信之在梁武世五十年之久
惟寺廟不與時俯仰而荀濟深論其非餘無人焉同乎流
俗合乎汙世能自拔者豈非豪傑之士哉

齊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其後王晞曰受
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
序進俊乂列爲百官宰相之職也人主不能遍識天下之
士亦無不委宰相之道故宰相得用人不自疑也其有以
爵祿市私恩則不察乎其人之謝與不謝矣如其公也不
謝固善雖謝庸何傷如其私也雖謝之之文而有謝之之
實則不若公而謝之之德愈也擅權姦人欲遠朋比之迹凡
除官者明絕其謝而陰除之人皆賤心耳目手足也外陳
而中密形睽而情親雖謁不通而賄賂通足跡不進而計
謀進人主見其著不知其微國之移也無日矣

周太師護歸政於周王總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兵權有國之司命聖王執而不失堯不誅四凶以天下與
舜而舜誅之則唐之兵權在舜矣舜不征有苗以天下與
禹而禹征之則虞之兵權在禹矣康王由元子爲儲副其
嗣位何疑而成王將崩命召畢相之召公乃俾仲桓南宫
毛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延入翼室居憂爲天下主夫虎賁天子之禁旅也于是而
授之以兵也自堯舜至康王帝王垂世之法備矣而莫不
謹於兵權老子所謂利器不可以示人者然則人主可失
此權乎姦臣擅國未有不兼掌兵權其弒父與君未有不
得兵權而能之也人主失此權是舉太阿授人以柄難乎
其免矣宇文做周建六官護既歸政猶總軍旅是又兼司
馬之任果何意耶周主終不能收也是以及於難

崩上臨戎制勝英謀獨運爲政寬簡不輕調發性儉素後
宮無金翠之飾
陳高祖之勇略才智江左一時無與角者故能奮由遠官
以取大位雖專國日淺迹其過舉蓋亦甚少所可恨者無
宰相也自古大聖人爲天下亦必求賢爲輔相以助己宰
相又廣求人材布之內外然後天下無廢事而治道可立
豈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衆獨委同功共事
赳赳武夫五六人而能開物成務建不拔之基者若夫奉
身儉約爲政寬簡此特爲國之一節耳豈世衰道微無名
世之士可爲時用耶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世祖文帝　　陳紀

齊顯祖盡誅諸元凡七百餘人
元魏固多賢君至孝文奄甸中土其治行尤美江左五朝
皆莫及也其後爲高洋所剿戮至於殲焉是何也自拓跋
珪以來殺人多也獨孝文寬仁好儒變革舊習然二十年
間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是不得已而殺

人得已而不已是以人爲嬉以殺爲僥天之所惡也天之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司牧人而多殺人將爲子孫計不亦左乎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後或曰帝王之裔自鮮克全以其奉養厚眾殃多盈虛消息理所必致是或一道也然唐虞夏商之後值聖人繼踵誅其無道者一人其餘固不盡勦之選賢踐封爲國恪賓其禮厚矣雖秦滅周漢滅秦去古已遠猶不戮其族覊獨自魏晉以來乃肆其忌疾至南北朝而尤甚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高洋篡魏盡爲置後使統承先王乃至於幾無遺種又焉可以人理期也

周崔𣪺建議以爲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稱皇帝周主從之

陋哉崔𣪺之議也夫豈[illegible]沿革因時者非聖人而或沿或革豈能得其當乎稱皇者三稱帝者五稱王者七十有餘王豈不知合皇帝而稱之以尊不可也孔子處亂百世制爲定法加天於王其義遂備此乃有沿有革無時而不宜者矣且天子之爲是號也非威天下也正其名以統實猶穹然而覆名之曰天豈威之云乎

齊顯祖殂

高洋無道比紂爲淫夫如是柔其不喪曰此可見世喪道微之極矣齊東昏之無道也蕭衍治之不待聖王有作也自蕭衍而論德非湯武學無口實之慙由東昏而言罪同癸辛豈免檀車之伐而高洋乃獲死于牖下則當是時求一蕭衍亦不可得豈天地之氣漸以澆薄耶何爲使洋肆於民上縱其淫虐而皇天上帝無震怒之情也雖然由堯至五代三千年間其爲無道而幸免者如高洋者有幾則恢恢之網亦太密矣豈可恃哉

齊太子殷立事決於常山王演楊愔以濟與長廣王湛地位親逼恐不利於少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敕多不關預王晞謂演曰若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耶演默然愔議出二王爲刺史二王大會百僚愔赴宴執而殺之

演與愔二公之所以處己處人皆有失而愔終爲君子是以及禍演之失在於過聽王晞而愔之失在於謀出二王雖然愔爲社稷計乃公心而晞勸演者一身利害乃私意其失則同其所以[illegible]猶古者親賢並用之義與演[illegible]政固權[illegible]一人則演[illegible]能遽爲嗣君害故其出之也乃所以激之也若晞則直欲贊演爲欺孤之事其情甚矣愔之相齊主昏于上政清於下使高洋得保首領以沒厥功茂矣演欲報怨出之可也廢之可也執而殺之是洋之不如也晞有憾於洋志不得逞而假手常山致毒濟南真小人哉雖然成敗已矣而愔終君子也

演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

高演以神武之子而妻太后爲內主在昆季中文孝友有令望而顯祖淫昏酷虐無恩在人其子弱植此廢興之定勢也而王晞之言何其悖歟天時之無外即人理也人理

之不逆卽天時也下盡人理上順天時乃名教之正道也
晞欲遂其邪謀諫濟甚奔以害教天時人理分爲二事所
謂巧言亂德利口覆邦惜乎濟之從之也
初江陵之陷長城世子昌沒於長安至是周人歸之昌致書
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懌封昌衡陽王遣使迎侯濟江中流隕
之使以溺告
昌爲俘鄰敵國非其國矣文帝何爲耶以高祖之故推昆
弟之情閔其離外之患而失嗣世之尊矜其備嘗艱難而
加友愛之道則文帝何嘗焉必殺之而後快其心不仁亦
甚矣雖然昌亦有以取之也歸自他邦國有成主而書辭
不遜是將何爲責其不特已耶怒其不見讓耶是皆理之
所不可行者而昌舉兼以犯之則亦足以殺其身矣
齊太皇太后下令廢殷爲濟南王以演承大統肅宗卽位以
王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問之晞曰我閲人多矣得志少時
鮮不顛覆人主恩私何由可保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
耳
王晞力辭要官而以得志易顛恩寵難保爲戒則晞之識
演使速取國者其心非爲富貴直欲報顯祖之欲殺己耳
夫顯祖不道有絶嗣之理而晞則不嘗懷此心非惟君不
可報以君之故遷怒及其子不亦忮乎雖然其辭要官而
不居以得志易顛恩寵難保爲戒則可取矣
周以大冢宰護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
細皆先斷後聞
天下有事同而情異跡類而勢殊者不可不辨宇文護使
五府總於天官是矣以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也而又存都
督中外諸軍之職則大司馬何用焉其把握兵柄不肯去
手如此苟無弑君篡國之心則無庸爾矣周六官之屬大
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各有體統是故分職而治令盡
總於天官則五卿爲虛設且又冢宰先斷後聞則人主尸
位而已是豈成周設官之意哉事無巨細權自專決人主
所得知者幾何非有弑君篡國之心則不爲此矣
齊主初許長廣王湛爲太弟旣而立子百年爲太子湛心不
平
昔成王初剪桐葉以爲戲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請
遂封之柳宗元以爲非曰弟當封者周公宜以時言而封
之不當封者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
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是大不然自三叔
長周公尚不知其將叛况於唐叔之小弱又必在所封乎
爲其少也適未及言成王既戲而封之斯亦可封矣乎以
輔益王之徽信發其心而防其後是師道之善有如不當
封或小人或婦寺王欲封之周公又成之是周公啟國大
夫之不若也故處事守正而酌之以權然後弗畔於道惟
論亦然今齊主既有子而以太弟許湛是御命之非義
者也若居齊國之常則舍子而立弟亦由行殺之道矣不
然輕諾寡信口惠而實不至怨咎之所及也他日百年斃
於亂楔非世祖嘗殺之乃肅宗自殺之耳
齊肅宗疾亟遣太后視之問濟南所在者三不對太后曰殺
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詔徵長廣王湛嗣位帝

熙沘書曰百年無憾非汝善處之勿敎前人也是日卯[illegible]
恨不見太后山陵發之推曰肅宗天性至孝而不知[illegible]
此不學之故也
高歡諸子惟演也差賢事母孝於諸弟友使[illegible]
尚聽王晞發君而弒之眞得孝道爲舜之賢其孝
以不學少之誠哉是言肅宗臨終恨不見太后山陵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下知忌諱流演之心亦以不得終事其母爲歉其心
[illegible]孝言不姚耳世未可以不學斷也
[illegible]肅宗遺命至鄴湛猶疑其詐使所親詣殯所發而視之既
復命湛喜馳赴晉陽即位改元是爲世祖
象弟也日欲殺舜舜不藏怒不宿怨一於親愛而已[illegible]
人弟而兄又無見殺之意則當如何得遺詔而不信聞[illegible]

死而甚喜是處心積慮欲其兄之死也久矣施諸常人尚
且不可而況尊則君也親則兄也而至於此其異於操刃
而弑能幾許哉繼世之君必逾年而後改元以一年不二
君也故不改於即位之初以不可曠年無君也故改於畢
喪之後此古者之制有仁有義中禮之節者也今高氏兄
終弟及與繼世等乃不待逾年而改元於即位之日[illegible]
無君何以責人之忠于我乎一時行之大臣不規[illegible]
諫書諸史策垂之後世而其處心積慮欲其兄之[illegible]
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將誰欺欺天乎
齊主湛通昭信李后曰不從殺爾子后從之既而[illegible]
王紹德至不得見愠曰兒豈不知耶腹大故不見兒[illegible]
生女不舉齊主[illegible]殺紹德后大慚齊主[illegible]

漉投諸渠水良久乃蘇送寺爲尼
李后之從湛不過畏死與愛其兒也[illegible]使知義則義重於
死死又何難兒之修短則有命矣豈不及此一失其身既
不能免其子而折辱之患有甚於死者故古有女戒爲師
傅以之敎詔而賢婦人未有不知經首者也李后以婢爲
叔所侵凌後事之師也居其位當其事不知古有明鑒躬
蹈覆轍如出一軌可歎也哉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于謹爲三老周主至太學謹入門周主
迎拜謹答拜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周主親袒割牲跪設醬豆
食畢北面而訪道謹起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
心納諫天下乃安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善者日進惡者日
止去食去兵而信不可去願守信勿失言行者立身之基夫
子之過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

而出
憲老乞言古先哲王成己致治之要道也至于大夫既知
古矣處今之世五六十年甚者治亂事物之變亦又多矣
其老守堅定血氣向衰亦不競於利欲矣故王者將求多
聞知過失訪疾苦以求諸大臣左右爲未足也而又養老
以求之然三代而後寥寥千五百年行饋餉之禮者不越
數君而有言如于謹者抑又甚少此非牽制違咈難行之
事也且希闊如此其好名慕古以聳一時觀聽而爲之則
未有真得進言之益也嗚呼古之善政若井田封建之類
其遂不可行於世耶
齊侍中和士開教詔百端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

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於是主大悅自是數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

和士開所以語齊主者姦臣之所同也顧大姦不言而士開言之耳凡大姦邪欲竊國命必先蠱其君之心君之心誠蠱矣然後惟我所欲爲雖身其耳目而不知蠱心之術非一端惟得君所好而逢之則其術必中而蠱爲甚蓋人之嗜好不齊也憚勤勞則娛以暇豫厭費出則豐以金帛恐其居處無所爲也則誘以聲樂俳優之戲恐其遊賞有所厭也則新以陂池臺榭之觀此在蠱術中最爲切身而必中者也人君有一于此則昏荒倦怠生而威福之柄移矣故忠於君者惟逸欲般樂之爲戒太師周公其人也作無逸告成王言及稼穡之艱小人之勞文王不遑暇食而興商受酗于酒德而亡丁寧反覆未嘗以成王不得逸欲般樂爲戒思所以附益之也苟反是道則周公爲戮我而士開爲愛君施文慶孔範其務國患之徒以功名始終無隕首沈族之禍矣

齊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故殺百年以厭之

知命之學非易非難命出於天無形聲可見如何其知也不爲難乎而古之人臨難不懼委命而死者甚衆其知之也不亦易乎不知者固衆人所同也其委命而死者亦未必知也然則如之何亦義之與比而已白虹圍日赤星見是時天下四分不知誰實當之齊主自以爲憂也曷亦修德而殺猶子以厭之是無義命也災咎之來若其可移明者猶不爲況不可忍而殺無罪乎高湛不知宋景公之言成帝之得失使百年縱能陛天以身率人人猶有不化不行諸身而望人從己此特強有力者之同弊也婁太后戒齊宗曰勿殺濟南而肅宗殺之曾不爲其子計復以勿殺百年言之世祖彼亦不從吾言而從吾行耳

初周晉公護之母在齊及護用事齊人以歸突厥約周共擊齊護新得其母欲不許而恐突厥爲患不得已發二十萬人同伐齊護無他略是行又非本心故大敗而還

晉公雖已得其母而未有報齊則當辭突厥之兵乃違心而行以二十萬衆大敗于齊殺何其不恤人之國耶或曰項羽已解公已與漢高從而伐之不與是類乎曰不然劉項爭天下者也是時羽勢已弱故漢王遂乘之宇文與齊相攻則異於此矣設使周主俾護東出之兇而命護將猶當有辭況委親初歸遽無大故而遽犯危從人爲不得已之舉且師之老壯在曲直護理曲而氣餒其能濟耶

上不豫僕射到仲舉尚書孔奐受成命頊侍疾太子柔弱憂之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伏泣涕固辭上謂仲舉奐曰四海事重宜立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則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奐流涕曰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旦廢立之事臣不敢聞上曰古之遺直也乃以奐輔政

司馬氏曰孔奐家賊心必任社稷之計以世祖之言爲不誠則當如竇嬰面辨以絕覬覦者之心以爲誠耶則當請下詔書明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公之美高宗無不獲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亦庶幾

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以求合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
不救嗣主失位而不死謂之遺直豈不悖哉
託孤寄命自古所難死之非難而濟之為難耳故受遺輔
幼能勝者鮮矣向使陳世祖用毅不使蔡景歷猶未可知
於毅豈其人哉或曰當世祖命頊及到仲舉孔奐之時宜
可以對曰事君有犯而無隱乎居小事猶不可不盡況授
受之際存亡所係而敢避逆意之憎獻諛隨之論乎則當
對之曰太子孱弱為親所柔中外共知臣等奉承詔命敢
不以死繼之然事有不克將如何處如此世祖必疑而復
問於後請立長君隆教則晉如詔旨所云封儲君以大國
而無敵之禍息矣方是時稱程政已久權勢隆重如實舉
終蓋之事秖為空言如若肥義之志死亦無補故權其
輕重不失於義請立之成王其可也

臨海王　　陳紀

中書舍人劉師知見頊地望權勢為朝野所屬心忌之謀出
頊于外為頊所殺右將軍韓子高與師知同謀事未發頊誣
以謀反死獄中
劉師知欲出安成王于外此國計也夫亦何罪乃誣奏而
殺之韓子高與師知同謀而未舉頊乃誣奏而殺之方世
祖以太伯之事命頊也頊涕泣固辭至是乃欺陵孤寡殄
戮忠良雖暫得尊榮而嗣世傾覆由所以取之非其道故
天之報之如此可不監哉
周于謹不謹勳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
騎

商歎在秦使多力者騎乘持弓矢者傍車一物不具則不敢
出于謹在周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一人歎得高位俱重
而所為不同何也何謹之於道由坦而歎之多畏也謹無
怨於人而歎者怨之所構也或以能任怨為賢曰人之所
不敢為與所不肯為我皆為之怨者必衆我之為是者為
國事耳或以謂不然貪利則人怨專權則人怨慘虐則人
怨嚬衆則人怨為己而不恤人則人怨若夫不貪利不專
權與人同欲不以己私而用刑辟劾之也則人何怨之有
故二帝之臣無任怨者舜之怨謂不得乎親也三王之臣
無任怨者周公之怨謂不得乎君也是怨也自縊自文之
謝非任怨之比也貪利專權嚬衆為己以刑辟劾之
數天下僥倖於殺戮則一切不卹曰吾任怨吾任怨以是皆
賢此五者猶不害其罪不審其所以然也耳

高宗宣帝上　頊　　陳紀

齊太尉徵司空婁定遠出和士開為兗州刺史士開載二美
女一珠簾贈定遠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特全其命謹以
為謝定遠喜問曰欲復還否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但乞王
保護長為大州足矣士開請入辭二宮定遠許之士開見齊
主及太后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因慟哭齊主太后亦泣問
計士開曰正須數行詔耳於是出定遠為青州刺史徵入誅
遏害士開復獲親任定遠歸其所遺加以珍寶
婁定遠欲去和士開曰為其專貪諂媚以亂政也方且逐
之而受其二女子一珠簾是納其人之賂也則何以治士
開矣心為利撓則發事在前而不見士開之罪豈定遠也亦

[illegible]於釁耳藏之外[illegible]然以褒之士開既
[illegible]為憲亦不能免矣故曰不能逮乎身
[illegible]歐陽[illegible]自[illegible]於[illegible]之微為左
如正人何
衙將軍[illegible]託
莊子曰[illegible]也[illegible]其將[illegible]也必臣[illegible]宗初若平心
公道不殺劉師[illegible]則華歆歐陽乾無自而反
皎然皆有功於時[illegible]收也以殺劉韓之故懼信哉
之醢不敢自安高崇於此遣信臣降手詔推誠慰諭彼必
罷師若再三不從然後興師亦未為晩乃不知罪己遽出
公兵雖克捷成功然爲君臣之義失御下之道虧德多矣

齊和士開威權日盛朝有人士奉士開疾醫云應服黃龍湯
士開有難色人士曰此甚易服請為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感
其意為之強服疾遂愈

莊子為屬吏諂得車之多者是猶王之舐痔者豈無是事也
以譏好富貴者無所不至耳亦不謂後世誠有此人至於
嘗糞如齊士之媚和士開唐人之諂魏元忠者然後知世
誠有此人吁可悲已夫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口
之於味性也色必極美聲必極和臭必極香味必極備然
後為快情也四者少有不善必蹙而去之而於臭味則尤
甚焉求富貴之之凡欲稱此而已今以求富貴之故反易
其情性以狗彘自為其意不過曰吾所失者少而所得者
多所辱者秘而所榮者顯然亦不可名之以人矣是故孔
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患失無所不至也無所不
至則上而弒父弒君下而食狗彘之食凡可以得者皆為
之也夫理義出於人心其可否豈不猶鼻口之於臭味歟
意在富貴而直道不可取也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illegible]
為不肖以不肖為賢財當節則以為不必節民當[illegible]
為不必恤天變可畏則以為不必畏公議可從則以為[illegible]
必從人而如此則是有目而以嫫母為正色有耳而以[illegible]
聞為正音顛倒迷謬有異於嘗糞者幾希矣夫所以陷
其心至於此極者利欲而已矣其端甚微其失不可救君
子可不慎乎可不以義為質而戒富貴之念乎

秦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
里未嘗伐功

有功而不伐與有功而不受賞者上也受少辭多者次也
若與功等又其次也功少而賞多恥也無功而受賞民斯
為下矣失也而以為得辱也而以為榮似安而實危若治
而實亂此非功也而以為莫大之功受甚重之賞蹈不厭
之心為無窮之計如董卓王莽之徒凶于身流于宗而後
已也夫以斛律明月之威有功而不伐猶不克終然則貪
天之功以為己力不義其罪而上賞其姦者吾為之懼矣

齊段韶卒韶有謀略得將士死力功高望重而雅性溫慎得
宰相體

段韶固齊之良臣也史謂其得宰相體則恐譽過其實也
得非以韶溫雅周慎而與此名乎夫溫雅周慎士之良德
不足以當宰相必也識造幾微慮周久遠德足以服人行
道足以處常變其量有容其[illegible]尚坐於廟[illegible]

百姓樂業四夷賓服巍巍浩浩如深山大澤人不見其[illegible]
動而威靈之所鎮壓惠澤之所浸灌天下晏然不知所以
然而然此則宰相之體也段留之時齊之小人交亂內外
[illegible]下能有所諫止又久於其位烏在其能賢世衰道微賢
人君子以簡易之道行正大之情上不求合於人主故貴
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之者寡不悅
之者衆而和厚愿慤之人往往久於柄任至有謂鼻能吸
臨三斗然後可以爲相者世傳其說謂信然也嗚呼安得
伊尹傅說諸葛武侯之徒而爲之執鞭哉

周晉公護問庾季才曰比日天道如何對曰上台有變公歸
政請老則享期頤之壽子孫常爲藩屏不然非所知護沉吟
久之曰本志如此但辭未獲耳

宇文護官尊位重榮祿無極無以加矣問天道於庾季才
者又有弑逆之謀也一之爲甚豈可再矣護雖秉大權而
無次立之勢既弑二君又屢殺近臣持此能全者鮮矣若
從季才忠對猶可以後死乃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
喪能無玉珽之及乎

周主既誅晉公護始親朝政遷齊公憲爲冢宰實奪之權謂
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受命晉公復
執大權豈有天子而制於人哉卿侍齊公宜輔以正道勸以
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以白憲
憲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

君道利宣上人疑則百姓惑故伊尹稱湯曰大哉王言一
哉王心王者之心因言以宣如天覆日照[illegible]大

不見則天下服而禍亂息矣禍亂之生皆以君心蔽晦多
疑詐猜忌視賤段戮務行形迹平時有過失含容不治或
反以張亡以及大惡然後誅戮其所傷必多矣晉欒書伐
弑州蒲迎立周子周子令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庸非
天乎抑人求君使出令也立而不從將焉用君二三子用
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諸大夫曰敢不
唯命是聽周子于時年十有四耳控御強卿纔十許言而
意六七變抑揚開闔情達而理盡此其所以遂霸也周武
帝所以語裴文舉諷齊公憲者明白無隙亦其次矣

齊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見輒罵曰小人穆提婆求娶
光女不許[illegible]光共爲謠言白齊主誅之

斛律明月雖爲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提婆[illegible]祖
[illegible]亂[illegible]光爲上相進賢黜姦乃其職矣不能明
告於君[illegible]諸人送國之罪放流殛竄而以空言肆罵夫豈
何[illegible]若[illegible]力不足[illegible]而去猶或免於禍溢而
光之[illegible]其及也宜矣

[illegible]文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以
中書侍郎李德林[illegible]侍郎顏之推同判館事

李德林顏之推在齊稱賢者也皆其文學而質其行事雖
乎免於君子之責矣若高緯據國濁亂之時也祖珽秉政小
人之相也李顏二子儻有器識必不踐其任況其所
引援乎時事屢變懷祿容身無伏節死義之操[illegible]此
孔子曰事君者非其人弗自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illegible]自
若崇奉之本主者成敗之幾也故古之人不有[illegible]也

又恐不由其道謂此類也
齊祖珽頗收舉才望增損政務沙汰人物然諸有營奏小為
致治之本陸令萱穆提婆等共譖之出珽為北徐州刺史
父而不正不可以教子故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
正也君而不正不可以御臣故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宰相師長百僚尊不及君而親不及父而以不正自為其
不可行也必矣雖嚴刑峻法控勒于下足以禁其口而不
足以服其心能行於督而不能行於父故曰進以正可以
正邦也祖珽盜竊贓汙因緣為民交結官婢乃至宰相立
身如此而欲收人才黜發[illegible]治道其猶假直景於曲表
挹清流於濁源飛塵而談忠嘉垂[illegible]而語仁義無此理矣
李訓鄭注王伾叔文皆[illegible]之流也人主無知人之明[illegible]
其才辯喜其敏給而付以國政嗚呼殆哉
齊蘭陵武王長恭美而勇以邙山之捷威名大盛武士歌之
為蘭陵入陳曲齊主忌之長恭頗務聚斂所親尉相願問之
曰王非以邙山之捷欲自穢乎是避禍而更速之也長恭涕泣
問計相願曰王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
言未能退處主酖殺之
功名之際人臣已難處矣若同姓有嫌疑之勢尤所難處
也以事昏暗之君處之尤所難者也長恭當如之何屬疾
在家勿預時事猶未足以自保必也無宮室弄塗之壯無
爪牙馬仗之衛貴而降富而貧遠不為識避不為威譖絕
賓客門召蕭條其庶幾乎尉相願勉之退藏長恭尚且
遲回未決則策之進乎相願者又豈能用乎故不俟終日
而作非見幾之君子疇克爾哉
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齊主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
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為侍中大見委信
雕欲立效報恩議論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
縱之臣獻替帷幄以澄清為己任長鸞等讒以謀反殺之
執經侍人主儒臣之至願也講明正術可以裨益君德數
宣往監可以輔成治道功有大於是乎然人臣不能自進
必有挈而揚之者不可不慎也輔弼賢人也公心而薦賢
人主好學也虛心而從善雖子思孟子亦將悻然而起矣
有一不然君子不屑就也今張雕侍讀齊君義兼師友其
合與不合視道之從違可也乃交結嬖人欲行其志遠則
不稽伊尹之訓近則不戒商君景監之事其意必曰
姑與之合以取權寵而可以成大功是其用經不如王
良之用[illegible]詭遇之獲雖[illegible]十禽之獲志不得就用殯嚴軀
求[illegible]之為儒矣
周文宣后崩周主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
自聽朝衰麻之[illegible]事從俗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
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內之服亦令依禮
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
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為喪杜
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
衰麻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
之內不及群臣非所以教天下君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
喪類出遊幸與門廷之寇與師伐鄰此皆禮所不得為者

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使高祖至心如魏晉二君而講禮如孝文之詳訓臣下以方喪三年不出遊幸不動兵革以終禮制雖三代何以加諸

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令還俗

物壞則蟲育木朽則蠹生人必則禽獸乘氣衰則邪沴入中國之有異端也亦然聖王不作三綱淪九法斁於是反常悖道之說肆行而不可遏矣時君世主間欲攘而闢之然嗜好有偏扶此抑彼是猶吹波助瀾縱風止燎故不旋踵而弊復作又甚於前焉魏世祖黜佛善矣而信寇謙之唐武宗黜佛善矣而信趙歸真此二道士荒虛誕妄為禪宗有見者所訶斥也夫安能與佛消長乎然則周武帝無所偏好老佛並罷何為亦不能絕而又復也曰欲養人者必焚山澤驅虎豹放蟲蛇而後人得其安欲安身者必固元氣去癰瘀消陰慝而後身保其安欲闢異端者必隆儒術求賢人明仁義興教化而後人心正邪說息矣周武於此闕如也重以嗣子狂昏不遵先志使美行善政既行而沮惜哉非天數也乃人事未善焉耳矣

齊定州刺史南陽王綽性殘虐嘗見婦人抱子者以餇狗婦人號哭綽怒併婦人縱狗食之齊主鎖至行在問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取蠍於器置狙其中齊主即命索蠍一斗置浴斛使人裸臥以為笑樂由是綽大有寵

自有生民以來列聖羣賢相與建立扶世之具凡以愛養斯民使免於夷狄禽獸之害而已昔者成湯與葛伯同為諸侯葛伯殺一饋餉童子湯為是興師伐之此齊家相變以其為匹夫匹婦復讎也而湯之王業由此而成然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乃率獸而食人是亦為獸也高緯不仁至此而高緯寵任為蓋不待阿那肱韓長鸞穆提婆之徒濁亂政事也有王者作弔民伐罪自婦嬰截斯可矣

監豫州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各二百首詔焚之

作為奇巧以蕩上心者陳桃根也羅文錦被夫何罪焉哉必若責桃根貢獻不式削其官任以戒中外猶恐不能絕小人今徒焚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謂上於我本無怒心姑以躬刑示天下耳他日未必不復嘗試其君終將納之唐明皇先儉後奢而後臣以所獻精美受賞此其效也

周主自將伐齊

禮在喪無外事惟金革之事無避焉亦謂其可者乎其不可者固弗之許也魯侯初宅曲阜斬然在衰絰之中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孔子取其誓言編之於書其取之者是何也問夏之寇侵逼既急于是而曰吾服衰無外事使宗社不保又焉得為孝乎故禮設金革無避之條謂此屬也若夫國家安靖無事不樂貪利而動忘哀即戎斯乃不孝之大者人徒見[illegible]言金革之無避也而行之而昧於可不可之理是以[illegible]之春秋備書為戒深矣若周武者其犯斯戒者歟

周主宴羣臣王軌因言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有反相周主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

宇文贇不才非特諸臣知之周高祖亦知之矣若為國家

遠慮以大業付齊王寔豈遂亡乎高祖雖數問東宮於諸
臣實爲私發所奉意專在其子惟恐他人得之也不知唐
虞爲天下擇人尚付諸異姓東宮既不才有子又幼弱有
垂亡之勢矣曷若授之齊王之爲愈乎其語王執天命云
者拒諫咈然之意乎吁亦蔽矣

周克齊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旦至午
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常
事何用急奏至晚平陽陷

孝子之事親以父母悅懌爲得故本之以深愛達之以和
氣承之以愉色要之以婉容父母之心一有不悅則求所
以悅之故曰悅親有道而舜之大孝至於底豫而成矣資
於事父以事君是可乎曰父子以天合君臣以義合資
於事父以事君所可同者敬而已其所以順乎親與所以
獲乎上者其道固不同也有諫有咈有箴警有勸戒得義
不將則言之政事不善則言之百姓不安則言之寇盜昨
亂則言之三辰失行則言之山崩川竭則言之水旱饑凶
則言之敗兵失土則言之小人亂國則言之危亡有徵則
言之凡此皆所以發勤君心使知畏懼不敢肆乎佚樂兢
兢業業日愼一日然後爲君之樂可保是謂先天下之憂
而憂憂以天下後天下之樂而樂樂以天下堯舜禹湯文
武之所共由而稷契皐伊說旦召畢之所以忠於所事者
也今穆提婆高阿那肱惟知使高緯耽樂之從或曰且當
行樂人生如寄或曰大家正爲樂勿奏邊急而緯信其言
亦復酣飲鼓舞奏音度曲號無愁天子自一時觀之信足
樂矣俄而險隘不守師徒潰敗身爲俘囚繼以誅夷前日
之樂無可把玩而悲憂慘毒不可勝任是則戒愼憂懼乃
所以爲樂而荒樂縱恣乃所以爲憂豈不昭昭然易見乎
穆提婆高阿那肱蠍虱耆糞壤曾何足責獨世之君子以容
悅事君惟恐君一日不樂陷於提婆那肱而不自知也故
因列事君之道異乎事親一以仁一以義天下之大戒也

齊主敗走穆提婆降周周主以提婆爲宜州刺史詔諭齊臣
曰若違天命官爵有加於是降者相繼

穆提婆導其君於淫樂亡齊之臣也周高祖寵之言其罪誅
而戮諸齊境則齊人悅服矣既不能然又寵秩之且以官
爵誘降齊之臣子是好賢不堅惡惡不著急於近利而昧
於遠圖行於齊非所以伐罪弔民施於國非所以勸忠明
義不學之過也昔周公誅紂則其從惡之臣必同時殄
絕而孟子曰伐奄三年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于以見商
之垂亡飛廉奔奄安則違君危則逃難奄又助紂納其逋
播故周公克奄並戮飛廉而微子來歸則封之於宋以代
殷後其禮賢去惡明白如此而周高祖不知取法也世之
人見理不明者往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爲亂故當夬
決之時不能爲揚庭之事曰小人不可盡去亦務爲中道
可爾是不明乎消息進退之理也夬之義以決盡陰柔爲
光而復之義以君子朋來爲吉豈曰小人不可盡去乎如
以小人不可盡去則君子亦不可盡用是舜之舉十六相
當舉其八而去四凶當去其二以是爲中不亦賊道乎然
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者何謂也曰治小人者刑當

其罪則已矣惡怒之困苦之如罪首之於藥盈綱[illegible]
無所容則亂心生矣豈與戮防風放驩兜誅飛[illegible]
日而語焉

齊主禪位於太子恒恒生八年矣尊齊主為太上皇帝

甚哉高緯小人之心儇猾之見也周師初侵四境未動以
五世之國苟能如秦穆公齊威王漢武帝洗心自悔下克
痛之詔誅姦倖之臣盡改前政用賢修政與百姓更[illegible]
我敗之自我存之亦可以謝過宗廟回改天意矣高緯[illegible]
世安平無事則狎昵羣小恣為淫樂邊境告急則挈[illegible]
其身逃遁而以危邦墜業付諸孩孺欲以傳禪之美而
塗亂亡之罪操心如此天理所不容也其能免乎假手于
周理則宜矣

齊上皇與后妃幼主奔青州癸入陳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
生致齊主啓云周師尚遠由是上皇淹留自寬周師奄至禽
之

國亡君與用事之臣當均其責不獨臣之罪也雖然扶此
立教臣責尤重以享其榮祿導之危亡其情不可恕故耳
高阿那肱韓長鸞穆提婆三人者皆亂臣也而高阿那肱
身為宰相以君與敵罪不止於死惜乎周祖之寬之也昔
慕容仁叛就既獲就先為斬其下之叛仁者而後殺仁雖
周公用刑不過是矣高祖何昧於此耶他日勸[illegible]
登周祚者皆其心腹之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周制庶人以上惟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illegible]布九
種餘悉禁之

民之貧[illegible]而侈費居一焉上重斂則民貧官吏貪則民
貧好用兵則民貧末作衆則民貧惰游多則民貧俗好奢
則民貧而好奢之事有五華室屋一也侈嫁娶二也厚喪
葬三也盛賓宴四也美服飾五也皆致貧之道也周制著
矣亦可以富民矣蓋夫四者各為之制使上下有辨多寡
有數人知所守不敢踰越是則利用厚生之政而教化之
本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四

高宗宣帝下　陳紀

上聞周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伐之蕭摩訶獻策於明徹明徹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笄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軍竟敗沒明徹憂憤而卒

器量之所以易滿者志不勝氣也能持其志則不爲氣使矣器量之所以易滿者識不包物也能廣其識則不爲物移　雖然此在儒學士大夫尚有所不能以志識淺者鮮也而況於介冑之士乎無惑乎明徹之傾覆矣在易之謙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孔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猶不足觀故晉士燮讓

馮異蜀趙雲之徒戰勝攻取必若無事故能從王事而保其終明徹獨不知此哉夫量之可勉而宏非若力之難強而烏獲舉百鈞少加焉則不勝任矣惟量不然志惟我之所識惟我所廓也知此學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亦可至也不知此者雖雄才大略如齊桓九合諸侯振而矜之則叛者九國曹操既克荊州張松見忽則天下三分又況其餘乎

周主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向後幞髮仍裁爲四脚

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大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用步卒而車戰法亡開阡陌而井地法亡建郡縣而封建法亡以日易月而通喪之禮廢從事鞍馬而纓載之儀絕參以胡服而冕黻不復用尚以盃案而筵席不復施凡此類使利爲安日趨於簡而聖王所作法象意義不復可見有天下者以智力得之凡所施設是今而非古如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者豈不可歎之甚哉以周家之情一事論之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賓祭喪燕戎事冠各有宜紗幞既行諸冠由此漸廢紗而用漆爲兩帶上結兩帶後垂唐以來然矣此又四脚之變也其後則又以夫垂者左右橫之而其頂則起後平前方爲六角若天子侍衛之近者則又武其一脚翹其一脚稽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據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爲非也至於處而簪弁則屬之道家者流非道家之得也乃自老莊而後爲之徒者其服變革未盡猶有古士服之餘製焉耳治天下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服莫重於冠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制夫亦何獨冠焉哉

周宣帝忌齊王憲殺之

信之難也久矣君臣之間將死深悲之甚于卒然之言託以幼孤旋即背之者皆是也魏明帝屬齊王芳於司馬懿曾不數年而芳廢矣陳世祖屬臨海王於安成王頊曾不數年而伯宗黜矣擁大權而無逼上之勢臨大利而無歸己之念非賢者孰能之宇文憲少負令聞躬抱材略戰伐有功事君謙謹未嘗聞過此周國之藩翰民之仰望也高祖既牽於立子之愛舍憲而與贇矣使憲有自取之心遵泰護叱不行之故又何難焉而恪守分義坐而待死所以然者緣高祖命裴文舉陪侍齊公有義方之訓而憲

于時有盡忠竭節之言是故奉以周旋不肯墜失若憲者
其賢矣哉世衰道微人愛其情說詐猜貳以相傾奪至於
刑牲歃血指天誓日墜命亡氏申固盟約猶不能踐也而
憲以一言自許之故矢死靡渝可不謂賢矣乎觀憲之能
賢益足以見貳之無道矣

周主之爲太子多失德王軌言於武帝武帝杖之及即位問
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以軌告宇文孝伯因言軌有
廢立之謀軌遂坐誅他日周主問孝伯曰公知齊王反何不
告遂殺孝伯

昏王不必事也不免於害者事之不必深則有所不必死
若宇文孝伯以貴戚之卿膺顧命之重則異乎外臣矣死
之非難處死之難也孝伯當於何而死贇欲殺齊王憲之
時可以力爭爭而不從死之義也既已失之及贇欲殺烏
丸軌之時亦可以力爭爭而不從死之亦義也而孝伯於
此二者咸有失焉於殺憲也諫既不力由此見踈思所以
自免者於殺軌也非惟不諫又贊成之將以自免也曾不
思無道之君心既失常加以忌克而同姓大臣居嫌疑之
地有輔拂之懼難乎其以智計全矣故如宇文孝伯知不
免死而不能處死者也

周主自稱天元皇帝

或問孔子正天王之號其作春秋以周室賞罰君子謂聖
人以天自處也若周宣帝自稱天元后稱天后居稱天臺
制稱天制敕稱天敕杖稱天杖豈亦以天自處耶曰非是
之謂也苟即名而信之則呂政者豈道同軒昊德協堯舜
乎仲尼惟懼人之名實不相副也故以天冠王繫王於天
使稱之者顧名思實則其職[illegible]所僭者[illegible]
之名也孔子所云者高明無私之理也名不可擬而理乃
可則是理也敘之爲五典秩之爲五禮章之爲五服用之
爲五刑使周宣能盡此理乎以稱天王何歎之有惟不順
乎理也怒父杖己恨其死晚而五典亡矣居喪逾年即盜
聲樂而五禮亡矣公卿已下常被楚撻而五服亡矣更爲
刑制用法益深而五刑亡矣四者皆亡天理泯滅下同乎
物猶有不逮顧且以天自名非所當言而言宜其瘖而不
能言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也爲天下者欲實副其名惟
不違於理斯可矣

周[illegible]李德林曰[illegible]必不得辭
德林[illegible]以死奉公

李德林[illegible]才識在當時[illegible]不知節義故其所
就無足稱者事齊貴顯矣及周主入鄴則從之如求之赴
整事周信任矣及隋主篡國則從之如鳥之投林國移三
易漫無致命守死之操有所不召召無不往有所不命命
無不承方之妻婦以順爲正者猶不逮焉以其自將文學
足貴也人反以爲[illegible]才識足用也人反以爲疑終見棄疎
身名俱辱非隋君棄之也德林招之者有素矣

[illegible]則[illegible]氏李德林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
君[illegible]由是德林品位不進

注[illegible]國者必殺前朝之子孫如宋齊梁說者謂其享國
不永由此致也[illegible]持之甚仁而其國

亦不永何也曰此獸人之論也人之保其身者於百骸四
體五臟六腑兼所養無尺寸之膚不愛焉無尺寸之膚不
養焉夫然後心廣而體胖夫豈爲心官足恃而肺腸無用
元首在身而肘腋可弃哉人君保國何獨不然必也衆政
備舉百度無闕然後治道完固禍亂不生夫豈以一事偶
合而定無窮之基小德適中而當聖賢之號哉慶則備
位大臣無奇謀碩畫以贊初政顧請除宇文氏非惟迎逢
隋主忌克之心亦習聞前世弊風以爲故常耳李德林正
言而不見信者國移君廢已無伏節死難之義而欲全彼
破亡之宗宜隋主之怒其言也若夫以書生斥之云者猾
吾險吏固孫儒士此則楊堅之本態也隋祿天下無功無
德特以姿相奇偉竊高位[illegible]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一焉一
曰隋文以晉是治國二曰猶孫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
矣
隋以蘇威爲度支尚書初威父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
稅法頗重既而嘆曰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
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
所謂世臣者非門地之謂衆賢之謂也父祖既賢子孫克
繼爲國者之所甚願矣父祖有嘉謀嘉猷爲國者惟恐其
子孫之不能嗣也非惟君之望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
莫不切切於是矣若前人之所爲不善惟恐其子孫之續
之也非惟君之望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亦莫不懇懇
於是矣自熙寧 祖宗五世之政爲開邊聚斂之事以失
民心其禍本元祐削之盡復于舊天下晏然[illegible]紹

聖崇觀治以父之罪專違孝之文未三十年胡塵犯闕 兩
宮北狩中原淪沒南北不合其治亂之效最爲著明而紹
述之黨臣持其說猶不肯變紹興初有一舊弼謂于曰元
祐臣僚之子孫必欲行其家學而使人主不得行祖考之
志此何理也嗚呼自紹聖而後言紹述者衆矣而未有深
切中的如此言者人主而聞此紹述之志豈不益堅而變
國正論豈復可入所謂一言喪邦此類是矣夫自 藝祖創
業垂統 四聖纘承天下大定既已庶治其有可損益更張
者不過太平日久委靡積壞有司之事耳以漸去之其弊
自革而王安石欲一切改爲以從己學此元臣故老爲國
深慮者安得不強諫而力爭也而紹述之人於王安石盡
變五朝之政則以爲可於司馬光盡復五朝之舊則以爲
不可是王安石之賢出乎 一祖四宗之上而開基守國
百年善政曾不如青苗助役保甲之爲美也豈不悖哉夫
論於未然之時而要其成敗昧者不信固宜也成敗之迹
已判而猶敢顛倒是非如舊邪之輩子者乃在我馬生鄧
之後其心亦獨何哉彼蓋深曉王氏之學術以適己爲便
而王氏固百世小人之所宗也其禍豈有既哉悲夫
隋主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隋主朝服亦如
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服章之設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
而服同一色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僭亂由此而生矣
古之聖王自奉儉約惡衣菲食而事天地宗廟臨朝廷百
官則等級分明故衮十有二章黻珽幅舄衡紞紘綖以

其度藻率鞞鞛鞶厲游纓以昭其數展嚴尊重禮無與二
然後人主之勢隆非廣已以造大理當然也故晏平仲爲
大國之卿一狐裘三十年澣衣濯冠以朝君子譏其隘曰
難乎爲下也隋文儉約施之宮闈之中燕私之用可也與
庶人同服而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爲法矣

隋獨孤后家貴盛而能謙恭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隋
主甚寵憚之每臨朝后輒方輦進至閤乃止俟退朝則同反
燕寢

婦人有好勢位者漢和熹是也有好財賄者後唐劉氏是
也有好淫佚者魏之明晉之賈是也有好作亂者漢之呂
唐之武是也若獨孤則無是四者蓋以其志邇知之不必
待攙削然後見也其失德在於妬忌耳蓋其帝臨朝則方

輦而進候帝聽朝同反燕寢他日帝有爲人主不得自由
之歎是帝之行止出入后必隨而監視之非有勢位之貪
財賄之欲淫佚之過禍亂之念特在於禁切其夫其失德
莫大焉隋書以是亦妬忌之爲害豈小也哉

隋詔境內之民聽出家仍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民間佛
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南之梁北之魏奉佛隆謹自佛法入中國以來莫與爲比
矣所爲如是者將以徼福也而魏與梁之禍不待其子孫
於其身已及之矣此隋文目聞未遠之監也而又踵其弊
其意以謂造寺建塔飯僧供奉之事未若廣其書之爲
益也故隋之世寺塔僧尼雖不若魏梁之盛而佛書乃增
多流布讀之者衆則人不必造寺建塔飯僧而其害之所
浸若洪水之懷襄其不及者鮮矣然隋文亦自以爲莫大
之福也而其禍先及其身而徧及於子孫明效昭然而世
猶罔覺邪說惑人一至於此則不若親遇桀紂其害猶小
且將有除之者矣

十四年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等並入侍疾叔陵有異
志上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刀斫太子皇后來救又斫之
乳媼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免

古之聖人莫不以身爲後世法堯舜禹湯爲君之法也舜
禹伊周爲臣之法也仲尼爲師之法也顏回爲弟子之法
也堯禹文王爲父之法也文王武王爲世子之法也太子
者國之儲君之貳一身而兼父子君臣之道責莫重焉武
王爲世子七十餘年一旦享國天下之父從之則太公是

也王朝之仁人歸之則微子是也四方之友從之則八百
諸侯是也使武王無孝稱無友譽有酒色慆淫之過逸樂
遊田之從德善靡聞而惡名是播方保國之不得而何有
於代殺伐其風行草偃勢若建瓴豈孟津三誓牧野一言
所能哉蓋有以先之非一日之積矣陳叔寶之在春宮也
褻近小人飲酒無度朋淫比德中外共知其不足以嗣承
大寶而爲人所輕侮有素矣誰不萌覬覦傾奪之心而況
於兄弟乎是故方執大喪猶未即位叔陵之刃發乎哀次
幾不免死僅而得生夫豈特叔陵凶悖之罪哉太子有以
取之矣故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召公述武王之美
曰惟冒丕單稱德爲世子者成敗之監若此其可易而爲
之哉

長城公　陳紀

上以初嗣位欲自慶引羣臣侍樂賦詩既醉召尚書毛喜□時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上已醉乃陽爲心疾而仆上醒亦悔之乃出喜爲永嘉内史

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陳叔寶爲太子無令德既無其本矣及遭非意危得不死能思其故而克儉厥心力務自脩於補前行之愆以收將來之效猶可以保其社稷而有其土宇乃於重服之中置酒張樂憎疾正士𥿋近憸人是過而不改無自新之意樂其所以亡者則何不亡國敗家之有此初政也而陳之不爲陳不待卜筮而決矣

隋主以李穆功大詔曰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申公自今雖有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隋文以李穆爲君子耶則不當以百死罪期之今夫市巷之人屠沽之賤孰有人人謀逆者會曰謀逆亦未必人人有百死罪者正使市巷屠沽有百死罪而不謀逆李穆適與之比等何足爲上公乎自古未聞但不謀逆而有百死罪而稱爲君子者穆果有識豈當受此詔受而不辭是將以百死罪自爲矣隋文之所以褒其臣李穆之所以處其身於是交失矣

隋主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録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言其弊隋主以其疏頒示四方

辭賦本於離騷而不逮騷矣聲韻四六本於辭賦而不逮賦又遠矣自齊宋妙才劉爲騷文而論焉君子猶不焉知鳥有三足長楊五柞之流乎則其失而每下者愈可知也然後世乃以之設科取士於是讀書者不復講求義理惟務摘采對偶一韻爭奇一字競巧緝纘成文去本愈遠父兄詔子弟師長訓生徒皆汲汲孜孜焉不爲此則不足以取聲名躋仕路一旦得官回視平昔習爲狗之不如也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人才大壞其害豈小小哉然隋文不學故雖欲變華而不得其道以李諤所奏頒示四方亦何所懲艾哉夫理有中正無往不然爲文者過則失之輕浮質則近於鄙俗華而不浮質而不俗以之事上諭下治道所賴世令詔命公私文書皆實録將有不勝於言者矣又豈通論乎

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由是言聽計從

舉予[illegible]人之[illegible]稱人之[illegible]者公乎故君有惡爲尊者諱[illegible]則稱君所以[illegible]愛也然則孔範合義矣乎曰[illegible]其過失[illegible]則稱君無善則不稱也無善則[illegible]而爲之[illegible]之心乃有諷勸之意焉是[illegible]之深而求君之[illegible]也以非爲是以惡爲善使其君安於失道而無天而人怨之覆是君之大賊國之[illegible]得[illegible]者此乎其君一時順於耳契於心而[illegible]履閣天下記之野史書之一夫謟言終不能掩萬世公議然則君臣昏亂相爲諛說亦徒然而已矣或曰成王命君陳以嘉謀嘉猷入告而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皆我后之德[illegible]不然然乎[illegible]者乎曰成王不敢以賢自挾

而倚重君陳猶借聽於聰託視於明之意也雖然其言則
未免於滯讀書者以意逆志可也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
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
之
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
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儲備如此他日關中大旱民
猶不免食粟糠豆屑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况素無備乎
百姓知擠于溝壑而已矣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乎
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
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又復給散艱阻往往
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遊力能自達
之人耳縣邑鄉遂之遠者安能扶老攜幼數百里以就倉
合之廩哉能賑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
流散無矜卹之心則國家大禍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
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拾矣必欲有
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社置倉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
之事輔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飢也庶有豸乎
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
國家大禮莫大於事天鸞旗法駕夾見鎮圭千乘萬騎清
道而行以對越乎上帝其餘祀事無得比隆者豈非人君
尊崇之極哉而陳叔寶勸於行此惟嫖游讌會是好干以
是小人下流之態矣以天則不事而事邪鬼以忠直則不
近狎暱以百姓則不卹而卹犬馬是黃屋左纛之

入踝之中居一小人焉故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
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
斯奪之矣其叔寶之謂乎
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廷以其素無伐閱競排詆之會太
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切諫帝怒斬之
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無道而不諫然古可否之義焉比
干同姓之卿也不得不諫諫而不可可以爲仁微治異姓
之卿也可以去之乃以諫死不得爲智孔子曰直哉史魚
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聖人教後世以語默去就之法也
若華忠矣然官非諫諍職非御史危言觸上以蹈斧鉞而
其本心乃以見擯於時鬱鬱不得志而發之雖死於直
言安得濟於治之道乎
立始安王深爲太子深聰警有志操容止儼然非時未嘗見
其喜慍帝深愛之會張貴妃專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忌
怨身居儉約數陳諫爭帝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
內助得人後宮有望則家國無破亡之道沈后儉約不忌
疾能規諫而陳深聰慧有志操喜慍不形賢太子也
而不救陳亡何也叔寶驕淫酣溺拒諫直言憸佞在朝百
度盡廢亡形已决所謂智者不能善後之時妻子雖賢擇
土以塞孟津之何濟滔滔之勢哉天無形也而不可致其
怒民至卑也而不可致其怨連年之水旱成當之叛賊皆
可支也至於天怒而不覺民怨而不知則其亡也忽焉
小推上論而已矣

隋大舉入寇羣臣請出師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摧敗彼何爲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耶帝以爲然故不爲備縱酒自若

人勝險則晝地而守敵不敢攻且能攻敵人與險均則長江峽山限帶封域足以自保人不勝險則金城湯池與平原曠野等耳故侯景雖然豈能勝曹氏父子任約徐嗣徽雖善伺隙其勢力何敢望元魏盛時乃或終身擁而不得度或談笑倏忽而濟師彼天塹一也特有人則喻無人則莫爾方侯景之破梁並蕭氏離拔臺城荒涼湘東諸臣如胡僧祐輩皆謂金陵王氣已盡而陳高祖英武奮發又傳數世是王氣未嘗盡也特有人則王無人則衰爾上以王氣自居則天象在南而應矣連二年正月日食後一年五月日食則救實所宜警戒而若無見焉故周有天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而周公戒成王乃曰有夏與殷之服天命也皆有歷年而我不敢知也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是年十二月公江鎮戍各已告急而陳之君以王氣自居其臣以天險足恃曾不閱月身爲囚虜不修人事而但言天時與地利者即此可以得師矣

隋高熲先入建康晉王廣令留張麗華熲曰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

太公斬妲己事不經見而於傳有之妲己見寵於君非由[illegible]乞而不能無險詖之心有警戒之道恃寵稔惡則其罪不來等其死也固宜太公之斬之也亦必與衆共棄何至蒙面而後誅之必若此言是太公陰悅其色有不忍之心抑情而行法豈大賢之所爲哉史家失其傳故不可不辨

高祖　隋紀

帝命高熲與賀若弼論平陳事熲曰臣文吏也安敢與大將論功帝嘉其讓初帝之伐陳問計於李德林至是欲賞之或說熲曰令歸功於德林諸將必憤惋且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乃止

人之心難乎其仁也高熲對平陳之問歸功於賀若弼幾於仁矣而信或者之言沮李德林之賞恐其掩已又何不仁也勉爲謙抑不能久假而遽歸之功名不終豈無因而然哉

帝暴孔範王瑳王儀沈瓘[illegible]以江揔爲開府儀同三司

孔範等所謂狎客之臣也帝暴[illegible]于江南乃可謝吳越之人舒百姓之怨[illegible]刑寬而義不類矣江揔身爲宰相不親政務惟以賦詩飲酒陪從邪暱蓋孔寧儀父之徒孝子不殺仲尼所誅者也乃寵以尊位還以厚祿是訓臣子敗人家國而無後憂也王世充虞世基宇文士及之徒豈無所覦傚而然哉

鄭譯請修雅樂詔牛弘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妥自負宿儒恐不逮譯等耶爲異議各立朋黨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曰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妥因奏上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

音生焉而律呂十有二猶十二支而配十干所以繼[illegible]上下窮也律呂陰陽也闕一則不和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今獨奏黃鐘而不用餘音是有君而無臣與民無事無物其為君也不亦孤乎[illegible]也遂迎周宣帝五后者隋文[illegible]不知之而命以[illegible]能探其主猜防忌克之微而[illegible]而果悅而從之遂使古樂盡[illegible]且禮樂歷數有國之大事也[illegible]則紛如聚訟有[illegible]則[illegible]則必[illegible]己者竟不能[illegible]三代之正[illegible]於手夫論[illegible]驗於成敗[illegible]雅淡必近古矣而為蘇威父子[illegible]曰亡國之音也淫厲而哀[illegible]不[illegible]向使隋文以五音不可[illegible]雖不能數[illegible]雖然實常知[illegible]其將死猶嘗以其[illegible]無厭傳易良沖然[illegible]之心故曰不知樂之道也

上猜忌不悅學既[illegible]得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內外有小過失加以重罪每於殿庭捶殺人

隋文將家子其不悅學而喜殺固其然古之名將悅禮樂而不喜殺者亦皆有矣隋文天資既薄重以家法是以如[illegible]昔不知君人之道豈文法殺戮所能成乎知道明理以[illegible]存心雖不事文法其糾事固不遺乎文法也惟以文法為用而不知道理尚慘刻忘寬恕乃一獄吏耳為天子而以獄吏自為天下豈復有教化之功仁義之澤故隋之世賢人君子潛伏在下而所用者多便佞屬之小夫建祚不永豈偶然哉

楊素用兵多權謀[illegible]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十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不能[illegible]而還者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illegible]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

伐[illegible]討逆誅暴[illegible]未除暴未[illegible]紛未解則有不得已而殺人者殺敵而已未聞斬其先殺吾人而使之致力於敵也將三令五申之曰吾不用命乎則有無餘刑[illegible]以警懼之未必戮行之也如楊素所為慘毒不道[illegible]猶必羞之況[illegible]乎信驅市人而戰者[illegible]之死地存與俱存亡與俱亡[illegible]而用之也況素部曲皆練[illegible]之徒乃殘忍如此而後[illegible]稱名將不亦異哉

國子博士何妥與左僕射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為太子舍人與妥議樂各有所持朝臣附威者其所同異者十八九妥怒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共為朋黨威坐免愷等除名士坐者百餘人自周宜以求選無清濁及愷與道衡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

隋朝朋黨之起由何妥蘇夔議樂律而盧愷薛道衡別流
品亦不能察也樂律固所難知然夔擅抑萬寶常而伸
己學則何推乎妥之排己而自伸也夔雖不如寶常之精
深而並用衆律猶未若妥之甚矣至於甄別流品乃銓衡
之要務君子所是而小人所非隋文兩俱不察惟妥之信
則以獨用黃鍾之說深入其心終不忘也而使朋黨獲讒
者至百餘名士甚矣妥者小人得君之術也人君之甚惡
者莫如朋黨惟與小人合則好鬪朋黨之言而賢人君子
罹朋黨之禍而小人陽離陰比內覩外睽實為朋黨者人
君不得而知也此自古之通患也

關中大旱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上流涕自是為之
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 其後節民幾[illegible]逢陽

聖人仁覆天下所施極於博施濟衆猶於老幼者若春氣生育無
不至者君子善推其所為老吾老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
民亦咸被其澤以力假仁則其施有術戰其濟有方所不
仁之人其視身與百姓猶金之於石火之於水不相涉入
漠然而已隋文聞饑感動其心至於流涕不御酒肉至於
一朞勉勉於假仁亦可以為民之父母矣比之實不憂民
而外為文具今日下寬恤之詔明日放勸農之令而牧民
者貪虐掊克以奉交征之意自知也豈不遼然大有間乎
其致開皇富庶之路也宜哉

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饑閉糴除名遂終身不用皇太子言其
有佐命功上曰微此數人吾不至此然皆反覆子也

隋文之初假黃鉞督中外也引司武上士盧賁[illegible]
之求官召公卿謂曰求富貴者宜相從往往偶語有去就
賁嚴兵而至衆遂莫敢動至東宮門者不納賁叱之門闢
得入賁遂與劉昉相倚衛故隋文之與鄭譯劉昉盧賁之功
為大若李穆則致忠于外庾季才則談天于內李德林則
奉命于己然皆不若三人經營圖畫之多也夫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隋文固陰賊忮忍而具本
心則未嘗泯亡方其圖摭大利以權數相須則撲背蹇裳
爭先相附者為能丈夫所欲既得而反思可否則潔身蘇
義不顧危事者為是此蘇威所以蒙殊常之顧而譯賁廢
死劉昉極刑亦可為傾覆輕薄厭常為新者之深監也

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命焚於朝堂

以華侈蕩上心人臣之大罪也當治其人以勵其餘猶越
[illegible]
有不戒者今第焚其物而闕略其人夫人有心而物無知
者也何刑罰之不類若然古之人君若此者數人豈以為
是而相因耶抑所見偶同也其意亦以謂焚其華侈可以
訓儉示俗而教貢之人其心亦何異焉審出於此人將竊
見其微不從令而徼倖日所獻必有甚焉而人主之心
不能常也有時而入之矣曰焚其物不若治其人之為
要也

帝嘗發怒欲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爭曰季夏之月天地
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豈無雷霆我則天而
行何不可之有

則天而行人君之道莫堯舜禹湯文武之盛由此而已隋文
所言大哉王言也而其事則非也憲天者以慶賞法春夏

以刑威法秋冬以當理法其無言以至公法其無私以盡
下法其自民以不息法其行健如此之類乃則天之道也
雨露猶人君之恩澤也雷霆猶人君之號令也非以雷霆爲物
之精固有雷霆而雷霆未嘗爲物情文取則雷霆而怒
殺人其違天多矣精乎穆者之不以是對也或問雷霆何
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
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
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雷車石斧鼠鼓
火鞭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
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
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雷緩小則
震亦緩小雷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雷交至則必有雨震而
不雷雷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疏緩迅密也曰
世人所得霹靂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
者氣而非形偶因陰陽激薄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
破山壞廟擊殺人畜者何謂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
也氣鬱而怒方觸則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
也曰電之閃爍猶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
也惟光陽遇陰雲之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
中則無此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必入于幻怪
偽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秦王俊在幷州奢侈越度營治宮室多內寵其妃崔氏
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京以俊奢縱免官
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應 此上曰我是五 民

之以之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
古者刑典於衆族所犯則有議親貴所犯則有議天子
之子固異乎臣下之子矣故公族之罪[redacted]不以犯有司而
刑之明隱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而
不肆諸市朝亦爲之素服君外不舉樂爲骨肉之親也是
故觀舜之處象則知父之愛子矣隋文以法律從事無義
方之教由不悅學問故耳秦王俊好奢而峻宇非大罪也
豈在所誅者一不從則責其傅再不從則削其祿三不從
而後可免其官豈有素不訓戒遽加重譴使罪有大於好
奢峻宇又將何加以愚觀之隋文怒俊特不在是正以俊
有嬖妾孽子爲妻所毒此獨孤后所深惡者宜隋文之有
之也
詔選東宮衛士入上臺高熲曰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
弱上作色曰我有出入故宿衛須勇毅太子毓德東宮何須
壯士此極弊法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熲子娶太子
女故上以此言警之
隋文爲帝王高熲爲宰相而皆不學此傳說所謂非所聞
者宜其處大事而謬於理也康王爲太子嗣位之時太保
召公命仲桓南宮毛及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往
逆以入以此見古者東宮未嘗置兵矣不爲之選擇端良
師傅教以孝弟忠信而多置兵此禍亂之本也熲 楚
商臣宋元凶之事而欲東宮有強卒不監文帝 戰移
周鼎之轍而爲東宮論宿衛處人父子之間備 而
立自處君臣之際猶逼 而行言不信而 横

彼廢黜自取之也

牛弘爲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愼審所進用多稱職

世俗之見皆謂有才乃能稱職德行非所先也苟務求德行以濟世務是以鼎而支弃轅以驥而守門戶執圭佩玉而馳逐趨走安能勝乎敗國殄民者率由是言矣夫莫難得乎民之敬恭其上莫難得乎民之不欺其君莫難得乎民之各勉其事季康子欲致此而其道無由也問於孔子孔子曰臨之以莊則民敬矣示以孝慈則民忠矣舉善者以教不能者則民勸矣不特是也凡問爲政見於論語所載孔子一以躬行身率誨之曾不及政刑法令之具而貴捷給辨治之才孔子豈不通世務固使人尚樸取魯鈍以從政哉深思其故而考其事則知世之爲姦爲貪爲功生事上逢君惡下爲民蠹者非有德行之人乃有文才之士也牛弘之智未必及此然當是時隋文以吏道爲君正才能馳騖之時而弘所見乃爾卓異且其所用德行之人又多稱職亦可信德行之足用而不必才能之爲貴矣又況能廣求賢人舉而加諸一位使表率能者其效爲如何或曰孔子歎才難而今不以才爲尚不亦異乎曰才者爲善之具也如舜之五臣周之十亂皆有聖人之才而行聖人之道者也有才而不爲善猶駿足之馬而駁與泛駕是[illegible]也孔子所歎以謂人之有才必如此十五人若然後無失則信乎才之難矣故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而驕且吝亦不足觀也不驕不吝惟有德爲然有才而不爲不善非德謀不能也然小人往往有才而不知修德之多浮於德而雜於才者固小人之所鄙焉而人主所宜辨也不能辨此此治亂之分也

秦王俊薨上哭數聲而止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俊子浩崔妃所生庶子曰湛羣臣奏稱漢之栗姬子榮郭后子彊皆隨母廢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從之以秦國官爲喪主

甚矣隋文之不仁也秦王俊奢靡之過亦富貴者常態未足深罪正在所訓敕使之知改而已何至一怒不解忍視其死而無哀戚之情乎人之至情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己之子則厚乎人之子矣而蔑棄恩義如此率天下而路也何以使其子相友愛而生孝慈哉史書並記善惡以垂勸戒非求名而可得書也有善可紀自然傳矣隋文以此論史意謂所載皆人之求名者何所見之狹且鄙也漢栗姬子榮郭后子彊未嘗隨母廢母爲帝后則子爲皇太子母爲王后則子爲王世子安在其不得承嗣哉羣臣希旨妄奏而隋文聽之皆由不學遂爲世笑夫母以罪廢而子無罪猶不當廢其子故孔氏三世出妻而其子爲後自若此家法也毋廢死非其罪又併廢其子且使國官爲喪主於禮則無稽於律則無傳而隋文行之此特忿慘刻侮文之所爲耳

冬至百官詣太子勇勇張樂受賀上怒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非其則宜停斷自[illegible]

有天下國家者莫先乎定禮制隋文建國至是二十年乃不爲東宮定常行儀式太子無過人之資受於僭差不知其非其失在朝廷矣則宜以漸變更使情與事愜然後父子之恩不薄而君臣之分以明乃遽下詔書驟加削損自生嫌隙爲讒賊之招開覆亡之禍良由自任術數而不習義理豈非後世之戒哉

見多內寵獨孤后不平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惟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傾心與交雖婢僕亦稱廣仁孝上幸其第廣屏匿美姬惟留老醜者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去塵埃上以爲不好聲色還宮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

堯舜文武皆以聰明稱聰者無所不聞又聞於無聲明者無所不見又見於無形如此斯可以爲天下上矣古人有云堂下遠於百里門庭遠於萬里爲深居九重勢高而疏也雖聰明而不敢自以爲聰明方且正心誠意循天之理而寄視聽於正直忠良之士以明四目而達四聰然後天下之事萬物之微無不昭晰而無能蔽之者隋文以苛察爲能而不明正理以術數自用而不博采謀故爲人所欺而固覺莫先於妻而妻欺之莫親於子而子欺之莫信於大臣而大臣欺之譬如聾瞽之人受玩股掌之上不亦可哀之甚哉父子雖異宮疎昵雖殊情然子生孫[illegible]而殺之小時嬉而歷之如絲竹而掩之而已皆不得知焉則朝廷[illegible]之外又安得而知之[illegible]皆家障塞一至於此雖漢高祖周世宗[illegible]良之地[illegible]況爲勇者哉

上令善相者來和視諸王對曰晉王貴不可言上問韋鼎曰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所敢知也上笑曰卿不肯顯言耶

莫貴於皇太子矣尚何相其容貌莫定於父之統君之貳矣尚何問其嗣否未之嘗言也而有此意焉彼姦人狡黠固已深探其意而逢迎之況發問至于再三乎劉子政有云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隋文猜阻已萌故獨孤后之譖愬行于內來和韋鼎楊素表充元胄之讒閒行于外公卿近臣曾不諫止獨元旻楊孝政二人以爲不可亦安能救市虎之衆哉地必卑溼而後水潦聚氣必虛羸而後疾疽出小人雖可惡其禍則文帝自爲耳

[illegible]又求素善以爲宗[illegible]閒之[illegible]能移上意者惟楊素[illegible]與[illegible]相得請[illegible]圖之廣大悅以[illegible]之意約約以白素素大喜撫掌曰吾智思不及此賴汝啓予

[illegible]特[illegible]亦[illegible]然試未有閒矣[illegible]有殊功蒸於上寧有所信向太子廢立係其一言耳[illegible]大義聞[illegible]之說[illegible]學文述歸諸司[illegible]請正典刑[illegible]帝太子安邦本定藩王窺覦之禍息大臣匡輔之功者豈不美哉萬分一有如不濟正諫而死亦無愧矣乃[illegible]於邪謀顧私而動既亡人國又殄其宗嗟夫素所謂智不及此者非不能及於惡也乃不能及於善耳豈非人臣之大戒哉

素入見后盛言太子不才后遺素金使贊上廢之

行[illegible]爲[illegible]小人之事或以干進或以免禍變亂黑白移易

是非自古有天下國家者所深惡爲其末流至於敗君而
賣國也故受賕之罪有至死而不赦者則未聞爲人之母
妬其子之有妾怨毒憾恐如非己出而納賂於權臣徒說
其君而廢黜之者妬心一發若崑岡之火不可撲滅其烈
如此夫虎豹食人而不食其子人莫不愛其子也而婦人
尤甚今以妬忌之故虎豹之不如而或猶稱獨孤后爲賢
能從隋文取天下豈未嘗考其心術耶

勇憂懼不自安上知之使楊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偃息未
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不平形於言色素
還奏勇怨望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
加誣飾上遂疏勇

隋文於勇之事誠可悲矣勇不當疑也以失愛而疑之素
不當信也以父任而信之既知勇不自安而欲察其情獨
無忠信可使之人乎而使素往哉素至東宮所以激怒勇
者乃兵機將略臨敵致師之術奈何施於國儲君副乎隋
文聞其譖毀太甚心亦致疑而又入獨孤巧言不復加慮
自此勇之廢黜決矣詩不云乎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
不惠不舒究之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其隋文之謂乎又曰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
自婦人其獨孤后之謂乎悲夫

太史令袁充言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
不敢言耳

袁充職在占候既觀天文之異其日蝕月蝕星辰晦亦有
可指皆昭昭在上惟無目則不能見焉乃泛然而言不端
陳其事其誣誕上天姦邪之惡又在楊素之右[illegible]一
和從其說謂玄象久見者蓋自喻也猶比殺戮於獨孤后之
言耳君臣以深情相中而以天文相質悖理如此何以克
享天心乎

唐臣東宮幸臣姬威令告太子過失威從之上怒九月壬子
御殿集百官責東宮官屬令素顯言勇罪文飾鍛鍊以成其獄
十月乙丑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宣詔廢勇爲庶人勇再拜泣下舞
蹈而出左右莫不閔默

王者聽刑訟必原父子之親並君臣之義以權輕重中意論
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其趣悉其聰明致其忠愛
以盡其情獄辭既成史以告于正正聽之棘乃以告于大
司寇大司寇聽之棘乃以告于王王猶不敢決遂命三公
參聽之三公參以爲成矣王然後制刑其審如此今隋文
於太子專用楊素姬威文致之言即加訊鞫陳兵列衆脅
而廢之蓋隋文心術如狡獪獄吏平日以此鍛鍊無辜者
楊素得其機而逢迎之故以世嫡之重天下之本輕投動
搖如拉枯朽表之所示影之所從也其猜害施於二者如
此則他可知矣家國之亡豈特楊素之罪哉

上初責東宮官屬洗馬李綱曰太子本中人鄉使擇正人輔之
足嗣鴻業乃以唐令則鄒文騰爲庶子家令此二人惟知絃
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是耶上不悅

東宮失上后意宇文述結納楊約而楊素傾搖東宮亦已
久矣播揚失德非秘事也李綱身爲宮僚安得不[illegible]
下剴切於所事盍具以所聞奏白于上乎及九月[illegible]

御毀宜言物始至十月丁丑猶十有四日雖事已危亦尚
可進見而綱亦無所陳論及諸后已廢庸鄙已誅乃始稱
太子之資才列二人之邪諂以咎廢立夫何益矣原綱之
失非智之不及也特不勇決而已

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因勇於東宮付廣掌
之

異莫異於天地之變地震必有方所見於漢魏至六朝其
大者不過二十餘州亦極矣未聞方與盡震也地者子道
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其震之日當太子初立不往前後與
事相符四海九州同日而震其變大亦矣其為厚載不寧將
有傾側之象亦著矣且天無廢太子之文姦諂妄言而隋
文信以為實地有不當易太子之異蕩搖隍杌而隋文漫

如不聞其於天地尚如此設有強諫必不從也假如故太
子誠以罪廢屏之遠方可爾而付之今太子掌之是弟囚其
兄也弟而可以囚兄則子制父何難焉他日帝疾病上臺
宿衛與後宮妃嬪盡見屏遠遣腹心入侍而大禍復興蓋
自文帝召之矣故曰其所由來者漸矣

房玄齡杜如晦皆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
曰異日必為偉器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
重俱以子孫託之

隋文以詐力當天命無人物之鑒高頴在當時為第一流
既以讒廢牛弘李綱不敢拂逆蘇夔酷虐之鋒自餘無聞
矣然一世之人如一世之物各足以周一世之用故樂之
空青玉札寶之金珠象犀木之楩楠豫章未嘗聞可以期

費帝後代無有也人材者五行之秀氣五行與天地無窮
則秀氣亦安有終極哉特在上者無意於用之而不求耳
大唐開基以至太平房杜之功也而二人生於隋世已登
仕版文帝果可與有為斯二人者亦豈肯埋光鏟采碌碌
下僚而不顧闔達哉後之人君讀史至此當起汲汲求賢
之意要天下之仁人君子皆為我用而樵采以為憾是則
永世永年之道也

太史令袁充奏隋興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
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
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
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京房曰太平日行上道伏惟大隋
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悅於是改元仁壽以

取日長之意也至於百工作役並加程課

道德備者喜聞規諫內不足者甘受佞人夫佞人之為諂
言也稱其所無者貪則譽其廉汙則誇其潔慘酷則謂之
嚴斷苛察則謂之詳明而內不足者以不足為歉也是以
樂入其說不復計是非虛實也景短日長之論豈待聰明
然後能辨也而文帝信之夫日一日一周天其度三百有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不可過也若有長短則月之應日
以死生星辰之隨天而進止皆當與日同其晷刻則四時
寒暑皆不當序而造化之功紊矣是故君子有言凡人君
覆載之內而不識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在照臨之下而不
識日月之所以為日月蚩蚩之民何責焉學者如是其闕
大矣又況於人君乎今也為人所欺如[illegible]

耳故學者人君之急務也
柳述尚公主爲兵部尚書怙寵使氣帝問韋雲起外間不便事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徒以主壻遂居要職亦不便之大者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後有詔內外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韋雲起譏論柳述而述舉爲所知其誠心服義歟未可知也其矯情要譽歟未可知也然聞過被劾而能不忿不怨稱而達之如出於誠心可不謂之賢矣乎如出矯情可不謂之勉於善乎是皆可師也
獨孤皇后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鮮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
世無安而行之之人矣得見利而行之者斯可矣世無利而行之之人矣得見勉強而行之者斯可矣勉強之行若矯若僞是固輕薄子之所譏議訕笑以爲禹行舜趨者然其譏議訕笑亦未可全非以世有其人如隋煬帝是也故夫君子小人之辨矯情飾貌而趨向在善謂之勉強而行者矯情飾貌而趨向在惡此乃少正卯之徒聖人之所必誅而不赦豈得與勉強爲善者雷同而論哉煬帝深知父母忌克妬害有成心易欺罔也故匿姬妾殺庶子去聲樂尚儉素以中母意而傾東宮則又造孝思爲哀戚盜擗踊假毀滅以中父意而固其位而隋文一不能察也嗚呼知人實難矧曰愛子以帝乙之賢尚蔽於紂辛而況隋文又何責矣夫惟帝堯心如明鏡廷臣以啓明舉丹朱而堯以嚚訟知其惡天無私覆日無私照其萬世帝王之法歟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豪俊遞相攻奪毗患之後因諸酋長以金遺毗毗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一無所受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
黃金天下之寶人所欲也盜賊則攫之貪夫則藏之夷狄則爭之介人則遠之豪士則散之仁人君子所欲不存焉梁毗者其張奐之流歟知廉清之可以服貪爭也一無所受而諭以怨隙之所由起不獨言教且以身率雖夷狄尚且感悟而攻擊以消況於昭儉德以照臨百官其効當如何彼新室之櫝武陵王之篋畜之無厭祇以賈死亦獨何哉而以畜不可忽誨人也
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用罷歸
伊尹於湯無素也感其三聘然後萌幡然之心伯夷太公於文王非相遇也聞其善養老然後有歸乎之歎孔明之於先王昧平生也感其枉駕然後起感激之意所謂待時而動樂則行之大人之事也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否固哲士所量以行藏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與之言皆不足以爲智將何處乎孟子曰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爲也通誠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登門自獻抑亦異乎不召之臣矣且隋主以篡奪得國而君臣之義盡爲妻所鉗制而夫婦之道乖以讒言廢東宮而父子之恩滅此三者爲天下本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乎于時賊嗣胎禍中宮[illegible]

四海之勢驟潰敗而通方談太平之策豈直不能見幾
蓋亦不能睹形䌓類一腐儒耳是何也此爲儒而[redacted]道
之敝也或問自秦漢至五代千三百年知道之儒有幾人
曰難言也蓋聞之當德義之修節行之高則多有矣蓋
道體臻其精奧言之而當行之而允非得其傳者孰能
此姑列其降者荀況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章章者矣況
也正而失之駁舒也粹而失之泥雄也潛而失之懦通也
懿而失之陋愈也達而失之淺董子有云爲人君父而不
知春秋前讒後賊不能見也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
不知春秋守經遭變不能處也必陷誅死之罪又曰仁人
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之格言也
而其事君則納忠行己則守禮表章經術而黜滅邪說其
功不在孟子之下此董子之善行也韓子有云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
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
此韓子之要語也而其事君則直言守道則不惑力排釋
老以扶皇極其功亦可亞於仲舒此韓子之勤力也故董
氏韓氏比之三子爲又賢焉荀卿尊仲尼而非子思賢子
弓而毀孟軻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正而駁歟子雲用心
於內其思深沉凡所立言依倣大訓而莽賢之際恐勉苟
容非潛而懦歟文中子讀書談道躬耕自娛累徵不起而
於隋文說非所說於述經作非所作非懿而陋歟而三子
立言可爲法於後世者益又鮮矣此五人者皆希慕洙泗
不甘於弟子之列者也而成就止此況訓詁箋注之流乎

以[illegible]學之不易爲也今夫奕之爲數小技也射之爲事
末藝也而有無敵與戰者至於斲輪削鐻操舟之工刻楮
刺繡綴事之巧累丸升竿承蜩履豨之習是非有道德之
意於我之旨及其精能之至則疑於不可思度而況人之
所以爲人有大於此者乎老氏知之故有[illegible]以治身土苴
以爲人之說而其所謂真者未免一曲之蔽也佛氏知之
故有不立文字指心見性之傳而其所謂性者未免背理
之失也雖然其指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得其宗者考且師
表一世輕賤儒術自以爲道之所在而業儒之士平日專
精乎誦數刻苦乎詞藻以名聞傳識爲淹該以辨析同異
爲詳審或[illegible]之至殊或考郡國方物之名數是
其不足以爲己欲聞[illegible]而識之者有所識欲自得之者
何所得行[illegible]有是者何有卷而懷之者何所懷感而遂
通何以爲[illegible]之易[illegible]與何以見文王之爭則意塞
而莫通舌舉而[illegible]乃委[illegible]數拜於浮屠氏之前面壁
灰心身若槁木之枝以求其所謂一超頓悟者沒世窮年
泊然亡[illegible]亦[illegible]得也[illegible]至此曾不如向之工巧技藝
而造其妙者而不[illegible]而[illegible]其故乎子雲諸人亦可謂豪
傑自立者矣其於孟子[illegible]未能窺其藩而嚌其胾又況於
孔氏乎[illegible]曰高[illegible]前[illegible]後子貢立行來和之稱子思
明動變化之誠孟子不可知之之聖豈徒爲空言而終不
可至乎告諸往而知來者豈不在於求仁而得仁乎亦信
子雲諸人未肯從事於斯乎亦知孟子之後復有得其傳
者乎夫口耳章句紙上語何足以入德乎歸而求之有餘

師又何必舍中國而從夷狄之教乎

上寢疾於仁壽宮楊素柳述元巖入閤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録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見而大恚陳夫人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上怪其神色有異夫人告曰太子無禮上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爲詔楊素走白太子太子矯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聽宇文述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

隋文於故太子勇睽疑之極故常言自仁壽宮還京師如入敵國他日又言畏其加害如防大敵然勇實無是也夫嘗如元凶劭之饗衛士未嘗如朱友珪之結統軍大索東宮纔得取火槌木數千而已而以令將被廢勇不能自伸也卒之追宮甲帖禁衛盡出後宮獨留心腹侍疾而帝暴崩者乃獨孤后所謂大孝愛之晉王而隋文信之立以爲嗣者也莫親乎父子莫近乎父子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其弑殺之禍亦可爲聽牝雞之晨忽主器之重者之永監矣柳述元巖規逢事會此千載一時也則當白帝併召楊素楊廣入閤當帝前質問陳夫人明正其罪降詔廢廣就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別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從請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社定矣乃出閤爲詔受制於賊俄頃之間轉福爲禍述巖死有餘責矣故曰知幾其神乎間不容髮之時應而不失其知幾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五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六

煬帝　隋紀

漢王諒爲并州總管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勑字傍別加一點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反從諒者十九州王頍說諒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諒不能用唱言楊素反將誅之

舉兵必有其名立事不可行詐陳勝吳廣誅秦無道兵有名矣而狐鳴魚書乃行詐焉況彼之表縢爲宋討賊事未許矣而蟬蛻是助乃無名焉隋文之崩雖宮省事秘而史已載云當時中外頗有異論諒獨不聞耶借曰未審而所被璽書不如高祖私約即可用此聲問入行寢疾晏駕不明之故以十九州附從之衆用王頍長驅深入之策旣近京師則國喪情實理必彰露天不共戴死生以之豈不忠孝兩得乎而詭言素反爲是舉兵是詐也詐而無名是自爲逆也而可乎

諒兵敗請降除名爲民竟以幽死坐死徙者二十餘萬家

臣而甚遠不敢須臾忘君必有天威不違顏之心然後爲忠而況子乎雖爾身于外安得須臾忘父必有食坐見於羹墻之念然後爲孝隋文五子自去其三獨漢王諒最蒙寵愛上不豫凡五十日自并至雍非有甚遠入奉起居可也旣不能然請問消故以兵從之可也楊素出拒是爲逆黨發言其衆吾士氣自振師直而壯矣有如不勝赴敵而死可以見先帝於地下人子之道亦無負焉旣失一策又忽至計兵敗窮蹙乃丕請降死於鉗賊之手亡忠節名義一無所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初高祖與獨孤后誓無異生之子嘗曰前世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五子同母豈有此憂耶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鎭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司馬氏曰辛伯有言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仲尼聖父也伯魚賢子也以聖父教賢子其言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二南猶正墻面而立耳夫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皆言后妃夫人佐助君子之道有男女則有夫婦自生人以來誰獨不然何待明於二南而後無面墻之蔽乎君子之學也抑足於周南召南而已乎曰此聖哲之格言天地之常經人道所由立者以淺近而論則失之矣夫夫之職莫大乎刑家婦之德莫盛乎不妬關雎之詩專言后妃不妬忌之美也次之以樛木申之以螽斯重之以桃夭而終之以召南之小星二南之詩二十有五其美后夫人之不妬忌者居五之一焉其化之應則又有兔罝芣苢麟之趾摽有梅騶虞之篇其意以謂王后不妬忌於上國君夫人不妬忌於下不獨王姬諸侯子孫衆多天下化之婦人皆樂有子矣夫樂有子則無間於彼我是庶人匹婦亦有賢行也人治如此則陰陽得其道理而天地之和應之麟出于郊庶類蕃殖陵遲薦戎狄豕之屬亦不

可勝用而王道成矣後世於五經蓋亦謂資經聖人手不得不讀其讀之也口諷吟而心不信以為古今異便陳迹難遵故平城之圍非羿干所能下亂秦之緒非結繩所能理后妃一人修德於閨闈奥之閒而使天下化之人人無妬忌之行至於鳥獸若草木裕豈不大有逕庭乎夫經所明者理也史所紀者事也以理揆之事以事考諸理則若影響之應形聲有不可誣者矣隋文爲獨孤后所制故謀哀誓撻而箝之盡貲手刃宮嬪帝不能正於是無異生之子而同母五男觀以常情不虞事變則蔡毁窺覦之患誠無自而生矣獨孤氏不勝媢嫉既禁切其夫又憾恨其子勇也雖中人之才而大惡不彰特以寵近一姬誕育稍衆讒言罔極遂見廢黜而多欲淫慝之人矯情飾貌誘取

信愛傾奪宗嗣堂堂大隋全撫四海蠻狄賓服宇內晏如曾不十年盜賊充斥獨夫授首而祚祀圯矣方隋之盛也郡縣民户上版圖者八百九十餘萬自王薄竇建德高士達為倡而山東羣為盜區是後四方並興擁衆十數萬而加多者垂五十萬以郡縣及者尚不與焉至唐武德六七年閒蓋干戈雲擾狼吞虎噬者十三四年而後內盜悉平後二年太宗即位貞觀仁義之治興涵養休息至高宗永徽三年天下樂業阜生將一世矣有司奏户口纔及三百八十萬然則略會之隋氏極盛之民經亂離之後十存不能二三皆起於獨孤氏無關雎之德廢長立少而其禍至此然後知古詩垂訓之義至深至遠不可以為常言而忽信也是故塗山興夏任姒造周易基乾坤詩首二南而凡

欲以天下授舜釐降二女觀其刑家既嬪于虞則舜之德能化人也審矣是故恃強怙大縱情性暴威武蠱惑嬖斷則丁人喪元摅忿洩怒則百城流血視弃賢才猶弃弁髦土梗視殺骨肉猶殺雀鼠雞豚其酷戮凶德天下莫敢當也而大欲所牽一入婦人掌握不啻如馴馬在御進退疾徐惟六轡之聽向之雄強悍猛加於人者了無所施反以殞其身害于家而凶于國是故聖王之道必先誠意正心以自治其身正然後能齊其家其家理然後能治其國事若緩而效速行若迂而勢順及其治定功成能使中國為一人而天下為一家兵寢刑措如唐虞之時成康之世者豈欺我焉司馬氏獨以大都耦國斷隋之所以亡曾不知內寵獨孤外寵楊素次子奪嫡乃隋之所以亡者若秦王

後蜀王秀未嘗舉事先被廢斥漢王諒雖已起兵尋即摧敗大都耦國豈能為隋膏肓之疾哉

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海北有龍鱗渠縈流作十六院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宫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

聖人之養民也於民之所不能用者猶裁成相協之使咸得其所如罔罟耒耜舟楫杵臼弓矢宮室棺槨之類至於治麻絲為酒醴和金石草木以成湯劑救夭札皆是也則未有舉大用歸於無用者也民之大用莫大於衣食是故天子親耕供粢盛率天下之農耶王后親蠶為祭服率天下之婦功二帝三王以來莫不然其不可緩而重之如此

今乃取綺羅穀帛以被卉木爲玩觀加之浣染工技之費而歸於無用其比之暴殄天物者厥罪均矣臨川有言人主役使舉動費而不爲侈毀綵製花是亦役使舉動爲大費也得不謂之侈乎一婦不織天下或受之寒隋家凡幾宮凡幾樹花中之沼凡幾所以新易弊爲之不窮則一歲之中用綵豈可計而天下之寒者衆矣自隋歷唐以至于今五百年不聞造花以被卉木矣而綵花之習猶在也通四海九州而會之則於宮樹苑沼相去幾何又有鏤金爲服飾最偶像者卒伍之妻商賈之妾倡優之人釋老之宮莫不誇多鬬靡雖有大禁而莫之行也孔子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詩曰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必欲惟土物愛不作無益華薄從忠變奢爲儉者當自宮禁始而必行其禁庶有瘳乎

帝頗惜名器羣臣當進者多令兼假而已雖有闕員不補

名器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古之格言人君之要守也煬帝能惜名器當遷進者亦不輕授而令兼假寧闕其員詎非賢乎曰此似之而非者焉得賢夫煬帝貪欲忌克人也貪欲故吝忌克故狹以狹心行吝意雖厲門危困僅脫猶減削將士勳賞况平時而肯以官爵與士大夫乎然亦未必不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謂莫足以當我之官爵而當是時興唐才智之臣皆如金玉隱於沙石之中而[illegible]文述裴矩裴蘊宇文愷虞世基數人戲弄天下以取敗亡則其靳惜名器祗足失士以爲他人之資耳

楊素雖有大功特爲帝所猜忌素寢疾帝恒恐其不死[illegible]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曰我豈須更活耶

楊素廢東宮黜蜀王秀僭漢王諒以扶煬帝前後三被賞賜通受帛一萬一千段綺羅千匹妓妾二十人及金寶草馬之屬方其未得此也楊氏資產已不可勝會僮妓各數千人然則三賜雖多於繼富也亦何有而官爲上宰爵秩大國亦無以復加借曰吾不爲是姑爲自安之計耶而前則見跡於文外儀崇而實奪之權後則見忌於煬帝殊禮而恐其不死素也尊榮兩朝受疑兩君心不遑寧病不敢療惴惴然首領是虞自伐而死然則向之所爲無乃徒費耶不爲是而死豈不忠且榮耶不爲是未必有禍豈不賢且安耶是故君子莫大乎由義以聽命以義有不利而不背由以命有難知而不肯聽其爲小人也無所不至矣

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石

食者人生之至急饑饉者天時之大變也故保民之道莫先乎足食舜以此戒十二牧箕子以此告周武王孔子以此答子貢語子張孟子以此遍告齊滕梁魏之君而王制以制國用視年之豐耗出必使有九年之蓄其先務豫備如此然則隋帝之積粟其多至於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其與殷矣乎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不素其序然後治效立煬帝不務本乎內窮武于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足以實漏卮然則雖倉窖充盈適足爲重斂多藏之罪耳故武王伐紂散財發粟而鹿臺鉅橋不能與殷同圖隋氏洛口正此類耳

[illegible]問劉炫曰今令史百倍於周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

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
今之文簿恆慮覆治萬里追證百年舊案事繁政弊職此之
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故炫曰
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則長官自辟
今小大悉由吏部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
劉炫之答牛弘者是矣而未盡也其不敢正言耶夫令史
數多而不遑寧處者良由隋文之治皆吏道也繁文有覆
治之慮稽案有追證之虞官謀竭銓曹吏遂循條例則權
必歸於令史而簿書日多簿書既多則令史勢必加衆欲
其簡省從容何可得也然後知隋文勤務可食以衡石程
書者大抵法令文案而已此乃老胥猾吏用以困眩官長
者而以人主之重自弊精神其末流如牛弘所問固宜也
古之聖王不敢自逸自致其勤者豈爲是哉朝以聽政晝
以訪問夕以修令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則又有
賢后妃雞鳴儆戒或中夜以思坐以待旦而行之若區區
然以文案爲訓典以法律爲詩書則自宰相而下擇吏胥
爲之足矣又何必求賢才故人主之勤一也國或以興亦
或以亡蓋知勤而不知所當勤能知所當勤而勤之其興
隆孰禦焉
帝徵天下散樂高熲諫不聽退告人曰周天元好樂而亡安
可復爾爲人所奏帝以熲誹謗朝政誅之
隋氏諸大臣無出高熲者矣恨熲所以處廢興得喪有其
善也論知己而能相用孰如文論嫉己而不及事孰如煬
文帝尚且不能久要中道而變乃仕於賊子之朝又無之
論辯禮樂是欲發其宿憾而速其見殺也隋煬無道極矣
然方之高洋之酷則少貶焉爲熲者當文帝廢斥爲民之
後不復再起自放於幽閒寂寞之鄉耕田鑿井以供租賦
而待天年其或可免乎伊尹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
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聖賢之
監古勵今欲君臣之關全其終始如此熲獨不此之慮耶
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高祖末爲襄州總管帝召之道衡上
高祖文皇帝頌上不悅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曰高熲不死
令決當久帝怒曰汝憶高熲耶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有
無君之心罪名雖似隱昧情意深爲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
體本心遂殺之
薛道衡有才學虛名而無義理之識方隋文廢太子時道
衡以樞要近臣不能諫爭親宣詔旨成君之惡矣煬主召
之蓋以報德也道衡豈不知文帝崩殂之故而稱美先德
於賊子之前將以警之耶抑以愧之耶以二事揆之於義
理皆無所合其學不足稱矣裴蘊所謂意爲悖逆者腹誹
之餘論也管蔡將叛周公不知而張湯裴蘊乃能隔皮肉
骨血見人順逆之情煬主又稱其妙體本心吁亦異哉推
所憎惡與所忌疾指其心曰爾將爲逆爾將爲逆然則誰
不可殺者此與商紂剖比干以觀七竅也幾希矣或曰堯
舜畏壬人難任人說者曰壬任也任猶妊也婦人之妊莫
能知其爲男爲女也小人懷其情實而不可知者似焉是
以堯舜畏而難之大亦非如帝本心之謂乎曰此臨川上
氏之說也先儒尚訓故自孔氏以壬與任皆爲佞承上文

而言之曰巧言令色其伎去爾此則有可指證以爲罪者
若探其情實曰甲盜也刑之乙活也宮之是堯舜與桀紂
同一制刑而張揚裴蘊所建乃皋陶作士穆王訓夏之制
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其於宰我曰吾聽其言而
觀其行雖心如明鏡物無遁情終不立探人情實而治之
之法于以知臨川王氏之爲邪說也然則春秋推見至隱
者非與曰是爲亂臣賊子有其事而避其迹反以歸諸人
者故發其蔽蓋而斷其惡慝豈以困無罪之人哉
帝欲大營汾陽宮御史大夫張衡諫曰比年勞役煩多百姓
疲弊頻加抑損帝甚不平衡又語人曰薛道衡眞爲枉死帝
怒除名爲民
張衡以州司馬爲晉王廣畫奪宗之策不過欲求富貴於
晉王爲天子時耳然五六年間自右庶子纔得爲御史大
夫即被黜削放還田里曾不及州司馬之爲安也富貴之
願初不滿皆而惡逆之罪一通于天方以百姓疲弊爲言
夫百姓疲弊比之王室亂亡孰重又以薛道衡之死爲枉
夫道衡之枉比之文帝暴崩孰酷小人冒昧近利履危蹈
險以徼幸於一時弒其君父旣從之矣又欲以忠言正說
取名於外敎凶反覆豈不可疾之甚哉
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勑選部門下內史
御史四司於前船選補受選者三千餘人徒步隨船三千餘
里不得處分死者什一二
甚哉吏才難得而凡馬之衆也夫自江都至涿郡隨船徒
行自東南而極北遠矣而受選之士三千餘人其於官

逐逐而不去以至死亡者于以見此三千餘人皆冗茸猥
瑣之流耳奚以置綏錯諸百姓之上處于庶務之關決知
其不免於祿曠之負也故善爲天下者如漢光武唐太宗
皆減省吏員而賢才是擇惟恐其雜於冗闒也專顧己私
者不爲官擇人入仕者數倍於員闕以收其虛譽而嶄然
見頭角者則消磨汰斥之惟恐其與己軋也於是服膺官
使漸故更代往往恣睢冗瑣之流而天下之禍亂起矣
道士潘誕自言三百歲爲帝合鍊金丹帝爲之作嵩陽觀常
役數千人所費巨萬六年丹不成帝斬之
隋煬在位十三年未嘗有一事偶合於善者獨斬潘誕爲
差勝然役數千人者凡六年其勞民費財豈可貲算則雖
能誅之亦未足以償所失之怨也凡方士罔不爲大言以
要人或引其期或廣其役或求所難得或邀所不可從蓋
不如是不足以神其術而聳其身蓋嘗有鍊丹者云凡火
皆病丹惟得桑柘之所變而非炭煤之屬乃可於是出帑
緡擇最美者如薪然束之旬月而焚三千匹亦不聞其有
成也故夫求長生慕金丹自秦以來千五百年未有一人
住世而不死者亦可監矣
帝大舉伐高麗左衛將軍麥鐵杖請爲先鋒謂其子曰吾荷
國恩今爲死日遂戰死
麥將軍之死勢未至於必死之地也而慷慨赴敵易舍其
死何也謂高麗不可破乎謂隋煬不足事乎見天下將亂
不忍蹈之乎抑亦如伏波馬革裹尸之志乎詳味其心
出衆後策耳煬弑父殺兄荼毒百姓而爲之備

草野勇則勇矣不亦傷勇乎然則既已在行如之何而可
曰勿請爲先鋒隨衆進止全軍而反乞日勿復爲將可也
諸將之東帝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功名諸將或不識
朕意欲輕兵掩襲非大軍行法當分軍爲三道有所攻擊必
三道相知毋得獨進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
煬帝素以狡猾詐僞爲心術今傾國征伐亦不能勉布忠
信又飾詞號令以濟其姦蓋自即位之後未嘗臨戎至是
始身督諸軍遂欲進止節度皆自己出徼倖克捷則大告
武成而將帥不足言矣　心實爲功名而大言以反之此
與所謂朕與文士高選亦當爲天子同一意趣者也前此
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
厥來慶羅無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

謂天助不善非佑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軍師
説客於彼七國有推敗齟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
也以苻堅喜於治國兵威無敵猶之江南遂至亡滅又況
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蹙於後然後逆賊之
獄成而大罰加矣網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禮部尚書楊玄感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遂謀
作亂帝再伐高麗命玄感督運玄感選運夫得五千人刑牲
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死遼東者以萬計
今與君等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
煬之罪惡不可解掩方之桀紂浮之已甚矣人得討之古
今通誼也而楊玄感則不可玄感者素之子也素者廢太
子勇黜蜀王秀討漢王諒終始煬帝篡弑之事行大逆之者

也玄感以父之故致位列卿父子相承十年所以矢忠
昏淫馴致禍亂者未有一言規諫恐爲己不利矯詐而起
兵方無事時則叨竊貴寵於朝廷及勢已傾危則貫忠義
於纂衆人而如此狗豬不食其餘矣昔衛殖廢其君其子
喜復之春秋猶書曰甯喜弑其君若玄感者叛逆之賊何
足道哉
玄感既平推治黨與帝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
人不欲多多即爲盜不盡誅無以懲後遂殺三萬餘人枉死
者太半
伏節死義不從於亂古之教以責爲人臣子者而不以責
百姓也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是故聖王敬民畏民愛民保
民而不聞必其從己而不得從人也吾無之盡其道則彼

之親其上猶子之於父毋有不爲猶若不撫而虐之則彼之
惡其上猶讎仇冠賊然又安得而禁之煬以一身與千百
萬人爲怨敵不自省己而憾民從亂卒也會之頸之數之
縊之者乃所親信厚善宿衞之人也一人三失猶不免於
隱微之怨況隋煬之罪盡南山竹不足以書乎
有事于南郊上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至即行禮是日大風
上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董子有言自非大無道之君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故時
出災異以譴告之至于再至于三而猶不悛然後改命有
德若隋煬則大無道矣故自即位至弒死十有四年之間
無復災異之變蓋其尊宗爲斷是日四海地震天既以告
文帝而不知戒焉則已矣天意若曰吁甚惡如煬非所告也

然則七年夏四月山東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冬十月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何也按是春下詔討高麗四月大徵天下兵十二月山東羣盜起人事感動則陰陽應之山崩水溢不以雨故而四方之盜始於東南此感應之符爾或曰使煬主覩而知懼罷兵不用增修德政可有瘳乎曰罪有輕重惡有大小小惡輕罪悔而改往聖人所許也五刑之屬三千而無叛父之條是不孝不足以盡之而煬也犯焉縱使息役罷兵省德修政是一盃水不足以救一車薪之火亦無全而歸之之理矣或曰楚穆王何以能免曰中國者禮義所自出人治之大者矣而何夷狄比耶故經史所載中國之人而爲商臣之事則未有能免者天若豈有無災之國也隋煬窮罪極惡而天不告以警戒見而天不荅大風之作正與羣臣稱德頌符震天動威以絕之也故上天威怒莫大於郊見而不荅既以景氣晏溫日星明概爲頌美之瑞則震風夜雨不得成禮爲斷絕之應必矣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及帝即位忌大將軍李渾門族強盛有方士安伽陀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海內李姓者渾從子敏小名洪兒帝疑其應讖收渾家誣其反而誅之

興廢有定數乎曰一行一止猶非人所能爲而況於得天下失天下乎然則人事無與焉任之可乎曰不可也以身論之生死有定數矣節嗜慾愼飲食時其起居而平其喜怒使六沴不干則可以康寧而考終矣曰死既不可逃不若遂嗜慾恣飲食起居陵暴喜怒乖忤則邪惡能侵雖無疾可使有疾而長年可使夭折矣故聖人知數而不任於數必盡人事人事無憾則未有當治而亂當盛而衰者也若帷以氣數之不可移是紂所謂吾有民有命而罔懲其侮則必亡而已矣隋文之夢與方士安伽陀之言其應爲李淵而李淵不可得而殺也則將如之何抑以天下爲羅凡李其姓水其名者盡誅之乎則桀紂之虐猶不至此其亦敬德修政可也隋文帝混一海內以勤儉致富庶而無經國遠猷取周幽王晉獻公所以亡國敗家者躬蹈其轍而又苛酷嗜殺亂天經而逆物情重以賊子縱欲肆於民上政使亡一李淵必復生一李淵是故占步之學君子不廢精如子雲而不免投閣之厄精如郭璞而不救日中之死堯命舜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而舜方且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舜命禹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而禹方且盡力溝洫功日精首圖斷此聖人與天人之際爲後世之法者也

李密說翟讓曰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帥大衆取之如拾遺耳發粟以振窮乏則百萬之衆一朝可集然後撫召四方引用賢豪據隋之社稷而將軍之政令讓從之密與讓將兵七千襲興洛倉恣民所取於是降者如流衆數十萬密保洛口城而居之讓推密爲主既而爲密所敗

楊玄感之反也李密爲謀主其中策使之徑取關中玄感不從而敗及密起此策故可用也而盤桓洛口因逐城之何工於爲人謀而拙於自爲謀也密之擁衆本饑餓之民烏合成聚眷戀一倉積粟故不能去爾觀密說翟讓之言若有大志者然大丈夫欲撥生民去其疾乃不能致衆而借

勢於讒又負義而殺之以項梁之疏挾詐誅其守以起事
猶無所成而況於竇乎
李淵爲晉陽留守其子世民見隋室方亂有安天下之志與
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善世民說淵興義兵先是裴
寂私以宮人侍淵淵從容言曰二郎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
人侍公恐事覺耳公意何如淵曰從之耳乃詐爲勑書發兵
擊高麗由是人情益恐亂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以益兵勢
淵卑辭厚禮爲書遺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遠迎主上始畢
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唐公自爲我當助之將佐請從突厥
之言淵不可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移檄
郡縣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逼於時事不得不
爾

湯伐夏數桀之罪曰矯誣上天率割夏邑大槩如是而已
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其大者則沈湎冒色昵比罪
人賊虐諫輔毒痛四海皆有之矣紂之甚者不修郊社不
享宗廟湯雖不至是而弑父殺兄則紂之所未有其當討
無疑矣世民父任爲方伯已賜鈇鉞可以專征于是播告
之修聲煬帝罪大逆無道浮于獨夫如此則雖德非成湯
亦無愧於自亳者截矣不必用宮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
詐爲勑書發民以敢怨也不必稱臣突厥資力以助勢也
不必遥尊江都爲太上皇而立代王爲帝也不必卑辭復
書推奬李密以驕其志使不爲我患也堅守晉陽收召豪
傑厚集其衆分擊東西二京義聲既振羣盜自下乃遣良
將總銳師南指楊土撫赦驍果離析楊廣之衆如此則不

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誰能禦之惜乎世民有文
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靜智詐
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用
智術害義理者多矣
淵以書招李密密復書曰自惟虛薄爲四海共推所望左提
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淵
笑曰密妄自矜大若遽絕之乃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奬以
驕其志復書曰吾幸承餘緒大會義兵志在尊隋唯弟早膺
圖籙老夫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辛執嬰所不忍言密喜曰
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以義兵名其師曰爲王室有叛亂之人吾仗義以討之若
光武伐莽先主伐操之類是也是時唐公尊隋煬爲太上
而將扶立代王則不義之實俱諱當之指煬爲耶又豈當
尊指羣盜耶則我未有以異彼者措詞不營擇義未精
也由是觀之李密所謂殪辛執嬰者乃唐公所宜爲而唐
公方且以不忍聞荅之則名實亦爽矣
淵克霍邑勞賞吏民選其丁壯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
五品官遣歸或言太濫淵曰隋氏吝勳賞以失人心且收衆
以官不愈於用兵乎
賞兵當以金帛不當以官官所以待賢才也唐公既失之
而所與者皆關中軍士非有功伐特欲使歸長安誘動鄉
情耳此又失也隋氏吝勳賞固非然人心附離乃係道
得失必欲以官收之安得如許官而給諸此又失也流
後……甚視其役則荷戈負甲之士也閑其官

史大夫也官既高俸益厚一卒之費歲爲錢至有數十萬者禍亂未平而民力已竭矣

泰山道士徐洪客貽李密書曰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宜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李密不能及唐諸人皆不及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於釋或隱於盜賊洪客魏徵儕游黄冠中而抱匡時之略懷濟世之具而人不知也隋煬無道民怨可也俾叛可也士大夫以之可也爲道士者棲身煙霞脫迹塵務人君得失天下理亂何預我事而慷慨發言深達要領勸人決策直取獨夫詩不云乎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其此之謂矣隋煬兵燹震撼天下視殺數十萬萬衆猶踐螻蟻而一道士乃生禽取之計大禹有言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況非愚者可不畏哉然李密不足與言洪客無乃未知晉陽興師或無路自達聊於蒲城公發之耶以此一言觀其人其智胸中之奇固多矣而迄不自見雖太宗得天下亦寂無所傳聞豈已死歟抑如黄石公魯仲連之流歟嗚呼可謂高士矣

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克長安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欲平暴亂而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固請乃舍之因召置幕府

李靖將略與秦王伯仲間耳餘人不能及也唐公方經營天下且與之有隙而不知其才微秦王力救免之則靖必死矣淵何爲而生隙此必靖輕之有素也夫不忘宿怨雖漢高大度尚且不藥於雍齒然得子房一言不旋踵而封之秦王固請僅得不斬而自不能用也其相去遠矣近淵人物之鑑猶不逮滕公非有世民爲之子則天下豈唐所有哉

恭帝　　　　僭紀

詔唐王劒履上殿贊拜不名

天道誠聖人亦誠人非生知安行必勉於思誠思而不息雖非生知亦能學而知之矣雖非安行亦能利而行之矣湯武之德不及堯舜而列於聖人者由此其選也故曰湯武身之也又曰反之也身之者不徒言之必躬行之也反之者不遂於情而復於禮也凡位至帝王其於自會未有不過絶於人者惟不知反身之道故不副言而情務其性則日遠於善而趨於不善矣水之流於下也躬行復性其要不在乎他在乎去僞而已矣篡紛當爲君則臣之天命絕之則伐之固不虛爲臣之名而實爲伐之之事也以芳伯舉兵殺而易位固不以漸以常哉今日爲冢宰明日爲上公若數兒戲而取之也其可其否一斷以義不可則止可則行其正也初無進動之形故止而安其行也亦無疑悔之廢故行而果此湯武之事也唐王惟不正名揚廣爲弑父與君之賊而興師不敢卽自擧又多詭正並用故與王之術歐而不斷也去歲代王侑年十有三雖乃帝號豈能出黄鉞部督丞相唐王之命乎今茲劒履上殿贊拜不名又豈恭帝心崇唐王而然之乎越兩月九錫詔下唐王

乃曰孤棄大政而歸于孫禪可乎魏晉之迹皆矯文飾僞
欺天罔人孤竊恥之湯武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豈必
効唐虞之禪乎此言美矣而實不能然殊禮固不可自加
也黃鉞都督丞相唐王之命果出於恭帝耶後之自加爲
非則前之命之爲僞矣前之命之爲是則後之自加亦何
爲而不可故能言湯武之誠而不悟在己之多僞是故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聽天而不追思誠
而無僞所以爲君德也有君德則天德也有天德然後可
以居天位矣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司馬德戡宇
文智及等欲逃亡懼不免禍乃行大事以智及兄化及爲主
引兵入宮帝曰我何罪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
至十六 [illegible]
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
飾非拒諫何得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
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耶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
遂弑帝殺之化及自稱大丞相立秦王浩爲帝居別館以兵
守之化及擁衆十萬據有六宮奉養一如煬帝

凡誅討無道之人得數其罪而正其誅猶治姦惡之囚而
得其承款也夫然後快於人心如胡亥楊廣是已然廣責
司馬德戡曰我負百姓而於爾等榮祿兼極何乃爲是德
戡等皆無以對其無以應也亦猶煬帝之不能自文也于
是君不君比於獨夫而宜於弑臣不臣同於叛逆而宜於
誅惜哉宇文化及之不明乎義而爲利所沒也

唐王世子建成秦公世民督軍十萬至東都王世充閉門不
出城中人多欲爲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
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引兵還

當是時王世充外困於寇內得權未專唐兵臨之既有內
應正可取之時也而秦王舍之而去何也若乘時克東都
則寇非世民敵亦不勞餘策矣失今不取他日之役動費
十倍秦王無乃千慮而一失乎曰秦王言新得關中根本
未固雖得東都亦不能守此事實非詭語也乃若王之深
算其自度辦世充有餘縱使勢成亦必能克特欲它日專
其功不欲與太子同事耳不然寇於世充爲讎而夏與鄭
爲援兵家離合難易之勢也秦王豈因釋所易而甘從事
於難者乎

高祖　　唐紀

至十二 [illegible]
以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爲納言上待寂厚羣臣莫
比

裴劉皆非宰相才一時起事同謀次第至此耳然自二人
長短論之文靜智計出寂右建義之舉文文靜先言而高
祖待寂特厚者寂之爲人宜於高祖而文靜爲人合於秦
王也晉陽宮女之事自剛明者所不肯爲不幸失之於初
當終以爲悔而咎裴寂之誤已而高祖則不然不取磊落奇
士而眷眷於私暱狎比之徒而猶不忘也文靜固非宰相
才寂既知政事文靜因無以自見故唐室之初殊不足觀
高祖有天下若幸而得之者故曰人主之職論相而止矣

李密兵敗於王世充帥餘衆來降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
不樂乃說上曰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撫憑藉國

咸取世充如拾地芥耳上遣之群臣多諫上不從密至桃林遂反

唐高祖遣密何思之不詳也曹公不追關羽爲其有君臣之分先主不留徐庶爲其有母子之情密何說哉以三十萬衆驕矜敗亡平日爪牙莫肯再爲之用況又各有係屬安能復收之密爲此言以紿高祖而高祖聽之遲矣密初入朝授任誠薄高祖若念始者復書早膺圖籙之言盛宮室多子女衍金帛寵以虛名厚其禮貌則密亦無以生其姦心矣

上以舞胡安比奴爲散騎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又況天下新定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爲五品非所以示後世也上曰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業已如此云者不肯改過拒諫之辭也李綱之諫比諸孫伏伽借裙襦充妓衣之論則又切矣何高祖能從伏伽而不能從綱也伏伽所言爲其事而無其人故易從綱所爭則有其人矣高祖心悅其人故諫不能入雖然英明之主一則無是矣當是時天下猶未平以金寶賞伶優尚恐戰士觖望而以黃散要官捐之舞胡其亦幾視士大夫而輕王業也哉

竇建德討宇文化及禽之先謁隋蕭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撫存隋之百官然後斬化及等

商紂既亡商之子孫皆臣服于周所難化者惟沫上頑民服紂成俗乃有哀號呼天欲紀其緒蠢蠢擾擾動及鄙周邦則未聞撥之賢臣爲紂斬衰擗踊敬事妲己若也隋煬之罪視桀爲浮其怨疾商紂遍于四海民欲與之俱亡非若古昔王畿之內被害特甚者而已竇建德於是焉數宇文化及以世受國恩不能扞諫親行弑逆輒自稱尊討而殺之可也而爲昏煬發哀拜謁蕭后則施之不當何足以感動人心其與漢高爲義帝之舉不亦異乎

上素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死士及與封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上以德彝在隋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上上悅俄遷侍郎

禍亂之臣於興國無怨惡也而不可不戮者天下之惡一也謝塗炭之人又以訓吾之臣子也古之賢哲有私勞於我而犯大義者猶不敢賞矧泛泛之故舊乎至於身爲大臣產禍召亂又與叛逆詬詈其君此而不誅反寵秩之唐之官爵爲不足貴矣秘策云者非曲逆之六計子房之運足也必奇技淫巧取媚房帷之事耳此固姦諂無恥者所優爲也

齊王元吉爲并州總管性驕侈好田獵奴婢數百人使之戲爲攻戰死傷甚衆乳母苦諫元吉醉怒殺之坐免官元吉諷并州父老詣闕留己遂復其任

晉陽王業所起委之帝子宜矣而元吉驕奢好田酗酒妄殺而所長不聞夫豈可以牧民御衆乎免官追還是也後以詭計得留詰讓不加訓飭不行是愛之過而稔其惡也非特晉陽之人横被虐政而元吉自此長惡不悛喪其封守它日幾於邦國大禍是故古人有言愛子者必教以義方而不納之於邪驕奢田酒而安於忍所自来也

王世充戡死隋皇泰主曰願自今以往不生帝王家
人有死於此復生於彼之理乎曰佛氏云然愚以謂無此
理也人之所以有生陽氣施而陰氣受也其死也二氣離
也何獨人凡物之生死皆然使父母而不遇未有能化育
者遇而成其包任非一日至於日至之時如日出如雨降
其生也不可禦雖欲填刻稽之不可也人之為嬰孩也知
求乳而已視無見也聽無聞也心無思也童然而已矣養
而就之五官之用與日滋長血氣盛筋骨強而體用備則
強者向於羸盛者趨於衰至其極也心思聰明近耗消
澌散若冰釋若火滅其盡也不可止雖欲填刻稽之不可
也此人生死之大常也故原始要終則知死生之說矣原
者推其本也要者究其極也其本以是生則其極以是死
豈不簡易而明白哉佛之說則不然謂人稟母所憎而并惡
其父逃而出家則以其體非父所鍾也去降神于天託蔭
母胎而出自左脅蓋以痴愛之道為浼已也故其言曰衆
生各因淫欲而正性命使世人皆離此以證無生其不能
然則愛為根本死於此生於彼或人而為畜或畜而為人
輪轉相續無有窮已故人貴修行精練不殺禽獸免於報
身隨念之善即生樂處此其迷人誘世之大略也欲驗其
不然若請得以質之羽毛鱗介與夫喘耎肖翹之物在天
地間抑有定數乎抑無定數乎若無定數則安知人死為
畜畜死為人也若有定數則自古至今人與禽獸相為死
生不過此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則不可為量矣禽獸
能殺人者無幾矣是當禽獸日加多充滿于宇內人日加
少遂至於無人然後其報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
之際人得其養海內之戶以千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
用上下給足若禽獸為人則禽獸宜用耗而反加繁多喪
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人煙斷絕于時禽獸亦不能
獨茂求之難致若人為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反加彫耗
此以目覩實事而質之者一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
固在也而不能於寐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寤也雖大聖
人亦不能卓然了然知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也
以方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瞿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呼
之觸之瞿然而覺然其寐之孰也則晦昧冥漠與死者無
異又況於氣既離形如光之脫火知識泯泯不可復陽乃
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皎皎然隨善惡所感而有所如往
豈不妄哉為佛之學者修行精練或有術數能知死期語
於人者吾去留自如孰有生而不死死而復生者此又以
聚散實理而質之者二也智者推是以思之則輪轉之妄
見矣既不惑於輪轉則其言鬼神者亦從而可辨也其言
鬼神既失正則其言性命道德亦不可信也蓋死生之說
鬼神之情狀即性命道德之理非有二致得之則皆得失
之則皆失也或曰自賈誼明達已言人死為物非始於佛
也亦不足信乎曰賈生所言亦猶莊周論神奇臭腐去者
言人死則與朽壞之類等耳然則記井識環之事如何曰
是時佛說入中國已久抑已有幻之者耶或適有相類者
耶嘗聞之孫伯良曰佛氏有奪胎之諭何其不思而罔之
甚也受氣胚胎誕彌厥月而為他人蒐蟲所易然則胚胎

之父也其生物乎其死物乎其空無物乎則以問之名
備善果果曰不然釋之修飾既有舍之者矣俄而勢力者
至彼固當出而避之奪胎猶是也此二者愚智之辨也然
則以鬼享者何謂也曰緣子孫之心而制禮也祖考往矣
爲子孫者以爲無有而不祀於心安乎安則不祀可矣苟
有不忍之心如存之念則爲廟爲主奉承而祭之不得不
然矣然則祖考來格者何謂也曰此他人所不能知惟將
祀事者知之僾然如見乎其位肅然如聞乎其聲穆然如
瞻其容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此所
謂來格來饗者也若紂昏棄肆祀則弗答矣五經均所以
載道也或陳其著或闡其微無精粗微妙之殊也浮屠氏
之顯者未有不讀易其意若曰寂然不動齋戒以神明其
德此固佛之道也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此固
佛之教也其釋猶觀人者取其一節以爲全體觀海者認
其一漚以爲全潮所適多矣彼徒悅齋戒之德而不知吉
凶與民同患之用也徒取寂然之靜而不知感而遂通之
應也徒著其死生鬼神之名[illegible]佛間而不知原始反終爲
物爲變之所以然也而昧者信之因以謂孔佛不二雖儒
慧辯析如柳宗元亦推尊之曰其說合於生而靜者是亦
斷章取義也宗元又曰佛者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而
眉山蘇子表而出之以爲與孟子同是又不以大全勸之
也或曰如子所言則凡人之精爽靈明卓然異於萬物者
其死也則與土木比乎曰人之所以爲人蓋有不爲堯存
不爲桀亡不以生而精爽靈明不以死而晦昧冥滅者是

非窮理何以知之非盡性何以有之此係乎學者功力之
淺深不可以言語斷也

劉文靜自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由是有隙嘗飲
酒酣拔刀擊柱曰會當斬寂家數有妖召巫爲厭勝或告之
上以屬吏文靜曰今寂爲僕射臣不異衆人實有觖望之心
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曰觀此言其反明矣李綱蕭瑀皆明
其不反世民爲之固請寂曰留之必貽患上素親寂文靜竟
坐死

高祖以觖望爲反逆何不度情之甚歟上之所爲不盡愜
乎人者多矣匹夫匹婦一有憪然不服之心盡以爲反逆
而誅之桀紂不至是也文靜首唱大謀賞不酬勳又以讒
死寃哉而太宗不能力救何也曰非不能也不敢也高祖
先欲斬李靖既固請矣今若又逆上意則裴寂必併秦王
而讒之蓋文靜晉陽引寂見世民之時有漢高魏武之比
而未嘗歸心高祖寂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敢
力諍爲是也歟在世民爲子則當然而李綱蕭瑀不能批
數逆鱗使勳舊寃死其責大矣爲文靜者苟有高世之見
既已出力興唐其功在先其名已著逡巡退避不與寂競
甘於落寞用以全身何善如之而乃矜帶悻悻然自取猜
毒其才智雖高而識量淺矣

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攜其首詣竇建德降建德曰奴殺
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反其首吏民感悅即日請降
其旁州縣皆望風歸附

君臣父子人道之大倫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也竇建德殺

奴之弑其主者而遽遽歸附以順理也乃有執人之子使證其父者亦獨何哉其淪胥爲夷之故歟居中國弃人倫自古不可惟冒頓射父而雄長百蠻蓋夷狄與禽獸不遠也聖人外之苟欲除異己者其術固多何必捕繫其子使証訐其父以滅天理乎古之無道之邦忌克猜忍開奴婢告主弟子告師之路極矣而又有極者焉世衰道微久矣

嗚呼悲夫

裴寂與宋金剛戰寂軍大敗上斷還責之既而寵待彌厚

爲國而賞罰不類無以服人心人心不服則雖據廊廟之尊操福威之柄亦何以異於市井毀譽之相紛者哉裴寂劉文靜同建義功文靜有死罪猶當十世宥之不可於其身而加戮裴寂禮報已過及此失地喪師亦當平行其罰

不可以其寵而失刑如此則唐之政事豈不日日新又日新哉而高祖扭於愛狎專顧私勞何以訓勵其臣君德於是大疵矣

王世充將帥多來降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就戮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爲保有舉家亡者四鄰坐誅殺人益多亡者益甚

人之與人類也故不得相害殺人則死傷人則抵罪鄰里鄉黨則類之有情者也故出入則相友守望則相助疾病則相扶持族屬則類之親者也故五服之內許相容隱設法如此澤之所浸亦莫禦矣推而上之則夫婦兄弟父子從可知也夫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以法論之則以誑謾終不肯言則爲罔上而孔子明之曰父子相爲隱直在其中矣宜曲也而謂之直者順理故也今使父子不得相隱小則謗言之大則首訐之不待夷狄猾夏狗彘食人而人之類殄矣故子證父攘羊君直而理逆父子相爲隱君曲而理順聖人人倫之至爲此類也今夫謀反大逆理之大蠹也其謀而未覺非使人告于上則其事遂成是不可不告者除此而設告首之科已陷於刻薄之政又況使天屬之最親者相告幾何其不胥爲夷狄禽獸矣乎故逆理愈甚則其失愈遠王世充始者輔皇泰主繼而自立未甚有愧於唐公惟其尚威力而滅彝倫故亡如弗及焉世充無足言者而其惡政後世猶有蹈尾故不得不論也

上聞并州平大悅宴羣臣賜繒帛使自入御府取之

昔韓昭侯惜一弊袴不妄予曰人君嚬有爲嚬笑有爲笑

豈止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并州平將士受賞宜矣待賞羣臣又何與焉而亦有賜不已太平又使之擔力自取此猥褻法府庫者君所行豈足爲法多取則傷廉少取則畏很且爲公卿近臣束帶搢笏而抱負縑繒豈朝廷蹌濟之容哉是因一喜而數失也或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國待忠臣嘉賓之道亦何害焉曰非此之謂也必若有賜者量賦可也

詔世民擊世充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東來何也世民曰四海咸仰皇風惟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

隋東西二京皆以親王留守其輕重等耳長安差重者宗

廟在焉耳唐帝長安鄭帝洛陽延其所以取之未有大相遠者故王世充有陽水之間而秦王所以荅之者語雖大而不惕不若復竇建德書詞意之明决也使唐初舉事君湯伐桀若武王伐紂若沛公誅無道秦則義橫四海至仁無敵世充雖兵強將猛安得與獨夫之子子嬰之徒堅保孤城而唐室文告之詞豈止如是而已此董公所以貴於明其爲賊也

上謂世民曰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悉收之子女玉帛並賜將士

伐國者討其罪人斯已矣後世乃有既誅其主又坑其衆者已爲不道而又取其子女以賞軍則非理益甚矣係累其子弟古人所謂如火益熱也反其旄倪古人所謂猶可及止也高祖之令於是大失而秦王何不諫止而從之也朱粲以婦人嬰兒爲糧而世充收之世充使父子兄弟相告故唐伐之今乃下令頒以洛陽子女分賜將士彼子女者或勳伐之後或賢士大夫之家非人人與世充同爲暴虐者也何罪而没爲官婢乎出令如此其愈於朱王者特不殺而已豈不悖哉

王世充求援于竇建德建德帥兵十萬救之世民曰一舉兩克在此行矣遂使元吉守東都自將東趣虎牢建德兵不得進數戰不利凌敬說建德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矣建德不從

凌敬之策誠善策也使竇建德遂從之則秦王其果釋洛陽之圍而自救乎抑分兵渡河躡其後而擊之乎其許之和而兩相持而退乎曰是皆不然建德雖善將長安諸將及[illegible]自足以待之正使攻取懷孟而汾晉蒲津皆不[illegible]能不延引日月適足以孤洛陽之心耳秦王固將攻[illegible]意世充見建德不救而去亦叵測其所以危疑震懼[illegible]敗乎既破世充席戰勝之威益以降附之衆北取建德[illegible]過此時月間耳

蘇威請見世民稱老疾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及至長安又請見不許既老且貧無復官爵卒於家

蘇威相隋俛仰昏主之側十餘年間纔有兩言一論鴈門勳格太重致煬帝失人心者一論盜賊之多而無臣濟之策可謂危而不扶顛而不持罪固大矣若比之封德彝裴矩[illegible]邪諂佞召危産亂則亦有間唐之寵任德彝爲是則廢弃蘇威爲非廢弃蘇威爲得則寵任德彝爲失要之威無可用者德彝其當戮之以爲人臣迷國誤君之戒然後爲當也

世民至長安俘王世充竇建德獻于太廟上斬建德于市赦世充爲庶人徙處蜀未行獨孤修德殺之上免修德官

王竇非唐之叛臣也當隋之末世以烏合之衆盜名字自[illegible]不可勝數唐室假仁而行則此二人之輕重世充爲[illegible]數其事煬不忠致隋失天下又弑皇泰主而自立[illegible]逞虐及無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illegible]建德則刑有

而唐不然其不戮世充也得非內省有疚歟其誅建德也無乃畏惡其能歟已而使人潛殺世充豈所謂與衆棄之歟

置錢監於洛并幽益世民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自鑄錢

錢者國之大寶當鑄之王府不可歸之臣下漢賜蜀嚴道銅山與鄧通豈可法也天下向平諸侯國土賞賜亦不為薄矣何必更使自鑄乎賢而多財則損其志秦王不當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齊王豈當與乎至於裴寂既貴且富勢報逾分亦復得之而功出其上如劉文靜者生則毋老家貧死則貲財籍沒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高祖所為不亦異乎

發兵擊蕭銑

蕭銑非唐之叛臣也當是時豪傑誰不欲有分於海內者況銑又梁之苗裔乎唐君以文告之詞招而撫之銑見天下十已平九亦必束手聽命若再三諭之而終不下加兵未晚也唐之起異乎漢光武之復祖業銑之舉異乎公孫述之無所為而為之然光武待述訓勑屢下及王師已至成都猶眷眷于寬其降也以是揆之則唐所以施諸銑者未盡其道矣

銑大懼倉卒徵兵不集出戰大敗銑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奈何以我而陷百姓乎帥羣臣縗絰布幘詣軍門降送於長安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若以為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孔子曰繼絶世興滅國天下之民歸心焉桀紂之無道也聖王繼起猶必封其後非要譽於天下也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蕭銑雖自帝一方蓋以宗國顛覆為任其心豈與唐競哉又況唐師臨境銑兵未嘗力戰又不嬰城固守縂服而出降夫豈王世充之比乎既服其人當矜其志脈以江南百里之國使奉梁祀則唐之德庶幾乎武王下車之政矣而以盜賊待之必殺之而後慊得謂之仁乎

詔陜東道山東道行臺尚書令得承制補署

由朝廷制藩屏以藩屏臨州縣以州縣治百姓如臂使指而振其領政出於一則稟承者無二三之惑今唐全有四海置郵以傳命雖萬里之遠不逾時月而至矣而建二三行臺于外俾大臣承制補署是政出於朝廷又出於行臺矣豈國無異政之體哉

突厥入寇上問羣臣和與戰孰利鄭元璹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封德彝曰不戰而和示之以弱不如勝而後和則恩威著矣上從之

唐待突厥禮數甚厚不貲奉自武德二年至是四年之間大小入寇逾十數而祖猶與之和是欲戰則戰欲和則和權常在突厥也處之於後之為難則以結之於初為失也和戎之策始於晉魏絳侯伯之國一時偷安可耳使文公方伯必不為爾悼公初以戎狄貪而無親是也而絳廣引后羿失人而亡挾以虞箴武不可重之語以激動之悼公雖英決之資然年才十八其不知情偽固有敝於[illegible]之未成也而絳之所以和戎者非有它略亦盟而貨之以申

且命大臣綏之以德乎二帝三王之時未嘗無戎狄間有慎德而來賓者懷德而率服者封略既定華夷有限侵叛則伐之去則不追也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是也唐初急於近功北面而稱臣是以啓寵納侮依阻而犯華也勞師費財不勝其旨矣人主以二帝三王孔子為法脩吾德政內安中國而外固邊圉不與交通息其請求之心又安有結親之辱和好之耻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六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七

高祖下　唐紀

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軍敗為黑闥所殺時道玄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約萬寶繼之萬寶不進謂所親曰奉勑以軍事見委今王輕進若與之俱必敗不如以王餌賊王敗賊必爭進堅陳待之破賊必矣由是道玄敗沒世民深惜之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

道玄之敗非深入之過乃史萬寶不援之罪也萬寶怨其不待己命輕騎先出許之繼進既而不動故以道玄餌賊而世民不知其情遂使羌將姦計得行免於大戮世民平日遠料敵情如指諸掌而獨惛於此使道玄之憤結不得伸惜哉

是時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勑並行有司莫知所從惟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求之於上上手勑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上怒責世民曰我手勑不如汝教耶它日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王言惟作命云者猶天之所以命物也而可僭乎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勑並行雖高祖隆愛諸子之失而世民獨不知其不可而辭之耶房杜諸人亦無警言發何也既許並行有司不得不以所承先後為據高祖不思因事更制乃謂秦王為書生所教夫書生凡有幾等豈讀孔孟五經之人皆亂人君臣父子之名乎

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
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黑闥敗亡
之餘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
子請行上許之
范祖禹曰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王珪
魏若勸建成以孝友之道則儲位安矣乃使之立功結黨是
導之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
范氏之論是則然矣秦王立世功高其德固遠過於建成
而人之大倫有常有變使建成而賢也或能容其弟使世
民而聖也斯能事其兄今建成兵而無德乃欲使世民以
命世之才蓋代之功終守臣節雖甚愚人亦知其不可況
高祖素有立世民之意將興贊助者耳王魏忠於太子與
其勸以立功而自安曷若勸以避位而息亂乎世民向者
之再辭為太子也高祖言之而建成無意故耳今使建成
力請歸東海王強而去則父子君臣之間變而不失其正
矣
葬平陽昭公主詔加前後部鼓吹班劍虎賁甲卒太常奏禮
婦人無鼓吹上曰公主親執金鼓興義兵以輔大業豈與常
婦人比乎
況為國家興禮政事法度而不稽諸古則繆妄多矣唐以
虎賁甲卒鼓吹葬公主此不稽古之事或問於古當何稽
曰周家十亂有婦人焉或以為文母者或謂子無臣母之
義蓋邑姜也邑姜之功與周公旦太公望比亦異於常婦
人矣若周家事之有禮之繆非書則詩必載之矣而略無
傳焉異知婦人不得與男子之禮也故過於禮者不若厚
於禮厚於禮者不若當於禮非禮之禮君子不以為禮也
惟婦人而用男子之禮也於是有被袞冕執圭玉而對越
上帝者矣
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
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
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
國子學上則祭先聖先師而備經書次則選有道德學問
者為博士職教導下則舉公卿大夫之胄與天下之英而
養育成就之以備官使其地重矣且天子有時乎親臨釋
奠拜伏乎先聖之前而養三老五更又於焉行饋酳之禮
夫豈與他官府有司比也而次于匠監之下非失之大乎
然則如之何以尚書門下中書國子學秘書殿中為六省
而降內侍左右衛之上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奄尹與政
之階替矣
均田租庸調法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
古者制民之產是度其丁口之衆寡而授之田也無世而
無在官之田不特唐初也係上之人肯給與不肯給耳苟
有制民常產抑富恤貧之意則必括民之無田者而給之
田其富而逾制者必有限之之法收之之漸也若無此意
則以民之犯法而沒田為公家之利與百姓為市而貿之
甚則以為價不售而復奪之又甚則強其親屬鄰里高價
而買之而民之貧之富之利之病皆不以繫于心惟鬻田
得直重斂得稅斯已矣自後魏齊周以來莫如唐之租庸

調法爲新然不能旹年爲哲猶者所變可勝惜哉食祿之
家與民爭利此以廉恥待士大夫之道也古之時
用人循資則久而不徙或終其身及其子孫祿有常賜
故仕則不稼有馬乘則不察雞豚家代承則不畜牛羊當
是時而與民爭利斯可責矣後世用人不慎升黜無常朝
登大倉暮而家食苟非固窮之君子甘於菽水彼仰有事
育者不經營生理又何以能存慮懷慎爲宰相其
也惟有□以自贍以辦喪事況其餘哉以理論之凡士
既仕者即當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使則有祿以贍
旁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惟大謹太何不在原實
一閑然後收其田里如此則不得與民爭利之法可行而
廉恥之風稍勸矣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建成元吉日夜譖世民於上請殺
之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房玄齡長孫無忌勸王行周
公之事世民猶豫未決玄齡無忌與杜如晦尉遲敬德日夜
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
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敬德等再三陳說世民猶未
從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己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
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狀授世民世民乃奏建成元吉淫
亂後宮且曰臣無負兄弟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臣
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恥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
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上
已召裴寂蕭瑀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
世民射建成殺之元吉並死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

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卿來何爲
曰太子謀反秦王誅之恐驚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曰不
見此當如之何蕭瑀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於天
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誅之秦王功蓋天下率土
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無復事矣上曰此吾夙心也癸亥立
世民爲皇太子

司馬氏曰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
有子臧之節則亂何由生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
後應之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既而爲羣下所迫遂至蹀血
禁門推刃同氣惜哉

太宗天資高於智勇短於仁義者也而又父在兵間機事
猶熟其於太子齊王固制之有餘略矣惜乎其不知命也

昔桀惡湯囚之夏臺紂怒文王幽之羑里二聖人之德固
蓋天下及見幽囚則匹夫耳雖猶神龍失水鷗鷄鍛翮將
何爲乎仲尼大聖人爲桓魋所圍七日至於絕糧是去死
亦迫矣然而文王於是方且演易孔子於是方且弦歌在
易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君子於困窮危難之時猶
能歸極天命以不折其志而況聖人樂天者乎太宗苟有
見乎湯文孔子之事其居秦王府僚又如林爪牙具在又
密邇君父夫豈與夏臺羑里陳蔡之危相似哉乃不能以
義處命而爲先發制人之事又不欲如自己興戎者以猶
豫不爲之形激諫臣猛將之心辭避再三不得已而後動
此固破宋老生薛仁杲劉黑闥之餘策也而司馬氏乃謂
其爲羣下所迫則誤矣夫長孫尉遲之徒豈能迫之哉

猶張儀在蘇秦術內而不知耳既已表列建成元吉罪[illegible]
高祖有明當鞫問汝宜早參之詔仍已命大臣數人欲按
其事則宜入侍殿陛以俟別白若天命在我理必得伸苟
爲不然夫豈力所能勝敬恭祗懼聽天所爲其與湯文不
遠矣又況傅奕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
狀授世民是有意從之也不能小忍乃於君父未及坐朝
兄弟未奉質對之時已則彎弓舍矢而國儲殞斃故[illegible]持
矛直入而秉輿怖駭逡巡避位遂以授之嗚呼[illegible]何其[illegible]哉
夫太子父之統也殺之於父之側猶無父也[illegible]近於[illegible]尚
悍不投況太子之貳父乎太宗不知師法湯文以全其義
而謬引周公以蓋其惡本於不知命而已不知命故不由
於義不由義則必計於利然則臨湖之變小人或有不爲

者矣惜哉有拯救生民之志濟平禍亂之才而自爲此也
或曰太宗嘗以誅兄弟之事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不對
何也二人皆知太宗翕張匿撙之幾又知太宗辦之不難
也故辭而不對既可以令太宗無植黨之嫌於己又足以
存處人父子兄弟之間其智固優於太宗矣然則房玄齡
杜如晦勸成之何也曰能知太宗之舉異乎周公非知道
者不能房杜雖賢非知道者也魏徵亦然

太宗上　唐紀

追封故太子爲息王諡曰隱元吉爲海陵王諡曰剌
[illegible]隱王欲殺秦王而未舉身爲太子而被誅太宗追[illegible]
[illegible]比若元吉則凶險猖賊勸建成除秦[illegible]又欲因[illegible]
太子事雖未成原其意而誅之則不當[illegible]也

[illegible]兵敗殺後四軍利害辭理燦然類有修飾潤色之者
今乃[illegible]巨川所爲巨川信可殺矣謀而使之[illegible]而用之
[illegible]者[illegible]之人自古與有免於刑戮而建獨免小人之
[illegible]其幸也
克用[illegible]以聚衆克敵之略李襲吉曰富不在儲[illegible]不由
衆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illegible]
式[illegible]制禮選文吏誅賞由我下無威福近[illegible]多[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強矣
立事必有謀主觀其謀主則功業之高卑見矣[illegible]所
[illegible]決者蓋寓而已李襲吉所陳適因問而發蓋用[illegible]於
河東何有蓋寓有失策者勸克用不朝是也當此時克
用請乘勢取鳳翔昭宗惑於貴近不從寓宜入覲力陳茂

貞不誅必爲後患之意不然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斯平
岐華駐師郊畿釋戎服奉介圭以見天子此許攸勸本初
董昭勸孟德奉迎之時也晉陽王業所興長安帝都所在
[illegible]輔朝政修明紀律以晉陽爲私藁以長安爲公家使浦
[illegible]車術東冠不得西略非惟王室奠居李氏之霸業亦[illegible]矣
釋此不爲而區區疲力於幽州爭地於慈隰家使全忠先
手執敵朴以鞭笞所向如忘晉陽岌岌幾不自保此豈初
謀不遠故歟
李貽範以母喪罷相詣李茂貞求起復上許之命韓偓草制
偓[illegible]論不可上命罷草茂貞[illegible]中書怒曰[illegible]死然
[illegible]
[illegible]宗用韓偓言不起復貽範[illegible]人[illegible]茂貞以明[illegible]

之罪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王魏諸公非惟不廢後志
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望于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
也倫非賢者安能知賢若舉其類集于朝廷豈非留意之
大要乎是則非但德彝無知人之鑒而太宗於德彝亦初
不知其姦邪也信知人之難哉
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納餽事覺上賜絹數十疋大理少
卿曰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更賜之上曰彼有人性得絹
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法與天下為平者也順德有功而罪至死若當議者付朝
廷公論之末減可也苟無可議一付之法而已人主無容
心焉今應死而賜帛雖曰示辱胡不施之他人而獨施之
順德乎順德者長孫后之族也而又有功太宗心欲生之
故假愧辱之說以曉廷尉而偏私之情見矣豈所謂講若
畫一者哉
上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
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
不直朕始寤鄉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
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數延見
問以民間疾苦政事得失
太宗射藝絕世矢無虛發若使弓材不良發矢不直則當
危殆交急之時所欲斃者不能應弦而倒而流於殆也久
矣工人之意則不為是蓋見太宗之微故借弓為諭所以
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雖有勞而出政不
能云耳於藝之言所謂伯牙之彈而太宗聞之[illegible]子期

之聽耶太宗英才蓋世群臣亦一時豪傑多不足以望清
光而造弓者乃自外而窺其內衆不可蓋如此人君可不
慎哉凡人能反求諸己者實難太宗雖愧於聽德之明然
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
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且有
功上欲用為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不願
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深戒上不聽
用人之道固不擇親讎踈賤惟其才而已矣然長孫無忌
亦常才也以布衣交則不當為宰相以外戚則不當與政
權以佐命功則與房杜諸人等爾上所以舉之者幾於蓋
避嫌疑應物敏速能決斷事理然則唐朝豈無與為對必
不可闕如房杜王魏之比乎吾從后言不使知政退避權
勢保其寵祿又安有黔南之禍哉
魏徵言於上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
忠良異乎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
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忠良一道也未有受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
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於分別矣不若曰臣願為稷契皋
陶諫行言聽不願如龍逢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
帝之意也夫稷契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
者柔和獻納不敢強諫曰毋效稷契皋陶苟有犯顏苦口
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乃以桀紂俟吾君而欲盡
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詔王珪曰國家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勅或有

史則門下當行駁正卿曹各當徇公勿雷同也
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時雖以周公位冢宰然亦與召
公同相為左右此尚書之序孔子之言也何者周公不敢
自恃獨專相事又將訓後世為人心不同而大賢難得則
參錯任用猶驅車猶植屋兼取並力相輔相正歸於無失
而已矣故自漢以來或置左右丞相或並置三公不拘一
端之文至唐而法意尤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
尚書兩令左右丞及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參豫朝政而
其大綱則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駮分為二省而尚書受成
焉之有司當貞觀之時君明臣忠朝希秕政不數年坐致
太平其集材進用之效如此諸葛武侯曰參署者集衆思
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
而獲珠玉也嗚呼為君如太宗為臣如武侯公心望治可
為後世法也若棄數百年成規合三省為一以一相專之
而官屬如故略無可否見於署名是中書門下之名存而
其命駁正之實亡矣豈非侮文便私之甚者歟
大理少卿胡演進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
以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
上曰善果雖有罪官品不卑豈可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以
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三品以上貴近之臣也太宗不使與諸囚同引得待臣以
恥之道矣然諸囚家引而貴近之臣反不見引設有誣陷
冤抑欲面訴於君而止于朝堂無由自進其所失又多矣
隋史萬歲實在朝堂而楊素以怯謁東宮譖之朝……

天子之尊至是遠於萬里故太宗不欲使三品以上與囚
同引者別引可也
上謂侍臣曰隋煬帝文辭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
相反也魏徵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受人煬帝恃才自用
口誦堯舜而身為桀紂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
吾屬之師
太宗之問豈獨煬帝為然凡聖讀而庸行者皆是也魏徵
當因此力陳堯舜所以為堯舜者使其君有條進企及之
方則其益大矣顧言虛己受人與恃才自用以為聖愚之
異何其見責之淺耶貞觀之治徵功為多然至於斗米
數錢外戶不閉則極矣上稽君德以考臣道下觀民風其
有愧於三代者何可殫數若使伊傅周召得太宗而相之
其效豈止於富庶百姓而已哉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
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
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
可暫無
太宗不取老釋而好堯舜周孔之道可謂知所去取矣而
以為如魚有水鳥有翼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者則未知其
誠能然乎抑徒慕之而云爾也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使太宗誠能好之如對熊掌豹胎
者既知其美必甘其味而飫魚肉不復在御矣劫父臣
虜殺兄及弟疑君親而代其位它日又宮弟婦欲以為妻
與之生子使繼弟之後此人道所不得為者比之於味也

是又施溥之比不得與餕魚敗肉為伍而太宗顧且勞於
擬取烏在其能好堯舜周孔之道哉故凡推尊聖人包以
大言而未嘗實見者大抵如此夫允執厥中者堯舜之盛
也而求於道心欲不踰矩者孔子之極也而始於志學志
者非讀書記誦之謂道心之微又與老釋玄妙之言何以
別乎自此而入庶乎其知道矣知之如是則能好之矣未
嘗知之而以為我好堯舜周孔之道云者妄也夫道非有
一物可把玩而好之也百姓日用而不能離亦猶鳥之有
翼魚之有水顧不自知耳

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
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
此治化所以益衰也

上既從問珪亦從對如是則無切磋之益矣前古凡幾古
近世凡幾世珪宜復帝曰不知陛下所指為何代請得論
之如是則有因事獻替之功矣若自魏晉而下則無足言
若自兩漢則西京文學之美不如東漢名節之邵而風俗
厚薄治化汚隆無不本於人君者忠臣事君必勉其所未
能而不獎其所[redacted]已至兩漢盛時太宗所可及也禹湯文
武之業豈不在所希慕乎

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僕射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
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
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宰相而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為不可雖賢如
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經濟之略姑以是為勞
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當權而以吏事自為者
二也才用粗淺熟於有司之務躑躅其任益以是勉勉者
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成於叢脞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
侵大權而故治文案親牒訴為小心以眩其君者五也若
誠知宰相職分如陳平丙吉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
於太宗故太宗如是而止固不能為太甲高宗成王之事
也

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上書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
當載之

凡人之心己以為是則欲天下皆是己以為非則欲天下
皆非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為是而沒人之善使
後世有考焉雖然切直之言猶瞑眩之藥將以已疾也知
其可服含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克勉而從之以收
益焉之用乎

上問孔穎達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
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以蒙養正以明夷涖衆若炫耀聰
明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太宗之問疑其不必如是蓋其為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
故於不矜不伐未能有得焉孔穎達之亦足以箴之矣
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矣不自以
為能可也而又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為多可也而又
問於寡彼不能與寡者將何以益我不幾於偽以下人者
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言之不聞一義之

不分散然如飲食之不飽也此何所為而然哉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夫聖如孔子猶曰我學不厭好古敏以求之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無方太宗而知之庶乎少進矣

貞觀四年命諸將分擊突厥俘頡利可汗至長安上皇嘆曰漢高祖困於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託付得人復何憂哉

武德七年高祖患突厥入寇之頻欲遷都以避之秦王曰不可不出十年必定漠北至是纔七年而其言售且[illegible]父稱臣之恥嗚呼可謂克家之子矣夫唐高祖之臣突厥也為晉陽留守耳晉高祖之稱臣契丹也為太原節度使耳彼始畀耶律皆夷狄之君疑亦可也而君子終不之與蓋以中國者禮義之所在夷狄者禽獸之與鄰舍中國而從夷狄是下喬木而入幽谷以陳相從許行孟子尚闢之況唐晉二祖欲取天下而北面左衽乎晉陽留守太原節度使尚不可況萬乘之主乎故唐高祖先臣之繼用敵國禮尋又正君臣之儀而太宗發憤慷慨幹父之蠱修德行政中國既治偏師一出禽其主而空其庭方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然後用之者一何速也嗚呼可謂英武之君矣雖然好武功勤遠略者聖人所戒向使高祖以義自強不假突厥士馬則無緣臣之初不臣之彼又何因有恃而驕曾報無已中國既無忿怒則師役無自而興故需而不已必至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師君子作事謀始[illegible]之由此也

突厥降者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顏師古請[illegible]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無侵擾矣李百藥以為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宜縱之使還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今降者十萬數年蕃息倍多必為腹心之疾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今突厥困窮來歸奈何棄之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衞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上用彥博策

觀言之道惟理是憑則言必忠聽言之道勿以同於己者為是則聽必審太宗處降突厥徧詢在庭當矣顏師古李百藥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不從徵用溫彥博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之所為也其偶同歟未可知也其先意承志歟未可知也如所見偶同則不當言之再三如先意承志則不得為忠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亦非人為乃天地之氣有淳正偏駁之殊也孔子所謂有教無類者又非糅雜華夏之謂也王者有九州四海之民尚不能徧以禮義教之何暇施之降虜且聖王之法關塞有如後嗣無德可懷無威可畏是置我於肘腋也豈不殆哉太宗用其言未幾而有矢及幄殿之變故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欲功加外荒冠帶百蠻者非聖王之盛節也

林邑獻火珠有司以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閒何足介意

宗不以夷狄一言之媿遽興兵革幾於能忍然林邑表
散爲不順者以獻大珠嘗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
而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寶而甘其慢也明年五色鸚
鵡與美女繼來則納倘多矣雖詔使者歸之而珠竟不還
夫豈格遠人之道乎

詔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
服青

朝服當以五色緋近於朱猶之可也綠乃雜采而加於緋
上可乎青者色之正也綠爲間色而加於青上可乎必欲
歸諸正必則古昔師先王其可也

上讀明堂鍼灸書言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詔自今不得笞
囚背

太宗誠有意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在民禁笞囚
背亦可謂善推其所爲者矣其致戶口滋多家給人足也
宜哉後世有杖背之刑觀者往往至死蓋不知此至於縱
奸之人以私意故用大梃杖人背至於數百安而行之莫
之禁也豈非仁政之累哉

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曰易如飢渴者
易爲飲食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
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徵曰五帝三王
不易民而教黃帝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
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當化爲鬼魅矣上然徵言

德彝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未爲甚失魏徵言若果澆訛
當爲鬼魅則非也以書契以來觀之三代之時固不若庖
虞之世周之文勝又不若夏商之質兩漢風俗豈敢望商
唐虞風俗又焉能及漢耶若謂民俗淳朴無有澆訛是結
繩之治可以易約劑土鼓之樂可以變絲竹矣吾又知一治
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繁
則氣漓而人澆蓋或二三百歲或五六百歲淳漓一變而
天地之氣盈虛消息後世氣不及古遠矣且地之生物無
窮尚有一易再易三易之差而天之運行亦不能常泰而
不秋也此大淳漓之驗也若夫人之所以爲人出於本心
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是故可以懷之以仁理之以義
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也魏徵有見乎飢渴者易爲飲
食而善易見於人心之本古者故其效止於斗米數錢外戶
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也

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曰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
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
地難以奔赴李百藥曰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
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請分王
宗子勿令過大雜錯而居互相維持各守其境同心京室官
家及省司通用不得擅作威刑詔宗室及勳賢之臣作鎮藩
部貽厥孫謀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
聞

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
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
羣臣議封建其不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
公也郡縣之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

考古制頗詳宗元鑿鑿而書與濂洛諸儒辨及蘇氏言同非甚矣而蜀人如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蘇仍以始皇李斯排宗元之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凡斷天下之大法度合義理之辨則何以定是非之决敢問古者封建其利公耶秦之兼并其義公耶洪水既平禹别九州弼成五服自甸至荒周五千里衆建諸侯又設師長以總維之是堯舜禹其為此法以公天下而宗元以為不得已之勢誤矣誠知上古諸侯已為民害非聖人之意不得已因勢而存之則洪水懷襄民無所定天下之大變也何為民惟昏墊而侯伯獨能有其國以罪堯舜禹三聖人不能因洪水之平更立制度為後世郡縣參錯置乃反畫疆裂土修明五服之法一何三聖人智是弗及歟宗元曰自天子至

里胥其德在人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為其德之不可忘是以繼其絕此仁之至義之盡不以為聖人之意而歸之勢可乎下堂迎覲者夷王過也豈覲者挽而下之乎不能塞偪宣王過也豈魯侯自亂長幼之序乎使周德未衰誰敢問其鼎使周不伐鄭誰敢射其肩使周常守文武成康之法諸侯安得盛強生不掉之患夫周之所以敗也譬猶木之拔本水之塞源外諸侯之比王室所謂拔本塞源論周之敗而不循本窮源猶譏人夜心而歸咎於手足之衛亦遠矣宗元又曰秦為郡邑守宰運四海於掌握其所以大壞者由其暴威竭其財天下有叛人而無叛吏咎在人怨而已夫紂之虐紂其非暴戾李氏之怨曰何日而喪予及汝偕亡豈非叛人乎

而不怨湯武又安得師而伐之哉方秦之將亡也陳吳奮其白挺劉項擁兵而斃之天下所向下城以數十計無為秦死守者安得謂秦無叛吏也宗元又曰凡封建之國理者少亂者多胡不以天下觀之固亦然矣且以封建為失制而非失政秦失政而非失制夫制與政誰為此名宗元別之也是未悟制即政政即制也又言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是未嘗讀孟子孟子自謂周室班爵祿聞其大略矣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不朝者如此宅可類推矣此固述周家待諸侯之道也周公伐武庚二年伐奄三年或戮之或遷之又嘗滅國五十島在其不敢變也漢不制侯王遏其未萌之禍及大逆不道然後勤兵而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衷益固

言之於文帝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為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五伯雖強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辨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刖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夫田叔魏尚黃霸汲黯固賢牧守三代盛時豈無如是諸侯乎苟以守宰斥去為易為王政之行者趙盾漢韓延壽王尊之徒皆百姓所便殺之逐之曾不旋踵又何足貴耶宗元又曰殷資三千諸侯以黜夏周資八百諸侯以剪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得天下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求安此十六國五代藩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是蔽于

柳□□言也謂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堯舜而爲
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
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賢者居上不肖者
居下天下斯安彼繼世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有世
大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于其時無以立于
天下此又蔽塞之極也天子而聖明則諸侯必得其人常
才者亦不敢越亂法度上國多賢也有鄉舉有里選有賢
能之貢有奏言之試有明明側陋之揚敢問堯舜三王之
時遺材不用而詩書譏之者誰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
如周之衰如秦之季如漢魏隋唐之末在位者無非小人
而興邦之良佐悉洸于民伍見庸也雖守宰猶字內將
何救於此故凡宗元封建論此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爲君
如堯舜湯武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
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
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
外無強暴侵凌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衆民豪恣跋肆
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地之公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
也若秦則妬民之兼并而自欲兼并天下之利以自奉
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柳子譏之不詳乃以封建爲
爭端不知聖人所以息爭也夫以爲爭者夏有天下數百
年苟無桀則商不得而取也商有天下數百年苟無紂則
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之效乎若以爲不足以息爭
者秦建郡縣不二十年而漢爭之漢纔二百年而王莽爭
之又纔二百年而三國爭之三國各不數十年而晉爭之
晉又不數十年而夷狄爭之是後爭者益狠分裂益多至
國益促唐最久矣亦止於三百年而爭者四起宋中葉而
失天下之半是郡縣已後益宗權大利揭示爭端曾不如三
代千八百年纔三姓也蘇子又曰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
賊殺未有不出於襲封者也唐以來卿大夫不世襲則無
篡弑之禍夫襲封之大者莫過於帝王矣劉劭楊廣皆襲
封者也設欲救此其必如虞舜官天下而後可則王莽董
卓曹操劉裕之徒又將何以正之而三代之君一姓多者
至三十餘焉未聞有劭廣莽操裕之事其諸侯篡弑亦
不聞出於武王成康之時安得以封建爲爭之端亂之始
歟是故舍堯舜湯武大聖人公心正法而取始皇李斯所
見列國末流之論欲廢封建孟子所謂人之易其言孔子
所謂不知而作者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
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
建先自井田始范子亦歎於宋元謂今之法不可用於古
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而其晚論乃欲行限田復周官鄉
舉里選方要三年是豈非古法而何獨難於封建且後之
法私意妄爲固不可行於古而爲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
善政良法爲則則又何貴於稽古建事而六經載籍無益
於斯世矣

上謂執政曰朕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
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太宗仰諸大臣受諫意則有謂而言不失正其意蓋欲大
臣知諫之難受諫之難遂以明己之不易也然其言則甚

矣非惟責其臣以諫君又訓其臣以正己切磋之義也三代人君必有師友後世師雖其人得端良正直之士使講論經訓藏規闕失如三益之友則君亦可以成德而寡過文皇勉此不怠其致升平也宜哉

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文武官復請封禪上初不許請者不已上亦欲從也魏徵不可上曰公以朕功未高德未厚中國未安四夷未服耶對曰否上曰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徵曰今承大亂之後户口未復倉廩尚虛而大駕東巡其勞費未易任也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人為二致不能監觀休咎之符凡天事常象往往推以道遠難知置於冥漠而不省也吁者無足異矣以太宗之明房杜王魏並侍左右正旦日食天變為大不聞脩訓告教誨以消陰沴復陽德而羣臣獻諛侈蕩上心請登泰山明示得意太宗口雖不允實欲從之至稱功高德厚中國安四夷服儼然自足徵雖以空虛勞費為言若非河南北數州大水亦未必為止也夫大水者陰氣沴也日食者陽德微也較之二者日食君象尤當儆懼者而不知戒焉豈非以天人為二致不學不知道之過耶

上將幸九成宮避暑焉周諫曰大安宮制度比於宸居尚為卑小宜增修高大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且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溫凊之禮竊所未安今行計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

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高祖大安宮不及宸居壯麗而太宗以畏暑出就涼清奉承之禮虧闕甚矣馬周亢以此諫可也不惟太宗當止其行而為上皇重營其奧政不宜緩乃開行計不可復止之語以中君之微曾是以為忠乎自古繼世之君多矜抵前即位得養其母者多矣舜有叟父之生而事之者也得養其母未足以盡人子之心事父致孝然後為慊周宣以此深啓帝心使力慕大舜事親之道庶足以少掩前失而垂法後人太宗聞言感動則九成之車不挽而自止矣

廣世南上聖德論

忠臣事君不稱其所已能者必勉強其所未至者豈固為是拂心而逆耳哉道固如此也無不覆幬者天之大也不當去去以譽其大惟有災變則託之無不照臨者日之明也不當去去以譽其明惟有侵蝕則託之是故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甚意以謂慈明忠孝父子君臣之常也猶飢食渴飲物理當然者豈異事哉惟敗常反理乃書于策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適於治而已矣聖學不明為上者有一善在已則矜誇自足以臨其下為臣者於君之失德朝之闕政則默不敢言而務為歸美之習詠歌贊頌惟恐在後於是天變動於上而不知地變動於下而不聞民心違怨啟口詛祝而不悟而危亡至矣自三代以後危亡之漸未嘗不由此以此知孔子常事不書而大災日蝕與人事敗常反理者必書其為教有益於世甚[illegible]小大賤士以將順為勤以諂諛為親者在朋友則交損在

官師則交誤在父子則交失在君臣則交敗其有害於世
甚酷矣虞世南清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爲聖德論比太宗
於堯舜其亦未嘗深知孔子之教耶

以陳叔達爲禮部尚書帝謂之曰卿武德中有讜言故以此
相報對曰臣當日之言非爲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人臣之義無私交而况藩王與太子有隙之時乎言所左
右疑乃集也而陳叔達無是心特以秦王有功不可黜恐
生後悔告于高祖是皆天下之公論亦初無贊高祖廢立
之意於秦王非私交也叔達端良自宜在親近之地苟欲
遷序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讜言是以危疑向背
誘臣下爲後日計豈君道哉

公卿已下請封禪者不已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浸劇公
等勿復言

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言禮正樂爲後世教亦備矣
未嘗言封禪之事書云至于岱宗柴因巡守而祭天也詩
云陟其高山因巡守而祀嶽也獨禮記有曰因名山而升
中于天鄭氏釋云升上也中成也巡守至方嶽燔柴祭天
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又引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
禪乎梁甫刻石紀號以爲之證此梁許懋所謂緯書曲說
非正經正義者也豈惟鄭氏爲然雖禮記之文亦有可疑
者矣夫豈出於聖人之辭與周未嘗升中而鳳皇降後世
升中者多矣象物不應何也太宗當與羣臣搜窮經訓辨
封禪之是非如曰可行則列二帝三王已然之迹襲而行
之如不可行亦當具陳其故垂示子孫乃以氣疾爲辭則
誤矣有如手疾而當祀廟遂廢烝嘗乎有如足疾而當郊
見遂廢祈降乎不能以五經正義啟沃上心蓋諸臣不學
之咎也

七年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
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凡三百九十人
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亡匿者上皆赦之

罪至死無可赦者當死而不死則輕刑宜如何此三百九
十人者既得一年之期必皆相約以如期而集則可以免
死太宗悅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頻也其間寧無殺人償
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殺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然不
敢違逸而皆至情則可矜矣要之始者縱之之過也若以
爲盛德所化者隋文時亦有之或畏威或用計未足多道
也

八年皇甫德參諫修洛陽宮上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止

無常者其惟人心乎太宗初下洛陽毀隋宮室惡其侈也
曾未十年即欲修建雖爲諫少輟然意終不已竟徙成之
最後并怒諫者欲加之罪何其一念之難回也以愚度其
故太宗本情實好誇勝初見隋氏宮室外雖矯改而雄奇
靡麗之觀過於目而著於心猶投種在地不能遏其發生
之萌也夫以太宗克己從諫終身勉焉其心術有蔽不能
自祛猶如此況不能克己從諫者宜如何則亦觸情縱欲
猶兼葭莛崇有既耶

九年四月上皇崩羣臣請上準遺誥視事上不許六月羣臣
復請聽政上許之

漢文短吏民之喪景帝冒而行之遂爲帝王不孝故甘子古罪人也然遇賢主則必欲復古故晉武帝魏孝文固尚祖皆自發其心不採於浮議然以其臣無能引君於當道者使二君所爲未臻於至當君子惜之若太宗躬不世出之資爲大有爲之主以天下養父從容十年四方無虞朝廷安晴遭此變故所宜講修諒闇遏密之制禮由已出一正萬世示萬代而乃因陋就簡反不能勉及晉魏宁文則君臣莫賢於魏徵恥其君不若堯舜者於此寂無諫勸之亦其餘乎安於常情狃於衆習而難於改作此凡庸鄙賤者所宜而乃見於貞觀之君臣可不深嗟而重歎歟

吐谷渾入寇詔大舉討之上欲以李靖爲將爲其老重勞之而行上大悅以爲大總管節度諸軍平吐谷渾而歸高甑後軍期靖按之甑生誣告靖反按驗無狀甑生坐減死徙邊自是闔門杜絕賓客

臣君之義雖惟命是從然功名既成人臣所難處也李靖是矣宣力亦已多立效亦已衆矣納祿於君奉身而退合止足之戒無避事之嫌不亦善乎吐谷渾其時勢已衰弱特伏允悍猾猶且爲寇邊朝廷將皆足以辦靖何必攘臂請行爲馮婦耶況前破頡利爲人所譏而被責誚幾不免於大戾今復賈餘勇又爲人所誣乃至闔門謝客以避禍蓋不以馬援爲監是以得此事也知進知退不失其正抑君子所難耶

上作諸王…與之別曰諸子尚可有兄弟不可復得…悲不勝…

臨湖之變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而身先一發天性爲之所不卹也然理義出於人心雖下愚暴猾猶不可亡滅而況英傑之資乎事往時遷終必自悔然已不可如何矣此太宗所以因送諸王而動脊令之悲者也人倫之際易以失恩可不慎哉

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還家

大學之教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故曰國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自書言之國家歲得數百萬緡非因頭會箕斂而取之山澤似亦未有害者太宗不惟置其利又且黜其人而專以進賢利民爲急以桓靈私藏爲戒審所取舍明示好惡可爲人君之法矣以此防民德宗猶以指瓊林大盈而起在草莽憲宗猶以崇聚貨財而善不克終

以王珪爲魏王泰師泰見珪輒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爲人師者豈徒禮貌之乎哉必以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爲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魏王卒以寵偏僭位廢斥而死夫豈獨泰之罪哉珪與有責矣

馬周上疏其略曰三代及漢歷年之久者以恩結人心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爲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

今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雖如
恩詔曾無事實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諸王妃主服飾
議者皆不以爲儉陛下知民疾苦尚復如此太子生長深宫
萬歲之後所當憂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而民不怨者知陛
下憂念故也今比年豐穰而民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
不急之務故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行於貞觀之初在於今
日固不難也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
深思也百姓治安係於刺史縣令今朝廷惟重内官而輕州
縣所以百姓未安也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
縣令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馬周所言四五事太宗從其一而已其要曰陛下當隆禹
湯文武之業豈得但持當年而已此最太宗之大病也豈

特太宗凡三代以後得天下者皆然皆不知治蠱先甲後
甲之義前弊未盡革而後患已生也汲黯謂武帝内多欲
而外施仁義是也太宗嬪御不爲稀營造不爲少窮兵黷
武以收遠略在位十餘年矣年豐食足百姓怨咨馬周言
之帝未有以改也豈非經濟之術已殫無所可爲乎刺史
至多人君安能徧識人材委大臣慎擧可也縣令卑而尤
衆近民尤甚尤不可不擇必欲得人使爲縣有政績者擧
其所知一人可也展轉求之則千百賢令亦可致矣而必
使京官以上舉之人各有才其用不同則識趣各異京官
五品以上安能皆得縣令之才乎

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宫爲才人

嬪御雖下皇后有等然配御至尊有子或爲天下主所
不細必循求有德不專以令色取也武氏賢婉未聞而資
質之美達於帝聰是必有爲之游揚以冀爲進者唐之中
微乃源於此孔子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
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禍福將至善不善必先知之貞
觀六年日食正旦河南北數州大水七年山東河南四十
餘州大水八年山東河南淮海之閒大水十一年大雨穀
洛溢入宫殿死者六千餘人陽德不競陰氣盛長爲戒明
切至矣再三而帝不能監觀參徵敬愼以推其源而防其
微方且悦於美色以自昏蔽深山大澤龍蛇生焉大禍伏
藏俟時而發雖曰天有定數若堯舜禹湯文武必不緣一
美婦人而致國家破壞幾無遺種也關雎之序曰憂在進
賢不淫其色其惟不由慾而動者能與於斯乎

上謂魏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
則遠矣人悦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
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德義日新今以
既治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
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今則不悦諫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
也上曰非公無能及此人苦不自覺耳

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以天地日月四時之運萬
物之盈虚消長觀焉則見矣人之德慧術智何獨不然太
宗自謂今所爲猶往年也是則不逮也猶之日焉雖在昃
晡未嘗不明若語其嚮明之盛豈若未中之時乎是故乾
之象曰君子以自彊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知從事於此者惟持志存誠以堯舜爲必可及勉焉

曰有孜孜斃而後已是則湯武所以反之而聖成功不殊
者惜乎太宗之不學也
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于志寧馬周上疏爭之會趙州
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且曰臣披荆棘事
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弃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封
功臣古今通義欲公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發
言怨望朕豈強公等耶詔停世封刺史
無忌佐太宗取天下其才智於趨事赴功優矣而於先王
經世長慮則不知也故其沮襲封尤力其後流竄黔南與
出刺趙州相去如何安得謂刺史與遷徙不殊哉家皆沒
爲官奴婢則子孫誅夷之禍何預乎封建徒使良法不行
古制益弛聖人心事固非小才近智所能窺也
上幸九成宮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謀反率故部落四
十餘人夜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奮擊久之乃退
盡追斬之於是言者多以突厥留河南不便詔並令度河還
其舊部上曰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魏公嘗勸用侯君集爲宰相君集反太宗疑徵黨之絕昏
仆碑温彥博勸居突厥塞內突厥反太宗不怒彥博而悔
不用魏徵之言事同而處之異何也以是見留突厥塞內
使充宿衛如一家者本太宗推誇之心彥博探其微而贊
之故不以歸咎歟雖然行宮入幕之變亦已危矣古人謂
夷狄人面獸心不可以禮義化不可以仁恩結曰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者爲此故也太宗慕稱冠帶百蠻之名推心不
疑幾至危殆豈非後世之永戒哉

時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湊如
市傅奕時臥疾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唯羚羊角
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
乃止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
爲高識傳行於世
自唐初佛齒流傳經傅奕揺擊其妄著矣然正論空存而
僞物不息韓退之曰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
末惟怪之欲聞佛固爲賢然亦人耳使其心行道其骨毛
爪齒若何而能神使其能神則其四支百骸五藏六府亦
當不壞何獨齒與骨哉其徒寶而奇之者又云有五色珠
琲附而生焉其名曰舍利子六精氣所結也附於佛骨齒
者自然有之若僧髓則火而後有之今以人身論一息不
來日就臭敗莫不惡之矣乃能凝聚堅固粲若珠寶豈不
異而可貴耶愚嘗思而得之曰凡物必有用物而無用天
地不生也道者用之不窮者也無用之道聖人不行也氣
交而物生焉氣不能不交故物不得不生天地變化草木
蕃人民衆禽獸息氣不爲之耗兵革水旱之後人物彫瘁
或十去七八氣不爲之羨凡賦而爲形各有粹極不貳之
氣焉故動植之聲色臭味英華子實皆粹極不貳之所成
也其尤粹者在石爲玉在沙爲金在竹爲竹箭在木爲松
栢在羽爲翠翟在介爲珠璣其在人也爲才爲智爲賢爲
聖雖稟賦偏濁如虎狼蚖蝎蜂蠆鳥喙亦各有偏於人其
汙穢之甚如矢如溺如糞壤糟粕猶且有以爲世之功
故盈天地之間無不可用者用而當其理是則道也今佛

氏實珍其身而鄙賤入理閟藏固護以無所不存為心
之至及其死也猛火烈火獨得所謂舍利子而已是物也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病不可療無益於生人盈天地之間
未有與為比者是遏絕有用之源而歸於無用之地豈非
無當之甚乎夫物雖皆可用非人莫能用之人為至靈聖
賢又其靈之尤者也其功至於彌綸天地贊助化育使天
地日月山川動植各得其所而其本則由陰陽施受而生
佛氏所謂汙穢濁亂不肯為之者也夫生一聖賢其用如
此其比之舍利子之無用相去如何哉世人悅其名而不
核其實妄心信事惟恐在後佛之徒因又崇飾眩耀之以
憲宗英明猶為所惑而放逐正諫又況其凡乎夫婆羅門
所寶者猶以物不能毀為異非倖變有以屈之雖太宗亦
將動矣後世虛偽益甚往往以異獸齒骨并舍利藏之人
莫能辨也以予目所睹記凡數齒其大皆寸餘或倍之計
瞿曇之身縱魁岸不過丈而頤中有如許大齒則其首
當居其身三之二何以成體而藏之者盡敬而信之者寔
然莫之計也夫達人則無是矣宜不必辨然達者少而愚
人多故為此諄諄者懼者衆而迷漸解於人心亦非小補
非得已也

上命侯君集討高昌王麴文泰文泰憂懼而卒子智盛立致
書於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
襲位未幾幸[illegible]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
不出君集攻之窮蹙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上以為州縣君集
虜其王智盛及[illegible]而歸

中國禮義之地四夷所為視效而賓服者也高昌有罪王
師討之既斷其後其罪人已死則宜按兵遣使弔唁立其
嗣子撫以恩信示以不殺而自服之道也今乃伐其喪荒無
禮無義未嘗天子之兵乎是故以利言之乘人之約迫以
強暴坐收數百里之地斥廣輿圖信足誇耀一時以義言
之則窮兵遠討以高昌王一人非驁之故而係累其孤郡
縣其土仁者不為也正其義不謀其利則取國之功不足
以掩不義之恥矣

言者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
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郡縣之事亦當視之矣
凡表奏皆稱臣昇欲徹于主聽不可不覽者也魏徵所對
與言者之意異矣若內外有司言于朝堂人主取而視之
則為越俎侵官非治要之體也臣下表奏而人主不之省
豈所以周事物之情乎太宗若以蒙蔽疑徵徵未有以自
白也

上嘉吐蕃東贊善應對以琅邪公主外孫妻之辭曰臣婦
父母所聘不可弃也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不從其志
有妻取妻中國之法不許也東贊雖夷狄然知敬父母
之命不以伉儷之情則當聽其義成其美乃中國禮義之教
矣欲撫以厚恩者獨何也道乎且四夷善應對者豈少其
人必一一以昏撫之豈帝王之行事乎太宗恥遠人之不
賓而不恥配耦之非類是未可諭也

太子詹事于志寧遭母喪尋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
又好鄭衛之音又寵狎宦官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番私

引突厥迭哥友入宮志寧妻切諫太子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見志寧寢廬苫塊竟不忍

詹事東宮官之尊者太子於之學爲父子焉學爲君臣焉于志寧不當起復太宗不當奪其喪也人臣有奪喪者惟金革之事耳而金革之事又有可否詹事輔導儲君以忠以孝乃從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矣宜太子之不納其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欲肆情又將殺志寧見所刺客之不如其不能終宜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七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八

太宗下　唐紀

詔自今皇太子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諫之太子怒令户奴伺玄素早朝以馬箠擊之幾死

周官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愚度之非武王周公之法也莫尊於王次曰后曰世子用物不會是以尊貴之故得肆爲費侈豈聖人節以制度正家刑國之道哉正使周官膳夫酒正內府有此文然冢宰之職量入爲出得以九式佐王均節財用則雖曰不會而會在其中特不使有司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者耳太宗之詔太子於是大失諸賢在朝不聞以爲不可獨張玄素止於末流幾斃於馬箠之下豈非君臣交失乎且周官三職所掌抑可疑也人之日用好美好者莫大乎膳與服而易以溺人者莫如酒此三物者惟意所取不限多寡則窮極口腹務珠襦瑱弁長夜之飲當由此起聖人所以抑情御欲未有不防其微漸今乃立費侈之法自躬行之燕及妻子則不必其飲湎樂之過獨此亦可以亡國而敗家矣是安知非六國陰謀及劉子駿之姦意邪詭邪

上謂侍臣曰薛延陁屈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則與之昏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遂以新興公主妻之

人各有偶天子之女非夷狄所當偶也昏毌服主則何較焉漢高祖唐太宗不世出之英而皆不恥以夷狄爲子婿

人君見有不及則藉羣臣助而正之房公狃於漢故不知
遠稽先王豈非可歎之甚耶夫薛延陁之來服也無乃吾
德猶有所闕增修仁義而明其政刑來則接之不至不強
也何必於服己乎此上策也舍而不用乃嫁女以結其心
是爲非策而太宗君臣正爾都俞不亦鄙歟
魏徵寢疾上親至其第許以衡山公主妻其子叔玉
魏公於太宗之欲婚其子也當辭之或以愚贛不堪尚主
或以儒素恐溺貴驕萬一不從猶當丁寧家人使之懇免
則君臣之契庶乎保全矣不寧惟是帝之女往往嫁諸夷
狄人臣無外交而况可與夷狄爲中表乎
齊州都督齊王祐性輕躁昵近羣小好畋獵上屢以書切責
長史權萬紀條祐過失奏之詔祐入朝祐遂殺萬紀而反上

命李勣討之執祐至京師賜死
君國子民當用有德庶姓不勝任則黜汰隨之豈可以不
肖子弟肆於民上乎齊王祐才行無聞而昵近羣小教而
不改太宗既知之其不可爲牧伯明也所宜召還使奉朝
請嚴選師傅輔翼防閑之則不失富貴矣乃不爲之所至
使陷於逆亂於祐何誅焉太宗爲君父之道獨無責乎哉
上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靖將反矣上問其
故對曰靖教臣之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曰此
乃君集欲反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
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既而君集勸太子謀反伏誅
衛公妙達兵法與韓信等而不爲術勝則過之在相位恂
恂似不能言以被讒杜門謝客之類非信所及也然君集

告上之際亦已危哉向也不遇明君則受疑必矣雖然有
如太宗問以術之精者不知靖何詞以對是故君子有若
無實若虛當太宗之問之也宜曰臣平日奉使征討皆仰
憑聖算是以所向克捷臣何力之有焉又况被命使教君
集其敢有隱君集既盡臣之術而意欲無厭妄意精粗之
別以動陛下之聽必欲見殺是逢蒙也惟聖明察之如此
則語意忠盡所謂善言無譎者也今乃以精術自居如君
集之言其與多多益辦之語亦何軼焉前史謂三世爲將
道家所忌世以爲口實亦據後世觀之耳英布信越不待
再世也楊素李勣不待三世也太公八十鷹揚封於營丘
幾三十君其兵法後世之所祖述也何爲而然乎
太子承乾謀反漢王元昌勸之事覺承乾廢元昌死上面許

魏王泰爲太子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泰恐治立謂之曰
汝與元昌善今得無憂乎治憂形於色上問之治以狀告上
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
求但爲泰所圖特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
逆耳今若立泰所謂落其度内上謂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
遂良曰我一弟三子所爲若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床
抽佩刀欲自刺無忌等扶抱奪刀請上所欲立上曰我欲立
治無忌曰謹奉詔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遂立治爲
皇太子
太子非嫡非當立則立不可則不立豈當以言許人若
驟而當與耶高祖惟再三許秦王而中變也是以激臨湖之
變太宗豈忽忘之又對泰復許使其子自速廢放何臨敵制

勝智出萬夫而處父子間搶攘乃爾至於投床且欲自刺
無理義雍容之氣取笑後來豈非才有餘而德不足歟
李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可託幼孫者無踰公世勣
流涕辭謝齧指出血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人不愛其情相命而信喻矣逮德
下衰疑沮猜貳至於刑牲歃血而誓曰或間茲命司盟司
慎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
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其言可謂泰深痛切
矣曾未旅踵又已背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貴盟誓而善
胥命取荀息欲人之惇信而不食言也若李勣齧指出血
以受太宗之託若不爲負義者而於王武廢興之際以一
言喪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後爲隳大節也夫以言許人

者猶恐非其本心勣受託而無一言徒齧指出血而已使
當堯舜之智豈得遁乎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其大將軍以下並受處分
太子奉冢嗣之粢盛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
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自古東宮有兵馴致禍
亂載在方冊事豈隱乎太宗之意亦曰我之得天下以兵
故於此而授其子也夫愛子者必使之近正人聞正言見
正行少而習焉長而安焉何患其不能嗣守洪業而汲汲
於授之凶器一何昧霜氷之甚也致承乾逆謀太宗之過
大矣太宗非庸主也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故其過爲大
而肖照之責尤重也
魏徵嘗薦侯君集有宰相才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
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上愈不悅乃罷
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侯君集非宰相才魏徵薦之誠失也然徵事太宗十有五
年嘉謀忠益朝右無二助成平定之功豈房杜所能及今
以一言之失結疑身後罷婚踣碑其譴罰輕重適與封德
彝等嗚呼使志士仁人有憂天下之心濟生民之術而無
心於當世之用者豈非此等事有以啓之耶以太宗魏
公君臣之契猶不克終又況其凡乎無世而無小人方徵
之受知人主言信諫行不可閒也及其死矣疑似之言莫
與辨者故自錄諫諍以示褚遂良之語行焉徵雖死遂良
猶在可以質其信否太宗亦不問遂良是與遂良并疑之
矣英明之君而有此無惟乎日有食之也

工部尚書李大亮初爲李密所獲將殺之賊帥張弼見而釋
之遂與定交及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時爲將作丞自匿
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推家貲以遺之弼拒不
受大亮言於上乞以己官授弼上擢弼爲中郎將時人皆賢
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或問不負恩與有恩於人而不自言孰爲賢曰市井小人
一飯之惠猶必能報而聖如禹顏以不伐爲克己之大功
則不伐者難而其賢遠矣夫張弼賊帥也脫大亮於死豈
知大亮他日當富貴而爲是耶亦一時見其人而有動於
心大亮感其不殺而不忘報之人之常情也弼深自晦匿
既又却其貲遺以始者之相免非以利故也亦可謂不渝
其義者矣世之無德於人猶或掠取他人之美令弼於大

亦施而不求其報孰謂盜賊皆小人而衣冠皆君子耶夫惟以利爲心而不顧於義於是子而責報於父臣而責報於君君臣父子去義懷利以相接而人之大倫亂矣昔晉五臣從亡誠有功於重耳重耳得國五臣爭賞求爲過也而介之推惡之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公子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遂隱而死之推之義雖若過中然與其貪也寧介以此防民猶有無功受祿賞而又貪不知饜足之道者

上疑太子仁弱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恐不能守社稷吾子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如何無忌固爭上曰公以恪

四十五 貞觀十八 六 成

非己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

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長孫黨其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亦是也太子懦弱舊矣非適今乃然太宗胡不於廢承乾時熟察諸子性行均之爲庶何疑於選賢乃專聽無忌貪晉王之親甥而舍吳王之英果至是則不可易矣太子天下本本數搖天下數震動危道也故曰君子愼始始之不圖終悔何及

上問羣臣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此皇天所以永大唐也

爲大臣又懿戚其任重而恩深與餘人異矣凡爲人謀猶不可不忠况爲君父謀乎爲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不得其當况建立太子乎無忌以懿戚居輔相所宜擇立英果以安靖國家乃私於其甥悉力擁護雖晉王無大過在庭多以爲宜然主斷大論亦衆趣向者無忌而已無忌之心爲國則輕爲身則重晉王既立可以長保富貴燕及子孫理在不疑也曾無幾何時困於誣罔不得見上闕白一言竟被誅絕然則向之潛私適所以自伐可爲大臣謀國置嗣不忠之戒矣雖然高宗目擊元舅羽翼之勤一旦棄猶糞土不少顧惜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突厥侯利苾可汗不能撫御其衆恐弃侯利苾南度河請處於勝夏之間羣臣不可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

五十五 貞觀十八 七 乾

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爲讐敵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爲患侯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右武衛將軍

太宗所謂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其言有是有非子貢問如有博施濟衆何如子曰堯舜其猶病諸非謂堯舜不能是也四海至廣矣施必極於博濟必周於衆聖人心所欲也而勢有弗及耳是故先王畿內中夏外四夷雖一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也亦猶一身上有高祖下有玄孫豈不欲盡爲之服哉隆殺之勢不得不然也至於畫爲五服要荒在外爲之限禁其來有時以杜亂華之階遏謀夏之禍自堯舜三代皆不敢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同誠必不爲猜忌也魯公與戎會仲尼書之又與戎盟春秋

日而記之以爲非氏族類不當以中國待之與之會盟也
而太宗所見將畧乎出此以三帝三王有所未盡耶夫厚
遇夷狄則於中國將薄矣推誠異類則於可信者必不信
矣其勢然也或曰太宗有失可指乎曰若伐高麗之役苦
劒南造舟嘗不若待突厥也非薄於中國乎魏徵既死絶
昏而仆碑曾不若信突厥也非疑於可信乎
上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勝料敵出奇一將之智有餘
萬乘之才不足
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或
問漢高光魏武蜀先主唐文皇人品如何曰高祖尚矣光
武蜀先主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
誰手其所長所短蓋略相當光武蜀先主才德俱優魏武
四九十二
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内耳
上伐遼東攻其白巖城將軍契苾何力挺身陷陳槊中其腰
既而得刺何力者上付何力使殺之何力曰彼爲其主非有
怨讎遂捨之
太宗初討王世充也登宣武陵單雄信引槊直趨之賴尉
遲敬德至遂解圍洛陽既平雄信與朱粲等俱被誅李世
勣力救之不得是時太宗經營四方收致勇士如不及雄
信在世充朝非有大罪惡如段達之徒不可赦也特以相
危之故耳今觀契苾何力不怨刺己者夷狄之人而陳
甚高然則太宗反恩雄信之死非爲不及漢高蓋亦深
何力矣後之人遇此其必以何力爲法乎
上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少

建安世勣曰不如先攻安市上曰以公爲將安得不用公
策勿誤吾事世勣攻安市安市人乘城鼓譟世勣請克城後
皆坑之安市人聞之堅守不下
兵豈易用哉以太宗英武諸將百戰之餘士馬精練財用
給足而征弑逆之小夷其必克之勢猶如泰山之壓卵矣
而李勣以一言之失遂不能下安市城太宗挫志而歸
贅成疾兵果易用耶世勣之言乃田單所以誤燕將而堅
即墨之心者也反以自爲可謂大繆矣太宗初戒世勣曰
不得不用公言勿誤吾事至是不黜世勣蓋取則秦穆此
其所以爲賢也
上寢疾劉洎從内出謂同列曰聖躬可憂或譖于上曰洎言
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
四九十七　九
之上以爲然賜洎自盡
譖劉洎之人史不載也獨洎子以爲褚遂良夫遂良王魏
之亞豈譖人者而洎又直臣遂良以何事言之耶孫甫辨
之當矣太宗殺洎甚遽不謀之大臣不付之法司直用譖
言遂下詔旨左右執政亦不聞諫諍是何也太宗盛意伐
高麗挫衄而歸慙忿之氣無所發泄正爾卧疾而譖劉洎
者觸其諱惡是故雷霆震擊不復思惟人主必以義理養
其心志使氣合太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悖矣
上之伐高麗也攻安市城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兵十
五萬救之上令以千騎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乘勝競進
道宗言於上曰高麗傾國而來平壤之守必弱願假
兵五千覆其根本上不應與延壽戰大破之　太子

日朕為將如何既而攻安市一不下引兵而歸至京師上曰吾
以天下之力困于小夷何也道宗具陳其乘虛取平壤之言
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
太宗對敵有嘉謀而不取何為其然也初遇將屢延壽時欲
誘致而取之道宗陳計正值太宗經度延壽之時遂不見
答既克之方驛報太子自伐為將之功道宗固不敢再言
也太宗為秦王破諸大賊與其謀並進其去取靡不當也銳
意乎高麗而忽忘奇策甚其志滿而氣驕是以親將大衆
而僅於小醜志不可滿氣不可驕也如此夫
十二月癸未上謂侍臣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以為樂在朕
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
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

劬勞之日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劬勞之日父母存置酒為壽因以自慶可也父母既亡於
是焉大為宴樂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天子者天下之
表儀也太宗念親不宴而泣去之數百歲讀其言猶使人
惻然有感而明皇雖非目覩當亦傳聞矣千秋節之置既
不法祖宗又為後世非禮之訓至受貢獻焉流弊之遠歲
歲取於百姓而為人臣報上之忠必如太宗一掃除之則
人主孝慕之志彰而臣子諂諛之習革矣
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
皇甫德參諫修洛陽宮而欲以訕謗罪之張昌齡獻頌[illegible]
官頌即以供奉官賞之然則人臣何苦而[illegible]
訴夫懲濯賞誘人之非理導諛之重法[illegible]

者曾不之所行也而太宗亦為之于以見太宗在位日久
譴不加修志已怠矣古之聖王慎終如始乾乾不息之誠以
太甲成王猶能之而太宗有愧焉于以見聖學不傳雖納
諫自勉而不治其本故無聖王成德之效矣
充容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奢靡上
疏諫上善其言
太宗非盛德之主也直以才能撥亂功蓋一時耳其所以
躬致隆平者惟勉勉納諫一事可為百王之師法然魏徵
既死則直言罕聞重以長孫無忌常獻諛語是故太宗晚
節益自矜伐征討不休營繕相繼劉洎張亮李君羨無罪
見殺張昌齡以獻頌得官房褚二三公亦不敢進藥石之
規而一宫妾乃能納忠上雖善其言亦不能改也於是見

太宗之德益衰而志彌怠矣
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晝
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
代有天下上以君羨小名五娘又其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
惡之君羨因是坐誅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曰秘記所云信
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其人已在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
天下殺唐子孫殆盡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
命不可違也且自今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
或淺借使得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
類矣上乃止
李淳風之言以象數推之然則治亂皆前定人事不必為
矣而可乎然則太宗欲修人事將何所為曰占與秘記皆

言女主武王而以疑君羨則不類矣蓋亦求之宮中與宗室王侯之婦氏有武其姓者乎於此而為之防維策之下者猶賢於如隋煬之殺疑似也太宗慮不及此過意而它求蓋以謂占記之文未必正言之而武才人日侍左右以愛而不疑如睫之在目也太宗若能如古聖王不邇聲色奉三無私以臨天下必無娼女之患矣

貞觀二十三年帝崩

堯舜之德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顏子能之湯武之功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孟子能之成康之治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未見其人也或者曰顏孟未有所為而子以為可繼堯舜湯武如唐太宗阜安百姓四海晏然何愧於成康而子以為未見其人敢問何謂也曰有聖人之道有聖人之才顏孟有道者也而才以弘之唐太宗有才者也而未聞聖人之道此其所以異也或曰自漢而後天下合少離多迄無善治至於隋煬無道極矣太宗天授英武氣蓋一世親執弓矢削平僭亂舉四海之執熱濯以清風而納諸富庶取其大而略其小不亦恕乎曰玉有瑕瑜不能相掩況於人之得失太宗之功誠大矣高矣盛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學惡自畫而德恐小成功業者應時而造時運既往特陳迹耳而行事是非出於人心有不可泯沒者後世將於是焉以為師資可不辨乎以愚攷太宗平生資材氣局特與曹操相俯仰曾何漢高之敢跂求諸三代其視商太甲周成王蓋望洋向若而歎矣夫太甲成王皆中主也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一經伊尹嚴訓自怨自艾處仁遷義成王聽流言疑周公一經皇天動威出郊奠幣改悔日新皆能終其身不復有逆言逸德也今太宗見隋煬拒諫而亡力反其道勉勉納諫自漢以後一人而已可謂美矣然前乏鑑更後失繼作其先讜言交至則治安之效著其後忠益向少則危亂之漸多比之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者猶不遠也比之太甲成王不重而可賞直倍蓰哉事太宗以諫諍為己任者莫若魏徵矣其生也嘗目為田舍翁而欲殺之其死也竟信讒間絕其昏而仆其碑太甲成王寧有是耶夫伊尹周公以傳堯舜之道而無差者也鄭文貞公只言堯舜之道而或中者也伊尹能使太甲為商賢王而不能使之為湯也周公能使成王為周賢王而不能使之為武也則魏徵之略與太宗所就止於如是無足怪也

高宗　唐紀

六月帝即位八月地震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

隋煬立為太子天下地震其事未遠高宗必聞之矣即位纔逾兩月而地震不言方所是亦盡震也豈小變哉而晉陽尤甚皇天示戒王業所興於是不寧而多所覆壓其變益甚高宗曾無恐懼之心修德之事漠然如不知也使其推類而求克正厥事兢兢勿忘則武氏必不入宮而禍源自弭矣當是時大臣亦無一言以警上心欲銷去之者蓋忽天地之戒自太宗猶然為天下主而昧於商太戊周宣王宋景公應天之事豈非闕失之大歟

上謂宰相曰聞宮司行事多不盡公長孫無忌曰肆情曲

實亦不敢容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

常情易私而難公況於帝王威尊可以生可以殺可以予可以奪格以公道猶恐其肆於情欲也況為之開私耶路乎高宗以官司不盡公問無忌無忌宜將順美意勸其君以身率臣下其有徇私曲法者刑責加焉是則宰相之職而朝廷正矣無忌乃導以收取人情夫人君以天下為家惟至公則人情服何以收取為無忌失言而褚遂良亦外彼張行成于志寧高季輔備位輔弼因常才也不能革而正之使其君以收取人情為是而官司不避徇私之嫌其蠹政豈有旣耶

散騎常侍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以謀反伏誅

取天下者以義為之則天理所佑以利為之則神道所虧唐起晉陽裴劉之謀也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皆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當與有唐相為終始而禍亂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殊不與周召齊曹比是何也裴寂以貪賤為嘆文靜在縲紲之中替唐公父子危事非有撥亂臣時之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耳雖太宗志在安天下而裴劉初心則為己而致斯念也天地鬼神其知之矣故天下歸唐而文靜不能自全寂雖僅全其身至其孫亦殆矣房杜之賢固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經天之際密進[illegible]圖取成吉使太宗手剪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陳平[illegible]之慮也而房杜蹈之其宗嗣不延宜哉昔管鮮蔡度作陝武庚以畔周公殺鮮囚度而降處三叔欲危周公以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治之如此或殺或囚或降視重也管叔重罪又無子故不為置後設若有子亦存之矣蔡叔罪不至死而其子賢故復邦諸蔡霍叔為庶人不齒者三年過三年則齒矣此周公治親之法也若息隱巢剌謀害太宗耳又未發非得罪於天下者太宗旣已殺之乃誅戮其子其與周公不亦異乎甚歟太宗之子孫幾殲于武氏杜荷房遺愛為宰相子又尚帝女積習驕侈而闘於義方交通逆謀兩族遂隕是故以人治言之則立事建功可掩前咎以天道言之則善惡之積各以類應吾觀君臣其德業被世固為光榮而出及之事酷毒亦甚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豈徒然哉

無忌深惡吳王恪遺愛誣其同謀恪坐死江夏王道宗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

魏徵死能繼之者惟褚遂良耳蓋社稷臣也其譖劉洎無顯迹史不明着之獨以洎子訟冤之言故君子為遂良辨以為傳諸人之事也江夏王道宗唐賢王也有大功無顯過坐與遺愛交通而戮已為不可又緣無忌遂良私憾然則故入其罪矣無忌因遺愛之獄濫及吳王遂良析冒救止旣不能救復以素不相協而斥道宗夫受顧命秉大政而刑罰頗類不當人心其不能保終而來讒言有以也夫

罷房玄齡配饗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遺愛逆謀在玄齡身後乎霍禹既誅不廢大將軍之圖形杜荷伏法不絕如晦之從祀然則房玄齡宜視此矣而無忌遂良秉政不諫其以為嫌乎抑以為是乎二者必居一焉皆失也

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武才人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爲感
業寺爲尼上入內之後皆王皇后之謀也時蕭淑妃有寵后欲
以武氏間之故勸上納焉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
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
宗之所行耳行之而善賢子之所從而不肖者未必從也
行之而不善則不肖子之所諱而不肖者必效之也武氏之事
罪矣方諸巢剌王妃猶爲薄乎云耳他日玄宗納壽王妃
則有甚焉故曰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
之名唐世無家法由太宗首惡也

夏四月大雨山水衝玄武門入寢殿漂溺衛士及居民死者
三千人六月恒州大水呼沱溢漂溺五千三百家秋九月上
謂五品以上曰先帝時五品以上論事不絕豈今日獨無事
耶何公等皆不言也

謂治亂非天數耶則周秦卜世漢家陽九隋蕭平仲唐李
淳風之言不誣也謂皆天數也則高宗正厥事周公代兄
死宣王側身修行旱不爲虐之應不誣也今以匹夫死生
觀之伏斧鑕以俟者多矣而上之人怒俄釋則遂生有恩
昵足恃者多矣而上之人心俄怒則遂死死生之際間不
容髮而主者喜怒若反覆手乃有當生而死當死而生然
則治亂相易亦猶是矣此古先聖王所以不恃天命必盡
人事如醫者療疾雖有死證而必藉其生也又天人之際
若不相關而有若影響之相符或先期而垂戒或應事而
示變非由德不能終亦必欲扶持而安全如唐太宗有功在

人無一世即亡之理故天於高宗再三譴告庶其覺悟惜
乎高宗之不察也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溺寢
殿雖父之詔子諄諄然命之不若是切矣高宗既視之漠
然大臣亦無以恐懼修省告其君者及詔五品以上使之
言事又皆泯默無一人應詔豈天實欲中微唐室耶何人
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也

上召長孫無忌等入內殿上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
立昭儀爲后如何褚遂良力諫叩頭流血上大怒命引出昭
儀於簾中大言曰何不殺之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不可
加刑

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姤壯勿取之義毫釐
不伐至用斧柯而無所及致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
也自太宗在御李淳風奏占文而民間有秘記正使太宗
愛其所志而疑有所不及遂良豈得不聞而逆爲國家長
慮乎又況占記之讖已有其人則當率協羣公上書皇后
沮止長髮之命深諫高宗剷制邪惑勿于先帝之私悉意
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
雖叩首出血繼之以死亦何益矣故易以見幾爲吉而姤
以攸往見凶大臣不可不學也

上以問李勣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

爲天子而以我家事爲言隋文帝唐德宗是也爲宰相而
以陛下家事爲者李勣林甫是也嗚呼此孔子所謂喪邦
之言也李泌論之詳矣後世雖不聞爲此言而此言常在
[illegible]居禁之內父子夫婦之間君不以謀于臣臣不以從

于君得失存亡秦越相視此家事之餘訓也惟明君以天
下爲一家賢相以天下爲己任然後無此意矣
武后既立王后蕭妃並囚於别院上嘗間行至其所見其室
封閉極密惟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曰朕别有處置武后
怒遣人杖王氏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數日而死
又斬之
武后不道勿論可也而王后之禍誰實爲之太甲曰自作
孽不可逭王后之謂也蕭妃於后無悖亂之節后之惡之
特以己無子而彼有寵耳使后少知關雎之義師漢陰鄧
二后之所爲薦進後庭以博帝意敬恭婦德率履不越高
宗方且體貌之不暇而何有於拂意乃不勝妬忌召外寇
以攻内變其未嘗推媚嫉之心恕夫人之何有於我也其
及此宜嗚呼此亦可爲後世爲人妻者之戒矣
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韓瑗上疏爲遂良訟冤上不納
韓瑗之心則忠爲高宗計則是而所以處遂良將柰何哉
使還朝廷耶彼又安肯事武后后亦安肯容其來使爲刺
史耶則外諸侯奉承主意亦何補於國家大論也瑗之迹
危若累卵而畏爲遂良慼乎天子昏庸以父妾爲妻力諫
不從奉身而去以俟天命可耳
劉洎子訟其父冤以爲遂良所譖而死上以問近臣樂彥瑋
曰今雪洎則先帝用刑不當矣事遂寢
父有失德子不可揚而遂之隱諱可也國家政刑治亂所
係苟不當理而拂人心安得避嫌而不改改之所以掩之
也避嫌而不改則其失常在天下非之史筆書之萬世議

之見豈所以爲孝乎劉洎子欲雪父冤其道無由因褚令
罪逐故假以爲名庶其志必行耳樂彥瑋之言雖爲先帝
諱用刑之失亦恐遂良由此重獲罪也其意則是其言則
非不可不察也
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從之
先王昧爽丕顯後世猶怠況遵古以倦朝乎庭燎之詩美
宣王也因以箴之讀詩詞第見其美未知其箴也説者曰
朝以辨色爲節向晨而見其旂得禮之中也夜未艾則早
矣夜未央則太早矣以其太早也將有難繼之患故以得
禮之中爲貴此所謂美而箴之者之古先哲王未有以早
朝爲戒者詩人之意蓋亦譏宣王先勤而後怠耳此義於
經訓爲有益太宗之季三日一朝爲疾病也高宗春秋鼎
盛天下一日萬幾乃無故厭勤請隔日視事得非取媚于
房帷閨乎爲大臣而如此亦以異於雞鳴賢妃陳荒淫怠
慢之戒者矣唐室中替豈獨高宗凡大臣與有罪焉
詔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拜所司明爲法制
太宗已詔僧尼致敬父母者[illegible]有此
詔乎曰此武后意也武后嘗爲尼外人未必盡知也高宗
立之之詔謂受賜於先帝事同攻君固不曰取之於尼也
是故降此詔抑挫僧尼以白己之元在宮掖而不來自感
業寺耳雖然其意則邪其事則正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故
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天下豈有無君之國故雖國
君於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况天子乎必也令浮屠老子之
徒於父母於君上於所尊者俱不致敬而父母尊者不得

乃忝然後爲宜也

武后怨長孫無忌不助己許敬宗常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有告韋季方李巢朋黨事敕敬宗鞫按敬宗遂誣季方與無忌謀反上以爲然竟不引問無忌下詔削封邑黔州安置

詩三百六篇惡讒者居五六焉其義皆以自微而著積步而多如采苓采葛青蠅貝錦之詠是也孔子言譖愬之情亦以浸潤膚受況之蓋不如是則聽者疑而不能入也今許敬宗之譖無忌直以謀反動人主心值高宗庸懦不復參訊一二日間片言而決不必捷捷幡幡然後濟也吁可畏哉太宗每斷死刑惟重詳覆至于再三高宗所親見而不知法也若盧祖尚劉洎張亮則以一時之怒不付有司而徑殺之于以啓後嗣輕用刑法之端施之元舅而不少靳矣無忌事兩朝其語許封國甚切援高宗甚力凡以爲身謀也而其效乃爾則爲若忠言直道與褚韓二三公同其禍福不亦榮哉

詔改氏族志爲姓氏錄許敬宗以[illegible]以族志不敘武氏本望故請改之乃以武氏爲第一

太宗修氏族志以皇姓爲首許敬宗乃降李而升武高宗苟有幾微之見心豈安乎敬宗挾奸請不疑高宗聽許無忤是自絀其姓矣迹敬宗所以敢爾縱肆行無忌憚者特以其君懦昏也蓋信占記之文知武氏將昌可倚仗以取富貴耳由是凡褚遂良不能止邪於未萌禁亂之初生而怨於占記所告也夫未入宮之時假手金柅其用力爲易既拜昭儀之後嬴豕蹢躅其防之爲難至於置[illegible]頭流血皆不若因舍翁易婦之言爲得其幾是以君子痛惜於斯焉

浿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雅相爲將未嘗奏親戚故吏從軍謂人曰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苟便其私由是賞罰皆平人服其公

任雅相宰相才也而死於一將使遇太宗則必見用矣使居無忌之任必不以取物情私用刑罰矣詩人之譏尹氏太師也曰瑣瑣姻婭則無膴仕宰相代天子序進賢才而以姻婭冗瑣之人妨塞仕路誤人仰天而訴以爲鞠凶大戾者世鮮不蹈犯此戒而雅相持軍不奏親戚不以國家公器自便其私故知其可以任百揆之職矣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曰吾久當死今以身報國不釋甲冑赴敵而死

褚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曰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敵而死可謂善處死矣人孰不死處死之爲難使遂良而知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魏州刺史李孝協坐贓賜死司宗卿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孝協無兄弟恐絕嗣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疎異制苟害百姓雖皇太子亦不赦

當言而不言忽有所言則其言必奇當行而不行忽有所行則其行必異喜怒賞罰亦莫不然高宗昏懦[illegible]太宗之法如掃塵爍凍然而於孝協之贓確守[illegible]

豈不可施之許敬宗李義府耶法雖畫一然皇族則與衆
人有間矣必以治庶人者治皇族幾何不廉之無陛耶夫
禮與法之所無者武后猶且出意剏爲又況於啓之曰苟
害百姓雖皇太子不赦他日東宮連見廢殺畫一不赦之
教也

武后專作威福上動爲所制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
禁中爲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召西臺侍郎上
官儀議廢后左右奔告后后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曰我無
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后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故太子忠
謀大逆儀伏勝死于流所朝士坐與儀交通者流貶甚衆於
是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

武氏殺王后蕭妃長孫韓瑗諸人高宗豈能不介然于心
而卒莫如之何上官儀之事自已爲之又非有讒人交鬭
而致之死雖鷙婦譏譖忍毒而高宗亦大懦矣君子有言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高宗宜剛而柔宜健
而順宜制而從直由陰濁勝耳武后通方士入宮爲厭禱
於敗露而決勝當是以聚麀劫持其君高宗素非烈丈夫
又負此不義故雖知郭行真之事猶不敢校喑噤憤屈甘
之而已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其
高宗之謂乎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上幸其宅問所以能同居之故公
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

張公藝之言眞矣可謂朴茂之民而未及古之三老也所
城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孝武以父子
之至情湖三老猶能辨王尊被劾之非葬正朝廷刑罰之
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
忍之失張公藝又勸之故知其資朴茂而智術短矣爲公
藝者宜言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
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分一其有警焉耳矣

初劉仁軌與李義府有怨會仁軌運糧浮海遭風失船命監
察御史袁異式鞫之義府謂異式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
式謂仁軌曰君與何人爲讎宜自爲計仁軌曰當官不職國
有常刑若自引决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及仁軌
爲相異式大懼仁軌聞之爲酌司元大夫杜易簡曰斯所謂
矯枉過正矣

袁異式誠爲小人者則不受仁軌之言直殺之以取知義
府矣今則不然是異式之賢也仁軌欲報之者其以上聞
如李大亮薦張玄素還叙文越常級將以示無怨之公適
足以爲邪非舉相之體也

劉齊賢爲人方正上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嘗從
上獵因言晉州出佳鷂劉齊賢可使捕之上曰彼豈捕鷂者卿何
以此待之

人主雖爲嗜欲所汩蔽其本心之明亦不可亡也特所蔽者
重故不能擴充其明耳高宗若以待劉齊賢之心博求賢
才列之朝廷則膏肓之疾必有良醫能已之者既知齊賢
方正而置之外州司馬雖不使捕鷂亦不能采其謀猷害
蓋不用郭公之道耳

上耕耤田

爲國必務農務農必本末備舉然後仁德及於百姓高宗政出房帷輔相盡諂天下騷騷入於危亂方且躬耕千畝勤於九推未嘗勸農之本乎

高麗

高麗東方之小國較之契丹高昌吐蕃薛延陀之難取相去遠矣然以隋之強盛以太宗之神武皆再三伐之而不能克何高宗成功之易邪曰此乃隋唐征伐之效積威約之漸顧其時未可耳夫以一方而當天下縱使地利可恃人和可守而三十年閒七拒大敵筋力外耗氣血內傷安能以是久而不敗又況太宗名將李世勣薛仁貴猶存而中國富庶少事勢力益壯故雖以高宗庸懦蔽溺而坐收前人難集之功也苟不原其本迹覈其末謂高宗威德所致與虜宣服匈奴朝呼韓耶爲比則誤矣

司刑太常伯盧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人督運遭風失米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其人既無喜色亦無愧詞又曰寵辱不驚考上上考士者當較其平素今以一時容止而遽進之厚貌深情者得以蒙其賞矣然觀承慶判注之語則知古者考課有所毀譽而得之者以爲榮辱此亦山公啓事之餘俗也後世課最有犯者爲定目依式而書於吏文無繆則善矣非人有異績美行無由察錄而貪贓蠹害幸免按舉者恥以無過者于官簿賢否混亂功罪同區未之有改也豈非激揚之闕政乎

吐蕃入西域十八州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以薛仁貴阿史那道真郭待封討之

太宗勤兵遠略郡縣四夷以爲帝王之盛節也然北荒初平建十三州分遣敕勤酋長未至所部而迴紇吐迷度已私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之故以是知克伐雖易而不叛爲難也至是吐蕃復盛破吐谷渾陷西域十八州朝廷遂弃四鎮遣三將往討大敗而還而新羅百濟高麗餘種相繼叛亂突厥亦遂反命將出師自是無寧歲蓋叛之服蠻夷也以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也武王之通道于九夷八蠻也以慎德也獫狁匪茹宣王討之至于太原而止不窮追也齊桓公越千里爲燕闢地而伐山戎孔子不取也所以然者不盡內事外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取虛名而受實禍故也是故吐蕃突厥高麗新羅臣而又叛者太宗之所致也使太宗而在尚未有善後之策況高宗乎

郭待封恥居薛仁貴之下多違其言唐兵遂大敗三將脫身免並除名

薛仁貴能攻戰而未知爲制將之體也郭待封既數相違豈可與之共事斬之上也言于朝俟命次也乃不能然其覆敗自取之矣待封若稍以國事爲重忘其班資以韋叡曹景宗爲法則協濟成功俱受顯賞豈不美哉雖然是役也待封之罪重仁貴之罪輕而罰一施之他日魏元忠亦以爲言謂二人罪當同科者非也

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紀多不實故也

作始不可不慎也自太宗必欲觀史雖房元齡不敢盡使

見也乃與許敬宗等刪爲高祖實錄上之既經刪削則遺
闕已多矣敬宗之所以敢爲不實得非房公啓之歟故嘗
謂左右史當選天下有識直士久於其官爵祿優放而官
則不從天子不觀史宰相不修史詔史官第書事實而不
得輒有褒貶則是非得失法度文章後世有考矣

武后上表以爲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
習老子每歲明經準孝經論語策試又請自今父在爲母服
齊衰三年詔書褒美行之

武氏之請加母服所以崇陰教也猶不欲特請乃以聖緒
出於老子先之而請王公以下習老子書可謂能行其說
者夫五服古聖人所制其輕重隆殺皆有理義豈可以私
意增損武氏之爲此請也蓋自太宗時禮官請加高祖父
母諸服太宗不命博學碩儒斷以經訓正以古禮而率然
從之於是武后請加母服它日玄宗加帝諡建九廟依而
不法自以爲厚而不知違經背禮乃所以爲非也古者父
在爲母齊衰期豈聖人固薄於母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其繫乾曰大哉乾元於坤
則不言大而言至此齊衰期之義也今於父在以母比隆
躋地尊天扶陰抑陽其欲陵藏夫宗獨御四海之意豈特
廢禮而已哉不特高宗懵如而其失至今未革也必欲得
正其必以古爲則乎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武后方逞其志太子
奏請數迕旨由是失愛暴薨于合璧宮人以爲天后酖之也

太子弘幼有篤疾居東宮十五年其過失惟命宮臣撫訓
一節而已嘗受春秋左氏傳至商臣事廢書而嘆曰經籍
聖人垂訓而書此何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故商臣
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亦耳所不忍聞願
受他經瑜請讀禮從之弘是時年方幼學而至心如此豈
非賢乎其死也非有它過特以奏請咈旨嗚呼爲人臣子
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弘之謂矣太子之職
朝夕問安侍膳此外非所預也君父懦昏母后專忍尤當
遵養時晦以絕疑忌之萌而輕用其智不自韜默此春秋
所禁也使郭瑜知此教弘以爲太子之道豈至於一言違
忤而見酖哉經訓不明皆腐儒暗於大理而居人父子之
間其禍如此則人君愛其子而爲之擇師友者可不慎哉

大理奏權善才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罪當除名上命殺之狄
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栢我不殺則爲不
孝仁傑固執不已乃流二人于嶺南

高宗非可以理斷者而其言則不可不辨其言何謂以不
殺伐陵栢之人則爲不孝是也人子承宗廟社稷之重其
職豈爲陵墓一木之存亡耶祖武不可違也考志不可背
也所遺之人材不可屏棄也所立之法度不可改也祖宗
有未善猶當掩隱而消弭之父母有失德猶當彌縫而匡
正之如此則孝道庶乎其可言矣今高宗於乃考帝範十
不遵一焉父之妃而殺顧命大臣其與陵栢孰重孰輕安
行而不忌而切切於薄物細故以爲孝豈不[illegible]
均出後爲仁義陳仲子避兄離母而居於陵以[illegible]
計未還木飾小名妨大德君子之所惡也[illegible]

其父祖之名者寧違禮律以行其私而不知違禮律之爲
不孝也夷狄其行事曾未足以增光祖考盡子孫之道獨
於名諱必曲爲之避一聞人言之小則斂衽變色大則泚
怒隨之是亦高宗罪伐陵栢之類爾夫名有可易以它字
者若之爲姑淨之爲潔是也有不可易以他字者青而爲
綠土而爲泥是也以太宗二名論之以代易世以人易民
或可或不可也代以一朝言世以三十年言今曰有詞于
永代則非其義矣人以三才言民以萬姓言今曰仁者民
也則非其義矣由此而觀易者上法孔子二名不偏諱旨
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故廟中而諱則祖考子孫不
相柰其爲諱也詩書而諱則詩不可以爲尸書不可以爲
舒也嫌名而諱則猶不可以爲獸仲不可以爲蟲也而世
之人寧違禮律以行其私皆是也嗚呼子而知孝之達臣
而知忠之大則必不爲此以恭天譴矣

夏五月上幸九成宮山雨大寒從兵有凍死者

傳言周無寒歲秦無燠年夫周之衰秦之盛其歲年固多
豈盡無寒燠哉亦言舒緩慘刻之應而已高宗可謂舒遲
解緩之君在咎徵冝得常燠今乃盛夏而寒何也此武氏
好殺氣之先至者也或曰是時武氏未全得唐之政未多
殺也何爲而有此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慾將至有
開必先大冬肅殺疑陰所爲也乃兆於仲夏之時惟見幾
者知之人君而不悟也生乎其時者必有晦迹韜光之士
矣

上以吐蕃爲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守備或欲
亟舉之竟不能決

太宗於羣謀紛紜之時若非心有先定必能決擇從容決
如韓國決擇從善便賞建德於成臯專用薛收之類是也
心有先定處突厥於塞內專用温彥博之類是也則未有
發言盈庭莫知去取而罷者也高宗之時賢才尚多議吐
蕃而不決則以君無先帝之明也其時三議和親與亟戰
非也和親則辱國有耻者不爲亟戰則疲民惻隱者不忍
保境嚴備策之中也一言立斷矣

偃師人明崇儼以符呪幻術爲天后所重官至正諫大夫爲
賊所殺崇儼屢言於后以太子賢不堪承繼及死賊不得后
疑賢所爲誣以謀反廢爲庶人

先是郭行真入宮事蠱高宗爲之殺大臣及故太子矣又
以明崇儼之死爲之廢太子而終不知其情實人心既昏
乃如是耶厭勝之事未嘗有治則行真固無恙今之殺崇
儼者若[illegible]方爲乎神器蒙辱荊棘生宮之象
著矣

詔裴行儉[illegible]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詐遂以
詐勝之

撫士貴誠不易之言也制敵尚詐非仁義之兵也春秋紀
兵法[illegible]獨於以詐勝者則書曰敗敗者彼來戰而我以
詐勝之也晉文城濮之戰其功[illegible]矣許齊衛以携楚之黨
拘宛春以激楚之怒然後得呈其意決則一戰而勝之孔
子不美其功而惟其譎及大鹵之戰毀車崇卒以取勝聖
人亦以敗書其惡用詐謀如此況衍制敵尚詐非仁義之

道[illegible]則致[illegible]誠信不反爲人所敗乎曰光武
破尋邑孔明拒曹操皆強弱不侔而未嘗用詐光武直順
人之心而孔明行師有制是以所向無敵必曰詐而已矣
一遇不可詐者其不自敗乎

薛紹尚太平公主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紹兄顗以寵盛
憂之問族祖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慎行
之亦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懼也

士大夫有志節者多不肯連姻天家而帝女下嫁必妙選
望族名士各從所欲則無時可以成婚然舜由匹夫爲天
子婿能使二女從其婦道此則尚主之法式也帝女而不
擇名士爲歸名士而恥爲天子婿可乎必也公主有父母
師傅之訓如太宗宣宗不驕其女而爲之婿者德行行乎

閨門使帝女不敢以富貴加於夫家交得其道其何憂如
之不[illegible]乃從[illegible]克構之言乎

立皇孫重照爲皇太孫上欲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
慶對曰晉及齊皆嘗立太孫其太子官屬即爲太孫官屬未聞
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
王不相襲禮何爲不可

事君者義有所問據經法以對然後爲當若阿意從欲而
對[illegible]其文是小人已王方慶始而正言既而獻諛背義不
對[illegible]也而高宗所謂自我作古者是耶非耶曰[illegible]言而然
所行而[illegible]有王者起必來取法矣言之而不然行之而不
[illegible]於今則人不服垂於後則世不遵雖欲作古其可作
[illegible]其有[illegible]作妄作不知而作作而不法[illegible]以此

言猶口舌亦惑其名之可以自便而不知理之所不可成
也

以吏部侍郎魏玄同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先是玄
同上言銓選之弊請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上不納

委人材於選部不問賢愚功罪一以年格次進知治體者
以爲不當論之詳矣惟在上之人無意於得賢能致平治
也則曰守法足矣苟有求賢能致平治之心則必改此法
改此法者必慎擇天官而取人之術數路並用則兼周漢
所長而除晉魏之失矣夫言事之人常以有言不用爲歉
以人所見不同或以不出於己也今玄同言而不用以制
在他人也及身爲宰相可以詔王嚴置矣乃復寂然自絀
前議豈言之之易而行之之難歟

黔州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自殺上深惜之盡免
黔府官屬祐一夕忽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黎國公
傑爲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爲穢器題云謝祐乃
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零陵王俊黎國公傑能爲人子矣或曰謝祐爲都督承武
后意而殺其父二子安得報私仇乎曰祐非有高宗之命
而黨於賊后是亦賊也二子殺之何不可之有又況明之
死高宗深惜之而盡免黔州官屬二子報父之深仇固知
君之深意矣使武氏而不專制二人者蓋高宗之所賞也

則天皇后上　唐紀

中宗即位立妃韋氏爲后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裴
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

炎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爲廬陵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豫王旦爲皇帝是爲睿宗事皆决於太后

丗觀中宗之廢者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也中宗云以天下與韋玄貞固爲失言炎安得弃告于后遽謀廢之耶身爲宰相勒兵宣令則廢君之罪炎爲首而武后爲從矣炎但知玄貞與政必與己分權不若倚后爲重而不爲唐室遠慮以啓革命屠戮之禍然則炎之罪又下於廢君而已武氏包藏禍心覬覦神器自高宗中代其迹蓋彰炎豈懵然不識乎苟不能識是爲不智罪猶淺也識后意趣而勸使廢立是欲爲后腹心股肱之助其情爲如何它日劉景先胡元範與文武間不以炎爲反者皆昧於君臣之大義者也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后以權與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

哀哉裴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勸女主廢之而戒以防微杜漸事尚有微漸於廢君者乎呂氏惟殺趙王戚姬也遂肯王諸呂之事武氏殘其主母而害三太子比之呂后孰爲甚炎舉呂氏之敗以爲戒而不知廢天子者呂后所無有也事當防微而爲之决其防事當杜漸而爲之撤其杜躬行此事而口出此戒所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其愚豈不甚乎

諸武用事衆心憤惋會英公李敬業同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坐事被黜皆會于揚州各以失職作亂以匡復爲辭遂起兵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求得一人類貌故太子賢紿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因奉以號令

徐敬業欲因天下之憤而舉兵者直數武后蠱君廢王欲代唐室之罪且行且檄收衆風馳苟得罪人何患唐室無主而施施然開三府方效成方遂王郎之所爲紿衆出令夫大事豈可以詐立哉已自爲詐人誰以誠應之其不旋踵而敗也宜哉

太后問討於裴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竪子得以爲詞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太后怒以炎欲反斬之

裴炎謂睿宗年長不親政事故賊得以爲辭中宗年長既親政矣而炎廢之何說也始而廢中宗開太后視朝令而議討賊勸太后復辟譬猶以肉啗餓虎又從而奪之則見咋而已矣故能權輕重而後可以當國家之大事韋玄貞爲侍中雖由外戚然有長孫無忌前例亦未至遽擅權而亂國也方之太后專斷之以豈不懸遼乎中宗雖下愚炎與玄貞及劉仁軌劉禕之之徒左提右挈雖排太后不預外可也然炎當高宗初崩中宗即位之時即奏言太子未聽政宜稍有要速處分望宣太后令施行纔兩月乃有廢立之舉既自黨于太后矣今又欲使太后歸政睿宗以中外議而弛張大柄一出於己其將能乎太后目之以反宜矣

欲行此名不可得矣

詔李孝逸討敬業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

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主之朝可謂不待價而沽之者矣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舉使敬業而敗則武后愈安何繫於唐室然則將不令孝逸拒之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獻言高宗而命以官誠有遠見安略若永淳弘道之間自晦而去雖非見幾亦未君坎也至是鋒穎已見聲名已彰難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寵祿淺有道以遠迹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

制內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舉

女而自媒求貞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者鄙之故有天下國家必勢名檢抑奔競取難進之士勵靖退之規所以成人材而興禮義也武后此詔可謂失矣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乃引以為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為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誠使宰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寧憂乏才何必開衒鬻之門消廉恥之道乎狄仁傑張柬之姚宋諸公豈自薦者哉凡自薦賢者不為而才者為之人君安治天下固賴乎賢者為本也

命鑄銅為匭置之朝堂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軍機秘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得投表疏

古有肺石謗木皆以達下情也上之出令如疾雨建瓴其勢然也下之貢誠如搏水過顙亦其勢然也故明君慎於出令而急於民情之上達武后之意則非其所為則近是矣然欲知得失聞冤枉及天變則可也使人獻賦頌求仕進則不可也後世於所不可者不諫而同之於所可者乃閉而不行或又設令曰如某事乃得言某事乃不得言於是民之幽隱國之利病上皆不得知諂言日進而危亡之膏肓成矣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乃盛開告密之門寵任酷吏周興來俊臣之徒競為羅織恐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於是入獄者望風誣服

自古酷刑未有甚於武后之時其技與其具皆非人理蓋出於佛氏所說地獄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說自南北朝瀰漫至唐未有用以治獄者何獨言武后之時效之也佛之言在冊知之者少形於繪畫則人人得見而慘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閻立本圖地獄變相至今尚有之況當時群僧得志繪事偶像之盛從可知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博佛本以善言之謂治鬼罪於幽陰間耳不虞其弊使人食受此苦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賈大隱曰太后既
廢昏立明何不返政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曰禕之我所引
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賄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
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太后大怒以為拒捍制
使賜死

禕之受知武后位為宰相有所見而陳之可也況返政大
議乎而與人言之不知宰相成之戒也道有常有變常止乎
正而變適於中變而不正斯亂已武氏方欲滅唐而自立
變而不正之大者劉禕之以常道律之不亦昧乎雖然不
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此則宰相之言也太后一時處分
後世特旨御筆之屬也命令之出治亂安危繫焉雖小事
猶不可不慎況殺宰相乎太后時與政事者凡六七人無敢
執議以一陰制羣陽消鑠殆盡無敢使然耶抑人不能
三才而斡之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八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九

則天皇后下　唐紀

太后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請如舊制遣御史監軍太后曰
古者明君遣將委以閫外之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無大小
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事有意非而言是者取其言可也武后不置監軍之類是
已人君命將必置監軍其一欲號令出乎己成則收其功
謂上能制命也敗則歸咎謂下違令也其二以兵授人
多至數十萬不能無疑焉耳武后嘗握大柄謀不任下猶
恐大臣分權言者爭論以沮其勢故因方質奏請言以下
制上之非嘗示意旨雖然其不置監軍之事則可為法矣
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敝賢臣勸諫終莫肯回用是
見武氏智術之高控御四海奇才傑智不能出其籠絡
豈偶然哉可以男子而不如一婦人哉

太后以私憾殺郝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隱慝自
是法官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弊法必有所自後世習為故常而不革木丸是也使其情
服固無言而受刑使其未服而塞其口與殺不辜幾希用
刑之君子可不悉察而禁止之歟

河南道巡撫大使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
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禹與太伯季札或聖或賢祠之當矣彼一千七百餘所獨
無賢於伍員者乎而得與禹班狄公何當識[illegible]之紀此
四祠所以風武氏也夏禹與子者也太伯季札讓國者也

[illegible]皇與子而併之又令而謂術
是為[illegible]不然將有復歸者矣夫仁人君子之有所為也豈
徒然而已哉范氏為[illegible]碑表出此事而系之曰神[illegible]
正之而況於人蓋亦未喻懷英之意也夫范之為此碑[illegible]
將以諷焉而終於懷英之微意猶有所未喻賢哲忠事之
聯明如此又況其凡乎或問伍員之事是耶非耶蘇子有
言揚雄以三諫不去鞭尸藉棺為子胥之罪此曲士陋說
也[illegible]與國存亡去將安往百諫不聽繼之以死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不然以君討臣而[illegible]之報是有父子無君臣非
聖人之教也子令之治報受兄命為夫豈父[illegible]之意哉吳

伐楚入郢楚子奔鄖鄖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
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必犯是余殺
汝乃止其視子胥不亦賢乎若如公羊之言弒君之臣踵
相接而有相摩矣蘇子取之蓋擇焉而不精之過也故子
胥無足取者狄懷英借以發意可也

霍王元軌廢徙黔州而死

元軌賢王也史言其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處士劉玄平以
無所短稱之然武氏方肉視諸李而元軌為青州刺[illegible]
諸王宗室謀舉兵又無必成之計烏合四起未[illegible]
匹馬出覓而爲[illegible]賢雖可稱而周身之[illegible]
才[illegible]
[illegible]殺[illegible]自此始

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于大庭天子稱制訪以理道其
事重矣貢士既試于南宮已精其較選而又試之殿廡是
以南宮為不足信耶其先所第名必從而升降之殆猶兒
戲耳故先正富文忠請罷殿試其說甚當然未能有行焉
無亦悅其名以謂親屈帝尊策天下士其襃然為舉首者
天子所親擢歟夫南宮禮闈遴選文學卿大夫使司衡鑑
嚴莫甚焉以是為未也重複試之於是士者或下後者或
先前日所考殆成虛設古者明試以言豈其若是之勞且
玩也又況事出自僭竊亂溢之武后可不革哉

太后可羣臣之請改國號曰周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睿宗
為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

君子有言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

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湯武革命且盡言之獨於
坤之六五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者廢興常理也婦居尊
位非常之變故也夫無其事而不言可也女媧武氏是有
其事矣雖不言安可隱乎曰婦而居尊位是月旱孛晝天
畀地尊陽德消亡陰道獨盛舛逆謬戾形氣交錯雖天下
皆小人夷狄居中國洪水橫流日食晝晦不足過矣然則
可乎女媧之事於史有之而孔子序書斷自唐虞其以
來凡三千年呂氏欲為而未成武氏遂踐祚革命如男子
然非常之變其大若此豈天數耶然三千年間纔有一武
氏雖曰天數亦不及終其身而元氣充復後世或欲為是
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盍於高宗必還有以處之則女主
之禍可其不重與何者以理之所無故也若其可有則

坤之六五不以黄裳爲戒矣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狄公在武后世第一等人也而不耻於事女主何也曰將以復唐也故寧受屈辱瀕於危殆而眷眷於后又善藏其用不先事而言待時而後發其誠心足以感動之故雖如武后鷙烈暴悍亦爲之回慮易意而廢主得還其功大矣古人有不羞汙君者仁傑必以是自爲武氏于時年將七十以人生常數期之反正之日若可待也是以不計其身之危辱以冀唐室之復寧雖未及如志而廬陵王來居東宫魄兆已見矣向若既踐相位權夾俊臣之獄一斥不復則此志不遂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耶是故同人之九三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孔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然則仁傑比之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蓋晦若平其發矣伊尹之就桀也湯使之也桀不可與爲善決矣猶湯使尹諫且勸之尹何爲而往桀苟能聽尹則湯豈有取桀之舉哉惟至于再三至于四五而言終不入也於是從湯以伐夏救民蓋未嘗枉己也故尹進而桀有可逆則有亳可歸仁傑進而不醜武氏未見其退志爲得與伊尹比歟柳宗元乃爲之說曰伊尹蓋嘗思曰湯仁人也其功遲桀賊不仁朝吾從而速莫及於天下可也夫聖人救世之心雖切而不肯少貶以求用如其不然孔子當婚衛之不至受女樂而不朝何汲汲然去之乎爲是說者蓋以文其黨附王叔文之罪所謂自以爲中庸而無忌憚也揚子雲有言絀身將以伸道也孔子見所不見敬所不敬者絀伸也此言亦非也身者行道之具猶燭者照暗之物也身既絀矣道安能伸燭自不明安能破暗孔子無不見無不敬未嘗絀也其言曰天厭之天厭之吾將仕矣以天自處行止在我曾是以爲絀乎斯道也惟知聖人者知之

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時人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糊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紀先知劾其誹謗訕請決杖太后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恤人言

眯目聖神可謂誹謗矣紀先知糾之未爲甚過況全交彷死亦將何辭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官使之自反此明主所爲也夫以女主而時能行明主所爲宜其運動四海呼吸雷風一時英賢無不俛首爲用由是觀之呂政於忠諫者以誹謗罪之於是有偶語之禁有妖言之令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小決而勝廣起大決而劉項動將以遏之適以來之計始皇猶阻雄暴之資輔以李斯文法刻薄之才而行事曾不如武氏之一婦人秦用是亡武用是存豈不爲後世之明監乎

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昭德曰子猶有弒父況姪乎以親王爲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遂罷承嗣及武攸寧

以文而觀昭德爲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以情而測欲剛諸相權勢必速飛禍而去之所以剪其羽翼誅鋤之者乃

也諸武雖並列朝廷而不預政事則其氣燄亦少損矣

朱敬則上䟽請寬刑省罰以為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而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太后善之自是刑獄稍衰

凡說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為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善無自入武氏猜阻辯詐夫豈易諫哉陳子昂前後懇懇納說甚美后雖不怒亦終不從何李昭德朱敬則一言變其所難如反手之易哉得其情故也后篡奪人國故惡人之篡奪之也武承嗣所以罷相也刑名告端既已收功眞若芻狗爾此制獄所以少衰也苟直曰承嗣不可相制獄不可用是以水沃石而已矣

姚璹奏請令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從之時政記自此始

殿試始於武氏已不可不改矣時政記又始此亦莫之改也豈非史之大疵耶唐制以宰相修史固非善法然記注之官不廢則猶可考實今直使宰相撰時政記月付史館則偽美而易惡假善而蓋非實事不必書書事不必實而不復可信矣況武后行事汙穢冊牘奚可勝載姚璹欲為之隱播故建是議耳一經宰相手筆史官不敢改其末流至有君臣更相為賜者臣有大佞而有片善於時君顧其相曰可書其善於時政記君有大過而有私恩於己臣復其君曰聖德其宰臣已書于時政記以是而送史館史館録之惟謹而御言與動之官猶立仗馬未嘗載筆螭頭也用是而為史其可信者尠矣或曰審如是則武后史必皆溢美今之所傳削其瑕瑜不相掩也曰史嘗無公道亦未嘗無能書之士一時之史雖不記天下之人固記之故至允[illegible]於下樓之窮君子亦力為善可謂力為善則已無所繫而人不必防也不為善而惟人是防將見不可勝防而終莫之禦也

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曰今草木黃落而更發榮陰陽不和咎在臣等太后曰卿眞宰相也

亦木有小華於秋冬之交者俗謂之小陽春非瑞也亦非異也杜景儉之言似之而非也正使梨不應花而花以為陰陽失時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為天地易位乎幸能正言曷若盡言而淺言之姑以溢世俗之小名何足稱也

右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淡寡欲求棄官隱於嵩山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優游巖壑一如山林之士

武氏網羅人才至與羞有實不副學者矣未聞有才行而不為時用者也當是時拂衣而去惟武攸緒一人焉舍王爵之尊辭兵衛之貴安於巖壑而甘於貧賤使后不之疑其實見嘉矣猜忌之主與內不亢者常疑士大夫不為己用或至迫之以恥劫之以兵武氏量雖非宏而識亦開達以為天下之士既皆為其制指則雖親屬者官求志亦無嫌焉又況覘其所為無偽飾者遂以取信由是論之當時奇才高識不能自晦而立于其朝者深可惜矣夫下惠伯夷雖俱稱百世之師夷也其德蓋下惠所為為易而伯夷所為為難以二者比方之以論不羞汙君何如不立乎惡人

之朝也自附於張會則將有脩合吉凶咎之行自附於伯夷
則不失為守道潔身之人節既所趨向則所立可見矣雖然
下惠亦豈易為耶雖曰不羞汙君不卑小官然而不怨遺
佚不憫厄窮進不隱賢以事人不以三公易其介夫
豈苟於一官而求容悅於君乎猶從其一偏而廢其衆善
是吾翁而已矣
婁師德與吐蕃戰大敗貶原州司馬師德因署移牒驚曰官
爵盡無耶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身體髮膚生而有之也志士仁人猶不求生以害仁況官
爵非生而有之者乎而世之愚者患得患失決性命以饕
富貴犯理違義苟賤亡恥耳官爵不可無也雖中人以
下者衆所以至此亦由在上者不以義榮之而以勢榮

相高故也或曰官爵之不必固也如此則聖人垂戒使無
危溢之行以長守富貴者何說也曰言各有當也四岳九
官十二牧能夙夜在公靖共爾位終身不徙可也湯文為
諸侯而見囚辱亦可謂危溢致之乎比干箕子逢龍又可
以長守富貴為心乎下而言之官守不得其職言責不得
其言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乃曰長守富貴孔子之教
也吾不可以輕去是則穿窬而已矣婁師德長者人也雖
以貶削為驚異亦安之猶賢於恃者於臨者而史謂其
不復介意則非也儻求之物等於介意介而不舍又將如
何
鑄九鼎成徙置通天宮豫州鼎高丈八尺餘州高丈四尺各
圖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斤自玄武門入令宰
相帥宿衛兵十餘萬人曳之
禹鼎之說見於左氏春秋傳記周王孫滿之言曰夏氏遠
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之使民知神姦民入山林不逢
不若魑魅罔兩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
以為非歟則有是鼎以為是歟則豈有王室鑄一鼎象魑
魅罔兩不若之形而使九州之民盡能見而識之也且使
民不見魑魅罔兩不若之形豈治國者急務後世無此鼎
民亦何嘗為魑魅罔兩不若害之於山林之間耶以愚度
之特遠方圖物鑄鼎象之為可信耳蓋禹治水別九州定
山川被澤之名賦貢多少之數故鑄之於鼎使後世有考
焉大抵禹貢所記即鼎文也因以寓意于鼎曰實此則可
以正位而凝命云爾是故三代傳之而不敢失周衰雖增

九州為十二疏五服為六而百畝之徹與夏后五十而貢
同為什一中經暴君汙吏壞法制而跡禹之跡與則有
考者未必不以鼎而見之也周亡六籍與學士猶見焚滅而
況於鼎既淪沒矣後世方且鑄而為之勞人費財而無益
於事如武氏所作圖山川物產將何為哉其甚者乃取天
下元臣憂在社稷忠於人主者目為姦邪比之魑罔而鑄
之于鼎是為鼎者識乎天下之具武帝汾鼎武后神鼎宣
為奇觀而後世之鼎乃禍亂之原本耳徇名失實至此為
上者可不辨是非之歸乎
來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及
俊臣受誅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罪止一身
違忤俊臣必見族滅

人主欲行其志不能自達必付事柄於可任之臣其志善其臣賢則福速蒼生而仁不可勝用其志不善其臣不賢則君取其一臣取其十而害不可勝言武氏委來後臣之徒本欲誅鋤異己者耳而後臣倚勢挾威恣為姦利有司不敢拒武氏不得知然則武氏所得少而後臣所得多人君臨此必不以不義之心而託之不義之人使利歸於下而害歸於上矣

宰相狄仁傑上疏以為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武庫之寶爭不毛之地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近者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亡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切謂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較長短哉

陳子昂諫說武氏甚多其論亦美而或者譏其失言謂武氏不可與言而言之也言既不行強聒不已故其論雖美自後世觀之豈不猶資章甫以適越乎是故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仁義之道或可以礱盜跖而堯舜湯武之事業非所以語武氏也今狄公以邀功絕域不務固本安人為非二帝三王所行而勸止之不幾與子昂比乎曰人之語默行止有事同而情異者此類是也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狄公所為懇懇恐百姓虛弊根本搖動者為唐計耳以此史讓英之心然後知其與陳拾遺遠矣

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妃鳳閣舍人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旨出刺合州

賊后之宗唐室之讎也何名為中國親王弃之夷狄猶為漏網未伏其罪此何足惜者而柬之論之耶笑厥尚知武氏小姓門戶不敵而柬之獨不知之耶姑以淺事而論太后族子娶可汗女豈不賢於指公主而嫁諸夷狄耶故論事不正其本而治其末則名不正而言不順矣

宰相蘇味道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

是非別白曲直不淆者天下共願之公情而姦宄小人之所不利也自鄉黨積而至於朝廷苟是非曲直各當其分即二帝三王之世也是非曲直各失其分即幽厲桀紂之世也百姓之直為曲所勝是為非所蒙必求直于縣縣不為之理即求直于州州又不為之理外而有按察內而有朝省必冀一伸之而終不得伸則曲而非者嚖掌得意相視而羣起矣又況百姓而上為士為大夫為卿輔而是非曲直亦復如此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故宰相者別白是非辦論曲直進賢退不肖然後可以服天下之心焉今蘇味道以模稜自處又以教人下雖不為百姓所賴而朝無怨疾得持祿容身之道一時富貴久已湮滅而史冊所紀千載不磨猶前日事也亦何羨哉雖然比之以是為非以曲為直以賢為不肖以邪佞為忠良確守此見牢不可破者則又為賢矣雖至於鹿馬易位其如人心不服何是故哀公問於孔子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頊說二人曰公兄弟

貴寵如此天下切齒多矣將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曰天下咸思廬陵王公何不勸主上立之以繫蒼生之望豈徒免禍亦可長保富貴矣二人承間以爲言太后知頊之謀乃召問頊頊復且陳利害太后意乃定託言王有疾召歸就醫

歸廬陵王狄仁傑雖首言之太后未許也及吉頊爲二張謀后意乃定託言王有疾召還就醫然則頊功爲多而當時及後世稱復唐之功者特歸之仁傑而不歸之頊何也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心誠爲國耶事雖不就君子亭之心不在國而假善以濟其私耶功雖幸成公論非之狄公精忠惟復唐室是念其請歸廬陵王也太后雖未之許然心已開寤矣吉頊乃傍緣二張誘以長保富貴太后雖卽從之其如狄公之請在前又無附麗而正行其志乎故以

權論求濟託非所託者是自爲不正安能正邦況頊以告密進身黨附來俊臣一言之禍殺名士三十六家爲人如此又欲竊返正嗣君之功豈天理所容乎

初閻知微因歸道使突厥還歸道以突厥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爲之備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旣詔其昏而突厥大入冦太后夷知微三族擢歸道爲夏官侍郎

莊周氏論治道先之以明天而終之以是非賞罰是不見賞而反收之非不見罰而復縱之雖堯南面而立舜北面而朝天下不可治也自突厥爲患武后遣使閻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歸道以和親必負約夫利害在數千里外而信誕係使人言談之報則宜何從于此事者亦從吾所以而已武后意在和親故用知微策既而突厥背約和親

大入連陷數郡殺掠不可勝計自此其國大振拓地萬里益輕中國若主此事者必欲行吾所欲而畏用兵知微必遊言曰虜所以侵犯者由我誠未著禮未備賂未厚也宜益卑使人卑辭重幣必得其歡心而爲知微之徒者視見叩谷入其說扳緣而起朋附而行薦賄不已必至割地割地不已必至稱臣納款夫河北猶未止也武氏灼見此弊慨然反前日之失選將與師分道攘斥突厥旣退分別邪使人是非大明賞罰則與漢高封婁敬斬言匈奴可擊者異世而同能嗚呼一婦人干天位罪不容誅而英謀雄斷乃爾道於德宗與石晉之前得無羞其顏而奪之氣乎

內史王及善嘗忤旨稱病謁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

太后不許

經理天下者貴禮物法度有常守而不肯輕變欲民之耳目習而心志定也及其久也姦雄百計欲掃滅前迹而建置其私百姓終不與也故光武起南陽入洛邑吏民見漢官威儀流涕而屬心武后更革唐室袞冕郊廟豈不異哉行之纔十餘年雖將相大臣安於承事若宜然者以王及善曰武氏爲天子之言槩可見矣中書令不可一日不見天子而女主豈得稱偽位十五年稱皇帝乎安於此而不安於彼其爲推類也未矣

胡僧邀太后觀葬舍利狄仁傑諫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戎吾首陀之象

佛者夷狄之神也感於佛骨而欲殺韓愈太宗

乃能聽狄公之言自遏其惑以從直諫還中宗然而不能
然女主宜不能然而能救其禍故聚而為一世其才有
過人者矣後之人主可不強於為善乎
狄仁傑嘗薦姚元崇桓彥範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
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治古宰相以旁招俊乂為任後世乃有植黨之嫌惟明君
能不以此嫌而廢大臣薦賢之職以所益者大也狄公引
進凡數十人而當時不以植黨為譏亦可見其得人而無
私矣得人衆多不以其私可謂賢宰相矣或者援親姻阿
所好因為有國偷得選擇之譽而推所舉使賢愚同滯是
亦私而已矣
三月大雪蘇味道率百官入賀御史王求禮進言曰今陽和
布氣而寒雪為災豈得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也太后為之罷
朝
忠臣無所不用其忠雖屢瑞聞者必從而諷諫佞臣無所
不用其佞無是事猶指為有也設如物象呈異則顛倒吉
凶變移休咎無所不至或一切匿覆而不以聞其意人君
疑而問思而悟求所以致此者則於己不利故雖天變動
於上地變動於下率百官鉗其口結其舌反取雲氣草木
之疑似者以為祥瑞洋洋然稱而賀之此姦臣之同態也蘇
味道不至是特其貪好諛故為賀雪之舉然王求禮昌言
於下武后罷朝於上則其諂不得行而蒙蔽之徒亦為之
惕息使明君當御則味道難逃孔子之罰矣
天官侍郎崔玄暐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
月餘太后謂玄暐曰自卿改官聞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
姦貪耳今還卿舊任
是時狄仁傑已薨在執政位者韋安石李迥秀顧琮蘇味
道諸人也琮無所建明迥秀事母而出不敬之妻安石疾
邪而抑二張之黨況於玄暐介直必不相容矣所見惡者得
非蘇味道乎味道前以賀雪而屈於求禮今以抑玄暐而
忝於太后然且強顏而不退大臣無恥不亦辱其位哉
長安二年九月朔日食既三年九月朔日食既
呂后末年日食惡之曰此為我也未幾而薨武后至是日
食再既明年亦薨日者至陽之精人君之表今乃為女主
之應天道亦僭乎今以高宗武后觀之高宗自顯慶五年
已後至崩凡二十三年日食且十而武后自廢中宗臨朝
至薨凡二十一年日食纔十高宗昏懦無斷武后英明有
決相去之遠不惟人事而晝夜所表亦著矣夫陽微不競
則陰蹙長中國衰壞則夷狄進君子道消則小人盛理固
然也武氏反陰為陽居中覆極奄唐家之舊域班正朔於
八荒其氣歆所感上致日星之變不亦宜乎人君觀此可
不法天行健進德修業以齊大人之道正天地之經乎
張昌宗譖魏元忠謀反太后欲使元忠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
賂鳳閣舍人張說許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
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
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御史張廷珪左史
劉知幾亦曰無汙青史及入太后問之說曰臣實不聞元忠
謀反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

繫治他日更問說對如前命更鞫之說執如初元忠貶高要
尉說流嶺表
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計而忠張說說亦可謂賢矣向使宋璟
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雖
然此最凶邪姦賊之所惡指為朋黨者也其言曰爾雖有
義安得自伸顧惟我之從可爾以此為向背之的則特立
獨行者必斥而去阿諛比附者必悅而留而是非之理亂
矣詳說之為人非能守義不回者也璟既戒之甚力張廷
珪劉知幾又從而激勵之遂生死中勢不得不直也苟惟
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能親
忠良以自助耶君子所以貴乎三益之友也
時武三思以下皆謹事張易之兄弟宋璟獨不為禮諸張積
[illegible] 竟文
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武后雖肆行誅殺而當時號為賢士則未有死者惟所寵
信邪惡之人反多不免至如狄仁傑徐有功朱敬則宋璟
之徒則保護尤為其與廣遠矣非惟鑒時弛張如志及其
末路衆正畢集而終賴以免豈非智術之高歟明皇之初
用賢求治中道而廢馴致大亂又不免其身方諸王母乃
大不及陰能任陽剛之事而陽不能勝陰柔之克豈天之
降才爾殊哉
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二人見
太后疾篤恐禍及己引用黨援陰為之備屢有飛書言其謀
反或告昌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太
后命韋承慶宋璟崔神慶鞫之承慶神慶奏弘泰之語昌宗
尋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
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請窮治其罪太后久之不應
璟曰儻不即收繫恐其搖動衆心太后勅璟揚州推按又勅
幽州推按又勅安撫隴蜀璟皆不行復奏收昌宗太后溫顏
辭之璟聲愈厲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按之未畢太
后遣中使特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
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二張邪黨也宋璟正士也武氏若欲曲庇昌宗則付二張
足矣而使璟同鞫之其心固了了邪正之判矣是故璟雖
再三陳論至於抗制不受太后終不之怒以內變之私終
不可屈外廷之議也夫嬖寵私溺其情雖父子不可得之
於父臣又安能必之於君乎而武氏肯自抑斷以伸正直
[illegible] 竟文
之氣其與漢文聽申屠嘉而推辱鄧通何以異哉使其生
為男子而臨天下其雄材大略殆與孝武等矣人主愛非
所愛不為公論所奪者觀此寧不愧耶
神龍元年正月太后疾甚張易之昌宗用事張柬之崔玄暐
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帥兵詣東宮迎太子至玄武門斬關而
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寢
殿太后驚問曰亂者誰耶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
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
太子安得更歸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
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以順天人之心太后乃傳
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
皇帝復國號曰唐

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諸王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黜非常之變者不為唐室討罪人是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皇后二罪也黜中宗幽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毀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殆盡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專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為庶人而賜之死中宗不得與焉又取武氏王侯嘗用事肆虐于唐之人者盡戮之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或曰此大事也於古有稽乎曰有昔者文姜預弑魯桓哀姜預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宋桓公之夫人衛女也生襄公而出襄公既立其母思之而義不可往乃作河廣之詩以自抑襄公尊為國君號令自己莫或干之者欲迎其母又何難焉然不敢徇私恩以廢大義也聖人錄河廣于國風豈獨見衛女之以禮制心亦欲明襄公之重本其義與春秋所書一也夫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人則知父矣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桀紂為天下上及其失道聖人猶存湯武之事況於太宗親平四海功隆業大而故時宮嬪已髡首為尼乃干天位負九大罪此於高祖太宗豈有婦禮於中宗豈有母道而乃膠常守故不能討治使得傳位又受顯冊仍皇帝之稱以是見五王雖能反正舊主苟非因武后久疾其勢可乘亦未敢動則其平日處心積慮欲戕此難者志氣忠果而智謀淺近使禍本不除諸武遺燼餘熱再熾然則中睿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王者也而有罪者亦未有大於五王者也為大臣斷大事而無學其不能善始善終決矣或曰使狄公而在當有以異乎此耶曰狄公亦如是而已矣何以知之觀其說武氏之言以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狄公固不肯給以血食於先而以罪討之於後也故知其亦如是而已耳或曰文姜與聞乎弑君是以絕母子之恩武氏未嘗弑也比而同之不亦過乎曰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其罪已當絕況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弑君者耶夫惟如是故不族踵韋后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為常也然則以中睿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王而有罪者亦未有大於五

王者豈不信乎為大臣斷大事欲善始而善終豈不在於有學乎

中宗　唐紀

立妃韋氏為皇后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與后私誓曰異時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為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中宗之在房陵其死一間耳自中人以下猶必憤悱怨艾監觀懲創進其獨智思平國家之難則與韋后誓言宜如何道而猥以不相禁禦預許之其頑鄙無趣操一至於此使長王廬陵豈免於益之

行篡弒之禍而況當天下之重耶狄張諸公力復唐室志
則忠矣知人之鑒得無愧於丙吉乎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曰二凶雖除產祿
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柬之曰大事已定夫何能爲季
昶嘆曰吾不知死所矣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曰武三思尚存
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及上即位與三思圖議政事由是
武氏之勢復振
刑賞當與事類五王討亂所殺者張易之五人而武氏不
預焉於是失先後重輕之類矣易之等嬖人也非唐室所
以存亡者武三思親則爲王尊則列相誠不易圖反正之
初宜亟誅之若奉漏甕沃焦釜若斬蛇蝮刺虎豹不足以
喻其急也乃置而不問是弃遺燼於槁草之中可謂智乎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孔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
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
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夫桑之爲物
深固難拔苞桑則叢生者尤難拔也難拔如此於之維係
焉則雖否而有休息之道無危亡之患張柬之桓彥範智
昧於此故未及治而復亂未及安而復危國既傾顛身亦
隨之聖人設戒豈虛言而無驗可不信哉
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武攸緒之志不緇於其族卓矣他人避武后之[illegible]中宗
之復辟常則奮然而出攸緒見其末也應召而來[illegible]而
去故在嗣聖中睿之際一人而已矣
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伺其動

靜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
用
讀史者往往忿懟崔湜之爲小人彼小人何往而不然無
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次則不知
三思其爲崔湜所反也固宜夫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
更伺其動靜是時建義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illegible]
王室討除三思猶未晚也必若中宗與韋后後悔則[illegible]
事斷以大義廢昏立明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爲法受惡豈
不賢於爲三思所菹醢乎而五王智不及此其受禍也宜
哉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宋務光上疏以爲外戚太盛後庭干預
朝政之咎上不省
六月洛水溢流二千餘家七月霖雨不止而有十七州大
水之變于時韋氏未大張三思未專權而天戒已如此使
中宗稍有遇災而懼之意亦必推求象類以陰盛爲虞思
正厥事則宋務光之言必見采納惟其漠然不以經意而
敬暉諸公亦不能以災異之符儆動上心故小人道長君
子道消不可禦矣昔者宋大水魯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
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
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今唐大水
如是而君臣視之猶鄰國之壑也欲不亡得乎
則天崩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有忠直之
望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賜元忠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
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魏元忠嘗爲高宗季年由太學生慷慨論事屢忤武后岀屢瀕
危殆而無所低折蓋以死爲輕以義爲重矣實封百戶於
守相何加焉而至於懷感悲涕何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元忠至可止而不止義氣不勝有貪志焉故雖
位爲公輔猶愛百戶之封爲三思所陷容容循默坐視五
王夷滅政事紊亂不敢一言而卒亦不免孔子曰棖也慾
焉得剛爲大臣而有慾已且不正如正人何

元忠爲相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

中宗鼎鑊豈若武后之烈三思凶懿豈若周來之甚元
忠不懼武后而惕息於中宗不畏周來而屈折於三思是
何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故也君子有言德成者不爲血
氣所使何以能成其德持志以養之而已簞食豆羹不得

則死然蹴而與之乞人不屑血氣尚勝故也萬鍾之祿與
不得則死者相去遠矣然有不辨理義而受之者血氣衰
故也知所以戒則志常爲主血氣不能盛衰之矣又曰血
氣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夫此所謂聖學也元忠受
材美矣而不知學以養之故忘在得之戒而罹殆辱之患
也

武三思誣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謀反皆長流
嶺外三思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崔湜說三思矯制殺之乃
遣大理正周利用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殺彥範暉
恕己而還拜御史中丞

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五王親討諸張奉中宗返正反
以快仇人之心以怨報德人理亡矣此五人者自非謀反

大逆猶將十世宥之而無罪戕殺其逆天理不亦甚乎夫
廢我者毀我宗廟社稷者寵以重德復我者存我宗廟社
稷者施以極刑中宗之爲人何哉始雖不許三思之請
既而不治矯制之事是與三思同情也遇毒而死其能免
乎

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爲善人何
者爲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即爲惡人耳

三思之言至不道也讀之者莫不嗤而鄙之矣然躬踐者
亦豈少哉常人之情莫不好人同乎己而惡人異乎己君
子則惟義之比惟理之從惟賢之與以其心公而無偏係
之私行治而無譏議之嫌量大而無忌疾之情也心不公
行不治量不大則不期爲小人而自入於小人矣陷於小

人而不自知則同乎己者是之異乎己者非之是者蹤之
非者排之高斯林甫盧杞元載由此其選也豈特三思爲
然哉夫此六人者其四禍及其身其二及其子孫未有脫
然無禍者後之人宜何從三思之言其不足祖述亦明矣

**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爲神龍元年制書一事已上並依貞
觀豈可近舍母儀遠尊祖德乎制褒美**

謏人獻媚而不度其言之不敬夫不敬者大逆之罪也禮
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
知尊禰矣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今權若訥居諫諍之地
職在獻可替否不以學士大夫待其君而以禽獸遇之其
罪云何中宗遭閔於前而受侮於後曾不省悟反褒美之
天理淪亡祖宗譴怒作丕刑于朕孫死無日矣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己出惡之武三思上官婕妤安樂公主
與駙馬武崇訓常陵侮太子又言於上請廢之太子積不能
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三思崇訓于其第自
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婕妤大言曰觀其意先
索婉兒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俯謂
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何為從多祚反能斬反者勿患不富
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衆遂潰太子走為左右所殺上以其
首祭三思崇訓

討諸張退武后以中宗返正者李多祚嘗奉令承教於張
柬之矣其時武后雖如壽年苟知其謀先事而發僨於牀
上其畏不死然以五王協計衆人心以憤扶正抑邪是以
成功今多祚無外廷大臣廢昏立明之策獨舉禁兵以子

脅父其事逆矣既殺三思崇訓遂中止韋氏之兵得不動乎
然則上官婕妤次及大家之言非恐喝中宗乃太子勢所
必至也為多祚者宜拒太子不從其請善矣不知春秋之
義陷於誅死不亦傷乎

太子起兵遇魏元忠之子升脅以自隨太子敗升為亂兵所
殺於是宗楚客紀處訥言元忠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
許楚客使姚廷筠冉祖雍楊再思李嶠表守一再三彈之貶
務川尉行至涪陵而卒

元忠貴居嶺南召旨之故雖在上返正之日乃五王以其
勳舊之故豈主意哉既見三思擅權五王受制韋后內亂
鄭普思葉靜能以妖妄見信則事可知矣逡巡不至上也
一見新君慶其復位宜翻然遠引益稱病而退次也亟就妥立

於是乎不知止矣及受實封嗟不復語本欲依違取容而終
亦不免是故釋禍莫若守正則輕重不足論也既不能自
晦於斯時曷若致大臣之義盡匡輔之道以身死國乃與
韋巨源楊再思祝欽明蘇瓌李嶠之徒同羣並立視五王
荼毒而不能救名節盡喪可以為知進而不知退者之戒
矣

遣使分道詣江淮贖生

贖生釋氏之法也武后信僧懷義下禁屠宰之令孰與酷吏
所殺為多韋后信僧慧範遣贖生之徒孰與五王所受為
害是不知類之極也夫不知類固佛之所謂道也其流習
之弊雖不信佛者亦皆以贖生放生為仁政之術希陰德
之報或戒殺自愛羽毛鱗介之類以祈釋之或置於苑囿

而畜以汙池臣以是為忠子以是為孝僕隸輿臺以是為
勸而急政暴賦殃及百姓則不以為念也奔逐賢才使不
得所則不以為意也輕重緩急反易倒置豈堯舜急先務
之智急親賢之仁哉故雖不信佛而不知其類則陷於佛
而不自覺由不善推其所為故不忍於小而忍行於大也

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
下善為文者充之每遊幸宴集學士畢從賦詩屬和使上官
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
儒學之士莫得進矣

欲觀世之治亂以所好治可也上好朴實者治之所由興
也上好文華者亂之所由生也欲觀士之賢否以所積習
可也務德勵行者君子之徒也辨肆詞淫者小人之歸也

君天下之道率以朴實而厭求新重之人布之列位猶恐不及今乃立之標的誘以美官而文華是勸又使宮婢品藻之彼變亂是非移易白黑令色無恥巧言黃鼓使人主眩於真偽皆此流也故漢靈置鴻都以取敗於前中宗置修文以取敗於後豈非有天下之明鑑哉

突厥施娑葛既立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郭元振奏追忠節入宿衛行至播山城經略使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待君者以君有衆也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之請留發安西兵引吐蕃擊娑葛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忠節用其言楚客遣馮嘉賓安撫忠節呂守素處置四鎮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討娑葛於是娑葛入寇生擒忠節殺嘉賓呂守素

荀卿氏曰聲無遠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是故惟不言也言則人知之惟不為也為則人見之宗紀二相坐乎廟朝巖巖然可謂深嚴尊重矣而財賄之好雖數千里之外蠻夷之人亦見其情發使遺餌果為所啗殺將覆軍貽國大羞小人嗜利忘恥如此為天下者可不審擇清德尚義之君子而用之哉

中丞姚廷筠奏為君者任臣為臣者奉法萬機叢委不可徧覽自今若軍國大事條式無文者聽奏餘各準法處分從之

老胥猾吏欲困其官長者必以文書之繁使其精力不給則得以竊其柄且示不敢自專之小心而官長終不悟也夫臣之欲竊其君之柄者亦然小事必奏小利必陳卑官賤品之除黜亦必進稟可謂柔[illegible]遜恭以謹矣而大謀顯錯威福潛移則君不得知此人君所以致此豈無說乎一曰疑二曰察二者苟有一焉豈惟姦臣得行其計彼愚庸懷祿者亦得置君於叢脞之地而已偷享其安故惟知道之主提綱挈要斯患則亡矣

韋嗣立上疏以為近來京官有犯者方遣為刺史選人衰耄者方補為縣令以此理人何由率化望自今應除省臺及五品以上官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上不聽

郡守縣令天下之根本先覺有言能為一縣盡其職者可以相國矣其重如此而世多忽之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乃遣刺州自漢氏已然吏部選人衰耄者方補縣令其弊至今在也夫仕於朝廷或失意旨或負罪戾而付之一郡其不以升黜為閒而肯改過自新者有幾不然是弃一郡矣人之壯也才力志氣可以有為思自表見往往矜勵及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方且使臨民治效無聞惟貨是黷是弃一縣矣故欲占世之治亂以守令賢否觀之而宰相之事業立可見矣

楊再思薨

再思貴為宰相一善無聞而有兩足狐之號其心固不以為恥也持祿取容竟卒于位自無知者觀之必以謂賢於張柬之崔玄暐之徒矣彼其自處亦必曰白璧不可為吾寧以偷合而全身也嗚呼天地久遠人以一身生死其間何啻白駒之過隙君子所以異乎小人者勉勉焉為善不顧苟求不愧焉耳使柬之玄暐之徒無善可稱而又擢從

橫是誠再思之不若矣自後世觀之再思雖齊乎相位欽
以公衮而一善無聞兩足無之名不可浣也五王雖困躓
究橫死于凶人而忠烈顯顯為興復唐室之功臣不可誣
也故君子不較榮辱成敗於一日以千歲自期而已矣
定州人郎岌上言宗楚客將為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
上言皇后圖危宗社楚客殺之上意怏怏后及其黨始懼
易曰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女子陰柔之質
易以流蕩尤為之防猶或踰之況決其限制而與之開道
乎韋后之至此極也由中宗在房陵不相禁禦之誓言也既曰
不相禁禦則何事不可為而又有怏怏心能無及乎昔魯桓
公失防閑之道卒殞其身春秋深書以為後戒中宗愚闇豈
所謂責輕足以謹聖人之訓非空言者其有鑒於來世亦多矣

燕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作八風舞備諸醜態上笑欽明
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祝欽明素以儒學著名而其所為如此世以是議儒學之
士大抵聖讀而膚行也雖然欽明止於自戮而已或乃有
口筆丑旦而身心管商陰詖肝膽以騖富貴謀人之國一
不成而萬有餘禍者其醜態豈不百倍於欽明之可嗤乎
原其失以經與事二也經自經而事自事則雖盡治五經無
救於八風之舞經與事一則經即事而雖不能記誦其文而道
與之合矣
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已為皇太女乃與之謀進毒上崩溫王
重茂即位韋后攝政請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司皆
以韋氏子弟領之宗楚客等謀革命臨淄王隆基相王旦之
子也素有匡復社稷之志率羽林兵入斬韋后安樂公主武
延秀上官昭容迎相王輔少帝捕斬諸韋親黨無免者武氏
宗屬誅死流竄亦盡
誅戮諸韋徵五王之不斷也誅竄諸武懲中宗之失刑也
撥亂反正之道必拔本而塞源徒芟刈其枝柯決涸其流
委則未有不復為患者縱不復為患亦不厭人心拂天理
矣然則當是時臨淄王當條其禍亂原本起自武后黜其
號奪其陵罷其祭享以庶人禮葬之絕之于祖宗猶足以救
中宗五王之失而垂女主禍亂之戒也或曰禮無臣子貶
尊上之文中睿皆武氏子也其可乎曰臣子無貶尊上之
文常禮也武氏所為天下大變天理所無也睿宗雖不敢
出自己意大臣以道正國豈不能勵經事而得其宜因將遣
君
變事而知其權召會百官告于高祖太宗之廟而行之為
法受惡可也武彼諸賢者乃至若俱焚惜哉

劉幽求言於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群望所屬今人心
未安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
淡不以代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於人安肯代之乎幽求曰
眾心不可違雖欲獨善如社稷何隆基入言相王許之睿宗
即位以少帝為溫王
臨淄舉事之初或請先白相王隆基恐王顧危事而不白
既誅韋庶人劉幽求曰眾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
基又止之至是復拒幽求之議不得已而入告然則隆基
之意不欲自取特迫於父子不敢出言惜乎睿宗之不見
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韋庶人武三思淆亂中外睿宗曾無

討除其亂而隆其能之大事宜究幽求宜請於相十以
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公主之亂無自而生矣宋王成器
猶能推臨淄建成功辭儲位而睿宗反不能焉中宗開繼登
樓然後界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幽求曷能戢亂而智不
能燭微惜哉

睿宗　　　唐紀

諡故太子重俊曰節愍
重俊為太子無良師傅不忍一朝之忿而淪於反逆之跡
所謂君子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使重俊有見微知著之智
遵養時晦俟韋氏之亂而後舉不亦善乎既不能然稱兵
闕下曾無辭説是則反耳復其位猶諡曰節愍徒以其殺
三思父子而不斷其兵熱之上浸也昔者蒯聵以欲殺南

子故至於出奔春秋罪其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
故雖書世子而義不繫於衛與之世其國也重俊則又甚矣
故曰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
侍御史倪若水彈祝欽明郭山惲亂常改作希旨病君左遷
欽明饒州刺史山惲括州長史
王者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
衆殺不以聽焉孔子為政於魯七日而誅少正卯為是故
也祝郭二人建皇后助祭天地之言白武氏奪攘矯虔廷
臣猶無此議夫豈特亂常改作而已縱不誅死尚當盡削
官秩投之四裔以為飾六藝文姦言之戒今雖貶黜而有
民有社夫豈足以示懲哉
侍御史甯源太子中允薛昭素奏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姚
元之等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制並量才叙
用
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蘇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惟
是之從必曰置先帝於過舉豈所以為孝沽虛聲於群小
豈所以為君爾以靈恩伎我耶然則此言無自入矣且以
姚宋秉政而崔薛之謗得行何也蓋睿宗以六君五使太平
陰疑於陽其剛柔尚不自理而奚是非之能辨姚宋若力
爭之勢將有所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事有大於此者
姑忍焉可也
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官各為之造觀用工數百萬
右補闕辛替否上疏諫亦不能從而嘉其切直
睿宗之賢於中宗者為其闇清靖一事耳其優柔不斷是

非紊亂賢不肖溷淆未有以甚相遠也使無玄宗繼其後
而在位日久亦同歸于亂而已矣辛替否之言可謂忠切
亦不能行蓋惑於異端者未有不蔽其從善之明也夫女
子當深居閨房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豈有離
其不嫁學乎異端建觀聚徒者其名為清虛寂靜之地其
實鮮不為汙穢淫肆之事睿宗不能察也二觀之費用錢
百餘萬緡其於露臺百金不既多乎而韓愈美唐之言曰
高宗中睿休養生息其諸以睿宗無可稱者直與父兄比
列而已耶
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
犯與燕州刺史李璡有隙璡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孫佺代
之佺敗於冷陘全軍覆沒

然欲擧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稷伊傳不越其職劉幽求聽李璲一言而撤幽州二十年完固之屏翰更命他將身與衆殲焉讒慝之人不蒙誅罰涉降之地不見誚讓睿宗雖不以世事嬰懷然若其位安得不與其休戚哉子夏問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之父母矣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可謂民之父母矣夫堂下遠於百里門庭遠於千里此崇高深嚴之勢也四方有敗蒙蔽者當益衆而人主乃能先知之夫豈遣間伺信小臣所致其必有道矣赤子未能言其心之好惡身之疾痛父母必知之以其誠心在焉保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其不知者鮮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九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

玄宗上　唐紀

上之為太子王琚說之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上曰言之恐傷上意不言為患日深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為重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

孝一也而分不齊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事親之心未始或殊顧所以養之者有廣狹耳不可謂曾參布衣而其孝不足不可謂舜撫四海而其孝有餘孟子知之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又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夫曾子之貧可知矣固不以貧而自歉舜之富貴可知矣亦不以富貴而自足以愛親之至貧賤富貴無預焉愛親性也貧賤富貴命也君子盡性不謂命也姦險之人擠其君乃有王琚李輔國以安宗廟社稷為大孝之論於是趨近功規小利而父子之恩失矣夫睿宗無恙不圖安其心而曰安宗廟社稷豈得比於庶人玄宗無恙不圖安其身而曰安宗廟社稷豈可同於匹夫已而兵甲內動二帝震驚而曰吾安宗廟社稷是外其父於宗廟社稷也曾是以為孝而不謂之悖德乎

初崔湜與譙王重福通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脫之既而湜附太平罷說政事及幽求貶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桂州都督王晙知之留幽求不遣

張說劉幽求皆有才智而短於器識者也是以不知人彼崔湜之不肖著矣曾何足救者是故縱虺得嚙放虎得噬幽求之免亦幸而已取人者未嘗不以身孔明所謂各務

其所尚是也然脩身必以道而道有正有邪故脩道必以仁心果仁矣乃能好人能惡人好惡不失其類則所好必善所惡必惡故仁其心者知人之要也

開門張燈作大酺奏伎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

張燈起於佛老二家至元魏北齊然後盛尤侈於隋而唐不能革也其實以為遊觀其名曰與民同樂夫國家百貴皆出於民而張燈之飾至於用紗縠錦繡金珠翠羽民有以油蠟而竭其產者苟其樂業雖牽車服賈亦能洗腆用酒何必張燈然後可以同其樂哉誠曰與民同者民之不安其業不樂其生多在四方遠於京師之處而輦轂之下繁華所集水旱不知饑饉不聞也祭不及遠而與近者同之無乃繼富而不能周急乎以此而思則張燈之事非先王令典有國先務罷而勿舉可也

太平公主既與上有隙遂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等謀廢立上自將入討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誅懷貞等無它也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為養志以遂素心賜公主死諸子黨與誅者數十人

太平公主恃寵干政其罪固大然上皇之愛妹也玄宗苟以大計不獲已者既已戒嚴當先奏知上皇然後舉則無倉猝震動之虞矣曾不是思乃勒兵徑入致上皇狼狽以避之其驚駭父心不亦甚乎孝子之事父母也及父母之所下氣怡聲不敢噦噫嚏咳欠伸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其敬戒如此父母有所愛妾雖沒身敬之不衰況同氣乎玄宗惑於王琚之謀欲去其害己者雖觸父而不忌其不孝大矣夫太平非有不利於睿宗及得罪天下者也直將圖玄宗耳玄宗殺之是亦太宗殺建成之類也爲玄宗計者翦太平羽翼廢而不殺可也睿宗每自謂素懷澹泊不樂世務然則盍於傳位之時盡釋萬幾則太平亦無所恃而謀亂乃有眷眷之情尚知大政昧於亢龍有悔是以不智處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豈非後王之戒哉

上幸新豐講武於驪山之下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張說劉幽求諫曰元振有大功不可殺乃流新州

玄宗材氣英果而於治天下用人材行賞罰之道則不逮太宗遠矣即位之初方平內難外無寇警天下萬幾固有先後之序而何急於講武乃又不戒視成欲誅有功之士一舉而三失焉使宋璟在朝必有正諫而張說劉幽求不能也徒能免郭元振而已夫欲誅郭元振者非本務也當止其講武以閑其邪心乃大臣之義也

上以姚崇爲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彈之上不納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欵坐是出刺相州

人臣之義無私交況以宰相而通於有寵之藩王將何爲乎得非求其援已乎正使岐王敢爲之言上之疑必自此起既非安身之道而且爲岐王之累說號有智於是大愚矣進退常事也姚崇既相說亦何懼而爲此紛紛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舊制雅俗樂皆隷太常上以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

置左右教坊掌之又選樂工及宮女自教曲法於梨園謂部
侍郎張廷珪上疏深以鄭聲淫游獵爲戒上嘉賞之而不能用
玄宗謂太常不應典倡優雜伎是也而更置坊院盛選宮女以實之此則煬帝所爲也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玄宗之亡也直坐好樂而已而廷臣獨張廷珪一人進諫又不見納昔顏回亞聖之資問爲邦於孔子孔子既語以四代之制且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夫以顏子尚當戒此況玄宗處富貴之極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以當道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也姚崇於是昧其所職矣夫鄭衛之音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猱雜子女淫於色而害於德而使人主玩心儲神夜以繼日雖英明剛毅或未免於移其志意況玄宗中人之質乎人謂姚崇爲賢相以此一事觀之名過其實矣
敕所在無得創建佛寺舊壞應葺者乃聽
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則天下之民歸心焉夫滅國絕世或有罪以亡之或不幸而及之其上之人則皆元德顯功也興而繼之所以天下歸心也逸民者或抱道懷德或有才有行人所尊敬上未及知者也舉而登之所以天下歸心也若夫四夷之教於滅彝倫自絕其類聚姦猾惰游之人於焉衣食其異於滅國絕世逸民亦遠矣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次也以漸廢之上也而許之葺壞補弊是以滅國絕世待之也不亦左乎凡天下功臣賢士及庶民之無後者亦衆矣武德貞觀勳烈之裔武氏中宗殺破滅之家風雨不庇流離失所者亦不少矣曾不是圖而施諸浮屠之居是豈君人之道乎
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道士往還
人之與人類也無不得相見之理惟罪人則人之所弃而夷狄者中國之所絕也今唐不使百官與僧尼道士往還是鄙賤之矣苟惡其作姦與亂則庶民與百官何間焉不然是夷狄待之罪人畜之則曷若衣巾冠帶之使齒於平民不亦善乎
立嗣謙爲皇太子嗣真上之長子毋曰劉華妃嗣謙次子也毋曰趙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嗣謙後改名瑛
毋正則子重毋賢則子良貴爲天子皇后主內妃嬪婦御皆具官而納倡優廁其間又立其子爲儲貳是不鑒趙王遷亡國之禍其輕宗廟慢神器甚矣嗣謙雖欲不死亦安得而不死蓋不待揚洄之譖武惠妃之讒李林甫之搖而輕廢不正之勢必至於是也夫以善始尚不克善終以正合尚不免邪敗況反是乎
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輕貶睦州刺史
御史大夫古三公也宋璟開元第一等人也監杖人輕小過也以第一等人爲古三公之官而有小過絀而置於數千里之小州何其待賢人之輕也遂君過舉而不知諫止姚崇之司刑罰也戾哉
劉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史憤恚而卒
劉幽求與鍾紹京初以怨望貶刺遠州矣紹京怨望不已故自果州再貶溱州幽求不聞後過亦貶何也玄宗初平韋后之亂意欲自取而幽求請歸之相王者至于再三玄

宗雖以大義卽從其言然方寸於胸久而猶有不念舊功
竟使廢死古人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協乎
家雖大功也失位怨望小過也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
故則不弃也而玄宗反此使天下之士見微知著則義冠
而來者必少納履而去者必多矣

皇后妹夫長孫昕與李傑不協伺傑出而毆之上怒杖殺昕
於朝堂

漢高與秦民約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欲
其稱也長孫昕恃親驕恣毆辱李傑此之謂違法傷施諸
道宗者亦何以異前官可也遠貶可也置之於死無乃不
論輕重之序而失刑罰之中乎高宗有言雖犯有罪亦
不可赦近於公矣而失父子之恩緣此帝太子他日安能
免於繼死玄宗以重刑加諸后黨之輕罪亦近於公矣而
傷夫婦之義緣此意皇后它日安能免於廢殺是故喜怒
必以類言者心之聲刑罰不可不愼也

或言今歲選敘大濫縣令非才上悉召縣令於殿庭試策惟
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
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並左遷二人典
選六年皆名稱職濟嗣立之子也

玄宗輕信或者之論欲以空言而取實才不知循章銓法
之弊一舉而三失焉韋濟宰相子總聞規模多識典故其
詞理中選也固宜既被識擢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副言
矣彼二百餘人不入第而得之官則昏若初不試之爲愈
也其四十五人放歸問學者安知無朴實之材乎夫以盧
從愿李朝隱典選有名在職六年而其失如此則庭試一
日以空言進退不足以得能否之眞必矣玄宗必欲求牧
民良吏使大臣及長官各舉一人要以賞罰而任用之其
庶幾乎

六月上皇崩十月葬于橋陵廟號睿宗

玄宗舉兵誅討韋氏雪君憤辱厥功雖大而意在自取不
得已而歸之於父矣又怵惑邪說殺父同氣亟使睿宗盡
釋大權而問安侍膳以天下養之事一無聞焉其友愛隆
厚獨施諸五王同寢共宴遊戲賞樂更奏絲竹親煮藥餌
何其至也豈非以手足天性均出於父乎施諸手足者如
此於父宜如何而孝養無聞五月而葬不太薄乎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玄宗能其小而不
能其大力於次者而忽於至者不推其所爲無乃初心有
利欲之蔽乎無乃感宋王之讓也而薄其父乎雖享國日
久而天理好還終不可逭是故正其義不謀其利者爲子
則孝爲臣則忠自天子至于庶人其揆一也

盧懷愼疾亟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皆明時重器上
深納之旣薨家無餘蓄惟一老奴自鬻以辦喪

報德莫如薦賢盧懷愼死不忘君可謂忠矣然貴爲宰相
亦旣累年而家無餘蓄何也不以貨產而賑施親舊故也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況懷愼賢宰相
乎其疾也帝不使人問疾醫藥其薨也無臨弔賻卹之禮
視之若路人焉然則何以得賢士大夫之心乎

五年春太廟四室壞時將幸東都宋璟以爲不可姚崇曰太

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朽腐而壞何足異也陛下以關中不稔故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姚崇於是其逢也甚矣其言曰陛下以關中不稔故幸東都然以史考之去年無水旱之變獨山東有蝗耳是設爲不稔之名以成巡幸之事豈非逢君之惡乎正使歲飢宰相之職量入爲出以制國用何至使人主移蹕而就食也夫災有輕重異有大小史不書飢而崇以巡幸爲是太廟四室壞異孰大焉而崇以不足異爲言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耶魯文公時世室屋壞春秋書之以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壞道故也今唐廟非有雨霖震動而四室壞其爲宗廟廢毀之徵著見明甚而君臣以諂相蒙不知戒焉因是見唐有天下不自建太廟而因隋故屋非禮亦大矣太宗營繕甚衆而忽於所當先賢於王珪能幾何哉

貞觀之制大臣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對仗而讀及許敬宗李義甫用事故多私僻乃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武后以法制群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爲相遂復貞觀故事

嗚呼貞觀之制其致承平之藥石乎許敬宗李義府所行其亂朝廷敗天下之酖毒乎武氏使諫官御史以風聞言事其與姦慝求讒譛害忠良傷公道之符契乎爲天子者謹守貞觀之制而盡革許李武氏之所爲而朝廷不清政事不美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臨川王氏爲諫官說曰爭臣古下士也宰相古三公也爲其大賢也故使之爲三公爲其才善之小也故使之爲下士今乃使才善微小之下士而言道隆德駿之三公非矣信斯言也則古者士傳言庶人謗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擇芻蕘之言不伏小人之譏聞怨我詈我則皇自敬德者舉皆過也而可乎其後既登三品乃建言復貞觀故事及位輔弼或人白以曩所建言請今行之對曰審如是得不相擾夫於人則欲使言者擾之於己則惡人之擾其用心如此宜其功業之無聞而禍亂之所由起也許李令諫官隨仗出其言必曰幾事不密則害成許李不足言矣然凡事之始皆幾也恐其不善故諫官諫而史官記之於是莫敢不善且漏洩省中語固有常刑豈可爲是而廢令典乎至於風聞言事尤所不可朝廷者衆正之原是非所仰以決諸疑所望以明毀譽所待以公人心服與不服一在是焉彼風聞者得於道聽塗說或兩怨溢惡豈皆真實遽然按之以施刑罰其差失多矣言者既以風聞初不審諦被言者又泯默被罪不得申理而冤結無告傷平明之政亦甚矣故曰謹守貞觀之制盡革許李武氏之所爲則朝廷清政事美而天下治矣

有告天兵軍使張嘉貞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事無由上達願特赦之遂得減死

人告已有實無所致怨矣告而無實怨之所也嘉貞非爲
不然又乞赦其罪恐塞言路而下情不得上達其廣心遠
識如此夫豈以一身横行於天下而鉗黎庶之口乎李林
甫元載苟能率是安有暴戶縊死之禍哉嗚呼嘉貞此舉
可以爲後法矣

欽鄉飲酒禮於州縣令每歲十二月行之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鄉飲酒古者鄉
禮也於之有敬讓焉於之有仁義焉於之貴禮而賤財焉
於之行孝悌而見王道焉其重如此然必先制民之產使
安士樂業急政暴賦無施於其閒設爲庠序學校教以人
倫且與其賢能出長而入治之然後禮樂可行鄉飲酒者
禮之一條也人道所急有冠有昏有喪有祭有燕有射有
鄉飲酒其緩急則[redacted]又有序矣今獨舉鄉飲而行之它皆
不及焉安能有益於百姓哉祇爲繁文末節而已矣其末
流無以飲食之至斂其錢以致衆如合醵者貧士苦之豈
禮意耶

盧履冰請從禮父在爲母朞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各從
其意褚無量嘆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
明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膚淺一紊其制誰能正之

義理莫大於人倫人倫莫嗇於父母聖人人倫之至也不
敢以母比於父者以天無二日尊無二上故也父在爲母
朞父没然後爲母三年其隆殺之節謹嚴如此欲民自別
於禽獸故也武氏推崇陰教躋齊衰斬久而不革至盧履
冰褚無量言之雖有敕使喪服傳文而俗狃於情各行其
意是以仲尼事母不如武氏也而可乎夫天下有疑義無
所折衷一斷以聖人之法則賢者當俯而就不肖者當企
而及庶乎不失於中道今并聖人而不信則仁義禮樂之
不見非毀者幾希老氏棍損絶滅楊墨無父無君豈不始
於差殊觀乎必一正之以喪服傳文違者有刑庶幾禮得
其正而人道立矣

宋璟奏有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治之會天旱優人作
魃戲言負冤者相公皆繫之獄魃是以出時議禁惡錢璟以
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璟遂
罷相

惡錢爲貨泉之害不可不革其失在所遣使人嚴急煩擾
而以之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璟心實厭之正借吏之
黑敕抑寧王之斜封勸還朝集使以代貫求官者治負罪
而妄訴不已者畀以皆上心不悅皇甫游勝者也雖然優人
魃戲中傷尤甚安知非楊思勗之徒懷宿憾而甚使爲之
乎姚崇張説善於迎合故罷而復用宋璟韓休介然守正
故一斥不復甚哉君子之難合也史稱唐之賢相曰前有
房杜後有姚宋夫姚非宋比也安得齊名必也張九齡乎
乃可與璟同日而語矣

突厥寇甘涼先是朔方大總管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
奚契丹掩毗伽於稽落水上毗伽大懼暾欲谷曰三部皆遠
不能相及拔悉密輕而好利勢亦先至晙與張嘉貞有隙所
請必不從也旣而果然暾欲谷遂擊拔悉密盡俘以歸毗伽
由是益有默啜之衆

詩人美北伐之功雖出於吉甫而居中主議以成之者乃張仲也故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而終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未有邊將大臣異意而能成功者也王晙與張嘉貞不相說乃欲發兵旣已失之嘉貞僞以國事爲重私憾爲輕則宜降心屈意協晙心力乃遏其所請使虜人得計然則是役也王晙之罪小嘉貞之罪大矣且晙嘉貞不相悅暾欲谷能知之於數千里之外而玄宗不能察之於一堂之上夫何以折衝而經遠乎蠻夷之國分中國之利也嘉貞一行私憾而突厥大振蠢有黠啜之衆後復欲離析之其力幾倍矣使嘉貞恭晙推昔日不罪告者之心以處之豈不德廣而功茂耶

制增太廟爲九室

范祖禹有言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自古而然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爲九廟何所取乎夫先覺君子皆以漢儒祖有功宗有德之論爲非曰子孫於祖考無選擇而事之之義是故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遷其數溢也有禘焉不遺其之饗也今旣以九廟爲升而有功德之廟不毀則九亦安足以盡之文武固造周者以功而論則成康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豈可毀耶是故宗廟之禮由子孫不忘而建不忘者仁也或七廟或五廟或三廟者禮也其有功德無功德非子孫所當裕祧而隆殺之也名之曰幽厲非子孫所當回隱而遷改之也一斷以先王之禮無敢損

並於其間是則禮之盡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吉凶善惡皆以是觀之云耳

王皇后色衰愛弛武惠妃有寵陰懷傾奪之志后心不平有不遜語上愈不悅以后無子議廢之

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夫婦人倫之本也以義合以德選以禮相遇夫豈華色是論乎王后色衰而玄宗愛弛玄宗於是失夫道矣賢而不答起敬起順薦進良淑如樛木卷耳之行而心懷不平出語不遜王后於是失婦德矣雖然乾以乘御爲才陽以倡率爲事王后之有是由玄宗致之也昔者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易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夫以陽剛居位恭己正家其效至於心化誠格而交相愛焉夫豈以色衰愛弛託言無子而廢其禮合之妻哉

溪州蠻覃行璋反命楊思勗將兵擊之思勗生擒行璋斬首三萬級而歸加思勗輔國大將軍赦行璋爲洵水府別駕

玄宗時名將帥甚衆溪蠻之反必使中人爲制將何哉反者蠻行璋所謂渠魁也爲之用者所謂脅從也渠魁不治而命之以官脅從不赦而斬級三萬夫豈王師伐罪之義乎爲賊魁者未有不畜珍寶積貨財急則用以自免愚竊意思勗有所取於行璋而爲之地也自高力士承恩遇楊思勗得兵權它日輔璆琳以納賂蓋邊臣謀反邊令誠以讒言致兩將受誅而唐室中人之禍日甚一日皆玄宗啓之也方諸作俑不已甚乎

張說議封禪儀請以睿宗配皇地祇從之

闕祀南郊以受命之祖配天者矣闕祀明堂以父配上帝
者矣是見于經以義類制禮非苟然者至唐則升侑紛然
或行或止且以睿宗配地祇何所稽據而爲之也夫無所
稽據私意妄議名欲尊崇祖考實所以輕瀆之耳它日蕭
嵩建議其煩謬又甚焉非禮之禮皆不足法也
上封泰山謂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密
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爲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
羣臣
人君過舉鮮不由臣下獻諛而然玄宗于是在位十有三
年四方無虞年穀屢豐而侈心未形也方降詔書不奏祥
瑞其意亦可尚矣張説無故建議東封以啓帝驕怠之源
忠賢愛君者果如是乎先是裴光廷言於説曰封禪者皆
成功也而明皇乃謂賀知章吾爲蒼生祈福耳是時帝未
好神仙未必有秘祝若其告功之文則羣臣不得見也使
其果有而專爲蒼生祈福何惑之甚歟夫福非如粟帛金
寶可求而致之物也百姓之所謂福者壽富康寧而已上
好儉則民財豐節力役則民不困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
皆躋乎仁壽之域此在人君行與不行之間苟誠行之則
蒼生之福朝祈而夕至又何必千乘萬騎張浮費事虛文
泥金檢玉而謟之於天乎
王毛仲將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但未得客上問張
説源乾曜豈不可呼耶毛仲曰此則得之上曰汝不能致行
必求璟也朕明日爲汝召之明日上謂宰相曰朕奴毛仲有
婚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箸
待璟璟久之方至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稱疾而歸
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二曰尊賢其四曰敬大臣也尊賢
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聖帝明王何莫由斯道豈有德冠
在廷貴爲宰相而屈使與奴爲賓[illegible]
爲其近於君也宰相君之股肱耳目也何近如之而屈使
與奴爲敵體廉不太無陛乎慢人而自侮不太迫乎昔淮
南王謀反於漢廷獨憚汲黯視説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
耳王毛仲恣横無所畏忌蓋已蒙落張源乾視冠冕玄宗
又使二人率達官而往以成毛仲僭越之勢無敢規正者
獨廣平公以義起禮從容中節可以警發上心而沮抑不
遜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吐蕃陷瓜州執河西節度使王君㚟之父君㚟登城西望而
泣不敢出兵君㚟微時往來回紇等西部爲其所輕既帥河
西以法繩之密奏四部將叛回紇承宗坐流瀼州其族子護
輸糾合黨衆謀報仇會吐蕃遣使詣突厥君㚟帥兵邀之護
輸伏兵突起遂殺君㚟
私怨公仇者市井之見也賤憾貴報者斗筲之量也王君
㚟誠欲立功邊徼非廣其器局豈足以得人才非平其眦
睚豈足以收士心乃挾微時嫌恨假節制之權以行之既
貽禍於父又不免其身彼亦安知廉藺先國家而後私讎
之義哉
河西副大使蕭嵩屢破吐蕃入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宰相極天下之選以伊尹周公爲準則而後可充其任豈
不難哉今以賞軍功則其失大矣夫軍功在士卒賞以金

帛可也在將帥升其階秩可也功又大則兼二者可也賜之土田第舍可也宰相非所以爲賞也歐陽脩記錢思公之言曰宰相猶可以他才居之翰林學士非真有文章者不可爲也蓋以是爲名言然未之思也取他才爲宰相如劉晏則曉錢穀矣張説則善詞藝矣姚崇則精吏道矣李靖則能將兵矣觀是事則用是長濟緩急於一時可耳然如耳目鼻口不可以相借官也夫豈不奮庸熙載亮采惠疇宅百揆均四海之全德乎

秦隴等州獠反楊思勗討平之斬首六萬思勗性殘酷所得俘虜或生剝其面或剺去頭皮

楊思勗至是三爲將皆克捷生致賊酋信有才矣然三役所殺凡十一萬人矣嶺海獠民易動難靜所以從賊者無乃守令非其人乎前代或遣有名德者往往以單車入賊壘宣布恩德數十萬衆眷時解散又何必殺戮然後能下也嶺南之寇服而又叛正緣思勗殘虐以殄滅爲功不以拊循爲事耳然則其平寇之伐不足以贖其多殺之罪也

宰相宇文融以治財賦得幸既坐貶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會有告其贓賄事流巖州道卒然自後言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

聖人設教深惡聚歛者爲其有損而無益也下則損民財上則損君德大則損國政小則損吏治無所施而不損而無分毫之益也不爲是者下則益民財上則益君德大則益國政小則益吏治無所施而不益而無錙銖之損也聖人忠恕重絶人至於聚歛則昌言以疾之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求也爲季氏聚歛賦粟倍於他日子曰非我徒也二三子鳴鼓攻之可也夫竊賄爲盜其罪不赦寧有盜臣而不欲聚歛則聚歛者其罪死無疑矣故孟子曰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良臣古之民賊也賊仁者謂之賊則其賊罪死無疑矣玄宗在位浸久侈心日生宇文融窺見間隙率先言利以中主欲是時宋璟已去位張九齡未來故其説肆行而莫禦雖融旋貶覆敗然唐室中微乃自是始豈非後來之永鑒哉

冬十月朔日食不盡如鈎

開元十有七年而日五食玄宗素服儆變撤膳撤樂者一而已是時宋璟爲相進脩德推誠親君子遠小人絶女謁除讒慝之言史雖不載帝嘗用其言然璟方秉政帝心有閑所以潛消陰沴之道不關矣至是奢欲旣肆大侈財利委任宇文融徵求沾權毒遍四海君德掩晦譴見于天之示人顯矣玄宗志操衰於始初著矣苟觀其象思其變克正厥事徹志之蔽去德之累則雖日食豈足爲咎乎

開元十八年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以文觀之四海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二十有四人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敎有邪則獄訟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無乃慕刑措之名飾太平之盛有當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慘舒一視上之好惡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下從之故詩云誘民孔易苟欲措刑不用雖囹圄常空可也然訟獄曲直不得其分姦猾逋誅蠹害脫死而平人冤抑者衆矣是故善爲治者必

去華而務實則不爲人所囿也
韓休數於上前面折蕭嵩之短嵩乞骸骨至於泣下上爲之
動容二人遂皆罷相
正士之難合佞人之易親也悲夫玄宗非不知韓休之正
蕭嵩之佞今乃兩罷之何也休雖以數諫受知然忤旨拂
意而上蓄怒亦多矣其罷之也猶罷宋璟也休面折嵩而
帝不悅何也以嵩順指帝謂其輕已猶德宗之於蕭復也
嵩以悲辭涕泣動上而傾休是妾婦之道也正色立朝於
上不諂於下不比乃宰相之高致而明皇惡之它日君子
必益疎小人必益親而李林甫得以二十年安于位矣
張九齡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
宰相師表百僚其進必以禮退必以義然後人心服而政
教行當是時朝廷寧有金革之事乎而起九齡于喪服
之中九齡非有無所避爲之義而輒亟赴於㪷歌之上上
下交失也而在九齡則尤甚矣而不起當身居苦次今不
遠數千里自韶至洛則非其地陳情之御且又不力九齡
於是乎失正矣春秋責備賢者甚以君子惜之
上御五鳳樓酺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
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皆衣文繡黜爲散官
既有命較音樂勝負而以華侈黜刺史是誘之陷于罪也
初若不出此命欲所安敢出意自爲哉刺史雖被黜其心
必慍然不服故出令不可不慎也
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更名萬頃審素二子瑝琇皆
流嶺表逃歸都城手殺萬頃繫表於斧言父冤狀議者多言

父死非罪子能報讎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
林甫以爲壞法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如各伸子志則展
轉相讎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並杖死
復讎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讎而不復則人道
滅絕天理淪亡故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君之讎視父張
審素未嘗反爲人妄告楊汪受命往按遂以反聞審素坐
斬此汪之罪也瑝與琇忿其父死之冤亡命報之其失在
不訟于司寇其然亦可矜矣張九齡欲宥之豈非爲此乎
而裴李降敕之言何其戾哉設法之意固欲止殺然子志
不伸豈所以爲教且曰曾參殺人亦不可恕是有見於殺
人者死而無見於復讎之義也楊汪非理殺張審素而瑝
琇殺汪事適均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
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
三人之命不亦頗乎
張守珪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軍敗守珪奏請斬
之上惜其才敕令免官張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不可
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患上曰卿勿以王衍識石
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禍福若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前食則死不食則生
生死係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爲近矣故古之聖人必修人
事其於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常任賢相如宋璟韓休
張九齡內無楊太真之蠱惑外無安祿山之姦狡則焉彼
亂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
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是故玄宗拒之蘇子曰齊桓

殺敖仲楚成王不殺董耳漢高不殺劉濞晉武不殺劉淵苻堅不殺慕容垂明皇不殺安祿山此盛德事也愚以謂彼五人者皆賢而無罪何名而殺祿山則有死罪矣明皇不能按法行辟反以王夷甫識石勒之事而譏九齡是謂保養姦邪慎違忠諫安得為盛德哉

上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固執不可上怒曰事皆由卿耶九齡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不可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而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然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上不聽

玄宗方相張九齡而肆辯摧折之如此者九齡非有[illegible]也直以辯服居位人主疑其重利祿而好貴勢可以劫指耳是故古之君子不苟祿不徇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麾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張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若林甫相恐為廟社之憂上不從

宰相莫大乎知人曲江公以安祿山必為後日之患李林甫必貽宗社之憂雖蓍龜不過也可謂大臣矣林甫欺君蔽主攬權柄饕富貴垂二十年九齡一斥不復竟死于外自一時觀之九齡為辱林甫為榮九齡為負林甫為勝然而天地之化一息不留二十年雖久何啻如飛電之過目也其氣燄威力與其朽骨既已化為浮塵蕩為冷風而其姦心邪迹與九齡之忠規正道並存于史書而人之好惡良心未亡也則聞九齡之風者孰不惕然興起願為執鞭而於林甫雖匹夫匹婦亦羞道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使凡事君者於此知所去取亦思過半矣或曰進賢退不肖宰相職也九齡不能去安李徒伐以口舌何也曰忠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其聽否在君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與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是時上奢欲怠政而九齡遇事無大小必力爭林甫日思所以中傷之

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孔子曰知為君之難則一言興邦亦不遠矣九齡之於明皇用是道也又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則一言喪邦亦不遠矣林甫之於明皇用是道也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是時天下若無事矣人君若可以適意舒情矣人臣若可以有聽從無諫諍矣而九齡遇事無大小必力爭使明皇稍有持盈守成恐及危溢之心則九齡一人常立于朝不必置欹器不必設盤銘不必書之座右不必攬之圖畫而放心必收禍亂必弭嗚呼九齡可謂古之大臣矣

上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

子瑛德儀生瑤才人生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寵冠
諸子太子瑛瑤琚各以母失職怨望駙馬都尉楊洄常以三
子過失告惠妃惠妃訴於上上欲皆廢之九齡固爭惠妃使
人謂九齡曰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白上故太
子得無動及九齡罷楊洄譖三子有異謀上問宰相林甫曰
此陛下家事非臣所預遂廢三子為庶人尋皆賜死

明皇惠妃林甫黜張九齡裴耀卿而廢太子及二王也意
在壽王瑁也異意之臣既黜于外所憎之子又死于內王
瑁之立何疑矣而終不得立是明皇徒聽譖徒逐賢徒殺
子徒欲立其所愛而皆無所益祗足以固林甫之權豈非
蔽惑之甚與女子小人無遠慮者也惠妃誘曲江曰公為
之援宰相可長處是意明皇遂崩其子遂立其身遂臨朝
也非惟其子不得立其身尋亦就斃長處之言茫茫不售
故君子守正則邪不能移仗義則利不能動林甫邪利人
也是以受命如響李之於惠瑁無得焉其為黨邪陷正擠
於天理之戒不亦深切而著明乎

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
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
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自是諫諍路絕矣

一人之身中脘痞鬲則疾生矣一川之行築隄障閼則水
決矣天地之氣上下閉塞則物病矣四海之勢君民阻絕
則國亂矣國有言路凡所以通睽阻離絕之患者也善為
國者必不壅言路覘國者觀言路之通塞焉明皇以宋
璟韓休張九齡之忠盡言始悅而卒憎之宰相尚如此
諫諍者可知矣故開元之時鮮以諫諍顯者今林甫乃公
然閉其路柵其門本以便私而不知家與國由此俱敗彼
其召諫官而循之明皇亦不得聞亦無一人敢以上達者蓋
羣臣既知主心而畏林甫則亦持祿取容而已矣不言之
禍至於從進而後大決不可救止然則人主何利焉故知
太宗貞觀使諫官隨宰相論事孜孜聽諫如不及者所以導
川不壅而免危亡之禍也

上頗好祀神鬼太常博士王璵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
之以為侍御史領祠祭使璵祈禱或焚紙錢習禮者羞之

人君不知命則有淫祀之惑神仙之好知命則不為是矣
昔成王幼冲聽讒言以疑周公及其覺悟力善修德終其
身無過舉觀顧命一篇安於死生之際甚達保世之言

列諸典謨而孔子以之與禹湯文武並稱焉何其盛哉明
皇親平內難奄甸四海即位之初未有紀述比及中身日
荒日怠本末先後幾如二人卒於失國播遷為後世非笑
何也不學聖人不法先王富貴生不仁而死於安樂也使
其聞道德仁義而從事焉豈有棄忠保佞廢妻殺子崇淫
祀求神仙之罪哉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
有贄以為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尊彝籩豆不復可
施於是廢幣帛而用楮泉夫淫祀者有祈禱焉而用楮泉
是以賄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
可賄也又安用事哉然王璵行之而習禮者羞之則亦當時
猶未盡惑也後世舉四海而用楮泉未有非之者不亦悲
乎

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意欲
立璵猶豫未決自念春秋高三子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
樂高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
曰汝言是也遂立璵爲太子璵即浚也後更名紹
太子瑛既誅武惠妃又死諸王有長於瑁者瑁尚幼又未
有儲爲而林甫必欲立之何也遂非者小人之常態也亦
以惑上使信己若非黨武氏而爲之者設使明皇從其計
他日楊氏且有子林甫於瑁也何有雖然林甫亦可謂不
智矣苟能如高力士之言推長而立援建忠王豈非國家
之大利而必欲成其褊私之意蓋力於遂非而不肯改過
者固小人之常態也
劍南節度使王昱大敗於吐蕃貶高安尉而死有南詔皮邏

閣者本哀牢夷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相統一歷代因
之以分其勢皮邏閣賂王昱求合爲一昱爲之奏朝廷許之
賜名歸義封雲南王其後卒爲邊患
賈誼論治安之策曰爲天下者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唐太宗以此術而馭四夷凡下其國必剖分之所以消後
患也然桀黠者未有不復合其離散併其部落誠以勢完
力一者夷狄之利而中國之患也王昱杖鉞劍南當爲國
家消患於未萌乃貪沒賄賂墮皮邏計中爲請朝命混一
六詔它日唐師勞弊盜賊邊起實始於此昱雖自以兵敗
貶死然受賕基禍之罪竟不及誅而當國聽信之人亦無
責焉豈非後世之監哉
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歲夏
既禘又當祫太常議以爲祭數則瀆請停今年祫祭自是
通計五年一祫一禘從之
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
天子禘諸侯大夫士祫之正文也終大傳一篇無舛駁于
聖王之教者此孔氏所傳也王制乃漢儒刺經爲之出於
孝文之世其言舛駁于聖王之教者多矣固非孔氏所傳
也以義類考之禘祫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
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
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
侯祫上下之殺也魯諸侯何以得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
勲勞於天下賜魯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上祀周公於

是乎有禘所以春秋言禘不言祫也此稽大傳而折衷者
也王制之文曰春礿夏禘又曰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又曰
諸侯禘一犆一祫又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其言紛
錯淆亂莫可按據鄭氏不能辨正又曲爲之説春礿夏禘
乃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禘爲殷祭且王制所載六官之
事皆周制也此惑於漢儒而不通禘義之一也又曰天子
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此惑於漢
儒不通禘義之二也又曰天子先祫而後時祭此惑於漢
儒不通禘祭之三也又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
年春禘于羣廟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四也又曰禘殷
祭也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此又自叛其説不通禘義
之五也又曰諸侯祫歲不禘下天子也此又不通禘義之

六也其釋大傳禘祫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謂郊祀也此又斷以
己意不曉禘義之七也其失有之而未嘗折衷於孔子孔
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祫天子無祫
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氏所
釋而不考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祫始知
其數而瀆也不亦失之遠乎天子諸侯之禮若一與二之
辨豈可僭哉魯受成王之賜以臣僭君孔子已深非之況
後世遵漢儒之謬以君用臣反不能知其失乎聖君監此
則一言而決矣

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祿山皆厚賂之上
益以為賢除營州都督平盧軍使

父子之恩至親也可以賄賂而踈之君臣之義至嚴也可

以賄賂而亂之小人至多也以利合者小人之事也夫惟
君子不可以貨取而人主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寡
欲不殖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明
皇自入宇文融之說殫天下以自奉清者以之濁明者以
之暗正者以之邪公者以之私又用李林甫重自掩蔽故
使祿山專以貨賂交結左右蒙蔽聰明所以治國者不以
利為利而以義為利為其生患之若此也孟子對梁王以
何必曰利為其末流至於弒君篡國而猶不止也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出己右及為上所厚者必百計去之上
嘗歎美兵部侍郎盧絢之蘊藉林甫語其子曰交廣藉才上
欲命尊君若憚行必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
命也絢懼而從之遂除詹事員外同正上又嘗言絳州刺史
嚴挺之可用林甫即諭其弟云上意甚厚盍稱疾求還挺之
從之林甫以奏白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乃授以散秩使便
醫藥

明皇任李林甫可謂不貳矣貳不貳之心施之張九齡不
亦善乎張九齡與嚴挺之等則疑其為黨至林甫盡屏異
己則不疑其專所疑非所當疑則所信必非所當信所憎
非所當憎則所好必非所當好欲不亂亡得乎盧絢之請
賓詹嚴挺之得風疾一召見而詢勞之使君臣之情通有
何不可而沮於讒間二臣雖在京師如隔萬里詩云勿問
勿仕勿罔君子其玄宗之謂乎

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聚運船大通漕渠發人
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樓觀之堅以

新船數百艘榜郡名各陳珍寶以進輕貨及百牙盤食上置
宴竟日而罷賞賚有差

富有四海則四海之財皆所有也藏之於民猶父不推
其子而富其家也乃以使刻剝之吏損下益上而聚于京
師譬之一家父獨富而子皆貧也而可乎夫稅賦有定制
姦貪之吏尚稱加耗巧為名色以取之有至於四加五加
而未止者況無名不經之斂其弊可勝言哉民輸其十公
上所得一二而已然則受聚斂之惡聲朘削赤子以肥用
事者人君亦何苦而為此誠取法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
楊國忠第五琦元載之本末觀之而參以當日國事之成
敗則必知戒矣唐太宗責權萬紀曰朕有天下所少者非
財也爾未嘗進一賢而言銀山之利將以桓靈俟我耶

日照之明皇遺忽此言爲葦堅列珍貨鉅而啗之如以肴
核誘童稚然豈非後來之臨戒乎

林甫以楊慎矜鈕附於己復以爲御史中丞

甄叙人才降陟多士宰相職也人主不當以特旨紊中書
之政使除受一出於宰相則他岐塞矣李林甫妬賢嫉能
維謹守格式實以困抑百僚至於巧詔邪險之人則超騰
不次是自不守公道何以禁人主之別敕哉去歲慎矜自
[illegible]以善大夫蒙上親擢知中丞事慎矜畏林甫而不敢拜至
[illegible]年矣林甫喜其畏己而鈕附復申前命然則視玄宗
爲如何人君臨此其不以權柄授人不以私徇撓政使進
擬庶位必由宰相而可否俞咈必聽君命則上下交得其
道矣

安祿山奏臣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

祿山之夢誠妄僞乎以愚觀之誠有是夢也蓋其無涯之
志已萌矣然敬畏其君則必不敢言今而上言則侮慢之
心已彰矣明皇遽從所請使之立廟以祀靖勣不悟祿山
以太宗自處也一何昏惑不思之甚耶

林甫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富國主上未知也適
之奏之上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
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戒適之曰自今議事先與林甫議
之適之由是束手

適之意欲與林甫異者恃正守義可也而入其獻利之言
是聽賊指導而從穿窬之路也何以治賊乎若出於[illegible]
亦當以林甫所教而奏之則林甫王氣之言不得[illegible]

以義不足以勝貪利希寵之志智術不足以防小人相傾之
計坐而受禍其自取之耶

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太平無事巳時即還第機
務決於私家

舜之治至於鳳皇來儀可謂至矣然君臣猶以無虞相儆
戒曰毋若丹朱傲以殄厥世無遊于逸無淫于樂無教逸
欲有邦勑天之命屢省乃成其敬慎如此是故其盈不傾
其成不虧君既有終相亦惟終夫驕淫者禍之源也治者亂
之基也一日二日之間幾危之萌至於萬萬苟以爲易則
難將至焉明皇荒怠既不以大政爲意林甫蒙蔽又從以
無事爲居曾未七八年大禍忽發如河決魚爛不可壅收
于是而圖之亦奚及矣是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者
周成王所以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之道也

左驍衛兵曹柳勣之妻杜有鄰之女也勣性疎狂
好功名喜交結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復北海太守李邕著作郎王曾爲
交皆當時名士勣與妻族不協爲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指
斥乘輿林甫令吉溫鞫之乃勣首謀也溫連引曾等皆杖死
李邕自謂當在外[illegible]林甫惡其有材使氣故因事
殺之

自林甫言之則興大獄殺名士以除異己攝衆心固非君
子之道自柳勣王曾裴敦復李邕言之則以疎狂好功名
恃才氣懷怏怏雖處治世猶恐不免况亂世乎其及也非
不幸也是故春秋惡諸侯專殺大夫而大夫之死無罪以
取之者所以訓後世爲人臣使之修身慎行以免於禍辱

也

林甫呴呴以滿盈爲懼諫曰大人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役夫不可得也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

林甫以才智得其君盡亂多士而下之然曾不及其子之有遠慮也因事進戒言切意適林甫若因是改弦易調易如反掌何不可之有而執迷膠固不能自克甘於受禍重於離權不智孰甚焉豈天以其罪極惡大不誘其衷乎何其莫親於子而諫之不入也

高力士承恩歲久太子兄呼之諸王公翁呼之林甫祿山皆因之以取將相然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信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有內侍以來善固其寵祿者莫如高力士恭謹自將不敢驕橫是其術也然其罪亦大矣任莫重於將相力士於明皇言無不聽以王毛仲之信愛一言去之如拆朽木審能爲明皇忠計者當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佑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讓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己以取將相它日雖有大柄不可假人及邊將擁兵太重之說亦安能回二人已盛之勢哉不謹於大而謹於小知所以保身而不知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耳於力士何責焉以當時得譽於士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

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御史逮捕以妖言杖殺之

自古殺忠諫者必亡人君以此猶亡其國宰相以此豈不亡其家與身乎郡守二千石吏官亦尊矣御史天子耳目也受宰相風指殺二千石而天子不知明皇自蔽其聰明也亡秦之法忠諫者謂之妖言漢文帝嘗善而除之而姦猾之臣惡人之議己必舉而用之王氏曰黃華既去不可得見天下紛紛凡經幾秦豈獨此類也夫可以言而不言又不可與言而與之言皆謂之不智是故史魚雖直不若蘧伯玉之能卷懷也洩冶雖忠其猶在宋子哀之後也趙奉璋職守于外有社有民盡以宿業爲務官非諫臣職非御史出位而言聖人所不許可謂一朝之忿輕用其身悻悻者所爲又不得與史魚洩冶班其死也其自取之也

禘祫自今於太清宮聖祖前敘位序正

唐非李聃之裔而以聃爲祖聃若有知其忍爲也使聃而果祖也猶非所自出之帝不得與合食之尊況非其祖而加之祖考之上是有兩姓之廟也此唐世典禮之大失而當時無一人言者君好諂而臣獻諂故雖以它人爲祖而終不得知又況其餘乎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人之食非以貧賤而能少非以富貴而加多君子曰人不爲飽而死雖不食可也是故上智衛生志道適可則止志士無求飽之心焉養口體窮鼎俎者民斯爲下矣明皇不監隋煬之失貴爲天子而悅人進食置使檢校使奢靡相驅風俗相煽暴殄天物夫豈一一充至尊之御乎君取其一下取其千矣其視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其猶塵埃乎然古之帝王以儉而求以約而無失而

桀紂以酒池肉林而亡明皇厭飫珍羞未足其欲咸陽之
厄尚食不繼復飼麥飯歔欷而過孰得孰失為後世法戒
不亦著乎

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楊釗恩遇浸深溫遂去林甫而附
釗為之畫策代林甫執政剪其心腹林甫不能救釗攺名國
忠

小人之取人取其附己屈而敏者然能屈於我則亦能屈
於人矣能敏於求則亦能敏於叛矣何者以利為心故也
若其徇義則惟是之從不苟從也惟不義之違不苟違也
雖不為翕翕訿訿之態亦不為擠排下石之事然而小人
取人每舍君子者氣類之不合故也吉溫之流自古不為少
矣使其不背林甫則無以懲林甫之傾陷正人矣天之報施

亦各從其類歟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昭雪易之兄弟制引易之兄弟迎
中宗於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賜一子官

張易之兄弟汙辱宮闈又嘗以謀反繫治竟被斬戮方之
葉靜能馬秦客何以異玄宗討内難葉馬即日伏誅乃於
今稱易之有功復其爵秩官其後裔則葉馬諸人無乃銜
寃於地下乎安祿山竊見此事交通掖庭實楊釗與玄宗
啓之小人無遠慮不足怪而明皇昏惑至此不亦悲哉

楊國忠為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祿山登降殿皆國忠常扶
掖之祿山與王鉷俱為大夫鉷權亞林甫祿山見林甫頗倨
林甫召鉷鉷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
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於公卿皆慢每獨
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

祿山玩明皇如嬰兒視楊釗猶不物獨憚林甫誠以林甫
智術足以御之也林甫稍有忠於明皇之心明以祿山兵
多勢大將生變亂開悟上意剪落其羽翼削其爪牙移
之他鎮消未然之患則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始欲示以
精神費以氣勢使之畏己而已是其事明皇雖久荷寵任
雖厚而無毫髮之報尚可謂之人類也哉或曰明皇信祿
山之甚林甫慶未必能是以不為此謀也曰不然林甫
殺上三子屢起大獄動搖東宮所欲除者無不如志況祿
山在外用力尤易乎特無此心耳意者林甫亦知祿山必
反恃己能鎮制之故養之不動如將帥縱賊以自封殖此
固老姦巨猾之伺謀也

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
通僅以身免

楊國忠感鮮于仲通薦己報以節鉞而開南詔之隙前後
喪師幾二十萬人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人安祿山討
奚契丹喪師六萬人甚時天下無事戶口殷滋而三年間
死於邊域者幾三十萬人前此楊思勗討叛蠻所殺又十
一萬人夫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
皇不得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楊國忠加御史大夫初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
遇之國忠與王鉷俱為中丞鉷用林甫薦為大夫國忠不悅
會邢縡謀作亂國忠欲之令縡引林甫交私之狀上由是疏
之而國忠貴震天下矣

以智巧傾人者人亦以智巧傾之矣以勢力壓人者人亦以勢力壓之矣以無道橫逆加人者人亦以無道橫逆加之矣雖誅除異己殺戮謗議使不爲我害然天下之人至衆也安得一一而防禁之得君之路至多也安得一一而塞遏之事變無常又安能備所不及備主心不定又安能固所不可固此賢人君子所以直道而行不可則止者也李林甫好興大獄意天下無如我何而國忠用其術以治之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小人覩此亦可革心而改轍矣

林甫薨國忠爲相誣林甫謀反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流嶺南貲産没官親黨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棺褫服抉取含珠以庶人禮葬

林甫專國十九年罪惡山積國忠舉其迷國誤朝之甚著按實行法雖踣而斬之可也乃誣以謀反則林甫實未嘗反也雖快一時之憤然邦憲差忒非朝廷之體矣子岫嘗戒其父曰大人仇怨滿天下一旦欲爲役夫不可得林甫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雖生免刑戮而肉未及寒剖棺抉口夷諸庶人以葬十九年所積悖入之貨還歸於官子孫竄流親黨披敗前日之威勢富貴一旦如浮煙飛塵不可搏玩未用遂引前古與之同朝者裴耀卿張九齡擬之麗絢諸人生榮死哀曾無此患而國忠終不監戒隨以族滅嗚呼窮義之極極於顏回窮利之極極於盜跖利之一字能惑心喪身覆家亡國也審矣決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一

玄宗下　　唐紀

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

去憂而從樂人生之常情也樂之過者憂必隨之況樂非其道乎國忠以令名終不可致不若且極樂以其所爲而樂可保也君子亦爲之矣林甫禍敗非異時事也又非它人所爲也國忠不知監焉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李林甫楊國忠是矣

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未敢落也以白國忠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遂置暄上第及暄爲戶侍珣始遷吏部暄猶自嘆淹回

鄭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丁公呂伋世濟其美入掌兵政周公爲太師伯禽封於魯國忠所謂我子何患不富貴者未爲失言但取之不由其道直以威勢迫脅有司而廢公選之法是則正晝攫金又非止穿窬窺隙而已也夫取之不由其道則其失之也亦然國忠父子煒然貴赫能幾何時張彖所以有冰山之況也昔李岫尚知其父之危苦口諫勸暄既攘取名位復恨滯淹其不及岫又遠矣卒于之暄之禍酷於岫天道於有知無知施罰重輕固不僭焉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延文學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數術之工皆處之

國家陵降多士當出於中書中書有私徇小則黜責大則黜削可也不當疑其專而分其權翰林初置人才與雜流並處其後雜流不入職清而地禁專以處忠賢文章之士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者無私豈云私人相無不統豈云內相是與大臣自設形迹爲異同也進退輔弼既與之謀安知無請託之嫌小人處之附下罔上安知無賣主之事故君道公而已矣或曰文章之用至衆中書門下之職至重勢有不能兼也故必委之翰林不可廢也曰自太宗高宗時尚未有此不聞乏事武氏聚華藻輕薄之人於北門而中宗以宮婢主文柄是何足法若不必遠稽兩漢上法三王直取則於貞觀則所損益可知矣

天寶十三載夏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鈎

春秋魯桓公三年秋七月日食既先儒以爲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梁武末年皆有此象二后尋没梁武太清中日食不盡如鈎侯景叛亂連弑兩君梁亦隨滅明皇時日有食之同於太清者再焉其變不亦大乎而不知戒焉以數言之日中則昃今享國既久乃將晦之時也以義言之謫見則食今主德昏蔽乃蝕盡之象也先是開元十七年日食不盡如鈎爲用宇文融也自十八年至天寶五載十七年間日食且十天於明皇告眷丁寧之意勤矣而不懼修德正厥事感無傳焉故自六年至十二年寂無告戒若欲絶之而猶未忍也至是日食不盡如鈎爲寵楊太眞也用宇文融其心蔽於貨利於是李林甫王鉷楊慎矜並競聚斂而明皇□貨之無厭終不可禁矣寵楊太眞其心蔽於聲色於是韓國虢國秦國並承恩澤而明皇好色之蔽終不可撤矣凡欲非一端惟貨色尤甚狥于貨色必疎賢人此昏之所由也遠色賤貨必親賢人此明之所自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何以能然哉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已矣明皇誠能仰觀於天修求於己知太陽侵蝕之咎不在乎他革而正之其變亂爲治易危爲安猶反手耳

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

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世有博古者言自古人主發民至一千萬戶則止矣三代以上無經據者兩漢而後載未有溢於一千萬戶明皇幾之矣數既極理從衰耗豈人力所能遏哉是以數言亦然亦不然也然者以漢文景而武帝繼之以隋高祖而煬帝繼之以明皇而祿山出焉不然者堯舜禹啓太平凡三百餘年周成王身致刑措康王穆王昭王嗣守丕業太平亦二百餘年豈其後世中國無事之時淺促之比也然則唐虞夏周之民豈止一千萬戶而已哉養之既至教之又備無夭札瘥及兵革殺戮之禍父子祖孫連數十世爲太平之民王者代天理物於是爲盡矣明皇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毀之比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眞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嗚呼可不監哉可不監哉

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二人達奚珣疑有變奏請止之上亦稍寤遣馮神威喻旨且曰朕新爲卿作一湯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陽祿山踞牀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遣還亦無表十月上幸華清宮

前此言安祿山反者上不信以未有迹也至是其迹已著可以信矣方且幸華清賜湯浴如常日然無乃明皇欲其反乎不然何其蔽惑之甚也或曰當是時祿山兵精馬壯使明皇逆爲之備亦安能禦之曰顏杲卿張巡之徒以一縣一郡千百之衆尚能奮卒立功況據四海全盛之勢乎苟變易其思慮澡雪其精神蒐兵擇將立有區處比祿山之反尚在兩月之後縱河北倣擾賊亦安得遽絕跨河踐華失守社稷越在草野之辱必可免矣惟其迷而不悟知而不戒則末如之何也

祿山反詔榮王琬爲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皆市井子弟也上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

武氏濁亂而用得其人兵制不改太宗之舊故內無盜賊之變外有四夷之功明皇耽樂而用非其人以召募長征變府衛良法故邊將一叛而州郡瓦解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至是募市人充東討是則張說所建才足以備數一時未二十年其制已壞至無兵可使輕變祖宗成憲其患乃爾太宗命將征伐四克未嘗遣中貴人監其軍也武后尚不肯以御史監軍曰自下制上既非令典且何以使人有功遂罷之玄宗寵信宦官於是始遣邊令誠爲監軍甚後世撫鄧之禍上不法貞觀下不及女主何以保其國哉

邊令誠數以事干仙芝仙芝不從乃誣奏仙芝與封常清之罪上大怒命令誠即軍中斬之初常清兵敗三遣使陳賊形勢上皆不見常清自詣闕敗令還軍既斬二人士卒大呼稱枉其聲震地

大盜蹶舉國家阽危令誠當協心畢力以佐兩將雖敗于河北若嚴扞潼關與請援連救則長安猶有所恃乃以私意干請怒其不從遂誣奏之小人不知緩急以利爲喜怒如此明皇若引召常清問以軍事猶得修備禦之策既不見使者又不見常清直以國之成敗爲戲而使令誠肆其讒毒以生士卒之怨欲不亡得乎

顏杲卿起兵河北響應附祿山者六郡而已杲卿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鄭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終當夷滅公若誅諸將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不世之功也循然之未發祿山知之殺循

顏杲卿倉卒拒賊斬二將禽一將走一將散井陘之衆解饒陽之圍河北十七郡皆應得兵二十餘萬若賈循事就賊巢既傾真可不逾旬時坐平大憝矣曾未十日反敗於賊是何也明皇祿養姦邪弃置賢能而殺戮諫士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也又況離疏之蹤其來已久方爾潰決無一手擁而止之之理此杲卿巡遠之徒所以相繼摧滅[illegible]恤於未然之前若車既奔馬既沈[illegible]則人力有所不得施矣

杲卿兵敗陷山殺之顏氏一門死者三十餘人
　致亂若李林甫楊國忠也而受禍戮許國者顏杲卿也而得禍重此淺識之士所以疑天理善惡報施之僭也此亦猶顏回不年而桀跖壽考陽虎列鼎而尼父菜羹天之於人未嘗數數然較其善惡之長短輕重尺寸銖兩而報之要之人生有正理必當為善而不可為惡天有常道為善者必佑為惡者必罰此則終古不可易者若杲卿家禍蓋亦百一固君子之不幸也幸不幸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史思明圍饒陽李光弼至常山常山兵執安思義降光弼問取思明之計於思義思明遂退
　廣於咨訪惟善之從雖敗可以成功專己自用愎諫違衆

鮮勝可以致敗韓信得李左車而下燕齊左車降虜也信方秉大將之權擁三軍之衆席破國之威夫豈無人而降虜是師此固古聖賢所行而信能之宜其凛然為漢三傑也李光弼其聞信之遺風而興起者乎

顏真卿敗賊兵於堂邑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召之并力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為嫌且以堂邑功讓之
　顏真卿守平原先賀蘭進明起兵又為河北采訪使則進明乃所部也要與并力可也咨其計畫可也軍權稍移則過矣讓以堂邑之功則又甚矣真卿為是得非欲常山之吠乎愚謂二公過猶不及方杲卿送俘京師也張通幽泣請曰兄不幸陷賊請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illegible]與杲卿同謀起兵者也杲卿君知其情宜語之曰君兄陷賊君正雖自此與我協力破賊乃可以自湔今行未有益也如此則彼謀沮止而王承業亦何緣更其表而專其功乎杲卿既失之真卿乃務[illegible]己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是此以不情相與彼以不情相受如此其能久相處乎為真卿者宜具堂邑戰伐上之朝廷朝廷必以真卿為制將於是部勒所得數郡與郭李犄角不亦善乎是故每事咨之不足為謙以進明非可咨之人也軍權稍移不足為賢以進明非制將之才也讓以衆功不足為恩以進明非所當得而與之也真卿忠義奮發而功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

郭子儀李光弼請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上不能從

　智計之士所見略同自祿山起前後欲傾其巢穴者凡四人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李泌其謀非相約並時而發也杲卿不幸才未及展李郭則以告玄宗李泌則以告肅宗矣皆不見聽玄則智慮已昏肅則志意不遠遂使奇略抑鬱而禍亂延蔓天下之事莫大於人不能謀謀之已臧而不能用則末如之何矣夫賊之枝葉散蔓於兩河然皆居客地也傾其巢穴猶潦水四漲而無壑可歸其涸固可立而俟也

國忠集百官問計皆不對國忠曰人告安祿山反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也
　當擬樂時竊寵於君凡百輒以為己功及禍亂既形責君於衆毫髮不以為己負致人罔不然者然人非禽獸

豈可毀也言祿山反者甚衆而上不信是則然矣致祿山
之反者誰歟身爲宰相不任此事得乎依倚內嬖欺君於
昏朝廷不理馴致大亂乃曰非宰相之過欲以苟免天人
交怒具發不待旋踵矣

車駕幸蜀至馬嵬驛將士憤怒呼曰國忠謀反遂殺之御史
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

國忠言祿山反非誣也而明皇不信林甫國忠未嘗反也
而皆以反死何也林甫好以反誣人國忠又以反誣林甫
躬自蹈之亦其理宜矣天下之憤積二十年大難而決此
乃子產焚載書之時也魏方進當因其勢而順導之乃以
殺宰相詬責士卒不知時措一至於此苟以國忠爲不可
殺是與之同亦不得免乎死矣昏亂之朝官爲御史大夫
一無規正亦不得免乎死矣

上出驛勞令收隊皆不應陳玄禮曰國忠既誅貴妃不宜供
奉願割恩正法上倚杖傾首而立久之韋諤前曰衆怒難犯
安危在晷刻願速決上曰貴妃安知反謀高力士曰將士勢
不自安乃命縊之軍士皆呼萬歲稍整部伍爲行計

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怨之所集禍
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以王鉷爲色役使併徵三
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
下矣楊國忠以踈揆進爲鮮于仲通帥劍南喪師二十萬
人大開邊患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制
敕則毒又徧於畿甸矣貴妃私於祿山以至叛反則毒又
甚於兩河矣如是人安得不怒一人三失怨豈在明猶當
圖其所不見者況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由
更避其死也人君孰不有女寵而寵惑至此自非陳玄禮
高力士韋諤等以理救則投怒之禍必及其身矣而或者
乃云不聞夏殷之衰自誅褒妲以是爲玄宗之美則非矣
使陳玄禮不言明皇豈能斷而除之蓋亦迫於不得已耳

上至扶風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上患之會成都貢
春綵十餘萬匹至上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比衰耄致
逆胡亂常今卿等勞苦朕甚愧之今聽卿等還家朕獨從蜀
可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
也因泣下沾衿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二上良
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遂息

嗚呼悲夫玄宗之在扶風也方其盛時開闢乾坤轉移山

海頤指氣使無不如志今也受制於士卒懷懼於流言欲
齊之以刑則刑不得施欲懷之以勢則勢不得行遂至甘
詞善誘若乞憐者然後僅免危殆向者削平內難志氣英
果今何在歟無乃不知持其志以縱其氣是以豪侈放逸
於前而挫折屈辱於後歟由是知終始惟一厥德日新者
其必有道而人君所當警懼也

陳希烈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垍俱降賊祿山以希烈垍
爲相

宰相人臣之極位既已爲之不獲乎上者奉身而退可也
何敢生怨正使懷有不平亦何至喪身而事賊且相祿山
有甚於相明皇乎不狃賊之害能甚於失恩乎希烈學莊
老者也彼徒見其曠蕩放肆以立名節與毀名節等耳審

如是者吾等相與爲等相亦可乎以一致而怨於失恩何也學荀子而不得其王猶爲坑儒焚書之事況學莊老乎

肅宗　唐紀

玄宗之在馬嵬也父老遮道請留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臣等願從殿下東取長安若皆入蜀中原無主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使人白狀玄宗曰天也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又使人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行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牋五上肅宗遂即位尊玄宗曰上皇天帝

范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

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直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名也孟子謂滕文公行三年喪文公曰父兄百官不我欲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孟子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先之也世子曰然是誠在我遂行之使肅宗有滕文之見豈爲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耳唐高祖春玄之爲上皇非所欲也勢可以釋位而不釋遂至逼遷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不能少待或稱兵或借便皆有奪位之惡欲速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昧於春秋首惡誅死之戒甚矣豈非後世之大鑒哉

爲太子與京兆李泌爲布衣交及即位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裴冕杜鴻漸魏少遊等於肅宗初無雅素特乘時攀附以取富貴耳李鄴侯則帝之故人也不惟肅宗當亟相之冕固當避席而讓也在泌自處亦無躐取之嫌不稱之譏然力辭而不居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帝歟揆此遊從遽相俛伏既非素交之道兼危傳襲又相承奉均蒙不正之責此泌所以重當輔弼而輕爲賓友者也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爲巡所敗潮謂巡曰足下其如天道何巡曰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人倫天道同條而共貫者也而秦漢以後學者不知其一矣使巡偶然言之得不謂之暗合乎使其學而知之得不謂之心通乎令狐潮之意謂唐室衰亂蓋天道也豈惟潮凡有背叛之心者孰不爲此言惟明於人倫則犯上者且無有況作亂乎以是觀巡非特能取軍守城而已蓋賢宰相也

上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不弘耳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奈何矜之泌曰但恐上皇聞此敕意陛下爲韋妃之故爲一慚憤感疾是陛下不能安親上流涕拜曰朕不及此

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蒙蔽專擅妒疾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社塗炭按誅王鉷故事戮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可之有顧獨憾其危己是以天子而御匹夫不亦偏乎天下大物也非器足以容德足以覆必不勝任肅宗雖克復兩京而遂失河北豈非可以小知而不可大受耶

至德元載冬十月朔日食既

日食大變也既變之尤大者也肅宗始初清明志平禍亂未有酒色昏荒之事而謫見于天若此其大何也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欲其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辨肅宗乘危取位而不能孝父愛張良娣而不能刑家任用李輔國殺其賢子使李泌不敢自安而君子退小人進其功業不遂父子不相保而身不得令終率以是三者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僭乎使肅宗克謹天戒以日自況恐懼修省克正厥事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烏承恩以信都降思明

先是常山守王俌欲降賊諸將殺之遣使者宗仙運來迎承恩承恩以無詔命辭焉三說之終不聽確守此志以信

都之衆與朔方三千人憑壘高深要結鄰援相與擊賊萬一不捷死於其位上也至於力屈則近有李郭可投曾不見圖乃舉城降賊何見理之不明而執義之不堅耶是故從常山之請不若固信都之守而下史思明之拜不若用宗仙運之說惜乎承恩之智昧於輕重可否之差也

上問李泌敵强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賊所獲皆輸范陽豈有四海之志若令李光弼出井陘郭子儀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安守忠田乾眞皆不敢去其地是以兩軍絷其四將也從祿山者惟阿史那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扶風與李郭互出擊其首尾賊至則避去則乘之復命建寧並塞將角與光弼取范陽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李泌之策與子儀光弼同但儀弼在遠語之不及詳耳使肅宗盡行之則河北本根之患盡去它日藩鎮無自而起豈非久遠良計乎而肅宗先從後違夫豈智之不足乃心有姦制之私耳不亦惜哉

祿山爲其子慶緒所殺

明皇寵愛祿山自林甫國忠皆不及也疑間之言如水沃石而待遇益隆顧欲倚之扞西北一方而己得肆意娛樂耳祿山乃以反叛報不貲之恩不亦逆理之甚乎逆之甚則其反速天降災殃各從其類故祿山以臣反君則慶緒以子弑父如表之有景而亂臣賊子終不懲也

上欲立太子李泌諫止

肅宗不授寶冊曰不敢乘危傳襲但以中原未靖權總百

官耳夫百官名稱乃可攝行何者人臣有功緒之稽進退之義也惟天下無攝攝皇帝云者王莽之惡非法也今肅宗已即位布號於四海而奉玄宗爲上皇矣豈曰權總六乎夫寶冊虛禮也亦猶傳國璽之爲物也居其位而無璽與冊不害爲天子受冊佩璽而不居其位不害其非人主也置寶冊於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爲皇帝先欲建中宮又欲建太子猶曰不敢乘危傳襲吾誰欺欺天乎

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建寧王倓言二人罪惡於上二人譖倓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

古之人憤而啓悱而發衡於思慮而作徵於色而喻操心危慮患深而達肅宗爲太子厄於李林甫二十年其憤

惟危困多矣親見其父惑一楊妃信任宦官聽讒殺子曾
不知戒夫明皇中人之資也身致太平然後肆意亦中人
常事肅宗方在播越大勳未集巨寇猶存宗廟未蕪陵
寢未瞻省已襲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
厭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中人以下不可語上無自能與
復之理也
賊將尹子奇攻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與遠
合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請遠守公戰自是遠
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鬬籌畫一出於巡賊遂
大敗夜遁
賢哉許遠之為也張巡位出己下知其能而授之兵協濟
國難虛心佐佑之不以為嫌推此意也盧懷慎之相業其
所優為也夫惟賢人君子有推賢讓善之誠心而無妬忌
之行一有妬忌之行不問其事之大小必當以小人斷之
此見於秦穆自誓而孔子言大學引以為據者故人之有
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充而不已伊尹周公是
也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充而
不已李林甫盧杞是也
上至鳳翔諸道兵皆會李泌請用前策上曰今當直取兩京
更先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新至之銳攻已老之師其勢
必克賊衆逋歸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則用兵未已也若先
除其巢穴則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
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
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不為兒女之戀
於馬嵬會上皇而西行為宗廟社稷之大計也今大計未
就復盡晨昏之奉違謀而不用何也欲速見小利之過也
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肅宗雖已即位
未入京師有衣錦夜行之心故乘諸軍初集急取長安冀
黃屋建左纛猶人之富貴而以歸故鄉為榮也豈非年壯
長而心尚童騃夫安能剿平僭亂而混一四海歟
上皇思張九齡先見為之流涕遣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楊妃再出宮及歸而寵愈厚張九齡罷相繼貶而死于荊
孔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其效驗至於亡國可不懼
乎李覯有言使管仲而不死雖內嬖六人庸何傷君子非
之曰未有蠱其心於女色而又能盡其心於賢者也王氏
亦曰但誅宰嚭則宮中有西施不足憂矣是不然附託楊
妃以進身固位者李林甫楊國忠高力士安祿山凡幾宰
嚭可勝誅耶故西施者宰嚭之所倚也妲己者飛廉之所
倚也張麗華者江總之所倚也胡武媚者于忠之所倚也
楊太真者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諸人之所倚也小人必
倚內寵君子則無所倚也明皇忽九齡之言及身履危亡
而後思其先見方之袁紹有愧於田豐則遠矣雖然亦奚
及哉正使鄉也用九齡言禍亂不自范陽可耳太真在宮
林甫在朝九齡必見逐殺一祿山生一祿山亦無救於播
遷之禍是故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而守成也
尹子奇復攻睢陽城中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
而守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巡令
南霽雲告急於臨淮[illegible]霽雲[illegible]之師四泣下進明終無出

而□賊知援絶圖之甚急初宰相房琯惡進明以爲可倚節度使以叔冀副之叔冀恃其兵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

□□賀蘭進明亦可謂不忍矣巡遠危迫亡在旦夕我能□功名獨不在我乎誠有虞於叔冀者宜以事理聞戕聽命可也今逗遛選愞智勇俱喪而忠義不立千載之後猶有若於南霽雲豈不辱乎房琯若知進明不可用則可言於上而發之以爲有才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兵柄擇此心以取人羣難乎功業之遂矣

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

湯十一征而爲王百姓知其心曰非爲富有天下也爲匹

夫匹婦復讎也伊尹相湯爲世保衡其言曰一夫不獲其罪在我宜其代天理物爲聖君賢相也夫子女豈禽獸離賊之比哉乃大唐五世之民耳爲急欲得城之故乃舉而弃之於夷狄或功勳之家或禮義之族或富庶之裔或孤弱之遺先已爲大盜所困其望王師何啻渴者之望水使回紇宜而獵之其冤悶憤怨之氣過於王命無所伸愬其方之推而納之溝中者何以異乎肅宗於是失君道矣任是責者非裴冕房琯與李泌耶

李泌請爲閑人上曰累年同憂今方同樂柰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高迹太奇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朕何疑卿如此泌□臣者非陛下乃五不可也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於□□有

不敢言者況天下旣安乎上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泌曰非也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欲害其兄圖繼嗣卿不知耶泌曰未然若然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言其冤流涕嗚咽可以察矣上泣下曰旣往不咎泌曰願愼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天后方圖稱制惡太子弘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無再焉上驚曰安有是時良娣忌廣平有大功潛構流言故泌及之泌固請歸山上留之不得乃聽之

鄴侯不事肅宗必欲辭去者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娣輔國表裏相結旣無除之之道寧舍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雖然弃舊而圖新

改往而修來惟剛明之才能之肅宗豈其人乎泌所謂五不可者一曰遇陛下太早則意在交友之分也其四者特爲之詞耳其情直以內間張后外間李父留而不去難必及也而難於發言故言建寧冤死以救再摘之禍語雖不及而意則有指矣使漢高光武而聞之不待辭之畢而深有感于心泌反復百餘言肅宗終不喻也於是固請而必去是故爲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爲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爲首張后寵于內輔國寵于外則賢者必不自保賢者不自保則唐室之卑自是始矣嗚呼鄴侯亦可謂得出處進退之義者哉

以嚴莊爲司農卿

嚴莊祿山佐命元臣最貴用事諸將皆不及者旣同祿山

叛君又殺慶緒殺父天下之罪尚有大於此者乎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矣唐既受其降又官使之則當時亂臣賊子又何必討斯舉也殆將吹波而助瀾歟

上皇至鳳翔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父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之迎父也當盛威儀備物采何必發精騎耶事之無成憲者有其舉之當爲後法今以精騎迎父與它日遂有露刃而劫遷者凡物不可不慎而况於父乎夫上皇釋兵而見其子豈非張后輔國之謀已有間於外耶興慶之不獲安其居辟穀之不得考其死漸生于是矣

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曰均垍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爲賊毁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

不能活均垍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垍爲汝長流嶺表均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從命

張說及垍於肅宗爲太子時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仁慈也非上皇必欲信讒而二張必能奪之也今肅宗謂非說父子無有今日以生生之恩專歸說垍而上皇無預焉豈不悖天理歟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伐私怨蓋不以一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均垍貴連國戚身出相門受寵家榮非他人比一旦稱臣于賊曾不疑愧若以私勞免其大戮則君臣之義廢而國法不必設矣爲肅宗者以均垍付之廷尉不得免死而爲張說置後其庶幾乎

立張淑妃爲皇后

故妃韋氏無罪被廢削髮爲尼而在禁中肅宗宜加[illegible]

以家事聽上皇之命則上皇無肯使立張淑妃[illegible]事變於韋氏必有[illegible]之意矣至德二載[illegible]其月日乾元元年三月始冊張淑妃爲后[illegible]初同李泌之[illegible]至紓緩如此無乃上皇欲復韋氏久而未果此固張[illegible]輔國之所以深怨上皇者歟

張后生[illegible]侶繼數歲上欲立之而未決謂李揆曰佖爲太子何如[illegible]再拜賀曰社稷之福遂立佖爲太子

[illegible]致明皇一日殺三子肅宗所自覩也興王[illegible]主依既長且從艱難又有功勞當爲太子夫何疑者而惑於張后不能自決向使李揆懷姦內交宮禁如李林甫輩以輔國爲援廣平必不得立而唐室再亂矣然則揆其賢矣哉

命郭子儀李光弼帥九節度使兵六十萬討安慶緒上以二人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軍無元帥則令出於一不然必敗古事盡然肅宗以李郭難相統屬者俱召入朝面授旨意使以相下濟務爲先光弼不[illegible]子儀[illegible]濟又夷人也必不敢當制將之任則以子儀總九節度使之師成功決矣不然俾二公分統之殊方而進擇利而行亦其次也而必使宦人宣慰處置夫何意乎是豈明主所爲乎

史思明救安慶緒大敗官軍慶緒見思明稱臣思明[illegible]殺父殺之引兵還范陽稱大燕皇帝

人而爲賊至不道矣然[illegible]

其爲賊者自滅之耳史思明救安慶緒而戮之豈不當哉
慶緒以弑父誅刺叛君者不畏思明知人而不知已何也
使其殺慶緒舉河北歸朝廷釋甲入見必與汾陽同爲異
姓王何榮如之惟知人而不知已則其所知非真知也乘
慶緒之衰假討賊之名利其土地兵馬而已是賊而又賊
必終亦不免於祿山之禍後來者曾不懲戒亦獨何哉
風翔馬坊押官爲劫天興尉謝夷甫殺之押官妻訴冤李輔
國救孫鎣鞫之無冤又使崔伯陽李曄權獻鞫之與鎣同毛若
不服又使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召若
虛欲劾之若虛詣上上匿之簾下伯陽入奏若虛附會十人
上叱出之伯陽四人坐貶若虛除御史中丞宰相李峴奏伯
陽無罪上以爲朋黨貶蜀州刺史謂左右曰峴欲專權朕自

覺用法太寬
毛若虛黨李輔國肅宗匿之簾下是自爲黨魁而反罪李
峴輔國專權著矣峴爲朝廷扶立紀綱先已奏陳仍又得
言曾未逾月竟爲輔國所擠是肅宗以輔國爲一身忠言
正諫何自而入乎姦邪之臣何世無之惟人主聽信與之
爲一身則末如之何是故李峴抑制輔國則肅宗以爲專
權宦者抑賜得賂不滿意則代宗以爲薄我肅復西貴[illegible]
杞則德宗以爲輕朕李絳不與李吉甫同則憲宗以爲朋
當復其待君子以此心夫豈有此敵哉
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京師
以天子女而配夷狄恥也甫及一年遂以無子出而來歸
其恥太矣而唐之君臣不以爲恥蓋其與夷狄者[illegible]

常事故也匹士之家相擇爲配偶或不允而見出尚羞乎
鄉里況夷狄乎設有公主下嫁士大夫而見出斯士也免
死幸矣今回紇遣歸肅宗不敢加以一言甘心受之乾德
不剛不太甚乎與夷狄結昏者可不以爲永監乎
李光弼也中潬與史思明力戰思明潰走
祿山部將無如史思明滌騎難克者中潬之戰李光弼不
遺餘力矣客主相當僅得一勝自是之後二人不復對陳
向若不罷郭子儀使與光弼掎角圖思明賊必可平而
無後患矣史言魚朝恩惡子儀而不言所惡之事竊必意
度之子儀渾洪重厚不能爲閹尹屈此固朝恩之所惡也
自高力士有權寵外庭目之爲翁父而肅宗亦以父呼李
輔國李揆非諂主也身爲宰相於輔國亦執子弟禮化自

上流父而成俗人不知其不可也而郭公大賢寧肯以尚
父之重降禮於閹宦者乎若然其失也或曰當是時人主委信
內侍子儀既欲爲國平賊盍亦少貶以濟事爲務而形見
圭角自取疑疾以至罷廢失兵權置諸閑散豈非所矜者小
而所失者大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爲子儀而不可及者也
使子儀奉承朝恩受其封爲以固權位雖禽思明平河北
未免枉尋而直尺王良之所不爲而謂子儀爲之乎使肅
宗誠意於戡定四海必專命子儀不使中人得軒輊之子
儀受知君父而爲之建功立業雖赴湯火蹈白刃可矣故
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光弼之見
惡於程元振也得非亦近是乎
宰相第五琦[illegible]御史大夫賀蘭進明[illegible]琦貶

安史之亂用命守死者莫過於張巡許遠擁兵不救者莫甚於賀蘭進明肅宗以此罪進明雖殺之于睢陽以謝戰没忠義之鬼良不爲過乃置而不問仍爲御史大夫反用第五琦黨而去之夫位爲宰相安得不進人才被其引援即稱朋黨並復聚者豈亢然獨立而已則朋黨將時而已耶故凡坐宰相而廢退誅殺者惟大逆不道迷國罔上之罪乃可若罪不形顯徒以朋黨之名而逐之非政刑也肅宗以房琯黨而逐嚴武以李峴黨而逐崔伯陽以第五琦黨而逐賀蘭進明謂惡人臣交私亦可矣而張鎬以不事中要罷[illegible]李峴郭子儀李光弼以忤輔國朝恩罷其黨於中貴人則無嘗而聚宰相序進則爲黨好惡如此豈足以君天下而服人心乎

李輔國雖甚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陛下當爲社稷計其得御匹夫之孝若迎居大內可以杜絕小人上不應會得疾輔國矯詔將五百騎露刃迎上皇遷居甘露殿上皇驚幾墜所留侍衛纔老弱數十人流力士等於遠方輔國詣上請罪上曰卿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懼也自是上皇日以不懌辟穀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但遣人起居

內寵嬖堅左右爲一人主不悟又委信之其終不至於篡弑逆亂者古無有也肅宗之事亦可以爲監矣夫祖考所爲賢且德也子孫睎之鮮能及若非賢非德也子孫倣之鮮不過焉兩漢而下繼世之君往往柩前即位孰有爲天子子親承大寶得問安侍膳舉四海之養以全其孝盡其樂如唐敎君可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矣而太宗明皇肅宗之孝道無稱焉豈非自太宗失之歟高祖眷玄晚節末路不免兵甲震驚之禍而玄宗尤酷嗚呼悲夫輔國之言曰陛下當爲社稷大計豈得徇匹夫之孝夫孝以奉父母爲先然後上及於祖宗今父在也乃困其身恬其心而社稷是安此中人已下所能辨者肅宗不察蓋自馬嵬西行輔國已有是言今又云爾是知肅宗爲人可誘以利故也當是時白刃脅遷盡去左右之人而居西內上皇辟穀成疾以至殂殞其異於趙武靈王沙丘之禍幾希矣夫以討賊之故奪父之位其終至於如此使安慶緒史朝義而有知豈不含笑於九泉元結頌唐中興曰盛德曰大業是過舉其始而未知其終也

或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爲魚朝恩沮而止

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也是以此策可施今則往往爲安史所有猶爲是計不亦晚乎雖然以兵柄付郭子儀則善矣朝恩力沮其行亦何意哉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耶肅宗初意復兩京而已後東京爲思明所取亦不甚介懷姑命光弼禦之欲速見小利又用閹尹廢弃猶豫坐失天下之半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嗚呼人君不以天下爲慶其能齊者末矣

史朝義思明長子也無寵思明欲殺之而立少子朝清或泄

其謀朝義憂懼其黨駱悅夜引兵而入思明踰垣而走射中
臂縶之思明曰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取長安遂縊殺之朝義
即帝位

逆亂之人其事雖無成理其心固不爲敗謀也不爲敗謀
則當不爲敗事然不能加此者利欲之極也義理不極不
爲聖賢利欲不極不爲盜賊利積而欲滋則雖百萬羣居
而無終日之計故安慶緒史朝義皆以親子迫而舉事曾
不經宿也夫祿山思明狡黠有餘矣叛而僭稱坐席未嘗
暖皆欲廢長而立少言出于口而刃及于腹矢及于臂經
及于匪天之報施亦明矣速矣不可逭矣而亂臣賊子肩
相摩足相躡也夫豈未嘗知書不監往轍乎思明曰殺我
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哉使長安不幸爲汝所破而死

于朝義亦何成之有

上元二年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人君不取表于天而取表于日者以父事天故也日者陽
精發見之至著者也故以爲人君之表也妾婦乘其夫則
暗而不明臣子背君父則暗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暗而
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肅宗有其三焉其失日深
未嘗改也故至德元年即位甫爾日食一既至是食之又
既而加甚焉大星皆見陽精淪溺天事常象亦云著矣而
肅宗於此恐懼修省仰荅變異之意必以天象人事不相
涉也嘗求一月非常之禍上及其父驟震其躬隨逮其子
雖欲救之亦無及矣是故日食有常度而春秋猶必書
不嫌其詞費者以變異莫大乎日食戒人君不可忽天象
也以此防民閑之尤天寶日再食之不盡如鉤至德上元日
食再既大星皆見而視之蔑如也無乃不知天命而侮聖
人之言歟

或告鴻臚卿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嚴莊俱下獄京兆尹劉
晏遣吏防守莊家上尋救出莊莊怨晏言其漏禁中語矜功
怨上貶晏刺道州莊難江尉謙伏誅

嚴莊死有餘罪不可以其降而貫之既用爲司農卿已失
刑矣今幸其自敗正名行辟夫豈不可又寬宥焉肅宗或
刑之不可曉類如此若事無實則康謙不應獨死若事有
實則劉晏不應被誣使晏誠有矜功怨上之言不輕於莊
之背叛弒逆之罪乎乃聽其反說得自解免而誅蒙睽
之誅書云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亦異乎此矣

三年建巳月上皇崩

野史記明皇之崩其說甚異而唐書不載司馬氏考異亦
復闕焉得非無徵恐人之不信乎然以當日之事考之張
后於上皇無所憾者西内之遷乃后與李輔國同謀苟無
深憾豈應至此故竊疑之上皇歸自成都肅宗故妃韋氏
尚在張淑妃宜立而緩於立其間必有曲折或上皇悔昔
日之舉而上亦未忘故情有復后位之意耶不然劫取厥
舅以自近將何爲也然則玄宗所謂吾嘗服大丹不可死
及他日盜發陵寢見其腦骨破而縫若黃金所絡者豈鑿
空相將而爲此言使其無之肅宗不孝之罪猶得末減不
然何以自白於千載乎噫嘻悲夫

張后李輔國晚年有隙上疾篤后謂太子曰輔國逼遷聖皇

其謀甚大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辭太子出
后謂越王係曰汝能之乎對曰能乃選宦官勇力者二百人
授甲於長生殿後元振知之與輔國勒兵而入上在長生殿
輔國以太子之命遷后下殿幽於後宮左右驚散上崩輔國
殺后立代宗

張后以譖殺建寧王為李輔國罪則其同謀為惡無疑矣后
嘗欲廢太子故教以討賊知其必不能克欲因以斃之而
不虞元振之覺其情也后從帝起于艱難啟今不聞而又
興禍德二帝既不以道終又欲陷太子於大惡而立其所
愛其不尸戮也幸矣肅宗在位八年自李泌既去政事盡
出輔國之手帝所可否者十一耳及其終也惡之而不能
去知張后專權而無如之何以為中宮悍婦所擠窘而不
得知已弒於亂兵而以驚怖死乎制于兩大閹而不正其
始而謂之中興唐室異乎少康周宣王漢光武之事矣

代宗上　唐紀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不平及即位以輔國有殺張后
功不欲顯誅使盜夜殺之遣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不平輔國專橫者公心也不欲顯誅之者私心也公與私
特在利己不利己之間人君可不慎乎上之為廣平王張
后深欲去之故上惡后而德輔國之衛己而殺后也是以
隱其死夫張后天下之母也閹人安得而殺之以震驚肅
宗為罪耶則是日舉兵非后也以將危太子為罪耶則太
子已在外告于宗廟奉而立之可也且后正位中宮猶太
子之母也輔國遣使者以太子命遷后下殿幽而殺之其
殺太子累大矣而猶以有功庇覆之若其沒于牖下而加
賻贈焉代宗之舉可以為禮乎

李光弼擒袁晁浙東皆平晁之衆近二十萬

袁晁之起民從者如市其怨自元載借貸租之刻而不聊
生也至是再經春夏轉攻州縣所陷幾遍于浙江之東然
後討平其為賊被殺與良民之殺於賊者幾何人矣豈非
困民而利之乎而元載致寇朝廷不治他日至擢為宰相
然則聚斂之人何所憚耶貪其財忘其罪視赤子不以介
意尊雍而禽獮之君人之德喪矣

禮部侍郎楊綰上言舉人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

楊綰初議請令縣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薦之於
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是彷彿鄉舉里選之意也及上貢
舉條則徒有問經對策之目而無縣察州升之文或者猶
沮止之建議之難如此及綰為相可以行矣亦復不聞再
請豈有所不及歟抑覺謝之遽也夫問以經義已涉空言
然亦足以觀人士之師尚顧綰所條其詳不可見耳宜為
之法曰凡應經義科者有司問以十條令隨所占經引先
儒之說兩家至三家而主其善者或有已見則附于後不
得誇矜辭藻惟務直述每條以二百五十字至三百字止
如此則人之習經者可見其通塞矣對策惟問以前代故
事有疑難無折衷者以五道為率每道亦以三百字止而
不得問以時事以杜其諂諛之態如此則人之習史者可
見其深淺矣若夫投牒自媒最壞人才之本也願收上之
門如漢武詔舉之比者自薦可也讀誦五經修孔氏而

進之不以禮使登門而覩衆右羞恥者不肯為也稍有人
而來之不以為恥則習俗使然耳是故王氏至林園之外
見雉何之歎拂衣去之曰以此待天下士耶欲並此者於
鄉里必慎選守令於庠序必慎選師儒察其毀譽觀其言
行次第而薦之可矣

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至邠州上始知之京
師震駭詔郭子儀為副元帥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召募
得二十騎而行遣使入奏請兵元振遏之不見吐蕃度便橋
上倉卒不知所為出幸陝州

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寄任將相乃置之閑處至無一人
部曲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以為真不賢耶則不必用以
為真賢耶則不當聽代宗於聞尹之言受命如響於進退

子儀如待奴隸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者衆矣豈獨此臣受
不朝之罪而不忍見魚朝恩程元振之面也獨子儀無纖
芥于胸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
忠義精誠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蓋可以為人
臣之師表矣使代宗挈國權兵柄而付之于以復太宗之
業何難焉而委懦不能也可勝嘆哉

程元振專權其於李輔國忌疾功臣上既狼狽出幸詔徵
兵皆忌元振莫至中外切齒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元振
下詔引咎上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

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奉三無私
以勞天下可謂民之父母矣夫夫行私不可自安於鄉
一命行私無以信服於吏民況天子乎故殺孫昭

子不賞私勞而殺昭平漢高祖不賞私勞而誅丁公君子
美之矣其公心不以一身而廢天下之義也元振於代宗
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誤朝幾覆宗社於是而權宗社一
身之輕重則宜肆諸市朝仰謝九廟中謝將相下謝百姓
則代宗之心如天如日天下見之而王道著矣今不以此
為念而專念其保己曰吾垂情於保己者何患人之不我
保也夫吐蕃入寇元振不以聞子儀請兵元振不召見虜
騎至便橋帝方出奔其不為吐蕃所得者幾希如是而尚
可謂之保護乎要之帝心先蠱於私故終迷是非之分耳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權寵無比築城於鄠
縣及中渭橋北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將其兵

以貴常侍為易去則肅宗不能去輔國代宗用程元振然
後去之以貴常侍為難去則柳伉以太常博士一朝投諭
則元振不得固寵而安位代宗監此亦可以已矣又以兵
柄畀魚朝恩是明皇肅代父子祖孫皆以閹寺為可委腹
心外廷所不及也至其既久根深蒂固權重勢雄其於人
主猶目瘤如肺癰如疾在膏肓誠不可去矣夫致僕固懷
恩反者駱奉仙也惡郭子儀而譖之者魚朝恩也奉仙取
信懷恩已不可回子儀再造唐室乃代宗寵朝恩以形迹
之於勳臣顧貌略不加焉子儀則終長者矣代宗君道如
何哉

劉晏坐與程元振交通元振之敗李峴有力焉由是為官
所疾與晏皆罷

代宗之相獨李峴為賢以忤宦官而罷若是教士大夫使

歸于比司也欲天下之亂不難矣劉晏亦削程元振何也
此才士之所為也峴則賢士也賢者有所不為才者則不
能兩矣夫晏既與元振交通而賜罷為峴所以黜退元
振而受賞今兩敗之于以見代宗之權不勝宦官之勢陰
盛陽微君德衰矣
郭子儀以大盜既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
河中為始敕罷河中節度
子儀忠誠為國反見魁削不明之君胡可與言哉是時河
南諸鎮兵罷之易耳河北若不受命子儀必有以處之代
宗一切不問而獨罷河中此乃魚朝恩計也朝恩屯兵中
渭橋與鄠縣名備吐蕃實以自衛若朝廷從子儀所請則
渭橋鄠縣之兵必還鎮拔不得以屯矣是朝恩深機起
事
曰爾欲罷所在聚兵我故不能而獨罷河中而猶部以是為足
以抑之也小人度君子無所不至不知於子儀何損焉朝
恩失荷則如象無牙蠆無尾子儀嘗閑居部曲
散去略盡不聞乞軍則河中雖無兵夫何損焉代宗不察勳
臣之忠用朝恩言敕書抑禮君道微矣
上之幸陝也李光弼忌程元振擁兵不至光弼治軍嚴諸將
不敢仰視既久不朝其下無復畏憚恨成疾而薨
人臣之義無以有己東西南北惟命是從況蕃戎入寇乘
輿播越使未奉詔命猶當奔赴危難死生以之況擁兵之
制罪于光弼雖懷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夫
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讒大則畏死有如唐室威令
振舉而諸將緩於勤王之罪則光弼為首其能免乎今天
子蒙塵而方伯之師星馳飈發擊退虜賊再安宗社亦猶
維城諸將誣罔亦豈能盡奪公議哉光弼不忍小忿以失
大節不學之過也昔趙鞅入于晉陽本非叛也而春
秋以叛書之君子曰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畏罪戮之萌
啓矣又況其無以有己者乎光弼困於讒間遷延在外不
肯釋兵卒以憂死蓋不知春秋叛趙鞅之義故耳光弼與
郭子儀齊名取兵之道戰伐之能尚或過之而不能以功
名自終古人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節末路之難豈不
信夫子儀以武舉進而其行事類知道者雖曰未學君子
謂之學矣
廣德二年戶部奏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天寶十三年至此歲纔一星終戶九失其六口五失其四
主人
雖河朔強梁民版不入王使有其半亦亡其半矣明皇四
十餘年生聚幾一千萬戶顧以楊太真李林甫二人敗之
則十年之中所耗無慮十之六七成難壞易如此養民者
人君職也有意於養事不克終猶不免於自殘殄之況無
意於養之者乎民之生於肅代德宗之時蓋亦自生自死
於天地間耳豈非失職之甚歟郭子儀請罷兵於前獨孤
及請休兵於後而聽者如不聞故知斯民之無司牧也
置百高坐於資聖西明兩寺內出仁王經二寶輿講之以人
為菩薩鬼神導以幡幢百官迎從
佛書閎衍深微而通達者不為禍福而祈福於若仁王經則
淺俗無取為甚而代宗好之宜其忠言正論不能聽也
在禁中常飯僧數百人晨夕誦佛號相張揚曰守王當

修德以安人未聞飯僧可致太平者上雖然之其後乃以人爲善薩鬼神是直兒戲耳代宗資非英傑重以元載杜鴻漸王縉之徒皆佞人之奴隸也而並位宰相於是兒戲盛作天下日入於衰昏浪亂不可救止千載之後撫其遺迹使人深嗟重歎而已矣

回紇吐蕃入寇圍涇陽郭子儀嚴備不戰遣人說回紇共擊吐蕃回紇曰郭公豈在汝紿我耳可得見乎子儀曰今衆寡不敵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遂與數騎免冑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虜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其忠信非可一日而爲也積之[illegible]行之[illegible]著[illegible]於[illegible]而效見乎遠則其首髮容貌亦將有孚乎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僞設而偶得哉使其喜義無素欲以矯誠虛信而冀人之革心至則靡耳嗚呼誠之格物如此三代君臣德以誠成政以誠立教以誠帥其鼓舞不變至於麟鳳在郊龜龍遊沼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況於斯人乎況於夷狄乎王者之迹息聖人之道衰尊以智力相糾持不復知誠之理人變其情巧僞日滋風俗靡靡入於媮薄如武侯之刑罰無怨於李平郭公之片言取信於回紇寥寥千餘年蓋可一二數耳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貞也者包中正誠通而爲義者也子儀其庶幾乎

子儀取酒與其酋長共飲回紇請子儀先爲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殞陣前家族滅絶諸酋長大喜遂與定約而還吐蕃夜遁回紇追擊破之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藥葛羅要子儀爲誓使子儀急於退師許以重言而他日不能副或能副之而有傷於國則謹夫後而難復作矣今子儀之誓初聞之若重大嚴然不可犯者及味其言乃無所甚焉所謂苟有負約身隕家滅者果何約乎蓋不失己又得虜情且無歃血結盟之羞亟之難容而出之勇決施之無悔而守之無疵以此排難解紛何愧之有

元載擅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短令百官奏事先白宰相刑部尚書顏真卿奏曰李林甫深疾言者卒成[illegible]猶[illegible]敢明令[illegible]自己也[illegible]卿誹謗[illegible]別傷

妖言誹謗之罪[illegible]者猶或可[illegible]孔子曰惡居下[illegible]者[illegible]大臣[illegible]於其君而大臣目之爲誹謗是以君自居也觀顏真卿之疏戒林甫積[illegible]恐代宗孤立至忠至切何誹謗之有而元載以誹謗罪之其於指鹿爲馬者幾希昔[illegible]奉璋以外郡刺史告林甫二十餘罪林甫諷御史以妖言杖殺之林甫恣肆不特言而奉璋不與貴焉以非言責之官也今顏公爲天子近臣何事不可言者其忠義被逐自可當輔弼之任而代宗不悟其厚於君也而黜逐之以快讒慝之人嗚呼不明一至於此乎

邠寧節度使馬璘以段秀實爲邠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竟殺之

勇力之士非難得也勇力之士奉法最難則國家之寶也肅宗時將軍王去榮挾私怨殺本縣令賈至韋見素請誅之肅宗以其善用礮竟赦之使去榮礮足以禦祿山碎思明聖王之法猶所不許何者邠民殺令長與邊將殺君父其惡一也肅宗曲意以屈公議赦去榮一礮之功而終不聞焉卒之破平逆亂者乃郭李諸將帥也然則徒爲是過舉耳今段秀實一將之任其遠見正如賈韋所論而馬璘又能從其說于以捄諸肅宗豈不有愧於將將之道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一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二

代宗下　唐紀

冬十月乙未上生日諸道獻物爲壽共直錢二十四萬緡常袞上言以爲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民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陋哉代宗何其無天下之度也古者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王畿所入足以供車服矣故不責諸侯貢焉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故不許天子求焉天子而好私財不於諸侯何自得之諸侯欲營私財不於百姓何自得之於是暴長虐吏浚民膏血各自封殖其歸于君父者百之一耳不寧惟是必有貪多務廣之人意無紀極而僭擬篡攘之事作故君人者務昭儉德臨照百官百官象之各安其分侈心不生而兵可寢刑可措矣常袞誅以此啓代宗庶乎其聽從乃謂節度使斂怨求媚夫代宗惟喜人媚己未嘗有愛養斯民之意宜袞言之不入也第卅知元王秉政二十年不按贓吏而不循其本代宗既自受賂又通中人受賂於是宰相受賂則節鎮守令固將不令而化既肥其家且奉其上而四海困窮矣夫元王之不按贓吏好賄之術當然也若其按之貨寶得至乎代宗受此惡名千載不滅一歲所得纔二十四萬緡不知天下富室有倍蓰什百於此者不以撫有四海爲大而以二十四萬緡爲多其意以國藏與私帑爲別也陋哉鄙歟何其無天下之度耶

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爲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材不足用奏請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

給之高郢三上書力諫皆寢不報
人死而真無福無禍使其有也豈可祈禳所以知其不可
祈禳者以人之生驗之所欲之福無所於求而所蒙之禍
無所於免故也生死一道也借曰可者莫大於父而毋次
之肅宗以殲鷲晏駕所當先也舍父念毋無乃悖於人道
乎禽獸知毋而不知父奄人則父毋皆不知也姦雄如曹
操尚不知其生出之本末故知奄人之不知也自不知其
父毋安能使人孝而佛氏者乃不知父焉造寺資福其有
益乎其無益乎且章敬寺魚朝恩舍莊爲之祿出代宗之
命則資太后冥福者朝恩之恭耳宜竭其私財致其私力
今乃毀曲江及華清宮爲之曲江者國家之池籞也華清
宮者先帝之別館也而代宗一一順從曾不可否高郢所
諫事理明白乃聽之藐藐焉夫惑於異端者其心不仁固
無是非之擇也
始上未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之上嘗問佛言
報應果爲有無載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
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
恩出門病死回紇吐蕃不戰而退此非人力豈得言無報應
也上由是深信之
代宗雖庸才其問報應之有無則亦要矣人之所爲惑於
佛者一以是故也代宗若問諸高郢郢之對必正矣彼元
載王杜乃惑溺者而可問乎是故求道於瞽借聽於聵所
得益迷矣雖然三人之說淺近誣罔非難見也顧代宗不
能辨耳其言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若

夏殷周有天下之久後世皆莫及其時未有佛也而三代
之祖皆有大功盛德被生人豈福業茫昧之謂乎又曰
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爲害且如武氏殺唐子孫幾
盡歷其國姓唐幾以亡猶曰不害乎安史子禍是誠報應
乃五經所載臣弒君子弒父有以致之者猶嘗聞弒父弒
君而免於刑戮者乎不寧惟是若非王師戮力四面攻討
彼固從容傳繼豈至勢窘事迫而生內變乎僕固懷恩叛
至再三然後病死豈稱其出門而遽然乎回紇吐蕃大舉
入寇不戰而退若非郭子儀馬燧馬璘李晟諸人善於扞
禦彼肯無故而退乎方諸大盜之憑陵也宗社危若旒綴
君臣遁逃計無所出所賴諸臣效策將帥忠賢故能不逾
歲時芟夷大難今乃言非由人力而歸功宿植豈非誣罔
之甚乎如使宿植可憑爲若安史不逆僕固不叛回紇吐
蕃不入寇之爲神乎如或逆或叛或入寇爲若端居京闕
不必命將出師以俟其息乎凡此皆謬悠誕妄以欺主聽
不過欲使其君脩齋祠談空寂不事事一則可以竊權柄
二則可以抑勳臣專執大焉後世稽古者反覆代宗所行
亦可以得師矣
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疑魚朝恩爲之子儀入朝朝
廷憂其生變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
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此乃天譴也
刑施於死者不過發冢而斲棺匹夫而丘墓有犯必以死
爭之況王公將相之重邪子儀縱不與魚軍容爲仇訐之
朝廷事下京兆而賊必可得則曲直固有在矣子儀乃一

切不聞直引咎自責安朝廷之忠尽雖忠且厚無乃薄於孝
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向若果於
求賊使上下震動變難鋒不自已作而彼此懷疑事生於
激將有意外之變雖忠順躋跌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
度小大寧賊不得罪己之言一出天子釋憂衆情綏定魚
朝恩欲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既無所施而指蹤穿
窬之心亦必汗顏泚顙黙自愧悔武侯有云難平者事也
子儀所謂善平之者歟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

上與李泌語及齊王倓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
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曰鄉使尚
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心制追謚倓曰承
天皇帝

肅宗殺倓代宗帝之皆失也謚之為帝猶謚之為太子皆
非所當以為謚者也唐室父子兄弟擇利而行豈有誠心
由義者代宗曰使倓尚存必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
夙心倓死久矣此言易發也夫廣平王居長肅宗建儲豈
可舍而立倓倓無當立之勢何有太子之贈既不為太子
何有皇帝之稱代宗固失矣李泌之議亦非也意者改封
大國加以美謚於其後裔恩數致隆則可矣

內出盂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幡上百官迎
謁於光順門歲以為常

蘭盆起於佛之徒曰目連者念母之不見也佛教以此會
為追薦云耳用於章敬已為不可又設七廟神座併祖宗
而侮之不敬莫大焉七廟有主有室神所憑依何為而至
於章敬寺哉目連之於七月爲此會也以佛言其母悖逆
下獄嬰罹毒苦故以升濟之也今舉高祖太宗而下皆以
為有罪而修蘭盆供以升濟之不敬莫甚焉夫幡之制形
佛氏以象人故有頭腹手足其意使之代其身而事佛耳
今書祖宗尊號於幡身則懸之行則揭之不敬莫加焉代
宗於宗廟之奉未聞孝恭之節而徇闇君謟諛因而黷于
祖考一舉而犯三不敬豈為子孫之道哉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游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告子儀
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將士請衷甲以從子儀曰彼無天子命
安敢見害若受命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朝恩椎其從
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朝恩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道有要事有本得其要本無所處而不當故處家庭不違
乎孝則子道得矣處朝廷不違乎忠則臣道得矣元載設
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耳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己盡人裕
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斷一聽之命則智
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弃疑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
得不平此子儀所以不聽害己之言輕身見魚朝恩而深
有以感動其心者也元載本欲離郭於魚而反以自間小
人用智每每如此以邪而不正故耳夫子儀嘗匹馬免胄
而下吐蕃回紇十萬之衆施於朝恩亦何足道蓋厚德動
誠物致其極固無難易小大之辨也

杜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葬

鄙哉鴻漸之貪也生既位極人臣死又徼福於佛使福而
可徼則鴻漸貪得計矣于以知鴻漸雖好佛而不悟其要

直為因果浮言所移如誠悟其要則必如瞿曇弃國王之位割愛子之愛入山林毁衣服惡飲食苦形體以成其道也今生則出入將相受萬鍾之奉而不能舍及老病死矣乃始為僧意謂死而受生復得善果豈非貪著癡蒙之極歟後世有賢者過鴻漸遠甚投與之同及其終亦欲為此舉是亦不思而已矣佛氏以了生死為一大事精練之至不但坐而死矣或立或倒或預言死日及期不爽世俗所共神而敬之者也君子則不取曰自達磨以來蓋無一人見道者若其真見則臨死之時必以布帛褁首而逝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凌學由士蓋哂其言也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曾子曰然此季孫所賜也我未之能易呼且子元起而易之元曰夫子之病革矣幸而

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君子之貴於得正不肯一息安於不正乃如此此始可謂真悟者矣夫身躰髮膚受之父母得全而歸之然後為孝故剪爪墮須猶或藏焉豈有生而弃冕死而髠首以是為達哉中國之罹于罪者則髠今以學佛之故而從此刑反謂之道不亦異乎夫曾子上智矣卧非其簀不以疾病委頓而必易之而杜鴻漸幸非髠首之徒死于牢相不以衰服斂藏而必髠之有志于道者其以鴻漸為法乎抑以曾子為師也

上惡魚朝恩擅權與元載謀因賜宴於禁中縊殺之舁尸還家賜錢以葬

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然矣而或不然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相繼掌兵其氣勢隆重月異而歲不同其若不可去者然代宗去此三人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主喜怒如何耳方其喜之以郭李大勳不免於程魚之譏裁不自保而代宗信任寵待不可解也及其怒之用李峴計而元振逐與元載謀而朝恩縊如掃糞壤如弃涕唾如殺孤豚腐鼠曾無難者然則前代中常侍之患至於無可奈何者以人主無意於可為之時而已及不可為然後為之宜其俱靡也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為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盡善豈非不若慎之於初之為美歟既寵之又殺之復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

成都司録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贓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三人皆杖死

李少良雖忠然身犯二死位卑而言高一也不密而失身二也韋頌漏言而死亦宜矣陸珽黨於元載者而載不能庇之何也代宗已有除載之心固喜少良言之而怒頌珽泄之也誠欲治載者以少良所訟召大臣侍從臺諫官集于朝堂雜究治之所言誣則少良當與衆同弃所言實則載當肆諸市朝豈有欲治其人而反殺言之者則誰復敢以大臣之惡上達乎雖然為朝廷計則如此為少良計思不出其位可也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疋皆

駑瘠無用至者不絕朝廷苦之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回紇辭歸載馬價用車千餘乘

古者國有馬政況為天子畜牧蕃馬繁者開元故事具在八坊監牧之地初不失也擇能其事者付之日滋月益何患於之既不修此乃市諸遠夷所得非駿而徒耗民力夫千乘之縑無慮數十萬計其損不亦大乎代宗欲悅回紇而不恤百姓以與回紇同取兩京見其勞績而百姓耕桑輸納之勤則不以介意非知緩急之序矣夫為國固不可闕武備然非以馬之多少為存亡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誠以數十萬縑易致驍騎猶非所急矧損人所衣被之物而博駑瘠不堪戰乘之馬智者不為也況仁者乎

吐蕃入寇郭子儀遣渾瑊拒之史抗溫儒雅違瑊節度瑊敗大敗子儀召諸將曰敗軍罪在我不在諸將今何業可雪恥瑊曰今日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使瑊再擊之虜敗遁去

違令致敗者史抗溫儒雅也而渾瑊以為己罪受命禦寇者渾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歟使子儀曰我為元帥寧有過舉而欲討瑊瑊又曰不稟節度豈我之咎而欲斬二將則偏裨心怒卒伍意離則致大敗亦未可知矣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己事成則曰我之智謀事敗則曰人之負戾以武侯及郭公之德度觀焉人之相越豈不遠哉司馬師劉弘尚且能之志士可以得師矣

贈不空卒贈司空肅國公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名者實之賓也有其實則與以是名如烏之不白鵠之不黑也無其實而予以是名如犬而呼為馬而呼為牛也故孔子為政必先正名又曰名器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其極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重慎名器如此而可忽乎今士大夫才不稱其服猶有竊位之誚而況浮屠氏毀髮壞衣裳以刑人自居乃貴為台司官至公輔胙之大國而又稱以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之號何其濫也使其可以易地而處則以十一字之號而號元載王縉可乎此特優伶戲劇之類而代宗顯行之其為羞正治官之累豈細哉豈非後來之監戒哉

陝州軍亂逐大將趙令珍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過陝上命忠臣按之陝軍畏忠臣兵威不敢動忠臣設棘圍令軍士投所掠庫物一日獲贓巨萬盡入其家

事有機會其來不可為其去不可追惟智者投而不失故易以知幾為神稱以惟幾為戒此固非李忠臣所能預亦可為後人之法耳忠臣受命按陝軍之逐大將者代宗無此政也而偶有之忠臣又適至陝州亂軍又甚畏忠臣而不敢動則宜推求首亂之人按法行戮而撫其餘駐師少留待朝廷命帥至而後去豈不善哉乃憑藉兵威而取其貨財以與己衆是不能禦寇而為寇也忠義之烈入乎而棄之武人無識彼哉彼哉

回紇晝刺市人有司執之繫獄其酋長馳至奪囚而去上亦不問

代宗優厚回紇如此其愛之耶抑畏之耶謂愛之者以天

子崇高而愛千百戎狄使戎吾亦子非也謂畏之者以中國帝王而畏千百戎夷使傷吾命吏亦非也若以其有助取二京之功不得已而容忍者當時既縱其大掠繼又與之厚賜雖侵犯邊境猶不絕和好而與之至而所以報之逾涯甚矣而何愛畏容忍一至於此耶居上以寛為主而無以濟之則失於縱弛解緩而啓寵納侮之患生故寛而栗者皋陶所以告其君寛而有制者成王所以訓其臣若代宗一於寛而已所謂以水濟水而不可食琴瑟之專一而不可聽者也千百夷戎悍猾無禮於闕門之外而君相屏息彼田承嗣朱滔李寶臣之徒固且驟然而笑悠悠而思勃然而起矣

田承嗣叛於魏州攻之未下元載王縉奏魏州盜薄請赦盟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佛之道以慈悲為行平等為法元王學佛者也何獨惡魏之人而欲困之哉君曰為國計則亦違乎佛教矣代宗所言乃人君之德載與縉不能出策略討田承嗣使君德被於魏人又請絕其飲食所資以困苦之于以見為佛學者倒行逆施以箸一身猶悖於理況代天工宰萬物乎

李靈曜殺大將不受朝命詔李忠臣馬燧討之靈曜逆戰忠臣欲追燧固執不可遂克之燧知忠臣暴戾讓以己功忠臣果專其功有與之爭功者忠臣擊殺之

君子尚德不矜功德出於性功出於才君子而有功必不矜不伐不有而當之小人而有功必矜必伐必希賞望貴仕觀人者觀其德之勉與不勉其功之居與不居則君子小人之分玉石判矣夫德與功皆非物也然仁義之人睟於面而盎於背和順中積而英華外發其行物者故曰據於德功利之人意欲驕盈血氣盛滿一奪其爵祿如病者如餓者如有所失者故功名外物也君子所性不存焉解后有成猶風之灌熱雨之潤焦槁任物有被而於己無存直寄焉耳馬燧未必知此也全身遠禍而讓其功也雖然方諸有其功者賢矣方諸爭功者又賢矣其視無功而為有功者豈直霄壤之間哉

田承嗣累表入朝竟不至上復命討之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悉復其官爵令不必朝

田承嗣玩代宗不啻如嬰孩去之數百年矣讀其事猶使人氣拂膺而髮衝冠代宗既能堪之而元載身執國政亦復恬然何其君臣寛大長者一至此耶元載能黜顧縣殺李少良逐顏真卿出李泌左遷楊綰疎遠郭子儀疑若勇矣而姑息回紇懾畏吐蕃於河北諸鎮莫敢誰何又何怯歟是故伊尹相湯伐夏湯曰今朕必往既克夏矣湯曰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其勇怯所施如此今元載王縉於所當治者則退縮柔懦若秦父師若撫驕子惟恐傷之於所不當治者則震耀威武張皇刑辟快意肆志惟恐居後豈怯而勇宜勇而怯此小人之常態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安得伊尹之臣而相成湯之君乎

元載王縉爭納賄賂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謀於大將軍吳湊湊上之舅也會有告載縉圖為不軌上命湊收二人於朝

兇令劉晏備之閒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語以陰事賜載自
盡妻子皆伏誅籍其家財胡椒至八百石縉初亦賜死繼貶
剌括州劉晏請之也
元載王縉固有罪可誅然殺載至於孥戮無乃過乎載縉
非有兵柄何變之足虞因其朝也召致百官下制黜之誠
無難者若有不軌之圖不歸司寇獨與貴戚之握兵者謀
之以聚亂政事經邦不績一切闊略直加以反逆之罪不
復覆按幷其妻子俱受極典一何峻哉以愚度之代宗固
怒載矣蓄其憾激其怒發其機者必中人也是時中人無
專權勢者前此亦無可稽據而曰中人何也曰殺程元振
者李峴而峴奉身無過故止於罷免元載殺魚朝恩而又
在相位姦贓恣橫罪惡貫盈平時黨羽聒習於上之聞聽
者衆矣安知非朝恩之黨爲朝恩報仇耶不然上方與吳
湊謀何爲告變者繼至又問端皆自中出仍使中使詰責
而劉晏鞫之乎晏素附程元振固北軍之人魚氏之根在
載而不在縉故晏免縉而取載也以是知朝恩有黨在內
伺帝意而陷之無疑矣雖然自載而論則有取死之道凡
元勳舊德清望名流一切疎斥弄權鬻智政以賄成有識
已者或竄或殺招怨多矣其能免乎昔鄭申侯一國大夫
專利不厭已足以殺其身況爲天下宰嚮好賄焉可勝富
哉故史載其厚藏第以胡椒八百斛明之嗚呼亦可謂愚
矣未論大賢若盧懷慎李元紘張嘉貞豈有此患乎
以楊綰爲相綰性清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
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
之中丞崔寛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郭公黎尹崔中丞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
寛則畏之者也謂幹寛有仰德服化之心者非也謂子儀
有愓然跛踖之態者亦非也嗟夫躬行之效如此楊綰獨
以清儉一行已足以丕變侈靡之俗若使成德之士而佐
有道之君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者豈虛語哉
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斲棺弃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
元載之刑已重矣又誅及父祖此當施之安祿山武三思
者載何以得之代宗素寛厚忽爲此忮克深害之事不與
其所行相類又不頒之外廷委之京兆直使中使往焉益
可以驗載之禍乃朝恩餘黨報之無疑矣夫刑非人主之
私也五刑五用順天討也賞非人主之私也五服五章奉
天命也苟輕重過差則人心不服忮克深害者固中人常
態假手代宗而代宗不知焉任是責者豈非楊常二相歟
楊綰常袞薦湖州刺史顏真卿上即日召還爲刑部尚書
魯公行義剛方勁節忠諒更歷既久望實俱高可以爲相
孰不謂宜而代宗不知用焉知人信難哉代宗信愛李泌
自爲太子時及在位十有四載猶未能置諸左右今以楊
常一言召真卿不旋踵已爲非常之遇矣
是時李正已據十五州田承嗣據七州李寶臣亦據七州梁
崇義據六州雖奉事朝廷而不用法令上寛仁一聽其所爲
史稱代宗寛仁以愚觀之直孱而無立志樂因循而憚興
事耳於寛爲近仁則不知也夫仁之道難言哉自世俗論

之能好人者仁矣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愛人者仁矣而
孟子兼親賢言之夫豈若庸愚樂因循之謂乎惟恕亦然世
之言恕者寬厚哀矜而已矣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則寬厚哀矜直恕之用耳不足以盡恕也求仁必自恕始
強恕必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始夫己所不欲而施於人
者滔滔皆是也豈特代宗使代宗強恕而行其心必公公必
明其爲善去惡必皆惟日不足然後可以稱仁也則烏有
坐視羣姦侮慢朝廷割據境土而不以經意者哉

郭子儀入朝命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爲詔
書欲誅大將黃裳察其詐以詰之懷光服罪乃矯子儀命出
之於外

李懷光本勃海靺鞨也其才之狡黠足以立功亦足以作
亂先君僕固懷恩將後乃歸郭公郭公德度威望如此而
懷光乃生篡奪之心姦詐蠭發立爲杜黃裳所覺坐而受
制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矣或曰懷光矯詔書與黃裳矯
帥命何異曰矯元帥命以安軍府留後之任也矯天子詔
書欲誅大將豈偏裨之事乎惜哉黃裳猶有未盡者人臣
之罪莫大於矯詔今懷光將誅除異己而奪主帥之柄既
伏其詐所宜按軍法而殺之乃不能爾豈愚之有未至耶

上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琉璃盤徑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
俟其至當議之泌曰嗣恭畏權勢而不知大體且新立大功
奈何以此罪之上意乃解

嶺南爲哥舒晃竊據路嗣恭平之功亦大矣賞秩未加苟
將四年非代宗與李泌言其情孰知嗣恭以琉璃盤取容
乎一琉璃盤與廣州孰重克復廣州而不見知琉璃盤小
則憾之不忘豈人君之心哉夫元載惟以總于貨寶不全
其宗代宗見盈尺之盤所宜惕然自戒而猶不悟貨寶之
惑人乃著而不去人君嗜好可不防乎嗣恭才吏也見載
方秉權而又貪墨故媚寵之力甚於媚奧使其讀書見劉
義康取甘之事必知懼矣微鄴侯爲之解殆矣豈非人臣
之至戒哉

子儀疑副使張曇輕己銜之孔目官吳曜從而構之子儀怒
誣曇扇動軍衆誅之高郢力爭之子儀奏貶之既而僚佐多
去之子儀悔之悉薦於朝以吳曜誤己逐之

子儀平素少過失惟殺張曇逐高郢爲盛德之累雖然不
旋踵而悔悟蓋改其事孟子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其子儀之謂
乎欲知君子小人之辨以遂非與改過觀之亦可盡其情
矣

常袞言陛下欲用李泌爲公卿請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間
利病上命泌爲澧州刺史

李泌白衣事肅宗於靈武已欲相之泌雖不受實行宰相
之職代宗所見也至是又二十有三年而常袞尚謂其未
周知人間利病蔽賢罔上不亦甚乎泌見忌於元載代宗
不能去特爲使寄館外藩今又徇袞巧言出之於[illegible]
上泌亦將老矣代宗不自知其在位尚幾何時也[illegible]
者夫豈若此之紓緩耶

德宗上　唐紀

[illegible]羣臣從三日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羣臣當如之崔祐甫以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illegible]中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莫非吏人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衮不能平乃令祐甫率情變亂朕河南少尹故事宰相常有數人百事者皆其名而奏之時郭子儀亦平章事衮代署名祐甫既貶子儀入言其無罪上問卿鄉奏可貶何也子儀對不知上以衮欺罔大駭貶衮潮州刺史以祐甫為相既而喪服竟用衮議

方喪三年矩為二十七日矣崔祐甫猶以為多祐甫非不忠不孝者特狃於遺詔而又通吏人於百執事則過矣宰相而下自古未有以為吏人者此強辯也遺詔從薄臣子從厚不亦可乎逆其所以祐甫素與常衮是故立異設若衮初為祐甫之說則祐甫拒之必如衮議蓋徒以虛氣加衮而不核義理之當也使其所守可行則既相之後可以行矣而卒從衮議豈非理有難奪乎故商論不能降心屈意從善審是而紛紛曉曉但欲求勝者此廷臣之通患惟克己君子斯不然矣

先是諸國累獻馴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費豢養而違物性安用之縱於荊

君以養人為職凡為人害者必去之是故禹平水土放龍蛇周公驅虎豹遠犀象夫象一食兼牛馬人而無用且又傷人唐世乃多畜養之以供玩好不知受貢[illegible]害甚廢為之治道為之建舍為之儲糧為之衛以校人[illegible]勞綠求索無所不至夫以周公遠之而唐宗來之[illegible]而貴者甚矣太保訓武王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德宗始初清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可法也

黎幹與宦官劉忠翼善或告二人嘗勸代宗立韓王迥為太子並賜死

黎幹小人也當黜無疑而以諸謗無實之言而殺之則非矣勸代宗奪嫡必有可按之迹若無可按豈得以疑似殄戮臣下乎且德宗已即位幹為兵部侍郎縱與忠翼有謀亦何能為此皆讒慝之言而德宗不察意者於幹有宿憾耶

庚子立皇子六人為王乙巳立皇弟二人為王

兄弟與己皆先人遺體非子所得比也況先之乎兄弟於己之子以諸父稱同日而封猶為不可今乃先子而後弟上則不足以表同氣之重下則不足以立尊卑之訓是過舉矣

罷天下榷酒收息

善政建於古聖王者後世鮮克遵之以謂時異俗殊不可膠柱而調瑟也不善之政興於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以為強兵足用不可既有而弃之也榷酒[illegible]山澤古聖王所不為而後世以為大利之源置官立法防之嚴取之悉甚於常賦一或弛廢立見闕匱不知三代之天下亦後世之天下亦應官吏亦用軍旅亦賑水旱亦交四夷所仰者獨貢助什一而足是何道也故取之有制用之有節量入為出無後廢安貴則貢助什一不[illegible]貴出無度征求無藝貢助常法[illegible]不能支則必推之[illegible]

之又算斂之又奪稱貸於富家稅陌於大旅多至於倍蓰
加至於什百於是財竭下叛并國而失之是故知治體者
欲罷官権酒使民自爲之而量取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
裕民去奢之漸也德宗盡罷之善矣已而倖利最急故知
盡罷之未若勿權而以予民之爲善也

沈既濟言選曹之弊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令宰相進叙
吏兵部得參議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吏兵部
得察擧或選用非公則加譴黜責威授任誰敢不勉則賢者
自進不肖者自退無不治矣

銓選年格之弊有志於治天下者莫不以爲當革而莫有
行之者豈皆智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
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

成法猶愈乎十得五而已欲未可遽革知沈既濟之論
亦可救其甚弊俾吏部守按籍成法人才之賢否一不預
焉大則委宰臣叙進下則聽州府辟置其徇私不稱則吏
部覺察御史按劾豈有不得人之患哉雖然世無不可革
之弊以周漢良法魏崔亮唐裴光庭一朝而壞之則崔亮
裴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爲政在人人存則政擧矣其本
則係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否耳

肅代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卜上雅不之信葬代宗但
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古者大事必用卜龜爲卜蓍爲筮筮短龜長故洪範稽疑
以卜爲主舜禪禹詢命于元龜周公東征用寧王遺我大
寶龜諸侯有守龜大夫不藏龜其重如此易曰天生神物
聖人則之龜既可占吉凶聖人誠意天地鬼神所不能違
也況於蓍龜乎是故古有大事必用卜卜之法既不傳卜
之者誠意又不至而咎龜之不昔卜之無益也則過矣雖
然卜法之妙雖不傳而世未嘗廢龜猶遵古而用凡冠昏
喪祭於之決日猶賢於後世用陰陽家說拘而多忌也以
葬論之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不及爲不
懷過之爲不敬於其月三卜遠日以爲期是則禮意矣曾
不簡而易用又無拘忌之患以入於不懷不敬之失乎德
宗不信陰陽家書矣山陵取七月當矣事集而發不復擇
日則失之於略矣於民庶微之所爲者曷若於其月卜
日之爲庶於禮也

楊炎以崔寧爲朔方節度使又以杜希全張光晟等代之爲
留後寵幸所爲三人得自奏事仍詔之使伺寧過失

陸象先有言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善乎其言也擾之
者豈皆自私而心不實故不能行其所舉哉楊炎亂崔寧
是也寧而可用委以節鉞可也有如不可罷無它官而爲
是紛紛何也既付以一方本無留後而以三人爲之使寧
知此意是促其反側矣夫豈建侯樹屏之公道乎

上問員外郎關播爲政之要對曰必求有道賢人與之共理
上曰比已下詔遣使詢訪庶幾可乎對曰是惟得文詞干進
之士耳有道賢人安肯隨牒擧選上說

關播爲楊炎所薦觀遠臣以其所爲主播亦君子人矣對
德宗爲政之言首尾無失大哉言乎向使德宗聞以孰爲
有道賢人若何而可致播豈默默而已然播受盧杞引爲

宰相事耙甚謹又薦李元平當李希烈希烈談笑而擒之
則泌播徙能言之未必知有道賢人之爲誰也其言雖大
其事難稱不以人廢言德宗勉焉可也然則隨牒舉選皆
非賢人乎曰不然自非生知必以進德修業以臻于成少也
隨牒壯也不隨句也干祿令也不干斯人也必其德之進
業之修何害其有道也古之時鄉舉里選故士從幼而貴
己後世設科取士士有爲養行志者安得不由之以進不
由之者上也由之而反身獨造者次也及其成功一也

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

上臣事君以人莫難於薦引之士宰相師表百僚莫大於
進退之節知賢而不舉是竊位也有疾而不去是賴寵也
何以爲賢當是時可以爲相者李泌顏真卿也祐甫舍之
而引楊炎使竊而無害天子惜而留之猶之可耳今至於
賜告廢務不上乞骸之請它人何責哉祐甫則不當然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皋陶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此
宰相之法歟

楊炎欲城原州詔涇州爲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屬始屯邠
州甫營耕桑徙屯涇州披荊榛立軍府今又投之塞外何罪
至此乎劉文喜因衆心之怨據涇州叛上命李懷光討平之
而原州竟不果城

楊炎感元載薦引之恩報其仇讎修其政事若子之於父
然不亦過乎載之言曰原州居潘原摧沙堡之間吐蕃棄
而不居故壘尚存若城之二十日可畢移京西軍戍之草
肥水美軍食可自給蘭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心腹則
朝廷可高枕矣會爲田神功所沮不果城故炎欲卒其志
以愚論之二人皆失也當是時吐蕃雖爲唐患然入寇有
時常使郭子儀馬燧李晟諸人保固吾圉何足慮者河北
諸鎮驕不奉令所當先治載炎不此之慮顧與吐蕃爭舍
近圖遠置叛臣而與夷狄豈緩急之序哉夏置兵當立致
涇卒之變勞師費財然後克之而城竟不能立謀之不臧
孰甚於此故推公心合公議不失時措事猶難況
率其私情紹述恩地而不爲國計者哉

自上即位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內不自安遣使入奏會涇州
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已益懼

朝廷賞一善罰一惡風動四方速於置郵而傳命也劉文
喜叛劉當誅既已授首藩鎮孰有不聞者何必留其首使入
觀而後去以生反側之心乎故不使之觀則諸鎮畏威其
心皆然獨使正己觀之是示以誅討之之意而促其
反也於是李正己連結成德嚴兵保境而河北之難起矣
然後知人主一嚬一笑樞機之發不可不慎蓋爲此也

荊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辭
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欲拒朝命上密遣中使縊殺之然後下詔
賜死天下以爲冤

殺大臣者當有實罪庾準言劉晏與朱泚書書必可驗也
召兵拒命兵必可覈也遣公正御史往忠州鞫治如其不
誣晏安死何辭一聞讒言不復考按乃命中使密殺之非政
刑矣晏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足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
之死欲以服姦雄之心難矣故來瑱死於前而崇[illegible]僕

固懷恩以為辭劉晏死於後而田悅李正己以為憫由殺
之不以其罪也豈可謂殺能殺之而不恤人之服不服哉
晏既死後來言利者皆莫及
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一曰
集衆務在得人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
符牒而已此不獨可施之轉運事也二曰戶口多則賦稅
廣故其理財以養民為先此雖為守為令皆當力行者也
三曰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自餘州縣不復
置故雖天下吏員皆當裁省不貴多也四曰論大事不計
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此又合於孔子所謂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無遠慮則必有近憂者也五曰事無閑劇必於
一日中決之凡訟獄文移言上行下未有不以決遣為利

滯淹為害者也此晏可法之五事也然晏專用之理財則
狹矣晏之足國其功豈王鉷韋堅楊慎矜之比然亦未免
於誅死何也財者猶泉也其名曰布泉行不可壅利布不
可專壅而專之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
不利則起怨怨積則生禍矣方晏之總利權也史言振頗
疾之夫能為國足用非歸於己也衆何自而生疾是必有
說矣以故善為國者不謀利書特其者不以利利者劉晏
而言背於義者也
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其子惟岳自為留後奏求旌節上不
初田承嗣薨寶臣請以其子由悅繼襲代宗許之至是悅
為惟岳請上不許或諫曰不因而命之必為亂上曰向日
因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也然則惟岳

必為亂命不命等耳竟不許
德宗所言皆是也不以小利妨大義不姑息目前而貽後
患不為姦臣搖動而失朝廷之勢不用爵命弭亂而欲以
威武整齊之皆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
之序欲速故也
李正己累表請劉晏罪譏斥朝廷楊炎懼密論之云晏昔請
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之由是有誅炎之志
春秋之義殺大夫獨稱君者出於君之意也稱國者君與
用事之大夫同謀也大夫見殺者鮮不有以取之矣君之
殺之及與用事之大夫同謀殺之豈皆當其罪乎故孔子
並書之以戒操生殺之權者必奉天討不可以私亂之也
然則劉晏之誅楊炎為元載報仇德宗無預焉可以免稱

君之責矣曰不然君出令者也臣行君之令者也炎雖有
誅晏之心若德宗昭察則炎之私安得行炎初誣晏與黎
幹劉忠翼同謀而罷其四使又託以奏事不實而貶刺忠
州又誣以與朱泚通書召兵拒命而賜之死此三者豈炎
擅為之必皆奏稟而賜可矣使德宗無意安得中使銜制
勑至于忠州然則晏之死在炎則為報元載之仇在德宗
則為憾獨孤之事正合春秋稱國以殺君臣皆有責焉者
也而炎乃欲免己之負歸怨於君可乎孔子曰善則稱君
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誠有過惡臣子之義猶當隱救于
內而隱諱于外今乃反是炎之心悖矣其死也不亦宜乎
郭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窮奢極欲
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

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夫頃暫之誠不足以動孺子積之而著可以及豚魚觀其立居未可驗不憂不懼之實行乎危難然後見夷險如一之致此子儀之所自爲也人臣惟不能仗忠信故功大而見疑惟不能安義命故位高而取疾疑疾叢于厥身則又設僞以幸上弊智以御下喪廉恥用威刑無所不至惟君是怨惟士大夫是怒其失愈遠則曷若直道而行之爲平易無虞如子儀未嘗失其富貴乎夫窮奢極欲小人處富貴之所爲也曾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竊恐其言之過矣

初蕭嵩家廟在曲江玄宗以娛遊之地命徙之楊炎惡嚴郢盧杞令郢陷炎會炎嘗家廟於蕭嵩廟地且賣舊宅爲官解郢按之以爲有羨利於法監主自盜當絞杞因譖玄廟地王氣故玄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建廟於其地炎坐貶崖州司戶中使護送縊殺之

德宗欲誅楊炎者炎則有罪矣自貶官拜相專復恩讎視河北諸鎮連兵跋扈曾不建討平之策顧祖述元載遠城原州州不克城反致涇卒變亂行兩稅革租庸調之善政殺劉晏致外諸侯之不服挾私報仇歸怨於上以此罪炎炎無辭矣乃聽盧杞自盜之誣異意之譖遣中使縊之則殺之不以其罪矣炎其服乎故爲天下者譽人毀人賞人刑人當明白公正如權衡之於輕重不少低昂則物情愜適苟有一毫私意行乎其間雖數百年而不泯是故刑賞非難中理爲貴

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束鹿朱滔攻拔之惟岳懼掌書記邵眞說惟岳入朝祐知其謀以告田悅悅使人讓之曰尚書何負於大夫而歸以反逆之罪欲自洗雪如斬邵眞則相待如初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義不可負且魏博淄青兵強食富足抗天下奈何遽爲二三之計乎惟岳乃斬眞發兵圍束鹿兵又敗燒營而遁

以諸鎮相與言之畢華謂惟岳不可負田悅者是也以天下大義言之魏博之不可負比朝廷孰重權其重輕斷以大義斬畢華而從邵眞轉禍爲福矣乃怵邪說弃忠謀畢華之計行邵眞之身死惟岳興亡於是乎決是故聽言爲難

李惟岳既爲其將王武俊所殺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以張孝忠爲易定滄節度使王武俊爲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武俊素輕孝忠自以功在日知上而孝忠爲節度已與日知同列又失趙定二州心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遂不奉詔

自諸侯言之一國君臣有定分反者爲叛君王武俊殺李惟岳是也王朝所當誅而況行賞乎然惟岳不稟朝命擅有土宇詔諸道兵討之降者有賞則武俊非叛君乃殺賊也以恒冀賞之宜矣乃吝惜節鉞削其二州又分其糧馬此則朝廷忽事之過也與以趙定列之藩維而不分其糧馬武俊新立功受知朝廷其勉於忠義之節必矣范陽魏博正爾連衡而武俊截然居中不與滔悅合則田氏先亡朱爲之次不待逾年而決也惜哉事幾已至而應之失宜

使李泌顏真卿李勉在朝而至於此耶

劉洽攻李納于濮州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遣其子請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其子弟納遂從與田悅合朝廷始以李洧兼徐海沂都團練使海沂已為納所據洧竟無所得

舉大衆討不庭而宰相以私怒失事幾中官以妄言沮措置致可得者復失已臣者復叛則曷若不舉之為愈也使其不知是堂上拔城戶內禽將也使知而不治是自失上策尚何他人之討乎盧杞若不怒擢稱先見張鎰而承從李洧之請則平盧失其右臂德宗若不聽宋鳳朝勿捨李納之說而因其子弟則田悅等喪其輔車於是魏博孤立河北定矣故師之上六日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詔借商人錢長安囂然如被寇盜

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費莫大於兵善用兵者先富其民而實其府庫必不得已而後用猶當事不煩素役不淹時則已繕弓矢峙車甲矣德宗誠有削平諸叛之志慎擇賢才置之輔相倫明政事安養百姓持以十年諸鎮之守或死或老或傳其子弟或歸于將佐其黨寡弱矣然後出兵蹙之財命智勇之將見可而進必可以保大定功矣而德宗眩聰明逞智術欲速成而失其序當是時天下稅戶三百八萬五千餘戶稅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而籍兵七十六萬七千餘人是稅戶四穀斛三而養一兵他用不與焉被甲荷戈者既不常飽煖入以為出國非其國矣好武功者天子也制國用者冢宰也兩河久無功府庫不足支數月借商稅屋之事起而京城內潰大駕蒙塵矣春秋書鄭弃其師君臣同責豈非此類乎君子於一言一行猶必稽其終而慮其弊況三軍五兵之運存亡係焉乃不為後圖使枵腹之人與力士鬬靡而已矣

李抱真馬燧有隙不相見由是久無成功李晟和解之燧單騎造抱真營釋憾結歡

喜怒者氣也不為喜怒所使惟循理者能之雖然氣與理相為勝負者也純粹于氣則理幾亡化之為難焉燧聞李晟一言平積時之憾蓋其客氣不勝而理義本明也燧非知學者尚能如此學士大夫師孔孟誦詩書以道德自任而狃乎情溺乎欲境日與理遠專以氣為用曾其不能復於善也前有廉頗藺相如後有馬燧李抱真可以為百世之師矣

盧龍司馬蔡廷玉言於朱泚曰滔多專擅不可付以兵滔怒請泚殺之泚不從由是兄弟有隙及滔拒命上欲悅其意貶廷玉柳州司戶

賞罰當功罪則天下服德宗當問蔡廷玉所言是耶非耶苟其是扶於滔佐命以他官何不可之有苟其非則責以離間兄弟而顯黜之豈有不問是非姑行貶削以悅叛帥而可慊其心者乎且廷玉朱泚所主也假如滔悅則泚必慍矣悅其弟而慍其兄庸愈哉是皆非人君馭人羣之道也

朱滔以蠟書遺朱泚欲與同反朝廷知之召泚於鳳翔留之京

師上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爲上所重乃曰非宰
相無以鎮撫臣請行上俛首未言杞曰陛下以臣貌寢不爲
三軍所伏則惟神筭上顧鎰曰才兼文武無以易卿鎰知爲
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

盧杞以姦言而傾張鎰庸或難辨至自謂貌寢不爲三軍
所服則亦易見矣宰相坐乎廟朝師表百官統御諸將内
則神策宿衛十餘萬衆外則藩方牧守知又幾人其所仰
望豈但鳳翔一軍之比容貌猥陋既不足以服鳳翔則又
何以服四海且是時惟兩相杞不自任則其傾張鎰亦非
難度者而德宗惑溺不之覺也前史乃謂杞惡張鎰以忠
直爲上所重非矣上誠重忠直杞之計必不行惟其好佞
邪而惡忠直是以鎰去朝廷而入虎口也

盧杞惡顔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
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
甚

魯公之言直矣然盧杞不可與言者也而與之言又傷於
直此所以取禍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魯公清忠
直道再爲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知己矣年踰
七十致仕而歸得保身之明無胥去之嫌不亦善乎而與
盧杞同朝且有相容之訴而觸其所惡闇難以言智矣

田悅王武俊議奉朱滔爲主滔不可幽州判官李子千請倶
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豈得常爲叛臣用
兵既無名有功無官賞爲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以爲
[illegible]滔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築壇
於軍中告天而受之

君子有言雖盜賊相聚禮樂未嘗亡必有統屬即禮也必
相聽順即樂也此其良心不可滅者也顧爲利欲所昏刑
威所劫則淪胥以敗耳李子千之謀惡爲叛臣豈非秉彝
懿德乎惜乎惡其名而不惡其實見其小而不見其大耳
節度使抗朝廷則爲叛臣相與稱王其叛尤甚矣諸侯挺
王師則曰用兵無名稱王而用兵無名益大矣此徒以七
國楚漢聞論而不知時勢之不同也子千苟能惡叛臣之
實而見君臣之大義破田悅王武俊之邪謀勸以順事朝
廷勿得專土滔幸而聽功孰與比不幸而斥而殺其忠義
之節如秋霜烈日終古不泯方之爲大盜指蹤卒以無成
徒穢簡冊者其相去不亦遠乎

李希烈攻陷汝州上問計於盧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
禍福可不戰而下顔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内眞其人也上
命真卿宣慰希烈制下舉朝失色

聽言之道不以理揆之則必以事觀之揆以理非上智不
能也觀以事雖中才可勉矣盧杞傾顔真卿而出之其言
似是而無此理豈有凶悍叛逆之賊據土地擁甲兵戰勝
攻克又挾強援而肯爲一老臣緩頰所下者哉德宗不能
以此推之則當問杞以真卿不歸者復有何策朕重失元
老卿能保其不爲希烈所害則可耳乃一切信從略不反
復真卿出使彌年幽囚迫脅至于見殺其事著矣蓋以姦
明不效枉陷忠賢而責杞乎亦復漠然如無有也爲家者
雖以犬爲人所據尚且求之不置若其健臧才隸固不忍

有識喬服德宗之心以小人爲飲食視君父若弁髦而魯
公以八十之年不知退休遂蹈大難死非其所豈不惜哉
汴州都虞候周曾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節度使事泄見殺
周曾之計若成顏真卿肯從之乎曰從之則何以異於羣
叛真卿固不爲也亦將勸以請命于朝耳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於是怨讟盈於遠近
鴆羽烏喙食之必死人知其毒也則未有食之者苛政重
斂之毒民何啻於鴆羽烏喙而有國者往往不知戒焉何
也樂其便己而忘其害之在後也上智之君獨觀萬化之
原故能制治保邦於未危亂之時豈復以剝民取禍哉君
夫中主雖不好貨姦佞之臣獨見閒隙必有以批郤導窾
而中其欲如稅間架墊陌錢其事至陋而禍甚速人君避
之豈直當如鴆羽烏喙而已然其流終不能絕也手實之
法自室廬而及於釜鬻狗雞不甚於稅間架乎入官者以
百爲陌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於墊錢陌乎前世以
此喪邦後世以此理財謂人主可欺也豈非孟子所謂民
賊乎
李勉遣唐漢臣救襄城上遣劉德信助之勉奏希烈精兵在
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陽圍自解遣二將趣許州未
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反賊邀擊大敗
之汴軍由是不振
人主雖不當親兵而不可不知用兵之道古之聖王未有
不知用兵之道而能制世御俗者惟知用兵之道故擇賢
將而付之兵專任責成而已所謂推轂授鉞閫以外付

軍制之是也必從中覆者敝廢狹劣者也漢光武智勇
出諸將之上故其遙制必中事會違之輒敗光武之自知
亦審矣雖太宗用英衛固亦聽其所爲也德宗所爲大理
狹於用人身在長安又安知襄兼閒便宜詔使一出遂使
汴軍敗弱襄城不救李勉失守遙制之害如此王翦所謂
相中而不信人者德宗之謂矣
上發涇原兵救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無
所賜詔京兆犒師惟糲飯菜餤衆怒鼓譟遂趣京城令言自
禁中馳出止之軍士不聽斬關而入上倉卒出幸羣臣不知
乘輿所之令言與亂兵迎朱泚而奉之
膏肓之病起於風寒暑濕善治者治本而不治標人見涇
卒變生倉卒而不知其來久矣自大曆三年元載欲遠郭
子儀自邠州徙馬璘鎮涇原自河中徙子儀鎮邠寧四鎮
北邊之兵以羈旅勞弊重於遷徙遂謀作亂賴留後段秀
實處之有方衆不敢動遂遷于涇然非所欲也及楊炎紹
述載志築原州城涇當爲城且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
甫營耕桑地著即來屯涇披荊榛立軍府今又投之塞外
何罪至此於是劉文喜據州不受詔討之累月然後平涇
人之心可知矣撫之不至結之不厚徒驅以威力興怨之
人猶不可使況行怨民而又犒以糲食菜餤哉易曰惟深
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德宗以智
術馭下而不能極深研幾一軍蓄憾十有八年非於翃犒
堅求甚矣離宮之厄桑道茂不幸而言中耳
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怏怏以兵劫之秀實

自度不免謂子弟曰吾無以死徇社稷乃見泚泚喜問計秀實說之奉迎乘輿泚不悅他日召秀實議稱帝秀實悖然唾泚面大罵舉笏擊之泚匍匐脫走秀實遇害

楊子雲有言遯于不虞以保天命君子曰事至於無可柰何則區區之命亦何足保段秀實是也秀實既在泚而惟有死耳不死于家則泚必召之不得不見見則必爲之用而去道日以遠矣秀實之志將有所圖也故少忍以待難然無濟理也則亟死爲正不然將爲李陵秀實亦可謂知所處者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執轡勸以從人臣所當爲秀實不知此而猶爲司農卿見幾不敏惜哉抱忠有材草草而死也

上在奉天杜希全等四將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

關播渾瑊曰漠谷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營於城東北與城中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若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其驚多矣今城中危迫惟希全等來若得營據要地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令自漠谷進果爲賊所邀四軍敗潰泚攻城益急

小人之言事似是而非盧杞曰儻使援兵出乾陵是自驚陵寢其言似孝陛下行師豈比逆賊其言似忠此人主不權輕重者之所樂聞也陵寢宗廟一耳賊據宮闕汙褻宗廟而杞不以爲念援兵假道陵下那有震驚而杞乃誣之又以險言劫脅渾瑊謂比上於賊苟得人主取信制服異己雖危國亡師安行而不顧也凡人在宴安則智慮可以當憂患則志識易明德宗于時迫蹙甚矣而於盧杞計未遺本飾小名妨大德之言曾不能辨也夫見不同則言不合其趨一則計必行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亦如是耳

李懷光既解奉天之圍數言盧杞姦邪吾見上當奏誅之杞懼言於上曰若使懷光乘勝取長安一舉可克今聽其入朝賜宴留連使賊得爲備恐難圖矣上詔懷光直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

懷光數千里總衆勤王既走朱泚解重圍於禮亦有問勞宴賜慰撫將士通君臣之情而賞典行焉縱使盧杞入言德宗自當召見有何不可而問勞之使不出宴賜之惠不

施賞賚之典不行直使引軍擊賊雖富家待臧聚不至若是薄矣在易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德宗不知將將之道夫豈特盧杞之罪哉處置一失朱泚未滅而懷光已叛故曰事苟善處雖敗可以爲功苟不善處雖勝足以爲敗居懷光之地者若郭子儀乃能無怨焉耳

上曰朕本好推誠多被姦人賣弄今致患害反在推誠

誠之爲道固非德宗所知使老學宿師言亦豈易哉凡言至德者惟得其似猶以雪喻白以墨喻黑其然矣而不能了其所以然故凡言誠者亦曰質朴純實而已矣至誠者天也天豈質朴純實而已乎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

之道也思至於是是謂以人合天然則誠固質朴純實而
以質朴純實為誠則不可舉人皆觀如天地皆明如日月
無一理之不盡無一善之不該無一事之不知無一治之
不立如是然後可以言誠學者不能至也則必閑邪去偽
以存其心其心常存則理明義精於人之賢否必能知也
於事之是非必能斷也此思誠之效也夫豈椎然木塊然
土瞠視呿口可亦唯否亦唯曰并有人焉亦將從之之謂
耶德宗之所謂推誠者推此而已故於所不當信而信之
由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易其言夫豈但德宗蓋人君之通
患也

李懷光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上不得已貶之

慶賞刑威曰君柄刑賞必自人君出則權不下移當賞不
賞必於公議而後賞當刑不刑必於公議而後刑則權不
在上而人畏愛之心它適矣德宗保養巨姦須於危亡而
不忍去若僥倖無議之者猶且使竊據高位而終不以危
亡之責歸之也及李懷光再三陳論然後不得已而黜杞
等是為天子而不能退姦而將帥乃能退之致懷光輕視
朝廷旋即肆逆者非獨盧杞召之乃德宗有以來之矣夫
朝廷得失非外將所當預况恃功挾衆而請黜宰輔與其
諫何異德宗早用陸贄言自罷杞等則下陵上替之勢何
自而起哉

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尊號陸
贄曰尊號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
時尤傷事體屬來德衰兼皇與帝人主輕重不在名稱與其
[illegible]美稱以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

嗟乎人之為諂者何其多而納忠者何其少也君父失守
宗社播越于外盜據京闕四郊多壘而奉天羣臣請更加
尊號以為不忠歟則方覆危難何忍不忠直無識耳向使
陸贄順從不及逆耳之言不聞諂請遂行則滅亡之勢也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贄曰屬來德衰兼皇與帝人主輕重
不在名稱德宗若深思而切問之贄必有格言舉其君於
堯舜禹湯之盛矣

赦天下其所加墊陌錢稅閒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停罷

方未幸奉天之時若有請罷墊陌等暴斂之事者方軍之
興人必指為孟浪之言謗讟之說矣奉天圍解僅闕益甚
一旦盡罷利入七八條文不聞不足之患則知向者言利
之臣乘時掊克德宗悅其橫入之多而聽之也雖然先聽
之以致亂後罷之以致平猶賢於血入于牙不肯出口者
此七八條在當時所謂暴斂流及後世遂為經常之賦民
日益窮亂日益滋德又下衰矣必欲裕百姓安邦國興教
化息爭奪以致隆平熙洽之治不遵先王取民之制未見
其可也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為
戰賞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上疏力諫上命去其牓
而已

人嘗為虎豹所驚者言之猶有怖色况復犯之
乎德宗以尊欲致禍至於食糵菁根求糒糗不得憂恐窮
淚事才宿昔耳慣而不啓悔而不發困於心衡於慮而不

作勞入色發於聲而不偷無安也無危也惟利是比無治也無亂也惟貨是贖自古人君不足用爲者甚鮮儷矣非陸宣公精忠厚德懇懇至到盡事之之義不以其君難語而示矣邦告其誰能不起遒光膠口之意哉然以德宗之僻益顯陸贄之賢也嗚呼贄可爲人臣之式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二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三

德宗下　唐紀

蕭復上言宦官不宜委以兵權上不悅

心在天下則悅惡公所悅者與天下同其好所惡者與天下同其惡則及是詩書所載由堯舜至于幽厲千歲之間治亂之謨諫舜矣皋陶益稷嘗諫禹矣仲虺嘗諫湯矣傅說嘗諫武丁矣召公嘗諫武王矣周公嘗諫成王矣太甲有帝不悅於上不悅者顧曰舍己從人也汝無面從也從諫弗咈也改過不吝也朕之愆允若時也惟太甲背師保之訓而武丁乃克成哲王其賊虐諫輔如紂辛聽我藐藐如厲王此危亡立至是故聞諫而怒聞諂而喜者聖愚之分而倫令以導諛以悅取容者治亂之决也史記以來凡記其人

言其事直道逆指者必以不悅不聽不報條之甚則加罪其稱悅稱嘉納稱賞賚之者蓋百一焉人君監古而反諸身以此一節思之所得亦多矣

復又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

蕭復可謂大臣矣請君變更亂志此格其非心引諸道之言也楊炎報仇殺盧杞事姦邪非德宗心合而志[illegible]人安得進故炎杞雖可罪必德宗變更此志則如炎[illegible]徒不再用矣正其本故也夫改非而從是言者誠[illegible]聖周成齊威漢武由此其選矣顧人主無意耳苟[illegible]同心而鄉道猶反手轉足夫何難之然德宗非其人[illegible]

復非不知之然身爲宰相義當盡言故以去留與帝爲約不行而後去心則無愧夫豈度君之長短而用吾尺寸以俯就之哉若復者可謂大臣矣

復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作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除復山南十道宣慰安撫使實疏之也

以君子爲股肱心膂則治必成以小人爲股肱心膂則亂必深天下之事未有能獨濟者也顧其所同異如何耳與君子矣而小人間之亦或小治而終不純也與小人矣而君子參之亦未遽亂而終不免也惟一於君子一於小人則和平叢脞界然判矣德宗爲唐室基亂之主由與小人一也蕭復言宦官縱橫而上不悅是與宦官爲一體也

言盧杞不正而上愕然是與盧杞爲一心也夫火不可入水薰不可雜蕕梟鸞異味各以其族類感乎蕭復姜公輔陸贄之見疏也雖然豈人之本心哉惟德宗齊於殺過而已矣吝者地道也若天則運而無積人君爲天所予當法天行健日新其德不當如地之吝嗇過而不改也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使發其兵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來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不可尚結贊亦不進

唐室之不亡也幸哉吐蕃尚結贊詐有餘唐未嘗倚兵而自請入援收復京城以奸辭却之而苔其意既存中國事體又絕戎夷後患豈不善哉而德宗許其來懷光恐其至是皆不知尚結贊之心也主兵大臣懷光也尚結贊意欲亂唐而助懷光且其擁兵不戰耳故以欲得其信署以啟交通之路爲相見之辭耳使懷光而悟與虜合勢唐必殆矣吐蕃既去上憂之以問陸贄贄之對甚善然亦不能料尚結贊之詭謀也故曰唐之不亡者幸也

賜懷光鐵券懷光投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之是使之反也

鐵券許之以不死也人臣有死罪安得不死而預以免死許之是誘而致於戮也愚者以之肆黠者以之疑無施而可故雖高帝於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而不免於殺韓信醢彭越斬英布又況其凡乎是故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堯舜三王不易之道何以鐵券爲

懷光以韓遊瓌掌兵在奉天約之爲變遊瓌奏之上問策安

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特衆爲亂今邠寧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若朱泚何對曰泚不足憂也

李懷光反迹已露削其都統文何疑焉若慮其與朱泚合者彼先既通謀而尚使有總制之權是爲虎傅翼也乃曰罷懷光兵如朱泚何其暗如此且李晟忠義孤軍介于朱李之間德宗待之未有殊異懷光已叛猶眷眷焉蓋勇於拒諫勇於聚斂勇於去君子而怯於從善怯於改過怯於去小人固德宗之惡德也

懷光遣人詣邠州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會涇陽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已蹈禍機中丞可自求多福昕曰微賊賴李太

尉斜至此不忍負也遊瓌詐爲滉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
昕遂不敢出遊瓌與諸將殺昕
張昕武人固不知天下大義遊瓌業已説之當更語之曰
李太尉能奏人以官不能以官與人官乃天子之命也太
尉忠於天子則中丞附之可以爲榮懷光背叛而中丞興
之兵是晉㬎戚也及今自拔上足以助朝廷之勢下足以孤
懷光之心脱身逆亂之門策名忠義之列何名爲君哉且
以爲負君與負國孰重也如此則昕亦必了然矣
陸贄在翰林爲上所親信然竟以數諫迕意盧杞雖貶上心
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從而心不悦故贄遇雖隆未
得爲相
陸公言盧杞姦邪在杞貶後杞在位時固不敢言也視杞

姦邪致亂而不言可謂忠乎曰贄之言力矣但不斥其姓
名耳初朱泚圍奉天上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對以皆羣
臣之罪也而以股肱耳目爲首泚既退上又問當今切務
贄曰羣臣所甚欲者先行之所甚惡者先去之百辟所患
在於君臣道隔知事未必實實事未必知人各隱情以言
爲諱昔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侯木吶而爲漢元輔然
則口給者事或非信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矣凡此皆
指盧杞也贄疏既上懷光表至於是逐杞若贄之説明辨
有理帝亦無以拒之故也方諸詆訐毀訾者其效優矣贄
在翰林帝在危厄所言十用六七帝歸長安贄登相位所
言十用三四而前史乃歎贄以直言迕上未得爲相何其
陋哉事君言聽計行可矣豈係於相與不相若贄之賢固

當任輔佐若贄之心夫豈愛鐘鼎自人觀之則可云爾使
致身宰相而阿諛苟合一無規正又豈若淹留翰林論思
獻納之有小補也
上欲爲長女唐安公主造塔厚葬姜公輔表諫上謂陸贄曰
此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
當如何處贄力陳其無罪上意猶怒罷公輔相
姜公輔以一言忤意而罷相位盧杞誤國垂三歲不可去
人臣以此量主何至屈身少貶以求用哉爲相三年誤國
垂亡不以爲負反稱其小心甫登相位稍陳忠諫遽以爲
負而疾其求名嗚呼示之以好惡使天下知所從違者君
道也德宗之好惡如此何其戾哉
朱滔兵敗走恐范陽留守劉怦因敗圖己乃悉發守兵具儀

仗迎之時人多之
古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苟得爲之雖失小信傷曲
謹智士固從其大者矣泚滔之事誰不切齒扼腕幸滔敗
北劉怦當明君臣大義奬率將士據險拒之舉范陽歸國
其功豈不大乎夫不薄人於險乘人之危非所施於亂臣
賊子也怦於是昧轉禍爲福之幾失洗心自新之道矣史
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
好之不善者惡之以其公也揆以公義劉怦在所宜惡非
所宜多也
陸贄曰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若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謂之權
也反矣以反道爲權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此句絶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其義不與上相蒙仲尼舉詩以明未之思也何遠之有之意耳訓詁家乃皆變之爲一謂唐棣之華一反一正以喻用權者當反經以合道於是權之義不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矣湯伐桀升自陑道所當從也先儒乃曰出其不意文王脫羑里固自若也先儒乃曰陰脩德政武王見紂不悛誓衆往伐非觀兵也先儒乃曰退而示弱至如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卒適衛佛肸召說欲往而卒不往若此之類皆以反經合道斷之由誤讀論語也其流之失至於弒君簒國者以爲逆取而順守之陸贄之師承不可考然所學甚正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此固鄒魯正傳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獻爲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唐太宗其效不在魏文貞之下矣

車駕還長安李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

晟初得長安下令曰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及見上又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推功於下引咎歸己此固哲人所爲而晟能之宜其孤忠獨立以一軍奮發而追蹤汾陽歟彼細人者有尺寸之功自比嵩華惟恐人之議之也至於罪戾過咎則舉歸諸人惟恐人之有令聞廣譽爲己之妨也由是雖有功而世不許其功雖無罪而世必以爲罪又況有罪而無功者乎以西平之行觀爲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信矣

李希烈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勑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勑邪遂縊殺之

真卿可謂能處死矣自至希烈館首尾歲餘未嘗有一言之失一行之誤迫脅備至志節益明君子哉若人忠烈哉若人方希烈使至稱詔賜死死固決矣而詔旨不可不辨故問其發長安之日知其賊使也然後呵叱而就縊不如是則使指不白心事不盡此非有古人已事可法也而真卿處之恬然略不失次君子曰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魯公其庶乎

馬燧說下晉慈隰三州先是朝廷命康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命燧領之燧固讓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以爲常上許之

馬燧郯城人也以武力自奮而不知其嘗學與否也按其行事則儒士所不逮者多矣舉三州之地讓諸康日知是其一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燧之讓非好名也當是時河北諸鎮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燧於是而讓三州所以勸也因示法焉使後有克獲城邑者不生覬覦一舉而廉德在己愧心在人事體在朝廷可謂賢者所爲矣苟非其人非我所有猶將力取況我所有其肯舍諸

代宗既誅魚朝恩不復使宦官典兵上還長安頗忌宿將始令宦官分典禁旅以竇文場王希遷監神策軍左右廂兵馬使

代宗政事無可稱者惟殺二臣而已戮一貪相有光青史李

輔國程元振植根先朝魚朝恩亦非驟進仍世濟其族去
之甚易而代宗皆能去之自朝恩之後不復以神策委宦
人此又其術斷之善者於德宗為後其者也德宗乃以衆
宦術親兵盡付竇霍於是中人擅兵相授終以亡唐其禍
豈可與安史朱泚諸鎮同日而語哉吐蕃畏李晟馬燧渾
瑊而惡之是也德宗何為亦爾耶忌李晟而不忌李懷光
惡馬燧而不疑尚結贊憎蕭復姜公輔而不憎盧杞白志
貞好猶人有喪心之疾者迷亂職倒衆本乎地而御下
何以為天下主也誠欲保全功臣不使顛覆者如光武處
鄧賈諸公而慎擇別將以次任使可矣計不出此乃與周
鹿虎貝分界官者蓋以官者為一體而不屬癰疥之瘡
痼瘼之難劉膏肓之不可為是故察與明相似而不同察
察小慧猶燭光燭然見此而不見彼見近而不見遠德宗是

也明者博照猶日方中堯舜湯武是也故人君貴明不貴
察惟知學乎聖人則明矣
或語韓滉有異志上問李泌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
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此人謗毀耳上曰卿弗聞外
議乎泌曰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上曰朕方欲用卿
人亦何易可保恐并為卿累泌退上章以百口保滉上曰卿
雖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乎泌曰臣知其實無異心願甲下
臣章以解衆惑遂言泌章滉聞之感悅流涕即日貢米百萬
斛既而陳少遊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泌曰滉乃能化少遊對
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人君不信臣何能通通至諫慮之臣成[illegible]忌

若非李泌力為申辨至于四五則主猜已成滉無以自白
而江東之亂起矣縱滉守節不貳亦必喑嗚而死所損不
亦多乎德宗語泌曰朕方欲用卿卿雖與滉親舊人亦何
易可保此不獨以小人待滉亦不以君子待泌矣既召之
又側之又猜離之使執志轉移者承此旨則滉終不能免
故為人君謀慮必確然秉義不為勢誘利回乃能無失此
人臣之法戒也
盧杞遇赦上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白盧翰劉
從一曰盧杞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
執奏翰等不從高遂奏杞不可復用補闕陳京趙需亦上疏
爭之未決京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
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京爭之益力乃以杞為澧州別駕
使人謂李泌曰朕已可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

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不逮也
前相罪逐後相或欲寬之或欲殺之未必公心也為己而
已矣寬之者將以為例也殺之者恐其復來也恐其復來
者盧杞殺楊炎之類是也將以為例者盧翰劉從一用盧
杞之類是也私心甚微見於行事則若揭日月故宰天下
司賞刑惟力行至公則天下服矣袁高諸人言杞甚力德
宗雖不從猶未怒也及陳京曰杞若復用則姦黨皆唾掌
而起上乃大怒則以杞黨自居意京識己也非爭之者衆
則杞殆不可遏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德宗非能從諫者至是勉強而從其炎不可掩矣李泌得
順之言是也而以為堯舜不逮則失言也顧當曰累日外

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知陛下可與爲堯舜
則可耳
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諸將相繼來降懷光知
衆心不從己乃詐稱聚貨財飾車馬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偷
安旬月
李懷光何勇於爲逆而不果於爲順也方長春之守未下
決意釋甲而朝上念勤王之功亦必赦其死既明知衆心
不從而歸國爲是以給其下又得少安則順存逆亡之證
益明而遲疑需待終不悛革小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類
皆如此使懷光知高郢李鄘而取謀焉馬渾二公無以爲
伐矣
初懷光解奉天圍上以其子璀爲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
光頓兵不進璀密言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
君父一也陛下待臣厚故不忍不言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
免對曰臣進言非苟求其生臣父敗則臣俱死矣復有何策
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更喻卿父使君臣父
子俱全不亦善乎璀至咸陽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及懷
光死璀自殺
嗟乎李璀之死也知父之非義說之而不從知君之不可
背欲事之而不得其告上曰臣父敗則死矣復有何策此
以微言自歸冀上留而生之而上不喻也上雖不喻亦宜
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解圍特宥其
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璀勿死璀亦可以不死
矣

初李晟自成都還以營妓一人自隨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
追而返之由是有隙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
重違其意而止
西平雖同平章事難陟百官已非其任況進退宰相乎晟
取營妓張延賞追而返之交失也挾聲色之惑則屬不及
己此晟之失也晟有功於蜀雖取子女而去固將帥常態
而況營妓延賞何預焉而必奪之此延賞之失也與其責
人不若責己則晟之失爲重延賞之失爲輕而晟不知自
反至於成隙又陳延賞其他過惡而尼其入相是充伐怨
欲必行矣失而又失其累德多矣夫朝廷得失非將帥所
當預而宰相用舍繫吾一言盡不待尚綸贊之間而德宗
慘心已萌勳功名者可不愼乎
給事中崔造同平章事造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
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造久
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
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未
以法造遂罷
四夔以王佐自許獨造善宰相所設施者罷轉運一事耳
而所以勤之者非於無成虛名之少實也如此古之人脩
佐王之業者必務引君於當道道果何物哉必始於格物
致知意誠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己之道術不明
邪僻不去而能成爲治者未矣則未知崔造所爲果
此乎不出於此乎雖然其請罷諸使而使觀察使刺
得送租賦于京師則容政也顧其弊之初

集四相在內未必協謀韓滉父執利權力行沮止故不能獨濟耳夫財賦出於縣而總於州使觀察使刺史任貢賦不遺闕之責何患乎不辦而多張使名[illegible]以聚斂則安所用哉利聚於下怨興於下侵漁[illegible]失其弊不可勝言浩所建明非特當時可行後世固可行也

陳仙奇殺李希烈舉衆來降以為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殺仙奇[illegible]報仇以少誠為淮西節度使

陳仙奇為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仙奇合而不討亦以留後與之功罪不明賞罰混淆此淮蔡之亂傳三姓四將故易曰君子道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

義城節度使李澄死其子克寧殺行軍司馬畢練視事劉玄佐出師犯境上以制書諭劉玄佐克寧乃不敢襲位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illegible]周命微子啓康叔封蔡仲胡誥告之詞以君[illegible]畢公任分正東郊保釐之事未有一言及其才[illegible]者其書具在可考也誠以為民上當父母之任非賢有德者不能諸侯無小大皆賢有德亂何自生[illegible]曰友邦欲其相勉於善而相禁其不善也人君知此義有昔輕以殺守與人乎李克寧已有亂心得劉玄佐糾持之而惡亦不作其效可見故輕外任以勵有罪失意之人非知治道者也

劉玄佐在汴習鄭道故事父未入朝韓滉過汴勸之仍請拜其母母甚喜置酒滉又言之玄佐曰久有此志但力未[illegible]滉曰我力可及此丈母垂白不可使更帥諸將婦女[illegible]悲泣不自勝滉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illegible]入朝

劉玄佐能遏李克寧之襲位而自緩於入朝何也勇於治人而怯於自治者固常人之情也玄佐內有賢母教訓外有韓滉琢磨遂終身不失臣節非化陳少遊賈耽及沮王韶謀亂又勸劉玄佐入朝而德宗惑於流言以異意疑之非李泌力為解紛其差失事會悔可及耶

上命李晟與張延賞釋怨晟奏記與延賞結為兄弟因宴飲請晟表薦延賞為相然延賞[illegible]如故

廉藺賈寇馬李六君子嘗有怨矣講解遂平而張延賞終怨何也延賞固小人而所[illegible]者入相之利害也宰相人臣之極地于以斡旋萬化慘舒百辟而為人所前却故延賞失之怨得之怨延賞不足責矣西平於是又失焉前方數其罪惡今又薦其可相人之賢否係我和與不和夫豈不

取疑於人主乎非所和而和故其和不遂他日延賞讒間之如故然則曷若堅守初議之為正歟

陳仙奇既舉淮西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兵遂叛歸上勅陝虢觀察使李泌防遏勿令濟河泌擊之賊悉屢敗殺其士卒三分之二時劉玄佐入朝上命乘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人至汴州盡殺之

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王通曰詔其見王者之心也淮西叛卒李泌處之有餘力矣千古人[illegible]散之餘何必誘致而後可平德宗[illegible]欲速乎之至[illegible]詔書付藩鎮[illegible]為餌賊之具[illegible]人知此心後有是類可復用乎賈林有言陛下[illegible]不改

憂未艾也帝雖貰之終無佩韋之益是以年彌進而德彌
退也
瓛映在諸相中頗敢言上浸不悦張延賞與映有隙言其非
宰相器罷之
謂德宗不好聽言乎崔造乃以敢言用謂德宗好聽言乎
瓛映乃以敢言罷何者爲是德宗誠喜聞臣下議論但惡
忠直讜言耳讒邪之人利口囁嚅辭繁理寡如裴延齡
韋渠牟盧杞之徒無足恠者陸敬輿李長源每有諫説亦
必周詳委曲至于再三至于五六何也以德宗不明不如
是不足以開悟之耳然二人之言聽從者十纔居半以是
知帝所喜聞者獨讒邪之言石投水而必受也堯舜之間
都俞吁咈則已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太甲不義背訓伊尹
告之纔數十語則已思庸克終厥德惟太康聽五子之歌
而不革紂辛聞祖伊之告而不悛天用勦絶其命此虞夏
商周千餘年治亂之大較也故觀君之明暗於聽言盡之
一言而寤者上智也反覆而後喻者次之力爭而後聞者
又次之竭誠苦口至或以死諫而終莫省者不足復論矣
上以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柳渾曰憸人不可復用詔用之
訓齊士旅克清大憝者李晟也敗壞軍旅以致播越者白
志貞也於晟則必疑之忌之終廢退之於志貞則必思之
宥之終任使之摧仆松梓扶植荆棘恃勢侮諫行於一時
可耳其如青史之不泯何夫汝觀四海洞視千古知善之
不可不爲而力爲之者賢人之業也倒行逆施遑恤來日
曰吾得志斯已矣者小人之志也

李晟慕魏徵直諫故上有所問極言無隱而未嘗泄於人
君子有三立必有祈向慕用乃克有成顔回曰舜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此立德者也諸葛武侯以管樂自許此立
功者也揚子雲準易作太玄準論語作法言此立言者也
所志在上其成則中所志在中其成則下苟茫茫然無所
志師心而行或幸而成或偶而中者有矣必不足以垂世
而名家以方圓不出於規矩故也小人亦然王莽述禄産
者也胡廣述張禹者也恭顯述趙高者也盧杞述李林甫
者也慕之不切則述之不力其述不力則其禍不極故君
子小人各有所嚮而行其志焉李晟以忠勇自奮所宜遠
蹤孫吳近則英衛而乃慕魏徵以直諫事君極言無隱然
則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閑散七年而死向使
陪侍廟堂參斷國政垂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故
允爲士皆不可無志向而學猶尤不可無所取法觀其心
之景仰則其人之賢否世之治忽判矣
吐蕃尚結贊求和李晟曰此必詐也張延賞與晟有隙言和
親便上意亦欲與吐蕃共擊回紇計遂定遣渾瑊盟吐蕃於
平涼晟戒瑊曰不可不嚴爲備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
之成故戒瑊以嚴備上命瑊推誠待虜既盟吐蕃伏兵大至
瑊僅走免唐兵大敗
陸贄可信者也而疑其有黨李晟可信者也而疑其權重
盧杞不可信者也而以爲小心尚結贊之不可信者也而
與之和好且德宗自謂平日失於推誠反致患害而不思
其所信者非所當信也夫夷狄亦人耳上古聖人懷之以

德哉之以禮叛亂侵凌則威之以刑固不逆亦猜阻亦豈
渾淪渾渾略無防慮惟言是聽惟欲是從哉德宗張延賞
若以疑忌賢者之心而施諸尚結贊以愛信吐蕃之意而
施諸李晟豈有平涼之辱主相蒙恥終不能雪哉

延賞慚懼謝病

逆斷利害而其事未形固難將賞罰昭日言之今日而驗
亦可以悟矣而卒不悟夫何所蔽而然耶蕭復以一言責
盧杞姜公輔以一言諫厚葬遂而去之不俟終日以彼兩
事之忤教張延賞譖晉公師以至辱國其罪孰大而誚讓
不加焉相如故則以其謀議不與我同若黜延賞猶自黜
焉耳漢高刻印遣酈生聞子房言即促銷印從善如轉圜
其君也哉

上謂李泌曰自今軍旅糧儲卿主之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
柳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
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也上笑曰朕失辭

上古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以右為重存交脩之意焉
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救於李林甫楊國忠
元載盧杞之專權故以擇人為要不以多員為害也夫聖
王之法關盛衰唐虞三代歷聖賢之君亦衆矣獨以一相
治得人故耳如德宗所論是於尚書六曹之上又建一長
官而非相也必欲綱舉而紀從莫若法古置一相考槪其
人而置左右丞或參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守成法為
稽滯察姦欺決訟牒有疑事應更革則以告宰相而宰
相者不得親細故署文案專與人主講道勸義廣求賢材
列于庶職下酌民言旁達幽隱如此則上下詳略之任各
得其宜而治道成矣

柳渾與張延賞議事多異延賞諷之曰相公舊德第節言重
位可以渾曰吾頭可斷舌不可禁上好文雅而渾質直無威
儀上不悅欲黜為王府長史李泌言無故事請以為常侍上
曰苟得罷之無不可者

張延賞之譖柳渾者乃李林甫所以傾陳希烈盧杞所
以待關播者也人臣之義比肩事主雖職有卑秩有忠直
敢言者方賴其達之使自效于君況同列乎而以節諸禁
戒是相教以遂延賞為相無可紀述而誤國之罪則多
柳渾以擇相者德宗以選畿邑吏非人主之職言吐蕃不
可與盟白有用不償拜用皆有大臣風槩上惡之者惡其
直而信延賞之說耳不勝其忿至曰苟得罷之無所不可
誠以是施之延賞豈不曰能惡人乎

上欲廢太子問於李泌泌切諫且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
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

人臣之極位士大夫之至願也然有不肯為者其志殊焉
伯夷下惠皆有由師後之君子尚友而自比則有寧為清
而不為和者矣賢之言曰進退行藏惟義所在不可以
必退為高亦不以必進為忠則知進而不知退者也孔子豈
不欲道之行哉惟所遇之時有不合不合則去受女樂而不朝
則去待以季孟之間則去固未嘗以必進為是此進退仕
止之法也李泌誓不近天子左右言雖有激然必實存此
心以為是與君臣之義如之何廢之以為非與君弗克終

相亦罔終[illegible]如仲尼則可不然
用剛必蹈禍用柔必[illegible]不若退與其仕不若
止也
上曰此朕家事何[illegible]而乃至如此泌曰天子以四海爲
家人臣獨任之相之重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
擬而可不言乎
正術邪論兩各有宗以宮內爲家[illegible]君臣始唐教人
宗之李勣以是[illegible]明皇夫天子之事孰
有大於[illegible]乃陛下家事也
人主曰此國家[illegible]是天臣徇主欲
人主[illegible]邪心[illegible]之職部王建六
與持入[illegible]其備[illegible]后世子則不[illegible]
若夫庖[illegible]
[illegible]
而天王之家之道則無一言及之[illegible]以道任人主[illegible]
周公[illegible]以[illegible]
佚曰[illegible]
武之澤[illegible]
四海爲家[illegible]
宰相[illegible]以[illegible]
贊相一[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人
[illegible]矣
[illegible]以困吐蕃上素
[illegible]回紇爲是則朕固非

耶泌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代於[illegible]上
自非大聖人不能無過故人君必置輔拂諫爭之臣以忠
其不諫以有敗德亂政浸危亡之漸也夫豈自以爲是而
惡人之議其非也哉卿乃言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鼂錯
亦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親事法宮之中嗟乎二子
之言不見於五經不出於孔孟何所受耶錯明申韓無足
道者劉卿氏宗王術者也而亦爲此言其誤天下與來世
豈有既哉夫苟合取容者妾婦之道有指此人而誚之曰
何爲妾婦歟則必艴然不悅此則以惡聲隨之而其所行
終身道人也終身諫人也是亦溺於富貴不能自克而已
夫效人能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回紇既和親上表稱臣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
對曰此陛下威靈臣何力之有
事功出於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
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偽乎曰道固當然非
爲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
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得
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
承天寵也爲衆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
非己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平不得帷幄爲謀主則
威秦梟羽之事何以效略如英衛不授鈇鉞制閫外則征
伐回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illegible]
退讓由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illegible]
夫矜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所以然者[illegible]

大勳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勳勞自若既以前尚
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
又以制禮樂敍度量而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為太
師伯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食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
師冢宰其所當為也俾侯于東衆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
然則周公有大勳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
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盈而歉之謂歟
上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
之亂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
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蓋君相造命者也紂曰
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所以亡也
　梁道茂之言驗然則方士不可信乎曰占步小數時有或
中君子亦盡人事而已向若德宗不相盧杞終於用兵不
汲汲聚斂安得難官之厄惟有此三者則蒙塵于外必不
免矣是故明皇用李林甫則有蜀道之行代宗用程元振
則有山陝之狩德宗用盧杞則有奉天之幸僖宗用田令
孜則有成都之駐而不聞太宗憲武宜有焉豈不以昏明勤
逸為辨歟
泌疾以屢乞更命相薦竇參董晉上未用及疾甚復薦之乃
並拜相參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晉充位而已然泌人重
慎所言於上者未嘗泄於人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
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泌有詐略而好談神
仙詭誕故為世所輕
　宰相莫大乎薦賢然知人其難哉以魏文貞精慎猶失之
侯君集況餘人乎必如狄仁傑之薦張柬之裴度之薦李
德裕乃無負矣李鄴侯知慮過人而以竇董自代豈泌擇
不如己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惟
著見孰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君德
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
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禹益皋
陶伊傅周公謀議具在其所行不出其所言苟一無所謀
議安知所行者何事是直大言耳史謂鄴侯好詭誕為世
所輕稽是施設鮮不效者獨於復府兵及招大食天竺之
策為不售故言事易成事難君子所以於其言無所苟歟
上思李懷光之功而子孫皆已誅乃以其外孫燕八八為之
後賜姓名李承緒而官資之
　李懷光胡人也其姓已不可詳既改之為李又以燕八八
嗣之是一家而三姓也德宗記人之功善矣若懷光者既
嘗勤王而無叛逆為之置後可也今以惡與功相乘除功
尚何有則繼絕之恩施過厚矣假曰寧過於厚必得其苗
裔而官資之而遂襲賈充之謬晉朝之失而忽於古人滅
鄫之戒是豈虞舜別生分類之道乎
以陸贄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諍豈帝訪問之遺歟抑推尊長
源而然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嫌
有爭材競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
有安社稷臣以安社稷為悅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
去乃天民矣

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從
之未幾或言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
密諭贄自今除改并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疏再三辯論上
竟追前詔不行
稽之古訓則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傅說事高宗之道也考
之故事則廣求賢人隨才授任者太宗命房杜之言也陛
下所請纔施之臺省長官舉其大者耳其雜豈不簡而易
用要而易守乎德宗既已聽之又沮於讒言贄雖再三辨
理終不見納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
尚當求去况宰相乎
上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贄奏延齡妄誕小人恐駭物
聽上不從
經制國用量入為出宰相職也戶部度支特行其事耳德
宗與邪而弃正惡直而喜讒好佞而說欺多疑而信誕裴
延齡兼是四惡故得入其說惜乎陸相論之之不詳去之
之不力也過是則姦陰日進陽道將剝不可遏矣論之詳
去之力而猶不行焉奉身而退亦愈於它日譖疾之深禍
釁之大而贄猶隱忍以居位是兩失之也先是贄請臺省
長官各舉其屬有沮之者必延齡也延齡惡此法之害已
故也
贄曰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
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人之所以異於夷狄禽獸者以有
仁義之心也禽獸者飲食搏噬而已夷狄尚力而有知為

故幾於人既人矣則當以仁存心以義行事全其所以為
人若今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夷狄猶或不為也然英
雄姦傑圖非所圖而處人害已周身之計鮮不出此則未
有知及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唉乎無我負人推而盡也忠
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輿之學愚
竊於其論權而得之矣今又以此見之其真洙泗之徒歟
是故可為君子道難與克伐怨欲者言也
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贄求遷贄曰竇相嘗奏擬上不
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以聞參言
對上責參歸怨於君貶公輔吉州別駕
九品百官極於宰相既為宰相矣而眷眷於遷秩陋哉姜
子之為是也向者以讜言劘主蘄獻忠策救國危何其壯
哉不獲乎上黜為右庶子若將終身焉可矣不安於是詣
贄求遷聞上怒未息遽有黃冠之請躁動僄輕幾無以自
別異於淺丈夫者幾希是故君子不可不知道不知道則
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雖欲不如是蓋莫
能自免也然德宗亦可謂涼德矣公輔非有迷國誤朝之
罪一斥不復至末克終相亦罔終此之謂歟
用鹽鐵使張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充請凡州縣產茶
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稅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
代民田稅從之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
茶者生人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然王鉷楊慎矜韋堅以
及劉晏皆置而不征猶為忠厚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
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凡言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

以奉人主私欲滂以茶稅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已立額則
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嚴峻其法者有之矣
或至於官盡榷之商旅不得貿遷而必與官爲市在私則
終不能禁而推理惡少竊販之害興偶有敗獲姦人猾吏
相爲囊橐獄迄不直而冶所由歷株連枝蔓致良民破產
接村比里甚則盜賊出焉在公則收貯不虔發泄不時至
於朽敗與新斂相妨或沒入竊販無所售用於是舉而焚
之或乃沉之殃民害物咸弗恤也其原則在於得數十萬
緡錢而已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
旅貿遷而薄其征榷也者東南所有西北所無雖曰薄征
其入于王府者亦不貲矣息盜奪止訟獄佐國用其利亦
大矣張滂王涯豈足效哉

上欲殺竇參陸贄力言其罪不至死更貶驩州上又命理其
親黨又欲籍其家財贄皆諫止

世傳陸敬輿有憾於竇參擠而陷之其說甚悖此以小人
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言雖不足以盡人善聽言則得之
矣陸公所言於德宗者反覆致詳而無失言其行事亦無
過舉而謂以左遷宿怨是豈知敬輿者哉德宗欲殺參贄
辯而生之又欲理其親黨贄諫而釋之又欲籍其家貲贄
論而止之審有憾焉而肯爲是耶或問孔子以德報怨何
如子曰何以報德當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贄於參非以德
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贄佑天子明刑罰稱物
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取忘怨之實宜死而生之又安得
爲直乎

以中書侍郎趙憬爲門下侍郎憬疑陸贄欲專大政排已置
門下多稱疾不豫事由是與贄有隙

以趙憬傳考之有小善無大過不可以非君子目之也嘗
獻審官六議一曰議相臣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責才而備
則不可得其言豈不當乎當其時中外所謂賢者非陸贄
而誰憬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有疑於贄而與之有隙何也
德宗之用贄也私命之曰要重事勿對憬陳論贄不可曰
臣所奏對惟恐得罪陛下勞心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
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非見有濟非無私之德也由是
觀之贄豈擅權而排憬者哉由中書過門下而自懷猜阻
疑贄外已耳然則能言之而不能行之蓋闇此理而口言
之筆書之未嘗反求諸心也心與理二未有見才而不妄

見功而不忌見賢而思齊見不善而能改者也

賈耽陸贄盧邁趙憬爲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奏請依至德
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
易

人誰不學而其見有深淺正邪之異人孰無才而其用有
小大遠近之別以成周之盛聖賢輩出亦不使召畢毛昀
並爲冢宰必於其中擇一相以統百官也唐乃用四五人
爲之相均勢一迭相推避賢者不得有所施不賢者得有
所蔽夫豈治國之良計乎旬日一易筆亦何愈於一日一
易一日一易筆亦何益於旬日一易均之狐裘蒙茸吾誰
適從由是知人君之職任一相乃不可易之道特在乎識
賢否耳

韋皐遣使說雲南王異牟尋遂棄吐蕃歸唐復南詔舊名
夷狄之離合中國何與焉天子有道內治民安邊圉得人
雖四夷之勢連環于外不能爲吾害苟爲反是雖使一方
瓜分瓦解然一爝之火亦可燎原故凡從事於方外之績
者鮮不自及以太宗英武銜制百蠻猶不如所欲亦未有
離而不合服而不叛者也李鄴侯思折吐蕃故力勸德宗
與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於是韋
皐遣使要絡累年而異牟尋弃吐蕃向中國此後吐蕃爲
邊患益稀豈非其國盛衰自有數耶然後數十年唐室之
禍不起於吐蕃乃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自治以爲強
於非我族類者畫疆圻固封守來則不拒不來則不強然
後堂室之患不召於藩籬之外矣

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同州一谷木
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之猶不可得今安有之對曰
天生珍材固待聖君開元天寶何從得之
德宗之好諂而甘受佞人也雖面斥其祖而恬心不生舊
復覺屬耗使之正言則以爲輕已艴然而怒裴延齡之言
其侮慢不敬亦甚矣則安然聽之不以爲辱先嗚呼已自
辱其先安得使人之不蔑已耶
裴延齡日短陸贄於上趙憬之入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贄
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不
直贄罷爲太子賓客
趙憬言於德宗嘗以任賢爲急使其與陸贄異時必景仰
慕用之不足矣及同在相位非惟不知其賢又忘其引薦

疑其欺擅反與裴延齡比而去之人非甚闇豈昧於是非
賢不肖之辨如此又況憬親認於用賢乎而何爲其然哉
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
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而蒙禍而蹈此知不可
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仁言誠言性
言仁者起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學以記誦斷善以
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稚朴斷性以靜斷
仁以[illegible]以寬容斷鬼神以幽冥斷是皆形影之似而
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
而不盡則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憬以任賢爲急而
不知賢者爲誰正此類也既不能知賢則亦不能知不肖
此憬所以與延齡比也是故大學之道必格物物格然後
知至知至然後意誠意誠然後心正心正矣又豈有黨讒
邪害忠貞之事哉
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日夜痛飲至是陸贄貶忠州
別駕上怒未解中外以爲罪且不測城守延英門上疏論延
齡姦贄無罪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若相延齡城當壞白麻慟
哭於庭
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以諫官言事細碎信爲有失城
登諫司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關係人君必有其
漸防遏邪佞必於其微陸相見踈延齡被眷未豈一日之
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用力多而見功寡矣故君子以
爲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絲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
子之廷非慟哭之地使上必欲相延齡先聞此言遂城而

後行之有何不可故如城所爲山人處士踈直質野之態耳雖拂主意於上蓋熾於下議論一[illegible]其氣[illegible]然陸免於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大未嘗風流文雅[illegible]者所能及哉則城亦未可訾也陸公存[illegible]十後六七自爲相十從三四[illegible]其去之[illegible]有遠[illegible]不可則止之義也

以[illegible]中尉初上置六統軍以[illegible]節度使罷鎮者[illegible]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illegible]翰林學士鄭[illegible]事惟封王命相用麻今以命中尉不[illegible]陛下特[illegible]文場[illegible]爲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illegible]時中人不[illegible]尚正自輔國以來[illegible]制[illegible]爾不[illegible]天下必謂[illegible]頭謝上[illegible]不能遂拒中人股肱御史[illegible]耳

祖宗成憲惟子孫不知也知則必信之矣知而不行則末如之何矣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illegible]間正德宗誠知之自輔國以來[illegible]制度德宗又知之則何爲不改而命爲護軍中尉也其言曰朕今用爾不爲[illegible]也有私不自克人之通患雖聖者[illegible]惟[illegible]從[illegible]即克之次則審輕重度大小皆己之不得肆而必歸於理爲縣莫大於故德宗不舍其私是吝也是遂非也是不移也是自弃也是樂其所以亡也然人心有所蔽亦有所明肅宗寵任輔國而惜宰相[illegible]觀之不從德宗委任竇霍而惜白麻答大臣之不拒當是時苟有賢公卿誠心足以感格衆其明而啓迪之收還其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遂蔽哉[illegible]之初用竇霍[illegible]與其旅也陸贄李泌[illegible][illegible]勉盧翰劉從一居弼諧之地皆不聞諫止安得不均其責

自陸贄貶尤不任宰相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渠牟皆權傾宰相渠牟恍躁尤見親狎

德宗以宰相不足任則當若此五六人者爲相以宰相可疑則安知此五六人之不可欺也願其據相位爲[illegible]不以爲相則安知其今不已[illegible]朋結也是皆無說獨以渠牟觀之然後知上所私厚以氣類合耳當其時固[illegible]諫事往矣又何足欲直可爲後來人主之戒而已人[illegible]尊如天日月星辰麗焉風雷雨露降焉高明廣大莫可階及乃引取人所疵賤以滓穢太清其自辱也不亦多乎

光祿少卿張茂宗許尚義章公主未成昏而有母喪詔起復爲左衛將軍左拾遺蔣乂諫曰古有墨衰而從兵革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亦上疏諫上不從命趣下嫁之期

朝廷所爲下所視傚四方而內而化焉今乃教人以喪昏雖不立法而人固式之矣帝女天下婦之儀也駙馬天下婿之表也而可以喪昏百姓何責焉昔魯文公即位二年八月使大夫如齊納幣春秋罪之謂其喪未終而圖昏也娶在三年之外喪未終而圖昏猶且不可以其忘哀也況身有衰絰如之何其易之夫當衰絰而服吉服是莫甚焉常人所不敢爲而德宗排諫[illegible]力仍促昏期不以爲嫌[illegible][illegible]情然不知理義哉良由習見易月之制[illegible]之然也

是以聖王以身化人而[illegible]則無[illegible]
[illegible]
宮[illegible]物名為宮市實奪之也
[illegible]豪奪縣令得而治之縣令強取郡守得而治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削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乂雖斂天子得[illegible]
[illegible]天子而報是數者不恤咨怨不畏非議不納諫說則[illegible]
[illegible]何矣匹夫交易買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猶皆[illegible]
[illegible]當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深[illegible]
哉

太學生薛約師事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上以為黨
出城為道州刺史

人心之所服者公而已矣其所敬者義而已矣薛約以言
事流徙則未知其所言是歟非歟果其非也陽城於約有
師弟子之分出郊送之猶未得比諸欒布夫何罪焉果其
是也則俏然從無罪之士人先生送無罪之弟子夫何惡
[illegible]而不從何[illegible]何乃并城逐之不義而又不義不公而又
不公欲天下畏服不亦左乎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為堯存
不為桀亡況可以爵利誘以威武脅耶德宗自以薛約有
罪可[illegible]從陽城亦罪之然則我違道之好惡人亦當好
惡我徇情之毀[illegible]人亦當毀譽其拂理不亦甚乎雖然德
宗為是蓋不為薛約乃為陸贄則亦欲蓋而彰耳

[illegible]城[illegible]

德宗破朱泚及李懷光李晟馬燧渾瑊三人是賴社稷臣
中[illegible]列豪傑戰伐之多盡餘[illegible]然而措之[illegible]義則[illegible]城
之[illegible]不若西平之懿何也其為信戎狄以與盟而陷主蒙
其恥乎燧與良器有隙瑊以奉詔為愿至使平涼之歷終
唐不雪故二君忠烈難[illegible]譽若乃[illegible]深思遠之明守正
不拔之操則方晟遠矣是故以時論之時運不可留以事
論之事往無所係以人論之白駒過隙倏然而已獨有是
非之理出乎人心者愈久而終在所以志士仁人一言一
動必以仁義為歸謀人國家不以功利為尚者良有以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次行誅殺有
據漢南之志上方姑息藩鎮無如之何

德宗有制斷四海之勢而鋒銳銷[illegible]一至於此何也不知
持志之方為氣所動也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己衆人喜
怒在己而不在物惟喜怒在物故登十六相以其賢也流
四凶以其罪也若持衡若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
我無與焉是以其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己故
忠賢如李晟篤侵姜公輔陸贄陽城則惡之忌之疎之斥
之貶竄如劉悍吳少誠李希烈李萬榮于頔李錡之徒則
畏之下之撫之綏之若獄犴之悍馬若慈母之驕子若守
門之大盜動靜欲惡死生我不能自立焉是以其德不流
其威不肅而天下侮玩之矣暴其氣而氣衰矣志不為主
故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惕然而
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憑豈有此患
乎

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召
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耶

古今之爭一也觀古事而是非明覈今事而得失亂者何也有喜與無喜也其參涉已不涉乎者亦然李絳從下上來在諸公卿未有向背在諸中有未有作進德宗視之猶曰方中也故下得雜書觀行但以其儀度安雅而知其非爲惡之人也使虛心平意照臨百官毒毒如此雖不中不遠矣故吾皆論之見人見己皆如鬪鑑中之象察情狀皆如觀水中之影執古御今皆如用尺寸之度商權合變皆如持關石之準參照彼己皆如挈四乎之紀糾正枉曲皆如陳一直之繩然後不出戶而知天下坐於室而明四海考諸三王而不謬以俟百世而不惑矣不得此而南嚮堯何以爲君不得此而北面舜何以爲臣非格物物格何以啓進此大塗非強恕求仁何以立安此之居故自天子至于匹士必明夫大學之道而後可也

吳少誠擊韓全義貴敗之會少誠獲書於監軍者李昭洗朝廷亦厭用兵詔赦之後其官爵全義素無長策賞文場擁其敗迹上權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謝無功上曰全義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

天之生物均於生之而已矣惡在物天無意厚於矣而薄於惡也故五穀松栢與臭草毒木同育乎雨露之滋鳳凰麒麟與梟獍狼虎並安乎覆藏之大若夫栽成輔相以補其不全則在人矣是故或馴畜之或薙斲之或靈異之或驅放之然後萬物各得其所聖人治物尚爾況治人乎是故遏惡而揚善先德而後刑內君子而外小人尊君父而抑臣子貴中國而賤夷狄重農桑而抑末作隆經學而後詞藝師[illegible]而絕異端追雅頌而放淫溺皆所以[illegible]以全天地之功而盡三才之道者也以內君子外小人一事論之見其爲君子矣則必保護之安存之如養禾稼者去其稂莠及其蟊賊則君子得以盡其心見其爲小人矣則必制馭之防閑之如治疾病者絕其本根虞其再作則小人不得肆其姦能如是則人主之職舉而治可望也德宗則不然以待小人之方待君子以禮君子之具禮小人故蕭陸姜陽諸人以毫釐忤犯其罪彌天而於竇文場韓全義則以罪爲功自爲之說委曲庇護惟恐傷之其亦昧於己職甚矣

李錡既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浙西布衣崔善貞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與錡不法事上命械送錡錡生瘞之

德宗殺崔善貞與趙奉璋李少良之事類乎曰不類李林甫殺奉璋言己玄宗不知也代宗怒少良漏言不專爲元載也善貞言宮市進奉鹽鐵德宗深病德宗乃假手於錡使錡[illegible]毒以快己與諸官者逞心不君甚矣夫不正名人臣所犯而加以惡名此乃姦人所爲何有人君惡人議己而[illegible]納忠之士死於賊賊如是而可以爲君乎[illegible]德宗幸而免幸非君子之所教也

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棋俱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欲極言宮市之害衆稱賀退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

外事陛下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密結名士求速進者柳宗元劉禹錫等七八人爲死友

小人之有才者豈無一言之善一行之美顧大本不正故終歸於邪耳君子之非成德者且豈能言皆中倫行皆中慮顧其志在於善故終歸於不爲惡耳王叔文止太子勿預外事是也以此一言兼收其餘此堯舜所難而孔子所欧也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叔文識知讀書知治道豈不知進身之禮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故列子書言貴賢嫁於衛嫁者俟禮備然後行不則野合與鑽穴踰牆相去幾何矣叔文識讀書知治道乃以奕敍小數待詔供奉雜於技藝卜祝之間是所謂不由其道者也柳宗元劉禹錫以是觀之則豈至迷於所從陷身不義哉

永貞元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日中外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倉卒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未定次公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絪和之議遂定

范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而付之王崩太保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者也顧命之書所以爲萬世之法而後世之君貪有天下以終事爲諱以後嗣爲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順宗爲太子二十年一旦雖病已有壯子而宦者猶有它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也德宗在位歲久最爲猜忌及其將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向非次公能沮其謀幾有趙高之事矣

貪人必吝不可取而取之曰貪可與而不與之曰吝德宗好貨財親小人小人貨財固一物也既專意聚斂不復顧義理所在惟得是務不復以賢才爲意惟利是從至其甚也或記其進奉之名而擢以[illegible]或愧其進奉之言而貸其罪矣於金玉幣帛尚眷眷如此況天位之貴海宇之富肯使其子孫得之乎故惟貪爲吝報應之符也順宗自去年九月風疾逮正月未愈長子廣陵王淳年二十有八矣英睿之姿可付大器德宗於是焉建爲皇太孫使攝行聽斷則有光于高祖睿玄之事豈不美哉身自抱疾子又病廢者遂遲留訖不早決賴天未喪唐鄭衛二公會逢其適得以片言遂定國是設有宦官如李輔國仇士良之姦凶專權廢長立少先議于禁闈之中亦誰敢違故德順授受不係於太子壯長儲位必定也范氏之論非矣自禹傳子後世遂爲成法明哲之君處死生傳代動爲天下則言爲天下道如顧命所載者備矣然仲尼猶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況夫貪有其位吝于子孫則聖人何以言之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三

順宗　　唐紀

貶京兆尹道王實通州長史

按司馬氏所續資治通鑑不取新唐史以其多奕也至順宗實錄則取韓愈所撰者十居八九以其可信也今舉李實一人觀之曰實爲京兆務徼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奏其誹謗朝政杖殺之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閒道獲免此皆韓筆也而韓與實書曰愈來京師十五年所見公卿不可勝數皆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有赤心憂國如閤下者今年不雨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摧縮銷沮魂亡魄喪影滅迹絶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少也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閤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効其懇懇乎愈尋爲監察御史即上疏論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草粟儧未得者請俟來年蠶麥遂貶山陽令夫李實一人耳而韓公譽之獎之如二人焉韓公斷至於古之立言者以是教人曰無誘於勢利今書與史並行使人將何從故嘗試評之此未免涉乎文士之通患也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毀與譽各當其實則人無干譽逃毀之計三代之民如此故聖人之譽人也必因其已見之實雖不自言其毀人若春秋所貶皆因其既然之罪如鑑之照媸夫何心哉今自恭伯載實於史者不敢以非爲是昇其公也而稱實於書若未免於以不肖爲賢乃其私矣公與私特在乎有求無求之間一有文華之士做其所爲將以入之今日譽之爲伊傅周召既而不得所欲明日毀之爲共兜廉來搖筆撰謗曾不以爲愧安知無作僞之自乎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德宗末十年不赦至是始追忠州別駕陸贄等赴京師贄未聞命而卒贄之秉政黜李吉甫於外既而爲忠州刺史贄門人以爲憂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

德宗十年不赦矣政也而所以不赦者獨爲左降臣僚是則褊心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謂此類也雖然君子不失口於人何況赦令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之斯行之矣言而不行是人君自侮其言也爲大臣所沮是侮人主之言也皆不可也故赦而不行猶不若德宗堅人之幸赦而故不赦之愈也夫刑禁人之望解釋通負人之望蠲除何啻於焦枯之望雨澤哉故易以解卦明之曰雷雨作解君子以之赦宥爲但不可以爲故事而妄下耳苟以爲故事而妄下則必文具而實不至不如毋下之逋負名曰蠲除而督之不置也縉紳之刑其名曰解釋而拘之不舍也其室家實患者直寇賊姦宄耳然則可不慎乎李吉甫雖非端士然栖鵠之子稔聞與故矣故於陸贄身敗中不敢毀之而相之禮比之挾怨私覩時勢肆意陵藉不爲朝廷惜賢者不爲賢者

存禮貌如李巽之徒相去遠矣于是陸贄與之交裴垍與
之言上則憲宗委之彼有以取之也故諺曰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史稱贄在忠州閉戶而處
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但集方書而已嗚呼贄之為此
以德宗猜忌故也大臣遷黜固不當通人事有述作藉用
白茅慎之至也雖然虐政虐世如武后朝以諾反一言毒
痛四海又安問其罪之有無也
以給事中陸淳為太子侍讀更名質君執誼自以專權恐太
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
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皇懼
而出
孔子春秋既成門弟子無受其義者後乃有公羊穀梁氏
作傳其辛左氏叙事而已歷秦迄漢至唐凡六七百年而
後趙匡陸淳啖助三家出焉其發明聖人之意為多蓋有
功於春秋者春秋書紀侯來朝明君子不可主非所主也
書葬頃明事君者不當附黨大夫也書宋人執鄭祭仲叔
孫得臣卒明人主當以義自立不可為人所役使也書公
不與盟以明事之不義者以不與為幸也伯冲與韋執誼
厚善為之擁照於太子受其令而不辭名在八司馬之冠
一何悖春秋之甚哉故窮經旨而不歸之義理則經必不
明索義理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
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太子曰講經義何為
預他事此失言也吾講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
其合否可斷惟文通學未治心心不自正是以罔知所對

耳
韋執誼初為王叔文所引用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
時為異同遂成仇怨
華門圭竇之士知自修者猶必慎獨恐愧屋漏故詩曰鼓
鍾于宮聲聞于外又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況為天下宰
乃陰惡而陽善實不肖而文賢欲以欺世盜名其能不敗
乎韋執誼與裴延齡韋渠牟為輩流固無所責矣然知王
叔文之不善有不可從則其良心未盡亡也良心未盡亡
聖人聞教之而不絕也是故欲掩其迹則曷若不為迫於
公議則曷若盡改既與為異以取怨於君子又欲為同以
不惡於小人天下無此理矣孔子曰小人閒居為不善而
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肺肝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
必慎其獨也然自古如此者多矣為利回義孩之士亦可
少戒矣

憲宗　　　　　　　　　　　　　　唐紀
荊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自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
人君取象於日者以其明而已凡為鬼為蜮為欺為蔽必
於晦冥莫夜之時日之方中物無遁照雖使之為蔽欺鬼
蜮畏人見焉必不敢陳于前矣故明君臨下如日之方中
昏君猶晦冥莫夜之時耳憲宗始初清明才發一語諂諛
邪佞聞而喪膽便僻側媚嬖無所施志士仁人洋洋然動
其心忠臣義夫戢戢然纓其冠相與趣乎光明之旦熙洽
之會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豈不信夫
監修國史韋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曆

古者史官世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觀故得直筆取信於後世其次則如貞觀之制史官日隨仗入隨事記之猶爲近古自李義府許敬宗不許史官聞仗後事以行其私姚璹又建令宰相撰時政記意欲述眩千古今韋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猶起草也將加是正而潤色焉耳苟數人者誠無私意何所爲是紛紛以其請肆之紛紛則其誣上行私之心欲蓋而益彰矣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爲言語文字可以變移白黑淆亂忠邪故義府敬宗姚誼之惡至于今不泯有志於垂名竹帛者自修而已矣

四川節度使韋皋薨支度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表求旌節朝廷不許欲爲給事中闢不從命遂以爲西川節度使諫議大夫韋丹曰今釋闢不誅則[illegible]爲叛上善其言以初嗣位未能討也闢又求領三川上不許遂反上欲討之而議者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之狂戇書生耳神策軍使高崇文可用願以軍事委之勿[illegible]必可擒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闢上從之於是以崇文[illegible]以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齷齪之士拘攣之見猶印圜符契何適而不然惟明者斷之則如杲日中天而重雲散東風曾地而冰凍釋耳蜀地險固惟劉玄德諸葛公在焉鍾會鄧艾司馬懿不得窺其藩自餘未有不破者況劉闢之貪貢竊據非素得士民之心也而公卿議者閑然以爲難取獨諫議韋丹請討於前翰林李吉甫啓沃於內而杜黃裳當國決策且薦將臣崇文卒收成功嗚呼討平禍亂與起治功所患有二人主無志也有其意而無大臣助之二也就二者論之君求同德之臣爲易得臣求有爲之君爲難遂德宗始息藩鎮從而益甚視其朝如無人焉憲宗一日當宁賢相良將忠言讜謀並出草茅之下臣僚之中不待招于四方而後得也故討平禍亂興起治功惟患人主無大有爲之志焉耳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矣

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何者可從杜黃裳對曰人主夙夜憂勤不自暇逸然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爲而治也煩細之事各有司存秦皇衡石程書魏明按尚書事隋文衛士傳餐非其道也

黃裳之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不自暇逸必有其事苟無其事而徒然憂勤則憂何所憂勤何所勤哉侵官不可也兼于庶言庶獄庶慎不可也然則當何爲哉古之人君既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爭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息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息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警戒慎而後出與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息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語器有箴圖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寅畏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設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鴆毒至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此乃所以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無爲者非遺弃萬務啥然兀然之謂也勤無逸

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蓋褒非有隱也其所得如是而已向使李林甫盧杞承此旨必有邪謀入于左腹措其君於酖毒之地而盜其權柄矣

策試制舉之士

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于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方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直召至殿庭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與夫政事之闕失使舉古治宜於今者如其可采則就加任使以合於堯舜奏言試功之舉則瑰瑋傑特之才不困於激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李師道自為平盧節度副使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命師道為留後

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平盧擅襲爰位杜黃裳欲因其未定而分之良計也憲宗盍與反復論辨其始終則黃裳必有勵豈空言哉乃遽以地授師道他日討之勞費為如何故君子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智者接於事而必乎敏者及於時而不失也

高崇文平蜀上謂杜黃裳曰卿之功也

人臣之義有功不處非苟為避讓理固當然含章可貞無成有終著于坤卦六三之象故在禹則曰不自滿假在皋陶則曰予未有知在益則曰滿招損謙受益在周公則曰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在謙則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在禮則曰善則歸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以自古人臣立勳建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何力之有焉能如是在己不失恭順之道在上不生忌疑之心故曰臣何力之有焉者歸功名之正法非謙詭對也王濬不知此義上表自明杜黃裳不知此義披襟挺語曠闊多矣

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辭疾不至朝政有失輒附奏陳

論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未受三聘之禮固不與湯言伐桀之事傅說未應百工之求固不與武丁論遜志之方故不在其位而為之謀與居其位而不為之謀所謂師過而商不及皆不得中行者也君子之觀伊尹以其囂囂然與其幡然為出處之決方其囂囂然也初無堯舜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諸葛孔明臥草廬中不求聞達及感玄德枉駕然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由是觀李渤辭徵則不當奏聞朝政許國則不當辭疾山居豈尚論未行有未詳乎

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以尺朽而弃合抱之木不得稱為良匠以二卵而弃干城之將不可聞於鄰國杜黃裳頗通餽謝自其失也憲宗方欲張皇六師削平僭亂任黃裳舍小以取大乎使黃裳素有子貢之短未忘貨殖者厚賜予之名田金帛以充牣其家而資其長則黃裳之才業展布惜哉以憲宗之明而律輔相有不獲自盡之嘆也

李吉甫為相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為

我言之埴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
甫得人

人主不自用而任宰相宰相不自用而任卿大夫任各得其人雖唐虞不越是矣或乃量褊迫而多疑阻則怙寵專位惟恐人之軋己故譖愬踈斥之計日生于智中忠賢智能之士盡置之度外如林甫盧杞然終亦何益矣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於裴垍能輸訪問之悃此固君子之高致也夫聽言莫難於受薦以人才志趣有異有同故忌克之人必自選擇以防參商矛盾之為己害也今吉甫一旦用垍所疏三十餘人曾不猜斳知人之明雖在裴垍得人之譽乃歸吉甫纖芥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貲耶

上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何如對曰陛下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上善其言它日謂宰相曰以太宗之聖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者矣初欲誅謫諫官及聞李絳之一告乃命宰相以事當十論蓋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成也其心方確志方銳故善易入人君之賢莫大於善易入昔者舜之為帝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憲宗之志未必及此然上有文皇從諫之效近有德宗愎諫之失故其心易於納善可謂知所監得所法其中興也不亦宜乎

山東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上許之[illegible]
諫上曰非卿所知既成昏頔出望外上令諷之入朝謝恩頔
遂奉詔

莫貴乎天子之女而唐世人主或以女嫁夷狄或以女嫁叛臣是以女為餌人之具也李絳之諫所宜聽從憲宗反以非卿所知拒之則亦謂絳論雖正我方用權而已以女餌人夫豈所以為權乎于頔不朝謝得婦而來朝是其朝任謝得婦而不在乎諸侯朝天子也其辱大矣憲宗不以為恥由祖考素輕其女其所由來久矣故習不可不慎也

御史中丞盧坦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勑進奉上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陛下之大信也奈何弃大信而存小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正月赦令禁長吏進奉三月柳晟閻濟美故違約束自常

情觀之蓋臣冒法以徼倖嘗試其君者也憲宗受而不罪然則二臣非敢嘗試乃見主心之微而中其所欲也李之憲宗溺於聚歛踈遠君子甘心小人晟濟美可謂嘗試矣使憲宗無悅之之意則當下詔以民賦有常二臣所進何所從出遣清正御史往考覆之必有倚法以削之事則以其物代兩道百姓常賦而嚴加黜貶然後足以示戒今一切不問而歸所進於有司庸何愈顧以不欲失信為辭是養一指而失肩背為放飯而問齒決飾小名妨大德孔子之所惡也

右僕射裴均素附宦官得貴顯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盧坦而斥裴均憲宗弗見也而坦被斥何也非乃之官官
譖之也譖之之言不得聞矣憲宗聽而不與理坦亦見黜
聞而弗得白故陸贄曰凡譖人者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
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傷須爲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
假它事爲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言責辱此皆德宗之
失不謂憲宗亦然是故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
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
已矣

淮南節度使王鍔厚進奉及賂官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
居易諫事遂寢

任官官喜進奉德宗之大弊終身之膏肓也憲宗遂慕貞
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幼少出入乃祖左右
習聞熟見固以是爲常事而不之怪歟夫官吏不滌之罪
故汙於受賕百代不變之法也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以
通德謝無清白稱遂罷相位人君以一身表正萬邦乃納
藩鎮賄賂又欲以宰相責之尚何官吏之責哉必以爲無
害則贓罰受賄之法可廢苟一行一否又何以示天下之
至公以此言之庶有豸乎故嘗觀天地之德天德主施萬
物資始而清明粹精一毫不係也坤爲吝嗇雖化貸萬物
其器無方而歸根養本皆反於土故濁於物欲着其趣汙
遊於理義者其志潔故人君當位乎天德也

上嘗問裴垍爲理之要對曰先正其心

裴垍正心之對可謂大臣之言矣然進德者必有所行之
事故顏回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顏回曰請問其目
孔子乃告以四勿四勿者克己復禮之事也正心亦然使
憲宗能問曰心一也若何而有不正正之之道如何垍必
有復于王矣嗟然以正心爲務而毋所用力則猶人知食
之可以飽而不能舉匕又安所食乎

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於黃紙後批之吏請
連素紙藩曰如此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擢爲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裴垍嘗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垍何以能
爾觀垍告憲宗爲理正心之言則知垍之方寸不爲利回
不爲義殺矣政出於廟堂而諫官論之是指摘我也勅出
於宰相而給事批之是輕忽我也淺則慍甚則怒又甚焉
則斥逐誅殺隨之其防人言甚於寇敵孰有虛懷大度以
天下理亂爲己責而不積私其身如裴弘中者乎嗚呼其
賢矣哉司馬遷慕用晏嬰願爲執鞭而不可得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好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愚
於弘中亦云

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於德音後首進奉李絳白居易請卻
之上令付度支既而有旨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
史臺居易復以爲言上不聽

攻病者不去病源而徒飲以藥藥不對病雖曼澤怡面膚
華充盈病固自存也任官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絳
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朝夕納誨必期於格君非心如魏元
之覆盂如符堅之止獵終身不爲則天下之治始可望矣
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明日勸以去不肖

去之必不果雖自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亂而已矣
祖甲不義一聽師保之訓克終允德成王信讒一悟周公
之忠無敢昏逾夫豈過而不改改而復作哉雖二君天質
美茂良由伊尹周公治病有方耳由是觀之李白諸公所
救之道抑未至歟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親友無敢
送者櫟楊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後數日夷簡奏晦為監察
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
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或問徐晦李夷簡所行孰難曰晦不以夷險背恩風義之
事也夷簡方彈劾楊憑而不遷怒於晦非宅心以理者不
能較之二子夷簡難矣凡人鮮能不遷怒者以甲有罪必
并甲之父子兄弟姻戚賞異而惡之至或取反親貴友之
人以示向背從違之利害於是交際之道缺士夫之行惡
矣由是論之夷簡之賢豈易及哉
以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
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白居易奏曰陛下念承璀勤勞富貴之
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豈可徇一時之情而取笑萬
代乎
人君欲富其臣非厚祿不可欲貴其臣非高位不可加厚
祿高位於奄尹以報其勤勞先王無是也白居易於是定
言丟乎曰不直則道不見盍亦直眾太宗故事內侍省不
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自中宗明皇隳□先
烈而其於德宗將有弒君亡國之禍願盡剗此弊追復貞
觀憲宗方欲中興唐室心雖有蔽未至於昏可為忠言安
知其不遂開納耶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
廷以為不可召稹還西京至敷水驛有內侍破驛呼罵而入
以馬鞭擊傷稹面上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
菁莪之詩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良玉不
燼精金不變人材如是者千萬人而一二耳禮義以維之
名譽以榮之扶持成就如拱把之木至於合抱干霄者中
人之資也伐之以斧斤牧之以牛羊則雖松柏亦不得遂
況常木乎以元微之論焉其負甚矣末為小人之歸者憲
宗賊之也稹當帝初上疏論事其言忠直剴切豈出李絳
之下一為中人所辱憲宗不念前日之讜言偏長官翳之
氣勢不理前事又從而重譴之是風告天下使知守正之
不利黨邪之得安也稹本欲自修希附名勝既經折挫不
克固守一變而從北司遂喪賢人君子為敵讎抑沮裴度
以隳河北之績雖稹下喬入幽祇自毀壞靖言其故由憲
宗不能長育人材也嗚呼豈非人君之監歟
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家謂李絳曰居易
不遜須令出院絳曰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今日罪之恐
天下箝口矣上悅待居易如初
成湯有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盤庚亦曰邦之不臧惟予
有佚罰況過誤出於已則聖賢之君深自克悔宜如何哉
憲宗求諫納忠號為英主而猶駁闇錯之一字況偏方首
乎雖然始怒居易以直忤已終從李絳以忠相益亦□

是如反覆手使每每如斯貞觀之治眞可跂而及也

上問神仙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陛下方勵志太平宜拒絶方士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

浮屠氏謂死而復生黄冠師謂白日輕舉其言誕甚而人多惑之何也曰貪故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意滿志得所懼者死耳誠得如華封人之説乘彼白雲至于帝鄉豈非甚願顧自天地以來未有如是者鼎湖之事出於燕齊方士詭譎相承秦皇漢武畢力竭智求而不得矣李藩之論甚正而不足回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傅説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憲宗未嘗求賢人講經術遜志于聖王之學也則不好浮屠必好黄老其勢固然也誠使學爲王者事日月緝熙彼方知所不足欲罷不能異端何自而入耶

李絳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不奉政令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思雪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宫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尚書載帝王治亂備矣曾無一言及於謀利惟禹貢記貢賦以修六府洪範列食貨以序八政非謀利也若夫稱不殖貨利爲盛德則有之矣詔乃具貝玉爲不刑則有之矣謂萬民惟正之供則有之矣戒大臣倚法以削則有之矣散財發粟大賚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有之矣其丁寧反復相訓告相教誨者惟以勤以儉修德政用吉士守成憲去憸邪爲念曰如是則治則安則永年不如是則危則亡則墜命上下千載若合符契所以謂之大訓不可違焉者也三鎮不臣河湟淪陷誠天子憂責無乃德有未修政有未善君子有未盡用小人有未盡去乎四者誠備矣不[illegible]者必臣淪陷者必復非難事也四者有闕雖得三鎮取河湟亦安能保哉以是語憲宗則汲汲聚財適爲德政之累非所以服天下之心也且湯之於桀武王之於紂大小之勢相絶遠矣商周有德而用賢則桀紂不得保天下況以天子而臨藩鎮與夷狄乎茍以湯武爲師不出十年何患治功不立李絳用是開憲宗或可少藥其惑耶

弓箭庫使劉希光受賂事覺賜死事連吐突承璀貶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曰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鄉以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之如一毛耳

憲宗心實難於去承璀而言之何其易也誠以爲易者李絳白居易李元素李鄘許孟容李夷簡孟簡呂元膺獨孤郁裴垍段平仲前後陳列甚力帝皆不聽而自謂猶去一毛斯毛之難拔不幾於劉更生所謂依山乎今以他人事涉遽能出之非帝惡承璀也姑以謝劉希光耳希光亦内侍也受人金錢罪抵死承璀與其事縱不殺之豈不當配流而猶得出監方鎮之軍刑法太頗然憲宗則以爲重典矣既以謝希光又以遏外議不自覺其情之泄於言也去一奄尹若驕兒墮齒欣然以語于人且其言又有失者曰鄉以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之輕如一毛[illegible]授以禁兵出爲制將昜重如之以是爲恩私可乎師出[illegible]

功使叛臣益得佐功比之與受賂者通情豈可同日語也
才得降爲監軍未幾又爲左衛大將軍知內侍省矣以是
知憲宗實眷眷於承璀不得已而暫出之當時不能自克
其私垂之簡冊使後人得以尋究見其心事豈不爲英明
之累哉

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

吉甫太平爲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於喪邦者也故盤遊
無度十旬弗反者少康也靡明靡晦式號式呼者商紂也
不敬天怒馳驅游衍者厲王也人生如寄惟當行樂者齊
高緯也賦詩飲酒奏伎不輟者陳叔寳也執絲竹萬八千
人酒巵不離口者隋煬帝也若舜則儆戒無虞若禹則克
勤于邦若湯則慄慄危懼若太戊武丁則不敢荒寧若祖
甲則無時豫怠若文王則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
公纂之以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皇曰今
日耽樂如是者非民所從非天所順是人則有大過矣
周公非特言之又自行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有所未
合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然
後知虞夏商周之太平誠可樂矣夫憂其所當憂然後能
樂其所可樂若憂之不恤惟樂是務樂未畢也憂必及之
聖賢無疆之恤者所以爲無疆之休也吉甫位爲上相乃
以樂諂君陷於穆提婆江總虞世基而不自覺不亦鄙賤
之甚乎

李吉甫勸上嚴刑上問李絳對曰王者尚德不尚刑上曰然
他日于頔復勸上嚴刑上謂宰相曰頔欲使朕失人心耳吉
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吉甫與李絳陳言處事折屈於上前者五六矣苟所執有
理而折屈如此盍辭位而去諸吉甫既不引退憲宗亦兩
存之故隱忍恥辱重失寵貴者固鄙夫容身之術而知其
媚佞終不憎惡者亦人主宅心之謬使李絳而不獲乎上
如吉甫其肯強顔于位哉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
退上曰朕入禁中獨與宮人宦官處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
理之要殊不知倦

憲宗亦可謂欲自振者矣深宮之中與宦御處聲色便僻
耳目口體之所安也拂其所順強其所劣捨其所習棄其
所能者外廷公卿之言諫諍之論也苟非力欲自振誰肯
以此而易彼此昏君庸主所以甘心亂亡者也雖然憲宗
知之矣曷不思所以勝之乎博延道德術業老成儒學之
士使日直近殿聽朝之暇與其間或講明經旨或敷陳
史籍或陳述本朝故事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夫何宦御之
足患哉故有志之君必常親賢士大夫無志者反是

梁守謙爲樞密使

寵待宦官莫甚於德宗而樞密之名司馬氏獨於元和元
年載知樞密院劉光琦今又見梁守謙爲樞密使然則樞
密之名未詳其所始而建使號則必憲宗之命矣自東漢
十常侍以來固已用事猶爲中臣至唐末則樞密使與宰
相同秉事聽進止平者力均強者權勝五代因以爲二府
處勳舊之臣委以腹心使監察宰相官職參紊甚矣其源

乃自憲宗啓之必欲稽古建官以邦禁歸之大司馬而罷
樞密之職然後爲善也

吐蕃寇涇州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今則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奇赳而無以相制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一則軍聲振矣上從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官所沮而止

李絳既請憲宗既從使宦者不沮而神策軍不願分隸則遂已乎曰號令兵柄出於朝廷憸以任絳絳慮之有餘矣神策軍之所以不願正由宦者鼓扇憲宗方主宦者則雖絳亦安能爲力哉憲宗遏劉光琦遣使齎赦叱吐突承璀

中撤碑樓何其快也至於分隸神策外拒西戎乃國計之大者及爲宦官忌止由不能推其所爲也苟能推之足以運量四海不能推之將其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時城爲河所毀李吉甫請徙其徒於天德故城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以爲受降城據虜要衝守邊利地奈何舍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况天德故城僻遠烽候不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亦然上卒用吉甫策

吉甫在相位七年矣言辭用計辭效害憲宗忽從其策修天德故城蹙地二百里而不惜何也李絳忠鯁至此猶以取厭矣吉甫媚順至此益以取憐君人不察惟是絳論諫有驗功名日昭君子怙焉上始疑其立黨與振武之議盧坦周懷

義所見與絳同上必曰是皆爲黨者也故寧失地而不從絳彼吉甫無所阿諛者上必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寧違絳而用其策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年絳罷相吉甫在位終其身盡兆見於此也

羣臣累表請立郭妃爲后上以妃宗強恐既正位後宮莫得進竟不許

天子之配曰后天子治外后治內各正其位天地之大義也當有萬乘主而不立后者乎以妃自嫌豈不輕其身以妃助祭豈不輕其祖以事之重也故必擇勳賢之後令淑之質以繼先聖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未聞有宗門強盛之嫌後宮不得進之患也郭妃爲人必方嚴守禮法者是以畏之恐妨己之從欲雖然豈禮也哉嗟夫德之難

於執中也自古有不得已而立后光武之於郭氏是也有以愛而登后漢成之於趙氏是也有以先帝之私爲后高宗之於武氏是也有以倡優爲后明皇之於趙麗妃是也有以宮婢爲后齊後主之於穆氏是也是皆不正之極也若憲宗身居冢嫡娶汾陽孫正孰加焉而反不能居之以正以欲廢禮以縱欲卒致郭妃睥睨弒殺之禍其所由來甚漸乎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曰此羣小欲害善人之言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陛下察之

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其類類則合非類則離合者哉于宙異天壤如此乎其時見乎其人端拜而議也辨行

而異同肝膽而楚越合堂同席而情志否隔猶耳目鼻不可以相借官也故堯舜禹湯文武為類者也桀紂幽厲呂政桓靈高洋蕭寶卷陳叔寶隋煬廣為類者也伯益皋陶稷契夔龍伊尹仲虺萊朱太公望周公旦召畢毛芮為類者也飛廉惡來李斯和士開高那肱江總孔範虞世基許敬宗李林甫為類者也類者若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其附離不以膠漆其約束不以繩索也生乎異世者既知彼則生乎同時者亦如此必矣未聞陳叔寶隋煬廣而慕用皐夔旦奭也亦未聞周成康王而景行飛廉惡來也君子固與君子為友朋小人固與小人相黨比人君以惡朋黨者推己及人而觀之則得失判矣將自與於君子乎將自同於小人乎將以朋黨名君子而惡之乎將與小人為一而不自知其朋黨[illegible]不出於三代之前明王之世獨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者湯之所以數桀而伐之也多罪逋逃是信是使者武之所以數紂而殺之也若虞夏商周聖賢相與同聲者應同氣者求百僚師師九官濟讓三千之衆寔惟一心未有譏其為朋黨者也然則立朋黨之論無乃所同非所當同所惡非所當惡陷於黨比而不自知歟故嘗考古而中其說君子之類或以道德或以學行或以氣節或以論議窮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名之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或以邪慝或以恩知或以勢利窮則相疎達則相親可以名之曰黨而不可謂之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于其間臨其事者惑於真偽賢不肖之辨而聽夫牽合羅織疑似之言謂所治者小人而治之者君子也自後世觀焉乃大相繆戾故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桓靈與十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璨李振也此三黨者係宗社存亡使天下震動者也其果小人耶抑君子耶而高祖之臣皆自豐沛光武諸將半出南陽曾未聞形於譏議太宗延士於瀛州于以興起治功奠安天下又安可以其衆多而指為朋黨也耶夫小人固懵君子然欲一一而罪之則君子飭躬勵[illegible]辭可瑕疵惟以朋黨名之則人君之暗惑忌克者必信故用黨之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有舉網竭澤之喻為凡其[illegible]己君子者曰同黨曰同惡[illegible]則加以同心背叛人君而暗而惑邪忌克欲不[illegible]以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遽欲漸生邪說衆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不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异皇甫鎛則不疑也所以然者絳度數諫异鎛順從然則同所非同惡所非惡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信矣憲宗其明未若太宗也以太宗克己納諫致太平晚而稍怠遂疑魏徵阿黨憲宗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其心與理義不違則無先明後暗始勤終勤之失是故武丁典學修德道積于身然後傅說得以欽承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之命旁招俊乂列于庶位不然說方且為黨與逃罪之不暇矣嗚呼此朋黨之辨無偏無黨之法也

李絳以足疾辭位初上欲相絳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上召承璀入先罷絳相

憲宗敬憚李絳不使吐突承璀居中善矣而有未善者絳與承璀輕重若是班乎以趙高李斯相俯仰以蕭傅恭顯相軒輊卒之內外勝負者胡亥漢元所為也憲宗何乃取則於二君耶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不知學則無進益之功而有虧損之失方憲宗志欲中興勉聽輔弼舉出發使而相忠賢若其知學明道則此志不惰絳必不去相位承璀必不離淮南雖成湯之德可勉而至也方行萬里信宿而晝豈將復歸乎故又且不遠其初故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未有一定無進無退者然則人君得不以學為急乎

回紇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費廣未許李絳等奏以為何惜小費以生邊患

李深之之以足疾辭相位也豈真疾耶抑亦有意於行之之難也坐乎廟朝與天子論道以興大化既不見庸奉身而退無所受事可也天子而婚夷狄雖有故典君撥以正理夫豈當黃黃而絳默默言之於是昧華夷之辨失語默之宜矣

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欲用之者諫官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

八司馬有學者莫如陸淳可見於遺書使不早死必有遷善之美叔文之黍累也劉柳文才豈獨當時鮮儷或謂憲宗用法太嚴而人才難得豈應以一眚終棄是不然夢得子厚之附伾文世蓋有譏易儲貳之秘謀未及為而敗今觀其文反歸咎於人且終身以叔文為賢可與興起治功者夢得之問大鈞曰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為畏途乎厚之乞巧曰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為彼所奇不知為叔文探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如狂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十餘家之門車馬如市此可謂坦坦之衢耶抑非徇勢射利之巧耶夢得作玄都觀桃花詩然亦未嘗少悛子厚至託諷淫婦人有始無卒者以詆憲宗二人者既失身匪人不知創艾乃以筆墨語言深自文飾上及君父以成小人之過則其免於大戮已為深幸擠廢沒齒非不幸也衛公管請李仲言之惡根於心無改悔之理惟顏子大賢乃能不貳過語雖嚴确然以劉柳二子觀焉非志於誠身欲寡尤悔者豈肯含故趨新以臻无咎之地哉

諸將討淮西久未下韓愈上言以為必克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優柔不斷者如漢元帝宋仁雖勤儉願治而反召衰亂不斷之害大矣銳帝殺亞夫東京綱名士符堅伐江左梁武納侯[illegible]文屬儲后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蕃皆確然必行莫可回阻然則斷之為害亦不小乎故凡一善之目或用之而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惟明乎實理則如冬裘夏葛各適其宜苟不明實理而慕其虛名未有不失者也人君欲明乎實理惟學而已矣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請討之上許之張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淮西上不聽

治非可一日而成亂非可一日而去憲宗之心始銳而終
怠者欲速故也張弘靖之請乃忠於國韋貫之李逢吉之比
哉在逢吉則聽之在弘靖則違之銳與怠異也孔子曰無
欲速欲速則不達聖人一言而洞千古之情可不信乎

韋貫之罷相以請罷兵故也

韋貫之非直請不用兵也其言曰昔在建中始於討魏及
齊而蔡繼趙皆應之卒致涇卒之變由德宗欲速成太平
之功也今宜先討吳元濟後討王承宗其謀與張弘靖同
憲宗宜召裴度三人參議可否度亦必以為然矣夫討不
庭復土宇是也而不度可否難易必於進取豈善為師者
哉況當用兵之時太欲君子在朝小人勿用乃相繼去二
相而拜李逢吉與王涯其年皇甫鎛亦以聚斂得幸方決
疣潰癰已御酒色之毒所以四體腹心幾完而頭猶戴
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二年而無功乃罷兵併力取淮西
古人有云武不可黷黷武無烈憲宗若能持其志無暴其
氣用張弘靖韋貫之之言專意淮西裴度視師二相居內
協謀共濟蓋不待四年而淮蔡平矣然後先以文告之詞
申以福極之戒[illegible]將[illegible]聽命其有不服然後
震武以臨之[illegible]宗一鎮可平也發之甚銳罷
之無名為[illegible]者其罪亦大矣故曰必有忍其乃有
濟忍者[illegible]也非[illegible]忍也

翰林學士令狐楚以行制失辭罷為中書舍人

孔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
東里子產潤色之聖人言此者謂鄭雖小國其命令尚不
敢輕發以四人者各效所長然後盡善則有天下者可知
矣唐置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專掌內外制詔之文其能者
或以名家不能者或至傳笑名家者未必合訓誥之體追
三代之隆也賢於不能者耳不能而至於傳笑豈不辱國
哉是故必如孔子之教不主於一人惟其無失為貴其才華
之士不得擅其文樸學之人不得隱其質文質相濟義理
有歸則綸綍之行遠而鼓動之效著矣武丁命相曰其代
予言成周誥命皆周公為之故身親制誥自中書出猶為
近古儻遵此法又參用詞人以合於修飾潤色之義雖有
失亦寡矣

淮西自吳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聽以便宜故人得盡其才
舉天下之兵四年克之

用兵使逐將自出智謀張巡以是殺賊而必勝吳元濟以
是拒師而難敗誠善術也而杜牧謂宰相議兵於廟堂之
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將帥則未知其論之當與否與命
將出師者宰相之任若夫兵形進退聚散奇正無常安得
而預言之故責宰相不可不知兵是也而言以兵之成形
付之將帥則又疑其未知用兵之道也

命六軍修麟德殿浚龍首池土木漫興矣

唐虞三代之君在位久者至於百年少者亦數十年祖甲
縱欲乃在初載一經怨艾終身不復有過武丁祀豐于昵
不聽故異祖己訓之乃不敢荒寧嘉靖殷邦成王過聽流
言致疑周公既聞鴟鴞之篇重感風雷之變泣涕悔悟協
迓天威嗣守大訓以速顧命此三君者皆非聖人之資也

而比克己蹈善日新厥德逸欲盤遊之行不設於中體名
禮光好學託渺武何其矣也漢唐惟光武太宗後世不遵法
光武未免封禪之後太宗亦未免憲武中興有始無終皆不
能彷彿三代之懿是何也聖人則安而行之矣下乎聖人
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知所以思勉非學不能也學之
術其衆惟循大學之序思之勉之然後意必誠心必正身
必修持必久逸欲無自生而況於聲色貨賄臺池苑囿之
樂乎人君以三代賢主自期監漢唐之失不願與之同也
則有取乎此言矣

上方委裴度用兵宰相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以爲
淮南節度使

李夷簡可謂君子矣不以才之所不能而嫉能者寧舍萬

鈞退就遠外使天子伸伐叛之志裴度展濟時之略可謂
君子矣不如是必爲李逢吉之異議元稹之沮撓苟得去
之而已以取容雖危國亡師安行而不顧也夷簡無是已
非人之心於逐揚漢取徐晦見之宜其自屈於裴度也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數進羨
餘並拜相裴度崔群極陳不可上不聽

憲宗之治幾於中興天乎人乎曰以事觀之元和之初即
用杜黃裳繼以裴垍李絳裴度納諫之明討亂之志凜凜
乎使天下畏服人也非天也然逢吉异鎛已在班行向若
無杜裴諸公專任吉甫則在班行者乘間緣隙外爲輔相
且有建中之亂矣然則元和小康是天數適然人事參會
也雖然逢吉去淮才去异鎛得進擠度于外崔群亦不能

獨立河朔功烈不終帝以多欲隕于弒逆前日虛心克己
屈勉圖治之迹田首淪墮是故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者舜
所以自警也不敬厥德早墜厥命者周公所以告成王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繼天爲之子而知此道必能位
乎天德有始有卒矣

度復上疏力爭上以爲朋黨不之省

與君子而小人得間之者誠不至也誠之所以不至者邪
汨之也乾九二文言龍德也曰閑邪存其誠閑邪云者猶
置冰於器不可以火投之宿火於爨不可以水及之也持
心如此聲色貨利畏慢諂僻無自而入則正靜虛明誠無
不存及其久也純亦不已而天德全矣舜有天下選於衆
而相皋陶其用賢不二湯有天下選於衆而相伊尹其終

始惟一是天德也不知此道者其初以意氣相合資之興
事造業既得所欲則心無常守而愛惡移焉所謂將恐將
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者故漢景平七國則亞
夫死晉武取符堅則謝安退德宗還京師則陸贄逐憲宗
定淮蔡則裴度遠惟逆含希意之小人乃膠固而不可解
此范蠡所以浮鴟夷子房所以從赤松魯仲連所以甘貧
賤李長源所以爲隱遯者也方是時憲宗任宦官悅進奉
异鎛結吐突承璀以羨餘得相其黨熾甚裴度與崔群極
諫不聞群諫有言及謂度爲朋黨從信黨論乃人主與小
人相合之言而以誣陷君子者首不爲後世之大戒哉

方士柳泌言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上以泌爲台州刺史
諫官爭論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

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
言
諫官言方士未有臨民者然則效漢武嫁之以女使佩六
印貴震天下則可乎要當反復深切爲帝論人生不可益
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使帝開晤則台州刺史不以命
泌矣果能爲人主增其年歟冀論一州雖捐一道誠不足
愛且州縣者天子之州縣非諫官所有也憲宗徒以強辯
歷羣臣而不稽其理羣臣又不能陳天人之道性命之說
格君惑心泯默而退曾未幾時金丹所作躁怒取禍無以
自解悔亦何及矣豈非無窮之監哉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
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遣中使帥僧衆迎至京師
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
德宗任宦官喜邪佞悦進奉姑息藩鎮憲宗幼在左右備
見祖武其初用君子欲削平諸侯必曰此外治也而寵信
吐突諸人又聚斂不厭必曰此內事也逮其中末君子亦
漸踈遠獨無姑息藩鎮之弊耳迎致佛骨亦起於貞元六
年詔出岐山佛指入置禁中出送諸寺傾都瞻禮施財無
算憲宗嘗以爲美觀也故亦踵而行之功德使曰三十年
當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貞元六年至是三十年矣使其事
驗憲宗曾不獲嘉報逾年而弑殞其爲誕妄不足信彰彰
著矣使而以功德名用浮屠氏之言且宦者爲之也具仁
義禮智者謂之德有勳庸勞力者謂之功瞿曇之教殄滅
彝倫敗壞天下反以功德自居爲國者又從而信之此皆

由不學先王之道故習熟見聞謂當然也然則較憲宗平
生行事蓋得失相半或亦得少而失多歟
裴度察述蔡鄆用兵上之憂勤機略獻之請付史官上不許
忠臣事君有規諫無諂諛裴述主德請付史官諂諛者所
爲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偶忠智之
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任之憲宗爲之罷退宰臣黜除朝
士亦衆矣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度至是功益高名益
重流言易生而主心有疑之時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
之慮遠矣苟止於此未免身謀也故備載用兵以來上心
憂勤則當時所行舉目皆得使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
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則有扶救君子之所爲衆人固
不識也若指曰度被讒見踈欲後固寵者淺之乎其度中
立矣
庫部員外郎李渤上言臣過渭南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
戶閿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它處皆然蓋由聚斂之臣剝
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故也執政惡之渤謝病免
天寶初天下戶幾一千萬元和初合方鎮有戶百四十四
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
以用兵鍾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生蕃矣以閭
之俗觀之計產而育子民迫於飢餓或至相食故詩曰知
我如此不如無生當是時蓋有以身爲累者矣憲宗深居
高拱生齒之虧益不得知也幸因李渤有言則宜赫然震
怒黜聚斂之臣罷貢獻之令更革弊政擢用良守宰以修
代天子民之職乃聞之漠然不復經意又使直言不敢居

位始勤終惰卒歸不測昔人曰國家閒暇而般樂怠傲是
自求禍也豈不信哉
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後亂何也崔羣曰用姚崇宋璟則
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願陛下以
開元初爲法天寶末爲戒皇甫鎛深恨之
皇甫鎛以林甫爲非則當勿效其所爲以爲是則何恨於
崔羣之對既能懷恨是羞惡之心未亡也而不能自克必
以賄賂媚主乃律所謂知而故犯者矣孔子曰求也爲季
氏宰無能改於其德乃賦粟倍它日非我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孟子曰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
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
富桀也鎛躬犯此罪又故爲之其刑孰加焉它日崖州之
貶其猶爲輕典乎
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崔羣曰言聖則孝德舉
矣鎛譖之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因罷羣
甚哉憲宗之不學也孔子不居其聖光武禁人稱己爲聖
謙德如此豈不美哉尊號非古也後世之侈心也受之已
非又自增加美言曰然臣下之有靳一何陋歟聖者無不
通之名豈有聖而不孝者亦豈有聖而無德者鎛錢穀小
人烏知理義而憲宗入其說不學之過也夫不省己之有
無據人所稱即認爲實是惑之大也使誠有之羣焉得而
損之使誠無之鎛烏得而與之良由志量不廣功業粗建
侈汰之心生故邪佞之言入使其知道明理則無此失矣
或問人臣之義不當諂諛是也君父有德善勲勞發而揚
之亦不可耶曰事君者必以禹益伊傅周召爲式此六君
子者未嘗納譽於其君也詩人所謂歸美者爲君能下下
以成其政故臣子不敢認爲己伐復歸之於君乃坤六二
之義也孔子所謂將順者扶持誘掖之使臻于成也故不
以六君子之道事其君而獻諂導諛焉是不敬其君者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四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五

穆宗　　唐紀

正月丙午十七即位二月丁丑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觀之丁亥幸神策左軍觀手搏雜戲羣臣多諫上不聽

憲宗不知帝王之學初即位嘗對諸學士李絳白居易崔羣等亦隨事納忠而已未有極論大學本末使帝服膺拳拳而勿失者也已既不得學力又安能擇人使教其子哉穆宗踐祚年二十有五矣若憲宗知周公傅成王之道自其幼學而輔翼之居仁由義通古知今十五年之久豈不爲賢主乎一旦居兆民之上身在大喪柩方在殯已與羣臣吉服游戲無度若膏粱騃子初無所知者不旋踵而即世周公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亦罔克壽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穢褻之類甚是故善爲國家遠慮者必以輔導太子爲急周公之於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所謂[illegible]者非若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乎薰陶涵養而已矣一日之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嬪御之時少則熟習而化與德器自成蓋與近習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久親則生愛敬故也三代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後世舉事無本不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道既疎保職又闕夫傅德義者在乎防閑見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蓋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祗慄而莫敢仰視萬方承奉而所求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成可知矣故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無滿假此自古治亂之所由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爲戒要在得人以爲知恤此者鮮矣夫僕臣正厥后克聖左右侍御罔匪正人旦夕承弼然後出入起居無違禮發號施令無不善後世不復知此乃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特一端而已故觀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皆由其幼少無輔導之方而勢位使然也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方幼智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日雖有小說移惑不能入也爲之不豫及其既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已蓋人心無常雖大聖人處富貴之極當隆盛之際不忘警戒而況幼沖之質其可廢閑邪排違之道乎凡此皆任道君子之言可爲國家至急至切之務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上性侈奉太后尤爲華靡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故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至於侈靡越度則非所以爲孝矣曾子曰夫所謂孝者諭父母於道也又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諭父母於道所謂尊親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所謂弗辱也華衣服美飲食廣聲樂嬉戲土木之奉多因游畋遊宴之費此謂能養也若穆宗奉太后以侈靡猶不得爲能養者何也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失以知養而

不敬猶不得爲能養也以舜事父母觀焉孝冠千古而不聞耳目之娛口體之供以後罪爲責也使其有之豈不載於書者旣以天下養矣身爲聖人可謂弗辱矣烝烝乂不格姦可謂諭父母於道矣故孝以舜爲至天子事親之法也

上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遊宴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憂乎

皐陶告舜曰無敎逸欲湯戒諸侯曰無即慆淫敎邦方輿沈酗于酒箕子以爲憂君臣上下沈湎淫佚常式以爲刺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内服百僚庶尹宗工罔敢崇飲周公以爲諸凡姦邪之臣欲竊君權柄者必納之於逸樂可公著可謂忠矣公卿大夫宴樂相從而公著以爲將勞聖慮者樂在上則憂必生于下下無憂則上必享其樂此仁人憂深思遠之言也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對策譏切其父恨之自是二人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李衛公才高氣勁而不知道惜哉李宗閔對策天子亦擿已見論國事耳使言而非耶彼於吾父無素仇安得而怨之使言而是耶必思力善效忠以蓋前愆亦不當怨而不解也且譏切與發冢孰重耶汾陽不怒父冢見發安朝廷反側之心而文饒切恨父政被譏激士大夫分黨之患心之廣狹如此宜功名終始之殊也宗閔黨雖多小人使文饒平忿而思難兼收而並容之彼負才智者必皆爲吾用以此佐王其業豈不宏且遠歟

田弘正受詔鎭成德自以與鎭久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鎭因留自衛度支不給其糧賜弘正不得已遣歸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四十人競爲侈靡弘正輦魏鎭之貨以供之將士不平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都知兵馬使王庭湊遂殺之

天下所共利而爭之者財也已所得取而他用之猶足以召怨非已所取而取之其能免乎田弘正於魏貲取非所當取也於鎭貲非所當他用也而皆犯之是牽於兄弟子姪之私情而不明人我取予之大義也忠義雖多以利而沒夫豈獨王庭湊之罪哉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宦官爲之請曰直臣有才可惜牛僧孺曰設法所以禁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

有德者寡有才者衆德成曰賢才勝曰能聖人不偏廢也尊之使之爲異耳不爲才者難制設法以制之也方且使之賴其力用隨而制之防其罪惡人亦安肯自盡哉僧孺所言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祿山朱泚之才孰與共驩苗鯀此四人堯用之舜誅之各有攸當也祿山與泚非法不能制乃二君縱使至是耳人主若從僧孺言於有才者動以法從事失人心稱亂之道也然則如之何用當其才不過其任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而已矣

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天下太平宜漸銷兵請詔天下軍鎭有兵處每歲百人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遂可其奏軍

士落第者報皆爲盜

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於農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召會諸侯諸侯之軍無王命不敢私用內外重輕之勢如此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桑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衆萬乘皆羸股肱決射御之士夫豈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張說變革府衛日以陵夷李鄴侯言欲修復而不果也憲宗中興所宜討論舊制而急於近效不爲遠圖至蕭俛段文昌募銷偃之策名而不知弛張之道既許以逃死則百人之中豈但八人而已姦將貪帥利其求糧則軍鎭之兵實亡而名在穆宗兵有國之大事也宰相既妄奏請穆宗從之侍然則以憲宗不養其子不知教之之過也

朱克融王庭湊作亂詔諸道兵討之諸節度既有監軍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小勝則自以爲功不勝則歸罪主將凡擧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故雖以十五萬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顔當時名將屯守踰年竟無成功

愚觀憲宗九節度則無功吐突承璀督六鎭則無功伐蜀之役不置監軍而劉闢擒首淮蔡之役不置監軍而吳元濟成禽上黨之役不置監軍而劉稹伏誅夫以裴度威望之重智略之高自相憲宗以來處無遺策無過事又挾烏重胤李光顔諸名將以討幽鎭夫何足云者而不能有尺寸功則以中制舉動衆建監軍而已嗚呼與亂同事欲無敗得乎然則度不辭而當其任何也曰天子委之中外倚之大臣之義不以愛身而忘國事也耶尚父相州之行亦猶是耶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爲司空留守東都

元微之以詩名甚名出白居易上夫詩雖小技豈無知識者所能爲也託意於諷諫則可以觀其事君篤情於美刺則可以觀其達政若無識則其言背理傷道雖有華藻不能獨勝而不爲人所賞重矣王庭湊逆亂之賊臣也裴晉公忠勳之元老也崔潭峻魏弘簡刀鋸之賤人也深結崔魏左右庭湊而沮抑晉公其所見如此則其詩雖凌駕七子而追攀四始亦僅足賞歎不特穉之抑子厚劉夢得何獨不然故君子以有識爲貴

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偃兵卒以求姑息

昔漢武用法嚴而太子寬厚於是朝臣與宮僚分黨憲穆宗柔懦無憲宗英果之氣矣又況張皇六師削平僭叛尤非鄙夫懦士所樂故以天下厭兵熒惑儲副而憲宗不知其子之爲人所惡也所以養太子者必使之親正人聞正言見正事邪僻側媚皆無自入以此慎始猶懼不終始之不圖終於何有

裴度元稹皆罷相

先是和王傅于方說元稹遣客說王庭湊使出牛元翼仍賂吏兵部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道以便給賜稹皆然之有

李賞者知其謀告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
賞詣神策告之詔左僕射韓皋等鞫之皆無驗而二相俱
罷然則何說也稹為宰輔聽邪人計賂吏兵部偽出告身
不問其它獨此一事豈端揆所宜為其罷宜矣而併及裴
度則以主稹中人慍其獨罷穆宗庸昏不能辨也夫事在
目前又有獄訟之核且不能辨況國門之外乎

牛僧孺為相特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在外八
年不遷以為李逢吉引僧孺為相以排己由是牛李之怨愈
深

李文饒實氣勁直材略通敏而不知命惜哉飢餓流隷得
簞食豆羹則生不得則死然行乞於閭閻閭竟不可得豈
非命哉而況宰相位亞人主舉千官百品中取二三人為
之爵非有命雖以仲尼之聖而位不至若其有命則市井
庸鄙之夫往往為之其為之者或終其身或才及旬月或
聞命而死或朝坐廟堂夕被囚竄或身榮累世或家族殲
夷考其善惡雖係於人為要其極安能違必然之數歟彼
李宗閔牛僧孺合從締交以排擯己是則人為也而其所
以然則臧倉公伯寮之類孔孟歸之天命若也文饒不悟
但知畜怨其不能行所無事而為方寸之累大矣是故孔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君子之成名小人之對也張
說有云宰相時來則為之今以不速為生怨不亦淺陋之
極哉

敬宗　唐紀

李逢吉素忌李紳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之為儲貳逢吉
力也李紳輩其欲立深王[illegible]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未信
逢吉奏紳謀不利於上上猶再三覆問然後貶紳為端州司
馬[illegible]逢吉猶以貶太輕上欲殺之獨韋處厚力
諫不可會上閱禁中文書得裴度杜元穎李紳請立上為太子疏上
乃[illegible]未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為人臣[illegible]東宮罪不容於死必[illegible]狀明白獄成而罪
然後致刑今逢吉[illegible]生詞使賈[illegible]於內[illegible]於
外加李紳之罪苟非韋處厚力為辨明則紳必死矣逢吉
以[illegible]為己功王守澄左右之敬宗既聞[illegible]
紳之疏則逢吉守澄[illegible]明白[illegible]吉而
[illegible]
寬治之可也敬宗既為天子矣又[illegible]治焉今以逢吉[illegible]
謀不利於己則欲殺之得紳請立己疏則嗟[illegible]之是以其
喜怒皆私己而刑不以義道行之此所以來讒[illegible]之口也
紳既貶百官諸中書[illegible]逢吉[illegible]獨處厚一人
[illegible]如此而君不悟唐室
自是日[illegible]矣

[illegible]明[illegible]張韶[illegible]兵於紫草車以入至銀臺
門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在清思殿狼狽出幸少陽[illegible]康藝
全等[illegible]之明日上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
法當死詔並杖之仍不改所任

門戶之役閽寺所謹也縱盜入宮幾及乘輿其死何疑焉
[illegible]中人諸內侍力欲庇之亦無以為解矣赦其死已為
失刑又不改所任也日[illegible]行弑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祖宗遺事不使太子與賢士大夫狎執事罷宦官得至
於殺之生之廢之立之如柳蒼頭然亦不思甚矣其為後
世戒多矣
韋處厚諫上遊宴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不死諫以陛
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言
韋德載忠賢人也而告敬宗之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荒耽
于色沉湎于酒人臣不在其位可也既獲親近安得不力
諫今曰君有子長矣始聽其沉湎可也是安得爲忠乎不
然宴遊逸樂之可爲與否特係乎子之長幼周公不爲是
言也或者蓋欲深感敬宗蓋不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
年不遐陛下春秋未盛血氣未定萬一致疾奈宗社何
說之重貽皇天后土之憂臣不敢愛死而不言則亦足以動
聽矣
鄠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發怒命禽以入曳之於庭不知
乃中使也上怒繫發於獄羣臣諫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發
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
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如卿所言朕何愛不赦之即
釋其罪
人君自非大無道如桀紂厲幽隋煬則未有不可諫者顧
人臣觀望則飾身而緘口耳是故貪寵祿以希君者衆者
多李逢吉非能忠也委曲開發亦能感悟敬宗而免崔發
之死不特是也聽韋處厚而貶李紳宣慰李渤而擢劉栖
楚納李程而罷營殿賞遊之諫而賜錦綵聞瑤臺之諷
而有李漢覽奏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扆之箴而答優詔
從北門之奏而寬裴務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般費洎逢吉
之說而伸李紳采言者之諫而禮裴度知洛宮荒弛而罷
東巡凡此十餘條皆敬宗兩年所行方之德宗拒諫豈不
優哉其失在於幼少之時不親師傅數化宦豎以蕩陵德
此豈獨敬宗之失乃穆宗過也故養太子不可不慎古帝
王之慮深矣
澤潞節度使劉悟薨子從諫爲悟遺表求知留後李絳以爲
從諫未嘗與兵衆必不盡附令但速除一帥令兼程赴鎮賜
錢五十萬匹使之賞設必無違拒
李深之在憲宗朝第一人也資氣中正而輔以智謀故能
開元和中興之業然猶有未諭者深之撫取藩鎮必以優
賞收軍士之情且以藩鎮論之既以田興爲帥勢自帖矣
復出內帑百五十萬以賜之中間又欲以二十萬匹賜秦
一回紇此又欲以五十萬匹賜澤潞則其賞與之費亦如是
耶其後節山南東道重臣應援當如是
以興可以無興之中固爲有斷焉無乃可
李逢吉罷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逢吉邪黨羅朝乃沮裴度而爲度言者亦衆敬宗卒能
辨察誣謗召度入相出逢吉于外此亦肅代德穆之所難
也敬宗有善十餘節其惡在於押暱羣小好遊戲妄賜予
而已而前史斥爲昏狂則亦毀過其真矣然敬宗押暱羣
小好遊戲妄賜予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使至於遇弒何也
曰昏帝之習爲不義自在東宮爲日已久血氣未定即享富
貴之奉非東資卓異不陷溺者鮮矣裴度固忠賢君伊尹救

祖甲之道當有所不及況在位日淺耶

文宗　唐紀

上雖虚懐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

人之性無不善而材有愚明柔強之異知學以反之則無陷于一偏之失矣文宗恭儉寬勤其質甚美年十有八正講明道義增益德業之時裴韋二公宜敷求名儒寘之左右使得以二帝三王正心修身之學輔導啓沃既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慎思之又明辨之知義理之正忠邪之別是非可否之處先後緩急之序然後勉以有爲則雖愚必明雖弱必強矣植木而不培其根浚水而不自其源乃欲責效於章疏望治於頰舌不亦遠乎或曰此伊尹周公之所能自孟子後聖學不傳安得真儒而收正君之效耶曰道未嘗亡出於人心者固在士而有當世之志必以孔孟爲師學之爲王者事也世無明王真儒猶得以善世之道私淑諸人而傳之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然莫知所適畢識淺論謀王斷國而其成就不足云矣此君子所以以任道爲重也

鹽鐵使王播自淮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遂拜左僕射同平章事

公千萬卿五百萬漢靈鬻政也文宗即位裴韋二賢當國而王播入賄除宰相何也無乃以進奉爲常事故歟進奉取官雖累朝常事在裴韋則不當以常事忽之視大弊而不能革使饕貪之人持金帛踏廊廟其瀆天職而滓上心多矣豈非裴韋之責耶

上策賢良方正中者二十二人劉蕡對策切直考官不敢取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劉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抑諫官御史不令伸蕡何也愚讀蕡策有三事焉裴韋之所避也一曰閽寺擅權致陛下不得正其始二曰誠能挈國權以歸相則心無不達三曰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一則譏及文宗二則舉隆宰輔三則力詆宦寺此裴韋所以拒之而不敢當者也雖然此常常之見耳二公累朝耆德蓋以棟國取賢斥君救弊爲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宦寺者因蕡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并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厭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其之請因而勵之以禮則不出中昊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宦寺必曰晉公尚不敢治我是則黜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其咎豈小也哉蕡所陳異乎宋申錫李訓鄭注者但欲復之于門户掃除非有草薙禽獮之意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

老子有言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處富貴之極地目備色耳備聲口備味體備安而能清約儉素不以累心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矣以史考之能幾君哉文宗率其素稟終始不變其可與爲善與起治道無疑矣而旱多承弼之人無伊傅周召之業遂使其君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周赧漢獻之憤聖學不傳豈細故哉讀其書味其人未嘗不

掩卷而嘆息也

南詔寇成都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以行未至而蠻退詔罷新軍絳悉遣之給以廩麥皆怏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己以賜薄激之衆怒大譟入府絳方宴飲不爲備遂爲賊所害屠其家詔右丞溫造爲節度使造至凡新軍盡殺之因叔元以事聞詔流康州

李深之當憲宗時寵相而不去未爲無眷眷於君之意歷穆敬猶爲僕射且與王播爭校儀注至手爲李逢吉所逐則失進退之義矣素與宦人爲仇敵豈不知連帥之權半屬監軍旣同方鎮又不禮焉則睽防閑之幾矣募兵雖不及用罷而遣之亦宜犒賜而給以廩麥則知撫接之宜矣府有空匱比及徐亂已方張宴坐受屠害則無備豫之素矣當其暮年老而智衰何處經遭變之多舛也絳之禍皆楊叔元所爲溫造能誅戮亂兵宜并叔元戮之且以事聞雖得罪無恨矣盡殺新軍則有濫及舍楊叔元則爲失刑無乃亦懦畏比司故耶是故爲義不終謂之誠賢乎已者則可耳

上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告京兆尹王璠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湊上以爲信甚怒守澄即欲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而止上捕申錫及諸連引於禁中鞫之大臣多上疏請付外覈實注等恐詐覺請止行黜貶申錫遂免死貶開州司馬

睽於量主而受付託之重暗於知人而委腹心之寄未有能成事而不敗者宋申錫是已文宗之不可與爲謀亦宜乎

[illegible]厚知之審矣誅除宦官大事也申錫受任而不辭是不戒漢唐之之覆轍也然則宦官不可除君命不可從耶曰革弊者必有其漸興治者必有其本賢才衆朝廷治政事修擇其尤無良者不過數人顯加刑戮而收其柄復門戶掃除之常役何難之有宦官雖多其間固自有謹愿忠智之人就使之誅亦必賢於興甲兵夷之爲躁也馬存亮無寵於敬宗而染坊之變衛社最勤今又佐佑申錫免其屠害建事既定致仕而歸此所謂謹愿忠智而可與謀者矣王璠懷姦故爲不密以祈有合他日不免獨柳之禍自作孽不可逭璠其是歟

李德裕朝夕且爲相李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說宗閔曰德裕不由科第使之知舉必喜則可平宿憾矣宗閔閔其次曰否則御史大夫[illegible]曰公何爲訪此衆宴悰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illegible]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

觀人者當觀其大槩譬如松柏有拳曲而無損其勁之狀譬猶騏驥有蹶失而無駑蹇之資李德裕志氣豪邁蓋以公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今對杜悰稱小子聞大夫之命驚喜泣下此凡庸鄙瑣不應得而得者之情態也德裕豈有是哉杜悰宗閔之黨也故造爲此語以隨文飾而史家不別乃撥取之司馬氏自以至公無私爲心然於牛李二人則偏有左右故悰之猥說亦不削去若以文飾爲人之大槩觀焉無此事也必矣

劉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請他鎮旣見朝政多門士夫請託

心輯之錄而益驕

平章何斜正萬邦朝廷之道也朝廷治則無不彰之政彼強藩悍藩亦人耳其心豈昧於是非善惡之分哉蓋將有不待詔命不俟征討而歸順者不然則為之逼禪與其鄰支亦必窺伺而圖取之以自效於君父矣苟輒而於心於人之不服雖以一時之力或得之而無以得其心必失之也以劉從諫向背之際觀焉豈不信哉從諫亦操術矣為上之理也我則慕為忠義為上六創我則變為驕悖已然就德皆因於人是以盜賊自為之則其所謂忠義者實未嘗知之從間其名耳使其實知豈視朝廷理亂而作輟其操乎故凡為善者貴於真知不能真知則異於從諫者幾希矣

慣三鎮桀驁而朝議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為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下策為浪戰

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堯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叛之則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等事也伐魏之於自治其第遠矣若徒以復十六衛開折衝果毅三百七十四府為自治之道則非聖王所先務貞觀之治亦不專恃此也故文士之言有近似而實不至者此類是也

羣臣上尊號會中使諭李石同華還言閭閻彫弊上嘆曰吾無術以牧之敢崇虛名乎表四上竟不受

人君而知不當自聖則不受尊號知一帝三王以一言為仁而不敢兼也則不受尊號知後世臣子習為諂諛而自主欲諛也則不受尊號知古之人君未有生而自也則不受尊號知無其實而當其名之可恥也則不受尊號若文宗終身不受可為後世法矣官人以媚為正者也文宗有諫恭之心則官人亦敢告以百姓利病之實若勤皆率道人有不化乎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

功名之心勝富貴之念深則於道義將背矣而不自知李衛公功名富貴人也故知仕進而已而不知既為宰相不能於君尚欲徘徊京師強顏班列於義何處也素懷決歧又旣物欲兩不得伸將有偷合苟得之行離合傾擠之計不能自已者何則此固功名富貴塗轍之所同也使文饒知道循義於以處與廢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發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曲江及昆明池

邪說小道豈不或驗然天地神明之理不諄諄以言示人則人設喻其所為者故聖王修其德正厥事而已甘露之變天子震驚千門流血秦地有災食非歷語鄭注徒知其災而不知其所以災乃欲勞弊人力以厭當之此至易辨也文宗乃為作率禁衛蹟浚池沼聽之不聽如此則震驚之及暗嗚之憤其能免耶

上從李訓謀杖殺陳弘志

陳弘志人以為弒憲宗者也然事狀初未明也文宗必治之孰付廷尉鞫取款實然後肆諸市朝當時同惡併得事非私憤官竪亦無由亂然豈不韙哉而用李訓黜暗殺之是快李訓之心非為憲宗討賊也

李訓所獎拔率狂險之士裴度鄭覃亦引居崇秩
李訓假爵禄以籠賢士可以無以者也裴度在外當辭詞
而羊讓鄭覃在內當見上而盡言今乃昧於辭受之義非
大臣特立之道也在易之隨以貞為利隨而不貞隨之耻
也
李訓鄭注亦誅宦官仇士良等不克凡出奔士良大索其黨擒
王涯等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訓謀大逆以狀呈上上召
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問曰是涯手書乎曰是如此罪不容
誅訓既走追者斬其首來遂以訓首引王涯賈餗王璠羅立
言郭行餘舒元輿李孝本斬于獨柳之下注尋亦死
王涯賈餗與訓注比肩而不耻又附順奉承之如弗及斷
以春秋當從黨惡之例削官遂亂可也仇士良以謀反誣
之而未敢專殺文宗顧問鄭覃豈不望其一言為王人訐
者明目張膽以死力爭其濟則天子未失威柄諸人免於
屠戮不濟則受戮而去亦無慊矣乃依阿取容略不辨白
遂使一人無所憑伏凶驁肆其慘毒斬絕國法掃地殆盡
而覃猶以經學見稱無亦知柔而不知剛乎
上與宰相論詩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
以刺美時政不聞王者自為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
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篤哉鄭覃之言詩也曰詩無若三百篇後世以此專門名
家者多矣其能彷彿古詩者有幾古詩有一句一義者合
三百篇則無所不備仲尼以是為書乎人情事變矣[illegible]有
好為詩者而不師法四始或乃指連章疊句纔易一二字[illegible]

如樛木螽斯桃夭芣苢之類以為要則其於詩蓋徑乎藩
籬之外又豈覩夫堂奧也末習相師徇末忘本於是有未
窺六甲先製五言者波蕩後生非小害也其精能工妙之
作髙不越建安七子遠不踰屈宋騷詞則稽古之功極矣
至又纂集古今詩人為之宗派以私意去取升降預其選
者比之禪僧得眼其難如此然有姓字無聞而列于其間
者故君子不以為是也以愚觀之作詩而臻其極殆亦操
舟累丸承蜩履豨之技耳韓文公謂之餘事良有以也而
唐世乃立為科目以取天下之士無亦壞敗人才之甚歟
韋溫為太子侍讀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不聽遂辭侍
讀
韋溫不從鄭注之辟諫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己有決
見微知著者有官守而不得其職有言責而不行其言於
義皆當去惟不能去於是有容身苟免之行尸祿素餐之
耻矣當文宗時張仲方韋溫正直有識斷李石不舉為同
列惜哉
宰相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鄭覃以為不宜再用陳夷行曰
是鄉以朋黨亂政何愛焉嗣復曰事貴得中遂以宗閔為
杭州刺史
中之難執也自堯舜禹儆戒以相授受非至精至一鮮極
道心不足以得之而世儒多易其言如楊嗣復所謂事貴
得中者譬之盜跖欲殺十人而勸之曰盍殺五人可乎紂
欲剖比干而勸之曰盍剕刖之可耳以是為中不亦悖乎
李宗閔果賢豈可前為宰相而後為一州果不肖則一州

有民有社有政有事奈何付之不肖者文宗雖天資清儉
恭身寡過而昧於識別所任宰相多小人而少君子故人
主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勇
太子永暴薨謚曰莊恪
太子以好遊宴暱小人遭譖毀不得其死安有莊恪之行
乎蓋楊妃既殺其母慮它日為己害乃密殺之而請加美
謚以掩其迹耳文宗於子始則不教陷之於惡終則不隱
置之於死天性至親尚且如此由不學以明先王正心之
道也故君德有三以仁為首
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環走其下如狂上問其
父流涕曰朕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宮人張十
十等十四人責之曰構太子者皆爾曹也盡殺之上因是感
傷舊疾遂增
殺除太子者賢妃楊氏也劉楚材張十十之徒奉承妃意
而已文宗乃以陷害之罪均之而不知楊氏之情所謂目
睹秋毫而不自見其睫也漢武欲立少子親除其母恐其
臨朝亂政以致危也非有死道也今楊氏則宜死矣非愚弄
其君而君可愚弄豈至是哉明與不明斷與不斷其致乃
爾耶
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上疾甚命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
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自己遂矯詔封成美為陳王立穎王
瀍為皇太弟上崩武宗即位
聖賢非有意於垂法其言動自足以範世後世必當師之
事不師古其中者偶合耳其不中者皆是也死生之際人
[illegible]任於正始為人君之大節撓成王有疾甲子
洮頮水是不能沐浴矣猶被冕服是不能振衣矣憑玉几
是支體之勞矣召公卿大臣百執事詔之曰疾大漸病日
臻恐不獲訓語嗣事是氣息僅屬而其所命上及文武
中述其身以及其子而戒羣公詞意備盡無僭無亂精明
卑欽甫至翌日而崩孔子取其書為後王終始之法夫不
以疾病困殆而正衣冠就公卿出經遠保世之格言若
小人何由得行其私以誅訐何由得襲其間故曰禮以
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而謂正於其始者謹於禮而
已矣克謹於禮不以死生[illegible]其志況開[illegible]屬召作聖之功而
成王教德之效也文宗[illegible]之將退朝惟以書畫
自娛有善畫者[illegible]人君之才勤懵懵焉不務
聚精神自力御[illegible]侍衛[illegible]而出顧命面
命太子臨見盡臣仇士良等雖[illegible]亦安得而移易哉
故孔子作春秋公羊[illegible]其君[illegible]其君正寢不死於婦
人宦豎之手其義教之意深以遠矣

武宗　唐紀

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illegible]其子
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
良慚恚李德裕惡中敏黨楊嗣復出刺婺州
異哉宦官之任子也古之奄人取生而腐氣閉藏者為之
及有宮刑因又任使焉非天之戮民則刀鋸之殘體也何
為而有子乃至於廣嗣續受延賞甚自誣甚矣有國家者
賜略不問蓋狃於賜姓是猶用柞接櫱割牛補羊了不捐

涉多見其悖天理而亂人倫也李中敏判語雖近嚴峻然深得事實仇士良雖恚終無如之何留之朝廷豈不爲南牙之助李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遂之其失大矣伊尹爲世保衡周公旁作迓衡衡之爲言平也擁持衡之地則當以伊周爲法平心平然平衡百官然後天下無不得其平者而自爲黨首分别徒類何以禁人之朋黨耶

賜劉弘逸薛季稜死已復欲誅楊嗣復李珏二人李德裕力諫上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薛志在陳王劉弘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使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並流嶺南

有臣民必立之君猶男女之必爲夫婦非人欲乃天理也其未君之也人不得而知其既君之也則上下之分定矣故堯自唐侯而立舜自耕稼而立禹自罪人之子而立啓自世襲而立由是以往事變雖衆未有天下一日無君者聖賢當之兢兢業業常以不克負荷爲憂不敢以位爲樂也以位爲樂者其事之必不終惟父兄不能公心建擇大臣不能公心推奉憍私立少啓經營貪欲之心於是得之者據非所據而欣然之情各有分屬歷數大寶如寄旅中物而天下之理亂矣武宗之言何其陋哉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且文宗既以陳王成美爲太子矣若非擅留之際中官廢立天下固歸成美頴王何預焉使宰相於文宗定嗣之後又生他意卜度潘王此不忠之大者武宗豈得以此責宰相也萬一陳王果有疾不可立而立帝弟則天下固歸安王溶武宗亦無越次之理乃曰向若安王得立朕那有今日此豈非據非所據以位爲[illegible]矣英邁有威斷之才而局量褊迫無涵容之度所以功卜及成年未克壽于弗克立其爲殺溶及成美之報不亦昭明而可戒乎

左散騎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德裕以惡其已出閤事左遷公權爲太子詹事

薦進賢能協濟事功所以爲國於我何有哉而李德裕必欲恩自我出此非宰物之公術也夫政事除拜中書當謹守而階私邪之門引援招延宰相當首公而避交私之路故爲相者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世以爲名言然則張安世不受拜官者謝人不知其所得之自可謂公矣非耶曰薦進賢能協濟事功而不受謝始可言公斥逐賢能引拔阿好各得其欲而不受謝若不聞知者姑爲此文以眩主聽而實則輸情素通賄賂附麗牢密其爲交私大矣公私之分微而顯誠之不可掩不必揭日月而行天下無不知之獨人主不知耳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李德裕素惡之乃言居易衰病其弟敏中詞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遂以爲翰林學士

白居易清修忠諒自元和以來爲名臣而敏中無聞焉只德裕惡居易好敏中豈非以其附己不附己爲辨乎居易實不衰病而言其衰病沮上欲用之之意敏中實無器識而譽其器識伸己欲援之之心此非取信人主師友相[illegible]之道也他日見稱有器識者出力最多故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太和公主至京師詔回鶻貢恩和親無狀之罪

王者甚冠帶百蠻之名而威不能制德不能服則賂以金帛而和之一恥也與爲兄弟而和之二恥也嫁以愛女而和之三恥也或乃以用兵爲威武三恥爲德皆非威德之實也無怠無荒用賢者難任人所謂德也修明政刑擇牧守固邊圉所謂威也豈必暴師萬里蹀血屠城然後爲威其受屈辱以媚悅之然後爲德哉三恥之中嫁女尤甚天子之女男女之好夫婦之義人倫之本曾是以爲和戎之具耶太和公主和親無狀之言書諸史冊千載不滅後世觀之亦可以深鑒而不可復蹈矣

初文宗太和五年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且欲遣生羌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雪久恥宰相牛僧孺曰吐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彼若責我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詔歸其城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誅之極其慘酷明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之非計上亦悔之罷僧孺相拜德裕兵部尚書至是李德裕復奏曰維州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爲吐蕃所陷邊陵近甸旰食累朝臣奉揚國威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坐取千餘里舊地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而嫌臣者詔臣縛送降人使吐蕃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司馬氏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是特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維州緩而關中急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爲嚮化在吐蕃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利也僧孺所言義也匹夫恥之況天子乎以是觀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司馬氏佑牛僧孺抑李德裕其素志也至於維州之事則判然以德裕爲非愚竊謂其言之過矣夫維州本唐地也開元二十八年春劍南帥章仇兼瓊與維州別駕董承晏同結吐蕃安戎城中守者關門納唐兵使監察御史許遠守之是秋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詔發關中彍騎救之吐蕃引去然則維州本唐有而安戎乃吐蕃城也至代宗廣德二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高適不能救於是西山諸州皆陷德宗貞元八年韋皋攻維州獲其大將九年西山八國內附皋處之於維保霸州十七年皋大破吐蕃拔七城五軍鎮焚百五十堡遂圍維州十八年吐蕃以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虜兵大敗而維州竟不下是知維州者吐蕃所必爭唐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不可弃焉者也使本非唐地既與吐蕃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弃之借使吐蕃據秦州下鳳翔而來講好亦將守信而不取乎僧孺所謂虜騎馬蔚茹川下平凉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于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此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已當國政必不爲弦冗振召寇之旨

嘗有[illegible]無備而使吐蕃不三日至咸陽焚[illegible]天下西北一方天下之多矣苟非如元振之時亦皆有扞禦之略何至於為一維州而遂至宗社不守耶司馬氏亦信其說謂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夫得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謫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維州在西南數千里外而開元中發關中強騎往來不可謂之緩也夫信近於義而後言可復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氏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既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illegible]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illegible]以[illegible]顯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扶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夜召翰林學士韋琮以承旨崔鉉名授之令草制拜相大臣無知者

一世之人才盛衰雖不齊必有賢德才智傑出衆人之上者一國亦然為天下國家而得傑出之士相之無有不治者用之不盡又以異焉者參之則所成就亦鹵莽滅裂而已矣以唐觀焉太宗時無若魏文貞玄宗時無若宋廣平肅代時無若李鄴侯德宗時無若陸宣公憲宗時無若裴中立武宗時無若李文饒是皆專持政柄者也非所[illegible]賢異而仿為[illegible]用之又疑之使意見差殊之人從旁臨察才有能為者輒被二帝三王論一相而已或曰[illegible]斯言也則是尚同而無可否相濟之義也而可乎曰人臣

辨君子小人不止[illegible]致疑於君子譬之為政欲復古而行井牧既委一相矣又委夫開阡陌者又委夫慢經界者此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無亦廣求知井牧之人相與彌縫是正補其不及裁節其過則九一而助之法行矣故太宗信魏徵則不聽封倫憲宗任裴度則不用李逢吉此得用賢之道偏任之方者也若玄宗暮韓休矣而參以蕭嵩則休必退而嵩必留文宗喜鄭覃矣而參以楊嗣復則覃必負而嗣復必勝是故任賢勿貳伯益所以戒舜也惟和惟一伊尹所以稱湯也罔不同心高宗所以命傅説也武宗之任李德裕固專矣擇建[illegible]而不與之謀是時方用兵澤潞若崔鉉以為然以為不然史皆不載其語未幾罷去則碌碌之才耳武宗又安用為此親擢意者特不欲德裕引人恐為朋黨耳皆非人君公正之道也

仇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

士良之術自便發論之末足多稚自其黨類觀之則有不肯為者如良賀呂強趙整張承業所為士大夫或不逮也以其異於黨類或賢於士大夫則士良之術乃便變之罪人歟夫士良雖狡黠思所以蠱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疎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蠱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illegible]則[illegible]高恭顯十常侍覆轍在前豈有君亡而我存[illegible]理[illegible]其[illegible]禍也不待人君讀書近儒生然後能疎斥我衆怒之[illegible]亦矣

之勝御矣故士良之術旨以爲智實則愚也夫刀鋸之餘階闥之役非有仁義道德以澡濯其心崇飾奢侈娛悅人主耳目疑非大不可者然士良所言載在簡冊而讀者必惡其不忠猶欲誅夷誅於既死也爲士大夫口詩書師孔孟或乃貴極將相如楊國忠之流乃陰法士良蠱君而盜其權則其得罪於天下後世又可勝誅耶

河東都將楊弁謀作亂上遣中使馬元實覘之元實受賂而還請與之節且陳其不可取之狀德裕折之詞屈因奏決不可恕竟擊斬之盡誅亂卒

見理明白則聽言不眩德裕折服馬元實直以目前實事故小人辭屈向使王縉張延賞之徒聞之豈不立爲罷兵雖辯析非朝廷之體苟姦邪肆欺而默默以失機又安得

爲智乎故有不獲已者若德裕於元實是也雖然猶有恨焉元實以大言虛喝情非苟然若無私交何至于是付之廷尉則受賂之事必不得隱于以施刑斯可罰一而懲百矣

以道士趙歸真爲道門教授上好神仙歸真得幸德裕曰是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

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眞而去然其繆悠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然非一定之美稱也故孔子曰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學仁義道德不失其正君子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魯國一人者也學仁義道德而失其正小人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詩禮發冢者也佛者浮屠所謂覺也爲其道而覺號之曰佛則瞿曇之私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何適而非道哉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黃帝之言無傳矣老聃八十一篇駁于孔業固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名之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啓後世枝流分裂之弊豈可用也至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旨而從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祈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至於矯誣神天陵藉宗祖破士家國殞斃身命無所不至而世人從事於此者皆曰奉道意以道爲混淪玄妙有主有知能與人與禍作福之一物也豈不遠哉佛氏固邪說然所論虛實並行若其三身雖曰寓言而實有是三人焉道家惟老聃者周柱

下史也其元始太上則無是人也無是人則何所象類無乃邪誕之甚歟至其經論科儀等事又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爲之黃冠師資以養口體逃避稅役士大夫習而不察和其所倡不亦惑哉故因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遂言之彼趙歸真者寧有他長必以殘生左道熒惑人主故敬武皆餌丹躁渴以殞天年如太宗之娑婆寐憲宗之柳泌盡此類也苟以吹噓呼吸已疾引年則司馬承禎軒轅集之徒安肯舍萬乘所附而去之哉武宗曰宮中無事與之談道滌煩此以清虛之趣蓋其非僻之爲也人主惟寡欲則邪說無自而入矣

仇士良之誅王涯等也其子孫皆歸劉從諫凡十二家至其子孫爲郭誼所殺十二家亦無遺者

仇士良之殺王涯等親戚嬰孺無子遺矣而復有此十餘家得至上黨何也于以見當時索捕雖嚴而容匿之者亦衆人皆有不忍之心惡官豎無道故也天下莫容於人心以呂政大索而揮椎力士卒不可得士良又安能夷人之宗使無遺類乎此十餘家者既已獲脫所宜變易姓名散而四之以續如綫之緒而盡趣劉從諫則以從諫上表斥責士良俾理涯等既感其恩因以為可恃也曾無一人知藩鎮悍強理逆勢悖非能久而無變者與其巢于危幕無寧效杜根成翊世流離轉徙之為安乎王涯賈餗自有才望特以不能與小人異趣黽勉苟容以生禍亂致凶暋肆行無辜死者以數千計宗廟幾覆天子氣塞嚥以沒身是誰之過歟遺孽僅存滅而又滅天之示戒明且畏矣

李德裕請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有大功必告天地表五上許之

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格猶扞去耳未至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勉焉思齊以事其君君心怠則強之欲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濁則流汙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為病其源也武宗英斷削平叛亂唐室威令漸然復張此正驕慾易生之時也稽諸版圖三鎮猶擅其地而未朝河湟陷於吐蕃而未復天子偏惑方士餌金石以濟其荒溺豈惟驕欲已肆彼奴兌疑忌將紛然並作宰相逃憂免責之不暇德裕乃請上尊號是以滿假於伐勸其君夫豈引君於當道之義哉故評德裕才氣謀略誠高絕一時而於道則萬分不得一焉者也

德裕怨牛僧孺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加宰相縱之去以成今日之患且奏二人與從諫交通書蹤上怒貶僧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封州

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己之不正如正君何己已正矣于以諫君猶有漫不省納者李德裕怨憾不平欲報所仇而未得其便乃於功成之後因行中傷之計其意實恃上恩自假有過甚必勉從我故公肆詆毀斥儒閔于嶺海之瘴癘之地然後為快非惟武宗志已驕矣德裕之量亦隘矣又烏能納其君於持盈守成之盛哉是故君子不可不學周公戒康叔曰無作怨伯夷不念舊惡故希怨仲弓問仁子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文饒怨而忮忮而克數十年如一日其德未嘗進也則其博聞強記著書立言之學皆外耳何力之有

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勸之乃毀四千六百餘寺歸俗僧十七餘萬尼又半之

一身正氣為邪氣所傷必以五穀六味養生之物輔之然後邪去而正復若盜跖伏於室乃召剛虎而去之是重自伐也[illegible]

氏蠹民心而耗其財誠宜廢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
豈不可而必待歸眞彼十七餘萬僧其間固有英明沉溺
之才歸眞何道以服之乎且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
所能廢蓋其說以善爲之則中人所信從下愚所委靡是
舉天下而然其卓然不惑者殆一二數以一二人獨見欲
丕變四海此所以難也故善化人者不示以化之之迹善
革敝者不示以革之之方使由之而不知乃天地行四時
成萬物之道也誠欲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爲害而不
惑其說又不利其豁脇之資持之三十年則不假除掃餘
風亦殄矣

上疾久未平宰相請見不許中外憂懼諸宦官密於禁中定
策立憲宗之子光王怡爲皇太叔更名忱權勾當軍國政事
尋

三月甲子上崩

疾生于衆李雖豫戒後事者君子猶譏其辨之不早也武宗
寢疾凡七十日最後十日始不能言豈無有遠慮豈不能定
嗣於兩月之閒蓋信方士言以疾爲換骨故遲回希望日
失一日忽焉大漸而不自知也方士之言殺人者有五曰
辟穀曰去血曰換骨曰出神曰蛻形能是者小則引年大
則輕舉或千二百歲或與天地同久蓋聞其言矣而未嘗
見其人也豈不可戒哉武宗立於仇士良非但不爲士良
所制又能黜削之至於身死子幼宜念終始之必正召見
宰相以顧命爲而曾不一施李德裕爲上相受深知六十
日之閒亦不能力請入問起居面受顧事碌碌拱手一聽
宦官與李珏楊嗣復相去幾何君相且英特人也尚且如

知其餘固無責矣

欽定續[illegible]卷第二十五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六

宣宗　　唐紀

以右常侍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其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宅後古墻陷得錢盈舟母焚香祝之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若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豈敢效人關節乎

賢哉鄭母及李景讓之爲也禁陷墻之貨高立主列以矣其言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則雖誦六藝至公卿者有不逮焉貪鄙詐勝之人獲則已矣何有勞無勞之問獲則以爲福矣何身災不災之恤景讓寧歲歲受撻於母以任不教第之責終不一言於有司以免請屬之罪其視楊國忠置暄上第者爲如何故鄭夫人之子李常侍之母皆賢達於人可以激頹俗者也

上受三洞法籙於衡山道士劉玄靜十二月朔日食

宣宗盡反會昌所爲蓋以不見禮於端陵故也而有不能反者即位之始即信方士受法籙是已在端陵朝與是事者趙歸真也方且殺之遽又效之心蔽於求長生陷溺而不可解是以譴見于天日爲之食苟能仰思其故知至明之物而有侵翳昏暗之象何從致之以克正厥事則他日必免金丹之禍矣

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者德裕不用及其貶也柔立爲右補闕上疏訟其冤坐阿附貶南陽尉

爲人各有心私欲萬殊也故命一相以公道揆之爲一相之未免私徇也故人君以身率之若宰相行私必不能欺正直官若人君行私又何以責望宰相故公者君相之要道也李德裕公私參半是非莫掩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竄德裕于鯨波之南炎毒之地在德裕固有以取之而人終不服者爲宣宗有私故也丁柔立行治不多見以爲德裕伸冤一節觀之必克己正心之人也不爲德裕所用而終無怨情仍論達之使宣宗而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獎用者豈不能然是自爲偏私也欲臣子之奉公難矣

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謀又所生鄭太后本郭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樓欲自隕上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論不祔于憲宗不合葬于景陵爲鄭太后故也

古之人重嫡妾之辨以人道尊其父也尊父者譬矩著居中央以視四旁上下則過與不過皆見焉父之妾猶父之僕輿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舉父妾儕之母而可則崇父之僕輿而儕諸父而可乎故聖人之教曰父母有愛妾沒身敬之不衰敬之者不陵瀆云耳非加尊奉與母齊也成周而上無戎禮亂御之事以私恩崇其所生始見於春秋孔子一一貶非貶而不足至於屢貶大則譏天王次則譏冢宰上則譏爲之夫者下則譏爲之子者以示嫡妾之不可紊其爲後世法戒深切著明矣兩漢至唐得失並載史冊其間明哲之君不敢行僭亂之禮者或以封邑稱號或以太號稱妃未有議之者也今宣宗嫡母郭太后無恙總政之

初遷奉太后侍兒比肩寢極此何禮也鄭氏有宿怨是以寵嬖失禮於嫡宣宗又用其言鐫削太后儀數此又何禮也太后汾陽之孫憲宗正妃逮事順祖母儀五朝今為庶子所陵其怏怏固宜宣宗所當恐懼自責思悅愉其意者乃親行弒逆以快妾母之憤豈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猶無貶黜之禮況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遂不使合葬不得祔廟其與季孫意如絕昭公于兆域何以異矣是故按見行事華前史疑似之言正名宣宗弒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雖獲罪于君子而不辭也

改備邊庫為延資庫

宣宗盡反會昌之政蓋以素為武宗所不禮故也而有不能反者改備邊庫為延資庫是已武宗德裕之為備邊庫欲取河湟也至是吐蕃國亂紛爭三州六關先已來降然命涇原靈武鳳翔邠寧等鎮應接而已非有戰師饋餉之費若會昌政事皆謬妄宜改則備邊之分番戶部度支錢物及受諸道進助最為不義宜不待旦而毀也今不毀其庫不散其積而徒更其名何也若以此意施於廢寺不亦善乎

孫樵上言百姓耕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蘇息百七十萬戶也陛下柰何興之於已廢乎

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而明猶或藐藐其聽若徒言末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僧修寺只是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戶養十七萬僧誠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也惟其殄滅彝倫戕敗人理雖吸風飲露巢居野處猶將廢之況華屋精饌以養惰游乎此自聖帝明王之所必除豈繫於武宗舉措之是非哉如此庶乎其有感矣

蓬果羣盜依阻雞山掠寇三川命果州刺史王贄弘討之宰相崔鉉曰此皆迫於饑寒一使者招諭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請不發兵攻討至山中直前宣詔赦之賊皆降潼歸館而贄弘至竟殲之

崔鉉以宰相請遣使而止發軍劉潼以使者請詔降而罷攻討其計慮一也然皆未嘗得可報則宜再請以為二策兼用非王者威懷遠人之體必欲用兵當俟招諭不從乃進耳今未俟可報而潼遂行羣盜已降王師滅之此乃司馬氏所謂信為大者惜哉韓信下齊不顧酈生李靖伐突厥不恤唐儉此兵家狙詐權譎一勝聖人所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者也李文饒又引以為例曰上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累以為非矣處已處人一也將帥仗國威命豈有置之失信之地而可者必若蒲人之約尾生之期城下之盟牛僧孺之信然後君子有不守矣

雍王渼追謚靖懷太子

雍王位在第二上有鄆王宜為太子者也舍生者不建而以儲君之名贈諸不當得之死者果何意歟立子以長鄆不以過惡聞獨以母失寵常在十六宅而諸弟皆居禁中故渼與滋得愛於上渼既死遂為滋兄沂為滋弟其下

消有潤洽洵汶四巳一素其序[illegible]不久[illegible]宜
宗[illegible]而[illegible]於人[illegible]所愛[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及
[illegible]設好惡之私心而自棄之也
[illegible]謹不容別宮
[illegible]德也以問安侍膳於別宮之遠也而左右
[illegible]太宗玄宗肅宗憲宗身雖[illegible]違
者之[illegible]而宣宗能之可不謂賢乎君心通正[illegible]心以
[illegible]太后則何以知諸飯[illegible]然矣乃聽所生之[illegible]其
[illegible]以震怒延之以戮殺不自知其罪惡之大[illegible]匹
[illegible]孝所謂言未遺本飾小善[illegible]為
[illegible]

上問韋澳曰外間謂內侍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手曰尚畏之策安出澳曰若詢外廷恐復生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綯密奏曰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盡矣宦者見其奏益惡朝士南北司如水火矣

韋澳之言乃策之次者非末策也昔李德裕討上黨思監軍沮撓與樞密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父二樞密欣然之於是師出有功故知欲裁制中官[illegible]必智[illegible]謀其勢之未必不喜於外廷所為[illegible]不能[illegible]稱方[illegible]陳[illegible]而仇士良魚弘志[illegible]立武宗[illegible]寧能[illegible]邪已付[illegible]公[illegible]正宗實乃推戴懿宗是衣紫之人奔走左右宣宗未嘗知其心此所以不能用韋澳之策也令狐綯所陳亦若盡面陳之而露諸奏牘致使北司見而切齒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易所以有不出戶庭之戒歟

十年春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爾朕遂為閑人休不敢復言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宗廟有託不為姦人所窺聖哲思深而計遠之所為也宣宗閑人之喻一何異哉其意以為有太子則人心向之不專各有為後日慮已雖未閑猶閑人耳裴休既發其端當卒其說使以文宗武宗為戒彌留之後已立者為人所廢當立者為人所排雖欲開一言不可得也此帝所目擊而太子可不早定耶如此則宣宗亦必惕然而有寤焉嗚呼已為憲宗子既越四朝夫豈有天下之分者踐祚十年年及不惑猶以大利為心靳於其子雖賞罰嚴必措時康定而器局褊促無人君偉然之度漢文帝曰朕自任衣冠念不及此故節用愛民惟恐不及其遺詔曰生必有死奚足甚悲苟道此於宣宗之前得無望洋向若而嘆耶

判戶部有闕上欲以韋澳補之澳辭上不悅澳告其親曰主上不與宰相合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坐出帥河陽

韋澳受知宣宗厚矣借使上自用已夫亦何嫌而澳以私而不公爭忤旨外補亦可謂見得思義者矣人臣必以君父親擢為榮人主必欲以出於己意為親非也百官必欲

由宰輔爲違宰輔必欲使恩歸於我非出惟其公而已天下人才之衆非宰輔旁招廣引人主安得而知之故列于庶位者宰輔之職也至於耳目之官喉舌之任股肱心膂之選非人主識別賢者專以自近則必有比黨阿私之患故用人惟已者人主之道也

魏謩爲相議事於上前他相皆委曲耆獨正言上每嘆重之然竟爲令狐綯所忌出帥西川

正直爲諂邪所勝如此哉唐惟貞觀君子常勝裴寂不得與房玄齡並封倫不得與魏徵並宇文士及不得與王珪並此其所以致治也蕭嵩韓休並立休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嵩悲詞所傾陸贄趙憬並立贄以正直受知矣竟爲憬不言所傾李吉甫李絳並立絳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吉甫柔媚所傾鄭覃楊嗣復並立覃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嗣復趨退所傾李德裕王涯並立德裕以正直受知矣竟爲涯順旨所傾魏謩令狐綯並立謩以正直受知矣竟爲綯委曲所傾如是者十蓋七八此中智之士所以甘同於小人冀獲其利至於變操守喪廉耻安行而不顧者也自人君論之好賢不堅惡惡不著任賢而貳去邪而疑豈非主道之甚病耶

右補闕張潛奏藩府代移之際皆奏羨餘爲課績朝廷因而甄奬夫財賦有常非重取於民刻削軍士則安得羨餘南方諸鎮不寧皆由此也變故一生所蓄既遭焚掠發兵費又百倍然則朝廷何利焉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而能致羨者然後可賞也上嘉納之

憲宗喜進奉上承乃祖代德之弊然當朝多賢相繼論列雖實不能革猶文爲之禁穆敬而後遂無復諫者非但進奉也蓋以爲常例矣故李德裕收諸道助軍錢帛入備邊庫然因私獻以爲公家貴業之次也觀張潛疏則知羨餘之進累朝相襲著明矣雖然潛之言曰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而能致羨然後賞之審如是將安取餘且方鎮專制境內其何法以削朝廷何自而稽之羨餘之名存而甄奬之令在彼必曰此皆節省所得而非掊削所致也恍其名不去其實爲源爲弊不若禁絕羨餘無得進奉則民獲庶乎少瘳矣

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漂沒數萬家

禍福各以類至故三川震而知周將亡岷山崩江水竭而知漢將亡龐勛亂徐土芝巢起山東唐自是亡則河南北淮南大水而徐泗爲甚天之示戒明矣夫天地高明悠久非如人喜怒報施之捷疾也禍在千年之後一世之外則目前災異誠若汗漫夫所經意或曰未必然或曰天道遠或曰幾或事應必他人當之於是置而不恤至於國家敗壞則亦無如之何矣有之君臣知儆畏災異者絕少宣宗又致小康其忽之也固宜安知其子孫之被之也

上長子鄆王溫無寵常居外宅愛第三子夔王滋爲非次故久不建儲及疾甚密以滋屬樞密使王歸長[illegible]居方使立之三人皆上所厚也左軍中尉王宗實[illegible]之爲淮南監軍副使丌元實曰何不見至尊而後出[illegible]之至寢殿上已崩宗實叱責歸長等殺之迎鄆王

立嗣天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必嫡必豫必公然後禍亂不作鄆王居長不聞過失宜章立也以無寵故宦官外宅必欲立滋盍亦及時而定既虞懲越次則溫立何疑焉必豫留時斷之弗早一旦疾亟私以愛子寄腐夫所厚中人不與大臣謀之自以爲得所付矣曾綢繆之未定同列之宦者變置移易於呼吸之間然則向來之不豫不公亂長孰之序果何爲哉夫有一命之爵百金之產者必傳之子今富有天下爲心雖于亦斷與之比不得已然後出口如以囊諸閹物竊相付與不亦惑之甚哉王宗實非能以正義推奉長君蓋素不爲上所厚事勢所激乃似義舉耳使王歸長等意屬鄆王安知宗實不以夔王有愛而立之耶大抵欲恩出於己則是非賢不肖不得不相反故王宗實立懿宗之事不可不辨也

懿宗　　唐紀

二年一日兩樞密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宰相杜悰受宣三相起公慶出斜封文書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有名於此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封而歸之曰當於延英面請聖旨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主上新立當先仁愛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者以性成樞密不自安乎二人曰當白至尊非公無人及此慚悚而退三相請宣意悰無語皆懼佈悰曰無慮既而開延英上甚悅

司馬氏史學尤精而通鑑去取有難喻者如不信子房引四皓多取杜悰事迹之類是也唐中葉已後人君嗣世柄在宦官習以成風固不使宰相預謀豈於事定之後責其同異也惟德宗信讒以猜殺劉晏而開成之末內有黨與故武宗怒楊李二相意不屬已然一聞李德裕辨析則亦中解無必怒之意也況懿宗庸懦無寵不得立而得立已出望表豈能於二年之久追記當時宰相不署監國之奏乎正使有此亦必自形色辭與杜悰相反復豈悰附語於三中人遽能止之也方宣宗疾革王歸長等受密旨立夔王王宗實亓元實知之徑至寢殿上已崩乃叱責三人者迎鄆王而奉之又安得宦官請鄆王監國之奏審欲治當時宰相是擬立者自以爲功則此旨當出於王亓兩實楊公慶又何預焉是故以情理參究必無是事特杜氏私錄載僞以取名耳不可不辨也

四年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虔恭宗廟孝思不足又踰展陵寢奉先之意亦勤矣以懿宗行之載於史籍想其時味其事則若不相似然何也禍亂起於嶺南不思弭息之道方且耽宴遊奉釋氏怠於政事所以嗣守洪業者於此求矣觀乃僕僕數拜於墟墓間一日而徧十六陵以是爲恭不亦末乎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能讀父書而飲杯圈猶爲既其文者若務本之道則不止是懿宗當以耽宴遊之心而鄉問學奉釋氏之意而尊賢德變怠惰爲憂勤華侈爲節儉則雖不拜諸陵子孫之孝未失也

十二月彗出于婁長三尺司天監奏星名含譽蓋瑞星也

十六大官慶請宣示中外及諸史纂從之

彗即孛也孛言其氣彗言其象氣稜孛孛彗掃然天變之大者也春秋書星孛三各有其應以明天變之不可忽也搖歷古今字之言皆曰除舊布新無他說焉其光芒長大者其禍緩短而急者其禍促則未有以為瑞者也星孛而為瑞則日月薄蝕雷電風雹霜皆可以為瑞矣後十年龐勛亂徐泗東方騷然亂甫定而懿宗崩又五年王仙芝黃巢相繼而起毒半天下比其戡定唐亦亡矣禍之未然智者知之必思患以豫防愚夫淺人朝不謀夕何暇為求日計況十年之後乎是故謬詐亂名實以天變為嘉祥取說人主楊收曹確為相曾無格君警懼之戒反聽司天諂奏其孔子所謂無忌憚而不畏天命者歟

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五百人每行幸扈從十餘萬人賜予不可勝紀

天理人欲自微而著皆君心之始然泉之始達聖王昭儉德以先天下其效至於貴盜而不竊路遺而不拾魚鼈萬物亦不可勝用強鄰悍狄亦不敢侵侮無求故也及侈心一動人為防制於是酒池肉林本於杯勺肉林暴殄本於美味文藏金貴柱炬本於照燭文土繡木本於館宇優伶預政本於絲竹掊克掃地本於好賜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四海困窮猶不足供矣故大禹以克勤克儉為賢伊尹以豫怠儉德為訓未有放慢奢汰而能永者也宣宗有言長立而不知教特以宴遊無度遂敗其業五子之歌所謂有一于此未有不亡官刑之儆所謂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者豈疑後世哉

上以樂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員以待天下賢士雜流不可處也文宗欲以樂工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以為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

曹確之諫善矣而援太和故事請除樂工為州長史何其知一而不知二歟為民上者必擇仁明士大夫然後所部畏愛之今以樂工為長史其麾下優伶皆唾手而起民其謂何確之言曰文宗以樂工為王府率用拾遺竇洵直諫改長史夫文宗無聲色之好者也史稱其退朝惟以書史自娛而且有此失則知史不得人隱漏失書之事多矣

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募兵八百人戍桂州六年不代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費多更留一年戍卒憂怨代還不得遂作亂推龐勛為主沿江東下至淮南都押衙李湘言於節度使令狐綯曰徐卒擅歸為亂以奇兵擊之可擒也若縱之至徐州為患必大綯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可也

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攜也徐卒所以叛者為崔彥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信者為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江西湖南宣州軍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為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況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斂財之方必又多歧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節用與信豈非為國之急務乎令

抓綱軍宣宗十餘年再世輔弼雖爾身在外又流事變必
從權宜向用李湘之言八百潰兵何足平者乃偷安便己
忽略大謀唐有典刑豈容免責哉
勛攻彭城不移時克之因孝曾殺戮等三人上表求節鉞
崔彥曾有數百里之地為之牧長資賦嚴察不濟以寬又
行刻害不濟以恕委任三將軍中懷怨而不知府庫空虛
無以遣戍而不備又失大信於遠適久屯之士以此守常
難乎其善後矣況當變故乎其因殺於賊蓋自取之也
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傾宮中珍玩為資送未幾拜同
平章事
懿宗固駭矣韋保衡無知抑又甚焉右丞裴坦子娶宰相
楊收女資送甚盛坦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
以賄敗保衡躬自蹈之又以寵為宰相是速自敗也是故
懿宗愛其女而納諸後次不節以禮保衡溺其妻而沒於
富貴不制其欲皆不得其死天道虧盈固其常也
陝州觀察使崔蕘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蕘指庭樹
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逐之蕘渴求飲以溺飲之
坐貶昭州司馬
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苟自知其所宜為則無不勝任者
崔蕘為民父母而不親民事猶朱而不赤墨而不黑是才
不中器也則其以器韻自矜而遭部民汙辱自己求之耳
亦可為居其位不事其事者之訓矣
上荒宴委任宰相路巖巖奢縱受賂左右用事陳蟠叟因召
對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巖親

上怒流蟠叟於愛州
古人云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懿宗為路巖而庇邊咸
為邊咸而流陳蟠叟蟠叟已之忠臣也邊咸宰相之姦吏
也其輕重判乎人主固不可不信委宰相在得其人則雖
昏荒暴虐如齊高洋者苟得一楊愔猶足以免其身已既
不親政事而以大柄授之匪人之人也又務營私而以心
腹託之臺隸於是貨賂上流官必詣賣公道壅塞紀綱紊
亂而不可支持之勢作矣
路巖韋保衡言康承訓討龐勛時逗遛不進不能盡其餘黨
又貪虜獲不時上功貶恩州司馬
康承訓討龐勛聚積戎焉當其時不聞逗遛之事勛既平
亦無餘黨未盡者朝廷已頒賞典矣而路韋二相復治之
史雖不詳其事以愚度之二人恤賄之不至也于時貨賄
公行巖保衡為臧首承訓必自以有功當得故不通餽謝
既累月矣巖保衡以為終不我與也赫然而怒誣以罪惡
觀其奏語曰又貪虜獲不時上功二人之情實於是乎在
夫殺人大功而怒其無貨納于重典而竄之遐荒快意一
時從自及也豈不為後來之戒哉
國子司業韋殷裕告郭淑妃陰事上大怒杖殺之
孔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產曰行無越思不學之人固
不知此矣韋殷裕身為師儒是由文學選宜亦讀聖人之
教何乃從事於告訐耶懿宗殺之濫刑甚矣濫刑人能識
之殷裕出於[illegible]而言又言非所宜言得無罪乎
遣使詣法門寺迎佛骨導衛之盛過於郊祀上御安福門樓

膜拜流涕哀慟
異端之難破習俗之難回也重以賢祖宗倡之則庸子孫
無責矣人莫懼於死元和迎佛骨未幾有晏駕之禍以此
警之宜其悚然而止乃甘心焉至於膜拜流涕苟非悲悼
感心何至於是于以見懿宗年齡之近促矣
韋保衡以劉瞻于琮在相位不禮於己譖而逐之
史之言如此以愚觀保衡非為劉于不禮於己也直以寵
其妻故爾于琮亦尚主亦為相然前朝姑氏也是以保衡
怙帝婿之愛不欲廣德主出同昌之上而劉瞻則以諫繫
醫家取怨爾身居輔相國家安危生民休戚係焉其好惡
喜怒乃皆為妻而發以此求全天理所不容也

僖宗　唐紀

以劉瞻為相瞻之貶也劉鄴有力焉至是懼延瞻置酒瞻歸
而薨
劉瞻之死其猶費禕待郭循之失不得同郭尚父見魚朝
恩之量歟劉鄴與韋路為黨瞻豈可與之同朝論其罪惡
黜逐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開懷不疑以蹈不測此世俗以
推甚無智為推誠者也然則死生無定命乎曰瞻之死與
王孟嚴遇之下斃乎桎梏之間者相去幾何孔子於沽酒
市脯猶且不食季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乃飲仇人之酒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繼懿宗奢侈用兵之
後連年水旱盜賊蠭起
欲僥之間天下已亂宰相韋保衡劉鄴趙隱雖不能大正

人主之終始蓋出於策與兩中尉公議之曰政事不修中
國多故宜立長而賢者非惟宗社之福實與南北司交有
所賴必欲貪私立少若涉淵水求濟難矣宦官豈無忠
智之人聞此語亦必悚然更慮而寡安寵祿不預知至
於僖宗以十二歲兒踰越四兄卷然尸位遂以亡唐古人
所謂焉用彼相者其鄴隱保衡之謂耶
秋七月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
食稼宰相皆賀
治世不必無螟蝗亂世不必有之故古者修去蝗之政至
於人力不克亂氣蔽日月所過赤地則兵起大亂之兆
不可不畏也王莽末年如是矣僖宗時小人盈朝觀此大
異反稱吉祥下拂人心上致天怒安而行之國之將亡詔
諛佞偽更唱迭和蓋人妖也尚何物性之察耶
四年十月鄭畋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復上疏論之
上不能決
自去年十二月三相論用兵遣將至是一年上曾不知所
從違略宜及其究也賢不肖俱休而兩罷耳目所及尚且
如此安能折衝於千里之外耶僖宗諸相幸有鄭畋若專
守其策以討賊之任付崔安潛張自勉李瑑三人賊必可
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關中兵起漢有十常侍而後黃
巾賊作正使畋計得行芝巢破滅而田令孜在內與僖宗
如一人畋獨且奈何哉唐亦必亡而已矣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勇冠諸軍兵馬使李盡忠等
心附之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減削軍士衣食又用法峻軍士怨

然盡忠帥牙兵攻執文楚請克用爲留後克用令軍士乃文
楚食之表求敕命朝廷不許克用據雲中朝廷以國昌爲大
同節度使國昌得制書毀之與克用合兵攻陷遮虜寧武岢
嵐等軍

子爲逆亂父請討之可也未有使其父討其子者正使石
碏亦必假手於人不親其事也大同之命朝廷可謂不能
推恕以馭事矣激而生變又興討伐之師曷若審處於始
耶夫沙中暴悖之人則無所爲而作亂若英雄豪傑必蓄
智謀勇以待事變而不肯輕發也是役也段文楚激之於
下朝廷激之於上國昌氏父子欣逢之良便矣文楚前爲
邕管經略嘗能三道戍兵取其衣糧自募土人御蠻寇所
募纔得六分之一而隱其餘直於是邕州爲蠻所破文楚
親爲其患餘習不悛又施之大同擁削軍費以致怨怒州
既爲人所奪身又隨而斃蓋故微權小人之聚斂者非能
於天時地利之外不取諸人而能有也小則奪地大則亡
國故並入切以爲戒也

上以羣盜爲憂王鐸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爲荊南節度使
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木之枝葉病必其根與心先朽人之四支辟矣不爲用則
元氣不足以及之矣京師者諸夏之本也王鐸憂賊而不
治其本雖王相並行諸道兵盡發不能已亂權以滋之耳
無亦力爲上言宜自攬政綱能來亂將帥顧望不肯盡力
若有開雅將去非心治自內與外患弭矣不然與其無益
曷若奉身而退之爲愈也

高駢請自大庾嶺趣廣州擊黄巢巢必遁走又令王鐸屯兵
守梧桂昭永之險不許

高駢舊有積外之功加其地利乘其威名正可用之時所
建白者良策也王鐸爲都統近在荊南又應接之便也而
朝廷不從則亦惟沉且盧攜昧於制勝之道耳爲宰相而
不知兵機用人國以致傾危安得專歸罪於有司哉凡人
才氣當及其發而用之高駢既不得所請又移鎮淮南知
朝廷不足累其精銳亦自銷弭不復能振矣

劉巨容擊敗黄巢巢渡江東走或請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
人有急則存撫將士事寧則得罪不若留賊爲富貴之資

巨容所言國家喜負人者殆見昏君暗朝之事而不知明
良之遇臣主之契耳彼立功而致禍不克保終者往往有
以取之若謝安裴度之徒殊無禍災食人之食則事人
之事憂人之事則憂人之憂解居有威遇居審貴而盜望
非分之報少不如意則生怏怏之心此禍釁于陳之見耳
若巨容留賊以爲己富貴之資甚矣又以禍大自期也若審此
數義方殄賊恩榮至矣爲唐勳臣顧不賢於養寇自封之
謀耶一念不善縱賊撥禍他日無享寵於奄尹之手非不
幸矣

國昌克用北入達靼居于陰山赫連鐸賂達靼使取之克用
知之與其豪傑飲酒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黄巢
北來必爲中原患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立功不亦
快乎人生能幾老死沙磧邪達靼知其不留乃止

是時黄巢寇江左未入淮南故克用得自陰山之後

相去五六千里中間州鎮不一而知巢之動靜則其經營之略耳目之遠爲如何天下未嘗無才才無甚夏之甚全日磾李光弼皆有大功於[illegible]者也而唐失之於光用向使早得而使之東南之[illegible]可[illegible]平哉其與違勤言者人以爲孫辭避禍非也實言其志[illegible]惟實故違輕信之詭詞僞貌可暫而不可久非啓則殆[illegible]之矣

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幸蜀歸罪於盧攜貶太子賓客攜飲鴆死

常人銳始而怠終若持志之士則老而益壯蓋志立則不衰可衰者血氣也故三軍衆矣而有可奪者謂帥也匹夫寡矣而有不可奪者謂志也元稹盧攜初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然自況於北司義理不勝利欲爲至其意謂媚竈可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故攜雖叙宗於玄价終有賜死之刑盧攜雖無忤於令孜然[illegible]棄之危而交結匪人貪於寵祿者猶不以[illegible]戒也

[illegible]得即殺之

武王伐紂稱古人之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然則斯道也其來久矣奚爲後予欲其存也如此時日曷喪惡其讎[illegible]民之父母又曰師帥仁義訓治之責備焉古[illegible]兼仇者有爲郡守雪恥者有從其征役饑[illegible]去者有不忍其敗就戮而無二心者乃乘車戴[illegible]爲人然疾其虎狼蛇虺何以致之哉雖曰盜憎主人此非民之常情也民有常情愛之則懷惠之則歸耳而暴官虐吏每以百姓扞頑爲詞推剝困苦如恐弗及閭不小大好草竊姦宄於是天下之心冰解凍釋不可收拾爲官吏者無逃生之路矣

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巢殺之

張直方爲金吾大將軍而迎黃巢既臣之矣而又納亡命匿公卿是將圖巢與抑有他志歟有他志者與巢何異將圖巢者昌若從駕而出圖功於外乎反覆如此爲亂而已矣則見殺也宜矣

張濬嘗拜田令孜令孜召朝貴飲濬耻於衆中拜乃先謁之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既慮玷辱何憚更改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慚懼無所容

張濬才氣亦有過人者觀其教李康奉糗糧於行在責王敬武效忠於朝廷其識慮遠矣卒之功名不立何也急於自售行事反覆故也凡宦官之收士大夫必屈服之或爲門生或爲父子以要其不叛張濬下拜既委質矣而畏人之知抑何異於掩耳盜鐘使其抑欲制心克忍克慎豈不以其才氣表見於當時哉故賢達有言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又曰富貴有命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自古如此者可勝歎哉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兵屯興平糧饋不繼還襲府城節度使鄭畋語士卒曰行軍苟能滅賊亦可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赴行在

人固有能謀而不能爲者鄭畋是也畋爲僖宗畫命將之策[illegible]相爲賢矣及其當大政身任討賊乃不知居重馭

輕而倒扶太阿又不知和衆豐財而士有[illegible]遂
何耻如之此用之者違其才而敗不審己之過也
高駢好神仙信用方士呂用之熒惑百端有同兒戲
方士眩人大抵如此成五利張果呂用之所言智者固不
惑[illegible]而漢武非愚人也及其惑也如嬰兒之未孩易耳目
而不知則方士眩人之言有不可不指摘庶後覺之易悟
[illegible]天仙降格者若其果然則其服食器用宜非世間
所有然後可信今奇怪其字而不舍筆畧崖險其詞而不
離俗意或至書之縑緗藏之隱僻終無足異者甚則震雷
揚火御杯勺散肴核閃然如有聞乃不出於旦晝之昕皆
在夜昏之後帷幔之中有人爲之迹非世所無之物也由
是論之孝武之蒿呼與夫壇祠肹蠁及明皇空中告語

崔浩天人接對等事皆以自誣又以欺世至呂用之益踈
矣然高駢方日夕跨木鶴以俟其飛固不能辨天上之無
銅劒與青石也愚智紛紛同爲謬悠可付一笑耳
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駢攘袂大詬表詞不遜上命鄭
畋草詔切責之
高駢立功安南建績成都其才有足用者一旦桀驁犯上
無忌則由在鎮海日請討黃巢朝廷處置失宜遂生侮玩
之心耳是故處之得其道雖悔可以爲功處之失其道雖利
足以爲害僖宗荅詔責駢獨使鄭畋爲之何也[illegible]
[illegible]也駢既失臣禮大[illegible]言可[illegible]叙
[illegible]不辭因遷其怒[illegible]言有類[illegible]
陳敬瑄牓邛州凡阡能黨皆不問未幾邛州中[illegible]叛

父行全家三千五人請準法孔目官唐溪曰此必有故詢其
所以然果刺史求行全良田不得故恨之行全賂溪金百
兩溪怒斥使去
所謂亂者宜然而不然不宜然而然也宜然而不然故孔
孟窮爲旅人不宜然而然故莽卓貴極卿相撥亂者反之
而已人各當其分物各止其所則亂者治矣唐溪明足以
照姦智足以守信廉足以揚身若使處敬瑄之位阡能輩
秀昇揚師立之禍何自而起矣由是觀之自古衰世人才
之易地者豈特一唐溪哉總世之人所以汲汲於求賢惟
恐不聞良有以也
李克用進屯沙苑敗黃巢之將黃揆王鐸承制以克用爲東北
面行營都統田令孜[illegible]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
楊復光[illegible]令孜以建議幸蜀爲
已功令宰相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爲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
使
召李克用雖楊復光之謀用其言而出墨勅則王鐸也是
時克用初一小勝賊猶未殄而田令孜遽行私意遷遣元
帥但欲歸重北司其視國家危殆曾不縈於心故刑餘之
人慘忍怙寵如此僖宗年漸長矣不知蒙塵之辱宗社之
憂反以播遷歸功勑使嗚呼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
家之有雖然以懿宗英明寵一吐突承璀自其爲太子時
終身不能去於儒子何誅
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河南數十州咸被其毒
瘠地寒鄉其人儉嗇其受禍每輕四通五達之衢舟車間

賈之會土沃物阜民俗汰侈其受禍每重江淮荆襄自代
宗末漸罹兵革其後秦甫王郢黃巢秦宗權相繼殘殺重
以藩鎮擧兵又各有分地然後少止數十年間所殺豈可
以數計哉故善卜居者甘乎寂寞之濱善爲生者不以富
貲爲子孫累處亂世而能貧庶乎其可免矣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權盛心不能平敬瑄遣高仁
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當奏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
曰彼此列藩何得以我疆土與人田令孜恐其爲亂因事徵
之師立不受詔擧兵以討敬瑄爲名

陳敬瑄妄作勿論可也而楊師立何其繆歟是時天子在
蜀若高仁厚受命而來爲人臣者無以有已安得據城而
拒之爲師立者聞敬瑄之言表請入朝可也比仁厚立功

以州讓之可也智不出此乃爲[illegible]以外物爲重
昧於取舍去就之義夫烏知兩臂重於天下哉

黃巢圍朱全忠於汴州全忠告急於克用克用破巢走之營
于城外全忠固請入城置酒禮甚恭克用使酒語頗侵之酒
罷楊彥洪與全忠謀圍驛而攻之克用僅免全忠誤認彥洪
爲克用而殺之克用明日移書責之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
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
公亮察克用還晉陽上表請討全忠優詔和解之克用終鬱
鬱不平

晉汴交惡失自克用始克用固全忠所忌也然新救其危
解其圍全忠雖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固請入城特欲示勤
厚伸謝悃耳而克用不謹於禮無古者諸侯相見之儀乘
酒使氣以語侵之激全忠禍賊之心而召其兵全忠失矣
克用豈爲得乎克用既得免宜爲書與全忠曰茲者達赴
急難苟免殲敗敢圖高誼館穀加勤而軀鼠飲河過於杯
勺笑語卒獲昧乎古人之戒不知其鄭有失溫恭之道至
煩濬憂深用愧懷將佐有言思雪憤耻咎由涼德違敢修
怨方天子播越宗社阽危乃忠臣畢命之秋義士捐軀之
日克用才雖鄙劣志思奮勵公若寄其疏略使得自新延
首勤王之師願與同盟之後倘彥洪忠於所事諒匪私仇
儻加刑誅祗重吾過敢布腹心惟公實圖利之即整比軍
伍而去如此一舉而天下之譽歸晉陽矣乃不省已失力
校犯者擧兵至死志不克伸惜哉

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如
承平之態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兵殺之掠其資裝侍
妾而還奏云爲盜所殺

古人有言匹夫懷璧不可以越鄉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
淫王鐸犯此其又不亦宜乎鐸在相位不明是非乃同盧
攜而沮鄭畋信裴渥招賊之謀庇宋威欺罔之罪一年之
間使賊大熾及爲南面都統又不能式遏黃巢東走劉漢
宏一寇然則謀議乖剌施置乖方政之所殺多矣賊而蹈
禍亦豈特驕奢汰侈之罪哉

李克用進逼京師天子幸鳳翔克用表請還宮誅田令孜令
孜劫上幸寶雞宰臣皆不知明日孔緯追及乘輿七使還鳳
翔召百官時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宰相請避以令
孜在上側辭疾不往帥百官上表請誅令孜及其黨[illegible]攻

遣召朱玫迎駕玫亦惡令孜遂與李克用合追逼乘輿上幸興元玫還鳳翔欲立襄王熅遣拒之玫脅百官立之使遣為冊文遣辭玫自加侍中以遣為太子太保遣稱疾歸永樂

天子蒙塵雖外諸侯猶當奔問官守況輔弼大臣任耳目股肱之寄者乎田令孜自上為親王時有寵既即位擢為中尉付以政事于時蕭遘未顯用也及乘輿播遷至古綿遣自工部侍郎拜相其可為不可為蓋於此有決乎如以國步顛危不克負荷則力辭不拜可也如以人臣之義事不辭難則死生以之可也今日之令孜猶前日之令孜豈前日可與參決萬微今日惡其在上左右乎且已未嘗為上極言令孜敗國致寇之罪亦安可委帝自悟而悻悻不從乎故召朱玫雖曰奉迎車駕而車駕實由此危殆矣雖辭撰冊文不從朱玫廢立之謀而亦受其官祿之命矣奧君危之際如此乃辭疾歸永樂如他日何

王行瑜殺玫王重榮殺熅車駕還鳳翔詔誅偽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時朝士受熅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死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蕭遘之罪固可以死方之鄭昌圖裴澈則有間焉宋氏謂宰相孔緯與遘有隙勸其偽署而殺之緯遣何隙直以上在寶雞遣緯召百官而遣辭疾不見以是為憾耳雖然遣有拒朱玫之言有罪狀田令孜之奏有不撰偽冊棄官歸永樂之節若裴鄭則身相襄王其事有間矣杜讓能為僕人力爭而不為遣區別惜哉以愚考之遣之死由田令孜韋昭度非由孔緯也遣在鳳翔與百官罪狀令孜[illegible]

度請誅之蓋是被誅則田孝意也昭度結宦官得為相此讓能所以不能救歟

高駢將畢師鐸秦彥攻駢城陷囚之

高駢早有功伐據江淮膏壤之地財富兵強進可以師桓文獎王室退可以保土宇修職貢為強大諸侯而不失臣節誰能禦之顧惑一二方士至於喪亡是故君子之事其心不以一物自累衣服飲食不得則不生猶有寄焉餘可知矣虛明正靜可以監天地照萬物何往而不給不然衛懿公好鶴曹伯陽好田唐莊宗好優皆足以凶于家而害于國況神仙不死之說英主尚未能無惑高駢愚人也何以自脫哉

張全義據東都詔以為河南尹東都喪亂之後僅存壞垣白骨蔽地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於麾下擇十八人材氣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招懷流散勸之樹藝田無租稅歸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數年之後漸復舊制桑麻蔚然大縣勝兵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遂成富庶焉

破殘之餘撫民之效如張全義之在洛邑成汭之在江陵楊行密之在淮南其始至之日與十年之後戶口有百倍之增其事皆目前易為者夫人能為之而三人獨能成其功則有異矣使當時必其戶口之增田畝之闢稍稍之入以建官司分餉軍屯一切科斂皆不得免如亦何時則雖十八縣皆以全義為令長沒世而無功也惟無見其有為民害民所以歸之比及奏置令佐強者勝兵則以富庶之

勢與衆同欲不得不然者然則荒餘之地久而不復惟深
監六害而已矣
楊行密圍秦彥畢師鐸急彥恐駢黨爲內應殺駢并其子
弟甥姪無少長皆死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高駢之在成都殺突將也夜掩捕之老幼孕病無免者嬰
兒或撲於階或擊於柱號呼震天死者數千人有一婦人
臨刑戟手大罵曰高駢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糧激成衆
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乃更以詐多殺不辜天地鬼神
豈容汝如此我必訴于上帝使汝他日冤抑汙辱驚憂偪
恐舉家屠戮如我今日至駢晚節一如婦人所言或謂此
豈非佛氏所謂輪廻果報者乎曰似之而非也易曰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曾子曰出乎爾者
反乎爾者也積善有慶是矣而曰餘慶積惡有殃是矣而
曰餘殃蓋積之既久則末流必多故有虞之子不肖而隳
舜享祿商辛之後有國而祿父再亡可見殃慶之必餘也
若駢所得猶未足以償數千人之怨纔足見天道好還之
不差忒耳若夫輪廻之說謂死於此生於彼今世爲人後
世爲異物負冤於陽明之界而取償於幽陰之府則無是
理也駢惑用之使一方塗炭楊行密雖其怨讐起兵赴難
於義已得又能率士卒縞素向城哭三日雖非其誠于以
收揚人之心委秦彥以罪亦假仁之舉也
呂用之之歸楊行密也紿言有銀五萬鋌埋於所居克城之
日願獻之既而無之行密斬之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
於胷桎梏而釘之

畢師鐸破揚州即日收殺諸葛殷鄭之罪未及呂用之之
十一也而楊行密久留不殺何也用之之敗詐爲高駢牒
牒行密爲行軍司馬又以其衆迎之于天長此行密所以
不殺歟夫天下之惡一也用之既誤高駢有誤舉城以授
行密行密亦當數其罪惡肆諸市朝以謝揚士乃受其私
己之意而寬貸之及責餉不效然後施刑向使得金其勢
必將不死是行密喜怒生殺皆以利夫豈仗大義圖霸業
之道哉桐人桎梏世所謂祝詛厭禱巫蠱之類或見高駢
受誅必以爲驗彼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又誰詛厭之哉
然女子小人冒疾險很或出無聊之計者鮮不以此自夷
而人主亦多惑之苟明乎理則不惑矣
三月戊戌朔日食既癸卯上崩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
望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壽王傑與世劉季述迎於六
王宅
日有食之既人主喪亡之象也越六日僖宗崩占則信僖宗
昏庸亦可比之日乎曰天下一家四海一國僖雖昏庸固
君父也雖然日有食之既而帝壽崩悲夫儆戒可及天意若
曰唐德將終此其符耳甚哉宦官之喜亡人之國也如不
以亡人國爲喜必以安其身爲憂夫安其身惟賢君可恃
君而不賢亂所由生何身之能保耶楊復恭劉季述立
嗣從中外之望推奉吉王以輯寧邦家而必貪私立
恩出於己雖偷安目前禍不旋踵是不獨喜亡人之國亦
喜自亡其身中人視此亦可審擇而慎處矣

昭宗上　唐紀

羅弘信擊樂從訓斬之與父彥禎皆梟首
王鐸之禍樂從訓爲之彥禎知而不治又爲之隱而以盜
奏乃同惡也至是父子皆不免則好還之明驗也天明畏
自我民明威人怒於下則天應於上未嘗差忒顧有久速
參差之不齊耳其可忽諸
楊行密執趙鍠擒之朱全忠與鍠有舊求之袁襲勸行密斬
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吾好寬襲每勸我
以殺此所以不壽歟
謀議在人斷其可否在己行密知殺之爲非而從之是亦
好殺也安得以責自居高霸等四將及其下數千人無罪
而殲之畫策者袁襲也伏甲者行密也於趙鍠亦然故襲
雖不壽而行密嗣子不延豈非好還之明效耶

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衫袴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
至是令有司制法服禮官不可上曰事有從權勿以小
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劍佩侍祠
僭亂之事未有不自微而著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
假人皋陶曰五服五章哉傳說曰惟衣裳在笥衫袴內侍
之常也易以賤服則恐其生怨無故而與之法服是假以
器而躋之於是有爲師傅封王爵特未有稱帝者耳昭宗
所謂事有從權勿以小嫌遂妨大禮此特猾慧小數憚人
以口給不知從權之久習以爲常又安可復取也故亂之
所生則衣服以爲階
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濬
以功名爲己任自比謝安裴度李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
曰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問以當今所急濬請強
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會朱全忠請討克用舉朝不可
濬力主之
正其身然後能格君其君正然後能定國治世者衆正之
積也張濬以謝安裴度自比是有意於佐時君平僭亂也
而先結楊復恭後附田令孜反覆二豎之間東山綠野豈
有是乎不自省己恨人之議之顧欲強兵以力取勝此呂
政項羽所不能行濬何獨能之唐室之勢至于斯僭亂則
甚矣而亡形未必成及昭宗辨急輕佻欲速見小利始任
張濬終任崔胤於是唐亡可決向使王摶杜讓能韓偓諸
人獲輔初政久於其位亦必維持國勢不至蹶顛一相之
任其重如此

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奈何攻之孔緯曰陛下但顧一時之體
張濬建萬世之利上彊勉從之曰付卿二人毋貽朕羞
昭宗即位至是三年外諸侯雖擅兵相攻未有問鼎者及
張濬伐河東不勝然後侵叛四起昭宗坐不安席非外諸
侯幸王室敗而然由朝廷不分曲直倒置是非有以召之
也李克用訴全忠曰他日必爲國患全忠訴克用亦然兩
造之詞固未易析以其事觀之豈不明哉克用有興復大
功昭宗自言之矣苟非反逆尚將十世宥之乃偏聽全忠
之訴力主張濬之謀僥倖成功天理人心皆不與也其敗
宜矣故辨別是非審錯曲直使各當於理乃治天下銷禍
亂之要術也
克用上表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翦黃巢黜襄王

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詞今張濬旣出師則難束手已集兵五十萬欲與濬格鬭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叫閽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扆坐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斧鑕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

克用之表詞義直矣禮則不恭曷不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憑仗威靈遊展微效故者宰臣授鉞禁旅就行濟河而東遠賜薄伐臣引咎自省蓋有端倪良以拓跋思恭擅取鄜延宣武全忠兼併徐鄆見其受賞失在效尤遂攻雲州冀免誅責朝廷公道惟賞與誅賞之所加豈畏強大誅之所及豈幸寡弱竊以虞舜事父大杖則走不敢與濬格鬭姑欲避其鋒鍔將佐前近京闕冀蒙開宥察其精神方且輕騎叫閽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扆坐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自拘司敗恭俟斧鑕如是則詞文兩盡無可疵矣

夏四月有星孛于三台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赦天下

天人之際精祲相盪善惡相推天變見乎上則人事動乎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作於上所以然者天人一理上下同流故也是以爲君者必修大人之德以居天位先天而天不違則感之者順也後天而奉天時則應之者正也如是則日月星辰之行風雨霜露之降雖有舛逆乖戾而不爲咎矣昭宗二年星孛于三台入太微三台宰輔也太微帝庭也其象著矣其告戒切矣使君相仰而察俯而思答正厥事欲銷去之禍之來也庶可禦乎乃徒以赦令讓之惡人幸焉良民病焉於是上帝震怒不復可解而姦雄奸利之人各勵其兇氣以掃王室如彗之爲矣

楊復恭專制朝政上惡之出監鳳翔軍

中臣憑恃近君又有兵柄是以恣橫謂人無如己何然未有不自屠者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之在前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之在後孰能免乎復恭總宿衛制朝政假子皆爲藩方又養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植根固矣家計立矣而昭宗一日罷之曾無難者然則向之所爲特徒然耳曷若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之爲美與此可爲中人之永監矣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度諸將惟王宗侃賢乃說之招安流離禁軍士虜掠條列便利七條宗侃以白建建大喜從之明日威令赫然歸者如市

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爲賢才難知恐其遺也賢而見遺無與安邦國才而見遺無與立事功是故或取之耕或取之釣或取之織或取之市或取之商賈或取之屠肆或取之獄或取之讎或取之盜賊或取之夷狄或取之異教或取之走卒或取之胥史或取之工技其廣如此然後賢才不在下而皆在上賢才在上則下受其賜亂無自起矣觀王先成之言蓋王建與其將佐智慮所不及者一日得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才之隱伏於廬士草茅可

勝討哉是宜表而用之俾盡其所長而建不能又忌人勝
已宜其所就之狹劣也夫古之人取賢才之道如彼其不
拘而或者顧欲以詞藝任子兩途以得天下之士彼有實
用而不能爲文者地寒族冷而無由自奮者必待詞藝
子則所遺多矣

邢洺磁州留後李存孝以無寵於克用潛結王鎔朱全忠上
表以三州歸朝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許之節不
許會兵

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張巡以此責尹子奇者也欲教事其
先令順長陸贄以此諭德宗者也不能事上何以使下王
濤以此下王鍇武者也李存孝雖非克用真子固爲父子
久矣一旦叛父請兵討之將何有於君昭宗因其使却其
表下詔削奪存孝官爵汴以不當締納之義一舉而克用必
服鎔汴內愧存孝無所容而綱紀振矣今雖不許會師而
賜之旌鉞是教子叛父也子可以叛父臣獨不可以叛君
乎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王建屢請誅田令孜陳敬瑄朝廷不許建殺之上表曰開柙
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

公道在上其下服焉治世也清議在下其上惡焉亂世也
清議者公道鬱而後有公道者清議達而後行是故賞罰
者人主制世御俗之大柄不可以失焉者也田令孜敗亂
國家陳敬瑄敗亂藩鎮置于重典誰不謂然朝廷既不得
而治之會王建有請當承出詔書獎其爲國除姦之志而
許之豈不賢於建專殺而不請哉而猶且不許倒授之柄

昭聞匣出虎之譏昭宗宜斷而不斷之過也

廬州刺史孫儒殺楊行密父祖冢行密發斷之左右請發其
父祖冢行密曰何爲效之

父祖冢見發人子至痛之情也故儒斷之怨可雪矣宜報
其犯而報之然後快是自爲冤也向使不得儒而泄怨尚
不當效尤況已殺之乎行密於是知孝道輕重矣宜其能
雋馭羣才而霸有一方也

李茂貞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讓能力
止上意益堅官軍大敗茂貞進逼京師上以讓能爲辭賜之
死加茂貞中書令

李茂貞惡杜讓能在朝樂左右故爲不遜以激怒之讓能
非忍矣而昭宗不能也是以茂貞[illegible]討中向若否以優詔
申諭理義朝廷[illegible]與亂必不得
已嚴備謹守召援於河東亦足以制之矣昔成王生於富
貴坐享太平非有[illegible]之道曰必有
忍其乃有濟[illegible]中乃分
忿焉不相時不[illegible]不旋踵
而亡何他人之咎哉

鄭綮好詼諧爲歇後詩上以爲有所蘊蓄命以爲相堂吏往告
綮未信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
綮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

人當事任常苦不自知及臨事常苦不自克小人敗國
大抵坐此鄭綮則自知矣使其力辭不拜豈不遠過張濬
朱朴之徒哉利誘之其中搖焉冒利而忘義此固小

人常態也其言曰如人變何若力辭不拜誰得而奪之故
爲利爲義一念之頃反覆手之殊雖君子不可不致慎於
此也

董昌言政重厥以資貢獻饋遺甲天下朝廷以爲忠官至司
徒爵郡王昌求爲越王不得慍曰朝廷負我遂謀稱帝

人臣竭忠赤致齊討官勤勞適足以酬爵秩祿賞討而不
效勤勞而無成不特爲爵祿羞且當請責焉猶有功庸即
覬賞報已非君子之存心况於斂民財貿國爵乎夫竭萬
人生養之具而朝廷與其餌易一身富貴之榮而朝廷從
其欲恣出於民誘歸於上雖寵利恩私隨事而至然將何
以任之今夫秩祿逾分尚不克堪而窮凶極惡任夫不可
任者夫人不與有禍無福必矣如不謂然曷不以董昌實
憲梁冀董昌之徒監之哉

上以郄識多盜有踰垣入宮或侵犯陵寢者令宗室諸王將
兵衛警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於己交章論罷之

昭宗欲使諸王將兵雖非上策若大臣協計則兼衛將壯
外可以備藩鎮內可以制中官矣北司不便可也而南牙
亦請罷之何也此必非陸希聲韋昭度之謀直崔昭緯與
邠岐爲腹心耳小人蠹邪視人主聰明剛柔而作止者也
李克用有勞於王室則伐之杜讓能爲國忠計則殺之李
順節出死力去大奄則戮之然則人臣何所恃於君父哉
崔昭緯之於邠岐崔胤孔緯張濬之於武官蓋懼此也諸
臣之罪固大矣致其如此者誰歟故君不君則臣不臣春
秋之義所以端本而清源也

克用上表稱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稱兵犯闕請討之行瑜等
大懼茂貞上表請罪上令克用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

昭宗謂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若指李谿罷相又同昭緯被
殺此二役也行瑜信且安然李茂貞求招討使不得遣杜
讓能書陵蔑朝廷繼又上表譏詆昭宗舉即稱兵犯誅宰
相此三役也皆在行瑜之先然則不臣之狀茂貞爲首矣
克用於邠岐同華非有父兄之怨特爲王室雪恥故仗義
而來昭宗不明又任術數陰疑克用偏黨茂貞他日困辱
凶終蓋始乎此謀矣

克用既斬行瑜上表請乘勝遂取鳳翔上謀於貴近或曰茂
貞復滅則沙陀大盛矣乃詔褒克用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
瑜爲首今且當休兵息民克用乃止

朝廷力足以禁暴誅亂固不藉勢於外諸侯不納圖籍一
二賢藩爲股肱之助昭宗胡不虛心從觀諸方逆順之迹
功罪之狀當[illegible]於河東者斷自己心付以兵柄
使之討伐叛侮則朝廷之勢重矣乃用偉浮輕狡之心以
待[illegible]力之臣克用[illegible]手再三略不省悟貴近一
言則[illegible]之如[illegible]此主[illegible]亦無顏面告于河東克用
亦不復[illegible]昭宗又見其[illegible]危迫未有不動心
興[illegible]其故乃皆自取亦不足悲也

崔昭緯[illegible]救於朱全忠遣中使追及斬之中外稱快

夫子內臣無外交朝于諸侯春秋貶之交私議論其法誅
之況結強藩以爲援劫宰制君父乎此義也爲人
臣有不能知義人則固不肯守所以然者計利害也王室

微方鎮盜政在奄寺陵傷搢紳不外有所倚何以保其身安其位小人趨利避害自以為得矣使其永利而無害其何善如之惟逆理也故所欲未遂所惡已及是故崔胤之結高駢崔昭緯之結王行瑜李茂貞張濬崔胤之結朱全忠雖煒煒俄頃間如權化石火未充把玩而誅夷戮族有不可勝受之酷默則何之不全者乃所以自滅也或曰杜讓能王搏皆賢者而亦不免何歟曰賢而事昏亂之朝固有不免之理矣儻如韓偓司空圖者又豈有此患耶

茂貞逼京師延王戒丕請幸太原上至渭北韓建累表請幸華州上憚遠去遂從建請以府署為行宮建居龍興寺

諸侯失國而託之諸侯則有寓公之禮矣天子以四海為家其巡守也諸侯避舍以待其[illegible]事焉蓋無適而不為王也雖然此自綱紀不紊時言之耳若夫迫於強暴將欲避之是北辰不居其所衆星將安拱哉春秋不以諸侯朝于王所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焉唐室至是尾大中乾形勢已去將無可為者必不得已外倚大援亦必擇其人之可託與否晉陽興王之地李克用有大功於王室延王戒丕之言是也昭宗又昧於從違卒就韓建夫建乃與邠岐連兵陳于闕前執戟學相者也克用豈有是哉事幾再失是昭宗自從其亡安得歸之天數耶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六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七

昭宗下　唐紀

韓建奏諸王謀劫車駕幸河中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勿典兵預政詔上不聽引兵圍行宮表疏連上上不得已從之又奏罷殿後四軍於是天子親軍盡矣未幾發兵圍十六宅殺十一王以謀反聞

昭宗初憤藩鎮欲削平之而不能旋別議自嘗親受韓建迫脅矣乃自投于掌握既罷諸王兵又罷天子宿衛譬如百足之虫朝去其五夕去其十九然尸居雖欲有所可否又安得行其免於凍餒未至耗殺者特時未至耳易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也動一也不利者三吝河東之吉而從華州之凶目視十一子為人所屠悔將何及嗚呼悲夫御得其道則昆虫草木無乳孳夭閼之患不然一身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況妻子哉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不教子不敢用小人亦兼此大柄為易世之後末流之若此也唐室至是其[illegible]有來孫歟

初李克用表劉仁恭為幽州節度使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約共定關中仁恭不從囚其使者克用自將擊之遇伏而敗仁恭遣使謝克用克用復書曰公仗鉞按兵[illegible]民立法擢士則欲其[illegible]將則望彼酬恩己尚不然人[illegible]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屛帷持干將而不[illegible]人捧盟盤而無詞者誓

克用答仁恭有類杜弼移梁其言皆驗何[illegible]自陳其理而已鄭畋草責高駢詔則有念[illegible]所

以爲罕之言克用前後表於君上笑於鄰敵語下[illegible]作其語
大約質實使昭宗善聽言亦可以得其爲人而不失所從
佐
右補闕張道古上疏以爲陛下即位已十年曾不知爲君馭
臣之道臣恐社稷終爲賊臣所有上怒貶施州司户仍下詔
罪狀宣示諫官
張道古謂上不知爲君馭臣之道昭宗宜召而問焉必有
以發聰明而進其獨智者采而用之或足以圖存而救亡
若夫所陳猶當求賢博訪蒐羅之補未宜斥逐諫諍之
路既斥逐之又以宣示諫官是禁使皆不得言譬如人
手足不能舉疾矣復塗塞其耳目則有死而已矣
帝爲至長安欲藩鎮輯睦賜克用全忠詔和解之克用欲奉
詔全忠不從
昔賈復以小故怒寇恂光武兩解之以其事不足治而二人
皆賢將又光武威明足以制之也及張延賞李晟交惡德
宗雖和之而延賞終芥蔕則以二人所爭輕重有偏而德
宗陰有左右也昭宗以褊迫恇怯之資當祿去王室之日
不分是非專事和解夫誰聽之全忠不聽小人常情也克
用猶欲奉詔其心終君子惜乎昭宗失之也
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求帥邠寧克用曰先已奏[illegible]蘇
文建今復二三吾輩何以異於行瑜罕之退私於蓋寓寓爲
之言克用不應罕之甚鬱鬱及昭義帥薛志勤薨罕曰無帥
罕之引兵據之克用怒責之罕之遂降全忠
李克用以王行瑜激君爲戒而效其所爲是也而待罕之
之則不爲無失邠寧既先奏除人澤州關守在後又斬而
不與罕之自取之此乎秀蹈足陳平附耳濯高封韓信
之時也幾會[illegible]失[illegible]由是[illegible]克用謀
主而不力言何也寓[illegible]克用[illegible]朝廷[illegible]遺與
克用均以此佐人不見疑李矣固難欲其主之義德已也
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與崔胤謀誅宦官摶恐其致
亂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宦官擅權[illegible]不知其勢
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胤不悅乃令全忠表摶
罪惡貶崖州司户未行賜死
昭宗在位已十有三載其人才可知已久矣王摶爲相累
年未聞有所匡正獨此數語曾未足以救昭宗之急促消
姦變之亟生已爲崔胤所擠置之死地然則稱其明達
有量稱其亦[illegible]君而冒於居位當其時也非責盛
之卿與世受國恩者無求身之義自餘者去之可也故孔子
曰天下無道則隱[illegible]也
全忠以王鎔與克用交通[illegible]鎔懼請和全忠許之而還成
德判官張澤言於鎔曰河東勍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
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
乘勝取之使河北諸鎮合而爲一則可以制河東矣
張澤爲王鎔謀者勢[illegible]河東之近附宣武之遠一愚
也全忠克用之忠功附全忠之姦賊二愚也鎮晉既通好勸
使反覆自棄信義三愚也說朱公兼取幽滄易定合河北
之勢則於成德何利焉四愚也澤之意特以朱強李弱爲
向背耳以強弱爲向背而不論義理非守國之善計也

上自華州還怨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中尉劉季述等會上獵苑中夜醉歸手殺侍女數人乃詣中書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乃召百官署胤等請太子監國狀季述伏將士於門外以狀入白帝遂幽帝于少陽院矯詔令太子嗣位

昭宗歸自華州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無常者憤為中外所制而無如之何也雖然亦不善處困矣在易之困曰困亨困而有亨之道也九五劓刖上下皆揜於陰為所傷害天下不來困莫甚焉苟有剛中之德致其誠意求在下之賢必有應者故困厄于前而受福于後然則昭宗之困非必不可拯也特德非剛中心無誠意下急僕僕昧徐說之義是以終於困而已也當是時國家之勢如積薪在炎火之上累卵在頹石之下尚何心於馳騁田獵樂飲而沉酣也左右宦官素為仇敵伺[illegible]百父乃以[illegible]恭說之能無少陽之辱乎

進士李愚上韓建書曰公居近關密邇[illegible]視君父幽辱而志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何不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元凶破膽矣建不能用而厚待之愚堅辭去

李愚自進士時已有遠見忠謀宜其終為世用也惜其所告非所當告耳韓建與邠岐鳳陵帝室有年其事暴著天下所忿疾愚豈不知使其能忠則無擁兵犯闕消散禁衛盡殺帝子之事而請車駕駐華州也當有民復翼亮之功矣前日肆其凶虐今日豈能舉義乎故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李愚於是為不智矣

上反正崔胤陸扆上言禍亂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安矣上猶豫兩日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未聞書生為軍主也上謂胤扆曰將士意不欲文臣典軍易堅求

崔胤之言其心雖私其策則是冢宰位六卿之長於天下事無所不統況兵權有國之司命而可不預知乎昭宗因其請即以付之可也然不當分於左右使之通掌不亦善乎李相獻言則猶豫不從而問之三武夫彼三武夫雖有誅四大竪之功其本固北司之隸也夫豈足與謀乎亦豈當與謀乎蓋昭宗天資儇淺惟中而不信人既與君子無始終又與小人生疑阻一有變故則手足紛亂制命於他人稍得閒暇則意氣踴躍處事於分外使當承平猶不能自免況於亂之日乎

全忠遣張存敬圍王珂於河中珂遺存敬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請俟朱公至而降存敬以白全忠全忠馳進之先哭於重榮之墓甚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全忠曰君郎君如此使僕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歔欷既而潛殺之

舍聖人無誠於善者矣勉而為之持久而不息亦可以入於聖域也或作或輟則視其作輟之久近而分其君子小人之效也偽而善偽而惡則惡不足以勝善善之消如螢惡之炎如火其趨小人莫可禦矣朱全忠是也古之人於為盜賊終為忠善固多有之全忠雖逞肆一時然據位近其行事始終如一賊耳其表裏於王重榮而禮遇之[illegible]其言之哀者拉淚未乾而珂已見殺方誘曹[illegible]

袁紹而厚恤其家又遠不逮焉事之奚者尚爾自餘何可勝言也積此心術而望長久得乎

崔胤請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上乃令胤封疏以聞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納之宫中調察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

人主如昭宗可謂孤立矣與宰相謀事而宦官屬耳使宰相奏疏而内人竊目爲天子子孫而孤立至此咎由祖宗也彼既往古不及知矣後來爲人祖宗爲其子孫長慮深計者宜以爲戒矣前有覆轍而後不以爲戒者不讀史也故姦人欲迷主者眩以性命道德之高談訹以二帝三王之遐軌而不使之讀史曰漢唐以下何足道哉逮其末流講詩則置國風講禮則置喪紀講書則置湯武之事雖或讀史在漢則讀文景宣帝光武明章而已在唐則讀貞觀開元永徽求和而已稍涉危亡可以警懼主心者則不進也於是覆轍在前後車並轡而不得悟故博知往古者人主之要務不可不學也

全忠聞韓建有勸天子幸鳳翔表乃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檄皆李巨川所爲全忠斬巨川以建爲忠武節度使理陳州

韓建脅君父殺親王鎖削宿衛罪孰大焉全忠勤王宜正其名而討之則霸業成矣逼而奪之易以池鎮聽其誑語委罪幕僚全忠非不知也陽以詰責實喜其凌弱帝室雄奪其地而復畀旄鉞彼大鄭之扃固維藩也建於焉終其身無討伐之患然則全忠賊智甚矣方建之請幸又論諸

上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卿何不悟奕曰佛乃胡中桀黠彼土中幽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用欺愚俗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

如奕之言未足以斷佛道之至彼所以能張大其說流傳千有餘歲高明之士往往從之者亦有以深動乎其心矣若苟曰妖幻而已則中人以下亦或能然之蓋不如是也然其説實爲浩博連類以相塵六者反覆隱顯引而伸之遂至於數十萬言故君子曰若一欲窮之必未能窮而先爲所變故不若置而不觀此爲中人以下者言之也若夫上智之士既不可惑亦必通讀其書抉其樞而劉其髓然後氷釋雲散渙然無疑而遺術之爲天下禍而至當之必歸于一也

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有失輒許諫官諫此貞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可持是爲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魏徵褚遂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憚人君威嚴下不承大臣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取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道之士則或訐或比陰行其私而人主不之覺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爲要也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

舉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爲大臣而久無所舉人主詰

目之他日朱全忠與趙崇斥爲輕薄之魁又如裴樞杜齊
輕浮之黨然則朋黨云者真小人憎君子之名也與己同
則謂之忠信不與己同則謂之朋黨人君豈可輕聽此言
而妄加諸士大夫乎伊尹告太甲以逆心者爲道孫志者
爲非道其取舍乃如此此人君聽言之要術也
蘇檢薦爲韓偓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令朝夕不
敢乃欲以此相汙耶
小人遂利雖錙銖之微猶有決性命而爭之者況一品之貴
萬鍾之富乎故雖蹈危垂亡之時其圖之益急大抵僥倖
一得謂後日之患未必相及以此自寬焉耳獨韓偓以宰
相爲汙己不肯就焉他日寧以罪去在昭宗朝可謂賢者
矣
上欲相韓偓偓辭而薦趙崇全忠怒使朱全忠見上譖而逐
之上與之泣別偓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
主暗國危韓偓久於近密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謀議
君臣之分有所不忍辛相人臣所願欲雖國瀕於亡未有
無相之日而偓終不肯拜甘心斥逐其去雖晚志操可尚
矣人誰不富貴貪富貴於無道之時可也人誰不死免死
於逆亂之手可也
楊行密將李神福擊杜洪洪求救於全忠全忠令荊南成汭
武安馬殷武貞雷彥威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且欲侵江淮自
將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李珽諫曰武陵長沙皆吾讎也豈
得不爲反顧之慮乎汭不聽雷彥威至鄂州殷彥威乘虛陷
江陵盡掠其人而去神福擊敗汭於君山汭赴水死自汭
荊郢之間殆至無人
成汭爲荊州辛勤牧養初至之日有民戶十七至是十有
八年乃有實甲十萬人舟艦甚盛苟能輯睦四鄰慎保疆
埸增修德政他人安得而窺之若畏朱全忠之命亟勉出
師者宜使偏裨助爲聲勢可耳而乃輕用大衆自取亡滅
迹其所以然狃於西伐歸峽之勝又貪地于雲夢也既勝
且貪向者勵精爲治撫集彫殘之智聰狀皆蔽貪之爲害
如此不寧惟是史載汭末年民戶及萬而出師十萬人則
所存無幾矣重戰輕防豈知兵者耶
寧國節度使田頵因破馮弘鐸詣揚行密求池歙不獲行密
左右求賂於頵頵怒遂有叛志
田頵求屬池歙楊行密不與是也而不能察其下之索賂
于以見行密之政素不戢下非左右特施之於頵也然頵
已據一州又求廣地以寸功要賞又何惡於人之有求於
己不知自反遂取滅亡貪慾之災也故雄猜多詐勸軍
旅數起其亂曾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
臧衰亂之世人人逐利知德行者少矣高曾取戒揚行密濂
利頵稱其賢亦非庸武夫但不能窒慾懲忿而陷於求忮
之禍亦可爲監哉
是時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與其弟荊
南留後匡明委輸不絕
忠孝至行也有所利而爲之外行雖美內心則惡惟無所
利而爲之文或不具而情乃善矣于是時唐室衰微藩鎮
奉上非有賞可冀有罰可懼而二趙勉勉輸貢其無所利

而爲之者可不謂忠乎同時據境土力足以供王而不供者得不愧乎

崔胤假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及全忠有篡奪之志胤懼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無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兵募以實之會全忠欲遷都洛密表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誅之

假手於人以濟吾事事已獲濟義當與之有終非大故不可絕也不然當慎諸其始寧事之不濟不可假非其人爲末流之難熄也崔昌遐是已寧相時來則爲既去位又何係於心哉而忿憾奄豎必行克伐之志當是時非仗全忠兵力何以能勝而全忠非可交者也人見昌遐深結賞武疑其有輸忠社稷之意胤非敢爾直惡奄豎恣戾貞耳不然何用區區召補六軍十二衛爲王室壯形勢哉是則胤自謂能以全忠而不知其在全忠度內也故不擇交不慎始終必傾覆崔胤之事亦可監矣故比之六三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悔吝凶厲不足以言之必至于傷敗然後已

全忠逼上遷都華州上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衿左右莫能仰視

堯舜以天下爲公選賢而付故亂不生三王與子子不能皆賢也於是亂生爲非與子之法使然由與子之人不善處也雖然祖宗遺以成憲又敷求賢哲眾建諸侯以爲輔之雖時有小亂旋復興復自非大無道如桀紂雖不亡可也三代而後有天下者趨一切之功以智力持之豈有仁義之訓君子之助友邦之賴子孫智淺力劣則多奢多力者謀奪取之莫之能救則不可如何之勢至矣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是故傳賢之道不至於不可如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傳子之道其終至於不可如何桀有南巢之放紂有黃鉞之誅赧有頓首請罪之辱孺子嬰之幽于夾壁也山陽公之拘于許昌也曹髦之隕于車中也懷愍之步出銅駝也司馬德文之欣然書詔也劉準之泣而彈指也魏子攸之鞭馬絶糗也皇泰王之布席焚香也唐昭宗之自比凍雀也朱友貞之哭對敬翔也唐莊宗之置酒石橋也皆居不可如何之勢也然則天歟人歟曰以天言之歷數有歸以人言之惟德是輔爲天下國家而荒于酒惑于色冒于貨賄淫于田獵後于土木耽于遊宴黷于兵革惑于左道是之謂不修德不知修德必疎君子必近小人於是亂而危危而亡不可如何之勢成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是以古聖人立教不言天命惟曰敬德不敬厥德則早墜厥命周公以此戒成王成王將崩出誓言曰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其命羣公曰敬保元子濟于艱難其不忘周公之訓而克踐如此是故敬之一字道之樞治之原也人君誠能講學明善修已以敬百世其國可也

帝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玄暉以告全忠全忠方西討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振玄暉朱友恭氏叔琮圖之

南人有言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孔子曰善夫不恆

德或承之羞不必占筮蓋必至之理也故易曰不恒其德
無所容也昭宗年已長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躁動輕
決之態曾不少懲困於心衡於慮而不作徵於色發於聲
而不喻所以至於極亂必亡由主心不可為也當是時我
躬不閱皇恤我後而與全忠爭德王之死所謂一朝之忿
小人之情非惟全忠不逞曾操昭宗必於山陽公亦遠矣
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乘方醉遽起走史
太追而弒之玄暉矯詔立輝王祚為太子即位全忠聞變陽
驚投哭自投于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
伏梓宮慟哭流涕奏誅友恭叔琮二人友恭臨刑大呼曰賣
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
亂臣賊子自王莽而後姦猾變詐日以滋甚大抵欲蓋其
迹而已然史冊書之至詳其方寸之微亦莫得掩奚可蓋
也或曰後世固傳之矣彼以蓋當時耳不曰史固出於當
時之人乎而亂臣賊子必為掩蓋之文乎以見良心不亡
特為利欲所蔽也全忠急於篡代挾帝自近使蔣玄暉三
入圖之日夕以冀乃曰令我受惡名知弒君之為惡是良
心也汲汲圖之為利欲所蔽也不能自克其蔽益甚則為
全忠之流此春秋所以深陳辨晰之辨在一間而已可不
慎哉為全忠計者既不能建服李茂貞經理長安致紀朝
政率天下方鎮以恭順之道唐若未亡吾固事之若天命
既授亦不容釋矣如是雖未能遠過魏晉而免夫篡弒之
惡誅討之罪豈不善乎史太友恭叔琮猶成濟[illegible]也
殺之大惡亦足少謝天下而全忠乃殺朱氏二人其意自
以為討賊之事盡矣猶能盡欺天下乎友恭臨死之誓其能
免乎

昭宣帝　　唐紀

夏四月庚子彗星出西北五月乙丑長竟天占者言君臣俱
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是疏朝廷名士素所不快者獨孤
損等三十人盡殺之
誅罪人以存義雖多無傷殺無罪以便私一夫不可柳璨
假天象以除素所不快者一言而陷三十餘人餘怒所及
猶不啻十數自以為計之得也曾未十旬已罹其禍故曰
人必自殺然後人殺之其事好還不可誣也唐亡五代繼
之干戈日尋以人為嬉以殺為德垂五十年然後定竟天
之彗殆為是發而占者謂君臣俱災殺人以禳其凶酷矣
豈天意哉故柳璨殺身於前全忠覆宗於後[illegible]息之頃矣
事常然可不畏哉
初禮部員外郎司空圖棄官隱居中條不起柳璨以詔書徵
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璨乃下詔以為徵
代鈞名可放還山
唐末進退不汙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柳
璨徵之即至以鄙野自置遂得潔身前史乃謂圖懼璨而
來則誤矣審有懼心必黽勉就列安能為墜笏失儀之狀
迹近而意遠情疎而罪微此蔡邕伍瓊周毖之所難也詳
味其書想見其人嗚呼可謂賢矣哉圖有詩行於世詩未
必工也世之變之則以其賢也若夫失節犯義不齒于士
君子之列則雖吟咏比興上揖孟宋下友甫白何足稱而

揚之哉

全忠急於篡位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諸道元帥以示有漸全忠大怒玄暉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作天子耶玄暉曰非敢背德但以人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欲爲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

蔣玄暉等惑於傳禪之名故欲先封大國次行殊禮若全忠意者取傳國寶即日受禪可也是亦不識名實者也此以禮讓而去彼以禮辭而受去者非有所迫禪受者非有所攘奪是之謂傳禪若堯舜禹是也三代而下莫非兵取爲有傳禪者哉曹孟德最爲雄猾不遠者凡五六年而以次而升終不及取以以其子然考其事可謂權賊亟使全忠今年進王爵明年受九錫又明年唐帝遜于位豈能盡其刼奪篡盜之情而玄暉乃曰人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是以封國殊禮爲義理之盡而服人心小人自以爲中庸而無忌憚何世而不然也或曰均於攘奪玄暉失之緩則當如全忠之亟歟曰跖之徒以分均爲仁出後爲義爲盜一也全忠其臏傳東方者歟玄暉柳璨其誦詩別嫌者歟是故取之而是則湯克夏即曰放桀武勝殷即曰殺受雖殺情無留事也取之而非則如魏晉五朝隋唐五代皆先稱其柄繼弒其君乃篡其國故雖彌文委曲品節似之亦何異羊質而虎皮猨狙而周服此道之所不載也唐有

天下歷二十君爲子所逼奪者三焉爲婦所乘者三焉爲賊所逐者五焉爲妻所弒者一焉爲宦官所立者九焉爲所弒者三焉爲所廢者一焉爲方士所敗者七焉爲強臣所殺者二焉不爲小人所惑者僅得二三而無全德者矣其治効則亦亞於兩漢而賢君如是其鮮何也得之以兵力守之以智術知仁義爲美慕而行其淺者則太皇耳若夫躬履聖人之道希蹤先王之治雖文皇猶未足與議也故雖至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四夷賓服號稱太平傳稱二十享年三百而國家之禍乃最盛於前代爲古之稱有天下之盛者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今唐子孫受禍者多矣武氏殺之祿山殺之朱泚殺之韓建殺之朱溫殺之其敢於斲喪豈無所自哉文皇弒兄殺弟滅其十子非爲天下除害也一身之計耳計一身而推刃同氣使無亂嗣此念酷烈天地鬼神其肯舍諸他日宗支五罹殺毒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乃天理之必然也是故古之王者必修身以齊家然後治國舉天下身之不修顧欲以威數機詐禽制百千萬人使必我之服而不敢動其可哉文皇誠以堯舜文王爲師則其道必本於父子夫婦兄弟之間不幸於慚德愧行之多而其治必本於敎化之行風俗之美而無家法隳遲爲人魚肉之禍矣故嘗試論之帝王之德與其治猶之玉也祖甲武丁成王宣王瑕瑜不相掩者也兩漢而下直珉耳又其下焉山石瓦礫耳是故生而知之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友之者斯可矣居乎大位可無天德哉欲成天德

可不由擧哉羣臣不明於天下豈非有天下國家者之
大病歟

太祖　後梁紀

帝與宗戚飲博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矣以博爲帝不懌而罷

穿窬之盜必以夜行正晝穴坏必以詭譎積而至於竊國其矯飾蒙蔽又甚焉所以然者畏人故也人而盜竊四心盡亡猶知畏人則有不可亡者心不可亡而淪胥以敗皆由不能充其類而已朱溫爲盜二十餘年卒篡唐室全昱初無諫止與其利也及見溫被袞冕稱皇帝則惕然驚懼發於言色此所謂不亡之良心不期然而然者朱溫平生本末於是數語而盡矣然則全昱豈有何處將受其富貴而滅族乎將辭其富貴以全家乎識審度大小脩短之數無寧堅守所志歸耕碭山自附於武攸暨之義則溫之族固滅而朱之宗必全矣見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欲蓄疑行險旣居王爵又封二子於是舉家爲賊而參夷之罪勢必相及雖歸碭山安能免乎此可爲有識無斷臨畧猶豫者而莫之避者之戒也

蜀王約晉王各帝一方俟平朱溫乃與復唐室退居藩服晉王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唐末盡誅宦官詔至河東晉王匿監軍張承業斬罪人以應詔至是復以爲監軍待之加厚承業亦爲之竭力

唐既亡矣克用猶守臣節誓終其身然則昭宗疑之而信全忠信非所信疑非所疑故劉向之言黜而王莽作亂蓋之言棄而侯景來李克用之忠不見察而唐室析遷矣雖然王之與帝皆有天下之名以王爲爵自漢失之苟稽其實亦豈可居乎此非克用之所喻也而安於爵列不敢董僭其賢於當時方伯遠矣且克用守臣節故承業爲晉盡力以報恩存勗僭帝號故承業爲唐救死以明志奮壁尚能爾士大夫宜如何哉

唐帝之禪位也令禮部尚書蘇循爲百官牋詔大梁帝即位循以有功日望爲相帝薄其爲人敬翔亦惡之言於上曰循唐之鴟梟不可立惟新之朝詔勒令致仕

人莫難於自見蘇循求相於梁與梁之篡國於唐何異朱溫薄之薄其無節也敬翔鄙之鄙其無恥也循則誠然矣移責循之心以觀己將何所處含己鴟梟而謂人鴟梟循肯服耶若循者特不能死於唐其奉牋進策非出己謀其罪比之溫翔猶曰薄乎云耳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以幽州城不固居于大安山其子守光通其愛妾仁恭杖而斥之守光遂據幽州囚其父自稱留後遣使請命以爲節度使同平章事

賊之相比非因爲黨與自其所見之同也劉守光囚父而奪位曾無畏懼又請命于梁則以朱溫戮君篡國必容己也溫既從其欲仍升之爲宰相夫以狡黠之資豈不知瀆亂三綱之大不利乎蓋所見然耳曹操司馬懿皆盜賊之靡及既得之亦必假託仁義以蓋其後然子孫猶不得免

焉若朱温者以盜濟盜故不旋踵而及其身矣

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士卒多亡乃文其面

伊尹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孔氏曰鑿其額以墨涅之吕刑曰苗民湜爲劓刵椓黥孔氏曰黥面也然則涅其額者乃五刑之正而黥其面者乃五虐之法也額受墨涅者膚疾然雖刑而不害以字文面則棄人矣是法也始於有苗至劉仁恭朱全忠加甚籍民爲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去以自別於平人非至不仁者莫忍爲也或曰有罪而文之可乎曰昔人肉刑之議以爲斷不可續死不可生推類而言則墨不可没矣爲國者有刑有赦以罪而黥以赦而釋而黥文固在何以赦爲然則斯道也其可以爲故常而無改易耶

晉兵寇洛州

司馬氏自以謂正閏之際非所敢知然蜀魏分據則書諸葛亮入寇是以魏爲正矣梁晉交爭而書晉兵寇洛州是以梁爲正矣孟子曰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先主武侯繼不爲興復漢室其人品高賢固自冠冕三國乃以曹氏壓之若河東雖出蕃夷然忠功義烈蓋唐末第一流而又顯然斥爲梁寇地雖敵德則不倫是以成敗論事而不要義理之實豈所以訓哉然則如何以兩下相殺書梁晉之事以比伐魏賊紀蜀兵之出然後當於人心矣

晉王克用卒其子存勗立克用多養壯士爲子寵遇如真皆年長握兵心不服人情多向克用之弟克寧假子存顥說克寧殺存勗附于梁事泄存勗執克寧存顥流涕誅之存勗小字亞子

昔人以外孫爲鄫後春申以其妹與李園吕不韋以侍妾與秦太子皆欲奪人之國而覆其宗然陰計密行不使主人覺也至漢唐乃始賜人以姓與夷狄叛逆之人顯通譜牒其昧於別生分類甚矣末流乃有養異姓爲假子寵遇猶親出者小則至將相大則至帝王其與奪人養子何以異耶人事如此則陰陽之氣從而謬亂天地之位從而倒置其爲將相帝王者或出於盜賊或出於蠻貊或出於俘虜或出於童僕雖不旋踵殄滅然亦搶攘颬鶩乎一時使人綱人紀因以大壞夫豈可盡歸之天數耶立國立家者固將世傳而不失而取異姓爲子是曾不爲身後之慮蓋亦愚矣李克用百戰辛苦克有土宇若非李存顥謀泄則沙陀宗國將未可知由是知春秋書莒滅鄫垂訓之義遠矣以此防民不特朱武保字螟蛉自底亡滅而徐温郭威又循其轍不知戒也若夫舍己之子以與它人取妻私子立爲儲嗣者民斯爲下又奚責焉

梁兵之圍潞州也李嗣昭閉城拒守克用遣周德威救之梁將李思安於城外更築重城内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克用臨終謂存勗曰嗣昭困於重圍俟葬畢汝與德威速救之且曰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克用既薨潞圍益急存勗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朱温所憚獨先王耳若簡精兵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起兵直抵夾寨分道攻之梁兵大潰

昔衛宣未葬而衛朔即戎鄭襄公未踰年而悼公伐許於

法宜書子而春秋以爵書謂其以吉服從金革也宋桓未葬茲父出會得不書爵宜若無失而以子書謂其以墨衰與會盟也晉襄擽秦師敗諸崤爲人所侵伐不得已而應焉亦可免責矣春秋貶而稱人以狄待之何也甫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絰而從戎非子道乃狄道也魯昭公從其毋蔡歸不改月而大蒐春秋直書其事蓋有以三年之慼而不廢一日之蒐君不懷親臣不忌君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爲惟有門庭之寇存亡係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有二事而可爲此書晉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存勗夾寨之戰君子深有取者與是類耳梁攻潞州圍之置夾寨以防救兵遏救援距晉陽不百里晉王克用薨潞州朝夕破可謂危急之勢矣使存勗於是焉執哀戚之常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爲孝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河東霸基危而復安幹父用裕其責重負君子不識其以喪服從戎而美其合伯禽之事垂訓大矣哉

張顥惡嚴可求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詞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

死者人所必不免而人不能處者有三蔽焉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惑者不明懼者不決貪者不舍故佛氏以了死生爲一大事兀兀皇皇求所謂悟徹無礙而嚴可求非有朝聞夕死之道者也乃能處之恬然三蔽不作由是觀之爲死而學者皆蔽蒙之民耳

徐溫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詞而決之皆中情理謂嚴可求曰吾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強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

徐溫不知書而所見若出於書者子路所謂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者也無寇戎之事人乃得解衣而寢甘食而居溫之意有見於此此特一端耳厲王之監謗始皇之偶語漢武之蠱祝桓靈之黨錮高洋之慘烈武后之羅織當是時斯人嗷嗷如在湯火莫不有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之嘆瞻彼四方蹙蹙靡騁之憂然後知徐溫所言有類仁人君子愛人利物之心其賢於學古入官而以政殺人者相去什百矣

帝之未即位也遣朱友寧攻王師範友寧戰死師範雖降帝待以客禮及即位以爲右金吾上將軍友寧妻泣曰陛下化家爲國宗族皆蒙榮寵妾夫獨死於師範今仇敵猶在妾誠痛之帝曰朕幾忘此賊遂族之死者二百人

朱全忠以詭計以威擊伐中原雖篡奪姑志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掃滅無餘矣蓋嘗據尹氏所載自溫去黃巢歸朝廷以至僭帝其親行及命將所屠殺者無慮六七十萬人以道言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高矣遠矣雖漢唐猶不可責以此也以理言之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佳兵者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出乎爾者反乎爾自衰亂之時篡弒之賊未有善終者也全忠淫於子婦聽其譖愬失信降將一日而族二百人則其爭地爭城慘毒所注從可知矣人之與人類也其道亦相養能

兼養天下然後可以爲人主而殘之如此其異於自殘也
幾希故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淮南將鍾泰章有功賞薄而未嘗言後逾年因醉與諸將忿
爭而及之或告都指揮使徐溫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爲
滁州刺史

徐溫相人國鍾泰章爲人將各得其道矣有功賞薄而不
言者有無市井之心忘功矣賞而知過徐溫無自賢之行
韶然較之溫賢於泰章何也泰章晦默於先而虧失於後
溫忽遺於始而悔改於終此其所以異也

劉守文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助之守文兵敗
乃退

朱溫助守光以子囚其父悖天理甚矣然溫弑君篡國之
人也又何責焉劉守文攻幽州則討其因父奪位之罪也
晉王兵以義動當拒守光所請助守文伐之一舉而父子
兄弟之道皆得今乃救援守光抑挫守文人之稱斯師也
謂之何哉其異於朱溫所爲幾希矣

劉知俊功名濃盛以帝猜忌內不自安會帝徵之知俊懼遂
奔岐

古者列國大夫有去國出奔之禮然必擇所從苟去一邦
之一邦徒欲偷安目前而其君不足以主已終亦必亡而
已矣當是時與朱梁爲水火者晉也岐蜀皆其疾讎況晉
君方明兵練國治[illegible]不而他適歟如河東知不及此乎亂
國於岐又不足恃而[illegible]身於蜀然則爲[illegible]計不[illegible]

哉

歎王羅紹威病乞骸骨帝謂使者曰歸語而王如有不諱當
世世貴爾子孫

聖賢之君兢畏天命常有馭六馬涉淵冰之懼故日慎一
日曰不其延乃能享國長世光武曰豈敢望千年乎朱溫
盜有神器僅據中土正不敢自保之時驕誇侈大以世世
貴爾子孫許羅紹威可謂貪無紀極者矣此與始皇累數
其世至於無窮一同愚見故凡人主與臣子以富貴非人
主能制富貴之命也係其人之當得與否而已人身中天
地而壽者非人身能制壽者之數也係其受之有脩與短
而已慎惜祿秩必施之君子愛養氣體不立乎巖墻所謂
脩道之教也若曰我能富汝貴汝貧汝賤汝是猶曰我能
使壽者夭夭者壽歟則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說曷爲而發

岐邠涇約晉兵合攻定難帥李仁福晉遣周德威會之仁福
嬰城固守會援兵至遂解去

晉王勇決固失之輕周德威老練善謀者也定難之行何
其不審耶晉之所圖莫重於梁次則幽州也李仁福動靜
在岐邠涇三鎮則有利害豈能爲河東病晉王徇三鎮之
請爲之遠師德威又不諫止豈欲收三鎮心不得不然耶
不然遣一將出精甲討伐無功遇敵而退使每如是則持
國之道疎矣

梁兵營於栢鄉晉軍營於野河之北周德威言於晉王曰賊
勢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不悅德威謂張承業曰今去賊一
水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則可破矣承業以告王曰予方

思之遂退保高邑

晉王雖善將兵而不善將將欲功自己出而短於用人高邑之役苟非張承業有以起其意周德威必死於敵則晉師豈不殆哉存勗資性如此莫之能改他日胡柳陂竟違德威之謀遂失良將大喪士卒故君子有言心不外乃能統大衆智不醫乃能處大事晉王醫智自私而心不廣此功名所以不遂歟

燕王守光欲稱帝先諷鎮定尊己爲尚父晉王怒欲伐之諸將曰是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爲推尊而稔之乃與諸鎮推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益驕遂即帝位國號大燕晉王聞之大笑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

晉諸將請尊劉守光以稔其惡張承業請賀其稱帝以驕其心自譎謀而論則用兵之善自義而論則不若晉王欲伐之之爲正石勒有言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而其取王浚則用張賓策卑辭諂禮其爲狐媚大矣晉人之謀蓋此類也晉王仗義興師雖曰近正然必命上將動大衆而後可獨無河南之虞乎昔湯嘗事葛矣教之以禮遺之以善一不從再不從而終不悛也然後伐之方守光圖爲僭竊晉王宜遣使爲言人倫不可悖天命不可干因父殺兄而僭居大號天下其孰答之守光長惡迷復於是焉致討必師涉燕地而變生肘腋矣以此舉措豈不賢於承業諸人之計乎

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力疾北巡思雪其恥意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

朱全忠雖無道若用兵則雖李克用猶不得志其款力信可雄長一時矣及晚節末路以堂堂之陣困於晉之偏校或爲間諜所走或爲芻牧所擊平日狡桀略不復施何也全忠本羣盗也豈嘗有天下之志一日據非所據意滿氣得豐殖乎貨財沈溺乎子女精銳之鋒勢自銷耎故厲之智浸成昏暗不得不然也西京之尚文景武東漢之光明章安蜀之玄德宋之劉裕庶乎免此患者必也儆戒如舜憂勤如禹慄慄如湯祗懼如武寅畏如太戊不敢荒寧如高宗不敢盤遊如西伯不敢昏逾如成王然後有始有卒既善其生又善其死可爲帝王之法也

帝至武陟段明遠供饋豐備帝追思昔歲李思安供饋之闕貶柳州司戶告詞曰觀明遠之忠勤見思安之悖慢尋流崖州賜死

漢武嘗殺長吏之不辦者矣隋煬嘗以進食之豐儉爲黜陟矣唐明皇嘗以百牙盤推賞矣今朱溫亦以供饋進退刺史矣夫數者其同情乎曰不同武帝英雄人也小體之養不存于心彼不辦而被誅者乃在帝巡遊無度不戒而視成耳隋煬則破家子肆意壞亂惟恐不及者也明皇則宴安太平侈心縱欲以示富貴者也若朱溫好行凶德毀信廢忠以亂天常既兼驩共崇伯之惡貪于飲食侵欲崇侈不可盈厭又專縉雲饕餮之醜亦巨盗耳苟不揆其情而姑論其事將與漢武同得失之辨奚可哉

帝度河攻晉蓨縣史建瑭等引兵分道而出遇梁之樵芻者數人斷臂縱去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而遁蓨之耕者

皆荷鋤奮挺逐之
天下之情悅則合合則固不悅者反是在易地上有水爲比地中有水爲師夫地水相濟莫待而間之者法此以建國國有不附而此以容民民有不學乎其在萃曰順以說故聚也其在兌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是以古先聖王未有強咈百姓之事故其取之也易而得之也安舜征有苗啓征有扈湯征十一國以伐夏周致八百國以伐商敵境之人曰奚爲後我望其拯已於水火之中若大旱之望雨也簞食壺漿以迎之唐末三代雖以堅甲利兵壯士健馬力爭鏖戰勝者爲雄民無定主所見者掊克誅夷俘馘[illegible]而已矣望其[illegible]如赤子之於父母豈可得也朱溫身衣袞冕名稱皇帝一日而爲村民[illegible]荷鋤[illegible]理亦不至是[illegible]天下之大情可見[illegible]智力把持之極其效如此[illegible]耶

友珪引兵入至寢殿[illegible]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使其僕[illegible]以刃犯帝帝旋柱而走者三遂刺帝腹刃出於背

唐昭宗雖儇急無常而惡不及民朱溫強劫而促殺之天道好還以召友珪之刃閨變起定纖柱三匝此昭宗窘迫之狀也而溫亦然謂有主之者耶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謂無主之者耶則福善禍淫不可誣也是故曾桓劉劭楊廣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之徒苟得幸免無反爾之報是無天理矣全忠聚麀不戒衛宣蔡固之禍已不足以免身況兼弒逆之罪而暴其民其罪乎其罵友珪曰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亦猶柳璨自責爲誤國賊嗚呼不至是不足以要亂臣賊子之終至於是矣則亂臣賊子亦宜以爲戒矣或者乃謂全忠不仁而得天下孟子之言無徵不亦異乎

均王　後梁紀

友貞起兵誅友珪即位於大梁去友珪鳳曆年號後稱乾元三年

按朱溫行事既不救其身亦安能延其祚然山陵祔廟十有一年而後亡均王享國之日幾倍乃父是何也全忠弒奪而友貞討賊故也友貞寵私暱棄勳舊自取顛墜獨能討父之賊子道無負遂荷天祿向若求賢任才明其政刑李亞子亦安得而取之以是知弒君奪國之罪天所不赦報仇雪恥之事理必當爲任非其人雖溫恭儉約不爲荒淫亦無救於滅亡之禍天道示人可謂明矣

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宗輅類己宗傑才敏欲擇一立之宗衍最幼母徐氏有寵狎臣皆希旨言宗衍相最貴蜀主不得已立之太子受冊畢炕稱疾請老不許涕泣固請許之

王建乘中原多故據有一方按其行事策略固非岐汴所能下者至於立嗣大謀乃牽於女子之愛小人之計不得已而行所疑嗚呼此漢高祖唐太宗猶難之於建奚責潘炕屢請立太子忠國之慮也太子已立而炕請老一避微猜之嫌歟二者有不可於心歟使所立得人可避於必見宗衍不克負荷之端故辭榮而去畏禍

然則不直諫何也曰徐妃寵宗衍嬖狎相大臣希意迎合恍不居史丹之地無羽翼之輔亦安得依青蒲而叅鴻鵠哉

天雄軍校張彥反求援于晉晉王引大軍東下數張彥而誅之軍中大服

晉王未入汴之前沍措有失者不過數事至於破夾寨之功斬張彥之舉尤爲奇偉其天資亦英矣不賞私勞自古明君猶或難之魏爲晉梗使汴強晉弱此晉王父子宿昔所憾一旦張彥舉魏博歸河東然後晉師渡河之勢成而汴人惕息奔命之不暇其有功大矣晉王責以大義戮其首而撫其餘雖救孫昭子之殺堅牛讀高祖之戮丁公不是過也使其知學聞道輔成其質豈不能爲一宇內爲賢主耶

康王友敬目重瞳子自謂當爲天子遂謀作亂事覺伏誅帝由是疎忌宗室

古有一人行是事而致禍敗後猶當鑒況覆轍相尋者乎如友敬之以重瞳而作亂友貞之疑兄弟而忘宗是也使重瞳必貴則項籍不滅故知舜之爲舜非必以重瞳子也此可以爲恃相貌圖非分者之戒若夫猜忌同氣其已然之效抑又章章使友貞略嘗知之必不因噎而廢食此皆末世恃負威詐謂可以久存而以書史爲不足信之過也於友貞亦奚責焉前事之不忘乃後事之師耳故曰王人求多聞學于古訓乃有獲

帝襲晉陽城幾陷者數四故將安金全得數百人近山擊梁軍梁軍引却會援兵至合擊大敗之晉王以策非己出[illegible]行賞

以緩急大小而論安金全之保晉陽猶在周德威[illegible]之右晉王不念宗國幾亡而獲存徒以策非己出不復行賞他日置酒石橋有諸君獨無一策相救之言稱善於諸此矣莫重於宗國不以人能存之爲功莫重於受命之擅不以人勸存之爲是雖英才雄略驅駕一時而夷狄習鈇不恥敗亡之性終在而莫能改其不克有終也宜哉

晉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還晉陽省曹夫人者歲再三焉

孝者人君之盛德也晉王孝矣而終於危亡何也晉王之孝亦定省末節耳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請所欲養口體市井之人或能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晉王以優伶自爲坐此失天下辱孰大焉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定省何足言也

初韓延徽爲契丹謀主復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復詣契丹契丹主大喜及稱帝以爲相

契丹沙陀無以異者然晉王世受唐恩功義著見所謂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當是時中國人才不仕則已仕而舍晉無足適矣韓延徽幸已出於幽谷集于喬木寘變見讒者無亦晦而待察乃甘從契丹是故急於用而不慎所歸才士之通患也於張礪亦云

張承業勸課農桑積畜錢穀行法不寬貴戚王或須錢蒱博承業靳之王不悅承業曰惜此庫錢政以受先王顧託爲[illegible]不然王自取之不過財盡人散耳[illegible]

之召王王謝曰吾必得罪於太夫人公爲吾痛飲以分其過
承業竟不肯飲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
軍燕國公承業固辭[illegible]終其身
張承業之忠行雖縉紳士大夫有識者不能及者可以爲內
侍之師法矣致職一也竭忠二也奉公三也有守四也蓋
[illegible]也爲晉[illegible]民[illegible]不[illegible]竟用[illegible]不散
[illegible]者忠也行法不[illegible]不以官物爲私禮公也晉王屢
以[illegible]使分過[illegible]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食人
[illegible]中常侍等此道爲有奉宮之刺故[illegible]
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千百[illegible]之[illegible]哉
吳[illegible]南[illegible]以[illegible]爲[illegible]王[illegible]是[illegible]有丁口錢又
[illegible]民其稱之[illegible]以爲[illegible]所[illegible]是
[illegible]
[illegible]人口錢自[illegible]
千[illegible]知誥從之由是[illegible]國以富強
[illegible]民[illegible]之[illegible]於是
有二月[illegible]五月[illegible]之[illegible]爲國者必[illegible]
[illegible]者謂之[illegible]末[illegible]
[illegible]民之[illegible]明之世不能[illegible]
民[illegible]之[illegible]也用錢之[illegible]也是故自古爲國者
有[illegible]取士以文詞用人以資格剩平人以爲兵覓平人
以[illegible]利任子無數授田無限免[illegible]人在官之役而[illegible]得
世其業使農民出錢以充租稅又從而重估覆折至于[illegible]
倍此皆百姓之苦者也必欲稍蘇元元其惟[illegible]
之法爲可行乎

晉王好引輕騎挑戰或諫之王笑曰非百戰何以定天下乎
李存勗不自暇安是也而謂非百戰無由定天下則非也
天下惡乎定定于有德尚智好武攻戰之事非定天下之
道也漢高光唐太宗固以兵取方其用兵于外未有不假
仁勃義使百姓見德者故得之易而居之久戰勝攻取殖
即失之秦是也晉王不知監焉成難壞易亦可監哉
晉軍至胡柳陂梁兵亦至周德威曰賊未有所舍我營柵已
固王宜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
不從引兵先出德威從之晉軍敗德威父子皆死已而晉軍
復振大破梁軍晉王還營哭德威曰是吾罪也李嗣源見晉
軍敗遂北渡河至是復來王曰公以吾爲死耶行之稍薄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當是時周德威請按兵
[illegible]
勿戰自以輕騎擾之使其營壘未立饑渴未息自可疲乏
然後可擊謀之既臧矣晉王不能少忍冒險徼利遂失良
將大喪其師又於李嗣源先猜忌之心一舉蹉跌而河東
之勢幾不自立故仲由問孔子行三軍當誰與孔子曰暴
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者也孔子所與德威有之其所不取存勗犯焉聖人之訓
不可違如此昔光武伐尤來兵敗軍中意王歿矣皆悩悩
不安吳漢曰王有兄子在何憂無主不以是訝吳漢者識
以喪敗之際多不相知有如不測豈能禁人之他議者王
於是不能容一嗣源殆量褊局因非席卷天下包舉宇內
者也
吳越攻吳常州徐溫拒之吳越兵大敗徐知誥遣學也請

勝東襲蘇州溫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今戰勝以懼之
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豈不樂哉

五代之間岀休兵息民之言者惟徐溫而已溫非忘於攻取假休息之美名也攻非所當攻取非所當取而勞民費財至或驅所愛子弟以殉之則不如其已其已之是也若夫失祖宗世守之地有父兄沒齒之仇而曰吾欲休兵息民此孔子所謂似之而非者也春秋善解紛嘉釋怨謂不義之兵攸求之舉耳至於攘夷狄雪讎恥義所當爲則一書再書屢書而猶不足未嘗以攸求不義一槩蒙之不如是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夷狄之不若矣

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及疾甚溫議立嗣或以君當自取爲言溫[illegible]已曰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楊公溥監國王殂溥即位

徐溫勢可以取國而不取若賢於迫奪者矣然父子專政使其主尸位不得有所施爲雖隆以虛名而盜其實利至成知誥之篡其僭幾希爲溫者宜如何歸大柄於楊隆演殺生除拜不自已出示吳國有君以訓乎下不以重國重務私諸異姓之子措江淮於平治俟中原有道舉而歸之十國之賢孰出溫右哉今名守臣節實用主柄乃董仲舒所謂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者其所經營適爲他人積忠與智皆不足稱矣

蜀吳屢勸晉王稱帝將佐及藩鎭請者不已王許之張承業諫曰王何不先滅朱氏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今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慟哭曰誤老奴矣邑邑成疾不復起

蜀與吳勸晉王稱帝者欲分惡也將佐藩鎭勸進不已者望功賞也若張承業之策則子房孔明之餘忠也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則大事不成孔子雖答爲政然學道進德莫不然矣光武爲蕭王甫定河北是時更始猶在赤眉方強南有子陽北有文伯隗囂在西劉永在東江湖海岱據土地盜名字者又以十數而議者不譏光武即位之早者誠以民心思漢而光武起自宗室功德兼茂故也或猶以謂未若盡滅多難然後稱帝之爲愈今晉王以夷狄賜姓通唐屬籍豈親宗室之比朱氏未滅偏霸大國周匝三垂存勗戰克攻取之才固爲羣雄所服而輔世長民之德天下未聞也於是焉而遽登尊極則欲速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張承業直不欲晉王爲此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裔此曹孟德所難而何望於存勗雖然承業其賢矣哉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養子名都便佞多詐處直欲以爲嗣孽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妻以女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恐鎭亡而定孤潛遣人語郁賂契丹犯塞以解鎭州之圍郁邀求爲嗣處直許之都恐乃勒兵劫處直并妻妾幽之西第殺其子孫并腹心將佐自爲留後晉王因以都代處直

王者一嚬一笑尚不苟發況建侯嗣國之重哉允晉王之姬雖王氏孽子然處直無嫡則繼之者非郁而誰且處直已許之爲嗣矣今養子都乃幽囚父母殺其子孫此與張文禮弒帥罪孰爲大存勗既爲王鎔討賊於處直當加郵

焉不赦文禮而許都襲位真剿如此何以扶天下之為父戒天下之為子者父子君臣夫婦是謂三綱三綱軍政之本存焉自帝而賞王都軍政之本亡矣雖欲得之不旋踵而失之非不幸也

王都誑契丹取鎭州契丹兵衆南王都求救於晉晉王救之王都迎謁於定州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遂大破契丹

古之行師者或整堂堂之陣以伐之或出其不意以侵之或輕行以襲之或環合以圍之或按兵刃以戰之或用詭詐以敗之苟得勝則已不暇正其義此固霸者之事然施之亂臣賊子則聖人無貴焉晉王聽王都因父取國既失於前今因其出迎下令易定明父子之義討刼奪之罪執都殺之以都為帥則彝倫明人心服契丹雖強將不戰而自退矣晉王先斷大義後勤王都何有見於斬張彥而無見於此耶凡此類皆勝之大幾也按而不失惟上智能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七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八

莊宗　　後唐紀

晉王即帝位國號大唐以豆盧革盧程為相二人無它能特以霸府元僚故用之

建王霸之績者必有心腹股肱之臣其未濟也以為謀主其既成也遂登輔相輔相之任當承平無遠慮者或不知考慎矣若創業垂統之君天下固以此卜其成敗而可忽諸梁唐晉漢之朝無所稱焉豈氣方紛亂天不生賢耶將人主無知人之鑒而不能致之耶何數十年間擾攘飜覆之相接也或曰天運無息地化無方日月之行寒暑之變萬物生出成實無歲不然何獨於人之賢才則如是之難得也曰小德小能皆可致也真才實賢所謂名世者非人主真有平治天下之意則山林而已矣其肯揮汗於甲騎之塵而寨裳於流血之波哉是故唐梁晉漢無良輔則以其君皆常人也

帝克鄆州梁主懼敬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帝令朱守殷守德勝戒之謹備守殷帝幼時所役蒼頭也梁主問彥章以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笑彥章兩日馳至滑州置酒高會具舟藏鎧起更衣引兵直趨德勝遂破之時受命適三日矣

敬翔佐朱溫無能改於其德及輔嗣世又不能扶持其亡直欲覆唐室為有功耳真盜賊之指迷與梁之所以亡以理言之朱氏無長久之道以事言之友貞疎遠勳舊信任姻黨將士解體卒伍離心皆無以正之獨請用王彥章

古瀕閣何一猛將能救危而扶顛者耶而六一居士作彥
章傳稱德勝之捷由彥章出奇盛誇大之以為非天下偉
男子不能也夫彥章固善鬭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守殷蓋
晉王幼時蒼頭是奴僕而寵將夫人能破之矣及存勗命
李周固守楊劉則彥章以十萬衆百道並進而不能克周
非晉名將也尚足以禦彥章則彥章之才亦可見矣其所
以著名者特以死節不屈耳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
故嘗論之兵有二道曰正曰奇王者之迹息正兵不復見
矣後世惟諸葛武侯得其遺意未行危不僥幸不急近功
不爭小利自餘如漢高帝唐太宗曹孟德最善用兵者然
皆以奇勝者也其事有近正者亦從正為名耳其本根血
脉非出於惻怛之愛忠順之教節制之法無敵於天下之
實也惟其用奇而人不知其為奇藏於奇正之形貿亂以
取敗此其所以為奇者信曰奇矣區區彥章何足道哉
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
亡租稅日少倉廩不支半歲潞州未下契丹欲入寇梁人謀
大舉帝深以為憂
芻糧數百萬非累年不能積倉廩不支半歲非一士之勢也
然則朱守殷之罪安可不誅莊宗以宦者之譖罷李建及
軍職而失忠壯之助以俳優之悅用李存儒刺衛州而失
河北要害之地以役使之愛使朱守殷守德勝而陷南城
喪芻糧數百萬幾如是而地不蹙國不亡然則不旋踵而
克梁者非晉必當克也蓋梁祚告終之期促耳
諸將入合議皆請與梁約和以河為境休兵息民更圖後舉

帝不悅獨臥帳崇韜對曰梁以精兵授段凝疑非將才無足
畏者若長驅入汴必望風自潰不然今軍糧將盡若非決志
功何由成帝曰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遂濟河
遣魏國夫人及皇子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
若其不濟當聚吾家而焚之
經營大業者必厚其根本之地西漢之於關中光武之於
懷衛曹操之於兗州之類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今晉雖
久有河東其地瘠薄故必兼得河北然後富強然晉王不
擇牧民御衆兼資之才但以兵力守之又令孔謙之徒急
政暴賦趣辦目前自無一年之蓄而梁亦無金穀可因莊
宗崇韜決策擣汴則可矣曾未及善後之計也而帝所謂
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者一何窘歟漢唐之初其君臣
皆英才蓋世非僥倖而偶成固無為虜之道雖曹操劉備
亦皆有以自全必不至為人所虜若夫事敗成禽者其人
可知矣又安得為丈夫莊宗此言蓋不敢決於克梁故與
妻子訣別而去嗚呼捐身與家以爭天下意誠何為將以
濟民乎抑亦濟欲乎此特劉毅呼盧一擲百萬之比非真
豪傑之所為不足道也或曰武王伐紂猶慮克與不克何
況於莊宗曰以壯士輕軼嘗試之舉而方聖人儆戒不忽
之慮則過矣
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世讎理難降首吾不能自裁卿可斷
吾首遂弑之
朱友貞之死善矣然禮國君死社稷友貞宜即太廟告亡
而自殺然後合禮授刃臣下亂人以所不當為豈不君臣

交失乎

帝欲發朱全忠墓斲棺戮尸張全義言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戮其家足以爲報乞免戮斲以存聖恩帝從之

述朱全忠暴虐殘唐室陵逼昭宗併弒二主殺一后及諸王毀唐宗三百年宗社自古亂賊之凶悖殘暴無與爲比莊宗雖非隴西狄道李氏苗裔既賜姓適屬籍矣則入汴滅梁非特爲先王之仇正欲與唐室攄覆載不同之憤發滄溟不滌之耻也列數其罪誕告多方發冢斲棺戮尸而懸之汙瀦其宮居夷棘其廟宇然後快於人心合於天意雖古未有此舉良不爲過庶足以垂後來亂賊之監非小補也張全義懷全忠私遇甘於巉辱夫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過聽其似是之言而略於討惡之典惜哉

守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溫韜發唐山陵殆徧何得復居方鎮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

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守赦令則發陵之賊蒙寬宥非所以正刑誅罪人則惟新之詔有變渝非所以示信二者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揆情法審輕重而區別之使預赦者無可誅之罪被刑者無可恕之人則一舉而兩得矣然莊宗所見又異乎此使溫韜不賂伶官貨宮嬪必不以既赦爲言也

高季興入朝還謂其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何能長久吾無憂

列聖皆人極也而舜禹獨以大稱者舜以取諸人爲善禹以不矜伐滿假故歟漢高大度自三代而下莫與敵矣由亭長爲天子見臨門成帝如平日然猶曰今日所就孰與仲多故矜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難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服難還轍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息也雖人之度量稍越有遠近然事在勉強而已莊宗苟以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爲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少思而克之曰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爲之斯善矣此強勉之道也意動即行不復加思而入於不善如丸之下阪水之赴壑孰能禦之莊宗之徒是已夫九五尊位非覬覦可得聖人不以得之爲喜而以處之爲懼是以能謙若其道心又何矜夸之有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不與云者若無物也此孟子所以有敝屣之喻也莊宗十年戰爭屢瀕危殆僅乃克梁四方之未服者方且圖視而內憚乃行百里半九十之時其初入汴也以頭觸李嗣源而喜今又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志驕氣溢驕矜之態所以致高季興輕之於前伺詞譏之於後嚴可求梁震知之於數千里之外凡所料度其應如響矜伐之爲害乃爾是故尚志之士有自此用功而居仁者曰深省於身凡過皆自矜而得之今華衣美食則對客裕然服弊饑非則不以出諸房闥何爲而爾也求其所以爾者治而絕之則不矜不伐不滿假之德可成簞食瓢飲與列鼎萬鍾於我無加損焉此學舜禹之事也

郭崇韜頗受餽遺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將相賜巨萬豈藉此但以

梁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多梁臣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為內外府州縣上供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入內府充宴賜於是外府虛竭內府山積軍士始有離心

崇韜欲服故梁藩鎮之心惟反其舊俗臨以清正彼方祗命之不暇復何為而生懼心獨不聞楊綰之化與陸贄之言乎身兼將相不以廉節表率中外而交通藩鎮顯受賂遺何以禁人主之求私財及宦官伶官之貪欲無厭耶雖他日出助郊費終非宰相之體經國之方而致莊宗禍敗則此舉為多矣夫貢賦所入皆天子所有以供邦用安有內府外府之別其名見於周官雖王氏亦不能巧為詞說德宗瓊林大盈乃其著者與鹿臺西園何異莊宗之宦官非為姦計特舉所見而言之流弊之久習以為常此固明君賢相所當革也

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為己任權倖僥求多所推抑甄別流品引拔浮華由是宦官謗之不已崇韜欲赴鎮以避之所親曰蛟龍失水制於螻蟻上欲立劉夫人為皇后而有正妃且太后惡劉夫人是以未果公若請立之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

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君有違道則當諫而止之諫而不從則當辭而去之非特倖求勝取必於君義當然也視君有過而不能諫又不能去乃多為容身之行陷君於不義是一意而多罪未有能免於戮辱者也崇韜[illegible]宗邪心請[illegible]所宜且將以自安曾未幾時反以自族向也力求赴鎮[illegible]出其禍必輕矣嗚呼豈不足為持祿迷邦之戒哉

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入汴匝謁見帝甚喜匝曰臣所以生全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曰今大功始就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之心踰年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慚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為我屈意行之

昔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莊宗其是類乎知溫韜為發陵賊而竟赦之知崇韜之言正而竟違之所以然者不知克己之道也克者勝也克己者自勝其私意也人有私意有公心克之以人則公心大莫之克則私意專自身及家由國之天下[illegible]將之湯[illegible]元帥可以方寸之地無山谿之[illegible]欲所嚮而無如之何故曰[illegible]以在於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illegible]以其可能也克己復禮以理自勝非禮弗履夫大壯不可能也為人君者當以君子之大壯自勉則無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之失矣

獨莊宗以[illegible]為相初將得罪中書[illegible]奏禁錮之及再相[illegible]曰張承業才高而[illegible]一旦棄亡人誰敢自保[illegible]之道也

侵辱必報人之常情聖人為之聽其當曰以直報怨以直報怨[illegible]則犯而不校特無乃過乎曰犯有[illegible]有

大小莫大乎君父之怨昔人輕乎言色之犯爲言色之犯而
校焉多矣顏子則不校也忘君父之怨而不報焉多矣孔
子則必報也此輕重之權大小之辨也中書吏於故相有
伏事之禮乃敢乘危而詈之此不特言色之犯而已張格
再相責以禮義黜而遂之可也用意殺之過矣泯然不報
則又幾於矯枉過直設使昔吏罪足以死避復怨之名貸
而不治祗所以爲不直推不愆於義無愧於心可也

四月癸亥朔日食

日食天變之大者正陽之月尤古人所畏以盛陽而微爲
一人君昏弱敵虧之徵也日有食之推步之家或逆數而盡
合或占來而必應是則驗度之常何預人事然前古莫不
以爲大變在禮則日男教不修陽事不得所以致也在傳則
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在春秋則不言其所以食曰日
有食之而已有者天人交共之辭也終不歸之於常度蓋
以警乎人君其義若曰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輝光赫然而
乃晦昧虧傷乎內修德以是思懼懼可知矣而自唐中葉
已後人君猥積失德天之譴者至於五季而國已日數宜災異衆
星那雖而莊宗方且荒乎遊畋耽于聲樂惑于女色冒于
貨寶在朝無一君子專與伶官爲伍天雖眷顧示以可畏
莫警覺莫悟俄頃而滅不亦宜哉

自春夏大旱至六月甲午雨凡七十五日乃霽百川皆溢

按四月癸亥朔則六月無甲午日資治通鑑之書爲也劉
恕通長曆不應有差蓋小誤也何爲小誤司馬氏六任冗
官卅以書局自隨歲月既久又數應詔上書論新法之害
小人欲中傷之而光行義無可訾者乃唱爲浮言謂書之
所以久不成緣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絹帛及御府果餌
金錢之賜耳既而承受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無有此
旨而未嘗請也光於是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書其表有
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浩如淵海其間抵捂不
敢自保今讀其書蓋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
有由也光以議論不合辭執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爲甘
就冗散編集舊史盡瘁忠志而險嶮細夫顧謂眷戀匪
欲之入孟子曰如使予欲富何爲辭十萬而受萬乎小人
以己臆度君子類皆如是夫編集舊史欲人君學者便於
觀覽其功亦不細矣以久之故尚有譏口又況矯世拂俗
興復先王之治者哉嗚呼悲夫

秋七月太后殂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河南令羅貫性強直
不避權豪伶官切齒共毀之帝含怒未發會帝往山陵道路
泥濘橋多壞帝問主者宦官對屬河南帝怒下貫獄殺之郭
崇韜諫曰貫坐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
來橋道不修安得無罪貫竟死遠近冤之

曾子執親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過
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也水
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若莊宗五日不食學禮
者所難可不謂之賢君乎曰君子之行必類而稱爲太后
靈駕將發以道濘橋絕而殺賢縣令則與孝之事不稱矣
夫以七十日之雨江河川澤皆溢則道濘橋絕有非人力
所能及者且光以日食次以大旱繼以霖雨陰陽所[illegible]

懼甚矣乃以人力所不能及者暴誅賢令其事雖以嬌逆
不修其實則緣伶官所惡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
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况為伶官譖毀
而殺賢縣令乎然則莊宗不食五日纔見為小節而殺賢
縣令是乃大不孝此亦宋襄一會虐二國之君而以不重
傷不禽二毛為仁可謂不能充其類者也
初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軍事皆决於郭崇
韜從襲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
及其子廷誨從襲等益不平
伐國之義為其不道也故拯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
矣古之貪主闢地者取其重器猶且不可況意在賄賂乎
崇韜伐蜀專任為蜀除害昔能清身律物三軍自戢盜賊
不作奏凱亟還讒閹何自而入乃貪于貨賄致于聲伎父
子豐殖不虞元帥之疾己不顧偏裨之側目不防奄寺之
讒曰不監鄧艾之覆轍是直愚夫而已莊宗既貪崇韜無
能改於其德又以是相之戕于身敗于家而凶于國何必
曰利豈不信夫
崇韜素疾宦官嘗謂繼岌曰大王它日得天下宜盡去宦官
宦官聞之切齒時成都雖下盜賊羣起崇韜以是未還帝遣
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迎及見禮又倨延嗣怒從襲因
譖崇韜欲為變且曰大王寄身於虎口延嗣歸告皇后皇后泣
訴於帝帝疑之會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
如是之微延嗣曰皆入於崇韜父子帝遂怒
崇韜所以疾宦官非為其讒[illegible]以亂政乎忌李嗣[illegible]

勸帝除之則何異宦官之害羅貫也請立劉夫人為
則何異宦官之增嬪御也廣受藩鎮饋賂則何異宦官
求皆無厭也無瑕者可以戮人其身不正如正人何以
以崇韜所為蹈盡蘇宦官何救於亂亡况繼岌雖為
未正儲位乃遽以它日之事告之又昧不出戶庭之戒啓
耳屬于垣之禍為己為人兩俱失之張濬未能取楊復恭
已露作態之言于彥章方欲圖趙張先漏盡誅之語皆從
自及己誰之過歟
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帝語之曰聞崇韜有異志卿為朕
誅之知祥曰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其無他志則遣還帝許之
莊宗於崇韜非有大憾時以重在蜀故信讒曰耳知祥若
力為辨解又盡誠以吾曰崇韜使早班師自歸于帝庶使上
下之疑釋君臣之分全而皆不果為則寬見聞亦有乘亂
取蜀之志狡黠則長而忠實無矣
帝復遣馬彥珪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彥珪見皇后力請殺之帝不許
乃自為教與繼岌令誅崇韜彥珪至繼岌不可從襲等巧陳
利害繼岌不得已召崇韜計事并其二子誅之
任圜以戶部尚書李愚以翰林學士並參繼岌軍機崇韜
之死所宜諫止而寂無傳焉者畏崇韜權勢隆重不遏衆
惰故二人有疾之之心而害其禍數雖然此小忿也親予
總師以皇后教而殺將相方國家大事無寧忍抑小忿力
勸繼岌勿行危事不然以離間統副搖動士卒說崇韜斬
從襲下令班師則參軍機之職塞矣惜哉
李嗣源為讒言所誣帝嘗[illegible]殺私謂嗣源曰公

勳業衰主宜自遜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福禍之來無所
可避委之於命耳
朱守殷自養馬奴至蕃漢馬步使有德勝敗劫之罪不治
帝恩厚矣銜命出頭乃輸款國嫌二心已著嗣源宜以其
語奏之則忠誠上格姦人必伏交私之刑矣苟不如此是
不智也知之而不告嗣源幽隱所存爲如何若曰心不負
天地禍福委諸命此則明哲之事嗣源雖未必能然其言
可取也

從馬直軍士王溫等五人謀作亂會斬之指揮使郭從謙本
優人也有寵從謙以叔父事郭崇韜爲睦王存乂假子及二
人得罪從謙數將士言其冤及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既
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懼退謂諸校

御批 十二

曰主上以王溫之故欲盡誅我輩乎蓋玩者曹由是親軍皆不
自安
季康子問如何而民敬孔子曰臨之以莊此非特季康子
當然雖二帝三王亦莫不然故傳說戒高宗以啓寵納侮
太保戒成王以狎侮小人伯禽戒成王以無敢戲豫蓋既
與小人暱比無間遇有所不可將以正義之則傷恩將聽
而勿問則損威莊宗以雜處優混中從謙要害亦出於不得已
耳而不知小人雖養之情不孫生怨勢所必至故易曰君
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蓋無疾惡之心則不召其怨待之以
嚴正則不召其不孫莊宗少所便習貴而不華不敬厥德
子墜厥命耽樂之從或四三年周公豈欺我哉
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是時水旱之後民力已自不支又借稅以苦之是促其離
叛也當其時爲其民身被借稅之虐後世讀史者其仁人
耶固惻怛而增戒其小人耶必唾手而取則明君宜思之
曰百姓供常賦於豐年猶有受病者況饑饉之後而可借
一年之稅乎借稅其與治同道與其與亂同事與考其所
始則從違可否判矣
攻鄴未下從馬直軍士作亂劫大將李嗣源爲主帝東征
前驅叛歸嗣源帝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是夜入洛宰相奏
魏王軍將至車駕宜控汜水收散兵以俟之明日將發郭從
謙帥所部作亂帝中流矢鷹坊人善友扶至絳霄殿少頃遂
殂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尸焚之
莊宗初嗣父位決勝夾寨解潞州之圍歸而治國訓兵事

五十六 十三

各有理使朱溫未死固必爲所禽矣既逮張承業忠諫必
稱尊號則舉措之失已稍形見逮滅梁之後遂無一善可
稱與向者猶二人然是何也聞之先覺曰人才器有限職
任重大者負荷爲難譬獲而舉二百鈞亦必折脊絕膂而
弗勝矣人君者職任之極也平日才器雄天下及居尊位
若弗勝任者才器所局也若莊宗事亟哲之君止將指之
任豈不有餘裕乎其天稟既如此又不知力學以充擴之
而武皇平生不快未命所屬三怨爲重莊宗每克一怨即
復一矢于先王之廟既納三矢幹蠱咸畢以爲天下無難
事矣肆志逸樂而已豈非才器有限不監歌哭滿則覆歟
雖然裂膚汗血沐雨櫛風凡十五年而後得得好田好女寵
伶人信宦官不三年而滅古者歸之於天則昔明而今暗

先戒而後肆豈亦天耶故莊宗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
所自貽不可歸之天數也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諸將曰國家取大梁定巴蜀皆郭
公之謀而吾戰功也郭公無罪族滅行及我矣遂反及向延
嗣至鳳翔以莊宗命誅之
李紹琛者康延孝也延孝事梁有罪逃歸于晉國盡輸大
梁情實使莊宗談笑而取汴於梁固賊臣於晉則殊勳不
在郄形任光之下也然小人惟強弱是視見梁將亡晉必
興遂決去就自以保身之計得矣而竟復反逆其言雖憤
郭崇韜之冤其意則以反為常無往而不如志也古人曰
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一人而三反何以自立是故本為
保身適足自族曷若為梁氏戮力效死之為義乎
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鳳翔退至武
功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乃至渭水西都留守張
籛已斷浮梁循水浮渡腹心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
已去王宜自圖繼岌流涕伏於床命僕夫縊殺之任圜代將
其衆而東
繼岌為帝長子任都統之重而進退死生惟奄人所制無
足責矣李從襲讒譖交間以誤魏王亦奄人常態不必書
矣惟任圜參預軍機而主帥一旦至此是誰之過歟郭崇
韜死圜即代總軍政繼岌死圜即將其衆而東其周身之
智則賢於鍾會矣當變故時從容其間莫能救止而竊取
其柄得為忠乎陰謀如此它日無故死於安重誨之手蓋
天譴也李愚職事與圜同而寂無所施其罪亦不薄矣武

是或訝　病莊宗五子繼岌繼餘不知所歿
營大業與朱溫不同而享國乃反不　嗣　以
也德養人者也力勝人智欺人者　智力加人
時而窮則人亦得以加諸我矣故用　有不困者也
我養人其養既久則人亦不忍離我矣　未有不安
者也三代而上純德之世也三代已下皆　矣假德以
文之視其智力之裕局則斷其所就之廣狹觀其假德之
深淺則決其所享之延遞武皇擁土之忠已有土宇之報
矣莊宗繼志之業已叨名位之極矣考其德政漫焉無紀
譬如人役其心思疲其筋骸與人競爭未遺餘力偶幸一
勝而又從事於酒色晝夜斲喪則元氣耗盡何以久生是
故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上下千載凡歷五姓七十餘主未
有一言右智力而廢仁義者其享國脩永後世莫及斯可
信王道之足師而霸術之不足願也歐陽氏乃言繼岌至
渭平京兆留守張籛斷咸陽橋以拒之繼岌遂自殺向
使籛不斷橋繼岌得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
籛之拒之其所繫豈小哉愚以為不然繼岌常才爾制於
李從襲輩能否不著也使其有之豈以皇后教殺郭崇韜
既聞鄴營大變乃整比六師道赴難豈張籛斷橋
遏乎以彼之才使東　夫豈　源　於行陳之
以司馬氏考實錄證之張　斷橋　戰繼岌軍循水浮渡至
渭南李從襲　可信
明宗　嗣源　後唐
李紹真以為厲運已盡宜　建國號更號

[illegible]李琪曰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託吾曹能自
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者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衆
從之
明宗改國號則莊宗爲路人梓宮無所託吾曹不能自安
李琪之言似也不改國號而葬莊宗使嗣源柩前即位前
日諸臣遂可以此自安乎致身當伯位不早矣國亡君弑
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心不自安尚有大於此者耶
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賜死
張憲在莊宗朝不附伶官以致疎外進不預朝廷之謀退
不預鄴都之亂及嗣源之入洛又不當同勸進懷忠徇義
蓋賢者也明宗即位考慎相臣無以踰憲矣乃徇有司迎
合之奏而殺之初政之美固多其累莫此爲大任是責者

非安重誨乎任圜孝實未能及憲重誨已深忌之則憲之
死無乃重誨所欲乎以忌疾殺無罪之賢士欲以自安天
其許之哉
晉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
十人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
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刺史以下不得貢奉
非其不徇慾則不能減後宮非深見奄寺之害則不能損
宦官非無音樂之好則不能裁優伶非懲田獵之爲民病
則不能縱鷹犬非滿口體節奉養則不能省庖廚非知冗
員有廢無益則不能罷有名無實之使非恤民力[illegible]轉
輸則不能遣諸軍就食近畿非節公家之用廉取於[illegible]則
不能除二稅省耗非戒橫斂斥私祭調度儉約則不[illegible]

守牧進奉此聖王常事也而英雄明達如漢武帝唐太宗
猶有不能焉明宗夷狄之人從容行之豈不爲賢哉且非
矯勉於初政而怠忽於末路者其賢益可尚矣是故表而
出之
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
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爲之以備應對二人皆翰林學
士也
天子宰相義理所極天下取正焉者也氣數淆薄乃至目
不識書者爲之夫安能考前言學古訓遵先王之法也不
考前言學古訓遵先王之法而能治天下者無有也然亦
勸徐溫使人讀書及訟牒而處其是非往往中理唐明宗
所行政事有太宗所不能及者則其資之美也由是觀之

有其資不輔以學尚能爲善況輔以學則爲聖爲賢必矣記
問該淹語論辯給而不肯爲善書自書人自人則讀書爲
無益之事耳明宗未嘗歸明學士時所行善政已多今又
助以馮道趙鳳二人皆儒學選也繼今政事當加美於
前乃二人講論之功苟爲不然非特讀書無益[illegible]矣
矜朕二名但不連稱皆無所避
二名不偏諱禮也孔子之母名徵在故言在不稱徵言徵
不稱在其爲後世法明矣而諂者獻佞使愚者違禮必以孔
子爲未忠未孝曰雖聖人去爾吾寧過於厚於是嫌名則
諱詩書則諱臨文則諱二名則偏諱而不思其義有不可
也馮援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言
是則私諱可自禁之而不能禁諸人也夫忠孝有小大修

身養志孝之大者也盡道格君忠之大者也敗德違訓失子之道而區區焉以避諱爲孝之切誤朝迷國失臣之義而惴惴焉以避諱爲忠之至所謂不能三年而緦功總察其一指而失肩背是謂狼疾之人不知務之甚也明宗自不知書況古訓乎乃能詔一名不連稱者無所避是暗與孔子合知經學古者多所不逮可不謂賢乎既不知書又無臣下啓告之者乃能如是其賢益可尚矣是以表而出之

葬閔孝帝廟號莊宗

廟號猶謚皆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莊宗是也名之曰昏荒矣悖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日與優伶戲頗受其批而不恥安得謂之莊使聲與實爽詳當時儒學之臣之罪乎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朱膠綾軸錢貧者往往受敕牒不取告身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執政議以爲朝廷命官何惜小費乃賜告身

有國家者受天下財賦使用之一一中理尚不當靳於告身之費何況匪頒好賜橫被倡伶狗馬鷹鸇並食廩粟甚則襲指帑藏視猶糞土而誥命之出所以進賢用才或推恩施澤及幽壤乃會計數尺之綃不從官給先責其直是貿易之道也豈非國羞乎救斯失者劉岳贊其端執政盡其說明宗行而不疑可以爲後法矣

吳馬軍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恃功不服徐知誥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優詔不問固請奪一月俸由是中外肅然

治化其要乎聖周公之能使人信王也以作乎先也其能使人敬王也以作恭先也若我而不先之徒以法令約之在位者於是乎外有事君之禮而內有替上之心矣徐知誥之爲類乎有聞者惜乎其能暫而不能久也鄧禹受臣無功降爲右將軍孔明出師敗績自請貶三等郭子儀李光弼之徒咸率是道宜其功名之美也

出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後唐雖莊宗自亡之而亡之者三人劉后及宦官明宗既誅之矣獨伶人景進之徒不聞被刑景進與郭從謙爲最用事而從謙又負叛弑之罪則無以加矣所宜聲言莊宗禍敗之由親勒六軍取從謙及其徒戮于兩觀乃不及時致討至于十月之久誘以寵命然後族之得非畏其黨邪之衆而不敢亟乎夫秉初至之威治叛弑之賊其勢甚易速則人心悅而大義立緩則觀望怠而綱紐縱此撫事者所以責於及時也

江陵高季興請附於吳徐溫曰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襲之甚易我泝流救之甚難臣人而不救不可也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附唐

徐溫辭高氏稱臣聽其附唐是也而受其貢物則非也貢者臣獻君之名辭其君臣之名且其苞包之實一事而兩取半義而半利蓋見可欲不能遏也夫義不及物謂之不享高氏輕吳之心自此生矣

帝幸汴州民聞訛言帝欲制置東去諸侯朱守殷疑懼判官

孫晟勸之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帝四面進攻守殷知事不濟
盡殺其族命左右斷已乘城者開門降
朱守殷有罪三守德勝而陷沒一也郭從謙反按兵不救
二也莊宗既弑即入宮取嬪御珍寶歸其家三也明宗入
洛宜亟誅之不待移日乃遷之遷而又久何也明宗當已
受其歸藩之款既又納其促入之使爲是故寵以平章事
矣帝欲幸汴非有討伐之謀也乃守殷自疑惑於羣議
卒治反以取敗亡耳非明宗能討罪人伸大義也五代
之君舍周世宗次則唐明宗周太祖有善可紀不爲姦
狄卒伍不足語也既當名號人固以禮義望之故有不
者必託其事以發議論垂勸戒焉
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
明宗即位之後不事華侈無滯積故先除三稅[illegible]
刺史進奉今又蠲逋負近二百萬緡一人寡欲受賜者不
知其幾何人也以夷狄之人臨中土殘弊之後尚能如此
何况聰明睿智高出羣倫昭儉德以表正萬邦其效宜如
何夫豈有暴守虐令以逋負爲生財之源征而又征憒而
又憒無有窮已者也
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除左驍衛上將
軍歲餘帝謂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鎮處之重誨對
以無闕他日帝屢言重誨慍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
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
所仰乎君者以八柄由之也宰相佐王論其可否是非而
已非使人君一不得施爲必出於宰相也華溫琪爲藩鎮
雖未有殊績亦不以罪惡聞入魏請留賢於專土者遠矣
明宗欲與重鎮良未爲過而安重誨力沮之豈爲溫琪無
所可用特以不出於已耳爲宰相必使事皆出已而不論
可否是非之所在小必喪身大必滅族然則李文饒所謂
政事皆出中書者非歟曰此言多門之害也若太子令秦
齊王教與詔旨並行若武后天下謂之二聖若楊氏五家
府縣承迎峻於制敕若大家但居深宮外事一聽老奴處
分若斜封墨敕紛然並出若總權握兵者各以便宜從事
如此之類非定于一所謂私斜之門不可不閉者也至於
政事之廢興人才之進退固人主與宰相通知而審處求
歸于至當特尊卑有詳略之異豈曰君無所預惟相所爲
乎重誨不學固不足責可怪後人以爲宰相之常體耳
吳攻楚爲楚所敗虜其二將吳求和而歸之使宰相許德勲
餞之德勲謂二將曰楚國雖小願吳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
皁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勲
云然
異哉德勲之爲人苟忠於楚則不當爲它人畫計苟不願
爲之臣則當去相位而不居既在輔佐之地又立折衝之
功則吾君身後大憂盡以啓告使有所憂俾不至於亂乎
今無忠規力諫而以禍亂之萌泄諸敵國則不知其心之
所止矣
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帝促王晏球攻城晏球曰城高
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不若愛民養
兵以俟之晏球曰以私財養士自始攻至克城不戮一卒

王晏球非知經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為冠也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意夫以周公之討三監宜若振槁然一年始得其罪人恐以速故傷百姓也罪人得則已矣後世為一夫背叛至於殺人盈野或舉城而屠之或連數十萬而坑之不仁孰甚焉晏球生於衰亂之時乃能不急近功不糜士卒力戰以絕契丹之援堅圍以斃王都之勢不及一年都舉族自焚而定州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

其徐知誥握兵據上流意輕知誥周廷望說知詢以寶貨結朝中動舊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察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入朝留為統軍知誥自是始專政知詢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周廷望審為徐知詢深計當弼其違欲而引以善道則中外歸心而齊王基業不為養子所取矣乃勸使行賂又自反覆于其兄弟間意亦未知誰勝負而兩布腹心焉甚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為欲人不聞莫若不言廷望亦豈知其反覆之敗人又自敗乎故廷望邪計行而詢誥之得失始決讒人為惡可不畏哉

董璋反安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董璋反狀未彰安重誨割東川閬果為一鎮又益兵于綿遂繼又遣將戍閬州璋懼遂反然則含容不討豈當時事宜也明宗先討朱守殷繼討王都非一切含容者重誨此言蓋為衍習王建立李從珂發其心所惡欲明宗殺之耳然則當東川事宜也明宗荅之當矣雖然他日誅重誨非重誨有反逆之負特忤凡儒專威福讒疾交至而以[illegible]供傷當此時明宗欲討重誨之心既形諸言而重誨猶不悟介權怙勢曰甚一日心安得仁乎卿大夫不仁其不能自保必矣

[illegible]誨以久專大權中外惡之懼求解機務願賜一鎮上不許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非延光勸上留之且曰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才不逮重誨何敢[illegible]上令中書議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機務為便[illegible]曰公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心有猜嫌之疑夫婦將如路人父子將為仇敵況君臣乎重誨不得於君則當奉身而力退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去而保終餘各有所懷而以虛文飾貌相處其能久而無變耶馮道趙鳳之言皆是也鳳為朝廷計道為重誨謀也雖然與其強留而君臣存形迹之嫌不若從安令所請優以外鎮之為全也范延光在唐為良臣明宗許之相乃不敢當其視與人同事擠之又下石焉者相去遠矣而五代史乃以與朱守殷為伍無乃失其倫耶

石敬瑭攻蜀久無功上憂之安重誨請自往督戰上許之即拜辭時上已疎重誨既行譖之者不已有詔召還

重誨之敗由不知相業也馭車而失其轡必墜于車下操舟而失其柁必覆于水中樞機之府控制四方者也川師[illegible]之人矣奚必身親其事然後能[illegible]

宰相之職入分者不以規行爲是而以不論[illegible]然則行稽
公與武[illegible]廢曰閤宣救急朝夕命[illegible]公平准
吏而其討不[illegible]何遽歸言宰相不得[illegible]外也
[illegible]之役皆後唐意務亂光武[illegible]身爲[illegible]亂國政在已裝
廢則[illegible]拜相專爲討賊其意不同[illegible]諸遂不敢監
[illegible]郭崇韜君情已[illegible]方請出總師旅其
[illegible]忠其識則愚大臣而過已足殺身矧兼他罪乎
[illegible]光鄴詣河中察重誨光鄴至以兵圍其第并其妻殺
[illegible]下詔以重誨離間兩川[illegible]爲罪又戮其二子
朗安二公以故舊都將相皆不得其死然則故舊之分固
難有終乎曰蕭曹房杜豈非故人係麾之舊何如爾孔子
[illegible]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朋友之際尚以數瀆取疏
況於君臣崇韜貪重誨慢其失禮於君多矣較之兩公重
誨爲甚以一人心殺莊宗二弟以防作患殺任圜以疑似
殺皇子從璨又欲殺從珂排去孔循抑華溫琪力遏王建
立廢符習房胡福皆以私惡而非公論也特舊估權取勝
于上人主安能堪之然則非獨莊明寡恩蓋二公有以取
之耳夫一貪一愎尚不能免苟或兼之其禍必有甚焉梁
史傳達李林甫楊國忠之徒是也故詩曰百爾君子不知
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馬[illegible]詩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帝王[illegible]之道
之用不[illegible]是矣論[illegible]之[illegible]精也
[illegible]所爲[illegible]其門[illegible]指

又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多出於孔氏弟
子[illegible]去呂不韋之月令及漢儒之王制仍傳集名儒擇冠
[illegible]相見之經與曲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爲一書
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
記閒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
爲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
也若周官則決不出於周公不當立博士使學者傳習姑
置之足矣古有經而無數逮孔子删定繫作然後易詩書
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世分禮樂爲
二與四經爲六暨抑合禮樂爲一與四經爲五暨廢仲尼
親筆所著之春秋而取劉歆所附益之周禮列之學官於
是六經名實益亂矣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
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
子監以木本行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
矣放之可也禁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
放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國家
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武安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廟及境內
諸神祠門竟不雨希聲卒六軍使迎鎮南節希範於朗州而
立之

楚境之旱其殺高郁所致乎昔東海殺孝婦大旱者三年
希聲不思其故修德行善以補前失反歸怒於羣神以無
禮施之禍盈福謙鬼神之常理也殺不辜以取國曾未三
年身罹其殃理之反覆不可誣也著矣

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三辰失行小人訛言山崩川涸蟊賊傷稼此不足懼賢人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毀譽亂真直言蔑聞此深可畏願陛下存其不足懼者而修其深可畏者詔褒之

康澄之所謂不足懼者非誠不足懼也方之六可畏少緩緩云耳必曰陰陽不調不足懼則燮理之職可廢矣三辰失行不足懼則羲和之官無用矣小人訛言不足懼則正月之詩何所刺矣山崩川竭不足懼則梁山崩三川震不必書矣蟊賊傷稼不足懼則災火之異蟊螣之生焉所介意矣澄亦謂此或係乎天地常數未即為民害也故雖所當懼而以不足懼言之以明夫六可畏之必可畏也使澄

甲本二

信以為不足懼則其所謂可畏者奚啻言中耳言雖不足以盡人亦足以取人澄所言乃常理而未有繇而言之如是之明者使明宗[illegible]可以下相可也何必待[illegible]之而已乎

致仕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位甚盛懼不得立表請立從榮為太子上泣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議之

明宗初非有黃屋之志解后得國春秋又高故其在位無富貴奢侈之奉而有老成朴素之風其德美矣至於始終之際乃眷戀把握不肯釋手嗚呼此固中君所難也明宗雖不知書既親儒士又喜聽其講論經義以為開益智思而於立子傳世之大節憒然不達此豈非馮道趙鳳輩古無抒不足以啓沃故耶致使其君身陷不令而國家傾覆不[illegible]相而誰責乎

[illegible]閣居中哭帝已殂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illegible]將兵陳於天津橋謂樞密使馮贇等曰吾今日決入於[illegible]殿事宜詳允儲福在頃刻耳贇奏之帝小愈命李從璋討斬之

有天下國家者必建太子明宗年既七十而諱言儲副是不欲以大業之歸其子也從榮習見梁唐以兵得國不知太子之為君副而主器也乃貪執兵柄畏居東宮是不欲承大業於其父也國之大事莫大於儲副宰相勵人父子之間當使各盡其道而馮趙二公一不預謀致使從榮稱兵明宗救甲父子相殘一日而絕焉用彼相乎

五八

帝祖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豐登兵革罕用校之五代粗為小康

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于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廉吏奏贓吏歸贓故雖四方未平而中土稍靖身歷[illegible]之報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然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illegible]之武丁恭默思道夢得傅說周公納策金縢武王疾瘳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歐陽氏有見於此而無見於天象其言曰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不中不可以為常者蓋有司之[illegible]叅

小說人以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紊故作
作史本紀書人而不書天自謂不得以異乎春秋也愚
竊以其言過矣秦漢學者固以牽合傅會矣於末流若仲
尼之法豈可改也使仲尼書災異而道其所以然則與後
世之史同矣惟其書災異而必書之而不道其所以然
使人君有恐懼修省之心而不敢忽其垂訓之大指也
衛然仲尼雖不道其所以然而稽之於經則事應具存故
雷電雨雪鍾巫謀兆隕石退鷁宋襄被執兩而木冰君臣
縱猶鸜鵒來巢昭公出奔惟漢儒牽合附會是以泥而不
通必明乎天人合一之理則知仲尼所書之意苟一槩以
為占步之學歸之有司則自古列聖敬畏天道皆為虛文
豈不淺陋可笑誤人心之甚哉

昔余知誥父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欲待嗣君宋齊丘
以為然一日知誥臨鏡歎曰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微以
事禪諷吳主齊丘以宗先已疾之手書切諫知誥愕然由是
疎之

純乎小人其為不義也豈俟再思純乎君子其為義也豈
待終食惟不能純也則為義為不義有不力者矣荀彧劉
穆之宋齊丘皆佐人奪國者也而幾會之際為人所先豈
其智不及哉亦有所未敢耳以柳璨蔣玄暉之凶惡猶不
敢於朱溫九錫之事況智如荀劉宋三子固有所未敢也
敢之甚則為郗慮樂成濟史太諸人矣敢於敢則為華昭
魏舒殷翔周宗諸人矣此正君子小人純不純之辨也使
齊丘果以傳禪為不可他日何為請幽讓皇曉節之謀泰

國以身其建正論責勸進者不肯署表非真能守義也
特以身先幾不得為元功耳此幾則人之情實也

閔帝 [illegible] 後唐紀

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有功名朱弘昭馮贇忌之潞王以徽
鄭道言弘昭等殺長立少須清君側令入朝以討之潞王至
陝帝北度河馮道等入朝聞之欲歸安從進曰天子已出宰
不預謀今當聽太后命道曰不若俟潞王入京[illegible]書舍
人盧導至白宜速草勸進文書導曰班迎可也[illegible]貢
導曰天子在外而遽以其位與人潞王若以大義責何辭
以對愚曰舍人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
事當務實此言是也馮道以之勸人主敷奐則不可乃任
人所間居屬子食色與禮孰重之類也明宗不能立子宋

馮道備潞王鳳翔之師西來閔帝輕騎出走道等為相一
不預知若事當務實者亦勸明宗早建儲嗣勸帝常
聽遠朱馮窺伺中外則難何由作今可與圖存者棄之猶
弁髦土梗不可以納者望之猶大旱雲霓實安在乎宗愚
所謂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亦非也奔逃之謂固[illegible]宜矣
使之至此誰之過歟盧導之言乃自知罪則猶有可於
瀛王東歸以行也瀛王務實之言是欲兄寄而得食焉數
女而得妻不必由禮者也

潞王 從珂 後唐紀

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閱府庫[illegible]
不足於用遂率京城民財據屋為率[illegible]而
五月[illegible]

取國有五難潞王兼之獨以外兵倡變遂乘勢東下[illegible]
厚利啗之又指克京師成代根本是於五難之中[illegible]變
撥難乎其濟矣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唐德宗承百有
六十年之基業獨緣借商稅算間架得錢二百萬遂召涇
卒之變潞王纔入洛剝民剛兵將誰與戢雖然自是而後
六軍販易天子益以習熟唐晉漢周皆不過再傳旋又爲
人所賣故曰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後義先利雖奪之猶不
饜也

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
害慟哭自經死

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八人而不及宋令
詢豈以其君微其事略故遺之歟夫明宗非莊宗之子也

潞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雖不爲儲副然明宗社稷真其
國矣所以不終者身之股肱朝無楨幹在外無知胡能有
定乎故閔帝失邦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
義以死立志不事潞王雖王彥章裴約何以加焉是以表
而出之

斬康義誠滅其族

誅閔帝者朱弘昭馮贇孟漢瓊康義誠爲甚迹四人反覆
交鬬而背叛亦欲自全耳而身不能免潞王行此雖不足
以贖奪國弒君之罪亦少懲姦惡使於人心方諸符堅之
不殺慕容評隋文之不殺[illegible]綸唐太宗之不殺封倫宇文
士及使小人洋洋然得志自謂無適而不容者豈不賢哉

帝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聞望皆稱姚顗盧文紀[illegible]
儉帝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中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
得文紀次得顗遂拜文紀爲相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具然後人體成卿佐賢然後國
體立潞王欲爲天子而不知誰人可相是猶人無手足而
以土木續之也且更相之意無乃厭馮道李愚劉昫之不
足恃耶盍博訪而數求之猶恐不可得乃親信之言是用
取國五難有人爲首觀其所相則成敗決矣

劉昫判三司鉤考舊逋必無可償者請蠲之詔長興以前戶
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萬石咸免之貧民大悅三司吏怨
之

晉吏利於督租固小人常情也長民者士大夫也不恤百
姓而以晉吏所利者爲生財之術無窮之源則於晉吏何

責焉前代著令曰凡言放稅者不得過四分每有水旱許
訴災傷或下赦令蠲之而有司徼督如故農氓不諭乃
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謠蓋不知令甲之文也是則赦令行
一時之恩以收人心令甲著永久之制恐失財賦陰行虐
政陽爲惠澤豈先王之用心哉三司吏不肯釋除逋負非
獨其利在焉亦以在上之意吝於與而嚴於取也此百姓
膏肓之病也明宗能蠲二百萬緡潞王能蠲三百萬石豈
非衰亂之時盛德之事哉

晏將柴再用卒史官嘗詢其戰功對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
靈何功之有

有學而自足則學不進有德而自賢則德不新有功而自
高則成者墮矣柴再用非有學有德之人也而能不矜其

功雖曰不學吾必謂之學矣吳越之俗信佛而重僧再用嘗與淮南水戰舟敗長猶手浮之得免家人飯僧千人再用悉取以犒軍曰濟我者士卒非僧也此在哲人爲細事若武夫猛將能達者鮮矣再用此舉近於明理不伐其功庶乎能宅心者是亦志士所當尚友也

荊南節度使高從誨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首勸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不墜其業吾不復事人矣從誨不能留

梁震成高氏基業而不肯爲之臣求之十國蓋少倫矣獨有可恨者高季興好掠奪諸道入貢貨幣而從誨四向稱臣利其賜予震皆不之諫使高氏父子有剽劫之行無賴之名皆論之不及與抑猶之弗察歟或者李興本朱氏奴苟得無耻者固以是常態不可救誨歟不然剽劫之行無賴之名辱之大者視而不諫曠闕多矣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既與朝廷有隙帝以問近臣李崧呂琦曰河東必結契丹若中國與契丹和親則河東無能爲矣帝密問薛文遇文遇曰以天子而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帝意遂變詬責崧琦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

石敬瑭之叛起自帝宿憾不平無含容之度酗言輕發漏疑間之情然止於如是則敬瑭亦無自而反李崧呂琦欲弭未然之禍者當勸其君内修政事明義而惇信使朝廷無失可指豈惟敬瑭天下皆服矣與契丹和親以絕河東之援乃下計非上策也明宗繼非所繼獨以慈儉愛民克終其身使潞王能君亦必自保何必外交夷狄耶雖然此常理也潞王乃奪國弒君之人也雖以善爲之猶不克靡怨内失民心外結藩怨豈能免乎是故潞王之成敗不繫於違崧琦之言聽文遇之計文遇之計若慎事而實是崧琦之言若有益而實非或者見潞王之亡以謂失在不用崧琦不可不察也

移鎮敬瑭鎮鄆州敬瑭懼劉知遠曰明公據形勝之地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桑維翰曰公明宗愛婿今能屈節事契丹何患無成敬瑭遂上表言帝養子不應承嗣請傳位許王帝怒制削敬瑭官爵敬瑭稱臣於契丹請以父事之約事定之日獻盧龍一道及鴈門以北諸州契丹主大喜

劉知遠桑維翰皆石祖謀主從知遠之言則功遲從維翰之言則效速此石氏國祚長短之本也敬瑭之罪在不助閔帝苟以閔帝失國者則當一無所預而尊奉許王於是不爲衛州之事而歸奪國弒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奮旨正則其得美矣此非知遠所及也敬瑭西夷之人姓氏無所從出其與猶雖不足責然夷而進於中國欲爲天下主不惟已當以禮義自力四方之應者固亦以禮義望我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割弃土壤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

契丹圍唐兵於晉安帝問策於羣臣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分兵送之契丹主必有内顧之憂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執政議竟不從贊華者契丹主之兄也明宗時來奔

龍敏之策必可以解晉安之圍者也契丹主深入常恐山

以幽州激其歸路雖許立石氏幾欲變計立趙德鈞況聞
[illegible]其兄歸奪其國其改轍而北夕不待旦矣唐主既無
斷執政又不贊決固天亡之先褫其魄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八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九

高祖　　後晉紀

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

賈誼有言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謂國有人乎契丹雖強且大然蠻夷也河東雖小且弱然中國也必若假以濟事後有太宗頡利之禽猶不足以雪高祖稱臣之辱況册命由之以出國號由之以建是契丹已有天下不待入封立門御正殿朝百官受貢計然後為中國主也可以為首而甘於下戴豈非人道之大變天理之反常乎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昔楚子虔會諸侯于申春秋書之不殊淮夷以預是會者皆夷狄也推夷狄為盟主相與朝事之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王法之所必誅聖人之所深惡春秋書之示後世大戒彼諸侯耳其責猶如此況石敬瑭欲為中國主而北面受命於契丹乎或曰此權時之宜姑藉虜勢以立吾國須它日幾會則為太宗之舉耳愚謂不然權者權事之輕重而從違之者也莫大乎帝王莫重乎理義古之人行一不義雖得天下而不為以義重於天下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以義重於富貴也石氏君臣父事契丹以立晉國是以富貴為重義理為輕已失今日之幾安得須它日之會乎況人命脩短豈能自必太宗得報突厥亦幸而已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禮者法也君子則行法以俟命小人則行險以徼幸此石氏君臣是非之決也

契丹主悉以唐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謂帝曰桑維翰
盡忠於汝宜以爲相帝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以帝兄子
重貴爲太原尹河東節
耶律德光雖夷狄亦可謂善於控御者矣秉石敬瑭之貪
其力遂取十六州之地又聲言立趙德鈞致敬瑭維翰恐
懼力請然後許之以固其約不殺唐兵悉以授帝以收士
卒之心命桑維翰爲宰相則國柄專歸乎主約之人收葬
張敬達而戒帝無大故勿棄桑劉二三大臣則將相皆感
其維持之恩立重貴守河東則石氏宗祀盡在契丹掌握
矣敬瑭之卒年五十有一然晚節已不堪契丹陵辱之忿
設復壽者安能必保信好之無虧哉然維翰雖因德光而
相其意特欲與晉帝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
意猶足爲賢也

唐主挈母妻子登樓自焚
安重誨當明宗時嘗請殺潞王從珂其釁起於盃酒違言
爲從珂所毆從珂醒而悔謝重誨終銜之及重誨既貴用
事自帝二子皆敬事不少懈而從珂帥河中亦帶平章事
故重誨深惡之使河中衙內將逐之而請以失守誅之此
皆欲伸其宿怨與排遏王建立等一意非能爲明宗防未
然之患也而歐陽氏乃謂重誨无事而言忠不見信謀之
不臧至於赤族則非事理之實矣

吳徐知誥以李德誠周本位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
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渥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使我
爲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
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
君令臣從父令子從夫令婦從中國令夷狄從理之正也
一失其理則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夫聽於婦中國聽於夷
狄而天下不任其亂矣周本自以吳王舊臣不肯勸進
亦乃持義不力爲子所奪夫爲人子以啓君強其父是與
攻父何異方諸郗超則超猶得爲賢矣世衰道微一至此極
嗟乎

和凝爲端明殿學士不通賓客耀州團練判官張誼致書曰
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朝除左拾遺誼上言北
虜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
帝然之
攻己闕而知其賢和凝有過人之度觸時忌而納其說晉
祖有預防之憂審矣凝知誼賢而引爲之非徒知之而已
晉祖納誼說而未能有行焉則心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
也夫外敦信好則威儀[illegible]有不可虛拘之實內謹邊備
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掩匿之事使尚相從爲此安能並行
而不相悖然則備豫內修而形外見我心未啓而我則
先之此於稱臣稱子事之雖者誼獻此言必有其策措
乎高祖不之問也

吳主禪位于齊李德誠等[illegible]進宋齊丘不肯署表齊
王誥即位國號唐尊吳主爲讓皇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
宋齊丘不樂唐主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以齊丘爲左
丞相而不預政事齊丘稱疾曰可不用老臣矣唐主謝之
宋齊丘不以徐誥受禪[illegible]當諫[illegible]三諫而不從則當去

豈得爲異又相之乎其有愧於荀文若劉穆之遠矣二公
之死蓋不獲已齊丘之生無羞惡也徐誥所以處齊丘以
三十年交舊曲意包容蓋終長者而齊丘情僞悖悖多變
真小人也是故爲義而有利心爲利而求義名二者不可
得兼使小人每視前事而要其歸亦必惟義之從不爲爾
矣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五代中原四方孰非盜
者然創業之人得之艱勤往往勉於行善雖曰竊名字盜
土宇夷攷其事乃有承平宴安庸常之主所不能及彼以
四海之大荒忽怠傲而失之此以一掠之微儉勤兢業而
得之國家既立政事足稱一方之民安土樂俗則不可謂
之盜矣歐陽公以正統與朱全忠而以盜目楊行密豈以
其所就有大小耶
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契丹主屢止
帝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石氏稱臣子於夷狄安行而不恥者習慣如自然也前未
有此何以言其習慣五代以來好養義子至以廝役盜賊
爲之廝役至賤盜賊至惡一旦推爲天屬之親與己生無
別則拜夷狄爲君爲父亦何難之有夫莫親於父子非可
僞合故義子必從其父之姓石氏既父德光而不改姓耶
律豈非以姓不可改耶姓不可改而稱父子以僞相有非
敬瑭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亦豈忍以七年偷安之富貴易
千古不義之詆毀哉孟子不云乎居中國去人倫如之何
其可也
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權曰吾安能向穹廬屈膝帝怒免
官
唐末五代臣弒君子弒父無姓之戎爲中國主遂舉中國
臣於夷狄孔子之所惡春秋之所治者靡不具矣然以石
氏之臣孜之請勿稱子則有劉知遠閉城拒命則有王繼
挺身南歸則有郭從威勸之爲備則有張誼恥於臣事則
有安重榮不肯屈膝則有王權用是見理義出於人心雖
世亂之極有不可滅者權之言非特陳情亦以譏帝也爲
晉相者聲言權訕君避事之罪小則竄流大則誅殺夫然
後足以一具僚之志稱事狄之禮今止於停任而已是則
晉祖固有未亡之良心特爲大欲所迫不獲已也不然何
爲聽張誼謹備之言慮契丹異日之患從瀛州城跨德勝
津選建廣晉彰德求請三師乎夫利之所在小人所趨固
不擇是非可否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從權
臣利在敵國則從敵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石氏君相臣
服契丹乃利在夷狄之時晉朝諸臣得預使乎之選豈非
至榮爵秩既升賄賜又厚王權不此之顧而以向穹廬下
拜爲恥甘心黜免而不悔是非羞惡之端皎然著明可謂
君子矣
唐主徐誥復姓李更名昪爲李氏考妣發哀斬衰居廬如初
喪禮立唐宗廟以高祖太宗義祖爲不祧之主
亂臣賊子初未必有篡弒之心形勢既成譬之騎虎不得
中下使之至此皆君父之過也楊行密得李氏子愛之而
諸子不容乃以與徐溫溫既取吳其子之才皆不能出知
誥之上遂爲知誥所取據溫誥之初依附人以求富貴耳

而終乃移其國於石氏宰相以權授李氏之過也用異姓爲子徐氏之失也其自滅宜矣徐誥既復姓爲考妣發哀成服是也而必祖唐慕名失實與徐氏何異乎

太祖以來大政多與崇政樞密院議之宰相受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書而已帝懲安重誨專横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委宰相分院判事

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唐以宦者爲之梁戒其禍更用士人雖備顧問參謀議於中不專行事權實重於宰相至莊宗[illegible]安重誨復樞密之名而歐陽氏乃謂權始侔於宰相恐考之未詳也其曰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隆而宰相失其職此言是也石晉廢院當矣猶存其印而委宰相分判其事是名廢而實存必也宰相無所不統削去院事之稱而銷毀其印罷其司存文書府吏然後可以責成宰相如古王者之制矣

西京留守楊光遠上言桑維翰遷除不公與民爭利出維翰爲彰德帥

石氏之帝維翰功爲多者使維翰而小人也必陰結契丹以自重上則脅制其主使惟己之用而不用他人下則控勒士大夫使惟己之譽而不敢議己晉祖既受命契丹以維翰爲相亦當禮遇初約撫大故不棄也今楊光遠乃以外臣論執政過失而罷其樞密使又上疏專言維翰遷除不公與民爭利而罷其平章事光遠無契丹之援而反重維翰有契丹之援而反輕于以見維翰志在興晉而無心於挾虜使其北向負恃深得處置維翰祖亦不能不前卻況光遠乎

帝訪馮道以軍謀對曰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帝以爲然

道所謂歷代必指梁以來梁至晉雖三朝經五六主矣此三朝五六主者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安得可守之成規耶道相明宗不能爲之定嗣以召鳳翔之師及相廢帝不能爲之防患以致河東之變石祖聞其言而不思其事遂以爲然蓋其君臣皆不知宰相之職業也故爲君者以腹心委之樞密而爲相者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署文書而已至是雖罷樞密而大政密謀猶人主自決宰相不預聞也宰相無所不統而大政密謀不得預聞則興亡之際固不任責時君亦不以責之使姦邪之人得以饕處富貴晏然而不恥也向若石祖聞道言而思成規之效或少警矣

北都留守安彥威入朝帝曰吾重信義契丹以義救我我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副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臣何屈節之有

晉高祖之言可謂實矣以一身之故不敢有飾言而安彥威乃以帝爲蒼生答之何其諂諛歟古之聖王謹華夷之辨者正恐其猾夏禍亂浸淫不可勝治也如取其爲蒼生則召陵城濮之績不應見於春秋而被髮左衽之憂不應歸功於管仲矣老晉事之始稱臣稱子割十六州爲賂然後契丹立之方是時高祖未有中國之分其存亡得喪蒼生何預焉及出帝立景延廣欲叛契丹李崧曰當爲社稷

許州猶可云耳

西京留守楊光遠入朝徙為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信者帝王之大寶唐廢帝篡弒得國未有治之者亦少安矣獨以失信於晉陽遂取亡滅君子以信易生重猶王之失聖人以信易食甚於貢之問春秋善胥命惡詛盟取苟意之死嘉請息之會書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石祖遣潞王失信之疑其於契丹以守信為重既許范延光以不死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可謂確矣而楊光遠擅殺之使延光臨禍以鐵券為言光遠之罪豈可貸乎會其入朝帝當數以專殺戮而尸之為延光報仇則信義兼著恩威並行曾不能然復寵以王爵易鎮大藩他日又龍晉安降虜之迹召契丹以攻晉晉祖於知人用法兩失之矣然則范延光之死不獨以重擁蓋高祖不當從光遠之請使延光居其治下也延光之反光遠為大將攻之歲餘不能下高祖以計降之此固光遠所歉其欲圖延光也久矣而高祖不之覺護其計中又不為之報仇是亦高祖殺之也無以享國之言五年而復吁可畏哉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上表請擊之帝不許遂舉兵反兵敗為其下所殺

安重榮恥臣契丹是也請不獲命而與師則叛而已矣故其心似忠而非忠似正而非正不能釋位而去者無學訓飭師旅富民保境以待君命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不能小忍卒蹈大難蓋匹夫之勇淺中之見不足尚也

劉知遠為北京留守知遠微時在晉陽嘗牧馬犯僧田僧笞之至是召其僧慰喻贈遺衆心大悅

安重誨不忘從珂之毆張格不忘曾柔之窘若不能免其身石勒釋憾於李陽劉知遠平怨於僧人終以濟其大業夫四人成敗豈專為此一事史之記之也亦欲使人由此以觀四人之器局一事如此他事從可知矣據崇高之地有容衆之勢而芥蔕不忘睚眦必報懼者衆矣其誰肯輸情素布四體為之用乎使石勒知遠忿然快意夫何難者然寧忍而不為則以所圖者大也魏於舊德尚能爾況君子以天下為度者乎

馮道李崧屢薦杜重威之能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

晉祖心厲契丹為後世患而疑於用人為楊光遠所出案維翰為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之本也契丹之事翰遠任之有餘矣委付不專則心不固施設不久則政不堅它日契丹入寇維翰無權而知遠顧望蓋晉祖使然也宰相以知人善任使為賢馮道先薦杜重威復引景延廣此二人者實致晉國之亡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錢氏當五代時不廢中國貢獻又有四鄰之交吏氏乃謂自武穆王鏐常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雞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立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笞數笞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

猶積數十多至百餘人不堪其苦信斯言也是取之盡錙銖而用之如泥沙安得倉廩有十年之積而又復境內三年之稅則其養民亦厚矣故如史所載則錢氏宜先亡而享國最久何也是故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而五代史不載歐陽公記錢氏重斂之虐而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

漢高祖龑為人辯察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宦者

劉龑之不智哉人惟愛其親故及人之親愛其子故及人之子何者推類故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者彼不能推故也是故韋玄成讓爵宣帝以之感淮陽張伏正色光武使之傅儲嗣李勣出於羣盜太宗失於託孤潘崇為人不端楚成謀於數子彼趙高胡亥之事亦昭昭矣龑乃疑士人而宦者是信宦者無父何以知孝無子何以知慈無父子慈孝之心安得有君臣忠厚之道而能為長久計乎

帝寢疾一日馮道獨對命幼子重睿拜之又令宦官抱置道懷意欲道輔立之帝殂道與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

晉獻公殺太子申生逐重耳夷吾而立其所愛屬於荀息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死之考其事之是非息從君於昏者也其守信不二非可復之言也而春秋以死節許之者立輕諾苟從反覆失信之教也晉高祖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盍登時明言之乃含糊不對高祖必謂道已喻意矣死肉未寒乃背顧命其視荀息為如何初高祖見諸子于契丹主契丹主指重貴曰此可也其時雖為擇留守晉陽然契丹主固已有立之之意矣高祖舍重貴而託重睿是不欲再世受命于契丹也馮道背之將以自結于虜耳其曰國家多難宜立長君者非情實也春秋之義國君與大夫盟則以為恥而為之諱況天子而為夷狄所立屈辱甚焉視君屈辱無慚恥之心則將安於篡弒易位之朝坦然不疑而三綱絕矣而臨川王氏眉山蘇氏皆稱馮道曾不少訾則不知其意之所存也

齊王　　　後晉紀

太[illegible]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臣帝從之契丹太宗[illegible]使責讓延廣復答以不遜語

[illegible]延廣[illegible]立晉之罪無可贖者即情而論是亦[illegible]王權諸以所見欲致[illegible]者遂求用[illegible]延廣[illegible]當權其[illegible]延廣[illegible]若與晉有深仇[illegible]延廣[illegible]以立之者其實則以晉父事虜中外人心皆未能平故慨然欲一洒之而不思輕背信好自生釁端公卿不同謀將帥有異意君德荒穢民力困竭乃與虜鬭何能善終狄中淺謀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君嗟夫使延廣知慮善以動勸惟厭時之義姑守前約而內修政事不越三四年可以得志於此狄矣

追封敬儒為宋王

五代史於晉高祖書封子重貴為齊王於出帝書封皇伯敬儒為宋王而曰豈無意哉自以謂深有意也其析而辨之曰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而書皇伯者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為後而立以

正則不待絶其所生而爵之以厭天下也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而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何必諱哉聖人又以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然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用之而晉氏不用蓋亦習見閭閻鄙俚苟偷竊取欺僞諱之之事也豈可以人理責哉其意其決其詞甚費而不自知其理之失也出繼之子固有所生有所後矣既有所後則不得遽其所生曰父母故以伯父母若叔父母稱之天生萬物皆一本也豈有二本者乎不得已而以兄弟之子爲子述天理而時措之則父母之稱歸於所後而變於所生矣禮云爲其父母報者以不可云爲其伯父母叔父母報也云爲其伯父母叔父母報則無以辨其爲人後矣此立言之勢非許其稱父母也如許其稱父母是聖人立二本之教率天下而墨道也臣不可有二心於君而子可有二心於父乎夫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而自欺曰我之所生其子亦諱其所從生而欺其九族曰今父眞我父吾固無兩父者此則閭閻鄙俚之習矣學士大夫之家非苟偷竊取不自欺曰我之所生我以無子之故此取諸兄或弟也其子亦曰我固有所生今爲人後不得顧私親矣如此無欺無僞不如閭閻鄙俚之習豈不簡易明白可爲通制而必行其嘗諱哉不此之論而徙取閭閻鄙俚之習以例夫取兄弟之子以爲後者謂皆有苟偷之[illegible]行則過矣又曰服外物也故可以加可以降而父母之名

不可改夫服稱情而爲輕重者也衰絰功緦被於[illegible]在外而擗踊哭泣發於心豈亦外耶使爲人後之人不[illegible]已而爲所後服衰麻而情實不在焉所生服朞齊而情[illegible]過之其爲苟竊欺僞又有甚於閭閻鄙俚之習矣爲彼則不可爲此則可乎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生之恩以伸所後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則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此乃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同用豈特習出常哉晉氏之失乃不在此按史宋王敬儒者敬瑭之兄也信乂胤進睿果六子而冠以重字者敬瑭之子也重貴者敬儒之子高祖子之爲子也則未知高祖未有子之時已子重貴乎抑四子已死睿果未生而子之乎又不知敬儒惟重貴一子乎或重貴有兄及弟乎使高祖未有子或四子已死睿果未生敬儒又自有長子則重貴爲高祖子何不可耶必也高祖既有子而敬儒無子則高祖當以重貴歸之而重貴不得貪所繼而忘其本也敬儒有長子不得爲人後而君子猶謂苟無兄弟而繼祖之宗復絶則雖長子亦當繼祖此可以義起者石祖盡出諸子見耶律德光德光指重貴爲可以此攻之必敬瑭未有子之時取諸其兄後雖有子相繼早世睿果又幼故勢不得歸之歟敬儒之有子無子及重貴爲長爲次皆無所考證史亦不知敬儒於高祖爲親疏又疑敬儒當高祖世不得封及出帝然後封之此亦非難喻者高祖不封敬儒必以爲疏而未及也出帝封之固爲所生之親耳重果夭高祖疾革命抱重睿憑道懷中乃

鄜亂也高祖爲帝之初重貴已堪留守北京年亦長矣
又歷高祖在位七年高祖乃欲背契丹所指而立鄜亂之
重睿以當君父之契丹此馮道所以難於負荷也原道之
心豈爲不以重貴爲高祖子則不得立特從契丹之所謂
可者而已亦務有意諱其所生而欺天下也若曰重睿在
重貴安得立其立不以正猶之可也有如無重睿則重貴
之立固以正矣封敬儒爲宋王是臣之目之不可也則稱
高祖曰皇考而母李太后於宮中又稱宋王曰皇父而用
追王之禮稱皇父爲皇帝而母安太妃於別宮此漢哀及
段猶冷褒得罪於當年與來世者歐陽公必欲以私意爲
之安能易發禮加斷服之正法哉夫天人無二道心迹
不可判此孔孟之學也於司天考而見歐陽氏之分天於
人於論爲人後而見歐陽氏之別心於迹使其學乎有闕
則其論不至若是偏而使天下之爲父子者不定也

唐主疽發於背謂齊王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
汝宜戒之

生不可益而疾可治漢高猶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今
無疾而餌藥以求益生之辞其惑不待辯也然至此數斃
者幾何人而莫之戒者貪本不除也方士殺人延年不死
釋氏教人死而得果惟貪者入之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異端之學或割除親愛或遺棄軀骸灰心槁形於寂寞之
濱若無欲者而至輕舉發身其欲莫大焉君子不可不
愼也

夏四月朔日食

五代史司天考曾史官所記日月五星之變至於氣祲形
象出沒銷散其說難據至於日又有冠珥環暈纓紐負抱
戴履背氣或十日之中所見七八而背氣尤多夫以春秋
[illegible]其衆矣孔子[illegible]未嘗書其日然二百四十二年之久
寧無冠珥等象乃未嘗及獨以食爲異焉而後世尤忌正
陽之朔正陽之朔而日食其君辟不及禍者故杜預釋正
月之朔慝未作曰四月正陽之月慝陰氣也天福八年夏
四月晉出帝即位未幾天德未形而有陰慝犯陽之徵天
之告戒亦著矣帝[illegible]近事或必警乎

立皇后馮氏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爲子爲娶馮氏及重
胤早卒馮夫人寡居帝遂納之

出帝之少也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illegible]
[illegible]
學不能究其業終身不能極其數固難通也若其大義抱
於父子君臣人倫之際者豈難當而[illegible]以爲先
聖之教則雖市井人倫其[illegible]而帝如是之悖於此乃至
[illegible]
[illegible]
事曾無一言以[illegible]其忝濫猶常事然義其心背於
順從爲固寵安身之計雖甥爲君臣莫爲仇敵無所不可
則馮后之事道固不以爲異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
與哉

閩主曦欲杖御史中丞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
大夫中丞儀刑百辟豈宜加之笞捶乃釋之

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加刑
故不使之受刑非固赦然因其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意故
引投鼠忌器之諭三代見當以重法之禍以警文帝自是
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殺而臨川王氏反此義
爲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爲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爲
上而不施其意非爲化民成俗而興禮教也直欲殺戮故
老以制異己耳豈非邪說害義之大乎以區區之閹無道
之職猶能爲鄭元鄰正論而自屈從禮佐王孫祖韓非商
鞅之術曾元鄰之不若而世猶尊信之何哉

唐給事中蕭儼以直言斥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
儼以諫諍得罪非有它志昔顧命之際[illegible]自反
見防耶唐主乃不能擢遷罷之

服過爲難受責如流柔者之所以賢孔子之所以深歎
之也孫晟唐之良臣其欲令太后臨朝也以禮辨之以遏馮延已
之徒謀之不臧而已非生厲階也而蕭儼直以幾危社稷
責之過矣晟乃能內愧又加懼心不以儼言爲憾因而稱
之又下石焉不亦賢乎或問服過爲難受責如流者皆可
與耶曰人心不同有虛而受之有泛而聽之有外示容納
中實拒之虛而受之克己改過誠君子也泛而聽之焉能
爲有焉能爲無慝而不立者也外示容納一以收聽言之
名二以察異同之趣中實拒之則其僻見邪志自有所主
而不肯與人論辨恐人之窺之而諫之此大姦大慝之人
也若晟以受責如流許之則堯舜之所繁與而難之者也

帝居喪朞年即於宫中奏細聲女樂及出師常令奏三絃琵
琶和以羌笛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百官奏請聽樂帝不許
失禮之君蓋有未甚而用言者矣出帝逾年聽樂又避其
名辭羣臣之請孟子所謂[illegible]爲善者而當時百官
無一人規諫反因而勸之[illegible]皆逢惡者國欲不亡得
乎亡國者未必皆力爲不善爲臣下所迷誤多矣納叔母
爲妻而不諫宅大憂鼓樂而不諫它日桑維翰諫其侈費
固不聽也侈費之事得與彼二者班乎

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
爲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一制指揮節度
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
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帝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
雖以爲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
亦惟事自守而已

守制運動操權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知
遠杜仲威李守貞張從恩張彥澤之徒皆爲制將而維翰
不能區別諸人才否既一槩用之又不委知遠以權謀議
不得預聞此失之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將不深知之
耳或曰知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
維翰不欲禦敵則已必欲禦敵師克在和無爭力啟上心
解崧之意使加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坦懷釋怨以濟國
爲務而專付統御之權晉亦豈遽亡乎由是觀之維翰於
守制運動固有餘裕而知人善任則不足矣

楊光遠與契丹合兵入寇契丹敗去帝命李守貞討光遠於
青州契丹援兵不至其子承勳承祚承信劫光遠降光遠

許遂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朝
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乃命李守貞以便宜
從事守貞殺光遠起復承勳爲汝州防禦使承勳後爲契丹
臠而食之

楊光遠始者不肯臣事契丹似也既而舉兵與契丹合則
向來之請乃託以爲名其情實彰矣承勳及二弟迫其父
開門納官軍雖變而不失正亦可矣光遠爲李守貞所殺而
已受汝州防禦之命於心何安與乃被圍之時自度叛禍
終爲劫降之計歟操心如此亦豈能免非契丹能戕之蓋
自取也

帝之澶州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歎曰中國疲弊自守
恐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

以知遠自守之言思之[illegible]以保境不戰
爲務此固弊虜之良策也晉之所以大國者[illegible]
戰耳向使河北諸鎮厚其[illegible]
勿追以逸待勞須其奇乘之勢耶律德光豈能得志於中
國知遠非徒以此處晉室事宜其術以保河東者正用此
術故深惜出帝疑之李崧疎之而不能盡用之不盡其才
也

契丹大敗于陽城諸將請追之杜威李守貞曰不若全軍而
退

兵法窮寇勿追而唐太宗討薛仁杲劉黑闥宋金剛之徒
皆乘其奔敗追而擊之不遺餘力恐其稍緩計成又難取
也故窮寇之或追或不追歸師之或遏或不遏惟其可而
已契丹陽城之敗勢如崩山下爲者不復能上德光乘橐
駝而走其非僞遁而有蓄明矣所宜寇窮精銳分道而躡
之待其勢窮然後與之立約縱使歸國此乃止其入寇之
良圖也雖然杜威李守貞方有異志欲襲晉祖之事苟知
此策尚不肯爲況不知乎

契丹連歲入寇桑維翰勸帝復請和帝遣使奉表稱臣謝過
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
和朝廷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王入大梁謂李崧曰向若
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當時及後世聞契丹不戰之言鮮不追咎不再使之失夫
豈契丹真情哉夷狄貪而無親惟利是就彼初立石氏時
已納趙德鈞之言其後又嘗揚光遠之歎及聽趙延壽之
討使石氏既亡而中國不可[illegible]術付之一人而
享其利耳既已得汴謀爲奸詐以欺衆謂過不在我此夷
狄譎詐之智也未幾對趙延壽曰吾五年不解甲豈爲他
人其情如何或者輕忽士大夫之正議廢格經書之大訓
反審夷狄謂非中國所及信而不疑順而不逆有人令必聽
有欲必從不戒石晉濺云之禍亦獨何哉

二月朔日食

出帝在位五年日比歲四食天象告戒勤矣考之五代史
出帝時有大蝗大旱大雨霖河決溢之災蓋悉書之而日
食變異之大者乃不一書曰春秋天人備述乎述本紀書
人而不書天蓋聖人之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
知者人而已又曰司天掌日月星辰四時二十四氣七十

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譏於其變者以爲占占者
非常之兆也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其法信於
天下術有時而用信不可一日而差蓋有國之所重也此
說蓋不知天人一理占術一道也使占家昧於推步之數
曆家昧於變動之象則安能臻其妙乎蝗旱繁而豈人力
所爲既書之以爲災則天象變動其異尤大安得不以爲
懼耶儒者傳授春秋經傳論將以明斯道沃人主而不
明天人合一之理不達仲尼所書日食之意則於晉出帝
又何責焉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
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己爲內應晉主與天雄節度使杜威李崧
馮玉議以此可取瀛莫乃以杜威爲都招討使李守貞副之

[illegible]

發明人君者聰明視聽則四海之遠可不出戶而知之矣聰明
柰何耳目無蔽也無蔽柰何所任得人也書曰股肱
肱耳目是寄耳目於輔相也又曰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
之官是寄耳目於臣僕也又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
寄耳目於諸侯也貴而輔相次而臣僕眾而諸侯莫不得
公忠通達之人而無諂諛壅蔽之患則何幽之不聞何隱
之不見乎馮玉以女寵與政不足責矣李崧爲相先信趙
延壽思歸又信劉延祚內附遂興大役爲虜所致向使桑
維翰劉知遠當之必能揣度情僞不輕舉措以取敗亡然
則專國者李崧也任崧者出帝也當用者不用當信者不
信自塗其耳目至於踣仆又誰咎哉

杜重威妻使公主入奏請益兵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

[illegible]者容或不知爲耳目所掩宜得法戒矣覆轍在前躬
蹈而弗悟非其不審有所蔽也出帝之蔽謂何愛其姊施及
其夫故有罪不治有請必從驕將握兵有罪不治有請必
從此固反逆之端堅冰之戒也陽城之役重威初不欲戰
爲諸將所迫既幸而勝又不肯追虜其心異矣桑維翰請
因其擅離本鎮而廢之庶無後患可謂善謀之見矣及其
使公主請益兵盡取禁軍而去乃康義諫之策出帝猶不
悟夫高祖社稷與姊兄一言孰重大臣忤救與私戚邀請
孰切信愛之過至使宗廟爲墟豈其心固欲如是哉蔽而
不自知也夫公主與帝非同母其心固爲杜氏況有高祖
故事乎高祖以姑之夫而取唐則杜重威豈不欲以姊之
夫而代晉與其爲帝之姊爲節度使之妻曷若爲帝之后
爲天下之母此乃杜郎夫婦之志也

[illegible]

開封尹桑維翰請見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
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曰晉氏不血食矣

史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請之者皆有遺恨
焉惜其言之不達而晉之亡也以愚度之維翰非有他策
不過勸帝稱臣謝過割關南境土以增賂耳此可以救目
前之危終不足以弭異日之禍蓋與夷狄共事勢均力敵
猶且見圖況爲之下乎以古事考之莫不然也

杜威之降契丹也皇甫遇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將兵先入
大梁遇辭至平棘謂從者曰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契丹之再入寇也皇甫遇與慕容彥超覘虜至榆林店力
戰被圍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聞必爲虜所困引兵

敗之張彥恩曰吾屬張氏大至盡吾軍不足以當之公往何
益彥澤曰成敗天也當死生以之萬一失皇甫太師吾將
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前契丹望見即解去當是時遇
以數千當虜數萬自午至暮而不折北亦可謂勇矣五代
史稱杜威召諸將示以降表遇等愕然不對遂以次署名
麾其下解甲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
絕吭而死歐陽子譏之曰使遇奮然攘袂而起殺杜威于
坐中雖不幸而不免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凛然哉
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而
司馬氏編年通鑑乃云方杜威之降遇不預謀及契丹使
之將又辭不受遇一人爾如五代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
節士也其相去遠矣當誰之信使無考異以折衷則遇亦
威耳尚論取舍可不慎哉

張彥澤降契丹契丹主遣彥澤將道夷騎先取大梁城中大
擾彥澤召桑維翰維翰知不免謂李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反
令維翰死之何也維翰見彥澤責以負恩是夕見殺

桑國僑責李崧是也據一時言之可耳治亂皆有本原古
之王者必由正道始之以正尚不能使子孫善守而求世
況始之不以正乎石敬瑭劉知遠皆起晉陽以知遠觀之
所對者新勝之契丹且驕王亡士之比然知遠崛然自奮亦
克有立則敬瑭稱臣割地以急近功其策大失譬猶揖
摩豺虎與之共牢犬羊終見咀嚼必至之理也是則維翰
雖無當國亡國之惡而有謀國誤國之罪矣雖然維翰非
取怨契丹者固已預逋情然求庇其身而初不相關死於
張彥澤之手故曰忘在興晉而不爲身謀亦足爲賢矣

契丹主怒張彥澤剽掠斬於市仍命剖其心以祭所殺士大
夫市人破腦取髓臠肉食之

歐陽子曰視彥澤責威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見晉
人之憤嫉怨怒於二人非一日也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
之如此豈非昏亂之君各賢其臣歟愚謂是則然矣然彥
澤之見任而得肆自石敬瑭時敬瑭與之連姻又嘉其有
軍功故使爲藩鎮我書記張式諫官刑部九五六人極諫
力爭終不能回眷待之意以養成其亂由石氏雖尚軍功
而不知軍政也君子有言三綱軍政之本聖人作春秋寓
軍政於三綱其陣法隱然如天覆地載最嚴而不可犯非
魚麗偃月之比也兵衆上策先自治夫婦父子君臣上下
禮義者猶而不亂以戰亂除積習戰百勝之術也春秋書
姜氏歸則書曾獻羽子氏薨而不葬此軍政行乎夫婦之
間者也宣叔母爲亂則夫婦之義亡矣隱公得國不書即
位則所弒君不稱公子此軍政行乎父子之間者也以變
襄教又則父子之倫廢矣天王崩而不書奔喪武氏子求
賻而不書會葬此軍政行乎君臣之間者也爲中國主而
臣子契丹則君臣之道亂矣三者既失雖日行善政月施
良法亦不足以救大本之顛又況政法不立如庇重威彥
澤之類乎是故力足以扛鼎揭旗勇足以扼虎拔象總貔
貅之士運百萬之衆白勝而勝曰取而取若無敵於天下
者而三綱不立軍政無本終不能濟以古而監何代不然

契丹鎖累延廣送歸其國延廣扼吭而死

興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廣也二人用心異而爲禍
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嘗見其禍
未見其福也古之待夷狄者或限隔之或驅斥之或禮貌
之猶不能絕其侵陵暴侮之患而資其力倚其勢交通餽
餉便便惟謹宗廟社稷之敬有不逮焉伯父叔舅之眷有
不及焉夷狄天性貪而無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則維
翰和之於前延廣激之於後皆所以召之也故傳曰君以
此始必以此終後之謀人國者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高祖　　後漢紀

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
天福十二年
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爲此善於彼蓋梁簒唐而後唐
伐之晉爲契丹所滅而漢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
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禍劉知遠不
救固爲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
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勳舊重將
如劉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五代史不
嘗以幸禍責知遠也曹操挾持獻帝剝削漢室以建大魏
司馬氏猶謂其取之魏[illegible]非漢之簒臣漢有天下四百年
曹操之罪尚蒙末減石晉之宗社漂搖岌業如燕巢危幕
使知遠慷慨赴難固不能禦契丹之勢雖不出兵其奮然
自立乃在石氏滅亡之後於是責其無君臣之義則全忠
嗣源敬瑭郭威其罪爲如何此責人已甚之過也若夫漢
不自建年號而用天福十二年略去開運之紀則非矣削

開運者誠有憾於出帝也用天福者示不忘於高祖也雖
然其義則無與斥之可也歐陽氏因是而及人君即位稱
元年者常事耳非古所重謂一爲元者特古語非有法也
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改元有國之重事者出於曲
學之說也則陋哉其言矣也脩易其言也脩固嘗云均是棊也
而有勝有負勝者所用即敗者之弃也小數尚爾況孔子
宇宙在其手而萬化生其身乎是故以之爲以一也及春
秋用之則有以君以師以冊以人之不同人之爲人一也
及春秋用之則有貶之微之衆之進之之不同月年大有
年一也及春秋筆之則爲變異爲弑卒葬一也及春秋處
之則有因革是故元曰見于舜典元后見于商誥元弁白
古稱之孔子祖述爲春秋紀年其名雖同而以正次王王
次春繫于元年之示發明人君之大用則古未有言此者
者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仁者人君之大
用即所謂元也元與仁古文蓋一字易置其體乃小異耳
元有始意故乾坤之元萬物所資而人君治國正心爲本
也萬物資焉其生普矣心無不正其仁不可勝用矣由元
而動植咸如始帝王之德也其始無首其卒無尾啟閉之
主也此治亂興廢之分而謂稱元爲常事未嘗有法出於
曲學之說豈非陋乎是故識元之所以爲元然後[illegible]之
權度在我不能體元則其心不仁心不仁則事不[illegible]秋
之所治也是故學者以春秋爲傳心之要典[illegible]右
子君子曰王正月者心之體也及[illegible]
心也鄭仲子賵邪心也及祭伯來二心也[illegible]

心也仁則無是矣後世以年號紀元既失之遠又有中元後元或一君而屢元是未有能深探其用必正其心者故其行事善少惡多其惡也純乎不仁其善也亦偶中耳學者何獨不然故為人君止於仁孔門高弟未有不問仁而傳聖學者必以仁為符節也

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

衛宣公淫亂遂為狄所滅晉室三綱絕矣遂召五胡之亂唐世家法不正又好結戎狄非獨當其世數困於猾夏流及五代更據中國猶七八傳其甚則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而天下之亂極矣堯舜脩德而建士師三王自治而立司寇謹華夷之辨拒其侵亂之階所以深扶人理慮末流之若此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罹其凶害也劉知遠蓋出于沙陀及周世宗伐狄後如日初升而曦氛漸卷矣

契丹主歸其國謂晉人曰吾以射獵為樂在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必其道首出庶物然後能成位乎其中三代而上是也春秋已後莫盛於漢唐道雖不足而其才智則高出英雄之表而勉行仁義乃能光啓大業以垂裕後來有夷狄而君中國者非固限隅殊斥之其性習風氣與中國非類故也以五胡強盛更据自古帝王所都之地或一再傳或三四世則已掃滅無遺種矣此非特人事乃天理也或曰元魏乃北狄其都洛最久亦天理歟曰是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南北不能相并則拓跋氏豈能免於虜之謂故以二帝三王及漢唐享國長世而該夫夷狄之乘間竊入不旋踵而掃滅則見天理之有內外正氣之不可干而中國之君亦可自強於為善不使小雅盡廢而夷狄得之也

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德光知其以三失失中國可謂睹敗而思過者矣使無此三失亦必不能有中國何者足不可以加之首無足上首下之理故也然德光等自為謀者討出帝之相負而廢之治李崧馮玉景延廣之誤國而黜之數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背君殘暴而殺之按兵近郊召桑維翰劉知遠委以扶立重貴哉暴秦無所取而去雖古之伐罪弔民亦不是過而契丹主之罪益著矣今乃恃強滅人社稷貪其位而不能居取其子女玉帛以歸其國是盜賊之魁使遷留歲月攻伐之兵四面而至亦不能免何三失之足咎乎夫夷狄之性貪而無親彊則為虎弱則為鼠抑鋒止銳擇義而行乃王者之師也方契丹入寇交戰于河北屢欲退走非敢以必勝自處也及得汴乃謂李崧曰向若晉使再來南北無戰矣又謂汴人曰我無意此來景延廣召我耳此皆以空言惑衆而收其心而愚者信之至謂中國有不及焉嗚呼夫豈偶然哉

初契丹留蕭翰為汴州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也[illegible]聞漢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也不得[illegible]

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及王淑妃在洛陽翰請以爲契丹主命立
從益爲帝淑妃泣曰是禍吾家也翰既去淑妃遣使奉表迎
帝仍出居私第帝至洛陽殺之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
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
乎
奪國者必殺其主與其子孫以爲一人心防後患也寧我負
人無人負我也然鮮有不旋亡其禍特父延之不爽耳李
從益者宜死於石敬瑭而敬瑭能全之其於劉知遠則隔
代矣形勢銷微無十夫之衆其迫於蕭翰藉手非有僥幸
之謀也知遠何憾而殺之殺人之子者人亦殺其子宜連
祚之不長也寒食以麥飯祗醊何禮也此歐陽公所謂野
祭而焚紙錢禮樂幾何而不喪者也天下之理莫大於人
倫人倫有五莫重於三綱唐末五代三綱淪滅盡矣何有
於禮樂祭而寒食野祭與伊川被髮而祭於野者似而不
同先達謂亦因乎俗而不害於理者比諸藉祭致爵焉可
耳後世禮廢有班荊藉草而飲食則奠登爲壇墠并絕禮
未甚有害也以紙爲錢自明皇用王璵而行之至出帝已
二百餘歲矣苟以爲異者人生而幞幘常服皆祖狄服死
而啓磬螺鈸皆用狄樂凡冠昏喪祭射御食饗其合於古
之正禮者幾希至於樂則八器僅存施諸郊廟而已朝廷
官府士大夫所用悉胡部也其視野祭焚紙錢幾希僅者
當隆盛之時遇賢明之君居公卿之位視禮樂放廢及前
代之弊事莫能更革而於出帝亂亡之君舉行之失猶嗟
而重異之何歟故孔子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
制建宗廟高帝光武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諡號凡六
廟
漢高祖之姓劉史氏不知其所起而言其先沙陀部人也
夷狄無姓姓處月者西突厥之小部也朱耶者處月之別部
也皆其號也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
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唐高宗永徽二年朱邪孤
注見于史至憲宗時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于史自號沙
陀以朱邪爲姓然則唐莊宗明宗石晉劉漢皆無姓之主
也姓無所從出與其姓李姓石姓劉猶不若自號爲朱邪
之不失其本也是故漢高遠祖高光雖歸前趙不害其非
禮立四親廟則高曾祖考之入居太原已久非僞爲也馮
道所謂事當務實者此類可矣
楚王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遺兄希萼書以廢長立少激
怒之希萼在朗州希崇常詗希廣動靜以告之約爲內應
馬殷嫡長子曰希振有賢德而希聲以毋愛越次得立其
弟曰希範希萼希廣希崇夫希聲既可以先希振則希廣
亦得以先希萼而希崇亦可以叛希廣此自然之勢也父
死子繼兄終弟及有國家者之大節殷既不達高郁又不
得盡其忠而死張少敵拓跋恒諫而皆不聽則馬氏之亡
無日矣漢高祖定東帝業趙王延祚四百年傳世二十有
一故立嗣以嫡無嫡則以長長均則德禍亂何自而生哉
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
及圍鄴都張璉將兵助杜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

死璉曰殺臺之卒何罪而戮今以死爲期耳及食竭力盡重
威出降帝誅璉等將校數十人以重威爲太傅兼中書令
司馬氏曰漢高祖殺幽州兵卒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
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失此三者何以守
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漢唐之興掃除暴亂而施德于民是以長世今漢高之興
豈爲掃除暴亂其於天下未嘗有實德且上世又無積仁
累德行之政使三者皆得亦未見永年之道況重以三失乎
然杜重威之罪上通於天漢既討之不應受降降則不可
殺矣然亦赦其違命拒守而戮其覆主晉室肆諸市朝布
告中外則無殺降之過而足以示除惡之戒不亦善乎

隱帝　　後漢紀

侯益厚賂執政得兼中書令行開封尹盛毀王景崇景崇聞
之內不自安

王景崇受命經略關西已而自叛連趙思綰推河中李守
貞爲秦王所以然者漢祖及二三大臣之罪也夫景崇巧
佞人也事唐明宗晉高祖後求用于蕭翰又事許王從益
最後事漢而叛於隱帝時雖五代取國籍之武夫至於反
覆之甚著則興國之君亦宜有所去取然大抵皆不能也
漢祖於亂臣賊首如杜重威李守貞皆不以時致刑小者
如王景崇之無固志而委以密謀使伺察藩鎮楊邠等又
貪景崇賂遺信侯益之詆毀致景崇之觸逆至命大將出重
兵彌年而後克則威柄倒持而國祚易衰見故天下之亂
未有不自君相召之者也

以楊邠爲相邠素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強乃爲
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以二蘇除官太濫尤所非
由是非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

書生亂道而不知理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
以不足貴乃併經史大訓而廢之一槩視天下學士大夫
輕則求之高閣重則陷之黨錮甚則投之黃河爲比說者
未有能免其身而不累其國者也楊邠史弘肇皆吏卒之
雄亦安知經史所言與儒者所施直惡書生文士爾邠以
宰輔兵強爲賢於禮樂弘肇以長槍大劍爲可定國家納
騃專權恩蔽恣橫未幾死於嬖倖之手曾不及知其禍又
豈書生文士之所爲乎邠晚節頗通搢紳知史傳有用謀
吏傳寫錄何及矣邠爲相矯二蘇除官之濫艱於選拜史
謂自漢興至亡士大夫有不霑一命者二蘇之濫與邠之
靳均失也然濫猶或得人靳則皆不得矣且自漢興至亡
纔四載以是爲久者安得謂之久也

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朝廷命將討之無功以郭威爲西
面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馮道曰守貞
宿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
威從之由是眾心始附於威

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賞賚致亡是後皆用賂取國郭馮
二公豈不知也威素撫師何資道之計謀道素以儒士
自名何遽爲威成[illegible]累朝重[illegible]武則之而道
以威已得[illegible]而二公相與之心宜於言意之
表矣[illegible]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顧已趣

制方莫如馮王君當漢祖朝誠未至是隱帝幼沖政柄二
一人以詐人之智皆出威下道老於販國固知奇貨之可
居矣

蜀主以張業王處回執政日事多壅蔽始置獻納函

張業宰相也王處回樞密使也皆以專權貪縱賣官受賄
二人之子亦然業既被誅處回罷免於是蜀主懲蒙蔽開
言路以視亡國之主尚能如此況興國之君乎然則當世
有欲營皇融而立之法曰其下得言其事不得言先責以
保識加以拘留使見其無大利乃下釋罪之令是皆先
王立誹木置鼓無伏小人之獄聞怨我詈我則皇自敬
德之意哉

漢守貞求救於唐唐主命四將將兵救之軍于沂州之境時

唐士卒莫有鬪志河中道遠勢不相及乃退唐主遺帝書謝
過請通商旅赦守貞朝廷不報

取人以集事投人以援己兩必有說無說是無義無義必
難濟矣李守貞事晉而叛晉降契丹而叛契丹歸漢而叛
漢則其投南唐也持何說以自立漢祖雖非一統海內然
中原主也南唐未嘗相通誠欲相通非禮不可今出兵境
上奉制漢人及不能進乃始遺書謝過而為河中請則其
援守貞也持何說以為辭夫一人三反守貞之敗亡不占
而決南唐苟有開拓中原之意者販繒屠狗之人或可使
將況魏進英之士或可與謀而守貞則不可也其國之不
競也宜哉

漢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
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辭不見即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
白文珂代之

歐陽氏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此
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己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
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心
而所為如此蓋習為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
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紀綱壞亂之極
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
也

歐陽子之論出於履霜堅冰可謂不謬矣然五季之亂所
謂江海橫流之勢慎微杜漸於誰責而可乎朱全忠急欲
篡位不能俟九錫於旬時明宗潞王之入汴洛皆因亂兵

擁掌而得之石晉假力戎狄[illegible]由階級直拜天子劉知遠
乘中原虛位折箠渡河如入無人之境思亂之人足不待
跂蹻鳥之士目不及瞬蓋四五十年間同一堅冰尚何法
制紀綱壞不壞之足論耶莫尊於君不可變置莫重於國
不可廢從五季更代如奕棊然則郭威以樞密使頭子易
節度使如易戍卒何足恠者比之安重誨殺任圜魏王繼
岌殺郭崇韜猶為不暴云耳且謂威是時未有無君之心
無乃於推見至隱之識有不足歟

郭威至大梁帝欲特賞之辭曰籌畫出於廟堂兵糧資於藩
鎮臣安敢獨有其功請徧賞之於是朝廷執政大臣諸道節
度使並加恩

郭威此舉推為道不愛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illegible]者也

蓋不待他日即位踐阼而已收中外之心矣後唐晉漢之始
主先得而後班賜周太祖先賂而後取國故易姓之日中
外帖然雖五季習亂亦威惠之有術也而歐陽子謂當是
時人未有無君之心可乎
胡氏曰以郭威鎭鄴都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
使蘇逢吉以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
諸軍畏服號令行矣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
可乎帝卒從弘肇議以威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
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
宰相樞密使臨制四海之權也都督留守節度使方隅之
任也唐嘗命宰相兼一道節度使已失命官之意然方隅
警急如裴度總師猶之可也非宰相而爲節度使帶平章
事又何義乎如曰平章者虛名耳姑以重節鎭之勢猶之
可也今郭威出鎭鄴都而身爲樞密使又何義乎蘇逢吉
雖非君子然以內制外爲順以外制內爲非乃經國之論
也國有異政則變風作政無二門則上下治故善致理者
欲令政事皆出中書五代輕宰相而重樞密使是政出於
二矣又命樞密使鎭臨別都是政出於三矣又詔河北甲
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是政出於四矣廢君易
國反覆如奕棋不亦宜乎曾未期年鄴兵渡河宿衛莫禦
公卿相繼迎拜豈非以外制內之驗乎
大風拔木發屋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莫
如修德帝又問如何爲修德延乂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趙延乂[illegible]於康濟矣然當漢季而欲依[illegible]
有先務隱帝懼而思思而問延乂必有所對帝方驕乃何
以革其心大臣皆刀筆武夫何以善其後當時之忠惜此
爲大使帝知警戒而不敢肆大臣得賢才而各勝任則中
原一百六州之地且爲漢有周亦焉能取之大風拔木非
小變也成王當之則轉災爲福隱帝當之則變存爲亡天
人之際夫豈遠乎
十一月朔日食
漢隱在位二年無歲不日食日亦陰之表乎曰稱皇帝據
中土雖無其德而有其位也夫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人必
以位期之居其位而無其德者人亦必以德望之天人一
也故雖昏庸之君垂亡之世天理固自若也是時太白晝
見急兵之告也大風拔木叛亂之象也比歲日食君德虧
缺之應也咎徵如此儻知孝子慈孫見父祖威怒懼而敬
德欲銷平之亦必可免矣
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
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
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百姓輸稅足矣倉廩之耗雀鼠食之有司之責也亦使百
姓償焉斂既重矣然猶曰雀鼠之耗尚爲有名王章乃使
十倍而償謂之省耗則非所以爲名也十則曰十百則曰
百千則曰千萬則曰萬減其數以八十爲百既非所以然
入之於公出之於民皆以八十尚爲均一王章乃於出者
特收其三謂之省陌則非所以爲均也省耗不已於是有
一斛之稅又取其三斛者省陌不已於是有一千之中[illegible]

取其頭子者杖曰作法於貪弊將若何王章以此佐國用不乏於一時倖號為能然國之所以興而遂亡身之所以貴而遂殺者乃自於此故言利之臣自以謂時不可少我而不知人之不多我也孔謙為莊宗刻剝而明宗誅之張延朗為明宗括取而石祖誅之王章為漢氏掊摭而周祖誅之方其用事得志豈不自謂不可一日而少我哉其後至者未有不殺之以快衆憤收人心故知公議之不以為多也而聚斂者曾不知戒焉故嘗觀禍福循環莫不以類而明且速者有七種曰聚斂曰酷刑曰好兵曰侈汰曰淫亂曰讒險曰害賢此皆出於不學不知前車之覆者也王章尤不喜文士而害之者乃驕倖小人非丈士也是故背理反道殃福自恣如李林甫一夕屢徙眠家人莫知其處

所以避怨仇防刺客者至矣它日斷其棺抉其含襚其服章葬以狗棺籍其家財而流其子孫者不出於張九齡而出於楊國忠此疑所不當疑忌所不當忌之報驗邪同一軌也亦可為後世之戒哉

郭威至封丘人情恟懼太后泣曰吾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

初李濤為宰相請出楊邠郭威于外鎮太后曰勳舊之臣豈可輕聽人言而去之至是威反故太后悔不用濤言及世宗詩相於張昭昭亦舉此事謂濤先見未形以愚觀之恐皆不然楊邠胥吏也郭威軍卒也夫豈廟堂之器乎濤直以其不孚人望欲出之豈預知威之必代漢哉借使當時出二人于外而二蘇王史在朝亦安能遽脅於相而使隱帝驕侈不生殺倖不用而楊邠輩不作乎不然郭威以鄴所謂要害大鎮正合濤之初計濤若防威生變者豈不知大鎮之可以奪國而擁兵使來必能奪位耶是故漢之亡不亡自有所在不係濤言之用不用也

帝出戰敗走為追兵所弒

晉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使嬖人胥童夷陽五殺駒伯苦成叔溫季尸諸朝俄焉厲公為欒書所弒北燕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大夫比殺公之外嬖而燕伯懼遂出奔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殺公之使四人公出奔齊十二年而後得復是三公者見於春秋春秋不以罪弒逐之臣於厲公則稱國以殺於

燕簡衛獻則以自奔為文非與夫弒逐者也臣而弒逐其君易見不待貶矣君而見弒見逐豈無以取之乎故聖輔弼農家卿與小臣謀之與民與人圖之事成則失身而見弒晉厲公是也事不成則失位而出奔燕簡衛獻是也事不成則報之輕事成則怨之毒春秋備書之以警夫為君者漢隱不知前事之有此也其及不亦宜乎

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威威拜之道受拜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王祥不拜司馬昭馮道不答郭威拜其情同乎昭封王將代魏矣魏諸公欲拜之先納臣節也王祥長揖示不為諂首也若道者既嘗為威書奏至是威事已成道帥百官迎之而受其拜外為不亟之貌而內有收恩之心使見之者

皆口太師隆重不爲侍中降禮如此而威固不責之曰是輸誠於我者吾取其大而略其細可也其曰侍中此行不易蓋意已相悉無事言者姑相勞苦而已然則道之情狀見矣

梟劉銖首於市而赦其家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覆庸有極乎

劉銖之屠郭氏受命於李業耳隱帝使然也郭威不報屠矣其未得爲賢乎

楚王希廣爲其兄希萼所殺希廣臨刑猶誦佛書

違讓嗜利以弟先兄信讒慝之說遽爲寵幸幾之會至而不能斷臣下之情變而不能察此固獨於佛說者之所爲也是故佛氏之說雜於治道之中東其徒以惑世取人財以自養則能矣若以輔人主治國之術猶推舟於陸沒世不行尋常賞罰以道揆之事之宜而不售則亦迷謬顛倒斂手就戮而已矣

郭威奏太后以高祖子贇承大統遣馮道詣徐州奉迎會契丹入寇太后敕威擊之威至澶州將士忽大譟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因擁威南行贇已至宋州矣威遣贇書云爲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道辭行贇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今事危公何以爲計道默然遂歸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以威監國百官上表勸進

郭威既入京師雖未篡位天下知其必代漢矣馮道與通腹心已久宜謂之曰公恐狠情未孚者當謹奉劉氏若承欲自爲何必區區僞飾今日藉手而明日殺之則猶足以全宋王免其無罪而死矣乃承命而行闢召而返是以去來宿留資威之速取也可不謂之老姦宿猾乎而五代史家人傳乃謂威入京師意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等殊無意乃不得已下拜而意色皆沮未敢自立因白太后擇建漢嗣而遣道迎贇道揣威無立贇意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謬語今謬語矣眉山蘇轍以信斯言也是道能以不答拜折威奪國之心而使威爲漢立嗣道審爲漢者或面折廷爭或勸譬諫止以大義動之豈不賢於不答拜之力乎此之不爲而甘心於鞍馬汴宋數百里間行未及還而郭公即位致恩以道承命而行闢召而返以去來宿留資威之速取斷其竇國之深情不自知其言之當與否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九

太祖　後周紀

帝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用腹心處之乃命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留守天雄領軍如故仍以侍衛司從鎮

決御簡直者治世也其為繁冗迫窘者亂世也唐末方鎮之兵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然則都指揮使者其卒伍之長也梁由宣武建國有在京馬步軍節度使都指揮使其後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則後唐明宗之制也謂之侍衛親軍則天子所自將也天子自為之將則都指揮使者乃其卒伍之都長也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史弘肇為之乃與宰相樞密使共執國政又於之置獄而朝廷大事決焉自侍衛親軍之職益重而天子六軍諸衛之兵日就廢缺朝廷無大將之任舉中外之兵皆屬侍衛司於是都指揮使既重且尊復有殿前都指揮使者亦掌親軍而不見其建置之始方其盛時稱為三牙與周廬環京邑階級之維持伍籍之數多士馬之雄強器服之鮮麗誠足以壯觀四方戢心八蠻及其久也軍政漫壞寖養龐庸可為儀衛而不適用而其都長之名位猥衆還資秩請俸祿而已矣國家顛危一無所賴焉雖政之舉息在人然因仍積累至於繁冗而窘本欲使之相制無敢生亂而亂之所生乃不在此唐太宗十六衛乃關內關外之良民也[illegible]乃識內外牧之什伍也天子親衛則以[illegible]糾以戎車三百乘纔二萬一千人其親衛則以虎賁三百人也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迎子釗而入立之虎賁之數無所增可知矣其陳儀衛行即位之禮也執戈劉鉞戣瞿銳立于門階堂左右者十人焉莫嚴乎受終莫重乎正始而兵之用止於如此乎以見先王制兵簡而備直而盡省之以輔治而不恃之以闘存與後世異也遠矣然則親軍殿前指揮使都指揮使紛然其數乃五季之亂制自漢唐猶不爾況三代乎必欲考古而命官分職豈無統一之要乎

帝悉出漢宮寶器碎之曰為帝王安用是漢隱日與嬖寵嬉戲珍玩不離側宜以為監自今珍玩之物毋得入宮

召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王受遠邇所獻者惟服食器用而已夫異物多出於四夷及深山大川幽險絕迹之處上有好焉必貴而買之則其價有不可量數者較之文帝所惜中人十家之產豈止於倍蓰千萬而已耶石敬瑭歲輸契丹金帛三十萬可謂多矣設有未名之寶希世之珍千里之馬傾國之色繼踵而至安知一物不直一歲之輸此錢非降于天出于地皆民之膏血耳於是經常之外加以橫斂責以羨餘暴人貪夫以鞭笞校鈥行乎百姓財聚於上民怨於下而危亡隨之故成湯所以不殖貨利盤庚所以不肩好貨中庸所以賤貨而貴德也郭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監于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為上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夫碎寶玉器禁珍玩物人君之所難也以其出之

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延美等

初劉贇被徵使都押牙鞏延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延美聞贇不得立奉贇妃據州拒守俟河東援兵帝遣王彥超帥徐州以除剌史招二人二人不下乃攻城克而殺之歐陽氏吉二人爲贇守孤城知其不濟而以死爲重又疑其死狀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愚竊謂二人者當贇未遇害時爲贇固守是爲不負其託以死繼之可也贇既見殺又無子而二人猶閉城將何爲哉然比之見利而趨者則賢矣

初帝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言人臣當盡節帝以是賢之故即位首用爲相

孟子論商周之際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然則國之亡與未亡亦遺俗流風是賴矣秦之爲秦民不見德惟刑戮是聞其亡也有然而無思漢之爲漢民到于今稱之地曰漢地人曰漢人匈奴沙陀猶假其號以立國甚哉五代之相承皆前主之偏裨也所以然者唐藩鎮篡奪之習也始以諸侯叛天子少也偏裨篡主帥陵夷至于唐晉漢周昨日爲臣今日易位故家善政漫無所傳而弊俗亂風漸漬而日遠其源則始於肅代姑息藩鎮即軍中擇所欲者授之其弊遂至於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周太祖初以一卒隸劉知遠麾下以至於爲樞密使及事幼君得兵柄即有異志知李穀有智謀可與議也遂示以微指若覓李嗣源石敬瑭劉知遠取之之易以爲常事耳而歐陽氏乃謂方太祖之討河中未有無君之心亦昧於見幾者矣仲尼書天王使來錫公命穀梁氏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諸侯無王而天王自屈加以寵數是教人臣以不臣之利也春秋爲尊君而作履霜堅冰其末流滅天理之若此也唐肅代即軍中擇所欲者而命之帥所謂來錫命也聖人垂訓遠矣其可忽哉

唐伐楚楚王希崇遣拓跋恒奉牋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爲小兒送降狀

拓跋恒陳少長之序知禍亂之原言既不用杜門不出蓋賢者也送降文之行其不得已耶則不聞希崇抑而使之其不以爲恥耶則向者杜門何意哉人莫易於露其才莫難於晦其用意者恒雖稱疾未嘗去官至是不能自免乎夫馬氏兄弟俾國武穆之命也猶當以次立希聲乃越其兄希廣又越其兄希崇又奪其兄皆恒所目擊使其見微則當希聲殺高郁之時或當希範謝丁思覲之際退而耕於野則無辱矣

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潛結北漢又求援於唐反迹皆露奏請入朝帝即許之復辭不至

彥超當晉世嘗有死罪劉知遠力請得免及隱帝末彥超鎮泰寧聞勤王之詔方食投箸而起難此以死報恩之時也乃不能力戰一敗而亡漢既臣服于周又欲叛之卒以亡滅貪淋凶狡無足言者然致其如此則周太祖之過也周太祖待彥超甚厚彥超內懼而反乃曰太祖之過何也

彥超於漢宜爲之死者而不肯死仍據其土宇太祖得國嘗以敗師誤主之罪絕其朝貢罷其鎭守若不從命即致討焉方且呼之以弟撫之以詔加之以中書令申遣近臣往諭指意且稱其爲主爲時有終有始所謂含寵納悔速其亡者故曰彥超之罪不待言而太祖與有失焉

唐以馮延巳爲相大理卿蕭儼惡其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入人死罪議者欲殺之延巳奏曰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經赦令宜從寬典儼由是得免

惡直醜正小人之情也忘怨釋憾君子之事也以小人而行君子之事非誠也詐也然則在所與乎在所取乎亦與之而已矣自非聖人未有誠於善者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今小人爲善則毀之曰是皆詐僞不是信也則非大舜與人爲善之意也是故聖人開從善之路關改過之門勵恥格之規重懲艾之益皆所以納人於善也夫詐於爲善方之力於爲惡者孰賢也方力於爲惡而見人之矯揉矜莊者必斥之爲鄉原是惡直醜正小人之情而未嘗識夫鄉原者也一鄉皆稱原人謂其同流合汙閹然媚於世者其與矯揉矜莊正相反也是故馮延巳唐之小人而不報蕭儼則君子也瑕瑜不相掩謂此類也

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

人爲諂諛趨利而不顧義者也孔子大聖述之人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乎堯舜卒伍一旦爲帝王而以異代陪臣臨天下之大聖皆將趨利導諛又無是非之心矣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爲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爲可者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則淺俗之論易入理義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繫於此然則學乎學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客訴

所貴乎治世者上下之分嚴而民志定也以達情之故撤去階級使百姓陵父母之官撓刺史之權自赴于天子此所謂以善爲之而召亂之道也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皆得自赴于天子是天子以一人之聰明而盡千百州縣之職元首叢脞而庶事墮廢矣然則奈何曰擇官師簡法令輕傜賦抑姦猾則民之負冤無告者寡矣故自古善爲治者必禁越訴夫越訴者敢於陵犯不顧階級非豪宗猾姓則侮文狡吏相爲表裏善於文致欺惑朝聽者也其力能自達於朝廷使變移是非顛倒獄訟必如其志則非善良貧下敬畏三尺者之所能也百姓得訴長吏而去之則守令得訴按察使而廢之藩鎭得訴宰相而黜之上浸不已於是有訴人主於變更如揚光遠者矣然而越訴之門竟莫肯閉是何也宰相不擇守令按察使使肆於民上以供吾征求則以越訴悅百姓之心曰吾旁通幽隱下酌民言彼百姓之負冤與告者皆得聞于吾君之聽而不恤其亂名犯分與所顧忌之爲大害也故以越訴爲是則令甲不

當禁以為非則赦之不當許許之非也禁之是也惟官得
其人法令易守去民之所病者豈惟愁訴自息等第之訴
亦可無矣周太祖之令必親見其害亦思過半矣
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
聽民自用及賣買惟禁賣於敵國先是晉漢以來禁民私賣
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
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
帝素知其弊至是[illegible]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牛皮一物也五代中法凡幾變每變每為至於為民大害然
後李穀建議周祖[illegible]之雖輸官無直與初制異而得自賣
買又計田而取十頃稅一皮則比之初制為輕亦可行矣
夫農民之家未有殺牛者而愛其牛與愛其子等則有之
[illegible]者寡而牛死如喪其子[illegible]然稼穡之賴將不給而
[illegible]飢寒是憂所宜矜恤者且使之輸角革筋乎公
[illegible]緣取求鄉阻於是一皮之直為錢緡數千而所
[illegible]乃相推捱農民何以堪此[illegible]埋之隱匿之則又有鄰
[illegible]發私藏之罪其罰尤重不幸而牛疫遂至於破家而
[illegible]矣農以食為天以牛為力而畜牛之害乃如此嗟夫
且禁殺牛者為其妨農務也故其法或至於死命士市肉
亦徒二年雖情罪不侔猶足見勸農之篤矣殺牛之禁
既如此私藏角革筋之禁又如此食牛肉之禁又如此而
郡縣調斂乃有常數非時征求復無准則動以百千萬計
郡下之邑邑下之保伍苟非殺牛何以得之立法示禁而
[illegible]不相坐毒遍於畎畝問者孰甚於此哉輸官給

直遠矣雖行李穀之言猶慮其綱目之疎也使有田三頃
歲納一皮亦未為民病也
鎮寧節度使榮屢求入朝樞密使王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
會峻在河上榮復以請帝乃許之峻聞亟歸固求領藩命兼
平盧節度使
君無子有子而不賢皆大臣之憂也有賢子矣將四海是
賴任國事者其何嫉如之史稱王峻以天下為已任天下
之任孰重於君有賢子君而有賢子則君存而國本定君
終而嗣子立此伊尹周公所以安商周子房孔明所以定
劉漢者也今峻乃忌晉王之英欲隔其王路以身之去留
爭之則何意哉峻本樂董邁輩五代貴要解后致身宰輔
無足責者衰而出之以為大臣而懸人主之子如梁冀
李林甫之徒之戒耳
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顏衎陳觀代范質李穀為相帝曰
不可倉卒俟朕思之峻力論列語漫不遜帝見馮道等泣曰
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illegible]如此誰能堪之貶商州司
馬未幾而卒
周太祖初即位峻為樞密使帝以蘇逢吉之第賜之峻曰
是逢吉所以族李崧者也辭而不處嗚呼能持此心而不
變豈有商州之責乎宰相薦人為宰相未可謂失顧顏陳
輿望不聞於當時吾以私好代所私惡又取必於君君從
則喜不從則懟此安重誨所以殺身者而峻不知[illegible]為豈
有見於逢吉之近而無見於重誨之遠耶峻[illegible]非
知稱重誨之事蓋目擊者而不以為監何也其[illegible]之時

祿位未盈而奏對不遜之時志意已滿故也雖然帷幄不以
輩無足責者表而出之以爲爲宰相而以私好惡爲予賞
罰使人主必從之如元載楊炎之徒之戒耳

天雄節度使王殷恃功專橫留爲京城巡檢每出入從者數
百人時帝體不平衆心忌之帝下制誣殷以謀反殺之

王殷王峻佐太祖初起其功相埒峻恃慢甚而免誅殷被
讒忌而見殺太祖之用刑頗矣史稱殷事母孝母所不可
未嘗敢行及爲刺史政事有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
自笞於母前母亡晉高祖奪其喪殷固辭此雖士大夫有
不能者而殷本軍卒也而能之亦可謂賢矣事母以愛事
君以敬其心一也能敬畏其母而不能敬畏其君不審推
其心也甚氣威武重施於家庭而將位形勢易犯於名分
不思故也漢明帝雖期門羽林之士皆使從學授以孝經
其麗遠矣

帝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多藏金玉
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物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
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
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古人葬埋之意謂死者無終極而家國有廢興故藏之深
封之固不事外飾爲無窮之計雖然二帝三王之制不可
見矣其可見而推之者有仲尼之言仲尼既得合葬其母
於父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
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墓謂兆域墳謂積土而封之先儒曰
封之者周制也然則自殷以上葬者不封周雖封之其制
庳下非如後世以崇高廣大爲勝也禮有以大爲貴者丘
封與焉亦謂自庶人至於天子則天子之封爲大此尊卑
之殺也故周官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然考之禮則封
土之狀有若堂者有若防者有若斧者有若覆夏屋者孔
子之墳如斧釋者曰馬鬣封也先儒云馬鬣封三斬板板
廣二尺長六尺斬者斷其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
耳季子葬其子揜坎其高可隱先儒云隱據也平立而手
據亦高四尺耳以是攷之孔子之葬其母孔門之葬其師
季子之葬其子其封不過四尺周尺之詳自鄭氏不聞然
古說皆謂短於後世所用在七八寸之間是則四尺者未
登後世三尺可謂庳矣姑足以異於平壤而已丘者王公
之墳名也封者諸臣墳名也以馬鬣四尺之制等而上之
至於天子不能踰九尺亦可謂庳矣姑足以別於臣庶而
已漢懲秦弊然高祖長陵高九丈其制於律者列侯高四
丈視秦則爲約視古不亦泰乎東漢監之原陵六丈唐太
宗因之以葬高祖然而丘高六丈倍古猶五倍有餘故白
虎通有三仞之說仞八尺也三仞纔二丈有四尺苟約以
周尺則一丈八尺前卻閒耳亦庶乎其幾於禮意矣光武
曰古帝王之葬用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不使後人知其處
故作壽陵不爲山陵裁令流水與丘壟同故厚葬而自敗
者昌邑是也制爲薄葬而亦敗者其子敗之唐太宗是也
薄葬而無禍者已既遠見子克遵承漢文是也葬而不知
其禍者矣然貴爲天子孰若有不行光武所謂古帝王之
事乎劉向言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壟皆小與所考識在

人立制莫非中道可以為法其平日儉素之德信於天下必不使盜賊妄意地中之藏雖高大其丘亦無後患況不為乎後世人主奉身奢汰雖能儉葬人猶疑之乃高為山陵厚為齋送建宮邑徙百姓出遊衣冠幽置殯官衛以官司也以卒伍與平居無異是瘞金珠埋貝玉而標示其所也其愚豈不甚乎然臣以是為忠子以是為孝至於發掘暴露其則侵辱無所不至又豈所以為忠孝哉不封不樹太古而不可式盡力於地上又無益於死者然則奈何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槨封之足以識久遠此中道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其制有差而皆以儉為本可也周太祖鑒温韜之禍下薄葬之令其賢遠矣而史不載嵩陵豐約之詳以累世宗承考之實惜哉

世宗　後周紀

北漢主合契丹大舉入寇上欲自禦之羣臣皆諫帝曰劉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有吞天下之志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人臣事君於其善而沮之必於其惡而逢之馮道歷事十主七姓四代未嘗直言正諫獨於世宗河東之行沮之甚力若以兒子畜之者此何意也豈更事久慮甚深恐世君輕以取敗耶抑謂周室新造嗣君初立人心未固未可用以征伐耶或見劉崇志銳重以契丹難與為敵耶抑以為語激世宗之心使勇於親行耶不然世宗英武之資皆非李亞子石敬瑭劉知遠所能及幸其果敢奮發所當勉勉贊襄乃徒以大言盡之不論事理可否之所在果何意也且其法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彼莊宗潞王晉出帝漢隱帝晚節末路皆坐而受攻是以為人所奪若世宗不出事誠未可知則周室之勝敗存亡道亦何嘗介於心哉去一君事一君迎降勸進而已矣此則道所謂歷代成規自能謹守者也前九君未有知其姦者惟世宗能審於義理納王溥之説而不用道言一戰勝崇遂定基祚聽言能斷豈非人君之要哉

帝與北漢主戰於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等率衆先遁既聞周師大捷復還帝欲誅之以肅軍政猶豫未決訪於張永德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望敵先逃死未塞責帝稱善即收愛能等七十餘人責而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事有當行而衆心未可知固宜咨訪以觀其異同不然或反以致害世宗欲斬樊愛能等是也若諸將皆謂不可帝將徐有所處亦不遽行張永德所對既合帝意則唱有和動有應所以驟變而無咎也歐陽氏有言勝者所用敗者之棄五代之將與兵視易人主如更戍卒小不副所欲則又改圖蓋始資其力以得之又寵賴之恩竭慢生反為所挫固常勢也世宗一加裁制於俄頃之間革五十年之弊政曾不以為難故董仲舒曰事在強勉而已使世宗聞鼙聲而心悸聽馬聲而肉掉當劉崇入寇則挈囊衣而避之及退愛能復還則呴沫而賞之安能濟乎

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氏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司馬氏曰范質稱馮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臣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臣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

馮瀛王之爲人歐陽司馬論之盡矣而臨川王氏稱其知道眉山蘇氏稱其盛德雖歐陽司馬所斷大異不可不辨也所謂道者杳杳冥冥超乎日用之外即父而慈即子而孝即君而仁即臣而忠斯是矣君臣父子各失其宜而道云道者此莊周瞿曇之所言非堯舜仲尼之所行也以行與言二以迹與心判談高語微而爲申商之事稱王說帝而脩兵財之政王氏之學蓋如此宜其有取於馮公之不以興亡爲意而以爲知道也君者百姓之首也故曰衆非元后何戴民者君之體也故曰后非衆罔與守邦吾命舜舜命禹皆以此言而元后爲先孔子作春秋將而見獲必書師敗績衆與大夫敵也君將不言師師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然則堯舜孔子皆以君爲重衆次之大夫與衆敵乃經世之大常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意乃異此者以特君糜爛其民無以發之之心必推原邦本而言之曰民爲貴得其民然後能守其社稷使孔子正名定分以法萬世故推原作民父母而先元后有元后然後天下定于一也此所謂言非一端各有攸當者也五代之亂至於夷狄制諸夏德光居京師人理盡矣人而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則夷狄禽獸耳方是時當以君爲重乎當以民爲貴乎德光見中原殘壞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此何以救之道曰雖佛再生亦不能救惟陛下可耳人皆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蘇氏取道以此蘇氏嘗學春秋而昧乎君重於師之義區區立論爲道解紛亦可見其不知王道之權衡矣後世僭僞之臣妄下赦令有忍死爲民之語其黨爲之唱誘以謂能全都城百姓之命不足深罪此所謂反理詭道恣爲暴行而無忌憚蓋有啓之者矣夫百姓食君之土受君之德父子祖孫免於虐政虐世之苦豈可一日忘其所自而乃君亡不憤國破不耻推戴他人忍而安之人理至此則雖空天下而無人舉生齒而盡死亦何預僭僞者事而敢援取免於夷滅之幸以爲己功孟子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此類是也而以盛德許之不亦悖哉蘇氏曰士不幸立乎暴君驕將之間亦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所以爲耳而與目淫於薄濟何異以此明道爲不得已而方諸[illegible]亡不死道猶如之然于不相[illegible]亂邪不當[illegible]人之訓爲道者[illegible]

潛瀆豈是之謂哉凡此皆近似而非之論也司馬氏又載
范質稱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貿而人無間言夫人無間
言在五季間何足以是譽道無乃資以自謂欲蓋而彰乎
宿衛之士累朝姑息不敢簡閱羸老者多遇敵不降則走帝
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
士一奈何浚民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
勸乃大簡諸軍升其精銳斥其羸老

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紓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
既得柄制輕重之權又簡汰羸老簡升驍銳且曰兵務精
不務多百農夫不能養一甲士奈何浚民膏澤養無用之
物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聖人復起不易此言矣非其留
心邦本嘗孰計之安知一甲士費百農夫之養也推農之
所養而較其病與不病可得言矣兵也吏也異端之徒也
游手之人也皆仰食於農者也然則農之家一而食焉者
幾人歟欲農之富以肥其父母妻子贍其昏娶送死養生
及其戚姻族黨而無憾難矣農而窮悴欲邦基之固難矣
邦基不固欲大寶之安難矣以仁守位則所損益可知也

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欠抵死詔自今
斛給耗一斗

受我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愈使民徒費今觀世
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一毫耗用且多
取以實帑廩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
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紀誰
當使之一以法令從事曾無惻隱之心豈爲國撫民之道
也不亦甚乎惟是凡輸錢者亦輸運之之直陸曰步水曰舟
費又有貫朽之費錢非農民所有既苦之輸矣而重苦之
以耗之無怨而不窮且難矣不宜取而取者省耗麋費
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既與之善矣
省耗糜羅而未罷亦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潞王時可謂
窮蹙猶放逋租數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署舉者姓名若貪
穢敗官連坐

保任天下之至難也自仲尼大聖猶曰與其潔也不保其
往也其於宰予猶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夫惟
精金百鍊而不變良玉烈火而不燼中人以上千萬人無
一二焉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以下滔滔是也迫禍難亂
困窮臨勢利怵然交奮此改行易守之會也中人以下則見
萃而悅見中人者一出焉一入焉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
權於中未至於甚惡而不敢之心勝怵迫甚矣不忍而敢
之心決此人生之大常物情之必至又況財貨賕賂中人
以下必不能無欲而百官庶品中人以下十居八九今使
兩省官薦舉令錄之人而任其無貪墨之行天下之至難
也誠知其人今不爲是安知其它日之不渝也勉任之乎
則不實必任之乎則難保雖立連坐之法可以信其已然
而不能責其未然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
可行實弊故其終廢格若曰吾姑嚴爲之防耳則與人寬
之其弊若甚然則奈何曰知人堯舜猶難之何翰林兩省
之敢必人君惟典學明道親賢以爲輔弼則自有以材

也其得人之方如儲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吾所取此非一
日之功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筆之下者也

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親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失之也莫不由君暗臣邪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

世宗自謂未知治要而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此固已得其要矣王朴所陳者策也其論及諸臣所對皆不傳惜哉或亦無足稱故耶為君難為臣不易非孔子之言也自堯舜以來傳之矣昏君亂臣皆以易為之者也如知其難君不至於昏臣不至於亂故以易為之則有忽慢之事以難為之則有克艱之道其目固多詩書備矣孔子特舉其綱耳王朴所謂反其所為者撥亂之要術也太康父也少康宜述焉厲王父也宣王宜述焉武帝考也昭帝宜承焉德宗祖也憲宗宜念焉而皆不然者亂不可襲也襲亂則宗廟社稷且不可保何孝之有故夫不襲者雖人有賢否治有精粗皆以撥亂而反之正也有撥亂之意必用撥亂之臣君臣協謀猶反手然其成效近驗矣世宗見之不可誣已惟不能為則事在目前猶或不信況前古耶

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之命禁捨身斷手足者煉指之類幻惑流俗者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寺皆宜廢不為有敕額而可不廢僧皆宜髮不為有尊長之命而可去髮殘身爛指之類固惑流俗比之無父無君則其厲殘矣與其禁之無亦擇其重者芟蔓伐柯何者務本乎是時見僧四萬餘人四分之一為癃疾猶有三萬衆歸之南畝則力農也拘之尺籍則健卒也知百農不能贍一兵而此僧尼合六萬人九仰食幾農夫矣豈世宗未之思耶

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始上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自餘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隱匿及五斤者死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亦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司馬氏曰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

令之而行禁之而止惟為人所難者能然若世宗欲禁銷錢而毀銅像是也銅像人之所敬畏尚且毀之錢之不可銷也必矣韓愈拜京兆尹神策六軍不敢犯法曰是尚欲除佛者亦猶是也銷錢為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而為器錢雖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運車轉入於佗國歸於蠻夷其害豈特為器而已而不聞世宗禁之則不以貨泉貿遠方之實可知已錢之散也以貿遠方之

寶故也上好之下效之於是關防不嚴法制隳壞真錢日
少偽錢日多以不貲之價廣有限之錢雖萬物為銅陰陽
為炭亦且不給區區器像又何濟乎故惟至廉無欲然後
可蓄生人之共寶而又關防嚴密法制具在鼓鑄不廢則
中國之錢真可流於地上矣雖然世宗所廢有未盡者寺
觀鐘磬鈸鐸之類不必存也此屬西夷之樂耳夷人吉凶
皆奏之若中國者吉事何用鈸鐸凶事安用夷樂若其自
用則佛固外死生離世俗亦無事於此直毀之可也世宗
曰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
此乃高明辯達以實破空之正術非誠欲割截身體如佛
之幻說也而司馬氏以仁許之曰不愛其身而愛民世固
有自愛其身而不愛萬民者不可謂仁矣今以愛民之故
而不愛其身亦安得為仁仁者愛己以及人愛人以及物
推其所為若天斯昭昭之多而無窮也不愛其身而愛民
則仁何所本仁無所本是猶萬物始生而不資於乾坤之
元倒行而逆施之則冬雷夏霜蟄虫不伏草木盡死而已
矣

樞密使鄭仁誨卒上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便上曰君臣義
重何日時之拘往哭盡哀

自唐初五代之末不惑於陰陽小數者惟唐太宗德宗周
世宗於君臣死生之際卓然自斷然德宗有始無卒而世
宗享國不久不知其晚節之變否也惑於小數者必暗於
大理歲道非便者小數也君臣義重者大理也世事是非
對代無不如是觀所從違則人之志業本末不可逃矣

帝親征唐主兵屢敗懼亡遣其臣李德明奉表稱臣請罷兵上
責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與朕止隔一水未嘗
遣一介修好而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德明戰栗
不敢言

世宗邢臺人承國於先君比之漢晉唐梁最為近正其憤
然欲削平天下蓋念亂甚而望道切真中原之主可以自
事者也李璟困而後懼執志未一世宗以捨華事夷稱斷
其罪唐之君臣無以自白所謂大哉王言矣韓子曰夷而
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孟子曰吾聞
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南唐欲
圖中原而泛海結契丹為援又為李守貞慕容彥超二叛
出師謀國如此欲久存得乎

唐主使李德明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六州之地歲輸金帛百
萬以求罷兵上不許德明歸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宋齊丘以
為無益陳覺李徵古譖德明言其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之

異代割據非我之叛臣也然拒境不通則當討伐以行一
統之義割地降號則當撫接以收四國之心李德明請其
主輸江北于周乃所以存國非賣國也宋齊丘以割地為
無益直大言耳豈有善後之策乎事有名同而實異者若
朱异受侯景之金竇建德請將受王世充金是謂賣國若六
國割地以事秦石晉割地以事契丹是謂飢溢

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illegible]前
人之[illegible]凡馬氏橫賦貪吏悉去之有徐仲雅馬氏[illegible]
士也自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為節度判官仲雅

辭政行遂固召之面授文牒終不受
周行逢節點卒然其爲政有足稱者徐仲雅自以楚臣見
其兄弟爭國廢殺相尋乃棄官而去則當行逢改統軍府之衆
禮辟豈不可出身相佐以靖一方乃能守節尚志終不肯
屈求之五代諸國蓋鮮其比矣可不謂賢乎馮道貴爲上
公歷封王爵歷事五代之君朝同夕異其有愧於仲雅豈
可數量哉
帝徵華山隱士陳摶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當以治
天下爲務安用此爲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知人實難陳摶之蘊非世宗所知也知其爲隱者方士而
已飛升黃白之間不亦陋乎摶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而
世宗不能訪以治道此亦何異梁武見達磨對面而不識
也雖然摶有雄志傑才而非儒學之逸民其自爲者既與
呂洞賓之徒相期於汗漫之遊人之聞之亦謂其有神仙
之術而已此所以來飛升黃白之問也象數之學至邵康
節而大備康節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而伯
長得之於希夷者也君子表康節所傳自伯長而下而不
稱希夷則以穆李皆儒者故也自伯長而上第曰推其源
流遠有端緒而已摶究極象數心經八紘而不得與儒者
同流學貴於得正而不差如此
光祿卿致仕柴守禮恃勢恣橫帝既爲太祖嗣無人敢言守
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帝知而
不問
此帝稱所生爲皇伯歐陽公不名曰人世宗稱親父爲元
舅歐陽公謂之合義一何反戾世宗知其姓出於柴氏而
守禮又亡則無責矣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
然則宜奈何爲耶太祖立後封以大國如殷之杞周之宋
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眷畀之恩已則復姓曰柴尊
守禮爲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
下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
問爲寧受屈法之過以伸父子之道夫既以元舅處之何
名爲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
滅天性孰爲重夫事固有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
殺父而諭之也故孟子發明父道之重至以天下爲敝蹝
此乃與權者矣
以王祚爲潁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爲宰相祚有賓客溥
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豚犬不足爲起
莫尊於父王祚不以其子爲宰相之故而使侍立於客前
父坐子立禮之正也然莫貴於宰相非百官所當坐而視
其立者也雖伸父子之分於家庭而朝廷之禮乃由此而
替然則宜奈何父所客者朋友也等輩也而其子不在相
位也則如祚所行可也其稱子爲豚犬者亦非也曹孟德
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真豚犬耳此以詆誚
它人已非長者之言豈有自其子爲畜牲者乎不惟賤其
子適自辱其身而世俗通用之蓋未之思也
攻楚州四旬不下帝自督諸將乃克之所部千餘人至死無
一人降者
褊狹者宜廓以寬弘急促者宜導以紓緩世宗之短李穀

王溥王朴二三大臣所當濟其不及而泄其過以大平之
功非一日所能就而世宗意在速成故武威雖暢而德信
未洽以蕞州小城力鬬而不肯下至於封心盡死亦豈於
雲霓之望時雨之師矣故圖大業者無成不若有成而遲
成不若矣成也

唐主舉國內附江北悉平

韓熙載之江南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酬而熙載之
言不應熙載文士一時高論文士之常豈李穀沈毅有器
略之比哉是則然矣而自五朝至五代都江南者終不能
北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耶曰天下形便有常勢而經營
大業者有常理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皆櫛風沐雨惡衣菲
食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其勤既如彼知人善任修政愛民
令聞日彰衆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
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五朝五代之江南苟幸無事則已
矣其間有好大喜功超河越華者曾不旋踵又已失之此
無他諸葛武侯所謂欲以不危而定之故也已則安坐享
帝王之奉而使將士冒白刃闢境土亦以異乎漢唐創業
者其不得也宜矣或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
不然項籍八千子弟橫行天下乃吳中人也李陵荊楚三
千力扼虎射命中當單于數十萬乃荊楚人也宋高祖西
取秦東取燕所向亡敵皆江南人也

唐宋齊丘多樹朋黨以固朝權陳覺李徵古爭附之覺嘗奉
使周還矯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
當為我斬之唐主乃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
大驚曰朕豈教人殺忠臣乎唐主欲誅齊丘等復表於帝帝
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

敵國謀臣我所惡也善有設間用計而去之者矣或有因
其自相疑忌而幸之者矣未聞明揚忠直喻使勿殺如世
宗之於嚴續者用心如此天下有不服乎昔楚子納孔寧
儀行父于陳孔子罪之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
產對曰若寡君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
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吾所當
預故也契丹立石晉諭之曰桑維翰劉知遠趙瑩非有大
故不可棄也維翰有功於汝宜以為相及之維翰外為楊
光遠所劾內為劉處讓所排先解樞機繼離宰路亦不聞
契丹之來責也惟陰圖其國則腹心之任必有所寄使爲
彼內主惟我所欲故衛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
得也我請昆弟往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
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衛侯滅邢又有甚者楚相許德勳語
唐人曰今勿以吾介意侯我駒牟阜橫乃可圖耳韓非爲
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者非李斯忌之非下獄死則韓
亟亡矣周世宗欲平江南者以兵家詭謀論之遣禮至可
也結許德勳以待事會可也委桑維翰勿聽其廢罷可也
納孔寧儀行父使再敗壞之可也乃能惇信明義伸嚴續
之被讒而於齊丘死生無所可否未學黃老而暗合春秋
之法雖曰未學君子必謂之學矣

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安有子倒
懸而父不爲之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
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織其耗或取其息
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者
吏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
約予爲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斂爲事大旱而税不蠲水
潦而税不蠲蝗蝻螟賊而税不蠲長官督税不登數則不
書課民户納欠不破産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況
貸於公者其責償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肝救
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
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爲最漕運給耗慮陪輸也保任令録
防貪擾也又役春罷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減蠹弊也又
兩税限如早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
租使富不推貧也併鄉村置團者首絶公皁侵漁也罷課户
俸户省官方私擾也稱貸不責償庶下沾實惠也蓋自唐
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
宗有君人之德行不忍人之政蓋嘗因與將相食曰連日
大寒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禄惟當親冒矢石爲百
姓除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爲耕夫織婦置廷中其留
心邦本如此宜其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故
嘗試論之莫尊於君所言必應所欲必得據無所不可之
勢而不知其有可有不可焉則以不可爲可率意而行之
以可以崇飲沉酗俾晝作夜可以冒女好色婦言是用可
以流于原獸十旬弗返可以殉貨愛寶黷欲無厭可以廣
土貪地糜爛百姓可以峻法嚴刑斬刈天下可以窮極土

木千門萬户可以萬八千人執樂歌舞可以移山轉海力
役不息可以害賢嫉忠割心抉舌名之妖言陷諸鈎黨可
以亢姦保佞崇長信使引其黨類傳其子孫行之一時無
不如志此人君之勢也雖然所樂未畢殃禍已及蓋易而
爲之昊天不與故也有不爲是矜戒慎矣而猶不免焉者
豈無因而然哉人君之職在養民立之公卿大夫師長下
至賤官小吏軍師旅伍莫非爲民非有他也不知以民爲
本務於是有后妃之族子弟之國宗戚之里權貴之臣勳
勞之將官賢之家胥吏之人黥籍之兵伶伎之徒釋老之
聚給使之役工商之衆游手之類皆仰食於農如鋤耰鈕
丈相爭乎地上取之不已又陵藉而困苦之而養民之職
曠闕矣於養民之職廢而殘民之事行則愛民之報不施
而失民之禍必至此三代所以享國久長後世莫能及者
也昔者孔門高第惟顏子一人見於論語者有兩問一問
爲仁一問爲邦聖人之答之也異乎與諸子言者其言爲
仁則指示天下歸仁之全其言爲邦則兼舉虞夏商周之
事是顏子於舜禹湯武若是班矣而其本則在於仁而已
舜而不仁不能相禹禹而不仁不能相湯湯而不仁必不
能學于伊尹而後臣之武王不仁必不能任周公以伐紂
興周之重也一德立則百善從之於是后爲元后臣爲元
臣而天地覆載之功全矣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者也故
爲士者求仁得仁而已爲君者止於仁而已相君者務
引之當道志於仁而已雖然聖學無傳爲如其有傳則傳
之者其心必仁存諸心者仁則形諸事者義仁人衆多且

在人上所行皆仁義也天下其有不治乎人而不仁皆在人上所行皆不仁不義也天下其有不亂乎是故憂世之君子不患道之不行而患學之不傳不患士之不能力行而患其無所知識所謂識而傳之孰急於仁矣承蜩痀瘻操舟斲輪之賤猶有進乎技疑於神之妙絕聖弃智滅倫反理之教猶有盡精微離文字之旨而於孔孟所傳則徒貫之以誦記華之以詞藻分之以章句析之以偏旁斷之以粗迹而不知其有堅可鑽有高可仰有幾可研有深可鉤有賾可探有隱可索有原可取有安可居也是聚世挾策讀書而貿貿然如擿埴而驀步不仁之禍方諸洪水猶加烈焉故人不可以不學心不可以不仁求仁而得仁自天子至於庶人其為先務一也是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若合符節之道而聞而知之所以為後覺者也

恭帝　　後周紀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三十

昔文定胡公奉　詔作春秋傳天下傳之以為百世不刊之書自三家分晉而後迄于五季則未有論述致堂管見蓋以繼文定之遺志其於君臣之義夷夏之分君子小人之別天理人欲之辨辭嚴義密莫不以經為斷學者必通二書而讀之然後知其後先述作粹然成一家言太史公父子瞠乎下風也裒採服膺是書有年矣每惜江浙間獨欠此本假守宛陵以餘細加讎校亟刻寘郡

齋與學士大夫共之然嘗妄謂
范太史唐鑑伊川先生以為兩漢
以來無此議論紫陽夫子通鑑
綱目尤足以補司馬公之所未及
是三書者實皆互為發明而相
為羽翼後之讀史者茍能參錯
融貫則數千載之是非邪正善
惡治亂興亡之故如權衡尺度瞭
然胸次舉而措之事業載之言
論其與聖賢悖謬者幾希敢僭
書之以俟識者訂焉寶祐二年閏六
月壬辰渤海劉震孫謹跋

讀史管見三十卷 內府藏本

宋胡寅撰寅字明仲號致堂崇安人官至禮部侍郎諡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乃其謫居之時讀司馬光資治通鑑而作前有嘉定丙寅其猶子大壯序稱書成於紹興乙亥又稱其父安國受知高宗奉詔修春秋傳宏綱大義日月著明二百四十二年之後至於五代司馬光所述資治通鑑事雖備而立義少實因用春秋經旨尚論詳評云云案胡安國之傳春秋於筆削大旨雖有發明而亦頗傷於深刻是以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於其已甚之詞多加駁正以持褒貶之平寅作是書因其父說彌用嚴苛大抵其論人也人人責以孔顏思孟其論事也事事繩以虞夏商周名爲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賤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勢卒至於窒礙而難行王應麟通鑑問答謂但就一事詆斥不究其事之始終誠篤論也又多假借論端自申己說凡所論是非往往枝蔓於本事之外趙與旹賓退錄曰胡致堂著讀史管見上於譏議秦會之開卷可見也如桑維翰雖

因契丹而相其意特欲與晉衡已因無挾敵以自重劫國以盜權之意猶是為賢尤為深切致堂本文定從子其生也文定欲不舉文定夫人舉而子之及貴遭本生之喪上論有非之者案寅以不持本生之服遭譏見宋史本傳其自辯之書則見所撰斐然集中故漢宣帝立皇考廟晉出帝尊宋王敬儒兩章專以自解而於漢哀帝立定陶後一節直謂為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呼甚矣首卷論豫讓報仇曰無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若致堂者其亦有所為而著書者歟則在當時論者亦有異同者矣至

國朝朱直作史論初集專駁是書其間詆訶之詞雖不免於過當然亦寅之好為高論有以激之至於出爾反爾也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二十八卷

〔宋〕朱黼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二十八卷》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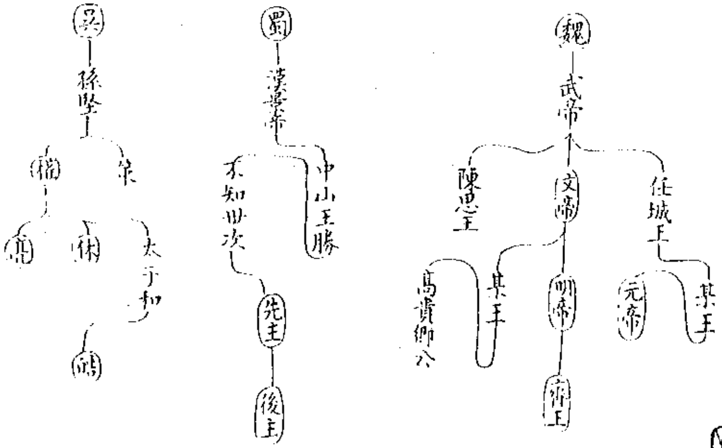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二十八卷 舊鈔本 何夢華藏本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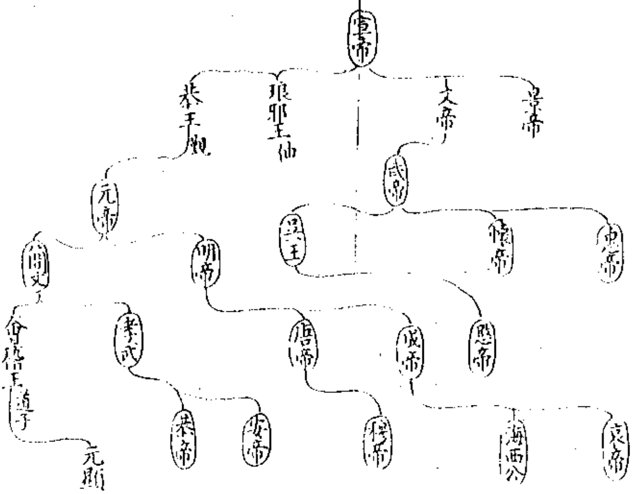
史籍謂之墨兵墨兵者政以兵機將略五閒亦發凡所以瀚雷風之用運時雨之神皆可標之以為驗也國朝司馬溫國公著資治通鑑　奎文榮冠萬代之蓍龜也而書三國六朝與五閏之世其內脩外攘未嘗少略豈不以天生五材廢一不可兵所以昭文德則墨兵亡所不容略乎魏君仲舉比求到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循通鑑按前史而為之辨論辭語警拔侍郎葉公適正

則亦稱此書事理融會今昔貫通不華不俚上可以發前人未盡之蘊下可以為學者進取之階況當　靈棋北指諸君封侯之秋此書尤當汲汲於講貫之也學者得之不惟可以雄蟻戰題苑牆亦使它時史弘肇不敢詫長槍大劍而贊視毛錐子書生豈真不識時務者哉抑閒之私閣論衡非坦蕩君子遇於坦蕩竊有志焉開禧丁卯脩禊事之辰錦溪吳與林景仲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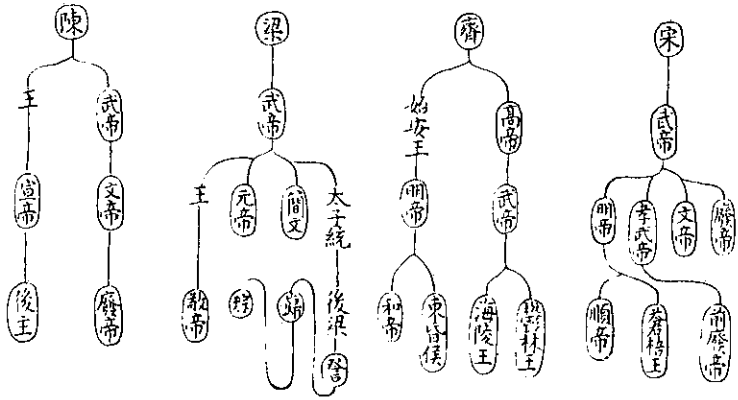
三國譜系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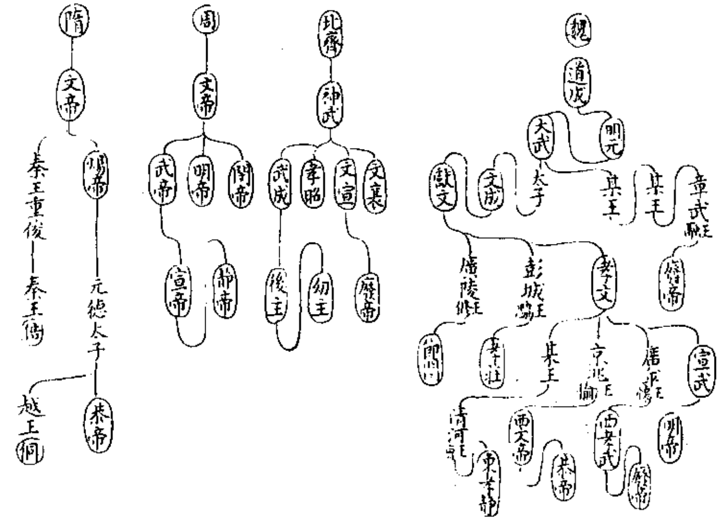
兩晉譜系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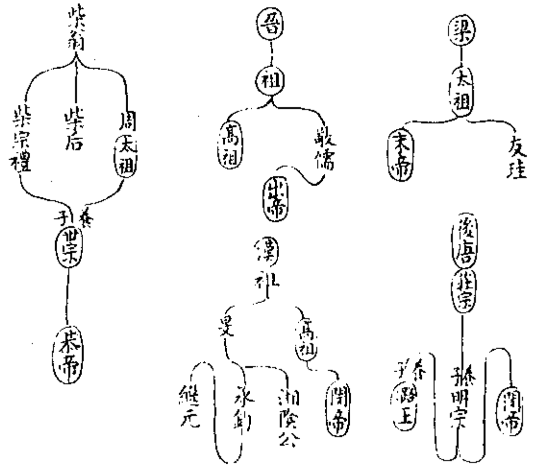
南朝譜系之圖



北朝隋國譜系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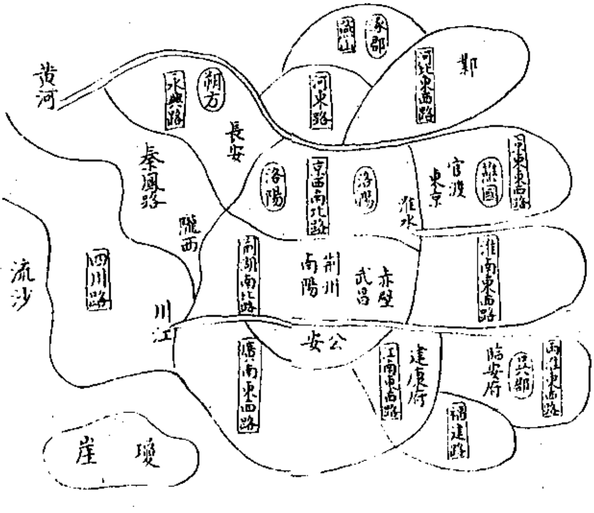
五代譜系之圖



三國蜀漢以劉氏承堯運堯黃帝玄孫 魏曹氏曹叔振鐸之後出自周晉司馬氏出於重黎亦顓頊之後宋劉氏漢楚元王交之後亦堯之裔也齊梁蕭氏出於春秋蕭叔子姓也商之後陳舜之後隋楊氏出自顓頊梁朱氏本春秋邾邾婁姓周之後周郭氏出周郭叔皆帝嚳之後

三國國都攻守地理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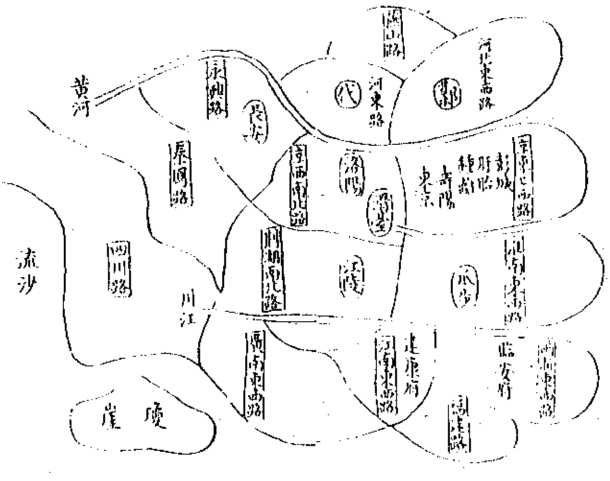
魏國魏帝所居官渡魏太祖敗袁紹處鄴魏太祖建國處洛陽文帝所都涿郡蜀先主所居處先主依劉表于荊州得諸葛武侯于南陽皆荊



渠禿髮據河西涼州南燕慕容據廣固在京東北燕慕容及馮氏據和龍在燕山路後秦乞伏氏據隴西秦鳳路夏赫連據朔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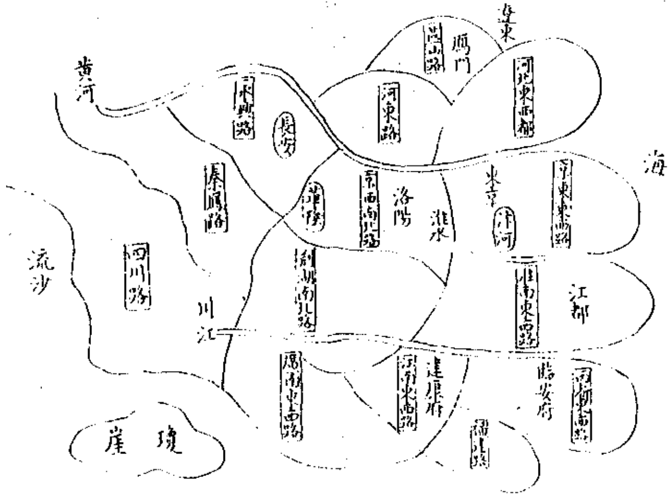
南北國都攻守地理之圖

宋齊梁陳皆都建康 元帝都江陵 魏初都代後遷洛陽 東魏與齊都鄴 西魏與周都長安 彭城盱眙壽昌鍾離滑墓爪宗等處皆當時南北攻守要害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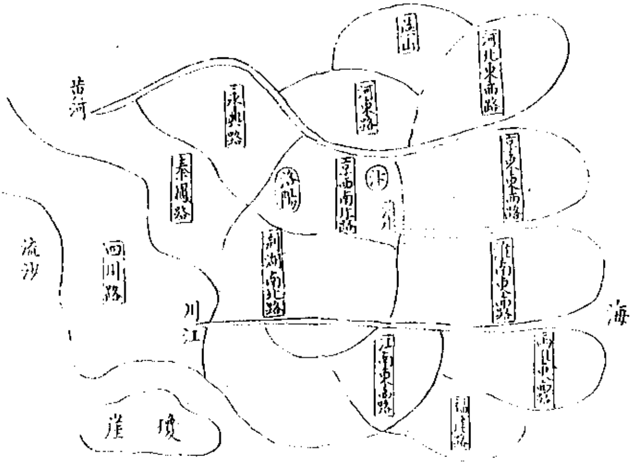
隋國國都攻守地理之圖

隋帝居華陰 長安乃其都也 汴河煬帝所開 江都乃其出遊處也時天下已亂帝無心北歸後遂遇弒



五代國都攻守地理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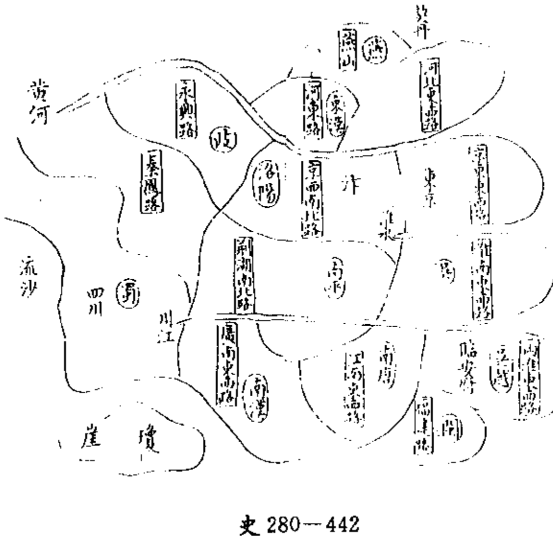
梁太祖朱温都(汴)傳世三所有七十八州
後唐李存勗自汴都(洛陽)傳世四有百二十



三州　晉石敬瑭都(汴)有州一百九　漢嵩
周郭威仍之傳世二周傳世三

五代諸國僭偽之圖

五代末諸國僭據劉仁恭称(燕)李
茂正稱(岐)錢鏐稱(吳越)楊行密称(吳)王審知称
(閩)馬殷稱(楚)王建称(蜀)高季興称(南平)劉隱称



(南漢)至後唐時燕岐滅契丹漸盛石晉時楊溥
起併有閩地號(南唐)郭周時劉承鈞嵩有太原
以此十州之地為(東漢)　本朝(太祖)定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甲子紀年總目

三國志

甲子紀元撮要

魏文帝 黃初盡庚子七
明帝 太初盡丁未六 青龍四 景龍三
齊王 正始盡庚申四 嘉平六
高貴鄉公 正元甲戌盡二 甘露五
陳留王 景元盡庚辰五 咸熙二
蜀先主 章武盡辛丑三
後主 建興癸卯十 延熙二十 景耀六
吳主 權 黃武盡壬寅七 黃龍三 嘉和六 青烏三十 大元
主亮 建興盡壬申二 五鳳二 太平三
主休 永安盡丁丑七
主皓 甘露盡乙酉二 寶鼎三 建衡三 天冊
天璽一 天紀四

魏五主四十六年
蜀二主四十四年
吳五主六十年
三國起於魏文帝之庚子終於吳己亥共六十年

東西晉

甲子紀元撮要

武帝 泰始盡乙酉十 咸寧五 太康十 太熙
惠帝 永平盡庚戌九 永康太安一 永興二 光熙三
懷帝 永嘉盡丁卯五
愍帝 建興盡癸酉四
元帝 建武盡丁丑二 太興四 永昌一
明帝 太寧盡癸未三
成帝 咸和盡丙戌九 咸康八
康帝 建元盡癸卯一
穆帝 永和乙巳十二盡 升平五
哀帝 隆和盡壬戌二 興寧三
廢帝 太和盡丙寅六
簡文帝 咸安盡辛未二
孝武帝 寧康盡癸酉二 大元二十
安帝 隆安盡丁酉五 元興三 義熙十四
恭帝 元熙盡己未二
西晉五主三十四年
東晉十二主百二年
東西兩晉十七主合一百三十六年

南史

甲子紀年撮要

宋武帝 永初盡庚申三
營陽王 景平盡癸亥二
文帝 元嘉甲子盡三十
孝武帝 孝建盡甲午三 大明八
明帝 太始盡乙巳七 太豫一
蒼梧王 元徽盡癸丑四
順帝 昇平盡丁巳二
齊高帝 建元盡己未四
武帝 永明癸亥十一
明帝 建武盡甲戌四 永泰一
東昏侯 永元盡己卯三

和帝中興辛巳尽二
梁武帝天監十八壬午尽　普通七　大通二　中大通六
大同十一　中大同一　太清三
簡文帝大寶庚午尽一
元帝承聖壬申尽四
敬帝紹太乙亥尽一　太平一
陳武帝永定丁丑尽三
文帝天嘉庚辰尽六　天康一
臨海王光大丁亥尽二
宣帝大建己丑十四
後主至德癸卯尽四　禎明三
宋起武帝永初之庚申終於順帝之己未凡七主六
十年
齊起高帝建元之己未終和帝中興之壬午凡五主
二十四年
梁起武帝天監之壬午終敬帝太平之丁丑凡五主
五十二年
陳起武帝永定之丁丑盡後主禎明之己酉凡四主
三十四年四代合一百七十年

北史

甲子紀元撮要
魏道武帝登國十一丁亥尽　皇始九　天賜十
明元皇帝永興庚戌尽五　神瑞二　大常二
太武皇帝始元甲子尽四　神䴥四　延和三　太延五
太平真君十　正平二
文成皇帝興安癸巳尽二　興元一　大安五　和平六

獻文皇帝天安丙午尽一　皇興四
孝文皇帝延興辛亥尽四　承明一　太和二十
宣武皇帝景明辛巳尽四　正始四　延昌四　熙平二
神龜二　正光五　孝昌三
孝莊皇帝永安戊申尽二
東海王建明庚戌尽一
安定王中興辛亥尽一
西魏孝武皇帝永熙甲寅尽一
文帝天統乙卯十七年尽
廢帝元年壬申尽二
敬帝紹太乙亥尽一　太平二
東魏孝靜皇帝天平元年甲寅即西魏孝武永熙二年也尽四年　元象一
興和四　武定七卯西魏大紀十五年
齊文宣皇帝天保庚午尽十
孝昭皇帝皇建庚辰尽一
武成皇帝天寧辛巳尽三
後主天統乙酉尽五　武平六　隆化一
幼主承光
周閔帝元年丙子尽一
明帝元年丁丑尽二　武成二
武帝保定辛巳尽五　天和六　建德六　宣政一
宣帝大象己亥尽一
靜帝大定辛丑尽一
魏起道武丙申終敬帝丙子合一百六十一年西魏
入關二十五年東魏遷鄴十六年
隋起文宣庚子盡幼主丁未二十八年

隋紀

周起閔帝丙子盡靜帝辛丑二十六年

甲子紀年摠要

文帝開皇癸巳二十尽　仁壽四

煬帝大業乙丑十三尽

恭帝義熙戊寅尽二

隋三世起文帝開皇癸巳盡恭帝義熙三十八年

五代

甲子紀年摠要

梁高祖開平丁卯尽四　乾化二

末帝正元壬申尽六　龍德三

唐莊宗同元癸未尽四

明宗天成丙戌尽四　長興四

愍帝應順甲午尽一

廢帝清泰甲午尽二

晉高祖天福丙申尽七

宣帝開運甲辰尽三

漢高祖乾祐丁未尽一

隱帝乾祐己酉尽三

周太祖廣順辛亥尽三

世宗顯德甲寅尽六

恭帝顯德庚申尽一

梁二主十七年　唐五主十六年　晉二主十年

漢二主四年　周三主十年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目終

永嘉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目錄上

朱　黼　文昭

卷之一

蜀漢

昭烈皇帝

章武元年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備即皇帝位改元大赦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高皇帝以下

帳下將張達殺車騎將軍張飛

秋七月帝帥諸軍伐孫權破權將李異於巫軍次秭歸　武陵五溪蠻夷遣使請兵

秋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使大常邢貞拜權為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

後主

建興元年四月癸巳帝崩于永安宮年六十三謚曰昭烈

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皆決於亮

魏司徒華歆等致書丞相亮亮作正議

三年七月斬雍闓高定　益州牂柯永昌越巂四郡皆平

九月魏主伐吳至廣陵十月還許昌

四年六月戊寅葬魏文帝

五年亮上疏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

六年前鋒馬謖與魏將李郃戰敗于街亭亮退還漢中誅馬謖

亮上疏請自貶三等帝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

七年攻武都陰平二郡平之以歸復策亮為丞相

衛尉陳震如吳吳王與盟約中分天下
六月戊申魏王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
八年六月魏大司馬曹真自子午谷寇漢中丞相亮次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
九月魏師還
九年六月亮以糧盡退軍與張郃戰於木門殺之
都護李平免官徙梓潼郡以其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
十一年南夷郡豪帥劉冑叛將軍馬忠討平之
十二年諸葛亮至郿軍渭南魏司馬懿引軍度渭背水為壘以拒之屯五丈原
秋七月魏主東率水軍至壽春吳師遂還
八月丞相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司馬懿追之儀反旂鳴鼓懿斂兵退
葬忠武侯諸葛亮于漢中
十五年春三月魏改元景初以是月為孟夏四月從地正也
十一月壬子冬至魏主始祀圜丘
吳撫越將軍丹陽太守諸葛恪盡出山越之民分給諸將
魏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詔下百官議後竟不行

卷之二

後主

(延熙元年)五月魏司馬懿斬公孫淵平遼東
甲申燕王宇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令使齎詔召懿於外
二年春二月丁亥魏立齊王芳為皇太子是日魏明帝甍

三年使越巂太守張嶷定越巂郡
六年春吳諸葛恪襲魏六安冬十月蔣琬自漢中還住涪疾益甚以漢中太守王平為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督漢中
九年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以太傅懿為丞相左將軍夏侯霸來奔
十三年秋八月吳王廢太子為庶人徙故鄣賜魯王霸死立少子亮為太子
十四年六月魏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
十五年夏四月吳主孫權甍謚曰太皇帝太子亮即位改元建興
冬十二月魏使征南大將軍王昶三道擊吳與戰于東興大破之
十六年春正月朔魏降人郭循刺史大將軍費禕殺之
三月吳諸葛恪伐魏圍新城
十八年夏姜維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維進圍狄道不克退駐鍾提
十九年姜維州祁山攻魏八月與魏大將軍鄧艾戰敗於段谷
(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大赦改元
二月司馬師拔壽春斬諸葛誕
三年夏五月己丑魏主率宿衛討司馬昭不克為成濟所弑昭迎常道鄉公璜立之改元景元
五年冬十月姜維出隴右伐魏與鄧艾戰敗于侯和
(炎興元年)冬十月魏大將司馬昭為魏相國封晉公加九錫

鄧艾自江油趁涪諸葛瞻與鄧艾戰敗于綿竹死之
後主用譙周策迎降别敕將士郡縣悉降于魏
三年後主東遷洛陽丁亥魏封為安樂公

卷之三
西晉
世祖武皇帝
泰始元年八月晉文王司馬昭薨子炎嗣位為晉王
十二月丙寅炎受禪于魏奉魏帝為陳留王
封皇叔祖父孚等凡十七人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
長吏衛將軍
以石苞為大司馬鄭冲為太傅王祥為太保何曾為
太尉賈充為車騎將軍王沈為票騎將軍其餘文
武增位進爵有差
二年二月除漢宗室禁錮
秋七月營太廟
八月謁崇陽陵詔以衰絰從行群臣自依舊制以疏
素終三年
三年立子衷為皇太子不赦
太保王祥封睢陵公
是歲遣鮮卑拓跋沙漠汗歸其國
四年正月賈充上所刊律令詔杜預為黜陟課
三月皇太后王氏殂帝居喪之制一遵古禮
六年吳以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
事治樂鄉
八年以車騎將軍賈充女為太子妃
吳樓下都尉何定伏誅
以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
九年七月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
吳大司馬陸抗卒
咸寧元年以前太常山濤為吏部尚書
二年十月丁卯立皇后楊氏
四年徵征北大將軍衛瓘為尚書令
十一月朗陵侯何曾卒謚曰孝
五年以劉淵為左部帥
十一月大舉伐吳以賈充為大都督
詔罷州郡兵
太康元年車騎司馬傅咸言奢侈之費甚于天災
五年劉毅衛瓘李重請罷中正除九品
九年正月朔日有食之
十年冬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十一月以汝南王亮為大司馬都督豫州
太熙元年春正月朔改元
四月以楊駿為太子太傅
己酉帝崩于含章殿 皇太子衷即皇帝位大赦改
元永熙 立妃賈氏為皇后

卷之四
西晉
孝惠皇帝
元康元年正月改元永平 三月殺楊駿夷三族改
元 遷楊太后于金墉城
六月詔瑋起兵殺亮及瓘因以專殺并瑋而誅之
四年司隸校尉傅咸卒
大饑天水六郡流民就食梁益者數萬家
七年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弛廢職業裴頠著
崇有以釋其蔽
九年正月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獲齊萬年

太子洗馬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

永康元年 癸巳梁王彤趙王彤趙王倫齊王冏領兵入宮誅賈謐廢賈后殺張華

五月淮南王允舉兵誅趙王倫不克孫秀族誅潘岳石崇

永寧元年 正月趙王倫篡位改元建始還帝於金墉以孫秀為中書監專朝其餘黨與皆為卿將

四月癸亥改元丁卯賜倫死

成都王穎並加九錫河間王顒為太尉穎歸鄴

太安元年 十二月河間王顒舉兵表請長沙王乂廢冏還弟以穎輔政丁卯乂將兵入宮誅冏赦天下改元

二年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表請長沙王乂還國顒遣張方將兵出函谷穎遣陸機將兵屯河橋乂奉帝御之大破陸機于臺潤穎族誅陸機

永興元年 以穎為丞相越為尚書令

劉沈襲長安敗死之

十二月唐太弟穎以越為太傅與顒夾輔帝室改元

新野元公劉弘卒

光熙元年 十一月庚午帝食麪中毒崩于顯陽殿

孝懷帝

永嘉元年 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

三月平東將軍周馥誅 揚州刺史陳敏傳首京師

琅邪王睿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始自下邳移鎮建鄴

二年十月劉淵以勒為輔漢將軍以劉靈為平北將軍

十二月以王遜為寧州刺史

三年十月劉聰復至洛陽

四年四月漢主劉淵卒楚王聰殺太子和自立九月雍州流民王如等反于南陽以歸劉聰

十月遣使請兵共討劉聰石勒太傅越不許

十一月太傅越出屯于項

成太傅驤殺梓潼太守譙登

五年三月丙子越薨于項

六年紀瞻敗石虎石勒引還

十二月閻鼎殺京兆太守梁綜索綝攻鼎殺之

孝愍皇帝

建興元年 八月癸亥劉蜀奉詔至建康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

二年三月石勒襲幽州殺王浚

四年八月劉曜逼長安

十一月辛未降劉曜亡送帝于平陽麴允自殺

卷之五

東晉

中宗孝元皇帝

建武元年 五月乙巳晉主遣琅邪王褒伐石虎受祖逖節度尋復召還建康

十一月始立太學修史官

大興元年 三月丙辰晉王即皇帝位投刺勸進者皆加一等民投刺者皆除吏

庚午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中書郎庾亮侍講

張寔遣使奉遣建康

五月癸丑段匹磾殺并州刺史劉琨

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庚申詔令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大夫熊遠上疏論事

二年祖逖退屯淮南

三年二月後趙石虎執冀州刺史邵續
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
四年九月壬寅祖逖卒於雍丘
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反于武昌
閏月己丑帝崩
肅宗明皇帝
太寧元年趙世子胤歸自里匿都鞠封為永安王
三年六月溫嶠為丹陽尹
帝宥王彬等 不禁錮參佐
李矩棄衆南奔
顯宗成皇帝
咸和元年癸酉以車騎大將軍郗鑒為徐州刺史卞
奏司徒無大臣之節 免官
二年徵蘇峻為大司農
三年五月乙未蘇峻遷帝于石頭會稽內史王舒吳
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俱起義兵受郗鑒節
度
陶侃斬蘇峻
四年夏四月乙未溫嶠卒
以郭默為江州刺史
五年石勒族祖約
八年春正月丙子趙主勒遣使修好詔焚其弊
十二月趙郭權據上邽來降
咸康元年趙王虎詔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鎮西大將軍涼州牧張駿上疏請與郗鑒庾亮同討
石虎
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學徵集生徒
四年夏四月成漢王壽自涪襲成都廢成期為邛都
公自即帝位國號漢改元漢號徵處士龔壯為太
師壯不受
五年庾亮欲經略中原表桓宣等分漢沔亮殺江夏
相陶嗣請移鎮石城為諸軍聲援太常蔡謨諫乃止
八月趙人入寇九月陷沔南邾城殺毛寶樊峻
六年漢趙交使約同入寇不克
二月乙卯以慕容皝為大將軍幽州牧大單于燕王
八年六月癸巳帝崩

卷之六

東晉

康皇帝
建元元年庾翼以滅胡伐蜀為己任遣使約燕涼剋
期大舉
二年九月戊戌帝崩
尊皇后褚氏為皇太后臨朝稱制以何充及太后父
褚裒輔政裒固辭出鎮京口
孝宗穆皇帝
永和元年夏四月壬戌以會稽王昱為撫軍大將軍
錄尚書事
八月以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都督六州荊州
刺史
三年春三月乙卯桓溫攻成都克之丁亥李勢卒
五年秋七月褚裒師次彭城部將王龕與趙李農戰
于代陂龕等敗沒
六年閏月石閔廢趙主石鑒盡滅石氏
冬十月苻健擊破杜洪于長安遣使來獻捷秦雍夷
夏皆附之
十二月免司徒蔡謨為庶人

七年郊祀始不赦
八年正月商浩請出許洛遂以謝尚荀羨為督護進屯壽春降人張遇反據洛陽浩軍不能進
魏用智求救于謝尚使戴施入鄴得傳國璽以歸
九年冬十月殷浩伐秦次山桑使姚襄為前鋒叛反擊浩浩棄輜重退保譙城
十年三月乙丑桓温伐秦水軍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趣武關命司馬勳出于午谷
十二年桓温伐姚襄秋八月丁亥及襄戰于伊水襄走平陽温入洛陽修復諸陵使毛穆之等戍洛陽遣兼司空車胤修五陵庚戌帝及羣臣皆服緦臨于太極殿三日
升平二年荀羨擊燕山茌獲泰山太守賈堅〻死之
十一月秦以王猛為輔国將軍中書令吏部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司隸校尉領選
四年燕主儁卒太子暐立以大司馬恪司空評輔政
五年五月丁巳帝崩

哀皇帝

隆和元年八月袁眞屯汝南運米五萬斛以饋洛陽
興寧二年春二月丙申帝崩于西堂
三月燕拔洛陽

廢帝

太和元年冬十月秦符柳符雙符廋符武以蒲坂上邽陝城安定叛秦
二年秦符廋以陝城降燕請救燕人弗應
四年夏四月大司馬温伐燕秋七月秦鄧羌救燕九月温以粮乏引還慕容垂敗温後軍于襄邑
五年慕容令自秦逃歸燕
冬十月秦主堅王猛克鄴獲燕王暐遷之長安盡有其地
大司馬温克壽陽斬袁瑾

卷之七

東晉

太宗簡文皇帝

咸安元年十一月丁未大司馬温詣建康己酉以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立丞相會稽王昱是日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二年秋七月己未立子昌明為皇太子是日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烈宗孝武皇帝

寧康元年二月大司馬温來朝三月還姑孰七月己亥薨
以桓豁督荊楊雍交廣五州以桓冲為楊豫刺史
秦取梁益二州
太元元年六月秦姚萇抜涼州虜　天錫盡有其地
二年以征西司馬南郡相謝元為兗州刺史監北江諸軍
三年作新宮
四年二月秦符丕陷襄陽執朱序
秦以朱序為度支尚書
七年秦以裴元畧為巴西梓潼太守使密具舟師
秦大熟
八年秦遣呂光伐西域
八月謝元與秦主堅戰于淝水大破之斬符融獲其乘車
以琅邪王道子録尚書六條事

初開酒禁增民税米口五石
九年慕容垂稱燕王
豊城宣穆公桓沖卒以梁郡太守桓石民爲荊州刺
史河東太守桓石虔爲豫州太守
以謝元爲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等進據彭城
十年夏五月秦王堅奔五將山以太子宏守長安六
月宏來奔慕容沖入長安姚萇執堅于新平八月殺之
燕復興
十二年朱序伐謝立　彭城從屯淮陰
十四年秦王登攻後秦王涼克之
十八年後秦主姚萇卒子興立
十九年燕主垂卒西燕主永于
二十一年燕慕容垂拔魏平城垂卒于上谷子寶繼
改元（永唐）
秋九月庚申貴人張氏弑帝于清暑殿

卷之八
東晋
安帝　德文
（隆安元年）涼主呂光冠西秦不利而還二月呂光將
委髪烏孤稱王廣川改元太初是謂南涼拔金城
敗涼兵街亭
甲申會稽王道子殺国寶及緒恭乃罷兵戊子大赦
三年燕王寶南伐涼至于黎陽衆潰乃復三月段速
骨破龍城
秋七月寶子盛斬蘭汗稱長楽王改元建平
譙縱以蜀叛
（義熙三年）春二月己酉車騎將軍劉裕來朝誅東陽
太守殷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晋陵太守殷道叔
永嘉太守駱球
冬十月燕主超毋段氏妻呼延氏自秦還燕
十二月戊子文恭侯王謐薨
四年春正月徴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録尚書事
五年二月南燕將慕容興宗寇宿豫拔之三月劉裕
伐南燕
冬十月魏皇子清河王紹弑其主珪
六年春二月丁亥劉裕攻慕容超克之齊地悉平
四月衛將軍劉毅戰于桑落州王師敗績尚書左僕
射孟昶自殺
八年九月劉裕殺兖州刺史劉藩尚書左僕射謝混
己丑帥師伐荊州刺史劉毅參軍王鎮悪陷江陵
毅自殺
十二月以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帥師伐蜀
九年太尉裕請行土斷之制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
十年夏六月乞伏熾盤帥師伐禿髪傉檀滅之
十一年春正月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家
並舉兵貳于劉裕裕帥師付之
十二年秋八月劉裕及琅邪王徳文帥衆伐姚泓
十三年王鎮悪大破秦將姚洽于潼関
十四年赫連勃し入長安追敗義真于青泥
十二月戊寅裕使中書侍郎王韶弑帝于東堂裕称
遺詔奉琅邪王徳文即皇帝位
恭帝
（元煕三年）九月裕使褚叔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目錄卷之二

卷之九

宋

高祖武皇帝

（太初元年）六月壬戌宋王裕至建鄴晉恭帝禪位于宋甲子恭帝遜于琅邪第

丁卯裕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其犯鄉論請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

秋七月西涼公歆襲張掖河西公蒙遜擊涼公于蓼泉殺之遂入酒泉

三年夏五月上有疾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同被顧命

癸亥帝殂于西殿太子義符即皇帝位

九月魏奚斤周幾公孫表入寇

少帝營陽王

（景平元年）徵豫章太守蔡廓為吏部尚書廓不拜

閏月丁巳魏人拔虎牢執毛德祖

魏于是盡得司兗豫之地

十一月魏太宗明元皇帝殂太子燾即位是為世祖

（宋）太祖文皇帝

（魏）世祖太武皇帝

（宋元嘉元年）［魏始光元年］春二月己卯廢廬陵王義真為庶人徙新安郡　乙巳使〻者就殺之

六月癸丑羨之等使人殺少帝于金昌亭

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丁酉即位改元

二年宣城太守范曄修後漢書一百卷

三年春正月誅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命檀道濟到彥之討荊州刺史謝晦

六月庚戌司空王弘降為衛將軍侍中如故

四年春二月帝如丹徒謁京陵至故宮見耕具有慚色

六年帝遣殿中侍御史田奇聘于魏求河南地

七年三月帝遣到彥之等代魏取碻磝滑臺金墉虎牢分兵守之

八年春夏主伐秦秦主暮末出降遂滅秦

檀道濟敗滑臺軍乏食不能進克滑臺執朱脩之

夏主濟河將代河西吐谷渾慕璝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

十年［魏延和二年］臨川內史謝靈運有罪免官徙廣州

高車諸莫弗來投魏懷荒鎮大將郎孤

卷之十

宋

魏世祖太武皇帝（附此）

（元嘉）十二年［魏太延元年］丹陽尹蕭摹之請諸造塔寺造銅像皆列言須報詔從之

十三年［魏太延二年］三月己未誅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濟

三月（魏）遣娥清古弼代燕　五月乙卯燕主馮弘奔高麗殺之

十六年［魏太延五年］六月魏主伐沮渠牧犍九月牧犍降遂定姑臧

十七年（宋）（魏）稱南北朝（魏）改元［因序見揭］

十八年春正月以彭城王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軍事

十九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自
是每帝即位皆受籙
二十年〔國太平眞君五年〕魏禁私養沙門巫覡
魏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賈之
子各習父兄之業禁私立學校
二十二年十二月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免大將
軍彭城王義康為庶人
二十三年〔國太平眞君七年〕三月魏詔諸州阬沙門
毁諸佛像
魏寇青冀兗三州　御史中丞何承天陳安邊四策
二十四年鑄大錢一當兩
二十七年二月魏主寇淮泗圍懸瓠行汝南郡事陳
憲拒却之
六月魏誅司徒崔浩三族廢史官
二十五年（魏）崔浩上廣元曆
詔蕭斌王玄謨等伐魏拔碻磝樂安圍滑臺龐去丽
入盧氏胡盛之拔長社劉康祖逼虎牢
魏主救滑臺王玄謨敗走
蕭斌拔碻磝劉康祖逼虎牢龐法起等拔盧氏及弘
農柳元景等拔城據潼關已中夷夏響應帝召元
景康祖還魏永昌王仁敗采兵康祖力戰而死
元嘉二十年春正月丁亥魏師掠居民焚廬舍而
去
三月乙酉帝還宮　己亥魏主還平城以降民五萬
餘家分置近畿
二十九年（魏）文成帝〔國興安元年〕二月宗愛弒魏世祖
及秦王翰立南安王余改元承平以愛為大師都
督中外諸軍

八月退屯歷城魯爽進據長社柳元景據潼關蕭道
成拔武興皐闌皆引還
三十年二月甲子皇太子劭弒帝于合殿
夏四月武陵王駿大敗劉劭于新亭斬之己巳王即
皇帝位改謚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
十一月尊保大后常氏為皇太后

卷之十一

宋

（宋）世祖孝武皇帝
（元嘉）三十年秋七月甲寅詔求直言
（孝建）元年二月車騎將軍江州刺史臧質丞相荊州
刺史南郡王義宣舉兵反　夏五月甲寅義宣等
攻梁山左衛將軍王玄謨大破之
二年春二月鎮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請老
二月丙寅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慶之
固讓聽以始興公就第厚加給奉
三年并青冀二州
（大明元年）石將軍丹陽尹顏竣為東楊州行史
二年（魏）（太安四年）春正月魏設酒禁酤飲者皆斬
魏主還平城大起宮室中書侍郎高允諫之
六月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謝莊顏竣之為之
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戴法興戴明寶並賜
爵縣男
三年夏四月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據廣陵反
秋八月己巳克廣陵
五年詔七千雜婚者求補將吏避役逃亡捕得者斬之
六年秋九月制沙門致敬人主
七年夏四月詔自非臨軍戰陳一不得專殺其罪應

重辟者皆先上須報違犯者以殺人論五月詔自
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惟邊隅外
警及姦釁內發变起倉卒者不從此例
八年閏五月帝殂于玉燭殿太子業即位
(宋)太宗明皇帝
(泰始元年)夏五月癸卯魏高祖殂太子弘即位是謂
顯祖孝文皇帝
冬十一月壽寂之殺業迎湘東王彧立之改元泰始
二年晉安王勛以尋陽叛称帝八月平之
三年張永等敗于吕梁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
之地
八月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至焦墟復召還魏孔
恭追擊之攸之大敗
徐州刺史王玄載棄下邳走魏以辛紹先為下邳太守
五年五月魏徙青齊民于平城章齊郡以處之沙門
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輸粟入　曹者即為
僧祇粟遇凶歲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
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洒掃于是僧祇戶粟及寺戶
徧於州鎮矣
七年淮陵太守督豫州諸軍事吳喜還朝賜死
八月魏顯祖傳位于太子宏時年五歲丙午即位是
謂高祖(改元延興)丁未上顯祖尊號曰太上皇帝
居崇光宮
(泰豫元年)賜尚書左僕射楊州刺史江安懿侯王景
文死
四月己亥上殂庚子太子昱即位
蒼梧王
(元徽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
四年(魏承明元年)六月辛未魏顯祖獻文皇帝殂
太祖太后馮氏復臨朝称制有司奏顯祖神主祔廟
故事執事官當賜爵程駿諫止之
(宋)順皇帝
昇平元年秋七月戊子夜楊王夫弑帝于仁壽殿已
丑蕭道成以大后令追廢帝為蒼梧王立明帝子
安成王準壬辰即位時年十一改元大赦
(魏改元太和)盧奴令范櫥徐州刺史李訢謀叛冬十
月丙子魏誅訢及其二子
十二月丁巳荊刺史沈攸之舉兵江陵謀誅道成
十二月壬申司徒袁粲據石頭謀誅道成戴僧静殺
之
十二月以後軍將軍楊運長為宣城太守于是太宗
嬖臣無在禁省矣
二年春正月沈攸之攻郢州不克兵潰自剄

卷之十二

齊
(齊)太祖高皇帝 蕭氏道成
(建元元年)四月辛卯宋順帝禅位于齊
辛酉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
侍中謝朏癈于家
二年春正月魏師入寇攻鍾離羣盜寇諸郡
二月丁卯魏使王嘉劉昶寇壽陽
二年詔遣李安民往迎之赴救淮留魏減標之等
(魏)以薛虎子為徐州刺史表請屯田
四年春三月壬戌上殂于臨光殿太子賾即位大赦
秋七月癸卯南康文簡公褚淵卒
(齊)世祖武皇帝 賾

永明元年三月癸丑治民之官一以三年為斷
夏四月丁亥殺豫州刺史垣崇祖五兵尚書荀伯玉
三年六月甲寅朔中書舍人茹法亮封望蔡男
魏詔班百官俸祿
魏中書監高閭請于六鎮築長城以扞北狄魏帝從
詔答之
三年春正月戊寅魏詔焚圖讖秘緯留者以大辟論
冬十月丁未魏遣使者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諸男
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受
田三十畝老免身沒則還田恒計見口有盈者無
受無還不足者授之盈者得賣其盈
四年春二月甲戌魏始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
富陽民唐寓之反稱帝錢塘吳郡遣禁軍擊平之
六年西陵戍主杜元懿請增西陵牛埭稅會稽行
事顧憲之議其不便乃止
八年九月癸丑魏太皇后馮氏殂
九年魏詔減省群祀又詔圜丘從祀外悉罷水火之
神四十餘名
十年八月己酉魏以司徒尉元為三老大鴻臚游明
根為五更
十一年文惠太子長懋卒
夏四月戊戌魏立皇后馮氏詔后父太師馮熙上書
不稱臣
秋七月戊寅世祖孝武帝殂
鬱林王即位尚書郎王融下廷尉死獄中
齊高宗明皇帝
建武元年正月少帝改元隆昌　五月壬辰西昌侯
蕭鸞弒少帝追廢為鬱林王

冬十月戊戌殺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
王子真巴陵王子倫安陵王子
辛亥宣城王鸞以太后令廢帝為海陵王歸老別館
癸亥鸞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二年魏王濟淮至壽陽
三月魏王班師
夏五月魏主還洛陽秋九月魏六軍文武悉遷洛陽
三年（魏太和年）魏改姓元氏并改功臣姓復舊　定
諸州及代人姓族高下
四年正月壬辰誅尚書令王晏
五月壬戌魏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入寇
永泰元年正月丁未殺河東王鉉等十人于是太祖
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
秋七月丁酉帝殂于正福殿
東昏侯
永元元年正月太尉陳顯達平北將軍崔慧景擊魏
顯達克馬圈慧景圍順陽魏主至馬圈陳顯達戰
敗崔慧景退師
魏主北還北海王詳為司空王肅為尚書令廣陽王
嘉為左僕射宋弁為吏部尚書與侍中太尉穆等
六人輔太子
夏四月丙午殂于谷塘原至魯陽發喪丁巳太子恪
即位是謂世宗宣武皇帝
八月丙辰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戊午斬
遙光
二年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州降魏　二月以衛尉蕭
懿為豫州刺史戊戌魏以彭城王勰鎮壽陽己亥
裴叔業卒裴植開門納魏兵魏以植為兗州刺史

五月江夏王寶玄伏誅　冬十月殺尚書令蕭懿

(齊)和帝　寶融　(魏)世宗恪景明二年

三月南康王即皇帝位于江陵

十二月丙寅征東將軍王珍國弒東昏侯于含德殿

以應蕭衍

卷之十三

梁

高祖武皇帝上

(天監元年)正月甲寅大司馬衍進位相國封十郡為

梁公

夏四月壬戌齊和帝禪位于梁丙寅梁王即皇帝位

于南郊大赦改元丁卯奉和帝為巴陵王戊辰巴

陵王卒

以謝沐縣公寶義為巴陵王奉齊祀

魏豫州刺史田益宗入寇建陽太守黃天賜戰敗于

赤亭

淮陰據襄陽之城收主楚之地田益宗則欲帥西荊

之衆並擬隨雍

詔徵謝朏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胤為右光

祿大夫何點為侍中胤點終不就

二年夏四月癸未朔魏以蕭寶寅為都督東揚州諸

軍事揚州刺史齊王屯東城以陳伯之為都督淮

南諸軍事江州刺史屯陽石

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雲卒

魏散騎常侍趙脩有罪鞭死

三年魏人圍義陽五月司州刺史蔡道恭卒寧朔將

軍馬仙琕戰敗八月行司州刺史蔡靈恩以城降

魏　三關戍將聞之亦棄城走

三年初置五經博士儒術大興

四年夏侯道遷以梁州叛降(魏)已遣邢巒略定巴西

等郡王足入劍閣圍涪城巴西復自魏來歸

五年宏棄其師逃還魏將元英圍北徐州刺史昌義

于鍾離

六年魏中山王英攻鍾離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

救之三月魏兵大敗英逃還梁城

夏四月丁巳以臨川王宏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

七年春正月詔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

八年魏元英復取三關馬仙琕走

九年夏四月詔選士流為五部令史

十年春三月琅邪民王萬壽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

劉晰據朐山招魏軍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免老小通讁賀作

尚書僕射沈約等撰次五禮成上之

十二年壽陽大水

十三年命康絢堰淮水于浮山以灌壽陽

十四年春正月丁巳魏主恪殂

其夜太子詡即皇帝位是謂肅宗孝明皇帝

夏六月魏沙門法慶反于冀州

魏以高太后為尼徙居金墉瑤光寺　七月丙子尊

胡太妃為皇太后　九月始臨朝聽政攜行祭事

卷之十四

梁

高祖武皇帝中

(天監十五年)(魏)改元(熙平)詔公卿議選鎮將廷尉少

卿袁翻請令王公衆南北邊將史太后不能用

十六年魏尚書左丞盧同檢覈得奏竊階者三百餘
人
三月丙子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織錦不得以仙
人鳥獸之形為飾郊廟牲牷皆代以麪冬十月薦
羞始用蔬果
十七年魏改元神龜 秋九月胡太后以天文有變暴
卒冬十月丁卯以尼禮葬于北邙
魏遣使如西域求佛經
魏詔洛陽城內聽置僧尼寺各一餘皆置城外
齊高宗明皇帝建元二年事誤此
魏復監禁
十八年魏神龜二年 二月庚子魏羽林虎賁共征
西將軍張彝之第遂毀彝詔武官依資入選
魏吏部尚書奏行停年格
普通元年春正月左軍將軍馮道根卒士輟春祠哭
之
秋七月魏領軍將軍元叉衛將軍劉騰殺清河王懌
幽太后于北宮
二年春正月置孤獨園于建康以養窮民
四年正德自魏逃歸上復其封爵
夏四月魏遣李崇元纂擊柔然阿那瓌帥衆北遁
魏懷荒鎮民反囚鎮將于景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
反南攻武川懷朔北邊民夷響應
五年魏撫軍將軍崔暹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
敗徵繫廷尉
八月丙申魏下詔諸州鎮軍貫非有罪配隸者皆免
為民改鎮為州遣酈道元撫慰六鎮不果行
六年夏四月魏元叉解侍中辛卯太后復臨朝

六月彭城王綜奔魏々人入彭城
邵陵王綸有罪削爵土
七年冬十一月魏揚州刺史元憲以壽陽降宣猛將
軍陳慶之入據其城五十二
大通元年 魏以齊州長史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山
賊盡降
魏以雍州刺史楊椿罷以蕭寶寅代之自關以西皆
受節度
魏車騎將軍并肆恒雲汾廣六州都督尔朱榮舉兵
內向鄭儼徐紇陰與太后謀酖帝二月癸丑魏主
暴殂
甲寅太后立皇女為帝既而下詔稱潘充華本實生
女立臨洮王寶暉世子釗乙卯釗即位年三歲
夏四月戊戌濟河于伏即皇帝位是謂敬宗孝莊皇
帝改元永安勞至郔沈太后幼主于河殺丞相高
陽王雍以下二千餘人
辛丑魏敬宗入洛城御太極殿大赦改元建義

卷之十五

梁

高祖武皇帝下

中大通元年春二月甲午魏主尊彭城武宣王為穆
文皇帝廟號肅祖李妃為文穆皇后 夏四月癸
未還神主于太廟
上遣陳慶之將兵送魏王元顥入魏慶之取梁國元
顥稱帝慶之取三十二城顥入洛陽魏主北走尔
朱榮奉魏主擊顥已敗死慶之逃歸
九月癸未上幸同泰寺釋御服行清淨大捨乙巳百
辟三表請還臨宸極乃許

（魏）王假殺尔朱天柱天穆于洛陽宮
（魏）尔朱兆入晋陽入從魏主假于河東殺之立長廣
王曄于長子建元建明右魏敬宗孝莊皇帝在位
二年
以陳慶之都督南北司四州諸軍事圍魏懸瓠
三年魏尔朱世隆令長廣王恭禪廣陵王恭是謂節
閔帝改元（普泰）
六月癸丑立故太子子華容公歡為孫帝王枚江公
譽為河東王曲阿公詧為岳陽王
（魏）高歡起兵討尔朱氏
四年（魏）高歡攻鄴拔之大破尔朱氏于韓陵北奔晉
陽仲遠來奔斛斯椿禽度律天光送洛陽斬之使
賈顯智入誅彥伯世隆
夏四月（魏）安定王至邙山高歡廢節閔帝
戊子高歡立平陽王脩是為孝武帝改元（大昌）
五年（魏）置閤内部曲增武直直閤已下員以斛斯椿
為領軍使
六年（魏）秦州刺史侯莫悅陳殺雍州刺史賀拔岳夏
州刺史宇文泰敗悅于上邽遂撫其衆魏主以泰
為關西大都督承制封拜
（魏）徙洛陽四十萬戶于鄴都之歡鎮大原都督中外
專制
十二月宇文泰殺平原公主明月帝飲酒遇酖
而殂
（大同元年）泰拜行臺郎中蘇綽為大行臺參典機密
三年（西魏文帝大統三年 東魏靜帝天平三年）初與東魏和親
（魏）丞相泰帥十二將伐東魏高歡將二十萬出蒲津
高昂將三萬出河南來會戰

泰與歡戰于沙苑歡大敗
四年（東魏元象元年 西魏大統四年）三月辛未然頭兵可汗女郁久
閭氏為皇后
九月泰至自洛陽平之魏主入長安泰還屯華州
五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左僕射蕭淵藻為中衛將
軍丹陽尹何敬容為尚書令吏部尚書張纘為僕
射
七年（魏）以侍中宇文測為大都督行汾州事東魏不
復為寇汾晉之間遂通慶弔
（魏）丞相泰奏頒詔書六條令百司習誦之牧守令長
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交趾李賁并部反
九年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降魏
（魏）丞相泰伐洛陽東魏將彭樂入西營虜王公等而
還
十年東魏以尚書郎崔暹為御史中尉以司州中從
事宋遊道為尚書左丞
十一年六月（魏）丞相泰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群臣命
自今文章皆依此体
十二月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上下詔詰責之
（中大同元年）夏四月丙戌罷是夜同泰寺浮圖災
詔通用足陌錢
東（魏）高歡伐西（魏）圍玉壁五十日并州刺史韋孝寬
拒之歡不能克發疾而退
（太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高歡卒子
澄嗣事
二月庚戌東魏司徒侯景上表以河南十三州内屬
詔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

故事
二年春侯景及東魏行臺慕容紹宗戰于渦陽景大
敗走保壽春為河南地復入東魏
秋侯景反于壽春冬濟江立臨賀王正德為帝
景攻建康臨東府諸州援兵至者三十餘萬莫有闘
志自相抄奪而已
春三月丁卯侯景陷宮城夏五月帝殂于淨居殿年
八十六
八月盜殺魏勃海文襄王高澄弟太原公洋嗣事
九月景將侯子鑒執嵊送建康景殺嵊及峻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目錄卷之二

永嘉朱先生通鑑三國六朝紀年總辨目錄卷之三

卷十六至十八卷

梁

太宗簡文皇帝

大寶元年夏五月庚辰東魏靜帝遜位于齊戊午齊
王高洋即皇帝位改元天保
八月王僧辯攻郢州刺史邵陵王綸亡走死安陸
齊始立九等之戶
魏宇文泰始籍民之有力者為府兵
二年春三月庚戌魏文帝殂太子欽立
侯景悉兵西上取郢州圍巴陵
夏湘東王使將軍胡僧祐陸法和擊景于巴陵擒任
約景敗走王僧辯追之所向輒克
秋景廢帝為晉安王立豫章王棟冬景弑帝廢棟而
自立

世祖孝元皇帝

承聖元年春三月王僧辯陳霸先破斬侯景僧辯鎮
建鄴霸先鎮京口
五月丁亥湘東王下令以王偉既死自餘衣冠舊貴
被逼偷生猛士勲豪和光苟免者皆不問
十一月丙子湘東王即皇帝位于江陵
二年六月湘州平復王琳官爵
魏武陵王紀引兵東下至江陵敗死
僕射王褒請還都建康帝不從
三年春西魏宇文泰廢魏主欽殺之立其弟齊王
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上之
九月帝于龍光殿講老子
冬魏將于謹及蕭詧入寇圍江陵城陷帝被害

敬皇帝
紹泰元年春正月梁王詧即皇帝位于江陵改元大
定是謂後梁宣帝
齊人送蕭淵明爲梁王王僧辯迎立之陳霸先襲殺
僧辯晉安王即皇帝位
太平元年春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爲太師大
冢宰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
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
空自餘百官皆依周禮
齊儀同蕭軌及任約等入寇至鍾山陳霸先擊大破
之虜蕭軌
冬魏安定文公宇文泰卒于雲陽世子覺爲周公
十二月魏恭帝禪位于周

卷之十八

陳

高祖武皇帝 霸先
永定元年春正月周公覺即天王位封魏恭帝爲宋
公殺之以神農配二丘始祖獻侯配南北郊廟號
太祖仍用鄭玄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爲五廟其
有德者別爲祧廟不毀
二年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楊愔爲尚書令
周宇文護廢其王覺爲略陽公弑之以寧都公毓爲
天王是謂世宗明皇帝
冬十月梁帝禪位于陳王陳王霸先即皇帝位改元
奉敬帝爲江陰王
庚辰設無遮大會帝出闕前膜拜
以王琳爲湘郢二州刺史琳不就徵收侯安都周文
育于沌口囚之

王琳迎永嘉蕭王莊于齊立爲梁皇帝改元天啟
齊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三年齊殺尚書右僕射高德政
齊誅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囚元韶等十九家盡誅諸
元七百餘人
六月丙午帝殂于璿璣殿太后召臨川王蒨立之
九月齊顯祖文宣帝殂太子殷即位是謂廢帝
周始稱皇帝改建元

世祖文皇帝
天嘉元年二月齊常山王演長廣王湛殺尚書令楊
愔侍中燕子獻
周宇文護弑其主毓遺詔立其弟魯公邕是謂高祖
武皇帝
齊常山王演廢其主殷爲濟南王自立是謂孝昭皇
帝
二年齊主盡革顯祖之類
齊世祖太寧元年 周高祖保定元年
周以大冢宰護爲都督中外
諸軍事令五府摠于天官
冬齊孝昭帝殂廢其太子百年立弟長廣王湛是謂
世祖武成皇帝
四年六月司空侯安都賜死
四年齊周太寧三年保定四年正月及齊師戰于晉陽齊師大敗
三月齊初班律令
齊頒受田租調法
夏帝捨身于太極前殿
齊殺樂陵王百年
秋八月周楊忠將兵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
齊歸周晉公護母閻氏冬護會突厥伐齊大敗于邙

山
夏以安城王頊為司空
六年(陳)天嘉六年齊天統元年齊主禪位于太子緯是謂
後主自稱太上皇帝改元天統
齊改謚高祖文宣皇帝為威宗景烈皇帝
(天康元年)夏四月上殂于有覺殿太子伯宗即位

卷之十九

陳

臨海王　伯宗

(光大元年)二月誅尚書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
下廷尉賜死中書舍人殷不佞免官尚書左
僕射到仲舉為金紫光祿大夫
二年十月太傅安成王頊廢帝為臨海王殺帝弟始
興王茂
齊世祖武成皇帝殂

高宗宣皇帝

(太建元年)齊天統五年春正月甲午安成王即位
齊殺趙郡王叡以司空婁定遠為青州刺史和士開
為尚書右僕射
二年齊左丞相斛律光救宜陽敗周兵出汾北圍周
定陽
三年齊斛律光師還
秋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尋被誅
齊幽皇太后胡氏于北宮
四年周建德元年夏周主誅晉公護始親政事
(齊)殺左丞相斛律光
五年二月齊祖珽奏置文林館
齊侍中僕射祖珽出為北徐州刺史
(齊)殺蘭陵武王長恭
帝遣開府吳明徹畧地北邊屢敗齊兵取秦涇和合
四州　冬拔壽陽斬王琳
(齊)王殺侍中崔季舒張雕尚書左丞封孝琰
十一月周主自升高坐辨三教先後
六年春二月(周)文宣太后叱奴氏殂
夏四月監豫州陳桃根獻青牛詔遣還民又表上織
成羅紋錦被詔于雲龍門外焚之
七年七月周下詔伐齊八月遣使來聘
八年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為太子詹事
(周)主命太子贇撫西土同伐吐谷渾
九年春齊主傳位于太子恒周師克鄴齊主奔晉州
太子傳位于任城王湝
(齊)主將來奔阿那肱引周兵追擒之任城王湝據冀
州不下周齊王憲討平之
(周)封齊主為溫國公
十年春吳明徹及周將王軌戰于呂梁明徹大敗將
卒三萬皆沒帝懼始結完以備周
夏突厥伐(周)幽州周高祖武帝自將五道伐突厥至
雲陽遇疾殂太子即位是謂宣帝
(周)主殺齊王憲
九月乙巳立方明壇于婁湖戊申以揚州刺史始興
王叔陵為王官伯臨盟百官
十一年春正月巳巳周大赦
(周)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賜御食而罷之
二月辛巳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傳位于太子闡是
謂靜帝
冬(周)將韋孝寬拔壽陽梁士彥拔廣陵江北地皆入周

十二年五月乙未周宣帝殂
(周)靜帝尚幼御正劉昉內史鄭譯矯詔以太后父隋
公楊堅受遺輔政以御正中大夫顏之儀為西邊
郡守
堅悉召諸王入朝稍稍誅之
十三年春二月甲子周主禪位于隋己巳隋封周靜
帝為介公
改封周宣帝皇后楊氏為樂平公主
(隋)主盡滅宇文氏
(隋)以太子少保蘇威兼納言尚書奏減賦役務從輕簡
冬十月戊子隋始行新律
(隋)主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令計口出錢
十四年隋開皇元年春正月甲寅宣皇帝殂
乙卯始興王叔陵有罪伏誅　丁巳皇太子即位

卷之二十
陳
長城公
(至德元年)(隋)開皇二年三月隋遷于新都初令民二
十一成丁減役三日每歲十二番為二十日役減
調絹一疋為二丈罷監酒榷
詔求遺書
十一月隋罷諸郡為州
(隋)詔書侍御史柳彧上書隋主請經國大事上自許
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
二年(隋)開皇三年　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
以沈客卿為中書舍人專掌金帛局以陽惠朗為太
市令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中書舍人施文
慶所薦也于是盛修宮室窮極奢侈
三年(隋)開皇四年五月隋初詔縣置義倉
(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戶口得新附一百四十萬餘口
四年(隋)開皇五年冬十月隋以兵部尚書楊尚希為
禮部尚書尚希諫隋主親碎務
(禎明元年)夏廢太子為吳興王立始安王深為太子
秋梁主琮朝于隋隋主遣崔弘度戍江陵梁安平王
巖懼率其民衆奔隋主怒廢梁琮三為莒公
(隋)謀伐陳大作舟艦人請密之隋主曰吾顯行天誅
何密之有使投柹于江
二年冬隋大舉伐陳以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
為行軍元帥八道並出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
八千
三年春隋賀若弼陷京口韓擒虎陷南豫州所向皆
克大都督蕭摩訶與若弼戰于蔣山大敗被擒虎
入建業後主逃入井就獲之遂滅陳
(隋)制五百家為鄉置鄉正一人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隋)詔天下偃武修文兵非禁衛邊防皆停罷悉毀民
間甲杖
隋以駕部侍郎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州俗畏疫公義
輿致病者設榻具藥風俗遂變

卷之二十一
隋史
高祖文皇帝
(開皇十年)冬江南高智慧等攻陷郡縣詔內史令楊
素討平之
十二年右僕射蘇威坐事除名
有司言府藏皆滿增闢左藏院
十四年夏詔行新樂　冬隋詔牛弘等考定雅樂

秋八月關中大旱人飢帝率人據而百姓就食山東
始詔公卿以下各給職田
十五年春幸齊州至泰山壇祀天
仁壽宮成
十六年秋詔決死罪者三奏然後行刑
十七年秋詔諸司得于律外決罰
十八年冬十二月殺右武侯將軍[illegible]
十九年秋左僕射齊國公高熲除名
二十年冬廢太子勇為庶人立晉王廣為太子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改元以日長故也
二年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
三年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
通退教授于河汾之間讚易續詩書正禮樂以六經
門人自遠而至者甚眾
四年夏四月上幸仁壽宮秋七月甲辰上崩
八月二十州總管漢王諒反尚書僕射楊素討平之
冬十月詔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二十二成丁

隋煬帝

大業元年二月詔楊素宇文愷營建東京[illegible]
封德彝營顯仁宮
五月築西苑
二年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秩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
九月置洛口倉
三年正月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請襲冠帶
夏四月甲申始頒大業律
四年民部尚書奏今貌閱人戶是歲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

五年春正月詔天下均田
六年六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
徵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
七年上幸涿郡詔將伐高麗戰士餽運填咽于道苦役者始為群盜
八年正月親伐高麗
三月上臨戎于遼水橋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死之
九年四月駕度遼禮部尚書楊玄感反于黎陽
十一年春正月增秘書省官
三月殺右驍衛大將軍郕公李渾將作監李敏並滅其家以敏名應圖讖且用宇文述之譖也
十二年納言蘇威併子孫三世除名
七月上幸江都宮奉信郎崔民象上表諫不宜巡幸上大怒斬之駕次汜水奉信郎王愛仁以盜賊充斥請還西京又斬之
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江都五月甲子太原留守唐公李淵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起兵東都六月建大將軍府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以世民為燉煌公分將六軍
李建成將兵拔西河郡斬郡丞高德儒
七月淵以元吉為太原留守八月敗宋老生于霍邑
次龍門求助突厥
十一月李淵克京城遥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皇帝大赦改元義寧以淵為大都督中書令大丞相

永嘉朱先生通鑑五代紀年總辨目録卷之四

卷之二十二

後唐

莊宗　晉王　克用

天祐四年三月戊辰皇帝遜位于梁朱全忠
四月甲子梁王即皇帝位戊辰大赦改元開平國號
大梁奉帝為濟陰王遷曹州　乙亥下制削奪李
克用官爵
乙酉梁封兄全昱為廣王
五月戊辰梁詔禮部尚書蘇循及刑部尚書張禕等
十五人並勒致仕起居郎蘇楷亦歸田里
十一月壬寅梁詔赦逃軍鮎文面各聽還鄉里
十二月丁卯晉兵寇潞州
五年正月莊宗晉王克用薨
晉殺内外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軍節度李克寧
五月辛未朔晉敗梁兵于夾城取上黨
晉以周德威為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戊寅淮南部將張顥殺吳王楊渥渥弟隆演立顥伏
誅
六年盧龍節度使劉守光執其兄横海節度守文
七月梁以劉守文為燕王
七年六月匡國節度使長樂忠敬王馮行襲卒梁崇
政院直學士李珽權知匡留後
吳制置使于新淦遣兵戍之
八年梁改元乾化正月丁亥晉敗梁兵于柏鄉
八月甲子燕王守光称帝改元應天　戊子圍涿州刺史
九年正月晉攻燕祁溝關下之
劉知温降晉劉守奇劉去非奔梁

二月梁主至貝州拔棗彊縣不克還貝州
六月戊寅梁郢王朱友珪弒其主晃自立
十年梁郢王友珪改元鳳曆　二月庚寅梁均王友
貞以禁兵殺友珪即帝位于汴復称乾化
十一年南平王高季昌攻蜀夔州不克
十二年二月己丑梁遣王彥章將兵入魏州是夕軍亂
梁賀德倫以魏博二州入晉已王入魏州誅亂首張
彥以其兵五百自衛號帳前軍

卷之二十三

莊宗

天祐十三年九月貝州人殺梁守將張源德以城降
晉已以毛璋為貝州刺史于是梁河北皆入于晉
十四年二月晉新州刺史盧文進程威容軍防禦使
李存矩遂奔契丹
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擊走之
十五年三月壬寅朔蜀主王建殂癸卯太子衍襲称
帝
十六年四月淮南楊隆演即吳王位大赦改元曰武
義用天子禮以徐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封東海
王
十七年四月梁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
度使程全暉來附于晉梁遣劉鄩擊友謙李存審
敗之同州
十八年十月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叛附于契丹其
子都幽處直來附于晉已王因以都代處直
十九年十一月戊寅特進河東監軍張承業卒
同光元年
夏四月己巳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

尊毋晉国夫人為皇太后嫡毋秦国夫人為皇太妃
以天雄節度使掌書記張嚴為工部侍郎租庸使支
度務使孔謙副之
五月辛酉梁人取德勝南城六月及王彥章戰于新
壘敗之八月梁人克澤州
梁段凝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先鋒將康延孝來降九
月戊辰李嗣源及王彥章戰于遞坊敗之
十月丁丑取曹州　戊寅梁主自殺　己卯滅梁
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鄭珏蕭頃等
二年正月敕前朝内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所蓄不
以貴賤並遣詣闕
郭崇韜獻勞軍錢十萬緡
帝分天下財賦為内外府州縣上供皆入外府充經
費方鎮貢獻者入内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
二月癸未立魏国夫人劉氏為皇后
租庸使貸民錢使以賤估償　知汴州劉質上言不
報
五月壬寅以梁教坊使陳俶為景州刺史内園栽接
使儲德源為憲州刺史
三年正月庚子如東京毀即位壇為鞠場　二月己
巳聚鞠于新場
秋七月壬寅太后崩
九月庚子魏王繼岌為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
為招討使以伐蜀　十一月己酉蜀王衍降
以軍儲不足謀于羣臣吏部尚書李琪請除折納紐
配之法

卷之二十四
後唐

明宗

天成元年正月甲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及其三子
于蜀
二月李嗣源反
四月丁亥優人郭從謙弑莊宗
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京兆守張籛斷咸陽浮橋拒
繼岌自殺
出莊宗後宮少者千餘人及蜀中所送宮人任其所
適
殺通王存確雅王存紀
丙午即皇帝位
庚戌賜太原尹張憲死
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温誅官官
選人先遭塗毀文書者令三銓止除詐偽餘復舊規
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汪工部尚書任圜並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圜仍判三司
李紹冲紹欽復姓名為温韜段凝
乙巳敕朕二名不連稱皆無所避
七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豆盧革擬辰州刺史韋説
溆州刺史
二年三月辛會節園羣臣買宴
六月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罷　十月乙未
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
二月
三年五月己未敕聽民造麴秋稅畝收五錢
九月乙未誅温韜段疑
四年夏四月禁鐵錫錢

卷之二十五

後唐
明宗
長興元年 四月戊戌安重誨使河中衙內指揮使遂
其節度從珂壬寅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指
揮使藥彥稠討之 辛亥自通執彥溫殺之
二年二月辛丑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為護國
節度使
三年十月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國家有不懼者五
有深可畏者六優詔獎之
四年八月辛未以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十月敕令邊吏擇買胡馬給券具數以聞
十月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 戊
戌皇帝殂于雍和殿
潞王
清泰元年 二月庚申次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降
愍帝出居于衛州
夏四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百官來迎
丁丑借民房課五月以賞軍
戊寅弒閔帝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八月[illegible]以來[illegible]十八萬
二年三月太常丞史存德上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
請徧加考試
契丹入寇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求益兵運粮
七月盧文紀上言請復延英故事惟聽機要之臣侍
側
卷之二十六
後晉
高祖
天福元年 正月丁未以端明殿學士呂琦為御史中丞
十一月丁酉契丹主冊石敬瑭為大晉皇帝敬瑭是
日即位柳林割幽薊瀛漠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
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三十萬匹
甲子唐太原招討副使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以
降契丹
丁丑潞王歸洛陽己卯晉帝至河陽遣契丹千騎旅
澠池辛巳潞王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 美登樓
是晚帝入洛陽
二年正月戊寅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桑維翰兼樞
密使
六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
辛丑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為端明殿學士
三年二月乙未詔趙百官上封事
三月丁丑敕禁民作銅器
敕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係役
八月戊子兵部尚書王權以不使契丹停官
四年四月甲申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
五年六月李崧奏諸州倉粮于計帳之外所餘頗多
敕倉吏貸死各痛懲之
六年春遣兵北逐吐谷渾破之
十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
唐王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說調兵興役及
他賦斂皆以稅錢為率至今用之
七年六月乙丑帝崩于保昌殿是日與晉丹齊王重
貴即皇帝位
齊王
官自賣鹽斂民食鹽錢如故

天福八年
正月庚午唐主李昇殂謚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
烈祖以子齊王璟嗣位
五月丁亥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
二月庚申百官表請聽樂詔不許
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滄州己卯寇貝州
二年十二月丁亥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行開封尹
三年十二月張彦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維翰易州
刺史郭璘死之
易州降于契丹刺史郭璘死之
二年秋唐人拔建州虜王延政福州將李孺贇泉州
將留從効皆降于唐

卷之二十七
後漢
高祖
二月辛未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即皇
帝位稱天福十二年
四月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卒于欒城
六月甲子帝至大梁戊辰大赦復以汴州爲東京國
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予未忍忘晉也
六月甲寅契丹蕭翰以兵圍張礪礪卒
敕盜賊無問贓多少皆抵死四鄰及同保皆處斬
乾祐元年二月丁丑皇子周王承祐即皇帝位是爲
隱帝　殺杜重威
四月壬午以樞密使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
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爲樞密
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
漢隱帝
乾祐二年八月郭威班師過洛陽以頭子命保義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白文珂代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
三年十一月殺楊邠王章又侍衛將軍史弘肇夷其
族
十二月甲午朔郭威北伐契丹軍于渭州癸丑將士
擁威南旋　己未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庚申以
郭威監国
郭威反

卷之二十八
後周
太祖　郭威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誥授監国符寶是
日即皇帝位国號曰周改元大赦　詔禁倉庫收
斗耗罷進羨餘犯竊盗及姦者並依天福以前刑
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
秋馬希萼與弟希崇爭国唐將邊鎬虜希萼之遂滅湖
南
二年五月庚申東征乙亥克兗州
六月乙酉朔帝如曲阜謁孔子祠
九月庚午禁北邊侵掠契丹
辛亥禁民越訴不能書者聽執素紙
十一月癸酉敕民間所輸牛皮十分減二計田十頃
稅取一皮
顯德元年春帝祀圜丘大赦改元
庚寅帝殂于滋德殿乙未宣遺制　丙申晉王即皇
帝位
廣順三年正月罷户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

鹽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
戶部增三萬餘戶
始築圜丘社稷壇作太廟于太梁
己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
伏誅
四月乙卯葬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于嵩陵廟號太
祖
庚申大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
五月庚午至自太原
始簡練諸軍進驍勇斥羸老士卒盡精所向皆克

世宗

五月丙申復置永安軍于府州以府防禦使折德扆
為節度使
顯德二年四月敕翰林學士近臣等以下二十人著
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比部郎中
王朴所對上嘉納之
毀寺院非敕額者禁民親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度
九月丙寅頒銅禁
六月壬戌以樞密院承旨張美為右領軍大將軍點
檢三司事
十一月朔命李穀伐唐
二月詔王彥超韓通將兵夫浚胡盧河
三年李穀攻壽春不克退保正陽
二月壬午景使其臣鍾漢來奉表
丙戌取揚州　辛丑取泰州　三月取光州舒州常
州　四月常泰州復入于唐　五月乙卯上至淮
南　七月揚光舒滁州復入于唐
十一月乙巳殺南唐使者右僕射孫晟

四年春二月己亥南征水軍
三月丁未克壽州辛亥唐清淮軍節度使劉仁贍卒
四月癸丑前許州司馬韓倫免死流沙門島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令坤之父也
五年二月丙申南唐道表獻廬舒蘄黃四州盡江為
界于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
詔文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十一月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為團團置耆三人
十一月丙戌詔諸色課戶俸戶並勒歸州縣其幕職
州縣官並支俸錢及米麥
南唐太傅兼中書令楚公宋齊丘罷歸九華山
六年三月庚申樞密使王朴薨
五月乙巳朔取瀛州甲戌至自雄州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于京
師　戊寅詔報不許
六月癸丑皇帝崩于滋德殿
甲午皇子梁王宗訓即位

永嘉朱先生通鑑五代紀年總辨目錄卷之四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一

蜀漢

昭烈皇帝

章武元年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備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賢家以傳子自漢以來有是言也然以世本推之堯與舜禹固皆黃帝高陽氏之後虞夏殷周皆祖黃帝而祖高陽雖世有先後遠近德有隆顯賤貴其爲一家一姓無疑也由是觀之堯舜之傳舜禹雖不以天下私其子固亦豈以天下而輕諸人哉不以天下私其子故將有以安天下之心不以天下輕諸人固將有以定天下之志神器至貴也天下至大也苟不先求之一家而輕授諸人則是啟之人皆有覬覦僥倖之心矣世無聖人烏能使人之無爭心乎漢有天下四百二十五年傳位授統二十四帝叔季衰弱奸盜紛起昭烈以帝室之胄志復宗社而力未能因吞之篡遂正位號以帝于蜀其爲高帝之裔孝景之孫一家一姓要不可誣也然自帝蜀以來其立國郊天詔民交鄰固皆自以爲漢矣未嘗一日稱蜀也其可不系正統乎陳壽媚晉黨魏進魏於紀而儕備禪於列傳不正其國名謂漢而特地之以蜀是已非史氏之法司馬文正公之修通鑑也正其爲漢矣獨以其族疏遠不能紀其世數遂比之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不使得繼正統而特帝魏於本紀亦豈大公至正之論哉夫光武以長沙定王之後誅莽而起南陽昭烈以中山靖王之後欲誅魏而起巴蜀事正相類其不得爲近屬固同若昭烈世次不記特作史之日蜀之文獻殘滅不存耳以成敗存亡而爲去取非大公至公之論也若夫劉裕之業宋也繼司馬晉李昪之國南唐也嗣徐[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實以爲吳唐後雖欲聯絡以[illegible]何乎今漢祚方移昭烈已立立國四紀討賊不怠於世則相接於義則有關於名號則正於史法則順而陳氏司馬氏獨黜之謂何竊嘗譬之大宗之無後得遠族而繼其世猶賢於血祀之絕滅有千金之產不能守得宗黨之能者畀欽而保藏之猶勝僕隸之肆攘劫也丕以建安二十五年篡漢而明年昭烈即位是漢祠未嘗亡後七以炎興元年降魏明年至洛陽又明年而晉代魏是魏雖傳世三四固未嘗能絕漢統也以昭烈而繼孝獻以晉武而繼後主則正統定而史法舉矣昔習鑿齒作漢晉陽秋黜魏而不之紀余蓋有取焉故余記漢事黜魏不紀特以昭烈後主爲正庶幾先儒之志云

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高皇帝以下

帝之國成都也許靖爲蜀郡太守謀踰城降帝以是薄之不用法正曰靖有虛譽而無其實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帝由是禮而用之以慰眾望可也今乃與統緒妙選賢能乃以素所見薄之人使處端揆以爲諸葛公之副豈式商容斬丁公封卓茂之意哉

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

五月辛巳立皇后吳氏立子禪爲皇太子六月立皇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

帳下將張達殺車騎將軍張飛

將有五仁足以懷敵而使人不忍校信足以孚敵使人不忍欺智足以謀敵使人不敢侮威足以讋敵使人不敢犯施恩布惠而遠人懷附授鉞鑿閫而敵國自伏上也禮道術之士而爲之師閱英傑之士而爲之佐羅智謀之士而使之關虛己而受命焉而敵不敢當次也臨士卒如父母惟恐其失所愛士卒如肌膚惟恐其瘡痍甘苦與同好惡與通而無[illegible]之[illegible]則人爲之致死而天下莫禦

又次也料敵如神出奇無窮決機瞬息人莫能支千變萬化人不能窺是以攻無堅城戰無銳師者是之謂智將是又其次也至於撫劒奪稍褰旗援枹先登陷陣所向披靡雖有賁育之力尋邑之衆莫之能亢者是之謂勇將人斯爲下矣若關羽張飛之人品其猶在四五之間乎羽飛以驍雄剛烈之氣從昭烈於顛沛離落之中寢則同床恩若兄弟稠人廣衆侍立終日不以曹公厚遇而忘故主不以嚴顏抗拒而肆誅殺謂非賢有德不可然羽剋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故致傅士仁糜芳懼而降敵以敗垂成之功飛暴而無恩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故致張達危疑　而生變雖懷宏遠之略　稱萬人之敵而終無補於漢者由不學之故也大學之教曰所惡於下無以事上所惡於上無以使下使羽飛知絜矩之道則其遇士大夫也敬而有禮其遇士卒也愛而有恩奚至偏於其一以至敗亡哉

秋七月帝帥諸軍伐孫權破權將李異於巫軍次秭歸　武陵五溪蠻夷遣使請兵

昭烈之伐吳也其說有二荊州之地不復則無以取中原關羽之仇不報則無以使羣下是以憤激不顧剛決必行雖有羣臣之諫孫權之悔罪請和終莫之止也善乎趙雲之言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立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可謂深切著明知天下大體矣以昭烈之明曾不之聽而諸葛武侯之賢曾不及是何耶諸侯之罪莫大於黨惡故春秋討賊之法必先治其黨若權之躡關羽正所以黨魏而其所以奪荊州乃誠所以敗漢也昭烈之必行武侯之不諫豈亦以服吳遂可以治魏能得荊州遂可以興漢乎志大而業不就師出而功不成蓋有天道行乎其間豈人謀之過哉武侯表後主有曰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漢事將成也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此難可逆見夫丕之帝久矣顧豈關於此役成敗而武侯云是直以是行可以治魏耳以昭烈之能而敗於陸遜以武侯之賢而致飲恨於法正之不存非人也天也

秋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使太常邢貞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天下必然之理也爲國而無是臣則不可立國爲臣而無是心則不可以爲人善觀國之盛衰者以此而已孫氏之起江東非有王命其竊據而雄峙也初無以異乎盜賊今蜀兵在郊國勢岌岌方卑辭厚禮遣使稱藩以求援于魏魏人封之王爵加之九錫且歛兵撤戍使吳得專心禦蜀無牽制之憂其在人情固假是爲重以紓旦夕用爲寵光以焜燿遠近也然魏使入門一下車張昭遽叱之一與權盟秋中郎將徐盛至忿憤流涕顧語同列以不能并許洛呑巴蜀爲恨慷慨悲哽聞者感動臣下憂國愛君之氣不忍其屈辱至此國安得而不興乎以漢魏之彊終不能以加吳以吳之孤立終不至折入於魏與漢鼎峙而立傳世獨久者其以此也夫

章武二年春正月丙寅日有食之　二月帝進兵夷道猇亭

六月爲吳將陸遜所敗將軍馮習張

秋八月收兵還白馬司徒許靖卒　九月魏曹休伐吳

吳改元黃武臨江拒守

冬十月詔丞相營南北郊於成都

十二月吳太中大夫來聘

太中大夫宗瑋聘于吳　漢嘉太守黃元叛

後主

建興元年春二月丞相亮至永安　三月黃元叛臨邛將軍
陳曶討元平之　四月癸巳帝崩于永安宮年六十三謚曰昭烈

成王之顧命也以洪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勸諸公卿其所
戒敕康王惟無冒貢于非幾一語而已何其簡哉夫幾者
事之微心之所形見也事不謹其微心不謹於未發則其
流邪僻而產禍亂有不可勝救矣舜之所以兢兢業業安
厥止而敕天命者以是為要帝王授受之心法無大乎是
也昭烈末命以安國定事屬之丞相所告敕嗣君不過畏
相與學賢德服人為善勿為惡數語它固弗及也且曰勿
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小善而不為此舜成王之家法而昭
烈顧得之以傳其子豈不盛哉或曰昭烈武侯之治漢用
帝王法度至其教子則雜以六韜商君之書而武侯所
以教太子者亦不過六韜管子申韓豈其術至是而猶少
貶耶余曰不然古人之教其子與大臣之告其君皆相其
質之優劣而為其術之先後補其偏而救其闕矯其過而
掖其不及是以能善苟為不然則以術數而教景帝終以
虧寬厚之德教成帝以論語禮服祇以益其優柔耳禮記
具聖賢法度漢書備祖宗典則六韜知兵家奇正管商申
韓明治國智數使後世復孰乎是擇善而力行之庶其可
補歟

承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　五月太
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

國君繼體踰年改元禮也章武三年五月華稱建興考之
大義體理為違陳壽固嘗論之矣延入翼室宅宗為天下主書
紀以為法魯昭公十二月乙未薨于乾侯明年六月癸亥
喪至于魯戊辰公子宋即位魯踰年無君春秋書以為譏
今昭烈以四月崩五月梓宮還成都禪始即位無乃非春
秋之義乎竊嘗論之大位姦之伺也大喪邪之窺也先君
不得正終于路寢嗣君不得正位乎柩前尤國之大變也
昭烈創業未久征吳而崩于外嗣子方監國丞相方承末
命不俟喪至而先即位固無以少見人子不得已之心強
敵在境蠢賊內訌國勢未張民志弗定即位而不改元又
將何以一天下之心新天下之視聽哉緩於即位而亟於
改元正權事之宜制姦邪窺伺之本固不當以平世論又
不當以制於彊臣而不得遑者比也諸葛公處此其斟酌
紬繹之審矣頓安得以是為疵

封丞相亮為武都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皆決於亮

人之見識各有齊量其謀畫不能皆善其聰明智慮不能
皆盡也雖有至聖聰明之德未有不資人以自輔者以舜
之聖雖合羣賢以自佐而禹皋陶之賢亦必俞吁以相切
磋成王之賢雖賴羣公以自翊而周公之聖亦必受人之微
言以為啓迪君與相一體其所求乎下而頓受箴諫者同
是一律也自漢以來議論文墨之士專以納諫為人主盛
德至於輔相則反以謝賓客用己見為賢豈不失哉孔明相
漢之法獨以集衆慮廣忠益為本前交州平屢聞得失後
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必盡後從事於禕
度數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與此四子終始好合
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董幼宰參事七年事有不至至
于十反其自叙聽納如此至發教羣下猶有人心苦不能
盡之疑夫孔明才蓋四海身居端揆而顧一國其虛心無我好
謀能聽一至乎是天下之士苟有寸長片善單見淺聞孰
不樂告而盡善乎天下之士各罄其所有盡言而樂告之
以是而施設廢置則過誤悔吝之失後時陵節之患固應
絕少矣非山之敗孔明自不諱悔也盡布所失於海內且下教
曰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箴吾之闕則事可定賊

可滅功可蹻足而待矣夫治國不以政理爲能而以求言爲善討賊不以機權爲急而以攻己闕爲先此聖賢之堂閫禹周公之存心也推是以往天假之年賊其有不平王道其有不興禮樂其有不作乎

益州郡耆帥雍闓逐太守張裔殺太子正昂附吳　牂柯太守朱襃越巂夷王高定皆叛　立皇后張氏　冬十月尚書鄧艾如吳　魏司徒華歆等致書丞相亮亮作正議

立國有一定之規故雖僨而必興治敵有一定之策故雖弱而必振六國之折於秦者以其乍縱乍橫心意不咸也漢之所以困於匈奴者以其乍和乍戰規畫不定也蜀漢之起志在合吳滅魏矣然吳旣違盟而復求好志猶未固也吳叛漢而臣於魏魏猶謂漢可使如吳也自鄧艾之聘于吳由是吳始合於漢自華歆等致書于亮使舉國稱藩亮不之報而作正議以諭意魏始不敢以虛辭蔓說恐喝乎漢矣夫據道討賊不在衆寡黃帝整卒數萬以制四方光武奮贏卒數千摧莽百萬此亮之素志一定之策所以立國而臨敵也然其數十年間以一隅之地策疲散之卒用貧匱之民奉昏庸之主對強狡之敵兵破而復合勢弛而復張鈇鉞朽鈍而心不懾財用殫困而氣不衰寧以是亡國而不肯一日自下於敵亮沒而蔣琬繼之琬死而姜維繼之歷年四十事猶一朝傳將三四心若一人綘雖無成要其立國治敵之方豈可泯歿哉使不由是道玩歲愒日而不自立畏威懾大而速求下則啣璧輿櫬以降魏師不俟鄧艾鍾會之來矣

建興二年吳使張溫來聘　尚書郎鄧艾如吳　八月魏伐吳徐盛爲疑城　八月魏主臨江而還　冬十一月晦戊申日有食之

建興三年春丞相亮率衆討南夷　七月斬雍闓高定　益州牂柯永昌越巂四郡皆平

懷遠畧者不急近利務大功者不顧小辱晉文之入也雖諸侯陸梁而未之治教民七年而後成城濮之捷悼公之霸也雖楚爭鄭而不之校息民五年而後爲蕭魚之會越王之敗也雖會稽卑辱而不之恥訓富其民二十年而後爲滅吳之舉使規近利而傾小辱安能成是遠且大者哉夫雍闓高定不哀漢之喪而伐其守臣據其郡以歸于敵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諸葛孔明不以是爲辱而求近利閉關息民務農殖穀三年而後用之一出而定南夷平四郡斬雍闓高定得其渠帥七縱而七擒之使之心服而不叛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裕軍國之用又二年而遂反魏其詳審不輕發韜晦不妄用所以幾成功業也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武侯其有焉

九月魏主伐吳至廣陵十月還許昌

文帝在位七年三舉伐吳其二皆親行獨一遣將耳其遣將也五軍並發三道俱進然曹仁敗於濡須曹眞卻於江陵夏侯尚屯於渚中斂軍速退僅免覆溺帝之始出也時江水盛長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然龍舟飄蕩隔在南岸國幾有不測之禍其再出也見波濤洶湧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然歸舟膠於蕪湖副車獲於徑路又幾有不測之禍自赤壁至此四舉而四無成則北之不能駕南之効大畧可覩矣使吳之所以自守不可以小忿而弃同盟顯志協力以圖漢賊亦奚至於屈節以稱藩詭辭以質子厚幣以入貢反以誑妄而致召兵乎然千里長江與魏共之不知所以自固之策而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求以威敵其倉惶無策亦足見云

建興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　夏五月丁巳魏王丕殂　太子叡即皇帝位　六月戊寅葬魏文帝

懲前世而变法不若以身而自懲禁後世而使之守法不若以身而自守知其弊而懲之非不善也吾身之不能懲則徒法而無益恐其変而預禁之非不善也吾身之不能守則徒法而無補故身者法之原法者身之流委也身不能然而力於立法法之詳盡而身之闕失雖使周孔執議皐夔敷繹而行之豈能悠久而無変也哉文帝開魏親睹漢氏之失欲矯去而世傳之以漢室之亡激於宦者之顓恣也於是選名士爲侍中常侍令宦者之官不得過諸令署恐其不信又爲之金策以藏石室見漢氏之衰由母后之聽政后族之盗權也於是令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不得輔政封侯恐其不用又詔後世而盟之天下見漢氏之亂陵墓多致夷毀也於是爲終制皆以瓦器毋藏金玉恐其不遵又藏之宗廟而副在秘書以災異而劾三公漢之失也至是而詔勿劾以限年而爲選舉漢之失也於是而詔勿限其所以懲前世者固無所不至其所以防後世而使之守者固無所不寘其力也然國祚之延不能及漢之十一而明帝以来諸𧶠並作不一二傳大盜攘之其所以懲禁之法終無一可用者是豈特法之過歟中庸曰爲政以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以文帝之爲子則不免以強悲飾詐而欺乎父以爲兄則不免以宿怨藏怒而加乎弟以爲夫則不免以色衰愛弛而虐其配以私隙而誅丁儀以宿憾而殺麗勛則非所以令乎臣大饗於衰絰之中求珠玉於即位之始則非所以示乎民三綱九經一切紊汨而欲以一切之法防後世而弭其亂宜乎其不能也

建興五年春正月魏改元太和　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　上疏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

古人建國設官幹統一而名位殊職分別而脉絡通聯事合治雖出一軌至真厥攸司截然而不相紊班任庀職雖各以其官至其成天下之務則混然而無間斷禹曰予　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賛賛襄哉此職之所以殊也至弼諧舜德則同出于一召公曰予以雝民友民百君子保受王威命明德周公曰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此職之所以殊也至左右成王則同出于一未有紛揉無別而能成事亦未有睽絶不相關遂能成功也自漢以来能知是理以立國者獨孔明而已觀孔明之表先主令以宮中之事咨攸之褘允以營中之事咨向寵以攘除姦凶恢復漢室爲已之職以斟酌損益進尽忠言爲攸之褘允之任是内外統隷職任重輕名位未嘗不異也至言宮中府中俱爲一幹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苟討賊不効則治已之罪以告先帝責攸之褘允等之慢以彰其咎其脉絡統幹又曷嘗有差外哉

建興六年春正月魏司馬懿拔新城斬孟達執中儀歸于洛陽丞相亮出祈山擊魏天水南安定皆降　前鋒馬謖與魏將李郃戰敗于街亭亮退還漢中誅馬謖

孔明北伐用馬謖而不用魏延遂至敗衄世以不知人疵之且謂知正而不知奇非用兵之善也切嘗致之孔明是行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以據箕谷自帥大軍以攻祁山要非不知奇正者至魏延請出褒中以襲長安棄之不用雖一時辭却之語以爲不如安從坦道十全無虞實亦以延矜愎自用驍勇無守難以獨將耳雖馬謖言過其實如攻心之戰等語斷非孫吳方畧所能跂及用謖而不用延孔明之心豈將所以服南中之法以服天下乎街亭失律固有天數運乎其中非獨用謖之過也在師之象有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延雖勇猛過人自以用已不尽每形歎恨於孔明無恙之時不從退軍節度謀

變於孔明方死之日擁兵據險自相攻滅是豈有毫髮念國愛君之志乎使行其策能縛夏侯楙而取關中雖亮尚存其能使之終遵要束乎果可使遵要束而無後患則孔明是役一出而遂敗北會于潼關之謀殆亦虛語耳孤軍遠出而大兵不繼是使士卒送死于魏非策之善也天果祚漢以孔明為帥凡將佐裨校皆存心如謖而用軍律豈惟三郡遂降關中饗應雲霓時雨之望固足以慰遠迩簞食壺漿之迎盡將以傾四海矣用是二者而議孔明其誠所謂以成敗而論人也哉

亮上疏請自貶三等帝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

因病而知養生雖庸人可以為仙因過而知進德雖中人可以為聖因敗而知修政雖弱國可以興王物理固然無足置恠盛矣孔明之補敗也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自貶三等布所失於境內使有忠慮者勤攻其闕戒兵將明罰思過校通變之道厲兵講武以為後圖不以親愛而恕馬謖至流涕而行戮不以欽兵而嘉趙雲亦貶爵以懲敗不以餘絹而賞債軍至藏入以須後賜政平而法令公志一而號令肅以是而誅討罪叛雖橫行四海可也豈徒民忘其敗哉

吳鄱陽太守周魴為叛誘魏將曹休　九月曹休率諸軍至皖吳將陸遜大破之夾石　十二月亮帥兵出散關圍陳倉斬魏王雙

建興七年攻武都陰平二郡平之以歸復策亮為丞相

校成敗籌強弱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者用兵之常也至迫於義而動寧死而不敢借則成敗有不足論迫於勢而起寧危而不敢安則強弱有不足言遇父兄之讎雖血軀碎首力鬬而不恤猛虎臨其後至踰崖涉險疾避而不自止者是豈可以常情論哉觀孔明所表後主六未解之詞非不知力弱敵强未必成事然敗衂於春藥傷而未愈治兵於冬畏劃而復戰者正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可偏安也故曰伐賊亦亡與其坐亡孰若伐之此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者之事非管晏孫吳之法也然一出而斬王双平二郡強弱成敗亦豈有常哉

夏四月丙辰吳王孫權即皇帝位改元黃龍遣使來告　衛尉陳震如吳吳王與盟約中分天下

魏之帝也以其盜漢吳之帝也以其叛魏自蜀而論魏則扼父兄之吭而據其室吳則乘隙而行盜也魏則禦人于國門之內而越其貨吳則穴坏而為利也繩之以先王之法皆所當誅而不赦治之以司寇之刑固當原情而為等差蜀之急魏而緩吳愧吳以讎魏者非特應權通變之道蓋亦量事審勢之序也蜀自昭烈屢講好於吳而約伐魏或者以為資其掎角之助要實不然吳之保江自守意望已定上岸擊賊固自無心蜀能克魏亦非吳之素願也鼎足並立使彼此無以相上尚得以自安江滸實其夙心耳終權之世蜀雖屢舉吳終無一旅之助以孔明之智迄屈己卑辭與相結納者但欲專力事魏免留東戍亦欲困魏使分兵備吳河南之衆不得盡西耳界函關之盟雖與割鴻溝之約相類使孔明果克曹氏而平關洛吳師未嘗出門豈能端坐取分乎鄧芝謂并魏之後戰爭方始固誠不欺之語然奉幣而歡二國乃為是言以相告非使事之指也

六月戊申魏主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

曹嵩為宦官曹騰養子莫能審其生出本末而世語瞞傳皆以嵩為夏侯氏之子操與夏侯元遜為從父兄弟陳壽魏書亦傳曹仁曹休於兩夏之間操之王魏丕之盜漢雖追尊嵩而不敢及騰重宗姓也至叡嗣位併騰而追帝之失生民之義矣春秋之法深惡以異姓為後者以其亂嫡統絕

宗祀瀆婚姻也儒者論秦晉之事猶以始皇爲不韋之子
欲變嬴而爲呂以元帝爲牛金之子欲削司馬氏而氏牛
夫羊氏先幸於不韋有身而歸昭襄不彌月而生政固不
逃後世之議若牛金之事則曖昧而無證猥褻而不可攷
以是而變國姓殆於無稽矣至於宦官之無子養子之非
其子嵩操之非曹氏不俟智者而後始知也至明帝以騰
爲祖獨不與明辨何耶夫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
姓則卜之同宗族繫姓氏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天下之大
義也元遜之子懋於操則從叔父而操之女清河則楙之
再從兄弟也以楙而配清河不傾乎宗姓之實則是壞人
紀而悖天倫也一時可以欺天下之公議後世之史筆其
可隱沒乎

九月吳王遷都建業留太子登及尚書九官於武昌　十二月
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成於沔陽築樂城於城固

建興八年春吳王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
夷洲亶洲欲俘其民以益衆　六月魏大司馬曹真自子午
谷寇漢中丞相亮次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
赴漢中九月魏師還

孔明自謂才弱曹操昭烈謂孔明之才十倍曹丕以操之強
再駕漢中而不能克以丕之盛終身不敢議蜀也今傳之
溪侈之叡輔以窺覦之懿當孔明數十年經理之功曹真
乃欲數道并舉而以圖蜀不亦妄乎魏之君臣大豈不知
蜀守禦之固非可以猝化孔明節制之師非曹真等輩所
可遽舉也而其不傾得失冒昧一行特欲外示威武震壓
天下耳然兵行未遠兵刃不交陳羣華歆楊阜王肅之流
聯疏而爭入谷之道未戌班師之詔已下由是觀之則魏
畏蜀之形可見蜀能取魏之實可卜矣

十二月吳王攻魏合肥城不克而還

建興九年春丞相亮使李平以中都護署府事亮將兵圍祁
山擊敗司馬懿　六月亮以糧盡退軍與張郃戰於木門殺之

世之論者以司馬諸葛不及一戰以決勝負爲恨然以史
考之則是役也懿以郭淮費曜徼亮而敗於上邽以張郃
追亮而死於木門懿自按圍城中道以向亮而乃大敗於
魏廷高翔吳班之三將喪甲首三千元鎧五千懿還保營
亮曾不與交綏也時亮垂兵遠出粮餽不繼懿以銳師大
衆秉氣而扞禦之猶狼狽如許況亮五丈原之出恩信行
於中原威畧震乎遠邇屯田積糧軍旅雜於居民而莫之
間使不死數月懿其能與戰而遂取勝乎故懿非亮之敵
謂不及一戰以決勝負者必非先儒之語也

都護李平免官徙梓潼郡以其子豐爲中郎將參軍事

鯀之殛也禹興蔡叔之囚也而其子爲卿士此聖人之事
舜周公之用心也孔明之變詐廢李平而用其子以參軍
事其舉措取捨至公無我與古人奚異哉夫平與亮同受
遺詔在永安則守留鑰每出軍則知後事其至心相與契
分深厚要非他人所能及也一以反覆傾詐遂貶黜之
遠郡不以故恩爲懷其子可委任輔佐即同參軍事不以
私怨爲嫌非盛德誰能若是乎宜亮之卒平爲之感慟以
至隕身也

吳中郎將孫布詐降魏誘揚州刺史王陵破其督將
建興十年吳王改元嘉禾　魏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
軍自海道襲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公孫淵豫斬擊吳使周
賀於成山而還　吳將陸遜攻魏廬江不克
建興十一年春正月魏改元青龍　公孫淵遣使稱臣於吳
吳遣太常張彌將兵浮海封淵燕王淵斬彌等首送魏　吳
王擊魏新城不克　南夷郡豪帥劉冑叛將軍馬忠討平之
張翼爲降督綏南中郎將以持法嚴峻遂致夷叛翼方槩

兵討冑勝負未決亮以翼不稱職拔馬忠於參軍而使代之人之常情鮮不伐己之功而生怨懟忌後人有成而求沮敗也翼不以黜退之故廢公家之務以代人未至方臨戰場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績而遂破冑其躬國奉公盡己忘物之節可爲人臣矩式矣孔明由是而信用之善用人也夫

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斜谷邸閣教兵講武三年而後用之

建興十二年春二月亮悉師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三月庚寅建安黃帝崩于魏魏主素服發喪謚曰孝獻皇帝葬于禪陵諸葛亮至郿軍渭南魏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屯五丈原

亮營五丈原司馬懿幸之以爲諸將無復事矣先儒謂非此地不可據兵自高來可勝也英雄欺人僞言以安三軍耳切嘗論之巧詐之兵與節制之兵本自不同以巧詐而論節制無往而非鈍拙迂闊也夫巧詐之兵以趨利爲本故先務速勝必據乎便地以求決勝節制之兵以持重爲本故先務自固必據乎重地以求不可敗自章武以來漢兵蓋嘗四出矣非以衆寡不敵或至失律則以餽餉不給而致振旅渭上之師懿以大兵臨之雖亮息民講武三年而後用之詎敢自謂以旬月之近遂能集事哉作木牛流馬以便轉輸治斜谷邸閣以厚積貯向也勸農於黃沙今也雜耕於渭濱固未嘗不爲久駐之基也以高臨下則虜在吾目飛鳥不能以形遁以高制下則敵不能加固將安坐以成功即五丈原而立營屯亮之志見矣安俟必出武功依山而東哉亮欲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陽絕隴道搖蕩民夷郭淮頗以爲憂　說懿去亮而據北原懿與相持數月之內縮怯畏避不敢一出寧受巾幗之辱而不敢少外杖節之制無他計畫獨以孔明食少事繁將死爲幸安在其所據非地而無能爲哉以此推懿之心其爲僞言以安三軍無疑也

五月吳王圍魏新城遣陸遜諸葛瑾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成向廣陵淮陽秋七月魏主東率水軍至壽春吳師遂還

自漢吳盟歃以來吳期二三連不克果同時伐魏獨此役焉耳漢雖悉兵南下吳主入居巢向合肥不過十万人入江而向江夏沔口入淮而向廣陵淮陰者不過四師行不踰數舍兵出不及兩月未嘗結壘置柵爲久駐之計又未嘗合刃交綏爲勝負之決特見疑兵望塵引退乃以全力伐山越而討羣蠻安在其能翼漢困魏也哉吳之觀望而不爲有形而無情於是可見矣延熙閒齊王芳主魏蔣琬相漢零陵太守商札說孫權曰今天棄曹氏幼童莅事宜悉荊陽之衆以伐魏西命益州軍于隴西諸葛瑾朱然大衆直指襄陽陸遜朱豆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務擊蜀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掎角並進民必內應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時孫權老矣終不能用使權能行其策於吳而琬之所以用蜀者非孔明比也頗亦安能成功哉然札之所論於吳與孔明所以告漢者意蓋相合當孔明無恙之日漢兵五出矣獨此役焉應之猶不免於輕舉易退而孔明乃亦以是歲下世此魏人所以嘻笑苟安歟

八月丞相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司馬懿追之儀反旆鳴鼓懿斂兵退

兵無強弱關成敗廢興之本者有四法制地利不與焉非有道之主不足以致勝一也非有材之將不足以致勝二也非民心之歸附則不能以爲勝三也非天意之眷顧則

不足以成功四也四者而或一闕焉固將不能以有成漢
廢而魏幸存其果皆天運者乎以君德論之後主固庸也
然自建興以前丞相猶用事之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
崇菲薄以益國用勸農務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參其
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蓋猶未有爽德也若夫明帝窮土
木之役以蹶秦漢之侈極游觀之娛以快耳目之欲後宮
數千采擇未已工役百萬誅殺不常其將何以少勝後主
哉以將材論之孔明之用師也堅重而安靜安靜則易動
堅重則易以進退其止也如山其進退也如風加之號令
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蓋自方虎以來未之或見也而司馬
仲達乃以險賊篡盜之心而敵元忠以詭譎僥倖之兵而
當節制獨為堅忍不校之形而自蓋其怯縮不敢當之實
雖閉壘堅壁足少安於請戰之日然反兵鳴旆猶不免
膽落於退軍之後其將何以終禦孔明哉以民心論之
則孔明信義固結天下響應之衆所至如歸去者感悅而
願留住者憤勇而致死不特祁山一役也魏方事役勞苦
男女怨曠弃稼穡之壞以養麋鹿奪士民之妻以配軍士
又將何以霸天下哉上而君德既得失之相遠下而民
心又怨慕之不同使天少祐漢孔明尚存遲之歲頃因消
償之師傳檄而合夷隴杖箠而下關洛秦雍河岱之間其
不檜僕而　魏弃孔明而從仲達必矣屯田之功未成中
營之星先隕魏曆得以少延與午得以篡盜蓋實有天數云

葬忠武侯諸葛亮于漢中

孔明在南陽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陳壽輯次其
遺文而備論之以為英霸之器管蕭之亞匹信乎余曰
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疇也管樂之比特主乎撥亂繼絕
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若陳壽考奚足以知孔明哉切嘗論
之孔明之於伊尹志同而迹一所遇雖異處心畧同雖聖
賢之稟不同其為王者之佐則一要未可以差殊觀也夫
躬耕有莘而樂堯舜躬耕南陽而吟梁父同一隱晦也聘
幣三往而後起枉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澤
則有納溝之恥上德不純則有撻市之愧以遺民在虎狼
之吻為一己之罪以漢室進與復之効為一己之責同是
自任也然古今常理自任者易而難使人之皆任自信者
易而難使人之皆無疑伊尹往來湯桀之間二國不以為
間就桀而復伐之天下不以為逆相太甲而復放之復太
甲而終相之天下不以為專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不
以為二也勸昭烈取劉琮而昭烈不從輔昭烈伐劉璋而
迄取之後世不以為貪也昭烈末命令輔後主且曰苟不
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以為嫌其專國政一十二年後主
不以為偪行刑峻厲雖同列至愛而不之怨上下不以為
虐盡民之力而以攻敵雖敗衂匱乏而不之止內外不以
為怨果何修而得此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
道也非其義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方
孔明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不求
聞達頗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為天下大義撥
亂繼絕耳夫人之汲汲孳孳自壯至老自旦達暮者小則
為溫飽自適次則為妻子充足又次則為聲稱華美而已
孔明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躬覽之所養不至數升隨
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娶婦沔南不以貲
色計也傳兵谷中即使其子與諸將子弟同其勞辱都將
相三十餘年身沒之日內無餘帛外無贏財所業子孫不
過向時桑田　讀書不務精熟獨觀大畧為文不驕文采
而過於下寧曾一身一家之不暇計其肯以天下動其心
乎其肯負其主以利其家虐國人以利其身乎伊尹之薨
也葬于亳孔明之薨也葬于漢中其愛君憂國之心死猶

不替固未嘗不同也此豈三歸反坫厚私家之蓄多貫賤貫計垣屋之留者所可同年而語哉

揚儀魏延舉兵相攻儀擊破延殺之半以左將軍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加琬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　中郎將宗預聘吳　吳撫越將軍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丹陽山越　十一月吳潘濬討武陵蠻

建興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　夏四月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後軍師費禕為尚書令　秋七月魏洛陽崇華殿災　八月庚午魏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

建興十四年夏四月帝至湔登觀阪觀汶水之流旬日而還　武都氐王苻健來降其弟將四百戶降魏

建興十五年春三月魏改元景初以是月為孟夏四月從地正也

以斗杓建寅而為歲首非自夏始也蓋自黃帝以來世用之少皞命官也以啓閉分至定職帝堯曆象也以鳥火昴虛授時使非建寅則中氣不定曆紀何自而正哉建子建丑之法意者皆商周建國之初月故遂因之以紀歲事以考廢置以受朝賀耳未必盡更月紀也商雖不可攷然周以一月而會孟津故建子漢以十月至霸上故首亥史記之紀秦亦皆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非固改正也天正地正人正之說蓋三才自然之數曆紀自然之氣地正以建丑者曰以日月初躔星紀也天正以建子者以陽氣初復於黃鍾也其於人正猶止一二月之相先後固猶可言也至於建亥不惟無義是以冬首歲豈天意哉周人之法六官之長以正月之吉垂法于象魏六官之貳則帥其屬正歲而觀之歲終而會計廢置是猶以夏正紀月周正會事也鄭氏以月為周正歲為夏正豈其然乎漢自太初始行夏時固孔子之志百王不能易也明帝用高堂隆之言始用商正以春三月為孟夏四月史記其法曰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烝嘗班令授時中氣早晚皆以正歲建寅為序是亦自知其法之難行遂若此之回互也曾不數年復用寅正商周之法豈可復行乎隆以是年黃龍見山　以為土德之祥遂勸請改曆抑豈不知先是四歲青龍見摩陂曾以改元矣不以是為木德之證而循夏曆乃獨以此而用商曆吾蓋不知其說也

六月皇后張氏薨　十一月壬子冬至魏主始祀圜丘

禘之說嘗攷之經矣雖禘太祖而及文武長發大禘併及契湯故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蓋言以其祖上配所出之祖若四代禘黃帝與嚳之類非以配天也郊之說嘗攷之經矣以冬日至祀天於南郊地上之員丘配以太祖以夏日至祭地於北郊澤中之方丘配以祖妣以季秋宗祀於明堂配於五帝非於丘澤之外復有二郊也天帝之說嘗考之經矣運一氣而主乎上者曰天曰昊天上帝曰皇皇上帝司五行而分主四時者曰五帝曰上帝摠而名之曰天神非於天與五帝之外復有所謂天帝也自鄭康成引讖緯之說而說經變聖經之說以從已故其說太傳也以祖所出為感生帝其說祭法也以禘為員丘祀昊天謂郊為南郊祭上帝謂宗祀為明堂之祭五帝其說周禮也謂祀天為郊祀元天謂禋祀昊天上帝為員丘所祀天皇大帝謂禮天神為北辰以地祇則謂之崑崙謂之神以后土謂土神黎所食者不惟禘郊之義晦昧而難通而天帝地祇之名亦紛雜而不一漢魏儒者信傳注而不信經信讖緯而不信禮故其議祭祀始鄙俚而難行矣是以魏明景元之詔為員丘以祀皇皇帝天配以虞舜為方丘以祭皇后地祇配以伊氏又為天郊以祀皇天之神為地郊以祭皇地之祇為明堂以祀上帝不惟郊丘有二而天

之與地且皆有二三矣原其本初之誤皆出於鄭氏之解經夫郊丘大事也欲興起於禮典廢絕之後固當博采耆儒羣有司之議時王肅在朝所論經禮多不從鄭氏之說不使平章而獨決之高堂隆一言盡用鄭氏不經之說豈不惜哉晉武帝　自以爲王肅外孫始追記肅意并丘澤二至之祀於南北二郊其猶賢也夫

吳撫越將軍丹陽太守諸葛恪盡出山越之民分給諸將

欲強其國者務衆其民欲富其國者務養其衆戶口盛則卒乘有餘民力饒則墾田日倍此古人治國之通法也故越王之報吳也至養胎稚以俟其長壯嫁鰥寡以俟其生育孫權之霸吳也至浮海求亶洲欲俘其民以益衆諸葛恪羅兵討山越終得其民以給兵其用心勞勤蓄計迂遠一至于此今有民而不知養有衆而不知惜使去爲淄黃不賦之室家散爲游手不導之本業怨曠於臧獲失時而不之業夭墮於胎乳賊恩而不之止是自求貧弱而不能竟也烏可久而不圖哉恪之出山越也繕其藩籬而不交鋒蹂其稼穡而不寇掠首降者輙加撫慰敢拘執者特加顯戮此老幼相携悉皆降附歲期人數盡如本規歟

魏詔散騎常侍劉卲作考課法卲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詔下百官議後竟不行

任官而授之職因職而付之事事之治始可謂稱職職之理始可謂能官如是而爲底績故有賞而不能官者反是事之不理也或致於敗事職之不循也或致於廢職於是而績弗成故有譴古昔之所謂考官以是而已又安用法哉考之於經舜考績無法法具於二十二職周之弊羣吏無法法存乎三百六十職使後之君相知乎虞周之意則清心正身以照臨乎上盡公責實以綜核其首固將得賢否於行事廢興之中見功過於職業弛張之際又安用七十二條如劉卲之說二十七最如唐人之制紛擾淟汨徒亂人意哉

十二月魏主命馬懿討公孫淵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一

蜀

後主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爲皇太子珍爲安定王　五月魏司馬懿斬公孫淵平遼東

公孫氏之據遼東自獻帝季年父子相傳至是三世矣淵雖反覆變詐要非魏之叛臣也司馬懿奉魏之命而征伐之雖本末始終筭無遺策使誅其罪人而弔其君庶乎良將矣今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觀雖項羽之暴不過是也奉是而歸之魏魏之享國不復有三十年之久因是以業乎晉晉之有天下不能爲數十年之安戕懷之變皆人所不忍言者天道好還與夫嗜殺人之報於是可攷矣

八月吳改元赤烏　詔丞相琬總帥諸軍屯漢中　十一月魏主寢疾辛巳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宇固辭侍中光祿大夫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曹爽司馬懿甲申宇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令治使齋詔召懿於外

三代盛時人主之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左右攜僕克用吉士自一官一職以上莫不旒綴繩纓以隸六卿固未嘗有中外之別大臣近臣之別也至秦之典乃以其愛習爲人主私人私假其權使與大臣抗末以一公車御府令閹孺之微得摶丞相而戮之廢人主而亡其國其禍固有可永鑒矣漢之興也武帝始置加官使文墨議論之臣越次而侍中得弄筆掉舌以駭外庭元帝優柔不斷使洒掃房闥之隸傳命而主尚書因竊權盜寵以傾賢能光武獨攬權綱使臺閣儒雅之士居中而與大政遂定議承制而控三公自以爲得駕馭之術不知躰統舛離中外痞隔馴致亂禍曾不之覺終與秦事無異也曹魏有國深懲前代之弊而過防之欲使三公之知政以華委任尚書之失不使宦者預事以矯親信中尚書之禍至明帝末年復懲黃初太和疎遠宗室之失特用燕王宇使輔嗣主要非不善也獨以寵信中書監令張放孫資二人之故遂使資放登床執手強帝而爲之詔奪燕王成命而付之曹爽司馬懿使相激而至亡國夫信愛近習之禍流漫至此豈不大可畏哉善乎蔣濟之言曰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使令或能一之況實握事要　在目前候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亦因而聞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罪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覓此宜聖智所宜早聞也其論可謂深切著明矣使明帝早從濟言不使資放得以弄機敗官燕王何至去國曹爽何至專柄司馬懿何至召歸魏亦何至遽亡乎濟之一書雖不獲用於明帝使爲天下者各寫一通寘之座右庶乎近習無能爲祟也

延熙二年春二月丁亥魏立齊王芳爲太子是日魏明帝崩

求諫者帝納諫者王悅諫者霸容諫者僅不求不納不悅不容而且猶有敢諫者其國未底於亡也是以總章衢室之主惟恐有言之不盡訑訑旅獒之世惟恐有聞之不行管仲咎犯之諫未嘗不悅聽於威文之耳雖肥義趙良之正言且猶不至擯棄於趙秦之間逢干未誅則辛癸雖暴猶且無恙狗鼠之訣不至撓一國而盡從之二世豈至遽亡哉合是五者而論之則諫諍之有益於人國也大校若是以魏明之淫侈無度而猶能保國傳後者其以是故歟夫傳祚於僅存之日立國於兩雄鬭爭之中繼嗣未生師旅數起大姦大盜握重兵於外流涎而伺其隙此果何等時而可肆侈極欲淫刑妄舉循始皇漢武之軌轍乎然忘敵國也蔣

濟諫之竭民力也王基諫之誅殺峻急也王肅諫之從容盤鑄銅人也董尋以諫奪士女以配兵士選姿首以充掖庭也張茂以諫耽內寵恣遊獵也則高柔屢諫忽災異而飾遊觀也則高堂隆屢諫至土木之役廢奪農桑陳羣楊阜辛毗衛覬之流又交疏而力爭之雖不求而未嘗絕雖不納而未嘗拒雖不悅而未嘗戮雖或不容猶能忍也史稱其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文辭鄙陋猶省覽無倦此其所以保國欤然孫禮以尚書稱詔而罷役民而帝不責楊阜以少府撻御府吏以問後宮而帝不怒董尋張茂以疏遠上書至為鯁切而帝不誅此又盛德之事宏遠大度非可以淺近論也

三月蔣琬為大司馬

延熙三年春正月魏改元正始　使越巂太守張嶷定越巂郡

史傳終亮之世南人不反然張嶷傳言自亮討高定之後越巂數反見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然嶷之守越巂也縛魏狼以安北徼殺冬逢而　安蘇祁賞閭謀以誅隗渠加勞賜以釋旄牛之謀捕宿惡以復襲祿之仇收六縣以賦鹽鐵繕城郭以還故鄉開故道以便成都在郡十五年種落供職酋長朝貢邦域安穆民夷悅慕惟張嶷撫夷蠻之術可嘉而孔明久任邊守之効亦可師法也

延熙四年夏四月吳遣將軍全琮畧淮南與魏將王淩戰于芍陂中郎將秦晃戰使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祖中　五月魏大傅司馬懿救樊六月吳軍還

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咨論事計至冬還

延熙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率偏軍自漢中還住涪

三月吳王遣將軍聶友將兵三萬擊珠厓儋耳

延熙六年春吳諸葛恪襲魏六安冬十月蔣琬自漢中還住涪疾益甚以漢中太守王平為前監軍　鎮北大將軍督漢中

天下之大勢固有輕重而昔人圖天下之術未嘗無先後緩急也先其所甚重而後其所甚輕急其所當先緩其所可後雖屢跌瀕危而不之改是以事濟而功舉者昔高帝之應楚先由秦關光武之平群盜先定洛陽非忘天下也譬與人鬬而捽其身先制其心脊則四肢可使俱廢與人爭而據其室先處其堂奧則四隅可以無夏矣故關中者天下之心脊而洛陽在天下乃其堂奧也捨二者而不取雖得天下十分之八固將根本無地矣　昭烈武侯一相契合其大計大策固亦欲由荊而向宛洛由益而向秦川是誠天下之大勢也哉他日樊城之師棄吳越而謀許下祁山散關斜谷之兵終不後關中而指隴西若行初志也方昭烈始得蜀孫權使求荊州昭烈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尽以荊州相與耳非不知涼州之可圖也然馬超涼州之豪傑其去張魯而歸蜀固用之以為涼牧矣使假之兵甲北收黨與而復冀城功固可成也而昭烈終身迄不是圖孔明他日之兵每議南中者以未得關洛雖得涼州無補耳方昭烈平蜀命孟達自秭歸取房陵使劉封下沔水以統達軍同取上庸申耽以城降遂以耽守上庸而以其弟儀守西城非不知魏興上庸之為重也及襄陽之役關羽呼達為助而達不行遂與耽儀降魏合上庸西城房陵三郡而并守之武侯獨致書以序舊好達數相交通辭欲叛魏及司馬懿征之武侯雖出兵而不之救者以荊州既失雖得上庸無補也夫力足以取涼州而不之取智足以得上庸魏興而不之應獨鞠躬盡瘁從事於所難集之秦川則英雄圖天下之畫亦可少察矣今琬嗣武侯相漢曾不深察天

下之勢守前人一定之畫謂秦川道險運艱欲乘漢沔以
取金房又以涼州羌胡思漢進退有資欲遣偏師以制河
右棄數十年經理之規而徇一切私智自便之計是豈知
天下之大勢也哉夫漢中益之咽喉存亡之機會也若無
漢中則無蜀矣蓋前人已試之論此昭烈所以盡銳而力
爭武侯所以終身而坐守魏之君臣流涎搖毒欲吞噬而
不能也今琬以涪水陸四通遂與姜維撤漢中之備而徙
屯之特以兵三萬付漢中而使自守之不幾引盜於門庭
退守屋中乎異時駱谷之寇兵衆十倍漢中單弱諸將皆
恐使劉敏王平不先據興勢而皆守城不出徒俟涪兵之
赴於千里之遠漢中豈復存哉琬雖託意幽雅方幾威重
所圖二計蚤世不施至徙屯一事迺爲蜀漢之禍要於天
下大勢未之深講也
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費褘爲大將軍　魏太傅司馬懿將
兵入舒吳諸葛恪徙屯柴桑
延熙七年春三月魏大將軍曹爽征西將軍夏侯玄攻漢中王
平據興勢以拒之爽不得進而還　以費褘爲益州刺史以
侍中董允守尚書令
延熙八年秋八月皇太后甘氏薨　十二月大將軍費褘至
漢中行圍守
延熙九年春二月吳車騎將軍朱然攻魏柤中　魏幽州刺
史毌丘儉擊高句麗王位宮破之　秋九月大赦以涼州刺
史姜維爲衛將軍與大將軍費褘並錄尚書事汶山平康夷
反維討平之　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十二月尚書令
董允卒
國之將興也其賢哲材俊之士無不在左右前後之列輔
佐弼諧之人無不膺耆艾壽臧之祉故能消除禍亂於兆朕
之中維持社稷爲無窮之計及其衰也固有耆壽材俊在
廄服既無老成典刑亦廢惟蔹邪庸妄之人夤緣而切大
位或牢固而不拔康寧而永年此其所以不振歟昭烈武
侯之造荊蜀也収拾人才提策而器使之非不盡力一時
智勇才力之士足以維持國祚者不過數十人而止然徐
庶黃權隔絕在魏關羽龐德沮屻于吳龐統黃忠繼逝於
成都未下之日張飛劉巴踵喪於章武建號之初趙雲楊
洪鄧艾陳震又相望彫零於建興數年之內馬良之死
也三十有六馬謖之戮也三十有九法正之卒也四十有
五馬超五十有二諸葛武侯僅五十四而已今復以一年
之內連失蔣琬董允二賢自是以後蜀無遺材獨孟光以
直言免官年九十餘來敏坐事貶黜年九十七譙周年九
十餘猶且無恙乃獨爲後主畫策降魏耳推是觀之則天
意之不祚漢亦明矣諸葛武侯灼知天命之不祐深以大
義之不可不伸故其表漢後主亦曰自臣到漢中中間朞
年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
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一千餘人此
皆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
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可以圖敵此所以不顧成敗不敢
康寧連年出師以雪仇恥歟
延熙十年雍涼羌胡來降衛將軍姜維將兵出隴右以應之與
魏雍州刺史郭淮護軍夏侯霸戰於洮西胡王白虎文治無
戴等率部落降雍雍徙之繁縣汶山平康夷反維往破平之
延熙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褘出屯漢中　九月涪陵夷
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吳交趾九真夷反交州刺史陸胤
平之
延熙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以太傅懿爲丞相
左將軍夏侯霸來奔
司馬懿始誅風痺以緯曹操操甍而討不逞終詐舊風而爲

曹爽曹爽信之而志遂行爽之屠戮固誠得之於愚矣夫懿以耆年持重權少有時耆而終身智畧不出乎譎僞之間其可恥也甚哉陳壽所傳爽事使誠皆若是固天地所不覆載如詐詔書發才人令倢伃教習爲伎等皆抉擿嚌王芳之過以嫁之爽也夏侯太初謂鍾毓曰吾當何辞卿便爲作毓遂夜爲辭令與事相附凡爽傳所記云云皆獄吏誣撰爾使爽少爲身計從桓範之策挾乘駕以趍許下檄四方以討叛臣懿雖巧譎詐將安出今束身歸死而猶以富家翁自期非至愚得乎範與何晏鄧颺夏侯太初之流爲爽馳騖雖浮華無實觀晏所進省游晏覩正人之論太初所議罷中正重刺史戒奢侈之語要非不知治道者而皆不免覆策於司馬懿之手寃乎痛哉史㑹晏與太初王弼徒好莊老之書務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之以致西晉之敗故范甯著論謂王何之罪浮於桀紂非不明也然易論語聖人之微言萬世理學之所折衷自漢以來講論衆矣今獨弼之易晏之論語得立於學官何耶

夏四月大赦　魏改元嘉平　秋衛將軍姜維出雍州不克而還　將軍李紹降魏

延熙十三年秋八月吳王廢太子爲庶人徙故鄣賜魯王霸死立少子亮爲太子

父子之際人所難言嫡庶之分不可不素正也孫權親睹袁紹以譚尚爭立而致滅祀劉表以琦琮不相能而致覆國曹操以丕植相傾而致諸子之不自安則妃匹愛惡之間本支疎昵之辨其可不痛戒哉今登死而立和和已爲儲貳而反使霸之衣服礼秩無以自别於其嫡及霸得罪又併太子而廢放之迄立數歲之亮非定嗣貽謀之法也天下禍変本無常所隨人主意向偏重而禍集之三國人主如操如備皆以忝世志願不竟獨權在位最久晩以愛好盛衰有所左右致其女兄全公主得以私意毀譖擠挽諸子而廢置之獨不異乎陳壽傳權五子稱太子登德美至盛其師友賓各皆一時俊茂且親密禮待出入無別又私使立論互相品藻與漢之傳莊何異使登無恙當權耄亂之際處和霸均愛之間未必能紹正統也況其母已久廢身復在外乎方登受儲命以先立后爲情權固不悦慮之卒也登自武昌義行以歸侍側且以久離定省爲請豈亦自知其久外非自安之道耶

吳作堂邑塗塘以掩北道　魏征南將軍王昶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魏泰伐吳將軍戴烈陸凱昶破凱師　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延熙十四年春正月魏泰王基擊吳兵皆破之　四月魏大傅司馬懿襲大尉王凌於壽春凌迎降自殺六月魏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

親九族以協萬邦封同姓以強王室帝王之通制也以効觀之則晉鄭魯衛扶周於既衰悼惠與二子制呂氏於將変光武以布衣之微奪漢室於新都之手劉備以百戰之苦慕漢祀於鼎鑊之中則宗室之助固可見秦懲諸侯連衡之暴不任骨肉而成匹夫之亂西都懲吳楚之変排擯宗室以啓姦臣之心東都鑒荆楚淮陽之謀疏棄同姓而無救乎戚宦姦雄之禍則不用宗室之敝蓋亦可槩矣曹魏奮於秦漢之後觀二者之効固當知所去取也文帝以鬩牆之仇成燃豆之酷禁絶諸侯不得朝聘斥逐宗室不居京師雖同氣共胎育之親至求爲布衣而不可得觀子建前後之疏與元首反覆之論則其猜忌刻薄視秦漢甚矣明帝太和之詔始許諸侯入朝似少祟輯睦之意然燕王宇之罷反出於孫資之譖楚王彪之死特激於王凌之謀司馬氏專持

國命而宗室諸王公盡捜録而置之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開終魏之亡無一曹氏能歎息其旁謂非人謀之過得乎

夏五月吳改元太元大將軍費禕還成都　秋魏武陽宣文侯司馬懿卒以其子衛將軍師爲撫軍大將軍録尚書事

冬費禕復北駐漢壽大赦　尚書令呂義卒以侍中陳祗守尚書

延熙十五年春二月吳改元神鳳　夏四月吳主孫權卒謚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改元建興

吳是歲之中兩更年号新主在疚不俟踰歲而遂改元一失也且建興蜀漢後主之號更之未十年而又襲之又何以自別哉諸葛恪當國而踈謬若此則其他政事可攷矣

冬十月吳太傅司馬恪率軍遏巢湖築東興兩城　十二月魏使征南大將軍王昶三道擊吳與恪戰於東興大破之

絳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灌平陽古人之議攻取者固嘗以水爲重矣攻取之議固嘗以水爲重則其所以守国獨可不假水以爲重乎王僧珍蓄陂水令滿欲決之以灌魏人則魏兵之過者不敢留山陽武帝築浮山堰欲灌壽陽則緣淮數百里不敢復居使宋之陂水稍髙則盱眙豈復有寇使梁山增築不潰魏人豈敢南牧哉吳文帝築堂邑塗塘以淹北道則王凌表請攻討而司馬懿不許諸葛恪一城東興以遏巢湖而魏之三將數十万之衆皆覆没於堤下則堰水以固吾圉未爲非策也本朝沿邊塘濼成於何承矩蓋數世賴之一議增修則契丹之議和者震懼而致問及廢棄而不之講則胡騎長驅河朔失守矣守国固圉之計其可置是而不預圖哉

延熙十六年春正月朔魏降人郭循刺史大將軍費禕殺之

昔蕭何臨没夲曹參以自代參自以爲不如蕭何故終身守其法而不敢変諸葛孔明臨没夲蔣琬費禕以自継禕嘗謂人曰吾等不如丞相遠矣不如且保国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无爲希冀僥倖決成敗於一夲若不如志悔之无及是以琬禕相漢二十六七年漢亦乂寧終无喪敗可謂能審才度德知時識変矣其与參之嗣何〻異哉然禕待信新附失之太過遂以隕身姜維継之徼功輕出由是亡蜀孔明語李福人才至禕而止其有以也夫

三月吳諸葛恪伐魏圍新城

諸葛恪狃東関之勝踰年而復出師雖上下内外同辞沮之不之聽也且著論諭衆首尾反覆率擬其叔父武侯遺論耳武侯表後主謂劉繇王郎據郡不戰使孫策坐大遂井江東以明其不可不出師之意而恪亦引戰国諸侯憚勞苦以致秦之漸大劉景升不能力競以致曹操之呑滅以自明其不可不用兵之心武侯表後主自陳將校屯長之喪亡與武騎精鋭之耗損以自明其不可不速圖攻取之義而恪亦言恐十數年間見衆損半十數年後賊衆倍增以自明其不可不亟用兵之故文義固甚詳複志慮固可規合也抑不思已之輔吳其忠誠懇切與叔父之輔漢何若已之伐魏其節制素行與其叔父之圖魏何若已之用吳其信義感激奮發與其叔父之用蜀何若以武侯之賢於受遺之後猶閉關息民三年而後用於南出之後猶休兵勸農三年而後大舉今大帝在殯幼主臨朝恪受末命言猶在耳也興工役於衰絰之間應敵兵於諒闇之際誠若有不獲已者歸馬未秣兵瘡未痛器用未繕糗糧未聚又僕僕然驅之而務小利以專大權不度才德之長短而妄欲自附於武侯之列其敗也宜矣哉

四月衛將軍姜維圍狄道不克而還　八月吳軍還

冬十月吳衛將軍孫峻殺太傅恪

延熙十七年春二月魏大將軍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大常夏侯玄　夏六月衛將軍攻魏隴西　秋九月魏司馬師廢魏主為齊王立高貴鄉公髦改元正元冬姜維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盪寇將軍張嶷以戰死

延熙十八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起兵以討司馬師師破儉欽奔吳　魏舞陽侯司馬師卒于許昌　二月丁卯魏以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夏姜維出狄道与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維進圍狄道不克退駐鍾提

晉褚裒北伐北方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相慶謂中原指日可復蔡謨獨憂曰夫能順天乘時濟蒼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自餘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遣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才畧踈短不能副心則戰力既竭智勇俱困恐更貽朝廷之憂乎嘗執此語以問止齋先生先生愀然曰此語易發而多驗自中智以上固足知此非特蔡謨而後能言也然兵役之興有不得已如晉者豈容計利頓害而遂但已哉觀姜維歲二出師費禕所以裁抑之意張翼所以諫正之說与蔡謨所論何異世見蜀終不守遂尽歸咎以為姜維黷武之罪殆亦未之深考也夫維之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心存漢室固嘗屢稱於武侯是豈可少哉武侯用蜀於後主始政之日雖少功而國家寧姜維用蜀於後主昏乱之際雖无功而社稷不保成敗不同要其志在討賊力欲復讎固有不約而同者漢自延熙景耀之後羣小在內政事圮毀使徒閉閤坐守廢兵撤備其能保蜀不亡乎晉人寧受叛臣之侮而不敢一日忘北伐漢人寧致邦國之隕而不敢以一日忘魏讎此天地之大義古今臣子之常職非蔡謨張翼之所能知也若姜維之所以敗者其失有五而伐魏无与焉請續論之

延熙十九年春三月姜維進位大將軍　六月丙午魏改元甘露　姜維出祁山攻魏八月與魏大將軍鄧艾戰敗於段谷

姜維之致敗其失有五而伐魏不與焉何謂五專力於外而內治之不與延敵於內而外守之不全徂勝而求功不知因勢以制變徼功以屢奔不知養力以圖成迂道以遠趍不知量力以求助此其所以無功歟夫孔明之治蜀也宮中營中皆為一體蔣琬費禕之在外凡国之大事猶必咨而後行也今維連年攻伐功績不立而黄皓闚守方協比而沮間之奏事不通至恐懼而不敢還此豈可以立功哉其失一魏延之在漢中也皆實兵諸圍以禦其外孔明之營南陽也築漢樂城壽春以固其內故李郃司馬懿睥睨而不敢進雖曹爽擁衆盛氣猶趑趄沮跌而不能遽犯也今維建議撤圍退營以延敵欲俟疲敵衆間而徼利猶引寇入室而與之爭寇未能擒而室先自壞豈所以自全哉其失二孔明之攻祁山也得三郡而不速應故既得而復失其還陳倉也別使陳戒攻武都陰平而遂取之蓋已往得失效驗若此今雖有洮西之勝不知乘戰勝之威進兵東向據樂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而乃頓兵堅城之下坐致援兵之集腹背受敵此其所以震怒遁潰也其失三孔明之行師也講閱練習以齊其力屯田積穀以裕其財固羅絡以壯其勢招降附以一其心度力之未全則寧紆徐而未用知用之以疲則寧收斂而少須故十五年之間其從事乎北方者不過四役而已今維之將搖戰攻之外一切不議焉　曾未數十年之久而兵之大奔遂至八九雖天下猶不堪況一隅之蜀乎其失四夫千里行師殊道異出歷地有險易遇敵有堅脆乃欲要約一日之間而脅會於敵人之境

此武帝之所不能衛霍所以無成也魏延欲請兵萬人與孔明異道會于潼關孔明終不之用者正以道遠難以預期耳今維規取祁山以鄧艾有備遂捨之以趣南安與鄧艾爭險不克始渡渭緣山而趣上邽其與始謀皆不合若此則胡濟會上邽之約安能如期哉其失五維失有五是以屢舉而多敗使知其敗由是五者皆師法孔明反其私而循之則蜀兵可以常勝數出可以成功矣寖至國亡身死貴壞無窮哉方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維表後主請遣將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後主信黃皓巫鬼之說竟寢其事方維與會相持樂城而鄧艾束身縋師已至陰平矣使維之言得用而廖化張翼之兵早行蜀猶未至亟亡也故曰蜀之亟亡蓋有天數非顓姜維之罪

九月吳侍中武衛將軍孫休遣兵攻武昌殺大司馬滕胤夷三族

改元太平延熙二十年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求救於吳司馬昭奉魏主及太后討誕吳使衛將軍文欽全懌等救之入壽春　姜維出駱谷伐魏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　史官言景星見大赦改元

古者史官實掌記註兼卜祝星曆之事而漢之校書雖主中秘兼隸著述修撰之職漢以此年史官書景星見則是史官固未嘗缺也郤正爲秘書郎孟光爲議郎與博士許慈胡潛典掌舊文則著述之職未爲無人也史多闕文特以鍾鄧之亂漢之文籍一切燬棄耳陳壽求故籍不獲乃曰國不置史註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殆未深考也

二月司馬師拔壽春斬諸葛誕

國雖小不易侮也雖其存也無與之立其亡也必有與斃夫曹氏得國之日至淺也而操丕所以取之未嘗一出於義及司馬氏父子兄弟疆扶而力攘之而王淩以壽春欲誅懿於殺曹爽之日文欽毋丘儉以淮南欲誅師於驕恣之際而諸葛誕亦以壽春欲誅師於僭偪之餘惟志業不成旋踵屠滅猶足表見節義之臣無國不有竊弄神器之盜自謂智巧未嘗無唱義討亂之人也誕之在鎮厚養親附及輕俠者數千及其亡也麾下數百人拱手爲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雖田橫之得士心無以過此蓋必有感動其心者矣是豈輕俠者之所能哉

九月吳大將軍孫綝殺太常全尚廢吳主爲會稽王立瑯琊王休改元永安　十一月戊辰臘吳主殺衛將軍御史大夫孫綝　是歲姜維廢漢中諸圍令督護胡濟駐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

景耀二年夏六月立皇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　八月尚書令陳祗卒以僕射董厥爲尚書令尚書諸葛瞻爲僕射

景耀三年夏五月己丑魏主率宿衛　討司馬昭不克爲成濟所弒昭迎常道鄉公璜立之改元景元

易大壯之夬繇曰喪羊于易無悔說者曰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也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惟和易以待之則羣陽無所用其剛矣是喪其壯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無悔矣夫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疆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謂之治壯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也故治壯不可以用剛夫季氏在魯孫氏在吳司馬氏在魏其植根也固其結勢也牢非可猝治而驟去也魯昭公孫亮曹髦皆以陰柔之資處至尊之位不能用和易之道而使羣陽之自喪而乃爲一旦之決欲取濟於兵革之間小者至於失國遜位大者至於殺身隕家由不知治壯之術也

吳王黜會稽王亮爲候官侯亮自殺

景耀四年冬十月以董厥爲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爲都護大將軍共平尚書事

景耀五年冬十月姜維出隴右伐魏與鄧艾戰敗於侯和

唐李德裕窮愁論曰三國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義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矣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與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皓何等人而以修武侯之典望之過矣要維之黷武實皓有以追之使然豈能制之哉維之將兵在外也皓欲廢之以植閻宇維以皓姦巧專恣言之後主後主以趍走小臣易之反使皓詣維自謝維見皓枝附葉連自洮陽之敗遂求種麥沓中而不敢歸表求防關頭橋口皓閣之而事不行內外相軋遂梃蜀而至於亡凡蜀之不守實皓之罪也夫天下之禍每藏於上意之所忽而小人之盜權常得於人主之所輕易忽之而不之察則雖頗恣而不之信輕易而不之重則雖姦巧而不之疑此趍走小臣每至爲禍雖有諫斥之嚴而人主多不之聽也有天下者其可不以蜀事爲監哉

炎興元年夏魏鍾會鄧艾等五道來攻遣張翼廖化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　冬十月魏大將軍司馬昭爲魏相國封晉公加九錫

司馬氏篡漢之心萌於曹氏篡漢之日故其所以爲術雖一切依法操丕而迫切無忌憚猶有加焉操當漢僅存之際猶北面稱臣者二十五年至丕雖受禪而山陽在國且獲壽終也魏自文明以來未有他過司馬氏父子兄弟乃白晝奪之於安靜無恙之時非曹氏取漢比矣然懿之役丕方在平凌懿乃以太后命令閉城門陳兵洛速歸死懿將置魏主於何地乎師執政未幾而昭執政未久而高貴鄉公以弒此又操丕所不屑爲也皆一切不顧而冒爲之豈特欺人孤兒寡婦如石勒之語哉然亦曹氏有以訓之耳仲紾伯之臂而奪之食則季將扼吭而不恤主嘗乘人之間而竊其金則僕將揭篋而不顧戮皇子於胎孕用後宮於鈇鉞凡操所以示司馬者頤以斯道也然九錫晉公之命昭猶九遜而不受至是三與之而後取者非顧名美也直以曹氏之初嘗立大功於天下已皆無有焉故借伐蜀以自資蜀師僅捷而晉國已啟蜀主方入而魏祚已移蓋取蜀乃所以取魏而蜀漢之亡乃魏之所以速亡也至今說者猶曰魏取蜀豈非虛美乎

鄧艾自江油趍涪諸葛瞻與鄧艾戰敗於綿竹死之

在德不在險雖談兵者猶知是說也然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聖人以之彖易徒德而不用險亦豈良術哉蓋恃險而不修德者既非所以爲國棄險而不能守者亦非所以保邦也夫蜀之爲國誠天下之至險矣一夫守隘萬夫莫前此固劍閣之險也南鄭爲五百里石穴此固漢中之堅也山川如故保障自若至後主而遂失之豈特不修德之故於守險之道其亦未盡歟以此一役而論之蓋君相將佐大失凡四故足以擠蜀於亡使猶一策之能用蜀猶未至遽然也使魏延實兵諸圍之法不變則鍾會之兵不能平行而至漢中使姜維分護陰平之奏得行則鄧艾之衆固不能縋兵而趍江油使張翼董厥之衆不爲姜維所留以守劍閣則行陰平無人之地鑿山通道之謀豈得以盡行使諸葛瞻能聽黃崇之言帥師而速行則緣崖攀木之師輪轉魚貫之人固可一掩而盡殲也惟四者之機盡失此敵人所以長驅天險所以併廢歟

後主用譙周策迎降別敕將士郡縣悉降于魏

國君死社稷大夫死位昭烈正魏之篡不與其戴天今禪

乃推過於其父俛首事讎以畜苟存豈人子孫之道哉禪雖庸主曾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勢縱不能如王諶之說君臣固守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蓋亦如羣臣之議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召兵南中乞師東國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三帥承命電赴何投寄之无所而慮於死亡遽自囚虜尽敕將士郡縣束手降敵以致斫石之恨哉蓋孫綽孫盛之論云尔要譙周之為是策大抵特為身謀非復少為漢計也身受全國之賞而君為亡国之俘周真小人哉

三年春正月魏以檻車徵鄧艾敕鍾會進軍成都　鍾會與姜維謀欲反魏為魏軍所殺　衛瓘襲殺鄧艾　二月己巳魏進晉公爵為王　後主東遷洛陽丁亥魏封為安樂公

嗚呼漢事偷矣高帝起沛誅秦楚而有天下傳一十四帝都關中而為西漢者二百二十七年光武起南陽傳一十二帝都洛陽而為東漢者一百九十七年昭烈起荊楚傳二帝都成都而為蜀漢者四十有四年合三漢而總論之自起沛至入魏凡二十八世四百六十年傳祚同乎商而載祀遠過於夏后雖其八年專制於呂后十有八年篡切於王莽要少帝常山實惠帝子孺子嬰猶無恙漢祀未泯也後主以今年入魏而魏亦以明年禪晉漢德非不深厚由三代以來其享國豈不盛哉夫漢氏之肇基垂統非有功德累積如稷契之盛也其守國継體非有禮樂維持如詩書之懿也其聮事而承弼乎內非有伊傅呂召之流其盡力以藩屏乎外非有齊晉魯衛之助也然其既僨而復興欲絕而復存綿綿延延至力殫技窮而後　而去之者以仁厚得民而已高帝一寬厚長者而秦楚諸侯人有謳歌慕從之衆光武一仁厚柔謹而三輔父老有涕泣幸見之喜昭烈一仁厚信義而荊楚如雲之士有願同死生之心其盛衰疆弱雖小大不同至其仁厚以得民心得民心而成王業道一而已矣況昭烈之起乘威靈積失人心之後而又崎嶇轉側乎孫曹二雄之間土壤至狹也不能當吳魏十分之三財用至窘也不能當吳魏三分之一人材至卑瑣也不能當吳魏五分之二然以庸主臨乎上無曹芳孫亮之憂大權專乎下無孫綝司馬氏之偪重兵輔乎外無毋丘儉鍾會之变歲用其人而下不叛日耗其財而民不怨雖至潰敗而將士郡縣不得後主之敕則不之下雖散兵效伏而猶憤懣斫石者獨何也以其君臣大義素著於天下知其所以用人者以國不以己而其所以立國者以漢不以蜀也後之有志天下者觀漢之本末則用仁以結民者誠有不可已觀蜀漢之終始則用國以復讐者其可以已哉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二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三

晉

世祖武皇帝

泰始元年八月晉文王司馬昭薨子炎嗣位為晉王十二月丙寅炎受禪于魏奉魏帝為陳留王

曹操即世二月而子丕代漢司馬昭即世五月而子炎代魏魏晉篡盜攘竊之迹固大抵類也然魏謀漢於將亡之際晉謀魏於無恙之日非漢之將絕無以啓曹氏之心雖魏之未得志然固已流涎其側矣是又不同漢自建安興平之先更闘擾黨錮之禍王靈固已消鑠重以董卓傕汜之變國脉蹙矣操執國命於已傾之後扶植而使之立收人心於積失之餘劫持而私之已宰海恤其身而不敢遽犯天下之公義至啓擁其子躡其踵而篡取之固不進從世之誅責也魏之篡代雖不以其道然丕叡與芳髦六君

年三 一

未嘗有威靈之失內無黨附盜權之虐以壞朝綱外無錮禁朋黨之獄以沮士氣捨司馬氏父子兄弟之外固無董氏郭李之亂也操睥睨漢璽而不敢取懿固已覬覦其側丕篡漢璽而未之果懿已趑趄其旁一殺曹爽齊王芳魏已現立獨處精魂不存矣至師而廢芳至昭而弒髦至炎之身遂冒哀蒙垢強奪而會取之曹氏頓豈有是乎商周自稷契以下累仁積德以治其國盡忠竭誠以奉其君至天命人心迫己而不可卻然後湯武隱忍而強受之故其享國傳祚之久遠大者八百餘年小者不下五六百歲積之臣者其用固不竭植之牢者其根固不拔也魏五十年明晉不得以一天下晉雖能一之不數十年而八鼓幅裂羣盜鼎沸懷愍二帝欲同於隸人而不可得是豈得計哉

封皇叔祖父孚為安平王皇叔父幹為平原王亮為扶風王伷為東莞王駿為汝陰王肜為梁王倫為琅邪王皇弟攸為齊王鑒為安樂王幾為燕王皇從伯父望為義陽王皇從叔父子文為沛王泰為隴西王椎為彭城王綏為范陽王遂為濟南王遐為譙王睦為中山王凌為北海王斌為陳王皇從父兄洪為間王皇從父弟楙為東平王凡廿七人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衛將軍

大國三卿其二命於天子小國二卿其一命於天子此周制也方其盛時雖其私人猶必待王命而後遂而其衰也雖三有事有不待王命而自擇取者詩人以是而論治亂之邊則天下大體可以静觀矣自漢興以至季世諸侯王傳相未有不自王國選擇者而其丞尉以下亦未必盡出諸侯擅除也諸侯雖有姦謀逆志而其下臣子皆得制禁而控持之是以濟北王欲從吳楚以郎中令劫守而不於發齊王欲誅諸呂其相召平得發兵以圍王宮趙王遂亡攷非燒殺相與內史固亦不能妄動也賈生告文帝亦曰

年三 二

方今諸侯王尚幼漢之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方冠彼自丞尉以下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所為耶合周漢而通致之則以國而付諸侯國可使之自治而長吏衛將軍以上茍不出王朝之所差擇其能使之無亂乎世見晉室諸王之亂固皆以為封建之罪而不知晉之所以貽禍召亂者非一而其始初使擅除吏之詔固非所以靖安邦國寫馭臣下也

以石苞為大司馬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何曾為太尉賈充為車騎將軍王沈為驃騎將軍其餘文武增位進爵有差

自昔受命之君未嘗無佐命之臣也高帝之興也以蕭曹良平光武之奮也以景當寇鄧以禩之[illegible]以杜之吳則有瑜肅以備之蜀則有諸葛關羽其德皆光明碩大足以震壓羣動其才皆魁奇雄傑足以建立事功其智皆深長幽賾足以籌畫悠遠故能裨輔其君啓迪其基

業安社稷而惠後嗣未有顯計一身寃瑣庸陋前徇目前如晉氏也泰始名臣除平吳三子外如何曾之侈怵充極鄭冲之不預世事裴秀之貪冒多欲王忱荀顗無經國之謀荀勉賈充專固寵之計曾枝葉之未數已本根之先撥人品如是重以君德多疵繼嗣不慧欲國之久存可乎

泰始二年二月除漢宗室禁錮

以誠遇人則人不敢以為詐以信遇人則人不敢以為欺非特感應之機固事物自然之理有不能易也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春秋屢盟而亂益長戰國交質而禍益熾無忠信誠慤之心以相交而獨任猜忌籠絡以相防是果何益哉曹氏以欺衆而政柄得志之後累世總總然惟恐天下之人復用其術以軋已部將所委專力閫外也而責其質任長吏所委共治斯民也則責其妥任宗室吾近親也則禁錮之漢宗室所傳祚也則又禁錮之自視形骸之外無一人而非其敵無一事一物而可憑仗也以此治國雖欲久存可乎觀晉之所以變魏則知魏之所以為晉矣

年三　三

秋七月營太廟

人主即位始未嘗不儉而其終也猶不免侈始未嘗不愛財用也而其終猶不免暴役況其始初不清明也哉晉武帝元年下詔固欲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及雕文游佃之具焚雉頭裘以青麻代車牛之挽蓋已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以仁儉矯之也今年廟議即用魏廟而祀七室豈不善哉曾未數月遂為新廟致木於荊楚採石於華嶽鑄銅柱十二飾以黃金鏤為百物綴以明珠雖傾宮瑤宮未嘗有是也若曰禮厚先君則丹楹刻桷納先君於大惡御孫之諫可覆也若曰以禮宗廟則清廟茅屋用以昭儉臧僖伯之諫可攷也欲以儉朴革先代之弊不能自守於脊月欲其奢侈為一身之奉而姑兆端於先廟吾固知晉祀之不永也

八月謁崇陽陵議以衰絰從行羣臣自依舊制以疏素終三年

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其義一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則同生之所以就養沒之所以為服未嘗無異焉四海遏密已見於淳朴之世就喪居廬之禮終不能少加損於經制大備之時一自文帝以一時姑息之愛而變萬古經常之法以一己謙遜之情而椽壞萬姓尊君敬上固有之心雖父子家庭終天之哀不能盡泯而二十七日外除之制遂為萬世定議寧不痛哉傅元曰若臣民皆除而君上不除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雖欲武帝忘親短喪失聖人之意然推論君臣父子之哀同為一體則其義博矣雖以疏素終喪自晉武而復古然方喪之義獨范祖禹曾一論之而世終不以為當行豈不痛哉

年三　四

泰始三年立子衷為皇太子不赦

古之所謂赦者以其罪之疑而已故舜之赦以眚災成王之宥以愚耗不識過誤而穆王之赦以五刑五罰之疑以罪而不以人以情而不以法及乎一二而不及十數故貸之足以為恩釋之亦足以示懲也自春秋以來始有肆眚之法雖出一時之令猶必擇之有眚者肆之至戰國以來諸侯始自赦其國至秦以下始併赦天下矣不擇其情之重輕而盡與蕩滌不問其事之是否而悉與蠲宥始有殺人而不死歷人戕敗人而不受辜矣然事出於一時德澤下於不測猶有偶然而幸被者至於某事而必肆赦肆赦而以某日故意犯法而覬覦逃脫謀議殺人而僥冒原免姦盜愈得以逞善良無以自存其禍豈不大哉漢文皇太子每賜為父後者爵至魏初則併赦天下晉武帝獨能示之好惡特不赦以絕百姓多幸之望要亦可以為法也

太保王祥封睢陵公

王祥在魏嘗受侯爵且居司空太尉之位於高貴鄉公之世固嘗為三老矣遇公之弑而不能死徒有涕號之悲遇晉之將篡而不能去徒有不拜書之高於魏既亡而無所感動徒有疾耄遜位之請及其没也不能如公治辟邑予家駒辟服而徒有不用所賜佩玉玦綬笥之令以祥之孝友切至要非苟生徇祿垂時射利者觀區區懇請誠有不臣二姓之心但勇不足以行其志學不足以明其義故唯阿依違喋喋遜避爾若范粲素服哀慟稱疾不出陽狂不言更三十六年不受晉祿終於所寢之車祥猶有愧夫

是歲遣鮮卑拓跋沙漠汗歸其國

天地之運無有窮已陰陽寒暑相為代謝時刻未嘗少停也故一陰之生常伏於赫曦炎暑之日而一陽之來復已兆於烈寒枯悴之時蓋有自然之數一定之候不可得而增減也而世運之在天下其消長倚伏雖無異於四時之變而其短長贏縮則未嘗有一定之數全在乎人主用心之廣狹積德之厚薄耳心廣而德厚雖已去之運猶可衍慶而挽回心狹而德薄雖方興之祚必至中絕而斷喪故商雖中衰以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久而不變故非遽迁之從周無啓秦人之強大也秦始皇未平天下而遽高固已用事魏武帝方持國命而司馬仲達固已流涎其旁矣雖消息倚伏無異寒暑而脩短遠近邀異狀是豈不關君德也哉司馬氏之有天下志出於操竊攘奪而四方英雄豪傑之心終莫之服以泰始元年受禪而其三年拓跋氏質子歸其國卒植元魏以有中原傳數世之久又三年匈奴左賢王劉猛始叛出塞因以劉淵為左部帥卒率其黨以戕敗晉業而使二帝之播遷故晉之有天下曾不能為少三十歲之安不四十歲而遂失之其運祚之不永曾無以異乎秦魏者蓋其攻守之術固有以取之者矣

泰始四年正月賈充上所刊律令詔杜預為黜陟課

堯舜考績之法以三歲而一考以三考而黜陟雖大約可見然以九官而考其屬以十二牧而考其邦國其為法之大要亦可以推論也夫以天下之廣千官萬有司之衆近者固在乎闕庭之外其遠且外者不翅千萬里之邈人自為心家自為法陽善而陰非實為奸利而名為功烈徒以君臣一二人之耳目信其史牘而考之一堂之上雖唐虞之盛固有不能也觀二典之所紀述豈不明備而簡約徑直而委曲哉杜預請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歲主者總集採拔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少者左迁以唐虞之制可謂善觀書善論法矣

三月皇太后王氏殂帝居喪之制一遵古禮

秦火之後禮典盡亡獨喪紀猶在人心禮文品節雜出於諸儒傳記猶可稽考也使有志者循禮典順人心率天下而反之古固無難者漢文帝師心不學始行推制天地帝經由是而秦人心至性由是而拂武帝受學毋家頗明經義父母雖葬而不復勝既虞而不除服群臣固爭遂以疏素而終三年可謂孝矣羊祜曰帝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此復先王之法而傳元以為不可若元者固不足知此杜預博古通經非傳元比也夫元皇后之喪帝與君臣既除服矣太子無有國事如陳逵之論終服可也杜預乃節經傳謂天子諸侯始開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此果何法哉謂高宗諒闇而非服喪既非古書之本意謂景王可除喪而不當縱樂遂欲脩父母之喪於妻子之列亦非左氏本旨也古人有云見法吏舞法則禮官舞禮若預所言其舞文矣預擇左氏常變易春秋以求自附於左

氏及論喪服乃變更左氏以求自合於世俗其愧陳逵多矣

泰始六年吳以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

天地之險以守而固國之險以人而固三塗五嶽是不一姓三苗安邑以不修德而亡恃山川五陵之險而不能守之以人則雖天設詎有補哉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坎有孚維心亨守國而不知設險知設險而不知守之以人固聖人之所無取也善乎陸抗之告孫皓也曰敵之所據非特關右之鴻溝以西而國家無連衡之援內無西楚之强庶政陵夷黎民未乂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峽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非智者之所先其言可謂明切矣有國者可不監諸

泰始八年以車騎將軍賈充女為太子妃

在易之遇一陰姤生也聖人繇之曰勿用取女至乎否三陰進矣聖人繇之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凶夫以一陰初生猶一小人居內固未足為害使引類而與之齊則其禍不可勝言故以勿取女戒之及三陰朋進羣陽在內黨固而不可拔類進而不能遏雖有智者無能為重輕其閒故曰以其彙征凶嗚呼小人之可畏也司馬氏以四世之久睥睨魏鼎於四五十年之閒一旦而盜取之曾不能再世三四十年而遽磔裂破壞者正以賈后之弒得罪於天下而賈后之所以得進者正以其父充之固寵求自安其身而賈充之所以得納女於太子宮者正以荀勖馮紞荀顗相為黨友懼充遠出以致失勢耳荀紞之計行而充之女得配儲貳充女之得配儲貳而充乃得復居樞職復居相職而二荀與紞得以久其權小人所營不過尺寸而賈氏一用事遂至上弒君母下殺太子激諸王之亂以召夷狄之禍晉氏之亡此焉其基邵康節論晉之亡謂出於夕陽亭飲餞之一句豈不確哉

吳樓下都尉何定伏誅

孫皓之亡何定之力居多因典知推酤而妄為威福因妄稱事役而求進姦利內則潛逐忠良外則結怨民心發江邊戍卒以獵麋鹿老弱飢凍夏口督孫秀由是奔晉其晉人以平吳之業何定之罪可勝誅哉善乎陸抗陸凱之論也抗謂皓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多而愛憎易移哉此言豈特足以中何定之情凡觀小人者固當均以是察也凱之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耶凡為小人聞凱此語亦可知所改儆矣而定終以姦穢誅張俶多所譖白父子車裂參晉凶險讒佞為觀毋之所屠戮觀小人終日譸詐百出乃欺其君而利其身曾不能以自免果何益哉

以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

勝愚將者智勝智將者德遇有德之將而欲以智力行乎其閒未有不底敗也羊陸德性之賢否既不可優劣而其用兵之巧拙亦未可以高下西陵之役祜之機權幾盡用矣迨無以駕乎吳抗方奏凱而還與祜對境使祜規規小利俾俾求試不惟無以少夸加乎陸氏適足携吳氏之心固南方之備示保境安民使敵無相忌之謀屯戍力農使沿邊獲屯田之利乘釁而動以俟後人豈非深算長策乎或者以子反之事溥之要未足以窺數子之心也

泰始九年七月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

人言晉武平吳之後始盈驕侈非也觀何曾所以先語家人者則帝於受禪之日固已意侈情溢蕩然無守矣夫妃嬪世婦雖有定數使嬖使令寧須幾何孫皓使黃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簡閱不中乃得

出嫁後宮數千人猶采擇無已民怨神怒臣下離心此武帝所目見而反躬行之何耶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敢匿者論以不敬采擇未畢始禁婚嫁選將吏下家女五千餘人入宮哭聲外聞此豈治平事乎至平孫皓選皓宮人五十人入宮遂至掖庭萬人桀紂所不為將亡國而不之戒反加甚而疾追之賢主豈如是哉

吳大司馬陸抗卒

抗論邊兵羸弱難以待變以為諸王幼冲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可謂洞明國計深中時病矣吳自太帝立國以來每患兵弱至擊山越伐亶洲求出其民以補兵衛抜皓為國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是二戶而調一兵也今乃以見楷之兵付之諸王之室可用之民役於閹宦之門豈不誤哉夫孫氏為國之日

年三

兵猶出於民民之調為兵者猶以常職似於國費未甚冗也今兵已非民衣廩俸給盡仰諸官空天下財力曾不足以贍給之而州郡廂軍列縣弓級既盡出廝使之役而營寨柴兵牢城戍卒或分役於權貴之家迎送轉遞官無虛日教閱簡習籍無成名設有緩急國何以支若抗之所論者固議臣所當聞陳也

九

咸寧元年以前太常山濤為吏部尚書

天下人材要不多得人材所能各有所止雖唐虞之盛不過九人而究人之所能不過各專一職治小者不以司大作虞者不以共工礼樂納言各尸其任未嘗通功兼事也矣有一職而可任者數人一人而能兼治數事哉山濤典選十餘年每一官闕輒擇才資可為者啓擬數人得上意有所向然後顯奏之是不過以上意旨為之進退耳欲德稱其位才稱其官宜乎其難也所舉苟得其人其功則歸之已所用或非所舉其咎則歸之上是豈吏部之職典選之事哉世稱山公啓事吾益羞之

咸寧二年十月丁卯立皇后楊氏

武帝元后固當專寵矣帝方博選宮女而特以妾媵不得為正嫡下詔蓋慮元后之有疑也后既疾使乃以叔駿女為屬其為太子家蔽身後計良至然楊氏以后戚覆族而楊后太子俱皆不獲正斃天下之事豈智計之可預圖哉世人以此為鑒勿過求可也

咸寧四年徵征北大將軍衛瓘為尚書令

大學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蓋愛子者惟見其善愛苗者惟恐其不長也使以愛苗之心而愛其子則其善惡詎有不知哉夫惠帝之昏愚不慧夫豈難見觀蛙鳴公私之問飢食肉糜之語蓋誠寂寥不辨也雖武帝以一子之故鍾愛過切出就外傅之後進見有時而能否智

牛三 十

愚一見可察焉有膝下不能究而反觀之於他日酬對之不可究而必待使决尚書疑事乎堯之不以天下付丹朱而付之舜者其說曰付丹朱則天下病付舜則天下利不以利一人而病天下也自今觀之堯既以舜利天下而丹朱猶克祚國使之付丹朱豈惟病天下而已雖朱之身固將不保也然自三王以來立嗣必子立子必長之論則又不然託國以伊尹雖太甲不明猶允德輔弼以周公雖成王幼冲猶秉又天下毋氏長者則代王可以嗣漢女后不用事則七歲之弗陵可以繼武植仁義道德以基其國設法度紀綱以固其祚其外則擇賢智有明德者以為之相其內則選賢淑能循矩度者以為之耦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可維持翊捄使無他變令武帝之所闕業者既以不順而其所以為身為國者曾不以德齊王攸賢且親也猶忌而出之外賈充至逆而很也擇其女以配太子朝無明

哲之佐而女家有專擅之私以四海九牧之廣獨付之愚
惷不慧之人欲國之不亡得乎
十一月朗陵侯何曾卒謚曰孝
孝者萬善之源百行之宗也一行之不全不足以為孝之
至一事之猶未善不足以語孝之全為臣而盡道者舜也
率諸侯而事紂者文王也不仕季氏者閔子終身事親而
不願仕者曾子也其德靡悔有如二聖三賢者足以為孝
矣傅論何曾荀顗以盡孝稱之比之文王又比之曾閔以
為樂中正之道又以為君子之儀表曾之卒也秦秀議以
繆醜而武帝策謚曰孝及以史攷之則曾之所謂孝者不
過內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而已而顗之所謂孝者
不過年踰耳順孝養烝烝而已然齊王芳之廢曾預其謀
高貴鄉公之弒顗啓其姦是豈孝子之事乎文帝為晉王
曾先高柔鄭沖而致拜武帝將受禪曾與秀秀王沈而勸
年三
十二
進是豈孝子之事乎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而無質直
之節者顗也請納賈充之女為太子妃以至斷喪晉室者
顗也是豈孝子之事乎夫曾之侈大無度顗之獲試於世
方且貽其父何夔荀彧之辱於地下而元乃着論而亟稱
之豈見其爵閥之穹崇而欲用是求媚乎
咸寧五年以劉淵為左部帥
劉淵俊異魁偉志略過人其子聰復驍勇絕人博涉經史
久客京師盡知晉事一日得志其飛揚跋扈不待智者可
察矣夫晉有必亂之勢固不專在匈奴之衆而匈奴遺種如
劉淵劉宣之屬皆有唱亂之具固不專於淵聰也然淵聰
既在洛陽正當羈留在內翦其爪距使無自而逞今除帥
左部是出虎兕於柙而付之羽翼也安能使之不反噬哉
獨王渾父子嘗薦之武帝而齊王攸撤懷之言渾復有以
沮格之淵之得襲父爵者必渾為之道地也亡晉之罪渾
實其首
十一月大舉伐吳以賈充為大都督
伐吳之役充始終異論其可以為充帥乎充既力辭不行
王師四克獨請罷兵則諸將之能成功固充之所不願也
武帝將恃撫任之是豈滿朝公卿皆無可委信者乎其能
成功而不致敗事亦幸而已然事平之後充亦增封進爵
果何為耶
詔去州郡兵
物生天地間有資生之具則必有禦患之備物以爪距觜
介人以甲冑干戈其所以為防禍禦亂之備一焉而已故
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故向戌請弭兵不能息諸侯
之爭蕭俛請銷兵遂召兩河之禍秦銷鋒鏑而楚盜起漢
罷材官而羌禍作晉去州郡兵而諸王舉胡相繼而興以
此觀之則舜用皋陶用於蠻夷猾夏之先周公戒成王詰
本三
十二
戎兵於六服承德之日四時之蒐苗獮狩不廢於三代之
盛都試乘之不少弛於西漢之隆誠得萃備不虞師衆天
下之旨也
太康二年車騎司馬傅咸言奢侈之費甚於天灾
溫飽順適之欲於人皆有底至而誇詡闘美之心在人初
無紀節也惟先王之治天下自王公以至臺隸俱有等級
自衣食室宇之至用度起居俱有品節人皆安分而不敢
越守禮而不敢踰故賤者卑者雖處至微極陋而不以為
辱貴者尊者雖受夫備享崇奉而不以為泰富者雖有餘
以分之所不當得固不敢以財而求多巧者雖有力以法
之所不可為固不敢以技而自衒是以風俗渾樸無夸靡
爭勝之習人心和平無羨濫觖望之驕家給人足不至於
流亡悖縱其端蓋由諸此也自禮衣之禁弛廣上下之分
無紀富者以力之可為求上而不之止至僭擬王公而不

之懼貧者以力之能及過慕而不之恤至去為盜賊而不之恤國勢陵替而不之振家業隳敗而不能守流敗諂禍相挺無窮此賈生所以太息也文帝能知一身朴厚可敵舞天下而不知經制之不立終無以震厲斯民豈不惧哉吳華覈語孫皓曰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外有侈靡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傅咸有言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土廣人驕而患不足多於奢也欲人從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咸之所見與賈生何異而晉一時奢靡之俗又非漢比也石崇王愷至以富豪爭雄武帝曾不之止而又陰助王愷而使求跨乎石崇之上崇以斧擊豆粥之故殺所語之人愷以行酒不力之故而殺其妾當時不為怪帝曾不問也是豈復能詰其奢乎

太康五年劉毅衛瓘李重請罷中正除九品

古者氏賢能雖出於鄉黨之論攷吏賢否則定之朝廷之法蓋以行藝修於家非比鄰閭里詳察而深考之不能以遽見是其法與見於鄉遂之職故由比閭而達鄉黨由鄉黨而進之國論之者衆而考之也察雖有私偽無自容其間既仕矣其德之修輟則不能掩羣吏之目其政之善否不能逃庶民之議其功之成敗不能逃有司之決是其官之長皆得以辨其優劣冢宰司會俱得以詔其黜陟自州里之法廢於戰國而推擇攷察之論時猶或得之清議人之進用塗轍愈多詎可格之一律哉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闕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夫不憑衆人之論而獨決之以一人之私既非鄉舉里選之舊不攷其在官之勲庸而復論其鄉里之行失亦非所以大計羣吏之治也劉毅所以有損政之論歟彼劉毅欲去九品而用土斷要亦唯阿之相去耳李重以謂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而後行土斷之實亦豈良法哉不必聽中書而聽中里之自察則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者猶尚見於秦季假貸無節見擯斥於諸侯王者武帝之世猶有之豈後世而不可行至於仕而為王官小則各有其長大則歸之朝廷亦安用正土斷復爾紛紛哉

太康九年正月朔日有食之

日食故有常度然考數而至屢食則於時運為衰厄當食至時虧則於君德為闕敗武帝三十五年之間日食十五食於正月朔者凡四太康七年八年九年連食於三朔蓋古昔未之有此基祚傾危夷狄亂華之兆也漢鮑宣有言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武帝極意聲色曾無開知何以應天今晉廷士大夫獨無鮑宣乎

太康十年冬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周禮有祀天祀上帝祀五帝之文而諸儒因此不勝異論先儒謂天秉百神上帝特祀五帝而所謂五帝者則五行之精氣各帝於一時令月令五郊之兆是也夫既郊祭上天矣而日月星辰舉當從祀獨撤五帝而不之祀豈於王肅之學未之深攷即至是而復之是也

十一月以汝南王亮為大司馬都督豫州

古人之治天下雖安平無事常若有不測之憂雖康寧無他故常若有不能且暮之慮故不以一身為安而欲萬物皆得所不計一時之利而欲萬世之無亂深思遠慮無一日之敢自樂其過防熟計者未嘗一事而無籌畫也凡所任輔相無非為子孫之計其所任共政同事之人俱可備

受遺託孤之任是以相成王於幼冲即武王三公之舊洪
濟元子釗于艱難即成王之六卿也下至高帝猶以曹參
輔孝惠獨備乎勃王陵以備他日之擇不以小人參之恐
其姦妄而紛亂也不以親故雜之恐其驕縱而產禍也武
帝未能得其全霍而不免桑洪羊上官桀二小人汨之雖
弼諧扶掖賴金霍以濟而其瀕危幾亂者正以二小人交
諜其中也自宣光之至曹魏人主不信外廷而信戚里不
委輔弼而委管兵故王氏因以篡國鄧梁竇何以之亂政
篡亂相仍莫能矯正魏明帝季年欲以燕王宇曹爽同輔
齊王計不早定而孫資劉放得矯詔命召司馬懿而出燕
王魏由是亡晉之所以謀魏者如是為晉子孫可以自察
矣武帝在位三十五年知太子之不慧既不可以靖國祭
楊駿之專愎顧安足以厭衆心哉齊王攸既死至親而撫
國政者獨汝南王亮在内使早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

年三　十五

之預定於安寧無恙之日猶未能保其無變也令駿居中
乘帝迷亂矯命而逐汝南僞詔而專國事駿一顚恣上下
不服遂至賈后得乘衆怒而誅殺之禍及居母激成大亂
觀其所自亡與其所以取魏何以異乎傳曰君以此始亦
以此終其晉之謂歟

太熙元年春正月朔改元

按晉紀太康十一年春十月辛酉改元太熙夏四月己酉
武帝　駕惠帝即位改元永熙而楊駿傳云駿闇於古義
動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咸以為違春秋踰
年書即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
復改元焉以此考之則雖惠帝四月己酉改元而晉史終
諱而沒之故明年遂改元康則令年復稱太熙附武帝之
末明矣今特釐正云

四月以楊駿為太子太傅

或問汝南王亮不出猶與楊駿共政晉室猶可無亂歟余
應之曰不然昔田文與吳起爭功自謂不如吳起者五至
主少國疑大臣未附一事則起亦自料不如田文也厥助
謂沒黥無以踰人至守城輔少主雖賁育不能加也夫人
之才固有能有不能亮私而怯既不能制變且諸王之在
外者未必心服駿專而復挾太后之重以行乎上而天下
所共惡賈后權譎而多智數方居中而用事曾大義之不
知也若賈后者豈二人之能控制而二人者性行不同才
智俱劣位敵勢均固將激成蚌鷸之勢爾亦安足以靖亂
哉駿領職位之實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二千石以上皆
封關中侯欲以自媚於衆亮論誅楊駿之功封督將侯者
千八十一人將以取悅衆心其無知一也駿得輔政未及
朞年而遂誅亮為太宰未及半年而見殺皆玩弄於賈后
掌股之中而不自覺使同居中秉政其亦何能有益哉吾

年三　十六

先所以備論者見魏晉之亡同出一律也

己酉帝崩于含章殿　皇太子衷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熙

立妃賈氏為皇后

古之擇配者必先聖之後名臣有禮法之家豈徒以其閥
閱族望哉其家世明哲則其子孫必非庸佷其家習禮義
則其子女必不狃惡朝居夕處耳薰目染一由乎德禮之
中雖欲而迫之使為非義而犯非禮固將有所不從也彼
嵬瑣兇戾之族豈其黨類盡下愚不肖要汨於其所素習
悠久而不之覺固有以明知其非而不自察者矣夫賈充
身為弑逆陷司馬氏於大惡不惟免天下之誅而極天下
之貴令武帝用荀馮沈之說乃納其女為太子妃彼耳目
之所聞見者果何等事而可望其輔導太子共成德善哉
衛瓘五不可之論要有所難言在乎不言之表帝固亦察
也妃既得志而其父家且煊赫聲勢朝夕之所教導者惟

欲天下之大皆無加乎一己惠既登極貫位中宮徒見惠帝非皇太后之所出將欲自操天下之權而深恥乎太后一人以區區之名臨乎其上駿也又以太后之父得總天下之事以臨其父故以其家之所習見者施之母之婦姑而不恤也雖前日保庇覆護之恩豈復置念哉夫后以婦而弑姑且使惠帝得以子而廢其母環朝廷上下之臣無一人死爭力諫者則太子適也又非己之所出顧殺之何害上而弑君之母下而殺君之副貳曾未嘗少動其心則其屠戮大臣殄殺宮妾頓將復何所忌哉天地之經外逆而不復顧人道大分覆泯而不復留以三綱五典之首為禽獸所不忍為之事欲天下之不胥為夷狄其可能歟

年三　十七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三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四

晉

孝惠皇帝

元康元年正月改元永平　三月殺楊駿夷三族改元　還楊太后於金墉城

按春秋魯威公十八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濼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薨于齊是齊人弑威公姜氏固當與聞也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稱爵而不稱族罪文姜之與弑也言孫而不言奔避國人之逆君母也文姜之惡當見絕於其國而莊公母子之情終不可以自絕於天下其後文姜歸魯富淫于齊于禚于祝邱于齊師春秋復以夫人姜氏書之是雖極惡大逆有如文姜聖人終亦不敢逆斯人之情以子而廢其母也罪苟未至於文姜雖哀姜與聞乎閔公之弑春秋書孫于邾猶且以夫人姜氏書之況無罪而敢輕議哉上官桀欲亂漢而昭后如故霍禹謀不軌而霍后不廢漢大臣去取之間固得輕重之權矣而光武皇帝乃獨追廢呂氏於二百年之後雖將以示訓而非所以明禮也今賈氏婦也無罪而廢其姑惠帝子也無罪而廢其母禽畜之所不為而晉群公有司乃援春秋書夫人孫齊之法為比是豈春秋之法哉春秋者萬事之權衡義禮之規度也稱是非於錙銖之微析得失於毫芒之細不揣本末而輕用之則聖經亂而天理滅矣故特為之辨

年四　十

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以楚王瑋為北軍中候六月詔諱起兵殺亮及瓘因以專殺并諱而誅之

賈后以三月殺楊駿以六月殺汝南王亮衛瓘以殺亮瓘明日而殺楚王其譎智忌慢不下呂武雖明主制之猶未必克別懦愚如孝惠哉駿之偪亮之專寒之勇銳再為賈氏磨斧而殄大臣固皆宜伏誅以瓘之正靜方直筆之

傳物先見不能相時而為進退薦建璧於閨闥之間而以脂澤污辱之迹以身徇謂之愚可也然伐蜀之役惟以交造而殺二將惟亮之誅也華諷賈后以無罪而戮帝弟寬乎痛哉方堆知惠帝不慧固嘗有憂國之語矣然武帝凡二十六子雖八子不顯自惠帝外十有八人猶可差擇也繼武帝不能捨子以立弟獨不可捨嫡而立庶乎史稱楚王瑒濟好施能得衆心懷華憂其專權獨不可罷其大政遣之就國哉無罪而遂殺之乃以身交后黨而專大政雖十年之間不至他變卒亦不免誅死華固有以取之也

元康四年司隸校尉傅咸卒

咸之言曰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畏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忠益而反見怨疾乎善哉斯言世之人臣俱當大書而自稱之非特為楊駿兄弟發也夫咸仕於永興元康之間剴切楊駿而駿不能忌糾正汝南王亮而亮不能斥屢抨權貴而不為忤數進忠鯁而不為訐若昏君悍后之朝而無他變遭楊駿汝南之誅而獨獲全優游九卿身名俱顯獨保首領而傳世胄視一時諂媚順諫之人固已齒腐骨朽矣正直不罪遠衆臨別有悲色田蕾語之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殺人哉士大夫知酒色之能殺人不願在乎作直官京師得疾可以致死不願在嶺之外則去就進退之節可以自明矣

元康四年大饑天水六郡流民就食梁益者數萬家

安氏可與行義危氏可與為非飢饑苦札而上不恤流亡逃適而上澤不施此盜賊所由而起姦雄借以為資也晉自氐羌既反之後且荆豫楊冀州大水關中荐飢隴西六郡流民就食漢川者數萬家郡國既無賑贍之策朝廷復無存恤之令而李特兄弟獨營護而賑救之衆心安得不歸向哉夫寄食巴蜀之請固當辭却使能用武帝之法發倉廩以食之募富民以賑給之隨其部落分之而就食因其所至資之而使之行庶可無亂今特使人持節慰勞而留察之不使入劍閣縱使李苾不受賂流民不至梁益安能保之使不為叛哉

元康七年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以釋其蔽

無為之說起於易大傳論語非徒老莊語也易論無為之旨其感而遂通者常在論語言無為之治恭己正南面者不泯語易之無為而猶有感通言舜之無為而本之恭正則是無為者未始不為其所謂無言者未始不有也老莊之說固嘗矯之以歸虛無矣而其言則曰有之以為本無之以為用無固未嘗舍有也

元康九年正月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獲齊萬年

人主之御將惟以賞罰人臣之盡力破敵亦不過貪功畏罪而已其能捨賞罰之外為義而忘節立効以報國者殆無幾也爵崇位極養寇而不之治刑慢罰弛使下之人玩敵而不之力以是致敗者不可勝數而晉人乃以趙梁二王而當方張之羌氐詎能成功哉不惟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為之用然論以任用孫秀沮撓軍政以至解系之敗形以彈刻宿仇通遣不救以致周處之死表奏交馳而上不聞罪咎已聞而罰不及此氐衆所以蟠結終以孟觀成功儻使早從陳 之言觀以為周處先驅協力治敵亦未至於滋蔓難圖連敗數將也

太子洗馬江統作徙戎論以驚朝廷

徙豪傑以實都邑徙饑民以實塞下去者懷土而重遷留

者蕩然而離析然猶不免疑懼搖動況根連蒂固之虜黨伍生聚之衆且驅之遠徙乎然禽獸巢穴於中原犬羊屯結於心腹醞毒胎禍久焉必發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晉承漢魏積弊三百年之久其景象已兆矣郭欽滕脩武帝請因平吳之威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江統獻策孝惠請因平氐之後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諸羌著先零罕亦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是二者之策固善矣然武帝之世邊患未作而匈奴氐羌以衆降者前後十萬人帝方受之而弗卻其能為他日之慮徙安居之虜哉元康之間晉政荼矣以積年之力僅困孟觀以平氐羌以劉淵五部之衆方豕子晉陽汾澗之濱摩牙搖毒固將伺釁而四起設統之言得用將奪之使變也使能循之而無變以愚帝之愚賈后之逆諸王繼相屠戮於數年之間雖羣胡居大漢之北羣氐處蔥嶺之西亦將乘釁投隙相繼而為虐況走夏之混揉哉

年四

四

十二月壬戌廢太子遹為庶人

永康元年三月癸未殺太子於許昌　癸巳梁王肜趙王肜

趙王倫齊王冏領兵入宮誅賈謐廢賈后殺張華

賈后以婦而弑姑且殺君之冢嫡國之儲副不孝不慈罪通于天固已見絕於臣民不可以母天下配皇極矣春秋之法路人皆得而誅之釋而弗誅是逸賊也從而受命是黨惡也黨惡逸賊厥罪惟鈞任是責者獨不在機要大臣乎武悼愍懷之廢張華皆處機要須議臣之列既不死爭裂領后戚也請華廢后而立謝妃華既不聽劉卞華所信愛也請廢太后而安太子華又不聽卒至母后遭弑嫡儲廢黜討賊之謀反出於孫秀流伍以致速愍懷之斃而成倫倫之篡華雖身不自免欲逃天下之責可乎

五月淮南王允舉兵誅趙王倫不克孫秀族誅潘岳石崇

讀潘岳賦見岳所自序養親之樂凡為人子孰無是心哉然人子之事親要以養志為本啜菽飲水而不致貽親之憂固足以為樂徒有以養其身而不能使之無累祇務娛悅其耳目而無以順適其心雖極一時富貴備萬鍾九鼎之奉其又何補乎岳舊事楊駿幾不免禍召為博士以母疾去官岳亦可以自戒矣晚乃與二十四人諂事賈謐至為之望塵拜車附會妖后特與之構殺儲主繼於親庭尽禮是亦未免以所賤者事親也而況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既不改而閑居一賦深以仕宦不達為怨而特以少年猥從事乎賈公間之辟為美大抵借親以徼謐等使之起用耳惡稔釁積巢覆卵毀使要白之母同殯命於不貲之誅臨刑就別始以負母為言何知之晚哉

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改元建始遷帝於金墉以孫秀為中書監東朝其餘黨與皆為卿將

年四

五

項羽以貪吝爵賞而亡高祖以饒人爵邑而昌漢人皆有是說也世固執之以為興廢之占是大不然高帝之輕於用賞蓋在於用賢之際而項羽之所以失事者正以得才而復靳祿爵耳視高帝前後所用無非一世之英豪則知所以饒人爵邑必不施於羣小之地若楚之碩德瓌材俱以不見用舍而之漢則却印刓敝而不忍予者必非欲其一切妄以與人也夫一爵之施足以稱人之德然後足以使天下之勸一祿之授足以稱人之功然後足以使天下之慕使蓬人而皆可得則得反以為恥妄庸無能之人而皆獲受則凡獲受者豈以為芬華哉晉孝惠世蓋多故矣臣用事懼無以榮繫衆心悉以厚爵誘之楊駿之輔初政也詔中書羣臣皆增位一等二千石以上皆封關內侯汝南王亮之繼駿也論誅駿之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趙王倫之篡也封其黨與尽為卿將下至奴僕亦加爵位天

下所舉孝廉賢良皆不試封吏太學生年十六以上皆補
吏自知其姦逆難掩意將以是收合衆心也然其敗亡旋
踵終不可掩濫賞妄爵果何益哉
三月齊王冏起兵許昌河間王顒起兵長安成都王穎起兵
於鄴以討趙王倫四月辛酉左衛將軍王輿勒兵入宮誅孫
秀迎帝復位癸亥改元丁卯賜倫死
至逆之人天地所不覆載神民之所共憤也是以漢兵共
起設莽而殺莽以應漢兵者得於三輔之豪傑晉兵共起
誅倫而廢倫以先晉師者得於郎衛之近臣篡叛凶逆結
怨內外雖親戚兄弟不可保也剝牀穀之下宮掖之內矛
是日成都王穎至己巳河間王顒至甲戌以齊王冏為大司
馬都督中外與成都王穎並加九錫河間王顒為太尉穎歸鄴
諸王以王倫篡亂遂合兵糾正於義當矣兵未至而倫已
誅三王不反兵還國而留至以困京師各據重權而徼殊
年四　六
禮雖欲人主安居詎可得哉穎以盧志之言雖即還鄴不
受九錫然覬覦怨望之心醞藏實深迨起兵以成大亂詳
觀本末然後知平勃誅呂謀略之深遠也方祿產都將相
以圖不軌齊王襄瑯琊王發兵俱西產祿遣灌嬰拒之嬰之
與諸侯連和外兵未合而平勃已誅祿產矣遣使使齊王罷
兵且詰以無虎符擅興之罪齊王震悖反國而不敢校漢
由是遂當倫之亂居晉朝者既無平勃而倫所遣孫輔張
泓侍伍以拒三王大抵皆賊黨也又非灌嬰冏穎顒又各
徇利而動又非忠奮義激如齊王父子也賊除而兵不戢
事定而衆不散晉由是亡使平勃灌嬰之謀不審齊瑯琊
之兵不罷漢其不為晉乎
七月復封常山王乂為長沙王遣開府驃騎將軍
太安元年河間王顒舉兵表請長沙王乂廢冏還第以穎輔
政十二月丁卯乂將兵入宮誅冏赦天下改元

古之所謂九族者其推宗旁及甚遠而小大宗法雖一宗
百世猶輯睦不替也故堯舜以睦族而昭百姓周人以宗
法而繫民心蓋一國之廣不過數十姓若干宗而此族宗
之法修則天下之勢盡舉此古人所以建國大封同姓也
晉人之有天下固欲懲曹魏孤立之弊多封王侯以強本
根然不知明德以使親睦祇滋亂而已太李之初雖趙王
倫得罪於天下盡去屬籍然汝南王亮之於楚王瑋從祖
也齊王冏於長沙王乂乂於成都王穎皆從兄弟也又之
於穎則同父昆弟穎之於河間王顒則三從叔父也穎之
於東海王越則三從兄弟也穎於南陽王模又其叔父也
蒙無小大舉反刃相屠罪無重輕悉稱兵相向自元康之
至元興曾不數年瑋既殺亮　而瑋亦不免冏
穎顒乂同舉兵以誅倫而冏亦繼敗乂既誅冏而穎顒亦
復舉兵以伐乂越既殺乂而顒復殺穎而南陽王模終亦
年四　七
殺顒王室由是而播遷劉淵由是而跋扈求固根本而反先
撥求為藩翰而反自戕豈不痛哉
太安二年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表請長沙王乂還國顒遣張
方將兵出函谷穎遣陸機將兵屯河橋乂奉帝禦之大破陸
機於臺淵穎族誅陸機
君子隱見當觀治亂而其用捨也當權逆順夫陸機以亡
國之臣毀節任晉以王朝之參佐屈己侯國若成都王穎
昏愚無斷嬖惑信讒而機以一身居群怨之間不能先時
引去以避禍亂既已非智矣今穎以私怨而攻長沙以非
望而犯宗國理悖勢殊雖庸人猶知不可而機之弟兄乃
甘為之馳驅是豈明哲哉臺淵之戰親與王師為敵猶幸
失利得以讒謀見誅設或得雋親犯乘輿其將何以自立
於覆載乎方機之受任也白沙督孫惠與機親厚勸機以
都督讓于王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遂

昌眛以行致大敗夷族夫機雖將種其實書生自去兵入晉之後未嘗一居行伍一旦不顧逆順徼功而受將鉞使早辟而復誅亦豈至夷滅哉唐人有言陸機識能辨亡不救河橋之敗使機果有識其肯為河橋之行乎

永興元年正月東海王越以人 金墉城改元成都王穎入京師復還鄴以穎為丞相越為尚書令

顒穎之舉兵討齊也檄以乂為內主齊欲齊王殺乂耳齊既襲乂而乂與戰遂至殺冏非乂素心也未及數月而穎與顒復起兵伐乂乂豈有罪哉雖外寇焚蕩於京國乘輿播越於草莽而人未嘗一日虧奉上之禮求與穎和而穎不聽城中粮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屢破穎軍外兵漸弱而求海王越慮事不濟乃潛收乂使甘心於張方之手以致成都肆酷劉淵得志豈不冤哉齊王得謚武閔長沙反謚以厲晉之公論泯矣

年四

八

劉沈襲長安敗死之

天下有大分其等威品級不可不素辨也一家之所尊者祖也父也祖其旁系而緩屬者皆由祖父而後生天下之所尊者君父其流屬而役使者皆由君上而後立凡一家之中所以賜餽而撫養者雖或得之子婦季仲之私而推其所以由致無一事一物非祖父之德也凡一國之中所以任使而恤遇者雖或得之主將察采之私而推其所以由致者無一事一物非君上之德也此義素明則家無悖理國無逆節矣嘗概春秋戰國以至漢晉犯順抗尊之禍多見於天下一人之為逆俱不免群下族起而景應之何哉正以各私其所私而不知其所由致也若劉沈之言豈不義哉沈為侍中奉詔而統蜀軍道由長沙河間王顒特留為軍師而代之席遂因得以統雍州顒與張方之犯洛陽也詔沈起兵征顒合七郡之衆以擣長安之虛顒還而張方反沈雖不克以致誅死而其言則曰知己之恩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以違天子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薺其言豈不明白純正以風厲萬世乎彼石超張方之流真與蠛蛆蚋乎

永興元年成都王穎入京師復還鎮鄴詔以穎為丞相越為尚書令 二月顒表立穎為皇太弟都督中外顒為太宰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穎穎使石超逆戰于蕩陰王師入敗超奉帝歸鄴改元建武越弟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及安北將軍幽州都督王浚及鮮卑烏桓皆起兵以攻穎 八月浚騰大破石超於平棘穎奉帝南奔張方迎帝還宮 十一月張方劫帝西幸長安復永安年號

十二月廢太弟穎以越為太傅與顒夾輔帝室改元

穎之誅倫也一聽盧志之言能辭位以歸藩辭九錫而盡臣禮蔚然有賢王之譽及既驕溢舊節盡變專聽孟玖之言以成河橋之役閘求安王隊至正之論曾不能用反銜恨而竟殺之再犯乘輿家國兩亡其始終行事蓋茫然如二人也用人聽言之際詎可不加審哉蕩陰之逆雖穎之罪然輕慢起兵而無謀躁淺用事而失策倚陳胗而與共功捨石超而使奔去是則東海王越之失也穎起兵未久孽倖用權衆望既睽行將自反越王得政視穎尚新洛中兵亂之餘曾未經理也遽興兵以挑強敵使翠華播蕩而頭危生民罹禍而糜爛王室既弱戎寇四起越雖欲辭其罪詎可得乎

年四

九

新野元公劉弘卒

人之邪正在公私二歧而已公則萬理昭晰凡事俱善無所施而不當無所用而不成私則萬理瘖昧一善不立隨所施而舛雖欲審之而後發終不免於蔽隨所用而謬雖欲擇之而後從不免於誤若劉弘之在荊州其所以能

有濟者惟其公而已時荆部守官多闕所表名士陶侃虞潭等五人皆著顯名節欲以表勵風俗俯廷一欲改用其璿夏侯陟以守襄陽弘之下教乃曰化一國者宜以一國為念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哉用心至此宜其所用俱當所舉俱成哉羅尚以益州殘破請粮於洪綱紀以運道懸遠粮用饋乏欲以五十斛將之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遂給之三萬斛尚賴以自固而洪亦自免西顧之憂流民在荆州者數十萬弘皆給其田粮使得自食擢其賢者隨資受用大哉此心廣大宏闊無有涯涘使推之以相天下而臨庶政亦安至私立朋黨偏用親故以鄰里為壑分杞酋之肥瘠哉

光熙元年十一月庚午帝食麪中毒崩于顯陽殿

古帝王以弑崩未有不知其故者獨帝中毒崩而不知其人胡氏曰羊后無他立之意太弟無欲速之心後庭無爭寵之僣近侍無蟜虔之衆諸王交鬬各已衰謝麪中之毒其誰致之舍太傅越無所歸獄矣其言是也使罪不在越則越當國命國當推舉太官食監左右侍衛之人推毒之所來而討賊焉逸賊不討視君之弑而不知恤越欲自逃其罪得乎

癸酉太弟熾即皇帝位　十二月太傅越徵河間王顒殺之

孝懷帝

永嘉元年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

懷帝當宗室締禍之日能冲素自守門無雜賓不交世事專玩史籍固有譽於時矣則其即位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於羣臣論衆務經籍傳宣乃以武帝期之詎不免家國喪亡臣民屠戮變夏為夷曾一身之不能保豈所遭之運然耶

三月平東將軍周馥誅　揚州刺史陳敏傳首京師

晉永興光熙之間王室雖多故然社稷猶未隕也顧丹陽周安豐皆一世人物或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乃辱身毀節從陳敏作賊豈不謬哉度其素心正以周公瑾魯子敬自處而以孫伯符仲謀望敏故翻然相從說以漢晉制度華譁一書足以探其肝膂故能使之轉敗為功耳要其始初之失豈易湔哉

琅邪王睿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始自下邳移鎮建鄴

孟子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如有謀焉則就之湯之於伊尹威公之於管仲皆學焉而後臣之故王霸不勞若昭烈之於孔明元帝之於王導近於學焉而後臣者歟大將軍身屈孔明以資大計遂王巴蜀琅邪王躬造賀循顧丹陽遂王江東雖其君非成湯威公其臣非伊尹管仲而皆能有成者由此心之虛一誠實有以感激臣下也

永嘉二年石勒寇常山王浚討破之勒降劉淵十月淵以勒為輔漢將軍以劉靈為平北將軍

治亂消長禍福倚伏迭相循環未嘗有所窮止也雖治平之世未嘗無姦雄睥睨其間在上之人有以潛消而陰制之耳當晉之初諸王猶未交兵夷狄猶未起事也石勒倚都門而長嘯李特過劍閣而竊嘆劉靈撫膺而幸亂劉淵流涕而恐疑藏跋扈飛揚之志於安平無事之日固已端倪先兆矣人主處之其可不早夜以思患豫防哉

十二月以王遜為寧州刺史

成都兵亂數年大盜方竊據之寧州孤立一偏窮賊幽閉州人方奉李釗使領州事不敢擅推刺史乃令治中萬里請命此果何等時而累上奏猶不見省乎此與秦李世常邯上事司馬門何異非毛孟慷慨激烈即欲自刎晉亦未必遂除王遜也

永嘉三年十月劉聰復至洛陽

寇至遷都固非長策至於敵盛已衰不能自守雖大王之賢不免去邠也永嘉之變寇盜蜂起洛陽孤立援兵不至其朞年之間寇盜兩至洛陽捨遷都避寇則無策矣始朝議欲遷都而王衍特賣車牛以安衆心周馥上書請遷都壽春而東海王越怒其不先白己而遣兵襲之茍晞請遷都倉垣而公卿猶豫不行遂至禍敗政和靖康之間國亦有遷狄之議矣亦以衆議不咸事至中止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永嘉四年四月漢主劉淵卒楚王聰殺太子和自立九月雍州流民王如等反於南陽以應劉聰

流民所至當振撫之欲其還鄉要在厚給聽其留止可也茍徒急遣之而不為之策雖有不至敗亡者李特之據蜀王如嚴嶷虞胱之反南陽而附劉淵皆以衆心之不願歸

年四　十二

主者遣兵督行促其令發耳王澄之討李驤也既許其降復襲殺之沉八千餘人於江流民怨怒杜弢時復反湘州流民四五萬家刺史荀兆欲盡誅之一時俱反推杜弢為主經年而後定推是四者論之則流民豈可輕動哉

十月漢劉粲劉曜王彌寇洛川劉琨請兵猗盧共討石虎破之遣使請兵共討劉聰石勒太傅越不許

拯父兄於水火雖手足焦濡而不恤攫心腹於飛刃雖肌膚傷夷而不顧所存者大則小有所不暇謀所求全者至急則他緩者有所不足慮也猶虜在鄴王城孤立兵旅單弱不足以自存四方緩急援應悠久而莫至獨劉琨忠憤借交於猗盧將出兵以討逆賊而越獨以一己之慮憂茍晞满書之得志以為後患遂辭鄴而不之許至於亡國破家毒遍九牧而不之悔是豈復有人心哉

十一月太傅越出屯于項

洛陽之失守懷帝之蒙塵皆東海王越之罪也始領司徒凡宿衛有侯爵者盡奏罷之出者略盡特以國兵數百宿衛而已復越知京師單弱遂以討勒為名出屯于項帥甲士四萬且以行臺自隨用太尉衍為軍司朝賢素望悉為佐史名將勁卒咸入其府於是宮省無復為守此劉聰二萬七千之衆所以談笑馳驅而能殘破也幽王之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小人之負國家專為身謀者類如皇父司馬越而幽王懷帝之所以致敗者蓋宛然同出一軌也

戊太傅騄殺梓潼太守譙登

有復讎之志者雖匹夫單人猶可以遑雖至危極敗亦不至於遽亡也譙登以馬脫殺其父詣劉洪請兵以復讎閱四年而迄殺脫守涪城孤壘李雄李瀼以大兵臨之拒

年四　十三

守四年食盡援絕至熏鼠食之餓死甚衆無一人離叛者非孝義篤至有以感激羣下何以至此城陷而登不屈迄死于雄豈不賢哉

永嘉五年正月帝密詔茍晞討東海王越三月丙子越甍于項軍司王衍奉越喪歸葬東海石勒追之平寗大破之殺王衍等公卿將士十餘萬人

越之暴滅王室天下之所共知王衍為上公既不能正又捨君而為之佐既越用矣越之逆節益著衍亦死能糾柳也越既下世若能鳩合遺旅以扞京師唱率僚屬以赴國難庶可補過萬一而又帥十萬之衆送越喪以歸東海一敗塗地遂以尊號勸進羯賊此狗彘所不為也世徒以清談罪衍而不深考其姦逆之跡何歟劉望劉喬數俱有時名而皆送死於寗平與衍何異哉

六月漢以劉曜石勒寇洛陽　丁酉入南宮帝蒙塵平陽

永嘉六年帝在平陽　二月石勒寇壽春琅琊遣揚威將軍
紀瞻討之紀瞻敗石虎石勒引還
夷狄用兵於南方要未嘗利也而其所以屢逞者亦以南
人過怯深畏不敢追擊使之氣去故敢狃安復求耳石勒用
兵晉世莫敵葛陂之屯圖窺江南元帝一集衆壽春勒遂
恐懼集將佐議之至有請先送款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之
策此豈敢輕南方哉雖張賓之議亦不過以宿仇舊怨得
罪於晉不可復相臣奉故其引還也遣石虎以輕晉兵纔
大兵以護輜重虎既敗卻紀瞻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一
結陳待之瞻不敢擊退還壽春者正以畏勒往攻喜於自
全不暇追襲其後如張賓之素料也
安定太守賈疋前馮翊太守索綝安夷校尉麴允起兵向長
安謀興復晉室敗劉雕於黃丘劉粲於新豐兵勢大振關西
胡晉翕然響應　四月豫州刺史閻鼎奉秦王鄴入長安

年四　十四

九月辛巳賈疋等奉鄴為皇太子置行臺　十二月劉曜餘
黨彭天護攻殺賈疋衆推麴允以代之閻鼎殺京兆太守梁
綜索綝攻鼎殺之
永嘉之亂人神乏主武皇之嗣唯有建興閻鼎契闊長安
扶立幼孺孜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威略未伸身至傾覆
唐之史臣以宗周東徙有晉西遷脩短異途成敗異數比而
論之是豈其類倫哉夫周以積累之澤罹板蕩之禍雖戎
狄之亂乘之于外而翼戴之心不替于中秦人分地而攘
卻晉鄭協力以扈從稅駕東都遂能有成夫晉所以立國
既與周異而關中為都于晉又非洛比鼎之謀遷也而劉
曜驕橫皆山東人既不西向而劉聰長安之師又方內訌
雖揖賈疋扞禦之功南陽王保推戴之力能繼宗統復立
廟社坐席未煖衆志不成鼎既爭權先殺梁綜麴允索綝
忌鼎之功復加誣逐胡崧慮國家威舉則麴索功盛俱按
兵渭北不肯討賊城守幾宮斧逃莫制唯涼州義衆千人
守死不移而索綝責國之心固已輸款于賊矣抗滔天之
巨寇據凋弊之餘基而上下異心內外離散尚欲比周東
遷豈不愚哉

孝愍皇帝

建興元年正月丁丑朔劉聰殺侍中庾珉等及懷帝　四月
凶問至長安太子即皇帝位長安戶不滿百公私有車四乘
劉曜寇長安麴允屯黃白城以拒之　五月以琅邪王睿為
左丞相大都督　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為右丞相大都督
陝西諸軍事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并兩州勒
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三十萬徑
指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同赴大期克
成元勳　八月癸亥劉蜀奉詔至建康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
暇北伐

年四　十五

世之論晉事每以元帝中興不能恢復中原為恨非也要元
帝初心亦不過平定江東而已至恢復中原一事帝實未
嘗一日而有是志也建興之初秦關固亦弱矣觀愍帝所詔
悲惻激烈其使南陽琅邪分陝而治望之進兵協力復讎
雪恥心至懇切矣夫南陽以孺子之微全秦州之境仍交
手涼州而外羈縻乎隴右氐羌之衆圖欲一報不共天之
仇勢固強盛矣然知濤能寡三面受敵張春陳安方爭權
而撓于中非琅邪比也使琅邪奉愍帝之詔以國事而付
王導擇能兵如祖逖者帥之而北與劉琨猗盧王浚勉力
進討雖鯨鯢未戮關中未至遽亡天子不至再辱也今所
告語劉蜀者直以秦越異肥瘠視之不惟無憂國之念且
終不免有幸禍之心況能經略寓縣乎祖逖之行曾不授
之鐘仗露次出師之舉特假淳于伯之首以說天下琅邪
王褒帥九軍受祖逖節度之檄疑可有為矣未幾復召褒

還建業其心果安在尚可責之恢復哉

建興二年三月石勒襲幽州殺王浚

王浚驕暴悍愎妄自矜大妄受石勒之愚弄墮其畫中而不自覺以至喪家失土閼身夷族雖童稚愚瞽亦不至此要無足論者然以劉琨智畫之明終始奉戴王室之中憤蓄夷羯亂華之憤乃以石勒送奉牋之故不察其姦為之喜動顏色移檄州縣其與王浚何異哉琨於冀州之爭雖與王浚有嫌昔不相下之隙然永嘉之禍同於石勒有不共戴天之讎況九縣幅裂群胡席卷幽涼二州輔車相依不可一日非離也令琨忘不共天之讎壞輔車相依之勢而安坐拱視以求快嫌昔不相下之隙謂之何哉切嘗論之苟足以靖亂天下無不可平之怨苟足以共功天下無不可任之人怨無不可平惟君父之讎不可以幸安而遂忘人無不可任惟夷狄之暴不可以苟媚而求合琨不能念

年四　十六

京各之脊而獨惓惓於冀州之憾不能少置王浚於度外而獨欲收納石勒於室中是豈知輕重者哉方勒席卷兗豫飲馬江淮也琨歸其母與其子虎奉書修好欲勒背棄劉聰與同功業豈惟貽笑胡羯雖少知事固知琨之失計矣事功殊塗之語琨當沒齒自省可也乘輿失尊晉陽破壞胡羯日熾關輔日危此果何等時舊怨尚可復銜郡郡尚可撤壞羯虜尚可聽信乎夫羯虜多詐變幻無恥天下之所共知其以厚禮甘言而驕王浚也實欲激幽劉以盡節戮力而驕劉聰也實欲圖劉漢纖琨不之悟其左右前後豈無察其用心者徒畏其強而遂信其詐是猶畏烏喙之毒而嗜其飴窖之浸漬也夫既喜動顏色布檄郡縣幽劉既滅盟約既敗始復結約猗盧欲其誅勒不亦晚乎

建興三年十月漢劉曜陷馮翊遣麴允將兵拒之奉帝往就南陽王保於秦州索綝恐保奪其權不從

建興四年八月相國遣胡崧將兵入援擊曜於靈臺破之

八月劉曜逼長安

愍帝之立晉已無自存之理使麴允之計奉帝往就秦王保猶可合力拒敵也而索綝恐保得天子逞其私志遂沮之而不容往當曜之逼長安保使胡崧將兵入援擊曜於靈臺破之焦嵩二恢宋哲皆引兵至而華輯監四郡兵皆屯霸上使崧因一勝之威引諸軍並進猶可以紓歲月也而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上者不進遂致京城失守乘輿蒙塵以一己之私而忘天下之大憂權柄之不麗己而不顧君父之危辱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胡崧還兵槐里劉曜攻陷長安外城十一月辛未降劉曜送帝于平陽麴允自殺

右西晉四帝五十三年天下未嘗無夷狄亦未嘗無姦雄

年四　十七

也雖中國強盛而明君在上終不能使夷狄無窺伺之心姦雄無竊發之念惟人主自治其國三綱素明四維盡張君上之身無瑕釁之可指朝廷之政無間隙之可入是以窺伺之心化為柔服而其所欲竊發者不得不消鑠而順從也夫晉之亡雖出於羌胡之日盛姦雄之奉起而其所以致此者夫豈外鑠也哉自晉師昭親行弒故以奪人國而弒君之盜乃為創業之宗臣於是天下不知有君臣之分自武帝淫縱無度禁天下嫁娶羅臣之女選孫皓宮人盡納之後宮員至萬數於是天下不知有夫婦之經自武帝猜忌齊王攸出之于外而使憂憤致卒於是懷兄弟之倫諸王因此傚倣互相屠戮自惠帝昏迷賈后專恣以子而弒母以婦而弒姑於是壞子婦之性而太子遹因此廢放國統中絕貴戚之家得殺人以供御膳貴豪之室得以宴客而殺　使令子婦殺妾媵官吏殺吏民特視之以為常耳

貨賂公行廉恥道喪天下於是無法酣歌於齊斬之中而
或以為孝裸程於賓客之側而世以為達放蕩淫佚自以
為風塵之表高談虛無自以為道德之要天下於是無禮
譬人之一身腸胃肝肺凋落而不復存手足耳目頑痺而
不為用塊然獨立豈能久生哉羌氐戎狄萃居於户庭之
間盜賊姦黠趑趄乎藩籬之內橫軀邪騖於土崩瓦解之
後國欲不亡得哉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五

東晉

中宗孝元皇帝

建武元年三月辛卯琅邪王即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
五月乙巳晉主遣琅邪王褒伐石虎受祖逖節度尋復召褒
還建康

元帝之興雖越隔江表與關洛之地不相貫通使當是時
而關中原勢猶可為也劉聰雖據襄國然大河以南猶屬
晉土關中之地猶受晉令祖逖屯雍丘後趙鎮戍日降李
矩取洛陽而河南之民皆附趙固以洛陽曹嶷以青州郡
續以冀州王浚以幽州崔毖以奉天要皆為晉固守耳秦
山保以祁山慕容廆以遼西張寔以涼州劉琨段匹磾以
幽薊固皆厲兵蓄威馳檄四方求為先晉復仇願與江東
合從也使元帝外糾同盟內於百六椽中擇一二能者使
分國之半同心協力受祖逖節度以致命于仇敵劉石雖
銳詎能四面支敵百戰不怠哉令以大軍付之孺子而偏
裨將佐未有以顯名著者水陸四道徑造敵場之語其與
向時露次出師躬擐甲冑之舉不幾同為欺罔幽明乎褒
出未遠而遂召還褒還未久而遂不祿終帝之世無復西
略雖能保全江東其有愧祖宗多矣或曰石虎劉曜之兵
方銳而不可以驟嬰杜曾第五猗之禍方亟不可以遠去
王處仲跋扈之心方且暴露不可以外圖保全吳楚勤勤
自守要亦帝之度時量力耳余曰不然祖逖在譙固嘗一
敗石虎其守雍丘也勤方盡誠加敬以緩其勢王處仲不
臣之心終祖逖周訪之世不敢萌也若曾小虜獨一周訪足
以制之矣使帝下一紙書命陶侃處仲真力疆場其敢越
趄不行乎惟元帝燕安江沱志緼不立奇輪隻矢不加中
原雖祖士稚憤激請行功緒垂立不加獎厲復以虛談之

戴淵擁節其上致使士稚銜恨九土郤續以求救不從沒于石虎而北方之藩鎮始空曹嶷以勢援不接附于石勒始以河為境郤續既沒段匹磾不能復存於是幽冀并盡入後趙矣郗鑒在鄒山三年有衆數萬戰爭不息退屯合肥而朝廷召為尚書於是徐兗諸塢多降後趙矣祖逖既沒明帝繼統後趙入寇襄城城破而祖約不能禦於是退屯壽春後趙寇下邳彭城周撫不能守於是退保泗口晉滑以許昌叛檀斌以鄒山死石生之日至將士之心復攜李矩郭默智殫力盡棄衆南奔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皆入於後趙以淮為境矣即是觀之非中原之沒於劉石實元帝自棄中原也

十一月始立太學修史官

班孟堅稱高帝誅項籍命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興庠序之事也禮稱武王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然後民知孝亦在夫克商下車之後禮樂教養固識急務然事有先後緩急豈可舛為而逆施哉元帝始撫江東疆場猶未定寇盜猶未盡除也始承晉統君父猶在讎敵中原猶污腥羶也羣臣雖勸進猶未敢從方居王位當時所至急者固在厲兵秣馬以圖諸夏捷冰嘗膽以復大讎庠序雖為國之光詎可遽議乎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賁遊盛年盡使講肄道藝雖戴邈之言深明便宜施之初政似未知大體也史於建武十一月書置史官立太學於是知元帝規畫淺隘志緒不遠矣

十二月戊戌愍帝遇害

大興三年三月丙辰晉王即皇帝位投刺勸進者皆加位一等民投刺者皆除吏

中原陸沉晉帝失尊制統中絕嫡冢闕位元帝帝室近親昨國日久爵居上相且親承統攝萬機之治始以衆與播越而居王位今以凶問已至而嗣正統於受授之義正矣猶以周嵩一言之忤而加斥遠以吏民投刺勸進而特與爵賞無乃喜災幸亂是以位為樂處心猶未洪大乎

庚午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中書郎庾亮侍講

人之學有二內以啓迪性真使足以成己之德外以總理事物使足以應天下之變而已固非徒務博識求以振壓寡陋虛為高論求以屈伏坐客也晉魏自正始以來士大夫之學率以莊老為宗虛曠無實高遠不根以簡默拙訥為群言之要以淡泊虛假為萬事之宗以禮法為鞅薄務振去之以為高以政事為灰塵務棄置之以為達波蕩風靡民化士習遂拱手安坐視晉之亡而不之救宜一時君子所當痛懲而深抑也而中興之初大臣庾亮猶鼓唱此說何耶以道論之申韓之學慘礉刻深固足以壞人心而莊老之學誕妄空幻亦足以敗世事豈但不足以成己德應物變也然以情論之刑名法理時有資於政事智術之短淺者誠不足以酬酢世故也孔明寫申韓子六韜以授先主元帝以韓非書賜明帝其亦有取於此哉庾亮謂申韓刻薄傷化不足以留帝心以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使之侍讀是豈矯世之教哉

張寔遣使奉往建康

古者人臣痛宗國之亡而不忍用新君之年號者有矣西晉既亡張寔猶稱建興李唐既亡克用猶稱天祐後漢既亡劉旻猶稱乾祐若克用劉旻直以宗國之滅遂不忍用篡君正朔耳若先晉之亡也則亡於劉曜而罪不在元帝而元帝之立也立於晉亡而非因於劉曜受之實苟有志於晉陽協力江東圖雪仇恥可也不奉江東之正朔其義謂何當駿之世其臣嘗以黃龍之見欲改元稱號至祚之興遂僭帝位改建興四十六年為和平元年及天錫敗殺張

邑始以建興四十九年奉穆帝升平正朔究其終始凡所以不用江東年稱者蓋將自以謀僭也

五月癸丑段匹磾殺并州刺史劉琨

觀劉琨之表慷慨激烈悲感天地忠誠義節昭貫金石求以奬崇王室而尺寸無成求以洗祓仇恥而毫髮未就迨至辱身醜虜殞命殊壤豈不痛哉方越石崎嶇兵亂啓土晉陽造府朝建市獄於荊棘積骸之間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於寇盜兵戰之塲劉淵接壤而城守雜虜慕義而懷附流人稍復雞犬相聞幾成伯業矣然短於控御使來者無以自安迷於聲色使小人得以浸潤諫臣見殺敵國乘間晉陽鐵輯而復破猗盧已附而復離琨蓋有以取之也自是以來志意凋沮討劉聰之期懸於猗盧之內亂誅石勒之策潰於箕澹之喪師使并土震駭難以自立餘衆散潰難以有濟雖泣血尸立竟何補哉然琅邪繼統江左方強琨必不得已渡河而南受命建業與祖逖輩同心協力則氣勢連接大功可成矣失此不圖乃崎嶇戎羯託命異類毫髮不立以身殉之此豈明哲之事乎夫士君子之出處當先觀其所以同事之人其人賢歟固足以同力協謀其人非歟雖有長算遠略未始不中敗也琨雖有經國之才懷復仇之志然其初也以石崇皇甫謐之豪強而與之酬酢固君子之所不取及其中也趙王倫孫秀之篡亂且爲之鷹犬又名教之所深恥今經營國事議除強敵乃復與猗盧匹磾上下周旋是皆所託非類其敗固宜

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庚申詔令公卿士庶各陳得失御史大夫熊遠上疏論事

立國者必有名義義明而後言順言順而後事成一或反是不惟無以號令遠近固無以驅役群下也元帝之所以植國江東系隆晉統者果為何事群臣內外所以推戴勸進懇勤懇切者果為何說而六七年間群臣上下所以告語勸諫者要皆常務耳請立太學者戴邈也請誅孫秀者陳頵也請崇儒學者應詹也以劉隗則抨劾細故以賀循則補緝舊禮其欲戮力中原誓滅醜虜獨一祖逖耳曾無翊贊推輓者王導新亭之言竟不復念名義果安在乎今熊遠所陳三失乃以梓宮未返讎賊未報務在調戲酒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名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為當世之急雖晉之君臣不能施用譬震雷之覺群寐曜日之燭暗室要於名義有補云

大興二年祖逖退屯淮南

兵有強弱時有利鈍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以小挫衄而遂怯衆者不足以立大功也祖士稚慷慨悲憤誓清中原一至譙城而樊雅襲之一治浚儀而陳川叛之一敗于石虎退屯梁國一挫于桃豹退屯淮南以勢觀之疑若沮喪凋落無復進取矣士稚不以為恥造設奇畫力招降納附進營雍丘摧敗石勒使之乞和求好不敢窺兵河南此其功未易量也

太興三年二月後趙石虎執冀州刺史邵續

邵續始從石勒一開段匹磾之言遂棄其子奉土歸晉六年之間關數十戰從為石氏所執雖遜辭以緩死灌園鬻菜以供衣食終不臣于石勒志可嘉也方續被攻劉胤言於元帝曰北方藩鎮盡矣惟餘邵續而已如更為石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請發兵救之帝不能從方是時郭默將兵入洛河南之民盡歸李矩大河以南盡歸祖逖勒方南北牽制畏鮮卑之兵不翅羊鼠之忌虎狼也使晉以一救援之詔　祖逖李矩攻其腹背且從段匹磾自劉反柳東指續豈至於遽亡哉

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

鄭昌有言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采汲黯在朝淮南爲之
寢謀豈不信哉王處仲跋扈飛揚之意固非一日獨畏周
訪祖逖而不敢發訪在襄陽處仲以訪不得荆州就其恚
怒手書礬解遺玉梳玉環以申厚意訪抵之于地務農蓄
兵陰欲圖之處仲不敢與校也訪下世處仲遂欲奪襄陽
以與郭舒朝命召舒爲右丞不之遣也逖死未數月而處
仲之兵已向建康矣爲國而欲強根本處朝而欲戢姦軌其
可不用人才哉
大
興四年九月壬寅祖逖卒於雍邱
祖逖之北伐元帝未嘗與之兵也特自將部曲百家未嘗
給之鎧仗也特自起冶鑄兵器而已廩給以千人布匹以
三千是詎能皮事耶然渡江擊楫之誓固已氣吞羯虜寰
儲中原矣自建興之元至是九年進屯淮陰進屯譙城朝
廷未嘗有尺紙撫諭之語退屯梁國退屯淮南朝廷未嘗
年五　六
有一介策應之卒是逖之所自任者蓋若家事而晉之所
以視逖誠以度外處之也逖與士卒同甘苦約己務施勸
課農桑撫納新附處人下士雖疏交賤隸皆以禮結之百
姓感悅比之父母偃蹇鎮戍歸附日多雖古之善守邊者
何以過此方且推鋒掃昔幽冀使歷以歲月何向不濟而
乃以憂憤致卒天誠不祐于晉也或者謂逖以石勒脩家
之故與之互市以勸殺牙門叛童之故遂深德之自是趙
人叛者一切不納不當以羊祜之事施之僻羯是大不然
夫敵境對壘無非晉民進取大體不尚小利勤方假託仁
義欺罔遠近使彼德我虐是豈所以懷服遠民哉逖方進
營虎牢敵始日蹙要非以胡羯小恩而遂沮止也然以戴
淵擁節之故乃致快快不祿無乃於容人之度猶有未宏乎
元
昌元年春正月王敦反於武昌
處仲之反王導不能無罪也晉靈公欲殺趙盾趙盾出奔
其弟趙穿遂弒靈公于桃園春秋書曰趙盾弒其君夷臯
客有毀郭解者解之客殺之公孫弘曰解雖不知其罪甚
於解殺之遂族解二事雖不同原心定罪推其所自來趙
盾解固有難辭其責者導既當國處仲其從父兄也以王
氏失職致興兵犯順導不能防之於始又不能止之於令
雖欲辭其責可乎處仲在太傅衍時于以揚州固爲三窟
計矣渡江以來僅斬華軼平杜　兩事耳職以大將軍
三司權以都督六州判史江州侯以漢安聽自選置天下
孰加焉設能收復九縣奉迎乘輿其將何以賞之哉中興
方建擢拜荆牧特以劉隗用事之故怨謗盈紙導特不與
而已爲骨肉近親無勸戒之誠以鈞衡重臣其可無備禦
之計乎賊旣東下始闔門待罪石頭失守位爵如昨也行
曾聽報恩怨不免假手于賊自殺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
而死一語推之導雖有格天之烈蓋世之功欲免趙盾郭
年五　七
解之誅終不能也
閏
月己丑帝崩
元帝渡江十一年而後即位即位系晉統又五年而授明
帝其經理江左總十有七年要不爲不久也布練之飾施之
殿帷雀釵之費靳於後宮非不儉素也棄觀以聽訟勞躬
以聽政非不勤勵也知以酒廢事遂引觴覆之終不復飲
非不勇決也罷不急之務應非軍事者一切罷之非不知
務也秀孝之科舉於郡國百六之掾備於左右非不用賢
也諫謗之求形於鼓木封事之上詔於熒巽非不聽言也
逹西幽并無不輸款司豫徐兗咸皆顧附非不得衆也然
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畧區區僅全吳楚終於藩臣跋扈
忠將憤死不能仰配宣先收復舊物何哉以江左爲可立
國無意乎京洛以琅邪爲可撫封而不復志乎仇恥故也
宣王不以反位而即安南征北伐終身而始定光武不以

得關洛而遂息從事隴蜀垂老而不衰故能成中興之功
乎王不復西而徙屯戍于毋家豫吳俛首摹魏而徙宴安
於江渚此其所以偏據一方歟

肅宗明皇帝

大寧元年趙世子亂歸自里匿都鞠封為永安王

立嗣必子立子以長此天理也不可以變雖在夷狄猶知
守之況中國乎世之議立嗣者見周文王舍伯邑考而立
武王光武廢東海而立明帝無有禍亂遂執之為說欲亂
長幼之序是烏可哉劉曜欲立次子嗣而廢太子韓廣進
曰文王定嗣於未立之前固可光武以愚而廢其子豈足
為法以東海為嗣未必不如明帝也況東宮者民神所繫
豈可輕動而其子嗣亦曰父之於子當愛之如一今黜熙
而立臣臣何敢自安陛下苟以臣為頗堪驅策豈不能輔
熙以承聖業乎熙卒不廢觀二人之言則光武明帝有慚

年五 八

德多矣李雄其妾子十餘人不立立其兄蕩之子班為太
子使他后毋之太傅驤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
而防篡奪也都宣公吳餘祭足以觀矣雄不聽驤退而流
涕曰禍自此始矣後十一年雄卒雄之子越殺班於殯宮
而立其弟期自為相國李壽自 襲成都殺相國越廢期
而自立成由是衰立嗣不以長則劉曜之議可據立嗣不
以子則李雄之事可鑒也故特表之以示後世之君子

大寧三年六月溫嶠為丹陽尹

人臣不幸陷身於姦臣敵國求欲令身以自釋至不得已
而用權道君子固不之責也關羽立劾於曹公而後歸劉
備溫嶠密進謀於王處仲而後歸晉是豈得已者哉察其
用心哀其不幸可也若嶠之佯醉而擊錢鳳亦不過為周
身之防固不當以詐繩之也

帝宥王彬等 不禁錮參佐

晉自五王之亂屢敗王室羣臣隨成敗以為向背賞罰不
行天下由是習為故常無復畏忌是以東晉藩鎮動輒跋
扈其臣不輒和而順從之亦未嘗有沮忤也王氏謀叛至
是數年使晉臣子皆明知逆順因其來朝而逆折之禍何
自生否則委身而盡去之不得而嬰顯戮顧將誰與為亂
疑似而不知避逆亂而不之止徒曰此心實為王室事
之既平且不為法愛惡將何以懲沮後來哉凡尊之受當
彬受任與夫舊僚之不禁錮王氏群從一切不問皆非平
世法也使一時盡付之法踰年越月更赦而後滌洗之詎
不可哉蘇峻庾亮桓溫之繼亂其肇謀蓋自此云

李矩棄衆南奔

李矩自永嘉四年力守洛陽獨與賊抗至是南奔終始凡
十四年無蚍蜉蟻子之助而日抗虎狼豺豕之衆鄰城盡
沒糧食單盡乃能招張肇用郭誦襲破劉暢釐退石生以

年五 九

致劉聰憤死世龍引避靳準輸款而梓宮幾反名將沮潰
而洛陽遂空河南之民相率歸附是豈一手一足之為烈
哉使晉之威靈猶能遠及四鄙之援救猶能策應不惟未
至奔潰開拓恢復之功庶猶可冀也今孤立無與校盡力
殫郭默沮喪而先歸士卒畏怯而內叛棄地南向餘衆盡
沒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盡入從趙以淮為境矣豈不痛哉

顯宗成帝

咸和元年癸酉以車騎大將軍郗鑒為徐州刺史示奏司徒
無大臣之節 免官

誅呂迎代而重厚少文者已有驕色擁昭立宣而忠謹小
心者已失故節甚矣人心之難持也使無朱昌袁盎之抑
勃或不免光不能自貶以從嚴延年之劾霍氏以亡推挫
者修汰之藥石箴規者盈滿之推衛功臣其可一日少此
哉以王導之恬治無欲謙謹自守宜 此心之能持不至

驕溢矣然幼主方立進璽大事此何等時而可辭疾不至乎上廢朝謁之儀下修祖餞之禮誠非所以表勵百僚也卞以是奏劾之有功於導矣方元帝初立詔導同陞御坐導以太陽下同萬物辭之要為知體夫成帝雖幼沖國人主也每見則為之拜每坐則為之興手詔則曰皇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導受之而不之避安之而不辭已為失禮既加元服親宴其府至併拜其妻此果何法與周勃以袁盎加敬孔坦諫成帝動宜顧禮博納朝臣導聞而惡之不容其侍中而出之為廷尉有愧乎周勃多矣

咸和二年徵蘇峻為大司農

庾亮之召蘇峻其說曰峻必為亂今日召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其言正以晁錯制吳楚為比錯挑七國以成逆亂固誠無策矣然吳楚之禍猶在數千里之外漢方強盛居中持兵律足當緩急者猶有條侯也今峻在歷陽迫近京邑且晉方立國已不堪王處仲之變況一時見將無一足任乎亮既不得眾情且無備禦溫嶠請入衛建康不許三吳欲起義兵亦不許郗鑒欲帥所領以赴難又不許孔坦請斷阜陵以俟其至不聽陶回請伏兵于丹陽以邀其師又不聽拱手端坐悞諫敗謀自取覆敗以至京邑之焚蕩乘輿幽危若亮之罪豈勝誅哉禍亂之在天下其未作也無不可弭其既作也無不可治正在夫君子平居深思先事審處耳無以弭之於未然而不能治之於已然且汲汲而激之使之速發錯庾亮之愚蓋異世而一律也況峻特羈旅之臣無黨與之助未嘗立功新受委任使亮用心平一處事精審不私行罰聽妄動躁舉以集眾怨勞結征鎮以殺其勢漸分屯戍以弱其兵益強禁衛以備其患遲之歲月峻將自沮顧安敢亂縱其必亂亦何至如是之顛沛乎寇平禍息不正東市之戮而猶厚加褒賞再畀大藩使趑趄飛揚欲禦蘇峻之逆王導不為無罪也

咸和三年五月乙未蘇峻遷帝于石頭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俱起義兵受郗鑒節度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人臣之常分主爾忘身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人臣之大義也若好利而不顧國有便利則趨有患則逝背為全家保妻子之計社稷之難將誰與守哉蘇峻之叛也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王導庾亮皆大臣富國俱不免携子息同兄弟奔竄遷妻子入居宮內在內獨劉超遣家僮從軍嘗擐甲以為軍資戒其子以捨生取義勿以毋老為累在外獨虞潭母孫氏耳超與孫氏明義光烈輝映萬世其家固未嘗亡妻孥固未嘗死也彼遣家避難如蛆蠅糞穢亦安知其果能自存乎

陶侃斬蘇峻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以南渡人物攷之若陶士行之機略志緒蓋不多見史氏乃謂士行據上流擁強兵潛有窺窬之心終不得自保全者豈以其驕吝也哉方士行戮陳嘏於江夏馘杜弢於長沙斬王機杜洪溫邵於始興智略輻湊咸令風馳固學好之所畏服多士之所依慕也若其綜理微密幹局宏大運甓自力以志乎中原覆盃自戒以勵乎僚佐每所臨莅輒得人心隨所措畫俱有方畧使以復寓縣為功不以近效而自足以憂國為志不以近功而自滿豈特為中興宗臣雖古之名輔孰能過之然平王敦而驕心先見以不預顧命而客心已啓矣夫蘇峻以藩臣犯順義兵四起士行身為元戎志在王室使投機而奮挺力而先以一死報國猶恐不及今受溫嶠之檄始則自懷顧望遲疑而不輒發中則靳惜糧力悔怒而欲東下雖迫從眾言克靖大憝要其驕

吝傲上之心不可掩也史氏以折翼之變決指之怪遂以窺窬議之豈以此哉然士行於平郭默之後威震夷夏大將殊禮之賜謙遜而不敢受屬纊辭祿之言誠實而不自飾吐出肺腸對越天地至籍兵食綸府庫歸之朝廷而以後事付之司馬無一毫為其子計正不當以處仲蘇峻疑之要其所以酬應王導陵折庾亮等語蹇踞倨溥傲然自尊在淺心隘量氣得意滿者類不免此於士行何誅

咸和四年夏四月乙未温嶠卒

温太真詭擊錢鳳去王以歸國絕裾辭母為劉琨而使晉去就二事容有可議者然太真既為晉臣義不當為叛賊用徒死而志不伸於晉無益也雖用詐以求濟反經而合道以周身之防寓愛國之實要無足訾但從劉琨在并土之日雖策名委質已為晉臣要不過乎北參軍耳朝不坐宴不與持書而使江南幕府猶有他士也母在則當從

年五 十二

母亡則當從君以一時將命之故而與慈母為終天之決死生契闊養殯俱廢雖平二大寇力扶王室無愧大義居重位受劇任累爵厚賞吾親不與焉反之人心獨無恔乎姜維仕蜀其母書令歸維曰良田千頃不許一畝但存遠志何用言歸維從此語天地所不覆載也太真本心實在王室固非若齧臂仕楚者專計爵祿然以權衡銖兩而秤之存晉之忠其猶在事母之後乎

以郭默為江州刺史

詩曰不僭不濫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高宗所以中興也晉於王之叛則赦其參佐而不禁錮釋其群從而不誅責於蘇峻之叛卞不赴國難者也則轉側廣州死加贈謚衎欲以峻叛者也既釋其罪且欲加賞庾亮激峻之反者也既免重戮且移巨鎮賞刑如此欲姦黨逆儔懲畏戢伏得乎後將軍郭默以私憾殺江州刺史劉胤王導以默驍勇難制遂以江州與默而梟首於大航賞罰無章一至於此宜陶侃憤恚不避不俟詔旨而先進兵也以導之寬洪和平誠足以繫人心然含忍狃弛亦足以養奸回中興之不及究東轍之不能西其以此也夫

咸和五年石勒族祖約

祖逖擯胡以忠晉其子叛晉而事胡氣血同體而趨向與尚是豈不悖哉夫人臣之事君未嘗為身計簡豈為子孫一家之謀縱靡軀粉骨開拓八荒亦不過自謂吾職之當然耳安敢自恃以為一己之功而有他覬乎周公大公勤王室宜與天地相與終始而禽父伋父服事康王未嘗有一毫歉然之念不幸功臣子孫之不肖有如約者乃執前世之勳烈為僥覬自營之策意侈志汰渺無涯涘一不滿恨怨叛繼之此所以盛德多無賢嗣功臣多至破滅也祖約志節器業與父何若晉人不察乃使繼踐父職擁兵邊陲雍丘

年五 十三

不守退走壽陽大戮不加其身晉於是失刑政矣約不自訟乃反以不預顧命為怨內附叛臣以犯王室外奔強胡以家族得誅於石勒固有天道使祖氏之祀幾不血食止維何辜乎推此類考之則教忠之訓家豈可廢教胄之職國誠不可緩也

咸和八年春正月丙子趙主勒遣使修好詔焚其幣

凡物有血氣者未嘗無憤恥也匹夫遭戮辱之毒雖鄙里之寬慈者懷憤孺子經陵暴之脅雖族黨之頑鄙者知恥挺身而鬭殺身而不之避攘臂而呼詬罵而不之擇裂眥而視羞惡而不之見血氣所激人情皆然而況乎天下之憤宗社之恥乎攷之典禮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共四海夫力能則復力不能則已可也而今至於不與同覆載共斯世者何哉豈亦以至憤至恥不可以復溺洗乎晉之事痛哉永嘉建興再世不得正其終晉天溥海一

民不得安其業宗廟灰燼神州陸沉為晉雖犬俱有忿怨況其臣民與其子孫乎雖首禍者為聰為曜其子孫遺族已殲夷於靳準石勒之手而勒也實為聰曜脅元而置力者揆以天下之大義子孫臣民不能犁其庭寢食其皮肉固已為千古罪人尚忍復與通使復與修好而受其幣乎詔焚其幣終晉之亡不與胡通晉人於是知義矣或曰胡勢方張絕之而不之講則遊騎駸駸力不暇給將無以為國如何曰不然以家報讎者不有其家以國報讎者不顧其國忘父祖之憤恥而獨念國家之興壞是懷安狙利而忘大義也豈子孫臣民之事哉方勒之勢奔突九縣如崩濤潰堤飄蕩東下勇裂而不可禦然自晉人焚幣之後終不能一矢加乎江南也預計乎未然而不念已往之憤深懲乎已然而盡忘乎無窮之恥飲恨包羞甘為讎役雖晉猶不屑為之況其不為晉者乎

年五　十四

咸和八年秋七月趙主石勒卒太子弘以中山王虎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冬十一月趙河東王石生舉兵討虎遣使來降虎討生克之十二月趙郭權據上邽來降

敵國有變故用兵者之資也有用兵之資而無早治預計之策有敵國之變而無固本自強之計是亦烏足成功哉晉自南渡以來北方有可乘之機元帝初元劉聰即世靳準殺其子粲謂胡嵩曰自古無有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又使人謂李矩曰屠各小醜困晉之亂播掠天命使二帝幽沒輒帥衆扶梓宮請以上聞時李矩盡有三輔祖逖正鎮雍丘使晉有恢復之志固可乘時進討矣晉無固本自強之計徒使韓嗣奉迎梓宮而已準誅而勒曜入胡遂復強成帝八年石勒即世石虎因其子洪而擅其國石生舉兵關中石明舉兵洛陽皆將以誅虎虎方帥二兵而戰二敵併關中豪傑秦雍餘民及氐羌種落盡遷徙而更置之郭權據上邽遣使來降三輔新平北地皆應之使晉有恢復之志固可乘時進討矣晉無早正素治之策徒以雍為鎮西將軍雍州刺史而已權敗而石虎立胡又復強敵有可乘之機在我無可為之時則敵之成敗烏足為國重輕也哉孔明草廬之策必欲俟北方有變而後用荊益之衆以取關洛而劉元德語劉表亦曰機會之來寧有終極要當應之於初而已有變故機會而不能乘其咎在乎人謀之不臧寧可復諉之於天乎

咸康元年趙王虎詔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古之所謂教者詩書禮樂而其所以祀典者天子祭七廟七祀天地百神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而已大夫三廟三祀適士二廟二祀庶士庶人祭其考于寢或戶或竈聽祀其一踰制者有誅淫祀者有誅假鬼神以疑衆者有誅執左道以亂政法者有誅固未嘗啓民自廢其本而從戎狄之教使民自忘其親而事夷狄之鬼也自漢永平佛法東入上之人雖不之絕然立寺都邑惟聽西域人得奉其神漢人出家而奉其法者未嘗無禁也魏承漢制亦循前軌自佛圖澄入中國石勒石虎酷信其說百姓因澄多故奉佛皆營作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虎亦悔之務行料簡王度之奏欲斷公卿以下無得詣寺燒香趙人為沙門者皆反初服議非不善也而虎自以家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遂詔夷趙百姓有樂從佛者皆特聽之度虎之說猶以中國之人所不宜奉承也然江左建國本用華禮而王謝子弟皆以梵典命名或尊禮沙門日講毗曇何充身為宰相崇奉釋典修寺供僧費以巨億又何耶自是以來法令不行混六合之衆無貴賤士氏之別悉從戎俗而不之恥迄無一人復中王度之說者豈不悲夫

年五　十五

鎮西大將軍涼州牧張駿上疏請與郗鑒庾亮同討石虎

按西晉之亡二十歲矣南渡建國已歷三主劉石迭興已更四氏張氏而據涼土亦易四牧矣駿獨繼承先祚保全境邑觀兵流沙而西域盡降拓僵邦域而隴西全據復收江南旁連逖道閒關使馹達誠江左豈不忠哉忠款雖踰驕侈已變雖爵位之受膺寵於新主而建元之號尚稽於舊朝尋據潛萌矣有晉室然其遣使上疏之請則誠天下之正義也若所謂雍容江表坐視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等語晉之君臣雖欲自恕其罪其可得乎若所謂兆庶離主漸用經世先老消落後識懷若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迫首領哀歎窮廬而已三復其書使人感涕不能自禁時雖世殊人心豈有異哉駿雖乘石虎之亂有兼吞秦雍之心而晉之大臣若庾亮虛誕庸繆郗鑒雍容懦雅一平蘇峻器量已隘其

年五 十六

能泛舟江沱首尾同舉乎度駿之心固知亮鑒不能辦此護以是語撼蕩之耳慕容皝所以告陶侃同一律也而其疏之所言則誠天下之大義

咸康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學徵集生徒

化民成俗固在學校而鼓衆動化使學校以之為俗者又在乎公卿大夫也上好禮義則學校所習者必非利祿上好利祿則學校所習者必非禮義養弟子三千人明一經者盡復其身西漢之學嘗盛矣自康衡張禹之流各持祿保身以自封故一時學校所習者悉在利祿庠學舍六百區圜橋門者冠帶億萬東漢之學嘗盛矣自楊震李固之流各死節守義以為國故學校所習者悉在名義廣學舍二千百區鼓篋鍾堂者至八千餘人唐之學嘗盛矣自常袞楊炎之執政皆植黨營利以自私故學校所習者至於聚朋慢賢敗業儌長而肆鬪訟所謂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斷非在乎法制文物也晉自南渡百事未遑誠宜建明學業以訓後生者王導之奏也謂宜篤道崇儒以動風化者戴逵之議也太學之立至是幾三十年矣而江左浸安請興學校之議表環渦懷又懇言之雖立太學集生徒之詔繼下而虛浮之習終勝儒術之風不振者何也以公卿大夫所相與崇重者以名而不實而其平日所講論者皆以莊老不以文藝也況永和之間商浩以浮虛當國乃以北伐遂罷學校而遣生徒乎

咸康四年夏四月成漢王壽自涪襲成都廢成期為邛都公

自即帝位國號漢改元漢號徵處士龔壯為太師壯不受

龔壯父與叔父為李特所殺積年不除喪誓欲報仇李壽在涪以禮辟之壯不之應而往見壽說以西取成都稱藩于晉壽從其言一舉而克成都殺李期變置其社稷終自僭位不肯奉蜀歸晉如壯之說也壯誓不仕壽官之太師

年五 十七

厚加增遺壯一切不受而以縞巾素帶處公卿之上每有大議輒與決之其勸壽復踐前約奉國事晉者前後數四言甚切至壽終不之聽壯遂佯狂稱疾得以正終觀壯之始終誠合乎經禮春秋之法而其所以報父叔父宗國惓惓之義與夫去就進退之節不愧留侯矣或曰壽庠之孫特之母弟也而期者又特之孫壽之再從弟也壯使從兄之殺其弟已殺仇人之孫而反立其母弟之孫委身而事之於義何如曰吾聞之至哀存乎心無以自處乎天地之間力微勢孤每痛悼而無所發苟有可行其志固將不暇加擇也壯既處蜀未能自達于晉度一時勢力足以滅特之後者惟壽而已苟以李氏之故棄而之他又將誰屬此所以不受壽之補辟而願為之畫策與然壽之殺期也一家之仇固償矣然特父子以蜀而叛晉以臣子而抗王室是宗國之怨猶未之平也壯雖辭爵命未釋喪服猶雍容

風議乎叛偕之國誠萬一壽之能聽奉國之歸乎晉也嬰言而壽不用言之盡切而壽不之怨於是佯狂而委去之壯之大義得矣壯之去就審矣尚何尤

成康五年庾亮欲經畧中原表桓宣等分漢沔亮殺江夏相陶嗣請移鎮石城爲諸軍聲援太常蔡謨諫乃止

王者之兵計義而舉審己而後用霸者之兵計利而舉審敵而後用甲雖不同其所以爲先勝之具未嘗不十全也以司馬九伐之法觀之則王者之兵於義之所當爲者固有不能自已也然非乘釁以上治內則遣戍役命將帥以守中國不敢以輕發非車攻之修政事則修車馬備器械以復境土不敢以妄爲固非特兵家之說徒鬪乎主適將能兵衆法令賞罰之優劣而止也若東晉大義所當責力乎中原又非特九伐之比若所謂經之以五事者尤宜用力江左立國于今二紀在上者無嘗膽棲冰之志在下者無

平五　十八

釋位以圖王室之心內則公卿虛浮闒雅習爲清談政事之不理外則姦臣趑趄窺伺謀爲逆亂禍變之再作應敵調度毫髮無有而庾亮以驕愎帝戚輕議經畧遂抗表而從石城陳光以庸妄小校借議攻取遂受詔而圖壽陽宜蔡謨再疏懇切力求禁止也觀謨所論量敵度情利害明白豈非至論然大意區區祗欲敵人送死而後應之於江滸謂今兵勢衰弱難以進攻於漢沔自處太弱畏敵太甚深長思乎及石虎死北方大亂朝野咸謂恢復可冀而謨至修理內治恢復故壤之計無復眞念校之大義無乃未獨曰春天順時當由上哲度德量力必非諸賢所及師行而果無功凡議邊事者悉用此言以排衆論苟天下之勢不幸而適似晉則當束手安坐不念祖宗之舊壤待斃而已求之大義其果可哉史言謨性謹篤每事過防浮航渡江有脫帶腰舟之誚觀謨終始地方之議猶此類也夫

八月趙人入寇九月陷沔南邾城殺毛寶樊峻

守淮以爲藩籬守江以爲門户此自昔南方論守禦者之常說也籬落之不能固而乃延寇於户庭之間與爭一旦之命苟有敗蹶何以自全吳人重鎮武昌不度國力至用三萬人以守邾城者意蓋出此晉自南渡棄北方不守併淮甸數十郡以爲斥候之地不之經理誠所謂長江之險與敵共之也咸康之初石虎南臨江而還有十餘遊騎至歷陽晉人震懼無策至天子觀兵宰相授鉞分命諸將屯守要害別召外兵入衛京師一時紛擾民心震慄後聞不然遂乃解嚴以江爲界敵必至此儻使敵兵歲常往來張虛聲以困吾國乘不備以窺大江晉將何以爲國乎邾城之戍未爲非是虜騎大至救兵不出獨使孤城抗五將之衆庾亮坐談供觀陷敗議者執此遂謂邾城之不可守豈不謬乎

卒五　十九

成康六年漢趙交使約同入寇不克

吳蜀力固足圖中原使蜀而合北方吳固不能以國也秦以取蜀而下楚晉以得蜀而平吳隋以得蜀而平陳本朝以先滅蜀而後取南唐蜀在東晉其眞所謂唇齒歟雖叛晉李雄之立猶念宗國也而壽之羣臣上下未嘗不欲自勵其君奉國稱藩使晉之力未能平蜀欲開復中原則厚禮甘辭以招懷李氏豈可緩乎庾亮初議經畧分戍漢沔曾未能面北方以放一鏃乃先使陳嵩李松用兵以挑蜀何哉至是李壽石虎遣使修好請合兵以圖江南壽方盛集士卒大閱舟艦虎亦遣調丁役厚備舟粮使壽無羣臣之諫虎不汲汲爲擊燕之策晉豈不岌岌乎殆哉善哉燕高翔之論也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而咸康

之君臣思念未嘗及此其能保國而無他虞亦幸而已

二月乙卯以慕容皝為大將軍幽州牧大單于燕王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固天下之常理也苟權力之不能舉氣勢之不能及雖有上哲固不能行吳楚僭王咸文不能止韓信假王齊雖高帝之強不能不從也方此寓縣幅裂偏方堀處界淮而北王命不行如慕容氏在燕張氏在涼獨以咸智崛彊中外耳使自竊大號晉亦安能禁止哉今皝與龐糧殫竭心力願除大化闢關萬里遠使宗國乃足以自為而猶必假王爵以自重晉人不度輕重猶以名器不假為辭皝輒自王而不請龐糧屢請不與至移書陶侃庾冰誚責而譏薄之始驚愧而後錫命不亦自喪大體乎

成康八年六月癸巳帝崩

成帝以五歲即位十七年而崩年二十二

年五

二十

史稱帝幼沖嗣位不親庶政及長頗有勤儉之德雖曰母舅庾氏專國然以南頓王宗之死一言而亮懼王允之得毒酒一言而懌死則其英斷雄畧固已絕人矣至其尊禮王導既長不變舉天下而授之弟不肯自私其子過庸君遠甚蘇峻之難帝為峻劫置之軍中劉超雖在幽厄猶啓帝授孝經論語超至危殆守禮不變帝在困亂受學不衰皆盛德事超死于賊自後無勸講之官亦不聞有緝熙光明之學無乃大臣之罪歟庾亮有言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以為王導之罪雖亮一時溢惡之言然在導之身雖欲自逃其罪不可也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五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六

東晉

康皇帝

建元元年庾翼以滅胡伐蜀為己任遣使約燕涼刻期大舉

六國首尾並舉而使敵國腹背受敵者固用兵之奇筭也然縱約既成而六國先潰吳更違盟而蜀期不果境連壤接猶爾多變矧晉與燕涼水陸萬里中間強敵聲聞不交乎然燕居東北欲致一餞必浮海而後達涼在極北欲遣一使至峙嶇蜀道踰一二年而後達今庾翼欲滅胡乃遣使約之刻期大舉豈可得哉峻自石勒之亡雖已不臣于虎虎歲歲遣兵圖害大敗于燕使燕涼忠實乃心晉室自治其國不務遠畧從晉室之令歲能出兵侵掠趙邊使疲於奔命而江左之師數道並出俾石虎分為三四猶可使之坐困也今乃約之刻期大舉不亦迂乎然翼既遣使之後涼雖拒敗趙兵于河西而明年涼兵反寘力于南羌燕特從事於鮮卑而趙人凡城之侵猶不策應也今宣以四方之衆猶不能當李羆一軍之力欲以進取難矣是年正月虎集諸大軍幾百餘万以白鴈集庭不利南行乃大閱而罷使鼓行而南燕梁無警獨一桓宣果能當之乎夫翼將經理中夏戡定大敵不先謀羣議而恣情迂徙內凌侮乎朝廷不務培固根本而調發兵車外結怨乎六州舉措如此不俟智者固已知其無成矣

年六

建元二年九月戊戌帝崩

康帝在位二年年三十二為國日淺政出庾氏無所建立方國家多事乃從何充之言以天下付之二歲之稚子何其危也夫成帝不以天下私其子乃獨決計傳諸母弟而付之帝雖曰庾氏之私要智慮之遠傳授之公無愧古人矣簡文雖於帝為叔祖父要其譽望已繫天下使從冰翼

之論舉而授之中間可無桓元之篡可免哀廢二君廢立
之紛紛也褚氏之不侵偪穆帝之能植立其幸矣哉
尊皇后褚氏為皇太后臨朝稱制以何充及太后父褚裒輔
政裒固辭出鎮京口
古昔后戚預政亂國以滅其家者不可勝數因而喪國纂
天下者有之矣獨褚季野以太后之父之尊當稗亦外孫嗣統
之始吾女子臨朝稱制之日外不肯過計深防為朝廷之
慮內不肯切寵怙勢為私家之謀始以輔政辭之何充終
以輔政薦之會稽王昱優游藩服淡然無營可不謂賢也
哉而康獻皇后於永和隆和太和咸安之際四當聽政獨
負孤稚而疑怨不生親嬰廢立而猜間不作始終一德驕
嬭不形而褚氏之宗迄無一人濫盜權位者亦可謂賢也
已季野代陂之敗雖失揣才量德之戒然當北方之亂亦
當為乘機應敵之師不能廣謀朝野別付能臣而以一身
任之其致敗固宜然一聞士卒家哭聲乃致憂愧殞生猶
知恥也夫

孝宗穆皇帝

永和元年夏四月壬戌以會稽王昱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世之所貴乎學者以其博考古昔融液德性足以措諸事
業而已若虛無誕幻不足以經世成己則何取乎學其所
貴乎講論者以其剖析是非精求事實足以祛釋異論而
已若修大幽眇適足以立異長疑則亦何取乎講論魏晉
以來所謂玄學之談果何為哉方魏正始之間何晏夏侯
元之流糟粕六經祖尚莊老以不事事為高以簡默寡言
為妙自以為深為幾為神而駕之老易之學一時士大夫爭
効慕而趣和之波流風靡瀰漫於西晉之世為戎衍嵇阮
之習晏等既已殺身矣而魏亦由是以喪衍等既以覆巢
矣而西晉亦由是而亡世之士大夫猶不之戒每論人物
則曰不在正始能言之列每論談談則曰能希正始造微
之功南渡之初曹莫之正雖抑浮華尚功實陳頵以為請
戢經術尚元虛應詹以為諫崎嶇兵亂無能以巨力毅然
矯揉少變薄習者至是簡文輔政繼以紹統二十八年之間
復以清虛寡欲尤善元言唱之晉其可以復興乎夫簡文
以重臣近親秉大柄輔幼主內欲齊整百度外欲攘却群
盜除用人物當求實才今以郗超善談論義理精微也召
以為掾謝萬上言論流凌通也召為從事商浩善元言風
流所宗也召以為心膂王濛和暢能言劉惔雅善言理韓
康伯思理論和也召以為談客雖居之幕下者莫之自見
然謝萬一舉挑燕遂致許穎譙沛之沒商浩之屢舉伐秦
遂致張遇姚襄之叛郗超以姦諂元溫遂致謀廢立而幾
亡國三子之敗簡文之舉談元之流禍也學者其可不鑒乎

八月以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都督六州荊州刺史
人才之偏有二忠實純正每患才幹之不足勇武智略每
病姦黠之難制是以人主任用每至於單乏而天下事功
無由普濟也然春秋戰國而上同是宇宙人才之用於世
者未必皆天資全美而獨不至偏勝者豈非講學之力哉
材幹不足而能學問考覈古昔固足增益其智慮姦黠難
制而能學問鑒察賢智亦足以變化其氣血自綴衣挈僕
悉有常德侍御僕從無一而非正人由此道也漢魏以下
三光五岳之氣分裂潰散士無全才先王正學不復講明
於後世士生其間者豈復知所謂增益變化哉間得一二
可用之才如桓溫之流使聖王在上亦安忍棄之譬之用
烏喙狼毒以救急病明知其毒足以潰腸裂軀而其相反
相制相畏相忌之備要必有道矣劉惔每奇溫才知其有
不臣之志請簡文抑其位號而自鎮上流自請以己為軍
司此其所以為制之之術也簡文不之從以商浩有盛名乃

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温浩不能協和内外而乃與温造隙譬用毒藥既無以制之而反以其所忌以行其毒焉得不滋禍乎

永和三年春三月乙卯桓温攻成都克之　丁亥李勢卒

李氏以蜀叛晉傳七主五十五年稱成者六主四十五年李壽始稱漢凡十年而遂亡然李雄治蜀刑政寬簡賦役輕少閭門不閉道不拾遺其始之所以有蜀以能撫流民而已四方飢亂而流民無所底麗此姦雄所以為資也有天下者其可不致察哉夫蜀之為國難守而易亂易取而難平光武既平四方最後伐公孫東漢未有禍變而劉焉父子先據益州五胡未竊位號而李氏已改元建國朱全忠方禪唐而王建已稱帝明宗方征郊祀之助而孟知祥已叛則蜀之好亂難守前事可驗也秦既平蜀而侯煇猶亂吳漢既平成都而史歆復反魏人既降劉禪而鄧艾鍾

會相繼為叛郭崇韜平王衍不能五歲而孟氏復起太祖既下孟昶而蜀人猶疑惑不定桓温一舉而執李壽而蕭德丈之亂更六年而後降則蜀之難平而不易取前事可驗也況天下分裂衣之際蜀實據天下三分之一而其形勢險阻民志渙散遠去京師嘗數百驛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天下知有主帥而不知有天子一舉足南北遂有輕重室其鏬漏於隄防未泄之先制其奔騤於銜勒未用之始獨非急務乎

永和五年五月桓温出屯安陵趙刺史王浹以壽春降陳逵進據壽春　秋七月褚裒師次彭城部將王龕與趙李農戰于代陂龕等敗沒

代陂之敗褚裒桓温之罪一也裒以温有滅蜀之功不揣才之所堪而欲假兵以自奮温以裒有異己之疑不復為國謀而姑幸裒之無成一敗之間殲王師失機會離北方降附之心裒之罪大矣温擁已勝之兵屯近郊之地縱裒之行而不之止聽裒之為而不之助瀕乎云爾安得無罪使裒與温協心同力數道並出逵守壽陽司馬勳出駱谷王顧之進彭城麇疑據下邳荀洪在枋頭方遣使來降能加禮而求掎角慕容雋謀進取方選兵戒嚴能密約而為首尾用兵節度一裁於温李農雖健狡豈能獨以一身盡禦群敵哉今温屯安陸裒次彭城獨以王龕李邁三千之卒入敵境而當李農二萬素飽之衆且復不用裒之節度安得而不敗乎夫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足深計也然當是時河北遺民渡河歸附者二十餘萬口而裒在彭城所受士民降附者亦以千計魯郡五百家起兵舊晉閑右豪傑並遣使請兵使裒與陳逵不以一敗自沮猶堅忍自守彭城壽陽之間聽駱谷之師遠為聲援則赤子之在水火者猶萬一可援也裒一出師失利而退廣陵逵一聞敗毀城

焚積聚以去壽春使眷眷故國之民盡咀齧於狠虎之喙豈不痛哉

永和六年閏月石閔廢趙主石鑒盡滅石氏

石勒起兵十三年而後王趙王趙七年而誅劉戮曜既卒以命其子洪洪立一年而篡於虎虎十五年而傳之世世立三十三日而遵殺之遵立一百八十三日而鑒殺之鑒立一百三日而閔又殺之閔復姓用改國為魏殺石氏幾盡而新興王祗自立襄國祗立二年而見殺於其臣劉顯隱亦明年受誅於燕汝陰王石琨以國亡挾妻子奔晉晉戮之都市石氏由是無復噍類矣凡石氏之起滅四十五年僭號二十三年傳七主而洪世遵鑒祗相繼誅殺獨勒虎在位二十年耳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而王通乃言夷狄有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二說異焉吾觀古昔諸夏之亂以君之淫昏則曰桀紂幽厲以刑賦

綦酷則曰秦以兵革㦸興則曰戰國以篡逆無道則曰莽卓以用兵殘暴則曰項氏若胡羯之興行兵四十年北暴幽并南冦淮楚西蕩秦隴東殘遼碣莽六合之内盡為兵區殺人如刈草營驅降俘而置之坑穽前後數十萬其禍豈止戰國項氏哉虎之在位也濫刑暴賦驕侈淫愎諸夏之所未有調子女五萬斯民豈復有嫁婚之㠯役工作十五萬斯民豈復有耕穡之力發兵至六七十萬斯民豈復有田里之樂是皆桀紂幽厲秦氏之所不為也勒栽雖虎弒洪遵鑒閔顧各以其力而相屠戮其凶逆有甚莽卓矣閔之篡也誅胡羯二十餘萬閔之亡也兵士死三十萬石氏子孫死復遺種虎雖獲正斃終不免燕人齮齕其墓暴其尸鞭之投之漳水豈其惡極凶殫好還之報固應如是耶春秋深抑夷狄而管仲一能攘戎聖人以仁與之若王通夷狄有君之論豈聖人之意乎晉雖不競然勤之修好也能焚其幣琨之求斧也能併其妻子戮之知大義也夫

冬十月符健擊破李洪于長安遣使來獻捷秦雍夷夏皆附之

民之不忘商也以賢聖之君六七作民之嘔吟思漢以元成哀平之無虐政高文寬厚之結人心也晉取天下也以逆而其爲國也日淺太康咸寧之政已幾昏淫之世孝惠賈后之惡天地之所不容也繼之八王肆虐五胡逞禍民生其間曾不得一息安坐甘寢也然終晉之亡以地邑來歸者無歲無有以兵旅往攻者無向不濟孤臣遺士至遊説盜賊使之歸國叛黨逆儔舉措動作凡稍自附於晉則夷夏士民皆響應而影隨之是果何所眷慕哉豈非以中國正統所繫而有德化之善足以膠固而綿結之尚能使人心眷慕不忍捨去也如此矧德化之世積既足以綰斯民之心而正統之傳又有以繫夷夏有識者之望伏是以討逆群黎百姓其忍捨諸

十二月免司徒蔡謨為庶人

蔡謨自康帝初固爲光祿大夫領司徒矣其代商浩爲揚州刺史也又録尚書領司徒矣未嘗固辭至此召入侍中則抗疏力遜經二年之久寧甘齊民之戮而終不之受何也謨非畏避富貴無意事功者直以幼主在位母后臨朝商浩秉重權不顧綿薄方銳意而議北伐桓溫據上流自恃豪勇方伺隙而謀中制師必無功禍變且作度德量力必難控制故不為爾以王導當國不免處仲蘇峻之犯順會稽王為相不免褚裒之失律令以浩溫内外相猜而浩之與昱且與為一終不免輕舉妄動也身為大臣權分勢睽而終不能弭患息爭轉敗為功欲免後代之嗤笑得乎當永和之閒一時人物如謨者寧幾謨雖為身計辟爵不受昱浩為國計詎可容謨之不受而遂已哉有司明法於上大臣加禮於下當其師子弟素服詣闕謝罪因鎸諭而固命之謨將奚辭棄置實才擯歸民籍大臣之喜怒無章如此宜晉之終不興也

永和七年郊祀始不赦

古之赦所以釋非意之罰後之赦所以示不測之恩恩出於不測而使人有以測之則僥覬居多姦妄並作矣齊人將赦必封三錢之府而漢人占風角而知有赦者至教其客殺人恃赦而生事知其必生事而為之戒備者至此若必為定期而使斯人之盡知豈良法美意乎武帝立太子始不下赦議者韙之然自中興以來每郊祀必赦遂為定例王彪之以為凶愚之人生心僥幸始勸相王已之可謂知變矣今三年一郊郊而必赦赦必厚犒兵卒推恩子弟不惟凶狠怙終之罪得以漏網而桀猾靡廪之卒動生非望雖曰崇祀慶成配天其澤然亦非所以安人心絶僥覬也

永和八年正月商浩請出許洛遂以謝尚荀羨為督護進也

壽春降人張遇反據洛陽浩軍不能進
人有能否任有內外不捨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則无敗事不廢其所任而侵其所不當任則无廢職富國強兵使諸侯之畢受令任之管仲明號令親矢石使三軍之士無不效死任之王子城父齊以是霸四封之內蠡不如種四封之外種不如蠡越由是興轉餽餉附百姓運帷幄之籌付之蕭張戰必勝攻必取制敵人之命付之信越高帝由是興漢斟酌損益裨補闕漏責之費禕董允攘除姦凶興復漢室責之諸葛孔明昭烈所以帝蜀沮其能而雜施紊其任而兼受未有不至於敗事廢職也會稽王昱既居相職要當持權總綱隨才委任疆理之事付之能者若桓溫平蜀既有成績任之征討是謂得宜設若豪黠難制獨无他道以御之乎令溫抗表請行既已沮止而復以北征之任縱之商浩浩風流文雅坐談客耳安足抗溫一敗之不懲而復使之再舉殲師喪國滋敵長冦遂使桓溫生心飛揚難制雖皆浩之罪實由昱之授任失所也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明廉藺屈身之義乎勃交歡之謀穆然无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孔嚴之論盡矣

魏用　智求救於謝尚尚使戴施入鄴得傳國璽以歸
古者起兵以璋封侯以瑞傳命以節要約以符契質劑大抵以示信而已襲而用之不為重作而改之未始為輕也自秦得和氏之玉命相國篆刻以為璽用李四方以為一代之至寶政傳之亥亥傳之嬰嬰不能守而歸之沛公沛公帝漢遂奕世相授以為傳國之信要自周以上无有也自羲農黃帝之至商周所以傳天下之法不過有三曰道曰民曰天道修於身民從於下天應於上神器大寶不約而盡歸之曷嘗規規取決於外物哉善乎唐人之論曰帝王之用王禮天地莫鬼神禳火災班羣后而已質大信如寒暑視天地如父子豈俟咫尺之玉為要約蟲鳥之字為符瑞乎子謂璽為帝王所以傳寶者耶漢高文景得之而為賢美矣新莽胡石得之何如哉江左繼帝今五十年未始有璽也而人心之歸附者曾不可卻淵聰粲曜勒虎冉閔互奪爭取終无補於喪亂也今戴施以譎而得之鄴舉晉朝君臣奉之以為喜慕容儁盡力求之冉閔迄不得乃改元命爵因踐帝位求以誑惑於遠迩是亦愚而已

永和九年冬十月殷浩伐秦次山桑使姚襄為前鋒襄叛反擊浩浩棄輜重退保譙城
姦雄豪俠窮困敗躓棄其國而歸人者雖好亂之心終不能弭然猶可以義激可以禮投可以恩感可以信結也高帝得英布因以制楚光武降銅馬因以靖亂昭烈用馬超因以定蜀推赤心誠意以待來者加殊禮異恩以慰非望雖狙詐桀猾孰非吾之心膂股肱也姚弋仲將死謂其子襄曰自古无有胡人為天子者我死汝亟歸晉當固執臣節无為不義也弋仲卒襄攻陽平元城大敗於秦而遂歸晉冉閔之亂豫州牧張遇亦以許昌歸晉襄在歷陽遇在許昌皆非有他志也使浩因襄遇之來撫之以恩遇之以禮結之以信激之以義則襄之勇悍固足以任韓彭之役而遇之誠款亦足以致鷹犬之用將之北征必能協濟今浩之始出也謝尚不能撫慰張遇遇以許洛降秦浩既无成功今襄以燕秦方強未能北征之念乃夾淮屯田訓厲將士使浩能結納招撫與之同力則襄之強盛我之強盛也夫何足憂今乃欲劫之以刺客襲之以部曲自歷陽而遷之梁不幾挑襄使之速叛乎夫挑之使叛而復不為之備其再出也而又以襄為前鋒不幾以師餌襄而以器仗資粮助其飛揚乎天下至愚孰有過於浩也哉遇既降秦終欲結衆以攻苻健襄濟淮以屯盱眙復奉表以謝過慇

則二人惓惓之誠非欲負晉明矣夫張遇姚襄在吾疆埸
猶不能收之以爲用啻弱兒梁安在萬里之外方爲符健
腹心乃欲使之賊其主而爲已應雖稚子庸夫固知浩之
無成也夫謀國之踈一至於此而又空國再舉連遭敗潰
得免都市之誅而猶獲編民籍保全天年其猶幸也夫

永和十年三月乙丑桓温伐秦水軍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
淅川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谷

商浩之北伐也會稽内史王羲之致書浩昱謂區區江左
不當力爭武功區區吳越不可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保淮
之志已非所及莫若退保長江與民更始浩昱不從其言
師遂無功至今論兵事者多祖蔡謨羲之之言以排異議
然温之出襄陽趣武關敗秦兵屯灞上特浩明年耳事功
反幾成何哉以事情論之温之出兵在浩既兩敗之後張
遇姚襄皆反叛之餘糧械既盡備禦益乏猶足一舉以致
勝使温用其國於浩未出師之始得姚襄族遇爲之掎角
有戴施謝尚爲之奔走而昱與浩也居中用事能調發轉
輸以爲之繼不至張頤仰哺於既芟之麥江西流民不至群
叛以附姚襄謝尚不還守江則灞上豈不可渡關中豈不
可復乎事不付諸能者而反強其所不能不委之於當任
而反侵其所不宜任一敗事廢職則盡委之時運國力謂
果不可爲古昔至今事之類此者非一也方温出關師行
有紀三輔郡縣聞風而歸降百姓牛酒夾道而迎勞居民
安堵有如沛公父老感泣有如馮異使温不以朝廷疑異
自嫌不以小功僅成自滿從王猛之言遂渡灞水聽薛珍
之諫進逼長安彼符健新立沮喪將死符　屢敗飢饉
日迫固將折亡不暇矣惟温志不在國糧乏徑還棄王猛
而不用怒薛珍而逞戮此其所以无成歟

永和十二年桓温伐姚襄秋八月丁亥及襄戰于伊水襄走
平陽温入洛陽修復諸陵使毛穆之等戍洛陽

温之伐姚襄也至河上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
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此切至之論豈
惟獨識夷甫許洛再失姚襄中叛商洪源豈能無罪哉方
洪源初起偃蹇自高庾翼與之書曰王夷甫風流名士立
名非真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既大合聲譽極致
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實長華競
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甫自申述身因
胡虜棄言非所明德君子遇會處際胡可然乎蓋借衍以
箴浩耳使浩不激姚襄而使之叛則伐秦之役可一舉而
平關洛不至師徒再勤也觀翼温所以論衍則靖康亂華
之禍固當有任其責者矣

遣兼司空車徹修五陵庚戌帝及群臣皆服緦臨於太極殿
三日

在禮不葬則衰經不除在春秋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
墓崩則流涕新宮火則三日哭盜山陵一木罪猶至族
况一杯土乎晉以二帝播越而不反五陵閉隔而不祀幾
五十年矣至是桓温收復洛陽修山陵君臣哭臨三日使
毛穆之以三將二千兵置屯而守衛之禮之正也曾不數
年洛陽淪没山陵又復越在他國矣其復也知禮之正而
其失也君臣上下燕安江左議禮制文物如治平之日略
無顰蹙愧慄之容是果何心乎

升平二年荀羨擊燕山獲泰山太守賈堅堅死之

士爲知已死天下固有是理也然分有尊卑國有正僞仕
有後先若一切以爲知已遂委身從之而不之变亦豈謂
之名節哉知已在陪臣則尽力以報陪臣知已在僭僞則
盡力以報仇敵自戰國以來所謂義士類不免此而其賢
如豫子猶有未免也豫子漆身呑炭求殺襄子以報智伯

美矣不知中行氏吾之所始仕也智伯殺中行而反用吾
吾國不免反君事仇之罪若徒以見知而遂盡力焉於新
舊尊卑正僞一切不之察是狗彘馬牛以槽櫪芻秣多寡
而爲疏暱也是豈知道也哉如以情論之士之所宜報者
無若知己苟酌之以理則不以陪臣侯伯而反王室不以
夷狄僭僞而叛正統不以盜賊仇敵而背舊君斯所以爲
名義敎苟羨謂賈堅父祖世爲晉臣以不當背本責之堅
之說則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既無主強則托命既
已事人安可改節吾束脩自立涉趙歷燕未嘗易志君何
匆匆相謂乎迄不屈而死若堅所以責晉与夫不肯改節
之說是矣然父祖晉臣也燕趙僭叛也若不得已焉托肯命
異國今遇舊正統變心改圖而順事之要於天下大理豈
復有外乎勇於一死而其所以處死殆未深致故

十一月秦以王猛爲輔國將軍中書令吏部尚書左僕射太
子詹事司隸校尉領選

年六

十三

以一身而兼數任以一人而當一國自漢以來其能任是
者獨諸葛孔明王景畧而已王仲淹曰諸葛王猛功近而
德遠矣又曰符秦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
至王猛之力也又曰王猛有君子之道三焉其事上也容
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猛雖崎嶇夷狄僅成霸圖身方
死而國隨之雖未知天下大義不能爲王者之佐要其所
以植立亦豈多下孔明哉史言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
幽滯顯賢良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敎以廉恥令
行禁止事無留滯其材務綜理眞管仲之流亞也方堅任
猛樊世以氐豪而与立敵堅爲之殺世仇騰席寶以舊臣
而害其寵堅則爲之貶寶而逐騰留鎮冀州聽於六州之
內以便宜從事簡召英儁補關東守宰既授而後言臺凡
堅所以託猛之誠亦齊威公蜀先主以來未之或然也非
猛之才智深密固無以膺堅之委任非堅之誠款傾倒亦
安能使猛展布四體乎

升平四年燕主儁卒太子暐立以大司馬恪司空評輔政

自漢以來能以其國與其子顧命其臣者漢昭烈慕容儁
二人而已昭烈之將沒也謂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
可輔公可自取孔明盡忠於後主迄不負漢儁之有疾欲
以其國與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
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恪能盡忠於慕
容暐迄不負燕惟昭烈以蜀獨付之孔明故無後患儁既
委恪而復以慕容評慕輿根陽騖參之無異乎孝武之任
霍光而加之桀與洪羊也方恪之存固已不堪慕輿根之
亂恪之南未寒而評貪冒外交愚愎自用居然燕安而不之
覺用人之能如儁固足爲人主之法既用君子而復以小
人參之如儁者亦足爲人主之戒

年六

十三

升平五年五月下已帝崩

穆帝生二年而遂即位富國十有八年母氏臨朝十三年
會稽王昱以叔父相之終始無間帝拱手蒙成而已適石
氏喪亡秦蜀俱亂是以桓溫一出下蜀而平李勢再出入
秦而破符雄三出平洛而夫姚襄渡江以來勲績莫盛褚
裒商浩謝萬不度德量力於溫威名既振之後欲立功以
震壓之遂至輕舉故裒敗於代陂浩沮於張遇困於姚襄
尺寸無獲繼以謝万御燕潰於東阿而許潁譙沛皆沒前
後得失畧相乘除觀王逸少所論則調發漕運科斂供億
之頻民亦勞止國力亦以少困矣

哀皇帝

隆和元年八月袁眞屯汝南運米五萬斛以饋洛陽

遠漕之費自昔苦之晉國於江南夾淮數千里鞠爲茂草
方從事許洛而且越江輸饋以供億之其費宜不訾其服

役宜不堪也王逸少爲會稽內史移書謝安石云征役充運上道多叛者席卷同去家及同伍覔捕不獲尋復亡叛户口日減其原在此民既不堪其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置建背不復可知爲吏固有不堪也逸少言會稽倉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檢校諸縣無不皆然餘姚近十萬斛以爲重斂特資姦吏遂致國用空乏庾翼亦言豪將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夫運漕之費既重而耗盜之澈無極上用窘乏民力彫殘而上之人曾不加察詎可以爲國乎當是之時大司馬溫乃欲徙都洛陽不待智者固知其虛聲震脅中朝也

興寧二年春二月丙申帝崩于西堂

哀帝成帝子也成帝捨子而立弟康帝康帝自傳其子穆帝穆帝無嗣哀遂入繼帝雅好黃老辟穀餌藥以求長生服食過多中毒迷潰不省萬機褚后復臨朝一年遂崩帝

年六

十四

凡在位四年年五十二嗚呼服金石藥以祈長生之禍豈不明哉夫高國之久近降年之永不永雖若有定數而其所以能壽者要自寡嗜慾節喜怒務德施仁存心盡性嚴恭寅畏而已堯舜三宗之事可法周公孔孟之言可行也所謂服食節宣僅可少疾蓋漢武帝嘗試懲悔而後言之夫豈欺我哉李少君語武帝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不死其說若此未嘗獨爲黃金而遐餌之可以致仙也使遐餌之而可致仙則必有此人有此人焉則當游行天地間與斯民無異而方士所誇詫光耀以爲誠有者是且不復與世接焉知其果有此人此人之果生也哉魏晉自何晏嵇康以來皆務服金石而其名士則商洪源王逸少不免也哀帝服之遂以隕生而唐之憲宗穆宗敬宗凡三世遂皆以藥致死請辭逃之所論李虛中李于事可以明鑒矣而世之方士有以儒術進者獨且孰是說以邀說人主謂有良法得良藥煉大丹可以永年反唯昔人爲未工使其說果行豈不誤天下哉

三月燕拔洛陽

攻之而不能下勿攻可也取之而不能守勿取可也此固用兵之常算越人都邑而爭尋常者智計之所不能及也若夫祖宗之故壤邦國之險要朝市宮寢之所存宗廟墳墓之所託雖傾天下之力以爭之合天下之力以守之亦豈爲過哉洛邑天下之中東漢魏晉之所都晉人王業之所由定數百年都邑之富而又五朝陵寢之所宅陷於胡羯幾五十年至元溫而復取之不能守乃以千餘弊卒付之陳祐令燕以全力銳兵加之不能分中國之半風馳電發以爲之救祐也復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爲名帥兵而來獨付之自求雪恥之沈勁配兵五百而已是所謂以

年六

十五

國予敵也雖皆元溫不忠之罪司馬昱爲國上台謝安爲國謀臣安能無介然於心哉燕得洛陽復不能守獨令袁容築以弊卒三百戍之曾不四年復以王猛一紙空言遂震恒而歸之秦視京邑如傳舍視陵寢如敝屣晉之臣子豈可勝誅哉

廢帝

太和二年冬十月秦符柳符雙符庾符武以蒲坂上邽陝城安定叛秦

刑加於有罪則無寃刑罰施於有過則無濫罰雖大姦元惡天下之所共疾那謀逆節他日之必爲亂苟其才之未彰惡之未形固雖聖賢不得以行威斷也堯之鯀共兜漢之濞文帝之三淮南是已秦苟太后以東海公灋之門車馬輻輳恐終不利於秦遂賜灋死而以安堅君子以爲非刑若所謂五公者未有他失也王猛徒以秦主生不得其

歡心之故遂疑家族之皆亂因汝南公騰勸堅盡除堅不之從後一年而淮南公幼果叛又二年而晉公柳趙公雙魏公庾燕公武各以其地同歲而俱叛環秦境內半為盜區且乞師于燕以圖連衡世以此為猛計之得而咎堅不能用其言為失嗚呼宗族國之枝葉兄弟一身之手足也因罪而討亂雖周公不得以私管蔡縱其惡而養成之然後克殄春秋深以罪莊公禍機亂源蹊隧非一使無故而戕枝葉毀手足天下其孰吾與哉不從猛言以殺五公雖足以致一時之亂因其有罪而後誅五公此秦之所以能自立歟

太和二年秦苻庾以陝城降燕請救燕人弗應

敵國內亂用兵之資也秦以四公子並叛分兵而散應之而魏公庾方遣使降燕以求救兵使燕師果出如苻庾之計引并冀之衆以趍蒲阪引許洛之兵以援陝城襲京師虎旅分攻三輔雖苻堅王猛之善用兵亦安能遽支哉慕容評保關守境之言要不免忌吳王垂再立功勁以奪己權耳束手安坐視秦人之自為計曾不四年秦遂滅燕燕不敢遠畧徒務保關守境亦豈良策哉

太和四年夏四月大司馬温伐燕秋七月秦鄧羌燕九月温以粮乏引還慕容垂敗温後軍于襄邑

枋頭之敗温之失有五善用兵者機應於我使智臣計士謀禁而不得逞權握於我使應兵援國交辭而不得合故曰上攻伐謀其次伐交今燕移兵燕而使其素仇不相能之秦得棄怨修好而相攻其失一善用兵者出奇應變神運鬼幻趍敵之所不知制于雷疾雷之下九天雖有敵者無能為計也温之伐秦不能徑渡灞上以取長安既為千古之恨使今從郗超之言舉見衆以趍鄴城雖解與垂豈能遽支哉今馳兵潁洛曠野之間既足以啓秦人之疑及更逍遥中流不出趍利悠洋兩朔舟敵境縻縱延敵引退招敗其失二昔之用兵者非因田致糧因師而自餽則必因粮於敵隨至而自給未嘗空國而遠輸也曹昔國東南而事中原者嘗以水師水漕而能成功哉今自兖州伐燕而漕運乃自汶水天旱水絶使毛虎生鑿巨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濟水欲引清水入河又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其迂遠謬悠如此是果安能有成哉其失三古之善舉事者非謀之大同則不敢以外作雖功之屢集未嘗有矜心温自克蜀入關逐姚襄以來志已侈然自滿矣上不請之朝廷下不謀之士大夫雖入幕之賓言且不用是豈能有濟乎其失四歸師有殿退軍有節度兵之常數也今以燕秦塵聲震喝而遁還舟楫既焚輜重鎧仗一切委棄既不嚴設警備入不簡精銳以為後拒且晝夜兼行自取殲敗其失五夫有是五失不自奉表陳罪請自貶降而所失於境內求衆言藏警以圖後舉乃歸罪袁真而激之反真死而子繼之僅能不敗其手遂挾之以為非常之功內謀篡廢其不受誅於生前所謂幸而免者歟

太和五年慕容令自秦逃歸燕

慕容垂在燕燕苟能用之國足弱秦而強燕也燕以太傅評忌克不用逃于秦秦果禮而用之則秦之強燕之弱也陳元奔齊雖有懿氏之占管仲不殺關羽在魏雖不忘歸蜀之念曹操不誅王猛預忌垂他日不利于秦必欲勸堅殺之謂之何哉屢言不行乃用市井鄙猥給譎之計因佩刀之贈而誑惑之使其父子離遑亡逃無所此豈君子之事耶後世徒以垂復有燕苻氏喪敗遂以堅不用猛之言為恨不知苻氏晚年自有敗亡之證以堅之待垂雖坦然無疑可也然以宣淫之故而瀆其家室以撫降之故而復用其所素仇之評雖奴隸農圃猶將有不平之心求垂僕

以雪其恥況羈臣寓公乎
冬十月秦主堅王猛克鄴獲燕王暐遷之長安盡有其地
慕容廆自太康六年稱公傳皝儁暐凡四世八十五年而
滅五胡傳國之久威名之盛獨燕與代二氏而已代之所
以能久者以居極北未嘗與晉為敵而燕之所以能自強
者以其假晉以唱義也方廆以鮮卑之裔崛強於昌黎棘
城之間寇掠以自資遷徙以自業顧無以自崇於中國自
廆光皝相因之敗始知奉中國爲止自聞其子翰之説始
知以勤王爲義掃除叛渙復立遼東勤渠勸進遠浮溟渤
內交中國外取　河因中國避亂士民振撫而擢用之
以共清中原師厲羣下以燕安江滸嗤責晉庭不敢自王
於其國必假晉命以為重廆光皝繼此志不渝故能滅段
氏破烏丸逐高麗而敗石虎也儁之立慕容恪之計因亂
而平冉閔哆然四顧謂天下之衆皆莫已若志祖父之志

不復以晉爲念始備百官而僭帝號矣段龕之降始與晉
絶假諸葛攸之師始與晉爭敗謝萬於東阿於是攘許潁
譙沛之城　於洛陽於是取汝南陳許之地不知守
鄴而妄意中原國不能少備符秦而日與晉敵空一國之
力僅成枋頭之一勝不知符秦之知固已叩壺關而趣龍
城矣蓋儁稱帝後五年始與晉絶三年而暐繼之暐立十
有一年而遂致亡犯順之禍可畏哉暐之意猶與晉合則
晉之力猶足爲秦人腹背之敵越國以伐燕使不與晉敵
則以全晉之力猶足以鄴城自守必不至迎敵而取敗束
手而就虜也推此論之則燕之所以自強者以其附晉而
其所以自亡以其背晉也助順犯正之禍福豈不灼然顯
明哉
大司馬溫克壽陽斬袁瑾
壽陽之役溫參軍伏滔作正淮論二篇其畧曰壽陽南引

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里西接
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南保淮淝之固俗尚
氣力而多勇悍人習戰爭而貴詐偽自戰國至晉中興六
百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其論
詳矣然地居南北之中當天下分裂之際所向輒爲輕重
使黥布不歸漢則楚未易滅王淩毋丘儉而果合吳則魏
無以存袁術與孫氏爲一則許下無以爲國用力中原者
其可不實力哉桓崇祖守壽陽堰水以敗魏兵魏人不敢
南牧劉仁贍嬰城固守周世宗累歲舉兵僅能克之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六

東晉

太宗簡文皇帝

咸安元年十一月丁未大司馬溫詣建康己酉以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立丞相會稽王昱是日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海西在位五年而溫廢之溫雖有不臣之志必欲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雖以其部將一破袁瑾於壽春其心固未嘗滿也夫五六十之年而盡隤平蜀入秦之功使有正人輔以正義俾盡臣節於溫豈復他念哉而郄超說之乃曰明公當天下之任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愜民望遂與定議廢立凡溫之所以敢逆實超陰發其機耳夫人臣有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報蓋自甄豐董昭之教莽操始有是說於世无有也人臣之有天功未有如周公之盛也吾讀洛誥書凡成王所以尊崇周公與周公所以辭謝者无不具在一秬鬯之頒與夫伯禽之封備見於其書周公懇惻衷果有悖畏不遑安之心詎敢過多而他求乎若明堂位所紀魯之後嗣之所用於其國者皆周衰諸侯之僭魯之儒生自尊其國之說彼況經者求其說而不可得乃以周公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遂用人臣所不當用之禮是特豐昭所說莽操者耳豈周公之心書禮之本旨哉莽操用昭豐之言遂謀篡漢而司馬懿昭師炎亦且襲操之迹而遂代魏若司馬氏兄弟子孫曰倫曰穎曰顒曰越者亦襲其祖先之法因以亂晉晉既南渡矣王氏以有功反叛蘇峻以兵強復叛溫以无大奇功欲叛而未敢超乃導之使以廢立為不世之功凡元氏所以誅滅劉氏之迄代晉者皆超一言之力也若超逆亂之罪豈勝誅哉

咸安二年秋七月己未立子昌明為皇太子是日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簡文以元帝之子入總機政更三朝二十三年雖母后臨朝委順而无失權威用事奉令而不違戎車屢駕成敗相補獨以清談之商浩以抗陸梁之桓溫浩既廢放家族誅滅溫於簡文終无間言因海西之廢遂以大統奉之其所以彈壓姦雄鎮服逆亂固必有道矣史稱帝神識恬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懷固有以使溫之憚服然喜尚黃老清談差勝曾无濟世大畧亦有以致群下之无所忌憚也謝安比之惠帝之流謝靈運以為赧獻之輩是溫所以立之固識以其易與耳即位九月遂爾晏駕使居攝之詔非王坦之爭毀而即改之昌明之下豈能二世也哉

烈宗孝武皇帝

寧康元年二月大司馬溫來朝三月還姑孰七月己亥薨

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以文藝自名而短以器識士之通患也故古之論史者有三曰才曰李曰識苟見識之不足雖才李之優一世亦豈足著論以傳後世哉袁宏以逸才著見而且在文苑之列所著述富矣賦渡江名德而刀彝之死節陶侃之忠烈皆不見錄不知其所推予果何人也元溫平乘樓之望神州陸沉之嘆歸罪於王夷甫諸人蓋誠天下之公論而宏獨歸之廢興之運其无識至此尚足與語世道乎是宜九錫之文作溫得以役宏宏甘為之而不恥也文士之无識則宏固誠不足自齒於君子之列然天下之有德而能文者不少詎可因宏而遂一切擯薄乎

以桓豁督荊楊雍交廣五州以桓冲為楊豫刺史

古之諸侯不二封方伯不世授所以抑僭而防叛亂也晉自中興方鎮權重王蘇以握重兵而致叛逆陶庾以兼州牧而生窺覦翊以宗族弟兄交互參錯分據要地乎升平

閫會稽王昱欲用元雲爲豫州刺史王彪之曰温居上流已剖天下之半其地復處西藩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也昱雖用謝萬而谿冲石虔數人復據要津温因驕縱操制王室今既殞命付之幼子矣宜可漸分其權猶復以五州授谿二邊州付冲豈因時制宜之道乎頼冲中正忘家徇國再歲之間自京口遷姑熟自姑熟遷鎮江陵辟楊而徐辟徐而荊處之澹然不以人言而貳晉室頼以少安而晉庭諸公之議則未始及是也

秦取梁益二州

與敵國對境其備不可弛與强國爲敵其釁不可啓雖中人以下智皆及之比境而不設備是召敵也輕舉而自開釁是挑敵也召敵者敗挑敵者亡孔明治蜀盡力以爲邊防其出師中原非累歲晦養未嘗妄用也故足以保國姜維一反其道蜀遂不可保晉之失蜀更三十年而後能復既復而不能守思慮謀畫未嘗或忘之及屯戍防禦未嘗留念也周氏以世臣力守其内楊氏以昏屬力扞其外猶可僅存仇也既敗氏没于秦矣楊亮不度力揣勢乃使其子輕舉襲秦一戰敗北退守磐險阻水諸戍皆委城奔潰遂使楊安入漢川徑取梓潼毛當入劍門徑克成都梁益二州皆陷於秦印莋夜郎皆附於秦更十三年復入于晉弛備啓釁之禍可不鑒哉

年七　三

太元元年六月秦姚萇拔涼州　天錫盡有其地

涼州自軌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若其世德相襲自託本朝表疏文藻粲然可觀誠頻乃心王室戮力中原求以掃除凶逆洗滌仇恥矣然勤王之師再遣而無功復讎之書徒言而無實散布偏方之符讖未免有流涎之志不奉江東之正朔非有絶臣之心也既破劉曜矣復稱藩于趙既攻秦矣復稱藩于秦雖曰迫於强鄰不能自立觀軌之所以立學宫茂之所以建靈鈞臺駿之所以設明堂辟雍舞六佾置宗廟不俟稱帝改元置百官固已有無晉之心矣惟其能自托於晉是以破龜茲降鄯善服焉耆兼二十二部能自立於一方後燕蜀而始亡惟其不純臣于晉且頡頏翺翔于二國之間不免淫虐驕縱故遂析而爲秦皷方馬氏廢靈曜而立祚宋混殺祚而立元靚劉肅殺元靚而立天錫大亂三世以燕晉之存遂能自存燕既亡矣告絶于秦不能息敗盟之患入貢于秦不能息吞并之心至立壇姑臧遥與晉盟求得以大舉而晉於涼州垂亡之日乃欲縱軍沔漢泛舟淮泗求爲天錫聲援無乃太晚乎

太元二年以征西司馬南郡相謝元爲兖州刺史監北江諸軍

用人所以成國事人所以助國也以國事爲念雖私亦公以一身爲念雖公亦私親而賢也舉之故而賢也亦舉之讎仇而賢也亦舉之是以國事爲念也固世之所謂公也知其賢以親而故不敢舉知其不賢以讎隙之嫌而不敢不舉雖欲以爲公其實爲一身計非私焉而何昔者高陽高辛氏有才子十六人謂之元凱說左傳者以爲即禹皋陶稷契夔龍朱虎熊羆之屬今觀舜典九官之相遜曾不出乎十六人之間是豈非其至親欲舉者不以爲嫌受舉者不以爲恩而聽其所舉者亦不以爲黨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事固如是也祁奚一用其子謝安一用其猶子天下固爭詫夸以爲美談矣安能達衆以舉元元蓋亦善士而得劉牢之雖平日立異之郗超亦使之心服而喟嘆之至公之行乎天下顧奚彼此之閒哉

年七　四

太元三年作新宫

中天下而定都邑象紫微而立宫闕于以位百官而頒政教于以控六合而受朝享誠不可視爲迂緩也然堯舜茅茨禹卑宫室商人遷徙之不常光武東都之儉約俱無害

於為治自艱雖多事言之元帝之東府成帝之闕臺都坐殆不蔽寒暑猶足以奔走江左系隆正統亦安在崇大壯麗哉若晉之南渡國有京邑陵廟之責建業規模要止謂之僑寓耳宮室既定而又更加營作忘北虜之窺伺而獨恐以不能嗟後人吾是以知謝安之無遠志矣是年符堅入寇謝廷驚擾用度不足至損百官之俸罷非急之務以供億之執若六役不興使邊備之預具乎

太元四年二月秦符丕陷襄陽執朱序

遏人之行者於其始奔遏水之流者於其始隄遏之來者於其始至則用力省而所全多矣襄陽江南之扞蔽吳蜀之咽吭也秦以九將之威十萬之衆四道而會攻之勢雖不可當然朱序母子盡力扞守替年而不能下是亦強對也方是時元冲以七萬之衆屯上明閻彩勢足以相援劉波八千之衆并南郡而往救宜盡力而速前也使二將帥兵力戰以援其外朱序固守盡銳以角其內而謝元泗口之軍一心而為策應符丕經年智疲力殫又且腹背受敵困將不敗則遁矣秦兵一敗於襄陽則淮之南北俱可莫枕矣今皆畏敵怯縮而不敢進坐視秦人盡銳一城以致陷没而執守將順陽彭城淮陰盱眙之境屢敗之餘僅能一脫秦兵於三阿使之退遁然已亡一將失五城譬寇入吾室既空吾筍篋質吾僮僕不得已焉始一鬪逐追去之不幾後時而失幾事力倍而功寡乎

秦以朱序為度支尚書

招撫降叛恕釋俘虜固為人主之盛德然事有重輕理有可否若盡廢一切而務為一時之仁不為彼我之辨而付之腹心之託雖三代聖賢其猶難之況夷狄也哉周人不以箕子微子之賢位之公卿大夫之列而封之以朝鮮宋商之平亦也武庚之叛管蔡必議高仲必與其國裘騎而忘繼絕也仁有所難施而權之以義恩有所不用而濟之以威其亦聖賢經世之常歟符堅破襄陽而以不忠誅李伯護其滅代也以執逆而縲寔君得燕涼之主盡節之以禮招其臣屬而盡爵之俘晉之守將縱其歸者二百餘人夫豈不美然慕容評燕之賊也不誅行唐公洛秦之叛臣也不誅王皮東海公陽同惡也不誅慕容垂可也伐晉之役用之以將兵不誅朱序可也而伐晉之役用之以傳言序反其言而以其情告晉晉卒破秦垂違衆論獨勸堅伐晉敗而不之救乃獨全軍而反因遂反秦是行一時姑息之政亦豈聖賢經世之法乎夫胡馬北嘶越鳥南吟麋鹿養於籠檻未嘗無山林之志犬馬羈縶於纓絏未嘗無戀主之心招撫降附恕釋囚虜而終不為之防閑此符秦之所以敗後宜永鑒也

太元七年秦以裴元略為巴西梓潼太守使密具舟師

天下全以關洛為重天下裂以蜀為重蜀者南北之關洛也北不合蜀無以圖東南南不連蜀無以圖西北吳蜀秦魏鼎脚而角立則以相持而相窺因將弱者而先亡吾未知勝負之所分也吳魏漢晉之事是已當晉之東晉據江左蜀擅於李氏而中原瓜裂於劉氏石氏雖祖庾商褚之用事終不能得志於北雖劉氏石氏之雄悍善用兵終亦不敢飲馬長江者以蜀為之齟齬也李氏既滅元溫之兵遂至於霸上而司馬勳之兵亦出子午商洛之師前取奇陽而司馬勳之兵亦出駱谷事雖成敗不同要與武侯單慮之計無異耳武帝寧康初秦人以兩道四將一舉而取梁益襄陽盱眙彭城淮陽由是不守梁熙謂符堅曰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御駕遠幸吳會乎秦於是命裴元略守巴西梓潼使具舟師欲東西齊並水陸

並進與太康平孫皓之策智數曷嘗少異哉淮淝之舉蜀
漢之兵果順流而下使晉謝元乘蜀兵未至迎而擊之晉
之為國豈不岌岌乎觀前世得失成敗之由則為備蜀之
計固不可不審也

秦大熟

天反時為災物反常為妖符瑞之見而國無以當之未始
不為災妖也符秦窮兵黷武禍亂將作蝗飛蔽野而不至
為害幸矣又且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麻豆
上田百石下田五十石不惟古昔無有校地力所產不能
至此雖謂之反常可也不一二年符氏遂亡此豈嘉瑞哉

太元八年秦遣呂光伐西域

有道之主故能持勝好戰之國未嘗不亡班師振旅而遂
格苗者舜也復牛車馬而定天下者周也戢于息馬弗復
·言兵者漢也曷嘗恃戰以為能負勇以為功哉紂以百克
而卒無後宋殤十年十一戰而身不免吳以數戰數勝而
國亡秦以攻取戰克而盜賊四起漢以窮兵黷武而海內
虛耗佳兵不祥之禍固可覆視也符堅二十七年之間北
平燕西定涼東取蜀南降姚萇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今
乃恃其兵力之強欲以一年之間分兵以攻西域大舉以
圖中晉不惜役煩賦重而民不堪命其心侈意蕩固將覆
亡不暇也淮淝之師一敗而龜茲之將遂反刃而裂其國
天下磔離分為七八而一身逃逸歸死無所好戰不克勝
之禍豈不灼然明白哉

八月謝元與秦主堅戰於淝水大破之斬符融獲其乘輿

淝水之捷固謝元一時之功校其所以致勝則晉之威令
素行也夫守國者不可以示弱以弱則召敵禦敵者不可以
示怯以怯則養寇御犬搏人而不之制則其噬齧也無已心
虎狼嘗遭擊刺則其再至也見短挺則虛弦聞將驚遁矣
逝矣江左雖弱符秦固誠至強也襄陽魏興之失秦蓋窮
兩歲之力而後得之然淮橋之焚邵保戰死君川之戰彭
超僅免謝元威名固已震慄虜廷矣況前年以官城之拔
其二將去年沔北之踐焚其屯田是役未舉之先晉之
二帥同事乎荊蜀是方舉之始秦之大將已送死於洛澗
不惟其兵歲戰已困於從役而晉之兵卒屢勝固有以先
懾來者之心矣投鞭斷流之衆雖戎狄以來未之有此凡
其麾兵使知而後與戰固實素畏乎晉也非其素畏乎晉
則八公山之草木焉得皆為兵形青崗風鶴之聲焉得皆
為兵聲哉

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

古之將相所以能成勳業者固已上下用力內外同心也
有孝友之張仲居守則奏膚公者可以燕喜有作誦之
吉甫以慰其心則賦明命者可以匪懈若上欲作為而
沮撓於下外欲竭力而掣肘於中雖吉甫之智不能以成
功況孝武之世謝安父子方晉衰微符堅舉國入寇內
資謝安畫籌以鎮重外資謝元盡力以扞衛存亡之機間
不容瞬孝武於此頗以酣迷之道　子參之道子復用諂
邪不得志之王國寶以行讒間淮淝之功僅成而安父子
已見疎忌矣雖欲成六月烝民之功詎可得乎

初開酒禁增民稅米口五石

因等級而授之田因田而為之賦古法也貴者食於祿故
有田而耕於人賤者食於力故有田而自耕之悉以什之
一而賦之止此三代之通法也自秦阡陌之開田始無定
賦民始無定田故履畝而受稅者尚為良法晉自移帝始
自王公以下口稅三石不復以畝計而授田之法無間上
下等衰之制不立焉又豈良法乎今孝武相王方沈湎于
酒乃以酒禁病民特除去之更於民稅增米二石亦豈良

法乎夫民可以無酒不可以無食古之所以禁酒者以其糜穀米以害民食今欲去摧酤之敝而復重賦以病民是使民食之愈艱國賦之愈重也後世有聚斂之臣不顧賦稅之增併復作摧酤之法是三倍而取之民也世有病摧酤之虐欲尽去之而以歲入之額數之田頭使天下家得自釀以食者此孝武帝司馬道子之法君子所不忍言也

太元九年慕容垂稱燕王

春秋大一統非中國聖賢莫能也五帝三代以仁兩漢唐以義秦晉隋以力皆能合天下而一之初無以大相過者然課其後效一之以仁義者其國皆數十世雖至衰極亂猶或扶持而不絕一之以力者遠或一二世近則二三十年禍激亂隨如江河之決衝奔潰雖極天下之智隄防而禁禦之不支也夫以力而一天下雖居中國猶不能久況夷狄異類恃區區之力而能有國哉方起離石石勒以一世梟雄為之馳驅而繼其後國富兩犯京洛再犯乘輿兵戈四出吟然四顧有并吞八荒囊括宇宙之志然李氏據蜀慕容氏據燕張氏據凉拓跋氏據代琅邪抱正統而帝江左終不能合也劉氏族於靳準石氏滅於冉閔滅於張天錫苻健父子因其亂而遂有之堅之繼也滅燕滅代於數年之間而又移兵以并蜀供朝貢者七十二國自謂叱咤指麾可遂无晉矣一跌不復步搖復與垂據鄴沖據阿房永據上黨慈據滑臺與夫馮跋據和龍皆稱為燕姚萇據長安乞伏國仁據抱罕堅亡而丕繼之皆稱為秦呂光據姑臧禿髮烏孤據龍川段業沮渠據張掖李元盛據燉煌皆稱為涼跖跋由是復據代稱魏赫連勃勃由是據朔方稱大夏譙縱由是據蜀稱成都禹服之內七分八裂尤甚最衰時號十六國而江表之晉猶且无恙也晉室既亡宋齊梁陳相繼以興元氏之魏衣冠文物不中國然終不免離為南北割為二三不能遽合也夫以秦魏之強猶不能乘時以合天下矧无秦魏之德而獨恃區區之力求以一統天下也其可得乎

豐城宣穆公桓沖卒以梁郡太守桓石民為荊州刺史河東太守桓石虔為豫州刺史

書曰无偏无黨王道蕩蕩无黨无偏王道平平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惡遵王之路舉事而徇私情固非皇極懼人之疑其私不順夫理之自然以至自達其心而為好惡者亦豈皇極之義哉夫桓溫鴟張不軌僭侈无上為晉臣民所同切齒生不及梟首參夷以正刑典死不及斵棺暴尸以雪衆憤為晉之思固已過於寬大矣謝安乃以父子名位之盛懼桓氏失職怨望因亘沖之死用石民石虔伊三人鼎踞大州桓氏復盛元遂篡僭不幾於作好乎元祐之末諸賢當國以熙豐故臣擯斥不用恐招物議遂用調亭之說以諧和之終致小人之黨蟠結相傾為宗社縉紳无窮之禍是亦作好之敝也君子循正而行順理而止取捨廢陟一以公道要无愧天下之公議而已安用委曲如是哉

以謝元為前鋒都督師豫州刺史桓石虔等進據彭城

善克敵者以機不以智善立功者以勢不以力機在敵我之善應勢在我故敵不能支櫟猛虎於重傷之餘田夫所能撲燎火於雨潦之際雖稚子能之是之謂機決積水於已潰之堤固无俟乎神禹也轉負石於危絕之山固无俟乎賁育也是之謂勢自昔之善用兵者未有不由乎是而能有立也方苻兵敗於淮淝國分於慕容兵力殫敝而未復民心怨恨而不解固有可乘之機晉自淮肥之勝兵威大震虛名詭形俱足以破敵騰戲兵避刃俱足以潰敵衆固有可為之勢矣使晉因百年之運乘一戰之功開不容

㮣之機成欲竹迎刃之勢雖未能盡平關鄴要當置戍許[illegible]龍兵捷書方報上相折屐而過喜樂工俳獲元戎奏凱而遄歸幾年之外上下縱弛符堅之兵既反慕容之勢已張司馬道子擅權于朝謝安危疑難處始以開拓中原為請雖謝元劉牢之之兵犄角而更進晉司豫之之望風而歸服忘慕容累世之忠節而與爲敵釋符氏汲轢之甚而特與為援元方運根救丕于鄴安欲出征援堅于秦牢之極敵丕趙丕敗于五橋二年之間尺寸無成固翟遼張願之叛元近屯淮陰因徙會稽朱序不守彭城遂屯淮陰雖北固河上西援洛陽之策亦不及矣況開拓舊彊乎

太元十年夏五月秦主堅奔五將山以太子宏守長安六月宏來奔慕容沖入長安姚萇執堅于新平八月殺之

右前秦符氏三世三十一年洪以永和六年為氏王遄死明年健立為大單于又明年稱帝立三年卒而生繼之生立二年任融淫虐而堅弒之堅立二十六年而敗於晉還國未及月許慕容垂叛之慕容沖逼之姚萇執而殺之若堅之興傾國委心以聽于猛數年之間掃灑六合與國幾盡亡修明政令墜典幾盡舉假仁恩以輔權詐借德化以飾夷陋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豈不盛哉然一敗之餘變故紛起亡國之虜乘機而四奮信愛之將睽解而外潰國破子逃曾不得保軀以安正命何哉非特招納降叛之故數戰數勝之罪也天下之理不過逆順之二軌上下中外之二歧以臣子而弒君父以僭僞而干正統以夷虜而亂中國雖有他美莫救也生雖肆淫虐有致之之道然晉之為立統江南之為中國王猛嘗告之矣堅乃欲以區區之力而冒取之此固天地鬼神之所不容也丕以愛子立不二年而執於慕容永登以疏屬繼立五年而殺於姚萇崇以登子欲繼位號而逐於梁王乾歸姚萇將潰之衆得南而濟渴慕容沖內應之兵因風而反火此蓋有天道行乎其間投死悔恨始有以笙送于晉為言無乃晚乎

燕復興

木之根本盛者雖伐之必生水之源深者雖遏之必決國祚之猶壯者雖覆之必興以商湯虐之酷更四十年而周不敢取以周仁恩之厚更三紀之久而商始亡蓋族黨之盛強其心之不易服家世受濡沫雖後世不能遽亡也慕容氏世保東夏未至得罪於民而符堅以力取之垂雖寄命旅食詎能自忘其墳墓其君臣上下雖俘虜係纍以安旦暮于長安固不能遏其飛揚也淝水之敗氏衆益弱雖勸垂大肆起兵鄴城之言不遽之用然垂一討丁零遂起兵河內農一去鄴臺遂起兵列人鳳說翟斌之衆反兵而與垂合　烏元之兵投降而為之守麟枝常山而取中隆破秦兵而復冀州此氏衆所以潰乱也燕之所以復興也若泓收關東以屯華陰沖率衆平陽以攻蒲阪沖敗於寶衡而復歸泓誠於髙蓋而罷復立沖愛才凡下然能進適長安而使之不能守屢敗符堅而使之不敢安豈不健哉然不能度德量力而貪僞位不能遂使飛書以歸鄴臺反畏垂之強不敢東歸轉仄長安荒陋之區而激鮮卑上下之怨韓延由是殺沖而立段隨慕容永由是殺隨而立顗韜復殺顗常復殺韜而立沖之子瑶永復殺瑶而立泓之子忠忠之立未久　又殺忠而立永為大單于稱藩于燕善矣一敗符丕驕心遂生遽僭稱帝尽殺儁垂之子孫而欲陸梁於一方骨肉之間日尋干戈更數年而後止永由是亡使以社稷宗廟為念亦奚至是哉

太元十二年朱序伐謝立　彭城徙屯淮陰

士氣以進而銳以退而沮得尺而遂守寸雖未足以見勝負而兵勢士氣固已少伸矣苟若闢地數百里收城數百

十妾而棄之是豈足以奮迅哉晉自淝之勝氣亦少借朱
序以代謝元彭城之不能守遂越淮而鎮淮陰吾以是知
晉之不能復西也詩曰昔文武受命有如召公之臣日闢
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嗚呼今之人不尚有舊朱序以之

太元十四年秦王登攻後秦平涼克之

董公有言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高帝數項羽十罪至江中
之事則羽畏屈而無辭符登雖堅疏屬然假復仇以興兵
固姚萇之所深忌也萇雖羌賊桀黠不顧義理然立堅豫而
事之覩其自蹶之詞則其心悽畏亦甚哉萇知弒堅之罪
不可自辭故託復兄仇以自解說堅雖殺襄猶為敵國若
萇之與堅則固君臣也君臣之分已定雖伍胥鞭籍館以
報父冤君子猶不之與況兄弟也乎登一升樓數萇萇固自若
也一聞弒篡之詞遂怯屈無對雖對壘而存然軍數夜驚
夫理行乎人心不以夷狄異類而遂異同乎登雖微弱潰

年七　十三

敗於姚興而大義凜凜至今猶足使人興起也春秋大復
讎雖敗而不之恥若登之亡其猶義也夫

太元十八年後秦王姚萇卒子興立

姚萇自起至沒凡十年其用兵行師所向皆克而其誅殺
屠戮固本盜賊之雄也至其臨沒能以恩禮仁信而誨其
子召姚旻尹緯五人入禁中使受詔輔政自謂其子曰有
毀此謹勿受之此與漢武帝蜀先主何異豈所謂盜亦有
道者耶當符堅之世夫襄以戰敗見殺而萇以雄武見厚
雖晚以戰竇衝不利堅怒而激之亂竇無一飯之德而至
殺身戮屍乎夫冤報之說蓋天道人事之相還後世儒以
其近怪而不之信豈不惑哉瞑行而踐螻蟻既瘖猶悽慄
無辜而笞僕隸既怒而猶悔蓋人與天地並立以私意而
肆屠戮欲其無報復不能也杜柏横亡而宣王崩彭生豕
立而無知弒灌嘗被掠而武安卒倉狗橛腋而武后病鬼

兵入營而姚萇隕天道豈不昭昭乎

太元十九年秦符登攻姚興不利戰死于崇丘夵

燕主垂平西燕主永

符氏之亡也慕容氏之族蝟毛四起要皆為垂驅除耳垂
既克兵刃無敵而永以單城堀土崛強乎八年之久不知
自歸于強家坐取滅亡豈不愚哉然自昔宗族自相殘戮
者鮮克自守垂雖能滅永不一二年遂大敗于參合身既
不祿國亦不競豈不足為一世明鑑乎

太元二十年燕使慕容寶伐魏魏敗燕師于參合陂

二十一年燕慕容垂拔魏平城垂卒于上谷子寶繼改元永康

聞之曰佳兵不祥玩兵無厭紂以百克故無後吳以數勝
故亡曹孫所向必克而狼狽於烏林符堅屢戰輙勝終頓
殞於淝水恃所長而盡銳者未有不底滅亡也垂之在燕
也既有枋頭之勝及其伐秦也北窘符丕南敗劉牢之西

年七　十四

擒慕容沖十三年之間無陣不克無動不濟自謂叩囊底
之智足以去餘燼之拓跋矣一敗塗地精鋭消爍雖盡力
平城求以刷恥未幾而身徇之是豈得計也哉恃莫耶干
將之利日斲代而不知止不折則缺騑驂騄耳之駿日馳
驟而不之息不斃則蹶垂之智力能幾目睹符氏之敗而
不之鑒其不亡也亦幸耳

太元二十一年秋九月庚申貴人張氏弒帝于清暑殿

按晉本紀帝以戲張貴人貴人潛怒向文帝醉遂暴崩邵
康節皇極經世書乃言晉武帝之舟于泉池後當必有所
據而通鑑考異亦不及此何也武帝生十年而即位崇德
太后臨朝三而歸政又二十一而崩一舉而破強敵收巴蜀
復襄役樂彭城戍洛陽遂使符氏喪亡關鄴潰亂固亦千
載一時也有謝文靖靜清談以鎮雅俗王彪之忠亮持正
以立綱紀桓沖方壁重兵以控方鎮玄沉審授方畧以遏

強敵朱序劉牢之等輩各盡力以相上下固亦千載一遇也觀勢度形獨盛於江左筭功計効無異於曩歲不得焉凡以遂其終貽謀以燕翼子而晉室之亡反自是基兆何哉夫天理人慾相為倚伏君子小人迭為消長使人主熟仁義道德之言則異端固不能惑也知講論稽古之樂則酣歌淫媟固不能蔽也儒生學士日居左右則宦豎女子不能以蠱蔽端人正士日接于耳目則小人近習不能以眩惑武帝雖有聰悟之稱威權精理不減先帝之風獨不知典學稽古尊儒雅而親正士也故浮屠之學酒色之娱酣姆僧尼之妄王國寶元顯之姦得以惑亂而翳蔽之情性既移雖有群賢固無為力本根既浮雖有機會亦頗何補哉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七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編年總辨卷第八

東晉

安帝

隆安元年　涼主呂光寇西秦不利而還二月呂光將禿髮烏孤稱王廣川改元太初是謂南涼拔金城敗涼兵街亭

慕容寶不難於殺其母故其子會亦不難於歸其父身以不孝訓之矣於會乎何誅

夏四月甲戌兗州刺史王恭起兵以討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為名　甲申會稽王道子殺國寶及緒恭乃罷兵戊子大赦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此萬世不易之理也違此而能濟者古今未必然魏攻中山軍大疫人畜多死將士多思歸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纔十四五珪曰此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為國在吾所以御之尔何患無民觀珪此言正與孟子相反不過一時鎮安衆心耳而終能有濟亦幸焉而已夷狄背道逆理違天而行萬有一能濟世之儒者曾不之察乃以為事之當然豈不悞後世者乎

隆安三年晉范王德自鄴遷滑臺稱王改元是謂南燕　魏取鄴攻山東六州吏民雜夷以實代　燕王寶南伐涼至于黎陽衆潰乃復三月段速骨破龍城

古人舉事未有不稽于衆也衆以為可雖難而必濟理所當然而有數人焉以為不可猶必綢繆反覆委曲而開諭之必使曉然無疑而後為固未始違衆自用強聒自立而能有成也遷毫之謀黜商之役度當時為異議者殆無幾人盤庚周公殫誠竭力與之上下使之膠融冰泮而後其心始愜比洪範稽疑所以合謀著龜卿士庶人之謀貴其大同欤自趙武靈王之變騎射商鞅之變法令始不顧庶

民之論而斷之以一人之私百姓可與樂成而難與慮始胡服騎射雖足以強趙而武靈父子之間至不能以相容嚴刑酷罰雖足以強秦而鞅之一身曾不能以自保秦雖一天下要亦不得奠枕歲月之安也其後王莽更法制苻堅伐江南慕容伐涼牽上下皆曰不可迷皆借此言藉口至於莽亡堅敗寶喪國殞身死而猶不自悟將舉大事不顧浮言豈不誤後世哉

五月蘭汗弒燕王寶稱烏黎王改元青龍秋七月寶子盛斬蘭汗稱長樂王改元建平

初龍城之破也寶奔于鄴慕容德將迎之慕輿護曰昔蒯聵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以子拒父猶可況以父拒子乎氏虜之相戕虐其事淺矣然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戒亂臣賊子蒯聵與輒以父子爭國聖人蓋切齒焉蒯聵之入也書曰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輒之納也書曰齊國

年八　二

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蒯聵去國而稱世子戚在蒯聵而不繫之衛以見子之不當拒父輒之不當有乎衛也世子入國曰入而特書蓋以罪衛之臣子主兵石曼姑而以齊國夏首兵不忍三綱之絕所以存父子之倫也衛君待子而為政必先於正名夷齊以父命遜國孔子以為求仁而無怨春秋曷嘗以輒為是哉自爲不疑於倥偬不暇給之中旁緣經義以為解紛之計故後世遂從而和之曰春秋之義實然不幾及聖人之意而滋亂賊乎夫寶以強敵四起不能力守社稷搆越于外德雖帝鄴而其說且曰卿等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民神之主故楷順衆議以繫衆心今嗣帝得還吾將具法駕奉迎謝罪行闕此春秋之意也而慕輿護等特反之迄使德為叛臣而寶狼狽北還死于盜賊之手誣繆說經之禍可勝既哉

譙縱以蜀叛

蜀人叢居聚處自為區宇其民怯縮深重不易驅策也役之以德則孟津之師不期而自至役之以義則諸葛連年之役屢舉而無餘力驗而勢使之使之遠征雖公孫述苻堅不能況毛璩乎蜀自李唐之亡楊氏之世守秦晉之兵五相攘奪蜀氏國已少疲矣今璩無王命復刼之東下雖曰赴義江陵安能使之齊一哉此其所以致亂也昔者漢武帝發犍為廣漢伐西南夷要不過因其地就用其人耳而遠近父老騷然震動司馬長卿至於以文諭之累年而後成功後之人不察欲濟之外地追之遠役則譙縱已覆之轍可不戒哉

義熙三年春二月己酉車騎將軍劉裕來朝誅東陽太守殷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晉陵太守殷道叔永嘉太守駱球

仲文首同卞範之勸亘元篡晉又陰撰九錫文及策命元之叛實仲文虛之也舉義反正之初不首正典刑而使出守名郡裕於是失政刑矣仲文猶且悒悒不樂此正心腹之疾也何無忌所言正為公論而史氏乃謂無忌以不修謁之故銜之因摘死是殆不致本末耳

年人　三

冬十月燕主超母段氏妻呼延氏自秦還燕

古人之知子道者無出乎舜之用心者未有如孟子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雖舜豈有是哉然富有四海不足以解其不順親之憂天下之悅而歸己如視草芥也迄元以勝其盡事親之道設萬有一不幸不得盡力以施于道則天下之輕豈翅一敝屣乎不惟舜一人若是苟為人子而無是心是非所以為子也自項伯有為天下者不顧親之語而高祖大不得志之中有高翁分羹之語始以天下為重而輕其親嗚呼高帝雖不學顧不念其親哉慕容超淫虐昏亂自椓其國獨求母之念誠切懇至名號至重也為秦稱藩聲樂至娛也為秦送伎擇

使而奉表而受其詔雖叚揮封還含羞力諫超不之聽強鄰回心毋子同處一念之誠與舜同心何異哉

十二月戊子文恭侯王謐薨

亘元之篡王謐爲佐命手解安帝璽紱義旗之建謐當首誅而劉裕獨以布衣之舊蒙睞眡之私解縲厚償博進之恩遂併侍之及王諭父子誅謐以恐懼奔曲阿裕復迎還使位司徒三年之久正終于位非惟無以令天下其逆蹟姦凶如此使之日侍安帝顧何以使人主自安哉裕之無君碩不俟乎秦燕而後見也

義熙四年春正月徵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錄尚書事

人臣有當世之功未必俱有不臣之心也遇賢人善士誨之以忠正則可使之委身以盡節遇邪臣逆黨導之以非義則必致之毀節而爲非曹操之逆心發於董昭之一言司馬懿師昭之無上激於賈充之謟媚劉裕起布衣雖破孫恩誅僞楚猶且辭位出鎮刑徒未有跋扈之機也而劉穆之語之曰晉朝失正爲日已久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功高位重豈得居謙退爲藩將使請入朝以收權柄裕之逆心蓋自是萌矣他日裕欲求禪亦以奉還爵位歸于京師爲言蓋用穆之之舊策也穆之雖隨事規正有彌縫之功裁斷如流有經世之才而其輔叛亡晉之力亦不可掩

義熙五年二月南燕將慕容興宗寇宿豫拔之三月劉裕伐南燕

田肯有言秦形勢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於下兵諸侯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是以自昔取天下者自南而北則先資齊以爲府庫自北而南則必取秦以爲根本高祖之起也必圖關中而收歷下戡布之叛也薛公料之則以東取齊爲上策晉兵不出餘二十年矣以盜賊則孫恩盧循相繼而爲梗以方鎮則王恭殷仲堪亘元相繼而爲叛篡皇綱解紐帝室贅旒豈復有北顧之念哉劉裕一定篡亂遂謀北舉朝議上下皆曰不可謂其必充者獨孟昶謝裕臧熹而已以舟師行兩宿輜重於下邳以車乘戰而以武騎游於車間以正兵對敵而潛師出敵人之後以取其國因糧於敵而淮江之漕運以停資貿於敵樓櫓器械之具已備不以歲星所在而不取不以往亡之日而不出識知所重於齊也北方之民執兵負糧來歸者日以千數秦欲遣兵救之裕謂其使曰我克燕之後息兵五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秦不敢動遂能克廣固而奄全齊曾未數年遂擒姚泓平關中不翅如執券以索逋負也光武有言有志者竟成使格一心晉室無宣孝覬羨之心亦烏可疵哉

冬十月魏皇子清河王紹弑其主珪

珪在位三十六年是謂太祖道武皇帝方寔君以子弑父以臣弑君符堅舉兵誅之而遂滅代分其國爲二使劉庫仁劉衛辰統之國亡十年而珪始立以稚孺奔逃獨孤蘭賀之間幾不免劉顯染　之禍間關依倚復獲祚國所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西討高車北伐慕容平賀蘭取柔然并衛辰殺劉顯破庫莫所謂筭無遺智勤無遺策矣正封畿乎權衡度量考察守令命鄧淵定官制協音律董謐制禮儀王德定律令李崇攷大象牲宏撫而裁之命百官束髮加帽以從中國之習固有意變夷用夏舉廢修墜矣皇始之治後世有述焉然侈汰無度崇立宮室以驕猜而殺臣下以疑忌而誅左右教子不以禮立嗣不以正襲孝武妄殺人之轍而欲去妃后以社稷

世之禍禍生肘腋身罹非命使般止商臣之禍再世而踵見也其循未免戎狄之習也哉

義熙六年春二月丁亥劉裕攻慕容超克之齊地悉平

右南燕傳祚二世髙國十年逮德之興也以魏兵之銳去鄴而還廣固雖為國日淺其君臣上下議論謀策粲然有文固亦一時之雄也韓範欲德伐晉於偽楚篡之日曾不之聽而德乃欲謀晉於劉裕起義之後是豈度德量力也哉超循前矩遽寇宿豫以致開釁挑禍自夷國都謀之不臧有自來矣蹟超之敗五樓之力為多然衛晉之策最為確實以諂諛之言無不之聽以忠鯁之論則不之施豈天固奪其魄乎夫張華封愷張綱韓範皆燕之舊臣德超所倚以為腹心也苟不幸為晉所執盡亦捐軀致命以求報超綱乃為造具範乃為徇城惟華至為作書趣超使降迨至悅壽舉一城而奉之敵豈燕晉止偽之辨賢者擇地而為向背叛乱附離之暫君臣之分未定乎不然則張華韓範豈實國求生者乎

是月廣州刺史盧循反三月江州刺史何無忌及循戰于豫章王師敗績無忌死之四月衛將軍劉毅戰于桑落州王師敗績尚書左僕射孟昶自殺

揉外者必先治内威遠者必先寧邇盜闞吾室雖有萬金之利不可以行賈狐狸之瞰其栅雖可獲禽若山陵不敢荷戈而逐也晉孫恩之為寇雨漸騷然更五年而勝之盧循以恩妹夫為之驅馳用力上下雖受朝命以守永嘉寇暴不已也循自使其姊夫徐道覆來寇東陽劉裕雖破循循復浮海至執其刺史道覆亦攻始興而執其相吾不能討因其來貢遂即其所侵據而就令之循道覆雖受王命然敢以盜智擩而戲劉裕道覆無事伐舡材而即南康其意豈終靜哉裕雖知循為腹心憂更五六年之久未嘗為一日之備遽捨之而伐廣固貪千金之利而忘其室徇丘陵之禽而忘家栅也賊兵一出何無忌敗於湓陽劉道規敗於長沙劉毅敗於桑落州徐赤特敗於建業孟昶望風而自裁長民抗議而欲避人情恟懼中外疑惑使裕不棄置三齊星馳言旋劉鍾據栅力戰王仲德率衆躡追進絕其粮道沈田子覆其巢穴其將何以為國乎

義熙八年九月劉裕殺兖州刺史劉藩尚書左僕射謝混己丑帥師伐荆州刺史劉毅參軍王鎮惡陷江陵毅自殺

劉藩死於閶闔諸葛毅死於坐上潜師而伐劉毅帥衆而迫休之圖危宗社而先去重臣劉裕此心因路人所知也若毅之所以致死亦有以自取之哉夫譏剌箴規乃所以成已誇罵請責古人進德之地也毅之季父嘗謂毅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既不就尔求財位亦不同尔受罪累見其驕從盈門輙斥絕之毅雖敬畏為儀衛然終不能自克也劉敬宣謂毅外寬内忌自伐尚人終以陵上取禍數語正中其膏肓使毅因敬宣之言而知自克亦安至掇禍召疑覆巢毀卵也毅曾不知戒懼乃反側目敬宣終身而不知已能以無儋石之儲樗蒲百萬不能以一斷不及之故而忘庚悅於他日獨以涉獵書傳一談一詠自為人豪是豈英雄也哉廣固淺功之餘裕之威權日尊桑落既敗之後毅之聲實已損都督四事持節上流裕之所施於毅者亦既宏矣使毅有志晉室將圖劉裕盡亦深沉覆藏機謀速決如鷙鳥將擊便無可窺之形如狡兔之脫使有不及拒之勢庶万一有濟今既兼統四州復欲兼督交廣既請用其所私一居要職又請用其毋弟以為副貳其縱驕暴露一至於此欲使人之無疑裕之不先發得乎

十二月以朱齡石為益州刺史帥師伐蜀

復仇報怨人子之至哀撫衆保民有國者之長策伍胥 以

平王殺其父之冤至鞭屍籍棺於入郢之後曹操以父死
於塗其伐陶謙也所過無噍類雖人子之痛假是以自釋
其於有國何利哉毛修之父瑾與其伯父璩皆以譙縱之
叛同殲于蜀晉之討縱也常之常得雋而益州刺史鮑陋
每牽制之修之言於朝曰臣之情地生塗已竭所以借命
朝露者欲憑天威誅夷讎逆也夫怨之至深者為慮必遠
憤之至切者於力必不遺使晉以討蜀之任付之修之奚
患不濟而劉裕終不之從始付之劉敬宣踰年而無功再
付之朱齡石一舉而遂克而終不肯以畀修之者蓋慮修
之讎痛之深至蜀多所誅殺且土人之與毛氏有隙苟敗
必死亦當以死自固也裕之處事可謂詳審矣

義熙九年太尉裕請行土斷之制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
西晉之亂中華散離江左建業北方士民襁負而南者歲
以萬計所在族居以故僑立郡縣無所以處之然居無室
年八
廬食無田園遷徙變更未有定業也是以戶口之數不登
八
于版籍租調之賦不入于王宮成帝之初度田稅米至空
乏五十餘万斛由是詔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皆正土斷
白籍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若義熙之去建興幾百年矣流
徙者家曾元僑寓者叢植墳墓枌榆連陰閭里聯比桑稼弥
望而土產世守詎宜復以流寓處之哉於是復申舊制一
切土斷不惟流寓郡縣可以併省而新附戶口所增墾田
亦可以少堅國力矣

義熙十年夏六月乞伏熾盤帥師伐委髮縛檀滅之
委髮烏孤以隆安元年稱王三年而卒授其弟利鹿孤鹿
孤立二年授其弟傉檀立十四年降于西秦凡三世一十
九年是謂南涼南涼鮮卑之遺種當秦始聞烏孤之祖樹
機能首稱兵擾邊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旰食遣將
始克平之鮮卑武鞭好亂固其然哉始烏孤王西平以二
弟為爪牙腹心排難克敵所向莫禦固亦一時之雄也其
都盛樂凡四夷之豪雋西州之德望文武之秀傑中州之
全才秦雍之世門無不搜羅而並用之其弟繼立訪史暠
以殫其謀咨宗敞以求其類嘉楊元之賢歸之以全其節
稱之能守釋之以旌其忠其志量規恢固皆不淺也
烏孤受爵於呂　以綏其謀迄取姑臧縛檀厚賂姚興以
驕其志遂取涼土使推是道以守其國何向不濟若乞伏
熾盤父子固嘗敗北自歸悲哀求活寄性命於食息聽去
留於謦欬者也方其在吾既不能從居延之諫從之
之間又不從其兄之計早誅之以絕其後禍今既立國保
聚兵國兵新敗於蒙遜乃自輕出以挑之不幾自求傾覆
乎夫保國之道以人心為本用師之道以愛民命為的東
苑之戰死者五千餘固已離上下之志滑臺之將戰懼晉
人之有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夫如是矣
年八
九
得而不喪

義熙十一年春正月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並
舉兵貳於劉裕裕帥師付之
義熙二年司馬國璠及其弟叔璠叔道奔秦主興曰劉裕
方誅亘元輔晉卿何為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室有自
脩立者裕斬除之方為國患甚於亘元時裕方克廣固歸
治盧循尚未驕縱也劉毅尚同力諸舊長民猶相上下尚
未猜忌也政柄相屬猶未至侵迫兵力雖摠持猶未至顓
擲也而三人者在晉無重權又且與裕未嘗有纖芥一旦
先車引而去秦知裕之為禍甚於盡賓可不謂見幾乎若
休之果亦何罪特以鎮江陵據上流且得江漢民心於裕
篡僭正相罣礙不得不去耳使休之能迎裕意得其子文
思而遂戮之裕其能置休之於地上乎使休之知幾既殺
文思上疏謝罪力辞所任角巾私第扁舟五湖猶恐未必

能免也孟懷玉統督其旁張裕擅憑之力舍之而歸裕休之於此時猶欲發兵與之掌拒是豈能勝哉韓延之有言劉裕足下海内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欲欺誑國士假令天生喪乱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所以報裕書如此賢哉

義熙十二年秋八月劉裕及琅琊王德文帥衆伐姚泓

聖人能因時不勝為時之不可為雖有絶世之智勇不能以有立時苟可為雖尺寸尋常之材俱可以自效劉表悔不用蒯許之策劉備猶曰應事會之來草廬出関洛之策亦必俟天下有變苟非其時顧安能有成哉晉失関中国百有餘年窃據而遞守之已傳五姓姚氏父子相授且三十三年矣其根深蒂固地險人衆未易圖也在内則弟兄相屠蹀血於宮闈外則藩臣覬伺窃據於要害蜀兵至祁山邉将交刃敗死夏兵襲上邽守臣望風而逃遁晉兵已叩関門而信愛之臣方聚衆内反誠因天亡之秋晉人百年之運也劉裕之九將七道並出一舉而平関洛暮年而掃姚泓脩園陵於蕪穢之餘弔故老於孑遺之後是豈特裕之智勇哉蓋亦善乘時而已使裕當可為之時有見幾之志駐兵三秦分守関洛撫懷本之民而修備禦之策尽忠以尊王室而不急簒盗卑辞以懷趙魏而徐為經理不惟天下可定晉之臣民其孰敢有加於裕哉今成功而不能持得國而不知守自私稚子授之居重之權陰疑元戎甚之相圖之策旋祢未幾大業尽去遂使神區與壤淪棄左衽至隋唐而後定豈不惜哉

義熙十三年王鎮惡大破秦將姚洽于潼関

晉之圖関中者三元温之伐符雄也步騎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歩兵自淅川趣武関蜀軍自子午道掠秦西鄙温之別将後上洛破郭敬於青泥王擢攻陳倉以應之温戰藍田遂至灞上裕之伐姚泓也步軍自淮淝向許洛又以其一趨陽城一趨武関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前鋒開巨野入河裕自淮泗入河泝流西上王鎮惡自宜陽裕与檀道濟自陝俱至潼関沈田子入武関破姚泓於九原鎮惡自泝河入渭遂入長安雖二人用兵前後規畫不同功効之小大有異而其分道以並出水陸之俱進正兵之由函谷奇兵之出武関未嘗不合也夫関中天府之國金城千里下兵於諸侯有高屋建瓴之勢諸侯仰関而攻之每逡巡退敗而不能支然以高帝慕從之衆迍崎嶇而降嬴亥元温劉裕以江南単弱之師及刻期而破符姚夫以嬴氏之強符氏姚氏之善兵合六国之從極十六胡之盛無能少挫其鋭而豐沛之散卒呉越之脆旅談笑而遂取之則所謂天險安在哉温之行軍也水軍入京口出南鄉裕之行軍也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裕自淮泗入河泝河而至陝鎮惡泝河入渭棄舟而至長安或謂之江南澤國其兵利水而不利險江南水兵可施之東南而不可施之西北者亦虚談而已

義熙十四年赫連勃勃入長安追敗義真於青泥

莊周論螳螂捕蟬而鵲利之周執弾以弾鵲而栗園之虞人逐而誶之物理之相乘如是者不一然固有不知而作也若劉裕之伐秦北則拔跋之當其衝西則赫連之瞰其背越人之都邑而伐人之國都是豈不知而作哉當其事之未捷也崔浩之語魏王固曰裕克秦而歸必簒其主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適以為敵之資且願按兵息民以觀其変秦地終為國家有勃勃謂群臣曰姚泓非裕敵也裕取関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厲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夫魏夏所以窺測乎裕之旁者顧何異鵲之於螳螂哉裕不

知自懲而乃以千里天府之国付之十歲之孺子二三之驕將坐席未煖自相屠戮很很南歸挈百二形勢付之赫連赫連據之十有二年復歸于魏与蝉鷸螳蜋之迭相控制何異哉夫用兵貴其必勝取地貴其能守此中智之所能及也兵出而不能勝雖甚憤忿而不敢夲得地而不能守雖有便利而不之用自中人以上皆能之裕竭江南之力役吳越之民窮一歲之勞涉二三千里之遠得関洛之地期月而不能守也連殺三將幾亡愛子無毫髪之補於國謂之智可乎

十二月戊寅裕使中書侍郎王韶弒帝於東堂裕稱遺詔奉琅邪王德文即皇帝位

右安帝在位二十二年夫救危扶衰必俟非常之主撥乱世而反之正非聖賢不能也以漢哀帝之慷慨發憤終无以延漢祚高鄉貴公之有志於中興卒无以保其軀況凡庸淺陋之智具位擁虛器之人乎史稱安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变无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己出承晉統於積衰之後當國命於道子元顯用事之日始則王恭殷仲堪奉兵以窺王室中則桓元謀逆以竊大位晚則劉裕盜權以移神鼎帝陰默端坐待盡而已雖以亘元之桀猶不敢加害奔馳亘振潰軍之中猶得全軀以還京師裕既殺元固已代晉劉毅諸葛長民既死世子既守建康身既為宗且受九錫又平燕蜀秦三國平栢元盧循二大盜神器大寶捨裕安適裕不能須數年以取禪代乃欲天命之亟歸己因符讖之說而行大逆此又亘元之所不為况曹操司馬懿乎

恭帝

元熙元年十二月裕進爵宋王　二年夏六月壬戌禪位于裕裕以帝為零陵王

東晉十一帝自建武至元熙一百三年未嘗二十年不圖西北也晉終不能以復舊疆而反以此喪天下其故何哉古人之立国必務先明大義大義之既明於天下使人心曉然知尊卑上下之分截然而不可乱故趨事赴功雖勞而不敢倦処勢見利雖大而不敢易是以名正事立而無後患夫祖父之讎子孫之所當報君父之辱臣子之所當死二者未嘗輕重也東晉之所謂大義孰先乎此使晉之君知此則棄国以赴敵場委国而治戎虜要不為過拒敵以江左求寧使晉之臣知此則損軀以赴国難破家以從戎旅亦不為過安敢乘時而求大利乎自元帝以來以統緒為重而不思二帝失尊之辱以江沱自安而不念陵廟倫没之苦其御戎也如平時之守衛而不以克復舊物為意其大義固已不明於天下而晉之群臣亦曰吾江左之臣而已其行師用兵固以為莫大之勞不曰王室之耻臣子所當雪也其卻敵拓境固以為不世之勲固不曰君父之辱臣子所當報也一有所利則乘時而急趨一不如所欲則奮臂而求逞凡処仲蘇峻祖約之所以叛陶侃庾亮王恭之所以驕桓溫一乎蜀入関遂至再失而慕逆劉裕一取燕滅秦遂至數年而弒禪者誠以尊卑臣子之義不素明而已昔蜀昭烈以復漢為念未嘗一日自私其国是以孔明以復漢為心亦不敢一日以自私其身昭烈治兵行師至老死白帝而不敢安孔明以鞠躬竭力隕身祁山而不敢自使其身者以天下大義不可違也使晉諸帝用心皆如昭烈則何敵之不服使為其臣者有如孔明亦安致溫裕之為篡弒哉

東嘉朱先生三国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八

宋

高祖武皇帝

永初元年六月壬戌宋王裕至建鄴晉恭帝禪位於宋甲子恭帝遜于琅琊第

自昔人主受命而有天下大略可攷矣虞夏以禪商周以應天順民漢以誅暴反亂其爲正一也自曹氏司馬氏以欺孤滅寡挾機用數而取天下其爲不正雖胡羯猶識笑之後世子孫至以衣覆面不忍聞也裕繼其後身所見聞尤而效之反滋甚焉其何能久夫操之取漢也以再世懿之取魏也以四世裕則以其身山陽陳留猶以令終孝安零陵俱罹非命迹其行事皆魏晉之所不爲顧取虛名欲比舜禹之禪其將誰欺哉然有天下六十一年傳位七君其不得正命以没者乃至四世亂臣許止之变近出諸骨肉之内户牖之間天道其亦昭昭矣

丁卯裕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

聞善而知好見不善而知惡人之性也爲善而樂人之知爲不善而畏人之知中人之情也因人之善不善而有好惡於是有鄉論有清議將以求吾之所樂則人之所好者不可不好也於是勉於善將以去吾之所畏則人之所惡者不可不惡也於是勇於去不善周處聞三害之語至变節而爲善士曹孟德以素无月旦之評至刼許子將以求題品豈亦以是哉是以自昔帝王皆采求鄉論以爲取士之本培植清議以善風俗之原終不以廣廷大朝之都俞以弃比閭之私語三公九卿之訓誥以廢羣下之清談誠知夫重輕緩急也哉昔者周人之俗連甍比門皆粹然士君子之行蓋得於鄉里薰陶之善東都之季連頸接踵甘就鈇鉞而不頋者直以一時清議不敢少犯也劉裕以流蕩无行博俠无恥不爲當世之所推許雖已極貴富猶未免介然有羞愧之心故於始初肆赦欲与犯清議鄉論之人一切而蕩滌之与之更始其爲一身計善矣獨不念家貧无行不得推擢之法猶用於秦李州郡俱置大中正以攷論士品雖東晉群胡猶或能用之欲爲一身自湔雪之計而至併廢百王之法可乎自是而後取士不復以鄉論士大夫肆行不復畏清議爲善者无以自勸爲不善者无以少沮既足以速劉氏之亡又且貽萬世無窮之禍其失豈少哉

秋七月西涼公歆襲張掖河西公蒙遜擊涼公於蓼泉殺之遂入酒泉

李嵩據河北傳二世二十四年是謂西涼方嵩奮自効殺徙都酒泉西入貢於秦南稱藩於晉受封於呂纂北與秃髮爲好雖蒙遜熾盛一再入寇禦之而已未嘗與之窮戰極爭是以能撫有五郡息民數年其誡語其子温潤文雅曲盡人情使歆能佩行之猶可永世也初索承明請嵩伐蒙遜嵩曰此与言伐石虎小孺何異使承明陳方略其語遂塞歆於嵩无恙曰固當与蒙遜再戰一勝一負矣繼立未久蒙遜屢入寇且使其臣詐降以誘之覩天戒而不之懼受尹太后之教而不之遵聞張體順之諫而不之信不恤刑省賦以結其民反欲乘虛輕出以挑强敵一敗不支身屠家滅豈不愚哉

永初三年夏五月上有疾徐羡之傅亮謝晦檀道濟同被顧命

古人有言任則勿疑疑則勿任既任之而復疑之欲人臣之展布四體戮力成事未可能也武帝平関中王鎮惡之功爲多及還語沈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於是田子殺鎮惡王脩復殺

田子義眞殺王脩關中復失而義眞幾亡者任人而復疑之禍也帝與謝晦等同取天下且晦疇昔嘗有發社稷之言帝又曾使之出覘義眞矣今將付社稷於太子旣不能出晦以使兩全而又復使羡亮等同受顧命旣不能誨太子使盡心一德以委宗臣而又獨疑晦識機必有同異旣親詔之令以朝事委宰相而又令以江州會稽処晦使有賢主繼業忠臣輔政尚恐不能相安況營陽之庸懦晦之反側乎凢晦之擅廢立與夫營陽之不得安義眞之不獲死皆帝疑晦而復任之激之使然爾

癸亥帝殂于西殿太子義符即皇帝位

武帝以隆安五年始破孫恩又五年而平僞楚又五年而擒南燕是年遣兵誅盧循又明年遣將討譙縱又四年伐姚泓平關洛以拓跋赫連之銳不敢相犄角以沮其來以劉毅諸葛長民之能俱墮其陷穽而制其命攻无堅城戰無強敵固亦曹操司馬懿之流也然汲汲伐晉僅能三年傳之嫡貳曾不能爲朞月安何哉豈以其取之非其道故其守之不容以術乎帝雖未嘗學問然事繼母以孝律身以儉能強制所欲雖身所安樂者去之而不難能不忘貧賤雖人所羞恥者存之而不愧輿馬無珠玉之飾後庭无絲竹之音郡貢獻簡宴遊少嬪御禁淫祠不信奇怪不尚禱祈不蓄私藏性簡易嚴整有法度禁內外奢侈待諸子以家人之禮此曹氏司馬氏所無有也其能傳世六七而成元嘉之治其亦以此夫

九月魏奚斤周幾公孫表入寇

夫人之舉事惟義可以服人其義也雖強大者猶爲之役苟其非義雖童子節人皆有奮心方武帝之越魏伐秦也以晉不以己其爲說則曰掃陵寢復故疆弔遺民也執是說以徇之卑人烏得而不懼今武帝下秦而不能守棄陵寢而不之衞委遺民而不之撫且汲汲反國而行篡焉天下其孰肯與亡晉之劉裕哉声罪致討行兵略地投隙乘虛而償舊志魏於是乎有詞矣雖崔浩以伐喪諫之亦終不聽也夫司馬楚之之在陳留愛之季之之在濟東皆晉之骨肉與宋有不共天之仇也其聚衆迎敵相與出力以報怨亦勢之必然尔滑臺虎牢之不能守司豫兗三州之復失宜哉

少帝營陽王

景平元年徵豫章太守蔡廓爲吏部尚書廓不拜

吏部以選事爲職録尚書固應同事也徐羡之欲黃散以下悉以付廓自是以上其參異同廓以不得其職遂不肯拜可謂善守官矣唐之掌判考之上下猶出所掌者之意今法令明具條例嚴密自京朝以上職掌既盡出於執政而州縣常調之進退予奪又盡聽於吏胥吏胥課人之勞績而傳會以常行之條例條例所可雖明知其非才不可廢奪條例之所不可雖知其材之可用不敢擅與也以天官冢宰之重而下聽吏胥之可否以建邦六典之職而俯順條例之有無使蔡廓處此其又將何如耶

魏于栗磾拔金墉河南太守王涓之棄城走魏以栗磾爲豫州刺史鎮洛陽　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竺夔保東陽城濟南太守垣苗帥衆依夔三月魏奚斤等拔許昌潁川太守李元德敗走魏以庾龍爲潁川太守　魏叔孫建攻東陽檀道濟兼行救之　劉粹遣李德元復取許昌閏月丁巳魏人拔虎牢執毛德祖

德祖之守虎牢其與唐張巡之守睢陽何異哉知魏兵之攻滑臺遂遣步騎三千以支其急知魏兵之欲侵擾南境遂輟兵三百騎二百以拒其衝知魏人之謀金墉遂遣將而拒之河固非止爲虎牢計也奚斤攻之一戰而先敗公

孫建圖之以反間而誅死魏主親臨其城不勝而引去泰山高平金鄉之既没滑臺金墉許昌之已下塊然一城處河南之遠無蚍蜉蟻子之援而魏兵之來助者且日增而月益也相拒二百餘日隨方抗拒無日不戰三城繼毁没道復竭將士皆瘡人馬渴乏至被創者不復出血上下終無離志重之飢疲城陷而後就執其忠義力守與張巡何異哉巡乃守睢陽而江淮獲全唐室頼以濟德祖力守虎牢而淮北不擾宋獲少安校功課績未可優劣也

魏於是盡得司究豫之地

受民而不能守春秋之所必譏救難而不能力春秋之所深惡春秋所書城邑曰某取　某蓋罪其人之不能守致人取之之易也所書出師救國而曰某師救某次于某蓋罪其人救患之不速其師迁延之久也夫受諸侯之邑而不能守出師救鄰國之患而不能速春秋猶惡之至此況受地於先王自出師以救其國而可少緩哉晉自南渡以來凡三得洛陽再得關中未幾而皆失之蓋以守之之非道救之之不力也若雍司究豫之域武帝盖竭力犯危而僅有之曾未三年固已棄雍於夏矣今魏盛兵以掠淮北宋之臣如竺夔之於東陽毛德祖之於虎牢其所以守之固誠無愧若王愔之之於金墉徐琰之於尹河甫李元德之於許昌是皆望風而先遁也宋之所遣檀道濟王仲德以救東陽劉義真沈叔貍量宜赴援劉粹遣高道瑾據項城其所以救之固若盡心矣未幾朝議皆欲追召使還何哉若東陽小壘竺夔已殆檀道濟一往救之叔建遂遁夫虎牢之險十倍東陽也毛德祖之善守十倍竺夔也相守二百餘日魏兵環而攻之日增月盛不翅數十萬也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叔貍軍高橋使各分數百人協力以救德祖河南未至喪失也皆畏魏兵之強圍視而不敢進使德祖力盡而自亡虎牢徒守而復陷繩以春秋之法則諸將之罪豈勝誅乎

十一月魏太宗明元皇帝殂太子燾即位是爲世祖

魏明元以晉義熙五年即位改元永興五年改神瑞二年改泰常八年而即世明元在位十三年能順衆心討弑君之賊而後継統分八公以聽政咨崔浩以理国慶柔然克越勤通婚于秦破燕于幽州乘宋之喪遽取河南有事太廟助祭者百餘国固戎狄所未有也晚以崔浩一言監前代之敝而正儲副之位使之監国聽政精師傅之選以佐理万機国有成主傳序以正視道武有光焉

宋太祖文皇帝　魏世祖太武皇帝

宋元嘉元年魏始光元年春二月己卯廢廬陵王義真爲庶人徙新安郡　乙巳使使者就殺之

自昔無生而貴者雖天子之子士也嗜欲節於乳褓誨教行於釋赤齠齓而傳之孝嚴之師保以養其性成童而試之事博之古今以觀其変不驟縻以爵懼其貴而驕也不過畀以禄懼其侈而縱也既壯而材諸位是以靖恭而能守既強而授之政是以敏綜而不眩自天子之至公卿未有始生而尊其爵方童騃無知而嬰　官守也武帝自以天性敏慧不由孝問邇近事會遂能成功故於諸子无復訓勵居中則任僕妾廝外則近趨走置師傅則以臺皀立師傳則用耆耄僚友文孝多以膏粱年少爲之不度事之輕重德之勝否動輒委寄其子故盧循之難義隆方四歲而鎮京口関中之平義真僅十歲而處元戎以盧陵上流形勝地廣兵彊遂令諸子次第居之義康无術孝至不能聽雅語義季素惴書特能於所咨事記名而已義真輕動无德業至爲謝晦之所戕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終爲發帝之所屠戮義宣人材素短自恃大功爲臧質之所幻

惑遂行叛逆其能自全者特義季而已文帝雖能自立不克令終而少帝荒乱無度坐取廢弑皆武帝不素名教之失也

夏五月巳酉徐羨之傳亮謝晦廢少帝爲營陽王迎立宜都王義隆於江陵　六月癸丑羨之等使人殺少帝於金昌亭

少帝以永初四年五月立以元嘉二年五月廢在位凡二朞雖曰遊宴无度未有他失也羨之等三人實持國命帝尸位而已大臣旣不正救而其他臣下亦未有以諫爭聞者无故而遽廢放未幾而遭弑逆羨之亮晦之罪可勝誅哉切嘗論之古昔受命之君皆有佐命之臣相與創立法度扶翊社稷受遺託孤爲万世无窮之計然魏初建業而司馬仲達已萌逆謀晉初受命而賈充荀勗實爲乱階劉宋初得國而羨之亮晦遂行廢弑何也臧哀伯告魯威公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威公親聞寫氏之逆因以得國而其末年終亦以車中之禍而以隕身以篡逆示人而欲保國以傳子孫如是之難也魏晉之事可爲監矣而武帝弑二主而亮晦羨之實爲之籌畫欲使之盡心以輔其子可乎身沒未幾而三人者迄屠其子如斃犬豕然其則而象之又何其速也

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丁酉即位改元

平勃誅諸呂而迎文帝於代羨之晦亮廢營陽而迎文帝於江陵二事正相類代王疑漢大臣而宋昌贊其決營陽疑宋公卿而王華健其行二事又相類也然代王乘傳東從者止六人徑至長安袁盎以爲勇過賁育而宜都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而其在道以衛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建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示人不廣不若代王雍容閑暇淡然无虞也

元嘉二年宣城太守范曄修後漢書一百卷范曄獄詞作九十卷

作史之職非止乎博聞強記能文藻善議論而止也以兼天官則天地陰陽之變化固所當議以主上計則吏治風俗之得失固所當明帝王列國之書以是焉通掌則歷代之治道固所當通究人主羣臣之復逆以是焉出入則命令之臧否固所當辨明如周之佚楚之倚晉之狐齊之南北史魯之丘明其道德皆足以範世言論皆足以垂後節義皆足以死職誠非一文士腐儒所能當也仲尼以歷代之史未能以一出乎道於是序書以示百王之經以列國之史不能以一合乎法於是筆削春秋以爲萬世之程迁固而下史法舛矣范蔚宗何如人品而可遽史東都乎於君則不忠於親則不孝以壺箔則不修以簠簋則不飾乃欲持数寸之管軒輊二百年之人物不幾妄乎東都一史雖出於刪衆家而始就緒要其疵類殆不勝指摘也蔚宗譏孟堅任情無例而蔚宗之所謂例何哉排死節否正直誠孟堅之短進趍達悪沉伏亦蔚宗之志序宦者於儒林之上位逸民於方術之下此何法乎樊英隱避不屈而特列之廖扶單颺之間蔡琰失節夷狄而復進之節婦孝女之列旣非所以示訓矣太史公上下数千載而成書七十卷其遺畧固多也故每傳之末而有論所以評其人之大畧於叙傳而復有序所以序其經紀傳之意孟堅特記西漢耳凡所當傳者宜不敢遺也於贊之外而亦有叙傳有述失太史公意矣蔚宗於紀傳之下既論而復贊之徒爲蛇足自謂吾文傑思殆无一字空設何耶不待人之彌賞自以爲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不減過秦論非但不愧班氏而已享敝箒以千金人固笑之矣南史本傳謂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其深知東史也夫

元嘉三年春正月誅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傳亮命檀道濟到

彥之討荊州刺史謝晦
晉里克殺其君子奚齊又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而立晉侯夷吾夷吾入使人謂里克曰微子不及此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言晉通國上下之辭也通國上下皆以為當殺則里克之罪固不容誅矣若羨之晦亮一年之間廢其君而復弒之而又無罪殺其君之子罪固不下里克也使文帝受賊臣之立而不能聲其罪而致天討則是欲繼大統利其君與其兄之死而借刀於三子也篡弒之罪固將以文帝為首今不動聲色而誅徐傅親率大軍而戮謝晦有以謝天下而告宗廟矣元嘉治平之政蓋實權輿乎此也

六月庚戌司空王弘降為衛將軍侍中如故
古者三公論道經邦不能偏置也故曰一相居乎內人主所與相講摩出號令作法制以奔走百官化成天下皆於是乎本雖謨明弼諧糾謬繩愆雜出於六卿百執事而大機權紀綱未有不先事乎一相也自秦漢以來三公丞相之職紊矣終世以管兵擅權武帝以九卿侵職御史大夫錯置諸侍中爭寵東都以臺閣諸尚書用事宰相雖具位事猶有屬焉劉宋開統宰相與常官惟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俱為宰相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是以王華以弘輔政王曇首為文帝所親任權力相埒自謂用不盡每嘆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然尚書令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要官也劉湛四人既曰四賢謝弘徹五人又曰五臣紛紛籍籍道揆果安在乎文帝不惟信任群臣不肩一德而浮屠惠琳善談論亦且与議朝廷大事致有黑衣宰相之目雖一時治效幸然小進終非識治躰統也

元嘉四年春二月帝如丹徒謁京陵至故宮見耕具有慚色
古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逸樂不忘憂患貴富不忘貧賤因事以求戒因物以示儆是以子孫能恐懼修省而不敢違況祖宗所以勞身瘁力建邦而啓土者其敢不敬哉七月生民之所陳篤公劉之所戒皆田夫野叟之業六七百年后稷先公躬御親試之事周召用之以為誥教成王不愧也知王業艱難賴此以聞小人之依賴此以知盈成之治賴此以濟文帝有天下視周如何其去布衣今若干歲一覩故宮之耕具而遽有慚乎武帝雖不学然能藏躬耕耜耨於舊宮付伐荻布襖於公主存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故壁不以儉陋為恥艱苦為愧要為後世戒深矣文帝見之以為慚孝武見之以為田舍公之事是豈能知王業之艱難哉

魏人伐夏襲統萬奚斤入長安秦雍氐羌及河西王皆來降赫連定引兵向長安魏復襲統万夏主出戰大敗奔上邽魏遂克統万

元嘉五年尉眷攻上邽禽夏主昌平原王赫連定即帝位平涼

元嘉六年帝遣殿中侍御史田奇聘于魏求河南地
吾有是物而吾失之則其取之於人也可謂之復盜人之物而人盜之其為曲直吾蓋未知所分也詎可謂之恢復哉周之境土陷於夷狄宣王取之故曰復文武之境土魯之疆宇侵於鄰國僖公取之故曰復周公之宇河南晉土也晉不能守群胡盜之宋武帝假晉之威靈託晉之詞今用晉之兵甲而復取之於姚秦謂之晉恢復可也今武帝父子盜有晉室且併河南而盡有之固誠晉之巨盜矣魏人乘宋之喪取之於宋其為盜均也今宋謂魏曰河南舊是宋土當修復舊境魏語宋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

我地此豈可得兩皆有詞焉以其實核之謂之伐取則可謂之恢復則不可

元嘉七年三月帝遣到彥之等伐魏取碻磝滑臺金墉虎牢分兵守之

有志者竟成事無釁者可以伐人惟能迩則可以柔遠惟內修則可外攘惟善守斯能善取此固書生之常談是亦治國拓境之綱領也自晉失中國境土不復西得河南而復失之崔浩語太武曰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吾以晉宋前事攷之遂以浩言爲是盍嘗考其所自失者乎元帝之失河南也以王處仲之內變祖士稚之不祿穆帝之失河南也以元溫之謀不軌謝萬之失律景平之喪亡則以少帝之昏迷羨之晦亮之謀發立元嘉之旋失則以到彥之輕率北驥王仲德之遁逃使晉宋之君內志先定不以事變而消沮內治先立使無禍釁之萌制隨所收復效死而固守之而其所用之臣皆如竺夔之於東陽王康之於金墉毛德祖之於虎牢祖士稚之於雍丘牢絡相聯声援相及亦奚至如崔浩之所料哉而況是役廟筭不定妄動汎舉既不能輕兵疾行乘諸戍未散以掩其資實復不能分道並進瞰魏人之虛以衝其腹心屯守河岸遠至潼關東西列兵徑二千里形分勢弱坐取困敗謀之不臧未有如是之謬也夫兵未至而諸戍先去未嘗交綏而北軍引還其將繕聚復來不待智者固能籌此矣況太武嘗以告使者王仲德又以語諸將文帝與其諸將曾不爲備何也檀道濟老於用兵反疑忌之而不早使姚聳夫驍勇莫及特命之取鍾到彥之身爲元戎尚去虜千里反先奔潰垣護之說使守滑臺不聽也王仲德諫之使引舟入濟不從也焚舟棄甲徒手南還司兖既亡併其齊而不能守不咎措置之無術徒曰河南之難守後之觀此者可以深攷矣

元嘉八年春夏主伐秦秦主暮末出降遂滅秦

乞伏國仁以晉孝武太元十年僭位傳四世凡四十有六年是謂西秦方符堅之敗于淝水也使慕容垂討翟斌垂叛于業使姚萇討慕容泓萇叛于渭北使國仁討乞伏步頹國仁叛于隴西遂相與而共亡秦其天運也與國仁王苑川三年弟乾歸繼之乾歸立十三年一敗於姚興遂令諸郡出降身奔禿髮鹿孤乃以妻子爲質復自歸于所讎之秦秦以苑川業之其子熾盤亦自南涼逃歸凡失國七年而復僭號改元其艱也哉熾盤稱王河南并小種降十四國破吐谷渾地方數千里南通使于晉北入貢于魏固亦戎狄之盛也乾歸既老暮末爲嗣無歲無華兵之事不度德量力乃敢興師與魏爲敵復盡力以攻河西兵敗力屈不受魏爵反焚其國都送死于垂亡之夏以至屠戮无噍類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乞伏氏以之

檀道濟救滑臺軍乏食不能進魏克滑臺執朱脩之

將製美錦必使能者有美玉於斯必使玉人雕琢之以六軍百萬之命分一國閫外之權付之元戎使與敵國相爲水火勝負之間存亡係之其可不擇人哉宋之賢將王鎮惡既死所恃爲萬里長城獨道濟耳始事河南凡用九將獨以藩邸之眷首任彥之用道濟於江州而不使潛行司兖既失彥之已狼狽始以道濟出救滑臺二十日間與魏三十餘戰裴回濟上復以敵盛粮乏不能進以致滑臺不係朱脩之被執使道濟登壇授鉞得以節度諸將縱未能成功豈不能從垣護之之書聽王仲德之語効死弗去力救脩之哉

夏主濟河將伐河西吐谷渾慕璝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

赫連勃勃以晉義熙三年稱王改元在位十九年子昌繼

之昌立三年国亡入魏其弟定立於平涼及四年吐谷渾執之以帰于魏共二十六年是之謂夏古人之保國不顓以城池兵甲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堅利也固有委而去之矣故地利不如人和兵甲城池不如人心若赫連氏之為國城高十仞其堅可以厲斧非不堅固也其造五兵精銳尤甚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其入也即斬鎧匠非不犀利也一出而取平涼再出而定關中固將招魏朝釆服涼平朔其志非不廣大也魏兵一臨其國曾不得城守為旬月之計至抱頭束身單騎而遠奔何哉由其用刑淫酷民不堪命其治國貪暴上下无統也夫造器築城將以衛民今殺工匠乃至數千錐入土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凡所破城邑即俘徙其民前後三四千家五六万人昌盛西平之役至坑戰士五千掠民二万戶內則嫡庶弟兄自相屠戮獨恃城郭甲兵以為強詎能有成哉昔日請魏太武增峻京城太武曰在德不在險屈匄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賴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為可謂能近取鑒矣定既失關中又失平涼至執秃髮暮末滅其宗姓五百人魏兵日進且欵規滅河西以再立國也至見執且泣數其父不用之以承大業豈不妄哉

元嘉十年　魏延和二年臨川內史謝靈運有罪免官徙廣州

自古偏方竊據之國皆有致命指躬之臣其生也與之出力以輔其成其亡也為之隕身以分其辱雖其下焉者亦且守義不屈以行其志未有視宗社之移夲國上下靦顏因首隨風而靡也晋有天下百五六十年江左諸帝未嘗得罪於民劉宋指顧而移其鼎左右公卿故家子弟俱惟俛以疾其趍其掛冠引去不肯出仕者獨一陶潛能流涕悲慟惓惓於受終之際者在朝獨一徐廣耳是何其彫落寂寥也哉靈運以家世元勳眷恋宗国單微寡弱无以少寓報復之意佯狂祿仕放蕩山水獨於歌詩時寓感舊追故之念而不敢吐露鋒頴史謂憤惋名位多愆礼度非知靈運也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襲勝无生李業有死之語亦足少覩所存矣廣州之刑野史謂靈運舍司馬協少子正寢酣笑不止文帝聞而隱之諷主者劾以瀆貨蓋其素心惓惓司馬氏如此而李延壽所作本傳乃没之而不載獨記其市器結健兒之事何也靈運雖誅死固有以自見其祖矣嗚呼

高車諸莫弗果殺魏懷前鎮大將郎孤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殘則糾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故寬難古人固有是言也嚴詡以孝行守潁川有過輒閉閤自責郡中乱王莽徵之詡據地哭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將有僵仆者何並代之下車以求勇猛曉文法吏十人使捕治豪強得皆格殺之郡中清靜陸俟鎮高車嚴急无恩諸莫弗訟之請前鎮將郎孤俟謂太武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礼故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之使知分限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專用寬恕待之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復生禍乱矣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並代嚴詡而郡治郎孤代俟而民叛是以知寬之難也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礼節之亦不可行也約寬猛帰之中其惟礼也歟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九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

南北宋

宋太祖文皇帝下　魏世祖武皇帝下

元嘉十二年　魏太延元年　丹陽尹蕭摹之請諸造塔寺造銅像皆列言須報詔從之

古今之爲國所急者養民而已築屋廬以使之居惟恐其風雨之不蔽也織布帛而使之衣惟恐其衣褐之不充也作器皿以資其用立泉幣以適其有無惟恐其用度之不足也外是而有耗蠹焉必詳爲法度嚴爲刑罰以禁戒而杜絕之詎敢縱其淫靡開其滲漏哉自佛氏之入中國窮土木之麗以崇塔寺而民不得居也裂縑帛之美以製幡綵而民不得以衣也治銅鐵以範佛像鐘磬鐃鐲而民不得以用也蚕食者日衆而耕桑之人節身以餽施游惰者安居而服勤之人盡力以爲役民生之益艱而天下之不可爲者未必不由此

元嘉十三年　魏太延二年　三月己未誅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濟

劉氏能用兵遂劫晉而有杜稷恐諸將復爲所爲故凡有能者皆畏惡之殺劉毅誅諸葛長民假手於田子以戮鎮惡求以快吾心而已　裴方明劉真道隨所忿怒而肆葅醢詎復愛惜人才爲他日地哉道濟賢將也爲武帝北伐前鋒徑進洛陽議者謂戮俘囚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咸悅歸者日衆營陽之廢道濟自南兖召入謝晦等不聽不得已而後從之非其本心也討謝晦道濟　頓尚何疑哉景平青州之寇非道濟之力則叔孫建不還滑臺之圍非道濟之行則濟之師不退而　義康等自欲經畧西北殺其名將曾不之問頓何以使六軍而威敵國乎宜魏人聞之而喜也

譔書　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如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乎瓜步之役狼狽不支帝登石頭城始歎道濟之不在吁亦晚矣

三月魏遣娥清古弼伐燕　五月乙卯燕主馮弘奔高麗高麗殺之

馮跋以晉義熙五年僭位號在位二十一年弘纂之弘立八年魏伐之弘奔高麗國遂以亡共二十九年方慕容熙之汰虐也内外苦之莫敢先發跋由山澤之道挾數千之衆潛至龍城突入禁衛談笑而立誅之不有其國歸之高雲雲立二年見殺於勇士跋既討賊遂國於其弟弗素不受而後取焉其立近正矣二十餘年未嘗兵出境外弗素輔政能謙恭愛士而跋下令除苛政禁厚葬立制以課桑柘定賞以褒力田建學以教冑子文采粲然舊史謂其多惑妖祀斥黜諫臣無閑馭之才異經夬之意於戴記無攷焉何哉晚以嬖寵在位嫡庶爭立馮弘因之得肆其毒魏之方張不能辨早請命納土至姦臣内叛敵兵外集始棄國以逃海外爲寄君寓公復不能盡禮下氣以至殺身隕族與始初之心異矣

元嘉十六年　魏大延五年　六月魏主伐沮渠牧犍九月牧犍降遂定姑臧

沮渠蒙遜以晉隆安三年推段業王涼後三年而自取之立三十三年傳其子牧犍牧犍立六年降魏合三十九年號北涼史稱蒙遜涉獵經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畧滑稽善權變初以二伯父之冤遂以首事然得涼而不之取反推之以王段業使爲驅除之資其智編深遠矣夫從兄男成與蒙遜同起且同位同謀然蘭門之譖反假手於業以殺男成借報男成之仇以誅業亦不仁也哉能用士禮賢布恩施金伐傳檀而據姑臧擒李歆而取酒泉稱藩于秦

通使于晉不屈於魏捨其子而立牧犍其視諸胡莫彊焉值魏之方興不能自存於諸國之滅獨後豈亦天運耶抑亦人事歟

宋魏稱南北朝

聖人尊中國而賤夷狄內諸夏而外四夷非固爲是區別也以中國禮樂教化之所自出仁義道德之所自行也有君臣上下之分有父子兄弟之親有夫婦朋友之義天地藉是以平三光藉是以明萬物藉是以生至於夷狄猶禽獸搏噬撓裂以爭雄勝噬齧吞咀以求飽煖不可以理訓不可以法約是以聖人深惡而特遠之夫吳楚猶內地也楚鬻熊之後吳泰伯仲雍之裔也是皆聖賢之遺類一不用夏禮春秋猶深惡之其聘其盟其侵入也則愀憂畏愧而不能安列國之君一能攘却裹服則屢數過嘉以爲盛美誠不欲引而納中國以戕人類也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自晉不綱羣胡並起皇統帝圖僻處吳越之陋而神州赤縣盡化爲犬羊之窟五涼四燕三秦二趙一蜀一夏與夫拓䟦之魏揔十七國問其族種非匈奴之遺種則氐羌之部落非鮮卑之酋伍則盜賊之魁渠問其所以起兵則皆以亂而濟亂以殺而繼殺以勇力而相勝用殘酷以示威也嗜兵如飢渴遇人如草芥屠戮坑穽積骸成山丘俘禽轉徙聚廬如傳舍父子兄弟遞相傳授凡一百三十六載晉既爲宋矣拓䟦氏獨存遂岐爲南北二朝夷狄之禍豈不大可畏哉南之爲宋者僅存吳蜀雖傳齊傳梁傳陳不能如索虜之盛然衣冠文物猶中國之故也北之爲魏者合十五國而盡有之以之傳周傳隋遂併陳爲一是非托䟦之舊漠北醜類之力也法度紀綱自爲一代之制典章文物依倣百王之遺其命官授田選士治兵規模大畧猶有沾句武德正觀者其所以能與南方並立不與諸胡亟亡者其亦用夏變夷之功歟春秋之法中國用夷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使聖人持春秋之筆於隋唐之間猶將於魏焉有取豈特王仲淹也哉

元嘉十七年　魏改元太平眞君

大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老子曰天道不言而善應易大傳曰天垂象聖人法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既無聲不言矣所謂圖書不過以象示之聖人推測以垂世立教曷嘗有成書哉班孟堅謂自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非經義也而寇謙之欺世乃謂親授神書薦之大武謂手筆粲然辭有淵妙因之起天師道場置靜輪天宮更太平眞君之號豈不愚哉夫漢哀帝用夏賀良之說爲陳聖劉太平之稱終不免於禍乱浩自以爲稽古遠過張良而自蹈於夏賀良之愚請行靜輪天宮之法謂之何哉

冬十一月前丹陽尹劉湛伏誅

元嘉十八年春正月以彭城王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軍事

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夫兄弟同氣共體其氣血脉絡固相貫通痾痛疾癢固相關系也凡抑鬱不逞固宜隨事而發泄悶憤不平固應隨蓄而敷散奚待措心積慮以底於殺如鄭莊之於叔段始爲藏怒含憤蓄惡積之幾死如曹丕之於子建始爲宿怨哉文帝以先帝之言倚任諸王傷營陽廬陵之非命尤鍾愛彭城義康亦能盡心殫誠以奉文帝竭力靖恭以奠厥職初固無間也中以劉湛從史之過欲以快其擠排殷景仁之私遂致舉止異常權勢傾軋使文帝於其猜隙始生黨與始結之日遇事而告語之勿使之過知劉湛之能萋斐讒間也疎

遠而棄逐之則君相兄弟間豈致有他哉今於積不能平之時不以箴戒義康而復長養之而使之甚於忌已內離之時不以踈斥劉湛而強接遇之以深其惡卒致鈇鉞行於信臣刑戮施於愛弟藏怒宿怨忍孰甚焉

元嘉十九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

自張角張魯以鬼道惑民凡民之學其法者皆稱祭酒祭酒之職復爲品秩如朝廷王官焉其不爲祭酒而學其法者自稱道民雖謝安王羲之之賢不免也至寇謙之出自詭受書於神人於是有符籙之法其法視張氏父子爲詳崔浩又從而文之使之有尊卑上下之分升進超擢之階給以鬼兵申以盟詛故其說昌侈而不可詰自中人以下率多信之以魏太武之雄偉至詣壇受籙爲後世子孫累世之法豈不可笑哉李德裕相唐武宗斥去浮屠而躬受道家之籙號炎上真人而德裕亦曰三洞弟子崔浩不喜莊列而信謙之太武去淫祠歸僧尼年五十以下者而乃親詣道壇以受符籙唐史臣所謂武宗非明智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耳予於太武亦然

元嘉二十年　太平真君五年　魏禁私養沙門巫覡

魏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各習父兄之業禁私立學校

作左道以乱政殺假於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王制也王太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乎學此王制也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此王制也魏人有意於王制詔王公以下至庶人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曹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商賈之子皆習父兄之業固庶幾乎古矣然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三代之通制也今魏詔不許私立學校違者死主人門誅此果何法哉夫有罪而止其身古也不用命則戮其孥軍之誓云爾反叛則夷三族秦漢之敝事也今私立學校不遣巫覡沙門皆以門誅坐之此特夷狄之習未變爾夫有意於古制而終不免於夷習此魏所以爲魏歟

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免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爲庶人

孔孟之教人必曰俟命而所以俟之者則曰居易則曰行法法者人道之所由立若尊卑上下之經仁義礼樂之制其責也在人是固在人之所當行不可一日而少廢命者天之所制如貧富貴賤之分壽夭禍福之變其應也在天是固在人之所順受不可一毫而過求法可行於己而命不當有求於天不舒徐容與以聽其自然而欲奔躁爭競以期其必至是非所以居易也故曰小人行險以僥倖苟欲僥倖而至行險碩將何所不至哉夫范曄有隽才而数犯名教爲士流所鄙孔熙先兼通文史有縱横才志不爲時所知使在帝王之世固將築其藩垣置之門牆之外矣今曄爲東宮詹事熙先爲員外騎侍郎之清論已踰涯分表曄乃怏怏不滿熙先亦憤憤不得志至相與游說圖謀不軌累及帝弟至併家族而膏鈇鉞盡僥倖行險如此夫豈知命哉何尚之爲吏部尚書以曄志趣異常在內必釁成以費誅罰請出之爲廣州刺史文帝不之聽熙先既下吏文帝反奇其才謂我負卿而責何尚之若尚之可謂真吏部文帝顧豈得謂之善用人乎

元嘉二十三年　太平真君七年　三月魏詔諸州阬沙門毀諸佛像

孟子欲闢楊墨故說諸侯必言堯舜董仲舒欲去申韓故告武帝使尊孔氏蓋堯舜之道明則楊墨之害自去孔氏之道行則異端之說自息示其正者所以禁其邪未有閑

之於此而不開之於彼也韓子排釋老二氏至欲火其書
廬其居人其人於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之說先儒固議其
非矣而德裕之相武宗崔浩之輔太武去浮屠甚力而不
免崇獎老氏是於渭水急流之中自分清濁人其誰信之
會昌髮僧尼撤寺毀佛像天下猶是翕然不平也故未幾
而遂復今大武築壇以師寇謙之作靜輪天宮以尊道教
身既不正矣一旦下詔盡揞佛像毀塔廟焚胡經詔誅天
下沙門無少長盡坑之沙門雖所習不正獨非吾民乎頑
亦何罪舉少長等伍而就死地哉是宜禁之未幾而復弛
墳之未滅而復昌也

魏寇青冀兗三州　御史中丞何承天陳安邊四策
大田積穀爲保民全境用師進取之本固內修之一術也
然鄧艾行之許下羊祜行之襄陽其在扞南也固有成筭
韓約用之振武趙充國用之金城其在扞狄也亦有成法
然朱然之於皖城孔明之於渭濱控禦北方經略中夏也
終未見顯効而晉宋齊梁陳五朝相繼建國江左未嘗數
歲而不出師曹於屯田未嘗致力也如何承天所陳四策
不過欲移新附以實內地築城邑以居新徙纂耦車牛以
載糧械計丁課仗以用土兵而已至大田淮泗內實青徐
曾不爲之定策春夏佃牧秋冬入保方且圖大峴之南何
也夫沿邊置屯募農種植當必在強盛之日兵以衛農農
以養兵亦必在郊關之內苟非邊鄙不聳穡人固無以成
功蘖米不中量固懼秋高驕蹂乃稼穡矣尚何功之云承
天謂曹孫之霸江淮之間各不居數百里以爲斥候之郊
非耕牧之地也詎不信然方元嘉間青兗冀三州猶存淮
泗數十州猶有保障也承天所議尚且覘大峴之南況青
兗冀既沒之後使承天猶在則其爲策當必不至株守矣

元嘉二十四年鑄大錢一當兩
單穆公有言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
民之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若不
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因物
與幣之輕重而爲貨幣子母相權之法蓋自周至今用之
然吾觀之錢之在民非若衣服百器資生之具不可闕也
然衣食百器一或有闕焉非錢不能致之故錢者所以致
用而非所以爲用也故錢多則物重錢少則物輕物重於
錢則民無以爲生物輕於錢雖民之用之要其資生之具
固亦易辦也因其有而遂存之不至於求增因其存而遂
用之不至於妄變嚴鉟銷出徼之禁重私鑄淆亂之刑亦
豈至於病民哉元康穀石五錢錢重至此曾不損宣帝之
治初元以來上林三官所鑄八十億萬萬終亦不能少捄
西漢之衰也爲天下之法苟不能使錢物之適平與其物重錢
輕也寧其物輕錢重劉宋爲國僅六十年錢凡三變始以
四銖治以爲兩孝建四銖行於孝武景和二銖鑄於廢帝
徒紛紛耳方鑄當兩何尚之論之曰泉貝之興佑貨爲本
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
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耶

元嘉二十七年二月魏主寇淮泗圍懸瓠行汝南郡事陳憲
拒卻之
昔公輸般九設攻城之具墨翟九拒之公輸般曰吾知所
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所以拒子矣吾不言夫
攻拒二法相爲勝負攻之法已盡而拒之之法未窮如是
而後國可守若拒敵之法先殫而敵人之計方出而未已
雖有金城千仞湯池百里固不能守也劉宋開國淮北守
臣若竺夔之守東陽毛祖德之守虎牢陳憲之守懸瓠臧
質沈璞之守盱眙勠力盡命而不敢變隨機應變而未始
窮鮮卑蟻集之衆雖萃聚其城下而其拒禦之計亦輪湊

而不止終不為之少屈其可不謂善守乎永初之季崔浩嘗語魏主曰南人長於守城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先挫傷軍勢不如分兵略地至淮爲限則洛陽虎牢滑臺更在軍北絕望南救皆爲圍中之物雖浩之言然使宋人自淮以北凡守城者皆如笠蕳陳憲臧質寇來則閉城力守寇去則開城追敵魏兵如崔浩之言徑進掠地要知無強秦在前苑從後擊之憂乎能拒固必能攻善守固將善取浩固未可止以一技逆料南人也

六月魏誅司徒崔浩三族廢史官

陳司敗問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弟子問魯大夫練而牀禮歟孔子不對招其君之惡而暴著一時公卿大夫之得失聖人不爲也是以春秋之作諱尊諱親諱賢諱國惡既多微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必至後世其書出焉非特爲周身之防固亦　所以嚴上下之分也司馬子長紀孝景今上作八書雖著實事而深其詞然王允之怒蔡邕猶以史記爲謗書恨武帝之不殺遷也況可暴揚國惡自彰直筆著書刊石揭之路隅乎若浩之無知固誠有以取死矣然太武與其父祖三世用浩凡其傾滅諸國經紀國事未嘗不與浩議之獨以受命作史一事因人誣誹遂暴怒而誅殺之無乃太猜忍少恩乎夫作史以貫直不知諱避以攖禍浩固有罪也其家族其同姓其姻黨盧柳郭諸家與夫秘書郎長曆生數百人又果何罪而皆誅夷乎夫不念其舊而妄肆殺戮罪不止其身而且遷怒以及無辜太武誠鷙暴殘忍其夷狄之習未除哉

元嘉二十五年　魏崔浩上寅元曆

古人所以致察天象者蓋人君以之自度故能嚴恭寅畏而不敢自逸人臣以之進戒使人主恐懼修省不敢自爲逸也堯之曆象舜之璣衡夏以時述而有州周以風雷而動色漢以災異而進諫誠以是而已儻人主不以是自察而爲臣者反步占觀考語其君而使爲利是上下以天爲戲矯誣孰甚焉崔浩學天文星曆三十九年晝夜無廢校數家之曆以正其誤致數百年之史而糾其失於熒惑入東井而知姚興之滅於彗星出天津而知劉裕之篡人上失星預知所詣亦可謂推考精微占驗確審矣然破家丹族之禍近在旦夕宮掖肘腋之逆發於年歲浩既不自覺竟亦未嘗爲太武言之明於知人而迷於知己詳於斷敵國而自忘其國豈古人推考天象之意哉夫一身之禍作於旦夕人主之禍藏於年歲浩既不之察乃復以五星出東方也勸之取夏熒惑匿翼軫也勸之攻晉大白掩昴也勸之伐柔然天灾地變多在秦涼也遂勸之取沮渠仰觀俯察晝推夜思未嘗因天變以正人主之德獨以分野躔次揣合人事推挽其主爲兼弱攻昧之術是反因天象而以徼利也

詔蕭斌王玄謨等伐魏拔碻磝樂安圍滑臺龐季明入盧氏胡盛之拔長社劉康祖逼虎牢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越之所以報吳也入教其民三年而後用之晉之所以勝楚也閉關五年訓兵息農五年而後用之蜀之所以抗魏也宋自河南之敗今二十年矣使知仇魏而加自治之功固將爲越不止如晉如蜀也文帝不能修政刑於間暇之日除戎器於萃聚之時作元武湖築華林園非所以養財也誅檀道濟殺裴方明非所以儲將也何承天有安邊之策棄之不用沈慶之有料敵之謀委而不聽因迎合取寵之言成輕舉妄動之計以義恭之懦畏而使之節制以玄謨之狂妄而使之分閫以崔邪利之怯縮而使之守城則將非所素擇也發六州之民自五丁三丁皆請之行十日而即遣則兵非素練也南頓潁川之潰懸

瓠之圍方在是春今復北伐劉康祖請持明年而帝不從則謀非素定也南師不出久矣國未有他變今方舉事內外官之俸則減三之一富民僧尼之貲則借四之一自王公妃主以至士民各令獻助則財非素儲也夫將不素擇兵不素練謀非素定財非素儲盤錯以命將而反授以成律交戟持刃亦從中詔是豈可以北全盛之魏而從事趙魏之遠乎其師旅敗潰而不支城邑凋覆而不守州里蕭條而非故蓋其輕率自取之也

魏主救滑臺王玄謨敗走

趙括善談兵迄成長平之敗馬謖善論攻守不免街亭之衄李廣恂恂不言而成娑邊之功霍去病不談孫吳而有絕幕之烈夫以言語而用將帥豈觀人之術哉文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皆阿意迎合一聞王玄謨之言遂有封狼居胥之意若玄謨之怯縮不勇貪愎好殺雖乘一障扞小寇猶懼不濟也況佛狸傾國之敵滑臺必爭之城乎使玄謨能用垣護之之言督衆以　守城用或者之說發車以為營猶可未敗今既不之從頓兵城下而反虐斂以資已河洛之民擇兵出租以來赴者日以千數而反用之以益所私魏之諜者以數人之寡往來圍中備見曲折如復無人之境玄謨不察也師徒甚盛器械精嚴而乃望風而遠遁豈王玄謨之罪文帝輕用人之言自棄其師之失豈勝歎哉

蕭斌拔碻磝劉康祖通虎牢龐法起等拔盧氏及弘農柳元景等挾城據潼關關中夷夏響應帝召元景康祖還魏永昌王仁敗采兵康祖力戰而死

古人取天下皆以關洛為根本然由江南而圖中原者皆得關洛而不能守蓋以首尾衡決而勢不自全心腹潰裂上下不相聯屬也然孫氏都武昌雖圖許洛而不能至然諸葛氏出蜀每圖關陝而不能成使吳得洛雖未必守蜀渭上之師就緒合關蜀而一之天下可定也宋武帝佐晉既平譙縱矣而後滅姚興設得忠信智勇之人付之以蜀而使與王鎮惡輩相為犄角力守崤函赫連氏雖強詎能遂至霸上哉武帝既委秦而去而所守成都之人復不俾之應援關陝此機會所以遄失歟是役也龐法起拔洪農柳元景據潼關關中豪傑所在蠭起四山豪傑皆來送款設不以玄謨敗走魏兵深入召之使還乘魏力之分而遂收復因豪傑之心而與固守用巴蜀之兵以相策應関蜀與吳有常山蛇然之勢而魏在吳秦有腹背受敵之迫俟拓跋之隙秦攻其北吳攻其南蜀攻其東雖太武善兵又安能迭出而散應乎

十二月庚午魏主至瓜步

元嘉二十八年春正月丁亥魏師掠居民焚廬舍而去

夷狄之情不難見也威足以加人則跳踉叫號將盡力以求逞力不足以制人則遜沖柔易必卑辭而示好自昔夷狄皆然魏頗未免也方明元太武以滅燕滅涼滅夏滅秦之威且驅策諸夷狄之衆自謂江南新造之國可虛弦而下長江衣帶之水可投鞭而渡也是以去年嫚書譏斥姍侮無所不至聞宋師之出遂褰裳投袂而從之滑臺一勝遂至瓜步然沈慶之拒之歷城垣護之防之清口彭城盱眙固守而不可拔洪農潼關進攻而不可禦殺伐既虐民心不附抄掠無得軍食不足聞芑橋鼓聲驚遁而多溺畏山陽陂水經行而不留疑海道水軍狼狽而速反雖刈葦結筏以求濟築宮朝會以示安要不過張虛聲耳是以力求婚姻永繼好援哭食餽餉外示不疑與彭城通使不以為屈受盱眙詬辱終不能報駐師江上十有六日而遂去者是豈愛宋而餘留力哉伎彈情露勢盡智窮於是可占矣使王玄謨不敗劉康祖獲全垂瓠傾城之不拔崔邪

胡崇之之不失利魏雖兵強氣盛亦安能飲馬於江乎

三月乙酉帝還宮　己亥魏主還平城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

用兵一天下之術孟子講之詳矣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以至仁伐不仁無敵於天下以時雨而蘇大旱民誰不悅師子弟而攻父母民必不從推是四者而參求之則攻守之方混一之道固可類推也文帝不撫其民兵革屢起一敗之後邑里蕭條固已無禦敵之具若魏人之引兵南下也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貫嬰兒於槊上槊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巢於林木俘五萬餘家迫之北遷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其殘虐無道亦將何以一天下而收人心乎

六月魏中常侍宗愛譖景穆太子晃於魏主戊戌太子以憂卒

元嘉二十九年（魏文成帝興安元年）二月宗愛弑魏世祖及秦王翰立南安王余改元永平以愛爲太師都督中外諸軍

魏世祖太武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平三大國與宋獨存遂爲南北西域入貢者凡十六國招遺逸修學校明法令詔功臣以爵就第用兵行師江南曹莫之支也早定儲貳使之監國聽政以崔浩爲弼輔之而其太子者又且識兵機勸耕墾禁民游戲沽販國勢既彊而父子又知德禍乱宜無從作也然太子乃以讒卒身弑而二子死外寇乘之國幾不免禍端乱原迺起於左右之信臣何哉人主之德莫先於好仁而天下之不祥莫慘於好殺人主以仁治天下則臣民上下皆相信而相保一或不仁以至於殘忍佳兵而嗜殺則臣民上下皆　將以殘忍應之未有不反自戕也太武在位凡七伐柔然四與宋爲敵四舉而平夏再舉而平燕一舉而平姑臧破高車克仇池攻吐谷渾就禽蓋吳無歲不有兵革也凡所破滅得其人民不置之鈇鉞陷穽則驅掠而虛之邊河南六州無俾遺種沙門五千人無罪就死其行法令動曰門誅雖豺狼猰貐之忍不至是也楚靈王曰吾殺人子多矣寧無及是乎夫信人者所以自信愛人者所以自愛也太武平日所深信愛者莫若崔浩浩無他罪也獨以筆舌受人萋斐一旦遭戮併於三族而誅夷之且旁及五百人非高允力救固濫及數千矣待所深信者如此則人孰敢信待所至愛者如此則人孰敢愛哉通一國上下無自信自愛之人所與同處者獨左右閹侍耳聽左右閹孺之言而不信其子既不免而復追愛之忿怨相激肘腋變生曾無一人爲之扞衛救援者豈非佳兵嗜殺之報哉

夏五月詔遣蕭思話張永等將兵北伐圍碻磝不克八月退屯歷城魯爽進據長社柳元景據潼關蕭道成拔武興皇關皆引還

晉士匄帥師伐齊聞齊侯卒乃還陳常弑其君孔子沐浴而請討之蓋討賊者天下之大義伐喪者天下之至不義也雖匹夫匹婦亦足以知之魏之與宋雖有彊埸之爭然已通使修好矣今魏之主見賊於閹寺使文帝舉兵深入聲罪致討戮其賊臣置君而後去不失爲天下大義苟藥瘡補敗養財息民按兵不動因其國已定輯撫邊圉勞問恤其喪而弔其孤亦不失鄰國之大義也今七將並命七道並出沈慶之善將既以異議而不使劉興祖請長驅中山又以志在河南而不之用引圍碻磝連月而不克分兵關洛觀望而俱還失討賊之名甘伐喪之實捨至義而就不義徒困其民而無補於國未有如文帝之踈也

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皇太子劭弑帝于合殿

梟鏡之事在諸侯則有蔡般楚商人在夷狄則有冒頓寔君中國正統固未始聞也劭爲人類而迺有是豈亦武帝

弑二君文帝殺一弟之報乎余讀元凶傳盡知文帝固亦有以養之使然也古人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其在童稚獨早寢晏興廿脆柔旨惟所欲耳其飲食起居未嘗不因事而教喜怒哀樂未嘗隨其意也其在世子惟膳不會若膳禽若酒若服則皆會之不敢與王與后比也擇其所嗜必先受業然後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然後為之今劭六歲而位儲十二而納妃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是豈所以教子乎商人以宮中致逆今使之私畜兵萬人戾園以博望苑致禍今使之雜通賓客此所以陰養勇將多弱左道以致大逆也劭事不忍論而文帝教子之不以道亦可以鑒矣

癸四月武陵王駿大敗劉劭于新亭斬之已巳王即皇帝位

改諡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

自三代以降其國長久者鮮不始治終乱也以正觀之賢不免十漸雖建武之盛終為東封況其下也哉文帝寬厚而不弛恭謙而不迫躬勤政事無懈惰之容天性儉約無奢靡之飾雅重儒術而文史之四學並興留心吏治守宰以六朞為断在位三十年惟以簡靖為心曾不變節踰度也史稱異時方內晏安甿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家給人足歌舞成羣江左之盛未之或有詎不美哉然欲恢復河南而無待敵之具輕用人言而無決勝之策屢挑強敵流禍邊境傾貲掃畜不足供轉饟之費委兵戍甲無能盡攻禦之計天下騷動邑里蕭條元嘉之治衰矣然無正家教子之法為伐喪樂禍之師欲乘魏人之釁於宗愛弑逆之日而不知梟獍之惡已萌於庭幃之間身罹非命貽穢萬古嗚呼悲夫

十一月尊保太后常氏為皇太后

慈母者君所以養子者也在古無服保母者君所使以乳子固又異乎慈母矣人主欲厚之但當厚其廩祿私其賜予錫其田宅寵異其子孫而已親無二本尊無二上其可復加名號乎自漢安帝威帝荒乱始容乳母用事封之為君固已駭視聽穢史籍矣北魏太武始封乳母為保太后俾預大政至文成之立遂以太后私其所乳未幾復進之為皇太后廼使它人之母得比長樂賤人之妻上儷慈極豈理法也哉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一

南北宋

世祖孝武皇帝

元嘉三十年秋七月甲寅詔求直言

初政求直言行故事也周利達一編懲悍胡肥馬之彊請棄遠戍鑒變古毀禮之謬請行達喪以收賢連櫝集服累筍爲糜蠹之劇尚方造物宮中制衣爲侈麗之源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彊仕帝子宜置賓友不必備官以毀陷人當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當測其所以致譽辭約而意盡義廣而事核自渡江以來此論不多見也然孝武不之用反以忤旨解職終文致殺之固非人主之道李延壽南史本傳亦没其文而不載何耶

孝建元年二月車騎將軍江州刺史臧質丞相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舉兵反夏五月甲寅義宣等攻梁山左衛將軍王玄謨大破之

人不可以一節觀也方魏師之入淮南未有变沈璞守盱眙即繕城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先事之備及魏兵南向守宰皆逃璞獨固守及臧質兵敗引兵赴城又違衆議開城以納之質與璞力守既隨所攻而爲之拒且出嫚書以怒大武大武親攻之三旬不拔而引去質之與璞頗何其忠哉魏兵既退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自叙其功璞復固辭而歸之質其辭遜謙冲至此則璞之與質又非若世俗邀利以矯功也逆順之計宜二人之所深知尊卑上下之分且能素辨也今劭身爲梟獍而璞以淮南爲之用義宣在荊州非有他志臧質獨劫說之使反身膏鈇鉞而家族亦禍流邦縣而吏民隕前後事有若四人是豈天奪其魄哉夫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尤中人之所難也以二人而論之璞以人品當在臧質上劭既君臨矣璞或不識逆順而隨助之亦未爲過今攷之史不見其迹豈以淮南中立乎若質無厭而徼大利於福祿踰分之日無故而起叛謀於名分已定之後真凶人也哉

孝建二年春二月鎮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二月丙寅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固讓聽以始興公就第厚加給奉

功成而身退年及而謝事古之制也然古者大臣不以去位而忘國國有大事必合故老而詳議上不以官職閑勞其臣臣不以寵利自邀其君是以石蜡既老猶畫策以討衛吁孔子既去位猶禮請以討陳常智罃老矣中行稟焉以爲政祁奚老矣叔向賴之而獲免或時頒国事固未嘗終廢國爵也何尚之既去而復留沈慶之被留而勇去以一時論之固有優劣矣然尚之優游祿仕猶以壽終慶之既引年宜不以筋力爲禮使有謀就之猶未有害運籌帷幄猶可自誘也今乃復爲車騎平竟陵之逆復以郡公除群蠻之乱賞賜稠疊醜受而不知愧田園羨溢冒居而不知滿耄將及矣復受顧命以相廢帝親賢如義恭反下石而擠覆之謂之智也可乎不自量揣強諫不止併子孫而俱不免比何尚之往而復反萬不及也雖非貪位之尖蓋亦不學之蔽云

孝建三年并青冀二州

善守者守敵之所必爭善攻者乘敵之所不備於所不爭而守之則其守易固於所不備而乘之則其功易成作隄防於潦水之衝未見其能立隨虎狼之後而掩捕之固可以必取夫歷城南北要會固魏兵之從出夫豈易守哉到彥之之行還至歷城焚舟而疾奔王元謨之出義恭欲棄彭城守歷城張陽策其不能至周利達建議亦曰歷下泗間不足戍守也空守孤城徒費財役虜互出入漕輸中絶不

勞而邊已固可謂深明利病矣護之亦以虜來寇掠必由歷城不可移鎮以青州近河非虜所向可以近息民患遠申王威遂請青冀二州并鎮

大明元年右將軍丹陽尹顔竣爲東揚州刺史

君人執信臣人執恭左氏之論也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仲尼之訓也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伊尹之誥也顔竣恃舊恩盡言以翹其君武帝忘舊德愎諫以誅其臣君臣固若胥失矣然孝武起義竣外傳誥命内侍湯液劬心瘁力遂克有濟及既貴顯懇切諫爭非不盡忠者孝武積不能堪遂因其請出而遂出之復因其入使人案戮之備盡慘毒併沉其子固已非人道矣然竣負怙寵恩貪執朝柄知武帝厭薄而不之避矜耀貴富陵折同列聞其父詰責而不之止非惟於忠節不盡是豈人子事親之禮乎

大明二年　魏大安四年春正月魏設酒禁酤飲者皆斬

刑殺至重也古人未嘗輕用之獨周公成王之告康叔使拘群飲歸于周殺之未嘗不疑其過也後讀商史知紂之所以亡以酒池長夜商民之所以乱以方興沉湎小大邦之所以喪罔非酒爲辜則知酒醴者商人沉溺之地肌骨之疾也沉溺之深者援之不可以徐行肌骨之疾者療之不可以平劑於未陷者嚴其禁使之不敢入於已陷者緩其術誘之而使回重其法而使不犯具其刑而不之用此酒誥之所以作歟觀君陳畢命之論商俗終不及酒禍司寇刑典獨幾酒一見終不以酒致辟而太平士君子反以既醉成德者酒誥一編之功也後世讀酒誥者多失其意若漢晉魏宋以年饑而加禁絶不爲無補而曹操石勒魏高宗疑群下因飲而爲乱凡釀者沽者飲者皆誅戮之非古法也若後世摧酤之禁私飲官反列肆多釀立法誘民而使飲焉是豈成王周公之事乎

魏主還平城大起宫室中書侍郎高允諫之

事君有二道美則將順之惡則正救之而已將順其美固能引君於當道正救其惡斯能使君之無過二術要當並用也徒揚君之善而於其非之不糾是之謂諛徒指君之失而於其是之不從是之謂訐如二者之不能全寧訐無諛蓋自昔之論　如此然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盍使之歡欣怡懌翻然而進德不當使之至於憤悶激烈不得已而改過也是以疏奏不如面陳廷爭不如忠告苦口逆耳挽回於已然之後不如旁悟密警於未萌之先若高允之所以事文成者可謂曲盡矣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文成每屛左右侍人語或痛切命左右扶出群臣莫知所言文成亦以此稱之攷之北史允所謂諫止可見於傳者獨起宫室一事且允得以壽終而文成亦以能用允見述豈不懿哉

六月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謝莊顧顗之爲之

人不易知也古者人主以非一己之所能察故委官以嚴其選以非一人之所能盡故稽衆以覈其實周禮始於學校論於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爲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乞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顓一委選部賢否邪正欲攷於一見之頃百僚庶位專斷之一司之間雖有周公仲尼之智詎能盡當不治其本而詳其末雖分爲二未見有補裴子野之論詳矣

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戴灋興戴明寶並賜爵縣男

人主所貴乎攬權者以其事散於萬機而其總會俱歸於一已職分於百司而其屬任不偏於一臣也是以綱維不分姦蠹不作治道平而主勢尊又安至事事之盡知物物

之親治槃碎委瑣自以爲能哉夫苟欲兼知庶物兼治庶事必非人主智力所能徧及也其勢將必私屬諸人欲私屬諸人其勢將必盡歸於近習近日用事凡將盡出於內廷三公九卿不得以行其職人主自以爲攬權至其權之分近習頎有不察也漢宣帝欲親萬幾而洪恭石顯得以中書而行其姦漢武帝不任三公而嚴助朱買臣得以侍中而售其辯光武總攬權綱而大政已歸於臺閣於是後世有宦官外戚之變魏明帝躬聽政理而其國命反專於中書監於是末年有孫資宗放之禍宋孝武親覽朝政而誅賞大處分一出於通事舍人於是在朝有戴法興明寶之顓始惡其公而反陷於私始防其衆反入於偏三公失職而百官不任事其咎始不勝究矣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其攬權之大略歟

大明三年夏四月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據廣陵反

周封諸侯同姓居半翼戴扞禦之艱多出晉鄭開鼎窺三川之禍終在秦楚迄周之亡諸姬雖無善曾無敢爭鏃上于王室也豈惟法制之善蓋亦親愛之孚上不以孅介而猜其臣下亦不以形似而疑其君舉首投足脉絡相應禍果何自而作哉若七國之於漢五王之於晉南惟竟陵侮陵之於宋屬籍非不近也權任非不尊也地廣而驕心萌職尊而逆節露勳大而隙愈深寵隆而怨益甚回戈反誅相繼誅夷非特主之不終固亦臣道之胥失也

秋八月巳巳克廣陵

誕之叛也沈慶之討之乎於圍城之中得五人焉劉琨之不肯棄父以從誕迄以見殺范義不捨母以先行迄以見誅梁曠在山陽不以一家而從誕之叛王璵扞廣陵不以五子而從慶之之招雖逆順不同要其抗節守義均在可褒也若何康之既爲誕參軍不能先事爲去 地遂斬關求降使其母罹非命雖曰捨逆從順然弃母徼利顧將何以自立覆載乎

大明五年詔士族雜婚者求補將吏避役逃亡捕得者斬之

古人論婚蓋以年德非顓門地也分茅析圭之裔雖以族貴而見取築巖釣渭之徒不以地微而見斥大將軍權勢之隆注意儁不疑諸葛孔明一世之傑方伉儷沔南之女頎安在門地哉自晉馬南浮立國江左王謝二氏顯官相望故謝安求婿必觀諸郎於王氏王述之嫁女至目元溫爲老兵在朝名家遞相崇重耀譜計貲有同市賈古人合姓繼世之礼由是乱矣上之人不能章別淑慝旌延儒雅稍變累年之敝又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以耻辱之至避役逃亡又爲捕斬之法造其季年專論閥閱變易昭穆販鬻姻婭男子縱放而敗法女子悍妬而踰礼閨壼瀆乱風俗詈詬不可救禦歟

大明六年秋九月制沙門致敬人主

悠悠蒼天誰無父母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奉遺躰而從夷狄居諸夏而爲夷服併父母人主而不致敬焉豈人道也哉其黠者則曰子之冠也見母母拜之見兄兄拜之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也夫既捨家緯親習出世法矣君與父母安得而臣子之其不致敬也固宜余曰不然始冠者受命於廟母兄見之而拜答者重祖也天子於師傅北面事之其不敢臣者重道也今均是臣子一髡髮胡服雖愚蒙無知疵俚至不肖之人皆得以傲其君親不惟非人道固豈浮屠道哉浮屠氏之說以忠孝恭敬爲本以慈遜謙冲爲用固嘗論父母恩重人主恩大矣於他未之能而獨以不致敬君親自尊非其教然也宋孝武下詔特令致敬人主唐高祖下詔特令拜父母其知此也夫

大明七年夏四月詔自非臨軍戰陳一不得專殺其罪應重

辟者皆先上須報違犯者以殺人論五月詔自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惟邊隅外警及姦盗内發變起倉卒者不從此例

古者臣下未嘗顓殺亦未嘗顓兵也六郷之獄掌之縣士六遂之獄掌之遂士四方之獄掌之訝士皆以其成歸之司寇司寇以告于王王與三公同聽之而後致刑孰敢顓殺乎虎賁二千戈至微也非伯相之命則不發非仲元南宮毛特致其命則齊侯呂伋不聽作六師以平淮浦至急也非太師皇父之命則不興非程伯休父之親受命則不行故起兵必以牙璋先啓則以元戎孰敢顓兵乎非虎符不敢擅興非詔命不敢征捕雖在西漢法猶若是凡貴戚權臣得以輕殺人民藩方侯國得以擅起軍旅盖自西晋始東晋劉宋猶仍襲之而不之變私喜怒以誅其属弄甲兵以陵王室屢数年而一見之盖周漢之制不行使然也

孝武令非行軍臨陳不得專殺非内盟急変不許專兵得先王之意矣唐自天寶以來藩鎮強大輕侮王室視民如草芥斬刈而不之恤用兵如耕耨戰伐而無所忌禍乱相挻激成五季十國之禍我　藝祖皇帝轉天肯民始詔郡國自徒罪以上皆令取旨自粮草百束軍士二十人以上皆須詔報於是天下無兵革之禍四海之民無夭横以罹非命者　聖子神孫守之三百年而不敢違嗚呼仁哉

大明八年閏五月帝殂於玉燭殿太子業即位

史稱世祖孝武皇帝機警勇决學問博洽文章華敏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使始初師傅得人精力講摩不廢固當爲令主也今在位十一年迹先後所爲凡以致亡者凡七惟荒不修瀆乱人倫一也奢欲無厭荒耽不節二也愎諫而殺重臣三也猜忌而誅骨肉四也狎侮而辱大臣五也迁怒而輒殺戮六也瀆貨而蔑堂陛七也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孝武帝兼之而獲正斃豈非幸而免犹儲君繼統未久而乱亡厥于二十七人鮮保正命其亦惡氣所鍾報應必然也

宋太宗明皇帝

泰始元年夏五月癸卯魏高祖殂太子弘即位是謂顯祖孝文皇帝

魏高宗文成皇帝在位十有四年然承大武經略之後經宗爱弑逆之餘國力虛耗人心動摇能與時消息静以鎮之養威布德懐緝中外史稱有君人之度信矣定州刺史許宗之求取不節殺部民馬以超謗訕朝政上之帝曰此必妄也朕爲天下主何惡於超而有此言必宗之懼罪誣之案驗果然邑人石華告源賀謀反帝曰賀竭誠事国無此明矣命精加訊驗華果引誣其聰明不惑如此然帝能察超之無罪而杜元寶永昌王仁間反以疑似而被誅知源賀之尽忠而陸麗長孫　侯同功一躰反以微罪而見戮何哉夫機悟深裕務濟爲心雖文成之令德而猶輕肆殺戮猜忌臣下其猶未免夷習乎

冬十一月壽寂之殺業迎湘東王彧立之改元泰始

君臣之分天理也不以善惡仁暴而変不以利害安危而迁厭一時之暴悪迫一朝之危害固有委而去之矣至禍解難舒心平意定未有能忘正分常理也紂之虐至矣商民怨之惟恐其亡之不亟思天下之极已者惟恐其不速决也武王一順衆心起㓗其乱布仁恩徳化以濡沫休養之宜四方之民從周而捨商也然三監之叛造鼓民而從武庚紂之餘民亦破家捐軀而翼之曰商是命曰吾武庚吾君之子也周公成王窮三紀之力甫綏定之而况不爲紂者乎孝武淫乱幾同商季廢帝暴悪於紂有加見殺於壽寂之湘東於国辱乗死之際爲衆推立脱塗炭而坐衽

席出陷穽而登春臺宜天下之無異議也然晉安之反齊天下十分之九而盡從之明帝所保不過百里凡故將舊臣皆曰吾不負孝武曰但知順逆不知天命蓋以廢帝雖無狀猶曰人主晉安雖至幼猶孝武之子云尔推此論之則大分豈可參常理詎可亂耶

泰始二年晉安王勛以尋陽叛稱帝八月平之

晉安之叛鄧琬誤之也羽檄一馳四方風靡薛安都以徐州崔道固以冀州沈文秀以青州孔顗以會稽蕭道開以益州何慧文以相州袁曇遠以廣州柳元怙以梁州皆翩然舉起為晉安用程天祚在山陽殷琰在豫州方且翱翔而趣和之四方貢計皆歸尋陽建康所保獨丹陽淮南數郡而已湘東雖帝建康至危也兵單而器械弱財乏而粮餽彈勢孤而援助寡其能迄濟艱難者特以用蔡興宗罪不相及一言而已夫普天同叛人有異心叛者親戚布在宮省將士骨肉多從孔顗苟不鎮之以靜待之以信而復以法繩之瓦解土潰固將遄至矣惟明帝能用興宗之言故其遣諸軍也明告之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助順從逆者一以所從為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衆於是大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軍人感恩而盡力叛者慕義而歸心卒能反弱為強用少克衆由此道也欤不然則以他罪殺一畢元賓尚足以致兗州之喪况以之從叛而誅其家尚能繫衆心哉

帝命沈攸之張永迎薛安都　以徐州常珍奇以豫州叛衆以兗州降魏

泰始三年張永等敗於呂梁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古人用兵非得已也敵來則禦之人叛則討之敵去則兵弭不必殺敵以求功叛者服則兵息不俟誅叛以示武不量力而冒施焉未有不招後禍也太宗之初群叛蝟起感令所行不能數舍朝廷惆疑將士危貳自謂建業不能旦夕矣湘東一開心布誠勵衆策士使之感恩懷德盡力効命死戰幾歲僅夷群敵北方諸將束手輸款無非故臣舊德也使加禮信披心腹以招徠之詎有他變哉今以南方既平欲示威淮北遂使二將帥甲士五万以迎降者自謂諸軍勇銳無往不克且欲因此北討雖蔡興宗力諫不聽也諸將復叛魏兵長驅淮北四州與豫州淮西之地一旦而盡失之武帝境土於是日蹙江南國力於是凋耗矣嗚呼

八月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至焦墟復召還魏孔恭追擊之攸之大敗

兵以勇而勝以氣而勇故氣者勇之機勝之先兆也無以激其勇雖韓白之謀不能使之勝無以振其氣雖孫吳之智不能使之勇屢敗之兵不可復支奔軍之將不可語勇正以其氣先索耳呂梁之敗在歲正月亡一大將失地千餘里死者數万委弃資仗不可勝計瘡痍補敗曾未數月又驅之而使之出攸之鼠竄僅免其身今又迫之行使者七反而不聽氣不先立矣行未幾而召之還索虜復以前所喪敗士卒瘃墮膝行者還之用沮其氣奈何能使之必勇直勝哉一歲而再喪兵再行而兩喪地彭城以北既不可復青冀之東遂以併弃劉宋由是不振蕭道成由是啓姦皆明帝之過也

徐州刺史王玄載棄下邳走魏以辛紹先為下邳太守

地有所必爭非顯止乎險要也居往來之衝據南北之限此得之足以制彼人得之則足以制吾譬之門隧出入之所必由譬之喉吭飲食之所必納一棄不守則存亡係之其可不寘力哉宋自武帝並李燕泰其關通南北國以徐州為重也自孝建之寇虎牢滑臺之不守自呂梁之敗歷

城東陽之幸存苟欲圖彭城也固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其趨青州也亦將由下邳出沂水經東安故下邳者宋之咽吭兩國之門隧也是以尉元之爲魏謀必以定下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爲請沈攸之之還彭城也亦使王元載守下邳沈韶守宿豫留兵戍淮陽睢陵攸之之屯淮陰也自送運米至下邳使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之豈以其重鎮地之所必爭也哉使明帝深知其意且益糧培兵以佐其勢俟資實力厚而爲之圖不惟可扞北方之衝實固可聯青冀之脉絡也一敗未支輕兵復出攸之既敗元載亦奔魏既擇人固守下邳矣宿豫淮陽由是併喪青冀二城塊立一隅南師之爲應援者必浮巨海歷歲月而後能達此歷城東陽所以相繼其守雖文秀等猶軀不屈終於無補歟

泰始五年五月魏從青齊民於平城章齊郡以處之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輸粟入　曹者即爲僧祗粟遇凶歲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爲佛圖戶以供諸寺洒掃於是僧祗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

先王度地而授民料民以制食因口之多寡而賦之地故有夫井之定數因歲之登耗而給之食故有斛鍾之定法尺地有餘則必有頒地不及之民一夫之不耕則必有口食不給之民惟其計較品節於細微之中是以地無曠土民無失業也自佛教入於中國民之游惰者尽歸沙門於是天下多不耕之人自魏顯祖聽民入粟爲僧祗戶於是天下有不耕之地聽民之犯罪得入爲浮圖戶於是天下有全不得役使之人魏宮傑室綿山亘谷者浮圖氏之廬也風雨不庇之民不得而居上腴沃壤連阡並陌浮圖氏之田也轉徙執事之民不得而耕腐紅流脂珍羞美饌其所以自奉者常有餘而官不得以假用童衣奴服飽食羣居其所以使令者常有餘官不得以服役一郡之中僧戶僧地十常居二三至求所以裕民富國求所以足兵者反屢數吁嗟而不得術獨不可愍歟然曇曜始初輸粟之請猶以遇凶歲即以賑給今雖凶歉不得而用也然曇耀始初洒掃之請猶以民有重罪及沒入官奴者今雖平民不得而止也流弊日甚乎魏上下相傾懼罪福而不敢議焉何哉

泰始七年淮陵太守督豫州諸軍事吳喜還朝賜死

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自古功臣之自諱與爲其諱者未嘗不誦斯言也故其知道者或翩然遠逝於功成之後而其喜事之人或起釁於功高不賞之日功臣之不能自全臣主之不能相保鮮不由此若人主之激勸臣下詎當自爲斯言哉今宋太宗無罪而殺吳喜而其自爲詔乃曰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執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且以喜將數百人能平黜歙數千疑其說數輕狡喜將三百人能清蕩薄海十郡疑其鈎取物情以二者之故疑其不可奉守丈之主乃使無罪而就死地冤乎痛哉推是心以駕馭人才繼是用人孰敢盡力凡其有功孰不懷貳設有患難誰與掃除縱有四海其孰與共守乎劉氏之所以速亡蕭道成之能遽篡者蓋由斯說也若漢高帝之誅韓彭英盧非特其君之過蓋亦四人者有以取之而儒者之說或曰高帝之用四人如召羣軀之逐虎虎去而軀爲患不得不併去之以軀逐虎之說用散石除羸冷之說也詎有高帝之用心與宋太宗同乎說者過矣

八月魏顯祖傳位於太子宏時年五歲丙午即位是謂高祖改元延興丁未上顯祖尊號曰太上皇帝居崇光宮

自昔帝王雖不以位爲樂然亦不以輕去其國爲無虞堯

之傳舜也必歷試之三十年之久然咨四岳命九官也猶於即新之日禹既受命神宗方且代苗平水功于外至作大禹謨九德賡歌陟方舜猶身任不倦也求一身之逸而不顧四海之病豈聖人之心哉魏顯祖在位五年内則寛減租調立郡黨外則出兵取淮北豫究青冀之地而復与劉宋和親固亦誼主也獨以好釋老之故有遺世擬事之意於強壯無恙之日乃徑以位付之五歲之子復俾母后臨朝雖處崇光歷五寒暑迄以意外竟罹非命豈不悲夫

泰豫元年賜尚書左僕射楊州刺史江安懿侯王景文死

聖人不能使天下之無乱而能使吾無致乱之具不能杜天下之不為姦而能使吾無啓姦之理有身則必有親同姓固不能無也有母有妃則必有外族外戚固不能無也非驍勇之士孰扞牧圉無勲舊之臣孰通腹心雖堯舜三王之盛為後世深根固蔕之慮未嘗無此四者終不至於致乱啓姦誠以其所以自治者素修也今宋明帝為身後之計不能為自治之策懼弱主幼子之臨天子諸王之為変也於是尽殺兄弟慮功臣之不利也遂殺吳喜慮勇士之為患也遂殺壽寂之慮外戚之擅權也遂殺王景文以夢而殺劉愔以累經軍旅而疑張永將欲為子孫元窮之業然不念所保養者諸王之子所傳祚者李氏子也持國而與人者則在所親信之褚淵杝後嗣之咲而奪其璽紱者則外至之蕭道成也若同姓若外戚若功臣勇士曾不一預焉過謀遠計其果何益肆誅妄殺適足以蹙國脉絶天命耳若景文從容就死澹然不変有結纓易簀之節使之受遺託孤詎至從利趣乱哉

四月己亥上殂庚子太子昱即位

太宗孝明皇帝在位八年年三十四其為湘東王也遭廢帝幽辱頻於死數矣幸而即位未幾有晉安之变號令所行不及百里四方貢計皆歸尋陽叛者骨肉帝在宮省苟非節用簡刑開心信下固無以宏濟大業克平大難也是宜衛心拂慮知守文之法懲昔念故得養心之術然寇難僅夷而矜心生不受降將至挑外寇以喪淮北數十州之地更四朝而不能復用度粗給而侈心生奢費無度所造器用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空府藏而不能給猜忌之心一生而同氣諸王勲舊之臣多罹非命之禍畏忌之心一生而言語文字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戕害骨肉而保養螟蛉瀆乱妃匹授位異類享國未久而傳祚不長曾與孝武發帝蒼梧無相優劣者而其自疏殺吳喜巴陵之言與賜王景文之詔皆詳雅可讀其所謂言足以飾非者歟初義嘉之難明帝以事之濟否問於蔡興宗興宗曰今商旅絶而米賤四方雲合而人情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祜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末年之事果不逃興宗所料明帝不及晉武若興宗之先見真羊祜之儔匹也

蒼梧王

元徽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

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夫懷宗子之城固必至於獨立然徒以宗子為重而不能修德以懷之固亦不足以底寧也文帝以恩養釁因隙啓讒同氣諸王相継不保後世継之習為故事明帝不念遺躰之親過為後世之慮殺廬江於疑似之間拉晉平於馳獵之際江陵無大罪戕之於妻斐建安有大功斃之於宮省巴陵至和厚賊之於燕好獨以桂陽柔易物情不歸遂使保全以居重鎮乃至稱兵反刃徑犯建業元帥雖亡臺城幾敗是豈前除不尽之禍哉盖以明帝積惡稔怨群下同怒桂陽蓄憤藏仇因嗣君而後舒發耳不修

德以寧宗子其咎固應如此也齊太祖有言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敝信矣

元徽四年魏承明元年六月辛未魏顯祖獻文皇帝殂

文明之於獻文子也於孝文孫也以一己私意殺其子而安其孫於人道悖矣孝文之於獻文則其父也於文明則其祖母也念父之讎則尊祖之義廢懷祖母之恩則事父之禮絶苟徒恩所字而忘其父之非命則是与閭乎弒也顧何以自立天地之間哉使賢聖處之固必有道矣切嘗以春秋考之威公薨于齊文妻與聞乎故是以妻而弒夫也其子莊公立文姜不容于魯而奔齊春秋書曰夫人孫于齊去氏族不書不以子而廢法也自後姜氏八見于經史無變文焉不以子而絶母也閔公武闈之禍無以異乎齊哀姜孫邾之事與文姜無異也春秋書曰夫人姜氏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也書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未嘗去其氏獨其喪之歸書曰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于齊去姓而復氏之豈聖人之用法同事而異旨哉哀姜以毋殺子比之文姜其罪未減矣不敢以子而讎母所以明人道之紀不敢以子而怨母所以存王道之正今文明以母而殺子孝文以孫而事祖祖固不可讎父固不可不念也以孝文五歲能悲泣不自勝著見於其父傳位之日而乃十一歲不能感歎追悼其父於非命之始喪其祖哀過乎參閔喪其父使民未有聞焉豈宮闈深秘是否曚昧孝文終不之知耶史氏既書之天下既知之豈文明身沒之後而終不知乎不知則不智知之而不動心則是非復人類也雖祀毋之尊不可致讎然淮南厲王以毋死非命猶發憤於辟陽之不諫今於文明身後且乘馮氏二女尊禮熙誕等有加獨何歟觀春秋不絶姜氏之義雖孝文不當責寬春秋去姜氏氏姓之義則孝文之罪不可逃

太祖太后馮氏復臨朝稱制有司奏顯祖神主祔廟故事執事官當賜爵程駿諫止之

夫爵以官德故不肖者勸祿以畀功故不力者勉非德而皆得爵不惟爲善者怠而僥倖以求爵者必衆無功而皆得祿不惟無以勸天下而覬覦以徼祿者必多天下小人皆有僥倖覬覦之心則有功德之君子必有觖望悔愧之念此帝王所以靳惜堅守而不輕用雖三聖商周禪代之盛亦未嘗一日敢妄施也世之論武成者皆以散積發粟爲受命大賚之盛孔子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序賚詩者之說則亦以爲錫予善人詎嘗泯善惡混是非一切汎頒哉自戰國秦漢始因慶喜而賜民爵是以後世人主或因即位而賜近臣魏晉循之執爲故事凡朝廷有一建立不問凶吉而群司百吏六軍萬民俱睥睨意外之澤一不愜滿則譁然聚謗而不能止揆道守法之臣求以諛悅羣下至撓意屈法而從之非治世事也魏太后馮氏能聽程俊之言不施祔廟之賞可爲後世法程矣

宋順皇帝

昇平元年秋七月戊子夜楊玉夫弒帝於仁壽殿己丑蕭道成以大后令追廢帝爲蒼梧王立明帝子安成王準壬辰即位時年十一改元大赦

蒼梧王在位四年年十五古聖賢之有天下傳之子孫而悠久者以家法之可守家學之不墜也問學之不足無以啓中人之智識法度之不　守無以爲中主之持循惟以二者爲本是以乱日少而治日多賢主相望而僻王間見也四百年之夏荒墜緒者獨少康与癸六百年之商顛覆典刑者獨一辛受八百年之周亢紀綱文章者獨厲与幽耳捨是四五人之外其昏懦不令者或有所忌畏而不敢縱而其襄微趣亡者則誠得之陵遲浸弱也劉氏業宋

六十年而不肖無道之主曰營陽曰明帝曰蒼梧乃繼踵疊出其操行行事與三季五君無能優劣也豈非以其剏業垂統者起於田野素無行義貽謀傳世一以庸鄙不本道德使然哉

魏改元太和盧奴令范檦徐州刺史李訢謀叛冬十月丙子魏誅訢及其二子

欲子之孝乎已則已之所以事父者不可不嚴也欲弟之敬乎已則已之所以從兄者不可不敬也欲朋友之信乎已則已之所以交乎人者不可不誠也吾負乎人人必負我我忍乎人人必忍予挈矩之道合若印券報應之機捷於影響古今之事類是者豈勝計哉李訢與李敷恩踰同生而忍告敷陰事以求免與趙黑對居選部而忍告黑贓盜以求報推是心以待人雖推食解衣指金指廩俛膝握手吐露肺腑出入卧內終不能使人之無疑也范檦迎馮太后之旨以誣李訢附合趙黑黑言以忘舊德擠之陷阱而從下石者豈以訢之待人不能自尽乎吳太子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假人若以假人人亦且反范檦受公恩何如公受李敷恩公忍之於敷檦何爲不忍於公然後知忍人者皆自忍負人者乃所以自負也訢行事如此使訢從其弟之言遠檦而不之信後有繼者其能不爲檦乎大學曰所惡於左無以交於右所惡於右無以交於左善矣

蕭道成爲驃騎大將軍開府錄尚書事

十二月丁巳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江陵謀誅道成

壬申司徒袁粲據石頭謀誅道成戴僧靜殺之

古之謀禪代者未有無功德於民也雖有功於民猶必磨之歲月而後有成劉裕之事至微淺也然猶平孫恩盧循徐道覆之黠賊取慕容超姚泓二大國出入三十餘年而後取之若道成所以取劉氏固未嘗有尺寸也直以其君昏暴爲國人所弃其臣巽懦無復有上下之義遂徒手而掩取之在廷百司無一敢攖其鋒者褚淵名家也方爲之鷹犬以誅其異己王儉名士也躬爲之耳目以佐其勇決於他何有哉袁粲謀於石顯齟齬其內沈攸之欲以江陵齮齕其外雖不克植立少延劉氏之歲月然各行其志捐家族以徇之使後世之人猶知節義功固不細也裴子野謂袁景倩蹈匹夫之節亡棟梁之具失之矣

十二月以後軍將軍楊運長爲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无在禁省矣

帝王之有天下其所以委重者二內則公卿大臣使之立綱紀秉道義以表倡乎外外則宗姓侯伯使之合邦國協志力以翼衛乎內得失利害假之咨白禍患寇難資之以排禦此下情所以盡聞姦贓所以斂戢也自後世人主疑臣下近親謂其權大者易以得民於是吝其權而不之畀謂其勢重者幾於逼上於是抑其勢而不使專雖有朝廷之近臣反猜間而不之信宗藩之近親反斵削而不之存獨以近習小臣身卑位薄易親可信遂傾心委己而專聽之不知其朝夕浸潤固有以進退百辟其假命令固有以潛盜威福也劉宋開國過疑骨肉復以臣下不可信任耳目所寄悉歸近習於是阮佃夫楊運長輩始顓國家用其所親稱敕輒行雖袁粲之忠直不敢抗執也蒼梧之禍蕭齊之興皆此輩助成之道成之羽翼已成而太宗之嬖臣盡出道成必出之既立而後止史臣反惜之何哉使此輩盡在禁省終當尽撓以從蕭氏亦何補於存亡乎

昇明二年春正月沈攸之攻郢州不克兵潰自剄

攸之舉兵誅蕭道成不克而死可以明臣子之節無負宋室矣而舊史載攸之事多有貶詞謂攸之自至夏口便有異圖其在荊州聚斂　養馬分遯儲廩財割留器使仗裝

治戰具以為懷不臣之心非也宋自泰豫之末已有趣亡之兆道成自在淮陰已有結客謀篡之心入受顧命姦狀已形攸之以糾合篡嚴為王室備耳是豈有異圖自謀不臣乎使攸之果有異圖而懷不臣也則桂陽建平之叛也固將乘時而謀變亂因事而相椅角矣今得陳公昭之書送之朝廷遣使受節度以扼休範遣兵衛建康以禦桀亂是豈有二心者哉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二語足以明攸之悃愊矣若高道慶所告乃怨家之語齊之史臣為蕭氏藻績故以不臣異圖而加攸之李延壽識見凡下遂信而記之傳要有君子之論在不足以累攸之也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一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二

南北齊

太祖高皇帝　蕭氏道成

建元元年四月辛卯宋順帝禪位于齊

古之取天下者不以功德則以力不以其力猶必以其世權也自董卓之亂天下已無漢曹氏內平諸盜外禦群雄而後業魏自偽楚之亂天下已無晉劉氏近平叛亂遠取燕秦而後業宋是之謂力王莽以鳳音根商五六人擅國而後盜漢司馬氏以懿師昭炎三四人執柄而後篡魏是之謂權蕭道成獨藉二三近習之助能殺蒼梧遂持神器原其興起特蘭陵一賤隸耳不惟無力於國固未嘗世執其權也乎蒼梧之初王敬則遂勸徑取之道成猶畏物議且假劉準茂除齟齬不從己之人不三年而遂取之豈不異哉魏孝文問車僧亮曰齊輔宋日淺何故遽登大寶僧亮對曰虞夏登庸身陟元后魏晉捐輔貽厥子孫時宜各異耳雖一時強辯可聽奚足以欺天下乎

年十二

甲午齊王道成即皇帝位改元

奉順帝為汝陰王五月衛士殺之　辛酉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

世所謂福者以富貴長守子孫求保也孔子論舜文之致皆歸之宗廟之饗子孫之保堯不私其子而闡唐氏不朽之澤至漢而復晉舜不私其子而有虞氏至陳歷齊而復昌禹稷契子孫歷千八百年之久其亡也支庶遺孽為某氏某氏史猶備記也盛德必百世祀豈不然哉劉裕蕭道成崛起匹夫乘晉宋之衰而篡取之或六十年或二十餘年復見奪於盜臣之手子孫宗族無少長貴賤皆罹非命其所謂後福視聖賢何如哉使能終守臣節不懷非望縱其澤王世易斬而傳家衆族宗豈至如之之[illegible]

侍中謝朏廢于家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親於其身為不善者不入君子之常德也居之入之而不從亂臣賊子者其具臣也哉蕭道成斷喪劉氏而戕其君謝朏不能捨祿引去而避其亂至屏人之問則飲默而不之對知機之問則遜辭而不之從取璽綬之役則棄之不行又不肯稱疾以求逃禍其心實未免為祿而特不肯自污以不義從逆臣之後耳雖非所謂從者要非處危亂不親不善之法也蕭賾殺朏而道成不從曰設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一發于家旋從起任對林之弒安陵之廢又復從容其間明帝求繼大統欲引名士與參籌策朏心不願乃復出守吳興謂其弟瀹曰但力飲酒勿預人事朏之心見矣夫人生天地間飽稱衣練何求而不之得奚至抱羞忍辱碌碌隨人如是而不之避也

建元二年春正月魏師入寇攻鍾離羣蠻寇諸郡

蠻夷與中國雜處雖帝王之盛不免也禹平九州以夷戎丕叙為績周公平三監以淮夷既踐為功諸戎未服荆晉人之霸業未就苞夷尚動則孔明之經畧未安內寇之不除而欲顓力乎外道憂之未免而將從事於遠畧此固古人之所深忌也宋齊之間荆湘雍郢之境羣蠻依阻山谷連帶郡縣每有外寇輒乘虛而為鈔掠故出師以禦敵者每牽制而不得逞是役也魏師方在鍾離而襄城司州上黃之蠻已導魏兵而深入雖有驍將銳兵詎免力分勢睽哉平居而加摩撫使盡力以固吾圉先事而為羅絡各畏威而不敢動俾之効死致命如牧野八戎漢家北駱吳之山越蜀之民夷獨非遠慮乎

二月丁卯魏使王嘉劉昶寇壽陽

晉之北伐也曰復讎其拓地也曰恢復故其出兵未嘗無詞而其郊畝閒境未嘗無以藉口也今晉化為宋宋化為齊矣宋國晉之讎齊國宋之讎而魏之在宋齊猶其敵國也敵國之與讎國其為怨憤孰為輕重使魏人知春秋大義固當借晉以討宋借宋以討齊矣況司馬休之國璠固晉之裔而劉昶者又宋之至親也方挾魏兵以復世讎尚可復以晉事同論哉壽陽將戰劉昶流涕四向拜將士曰願同心協力以雪讎恥其名義順矣雖以堰水敗溺入衆而水表請退師要其所以加乎南者不可以晉例論也

徐州民桓標之兗州民徐猛子聚保伍同推司馬明之為主

建元二年詔遣李安民往迎之赴救遲留魏滅標之等

與國並立而民所特附者有四心說而誠服者以德懷舊而不忍去者以恩依倚以為安者以彊大擇義而為趨向者以正統孝文方慕古修政齊則創立也不可以為德魏已數世傳祚齊則崛興也非可以為恩魏則兵威四振齊則僅存非可以為強大三無一有焉而淮北四州自宋已失矣而民反不樂屬魏獨惓惓於江南者何哉直以正統所在而已也雖居一隅而其為國者以衣冠禮樂之舊也雖篡竊而所自傳者則周漢晉宋之遺而所習者儒雅而非兵革所尚者仁義而非戰鬬雖無至深之德固結之恩強大之力猶當正統也比之淪沒左衽屈身夷狄之酋豈不猶賢哉齊人迎接之不力赴救之不專成敵人之勢於必勝置向義之徒於必死數千家之衆雖能逾歸而三萬餘口之盛不免遠徙李安民之師既已遲留而無功而元摽之司馬明之流乃至相繼而敗滅斯民歸往之日由是悔怨後來南向之念於是永絕矣

魏以薛虎子為徐州刺史表請屯田

曹丕之謀吳也欲大田淮泗間築室都徐方雖事不克竟而魏人之用力四方則棗祗任峻興屯許下之力凡虎子以徐州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請以兵絹市牛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耕並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

邊五稔之後穀帛俱溢其經畫詳明與金城便宜何異哉
高斉之末穀價湧貴守文帝周蘇珍芝建議修石鼈等屯
於是軍防足食樊胖請開督亢陂置屯田歲收穀粟數十
萬石於是北境充足又於河南開懷遠等屯於是河南稍
止轉輸北方屯田之利大畧可致矣觀北人所議制南之
策則南方控禦北方之計可得而籌矣

建

元四年春三月壬戌上殂于臨光殿太子賾即位大赦
齊太祖高皇帝擅劉宋国命四年而後受禪後在位凡四
年史稱帝深沈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博學能文性清儉
而已觀帝所以用兵籌無遺策而其陰養豪俠所以謀宋
者已見於爲淮陰戍主之日凡內外之士稍異已者悉誅
除之迄成大業豈以是爲深沈哉裴顗數帝過失挂冠徑
去併追殺之其淺薄如此然不以不利己而忍王元邈不
以不從己而殺謝朏特以不能毒己而已非量也帝毎曰

年十二 四

使我治天下一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雖古今無是事天
下固有是理也使人主不貴難得之貨則天下孰以爲貴
使人主不以珍寶爲飾則天下孰以爲飾昭陵一廐宮中
珠貝之飾而都城珠價爲賤王曇首不持珠玉而婦女亦
不以爲飾使人主與天下皆有捐珠弃璧之誠持之悠久
則揮栁擲鵲者多矣魏李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故賤同
瓦礫價同糞土之言豈爲過乎齊高帝性素清儉自輔宋
朝厭大明以來公私奢侈遂奏罷御府省二尚方雕飾器
玩之貲禁民間華飾雜物及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欄檻
羽盖有銅飾者皆更以鐵內殿帷以黃紗宮人履以紫皮
主衣有玉導碎之以爲興長病源使誠心不變遲之數年
天下曉然知人主意鄉其誰獨愛金玉乎王人求多聞時
惟建事學乎古訓乃有獲古之成効至驗也帝嘗從雷次
宗受左氏春秋經雖涉夷險不廢素業然在位四年之間未
有一政一事蒙稽古之力雖博學能文何補哉君子創業
垂統皆有典則爲後世範式齊一焉無有是宜享祚之短也

秋

七月癸卯南康文簡公褚淵卒
恥之於人大矣人而無恥曾禽獸之不若也褚彥回在宋
歷事四朝致位九列公居台司毋本帝女其親且貴至此
宜盡瘁致身以報宋德今一見蕭道成遂導之篡逆且出
力以助其决終始爲之驅馳曾不愧也觀何點不賴勇氏
皇恤我家之語聞劉祥作此舉止羞面見人之譏固將
一日難立覆載矣彥回處之晏然反以爲寵其從弟炤深
斥而屢歎之不之媿也逮其既沒其子賁恥之不受父爵
至終身屢墓不仕是彥回失節不特有媿於天下而傾
且有媿於家不特有媿於從弟而且有媿於其子沒世而
不之恥尚得爲人類乎

齊世祖武皇帝 賾

年十三 五

永

明元年三月癸丑治民之官一以三年爲斷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古人計吏治之法也若官則
以世守豈以歲月爲斷哉秦之法守郡縣者死以爲社漢
之爲吏者以長子孫百職群吏下至守令猶有二十年不
遷者昌嘗計資超躐數日變更乎元嘉以六年爲斷已非
古意孝武承流遷變歲屑突不得黔席不暇煖矣遂以三
年爲小滿至永明乃著定令後世用之然不能變也四戶
用事勢傾朝廷守宰數遷換易無常矣有力者或旬月而
變鎮靜者或一歲而更玩印相視囊金待終以州縣爲驛
閱官府如傳舍其敝詎可勝言哉

夏

四月丁亥殺豫州刺史垣崇祖五兵尚書荀伯玉
父母所愛愛之父母所敬敬之終身不衰下至犬馬皆然
況僕妾乎況所倚任之大臣乎康公棄先君之臣詩人以
爲刺漢景帝一殺鄧通蹤張釋之後世不以爲孝也況垣

崇祖在宋齊二朝有克敵守境之勞蓟伯玉於齊高帝蒙委使寵待之盛武帝特以其拂己䁥比先帝之故在疢未歲許囹二人而置之死是君父可以行怨借其臣而泄舊憤也予道其果如是乎

永明三年六月甲寅朔中書舍人茹法亮封望蔡男

通事中書舍人權任之重蓋自宋始今茹法亮等四人各任一省一省謂之四户旣揔重權勢傾朝廷歲受饋賂以百萬計出入誥命更易守宰皆出其口宰相具位而已王儉雖以為言世祖雖加酬荅終不能改也

魏詔班百官俸祿

古者以廩而制祿隨祿而授田民出力以耕其田相田以歸稅於上上量材以頒之為祿以養其下是以吏不得以暴其民民亦不困乎其吏比分田制祿之法三代所謂至平也元魏之初仕宦者無祿而私立商人以自經紀唐開元以來吏祿雖有定制而特置令史以自捉錢雖欲使之砥厲廉隅脩飾簠簋其可得乎孝文至是始班吏祿明年遂定田制得均井地平穀祿之道矣而南安王信猶欲一循舊制盡斷俸祿使非高閭力爭馮太后中主幾何而不中廢哉

第十二　六

魏中書監高閭請於六鎮築長城以扞北狄魏帝優詔荅之

古者守國以城守城以人致死而弗去則鑿池築城為可守苟非人和城高池深固有委而去之矣故古昔守國之法欲城之固而不欲其廣欲人之勝其城而不欲城之勝乎人者謂徒城而無以守之終無益焉耳況沿邊千里與胡為界其可恃城以為守禦哉高閭乃請魏人於六鎮之北築城以備北狄擇要害之地造小城於其側置兵以扞守之而其說則曰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日為城三步不過十萬人一月而就以為暫勞永逸可獲五利而不知沿邊遼遠亭徼踰絶守之之難為力不守之終無益也燕趙空國力築城以扞胡終不能以保其國秦竭天下之力築城以備匈奴終不能以保天下齊文宣孝成竭二朝之財以備兩邊終不免宇文之吞并往事可覆矣而唐劉䀛乃以脩障塞限中外為得中策援燕趙秦魏之事以為證豈不誤哉

永明三年春正月戊寅魏詔焚圖讖秘緯留者以大辟論

讖諱之書光武始崇信之用之以斷國論澄之以進人才援之以釋經義蓋謂六籍之羽翼孔氏之家書也然以其書致之漢取秦大事也不記王莽篡漢大變也不記睦孟夏侯勝以道術立名者也不複其語劉向歆父子校閱九流者也不著之錄公輸班墨翟生於戰國而以名見益州及三輔諸陵漢地域也而以地稱以此知成哀之後虛偽之徒取前世成事以要世取資是豈六經之遺意仲尼之緒論哉張衡請順帝收藏而禁絶之帝不能用至魏孝文遂一切焚棄不容復藏於民間可謂有功於名教矣至唐之興表章經學集諸儒以疏六藉猶復以緯書汩亂之其有愧於孝文矣

年十二　七

冬十月丁未魏遣使者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老免身沒則還田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授之盈者得賣其盈

田制不易定也非土地豪廣而未業則不可以經始非君臣智晝之素定則不可以闡端非累世賢聖緝熙而固守之則不可以大備周制之所以善者非固周公成王一二之力也井牧於黃帝溝旬於大禹成族於少康徹田度原本之公劉疆理宣畝嚴於古公九一而耕至治岐而成百畝而徹至作洛而詳然珠井疆表宅里猶至康王而後始盡

也予歷一作封洫而謗者四起王莽一爲王田而天下咨怨定之者固難創意而始爲之夫豈易也哉自魏秦至太和幾千餘年民各以力占田不復求之上上皆以户定賦不復求之田強弱相併多寡不衷君民均病之無敢復議田制者孝文懲蔭附之蔽因李安世一言遂發使均天下田因民之有無室家爲高下以分授之使年及而受老没而還怨謗不見於海内而制度遂行於隋唐蓋數十世而猶賴之其志豈不剛識豈不臧哉

永明四年春二月甲戌魏始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户籍

古之人民所以易治者以其治之者衆也所以易善者以其教之者衆也夫自五家比鄰五而積之以屬於閭里胥宰焉治之四閭爲里鄰五而積之以屬之於黨鄙師正焉治之由是而上爲州爲縣以屬於鄉遂其長其正與卿大夫遂人治之合六鄉六遂之衆歸之於鄉老遂師三公焉

第十二 八

治之是一人一家之微皆徐屬繩牽以聽諸上而後民易治比鄰之長至卑也猶相和相糾有奇衺則罪相及有政則相贊敬敏任恤書之於閭孝悌睦婣書之於族德行道藝書於州黨而後六鄉得興賢能鄙與縣各治其政令而後六遂得以興甿皆節級貴品以教其民而後民易善自戰國与秦破蕩王制鄉遂黨里之法渙散不存朝廷之事雖以公卿而統郡國而郡國之政則專以牧守而掌庶民師正宰長之職棄廢弗立使千萬之衆舉聽戒令於一二人之手治教何自而行哉雖軌里連帥之名一行於内政亭長游徼嗇夫三老稍明於漢朝要不過治戎律警寇盜征稅賦而已於政教何補魏用李冲之言立鄰里黨三長擇鄉人強謹者爲之三年無過則與之升等孤獨癃老篤貧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迭差食之雖不能如周法之備其庶幾也哉

富陽民唐寓之反稱帝錢塘吴郡遣禁軍擊平之

古者民生書於閭史告于州伯是以無遺口民數掌于司民登于司徒是以無遺夫比閭族黨各以家相糾伍卒軍旅各以人而計自一家一人以上無不登載于籍也雖欲隱匿覆藏其可得乎自生齒之不記民數始不可攷版籍之不存有司始不能察徒欲以智計文法蒐索於旬日之內鮮有不致怨咨也是以宣王一料民太原遂有南国之敗光武一閲户口遂致盜賊群起宇文融一出隱丁而怨謗滿天下齊世祖一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日得數巧民多逃亡避罪富陽之民遂至嘯衆叛借陷没州郡必欲版籍之正户口之不遺其必正之於始初也哉

永明六年西陵戍主杜元懿請增西陵牛埭商稅會稽行事顧憲之議其不便乃止

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故幾而不征其在司關之職所

第十二 九

謂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与其征廛者謂幾其異言異服与夫民商工賈之僞飾也若征市則廛入所斂之廛布入于泉府以待王之膳服者也説者謂廛者抵閣之稅抵閣而稅之何也凡民作而自儥者不征遠致而儥者征之所以約商賈征之於關者所以辨其自來也故至廛市不復征之仁之至義之盡也夫王之膳服九貢供之矣而猶資於關市則其取之至薄用之至微可推也孟子曰今之關也爲暴征商自賤丈夫始則是關市之有征蓋始於戰国而猶襲於後世非帝王之制也今齊西陵埭舊格不過三百五十杜元懿一欲倍增歲遂四百餘万則通天下商稅之虐可推矣顧憲之特議其敝以謂禁遏他道空稅江行則商稅之爲民害可推矣謂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則關市增額无益之害可推矣後世論商稅利害莫詳於此故表而出之

永明八年九月癸丑魏太皇后馮氏殂
眡所施厚薄而爲報者路人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如子
之報其親詎當眡其所施哉以生我則厚非所生則否以
字我則厚非所字則否以嫡則厚而繼焉則否以愛我則
厚而惡焉則否校所施之銖兩爲其報之重輕是子孫
而同路人也曾是以爲孝乎若魏文之於馮氏固其祖母
非所生也飢之寒之杖辱之出之而欲廢之固非素愛乎
已也然闔群臣之論不能奪其怨慕之切援古昔之制不
能廢其追念之心徑行通喪於數百年已廢之後愈深稱
慕於卒哭既葬之餘不推杜預負失言之愧有如漢
文固將懷變古之辱矣
永明九年魏詔減省群祀又詔圜丘從祀外悉罷水火之神
四十餘名
聖王之制祭祀也父事天母事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風
年十二……十
雨水火民所資待則祭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則祭
之祭七廟以其所自生也祭七祀以其所以爲生也法施
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国則祀之能禦大
菑扞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若漢武帝以享神
所祠凡八百六十三所王莽以崇鬼神淫祀凡千七百所
元魏初起饗祀諸神凡千二百餘処是皆淫祀以徼非福
豈祭法也哉漢以張譚而始省魏以特詔而減罷庶近
乎礼矣
永明十年八月己酉魏以司徒尉元爲三老大鴻臚游明
根爲五更
三王養老更之法攷之詩礼与賈誼新書可見也然古
人之爲是豈顓爲文具以示天下貴其近親而彝視万
民哉誠以其能可以師法得其一言可以終身服行也非
阿衡之於帝甲伊陟之於大戊太公之於文武召畢之於成
康不足以當是選也漢永平魏太和之禮幾追古昔矣而
其所尊事之人不過亘春卿尉元游明根之流詎足爲國
輕重乎若周武帝之所禮于謹與謹之所以教告者視漢
魏爲優而其踐言之實則未也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長懋卒
古者世子之記禮有文王爲世子之法賈生有教太子之
書古人之於儲貳其訓導誘掖而成就之用心至切也齊
文惠太子風韻甚和夫豈不美使之齒胄入學尊師重傳
博古今熟經史可以永天命爲令主矣曾訓教不加而獨
以尚書曹事分送之使之威加中外恣爲侈伕宮庭咫尺
耳目森布子之過失日甚父曾不知馬至過其家而後
見殆其身後而始聞其何以及遠手上收監作主師藏之
而不之遣私造乘輿御物儲之而不之忌罔已有無父之
心見宮室壯麗而愈加誚責見服玩猶敕毀除豈復有
年十二……十一
愛子之念使蕭長懋猶無恙吾未見其父子之終無間也
夏四月戊戌魏立皇后馮氏詔后父太師馮熙上書不稱臣
王者不臣妻之父母白虎通之言去耳魏孝文援此遂詔
后父書表不稱臣入朝不趨固誠有意稽古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舜不臣瞽瞍古人猶以是爲疑況后父乎然爲
尸不臣爲師不臣二王之後不臣夫后與天子匹敵以其
承宗廟社稷也使其所生比尸比師比二恪不臣頗亦奚
害獨漢孝明之世白虎諸儒親見西都外戚之禍平帝尊王
莽之失其禍至高廟不祀綴理之當尚忍爲是言哉自諸
儒此言昌行故馬防梁竇竇武何進曹操在東都之
世皆盜權用事凶于家害于國禍亂豈小哉魏以是寵
熙熙亦以是驕倨馮后亦以是不得其終白虎通之言要
不足信魏孝文之習謬論後世所不當聽也
秋七月戊寅世祖孝武帝殂

齊世祖孝武皇帝以高帝嫡子協力創業遂繼大統在位十一年邊鄙不聳盜賊屛息百姓豐樂人鮮勞役可謂江左平世矣史稱帝剛毅有斷政總大躰文武授任不華舊章郡縣之吏久於其職蓋齊之賢主也然切有疑焉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顏子一能自克遂進聖賢之域楚靈王不能自克遂不免乾溪之禍聖狂之相去在克己能否如何耳永明初天文失度有司請禳之帝曰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生自我禳之何益克是言也宋景楚昭何以過此後因天文有變王儉極言以為四戶專權徇私之異雖手詔譆荅終不能有所改正豈如是而謂克也歟夫驕奢本於自邪而敗度者每由縱慾帝務隆節儉詔息游費見惠文奢靡珍玩雖已沒世猶每事毀除也然喜游宴雕綺之事每以不能頓遣為恨雖未能自克而猶能自知其非庶乎其不太甚也建康寔錄謂帝後宮萬餘人至宮內不容是

第十二

豈能自克哉賦入有常度則上無侈心獻貢不妄受則下

十三

無暴歛史稱永明之世國謂其職貢有常府藏內充矣上庫聚錢五鉅萬齊庫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矣然劉悛罷廣司二州傾貲以獻家無留儲其在益州至貢金浴盆餘物稱是然崔慧景每罷州輒傾貲獻奉動數十萬帝以此嘉之帝受之而不知責使之贓貨巨萬是非所謂有常也能克己者其果如是乎夫以高帝創始所以示後世者既已無法而武帝所以自克者又且無度此鬱林東昏所以日侈月驕以至速亡歟

鬱林王即位尚書郎王融下廷尉死獄中

王融欲立竟陵王子良弗克被誅固宜陸惠曉有言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之所出止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為身計實在社稷惜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惠曉之言是也然能斷天下大事惟有天下之大節者能之繫馬千駟弗顧也祿之以天下弗受也視三至之幣囂二 然若無有如伊尹然後能相湯而輔太甲若融之所營不過欲登歲台司車前入騶而已使其果能立子良成相業要亦不過速禍自焚尚安能有立哉

齊高宗明皇帝

建武元年正月少帝改元隆昌　五月壬辰西昌侯蕭鸞弒少帝追廢為鬱林王

人必有畏心然後知惡而弗為無所畏而不惡者必其純乎善者也天下之人不能皆純乎善是以不可使之無所畏中人之所畏者多矣畏天者以其禍福也畏君者以其刑罰也畏親者以其譴怒也畏師保者以其義理也而惡不肖者不然直以其譴怒刑罰而已至為君之子則又不然合君親而為一尊天下万人之衆無以與吾並隆也若

第十二

所謂師保云者又它日所以臣事乎我也吾所畏乎師保

十三

正以畏吾君親耳畏君親之知每事修省而不敢違畏師保之知每事奏聞而不敢怨不惟有以善其身固將有以善其子孫也武帝為太子張景真驕横用事荀伯玉歎曰太子所為官終不知豈得畏死蔽官耳目遂以其事密啓太祖太祖大怒使以太子敎取景真殺之武帝即位遂殺伯玉伯玉之死豈惟不孝於其父自是帝子帝孫有過誰敢告其父祖哉是以惠文在東宮僭侈武帝不知既死而後始竟鬱林為太孫驕暴武帝及惠文不知繼統不久而遂敗方鬱林之出入无度其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曰若言之二宮其事未易若微行為人大歐傷亦當尽室受禍年各七十餘生豈足吝耶旬日間二人相繼死夫使子孫師傅寧至於自殺而不敢以其過失上聞則其驕縱尚何所畏哉故鬱林之敗由二人之自死而二人之自死則由

荀伯玉之見殺也
丁酉新安王昭文即皇帝位改元延興丙昌侯鸞録尚書事
九月癸未殺都陽王　銳隨王子隆遣中護軍王誅江州刺史晋
安王子懋
乙酉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郢州刺史晋熙王銶南豫州刺
史宜都王鏗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殺南兗州刺史安陸王
子敬　冬十月戊戌殺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
王子真巴陵王子倫安陸王子貞
明帝之殺六王也獨晋安欲以尋陽奉事耳事既未諧
臺軍已至猶欲貶裴叔業求免不亦愚乎子琳親事晋安
而忍加刃於其主董慧景甘心鼎鑊而能忍死以畢殯斂
陸超之不肯逃免而能至死而身不僵而超之門生乃忍
親殺其師以覬覦富貴人之度量相去豈止數百舍哉
辛亥宣城王鸞以太后令廢帝為海陵王歸老別館癸亥
第十十　十四
鸞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齊太祖親殺二帝而奪其国併劉氏近親而勦除之有国
數年而其兄之子亦一歲之中廢弒兩君併蕭氏諸王而
殲之死太祖世祖惠文之子孫无復子遺矣已殺人之子
孫而奪其国其骨肉亦自殺其子孫以奪其国傳祚未久
而国亦亡前後僅二十三年梁武帝之興盡殺明帝子孫
而復存高武之遺孽報應豈不速哉孟子曰殺人之父
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
耳信哉
魏人寇徐豫司梁四州　建元二年魏主濟淮至壽陽
春秋外夷狄而内諸夏夷狄猾夏蓋聖人之所深惡也楚
莊王以夏舒之逆率兵入陳遂縣之經无貶詞焉蓋弒
逆之賊凡人罔不憝有能率兵而討之雖在夷狄不禁也
蕭鸞弒廢兩君而繼国統齊之臣子莫能唱義於其
國魏之孝文達群臣庶民之議聲罪而往討之雖無成功
其大義明矣崔慶遠顔對之辞雖足為齊文過其能以
欺天下乎
三月魏主班師
城無堅瑕善守者不潰敵無強弱善戰者不敗以城為
瑕而不能守是以城與人也以敵之強而不敢校是以兵
與人也方魏人整居京雒奄制夷夏因曹虎詐降之語違
群臣力諫之言親駕戎輅銳意南下固將飲馬長江混
一區宇矣齊更變乱之餘明帝不免篡逆之醜勢似不
支也然沈文季在壽陽洞開城門而敵兵自退蕭穎胄
守廣陵不肯收民入城而魏兵終不至蕭休惠棄城拒
守而鍾離之寇敗王伯瑜因風縱火而義陽之圍自解槃
二城以據都陽魏之勢盛矣裴叔業破之綿百日以攻赭
陽魏之力盡矣垣歷生破之臨江之師既行而復反淮南
第十二　十五
之戍欲置而中輟洲中餘兵輸馬假道以旬歸南鄭還
師炊米馬上以自給張冲王洪範之兵反繞魏之後以據
其七城是魏之強而反弱淮漢之守雖瑕而實堅也推是
役而通論之是淮南未嘗不可守北方之強安足為吾禍哉
夏五月魏主還洛陽秋九月魏六軍文武悉遷洛陽
魏之遷洛也王文中子屢稱之以為居先王之地行先王
之道邵康節亦曰是年魏遷都洛陽用先王禮樂魏其
果能用先王禮樂行先王之道哉先王之遷洛固莫盛乎
成周也周至成王盡六合之内無天地寸土不在版圖也
周公召公相與維持翊贊致周於夏商之上而欲引致
之唐虞之域無一事一物不底人平也故出力以營洛
邑為天下之極來成王于鎬合諸侯而朝覲之以安
商民以定天下然猶遙反于鎬未嘗終歲少淹也
是豈後出所能及哉高祖平項羽以來未嘗不在洛也婁

敬張良自知漢德難以比隆成周遂趣之西迁今魏起夷
狄視漢若何獨以窺覘江南之故為盜賊之謀始以南伐
而定迁復以定迁而南伐太子內叛穆泰陸壑等相繼外反
安在其用先生礼樂行先王之道哉切嘗論之中国夷狄
各有定分變夏而夷者固必致乱以夷而効中国者未有
不亡魏自太和以來其政事制度謂無意於古不可也一
旦逞貪婪无厭之心為僭擬无極之計乃自代北而徙中
土欲因中土而併蕭齊曾不三年孝文下世魏之為魏已
非前日所覩矣慕虛名而不綜其寔既非所以為国信虛
名而不察其用心亦豈所以知古乎

魏詔洛陽城內聽置僧尼寺各一餘皆置城外

建元三年魏太和　年魏改姓元氏并改功臣姓複重　定
諸州及代人姓族高下

用人以世者唐虞三代之法也非以豪異俊秀之才俱
年十三
十六
出於公卿大夫之族蓋以仁義道德之教素行於聖賢明
哲之家其通貫諳曉頗異乎新進閒見議論與布衣韋素
不同耳雖耕釣版築之賢未嘗不用而冑子国子之教訓
未嘗不嚴也有人則用不以無人而妄選以才則用不以
非才而倫官顧曷嘗拘之一塗域以一法哉自漢以下公
卿之家法既不如古而朝廷教課国子之意一切廢弃而
魏晉宋齊選奉之私乃先門地而後賢才雖元魏孝文
亦徼用之李沖謂傳呂不出門地李沖謂三卿孰若四科
其言可謂明白深切矣孝文終不之聽何耶

建武四年正月壬辰誅尚書令王晏

王晏不忠於孝武而敢自二於明帝事成之後侈倔日甚固
誠有以掇死也然人君之待功臣當念其功而畧其罪罪之
小固當懲治於萌孽之微使不至已甚可也懲之而不
之戒治之而不之畏則弃廢放黜如法令而止可也於
此而猶文甚焉戮其身而恤其家剹及其身而錄其子孫
可也若高帝之誅韓信則至參夷宣帝之施霍氏則無噍
類其亦少恩哉今明帝誅晏併其二子且延及蕭毅劉明
達河東子鉉其還怒也夫

五月壬戌魏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入寇

猛虎闖其寢雖賁育不敢自安也與強盜連甍而處雖
愚夫孺子亦知為自備之計今魏人徙都瀍澗方磨牙摇
毒以窺江滸前年壽陽之役不逞而反亦其君臣所甚切
齒也明帝二三年之間未嘗為一日之備且盡刀以定宗
姓貯疑以猜功臣沿邊無結草之衛死列無授命之夫高
法援敗於新野王曇汾沒於黃郭房伯玉面縛於南陽
崔慧景蕭衍大敗於鄧城十五將臣相継投降襄陽七
郡一旦委弃使孝文不受不伐喪之名彀然班師江南豈
能安坐齊室豈不殆哉
年十七
十七

永泰元年正月丁未殺河東王鉉等十人於是太祖世祖及
武宗諸子皆尽矣

齊高帝嘗謂武帝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
其敝汝深誡之夫劉氏骨肉相殘之禍高帝武帝之所親
覩宜深誡也武帝雖受高帝之誡而所至典籤控制王子
至舉五步不敢求輒不獲猶獄吏之遇囚徒人理絕矣明
帝一自旁與窺伺神器方其輔政殺南平以下六王如斃
狐兎及其臥疾殺河東以下十王如踐螻蟻於是太祖世
祖太宗之子孫尽矣及王敬則反悉召諸侯入宮下至孩
幼亦使與乳母俱入賚椒辦欲一夕尽殲之賴南康速至
事遂中解曾未三年衍復自它族同姓者奪之其所以亡
與劉宋何異天道豈不昭昭乎

秋七月丁酉帝殂于上福殿

齊高帝孝明皇帝在位五年年四十七

史稱明帝審有吏材持法無所茍制御親幸臣下肅清欤
之事寔無見焉夫百官以一職爲業故可因事而見才人
主以萬機爲職不當以才而臨事夫帝以嚴能自名以明審
爲才是特令安吉守淮南宣城時事耳施之以當一國宜
乎其不合也夫躬細務密網目總郡縣六曹九寺常行職
事而尽取決於一已文武勳勞不歸選部而盡可否於一
人是豈爲天下之躰乎既多猜忌亟行誅戮矣非所以制
御親幸也既曰親近憑勢互相通進矣是非所以肅清臣
下也雕文篆刻一切停省乘輿舟乘尽去寶飾宮殿服飾
未嘗改造斬深藥於餘濼分餅餌於常膳一時儉約誠可
稱紀然欲搶銀鎗於元日上壽之際終不能自掩其侈用宴
器於私狎之時其又誰欺哉惡高武子孫長大無故而行殄
戮求以自利其子孫東昏繼統未幾而蕭衍已夷其
宗矣計數雖尽於巧心禍亂已隨於布武神器其可以
智取國祚其可以智守乎

年十二　十八

東昏侯

永元元年正月太尉陳顯達平北將軍崔慧景擊魏顯達
克馬圈慧景圍順陽魏主至馬圈陳顯達戰敗崔慧景
退師

善兵者先計曲直次校強弱又次料勝負終焉審量持勝
善後之策無一事遺闕而後始舉未有謬施逆置而能
靖國也南北疆埸之爭雖無窮已然建武之役魏始以問
罪敗衂而亟反永泰之役魏以閒喪既勝而旋師孝文動作
舉假仁義以籍口而孝明東昏方襲篡亂以相繼自反
之縮否國勢之優劣固有攸屬矣況客主得失已自可卜
元英善兵南人無及也且魏孝文舉國親駕以控御之
是豈顯達慧景之能當所帥四方之能扞拒哉以東昏淫
縱上下離心岌岌乎若此設尽得南雍諸郡國將碁月
不守也顯達懷不自安深自貶退乃於衰暮盈滿之日求
立功於叔季昏乱之朝曾曲直強弱勝負之不圖也一敗
不支迄以叛換自取覆滅天奪其魄矣

魏主北還北海王詳爲司空王肅爲尚書令廣陽王嘉爲
左僕射宋弁爲吏部尚書與侍中太尉禧等六人輔太子

以國而傳嗣君大事也以嗣君而托大臣重任也一語重
輕興亡係之是豈可輕發哉武王命周召曰汝明勉佩王
在亶乘茲大命未嘗以天下屬諸周召也成王告召公六
人曰用敬保元子弘濟于艱難無以冒貢于非幾未嘗以
天下屬諸召公也成康能紹大業周召不負顧命千古有
光焉若昭烈之在蜀蓋與孔明共有之譯之不堪多難也
昭烈念之熟矣況魏丕在北吳權在東其韜智蘊勇流
涎搖毒俱非禪敵乎嗣子可輔之之語蓋四顧周章吐
出肺肝耳慕容德拓跋宏等輩曾不念臣下有無孔明者
慕昭烈風義而切師之故其臨沒也德以是語屬恪宏以
是語屬禧與詳德之子忌恪遂舉其國付詳以至覆敗
禧因宏之命遂懷謀叛以至誅戮宣帝亦以是疑詳而以
讒誣隱誅之捧心効顰之禍其酷至此世曾不之論何
歟咸陽王禧地兼親賢心全忠正勳勞備見於中外聲實
風著於遐邇受遺託孤魏無踰此禧乃嬪倚力彊而不受
孝文乃徇其堅請曲聽而不留大業既已日微咸陽迄亦
不免是亦君臣胥失也

年十二　十九

夏四月丙午組于谷塘原至魯陽發喪丁巳太子恪即位
是謂世宗宣武皇帝

魏高祖孝文皇帝在位二十九年年三十三　或問魏孝
文王通曰可以興化矣又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
又曰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國有法矣故通著元經絕
南於宋齊之禪進魏以中國之統自太和四年始其有

盲也哉夫化不易興政法不易明古道之不易復蓋自春秋以來上下交病之千四五百年之間豈無好古樂善之君慕義有志之臣竊歲盡力相與講明切磋求以萬一自見於天下終莫之能也孝文奮自戎狄生四年而受內禪且以悍恣之祖母臨制乎其上非有保傅程督之力父兄訓勵之功詩書浸灌之澤也然能復田制於阡陌兼并之後行通喪於以日易月之餘班祿秩於貪取無厭之日立鄉黨於田里淆亂之際黜陟之法修而臣下以勸力田之科倫而農事以勸罷門誅定法律而刑始平抑工商別氏族而官始清正郊丘合禘祫去淫祀而祀典以定耕籍田立明堂養三老而古禮以行樂之非雅者除之圖緯卜筮之不經者禁之而正學以興盡道於祖母哀敬兩全友愛於諸弟始終無間則孝悌之義達矣講論朝政洞達無隱聽納諫諍樂行無猜則下之情盡矣消然為帳扆銅鐵為銜勒省尚方組繡之工罷起部無益之作 年十二 不事機杼之工 二十 女則儉約之風形矣師行異境嚴絕侵掠得其俘虜旋即弛縱以發立非正則興師問罪以喪紀當恤則即日班師則交鄰之義彰矣夫以三代之美化百王之善政雖不能盡究其實而皆森舉並行於二三十年之間使周隋李唐有所持守而為立治之本可不謂賢哉然教子之道失使冢嗣好亂而致敗齊家之道素使中宮穢德而擬死寵餛江南輕徙都邑而叛潰衰微之禍踵見蓋亦戎習未變使然耳王通曰誰謂孝文明吾不信也屢歎美於其始而不免遺憾於其終謂此類也夫

七月殺尚書右僕射江祐侍中江祀　八月丙辰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戊午斬遙光

人主之傾心推倖者以其順我而不我逆也謂我之愛之彼必愛我我之任之彼必能勝其任也夫豈知小人之情狀舉止動作悉為身計禍福利害悉為目前計苟圭忝絲毫有以便其身而快目前雖覆城邑而移社稷不顧也愛之愈深則其負之也愈切任之愈堅則其欺之也愈甚凡其一時之相順者無非其自為地也是豈足倚仗也哉夫所謂六貴固東昏之所深愛也更直內省分日帖敕其權任豈不堅哉視其君失德曾不嚬嘆處晝夜謀議苟欲自取則必欲奪之付之便己之人耳江祀江祐欲立江夏劉暄以其舊怨而不與劉暄欲立建安二江以其年少而不從始安欲自立劉暄恐失元舅之尊而不樂徐孝嗣則欲須東昏出遊而遂廢之迄之二江誅戮遙光叛死徐孝嗣劉暄蕭坦之亦罹非命蕭衍因之盜國東昏不得正終權倖信用之禍豈不炳炳哉嘗觀古昔人臣勸教人主誅戮大臣近親者其設心措慮未有不謀其國也始安王遙光在永泰間嘗勸孝明盡誅高武子孫河東十王由是盡戮 年十二 二十一 晚因王敬則反又復勸帝盡誅諸王侯穎南康侯子恪自歸乃止夫人不愛其宗族而使人主誅殺以自便似若甚忠乎我也今孝明死肉未寒嗣子坐席未煖乃先事而自反則昔之順我夫豈美意乎人主察此可以觀人矣

永元二年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州降魏　二月以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戊戌魏以彭城王勰鎮壽陽己亥裴叔業卒裴植開陶納魏兵魏以植為兗州刺史

邊將不可不擇也擇之得其人則當懷之以德撫之以恩結之以信而外侮可禦吾圉可固疆埸可安也既得人而付之矣非德以懷之則必飛揚而不服非恩以撫之則必怨望而不滿非信以結之則必恫疑而不安三而一缺焉則是自棄其土地自壞其長城也詎足以守國哉宋明帝狃勝潰兵不能綏撫邊將而薛安都常珍奇畢眾敬以三州降魏南朝於是失淮北淮西齊東昏淫戲輕殺

無以鎮寧邊將而裴叔業以豫州降魏南朝於是失泗
北夫兩國並立城壘相望以大成孝文之強盛固當厲
兵南下驅馬飲江矣卷甲遄反曾不能於南取彈負土
也而徐豫淮泗之區悉南之守臣拱手而謹授之叛將不
善其禍豈不烈哉

三月命平西將軍崔慧景攻壽春　夏四月慧景至廣陵
還兵向建康江夏王寶玄以京口應之圍宮城豫州刺史蕭
懿引兵入援慧景敗死　五月江夏王寶玄伏誅冬十月
殺尚書令蕭懿

臣之事君有死無二命義之戒無所自逃立人之朝而食其
祿復以昏明安危而二其心者非人道之正也若蕭懿之
始終雖失明哲保身之義然可謂正矣東昏侯嗣服遊
蕩無度六貴爭權禍亂將作蕭衍說之固欲其悉召
諸弟觀時進退也懿不從張弘策說之固欲其控據
荊雍為民請命也懿又不從一聞崔惠景之變受密詔之
旨投箸疾起彈師絕江擁臣敵於立談開圍城於頃刻
可不謂忠乎大難既夷昏主日甚或者說之固欲勒兵
入宮廢昏立明也懿不之從固欲表其還歷陽托以外
拒也懿又不從譖言入矣人具舟楫勸之而奔反以尚書
令奔逃為恥譖言行矣金甖且至死期已及尚以家弟在
雍州為朝廷憂若大功不錄身死非命不一語及也可不
謂忠乎昏主不足盡忠而為之盡忠昏主不足與死而為
之致死夫懿豈不知自愛而過計若是直以人臣之義當
如是焉耳夫衍不臣之志包藏日久懿固熟知也使懿
如或者之言自附於伊霍既所不肯使如或者之論自
歸於襄陽復與衍同逆其與崔慧景何異乎此懿所以
盡誠極節雖死而不敢變與

年十二　二十三

十一月甲寅南郡太守行荊州縣事蕭穎冑奉帝弟荊
州刺史南康王寶融舉兵於江陵丙辰以雍州刺史蕭衍都
督前鋒諸軍事舉兵於襄陽

齊和帝　寶融

三月南康王即皇帝位于江陵　魏世宗景明二年

魏晉宋齊之取天下未嘗以正也梁之代齊其事近正矣
而迄不能自正何哉夫東昏之罪浮于桀紂其國內外無
不欲其亟亡也衍舉兵於崔慧景等變亂之後合乎華
之應人矣蕭懿盡忠於其君而有大功焉東昏無故而殺
之其國上下無不為之憤惋也衍唱義於眾情憤積之
後以雪家庭之冤近乎禮之復讎矣衍於齊高祖為五世
叔姪其於孝明則六世兄弟也東昏將失國而衍以近親
乘潰亂而收取之與長沙定王之孫嗣漢中山靖王之裔
帝蜀何異哉廢東昏為陵王者慧景也殺東昏於圍城之
中者王珍國輩也衍雖舉兵圍城不用鈇鉞而坐取之其
與赤眉入三輔而業漢江都難作而授唐何異哉夫以應
人而唱義復讎而舉兵且有帝室宗屬之親又無弒廢其
主之罪比之魏晉宋齊欺孤陵寡強取弱奪其名義正矣
使不殺不辜不行不義因齊之失而順受因人心之附而安
享雖湯武之事何以異此今假南康以首事而終不免於廢
殺託禪遜以為高而迄無異於篡竊世次未遠而又同姓
乃反易齊而為梁獵孝明六子而盡戮之此豈正義乎夫
名義足以近正而反不之知行事自流於不正而莫之告
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息於斯

十二月丙寅冠軍將軍王珍國弒東昏侯於含德殿以
應蕭衍

東昏侯在位二年於夏歌二章商刑十愆犯之器逾而其
侈用妄費淫藝苛虐凶于國害于家降災于下民者又古
人刑訓之所未及也書德忠直終始無聞其趣亡宜哉然

年十一　二十三

崔慧景之亂士民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所投書人名東昏令盡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張欣泰之叛也刼建康王定寅謦蹕向臺城文武數百民數千隨之既敗東昏之不誅復其爵位夫焚吏民之書而不之罪與漢光武唐太宗何異定寅爲叛人之所推奉而不之誅此皆古人之所難也以二事致之則人性固相近無有不善明矣使明帝有家法而其愛子也能素教則東昏雖不明詎至已甚如此哉祖已有言惟王淫戲用自絶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夫東昏所以底此者亦以淫戲自絶爾天性之不虞康食之不有𦾔典之不率以至速亡而不之覺復無祖已者明告而直語之四方同叛兵至城下而猶不恤其可哀也夫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二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三

梁

高祖武皇帝上

天監元年正月甲寅大司馬衍進位相國封十郡爲梁公

以智致物不若使物之自至物至而取之與用智取之於未至之日其爲得失相絶矣周之得天下也盖培植封養數百年之久而商之失之亦久矣武王不得已而取之須㬰五年一戎衣而事以定使周之先王用力於奮發翦商之日夫豈不濟哉天命之歸之必不能如是之堅密人心之附之必不能如是之膠固也齊人立國根本既弱二三世稔惡舉臣民上下俱厭醜之梁武舉義兵神人欣快使虛徐以待之謹恭以守之江陵姑孰詎足以延帝祚乎威振四海誰敢不從固不能逃其預料也夫取果於既熟之後與其未熟不過先後旬日而味大不同沈得之議乃汲汲趣使亟取之其策凡下矣國人方歸心於梁而得謂不可以淳風期物衍方以名義靖亂而得謂方更同公作賊武帝方欲建國以存齊祀而得謂不可以虛名受禍雖受終之禮遄得於旦暮而享國祚已縮於歲月攀附之賞遽收於瞬息疑猜之慮不免於異時不特謀國之有失約之所以自謀其覬覦之望何淺哉曾不愜滿晚年之疑終不自釋乃欲以赤章自訴於天帝之前謂禪代之不出已天其可欺乎

夏四月壬戌齊和帝禪位于梁丙寅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

大赦改元丁卯奉和帝爲巴陵王戊辰巴陵王卒

齊有國二十三年高帝簒劉氏得國以傳其子其子傳孫而不能守故其兄之子簒而有之是爲孝明孝明簒高帝之國以傳其子其子不能守故其三世之從父簒而有之是爲蕭梁以史法致之高帝武帝宜稱前齊明帝東昏和帝宜稱後齊武帝雖曰受命爲梁其實猶齊也武帝謂南

康侯子恪等曰齊梁雖曰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
復絕服宗屬未遠武帝豈不知此而必自以為梁者慕創
業之名蓋襲昏亂之後也
以謝沐縣公寶義為巴陵王奉齊祀
武帝將篡齊凡明帝諸子皆殺之而寶寅獨以奔魏獲存
寶義猶以廢疾獲封而和帝之罹非命則寶沈約成之也
然高帝之後子恪子範兄弟一十六人乃以太祖之後皆
仕梁無恙哉以才能自名豈不異哉武帝語子恪等謂天
下公器非可力取有天命者人不能審以宋武猜忌弟兄
疑似殺朝臣為戒江左代謝之際必相屠滅國祚不長為
鑒不從或者之論除去子恪輩為諭然能施之於十六子
而不能忍之於六寶何耶使六寶果有天命必非武帝能
殺若無天命又何為而忽行此舜受天下虞賓在位商億
子孫裸將周京公器其可智守天命其可卦留乎知之而

年十三　二

不能推國武帝之失欲之而不之聽寶沈約之罪
魏豫州刺史田益宗入寇建陽太守黃天賜戰敗于赤亭
敵國並立其勝負之機未有不係乎強弱也兩國並弱固
不敢以相犯兩國並強亦不能以相謀惟一昏一明一盛
一衰此兵禍所以起成敗所以分欽南北瓜分北方屢有
變故每病於江左之多事不能以近取五朝非無禍亂亦
幸乎北方之艱虞不致於胥戕當永元中興之間齊將亡
而未傾梁欲興而未成魏之諸臣流涎江左元英則欲躬
帥步騎直指淮陰據襄陽之城收三楚之地田益宗則欲
帥兩荊之衆並擬隨雍聚楊州之卒頓于建安源懷之議
則欲東西並舉廓清江表其論非不偉其機會非不可乘
也然宣武幼弱政事乖亂大臣相疑於上無躰國盡忠之
誠姦臣用事於側有崇權竊命之敝謹謹自守猶且不克
矧能捨戶庭而騰郊原哉益宗引兵驟勝終不能進跬步
以立奇功蕭寶寅請兵復仇終不能効毫髮以行素志其
兩弱也夫
詔徵謝朏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胤為右光祿大夫
何點為侍中胤點終不就
道成之取劉宋既非以義蕭鸞之篡正統又非以理宜名
節之士齊世無有也然袁昂守其興馬仙琕守南豫能盡
職於物情已去之日何嗣除光祿何點除侍中能不受命
於新君受終之後王志服毒求死不預降表顏見遠絕粒
自斃羞見禪代亦足少明臣節激厲偷薄也王琨在晉為
郎中在宋為光祿當汝陰之遜也攀車獺尾慟哭曰人以
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
嗚咽不自勝百官為之雨泣夫謝朏親見宋齊禪代篡逆
猶尚從容其間已可愧恥矣至梁代齊復扁舟詣闕受其
禮命再中謝詔受其宴餞不惟有媿於王琨曾不如二何

年十三　三

之力辭也
天監二年夏四月癸未朔魏以蕭寶寅為都督東揚州諸軍
事揚州刺史齊王屯東城以陳伯之為都督淮南諸軍事江
州刺史屯陽石
寶寅以宗國之亡惡衣繭足逃命虎口癯形糲食致哀於
過朞之後冒風濕雨伏訴於敵國之庭乞兵南下以雪仇
辱拜鎮東之命則慟哭至晨受安南之詔則流涕哽噎其
誠心懇至感動遠邇與包胥慟哭秦庭乞師復楚何異哉
然秦師一出吳師五敗卒使昭王入郢而楚復國今寶寅
四將魏兵屢臨梁邊再往再不利朐山之役僅能全師淮
堰之爭徼有顯効窮歲愒月無能毫髮上謝齊室迄至於
僭叛不終投身非類獨何歟蓋復讎之義亂賊不討則故
君不葬故君不葬則衰絰不解衰絰不解凡在臣子罔不
敢昏也昭王還國欲賞包胥包胥曰吾為君也又何求焉

逃賞今寶寅在魏功效未立爵命已隆大仇未雪富貴已
極以羈旅而尚公主以授鉞而開府館仇憾素忘心志漸
散乎寇関中且爲魏役尚何暇復念宗國乎一不得志又
萌非望宜其不克成功也

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雲卒

爲人畫策而謀宗國者未有不反自禍也昭公入而祭仲
戮厲公歸而傳瑕誅新都既定而劉歆族魏臺欲建而荀
彧死唐室已定而劉文靖廢是 數人者豈忘功背德哉
背夫而私他人固爲夫者之所均惡受爵秩而反歸齧其
主亦闔人之所不容也一時順已人固甚喜他日以事人
者而事吾吾安得而不深忌之乎沈約導梁以纂齊詐范
雲而頗佐命其爲功固宏其自爲謀固功也然求爲台司
而迄不獲欲代范雲而曾不與當樞筦而參國政反屢剛
捨徐勉後壓一援張稷遽遭忿斥赤章訴哀竟罹譴怒武
帝非特惡其輕易蓋恐以其事齊者以事梁故也人臣觀
此則不忠於國者亦果何利哉

八月庚子魏遣鎮南將軍元英寇義陽 魏散騎常侍趙脩
有罪鞭死

趙脩恃寵驕恣陵鑠王公信有罪矣高肇以貴嬪之用造
成其罪雖素陷附於脩者懼禍連及爭助肇攻之嗜其甚
矣夫宣武不顧舊寵既令人檢訊且暴其姦惡又鞭戮而
謫徙之使隸兵伍其罰豈不重哉夫罰之重輕視罪之小
大命之死生聽上之予奪詔書鞭脩不過一百而監罰者
加之三倍詔書罪脩不過爲兵而監罰者頓辱至死其方
命行私尤有甚乎趙脩也夫甄琛等策安敢至是不過奉
行高肇陰旨耳肇一得志於趙脩故明年而殺元詳因諸
王又三年而殺皇子又借元勰取太阿而倒持之雖宣武
不敢少喘焉其發源啓端蓋自此夲始而元紹乃以爲國
除盡而欺其上源懷又以直過汲黯而稱紹之美皆非事
實也

三年魏人圍義陽五月司州刺史蔡道恭卒寧朔將軍馬仙
琕戰敗八月行司州刺史蔡靈恩以城降魏 三関戍將聞
之亦棄城走

古人以邊地爲藩籬藩籬固則門庭元虞以邊臣爲長城
長城存則敵人不犯梁承齊後土境日蹙獨界長淮与魏
分守在梁則以三関爲重必有義陽而後三関可守在魏
則以壽春爲重必有義陽則壽春可圖魏人所以汲汲寘
力者以其差近淮源利涉津要不惟魏人行師道必由此
若梁人列舟長淮師赴壽春亦必由此故也今元英頓兵
城下兩年于茲殺蔣垙破三柵而梁不爲之備兵少而不
之益糧盡而不之餽蔡道恭隨方抗禦隨乎摧却魏軍將
退不幸身亡馬仙琕兵刃三接連致沮敗如曹景宗者受
命救援乃觀望不進擢兵遊獵以至靈恩出降義陽失守
柴慶宗以角城夏侯道迁以梁州相繼而入于魏三関由
是罷戍江南由是單弱惠宗之罪可勝誅哉武帝以景宗
功臣抑任將之奏而不之治尚何以令群下乎

六年初置五經博士儒術大興

欲尊正學必先去異端異端不去雖寘力盡心以崇儒稽
古未見其有補也董仲舒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統下不知所守諸不在六藝
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
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於是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下
詔屬學官廣弟子謹察德行文學而士吏彬彬矣自東晉
宋齊以來學校驟廢講授經闕梁武雖好儒術得國未幾
遂置五經博士開館宇廩後難以公舉選生徒從何嗣受
業而許自薦其高第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詔皇太

子宗室王侯受李親釋菜以風之謚語以申之束帛以勞之朞年之間懷經負笈者雲會夫豈不美然上意所祈向者西戎之鬼教其齋戒躬講者西戎之譯典師公卿士民傾家捐軀以宗事者西戎之妖法而已寔徇乎異端而大趍乎正李雖有詔令之詳條法之備奚足以風動天下興起洽功哉

四年夏侯道迁以梁州叛降魏魏遣邢峦畧定巴西等郡王足入劒閣圍涪城巴西復自魏來歸

蜀之在吳猶心腹之有咽喉門庭之有堂奧也咽喉塞閉則心腹不能以自存堂奧有盜則門庭不能以獨立秦之圖楚魏之謀吳隋之下陳本朝之取南唐未嘗不自蜀川也魏據天下十分之七江左失淮北復失三齊獨以千里之長江与敵共之所賴控捍上流洸輸兵賦獨蜀而已齊梁之交李仲連負固連年蜀亦少耗矣今以南鄭付之反覆之夏侯既使之揭郡以与敵人以元戎授之駃雅之淵藻遂使之殺帥以招怨魯方達十五將連敗於王足王景嗣等二十四將俱斃於盧祖迁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矣益州城戍上名魏籍者五万餘戍巴西既定涪城復圍蜀之未亡僅若毛髮豈止五可圖如邢峦之論哉今梁捨巴蜀不援而掃国以事洛口固出伐楚救江之策也設元魏不顧南寇信用謀臣振破竹之威乘勝以取成都因順流之勢擣虛以躡荊漢王足不奔梁邢峦不反旆巴西豈可復還江南豈可復國哉

冬十月丙午以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伐魏

五年宏棄其師逃還魏將元英圍北徐州刺史昌義於鍾維

兵以將勝然偏裨之勝未有不以大將也牧野之功專指尚父穢貊之伐特稱元戎曹參灌嬰之爭魏必以韓信三十六將之平七國止稱周亞夫豈褊裨之能本於元帥之指授一不得人焉雖有才智勇義之士爲之奔走籌畫剧將無以自効矣今梁以新造之邦攻累世盤錯之敵以江南之衆當天下三分之二乃以驕貴無聞之子弟當一面都督之權使與魏元英邢巒輩相角不幾以兵餌敵以地賂敵乎方宏之出也王茂取荊州雷豹狼襲河南張惠紹拔宿豫韋叡拔合肥裴邃克石城和拔朐山固城陳伯之以梁城來降兵刃所臨隨向披靡加之器城精新軍容修盛自江左出師未之有也使元戎得人廟筭先定以勇銳而作士氣以智畧而先裨將分合隨機奇正迭出隨方而爲策應相敵而爲進止則前日所得之城固可堅守北方疲弊之卒似可坐制也今宏怯懦無術部分乖方受巾幗之侮而不愧聞風雨之声而自驚乘夜獨逃委棄資仗使所部之兵不戰而自潰已得之城不攻而自失設無昌義之力守鍾離以當其衝曹景宗韋叡以力戰於外挫其銳則魏人乘勝平蕩之鋒其孰能禦哉

六年魏中山王英攻鍾離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之三月魏兵大敗英逃還梁城

爲將之失莫大於忌克而貪矜忌克之心萌則惟恐人之立功以軋己貪矜之心萌則惟恐吾之无功以勝人二者之心一生則物我之心兩戰物我之心一戰則其遇同列也必不能盡歡以得其和其御下也必不能盡職以得其死雖有韓白之勇孫吳之智殆將无以自立也若梁之韋叡可謂賢將矣其攻合肥也胡景畧趙祖悅以閩軍交惡齧齒流血叡酌酒勸之使元私闘国能同力以拔合肥其救鍾離也武帝使叡受曹景宗節度又以韋叡鄉望宜善敬之以救景宗景宗欲專其功既驟進而失利叡不敢以魏兵之銳緩行而全身叡於景宗盡礼景宗亦盡謹以遇叡武帝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故能協謀以破元英合肥班

師魏軍尚近敵令輜重居前身乘小輿以殿其後鍾離奏
捷群帥皆爭先啓敵獨居後昌義之德二人之力出二十
萬使慱以謝其功敵既得盧則反其子以爲塋使歸之景
宗其不忌克其不貪矜至此其能成功也宜哉史稱叡甚
羸瘠身不跨鞍板輿指麾隐如敵國然晝按軍旅夜等
軍書所至頓舍藩籬墉壁皆應繩墨此則諸葛武卿之規
畧也營壘未立終不肯舍廬井未成亦不先食此則衛景
威之紀律也所得祿賜盡分之人猶賓魏其居朝恂恂未
嘗忤視猶霍博陸加之居有政績將兵仁愛撫循其衆常
如不及撫孤兄子過於所生居家無事慕石奮陸賈之爲
人此豈江左將帥所能及乎

夏四月丁巳以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有罪不刑雖堯舜不可以爲國僨軍無罰雖湯武不可以
行師西昌侯妄殺蜀師不過貶號臨川王宏大喪國師乃
復進爵曹景宗不守義陽而失三關乃以功臣而免罰裴
悅親破魏兵以全義陽乃以讒間而不賞賞罰無章一至
於此梁德於是不永矣

天監七年春正月詔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曹掌璧薦

鄉舉里選百王通法也明揚側陋元德升聞加言罔伏賢
無遺野亦言有德而必采之黎獻時奉而加明試唐虞之
用人罔皆本此矣是豈成周之法哉自梁以上雖取人之
法岐多門雜然兩漢廉察必自州里五朝擢用悉由中正
未之或改也天監州望郡宗鄉豪之目其猶是也夫自隋
唐以來專以進士明經取人雖鄉人之好惡無以自閒于
上素行之賢否上亦無由知之世之用人固亦不復用是
以爲升沉矣

天監八年魏元英復取三關馬仙琕走

聖人以重門禦暴而取豫以設險守國而象坎以城鄣溝
池爲小康以鑿池築城効死弗去爲共守以封疆之臣効
死封疆爲全城雖爲治未嘗捨德然其爲治亦曷嘗顓德
而棄險哉江左自元嘉間藩籬之地盡委之魏矣梁都建
鄴其去敵國特隔一壁所恃以爲障塞者獨東西三關耳
使三關不守則是延寇而入堂下也天監之初元澄入寇
獨使司馬明素與之爲敵明素一敗三關隨失荏苒六年
幸復自歸國當擇人而爲之守分國而爲之備也當時守
將不過馬仙琕一人而長薄松峴之戍不過馬廣文超輩
元英長驅大兵相繼東關一潰兩關隨失仙琕宿將曾不
能旬日守也雖韋叡不敢盡銳以抗敵雖武帝有志亦且
因人以苟和其失險也夫

天監九年夏四月詔選士流爲五都令史

周官太宰小宰宰夫之屬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
士三十有二人史十有二人夫以天官之尊宰司上相之
重凡天下之務百官群有司之事無不關決總督也今行
文書之吏僅十有二人而旅下士中士上士乃五十六人
賤者寡而貴者多無乃尚虛談而至乏事哉蓋道揆法守
本之鄉相紀綱法度出自朝廷凡掌官法官常以相切磋
而出政令者是非奔走服役小吏賤夫所當干預也使小
吏賤夫誠足以辦此然爲利行姦而私喜怒小人所不能
免苟可以爲利則委曲回互以自便苟可以行姦則緣節
狀罔以求售借賞以償喜假罰以行怒顧將因是以求逞
雖上之人爲得而盡察之不若付之賢士雖文書闒畧不
足慮也古人處事用意深遠矣漢自蕭何以刀筆致相遂
謂天下大事凡若吾曹耦苟知文書者皆足以相參考於
是特立誦書九千文之科用以擇吏曹參繼之擇郡國史
亦不過木訥淳謹而已自是以往令史雖非士流然相府
掾屬猶尚擇人也魏晉以下始專以國事委之吏胥矣武

帝始詔尚書五都令史悉用士流劉顯等始以才地兼美
自博士遷曹首膺其選要不爲無意也　本朝藝祖之制
凡三司人吏皆以士人爲之其周官之意歟

天監十年春三月琅琊民王萬壽殺東莞琅琊二郡太守劉
晰據朐山招魏軍

地有兩重固彼此之必争也在彼爲重在此爲輕我争之
固難在彼爲輕在我爲重則吾之争也爲易朐山之在江
左雖險隔海外垂絶千里然亦控帶全齊徑通并冀使北
人得之則飛艫走舶駕風乘浪吳越將有心腹之疾使其
在南也則儲糧戍兵因利乘便可爲河南建瓴之勢晉宋
齊梁固屢失而屢得之元魏未嘗真力極争者豈以此重
彼輕乎游肇有言朐山蕞尒僻在海隅卑濕難居於我非
急於敵爲利爲利則致死而争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
得已之衆行擊必死之師稽延歲月所費甚大假令得之
年十三　十
終難全守此所謂無益之由也故自宋以來北人之來争
者每每失利盧昶之出竟無成功五朝之能真枕正以海
道無虞耳彼幸虜之息兵牽己得之城邑而棄之者罪豈
勝既哉

天監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免老小適謫質作

王者之立法未嘗不均一齊平也亦未嘗有親疎貴賤之
別而其行法則有議親議貴議故議賢之殊因罪之重輕
不以親貴而殊其法因所議之近遠乃以特恩而降其罪
使行法者均一而無私處議者慚懔而知畏故疎且賤者
抵法而受刑不至於咨怨而觖望貴且親者蒙恩而未滅
亦不至驕縱而狃惡是之謂皇極此四代百王之所共由
也梁武厚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雖至
於債軍喪師棄失城邑亦不之治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
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亡逃則舉家質作民既窮窘奸宄益
深末年之禍以至皇子引賊民人弃甲臺城不守而杜廟
墟衆輿蒙塵而臣民戮其禍豈小哉因秣陵老人急庶民
緩權貴之語乃特詔免老小質作而大本不正是宜无益
興亡也

尚書僕射沈約等撰次五禮成上之

治定制礼礼樂積德而後興儒者固有是言也然人一日
而無礼則起居飲食之節爽家一日而無礼則長幼尊卑
之序乱國一日而无禮則君臣士庶不得其和天下一日
而无禮則生靈動植不遂其性無礼而求治定治何以定
無礼而欲積德何以積欲遲之百年之久則生人之類
噍滅久矣尚何從而制作乎是以古人之未制礼也必取
先王之礼宜於世者用之未有蕩然元紀而能胥至平又
也劉向有言礼以養人為本如有過養是過而養人也刑
法過差或至死傷有司請定法華則華削則削至於礼樂
年十三　十一
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靜言此弊累世
皆然豈特漢室哉天監初或請正五礼議者以庶事權輿
欲俟隆平武帝詔令撰次至是條上雖无補於梁之乱亡
然爲國之務要不可緩也

天監十二年壽陽大水

邊將如李崇可謂賢矣以忠信而結上心雖尺間而不之
疑以寛厚而得衆心雖突變而不之去自養壯士數千人
敵至則无不摧破水不没城者二板猶浮船以附女墻不
肯弃去城邑也使邊郡守臣皆得崇等輩而用之朝廷豈
尚有憂顧哉

天監十三年命康絢堰淮水於浮山以灌壽陽

堰水以攻敵與夫堰水以備邊吳晉宋齊用之固有効驗
矣自壽陽言之則去年之秋李崇幾以大水而亡城後十
年之秋李憲以堰水盛而降敗是天監浮山之後未爲失

計也夫役廣而收効蔑民勞而爲禍深苐見於一没何哉
夫築堤治塞要因地勢潴水立防必因土脉源淺則可上
勢弱則易制今淮來自桐栢旁受大河合百川之浸奔突
而東馳是非蕢土所能障禦也武帝信王足一時之計不
顧水工沙土剽輕不堅實之説獨以二十万之衆曠三年
之力爲數百丈之堤延曼九里之遠既不能以上流爲利
以殺其奔騰又不於下流小爲蕩泄以綫其衝突雖有山
岳以障其前猶不能使之不潰矧數丈之堤乎康絢受命
以鳩工力戰以拒敵行反間而使開禁自當使之終始董
督堰事俾尽心究力修治捍築爲悠久策後以張子毅一
言之譖而亟去之泛溢而莫之節鏬漏而莫之窒廢壞而
莫之修畚鍤未乾瘡痍未補困暴漲以致潰決卷緣淮之
民化爲魚鱉非堰之不可爲其謀慮之不審規畫之不良
任使之不力也夫

年十三　十二

天監十四年春正月丁巳魏主恪薨
魏世宗宣武皇帝在位十四年改元曰景耀曰而如曰承
平曰延昌魏自沙漠而居中国起偏方而并群雄七傳而
至孝文凡中華礼樂文物之盛政事法度之美皆切取而
倣行之燦然有兩漢之風豈不盛哉夫盛暑赫曦而陰生
至寒凄冽而陽復氣貌豐盈血脉漸衰之兆也華實豐茂
枝葉凋瘁之萌也時至必变物盛必衰盖事理之固然者
惟知道君子既盈而持之冲故盛滿而不之溢既成而守
以謙故至盈而不之壞此凫鷖之所以太平君爽畢命所
以能成泰和也孝文一傳而至宣武垂拱無爲從容不斷
始則嬖臣趙脩恃寵用事終則后戚高肇盗權顓國北海
王詳以顧命大臣疑忌而遣戮彭城王勰以宗室元老忠
謹而隱誅雖立理訴救申訟東而諸王元罪乃同囚禁雖
立太学講孝經而釋氏外典正坐自講邊將屡出而无功

災異頻見而不懼太和之政衰矣雖曰有人君之量喜怒
不形于色臨朝深默端嚴若神是特漢元成之流史臣以
東都安順比之信矣

其夜太子翊即皇帝位是謂肅宗孝明皇帝
喪君立君天下之大变也非氣節忠正無以定策非智識
超絕無以立制非諳熟典故無以應機非厭服群下无以
排難霍光於宣武即世之多遂迎太子而亟立之曽不俟
中宮之令其定策可稱也使高陽王雍入居宮中省決庶
政以任城王澄總攝百揆百官總已以聽其立制可紀也
廣平王懷欲上殿哭臨入見新主則引趙熹扶諸王下殿
故事以折之高太后欲殺胡貴嬪則置之別所嚴加守衛
以全之王顯欲矯令使高肇録尚書事則以待療无効而
誅顯以書礼趣肇使還因其入臨而遂殺肇其應機排難
皆從容暇豫出人意表收攬威權不使于忠專擅獨誅高
肇不使高后發縱終以二王攝政不使胡貴嬪篡嫡稱制
則光之氣節智識雖古人何加今不監霍光誅上官桑羊
故事而使于忠資柄而行私不考漢室誅呂霍上官故事
而使母后無故而失尊已行諒闇總己之寔而復開垂簾
當國之非流禍深長國祚衰弱光雖欲辭其罪詎可得哉

年十三　十三

夏六月魏沙門法慶反於冀州
魏自孝文以下崇佛氏極矣宣武尤精其義每至講論連
夜忘疲乃於正殿親講佛經使沙門聽之作瑶光寺未就
肅宗胡太后又作永寧石窟皆極土木之美像以金玉浮
圖幾百丈門殿如宮省飾僧房以珠玉錦綉塔廟之盛古
未有也帑藏爲之空竭役户半至避匿是宜獲崇信之福
有陰幽之助然慧注反於涇光秀反於秦僧紹反於幽法
慶反於冀至聚人徒破郡縣自戕其類不毀經像以此推
之則其人類可知教法可致矣然終崇之而不敢抑信之

而不之疑不哉愚妄乎
魏以高太后爲尼徙居金墉瑤光寺
七月丙子尊太妃爲皇太后　九月姑臨朝聽政攝行祭事

胡靈后聽政以肅宗尚幼未能親祭也欲代行祭事霍光援鄧和熹后典故使攝行之以婦人而祭宗廟礼歟曰礼也考之礼經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朝于太廟君衮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卿大夫士執芻從君迎牲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天子諸侯后夫人一也掌后首服以待祭祀職之追師掌后六服以共祭祀職之司服后祼獻則贊瑤爵職之九嬪天子祭宗廟而后從之此所謂共承宗事也奚爲而非礼哉若和熹靈后之与祭則誠非礼矣古者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姑固不祭也所謂老醜者以夫婦云尒父沒母存母其可獨祭其又可与子同祭乎安帝永初七年正月和熹太后謁太廟率命婦群妾相礼儀与皇帝交献成礼而還是母与子同祭也既不可以爲礼令魏肅宗未入廟而靈后獨行祭享是以母而獨祭也其失禮甚矣曰果若是則幼君在位既除喪祭事其可姑廢歟曰安可廢也太甲幼立伊尹祠于先王以冕服奉嗣王祗見厥祖成王錫周公秬鬯一卣周公不敢宿遂禋文王武王于新邑詩之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幼君在位而冢宰攝祼礼也夫不以冢宰攝祼而使其母獨祭子可以祭矣而使其母之入献舛經悖理无斯之甚漢有司不争魏崔光乃以爲例何哉許敬宗緣訛飾謬遂掩韋后而見于郊其敝盖有自來矣

卷之十三

永嘉朱先生六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四

高祖武皇帝中

天監十五年魏改元熙平詔公卿議選鎮將廷尉少尉袁翻請令王公舉南北邊將吏太后不能用

選邊將之道有三一曰德二曰才三曰力以德則人心雖強而不忍也若羊祜之守襄陽吳人爲之歸心祖逖之屯雍丘石勒爲之寢謀是也以才則邊備嚴不戰而敵自服李牧居趙邊匈奴不敢牧馬李廣守北平匈奴爲之遠遁是也以功則威名著未勝而敵國服若李勣守并門突厥以之屛息范公之守環慶西賊聞之而破膽是也捨三者不圖而徒以資級任人則庸夫冗吏積歲月之勞養資望之久俱可分閫剖符矣貪者朘刻士卒以封己庸者縱肆親故以弄權怯者畏敵而苟安惰者弛備以玩寇輕者挑鄰以開釁損國威而禍疆場隳軍實而長寇讎其遺患流毒詎止如袁翻之所論哉翻欲南北邊諸鎮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下至戍主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選實材不拘階級隨功過以爲賞罰可謂知務矣使魏朝用之則六鎮之亂何自而作正光群盜亦何至紛起哉翻之言雖不獲用於魏使後世能因翻之言以爲擇任邊將之術而不以資級從事則金城方里泰山四維固可永固邊圉矣

天監十六年魏尚書左丞盧同檢覈勳簿奏竊階者三百餘人

事責覈實亦責持要漢任計相功臣閥閱藏於盟府尺寸不差也雲中守上功莫府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罰隨之使行法如是孰敢有欺哉自武帝賣武功爵使之流其敝已不可勝究矣魏起戎狄饒人爵邑竊冒軍功固應多有今盧同一加檢覈遂至竊階者三百餘人設或尽加考究其當刑被罪者豈可勝數哉同欲造勳簿兩通分送吏部兵

苟裂行臺軍券分與勲人門下固誠可以防巧詐杜後來矣
而元正之議乃欲移一省之案尋兩紀之事是非所以操要
會存大躰也
三月丙子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爲藥織錦不得以仙人鳥獸
之形爲飾郊廟牲牷皆代以麪冬十月薦羞始用蔬菜
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
愛仁不仁之辨義與利之間也伏犧作網罟舜焚山澤禹
駆龍蛇周公駆虎豹犀象夫豈不仁哉原其設心正欲萬
物遂性生民奠居而已鳥獸魚鱉由是咸若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是之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武帝不以生類
爲藥不以犧牲爲祀不以仙人鳥獸之形爲衣其設心豈
誠仁恕不過信佛氏之說求將來福報而已然有一利取
国之心至弑二君殺六賓而不之恤一有利守国之心作
浮山堰以灌壽陽緣淮百里内老少皆役貧者肩穿寒暑
年十四 二
疾疫死者相枕一日潰決緣淮數十萬尽葬魚腹雖鷄
大不得寧也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以義而殺不
害其爲仁以利而不殺不免爲不仁仁不仁之分義与利
之別而已
天監十七年魏改元神龜秋九月胡太后以天文有變㬥卒
冬十月丁卯以尼礼葬於北邙
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是以順人理者爲福逆人理
者爲禍未有悖大倫而可禳变應灾也順后雖忌妬悍戾
要爲先君正后嗣君嫡母也胡氏雖誕育肅宗不過宮妾
耳崔光于忠等不知典故曲狥胡氏意以高肇故無罪而
廢君毋既尼之復殺之使政權閨命一出於胡氏之手其
悖大理逆大倫至此宜魏德之不長也
魏遣使如西域求佛經
六籍之所以尊信於天下者以聖人之言論行治後聖之
所記注修述也禹皐陶之於堯舜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
而知之伊尹萊朱於湯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太公望散宜生於文王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由七十子之於孔子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其
日用在人心其行事在天下其論議則故老之所傳習其
言行則舊史之所纂集也後世聖賢出又從而攷正之存
其實是而削其非謬是以能傳萬世之遠爲人心命脈爲
庶事權度也釋氏之教在流沙萬里之外傳數譯而至中
国言語不相通字畫不相同也傳之者數人譯之者數人
潤色筆授散出文士嗜佛者之手去繁而從簡文變夷而
從華語其譎誕恢奇超出方外者既不可稽驗往往性命
道德之法言類不能自逃乎六籍論語莊列老子之外苟
欲尊信其書即先王載籍致之有餘矣若以遠方之教必
欲自其国求之則東西家相傳之語或至於增減聖賢經
年十四 三
籍猶不免抄寫之訛傳授之錯遂取之異域更數百人之
譏轉尚可尽信耶自魏至 本朝求經譯之費无有窮
已甚者宰臣以譯經潤文具銜至 慶曆而始除之善矣
魏詔洛陽城内聽置僧尼寺各一餘皆置城外 齊高宗明皇
帝建元二年事附此
管仲作内政分齊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之鄉十有
五工商皆民也猶使之異處而不尨雜况異端乎孝文迁
洛陽之制置城内僧尼寺各一餘屏之城外以道俗殊歸
淨居塵外也其後徒黨浸盛舊制不守至神龜間都城佛
寺且踰五百占奪民居三分居一此任城王澄所以特論
故今通都大邑率爲佛廬青壞上腴尽歸僧籍固有一二
人居室數百楹占田數百畝者矣相其人之多寡而併其
屋室計其食之多寡而制其田疇獨不可爲乎
魏復塩禁

近寳則公室乃貧國㫖人之論官山海以富国管仲嘗行
之山澤之利國不可盡漁以病民然亦烏可尽指以縱民
哉要嚴厲禁於官務適馭於民使公私兩便而已昔者倚
頓以監盐起富埒王者羅裒擅利盐井所得千倍刁閒擅
魚盐之利起數千万上爭王者之利下涸齊民之業史氏
嘗論矣今魏以甄琛之言罷鹽池之禁或豪貴封護或近
民各守邊池之民尉保光等固護障禁倍於官司貧弱遠
來邈然絶望此公孫推所以表請収税邢巒元稚所以請
復立禁也然沿是以後利日入滋增加日甚盗煑販者愈
至狠悖立法令者愈加繁密民由是日困官府由是日益
多事矣

天監十八年 魏神龜二年 二月庚子魏羽林虎賁焚征西將
軍張彝之第遂殺彝招武官依資入選

朝廷所以尊嚴國家所以安全者由綱紀立而分守明法
制定而刑罰信也苟綱紀之不振名分紊乱而无統法制
不明刑罰寛弛而不肅勇者恃力以自肆愚者怙衆以求
逞上之人安視而姑聽之不少為之隄防姦夫黠卒覩聽
則蒙顧將何所不至哉張仲瑀銓制選格崇尚流品之
奏雖排抑武人未為公論然盈路喧謗揭榜會集羽林虎
賁相帥而焚其家彝為大臣一旦以子而死賊手此果何
景乎遠近震駭僅取八人戮之其餘不復窮治至為之下
赦為政如此事可知矣宜識者知其將亂高歡因之傾貲
結客也開寳閒以内班殿直撾鼓訴求郊賞 太祖皇帝
怒令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取都校杖之因廢其班神武
威斷如此宜基祚鞏固万有斯年也

年十四 四

魏吏部尚書奏行停年格

古人用人未嘗廢法也治官府以八法馭群臣以八柄冢
宰職之正群吏以六叙弊群吏以六廉小宰職之弦其治
而詔誅賞司之宰夫逆其治而聽會計揔於司會顧㫖嘗
廢法哉然度才而授之位固有終身而供一職数世而任
一事者不以縷歷為変迁也擇德而付之官固有起布衣
而任卿相皓首黄馘而守卑官者不以歲月為勞也所謂
治官府取群臣以叙而進退以計而廉察之法不過如是
而已所謂累月以取貴積日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乱賢不
肖渾殽蓋景武之間始然非西漢之舊也至元魏貢才止
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
考才行空卞氏姓比兩漢晋魏毎向愈下矣至崔亮為吏
部 為停年格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觧日月為断雖
真材寔能終以歲月之淺无以自効於當世雖至愚極陋
儻有日月之積皆可馴致於公卿株守定制膠柱成法雖
周召皐禹持銓衡之柄欲於法令外収一士而用之必不
能也當亮作法之初劉景安薛取尚知其不可令去亮幾
何年凡所謂吏部之職朝廷用人之道終无能少出亮所
作格制之外終无有論其非是者豈不痛哉

年十四 本

普通元年春正月左軍將軍馮道根卒上輟春祠哭之

天子嘗禘郊社五祀簠簋既陳而廢者二雖日食太廟火
猶接祭也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而廢者四固未嘗有因
大臣之喪而廢者惟大夫以齊衰大功廢外喪雖斉衰亦
行之至尸入三飯不侑醮不酢而已不以卑臨尊不以下
厭上也由孔曾問對考之則繹祭去籥於仲遂卒于垂之
後聞柳莊死不脫祭服而往襚之者豈礼之正哉馮道根
於梁未為社稷之臣也當致斉以祠祖考凡外事不當以
聞祭饌既陳乗輿已至矣乃廢礼而哭道根不惟非所以
尊其親祭曰吉礼以其吉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苟既哭
臨而復接祭是非所以重其事也朱异附會以諫帝意武
帝不李而徑從之非也

秋七月魏領將軍元乂衛將軍劉騰殺清河王懌幽太后于北宮

清河有宋朝之美而无褚淵之節位居台鼎惡同墻茨已自不正乃欲以法裁制乂騰其不免固宜然使莊帝因此不得全母子之愛魏室自是成陵遲之禍其罪豈可勝言哉然漢質帝九歲能知梁冀之跋扈孝昭十四能辨燕蓋上官之譖今莊帝十一矣不能諒清河之忠辨主食之誣明元乂劉騰之惡以自盡事母之道昏庸如此欲魏之不亡得乎

普通二年春正月置孤獨園於建康二收養窮民

古之所謂鰥寡孤獨癈疾皆有養發政施仁必先窮民之无告者非謂收聚而賦之食貸与而取諸国也比閭族黨各恤其鄰里宗戚姻戚各抚其親故无所帰者則為之帰不能自食者衆相与食之凶札饑阨上之人又從而訪存

年十四　六

以助其不足是以国无飢民〻无〻告也使鄉黨之制不立婣睦之教不行而獨斂聚其窮乏而廪食之於国不惟養姦妄長偷惰則四方万里之遠左僻窮絶之鄉其困苦无聊不能自致者安能尽収哉此脊之老人所以悴戚公衣食而顧遺一国也

皇姪西豐侯黄門郎侍輕車將軍正德出奔魏

普通四年正德自魏逃帰上復其封爵

武帝以嫡嗣未生立弟之子以為嗣嫡嗣既生復弟之子而還本偽正也正德背君之心親弃国而入雠邦不容而復逃帰武帝不正其罪而誅吏之復封爵而附属籍使稔惡積凶至比侯景以斷宗社其過豈小哉夫中人有十金之産稗販農圃有鈞金斗粟之積其不幸无子而立子也猶必擇善良謹愿之賢以為他日付託憑藉之計夫正德凶慝推剽招集亡命已見諸年少之日武帝抚有神器乃擇是自貳既失計矣既叛而不之戮名在四凶而不之治償軍七將而不之誅復用諂佞者之言而厚封之俾尹京甸終導賊而亡宗國非特武帝一時之過雖謂之至愚可也昔劉昭列養劉封以為子後主既生封在属籍孔明以其很戾難制必為患它日遂勸昭烈因事殺之自當時論之固亦未免有殺无罪之失今以武帝不忍正德一事觀之始知昭烈孔明之為遠慮也

夏四月魏遣李崇元纂擊柔然阿那瓌帥衆北遁

蠕蠕植國与魏同立而其盛強也与魏同大方太武孝文之盛駕掃蕩六合震懾百蠻之威力以誅治之財殫力屈役繁師老終未能一日得志也今胥肉之間自相齮齕不三歲之間而阿那瓌婆羅門二酋相継臣魏大者叩関而哀鳴小者款塞而請命豈非千載一時哉使如張善惠之言抚之而不使還国尺以靖国使如袁翻之論並存

年十四　七

而分処亦足以扞邊苟又不然則又當如元孚之議循兩漢之制置安集掾以參察其動靜亦足以弭患今皆不之從使姦臣受賂於内邊將徼利於外始假大兵以護其帰中反降虜以益其衆終空邊粟以峙其粮其國定矣其衆集矣乃復遣使以撫勞之反取危辱其自尊大矣其肆侵掠矣又復發兵以誅討之使遄遁徙六鎮之叛雖籍之以成功東魏之興復資之以外訌古昔御戎之失策未有如魏之愚也夫戎狄狼心詐譎難信其來也未嘗無窺覘其去也未嘗能臣服神龜之後魏政紊矣阿那瓌之朝苟不能使之於吾而即安又不若辞之使在彼而自為策也既招之使至洞示其胷臆又其忠之使反挑撥其爪距是真所謂資寇以自盜養虎以求噬也豈非至愚哉

魏懷荒鎮民反因鎮將于景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南攻武川懷朔北邊民夷響應

古之用人未嘗有流品中外之别也二百里揆文教三百里奮武衛雖文武異事而上之人待人未嘗有異躰啓魯衛以商政彊以周索啓晉以夏政彊以戎索雖周戎異法而上之待其人未嘗有異心椑冕搢笏而說劍者即前日虎賁之士執劉鉞瞿鋭而夾階陛皆當時冕弁之人也曷嘗有中外之間流品之殊哉故雖遐遠勞勩受者不以為辱擯弃服役行者不以為怨自外而登禁闥由賤而階通顯未嘗有齟齬其間東漢以上皆然憤咎何自而生變亂何自而作乎元魏奮自北邊本以勇武立國而其後世稍用華治崇尚門族而張仲瑀肇據有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之說固已致羽林虎賁群起紛乱焚戮大臣之變矣始都中北初置諸鎮簡親賢以擁麾配高門而防遏非惟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中年以来號為府戶役同廝養桒絕宦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邊人功齒言之流涕自代遷洛者亦為選部所抑不得仕進此所以激六鎮之叛成元魏之衰也中外流品之分其禍豈小哉昔漢永初間西羌謀叛虞詡說張瑀收羅凉土雄桀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心瑀用其言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西羌以平凉土遂安古人爽乱銷禍其明効若此使肅宗早從李崇之言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免府戶為民復入仕次叙文武並用威恩並施亦安致懷荒沃野之叛哉若廣陽王深之言雖切利害固已噬臍無及矣

普通五年魏撫軍將軍崔暹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徵繫廷尉

小人黷貨以利其身雖社稷丘墟生靈魚肉不顧也方元乂用事困賂四方乂市權於上要子招賄於下鬻郡縣而授之人私喜怒以濟其欲使人主母子不相慈孝罪固不勝數矣然柔然之援魏以更六世今納阿那瓌之金縱降虜而使之去復成北邊之禍六陵叛韓之亂實唱六鎮今受崔暹之妓女怨債將而不之誅復稔養寇之謀使魏兵郊域之內半為盜賊乂方偃然驕汰自為得計也一朝猖禍雖一簪之不保併室家骨肉首領之不能全贖貨亦果何益乎

東西部敕勒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八月丙申魏下詔諸州鎮軍貫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改鎮為州遣酈道元撫慰六鎮不果行

進言於未萌之先每有不見信之患用言於既驗之後每有不及事之憂此嘉言所以多廢志士所以深歎也如李崇進用上蘭殺之言請免鎮為州分置郡縣亦是府戶悉免為民肅宗不用也及諸鎮繼叛武以覆沒帝不以失謀自訟乃反更以為崇之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雖廣陽王深諄複開諭帝不悟也及盜賊蜂起諸戎蟻附邊民江潰而外叛大將觀望而屢衄乃思崇深之言次序而施行之譬補堤於已決之後用藥於属纊之日詎能有益哉

普通六年春二月魏元乂解領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夏四月乂解侍中辛卯太后復臨朝

先儒以恭卑之逆為天地之變禍皇武后之稱制為天地之大變夫以主幼國疑而母后臨朝雖明德和熹之賢君子不與也況淫乱如靈后乎方靈后以肅宗之幼不顧魏先世之戒因二三臣之縱吏變總已冢宰之成命聽政惟諂控御公卿劉騰元乂乘清河不止捨持而襲廢之母子咫尺慈孝間睽荏苒四三年而後復位靈后固當痛懲往失臨朝聽政之事亦可息心矣一旦幸會母子如初時肅宗之年已十有五情偽固常備知義理固已多閑也靈后

猶復故態專總大權致激姦雄養成禍敗併骨肉完社之不係先儒之言於是驗矣國家大計群下之所當爭帷箔之私臣子之所難論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采年垂不惑修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之言元順敢以面諫靈后雖怒之不敢逐也陳古訓鑒往禍力勸謝推勿預國事一節順與群臣乃無一人敢出諸口縱女后之顓擅而不之正聽禍乱之成而不之救魏之群臣不容無罪也

六月彭城王綜奔魏魏人入彭城

東昏之亡梁武預聞乎弒而取其國且復納其寵妃而使有子惡莫大焉豫章之生曖昧難辨習凶稔惡方以武帝爲不戴天之讎積前後所爲固當有所聞覺也不早爲之所而復以要藩重兵授之使自送于獻昔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而芊氏以乱呂不韋獻邯鄲之女於秦公子而

年十四　十

嬴氏以亡春秋書滅鄫以爲立異姓之戒王章論盪傷以爲謹妃匹之妨今綜身爲帝子非不貴也封以大國非不富也獨以震風之所疑爲齊氏之遺躰遂比其母謀去梁適親以報齊仇況生長於異姓者哉觀綜之始終亦可爲子非子者之戒

邵陵王綸有罪削爵土

父子兄弟天下之至親也雖以恩爲主至於背理傷逆反爲人倫之蠹固當以義裁之也周公誅管蔡石碏殺厚叔向刑伯魚金日磾殺弄兒夫豈不友不慈哉賊恩者不當以恩論悖親者不可以親議也梁武帝諸子若正德背國以奔敵豫章反親以爲讎邵陵使人擬父而加捶象父而服喪豈復有子道乎武帝於正德之歸復與之官秩於豫章之後復附之屬籍而昭明之於邵陵得罪也復流涕固諫而求免雖慈愛友順有可稱述然非所以示訓垂法也

中護軍夏侯亶督壽陽諸軍攻魏

普通七年冬十一月魏楊州刺史元憲以壽陽降宣猛將軍陳慶之入據其城五十二

梁人築堰以圖壽陽凡用力十三年堰成而復壞堰壞而復築淮堰水灌壽陽城幾沒亶以是致討憲以是歸降慶之以是成績獲城五十二其爲功宏矣其爲力勞矣方是時魏政已乱盜賊群起母后擅朝讒邪得志使梁移事佛之誠以撫民治邊以課經齋戒之勤而擇將勵兵始終無越志向不衰中原可圖也魚鱉斯民而僅獲空城巢穴空城而不能拓境以淮南重鎮不能固守後委而棄之賊臣侯景之手城去而國隨之其可眞憾者豈特一二事哉

大通元年魏以齊州長史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山賊盡降

用射鉤而伯業成祀斬祛而晉乱息封雍齒而沙上之謀息召淮陰少年而楚人之心安故志遠者不修小怨度宏

年十四　十一

者不念舊惡怨惡一捐仇長盡釋已乱息競之術固莫良乎此也劉簡虎嘗無礼於房景伯景伯守郡特召其子以椽西曹其志量恢宏如此山賊何懼而不投降乎具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之不責召其母使與景伯之母共榻而食使其子立堂下觀景伯養母之礼其人悲悔求還迄事母以孝聞此古昔聖賢所以躬行儀式海内也景伯一行之於其郡而其民遄應之於下矧聖賢躬行之實化成之久乎

魏以雍州刺史楊椿罷以蕭寶寅代之自關以西皆受節度

古者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二卿一卿命於天子所以避顓擅防叛渙也王命傳御遠其私人此周所以中與漢之傳相稱疾而賜罷自丞尉以下徧置私人此七國之所以叛漢付人臣以大藩而不與別置仇貳使皆自行其私不見自用其私人是豈已乱之道乎蕭寶寅之督關

中也楊椿謂其子昱曰雍州刺史當今無踰寶寅者但其
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汝今赴京師當
以吾意啓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
中正須之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肅宗靈后不能用也
寶寅果叛由此觀之則帝王封建之制設參置貳之意豈
可變哉
魏車騎將軍并肆恒雲汾廣六州都督爾朱榮舉兵內向鄭
儼徐紇陰與太后謀酖帝二月癸丑魏主暴殂
魏肅宗孝明皇帝在位十四年生五年而遂即位以嫡母
高氏在上故高陽王入內決庶政于忠崔光輔之百官總
己以聽固幾古制矣既殺高肇併廢高后遂尊所生母貴
嬪胡氏爲太后使臨朝稱制胡后稱制四年而劉騰元乂
幽之宮又五年胡后誅乂復臨朝臨朝四年而爾朱氏起
鄭儼徐紇贊后酖帝帝殂兩月而靈后與幼主百官宗室
年十四　十三
俱隕命於尔朱氏之手雖董卓之亂不如是之烈也魏之
亡形成矣魏奮於北方傳十三世歷年幾二百綱紀制度
依約中夏威靈氣燄震懾百蠻一以幼主當璧尊后垂簾
國政不修穢德外著母子之間互生猜防君臣內外不相
委寀雖邊外二十國聘貢不絕而沿邊六鎮反叛相繼以
秦則莫折念生以涼則子善提以營則劉安定以上谷則
杜洛周以真定則鮮于脩礼葛榮以相臺則元鑒以東豫
則元慶和以長安則蕭寶寅无非擁兵外鶩稱戈內誅者
加之群蠻黨類爭嗾於邊鄙宗室強藩逃命於江南環疆
域之內尽爲魏敵殫版籍之衆不供服役爾朱氏一起遂
加礲斧焉雖有智者固將无能爲魏畫策矣
甲寅太后立皇女爲帝既而下詔稱潘元華本實生女立臨
洮王寶暉世子釗乙卯釗即位年三歲
婦人之愚未有如靈后也器用如瓶罍猶不可以智力耻
利害僅絲粟猶不可以耳目欺烏有神器大寶而可譎致
儲兩之重而可誑女一爲男以給四方乎始太后稱制四
年見幽於劉騰元乂雖所幸愛之无擇不能保全去愛子
咫尺至不得從容其間則稱制縱肆之禍固可少鑒君母
之尊不能以控御臣下固可自省也今一免囚辱復瀆分
守幸正母子又侵朝政姦雄圜視而四起大兵雲合而內
誅此果何等時尚可貪立幼孺復顧万機乎
爾朱榮引兵至河內遣迎長樂王又攸　洛夏四月戊戌濟
河子攸即皇帝位是謂敬宗孝莊皇帝改元永安勞至鄴沈
太后幼主於河殺丞相高陽王雍以下二千餘人
陶渚之集王公列官同日就死者二千餘人寃乎痛哉蓋
書契以來未之有也書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又曰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苟心德之同雖十人可以成功其心
之一也則三千之人足敵億万使魏王公百官三千餘人
年十四　十五
協志齊慮以爲魏謀固將无今日之禍使戮力合謀以與
爾朱氏角彼又將何自而逞乎今乃束身駢首俱就死亡
曾蟻虱虫豸之不若也豈不痛哉切嘗論之靈后雖淫癈
未嘗殺諫者孝明雖昏庸猶尚可以義輔也使當劉騰殺
元懌之時有二三臣焉能以死力爭則必无幽太后之逆
當元乂解領軍之日有二三臣焉能以理開陳則必无太
后再稱制之失以道輔其君使以礼防閑其母則宣淫之
醜无自而起也入告太后以慈出告孝明以孝則猜間之
嫌无自而作也誅太后二三便嬖特費一語勞一力士耳
安致復召外兵乎尔朱氏雖強暴難制使智者尽心以運
籌勇者尽力以扞拒上下小大晝夜業業常若兵刃之臨
其側求以支危扶顛全家救身則社稷之禍奚至于是苟
一身之有不免亦胡主黨侶明儕二千之衆同日而就鈇
鉞乎

辛丑魏敬宗入洛城御太極殿大赦改元建義

天下之至不義可以義屈天下之至不道可以道論也以爾朱之勇暴驕恣且挾定國立主之功勳還屠戮群臣之威虐豈復顧畏所立之莊帝聽從小臣之諫哉高歡及左右皆勸之篡立賀拔岳一以理曉之遂迎帝入洛迎馬首叩頭請死以殺朝户士之多不欲居洛將遷都晉陽元湛以理爭之乃為之齊怒罷議道之勝不道義之屈不義也如此以爾朱之勇悍驕恣猶可以得志矧不為爾朱者乎

年十四

十四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四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五

梁

高祖武皇帝下

中大通元年春二月甲午魏主尊彭城武宣王為穆文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為文穆皇后夏四月癸未遷神主于太廟

皇極有定位不可以借稱宗廟有定序不可以揉續亂也自孝哀孝安特尊其私親以儷皇極固已不逃諸儒之議矣顧冒當敢以其一時之借稱進之宗廟哉漢光武自取天下雖親廟四向別祭之舂陵雖以次序當于元帝至太祖万世之本終不可易也今莊帝承明帝後乃特追尊武宣王併其兄劭而帝之是不以明帝為正統也以武宣為肅祖進於太廟是孝文宣武之二帝皆不在昭穆雖道武之勳德不可以為太祖矣以道武為太祖而彭城武宣王復稱肅祖是一廟而二祖也武宣常搢笏端冕以臣孝文宣武之二帝未嘗一日攝行君事一旦使越堂陛亂名實冒皇極之名而受祭享於文献之下反自抗於孝文宣武之上武宣有知其果能一日安乎臨淮王彧之言可謂明白詳尽而莊帝終不之從何也

年十五

一

上遣陳慶之將兵送魏王元顥入魏慶之取梁國元顥稱帝慶之取三十二城顥入洛陽魏主北走爾朱榮奉魏主擊顥顥敗死慶之逃歸

敵有庇敵國之資中原有變江南用兵之機也梁武帝自得國以來垂涎于魏久矣魏自孝昌以來幼主孱弱母后淫穢姦倖用事而政紊賢俊誅黜而衆憤六鎮継叛兵將屢出而屢北盜賊群起魏曾自救不給也強胡內訌秩發自由百官誅戮之幾尽魏曾自立不能也庇晉若此豈非拓地之美資順動之至機哉使武帝於此因徐紇之來正其篡弒之辜述陳慶之之行声以吊伐之義問太后幼主

沈河之召請百官二千人致死之由假元或以為內主用
元顥乃悅以為鄉導北晉南荊既以內附滎陽虎牢固將
次求四十七戰所向皆克三十二城隨刀而下洛陽自然
不守魏主自將齊逌設策應救援之兵相繼接遣使慶之
且攻且守魏將覆亡不之暇雖爾朱之強何畏焉今總其
叛臣而臨之未入其境先與偽號雖得宮室府庫魏將有
詞矣其何能守予孜春秋以來凡鄰國立君以伐敵國者
未嘗有後効也惠公既立而背賂文公反國而自武秦晉
猶然爽狀何有今顥初立驕怠已生梁德未酬猜問遽作
陳慶之請守彭城而不之從請益兵江南而不之行殺費
穆以離衆心忌楊椿以絕民望近習干政南兵侵掠雖爾
朱天穆之兵不入固將敗亡不免也使敗之苟免非顥殺
慶之則慶之殺顥爾淮北之地豈埽梁籍縱元氏有國詎
肯臣梁哉有資而不之用反與人以資其資有機而不之
乘反延敵以失其機此吾所以為梁惜也

九月癸未上幸同泰寺釋御服行清淨大捨乙巳百辟三上
表請還臨宸極乃許

蘇代謂燕王噲曰人之謂堯賢者以其遜天下許由
不受也有遜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梁武帝捨身以求
佛事而陰令群臣出財奉贖上表祈還外有捨身之名而
內不失居位之實其於蘇代所以教燕噲何異哉夫教無
邪正惟實可以感物事無難易惟誠可以動衆夫瞿曇之
說雖不出於正而其信於後世行於中國者以其身為王
子位居冢嫡當有國而不有其國當娶妻生子而不顧生
子翩然物外杳天下之利欲富貴無足以動其心耳使能
辟於此而有覬於彼無求乎一二而終不免貪羨於天下
顧何足以欺近遠乎武帝以臣弒君而奪其國散財結客
懷人之位而繼其統有臺池宮室之樂有侍御妃嬪之奉
命將出師築堤堰水以圖人之都邑乃三於僧祇捨身辟
位且以宮省為房宇以是而曰清淨大捨自同於瞿曇其
与燕噲求同於堯何異乎夫天之立君以其能治民民之
所以奉君者以其能代天而為治也舜曰耄期倦于勤汝
惟不怠總朕師皋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万幾以万幾
之紛兢業於一二日之間戛耄期之倦而欲得不怠之人
以禪之此所以尽天人之責究為治之實也今棄國事而
從夷教或一日而罷或七日而罷師一國臣民而翼從之
処國事如此遂使臣民不得自治其職業安得國之不亂
侯景輩之不生心乎

魏主收殺爾朱天柱天穆于洛陽宮

強臣不易誅也黨盛者難圖權重者難奪曾並大功則下畏
其威而不敢議曾帥大兵則士私其恩而不敢忘苟非深
仁厚德有以收衆心大義明法有以孚衆論用賢以分其
黨親政以分其權未有以強力直情而能成功也万一有
成終必致敗昭公欲伐季氏不勝而去奔高貴鄉公欲攻
司馬不濟而身死李訓李注欲圖王守晱不遂而甘露之
難作陳蕃竇武欲誅 節不克而建寧之禍起凡其無成
者固如是何進已殺蹇碩而董卓之變繼興王允已誅董
卓而傕汜之叛相激敬宗已屠天柱而兆天隆之亂復熾
身既不免國亦隨之雖有成功又豈人生之福哉切嘗論
之契胡雖暴天柱雖逆然靈后由之而廢敬宗因之而立
也雖桀之天下其禍賊當除然推之永安一朝而其姦惡
猶有謂禽葛榮破邢杲破陳慶之殺元顥而洛陽以定擒
万俟醜奴執蕭寶寅而關輔以平其功固不少也世隆統
重兵近在郊關司馬子如有智略為之心腹若兆若天光
若仲遠彥伯拂律度律等輩皆生長戎旅雄據方面養其
民以收精銳用之三世矣在魏朝百執無一人能當其鋒

年十五 二

年十五 三

一旦用盜賊之謀殺之於省闥之間欲偷挍息謀群下無
乱詎可得哉
魏爾朱兆入晉陽入徙魏主攸于河東殺之立長廣王曄于
長子建元建明尤魏敬宗孝莊皇帝在位二年
敬宗之將殺天柱也召溫子昇語之問以殺董卓事且曰
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夫將奉事而能以古者
爲戒未誅而先具赦文既誅而即下赦似可以息禍弭乱
矣然世隆遄反於闕下尒朱氏群起於四方既敗而復還
掩襲蹂躪變易皇極瀆乱宮識其流禍遺毒無異董卓何
耶闇之曰不自立已者故能靖天下之變与衆同欲者故
能享天下之功周公既誅管蔡天下不以爲悖滅商奄天
下不以爲虐乎淮夷天下不以爲慘者其道有二曰不居
其聖悅以使人而已夫処跋疐之勢而不自有其至盛之
美禍乱何自而治乎士卒至微也室家至私也及飲至策

勲之日而爲序情閔勞之詩下至閨門牀第之私遠至行
役跋履之苦俱詳述而深念之至已之勲績則未甞言其
於士卒如此況一時同功之人乎況咨詢預謀之人乎況
卿士將佐乎如之何使人之不欣懌慰慶爲之殫力盡誠
哉王允之敗正由反是今城陽王徽〻相敬宗乃性多忌
嫉不欲人居已前勸帝不納群下之策不肯厚賜士卒或
與之而復奪之或許之多而与之寡其處已待人如此其
何以能清大難保大功哉敵在城下不知預謀以離其黨
敵既遠遁不知用人以杜其來敵兵渡河不知除備以防
其至驕吝因敝坐取滅亡身敗而國不保是與王允同科
誅董卓而同効也
以陳慶之都督南北司四州諸軍事團魏懸瓠
自來晉以來聞此守邊之事効驗无見也獨陳慶之此後
嚴義陽鎮兵停水陸漕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
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雖因元魏王乱可以乘時以進築
捉險以耕守然慶之智慮深遠方略詳審南方諸將所不
能遠也
中大通三年魏尒朱世隆令長廣王恭禪廣陵王業是謂節
閔帝改元普泰
節閔帝能瘖默八年以避于忠用事之禍能忍死囚繫以
逃敬宗猜疑之酷迄出稚立躐取大位求伸於尒朱氏逆
鋒凶燄之中以自擬非命之禍可謂智乎王子搜寧受熏
灼而不敢君越曹子臧能自守節而不敢君曹季子札寧
違諸父之命而不敢君吴蓋以无妄之禍慘痛有国不貴
之軀貴於宝位非命之辜不翅一時之樂故也今爾朱氏
三年之中兩屠京城數日之内再易雖有超世逸群之才
撥乱扶衰之客未能有立也今託疾而不能治癈癃而不
知止猶一命之貴以增数十日之樂是亦愚而已矣

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統卒　丙申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
爲皇太子　六月癸丑立故太子子華容公歡爲豫章王枝
江公譽爲河東王曲阿公詧爲岳陽王
聖人作易以震爲長子寓恐懼脩省之象以震來虩虩爲
笑言啞啞之應以震驚百里爲不喪匕鬯之實託意致戒
詳備委曲他卦無有焉豈非以其位尊勢髙易與君父匹
敵位疑之勢迫易爲群下指目一脩省之誠不盡則纖咎
微失俱足以生謗一恐懼之心不切則浮譽頌言俱足以
致疑文王世子一編萬世臣子之法也入則問寢侍膳於
家事不敢可否出則尊師興學於國事不敢閔聞恐以招
權侵職起誣叢譖也昭明之得罪武帝雖以葬也厭禱之
故然引納文李並集名士与朝士名素者遊宴是以臣子
立黨也因雨雪而賑貧作襦袴而賜寒宴輕刑法以廣赦
宥是以臣子而市恩也武帝雖欲辟位以媚佛而實徼福

以固位雖欲為慈悲喜捨而實不免貪冒多忌統居勢迫位疑之地而不免每事焉求上其上雖不於葬地厭禱其能使之不忌哉夫武帝於骨肉間最姑息而不斷贊逃遁而之敵國既死而猶收葬正德降城以破京城既亡而錄其孤獨以一禱厭之故不能置冢嗣於心併其子而皆疑之則其致憾增惡非一事明矣

魏高歡起兵討尒朱氏

自昔舉大事者必有策士而其能成大事者必有至謀也高帝不得董公之言無以折項羽之鋒光武不得鄧禹之言無以破赤眉之衆曹操非得荀彧之論无以敗袁紹劉備非得諸葛亮之計无以據荊益若夫高歡之起能蕩除尒朱氏之盛者固有孫騰之謀李元忠之畫高乾之助也而其一語足以安衆數辟而能靖亂者段韶而已韶之言曰所謂衆者以得衆人之心所謂強者以得天下之心公以順討逆何衆強之有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无親惟德是輔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哉雖董公鄧禹荀彧諸葛亮之言何以易此宜勸勇銳奮決動而有成也

中大通四年魏高歡攻鄴拔之大破尒朱氏於韓陵兆奔晉陽仲遠來奔斛斯椿禽度律天光送洛陽斬之使賈顯智入誅彥伯世隆

敬宗之誅天柱也世隆為尚書僕射參典選王道習請併畜之城陽王徽恐仲遠天光不來　既不敢誅獨不能為計使之歸心効順乎天柱既誅世隆遄反雖李苗河橋之勝足使之遁去迄合其兄弟宗族乘不備以踐京洛徽死而敬宗廢謀始不臧之効也以本末論之族之大者黨盛而易離權之尊者心異而易間天柱御下至嚴以天光授越之重屢不免鞭笞之辱世隆居職畏之而不敢縱弟兄骨肉未嘗不相猜也節閔之立兆以不預定策大怒而欲攻世隆一入洛陽遂瞋目厲声以譴何之一為高歡所間兆則疑世隆兄弟合謀以誅死仲遠亦疑兆從高歡合謀以誅仲遠迭相猜貳裴回不進既貴剖解兆見仲遠幕中猶彝鞭長嘯意色不平也仲遠拂律懼而引去由是致敗方天光曹制関中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使數人者同心以自救亦安致於遽潰設能用賀拔岳之計多據地以求全分師以應敵不墮斛斯椿之策離巢穴而聚鄴下亦　致於尽殲也惟歡能行反間以散其心椿能引致使自送於敵是以一敗而不支方徽之之誅天柱能如高歡反間之計則世隆必不至反能如斛斯椿之策又何患兆與天光之不送死乎

夏四月魏安定王至邙山高歡廢節閔帝

爾朱兆之滅敬宗而立長廣王曄廢曄而復立節閔帝恭其狂悖妄庸宜歡之所深戒也今節閔在上歡信孫騰之一言復立安定以其疎遠而復廢之欲復奉節閔崔㥄一言以其英特而又廢之遂迎立孝武酖節閔程安定東海於旬日之間其凶悖無道何異乎爾朱哉以歡而討尒朱真所謂以桀伐紂以燕伐燕也爾朱氏固不能有魏以至糜身而血族終歡之身亦不能得魏國分為二至其子篡禪不二三世而遂屠滅其果何益哉

戊子高歡立平陽王脩是為孝武帝改元大昌

梁中大通二年歲在庚戌時魏敬宗永安三年也十月爾朱世隆立長廣王曄於高都改元建明是為東海王十二月尒朱氏兆襲洛陽遷敬宗晉陽明年歲在辛亥二月兆立廣陵王恭于洛陽改元普泰是為節閔帝冬十月高歡起兵立章武王子朗於信都改元中興是為安定王又明年歲在壬子四月高歡入洛廢節閔帝併廢安定王立平陽王脩改元大昌十二月復改元永熙是為孝武帝盖魏

庚戌一年之中稱帝者二曰莊帝曰長廣王其紀年亦二曰永安曰建明其在辛亥稱帝者三曰長廣王曰節閔帝曰安定王其紀年亦三曰建明曰普泰曰中興其在壬子稱帝者三曰節閔帝曰安定王曰孝武帝其紀年凡四曰普泰曰中興曰大昌曰永熙帝統由是紊雜史家記事亦難乎其歸一北史自莊帝之下武帝之上帝節閔長廣而不紊東海通監帝東海安定而不書節閔二法異焉以予攷之庚戌十二月敬宗猶無恙尒朱兆立東海於高都至明年二月而廢不當紊正統庚戌之事當書曰永安三年通鑑目録曰建明元年誤矣節閔以辛亥二月立至壬子四月而廢安定雖以辛亥十一月立而亦以壬子四月廢節閔在位久奉魏人背君之安定雖立於高歡然在位日淺不當以正統紊之若以庚戌之元還之敬宗永安辛亥之元繫之節閔普泰庶名正言順矣

年十五　八

中大通五年魏置閤內部曲增武直〻閤已下負以斛斯椿為領軍使

君臣雖有定分強弱亦有異時上下之位素正尊卑之勢已明雖立遺腹植委裘固可使天下無乱縱有蓋世之勳格天之烈固不能自逞於上也若紀綱板蕩之後經綸草昧之初璽綬以人而得非智力之所自取社稷以人而立非群下之所推服根本欲植而附麗者少羽翼未成而振作無術一旦悖然乃欲以區〻僅存之位分施諸所素依倚之人是自求禍也詎能有濟哉孝武雖平陽王子為魏室近親禍乱之衝逃匿田舍以延旦暮之恩烏有他念哉高歡崎嶇傾側斬艾契胡摟板漸濯而位之加執鞭以致敬奉表以歡進豪穩以告上帝其一時誠敬如此禍難僅夷朝野粗定辭天柱之封捨宰輔之戕提兵分閫出奇以靖山東北豈有地故哉而帝與斛斯椿遽增兵設策以陰圖之是誠何心乎椿藉歡之力一時之策偶能空尒朱之黨故遂易天子之事謂皆如是而可成功也昔之尒朱正以歡之力今欲除歡其將復資諸誰乎內增兵衛以求自結外結關中以求自輔意非在江南而假伐梁以為名志方結關中而託代宇文以欺衆雖三尺童子猶不可誑乃以是紿歡是自挑敵而召乱也寡未成而先起敵未至而先奔弃孝文百年之業而寄身遼絕之役曾未三歲自罹非命譬避虎豹之蹊而入熊羆之穴在昔失計未有如孝武之甚也嗚呼

中大通六年魏泰州刺史侯莫悅陳殺雍州刺史賀拔岳夏州刺史宇文泰敗悅于上邽遂撫其衆魏主以泰為關西大都督承制封拜

年十五

五間之說兵法貴之將以間人必先使己之无間然後可藉之以成大功若其己不能无瑕不免為人之所間而獨以此而謀人未有不反自噬也秦以間而吞六國六國迄斃漢以間而離項楚項楚迄亡是之謂善間若高歡憂尒朱氏族黨之強從反間以疑之故能使其弟兄之相離然不免斛斯椿之間其君憂賀拔岳漢莫悅陳之強使翟萬間之故能使悅之圖岳然不免宇文泰之撫其衆能以反間潰敵而不能自无間以成功是則用間之失也

魏高歡入洛魏主西走長安宇文泰都督中外專制歡立清河王子善見是謂東魏孝靜皇帝改元太平徙洛陽四十万戶于鄴都之歡鎮太原都督中外專制

古之所謂大一統者非顓以文軌混同疆城并包也上有均平齊一之心則朝无偏詖反側之政士大夫有純常公正之德則天下无奇衰淫詖之習道德既同風俗自一趍向既一心志自合此九州所以共貫四海所以會同也予讀小雅見師尹之不同无以為邦國之均七子之処位皆

得以黠后之黨植謀猷回遹之不沮无以乎下聽萋斐諮
間之巳甚无以安養人於是知周人有東遷之患予讀後
漢見外戚用事專恣附巳閹豎用權屏斥善類鈎黨之法
嚴於上而賢者无以容身節義之風日激於下而君子不
能自正於是知漢季有鼎峙之禍貴者貪諂无恥而清談
以名勝自高仕者奔競成俗而廉退以放曠求異莊老是
尚而經術不明黨友日進而寒畯弗用故晉室未久裂為
南北門地之選盛而寒士擯流品之自勝而武勇斥專重
京洛而邊鎮益輕務崇塔寺而郊廟益簡故元魏之裂分
為東西譬水之泥於末流皆其源之先撓也木之悴於枝
葉皆其本之先蠹也心既不一將何以一天下一堂之上
自為畦町固將何以囊括海內乎崇寧間諫議陳瓘嘗論當
時風俗以謂重南輕北一似王衍每疑天下有分裂之禍
不二十年靖康之禍起於成建炎之業世遂以此稱瓘為
年十五 十
先見不知詩史所載前世之成敗固有此景足為成鑒也
清之於源而不使其流之侵遠治之於根不使其葉之尽
悴獨非急務乎

十
二月宇文泰殺平原公主明日閏月帝飲酒遇酖而殂
魏孝成皇帝在位三年按史高歡入洛武帝不還立孝靜
帝欲寔專制更十六年歡死而洋嗣始革東魏為齊孝武
帝避靜歡西奔宇文泰未及四月遇毒而殂泰立文帝廢
帝恭帝三主泰寔專制更二十二年泰死敏嗣始革西魏
為周歡之与泰有人之國而不敢有至其子而遂有之原
其用心蓋欲師法曹操也齊之篡雖速而歡能事孝靜十
六年之久周之篡雖緩而泰不能容孝武於三四月之間
且連廢二帝猶其逆節視歡猶甚使孝武不用斛斯椿王
思政之策善歡以俟其定徙洛陽以苟歲時雖有智力終
不能以誅歡興魏又何用弃位以逃遁捨洛陽以趍閔中

不能少自屈忍以安立巳之歡而乃不悍推辱以從未可
知之泰坐席未暖妄生怨懟自取隕滅乎詩曰我之懷矣
自詒伊慼是孝武以之

泰立南陽王宝炬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宝炬即位於城西是謂西魏文皇
帝改元大統進丞相宇文泰為都督中外諸軍大行臺安定
公泰拜行臺郎中蘇綽為大丞參典機密
自賢賢也達賢非賢用人賢也用人之所用尤賢故人臣
不以一巳之賢為張而以能達賢為美人君不以能用人
為善而以能用人所用為功故吳公周惠達常何之賢不
足論而以薦賈誼蘇綽馬周之賢為足喜漢文帝宇文泰
唐太宗不以用賈誼蘇綽馬周之賢為足稱而以能用吳
公周惠達常何之所用為尤嘉使非三臣之賢固將掩巳
之所短而未見其長恥巳之不及而掠人之美雖有三子
年十五 十一
之善安暇薦之而使進使非三君之賢茍不以假借詞章
轉託籌策自薄其臣下則亦必以朋誹左右託身私室弃
斥其所進之人矣誼論時政預料漢家得失於百年之先
綽制典法能開隋唐治迹於百年之後若周之所建明亦
足為正觀粉飾之具推其所自來則三臣薦進之力三君
擢用之功也

梁大同二年秋九月東魏以定川刺史侯景入寇
冬十月詔大舉伐東魏破景於淮上 十一月罷北伐之師
大同三年 西魏文帝大統二年 東魏靜帝太平三年 初與
東魏和親
知弱者見強不足者示人有餘擺為人所乘者始乘乎人
凡知兵者之所共知也高歡輔立孝靜掃洛而徙之鄴方
與宇文泰為敵空國之兵三道而加西魏且又不免柔然
北邊之禍顧何暇議梁哉然猶特命侯景分兵南下破楚

州而俘亘和非以梁為可否楚州為可藉乎也正恐梁人之議其後耳陳慶之出侯景大敗使乘破竹之勢而行无人之境歡雖養兵腹背受敵縱未能一舉得志三齊彭城之境或可復收舊物也武帝方營塔廟以報先德局促而無遠謀慶之懲元顥向時之敗畏縮而不敢進北伐之兵既歸突和之使繼遣潼關沙苑大敗而歡猶保聚汾降滎　尽亡而歡猶能固非其善戰不亡幸梁人之不知兵也

魏丞相泰帥十二將伐東魏高歡將二十万出蒲津高昂將三万出河南來會戰

古者藏兵於農比屋而荷耒耜者皆可以克敵禦寇被甲冑而列行伍者莫非深耕易耨之民也自管仲制國而寓內政工商之鄉六專作器四通貨賄而耕戰不與士之鄉十五專治疇服戎役而工賈不與於是一國有異民自商

十二

年十五

鞅變法以求富強使秦民顓於攻戰而衣食不以累其心募三晉之民專以耕耨而軍旅不以分其業於是耕戰有異職魏齊之法使鮮卑之人出戰而語之曰漢民是汝奴輸汝粟帛使汝溫飽汝何為陵之使華人耕織而語之曰鮮卑是汝作客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於是兵与民始為仇讎不相通容矣雖唐府衛之法欲倣鄉遂之政合兵農而一之然調番於府者人有定貟耕種於野者人有定業一鄉一家之內為兵者不復為農々固不復為兵也自張說募士之法行天下於是有長屯之兵自劉守光涅手涸面之制立於是有不可復為農之人至今之論兵民者猶曰兵以衛農而使之耕農以養兵而使之戰使帝王万世之計湮没而終不可用豈不惜哉按沙苑之敗歡兵三十三万而大敗於宇文泰一万之衆鮮卑顓戰之力亦未見其全勝也觀此一役則兵民之說可以默諭矣

泰與歡戰於沙苑歡大敗

高歡之禦桒然也杜弼請先除勲貴掠奪百姓者歡以巧語却之其出兵拒西魏也弼請除在位貪汙者歡以軍士張弓奉刀以脅之歡之論固曰勲人身任鋒鏑萬死一生縱或貪鄙所取者大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歸西魏士子之皆歸梁也其論似美然古人垂賞以勸戰士固欲其尽力以効命設法以禁侵掠固欲其約己以收衆心也設御士不以爵賞而使之貪暴以自封御士不以法禁而俾專恣以為利不惟不足以一衆其將何以附民乎財物無所取者漢高帝也不聞兵士之歸楚秋毫無所犯者諸葛孔明也不聞兵士之歸吳魏使歡能以誠遇物以廉律士軍吏豪傑將悅服之不暇顧何異乎魏梁哉方歡之起兵已倍加約束纖毫不侵犯遠近以是歸心其向山東也養兵繕甲禁絕侵掠百姓由是歸心凡所以能破爾朱而

十三

年十五

備關中者正獨頼此今畏敵之心一重求下之心日迫遂狃鮮卑之舊習一聽督將勲貴之所欲為不敢呵察反託辭耀武以拒諫者雖能攘却遠夷終不免大敗関外者其以此也夫

大同四年 西魏大統四年　東魏元象元年 二月魏主廢后乙弗氏為尼三月辛未然頭兵可汗女郁六閭氏為皇后

以帝女而配夷狄恥也況可以人主而配夷女乎狄女入而褒王出驪女嬖而晉室乱以犬羊腥膻而共承宗事以虎狼種類而獨主內治如之何而不敗之哉蠕蠕累世為魏之患道武芊文盖尽力從事而不獲逞頭兵大弃離久客于魏凡魏之粃政昏德衰形乱兆固已備知矣兩魏紛乱京洛蹤蕩固亦不能使无窺覦也苟得人焉付之邊圉桒然亦安能為魏患哉今泰懼其專助東魏以親其国於是廢其君之后而后其女歡欲其同攻西魏以離其黨於

是自開其妃以妻其女魏之臣繼亡既不足以固蠕蠕之
心而徒使其正后自斃於非命歡既責矣而蠕蠕使者猶
盗護之雖病而不皇安身死而子自虜自同於戎狄之俗
續乱人紀壞華風其為中国辱甚哉

秋七月東魏將侯景圍洛陽而魏主安定公泰東伐大敗于
河陰降人趙青雀于伏德據長安咸陽以叛九月泰至自洛
陽平之魏主入長安泰還屯華州

勇不可恃勝不可狃付之百克而卒无敗項羽七十餘勝
而迄無成故善戰者勝而益戒善持勝者未嘗自有其功
也宇文泰以沙苑之勝遂輕視高歡以為易与挈魏主弃
關中東出而狥洛陽一敗塗地盗賊内江幾喪国都狃勝
恃勇之禍豈不可鑒哉

大同五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左僕射蕭淵藻為中衛將軍
丹陽尹何敬容為尚書令吏部尚書張纘為僕射

魏鄭公有言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梁武帝偏信朱异
以致臺城之辱今以史攷之徐勉周捨既卒當權要者外
朝則何敬容内省則朱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為已任
异善伺候人主意為阿媚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得幸於
上則是帝猶用二人也梁氏既敗終始固背朱异諂諛之
罪然敬容在朝亦不聞諫正之言佞佛廢機事者帝也敬
容可捨宅為寺以助其瀾專權受餉饋者异也敬容則通
苞苴賂賄以同其悪异勸納侯景而敬容不諫但私語東
宮以其死為幸簡文講老莊而不之止但私語吴放恐江
南之為戎夫以一国之大而獨聽信者二人一人諛媚以
順旨一人緘默而苟容欲国之不亡可乎

大同七年魏以侍中宇文測為大都督行汾州事東魏不復
為寇汾晋之間遂通慶弔

守邊而能安邊固攻守之善也而古之善攻守者
戰使敵之相攻守邊而不自安使敵而為之
守則斯善之善矣自孟荀論仁者之兵皆能使鄰国之民
其視已也如父母反視其君也如冦讎是以不戰而皆勝
不交刃而先服也君羊祜之守襄陽能使吴人服其威信
諸葛亮之守渭濵能使魏人從其節制祖士稚之守雍丘
能使不勒歸其逋叛宇文測之守汾州能使東魏息其冦
乱遂相慶弔豈不謂之善守邊哉

魏丞相泰奏頒詔書六條令百司誦習之牧守令長非通六
條及許帳者不得居官

在昔聖賢之為治其載於詩書者可攷也自後世之論卒
以為安平無事之術不可以禦乱以為後世子孫數百年
之計不可用之以速成功有所奉而施之於戰国倥偬不
暇給之際聞者莫不嗤笑也宇文泰相魏於離析危乱之
際且有彊勇善闘之高氏與為憤爭必死之敵卬閔庨攻
之師方流涎搖毒求乘其所不逮泰民惴惴自保不暇也
蘇綽當是時奮起而為之佐相緩急先後而為之策其所
頒詔書權謀変詐宜言也不言財賦軍旅宜言也不言嚴
刑峻法宜言也不言以利害天下課隷百司曾不過清心
以正心崇化以教民尽地力以勸農擇賢良以共事恤刑
罰均賦役而已愛之如慈子訓之如嚴師其為法令不過
計帳朱墨之程式而其大政文不出有官屯田二三常事
耳然百姓便之不以為遼緩魏人行之不見其削弱泰反
以是造周并齊滅梁幾混合南北隋唐之興由是取法焉
是安平無事之術誠事以禦乱所謂後世子孫數百年之
計者猶可以速成功也以泰之姦執綽之凡陋拾詩書一
切之説施以訓牧守令長猶收効若是㧞其人品真能知
詩書聖賢之旨也乎

交趾李賁并詔反

書曰愚夫愚婦一能勝予然豈在明不見是圖豈不信哉
夫以梁有天下之半而交趾統數郡之廣而李賁乃以監
德州并韶獨以廣陽門郎同起而亂其國合安南數十州
俱被其禍更八年而後平陳霸先因是立功遂伐梁而有
其國愚夫勝予於是見而二人謀叛之意一以豪右仕不
得志一以富詞藻　選不得美官以憤恥而遂起兵其流
毒遺禍如是之深且久然豈在明哉知天下之變每藏於
細微之間而匹夫之不獲自尽或足以亂天下為之於未
然治之於未萌其可不為之所乎

大同九年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降魏

高澄而行無礼是宜仲密之外附也澄為人子不父其父
而私其所爱不友其友而強暴其室欲　崔暹於其父而
不用清反大言以脅其屬使為寘力豈惟他日無君之心
兆見乎此其悖戾志親自致非命蓋可由是推見也

年十五

魏丞相泰伐洛陽東魏將彭樂入西魏營虜王公等而還

十六

彭樂勇將也沙苑之役自恃其衆欲以百擒一故勸歡進
戰遂致大敗然乘醉深入腸潰復戰此豈負人者哉邙山
之襲樂以孤軍馳入魏營俘其王侯卿佐二十八人歡勇
不之知或者以其叛告而遂信之此其不能相知如此欲
人之尽力可乎幾獲元帥之一言而遂縱釋者蓋歡與以
感之使然也事去之後歡不悔罪自訟而猶盛怒欲殺功
臣樂求立後効而終不以毫髮自見歡之用人其亦有未
尽也哉

大同十年東魏以尚書郎崔暹為御史中尉以司州中從事
宋遊道為尚書左丞

高歡付其子以權而使摧挫勳貴澄假崔暹以礼而使頓
辱故舊要皆相與攬奪中外傾取東魏而已暹以巧詐取
容一不得志於澄至懷利偽墜欲求自媚於澄之妄是豈
剛者哉若澄所以假借寵就之禮欲所以襃稱頌于之意
亦是以震肅臣下崇厲法官矣

大同十一年六月魏丞相泰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群臣命自
今文章皆依此躰

古人爲文未嘗有定躰也率意之所欲言意尽而止言故
無衍詞發事之所當言事明而言止故無浮論詩書易禮
因理以紀事謨訓誥誓因意而達理曷嘗橋揉巳意而從
他人摹剖舊言以申巳說指爲定躰哉王莽盜漢乃倣書
作大誥以諭天下欲使臣民之不疑蘇綽輔宇文乃倣書
作大誥以戒群臣欲令文躰之皆合是猶効顰於西子奉
步於邯鄲祇足可笑耳

十二月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上下詔詰責之

賀琛所啓四事不過使命繁數風俗侈靡百司琛刻事役
紛費而已熟複其詞豈有憂畏而不敢言停蓄覆藏而不

年十五

十七

敢尽陳者而梁武憤怒詰責之至是何耶以史考之天監
以來牧守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蕭諮在交趾以刻暴
失衆而致寇乱蕭宏在臨川以裒刻困下而致切發王彬
巡属縣皆盛供帳而武康獨以設粿水見稱江南風俗素
侈而朱异復以奢侈得之百僚競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鏹
侍列如仙茍察之敝起於信任小人費役之冗本之崇尚
塔廟以琛之所論而繩武帝之失十固得其五六矣至其
甘受諂諛以墮偏聽之失頃碎自疲以溺叢脞之敝傾身
異端以喪立國之紀姑息親舊而廢御下之權藏禍養姦
日致淪胥而不自覺所當痛哭流涕而為帝言者琛曾夫
及也帝乃以無益之勤不中節之儉條别累數震怒而恐
喝之是豈人主之道哉且帝自謂臨御以來四十餘年公
車儻言自閑聽覽今以史攷之獨江于四所上封事得蒙
褒奬而已何遠以溺情内教朝政縱弛與觀所論几二十

九條雖嘉其正直終不之用子四所陳史不之記也苟濟
一上書以崇尚佛法塔廟侈費爲諫帝自震怒欲集朝衆
斬之濟遂奔魏所謂公車儻言日聞聽覽者豈空言誑欺
臣下乎自古至今凡拒諫者無不亡國自用者無不亡國
以武帝之自恃巳長不受人言如此其致亡也宜哉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省誦三慧經

夏四月丙戌罷是夜同泰寺浮圖灾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魯灾孔子在陳聞之曰其威崖之宮
已而果然以此爲一宮不當立違礼者也漢建元六年六
月丁酉遼東高廟灾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灾董仲舒曰高
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故天延灾之夫宗廟
所以祀先也立其所不宜立存於其所不宜存天猶降灾
以燔除之況竭民脂血以崇塔廟尽国資力以奉異端哉
今武帝廢機政以講東教捨宮室以居僧房君民混淆男

年十五 十八

女揉雜更五十日而後罷上帝震怒火浮圖而畀炎火其
所以爲帝警戒者明白彰著矣武帝曾不知懼且信佛氏
之說自說以爲魔欲窮極土木以厭勝之至爲浮圖十有
一層其爲矯誣簡慢甚矣是宜盜賊継起宗社殄殘也漢
武帝禪高里祠后土而相梁灾公孫卿曰黄帝就青靈臺
十二日燒乃治明廷於是作建章千門萬户之宮欲以大
厭服之二武所見大槩相類漢之不遽如梁者亦幸而已

詔

通用足陌錢

同律量謹權度帝王出治之元圖不由此所以一法令齊
人心也苟名實之不相應彼此之不相念何以信天下而
公遠邇哉自王制不明民志不定度一也而有周尺今尺
之別量一也而有公量私量之分權一也而有周權秦權
之異南北東西所用差殊如十指長短終不能以相通也
有如錢布貿遷流轉公私並用者直以多寡有定數不可
增損耳而蕭梁之世緡貫千百復爲乘除有賞東江郢建
康之辨爲東錢西錢長錢之目百不爲百千不爲千而名
實乱矣中大同之詔戒令非不明切責罰非不嚴備終不
能使之胥变至唐末五分墊陌短數迄爲定法官省之數
公私共之不可復反矣

東魏高歡伐西魏圍玉壁五十日并州刺史韋孝寬拒之歡
不能克發疾而退

攻守之計相爲勝負有餘者能勝不足不足者每敗於有
餘此必然之勢也公輸般設九攻之法以攻宋宋使墨翟
爲九法拒之公輸曰吾知所以攻子吾不言墨翟亦曰吾
知所以拒子矣吾不言未有攻者技窮而猶進守者機械
既竭而不致敗也高歡攻玉壁凡五十日晝夜不息韋孝
寬隨機拒之歡起土山以高城此則縛木接樓以出其上
歡鑿地道以攻其險此則鑿塹吹火以爛其上歡穿地縱

年十五 十九

火以燎其城此則植木柵以支其壞張帷幔以扞衝車攻
設長鉤以落火軍城下盡攻擊之術而城中未嘗闕守拒
之計此歡所以智力俱竭故疾而遂解圍也若孝寬之守
玉壁昌義之守鍾離韋叡之守合肥張巡之守雍丘其機
械術技可以並觀而預考矣

太

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渤海獻武王高歡卒子澄嗣事

姦雄之士世未嘗無也當治平之世賢聖在上有仁義礼
樂以養其質有政刑法度以官其材故有才者爲世驅馳
有智者爲世籌畫強戾悍暴之心伏藏有阻而不之見衰
乱之世不然在上者既无以爲控御羈制之術而又無以
爲磨礲追琢之具有才者以才自逞有智者以智自用安
得不爲乱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无義爲乱小人有勇而
无義爲盜資隨世迁才因時變苟不知義雖名爲君子猶
不免乱也況姦雄哉史稱高歡賦性深密雅尚儉素居官

如家仁恕愛士機權若神大畧獨運聽斷昭察文教欵悉
要非竊據盜賊之比也知元魏之乱於強盛無恙之日而
養財結客以伺變知尒朱氏必敗於權政揔握之時而潛
謀違異之討乱聽策於李元忠而加之以礼委心於司馬
子如從而其諌知人好士全護勲舊歷數群下得失而屬
其子於屬纊之日何其智哉雖遂群醜終身自病然孝武
入関之策實王思政斛斯椿之失歡起兵入洛以應其後
耳非專歡罪也然前後請迎之表至四千上而孝武不諒
亦足明其素心矣擁兵孝静終守臣節事無小大必以上
聞可否聽旨未嘗自便俯伏上壽於宴侍之際步從執壚
於設法會之時屏氣鞠躬承顔順色更一十三年常如一
日自曹馬以來未之有也傳澄而逐潜通至洋而遂禪代
雖不能免養姦稔毒之誅要亦知有天地之分知畏叛簒
之名比守丈泰優一等矣使孝武念援立之恩記靖乱之

年十五　二十

績畧纖介之悪無輕脱之計歡亦詎可少㾗哉許子將曰
曹操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姦臣吾於高歡亦云

二月庚戌東魏司徒侯景上表以河南十三州内屬詔以景爲大
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

物之不求而自至者必吾有以致之也無以致之而偶自
至非其紹我以爲利必其假我以自市也周勃叛魏以歸
吳吳人幾敗姚襄逃秦以歸晉晉爲不寧今景爲高氏爷
斤其在河南固未嘗有事于梁矣一旦捨其所事挈十三
州圖籍以納諸梁其謂之何以爲慕義耶則吾之君臣上
下方談苦空而无可慕之義以爲畏威耶則吾之上志国
力方且疲耗而無可畏之威況景之疇昔有請兵三萬横
行天下度江縛老公之語固誠爲易我之心擁兵十萬專
制河南若歡之半躰固深有忠高氏之意今歡死未幾
遽叛北于納欵宇文氏復奉表于梁反覆无常
苟非假我以自市傾將紹我以爲利也其詎肯我從哉夫
敵国封立姦雄包藏事變之來正當熟慮不槩之天下之
理而妖夢是信不參之衆臣之論而朱异獨從不鑒蕭宏
敗衂之覆轍而淵明復任不懲元顥送死之舊禍而元正
復遣挑邊召敵辱国喪師吳既不可勝悼矣使武帝悔悟
痛創速致尋魏之前盟而復脩好卻景於境外而弗之容
則猶可及止也否則以景而絶魏使得顓刀以扞邊圉以
魏而制景使得反刃以圖河南猶萬一以少安今納景於
敗亡之餘置之堂奥而不之備適魏於弃絶之後墮其陥
穽而不之覺反間一行禍生肘腋譬引餓虎於籬落之内
徽之而使跳踉蠱酖之伏肺腑復習毒而禍其發也不亡
何待。

太清二年春侯景及東魏行臺慕容紹宗戰於渦陽景大敗
走保壽春爲河南地復入東魏

年十五　二十

大臣於国事要尽力致命而已正不當計一身他日利害
也若養寇以自封縱敵以要上鮮有不自遺禍者自世之
人主待功臣之不以礼故人臣有兎死狗烹之懼自世之
人臣疑人主之不能用故説者有畫蛇著足之戒所以敵
欲尽而復留功垂成而復缺也王壁之戰彭樂幾獲宇文
泰泰曰今日我亡汝亦不免樂於是捨泰渦陽之戰慕容
紹宗幾獲侯景景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於是縱景
雖歡之用樂有不能尽澄与其父所以待紹宗者一出術
數無以使臣下尽其死力而樂与紹宗分闘生甲果爲何
事哉使不能致敵固智力之所不及敵入其手而復縱捨
遺患於国要利于其身非人臣之義也曹操患頭風華佗
以操猜忌多殺雖治其疾而不之去操迄以此殺佗樂雖
免死而迄叛戮紹宗雖獲易存而卒見殺於敵兵利果安
在乎

秋侯景反於壽春冬濟江立臨賀王正德爲帝

国以地爲險地以人爲重有其地無其人雖劒閣崤谷猶不足以立国況長江乎長江自三国以来說者皆以爲天限南北雖曹操丕父子拓跋太武孝文祖孫挾中原數百州之盛積君臣數十年謀畫之深擁數百万驍銳之衆皆臨慨歎南望膽慄遁廻退避不敢經涉顧非天下之至險乎若王濬渾於吳楊素賀若弼於陳周世宗　本朝太宗之於南唐其能馳兵直前絕江取勝非特乘敵之不備困誠威謀之素積也若晉之蘇峻梁之侯景皆以羈單寄寓之失崛起叛乱之中非有上下之助累年閱月宏遠籌畫皆運揖鼓拽如入無人之境曾無齟齬其間者險又安在哉方景之叛也使武帝從羊侃之計以二千人據采石令邵陽王綸襲取壽陽景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顧將瓦解但如莊鐵之所料止遣羸老千人直據采石景亦何自而濟乎今王質廻江防遏臨事而反召還陳昕請急頒重鎮受命而不北下江子一以千餘人邀之下流副將望風而先奔臨賀王正德梁之近親而摠重兵且以獲船濟之是宜景軰整洽安坐順風隨流談笑利涉如行席上也有險而不能守長江何咎乎

年十五　二十三

景次建康陷来府諸州援兵至者三十餘萬莫有鬪志自相抄奪而已

古人立国以教化爲本而其教化以五典爲先五典之教一明使天下之人曉然見君臣父子兄弟之理与吾肌躰並立不可一日相違也然後尊卑上下之經定親踈長幼之序成緩急相維如手足之扞頭目疾痛相關如四肢之護心腹生與俱生存与俱存未有物自爲他人自爲謀者舜禹湯文以是爲化故天下從之而不敢變周孔曾孟以是爲教故天下順之而不敢違天地日月以是運行鳥獸草木以是遂性　此別肇人紀哉而佛氏之說不然人皆吾父也不必私其所生天之上下惟吾獨尊也不必私其所尊萬生路人皆吾類也不必私其所親謂之出家則視一人爲路人謂之出世界則治乱興廢皆門外事也恩愛不交而情意睽名分不知而節義絕見害則避見利則趨苟其有便則欺而挺之耳盖自魏晉宋齊之際風俗已然今武帝以人主之尊躬唱其說且毆其子弟臣民撓意而從之詎能使之尊君親上爱父兄而念骨肉乎臺城之圍君父危辱其在臣子有死無二今正德子也導賊以肆逆湘東子也擁兵以觀變正表帝弟之子也黨賊而斷援軍河東王誉桂陽王慥帝孫帝姪也淹留而不進兵邵陽世子堅亦帝孫也終日蒱飲不恤吏士雖其父綸之敗而不顧以致書佐之外叛柳仲礼充戎也聚妾宴樂陵蔑將士雖其父津之言不聽以致裨佐之解躰勤王之兵至城下者三十餘萬莫有鬪志自相抄奪而已而誉也詧也澤也紀也綸也大心大連也又於弟兄叔姪之間自相斤斧国安得不亡哉使教化素明三綱素正其將帥宗室臣民上下俱知君臣父子之分親戚血肉之爱則聞難爭赴見義俱起荷戈　揮刃致死得數百之衆固將掃除羈賊拯救生靈裕然有餘亦奚至勤王雲集存亡無補乎

年十五　二十三

春三月丁卯侯景陷宮城夏五月帝殂于淨居殿年八十六

梁高祖孝武皇帝在位四十九年年八十六秦漢以来享年享国未有如是之人也而不獲以正終自古有国者皆得之艱難而其子孫失之以驕逸未有躬取而躬失也獨帝自取而自失自古人君惟患其不仁不仁則不足以結民心惟患其不勤不勤則不足以周萬務惟患其不孝不孝則不足以照古今患其不孝慈患其无以爲立家之本也患其不簡險患其無以爲進德之地也武帝慈爱慘怛

不忍一物之死非命常茹蔬菽禁絶屠烹雖郊廟牲牲皆
代以蔬麪圖繪組繡凡有人物形似者俱禁翦刻是非不
仁也勤以政務孜孜不怠隆冬執筆手爲折裂夙興視事
常以四鼓秉燭覧卷每至戌夜是非不勤也少而篤學能
事畢究經史著述餘七百卷梵度講記亦数百卷群臣質
疑躬爲解釋有司議礼稱制平断是非不孝也聞親之疾
投劾引去風濤不能使之止居親之喪骨立銷毀松草之
爲之变色諸生有罪尚復保護諸子有失曲爲容忍非不
慈爱也身衣布卉膳无鮮腴享祀之外不用声樂妃嬪以
下衣不曳地非不簡儉也夫仁孝勤儉而且好孝享国如
是之久而又親見取天下之難充是而行雖有湯文武無
難今一切反是国破家残而憂辱以死是豈数者之無益
治乱之果有数歟周公作無逸以告成王論商周享国之
盛而其大旨不過四五其卑服也以即田功其不暇食也
年十五 二十四
以和萬民其不盤遊田也以庶邦惟正之供其嚴恭寅畏
也以天命自度而其中戒之則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教
誨胥保惠民无或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武帝身
自爲幻以唱天下其自供也不以正其自度也不以天命
其仁其勤其慈儉好孝也皆有爲爲之獨任一二諂諛之
臣而無相訓告保惠之術柔儒而不能断惑乱而不自持
使一国之人俱廢常性以從夷鬼之法敵至城下而不知
变生骨肉而不覔取之於憂労而失之以墮弛其以是也
哉
八月盜殺魏勃海文襄王高澄卒弟太原公洋嗣事
父子君臣有常分恃強肆悖而求逞者鮮有不自及也高
澄不父其父而私其所爱不友其友而強暴其室高仲密
以虎牢叛澄實激之也使歡不免於馬前則與澄手刃其
父何異澄欲免崔暹不用情於其父反大言以脅其屬使
爲實力其無父甚矣歡以有逐君之醜故終身盡恭以事
静帝求盖其愆澄一日不承先志敢肆辱此天地鬼神
所不容也膳奴之禍作於盤餐之頃天理盖昭昭矣
御史中丞沈峻歸吴興與太守張嵊舉兵討侯景 九月景
將侯子鑒執嵊送建康景殺嵊及峻
臺城之圍死節者二氏而已江子一以横江失守同二弟
死於承明門外初无補於国僅可贖前過而已韋粲難便
簡閲部下倍道赴援不以劉孝儀之諫而猶豫不以柳仲
礼之軋己而不平青塘之役與其子其弟其從弟五人親
戚数百人同命此賊可謂忠矣賊既得志沈峻以臺端逃
歸與其郷太守張嵊起義討賊既爲侯子鑒所敗執送於
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嵊曰吾不能康復速死爲幸景猶
活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就鬼録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
殺之并殺沈峻吴興兵力寡弱嵊且不閑軍旅一戦而敗
年十五 二十五
衆固以書生易之今其所立毅然不回與嚴之凡韋二氏
有光矣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六

梁

太宗簡文皇帝

大寶元年夏五月庚辰東魏靜帝遜位于齊戊午齊王高洋即皇帝位改元天保

孝靜帝在位十有六年改元凡三曰天平曰興和曰武定雖名東魏其實高氏有國也歡專制十有二年猶未廢人臣之禮至澄而肆幽辱至洋而遂簒弒若善見者茍卿所謂寄生之君歟或問東西魏並立何國爲正予曰天子有天下凡天下皆其國諸諸有一國國內無非其國也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避舍納管籥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頋雖在外故國孰非其國哉子朝之亂敬王奔王城以居于狄泉朝交于王城春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及子朝奔楚敬王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遂徙於成周春秋書曰天王入于成周曰入曰居見無往而非國也子朝雖在王城以其非所宜有遂沒而不書聖人重本尊正統之義見矣其後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爲西周揭之孫惠公復封其子班於鞏以奉王是謂東周東西周雖曰分治或用兵以相侵伐然自考至赧稱王自若西周雖強世世特稱公而已孝武以歡所迫弃洛入關雖爲宇文氏專制國猶其國也善見爲歡所立視孝武則爲君父安得與之並尊哉余故曰西魏爲正

夏湘東王繹使將軍王僧辯攻殺江東王譽譽弟岳陽王詧以雍州入西魏八月僧辯攻郢州刺史邵陽王綸綸走死安陸

侯景之亂蕭氏父兄子姪不能盡力扶持相爲犄角擁兵專地至相屠戮此其所以終亡歟方繹之伐譽也綸與繹書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手足肱支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臣痛深惟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貰若外難未平家禍仍造料今訪古未或不忘夫征戰之理惟求先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有功敗則有喪繹不之從而徑殺譽夫綸象父而加之捶勤王而後緩師視城危而不寘力遇父喪而逞私忿无君父之心一至於此宜於兄弟無有也迺今所言悉洽大義豈東彝之性不可泯滅將慮危亂而能感動歟綸之寓郢也江仲舉説南平王恪圖綸恪驚曰若我殺邵陵寧靜一鎮則荊益兄弟必皆內喜海內居平則以大義責我矣且巨逆未梟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綸聞之而殺仲舉恪能不從仲舉之言而繹反肆王僧辯之暴繹誠何心哉僧辯之逼綸也綸語之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年伐人之兄以此求功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繹繹命進軍綸恐取笑千載遂弃郢州避之下流綸雖不免安陸之死然譽之弟詧卒挾西魏以破江陵繹與室家俱致虀粉天道豈不昭昭哉

齊始立九等之户

古者有授田之制故天下有常業之民民不能踰制兼并而自爲富故亦不至失所廢壞而過於貧凡高下強弱未甚相遠也其在周官地有上中下三等三辨而其爲農亦有上中下三等之差阡陌既開取予無制富者跨州連縣占田無藝以貲力而劫假貧者毽食鬻衣謀生無術以飢寒而流落強弱垂絕高下夐殊其間相去奚翅十百千萬哉制賦調役苟復以三等分之欲均誠難故高洋當國始立九等以別民户富者税其錢貧者役其力至隋唐而循用之莫之變也雖銖分錙析不能以皆一然類推彙比或可以相附立法之良於是爲正授田之制自天寶亡矣今之立法乃曰貲力五十萬以下謂之丙等一百萬以下謂之乙等是二等相去猶止四五倍而止今而田一百萬以上以至累數千巨萬皆謂之甲等無乃大相遼絕乎太史公

曰凡編户之民富相計則畢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万則僕今豪宗巨室所積不知其幾百千萬也而使百万者與之比肩受賦役是奴隸而抗封君也安得不摧折傾覆哉必欲均一賦役故當以九等爲正

宇文泰始籍民之有力者爲府兵　舉要曆在大同十年

古者教民而使自衛未嘗擇民而分教也自三等之地肥瘠不同與三農之民多寡之不等以六家互相乘除通爲民三十而其可任者常十有五雖繇役征戍未必盡發而田獵追胥固皆竭作是凡爲民者無不知兵雖所未必用者未嘗不可用也蘇秦説齊宣王曰臨淄之中七萬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已二十一萬矣古者居民固未必盡籍爲兵而凡其居民無不皆可爲兵也自南北分裂干戈日尋其暴亂不仁者固嘗空其國生齒盡敺以從戎其有智謀立法度者不過如高

年十六　　三

歡使戰者自戰耕者自耕而已宇文泰府兵之制始籍民之有才力者爲兵自租役調皆免使之農隙講閱戰陳以備調役馬畜糧備六家供之比大司徒大司馬任民之法僅三之一視古制爲儉視後世爲无法爲至詳密矣然自相督屬不編户貫凡隸府兵者固已終身不知農而其供億之六家是止終身力耕轉給雖講閱戰陳不知也泰以此業周至隋唐而遵用之天下皆曰府兵寓農不知農自爲農兵自爲兵蓋自府兵始隋文帝始罷山東河南及沿邊軍府詔曰魏軍喪乱軍人權置分府南征北伐居處无定家无食儲他无包桑朕甚憫之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以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畫隋人因知其非也至唐遂徑用之不知变通耳泰以其地之兵合爲百府府以一郎將主之以四府有奇而爲一軍軍二十有四軍以一開府領之每二開府統以大將軍一人故爲將軍十有二每二將軍督以柱國一人故爲柱國二人泰與廣陵王欣又自以上柱國總督其上焉十五日上則門闌陛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无它賦役每力惟弓刀自隨簡閱之甲槊戈弩並官給之其制大略如此等級相臨而軍政肅賞罰素明而國容壯蓋自秦漢以來兵制詳密未有如是也

保定元年周改八丁爲十二兵丁歲役一月

大宝二年春三月庚戌魏文帝殂太子欽立

西魏文皇帝寶炬在位一十七年元曰大統魏自孝武弃洛入關父子再世擁虚器而已國命政權固已盡歸宇文也泰於大統數年之間頒六條以勵守令立文式以核簿書立府兵以便兵農出兵關外則高歡破敵潛兵劍北則蜀又震栗控帶襄則蕭詧臣屬紀綱整肅威令震赫文帝居中視成而已史稱帝性素剛果乃能柔遜拱默以終天

年十六　　四

禄其亦知屈伸也夫

侯景悉兵西上取郢州圍巴陵

梁自起兵至此其節鉞方鎮悉以宗室処之曾長幼之不問也況賢愚乎其趣亡也蓋亦以此繹擯排其弟而得湘郢不畀之腹心之僚佐而付之乳臭之方諸使賊臣旁睨談笑而襲取之其與奉地以授何異哉

夏湘東王使將軍胡僧祐陸法和擊景于巴陵擒任約景敗走王僧辯追之所向輙克

用兵而獲神助世固未嘗无是理也然天時之得每必在人和地利之後陰陽之助亦居權謀形勢技巧之中設人事之不自盡而獨假鬼神以求勝天下焉有是理哉田單破燕激於齊人之憤也非必事神師之功八公山草木皆爲晉兵要之特秦之懼也是豈顯鍾山神之力侯景惡極凶殫天怒人怒固自有取敗之道胡僧祐老將善用兵固

有致勝之術諸蠻子弟八百人與大兵相爲犄角固有必勝之勢如陸法和謂能料敵從可知矣乘輕船望賊而引去秉羽扇麾風而使反謂之能厭勝則可沙亭湖之捷豈皆鬼道哉世人喜誕而信怪遂粉繪其說謂見梁兵皆步水上江陵神祠悉皆從行謂法和使然非特鼓惑一時史氏愛奇遂登載于冊以誑後世致有妄人焉撤豆爲兵㓮芽爲劒能破敵守城之說以誤人國者其害酷矣史言法和善爲攻戰具嘗在夏口大作舟艦請襲襄陽以入武元帝不許魏攻江陵法和請自入郢援元帝又不許紛若歎息有用法和不盡之意使法和果善攻戰而又有神助如此將何戰不克何事不成哉然武陵王破口之役法和身爲統帥既將戎旅胡不使鬼兵破敵顧乃告急相繼請救不已乎使與元帝果有香火夙緣而且先知成敗固應盡策以存其國先事而備魏師不應坐視其主覆滅投身雕國也攷法和本末乃知史氏所載舉誕妄而已

年十六 五

秋景廢帝爲晉安王立豫章王棟冬景弑帝廢棟而自立

簡文以武帝太子爲侯景所立立二年而廢史稱簡文器宇寬弘而不免有容姦信邪之失辭藻艷發而自爲宮躰浮靡之詞博綜群言而終溺若空寂滅之說知君父之失不能幾諫反襲其蹟而疾追之此其所以亟亡歟夫侯景之亂舉臣民內外固皆知爲朱异之罪也景移檄四方以誅异爲名雖武帝之嚴猶將命有司誅之簡文獨曰今日殺异无救於急適足以貽笑將來乃不果殺臺城之圍也陳昕說其將范挑捧襲殺景腹心王偉宋子仙以降武帝將許之而簡文不可已而景與之而殺昕圍城既久景師飢將遁請偽和而退援軍武帝不可而簡文力爭而背盟而城陷使武帝能殺异於將亂之始縱不能使景之無叛猶足泄上下之憤而堅其扞禦之心使能從昕於危迫之時縱不能必其成事亦不致成意外之變使能不聽講辭於勤王雲集之日景進退惟谷援軍四合固將一戰而擒也武帝盡以兵事付之簡文庸謬無策一至於此安得而不速亡乎

世祖孝元皇帝

承聖元年春三月王僧辯陳霸先破斬侯景僧辯鎮建業齊鎮京口

景以大清元年約降二年敗于渦陽秋以壽陽叛冬遂濟江三年陷臺城大寶二年元帝使僧辯平之是景之稱乱留建康者凡四年也民之戰鬬誅戮者十之三飢饉流殍者十之三剽掠殺傷者十之三其僅存而見平復者無幾也僧辯奉辭伐罪正當敷布恩惠弔恤遺黎施雨露以蘇炮烙陳衽席以救鼎鑊使斯民涵戴梁德知有生意今乃不戢軍士復縱焚掠使男女裸露盈塗號泣相屬使宮殿寶器燬爇蕩泯乃侯景所不爲者今皆爲之此豈王者之師哉蕭氏父兄子孫王侯卿士遭家不造隕命賊手者至痛也元帝苟愛念宗国不遺戚胄凡我同姓固當保全豫章雖植立於賊然嫡皇曾孫也鋤葵自食念豈及他使元帝自奉正統輟席地以使苟活奚有他慮六門之內自極兵威之誘與臨賀不得全二宮之約何異處骨肉之間酷忍至此幽有鬼神其誰祐之河東邵陵之亡僧辯親爲礱斧令而曰啓濟之事請屬他人天下其可文欺乎禍起同類家族不殲敵生仇宗身國俱滅人謂猶有天道云

年十六 六

五月丁亥湘東王下令以王偉既死自餘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勳豪和光苟免者皆不問

侯景之叛逆篡弑皆王偉策也景既陷宮城見武帝簡文則戰栗愧汗而不能對入宮闕殿庭則驚悸駭愕而不能安況其素習不過馳馬彈飛鳥爲樂耳奔敗南歸道死詐

逆志願易滿也使偉忠於景以一言諷之使盡臣節以輔梁室不汙戮衣冠不戕虐士庶如郭元建之議使天子以令諸侯凡勤王之兵猶可解散問罪之師猶可少緩景偉未至遄死也初簡文之廢偉實勸之元建以為非計景欲迎之復位偉不從乃止及敗悔曰王偉誤吾論偉之論比景為重湘東乃喜其詩章而欲不誅見檄文醜詆而遂戮之是不念宗廟而行一己喜怒也何以明大義而示天下乎丁亥之令止罪偉數人凡被逼偷生和光苟免者一切不問得新舊梁安反側之術矣

十一月丙子湘東王即皇帝位於江陵

元帝以三月敗侯景平建康九月餘而後稱帝似若挹損謙退矣而其說則曰淮海長鯨雖曰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是帝必欲誅詧而後即正也詧不討賊而私附魏國得罪於天下然元帝不念鞠子哀而殺其兄亦无以自立於人間況於梁元預然亦先昭明之子武帝家孫也儻未能釋怨消憤招懷而使之歸蓋亦訟過耆怒寬忍以俟其定先正位號洒掃陵廟徐為之計可也亦安至汲々而遽肆虀粉乎如詧圖曰吾仇若簡文之為儲貳有年乎此矣雖在搶攘中嗣父登極於名義何害元帝不用其紀年乃循用大清舊號陽為討賊而陰欲圖帝緩於正位而急於戕姪吾以是知元帝之不終也

冬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中殺其部將殷晏王琳長史陸納反陷湘州

承聖二年六月湘州平復琳官爵

罰一人而千萬人服者罰有罪一人也無罪而獲罰固亦足以激衆人之怒赦一人而人不服者赦有罪也一人無罪而蒙赦亦足以息衆人之怒々者亂之兆服者又安之萌也漢高帝以疑似而誅淮陰故英彭盧陳相継而離叛王允以驕吝不即赦涼州催汜樊稠相挺而肆逆無罪而戮功臣懼者衆矣有罪而不之赦猶不免禍别其无罪哉王琳雖有不戢羣下之辜亦有平寇之偉績元帝不諒其忠忱而行王僧辯之巧譖因其來朝遂拘囚之宜其麾下不平奉兵稱乱陷州郡而抗王師也元帝一驚畏悔懼釋王琳於理而還之郡命令一下衆心洒然城閣將入兵刃遂戢喜怒恩怨相循環於瞬眄之間而順逆忠雠亦飜覆於反掌之頃措置合宜功效捷疾賢於用兵遠矣

魏武陵王紀引兵東下至江陵敗死

梁武帝諸子惟武陵在蜀十有七年能自植立以功業表著迄亦送死於元帝之手帝信无反于之義矣武陵蓋亦有取之哉方武陵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後內通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貨財豐殖兵力精雄馬乘繁富且騎射自力講閱不疲固將一時之雄也自侯景起禍歷今四年使紀始初聞難涕泣舉兵擇人以居守空國以東下致命敵場以赴君親之急縱无成功固將忠孝兩全矣今寇難既夷湘東當壁使紀念天下一家兄移他姓痛閔家國猶復血食屈身以事其兄奉蜀而聽之國亦未為失苟又不能焉則斷棧道守之陝西撫有全蜀統承先王固亦不失漢昭烈也江陵雖強安能泝流犯險以為我虞哉今聞君父之難不能褰裳以疾趍知宗祀之定不能降心以藩輔潛帝于蜀不能少安自伐同氣而遂取敗以百餘年江南撫有之蜀弃之于魏拓跋宇文氏之手江陵由是不守蕭梁以是不祀弟兄俱亡家國同覆天下至愚未有如紀之甚也

僕射王褒請還都建康帝不從

江陵楚故都自諸葛孔明周公瑾魯子敬之說其主固皆曰荊州帝王之宅也然孫氏僅有江南迄不都荊而都建

業何哉蓋荊襄之地合而爲一則江流上下如咽喉之吞納無壅隔不通之患水陸奔馳如股臂之運掉無偏重拘攣之疾以西則可以控扞巴蜀以東則可以應接江表以北則可以從事中原故於此建都得心腹居中之勢建安之末襄陽荊門在魏 而東 復都許昌武陵以西在蜀而劉氏全有梁益孫氏所得不過以江夏長沙以東而已設宅江陵則順流而下蜀有建瓴之勢長驅而南魏有傑然之形巍然獨立之江陵顧將何策以潔之捨之而即建康其有以也哉梁自太清以後建康蕭然矣州郡大半分入齊魏上自巴陵下達建業悉以江流爲限荊州之界北盡武陵西拒硤口全蜀既爲西魏所襲嶺南復爲蕭勃所據當是時而欲即安乎江陵雖有湯武不能爲安況元帝乎帝以江陵全盛二十年持節之久眷戀風土不忍弃去故違王褒之議而從胡僧祐二三臣之策詔今已頒戒命復反至今論者爲之太息然敵至郊外信幸臣之言而不之覺敵至城下溺宴安之酖而不之備以至國亡身隕使果移建業亦止與齊相隔一江不傾心以委謀臣其能當拒淵明之入當陳達摩傾國之寇乎

年十六 九

承聖三年春西魏宇文泰廢魏主欽殺之立其弟齊王

魏太子欽在位三年魏自孝武入關祿去王室矣蘖顛木於朽腐之餘回狂瀾於湍流之下雖天地亦難爲功也而元魏於此乃欲密謀以誅泰欽擁虛器乃悻悻而懷不平其速死宜哉

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上之

聖人因史以作經爲萬世權衡賢者继經以作史爲萬世龜鑑苟非賢德足以亞聖其心公正平直其身廉白端肅其言篤實審確固無以配六經而信萬世也元魏奮自北狄雄霸中原并三十餘國傳二十餘君分爲東西而高齊繼之其祖宗子孫之繁熾將相卿士之賢否刑政法度之更革會粹登載以成一書而示後世顯非俗儒所能修者以收儇浮無行貪鄙無恥使矯情改節合洪儒巨筆參討而纂述之猶恐不善也今其言乃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今升天按之當使入地恐所引史官有相陵逼唯取學流相依附者雖以左道求進並使廁跡宗祖姻戚多被書錄夙有仇怨多没其善欲謝陽休之米爲其父作佳傳至變貪虐爲惠政受爾朱氏之金故增其善而減其惡此而爲史何以傳信李延壽論之乃曰婉而有則繁而不華持論序言鉤深致遠意在實錄過縱無乃皂白不分乎

九月帝於龍光殿講老子

王者之學詩書記之矣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學于古訓乃有獲此高宗所以中興也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成王所以持盈也不遜志以爲之本固無以積道不就將以見之用故無以緝熙其光明不稽古諸聖王之訓則政事無所獲不賴諸輔弼之賢則德行無以依姑舍是而求焉未見其有補也蕭梁三帝爲學勤矣著書凡若干卷註疏凡若干卷讀誦凡若干卷某日講釋經某日講老子辨難質疑隨問冰釋詔誥文檄點筆立成自以該博無比而不知古訓之不考自以臣下莫及而不知仔肩之無人溺乎異端而去道愈遠憤惑常性而聰明日蔽強冠入境猶課民而誦仁王敵國瞰城而令戎服聽講老子賦詩作文於窘迫之日自以爲讀書之無補是豈真知道也哉

年十六 十

冬魏將于謹及蕭詧入寇圍江陵城陷帝被害

世祖孝元皇帝江陵三年年四十七守國之術有四曰德曰人曰地曰謀全則安三則僅存二則危一則亡成無

焉則覆敗旋踵不知元帝之爲國其所持有何術也間君父之危迫而不亟赴知儲貳之已維統而不奉承宗廟於阽危休迫之時啓非意僥覬之望殺一兄一弟一姪略無顰蹙於大本缺矣欲懲先帝寬假之失而反肆貪虐不鑒父兄苦空之敝而復崇虛浮旣不可以爲德性好矯飾而多猜忌劉遵之不爲侯景攻不援蕭正德彌經至髡髮僧服以歸江陵帝嫉其才而殺之道王銓兄弟有盛才至令外戚改同其父名以恥辱之蕭子雲 書至用椎筆以免禍王僧辨一語相忤遂下之吏而欲誅殺此豈能容度外之士乎以王琳得罪黜之嶺外以陸法和能用兵羈之郢中其所信任不過宗懍黃羅漢之流而已是非所謂人也上流無蜀北道無襄陽與敵國仇宗之地犬牙相入而不肯還軫建業則非所謂地付都邑重鎭與僧辨霸先而自處一隅不思詧與魏人日夜謀取其國而自甘宴安邊奏告急而聚議未定敵兵在郊而講老子未已自曉星變而不聽庾季才之言多疑少斷近出乎謀之下策則非所謂謀乎然魏主束手受俘反嘆文武之道盡讀書之無益豈不愚哉

年十六　十二

魏立蕭詧爲梁王居江陵爲魏附庸　王僧辨陳霸先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爲太宰承制

梁敬皇帝

梁紹泰元年春正月梁王詧卽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定是

謂後梁宣帝

江陵之亡也僧辨霸先奉元帝之子方智爲主不三年而遂禪陳詧武帝之孫昭明之子也稱帝江陵傳三世三十三年而後入隋使泰正統以系梁緒不賢於帝方智而遂進陳乎李延壽列方智於紀而獨擯詧於魏之僭僞何耶蓋嘗論之名之正僞緣理之逆順義之離合由事之是非婦不夫其夫則奉族不得以爲婦子不父其父則一家不得以爲子臣不君其君則天下不得以爲臣身自爲逆而求名之正自頗於至非而冀義之合是亦必無而已詧雖梁之近親然聞祖父之難而不先赴諸侯方勤王而不亟從且稱兵以相齮齕一不得逞遂帥所部而臣敵国喪君亡而不之聞国已自絕于梁矣湘東閒關乎賊国人相率而君事之鍾虡不移血祀如故功固不淺也弟兄之讎不踰乎父祖私家之怨不加乎宗國詧自以亡兄爲戚猶不念梁之廟社賴湘東而復安哉公山弗肸以費畔奔吳吳將伐魯叔孫輒導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爲而有代之奔命焉死之可也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吳代魯不狃率故道險魯人有備吳遂行成今詧以姪而伐叔挾鄰敵而滅宗国遂使梁祀再殄不推自絕於宗社国梁人上下所當共讎也曾公山弗狃之不若其　魏也與之恪無異尚何以復纂正統哉

年十六　十二

齊人送蕭淵明爲梁主王僧辨迎立之陳霸先襲殺僧辨晉安即皇帝位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于秦秦康公送之多與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泣于朝出則以適趙氏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晉卿大夫乃背先蔑而立靈公潛師夜起敗秦于令狐時靈公未立晉實召秦而逆子雍以大義所係雖有言不顧秦雖大猶不之畏也武帝子孫甚多惟孝元能復讎雪恥江陵之亡旣奉其子承制矣宗人未嘗有詞而舉欲以貫軍之將亡國之孽子乘于宗統國雖中僨然江寧京口全實猶足抗禦敵兵也僧辨爲主將處託孤之地曾不謀之同列乃一旦改圖外依夷狄援立非

次雖非霸先孰不忍憤石頭兵入而僧辯死王陽避位而晉安立嗣徹既而齊師遁霸先於是有勇矣或謂僧辯初書拒絕淵明詞義甚美史謂由裴之横東關之敗懼而從齊殆恐不然方江陵之亡既以方智承制而止為太宰建康既入不以即真而止稱梁主其心翊翊而未堅決蓋將中立而為趣向後齊人得以淵明為詞設位號畢正遠近爲心不惟有以拒齊齊將何辭復以閉諜哉僧辯之心於是可誅蓋僧辯之切誅也嗣君孤立而無強輔餘黨蟠結盡從與強齊隔一衣帶水而有易置違命之怒霸先乃以義興未下棄國東討誅泰南豫合從而乘虛姑熟胡墅濟兵以掎角使無侯安都力戰城下以扞臺城章載據賊衆究以遏敵勢建康其能為國乎

太平元年春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大冢宰李弼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大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百官皆依周禮

年十六　壹

卿分六職以治萬務相統六卿以御百官自唐虞則然尚司空也宅百揆尹保衡也行冢宰傳說相也總百官周公大師也齊百工前後固若一轍也成王末年保奭為宰畢公司馬毛公司空三公兼攝三卿固已見之顧命一公而統三卿固已見之序官三公不備惟其人固已見之書命左右成王太傅不具畢公父師下掌政典罔害叙兼而並建哉以目錄攷之有是事則建是官有是職則爲是名名不異職官不異事曰卿曰中下大夫曰上中士特以是科品其高下耳今泰從盧辯之議自以太師行治典而柱國李弼趙貴迭以傅保而司教礼是建官必備三公三公皆有定職也改創未畢尋以典命爲大司礼置中大夫自時厥後世有增損將軍都尉之號侈大而無實儀同都督之目淆亂而不齊命秩紛而稱謂雜殆有甚乎漢魏也是豈周官之舊哉名而復古而實未嘗遵古後世因此而尤周官曰此非周公之書不可復行於後世其然豈其然乎

齊儀同蕭軌及任約等入寇至鍾山陳霸先擊大破之虜蕭軌

有准而後江可守建業可都江表可安無准是無江也於焉而都建業則是敵在堂下而坐其上矣敵侯我綜無時而我為敵備難矣以為敵備則國力殫而民疲不為敵備則邊鄙開而禍至雖有智者不能奠枕而安堵也梁自侯景之亂與齊號界江二年之間齊兵三至淵明之入雖齊遣所欲半江而遂反其去冬至今夏僅七閱月齊人之兵再渡宋西如復九軌之途行無人之境曾無一夫控扼其衝所謂天險安在哉始以侯安都戰潔之力柳達摩恐懼而求和終以兵明徹蠻擊之功蕭軌潰敗而俘獲然要明出質而不反京邑仍歲而蹀血所喪多矣

年十六　十四

冬魏安定文公宇文泰卒於雲陽世子覺爲周公

泰相西魏二十二年更四帝國命政權一出其手名雖爲魏其實周也雖名爲臣其實君也泰欲希湯武而終不敢禪代其志固欲師法曹操蓋畏高歡也操自比文王而以子丕篡漢歡以有遂君之醜故礼事孝靜終其身亦不免以子洋代魏夫泰立政施令動法三代而立朝事君連戕二主曾高歡之不若故流涎魏璽而不敢取屬纊語護以子幼冠強屬以天下之事而不及他意蓋趣之輔覺篡盜神器耳泰卒八十四日而覺遂篡魏與曹氏高氏何異哉昔周公作洛之後固欲退而明農也成王欲挽而留之顧以命公後爲言周公不之辟作冊逸誥遍見於大烝之日而誕保文武受命亦且終周公之身成王豈以利而要周公公亦非以利而遂動心也父子俱握重權而居王所世

東大柄而不之代國諂妄者之所窺覬禍乱之所潜伏也
伯禽撫封而召公並相公心可以少安矣操相漢而丕継
之泰歡相魏而覺與洋継之不取之諸身而留之以俟其
子譬攫金於几而不之収頭旨家人之持去剽東於地而
不之食旁睨弟姪之掎拾且欲以廉遜自居天下其可名
欺乎

十二月魏恭帝禪位于周

魏故鮮卑也由力微以上崛強於漢北名字可紀者一十
四世由力微而下始通於中國位號相傳者凡二十三世
先曰推寅至猗盧而爲單于晉命爲代王至道武而建元
稱帝國始曰代至皇始而曰魏姓始曰拓䟦至天興而曰
元此其名位也至賀綽而徙木根至翳槐而徙雲中至道
武而徙平城至孝文而都洛陽宇文泰迎孝武以都泰是
爲西魏高歡輔孝靜以都鄴是謂東魏此其都邑也王脩

年十六

十五

以子弑猗盧而普根討之惟氏以妻殺鬱律而賀綽継之
那紇翳槐互相出入至于再三而什翼健始盛寔君弑翼
健秦人乘討國絶十年而淮復興紹弑道武故明允討賊而
自立宗愛弑太武故文成以嫡長孫不獲継獻文既禪其
子而馮太后殺之以奉孝文孝明未有子而胡太后酖之
以立臨佻爾朱稱兵直指京洛毋后幼主俱葬於魚腹公
卿百執俱血於兵刃於是而立敬宗高歡定乱既亦爾朱
一歲之間更立四主至孝武而復定歡一專權君臣疑惑
於是國分爲二齊周俱簒矣此其盛衰興亡之大畧也猗盧
舉兵佐劉琨始有并州道武乘乱而敗慕容始収幽冀馬
首所向無不摧服幅員千里歲月底定太武明允因之奄
青兖包司豫禽赫連而定関中梟馮弘而呑遼碣虜沮渠
而并河右西破高車北破柔然掠地大漠之北飲馬廣陵
之南助祭東廟者一百餘國朝聘在庭者七十餘君其威

制之廣有如此者乎權度立爵品協音律撰礼儀定律令
考天象改服色宣贊時令道武平城之制也均田制班禄
秩立明堂恭老更奉秀孝議祧袷稽考古昔尽行王政孝
文洛陽之治也其政化之美有如此夫以威制之廣而疆
域遠政化之美而法度正是宜後世蒙成帝業然宣武孝
明一再傳之而皇始大和之風已委情而不振母后用事
姦雄四起一敗而不能支何哉觀興亡盛衰之大畧則要
習之竟兩如此雖有聖人亦之国不能持久列道武孝文
之風乎

年十六

十六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六至十八

八千卷樓

陳

高祖武皇帝 霸先

永定元年春正月周公覺即天王位封魏恭帝爲宋公殺之以神農配二丘始祖獻侯配南北郊廟號太祖仍用鄭玄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爲五廟其有德者別爲祧廟不毀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三代之達禮也有功德不祧之君則序昭穆於太祖之下如周之文武皆闕焉則高祖之祖之父固將與祭也鄭康成注王制乃以七廟爲周制殷六廟以契及湯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其說蓋本於禮緯稽命徵鉤命決二書是豈經義哉王肅嘗辨其非矣孔穎達雜採諸書復爲說以攻肅殆非也按禮祭法四代皆有禘有郊有祖有宗禘者禘其所自出或容不廟曰郊曰祖曰宗爲有祀而不廟乎觀

帝能修黃帝之功鯀障洪水而殛死冥勤其官而野死載在祀典百王同之子孫祖之郊之而不入廟亦理之必无而已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商大禘之詩曰元王桓撥相土烈烈其所類祀者可考謂商廟无來向之位謂廟與父祖之祀有五有六有七之不同而親廟祖廟皆不過五今以至尊報本之禮乃下儕於諸侯此讖書之僞妄鄭康成陋儒之傅會也宇文氏造周舜事必欲考古而廟制乃五失之矣

永定二年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楊愔爲尚書令

事不難无以見君子父子兄弟君臣之義皆天之所秩敘人道賴之以立也尤不當以難処而遂棄絕之不能順頑嚚而使之底豫不足以爲孝不能諧很傲而使之恒悅不足以爲友不能事淫昏而使之悛革不足以爲忠顛覆典刑而敗禮度者太甲也伊尹輔之而能使終允德淫戚自絕而肆暴虐者商紂也文王事之而能去炮烙未堪多難而且幼沖者成王也周公相之而能致太平愚弱无知而國狹寡者劉禪也諸葛亮佐之而抗曹魏処人之所難処而且能爲人之所不能爲非天下至忠莫能也齊文宣淫暴好殺立心勿常罪浮乎紂矣楊遵彥當國而能使政清於下亦可謂難矣終无能改於其德而且儲因以供殺惡楊德政之並相而諧之致死遭彥豈得爲忠哉然自昔人臣不幸生傾亡危亂之世遇淫昏暴虐之主其大者則欲爲周霍更置以定社稷其次者則欲爲夷齊肥遁以全身名又其下焉者則滑稽脂韋和光詭隨以求苟免而已遵彥以累世名德之重遭尒朱誅剿之酷感高氏父子推用之隆欲避而不敢欲言而不可遂獨以身奉周旋其間總攝綱紀整齊百度雖鞭背流血刃將及腹而終無退心使淫暴好殺無道者如此乃得令終以保社稷其亦忠也夫

周宇文護廢其主覺爲略陽公弒之以寧都公毓爲天王是謂世宗明皇帝

周孝愍以是年正月代魏立九月而廢宇文泰垂涎于魏久矣以畏天下之議沒身而不敢取末以天下事屬護泰之死肉未及寒而護已輔覺而遂取魏廢護之心未嘗不欲自取也覺以正月稱天王護以二月殺趙貴三月殺獨孤信四月殺齊軌至九月而誅李植孫常乙弗鳳等廢覺而傳之毓毓立四年而又弒之泰弒二君而未取魏故護亦連殺其二子而不取周天之報應昭昭矣泰不取魏今終而傳其國護實使齊公憲誅死而亡其家其亦天也夫

冬十月梁帝禪位于陳王陳王霸先即皇帝位改元永定敬帝爲江陰王

梁帝江南五十六年傳四君而皆不獲以正終武帝自創大業也賊幽之簡文以儲貳立而賊廢之元帝討賊而立

也而姪會挾魏以殺之江陵既亡霸先與僧辯迎晉安使
以承制至建康也正使為梁王而不即真其志固已無梁
矣霸先誅僧辯廢正陽不得不假晉安以令四方其廢梁
自立固非肪於己害也古之亡國者皆得罪於民而其所
以得罪者以續兵以久役以淫刑以聚斂而已梁氏為國
未嘗有是而其所以亡者亦有四一曰用夷法二曰背經
訓三曰亡人紀四曰近小人無牛羊以祀而湯征自始竊
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商所以亡今梁人郊廟之事特
以蔬麪而不血食用夷禮也秦以申韓滅晉以莊老亂姚
興以事佛失國今梁氏廟朝之論皆從異端背經義也諸
國相攻而齊泯八王相梃而晉潰潭尚袁琦琮斵劉令
梁氏兄弟叔姪自為仇敵滅人紀也蜀以黃皓不守吳以
岑昏速敗邯鄲以郭開遄覆而梁氏父子所信不過朱异
宗懍黃羅漢之流近小人也用夷禮則無本背經義則無
紀年十八 三
法滅人紀則無義近小人則無謀四者俱失雖無兵役刑
賦之酷民固弗與矣民所弗與天且棄之王琳義不臣賊
霸先欲盡忠竭力以奉永嘉終至覆敗而無戒天不佑故也

庚辰設無遮大會帝出闕前膜拜

人主初政四方之所觀瞻以卜永世也舜典自受終以下
舜之初政也武成自戎衣以下周之初政也前世之政當
因革者凡幾臣下之邪正當升黜者凡幾人民之利害當
興除者凡幾謹權度合正朔修禮樂繼絕興廢釋囚散積
枝奉敘講於未下車已下車之際者不勝其多也今陳方
代梁乃於即位之明日謁鍾山又五日而迎佛牙設無遮
大會親為夷狄之拜於觀闕之下他事無聞焉初政如此
其將何以聳動臣民哉夫陳雖奮自嶺表靜夷禍亂於帝
王作興之法未必盡講然梁氏父子所以亡家致亂若固
目覩也不深懲痛創掃滅其迹復疾驅而蹈其轍其謂之
何彼設會也吾為之彼捨身也吾亦為之彼講經也吾又
為之是陳之為陳與梁無異不俟著老智哲固知其國不
永矣

以王琳為湘郢二州刺史琳不就徵敗侯安都周文育于沌口因之

古者師必有名師出無名事故不成王琳之拒霸先也以
其將篡梁而安都之討琳也以其叛梁也今霸先果篡則
琳之抗命名正言順矣安都以破齊毓徐嗣徽之威平蕭
勃禽歐陽頠之烈乃大敗於琳束手而就縶者詞逆義屈
無以役使羣下也安都聞陳受禪歎曰今茲必敗戰無名
矣預知敗於未戰之先知此義也夫

陳永定二年王琳迎永嘉蕭王莊於齊立為梁皇帝改元天啓

復讎討賊伸臣子之義而已難以預計成敗也張子房念
五世相韓之德不愛千金之家求快意於壯士一擊之勇
紀年十八 四
是豈能有濟哉晚從沛公崎嶇於項氏父子間求立韓後
得橫陽而相事之志始少償羽復滅韓子房乃以相韓者
相漢移所以仇秦者仇楚嗚呼子房其亦可哀矣王琳以
僧辯之譖幾死於元帝之手因陸納據州不服幸而獲宥
不以往事為怨也方盡力以求報国江陵之亡凡前日北
面之臣不捨去事讐即俛首以從霸先琳也獨不然縞素
舉師不忘舊主傳檄諸將求報大仇兵刃始交侯平先叛
江夏僅襲霸先有辭其巻旆南還志緒消沮矣其不從建
康者以霸先終無臣節其奉表于齊者以永嘉之為質獻
款于西魏者以元帝之柩未還諸將家屬與其妻子俱留
也永嘉王莊雖幼正元帝嫡孫忠烈世子之嫡子琳迎
之民間衛送東下固欲奉之繼統也僧辯既誅晉安已立
而莊乃拘縶出質齊庭曾未三年陳遂篡代琳能使周人
反元帝之柩與諸將之家于我復遣其猶子與十州刺史

迎永嘉於齊至郢而植立之以為梁後志亦少伸矣雖蕪湖喪敗似若天意壽陽陷隕有乖昔謀然琳始終所以仇蕭督陳霸先而願立梁後之心終不可泯也子房之事固非琳之所能及而其求報故國之心則若相似然

齊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謠讖每驗於事後而其為說每假託隱晦於未然欲以意推而志逆之未有不註誤也秦以亡秦者胡而代匈奴漢以代漢者當塗高而意疑袁術唐以女主武王而殺李君羡隋煬帝以洪水之夢而殺李渾李敏齊以亡齊者黑衣而殺上黨王渙秦漢不足論也文宣狂暴以漆為黑衣而疑渙行第之在七煬帝昏愚受宇文述之譖惡李敏小名洪兒遂竟殺渙而族李氏已可痛戒太宗英主也乃以君羡銜位多帶武字小名五娘子而遂殺之不幾無知類齊文宣隋煬帝乎

紀年十八　五

陳永定三年齊殺尚書右僕射高德政

人臣之禍每藏於忌而發於專專則同列之所深惡忌則羣下之所共怨怨與惡合未有不致殺身也以遵彥之才且忠不幸遇酷暴之主朝夕左右本非得已使招倈俊哲以分寵秩傾心豪采以同國事則是非有所共平得失有所告語禍亦何自而作哉今以典選二十年之久致位三司尚書令之尊人主之所倚重朝廷之所依賴得高德政為之倅貳固有以分疑忌而裨凡闕也事酷暴好殺之主不因事正救以殺其鋒反阿意巧譖以逢其惡豈惟德政無罪而亡家族使文宣天假之年遵彥其能自保乎夫遵彥以專不欲与德政同位反與演湛同輔幼主乃欲出二王於外其心雖忠人孰不疑其專遵彥以忌而譖殺德政雖他日澄汰濫爵其心雖公而嬖寵失職之徒未必不疑其忌一時以專忌自私而異時以公忠獲禍其亦可悲矣

史稱遵彥少歷屯阨及其得志也一餐之惠無不專報雖素欲殺已者亦皆不問德政於遵彥無恩無怨而反若是豈德政譖殺杜弼固亦有以召之歟

齊誅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因元韶等十九家盡誅諸元七百餘人

新都之速亡正以得罪於天下而劉氏之復興以民之謳吟思漢也得罪於民者未有不亡見思於民者無不復奮新室之世使劉氏無人一時豪傑如隗囂公孫述延岑王郎之流猶以異姓假漢以起義兵三輔士民俱能羣起以屠莽固非劉氏獨存之效也高氏篡魏元韶獨以柔弱如婦人得延姓命於歡澄之世詳問光武中興使韶正論以告元氏固未必滅族韶亦未必嬰禍也今乃說論以告之意圖貴顯二十五家因此殲夷而韶與十八家亦俱不免他日文宣欲適晉陽併老幼而就死者七百二十人元氏幾無噍類矣韶一言求媚之禍也

紀年十八　六

六月丙午帝殂于璿璣殿太后召臨川王蒨立之

高祖武皇帝代梁三年年五十七史稱帝少倜儻有大志意氣雄傑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為當時推服又曰帝多英略性仁愛及當國常崇寬簡雅尚儉素常膳不過數品閨房衣無金翠器用瓦蚌宴無音樂隆功盛德光于江左蹟考本末未見其有殊行亦未見其有大疵也方李賁為寇嶺表動搖數將征之多無成績帝自蕭暎幕下奚掃一方烈固不小矣自侯景寇訌臺城危辱勤王之兵雲集而復散藩屏諸將乘乱以自封帝憤激奮謀糾集興義在南海也元景仲圖之在始興也蕭裕首叛之至大庾也蔡路養遏之屯南康也李遷仕將龍衣之尽力擐除遂克有齊分粮僧辨同柵巨凶忠誠義膽固可對越在天也宗社未安江陵復陷外敵伺

陳僧辯異心淵明之入徐嗣徽之叛蕭軌之寇再歲而齊三至使非武帝内誅外攘建康其能復存乎是帝之所以業陳非取之梁固實得之侯景與齊也然自昔創業之君雖偏方小國盜猾巨戎猶皆有法令綱紀以貽子孫有材能儒學以為輔相有詞令諫諍以相裨益帝皆無有焉特聞設會無遮講經開題捨身奉贖修亡梁故事而已帝於佛法未必深好特溺於流俗惑於禍福冒而為之不復知耻耳周踞其西齊瞰其北後梁介其上流獨以數百里之國猶能傳四世三十年之久其猶幸也夫

九月齊顯祖文宣帝殂太子殷即位是謂廢帝

齊文宣帝在位十年元曰天保年三十一文宣狂暴淫悖泯絕天理慘酷沉湎全無人心外築長城内營宮殿費養過度天下騷然三風十愆之戒犯之無餘矣惡浮于辛癸而無湯武之師虐甚乎二世而無勝廣之亂亢很尤甚乎

紀年十八　七

昌邑而無霍光之謀狂乱過乎東昏而無蕭衍之變獨以一楊愔弥縫其間得保首領以没社稷不震宗廟血饗獨非幸與史稱文宣初年留心政術簡靖寬和坦於任使以法御下有人君大畧一以梁乱而取江北以柔然之附而破突厥販契丹平山胡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驕恣暴悖以此日甚苛惡未稔而先殂尔使須暇之數年而終不悛其能免乎國人疾恣之詩曰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史所謂有人君大畧正其有知也史所謂以功業自矜以其有家也使其無知無家而如其初吾知免夫

周始稱皇帝改建元

今之王古之帝之皇也三代皆稱王而商之諸君或稱為帝不害其為同未有兼二號以自尊者紀年以數而以一為元自唐虞則然天子諸侯一也孔子作春秋特加王以天欲人主法天立極書元年於春王正月公即位之上欲使人君之謹始也雖聖人復興不易是法矣秦以七國稱王為嫌始合三五之名以自尊漢武帝懲父祖前元中元後元之無别始為建元元光元狩以自異人主侈名無實既不足以服天下美名有尽終无以殊後先宇文氏慕古其輔魏也尽降人臣之王爵者為公至覺禪位遂曰天王自魏恭帝以來直以元年二年自紀不為之號也得春秋之法矣至是崔烈建議猶不稱皇帝建元無以威天下遂復襲秦漢之舊要不若始初之善也

陳世祖文皇帝

天嘉元年二月齊常山王演長廣王湛殺尚書令楊愔侍中燕子獻

善治水者因地以為勢善謀國者因事以為功流者縱之止者留之傾者疏瀹以行之礙者委曲以通之如是則水

紀年十八　八

順行而无虞苟於所當止也強之使行於所當行也障之使止未有不飄蕩衝突也處事之善否亦然文宣謝世方少主昏迷繼統愔子獻鄭頤與秦主歸彥受詔以輔幼演湛以至親奉大皇之命以閑帝没因晉陽之還用衆人之議請演以侍行留湛以守根本則二王之謀自分謀分則心不一傾心腹以結歸彥則四人之心自同心同則其謀臧雖演之逼固將傾而從衆矣今使湛演並歸既非所以離其黨且奪歸彥兵而不之告又非所以固其交二王既同政愔當思太公周召同相成王之義晉宋以來親賢同受遺託孫之法調娛融液勿相水火可也今湛既入而復使之出既欲出演而復留之中使吾心腹之交反為人耳目之用安得而不敗哉以愔之忠忱而致誤國累上以家世之清德而致隕身亡家不因事為功之禍也

周宇文護弑其主毓詔立其弟魯公邕是謂高祖武皇帝

周世宗明年即位四年始改元武成凡四年年二十七

臣民之於君所望以安治乎我也惟恐其不明無以照臨群下惟恐其不武無以裁斷萬幾惟恐其不敏無以應醻四海惟姦臣權臣小人不然其昏也無以燭吾姦其弱也可以肆吾志其遲鈍不慧也可以遂吾之所欲為故利昏庸而惡明敏貪柔弱而忌武斷孝沖明慧也梁冀賊之高貴英武也司馬昭戕之世宗明敏也宇文護毒之昭以此傳子遂致代魏冀與護速誅故漢周少延耳護相斷造之周四年之間連弒二君略不顰蹙其兇狠不下冀昭也世宗於屬纊之頃能忍死作命以立賢弟遂除大憝而保洪業其真明敏哉

齊常山王演廢其主殷為濟南王自立是謂孝昭皇帝

禹以平水土而安天下晚欲傳益天下不從相帥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楚靈王死於乾谿僑其子之不免禍而曰

紀年十八 九

吾殺人子多矣寧無及是乎夫愛人而人愛之雖其子孫不忍去已得罪於其人而欲子孫之能守古今無是理也文宣暴虐以殺人為戲者不可勝計孝而正苑乃以子殷屬常山王演曰奪則任奪謹勿殺也殷立十月而演廢之演廢殷而自立婁太后語之曰勿令濟南有他殷廢一年而演殺之非演之能殺殷文宣之所為自殺之矣演將死以國授長廣王湛亦以子百年屬之曰百年無罪汝宜以樂處置之勿殺前人國亦自悔其所為矣而湛竟殺百年以厭天變文宣有五子皆不獲以壽終而神武十三人繼齊統者三人彼暴虐之報此恭順事孝靜之驗也觀此則人之所以保子孫者有道矣

齊主盡革顯祖之弊

昔劉安世問人德於司馬文正公文正曰自至誠始安世請問其目公曰不妄語始欲安世守文正公之戒一語不敢妄一日監司問磁州司法有無贓污安世以不知對終身愧之以為實知而言不知也能不妄語如劉公可謂至矣然猶未也齊昭帝問庫狄顯安請言其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帝曰何故顯安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今自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謝之以顯安之論推之則凡所謂不妄者非止乎必信之謂也凡游談聚議論人之得失閱經訂史考人之賢不肖一操心立行事尊撫卑有一節一念焉與前日所以談論訂閱者若不相似然俱謂之妄言可也特身考德而能至此則可謂至誠矣蓋庫狄顯安之所論比元城涑水之所授受尤為精微學者於此其可不深究乎

天嘉二年（齊世祖太寧元年 周高祖保定元年）周以大冢宰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摠於天官

紀年十八 十

三公統六卿六卿總百官論道經邦以相人主非有定職也六卿分職各帥其屬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至祭祀軍旅賓客會同皆聯事而合治之所謂以詔冢宰者不過數事耳周官事事物物盡關三公哉冢宰為六卿之長雖曰建邦之六典不過作條教立綱紀以付六卿降德于衆兆民或以三公一相攝行其職固未嘗侵五官也宇文護志欲篡國盡收大權身為太師復兼冢宰乃令五府摠聽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是六官皆合為一小事不得專達也八柄誅賞不以詔王皆先斷於己不惟五卿無常職天子固亦獨擁虛器矣國有大事冢宰戒百官贊王命而已故程伯將師太師戒之於呂伋取虎賁百人太保命仲元南宮毛告之相典冢宰未嘗專兵也今護既摠五府復都督中外諸軍則夏官果何為哉護欲假此以篡周受誅而忘不逞楊堅因護以受職卒陷北成以隋業以冢宰兼五卿之職其効具此或者之論遂以周禮止五官而

无治典之屬无乃未考歟
冬齊孝昭帝殂廢其太子百年立弟長廣王諶是謂世祖武
成皇帝　齊孝昭皇帝在位一十七月年二十七
史稱齊昭帝之德業美矣夫觀人之孝友不以其事而以
其心不考諸間暇无事之日而當考之利害切己之際詳
与帝同氣也詳觀代魏而傳諸子持印未烦昭帝背兄之
言違太后之命殺而奪之曾不悽惻雖指手流血礼行家
人安足為孝友哉夫人之機謀智術當用之敵國不當用
之門庭之内當用之仇怨不當施之骨肉之間齊昭一發
而誅楊燕再發而篡大位三發而殺濟南史所謂深沉能
斷不可窺測豈以是事耶人主有大体以幾事委大臣以
聽其要以庶務分群有司而責其成正心恭己優游南面
以揔其大略故曰王省惟歲若米鹽細事薄書期會聡有
司職也以吏事責三公古人猶病之爲有人主而自為乎
紀年十八　十一
裴澤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
傷細帝曰朕初臨万幾慮不周悉故致尔耳庫狄安顯曰
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无法日久欲整之以至无
為耳此特在臺閣省簿領設習不除也天下事幾何而可
以身整之自初即位命王晞陽休之崔劼乃入東廊奉録
事宜以漸條奏此帝王為治之要術也以是革顯祖之弊
磨之歲月固當有成然不能二歲且其子之不保也取之
以不義固若是也乎
天嘉三年梁世宗天保元年　後梁中宗宣皇帝殂太子巋立
是謂世宗
天嘉四年六月司空侯安都賜死
人臣恃功而驕其君必至失身人主貪功而養其驕必至
失臣二者胥非也惟有道之將有功而愈恭愈寵愈深而
愈戒是以能全其身有道之主報功臣以爵禄而収其權
遇功臣以礼而略其細過是以能全其臣侯安都劝績創
業用力三朝動國不可泯然借逼无忌矜志輕率罪亦不
可掩使陳文帝厚其舊秩不畀以兵權使奉朝請不付之
大郡因事而撙節之安都雖怨望頑將何為哉今蓄憤含
毒以捨其惡一旦以計縶致之官省之内而誅戮之雖能
宥其妻子非所以全功臣也
周將楊忠師突厥何史那木可汗伐齊
天嘉四年齊大寧三年周保定四年正月及齊師戰于晉陽齊師大敗
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夷狄之常態也況都國而与同事乎
周与突厥連兵伐齊突厥見齊師之整遂引避而不与之
戰齊以大敗其後再同出竟未嘗有功也唐高祖与突厥
平隋而突厥驕代宗与回紇平安史而回紇乱石高祖与
契丹誅唐而契丹反其能不為吾禍猶幸也況求福乎
三月齊初班律令
紀年十八　十二
齊周繼元魏之後循北方暴虐之習濫罰酷誅視以為常
去年周頒新律自輕而之重凡五曰杖鞭徒流死凡二十
五等今年齊頒新律自重而之輕亦五曰死流刑鞭杖凡
一十五等視南北之无法可謂尽心矣度其所以討論因
未嘗不稽之書礼也朴作教刑庠序之用鞭作官刑施之
府史胥徒也五刑有服五服而三就五流有宅五宅而三
居其重輕遠近之差如此周礼司寇條狼氏所掌有屋有
殺有轘有鞭有墨吾疑焉說屋刑者或以為三夫之誅後
鄭曰此磬于甸人之事也是矣車轘之說皆曰車裂秦用
之梟首秦法也漢用之孰謂成周忍開其端哉師旅之誓
詳于魯費御右之不共命獻于夏甘今誓車右以殺誓御
以車轘不同何也刑不上大夫而重鞭之至師則稍減太
史掌邦之典冊而涇殺之至小史則墨高下隆殺俱不可
考是豈周公成王之法也今齊周死刑有磬有轘有梟豈

取諸此哉制法而知考古固周齊之善考古而不究其是
非亦周齊之失

齊頒受田租調法

魏孝文均田七十年矣至是齊世祖復修其法魏制男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齊則十八受田男八十畝婦人四十畝魏則奴婢依良人丁牛一頭受三十畝至四牛止齊則奴婢依良人牛受田六十畝唐合二家之法而酌裁之下中之民受田一頃以十之八為口分二分為世業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三朝之制大約如此然周百畝今四十一畝也以家五口歲耕而食之不見其不足今魏一夫一婦則半倍唐一倍有半齊二倍之其法寬羨矣多牛者受田自倍奴婢餘丁曾無止法不幾受田過多哉魏承劉石苻姚喪亂之後土田無主悉為公田除兼并大族外貧民往往无田可耕故文帝均田創法不易

紀年十八

而魏相攻齊周互篡加之爾朱之反逆南北之相侵伐事遺黎民非復太和之舊矣故齊人立法復從更使耕非平世制也劉恕嘗論均田制度比今世佃官田相絕產出稅相類不足以比井田固是然魏之均田作於蔭附与冒之後受田還田每計見口有盈者无受无還不足者授之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處奪以啓怨訟与蘇洵所論限田之制何異乎守是以行更數世不變更能知魏初之令進丁受田當從所近徐以井法經理之誼至不如井田哉

夏帝捨身於太極前殿

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殷逆行可我何所監夏后及殷前事之非後王之所深戒也秦以刑名亡而西漢復尚刑名晉以浮虛亂而江左復崇浮虛梁以苦空滅而陳氏復尚苦空武帝嘗之於前文帝与其弟其子復循之於後豈不甚之監而遂不今哉漢之猶綿延正以中世尚寬仁之力東晉陳氏之不復振溺舊習之禍也

齊殺樂陵王百年

禳灾莫不修德而天意者在盡人事不以德而以力不盡人事而行私意未有不稔災而冢天譴也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三熒惑為之退今漢成帝殺丞相翟方進以塞天變終无以壽漢家之脈雖世之小人皆知之今齊忠以蕃臣而奪猶子之国以體統而負亡足垂死之言初白虹赤星之妖不知視履考祥恐懼脩省反欲以骨肉至親非命之死以厭塞之備加慘酷曾不知悼哀為有天道乎

秋八月周楊忠將兵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

山川之險所以守國也介乎二國之間不推敵得之可以制我我得之亦可以制敵能者固將出之以成功其不能者未有不棄之以自禍也豈惟長江千里与虜共之哉崤函一也方秦之强則三晉守之以扞秦其弱也秦反關之以拒諸侯兵祁山一也諸葛亮用之則使魏人力守以備蜀至姜維則反屯兵以備魏巴峽一也公孫述在蜀則置鐵鏁以備漢後梁守江陵則反置鐵鏁以備蜀若大河亦然在齊文宣則周人常守河推冰以防齊師之西度及世祖即位朝政漸紊齊人以每冬推冰以防西師之迫兩歲之間周師三出雖齊幸連勝然国力已疲敵勢已張矣終越河以滅齊者周也險果誰屬乎

紀年十八

齊歸周晉公護母閻氏冬護會突厥伐齊大敗于邙山

去年周伐齊突厥斂兵不援周以大敗突厥固不足信也齊不以勝而自驕且歸護之母与姑以求和好齊固不當忍也今突厥請從前約而又伐齊護方持国命自當以誠告之突厥亦人也告之以誠義固當聽苟不之聽突厥雖驕與烏能遽病邊圉哉一旦違恩負義棄鄰即戎以二十万衆三道並出以從北狄後不惟義有以激齊人之怒而

以不義使周人固亦無以驅之盡力也邙山一戰師徒氏解大將覆没而不反軍實委棄而幾盡兵義者勝師曲爲老於是可卜矣

夏以安城王頊爲司空

山有猛獸藿藜爲之不采朝有直臣叛篡爲之寢謀霍光已廢立矣嚴延年劾之而朝廷憚梁冀既廢立矣張陵劾之而梁冀戢直臣之能重國家戢姦妄也如此方安城以帝弟之貴挾太后之愛居三公以持大權逼篡之形成矣徐陵爲中丞彈其直兵鮑僧叡不法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安成爲之流汗失色遣殿中御史引之下殿安城不敢違以是而免侍中中書監亦不敢怨也設到中舉韓子高於受遺之日殺始興王伯茂於篡位之後於徐陵則始終憚之不敢逞忿焉國有直臣足以聳耳動人若此使文帝以陵輔幼伯宗安成安敢代宗乎

天嘉六年（齊昌公時天齊元年 周高祖保定五年）齊主禪位于太子緯是謂後主自稱太上皇帝改元天統

小人欲自利其身無所不用其術苟可以專其利雖喪國亡家不恤也蘇代説燕王噲使以國授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舉授之噲不聽政燕以大亂而齊伐之祖孝正説和士開使勸武成遜位以禪其子軍國大事咸以聞齊以益弱而周伐之夫蘇代之初也以子之爲婚而利其千金之入孝正與上開欲專寵幸爲身後之計爲容悦之策來非望之福淺敗召外師以斷其國燕雖喪城猶幸猶舊緯以周師不支復用天統故事授之幼子遂一敗而不救矣聽言豈可不察小人其可親近哉

齊改謚高祖文宣皇帝爲威宗景烈皇帝

人之勉爲善而不敢安於不善者非以畏刑禍也生則清議之所取與足爲一身之妍醜死則清議之所貶褒足爲萬世之芬臭故謚者所以助清議而公萬世也雖臣下之愛其君不得以没其實子孫之敬父祖不得以行其私而後善者益勉不善者益懼勸懲之微權於是實行焉故宣王平王之復興不能改幽厲之名楚共王三十年經營南夏之武晩以靈若厲爲念清議之公蓋至謚法而益嚴漢晉以來多用美謚而其人之善終不逃後世之議也高洋之惡浮乎桀紂生免天誅死得令名且又廟祀之不祧其爲欺天人甚矣祖孝正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言雖出於小人之口而其義則實天下之正非持衛見極之私也改顯祖爲威宗改文宣爲景烈又多乎哉至武平而復復之過矣

天康元年夏四月上殂于有覺殿太子伯宗即位

陳世祖文皇帝在位七年

史稱世祖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深識眞僞下不容姦分判外事前後相續破王琳於梁山而齊師遁逐獨孤盛於巴湘而周寇息誅周迪熊曇明陳宝應而閩浙定雖無善政盛烈固無横傜暴賦也使衡山遠還遇之以礼而不之殺以存先帝之嗣安成在内卞之於早而不之驕使免後嗣之憂又何至介弟篡逼嗣子危廢哉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辯卷之十八

陳

臨海王　伯宗

光大元年二月誅尚書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下廷尉賜死東宮通事舍人殷不佞免官尚書左僕射到仲舉為金紫光祿大夫

到仲舉劉師知謀退安成使殷不佞矯敕令還東府安成殺師知而仲舉不佞獲免豈以其難相愛重哉夫安成與二人同受遺詔輔政安成自東府以三百人入居尚書省且有先帝之命又為朝野屬心欺孤之形成矣二人當居禁中雖用王暹之謀欲出安成當必請之少帝太后太后為少帝計詎有不從不佞所傳必非矯敕也毛喜之言既行且使入問二宮二宮畏逼勢必中變使不變毛喜反命而諭中外詎肯從二宮之言哉他日安成廢少帝尚以與劉師知華皎通謀為辭豈有仲舉不佞今日矯敕而獨能免哉姑明辨之以正史氏之失

光大二年十月太傅安成王頊廢帝為臨海王殺帝弟始興王茂

有天下而傳之冢嫡自義黃則然堯舜不以子而以賢商人以子而或以弟周人以嫡而或以庶要冢嫡之為儲貳不可變也商五世傳弟而以大亂宋宣穆互以國傳而三世起爭太伯雖以季歷有賢子而付其弟武王終不以有聖弟而後其子前代傳授之成敗大略可鑒矣晉成帝用庾冰言以其子幼而授康帝康帝立二年而遂授諸二歲之穆均是孫祢也幸而免齊詎足為法哉陳文帝親見高演高湛兄亡弟及猶子皆不免其禍不之戒也欲以其位傳諸安成既面語之又以語仲舉孔奐荀斷以大義而遲行之固亦吳害否則遣使就國不容輔政庶或可存嗣子也今既言之而復止既以與子而又使安成同受遺詔其與持刃付安成使殺其子何異哉孔奐流涕之對雖為負國文帝託孤之命實為失計

齊世祖孝成皇帝殂　孝成在位五年以禪其子為上皇四年猶預軍國大事凡八年年三十二

齊顯德之惡極矣然初政清明猶曰始治而終亂有楊愔輔政猶曰上昏而下清邊治整肅猶曰內弱而外強惟其免檀車之討是以世祖襲覆轍而無忌憚也人苟非狂惑喪心雖田里細人愚騃稚子其誰無母子之愛叔姪之義尊卑之分哉今世子於嫡母之喪不能改服且置酒作樂曾禽犢之不若也於親兄之子不能撫愛且慘毒肆殺曾虎狼之不若也於先帝之妃不知明嫌且褻瀆畢亂曾犬馬之不若也始用和士開使簾箔不謹以貽再世之禍始施邊備使周人生心以稔亡國之釁不自強於政治而盤樂怠傲輕棄國事於其子使後主復循其迹以致喪邦是曾顯祖之不若也推禍亂之所自來其亦以顯祖苟免有以誨之尔讀史至此然後知湯武有功於後世也

陳高宗宣皇帝

陳大建元年齊天統五年春正月甲午安成王即位

自昔更代繼世皆於柩前行即位之禮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至於篡國竊位之主尤汲汲然欲得符璽以易天下之耳目今宣帝以甲寅廢臨海以甲午即位虛大寶四十日不居蓋以群下屬心伯茂既死伯固在外到仲舉奉遺詔也而居冗職孔奐沮廢立也而守尋陽武帝之後又復無人此其坐擁大寶無與齟齬欤

齊殺趙郡王叡以司空婁定遠為青州刺史和士開為尚書右僕射

易之夬衆陽所以決陰也其詞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

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蓋言衆君子去小人之術雖舉措之公號令之信猶危厲不免也惟先自治其私而不剛猛以自用庶乎其可進為矣而初九之繇猶且戒之曰壯乎前趾往不勝為咎言初居下而力微徒恃剛陽而躁進不惟能勝固將反罹其咎矣和士開狼寵於兩宮且有衆小人之助非用夬之時也叡與宏遠二三人欲謀立矣段韶丞相也既不之助而反為之地非用夬之勢也叡等投冠拂衣詞色俱厲朝野俱憤不戒而孚號之古今叡等方進言而以太后厚賜罷定遠方同力而以士開之女誅廣止且為裏言而使之入豈告自邑之義乎士開復進而姦謀益深叡等誅黜而朝政益紊壯趾不勝之咎如此非止有厲而已也其後陸令萱等謀退祖珽珽求見齊主韓長鸞不許遣人推出栢閤珽坐不肯行長鸞令舁曳而出雖小人自相傾之決然留士開過山陵容士開入辭而至中變此則叡與定遠之失也

紀年十九　三

周守文憲圍齊宜陽

太建二年齊左丞相斛律光救宜陽敗周兵出汾北圍周定陽

范文子有言惟聖人內外無患苟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既勝楚鄢陵歸使其祝宗祈死曰無及於難今齊政乱矣高緯若縱士開及嬖臣高阿那肱穆提婆等用以擢異姓王者百餘人開府千餘人至於犬馬皆受官爵賦煩役重民不聊生然周兵再至再敗齊兩戰兩勝斛律光為相又為盡力以爭尺寸是滋君之侈養其昏驕也不亡何待韋孝寛語光曰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敝之民竊所不取雖敵國一時相詆責之詞要確論也光歸而誅死齊亦由是而馴亡范文子韋孝寛之言其賢也夫

大建三年齊斛律光師還

斛律光賢將也不以閥閱自驕故未嘗伐其功不以位望自尊故與下同甘苦權勢之不貪声色之不好罕接賓客杜絶饋餉會議則常後言故未嘗以能蓋人責士卒上於撾箠故未嘗肆殺以示威雖姦幸用事固豈有譖愬之端致敗之理哉宜陽之役奏功還師賞勞未及敕使散兵疑猜之形見矣雖軍士有功者當加慰勞苟不散兵而後請否則駐師而俟命今違敕留兵進至紫陌方駐皆待使無群小人譖愬詎能免昏主之疑乎

秋齊琅琊王儼殺和士開尋被誅

高儼因中外之憤用京畿疑兵以誅士開詎有罪戾哉使駐兵於外表請齊王求穆提婆陸令萱祖孝徵而甘心焉且以誅士開之心告丞相齊王素怯固將從所請丞相光雖至固將不敢異同也君側既請然後解甲散兵自歸司敗有太后以為內主有丞相以為外主可無它禍今罪人未得束手自見是奉身自投鼎鑊也況有馮子琮之姦謀乎

紀年十九　四

齊幽皇太后胡氏於北宮

太后天子之母其尊貴莫二焉出有輜軿之車扈從之嚴入有宮掖之固守衛之肅其起居出入未嘗不相關屬也人主雖國事萬微之繁問安視膳宛如家人其長使侍御以下皆人主之所親昵使令未有不問其所自來也安至有嫪毒曇獻之醜哉魯莊公有威儀技藝不能防閑其母文姜使至淫乱猶嗟刺之夫死從子此天下通義也使莊公禮事其母則出入有節車馭有令雖欲越禮以行其誰從之夷之甚陽之從北宮之幽至其甚也以至失人子之道何以立天地之間哉

大建四年周建德元年夏周主誅晉公護始親政事

護弒二君執齊國命十有五年以冢宰而統五卿以都督而總十二軍大事先斷而後聞入宮陪坐而帝立政權盡專贊拜不名人主尸位而已使武帝不誅不惟無以告先王固無以長保位號也武帝蟄威養晦十有二年而後克之其難也哉或曰護嘗歸政使武帝聽之不致養成驕惡如孝宣之於霍光庶可全人臣篤親親矣余曰不然霍氏有大功於社稷其身非有大罪也使始初聽其歸政固可全君臣之義今護於周如甯氏於衛羽父於魯欒氏於晉也縱釋位辟祿猶當行法以謝國人況復專權行私浸浸將及乎使武帝全之而不之誅是黨其行逆而利其與己也是不同

齊殺左丞相斛律光

光非特善將其執政輔王亦賢相也如憤祖珽驕恣以與機密靳晉陽田不賜穆提婆俱有宰天下規略方小人群用事之曰無舉直錯枉之智紀年十九經國防身之術徒悻然見乎容色詞語之間其及禍也固宜方敵國垂涎之日獨倚一將以為金湯乃以謠言反間寵倖譖誣而極殺之此宜周人欣幸而施沛宥也齊雖欲不亡得乎 五

大建五年二月齊祖珽奏置文林館

自昔小人用事未嘗不自知其罪惡為天下之所忌疾也亦未嘗不知賢人君子為天下之所信愛也自知其身為天下之所惡疾故必求天下之所信愛者外加禮敬以為緣飾故石顯之於康衡王莽之於二龔二唐梁冀之於馬融王伾王叔文之於劉禹錫呂溫祖孝正之於李德林顏之推固將假其声譽以弭怨謗託其寵靈以覆譖忌也惡萃於平日之百為終不以一善而自掩罪積於群賢之疏遂終不以一二人之用而自釋求以虛文而欺天下不知人之視己固已見其肺肝也然為賢人君子而不能自免於小人之門其亦可恥哉

齊侍中僕射祖珽出為北徐州刺史

古人為黨未有不自相攻也以利而求合利盡而心離以勢而除相麗勢得則欲滿惟恐其君之不吾信也故同力以蠱媚之既已得君則必專忌以相傾惟恐君子之不去也故同辟以傾軋之既空國元入則必立名以相高於勺合而為小大固錙銖而為重輕則必至操戈入室自為仇敵古今如是者總總也陸令萱等始進祖孝正以濟其惡及其用事韓長鸞高阿那肱皆攀援以濟其姦驅逐人士不使子遺斬喪法度不留餘力君昏而不可藥民怨而不可解孝正亦悚然震畏求自修飾以舒旦暮之禍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令萱母子惡其異己又合謀而斥逐之此亦勢之必然爾齊之即喪指乃功固亦何補哉

齊殺蘭陵武王長恭 紀年十九

長恭以邙山之捷威名太盛齊主忌之頗務聚歛求以自穢所親尉相願語之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為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泣涕問計相願令屬疾后家勿預時事長恭用其言有疾不療乃以酖死讀史至此然後知王翦多買田宅蕭何多買賤貰非自全之策楚子馮重繭寘冰士燮使祝宗祈死皆非自全之術也其能免罹非命亦幸而已士有不幸而處昏亂之朝如長恭在齊其亦何術以求自免哉易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險德而難不免居易而命非正歸之天而已若一毫用心求詭計以自脫未有不自詒禍也 六

帝遣開府吳明徹畧地北邊屢偕齊兵取秦涇和合四州

冬拔壽陽斬王琳

立國有自固之形則進取有可乘之勢內無以自固而徒

恃其外之進取未見其有益也陳氏得國於蕭梁潰乱之後建業梁所都也以侯景則徑入以齊師則三至江陵後梁新都也而周則鼓行而掩取之眷且復帝馬蜀歸于周荊歸于後梁江北歸于齊陳宣帝還自黔中魯山復賂于周陳之所守江南千里之間耳以梁與周控扼乎長江之上齊復窺覘長江之外岌岌乎殆哉其為立國也太建之間齊乱甚矣嬖倖十數人用事於内從官數十人屠戮于外以游幸則無期度以寵任則無紀律是以明徹一出江北拱手六州七鎮一舉而盡得之以王琳之得人心賜死于壽陽齊之大軍復奔北于呂梁之下樊毅克下邳魯廣達克濟南任忠克霍州湛陀克齊昌劉桃枝克朐山陳師所向有如破竹齊方築戍為自守之計其嬖臣之議則曰本是彼物從其自取假使尽失黄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而其謀臣之議則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

紀年十九　七

江淮世事去矣今薄賦省繇息民養士而已而其私議則曰國家待淮南失之同於蒿箭使明徹不以過家上冢而自齊不以登增而自足揚旆而西乘周師未出國可破鄴而有中原也使果破鄴而有中原而其立國曾無根本周兵方銳跨有三方雖陳獨有淮泮詎能自固哉

齊主殺侍中崔季舒張彫尚書左丞封孝琰

自古乱亡之國所用小人未有如高緯之多也雖其甚亡道猶必有一二君子撐拄扶持其間雖不喜諫諍亦未有誅絶之於未亡之前也今緯一遊南苑遂殺從官幸人大敵在境且之以遊晉陽張彫等欲連名進諫書猶未上也悉召已發名六人盡殺之家徒邊貲財男女皆没入古豈有是哉季舒事高澄首加無礼於舊君固有必誅夷之道彫書生也以寵胡進致位通顯始欲献替惟幄幾切寵要有宫掖不急之費約左右驕縦之臣進不以正而欲正人宜其不能自免也

十一月周主自升高坐辨三教先後

道有與天地並立爲生民日用一日不可缺焉者散之礼樂刑政藏之詩書易春秋行之於帝皇百王其條目至繁其本原至一也學士大夫有能講明其說而服於其身用以垂世立教者於是以儒名之豈當有並立而同馳者哉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特於其中切一二名義求以自見於天下是以君子深憂而固闢之曰此異端曰此曲學也而司馬談劉歆乃例置之六家九流之首使與異端爭爲雄長是爲知儒道之尊哉漢魏以來又於六家九流之中擷黄老一說文之以齋醮符籙目之以爲道又於諸華之外取夷狄苦空之言進之以爲佛使與儒學並行目之曰三教擬人非倫每降愈下不幾狼與苗同疇羊與狼並肆乎周祖集羣臣沙門道士於殿廬自升高坐與辨先後是取女而與之齊也它日雖禁佛道二教罷沙門道士立通道觀以一異端詎能使之無辟哉

紀年十九　八

太建六年春二月周文宣太后叱奴氏殂

三年之喪周衰廢之矣晉行納幣於朞年之内晉平公樂及徧舞宴諸侯於虞祔之初魯滕先君固莫之行不特庶見素冠之歎獨鄶人也自孝文三十六日之制明著詔書臣子之哀由是蕩然矣惟司馬武帝拓跋孝文宇文高祖能裁断自已復行喪礼於衰季之世雖群臣力爭而不之回豈不賢哉如衰麻之節苴廬之礼朝夕溢米之數徒跣送葬之儀凡古礼之所存者至周而盡行之視晉魏有光矣然五服之内悉令如礼公卿而下既葬而除則非通喪之義也

夏四月監豫州陳桃根献青牛詔遣還民又表上織成羅紋錦被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西旅獻獒召太保奭作書以告武王曰德盛不狎侮狎侮
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夫以武王之聖
克商之後通道乎夷蠻之遠而西人敢以奇玩爲獻侮孰
大焉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君奭之言欲武王之自克
也陳桃根其果何人哉以爲君子耶固不爲是名以爲小
人耶固不當使臨大郡始以青牛獻不受而繼之以羅紋
偽披是誠以侮宣帝也帝不加之罪而徒焚之是殆未免
納侮欲取金而擲之不若揮鋤而弗顧得千里之馬而不
受猶未免有私選峯之心甚矣人之難自克也晉武帝焚
雉頭裘而迄以奢侈亂隋文帝唐明皇皆焚錦繡而終以
奢侈致禍宣帝之能自免亦幸而已

太建七年七月周下詔伐齊八月遣使來聘

陳周聘使往還固將棄齊昏亂合從圖之也去年陳伐齊
周師未嘗出閧今陳師還矣周師十八萬六道並出蓋用 紀年十九 九
卞莊子刺虎之術也然圍中潬不下攻金墉不克周王以
疾還拔六十餘城而皆不守齊亦豈易取哉齊之自亡有
不足論然陳之爲國雖失荊蜀尚賴齊以蔽其北賴梁以
蔽其西宇文氏雖强固不能越齊梁以有江南也捨二國
以爲與垣脩政養民練兵交鄰庶可後亡乎今陳輕舉以
伐齊使齊不可圖周因據虛而遂有齊陳雖得淮汴之地
周固嘗取之矣齊既亡則梁不可以自存齊梁盡入于周
陳雖欲自存其將能乎故陳之伐齊乃所以自伐也惜夫

太建八年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爲太子詹事

三代教太子必以禮樂禮以脩其外樂以脩其內故其成
也擇擇恭敬而温文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
以衛翼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不能毋不正也是以教諭
而德成豈與書生博士特以簡編筆墨吟詠行輩哉梁簡
文元帝俱以文雅自衒廢事務不理自與騷人墨客角伎
爭能以致亡國陳不足鑒經術選士以教其子復以江總
爲宮端俾以綺縟互相酬唱其在東宮也則縱飲微行未
嘗導之以禮其登極也遂褻陵唱宴未嘗諭之以政以師傅
而爲狎客以外廷而雜嬪御處然國亡而不自覺左右非
人教導無術其禍可勝言哉

周主命太子贇撫西土同伐吐谷渾

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人情皆然也人情之至愛
孰有過乎父母之於子哉自非大聖至聰明鮮有賢否自
覺也堯之於朱非不愛也當時朝臣固有以啓明訣帝矣
帝終以嚚訟吁之奪帝位之重付之側微之舜非獨以利
安天下固亦所以保全乎朱也晉武帝非不知孝惠之不
肖也牽於愛而不能斷故一傳而至亂晉周高祖非不知
天元之不肖也牽於愛而不能斷致一傳而至亡向使二
君早從衛瓘王軌之言以大義自克使齊王攸齊王憲纂 紀年十九 十
承統業禍亂何自而作哉武帝知孝惠不肖而猶使之決
疑獄而不能知其所對盡出於宮臣之手高祖知天元不
肖而猶使之巡撫西土同伐吐谷渾而不知軍中節度盡仰
成於王軌宇文孝伯用此欺誑中外付以神器坐致喪亡
而莫之救也

冬周王自河東伐齊拔晉州齊王自晉陽救之圍晉州垂克
以馮淑妃故棄軍先還晉陽齊師大潰周主乘勝逐之齊主
留安德王延宗等守晉陽奔鄴延宗自稱帝周主攻拔之

太建九年春齊主傳位於太子恒周師克鄴齊王奔晉州太
子傳位於任城王湝

周師再出高齊必亡之勢如魚爛瓦解固不可復全復合
也使痛自悔責詔諭境內誅左右嬖倖籍其家以賞戰士
散出金寶宮人以備戰費省賦息役慰人心收歛遺兵背
城死戰如朝臣之說使一人將幽州之兵入土門趣并州

一人將洛州兵入潼關揚声趣長安一人將京畿兵出崟
口鼓行逆戰如高仲珩之議猶可感激人心使敵人聞南
北有兵或可逃潰也既聞之而君不知知之而不之用及
周師至鄴朝士出降高勱請追五品以上家属置之三臺
留之使戰不捷則焚臺庶其顧恃妻子以致死是豈足以
有濟哉

齊主將來奔高阿那肱引周兵追擒之任城王偕據冀州不
下周齊王憲討平之

周高平之下齊也數婁敬顯之之罪而誅之贈謚斛律光
崔季舒而改葬之親訪熊安生而賜之慰諭李德林而用
之国將行前世美政也夫弄權乱政蠹上禍国挤齊于亡
者正在穆提婆高那肱數輩耳周師未至提婆先降以求
大利齊主欲遁那肱詭留而使受禽敗國責主之罪孰大
於此不加顯戮以示臣民而反爵秩以寵之何以垂訓乎

紀年十九

十二

季舒雖以欲諫死然首導高氏無禮於其君非光比也德
林去梁臣齊再辱而不死即非可為義士安生國亡而不
蟫慶反掃門而俟召訪非儒生事也慕虛名而不若實求
自附於義而不免徇利此其為衰世之事歟

周封齊主為溫國公　齊溫公緯在位十二年傳幼主恒一年

昔商周之興蓋自乎唐虞之際奏食播化以數養天下其
子孫數十世又積仁累德以培埴之至湯武而後受命傳
世五十餘君雖衰微凌遲泯滅元聞猶未嘗得罪海內也
其狂惑暴乱為世指斥不過二三君而已高齊有國二十
八年傳祚五君所可稱述者特一昭帝復在位日淺武成
後主之始與夫宣帝之晚歲皆暴淫乱皆商紂厲幽所未
有也以神武掃除與胡之功與夫順事魏孝靜之禮不敢
遽萌代魏之心宜足以傳世遺遠然孝宣蓋祚魏若也其
初年新政已不善若是重之以武成後主爐充熖而日熾
之詎能久存哉

太建十年春吳明徹及周將王軌戰於呂梁明徹大敗將卒
三萬皆沒帝懼始繕完以備周

孫武談兵以始計為首校彼己論內外考強弱審曲直而
後定勝負也今陳取彭汴於周其嘗計之於始乎將孰有
道則宣政之主愈加勤儉刻厲於克齊之後不止如太建
之庸也將孰有能則吳明徹淮南一勝之後驕惰自用不
足抗王軌之銳也入晉陽入鄴以來士卒益習非若江左
之脆弱定府衛置六卿之後法令益明非若陳氏之无紀
以梁蜀掎角而控上流則非所以自固以呂梁千里而阻
絕淮北非所以進取蔡景歷毛喜苦口之諫可以鑒矣而
宣帝不聽且毅然而北伐是以兵而予敵也蕭摩訶裴叔
烈救危之言可以行矣而明徹弗用且曰然而不知止是
以身而餌敵也退軍狼狽於決堰歸艦罣礙於埋輪元帥
就俘將士陷沒輜運器械一切淪弃而淮右隨失始計之
不審也夫

紀年十九

十三

夏突厥伐周幽州高祖武帝自將五道伐突厥至雲陽遇疾
殂太子即位是謂宣帝

周高祖武皇帝在位十八年年三十六史稱帝沈毅有智
果決能断英武勤儉四方畏服蓋北朝之英主也惡晉公
護之專能晦跡不爭誅之於十三年之後知齊王緯無道
能埶威不動克之於再奔之後其規略深矣誅護之後克
已厲精總攬不怠用法嚴整號令懇惻其政治肅矣平齊
以還不自矜侈宮殿華靡者毀之奴婢沒入者縱之去雜
戶出宮嬪勞謙接下自強不息其自治勇矣行三年之喪
斥佛老之教修觀饗之礼定權度之制由是而古制復後
宮無綉組之飾庶民無羅縠之服服御無金寶之器由是
而儉德孚其嗜好簡寡志向堅確魏孝文何異哉素志未

仲位祚日淺繼嗣不德大業遄喪天不佑周明矣史氏以
多罪殺少恩惠布政立法皆欲踰制古人平齊之後遂欲
窮兵黷武讖之此隋人自為地之語非實録也

周主殺齊王憲

齊王憲嘗為晉公護所任護欲有所陳多令憲奏之護之
誅也雖武帝能悉其心得免延及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
平也引諭裴文舉以太祖晉公久執威權為積習生常以
暫經隸屬使禮若臣主為乱時權宜與三十歲天子不可
為人所制太祖十兒不可悉為天子等語其相忌深矣雖
憲拊几指心顧竭忠盡節詎能使武帝無疑哉況授鉞出
兵屢立大功儲君不德羣下屬目憲不知謝事避權速自
屏退猶以威名自衛尊屬自居入輔昏暴之主其不免宜
哉

九月乙巳立方明壇於婁湖戊申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
為王官伯臨盟百官　紀年十九　十三

有虞氏未施敬而民敬之夏后氏未施信而民信之商人
作會而　民始疑周人作誓而民始叛盟誓之設豈聖人
心哉古者諸侯或前代胙封而累世不變或子孫傳襲而
後世奉職非必人主親興之國而授之位也且其在國遇
臣下人民與其所以事天子者無異其勢疑偪而無以別
其心渙散而未能一以是有司盟之官於朝覲之時置宮
立壇加方明于其上因其方而設六色因其位而設六圭
上介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使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其次
立天子乘大路大常以禮日月山川於四門之外而祀方
明所以質諸幽明而教尊二也固未有非朝會而特行者
後世與之異矣公卿大夫隨世而更選牧守刺史隨年而
迭遷凡其搢笏冠冕以奔走于下者孰非人主之所進擢
哉懷之以德其孰非股肱心膂也宣帝聞古者覲礼有方
明之事遂設壇於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為王官伯臨盟百
官　未幾而自涖之以盟誓班下四方捧
心劾顰祇見可笑耳佗日欲屠嗣君而奪其國則向之王
官伯以嗣君不德相率而戴楊氏則皆前日所聽誓之人
也方明何為哉

太建十一年春正月己巳周大赦

自昔賢君明臣皆以屢赦為病吳漢王符鄭康成王元方
諸葛亮與唐太宗固皆以是為非也能深論屢赦之失若
惟樂運而已運之言曰虞書眚災肆赦謂過誤為眚當緩
赦之耳呂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推
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普天大赦之文豈可數施非常之
惠以肆姦宄之惡乎核運所言正得春秋書肆大眚之意
矣

周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賜御食而罷之　紀年十九　十四

人有三畏君子畏義中人畏名其下畏罰罰者上之所制
犯之者無以自免故小人憚之而不敢攖義者出人之公
心犯之則無以自立故君子由之而不敢背名者發於清
議犯之則無以自見故中人慕之而不敢失故名者義之
助賞罰不用而自行也帝王以是鼓舞天下使人踊躍奔
馳而疾趨之雖斧鉞在左鼎鑊在右火妻炭子湯家破業
而有不恤者要以狥名也使天下而皆狥名則為子者固
皆可曾閔為臣者固皆可逢干為兄弟者固皆可夷齊為官
吏者固皆可顏冉抗擅出使者固皆可不辱君命仗鉞為
將者固皆可見危受命也三綱四維何患不立皇極人紀
何患不建修哉自昔人主往往不察每以好名病天下凡
其廉介不屈論諫不撓作意而立事功者率以好名病之
反鄙薄而不之信而小人之愚其君而攻善類者亦不過
以好名譏之耳是誠可深太息也齊顯祖周天元昏暴不

德尤惡諫諍裴謂之樂運當抗言輿櫬諫之楊愔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尔顯祖曰小人我且不殺尔焉得名謂之由是獲免元巖謂天元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運由是蒙賜食以遣夫二主不誅二臣正不欲其得名也賢君明主反以其臣好名而不信之豈不惑乎

二月辛巳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傳位于太子闡是謂靖帝

人主之所以稱天子者以其德可嗣天也所居之位則曰天位所冶之職則曰天職所賦之禄則曰天禄五典則曰天叙五礼則曰天秩五刑之用則曰天討五服之章則曰天命因其名而致其實以其號而求其稱一毫若不相似則不足以上合天德矣春秋變文而書之曰天王使為萬世稱謂之法凡其動用之非礼者則去天以貶之足為萬世法程矣宇文氏不稱皇帝而稱天王固若得春秋之法天元強暴傳位其子自號天元皇帝所居謂之天臺施刑謂之天杖器用車旂皆自增多以準天數不知其所施為固背逆天道春秋之所誅絶也易世而国不保蓋有以夫

冬周將韋孝寬拔壽陽梁士彥拔廣陵江北地皆入周

廣阡陌而不能稼不如頃畝之力耕也積萬金而不能用不如囷窖之謹藏也闢疆理而不能保不如城邑之固守也陳承梁後界江為国環海所行千里而近宣帝志懷經畧欲復舊境吳明徹一出取秦涇和合四州拔壽陽一城尽得江北之地固亦足以自強矣陳自得江北之後於江右淮右諸州則給復之於北邊行軍之所則給復之置雲旗義士於江北諸郡以為備禦計固不為无志也使繼是以後痛加自治不事遠略益自控禦務保所存雖宇文氏益張何畏焉今不度德量力因時屈伸姑守淮南之區進争彭汴之域玩冦而不之戒挑敵而不之虞捲軍南還大敗清口元戎受俘軍實尽弃使猶置衛坐甲障禦要害或可舒延歳月也一僨之後邊備尽弛蕭摩訶任忠老將也全軍而還功過相補不畀之長淮管鑰而尽引入以為宿衛是以江北与敵也用師一出所過蕭然在此无結草之衛在彼有破竹之勢三郡相継陥没于周九郡之民自拔歸南江北淮南自是塊土不留矣取之而復弃之固不如不取之善也

太建十二年五月乙未周宣帝殂

周宣帝以宣政元年六月継位明年改元天成二月傳位於靖帝明年五月殂又明年二月靖帝遜位于隋宣帝雖遜而常制國事既死而楊堅專國專國九月而遂伐周是靖帝未嘗守國也故子以大象紀年屬之宣帝與通鑑異焉唐太宗謂魏證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饞人自啖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優劣證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太宗鄭公之論確矣方後主罪惡貫盈周高祖親用兵以滅之天元位居儲貳年已幾冠曾不知斂作其即位乃尽循而襲追之使奸臣嬖戚得笑談而取其國是誠下愚不移哉

周靖帝尚幼御正劉昉内史鄭譯矯詔以太后父隋公楊堅受遺輔政以御正中大夫顔之儀為西邊郡守

用人輔政而忝以小人未有不致禍敗也天元之將没使特召顔之儀属以末命楊堅未可以得志宇文氏之基未至傾覆也令劉昉与之儀同入卧内未及受命而鄭譯五人遂矯詔而属之堅之儀雖抗声不發詔正色以持符玺一木獨立詎能支大厦之傾乎昉譯相与亡周終不免疑之儀見危受命訖蒙嘉歎堅見識如是帝天下宜矣而南北史家乃列之儀於文苑傳使與虞世基並列何其无涇渭也

紀年十九 十六

堅矯召諸王入朝稍稍誅之相州總管尉遲迥鄖州總管司馬消難益州總管王謙皆起兵討堅堅使郎公韋孝寬擊迥揚公王誼擊消難蔣公梁睿擊謙迥死消難來奔

逆旅蒙一飯之恩過門而不忍捨犬馬受豢秣之惠遇主而能眷戀況食人之祿而居其位受其禮遇之厚而為臣子乎韋孝寬尉遲迥自周武帝初起與之周旋上下共創基業歷事三朝貴寵無二使鼎之移而不知救是非人類也迥知堅之不軌乃以相臺而舉義無負周至矣孝寬者年衛智為楊氏驅馳而戕其舉義之懿親雖以功名自終豈不有愧覆載哉

太建十三年春二月甲子周主禪位于隋己巳隋封周靖帝為介公　宇文氏有國傳五君二十五年是謂北周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乱同事罔不亡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始而克永世匪所聞也伊傅之訓著諸誥命者如是

紀年十九

周自神武有志于古帝號紀元則本之春秋命官置秩則本之周禮去佛老之教以統聖真守三年之哀以復喪紀修親饗之儀以禮邦國固所謂與治同道學于古訓也然四君在位二主不得以正終至天元稱帝而遂失國積前後僅二十五年楊堅嘻笑而竊取之曾不費力何哉由恭之取之也非其道而天元守之不以德也不以道取之雖有復古之實猶不能以持久況徒徇其名而廢其本復守之不以其德乎一切紛紛祇為文具詎能使周久存哉

六

改封周宣帝皇后楊氏為樂平公主

婦人之性莫不欲其家之貴富亦莫不欲外家之貴富也然計其身每重於父母計其子孫每先於弟兄宗族苟非寡弱無嗣淫暴不禁如呂氏武氏未有舍其家不恤而獨外家之圖也漢王元后以元成無嗣祇欲貴富王氏故使其弟姪累世專政至莽之篡而後悔然莽女之為平后猶以其父之篡為恥終身守志不肯他適恥一見漢兵自投烈火莽之誅死固有愧乎其女矣楊后之配宣帝父堅僅開府耳劉鄭矯詔使堅輔政宣后雖不預謀以靖帝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不平形於言色及至禪位憤惋愈甚雖降號改封欲奪其志終不從也堅雖得國焉能無愧其女乎

隋主盡滅宇文氏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侯此周所以興也禄父既乱復即故國以封微子俾與有周無殺曷富以定為疑哉後世徒見符堅領滅諸國復用其故族以之致亂遂盡除先代之嗣績求以苟安曾於周事不致也方高氏宇文氏代魏凡元氏子孫舉無噍類然所以亡齊周者迨非元氏也隋之代周用虞慶則之計奉宇文氏五世子孫而盡滅之及其平陳反保全陳氏不之殺也二事正相反

紀年十九

然不二世群盜盡起而亡隋陳氏雖存無一人叛乱宇文氏已滅而殺其子於江都若復有宇文氏亡族又奚五君之子孫哉

太

隋以太子少保蘇威兼納言尚書奏減賦役務從輕簡

古者因地以出賦固亦未免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之民也緣墾田之多寡而考賦稅之增減權國用之闊狹而為征取之贏縮偏重於多事之世優假於閒暇之日事勢固然古今一軌治岐之政九一而什一於定洛之後漢初之稅十五稅一而三十稅一於文景之間詎可顓守一切法哉蘇綽輔魏於東西角立之日屬南北鼎峙之際獨以關中控禦東南內興制度外治攻禦作征稅於是時雖欲過輕固有不能故嘗嘆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詎能弛之至其子威遂奏減賦役使從輕簡不惟知治國取民之制得繼志嗣業之道矣

冬十月戊子隋始行新律

古之刑法至秦而重至南北而酷漢固更秦也三章約矣而梟夷如故參夷去矣而族死不免十失一存至孝宣之世猶病之秦法豈易去哉齊周固將更魏也死刑減矣梟轘猶存門誅除矣三族猶用拷訊鞭朴至施之士大夫之間夷法豈易去乎開皇之興重加修定始用笞杖而去鞭用絞斬而去梟轘減徒流之年定訊掠之數立枷杖之式為以次訴理之法制減贖官當之科以息軒冕之辱置旁親減贖之令以厚高梁之家捨叛逆之外不復有収族之罪以優天下凡嬴秦元魏慘刻之條至是而一變之作為成書使李唐聖宋世守以為定律其仁也哉

隋主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令計口出錢

楚王英始崇佛法而誅死秦姚興喜崇塔廟而國士魏肅宗遠求梵經而統祚衰梁武簡文力行齋戒而家國委陳武帝弟兄捨身設會而位祚短唐憲宗親迎佛骨而飛禍作此奉佛者之效也魏孝武毀經像而有宗愛之變周武帝去釋老而有楊氏之篡唐武宗斥浮圖而有嗣子不獲立此不奉佛者之驗也世之佞佛者不言前數人之敗而喜言三武之禍使之報後世臣主不敢排毀嗚呼其亦誰欺哉隋文承周武之後尽復釋老之教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仍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自捨其身及與服設無礙會一如梁氏至子而遂失國宣宗尽變會昌之政享年亦不永是毀之者固不獲福崇之者亦未能免咎也觀此二說則釋老之存亡効驗可睹矣

太建十四年 隋開皇元年 春正月甲寅宣皇帝殂

高宗宣皇帝在位十四年

陳氏有國惟宣帝在位差久史稱其器量弘厚有人君之量然乘齊之乱能出兵以取江北不度周隋之强復進兵以爭彭汴併江北而復失之其智不足稱也江南自是孤立矣有子三十一人不知擇所宜立而付諸淫靡沉湎之叔寶使肆穢乱以喪宗社雖有器量奚補哉

乙卯始興王叔陵有罪伏誅丁巳皇太子即位

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遜一人貪戾一國作乱先世之行事固後世之矜式父祖之率動子孫之所師法也陳文帝受其兄之國曾其子遂歸之不保宣帝受其兄託孤之命兄没未幾搖其子之位而攘其位併叔陵不免焉不友不恭之習蓋陳氏累世常行之叔陵親見父祖得國俱用是法遂謂大位誠可力取也故於其父之存出為三公擅行威福於其兄之没加刃太子冀得非據曾無忌憚焉況叔寶浮薄無行叔陵之所素輕乎

紀年十九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九

陳

長城公

陳至德元年隋開皇二年三月隋遷于新都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三日每歲十二番為二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為二文罷鹽酒榷

古者發民而興作番民而徒衛與夫調民而征守皆謂役之興調非二事也周立均人之官以歲之上下而均力政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二日元年則一日凶札則無力政旬之為義取其均平也以周天下之廣人民生齒之衆每丁以四十歲計之則一生在官之日百有二十使千里之畿均平而盡役則征行興作與為徒衛固裕然有餘也豈𠕋發二役而有二事乎秦制不然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漢興循之於是有過更踐更卒更之法魏晉以下求之不得於役之外且復有調是再役也後周稽古特置司均豐年三旬不役者調絹一疋是十倍之也隋減周制每歲十二番減為二十日調絹減半是猶六倍也至唐而遵用之不役則収其庸日三尺是一歲之庸一疋有半而調不與焉不幾於十倍乎苟知調役古者之非二後世調役之當一庶乎其可復古也 紀年二十

詔求遺書

漢初開獻書之路以秦火之後經典猶未全備聖斈猶未著明異端或得汩正也牛弘論書五厄使文帝募私家之書以增秘府之藏要以美觀与漢事殊矣煬帝自以博斈能文度越臣下書府所藏富乎百代竟何補於敗亡哉蘇威嘗言於文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用多為吾以是知麗正之百萬卷不如孝經之十八章牛弘五厄之書不如蘇綽之一言

十一月隋罷諸郡為州

郡縣之罷所以理民民多事繁其力不能以徧治地遠壤隔其勢不能以相及於是不得已而增郡邑焉所以便治政也有郡縣則有官吏有官吏則有廪祿上所以贍給之必至加倍下所以供億之必至加勞文書日繁調役日衆非所以安民便國省事清心也王莽公孫述趙王倫齊顯祖之流俱以多置郡縣有名無實為世大病詎所當效哉兵亂之後人戶稀少光武省四百餘縣隋文帝廢五百郡屬之二百一十一州知理道也夫

隋詔書侍御史柳彧上書隋主請經國大事上自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

人君以任人為能人臣以奉職為功奉天下之賢而付之以職則人主無不治之事分天下之事而任之以人則人主無可治之事矣使人主不以事而任之人必欲每事而出之巳則力必有所不給人臣不以事而決之於巳必欲每事而闗之於上則職必有所不治矣隋文勤於為治五品以上引坐論事羣臣懼罪不能自決每事取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事出給微物一日之內酬納百司日旰忘食夜分乃寐是豈人主之躰哉唐太宗嘗論曰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幾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其篤論也歟 紀年二十

至德二年隋開皇三年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

文何為而作乎人不能以不言言之而欲行遠非口述面援所可能也於是即其所言而託之竹帛焉將以諭下也於是有詔誥符檄以告上也於是有疏奏箋表將以辨疑也於是有論難議對將以傳後也於是有傳志銘碣將以

奏美也於是有贊頌將以自述也於是有詩歌其為制不同而其躰不一要皆達其所欲言而已苟不委曲詳復則吾意不能以自舒不劉亮諧協則聽者不能以自適此其所以必文歟自漢之西雖能者互起各以所述而自顯而未嘗以是求勝也建安以來夸多鬬靡各自名家矣論著未必本之心詩歌非可合之樂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尽是風雲之狀事之與言始不相應心之與文固有不能盡命矣上以是用人國以是取士祿利之路既開浮靡之敝曰甚如李氏所論國勢之必至也隋文不知學問不曉書語不喜詞華詔公私文翰盡皆實錄司馬幼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善矣然選舉不以實行科目不以孝廉止以詩賦進士立為定格奚能丕變天下乎

以沈客卿為中書舍人兼掌金帛局以陽惠明為太市令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中書舍人施文慶所薦也於是盛脩宮室窮極奢侈 紀年二十

三

人主侈心並起於用度之豐羨而其財用之能豐羨者則本於佞倖之臣為之剖剋聚斂也陳後主之侈由於施文慶之心算口占沈客卿之增稅關市陽惠明暨慧景之考校不差下以結怨於民上以順承於君此陳所以速亡也使文慶不薦客卿客卿不用惠明慧景則一時用度何至羨溢叔寶之侈心亦何自而日熾哉故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至德三年五月 隋開皇四年 隋初詔郡縣置義倉

事苟足以便民固當聽民自便不使民之自便牽而歸之有司未有不反為民害也當成周之時門閭郊野道路之間俱有委積屋粟棚粟閭粟藏在旅師斂散施惠雖有司存遠近內外隨在而給猶去民未遠上下之勢不至扞格也故曰此有遺秉彼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古制既亡眾民睽隔相賙相恤之義苟不聽民之自為而又以法令束之有司涖之其能有濟緩急哉隋長孫平欲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此猶尚資乎民也自是諸州儲峙委積隨其所得勸課輸寄此猶尚資乎民也一藉之郡縣取之稅賦束之以法令司之以官吏出入有敝害取予有私恩飢乏者未必受其惠頒散者未必當其時民有加賦之實上獲虐取之名是義倉始為空名矣開皇以後關中連旱青兗大水遣使諸道開倉賑給猶有麥糠豆屑不給者自從民無遠慮輕肆費損乃令北境諸郡盡納於州秦鄜諸地安置本縣夫使里社出粟而州縣實收之雖欲惠之及下其將能乎

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戶口得新附一百四十萬餘口 紀年二十

四

古者民生告于閭胥閭胥告于州史年月日時籍于天府上于掌判其老少長幼固無一夫之或遺也於是授田起賦無不覈實固不俟里籍而巷考貌閱而躬問也喪亂弘多戶口滋耗貧民詭妄逃徙以避役富戶冒名并兼以庇附簿籍難考賦役不均隋文帝不思其本迺遂大索貌閱於旬日之間其追集贅聚紛擾強附多矣雖一時計帳新附戶百六十餘萬大功以下不令同居非平世法也

至德四年 隋開皇五年 冬十月隋以兵部尚書楊尚希為禮部尚書尚希諫隋主親碎務

周公作無逸述商人享國長短為萬世戒大略之說謂壽生於無逸罔克壽者皆其自逸也不特商人主惟然執周公之言以觀萬世皆若契券未有不合若文武以憂勤致治俱享上壽之報若九齡增減之語特家庭父子相难若之語用以見二聖之心固未嘗不與天一爾豈以勤逸而有異劫哉鄭康成以庸俗之見解記礼之說遂曰文王以

憂勤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不惟不知文武固亦不知
無逸也楊尚希以文帝每旦臨朝日昃不倦遂引鄭氏之
說勸之夫大綱委宰輔以親繁碎之務其言固是然所以
論文武者祖鄭氏之說則非經義也

禎明元年夏廢太子為吳興王立始安王深為太子
史稱始安王深聰惠有志操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
見其喜慍然以庶代宗受之而不辭聽其母張貴妃以孽
傾嫡處之而不諫視其父昏乱亡國而不之救又烏得為
賢哉

秋梁主琮朝于隋隋主遣崔弘度戍江陵梁安平王巖懼率
其民來奔隋主怒廢梁主為莒公後梁三主二十五年
正統之論惟南北為難辨自晉之南也為東晉宋齊梁陳
其北也為魏齊周隋私於南者曰統必有所授晉授宋宋
授齊齊授梁梁授陳陳併於隋而天下一私於北者曰統

紀年二十　五

必有所受唐受之隋隋受之周周受之後魏以南之所授
至陳而絕以隋之所受至魏而夷狄古今正統論所以難
一也王通之元經則以劉宋之後系之魏孝文大和八年
於南則不數齊梁陳以司馬公通鑑則後陳之亡系之隋
開皇三年於北則不紀魏齊周夫篡劉宋者蕭齊也於魏
則不接實繼周而併陳氏者隋也於晉則不繼作史記事
而強附之如此其言豈順哉而皇甫湜之論又曰晉為宋
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後周周為隋隋為唐推宋
而上至于堯舜其說善矣然元帝之後詧歸琮之在江陵
號固曰帝國固曰梁宗社郊禘一用天子禮樂三十二年
歷周至隋而後亡宇文氏之立也南有陳隋江陵豈能繼
梁哉烈昭在蜀可以繼漢則三主之在江陵固可繼梁也
使北不數周南不數陳以二梁而合之隋其言順而緒接
矣然前後之論正統者皆黜三主而不數何也以詧介隋
而戕其君得罪於梁之宗社以江陵而稱藩周隋不足自
齒於邦國視霸先兄弟之據其宗國未嘗一日有討賊之
心詎可與蜀同論哉有梁隋之順而不可以系正統有南
北之間絕而不可以接帝系此古今之論所以難一歟

隋謀伐陳大作舟艦人請密之隋主曰吾顯行天誅何密之
有使投柹於江
古人用兵蓋將息人之乱止人之惡也故於敵國先有文
告之辭而後有侵伐之師告之不從而後侵之侵之不懼
而後伐之伐之而又不悛而後滅之縱無道之國能懋治
於既乱之餘懲創於稔惡之後王者固不之罪也周人乘
黎祖伊奔走以告紂紂不之變而後有孟津之師使紂震
畏而能少戢周兵其可復西乎晉之伐吳也杜預曰自秋
以來討賊之形漸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
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羊祜亦

紀年二十　六

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
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師長江未可渡也若羊杜之計俱
欲詭形匿迹亟誅速發不欲敵人之戒懼知改豈王者之
師哉今文帝作舟艦伐陳投柹於江曰使彼懼而知改吾
又何求與武王用心何異叔寶昏迷不變一舉而遂克之
固非羊祜之所及也

禎明二年冬隋大舉伐陳以晉王廣秦王俊隋國公楊素為
行軍元帥八道並出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
國無小無不可守敵無強無不可禦先事而為之備雖至
弱之國猶可保也先敵而為之計雖至暴之寇猶可却也
以勢論之環陳三邊皆為隋境且江流上下千里與敵共
之固誠難守矣隋師大率九十總管五十一萬之衆十五
道並進而黃龍五牙樓船之盛古未之有也固誠難禦矣
使陳主臨禍而懼知過自覺滅酣淫以理機政退姦佞以

信將帥江濱鎮戍之啓奏不至沮抑緣江諸防之舟艦不至召還從袁憲之請出銳兵以屯要地出金翅緣江上下以為防備賀若弼韓擒虎雖勇詎能飛渡江哉隋既渡江使能用蕭摩訶之計乘壁壘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此固陳霸先破徐嗣徽之策也使能用任忠之計固守臺城勿与交戰分兵斷江勿令通信別給兵艦徑掩六合使謂將士已被俘獲此霸先使侯安都襲秦郡以破其栅錢明出江乘以邀擊粮運之策也隋兵雖至建業亦安能一舉亡陳哉今獨恃長塹之險負王氣之存兵在户庭酣淫如昨敵至宮闕急奏未啓尚何以自延歲月乎

禎明三年春隋賀若弼陷京口韓擒虎陷南豫州所向皆克大都督蕭摩訶与若弼戰于蔣山大敗没擒虎入建業後主逃入井就獲之遂滅陳　陳氏有国三十三年傳四主

武帝奮自南服克平侯景嘗齊師之再入済立奇勳秉僧辯之不虞廼專建業因江陵之不守遂有異志非有積累之効也武帝之子以遠不得立而世祖繼之世祖六子既立而宣帝奪之宣帝之子將立而叔陵幾殺之非有閨門之教也梁以佞佛亡而陳襲其跡梁以濫賞亡而陳循其故文物制度曾不畧舉非有紀綱可以傳後自江以北悉歸之齊循江而上盡歸之周襄鄧以西屬之後梁秉齊之衰而得地遇周之興而復失居天下五分之一視六朝壤地至狭也後主昏淫酣乱坐致覆亡無一足取而王仲淹作元經至陳亡而屢歎焉其說曰江東中国之藩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其未亡也則君子奪其国曰礼樂安在其已亡則君子与其國焉曰猶我中国之人也元經書陳亡而併晉宋齊梁雖非史氏法其愛中国而欲存正統則猶君子之心也故予記陳亡復系之禎明三年

隋制五百家為鄉置鄉正一人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古人所以止訟於未形絶惡於未萌者非特教化之素行也治之於微而不使之著辨之於早而不使之滋也凡民之淫衷姦慝与夫其儔伍之怨仇鬬争發之曹耦而見之户庭其長上親属固得調諧之其鄰比之有司皆得懲誡而糾治之其很傲不服頑嚚不逞以辨于閭里族鄉者寡矣況其黨鄙乎越三四官長而訴于黨鄙猪鄉里之巨猾其又越五六官長而訴于鄉遂者必民之元惡邦國之巨蠹也有司固得痛懲而深戒之豈尚有信然不平以干天子之司敗哉隋固不能復王者之政而蘇威正長之請使治民詞訟未為過也李德林以里閭親識剖断不平為疑亦不足論要比閭族黨之制不立使治之於始必使之著暴成事而後聽之其勢必至相激相激而併廢之則過矣

隋詔天下偃武修文兵非禁衛邊防皆停罷悉毀民間甲仗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宋子罕固有是言也世見武王伐商之後偃武修文紀之於書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詠之於詩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名曰建櫜記之於礼遂謂一戎衣以來弛備撤警与天下晏然相忘無復武事矣故秦銷鋒鏑金人而勝廣起光武罷材官廢都試而諸羌乱晉武帝廢兵備去將卒而諸王五胡相継以紛擾唐穆宗詔藩鎮減兵額而朱克融反幽薊復失隋文帝罷兵旅毀甲仗而群盗起唐室興非偃武之禍蓋於武王之事未之深考耳伍卒旅師整比乎鄉遂之間器械車牛預存乎丘甸之内蒐苗獮狩時舉於四時之隙兵雖不用固未嘗忘備也秦漢晉唐慕其名而不究其實其兆禍稔乱宜哉

隋以駕部侍郎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州俗畏疫公義輿致病者設榻具藥風俗遂变

疾恙之作未有不自内生也内無疾恙而以傳染而成疫

理必無之而其倡以傳染者則由疑畏之太過也一人有疾一家避之一家有疾十家避之十家有疾一里避之穢惡積留而不除沴氣欝烝而不散既足襲人以為患而人之過之者或驚畏而心先悸或飢虛而氣不實少有感冒預自沮憂巫覡禁厲而藥餌弗加門户扃鐍而寒溫不適凡所致斃多以非命若辛公義守岷興疾者而親療之廳宇皆滿設几中坐躬自省問晝夜不倦曾無所苦何耶北史孝義傳所記范叔孫恤療病者俾皆獲全棺窆死者親自按賭終不之累也使明著甲令痛懲惡俗宇民如公義者寢厲之獨行如叔孫者旌礼之畏避如岷俗者痛懲之庶乎生民之類各全正性命保合大和矣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二十

永嘉朱先生隋史紀年總辨卷之二十一

隋

高祖文皇帝

開皇十年冬江南高智慧等攻陷郡縣詔内史令楊素討平之

古者里有序鄉有庠家有塾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每平旦里胥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以糾其非義不善而課其不恪不敏者暇日則督之學以修其孝弟忠信八歲習六甲五方書計之事使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學先聖礼樂使知朝廷君臣之理此先王富教之大畧也彼閭胥族師黨正之屬民讀法要與觀象魏所垂者无異而其所以教之者固存庠序兩塾也豈規規然聚而強之使讀哉蘇威習聞周礼讀法之說而不能詳致三代教民之意捨見存經義不取自作五教令郡縣課民讀之適足以召怨激亂耳及諸郡人民之反至屠戮其縣令乃以使讀五教為詞書生膚陋好古慕名之敝至此可不監哉

年二十一

開皇十二年右僕射蘇威坐事除名

人臣朋黨之說其自漢始乎箕子以無偏無黨為王道之正周公以其朋其往疑成王之失為君上之心而有所偏倚固足為政治之累人臣同寅協恭以事上聯事合治以効職設僚屬儕類有昵厚友愛之私於國躰無傷亦豈足為一時之疵也哉人主何為而深惡之夫進退賢否黜陟功罪者人主之大權也賢則進之不肖則退之有功則陟之有罪則黜之如是則天下群正孰不為吾用雖有群邪烏得而間斷其間苟以志同道合為疑擯之不用則才子十六同德三千速肖七十俱在所斥矣何妄以議樂不合遂以朋黨誣蘇威數人而文帝遽怒併及知名一百餘人如盧愷薛道衡亦以為吏部甄別流品併以誣謗得罪其幸濫

多矣

有司言府藏皆滿增闢左藏院

善富國者先富民民富而國貧者無之不務富民而徒務其國之多積未有不致禍乱也自昔言國家財用之羡溢以漢隋二文爲稱首然貫朽粟腐之餘至景武而被其澤漢業益固數世賴之開皇府藏皆滿廊廡俱積之後曾不一傳而隋室乱者富民富國之異効也漢文即位半減田租十年之後一切除之終二十餘年之久未嘗以一毫下歛之民賑貸勸課之詔猶歳歳下也墾田非益寡猶以計民未加益爲念以口量地既有餘猶以民食未甚足爲憂雞犬四闡煙火萬里曾不加賦增丁也務富民而已隋文𢍰周平陳兵革四出前年關内旱河南荆淅皆水而發丁以築長城去年河北諸州皆飢而大舉以代江左喪乱之後生齒未復一旦大索貌閲以求丁筭之多大功以下不許同籍長史每歳令增計簿雖得户口之多府庫之羡斯民生生日益不聊矣雖一時降詔減河北河東租税三分之一而明年關内大旱至有豆屑雜糠不給者帝至帥民就食山東富庶安在哉

年二十一　二

開皇十四年夏詔行新樂　冬隋詔牛弘等參定雅樂

樂之声以五而律呂之琯十有二自黄帝以來莫之有改也以周大司樂考之則十二管還相爲宫一管而具五音五與十二相乘而爲六十理之必然夫豈自京房始哉周初用七音加變宫變祉特一時所用耳非三音之無變也鄭譯以夷声定樂爲十二均八十四調七音之外更加應声固非大學之正也何妥求沮衆議務媚上心乃以旋相爲宫爲異論以獨用黄鍾一宫爲君德其爲樂論勸天元立四占何異哉牛弘祖孝孫用京房律法因而大之爲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歳之日而旋相爲宫由是著明文帝溺於妥言不用弘法弘復用妥説阿順上意取前代金石盡銷毁之以息異議而万妥常樂書竟無傳者惜夫

開皇十四年秋八月關中大旱人飢帝幸洛陽命百姓就食山東

古人重積粟所以備民飢也漢武帝征伐四出後用無筭猶能虚倉廥以振貧民唐元和國計至廩廩也憲宗曰朕宫中用綃一疋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爲民父毋不當如是哉隋置義倉令十年矣以民之所自儲者以資民用固當沛然有餘況開皇府庫充實百倍常代乎官之所儲不以予民民之所儲不容自食乃使之携老扶幼露行草宿癃飢於千里之外是歐之道路擠之溝壑使爲㱷殍也雖損膳自責引馬避道救斥候不得驅迫果何益哉自積而不之用民積而不容用遠乎末歳天下儲峙可供五十年乃以供賊子侈妾之費群盗攻剽之資非至愚而何

紀年二十一　三

始詔公卿以下各給職田

北朝官吏未給俸禄故臺府省寺及諸州縣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其煩擾百姓隳敗風俗多矣至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禁止營生與民爭利唐有授田之法而在官者皆以禄位高下因職給田盖猶均一夷平也今無授田之法所至州縣亦少在官之田官吏固皆受禄矣而所在職田在廩禄之外或有或無或多或寡者悉皆因地之有無不復計秩之崇庳多者羡溢有餘視禄而數倍無者侖合不及自食之弗給故仕者有擇官擇地之敝厚薄輕重聽其所之而自取焉雖上之人不得以予奪之必欲均平齊一依唐之用今於俸禄之外而爲定式裒多益寡損上益下過頟者以歸公上其不及者留没入之地頒之可也

開皇十五年春幸齊州爲壇泰山燎祀天

建武正觀之初羣臣有請封禪者光武太宗辭卻之甚力晚年皆不免登封隋文帝平陳還朝野皆請封禪帝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所攸聞陳叔宝賦詩有願上東封書之語復表請封禪帝不聽也至是不免東幸柴燎于岱宗樂夸大喜崇侈其難抑如是哉夫三君者猶以混一之後議之彼齊威公一佰諸侯孫仲謀一據江左亦欲行封禪蓋尤可笑云

仁壽宮成

周文帝平北齊而盡毀宮室隋文帝一平江南而遂營仁壽二人優劣於是判矣楊素封倫三流夷山堙谷以爲離宮窮奢極侈以竭民力丁役顛頓即填坑塹渴死於道即行焚除前後死者不翅數萬帝親見燐火知其結怨天下怒其壯麗終以皇后一言而孚賜之亡國之形見矣彼煬帝窮極土木斷喪宮杜蓋實廼翁教之也

紀年二十一　四

開皇十六年秋詔決死罪者三奏然後可刑

文帝初有隋國遂定新律盡除魏周苛刻以從寬簡初令天下死罪大理覆治又令死罪三奏然後行刑其立法非不恕議刑非不詳也然晚年下敕盜邊粮一升以上皆斬民間盜一錢以上皆弃市此果何法哉然専任智數性多忌猜斬杖行於殿庭誅戮發於喜怒功臣尽誅骨肉不免一以私情不復準律雖有法令文具而已積失人心傳世滋甚此其所以速亡歟

開皇十七年秋詔諸司得於律外杖屬官

禮義廉恥以屬君子故君子知愧而不敢違刑罰威怒以御小人故小人知畏而不敢犯凡齒諸士類而受一命者固以君子遇之也上之人固望之比肩同心以効職下之人固望之立政陳化以正俗事斥逐而無譴訶寧誅死而無戮辱詬可從其長吏輕加捶楚乎書所謂鞭作官刑蓋謂官府以馭徒隸也以待徒隸之法而待其屬復以禮義廉恥責之其可得乎今文帝以所至屬官不憚其上乃詔諸司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至有總管以納米有一糟一粃一日笞長史至於三數收之犴獄絕其粮食者唐循用之故有判參簿尉一語不中治笞篁滿瘡痍士之詬辱甚矣　聖宋始除其法一以禮義廉恥以待天下豈不仁哉

開皇十八年冬十二月殺右武侯將軍桂州總管王慶則

慶則之死雖文帝不明受趙什注一時之譖雖向時受禪違德林之諫使周五帝之子孫勦除而無遺類者慶則之一言也不惟天道報應勢必不免然尊其關而殺其子孫文帝之於慶則寧無愧恨乎遇事輒發不究是否慶則固有取之矣

紀年二十一　五

秋八月左僕射齊國公高熲除名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古人之大戒也高熲輔隋禪周平陳位居上相事猜忌多疑之主而獨以謀謨見聽於功臣誅戮之後而獨以名位自全龐晃盧賁以前後譏短而致踈黜李君才姜曜以災異奏論而皆得罪勲至柱國賞賜萬計其利禄固無比恩寵固無二矣使遵伊尹之訓引身疾退奚至悔吝哉今復連姻東宮遠伐異域且與藩王齟齬此禍之所由作也昔商人以宮甲而致逆居儲貳而留兵衛非自安之道明矣今太子方自疑熲復與太子爲姻上令選東宮術士以入上臺固可告太子使空宮撤衛以示不疑熲乃以尽取強者恐宿衛太劣爲諫不惟非所以自白適與太子植禍耳太子廢而熲除名恃寵貪利之報也夫以文帝之見知猶幾不免猶復撫機不悟求用於煬帝之世其身誅家滅豈不幸云

開皇二十年冬廢太子勇爲庶人立晉王廣爲太子

父子天性三綱之首五典之宗也其慈愛恭敬與生俱生未有泊然無情如路人者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此文王所以造周室也子孫千億宜君宜王成王所以受祿也乃生男子室家君王宣王所以中興也天子之子其本王天下其支庶君一國傳之子孫而無窮者帝王之常法非有至惡大不肖未有廢嫡而更立苟不至逆亂反叛流禍海內未有支庶失侯而亡國也禹與荀況所論丹朱盖誠嵬瑣矣堯雖不授之以位然猶封之以國周禮八議議親居其一苟不若管蔡挾商以恙王室固亦未有以王子弟而被誅殺也隋文帝初開隋統以獨孤后遷妬之私削奪秦王俊而致之死併廢二子不與之國復媒孼儲嗣而廢囚之使其弟廣甘心焉蜀王秀秦王諒由是不安疑叛而俱不免雖虎狼之暴不至此也勇廢廣立而國祚失盜賊羣起生民糜爛更數年而後底定違天性之禍如此夫

紀年二十一 六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改元以日長故也

日月之行自有常度冬夏之長短晝夜之出沒朔晦之盈虧歷萬世而無變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測日月有東西南北之異蓋論四方風土耳王符曰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使日於古今有長短之異則是月之出入天度之運動當必因之而改變矣使不變改則躔度氣候寒暑晝夜必至差舛曆象何自而定乎新垣平紿漢文帝始爲日再中於是改後元袁充紿隋文帝爲景短日長之說於是改元仁壽漢帝悔悟而平誅隋帝終不之覺如百工程課而工匠苦之此其所以同串而異致歟

仁壽二年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

序周南者以婚姻之及時子孫之衆多公子之信厚武夫之好德游女之無犯禮婦人之樂有子皆曰關雎之化行后妃之所致而后妃之所謂德獨以不妬忌而已昔嘗疑其說迂緩至讀獨孤氏傳而後信之以獨孤之謙卑儉約願以八百萬賞軍而不以之市胡賈珠非無葛覃之本也以婦人豫政爲戒不從有司之請以命百官之妻闔越絳守法能睜憂賞之非無卷耳之志也獨以性尤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氏一得寵幸遂手殺之有子五人皆后所生豈關雎之義哉晉王廣求自結於后以傾嫡統凡宮女之有子者盡皆不舉凡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上斥之勇嫡嗣也以妾有幸而見廢俊愛子也以妾爭妬而奪國高熲元勲也以妾生子而謫黜勇俊皆二子併因弃失爵而蜀王秀以疑畏得罪秦王諒以恐懼叛逆楊素元冑來充等輩遂萋斐醞造以傾國本以宗社之重付之淫亂狂侈之煬帝一蹴而至滅亡與周南之詩一切相反者以其妬忌而不逮下也由此觀之周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豈欺我哉

紀年二十 七

仁壽三年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

古者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義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故伊尹之從湯也以三聘傅說之相高宗也以營求太公之歸文王也以同載諸葛孔明之事昭烈也以三顧未有叩門求用上書自鬻而可行其志也魏晉以下此道絕矣王通方欲明王道救生民而不免詣闕獻策失藏器待時韞櫝待價之義矣況隋大爲臣則篡其君爲夫則制於妻爲父則殺其子三綱既絕而以溪暴狠悖之心繼統上則天象變異之並見下則坤與震動之不安中則人心憤怨而不服亂亡之兆形諸眉

踐當此時而談太平雖聖賢不能通所謂仰觀俯察而建
人極將何所稽乎
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讚易續詩書正礼樂修元經門人自
遠而至者甚衆
吾讀中說固知王通爲聖人之徒仲舒楊雄之流也聖經
汩於異端至通而復明正論昏於智詐至通而復行其有
功於名教不淺矣而世病之者以其續經續經何病哉而
其所以害之者則由其徒尊之太過擬之非倫而已夫通
之續詩以辨六代之俗因其詩之存而已非若求晳之補
六笙皮日休之詩六樂也雖有四名五志夫何害通之續書
以存漢晉之寔因其誥命之存而已非若白居易之補湯
征陳黯之作禹誥也雖有四範七業庸何傷修元經以辨
南北之疑記舊史之大畧而已蓋猶司馬遷之記大事班
固之春秋考紀也雖黜吳蜀合宋魏固亦何失哉易則讚
紀年二十一 八
之非作也禮樂則正之非変也聖經自爲聖經因續而愈
明續書自爲續書俾聖經之加重儒者之業要當如是耳而
通之徒記其言以爲中說每每以續書與六經並言欲尊
其師而反累之於通何罪哉
仁壽四年夏四月上幸仁壽宫秋七月甲辰上崩
隋高祖文皇帝在位二十四年
修身以學問爲本有智術而加之學問則隨事區處而皆
當治國以紀綱爲本處富强而先之紀綱則治道悠久而
難渝漢高祖雖不修文學而能盡去智謀而任諸人故能
立四百年之基文帝雖未定經制然專務以德化民故能
成五六十年富庶之俗使人主治天下苟能如三代之君
稽古立法以惠後世盡亦如漢高文虚心無我崇尚德化
以維持憑藉可也文帝創造隋室混一海內智術足以褰
壓群下富强足以雄視前古而其所以不能傳世綿遠者
病在於不孝无紀綱而已能推赤心待周之舊臣使各展
其用而不能使草創元勲有功諸將保全身名能於居處
器服委曲儉約而不能禁封倫裴矩之流爲離宫新都之
修吏治得失人間疾苦潛行采聽可矣固不當周人而致
之罪每旦視朝日昃忘倦勤於政事可矣固不當侵官而
亂其職俾陳後主使以壽終可也固不當殲宇文氏之子
孫以絶其祀乘突厥之離析而使欵塞可也固不當啓伐
遼之端以養後禍新律定矣而殺戮妄施丁籍富矣而貌
閱求益內牽私愛制於妬后而不獲逞外惑讒誣戕害冢
嫡而不得立三綱既倫九法以斁雖封疆開拓遠踰秦漢
戶口羨溢前跨文景財帛山積帑藏充蒲適足以速亂召
禍耳王隆有言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
稽古雖賢於堯舜終以不孝爲累其知之矣
八月二十州摠管秦王諒反尚書僕射楊素討平之
年二十一 九
秦王諒之反非大都耦国之禍也諒同母昆弟五人煬帝
以介子觊合謀以傾冢嫡楊素以巫蠱順意而殺王秀高
祖以猜妬无罪而絶秦俊令煬帝繼統不以先帝末命明
告天下故取太子而遽殺之且僞爲先詔以召諒諒知必
死雖无精兵雖不據五十二州之廣无十九州從叛之衆
其能不求自免之計乎苟求自免其勢必反使不知高祖
寢疾不以正終而故太子在囚无罪見勠戮之狀固天下
之所同憤也使以是唱義問罪用王頍之策盡用西兵疾
馳以擣関中則罪人得矣今用東兵徘徊於蒲坂之間而
獨以討楊素爲名素方盡力以爲自救之策宜其必敗也
敗不自死而又纍係以乞降諒真愚也夫
冬十月詔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二十二成丁
古者婦女固有賦調也嬪婦化治絲枲居周人九賦九貢
之一半床全床有賦税多寡之異見於魏齊一定之法令

蓋未娶无布縷之征已娶爲則倍累世循用而不之變也至煬帝而始除之後世率遵焉以此知亂世未嘗无仁政也隋帝末年開汾水通涿郡丁男不給始役婦人雖不能自用其法然後世之不復役則煬帝實始之

隋煬帝

大業元年二月詔楊素宇文愷營建東京

復敕愷同封德彝營顯仁宮

賈山論秦事之侈極矣起離宮築阿房鍾鼓帷帳不移而具若秦宮室之麗曠古未有也而隋煬帝所建東宮營顯仁宮築西苑徙洛陽郭下居民以實之採海內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以實之為書院多為機械使開闔視秦尤倍焉夫東窮燕齊南極吳楚廣厚馳道隱以金椎植以青松瀕海畢至若秦馳道之麗曠古无有也隋則鑿穀洛水以達于河鑿河以通于淮以通龍舟鑿太行山達并州以通御道陸則爲行宮行城以臨極邊脉為龍舟鳳艑以遊江都視秦蓋尤數倍焉極供膳之美至魚鱉不寧居窮麾仗之富至禽馬无全軀錄役征伐窮歲月而不之息農夫於是无耒耜之日錦繡綵帛飾園圃而不之愛於是工女无布褐之飾凡秦之所已爲者隋則數倍而有加

凡其所未為者悉盡力而為之此所以皆二世而亡也

五月築西苑

古者妾不帛童子不裘商賈不衣絲非老非貴固不被服絲纊也疋帛妾用固有受寒者秦漢以來土木被文繡倡優童僕得為帝飾后服賈生常太息言之固未至輕棄妄用也煬帝之興乃以綵繒為花卉被之草木散之園池使四時常有春色舊則徹去而更新之不知一歲所用枷幾縑幾疋也其流害遺毒奚止一婦不織而已哉他日諸番酋長入朝尽以錦帛纏木胡客見而譏之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木何為足以箴帝膏肓矣

大業二年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秩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

董生有言古以任官稱職爲功非謂時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尽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計考增級之敝自漢病之矣元魏復以年勞爲資格清濁賢否愈無數品煬帝不許計考增秩必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而後進擢之豈不善哉然羣下當進職者多令兼假雖有闕失留而不補則非所以用人也牛弘為選曹不得專行其職復使蘇威大人參之七貴雖居選曹而虞世基專之公受賄賂超越倫等非所以得士也柳城之圍雖許將士優迁及還京師一切不用非所以示信也非所以愛惜名器祇以沮發賢能謂隋以吝爵賞而亡正謂此類耳若七月庚申之制豈可廢哉

九月置洛口倉

積貯天下之大命也無三年之蓄設有水旱盜賊國非其國矣故賈誼晁錯之勸文帝以務農積粟爲本然鉅橋之粟商非不富也爲周人施德之地敖倉之積秦非不富也適足爲劉項相爭之資於鞏置洛口倉庫三年窖粟八千石據爲粟二千四百萬隋非不富也適足爲李密王世充僭越之費厚積累何益哉故知積粟不如積德富國不如富民藏之倉廩不若藏之天下商與秦隋之虐取美溢不如漢文帝蠲租免稅也

大業三年正月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請襲冠帶

夷狄之叛服與中國盛衰未嘗相關也蠻夷猾夏雖舜不免率服來王特見一時君臣警戒之語月伐鬼方撻荊楚見商之中葉禦獵犹事昆夷備著文宣之盛時帝王之治終不以是小疵也秦人經畧至遠禍乱遘作單于数入朝而漢業益敝破裂匈奴拓開石域莫盛於新莽之世鞭朴遠夷翕受職貢尤可夸大於元魏之日此豈專係君德哉隋事至淺煬恶尤甚終啓民入朝慕化解辨吐谷鐵勒戎置郡縣赤土流求俱在羈縻一為西廻則高昌伊吾與西域三十七國皆謁於道左一御便殿則蠻夷使者二十餘國皆陪增庭戎輅遠駕於遼東隻綏爪分於突厥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二千八百餘里非不富盛強大也羣盗一起家國瓦裂曾不數年宗社爲墟雖際天所覆尽為臣妾其果何補哉

夏四月甲申始頒大業律

年二十一　十二

古之事簡吏省者蓋上之人虗心以委其下下亦誠心以事其上也堯舜之治總屬之二十五人九官十二牧亦各自治其屬三代之政化悉權與於六卿諸侯亦各自治其屬上之治下如綱之提網一舉而萬目張下之事上如三十輻之湊一轂輻運而車自隨故吏不多置文書不必詳密而天下之事大略自舉尓漢以九卿治百司都國治羣吏不惟府寺掾屬自辟縣令以下猶守相自用黄綬之吏州不自察也魏晉之間州惟置紀綱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由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人縣之細故不以涜州郡州郡凡事不以濆省曹各職其職各治其治雖不必吏胥紛紜簿書叢委而日要月成歲會皆棼然條舉矣南北對立主務專猜自一命一職以上悉歸之吏部一刑罰一金粟之微　舉聽之朝廷文籍叢牘惟恐不明計會考校惟恐不尽鍛鍊閑防惟恐不密是以令史多隔驚日加而不可省文書盈於几閣繁雜而不可考也觀劉炫所以語牛弘者可考大槩矣

大業四年民部尚書奏令貌閲人戸是歲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

先王井地以授民未嘗盡地伍民以着籍未嘗盡民井地而不之盡故其田不成井者謂之閒田籍民而不之盡故其民不成軍者謂之閒民非先王之智不能規地而一之法使無尺寸之遺料民而冨其數使無一丁之漏其心蓋以謂立法不如是則地不寬羨無以裕耕者民丁不少寬假無以逸老幼也隋自代周并齊已貌閲戸口得新附戸口一百四十餘萬矣其平陳也得戸口五十萬至大業初戸八百九十餘萬七千有奇口四千六百一萬有奇矣富庶之盛雖漢元始而裴蘊獻議猶以民間版籍脫漏戸口詐增老小爲言復令貌閲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糾得一丁令代賦役於是進丁二十四萬三千六十四萬一千五百豈惟無一人之遺其以老癃爲丁壯癈疾爲平人豈可勝究哉唐杜佑嘗言隋自混一至此凡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戸僅比於曹氏歸咎於有司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故故其後聚斂之臣多以括丁爲急務民益無聊戸口虗耗唐自是不復振矣隋事豈可不監佑之言豈可尽信哉

年二十二　十三

大業五年春正月詔天下均田

古者計人以授地計地以賦人故人與地相得而無兩羨不足之患人不足而地有餘則賦諸民以聽其子孫之自盛地不足而人有餘則授之旌節而使適他國為之旅師使治其新甿昌嘗聚之一所散之一日哉隋綱十三年文帝以三河地少人多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寛鄉帝令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筭

乃遣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二十畝老小又
少焉夫授田不以一定之制而因地以為多寡均田不以
始授之初而一時以為予奪徒取諸此而益諸彼此乖爭
所以並興怨仇之所從作也豈古之善政哉開皇以後賦
役繁興戶口少耗加之大業侈用妄役歲起月作民之流
殍道路疲痾兵革者十喪五六矣煬帝尚復徇均田美名
遣使者旁出詆見其擾於民奚利哉

大業六年六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
韓懼秦東伐使水工鄭國間秦令鑿涇水自中出而邸瓠
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以溉田秦兵由是不出關者數年
夫興土工而復征伐雖秦之強盛不能也隋之侈恣鑿役
並興數倍於秦矣然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
自板渚引河通于淮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
郡今又開京口河東至餘杭將巡會稽築長城也城大興
年二十一
古
也開大行之道也所謂土功無歲無有加之重斂遠征百
役並起以牛羊用其民民何以堪

徵周齊梁散樂悉配太常
古者作樂所以和平人心養成德性也故嘽緩簡節有以
起人之康樂廉直勁正有以作人之肅敬順成和易有以
發人之慈愛淳一莊雅有以防人之淫辟故朝廷得之而
君臣上下之分嚴閨門得之而長幼內外之序定鄉黨得
之而睦姻交遊之義篤戾悖消而驕濫不生乖爭散而慢
褻不萌者由此道也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
趣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淫於色害於德姦声以濫及優
侏儒擾雜子女不知父子周之衰固病之矣使銷除屏遠
猶恐害性況崇用之哉況古樂至秦而盡廢夷樂至魏而
盛行淫樂至陳而滋熾古器至隋而盡毀以煬帝之驕淫
無度復用裴蘊之奏欲盡集散樂括周齊梁陳樂家樂戶
悉集太常不幾因風抱薪而助火乎隋雖即喪而散樂淫
声盛世熙朝猶崇用之何哉

大業七年上幸涿郡詔將伐高麗戰士饋運填咽於道苦役
者始為群盜
自昔姦雄起於盜賊者非必其不知名義又非必其皆好亂
也亦迫於死亡無聊而已三楚五齊燕韓之遺民共起而
亡秦雖以復六國為辭而實激於賦役之苛綠林下江新
市之豪俠共起而屠新莽雖以復先漢為念而實發於政
令之無常黃巾黑山之徒屬共起而亂漢雖以憤錮黨為
事而實生於憸閹之肆虐使晁時政刑平一賦歛寬恕無
飢寒之迫其前誅戮之脅其後雖有好乱之人有名義可
以挾持以生變亦何至不謀而胥動哉隋雖淺德取闕非
義然以開皇富盛設有庸主繼之踵故襲常不肆行妄作
盜賊未至群起海內未至分裂也今百役並興數倍於秦
年二十一 十五
變更紛擾殆甚於新莽誅戮士大夫結怨於天下且幾於
季漢民生其間如魚游沸釜鹿墮罘罟纍縛纏繞不知所
以為免死之策是以楊元感劉元進之徒唱禍亂於其始杜
伏威羅藝稔乱於其末彌六合之內無一區落而無盜賊
者其強大自立僭名竊號夏則竇建德楚則朱粲魏則李
密吳則李子通梁則蕭銑涼則李軌秦則薛舉馬邑則劉
武周狃惡挻禍更三四年而後始定事變相激是豈斯民
之好乱哉

大業八年正月親伐高麗
玁狁於周門庭之寇也使黎其庭而殲其族不足以憤怨
雪憤也文王遣戍城彼朔方宣王薄伐至于太原不以民
命而博一勝以國力而快宿忿也高麗自元魏服屬中國
且越在遼碣萬里之外縱其來朝安足為王會之美設其
為寇亦安能重藩籬之患哉文帝議討既無成効煬帝襲

迹遂空天下之力而從事焉六軍度遼九三十萬五千奔
敗之餘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而已資粮器械皆巨
萬計失亡蕩盡其果何為耶雖怒宇文述于仲文等終不
能行顯戮也盜賊由是滋熾上下由是叛離曾不少懲且
欲再舉宗社烏能復保哉

三月上臨戎于遼水橋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死之

生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故以生而取義
為美遼東之役於義不足致死也而麥鐵杖死之使祇以
國事竭力不擇地而授命猶之可也今語其子乃曰我得
良殺汝當富貴是其殺身非以徇國乃徇其子孫非以求
義乃用以博富貴也雖以然艾炙頞瓜蒂歕鼻死兒女子
中為耻要其存心豈忠於所事哉

大業九年四月駕度遼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

易曰幹父之蠱用譽書曰爾尚蓋前人之愆父有闕失過

年二十一 十六

惡子能率德改行植善立功以覆掩之可也其可稔禍唱
亂哉楊素因文帝以傾嫡嗣至煬帝乱隋其子元感謀叛
以圖亡隋李勣貿高宗以立昭儀至武氏亂唐其子敬業
謀叛以圖去武氏俱皆無成破家夷族豈其稔惡之禍哉
素既上公矣賞賜累巨萬元感且位六卿視隋乱已成乃
欲因此圖覬非望殆不可以敬業並論也

大業十一年春正月增秘書省官

帝王典學皆以成德未嘗以辯博著述彈壓天下也自梁
武簡文陳後主隋煬帝始皆以博古今善詞藻著書談經
為才能用以驕詑群臣夸耀海內若紀綱法度政治教化
一切不理相繼以撥乱亡可不監哉煬帝前後修撰凡新
書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自經術兵農醫卜蒲博無不精
洽校正書籍三十七萬卷於西京東都宮省官府無不分
置秘書官增至百二十員其書室巧麗妙極今古自負才
學每肆驕忌謂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不欲人屬文
出其己右薛道衡王冑誅死輙誦其佳句以不能復作為
快至極奢窮侈結怨招乱冦在門庭兵在肘腋曾不之悟
也著述詞藻果何補也乎

三月殺右驍尉大將軍郕公李渾將作監李敏並滅其家以
敏名應圖讖且用宇文述之譖也

周公有言我不敢知曰厥其永孚于休亦不敢知曰其終
出于不祥人主惟當精一以執中競業以應万機嚴恭寅
畏以聽天命其敢過計遠念營計逆料未然可疑之人而
肆戕戮哉隋煬帝以李氏將興之讖洪水之夢遂以洪兒
之名而殺李敏唐太宗以女主武王有國之讖遂以五娘
之名而殺李君羡君羡死而武后為乱李敏死而唐室實
興天命其可力留世事其可預計哉以太宗之明親見煬
帝之失而不之戒反甘心效尤而不之耻是非英主之所

年二十一 十七

宜有也

大業十二年納言蘇威併子孫三世除名

蘇威好名而不務實尚同而不顧理貪進而不知時此其
所以敗也夫隼鳶不接翼猶薰不共器烏有端儒正人肯
與裴矩宇文述虞世基同事乎事有是非理有曲直苟其
直且是雖出諸他人固無害其曲而非也雖得之已安用
固執如威之議礼樂法令必欲每出於我与其子夔至於
典選則矩蘊述基之是從非君子之道也方文帝之賢威
猶不免以黨見黜煬之穢德醜迹天下共憤之而反諂媚
求容既乱而不之避有玷先尚書矣煬帝本靳爵賞威反
承風 旨而沮人之勳祿帝諱言盜賊威遂詆訶郡縣令
減賊數厲門之圍乘輿幾殆以釀賞得脫方憂事平之後
煬帝失信而威反齟齬其間盜賊徧天下始與宇文爭論
其近且多竟何補哉瀕死除名而終失節於李密王世充

唐高祖以此薄之宜哉

七月上幸江都宮奉信郎崔民象上表諫不宜巡幸上大怒斬之駕次汜水奉信郎王愛仁以盜賊充斥請還西京又斬之

古者三公九卿朝夕納誨百官有司官箴王闕瞽人誦工諫士傳言商賈議于市百姓謗於道人主虛心敬聽和顏悅受然猶不自為足也方立木設旌置鼓垂鞀求廣格而旁使之惟恐一過之不知一事之不行也是以長治而久安今煬帝乃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之通顯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是以開皇舊臣如高熲賀若弼宇文述皆以誹謗被誅薛道衡張衡以語言被殺蘇威以應對除名是其位通顯者固皆不容也迨其晚年淫遊無度盜賊群起社廟丘墟迫在旬日左右前後無一人敢昌言者趙才以右候衛諫下吏任宗以建節尉年二十一極諫崔民象王愛仁十八皆以奉信郎上書論盜賊充斥請還西京是皆朝不坐宴不與也亦相繼受戮彼梁郡之民邀車駕上書切諫亦迄不免則所謂寬假卑賤之士又安在乎

大業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江都五月甲子太原留守唐公李淵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起兵東都六月建大將軍府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以世民為燉煌公分將六軍

古人舉事每患乎名義之不正也苟其不正雖得天下有所不為果其名順而義協也亦安佚田亙詖偏求自履誤哉牧野之事武王豈不知以犯君詒後世之口實然直為而無忌公行而不顧者以大義不克避焉耳十人同德三千一心非以術致也不期會者八百稱戈比千者八國非以賂邀也曰朕文考無罪未嘗歸過於其父自稱有道周王未嘗遜善於他人如林之旅不約而自倒戈未嘗設詞以激其怨也商王元子抱祭器而在軍門未嘗虛詞陽尊以鼓群衆也其奉辭致討特以天怒人怒不得不正爾煬帝驕侈暴虐不減商紂且文帝晏駕疑昧而不可致太子勇廢死譖逭而罹非命天怒而郊祀不饗民怨而盜賊四作使太宗仗義而起声煬帝之惡與天下共討之海內之民孰不奮臂四方盜賊孰不拱手上可自附於周武下亦不失討州吁于濮之義雖有王威高君雅安能軒輊其間哉今以多予悼進而啗裴寂市道之事也以私侍宮女而脅其父奴虜之行也詐為勅書嚴期調兵以怒其民是伍被教淮南之術也遣使突厥借兵請馬以為之助是董卓用羌胡之智也其實叛隋而又以奉迎大駕為名陽尊煬帝而帝其子既帝而復廢之實篡而云禪徒以不受九錫為高豈不失哉

李建成將兵拔西河郡斬郡丞高德儒

太宗年二十一拔西河斬高德儒數其指烏為鸞之罪十九先儒題之其實不然李氏起兵移檄郡縣皆靡然聽命獨西河郡不從使郡縣皆如西河則唐兵不可必濟使西河獨堅守不下雖高祖太宗之工於用兵固未能仗劍而徑西也守節者萬世之奇功獻佞者一時之顯過令乃託獻佞以誅之是豈當罪哉昔黃霸會上計吏適御史府鶡雀飛集霸欲以鳳皇奏之遂為張敞所劾世儒以孔雀為鸞與霸何異雖德儒表奏之後百官稱號置殿表祥遂若罔上而其所以亡隋者非世儒罪也煬帝入陳猶戮五佞亡隋渠魁固在裴矩封倫趙元楷宇文士及之流太宗父子曾不之戮反寘諸左右而擢用之世儒乃以不從叛而誅豈輕重有倫哉

七月淵以元吉為太原留守八月敗宋老生于霍邑次龍門求助突厥

尊諸夏以攘夷狄聖人致治之大綱也漢以羌胡義從而

亡晉以戎狄雜處而亂晉襄公用姜戎敗秦人于崤春秋猶耻之況資胡騎以定中國乎大業之末突厥強盛鴈門合圍煬帝幾不免汾陽甓居武周方爲用民之畏狄甚於盜賊高祖倡義將以靖亂願先從突厥借兵假騎是以鴆止渴烏喙止飢也飢渴未止而腸胃先潰矣王者舉事正欲救赤子於塗炭而撫寧之子女玉帛盡歸可汗之語天地鬼神所不忍聞也隋亂未平突厥繼亂欽師精騎直犯渭上使非太宗終有以控縛之頡將何以善後乎唐之子孫曾不知鑒小則用蕃將以圖功大則資胡兵以平難明皇用奚虜而天下裂昭宗用沙陀而鼎祚移以回紇平安史安史未夷而回紇亂以吐蕃平朱泚朱泚未靖而吐蕃驕故石敬塘亦以契丹篡漢漢亡而契丹暴推其本原蓋自高祖誨之也

十一月李淵克京城遥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皇帝大赦改元義寧以淵爲大都督中書令大丞相

年二十一　二十

昔季氏專魯昭公播遷適齊適晉國非其國也春秋必繫昭公於每歲之初曰公在鄆曰公在乾侯未嘗以與季氏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君實有國誰能制之隋富有天下幅員萬里煬帝雖無道遠巡江都特隋境內爾唐高祖兆纂晉陽進克長安奉代王侑爲帝尊煬爲太上皇改大業十三爲義寧之元是豈有君父之命哉史官欲尊高祖遂勒煬帝之末以爲恭帝變其後一年以爲義寧蓋將示唐室之興真若禪代云爾以子加父以臣加君徇虛名而没實事豈　春秋之義哉隋氏之史猶唐之史臣爲之令司馬公通鑑萬世之史也猶復用唐史臣之法何耶范太史唐鑑特書曰大業十三年吾從之

永嘉朱先生隋史紀年總辨卷之二十一

永嘉朱先生五代編年總辨卷之二十二

後唐

晉王　克用

天祐四年三月戊辰皇帝遜位于梁王朱全忠

自昔治日少而亂日多周自東遷天下大亂至秦而極得漢而後治漢亡三百九十八年而後有唐唐地幾同三代而其治上同兩漢何其盛也方武德剗除盜賊而繼之正觀之賢修明制度倣摸乎詩礼聽納讜論追纂乎訓誥賢士登用而群邪遠四夷順從而兵革寢人民富庶而刑罰幾措開元之文物幾同太宗大中開成之志向有意前代會昌元和之勲烈晃耀簡冊而永徽建中之初亦凜然有聳動人心者傳祚二百八十八年治固不少也然在內則有妃妾之禍宦官之禍強臣之禍在外則有藩鎮之亂夷狄之亂盜賊之亂然二十君之中爲子所迫奪者三爲賊所逐者五爲强臣所殺者二爲婦所乘者三而被殺者一為宦官所立者九而被殺者三被廢者一京師受寇者八因亂棄失者七夷狄亂華者凡數十而犯京都者一何其亂之多如是哉先儒有言唐大綱不正而細目奉其以是致治則亦以是致亂也歟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中夏夷狄天地之大綱也留鑰之任重矣從母之親親矣而乃以之兆亂謀篡由是壞君臣之紀其起兵也以脅父其內禪也亦以脅父由是壞父子之倫齊王之妃幾配皇極夫婦之經瀆矣是以後嗣有糯炎之惡新臺之醜突厥借兵因以起事夷夏之别紊矣是以後世有回紇之變吐蕃之亂以建儲之爭而劉丞同氣乃曰定內難是以武氏韓建全忠皆得以戮其子孫以妹女之進而寵用邪臣乃曰用極策是以武韋楊氏皆得以竊政權衆目並牽雖足以致一時之治大綱不正終不能免累世之亂彼商周之君所以

編二十二　一

立國治已嘗若迂緩委曲而不即人情者其用心深遠也哉
四月甲子梁王即皇帝位戊辰大赦改元開平国號大梁奉
帝爲濟陰王遷曹州　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
以梁爲僞者起於後唐以梁爲非僞者出於歐陽公徇一
國之私而黜梁国非是以五代史法之故使唐中絶国亦
未足盡信也切嘗疑之国之廢興乃天地之大変非有盛
德如湯武之懿固不足以革命非極暴積惡如商周之季
亦未至於殞国夏嘗衰矣更羿浞而盗而少康復奮周嘗
衰矣以共和持国柄十有五年而宣王中興漢嘗衰矣王
莽盗神器十有八年而光武再造是三者嘗遭変故而正
統不絶者以其撥亂扶衰之有後人也唐自武德開基傳
世二十有天下幾三百載其根本不為不固其德澤不為
不深民自曾高以至雲仍室廬食飲生育死葬乎其間不
為不久也僖昭未為失德固未足以亡唐而朱温以盗賊

編二十二　二

之隷用負叛之智強敍而簒聚之李克用父子血戰力爭
幾四十年而天下復歸於唐梁有天下僅十七年与羿浞
于夏王莽竊漢等耳其可不謂之偽哉莽之簒也即真十
二年而後漢兵始起三年而莽始誅是莽国嘗一天下而
有之矣若李克用之仇梁凡二十三戰而唐始亡梁之取
唐十有七年而梁滅前後四十年趙魏两河之間固无歳
不交兵也天復天祐唐室舊紀年之名固未嘗一日不行
之天下也梁氏之興坐席未煖甲冑未脱而遂失国曾不
如羿浞新莽之久且專也其可不為之偽乎五運相承国
之大事唐末喪亂朱梁簒代莊宗継世立功親雪国讎重
新土運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木天造　皇宋運膺火德朱
梁在两唐之間遂為閏位不復継五德之運其可不謂之
偽乎或曰梁得天下不久遂亡唐失天下不久遂復以是
黜梁系唐其説然矣以光武而継孺子長沙定王之後也以
昭烈而継孝献中山靖王之裔也夫後唐之族出於沙陀
夷自实厥賜姓於懿宗之世與忠臣茂正思忠無異既非
唐之宗克用之於梁特以私相讎而力相軋而已梁之簒
雖得罪乎天下然河中之叛也克用以兵助之僖宗於是
乎有興元之狩三鎮之逆也克用以兵逼之昭宗於是有
石門之幸克用之虐與梁何異特以力先克用而取之耳
雖不廢唐正朔與岐蜀吳何異是豈唐之純臣也哉若比
後漢蜀漢使系唐之三統附李氏屬籍則凡假義以為利
者可以得志矣余曰不然春秋殺州吁于濮者変文而書衛
人言是人人皆欲有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方梁
之簒殺雖唐之雞犬皆有慦心如楊渥茂正王建皆移檄
諸道以復唐為名徒言不行也獨李克用父子再世戮力
遂能有濟雖有舊惡固所不疵雖在僕隷猶當録之況曰
李氏乎賜姓雖非正然自唐末以來凡假子者皆為父子

編二十二　三

明宗夷種也以継莊宗而有唐世宗柴氏也以繼太祖而
曰周天子無異議史氏無異法以他姓之子継世襲國而
不恠以賜姓之臣能復讎而滅簒國重建其社稷而祠其
宗廟此事而聯書之顧奚害比之樊簒進偽詎不猶愈乎
乙酉梁封兄全昱為廣王
司馬孚不能少沮昭師炎之簒逆而以魏純臣自許受殊
冊事備礼死猶以正士自称以不夷不惠自許人誰復與
之全昱知全忠代唐必當赤族且面指斥之亦不樂在京
師嘗居碭山加司馬孚一等矣然且與其三子俱受王爵
身雖得正斃而二子迄不免與梁同誅使超然自出於簀
塵之外不與同利亦豈至與之同禍哉
五月戊辰梁詔礼部尚書蘇循及刑部尚書張禕等十五人
並勒致仕起居郎蘇楷斥歸田里
秦漢以來雖偏方下國邊夷槃盗其興也必有興立其士

也必有與懿末嘗無伏節死義之士與社稷同爲存亡也
唐一統六合垂三百年縉紳盈躐綫被滿四海摘章琢句
爛然可觀而朱溫以盜賊之靡行篡逆於歲月之近無有
一夫扞格者其閒能正論受貶獨一韓偓能說辭隱去獨
一司空圖能以非義責諫其父獨一楊凝式而已柳璨等
九人乃爲之礪斧而殺名士張文蔚等六臣乃親持璽策
而奉諸賊蘇循父子至無恥乃忍以惡謚而加其君要目
前述化之福是皆狗彘蛆蠅之不若也然璨等皆誅死而
循等十五人俱勒致仕揩斥歸田里福亦安在哉歐陽公
顧嘗論之以爲出於朋黨之禍嗚呼信矣然東漢鉤黨之
禍羅天下之士而誅錮之不下乎唐建安之末曹氏之興
四方之士喑嗚憤惋力爭屹立者不可勝數操持神器二
十年卒不敢衆指溫之篡唐朝廷之士迫於凶燄而不之
校下僚寒士亦無喟然發歎者是不特朋黨之咎也貴至
嘗論安史之亂以爲貴幸之敝而黃巢之逆皮日休文人
巨擘頗爲之掌誥命不以禮義作士而獨以利祿誘之使
之無恥至此是豈特朋黨之一失哉

十一月壬寅梁詔赦逃軍雖丈面亦聽還鄉里

有事則調集爲兵事已則散歸爲民歷代通制也方其調
發雖顧室家而不敢留故曰王事靡盬不皇啓處及其征
役也雖念室家而不敢去故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其已
戍也則三年不與其當更也則終歲而罷又烏有避役而
逃在軍而逋也哉自府兵破壞征戍踰期故有去時裹頭
歸來頭白之歎方鎮專擅務相傾軋故有十五以上盡詔
行營之令亡命逃匿以幸一旹之安者在在皆然是豈法
令之所能禁哉幽滄之役劉仁恭始令勝執兵者盡行文
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若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
內之民稚孺之外身無不文者梁方有事幽滄攘竊神器

編二十二 四

柰之何其效仁恭乎自跋隊之法一行而兵人逃生無所
奔迸四出其勢必然今又盡文其面以記軍號歸鄉里則
不之容過關津則許之執藏伏山澤聚爲寇盜宜日盛而
月增也不變其制而特許歸田里迄使後代守爲常法其
亦不仁也哉

十二月丁卯晉兵寇潞州

春秋內中夏而外夷狄內魯而外諸侯凡夷之猾夏列國
之加乎魯聖人皆以兩下相侵伐之文書之曰某侵我伐
我狄侵某伐某而已未嘗有變文也通鑑自天下混一之
國以王者之法處之之外凡其鼎峙角立瓜分之主悉以
列國書之既書以列國特以一國紀年凡外之攻內悉以
寇其地書之雖諸葛孔明李克用父子復讎雪恥之正亦
復以其加魏梁目之爲寇豈爲春秋法哉通鑑前例及與
劉道原往復書亦不以此爲疑何耶

天祐五年正月莊宗晉王克用薨

君臣天地之大分復讎天下之大義也春秋書王以繩魯
正以明君臣之分始平王末年以立法正以示復讎之義
使萬世臣子有所勸沮爾唐以三百年宗社而斲喪於巢
賊奔走之隸以數十節度方鎮之強不能少制朱溫於敗
亡之餘列辟百執事無有一夫能褰裳攘臂執戈投石以
雪大恥者獨克用父子忘身棄家夾河百戰迄族朱溫之
家室以發宿憤豈不賢哉方溫盜璽紱蜀王王建移書克
用請各帝一方且欲俟平朱溫求唐室之後立之退就藩
服克用曰誓於此生不失臣節退謂莊宗曰昔天子幸石
門吾發兵誅賊威震天下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
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汝他
日當務復唐社稷謹勿效此曹所爲善哉言乎不惟吐出
肺肝貫徹穹壤而其血誠正義固可照映萬世也方唐末

編二十二 五

亡諸鎮多得承制除拜而克用獨不肯每欲用人必先表
聞至禪梁而後行墨制不惟不敢自帝所行正朔猶天祐
之舊也契丹阿保機來會雲城或請擒之克用不可曰讎
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起張承業於免死之餘
復使監其軍每事請之而後行梁將亡矣莊宗始立復立
唐之社稷承業不以爲是也觀克用承業始終用心雖昭
烈武卿侯何以過之詎可以夷種而遂不錄乎

晉殺內外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軍節度李克寧
莊宗既承先王末命俾紹基業固不當以過自菲薄遜之
克寧若克寧之敎恭謹畏固必不致有負莊宗也雖讒言
浸潤婦人𠱄嚶奚足以變其志莊宗以承業之言不核其
是非而逆殺之傷先王之志失親親之道矣然克寧專殺
而叱承業固足以取死也

五月辛未朔晉敗梁兵于夾城取上黨　綱二十二　六
淮夷徐戎並興魯伯禽衰絰以從金革書存費誓以著伯
禽之能秦穆公潛師伐鄭晉襄公墨衰而敗諸崤書存秦
誓以著穆公之悔事關於社稷雖冒哀以即戎聖人不咎
也忘喪紀之重而徼一時之利天下其孰與之此二誓所
以不同歟莊宗受先王遺言不俟卒哭引兵而破夾寨取
上黨豈與襄公同事哉唐室之讎不可不報先君之先不
可不繼重兵之受圍不可不解一舉而三物得其費誓之
義夫

晉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戰敗而懼懼而戒戒而能復戰勝而驕驕而怠怠而不振
此世之常也莊宗於夾城勝梁之後能休兵行賞舉賢才
黜貪暴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奸盜境內大治乃練士
卒申軍法令騎兵非見敵不乘無踰越留絕避險以失部
分期會無得差晷刻犯者必斬故能以狹致廣以少爲強
兼山東取河南滅梁以復唐祀由既勝而知戒也使滅梁
之後猶持此心烏致乎敗

戊寅淮南部將張顥殺吳王楊渥渥弟隆演立顥伏誅
天下未嘗无士也其應事見機未必不如古人而後世人
才終不能如古者以其所以自謀者過重也以五代十國
離析之際淮南偏方立國於戎馬之間而楊渥父子得嚴
可求以爲幕僚豈不盛哉方張顥殺渥欲自集將吏於庭
羅白刃夾道盛氣問所立雖一時功臣唬將無不股慄而
可求以片語折之自作史夫人敎以令群下遂笑談以立
隆演說恕以留徐溫正容以却刺史拱手而誅張顥從容
整暇不費芒刃雖春秋諸名卿不及也一不欲出金陵自
爲留計遂勸溫說吳稱帝吳之國力由是遂屈楊氏弱而
徐氏興以此而已使其始終以楊氏爲念而不附徐以圖
事爲念而不圖利乎已雖古人何加　綱二十二　七

天祐六年盧龍節度使劉守光執其兄橫海節度使守文　莊宗
父子兄弟皆天秩也必有父子然後有兄弟其上下先後
固有重輕周公之誅管蔡正以顯文武之業而舜之所以
封象者不私其已而非得罪於其父母也人不知其父尚
可以兄弟視之乎朱溫圍劉守文於滄州使人說之使降
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
下若子叛父而來將何用之溫愧其詞直爲之緩攻守光
守文之弟也方引兵以攻其父執而囚之守文曰不意梟
獍乃出吾家遂盡力以攻守光蓋將以出其父耳使得守
光而食之不足以謝天下今臨戎對敵乃垂泣諭衆使勿
殺其弟曾不暇顧其父也身既因死父終累繫迨同守光
歸死于晉若守文者豈知天下之大義乎

七月梁以劉守文爲燕王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令塞德立違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此魯臧哀伯所以諫威公之納宋賂也威公以鍾巫之逆得立宋莊公以宋督之逆得立同惡相比諫固不行他日車中之禍迄不逃臧伯之料詎可不鑒哉朱溫以弒篡得國至今臧獲恥道之守光囚父殺兄狗彘所不食也守光乃以是自歸於溫溫亦以其類已與之旌節而復王之友珪之變非特效溫固將自附守光也溫實自誨其子於友珪何誅

天祐七年六月匡國節度使長樂忠敬王馮行襲卒梁崇政院直學士李珽權知匡國留後

唐自中葉方鎮皆養牙兵以自衛故至驕暴以生亂多養假子以自固故皆蟠互而擅權凡主帥死亡其牙兵假子多擅立所私上不能制也設朝廷除人稍可自立率皆痛戮酷誅求以絕禍上下相疑變叛益多令梁以李廷代行襲雖許州牙兵皆秦宗權餘黨之不誅也而以之分隸諸校雖其假子皆冒馮姓不之絕也而使之各還其宗上不誅殺而亂自息下無刑戮而變不生豈不善乎

虔州刺史盧光稠卒梁以其子延昌爲虔州刺史　吳制置使於新淦遣兵戍之

古人備邊增戍易至張皇啓釁召敵鮮不由此楊氏置戍新淦以圖虔州每更代輒益其兵虔人不之覺也

十一月梁遣王景仁伐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求救于晉

天祐八年梁改元乾化正月丁亥晉敗梁兵于柏鄉

歐陽公言莊宗勇而好戰戰銳於見敵周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人之隙以取勝者豈不信哉其救趙也方距野河結營莊宗欲速戰德威則請按兵以待其衰及交綏柏鄉莊宗欲先登德威則請俟日昳飢極而後乘之始非張承業褰帳入言幾墮劉景仁造橋之策終非德威叩馬力諫則汴宋魏滑橫亘六七里之軍亦豈易敵哉莊宗狃夾寨之勝是以柏鄉輕敵幾至失計狃柏鄉之勝是以胡柳輕敵遂至喪失使當從德威之言固不至坐失老將也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蓋德威近之

八月甲子燕王守光稱帝改元應天

劉守光窮逆極凶雖至愚甚不肖之人猶羞惡之今溫特與之比蓋其術同也晉王父子務以名義服天下莊宗既助守光以拒守文今又同五鎮陽推尊之以爲尚父致使守光竟殺其兄以至稱帝於名義何有哉如懼守光之軋已則燕之勢固不足以敵晉如懼守光比梁以軋已然涼冀之役燕不出師固已與梁絕矣尚何懼若燕之罪雖擢髮不足以盡數尚何俟驕而稔之哉高祖詭辭勸進以驕李密先儒猶且不取況守光而可推尊乎

十二月燕王冠易定甲子晉遣周德威攻燕以救之　天祐九年正月晉攻燕祁講關下之　戊子圍涿州刺史劉知溫降晉劉守奇劉去非奔梁

兵出無名事固不成伍子胥復父之讎一戰而遂入郢高帝以義帝之喪一役而下彭城唱大義以誅仇敵固無往而不濟也劉守光以子則囚其父以弟則殺其兄以官則僭尊號以鄰鎮而弱與國且暴其民而穢其家數其罪而共誅之詎復有城之堅有兵之衆哉今莊宗獨以易定之急爲之出師涿州之圍劉去非大呼於城下曰河東小劉郎來爲父討賊何豫汝事而堅守之乎守奇免胄勞之其守劉知溫拜於城上遂降蓋大義所激人所共感非特一城也使周德威於涿城既下之後旌守奇以徇幽滄悠悠蒼天淮無父兄燕薊數郡誰非舊臣怒守文之死傷仁恭之囚嚮應以從守奇漿食以迎晉師固將不俟踰時矣今

乃娟疾其功使之懼死挈黨類奔迸而歸朱温至將兵以
援邯鄲平燕之功閱兩歲而後僅成盡德威娟忌致之其
不獲令終宜哉

二月梁主至貝州板築攻蓨縣不克還貝州

師直爲壯曲爲老孟施舍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凡師之勇進而無忌冒
行而不之顧者必其壯而直終日惴惴憂人之乘乎己者
必其老而曲也高帝昭烈以兵則弱以謀則拙以戰則敗
然屢挫而氣不衰瀕危而心不懾者以直而已朱温自殿
身歸唐兵行無敵然自入關以來兵頗銷更弑篡之後出
輒敗北自夾城柏鄉陷衂之餘畏晉如虎渡河之軍聞晉
王之至則皆棄舟而去扈從之兵聞沙陁之至則恟懼迷
亡嚴刑而不能禁其在觀津則棄行幄而引避其在蓨縣
則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燒營夜遁雖隴上耕夫皆得奮 編二十二 十
梃荷枷而敺逐之悉不見晉兵而震駭至此者以理曲也
恃能戰而負不義其可以得志哉

六月戊寅梁郢王朱友珪殺其主晃自立

黄巢反八年朱温始歸唐後二十年始入長安迎駕誅宦
官又二年刼昭宗從洛陽遂行殺逆又二年篡唐帝梁三
年始自汴徙洛三年而其子友珪殺之凡六年自昔創業
之君雖夷狄盜賊偏霸小國未嘗無修潔可喜之行矜惻
不忍之心傳遠可繼之謀也獨温始終持盜賊之術膠固
不解曾無一節可上簡編排齒牙者避暑張宗奭家亂其
婦女殆徧幾不免繼祚之手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
文友珪之妻遂至專房前去殺戮六七十萬人其開統建
號未嘗有制度法令比勝廣聰勒之徒皆不及殆有不如
王莽者獨宋大水以獻瑞麥而黜友諒一事近正詭言柳
木宜爲車轂取其順非者數人撲殺之可以爲阿旨者之
戒然亦不免用詐輕殺迄如衛宣蔡固見戕於其子所謂
出爾反爾天道好還者耶夫盜賊淫穢篡亂至此而容之
編帝籍固萬世之恥也

天祐十年梁郢王友珪改元鳳曆二月庚寅梁均王友貞以
禁兵殺友珪即帝位于汴復稱乾化

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朱温之罪固人人之所得誅也然友
珪以子而戕其父嘻又甚焉均王爲父討賊得義之正矣
踰年而後改元禮之常也討賊而後書葬春秋之法也今
友珪既誅而五代史特不書葬均王既踰年復稱舊君之
年更二年而後改蓋不知何說也予聞之止齋先王君弑
而不討賊故不書葬至以臣子而殺君父春秋特變文書
葬以見天地之大變詎有既討賊而不葬哉徐黨曰以不
得其死故不書葬非春秋之義也泰誓武王十一年說者
謂文王受命九年武王三年喪畢觀兵孟津通數之爲十 編二十三 十一
一年故有新舊君通數紀元之法是亦不然父死未葬爰
及干戈特太史公記伯夷之諫如此他無所致據十一年
云者必武王侯周以來年載耳均王稱乾化復滿四年蓋
俟除喪而後改元耳意雖近厚豈大義也哉

十月晉王平幽州獲劉守光及其父仁恭以歸　天祐十一
年南平王高季昌攻蜀夔州不克

景德中契丹犯邊　章聖皇帝親御戎輅狄兵北歸或請
決河水灌之可使隻騎不還　上曰南北皆吾赤子也殺
之何罪契丹由是感德不渝盟者六十餘年南平之寇夔
也峽上有堰或勸蜀主王建乘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毛文
錫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
國之民爲魚鱉食乎建乃止文錫之言得吾　章聖用心
矣彼梁武帝之堰壽陽雖爲自備計然堰水自決夾淮數
十郡皆致漂沒不惟魏人被害梁民亦何辜哉

天祐十二年梁改元貞明天雄節度使鄴王楊師厚卒　梁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以宣徽使張筠為節度使二月己丑遣王彥章將兵入魏州是夕軍乱

先儒見燕薊之屢變宋梁之分郡析兵復致叛涣皆謂習乱之久舊染之深果不可以復治也然羅紹威在鎮時朱溫無故遣兵盡殲牙軍并出戍者而夷滅之梁負不信好殺之名於天下類皆如是幽薊之視梁不翅如虎狼蛇蝮也今因易帥復割相澶衛三州以置昭德建置二帥復分其將士府庫之半於相趣之使行曾不顧其族姻磐結也且遣劉鄩王彥章將重兵張聲勢以臨其域彼懲往事愛族姻懼而謀乱其勢固然不足怪也武王分殷民以畀魯衛與晉皆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即事于周以職事其國為承商之鎮河陽使諸刺史各行郡事而不相統屬分郡析兵之計莫善於此若朱友正何足以知之

梁賀德倫以魏博二州入晉晉王入魏州誅乱首張彥以其兵五百自衛號帳前軍

人能不以一己之喜怒自私故能使人不以吾一己之喜怒自疑凡人之所以自疑未有不本乎吾之自私也凡吾以私所好為喜則凡有不利乎吾者無不怵懼而過憂吾以私所惡為怒則凡素附乎吾者無不踊躍而過望過憂而不之解則亂以是生過望而不能滿則怨以是起自昔之怨亂未有不啓於疑而其所以召疑者未有不發於自私也魏博叛梁而附晉蓋發於張彥之說莊宗未嘗經理而得幽薊於度外宜德張彥不忘也今始入魏而以賀德倫之言迎馬訴冤之語至境而誅彥併其黨七人餘先所問輕裘緩帶而進復以彥之卒為帳前俾擐甲執兵翼馬以從其与光武按行赤眉營壘裴晉公以蔡人為帳下何異魏人所以不疑者正以莊宗不私張彥耳儻始得鎮即躍躍以自喜汲汲以用所私人懷震懼各生觀望尚將何所感勵使之靖安哉

永嘉朱先生五代編年總辨卷之二十二

永嘉朱先生五代編年通辨卷之二十三

後唐

莊宗

天祐十三年九月貝州人殺梁守將張源德以城降晉晉以毛璋為貝州刺史於是梁河北皆入于晉

趙雲言於劉備曰今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彼以暴吾以仁彼以譎吾以誠乃克有濟夫朱梁所以得罪於天下者正以詐而好殺而李氏一用世人所歸心者以其忠實而務全活也河北之役雖張源德在貝州北結滄景南連劉鄩獨拒晉師為可憾然衆共殺源德嬰城固守請擐甲執兵而降為可疑然既解甲受降矣一旦圍既降者凡三千之衆盡殲之於兵刃之下雖勝梁而得河北非所以易暴而革詐也正古人所謂以暴易暴以詐攻詐亦爾何愈

天祐十四年二月晉壽州刺史盧文進殺威塞軍防禦使李存矩遂奔契丹

自昔夷狄之援中國未始不由盜臣為之鄉導也王黃趙利中行說衛律李緒之困漢盧綰竄遁可致矣而後唐幽薊之禍發石晉開運之寇亂滋蔓數十州終淪契丹雖盛世不能復者實盧文進為之首謀也文進之叛以後唐征斂之無藝朝會之迫促王使之暴虐下怨而上不察遂以使然禍亂之所自來可不察哉可不察哉

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擊走之

治夷狄猶治盜也自治自固而使不敢為盜上也嚴其警備高其藩牆使不能為盜次也恃吾之勇武延之室中而與之角力下矣幽州之北渝關道險狹而不可行山峻而不可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稍田租以為之食發繒纊以供之衣无事則自豐農圃有功則加勳賞早獲清野以備寇堅壁據險以邀之此嚴警備高城垣之計也契丹雖暴詐詎能為害哉周德威自恃其勇而撤其備遂致引寇腹中幾陷敗而不能救發禍蘖毒至使中夏之疆壤迄為腥羶之窟穴亦德威之咎而已

天祐十五年三月壬寅朔蜀主王建殂癸卯太子衍襲稱帝

王建以僖宗光啓丙午入蜀天復壬戌王蜀　天祐戊辰稱帝改元二曰天成永平通正天漢光天以天祐戊寅殂衍立改元乾德五年國滅

天祐十六年四月淮南楊隆演即吳王位大赦改元曰武義用天子禮以徐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封東海王

梁之篡也克用據晉楊渥據淮南王建據蜀李茂正據秦錢鏐據吳越高季昌據荊南馬殷據楚王審知據閩劉隱據南海皆不奉梁命而行唐年明年蜀改元稱帝馬殷錢鏐高季昌附梁又明年王審知劉隱亦附于梁更十四年渥之弟隆演亦改元稱制矣又四年晉始敗梁自稱為唐始即其改元而茂正以国歸唐茂正實首亂唐不足取也揚氏之與天下莫強焉朱溫善用兵固謂淮南易與也然四遣師而四不克晚攻壽州大敗而歸故深忿而急欲是淮南在梁固亦心腹之疾矣渥之世嘗移檄諸道謀欲復唐遣宋主誠襲潁州不克梁使寇彥卿寇霍丘廬壽亦不克隆演之世晉王亦來約伐梁遣徐知訓圍潁川以梁兵來救而還梁王殷亦以徐州來附朱瑾救之不克而還淮南雖不能勝梁梁亦未嘗得意淮南也使晉有事於北吳復用力於南梁腹背受敵其亡宜益速吳亦可自德於唐庶乎名義之少伸也今徐氏欲據其国乃使之自帝改元卻天用天子事守以疲困之乘其已困得以搶攘其閒是豈美意乎嚴可求之謀若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功業常以興復為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衂若李氏復興其

能屈節乎宜因此時建國以自立乃迫隆演僭號隆演以
建國稱制非己意常怏怏酣飲至卒徐溫亦欲引兵循海
觀梁唐之勝者助之亦以可求之諫而止吳以是益困而
蒙天下不義之名乃使徐氏談笑而坐取之可求之罪可
勝誅哉

天祐十七年四月梁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
使程全暉來附于晉梁遣劉鄩攻友謙李存審敗之同州

人之去就離合顧義可否如何耳義所當去固不以舊德
為懷義所當就固不以舊惡為嫌一或背義雖有素忠宿
善固不能掩也朱友謙自歸朱溫顧為父子至專方面膺
王爵恩亦深厚矣郢王之逆友謙洒濯懷恥自附于晉以
求復仇友珪使唐懷正伐之友謙告急于晉晉王為之出
兵大敗懷正擒武備親將數十人以獻莊宗斬寘其帳中
而不疑及均王平難友謙復去晉歸梁是固合天下之義
也然大勢既復勢分已定見梁兵屢敗晉兵日勝遂復以
河中叛梁從晉是豈義也哉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復
改姓為李賜子巨万官至極品与鐵券恕死罪而終不免
伶官之譖赤族之誅其妻張氏取鐵券示人曰此皇帝所
賜也不知為何語若友謙始慕義而終背之誅死不足為
冤然五代之際所謂假子者類如此而累世人主賜臣下
以鐵券者罕有令終其可鑒也夫

天祐十八年梁改元龍德正月趙將張文礼弒其君鎔二月
以文礼為鎮州司馬留後八月遣趙故將符習及閻寶文建
塘等攻文礼于鎮州張文礼卒其子處瑾閉城拒守十月義
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叛附于契丹其子都幽處直來附于晉
晉王因以都代處直

臣子之逆凡在官在宮者殺无赦君為之累月不斋古也
齊簡公之禍孔子老矣沐浴而請討之三綱天地之大紀
臣不臣子不子則天地不得正其位人道絕滅矣雖愚庸
至鄙賤之人猶知惡之況與王之始有天下之志者哉王
德明鎔之養子也而弒其君王都處直之子也而囚諸父
是滅絕人道壞天地之大紀也莊宗因其來請遂以文礼
為留後以都代其父非累月不斋沐浴請討之義也雖畏
文礼之比梁惡處直之叛附契丹勢不得不尔然天下豈
有无君父之國哉終雖聽從趙故將之請能滅鎮州以磔
文礼迄不能正易定之亂而使其子締婚于殺逆之人宜
其不克令終

天祐十九年十一月戊寅特進河東監軍張承業卒

宦寺之中其志行忠節能如承業者千古一人而已方崔
裔之誅宦者併監軍不免獨河東能全承業在人之情宜
其怨唐而私河東也然承業稱唐官終身必欲復深讎伸
大義求唐子孫而立之莊宗破梁十就七八將佐勸進書
聯狀屢猶忍死而力爭之雖諸葛武卿有不能為可不謂
賢乎蓄積金粟収市兵馬勸課農桑期雪家國之仇不以
銖兩私授莊宗法行于妃后諸公子之間應機於軍國不
贍給之際蓋賢士大夫有不能行而承業能終始以之是
豈有宦者氣習哉然猜克寧于疑似之間猶若修惡踏閻
宝于莊宗交語之日猶若矜功尚未免宦者之習也如此
況其下者乎

同光元年

秦昭王五十年周赧王尽獻其邑於秦其後八年莊襄公
復滅東周又其後二十八年始皇併天下初稱皇帝呂不
韋春秋曰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莫大于无天子无天
子則強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侵不得休息今之世當
之矣時始皇八年也曹元首亦曰至于王赧降為庶人海
內无主三十餘年是東周猶在周未為滅秦雖得周九鼎

并吞二周而韓魏趙燕楚齊有一為之未滅天下固不帝秦秦固不敢以帝自居也朱温雖篡唐而晉与九國猶未嘗拱手以臣梁梁烏得而帝哉宣王未立而呂公靜保養之以須其長周史記猶且以共和紀年況莊宗父子有志復讎且以天祐號召天下乎故以天祐記梁晉本末以屬同光庶以有正統勵忠義云

夏四月己巳晉王即皇帝位国號大唐大赦明元

更始猶無恙而耿純以群臣攀附而勸光武曹丕已行篡而貴詩乃以人心疑惑而諫胎烈然不若未易下也莊宗於唐無更始之嫌而文懷曹丕之憤朱梁將潰海内無主吳蜀將佐同詞勸進而張承業雪涕血誠必欲先滅朱氏求唐之後而立之使莫之敢受者而後取之其言與貫詩何異以耿純之論視之承業其猶忠厚哉

尊母晉国夫人為皇太后嫡母秦国夫人為皇太妃

嫡庶妃妾之分天地之常位也雖母以子貴有或然之理然不敢以所生而加所尊者蓋自然之分母在不為繼母之黨服礼所尤謹毋亡矣尊妾以為夫人春秋尚深惡之其可俱存而有二嫡隆所生而加乎嫡母之上哉劉氏為太祖正室而曹氏則莊宗之所生也曹執江沱之敬以事其上劉尽小星之爱以遇其下其敬爱也非一日之積而其分位非一日而始辨也今莊宗建業乃以己之所生而加乎其父匹敵之上反使正室貶降而事其妾豈人情乎人爱其親當務安其心欲安其心當順其性莊宗事曹氏雖謹連兵于外歲馳省三四足以為孝今一奉冊而使太后有慚終身与太妃異處思不獲見病不獲省為无窮之戚不數日而相継泉下非所以安其心而順其性也太妃主儀先帝死不祔葬且无謚號其秋道也夫

以天雄節度使掌書記張憲為工部侍郎租庸使支度務使孔謙副之

古人有言与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盜臣之害不過失財聚歛之害則至失民失財之禍止於之用失民之禍何以為国比輕重所以不同也莊宗在魏州以孔謙勤敏多計數善治簿書用之為支度務使以府庫空竭民間疲敝聚三鎮之兵戰河上十年供億軍須未嘗有闕皆謙之力然急征重歛使六州愁苦帰怨莊宗新国之初是豈可使之專治財賦哉今雖以衆論不與退為副貳自德勝失利喪芻糧數百万謙暴歛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雖改元建極推恩天下田租既蠲矣復催逋負已放矣復督其漸不止至於尅吏俸減常負障径路以収征算如是而給軍須其与盜賊何異乎莊宗嘗以稅多逋負怒司錄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之謀攻取而不爰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莊宗曉年之禍謙預有力焉明宗入洛而首誅謙籍其家庇租庸使額分塩鐵度支戶部為三司懲同光之敝也

李繼韜以潞州叛附于梁壬寅李嗣源取鄆州五月辛酉梁人取德勝南城六月及王彥章戰于新壘敗之八月梁人克澤州

兵交于外而分兵以略地固用師之忌兵禍於外而不能設備以守国尤用師之大忌也梁唐相持于河上十年于茲唐以張文礼之叛出兵以攻鎮趙以王郁之叛出兵以纖契丹當時議者不以為可而莊宗所以徑行无懼者以内備之既固慶梁兵之既疲不能為害耳今繼韜以澤潞叛唐附梁唐欲秉盧以襲東平自鄆崇韜以下俱有虞棄數千人之疑獨莊宗与李嗣源以梁人志在澤潞不備東方遂決策伐鄆潰其心腹故一舉而遂滅梁梁雖得澤州詎有補毫髮哉是以善用兵者皆以固根本為重行僥倖

為苑
梁段凝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先鋒將康延孝來降九月戊辰李嗣源及王彥章戰于遞坊敗之

自昔興王之君未嘗無先定之志也志立則計定計定則事舉苟非德業不至于所期之地則不之止而其舉動无以為善後之計則不之行故進則有可為之機退則有可據之挻兵敗而有以繼財殫而有以給雖屢挫瀕危而不之迫雖驟勝垂成而不之矜是以為無不成舉無不中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莫不由此其志固然而事不獲竟則天而已漢之昭烈是也若唐之莊宗豈可謂之有志哉梁唐交兵幾十五歲未嘗為根本之計一失利德勝喪芻粮數百万倉廩無半年之積近則有澤潞之師遠則裴契丹之寇且聞梁兵四道並出深以為憂而李紹宏等遂有以鄆易衛以河為境與梁約和之請使無康延孝之論郭崇韜之謀其能有濟乎畧一勝梁志頓逆滿矜驕遥戲自底敗亡蓋由此志之不先立也

十月壬申如鄆州以襲梁甲戌敗王彥章于中都彥章自殺丁丑取曹州戊寅梁主自殺己卯滅梁

梁均王友貞在位十一年　梁共十七年

賈生嘗論秦以謂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未亡於亡山東之地可全而有也嗚呼豈其然哉人能世百金之產者以其祖先有深厚之德衛人于國門之外而奪其貨使生而逭誅未有傳世而不敗亡也始皇毒虐戮戍四海纖德完煽薰灼宇宙斯民自童孺以上皆不能一日自保其生故勝廣一呼天下從之縱有成康為之嗣伊呂周召左右扶救之詎能使之不亡乎梁之取唐也甚於盜賊而其所以守之亦盜賊而已溫不旋踵而殺其身均王能討賊復讎以正父子之綱且溫恭儉約無淫荒之失宜克胙国也然有国僅十一年唐兵之南不八日而夷滅之雖其疑敬翔李振而用趙巖張漢傑殺劉鄩而將段凝之咎然其所以速亡者有天道也均王何與焉

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鄭珏蕭頃為司戶翰林學士劉岳杜贊姚顗封翹李懌竇夢徵為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陸崇御史中丞王權為司戶

莊宗之貶九人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也可謂刑當罪矣然蘇循唐之宗伯也於舊臣憤悅切齒之時而勸朱溫受禪于權臣慚懼俯伏不能對之時而獨稱梁功德身奉冊而付之賊為惡謚以辱先帝雖敬翔為溫佐命獨是之惡溫至不道猶且勸歸田里莊宗乃以獻諂為傳使持副節即位而贈之次相豈所以示天下哉溫韜發唐陵寢罪通十天以其附託佞宦納賂掖援遂賜之姓名而使還鎮雖郭崇韜有言而不聽唐宗廟雖立顧何顏以奉承之乎捨其大而從其細不誅其桀猾而問其庸瑣吾恥之

同光二年正月敕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所畜不以貴賤並遣詣闕

先唐宦者之禍酷矣朱溫父子夫豈不知趍走供億足以娛意出入閨闥足以避嫌迎逢辦集足以濟上欲覘伺採察足以知外事然自天祐以來內諸司使皆以士人為之更十七年之久然不之用者懲唐之禍也越王錢鏐嘗稟宦者周延誥等二十五人非劉韓之黨乞原之朱溫曰此屬無罪但草薙之初不欲留之宮掖莊宗方平梁遂詔天下盡送宦者至是仵左右殆千人復置諸道監軍一府政皆監軍決之藩鎮由是憤怨謂乾符咸通之宮方人莊宗由是增嬪御謂大明興慶樓觀百數莊宗於是盛營繕崇韜功臣無罪而擠之死明宗未有他念告之以情而速其叛而莊宗以之亡國喪身皆一馬紹宏之力故興後唐者

張承業而其所以亡者一馬紹宏也古今能如承業者幾何人哉明宗入洛捕誅殆盡而晚以孟漢瓊用事階秦王以大惡而迎廢帝明宗至飲恨而卒宦者之禍如此而其自禍又如此觀者可以少監矣

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　郭崇韜獻勞軍錢十萬緡

吾聞正己正人矣未聞自污而人正也吾聞無求而人服未有有求於人而能使人之服也楊綰惟廉介自立故能使庶僚祇畏李栖筠惟清潔不受賂故藩鎮無不服陸贄居中四方餽餉一無所受德宗曰鞭靴細物受之無害也贄猶委曲爭辨以為不可雖居母喪賻遺猶不之受也為近臣者不當若是哉今崇韜位兼將相祿賜巨萬頗受饋遺乃曰循梁季之風懼藩鎮之疑為國家藏之私室用是辭所親之諫至是而助郊費非宰相之體也世蜀獨清未嘗有答受一辭一人始有猜使崇韜剛介檗立毫髮不污河南諸侯舊梁遺臣誰不心服其意遂生懼乎在朝不免宦者之怨伐蜀不免讒慝之口功成而身不免乎身誅而家不全貪致禍也不然則自王宗弼以下爭以蜀之寶貨妓樂皆奉崇韜父子由是媒禍豈廉介之福耶

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皆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

內外府之名本之周禮以周禮考之內府受貢賦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待邦之小用固未嘗有公私之別也鄭氏說周禮以大府為治藏之長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其說蓋近之玉府特以金玉玩好兵器之寶儲之別所耳初皆於一家之中自為區別為天下守財而以私用哉秦漢以來以少府禁錢為天子共養非司農之得幾察唐立瓊林大盈二庫充天子之私藏非戶部度支之得移用故唐莊宗因宦官之請亦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劉后之立四方貢獻又分為二一上中宮一上天子南郊祀賜費□人怨怒終不肯出內府以助支度租庸使論用度不足而宮中嚮嗟不已帝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軍糧睽刻軍士流言宰相請出內庫以行賑救劉后靳之不從由是致士說者溺其名而不考其實曰是周禮之過王莽劉歆之偽作非周公之法也嗚呼抑不思夫周禮所謂九貢九賦九功之良貨賄豈山澤陂池藩鎮貢獻之入所謂待邦之大用豈天子宴遊給賜所得專用乎以此知周之所謂內外特小大之間後之所謂內外者公私而已

二月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

人臣進退有道用否有命不可以智巧為也進以禮退以義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視道之從違命之得喪而已以智而求伸鮮有不屈以巧而圖留鮮有不敗崇韜以明敏才幹見稱為李唐開基元功顧於此昧焉何哉方其惡宦者馬紹宏用事不畀之樞密而畀之宣徽一以其職怨望遂特置內外計使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盡從其手既足以弊州縣復又請以樞密院事盡歸內諸司以輕其權終無以息宦官之謗勢有不可求鎮以去殷然以李良源之不可回撓莊宗雖欲固留詎可得哉顧乃從所親之說迎合上意忤入后棄正妃不立而請以劉氏為后以所異日之助不知命固不知道也莊宗降嫡母而以所生為太后崇韜既不之諫今又降正妃而以所嬖為后其誰復與之莊宗好私積而飢其師喜謗讒而疑其下適致禍敗后力為之伐蜀之役其信讒言而擅殺崇韜者正昔時所立之人耳求福而禍冥助而擠智巧果安在乎

租庸使貸民錢使以賦估償 知汴州劉賀上言不報
以劉賀之疏考之租庸使舉貸誅歛蓋自梁趙岩始而唐
孔謙復行之耳貸之以錢而以賦估責之償絲今之所謂
和買羅納蓋其遺意歟但輸正稅猶懼流移苟以稱貸人
何以堪昔者和買猶有稱貸今同正稅不復給價亦盡橫
斂日甚矣讀劉賀之言可以流涕矣
五月壬寅以梁教坊使陳俊為景州刺史內園栽接使儲德
源為憲州刺史
五服五章天之所命惟名與器君之所司牧守二千石所
以共理植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所以奉若天道也莊
宗方開唐祚收用人物乃以手搏之勝用李贇為節鎮以
伶人周匝陳乞而以教坊與栽接者為二刺史瀆天命而
輕名器失共理而違奉若何以君天下哉
同光三年正月庚子如東京毀即位壇為鞠場 二月己巳
聚鞠于新場
自漢以來敬受命壇以其有國之始受終之地也或建邑
立號以表異或深書大刻以示後或置寺立觀以祈祥雖
未為正然有國于是乎始敬天命而重始事戒心實存焉
莊宗乃以戲事而除之雖大臣之諫不聽忘天背本不祥
莫大焉不待李憲固知其不克終矣
秋七月壬寅太后崩
五代通錄言莊宗善音律喜伶官語狠太后常提耳誨之
太后不豫莊宗朝夕嘗藥視膳衣不解帶居喪哀毀過禮
五日方食嗚呼莊宗于親可謂盡禮矣然人子事親以實
不以文以志不以物先意承志而不敢違謹身敬行而不
敢辱膝下一言沒世奉之不敢失墜也太后提耳所誨莊
宗者何事乃以伶官戲嬉音律荒蕩殺身喪國于人子不
孝孰大于是嘗藥視膳哀毀輟食雖事親喪親常節不可
發也于養志承志乎何取
九月庚子魏王繼岌為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為招討
使以伐蜀十一月己酉蜀王衍降
建之起也以盜賊其專于地雖以窃據然始五都從僖宗于
蜀親負玉璽犯烈焰扈僖宗以至興元功固不細也始拒
韋昭度留符節而扼劍門雖固有罪然能得陳敬瑄田令
孜而誅戮之固足少紓天下之憤雪社稷之恥矣及殘兵
亂因遂攻討遂能敗顧彥暉而并東川降扼拔巴閬而有
山南乘成納趙凝之間而下彝施忠万請命于唐自王于
蜀招撫群盜而寇掠息斬山行草以令三王而邊境靜且
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
有蜀二十年固亦一時之雄也然朱溫之篡弒受嗣詔而
不之赴雖傳檄諸道欲復唐室不稱天祐而稱天復似若
恥溫之弒篡然未一年遂改元稱帝與溫何異哉及其衍
年信讒而棄賢並寵而養亂知衍之不肖而不能定嗣明
知其不堪而為大臣以切殺使擇于弟而輔之未及五年
衍益驕淫唐師之入無能東向放一矢者七十五日而遂
銜璧古人亡蜀未有如是之亟也使衍有中才不至遊戲
淫荒棄國不守郭崇韜雖善謀詎能犯險取蜀哉
以軍儲不足謀于群臣吏部尚書李琪請除折納紐配之法
魯哀公以年飢用不足訪之有若有若請行徹法哀公曰
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至今聞者猶以為迂闊也今莊宗方
困軍儲謀之群臣李琪請除折納紐配之法其說則曰古
者量入而為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
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損瘠而兵豐
飽者也其言與有若何異哀公不能施之魯莊公其能行之後
唐乎後之理財者得二說而充之庶于國計有補也
卷終

後唐

明宗

天成元年正月甲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及其三子于蜀

晋厲公將伐鄭范文子曰吾逞吾願諸侯皆叛晋可以逞濟河聞楚師將至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將戰文子又曰唯聖人能内外無患盍釋楚以爲外懼乎及戰共王傷目楚師大敗晋入楚師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明年師還文子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六月文子卒文子以君驕侈未戰則不欲行既行則欲逃已勝則戒既反則祈死其誠若禦禍而過計也曾未朞年三郤胥童相繼就戮欒書中行偃遂至行逆使文子未死其能自免也哉是以自古行師以謀人者必先計其君之賢否與其臣之賢愚政事之得失而後始計敵之强弱事之成敗也今莊宗自滅梁之後志驕氣盈矣優雜侏儒流蕩而不之反參養閹孺褻比而不之戒增廣蓄御耽惑而不之覺私植貨財而飢其師猜忌勳臣而深其怨崇韜身爲將相方置身無地而乃挾君之長子冒險而伐蜀求以自固其權寵居成功而貪饒賂處倅貳而專大權凡范文子所深懲而過慮者皆反其鋒而用之身亡而宗族夷家喪而朝廷危非禍敗之適逢也其實有以取之云

二月癸巳鄴都軍將趙在礼反于貝州甲申陷鄴都甲辰成德軍節度使李嗣源討之　二月李嗣源反

明宗從莊宗擒高從周以定邢洺徇山後以平燕魏決策先登以滅梁室且又破楊立于洛取契丹于涿可謂唐之功臣矣自郭崇韜朱友謙皆以讒死嗣源名盛位高亦見疑忌請朝不許請省太后疾又不許危殆者數四莊宗令朱守殷察之守殷說令歸藩遠禍明宗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委之命耳是豈有心叛莊宗哉鄴都之變也以軍士之亂而張在礼與之合從明宗初無心洛城之逆也以軍士之變而郭友謙爲之唱亂明宗不之與始以衆軍之迫不得已入汴終以國人之請不得已入洛以百官然請而監國以入繼太宗而即位宜若近正矣而歐陽子書之爲反何如曰春秋之法嚴于誅意而亂人之國非常者發於幸災故出不越境反不討賊趙盾不能辭其惡自鄭召入而不討宋督莊公亦不免其咎討爲氏殺成濟誅居樂猶且不敢自覆其罪也然莊宗之死也實以幸汴而不得入使明宗縞素奔喪問禍所從起會国人以梟從謙宣遺詔以誅在礼旁午遣使趣繼岌之歸而奉立之否則其下四子皆可擇也苟不皆獲逞如是而後取之其誰以爲非今推崇二首乱人之使臨方面求武帝諸子而不及莊宗之嗣其意豈可勝誅幸灾乘亂而攘宗祏反逆之罪舍是孰歸

莊宗如汴州次滎澤龍驤指揮軍使姚彥溫以前鋒軍叛降于李嗣源嗣源入于汴州甲戌至洛陽四月丁亥優人郭從謙弑莊宗

莊宗嗣事十四年始稱帝改元同光明年遂滅梁又二年而明宗叛弑於郭從謙凡四年

古人有言取天下者易守天下者難十一征無敵反自鳴條慄慄危懼而資諸于仲虺者成湯也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反自牧野謂不知彝倫而訪道于箕子者武王也六事之責后將終身册書之銘不忘没齒所能開商周之業垂世八百年之遠以英雄也況莊宗生長於夷狄之區從事乎戎馬之間挾少年跌宕之氣幸一時速就之功詩書之訓不知也賢哲之輔不及也三矢既復自謂古今之盛無

以少過乎我矣雖八国擅命而專土四国僭號而並帝兵士驕縱而難養將佐飛揚而難制国不皇恤矣德勝之圍危在朝夕救騎兼行猶恐不逮日馳六十而遊畋自若其驕怠之生曾不少須平汴也況加伐蜀之殊勳哉雖能強自植立十五年之久而不能稍自節制于三年之中優雜伶優而不知自尊其身寵信閹宦而不能信任其臣縱逸貪吏而不克撫摩其民儲積財貨而不復哀恤其軍一旦禍作內外阻絶長子死于外而四子不知所終身亡而国家從之雖国命不變而他人入室矣自我取之自我失之莊宗与梁武帝二人而已彼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雖致亂于其身然猶易世而始失也人心其可縱哉天命其可保哉

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京兆守張籛斷咸陽浮橋拒繼岌自殺

歐陽子曰使籛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籛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以予評之繼岌之不得嗣者由伐蜀之役崇韜之請也繼岌為莊宗元子元子當朝夕左右以視膳問安撫軍監国遠其君父而他出者未有能復立也晉獻公使申生伐皋落氏群臣皆悲其不反漢高祖欲使太子伐黥布張子房止之崇韜以魏王未有功請使監軍伐蜀嫡長當為儲貳曷嘗以功哉師行蜀平崇韜誅而軍士叛繼岌遠歸而不得入所繫不小也明宗既入繼岌雖得還国人其誰復君之則繼岌之不得立蓋崇韜之罪豈特張籛哉

群臣請嗣源監国甲午朝群臣于興聖宮　出莊宗後宮少者千餘人及蜀中所送宮人任其所適

明宗命用老舊之人補宮中職掌而盡出其少年者歸其親戚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者準此可以滌洗宿弊震悚海內矣

乙未以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別駕張延朗為副使殺通王存確雅王存紀

明宗方監国重誨方大用遂引其姻家為副貳顧何以表正百寮哉明宗令所在訪求諸王猶有友于之心庶幾一不負先帝之託而重誨迎意先事殺之欲他日不自底誅夷不可得也

丙午即皇帝位

明宗將即真問国號於左右左右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讎繼昭宗後故稱唐明宗曰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安有同家而異国乎遂用嗣君柩前即位之禮按史明帝本夷狄無姓氏雖太祖養以為子不惟非李氏之族固非沙陀之族也以叛莊宗而遂入汴莊宗亦以明宗入汴而復還洛軍伍散逃變生肘腋豈復有唐骨肉義哉明宗為莊宗大仇猶可以自附於唐太祖莊宗為唐室復仇其宜為唐後也彰彰矣

庚戌賜太原尹張憲死

張憲于莊宗可謂盡節矣趙在禮以魏反善撫其家人而以書招憲憲斬其使而上其書莊宗既罹禍明宗以入洛京永王存霸奔太原左右請拘之俟命憲不欲懷二幸變歷与之俱死從事勸憲奉表勸進憲曰吾自布衣至金紫皆出先帝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莊宗之變其能盡節不以存亡而撓所守憲一人而已自開平以至顯德凡立乎人之朝者君在則與在一朝有變故則進表毀節以輸款乎人請懇迫使之即真者相望也而憲獨能然詎不賢哉歐陽公以存霸被殺憲不與之俱死反棄太原而出奔為其心不可知遂不使預死節之列嗚呼其亦不恕矣屈突通守河東知隋亡而後歸唐君子不以為貳冀乎閔為

臣僕侯商既亡而後歸周聖人不以為非仁憲于國亡君
易之後委城而奔沂州豈有僥覬之心哉有司以不勸進
而請明宗以委城殺之可謂徇義而不免於死也史氏乃
以不與存霸俱死奪之於死節之列何其不恕哉
詔
北部指揮使李從溫誅宦官
先王之於民也未嘗不欲生之也其疲聾瘖瘂侏儒庶猶
無不任之以職其愚頑不肖如檮杌窮奇饕餮之屬猶且
遷之四裔以變其俗詎忍草薙戮殺使無遺育哉夫閹宦
之臣自古有之朝廷既以是命職故其人也亦以是邀利
彼被天椓者初非願欲屬宮之主或傾心而加姦使盜熙
之類或窮寵而干進用夫必也被天椓者果肆兇邪也上
之人惡之而不之用縱數百為伍涵泳章野當使之自生自
死盡其天年亞其一二而延及千百恐其他日之或用而
使之齊無噍類此崔胤朱全忠之失明宗胡為效尤而復
肆殺于莊宗三四年之間雖收錄舊閹信用莊亂今眾諸
道監軍命諸道殺之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髠髮首為僧
聞有至晉陽者非必元惡大憝也亦詔從溫使盡殺之吁
亦不仁哉
選
人先遭塗毀文書者今三銓止除詐偽餘復舊規
革弊貴有漸凡事貴得中凡過中而不以漸未有不生怨
也夫為朝廷惜名器固大臣之事若不核真偽不顧是非
懵然黑白一切而擯汰之曰吾能任怨曰吾惜名器亦豈
公平之道哉唐末喪亂縉紳之家或以告鬻於族姻昭鑲
既亂偽冒者衆郭崇韜欲革其弊令銓司精加考覈南郊
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抹告身者十之九
是不以漸而過乎中也明宗知政令三銓止除詐偽雖毀
文書皆復舊規人心洒然怨咨遂息可謂得中有漸矣
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並中書侍郎
同
平章事圜仍判三司
天下財用未嘗乏也顧人主自埶如何耳取之愈多則用
之愈侈取之有限則用之有節故所入之多未嘗能足所
入之少亦未嘗不足也莊宗之世用孔謙理財侵刻掊取
所入無藝張憲所簿太原緡錢不過二三十萬耳四方不勝其
苦皆翹踵以俟亂六軍不勝其飢逐叛以為逆向時方
鎮所進內府所積曾無一毫有補也天成王業不能加進
所有土地不能加廣祖屬使向所倚以治財也今廢之孔謙
向所倚以理財也今誅之鷹犬奇玩向所獻也今禁之夏
秋稅省耗向所取也今除之使四節貢奉向所歛也今禁
之刺史以下向皆貢奉也今止之告身綾軸向有錢也今
免之麴禁則弛鐵禁則罷三司逋負之蠲至二百萬緡凡
所謂生財之法牟利之孔皆窒塞鏟改宜乎用度數數不
足也然任圜為三司期年府庫皆實軍民皆足何哉向宮
人三千今百人向宦官千餘今三十向教坊之人無數今
百人諸軍則分遣就食近畿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並廢
之直以不妄費而已以是觀之人主之經理天下雖不務
豐財用可也
李
紹沖紹欽復姓名為溫韜段凝
人之所以自別者以其姓名也其為善者以名而顯其為
惡者亦以名而著一旦併姓名而盡易之則為善者無以
自旌為惡者無以自懲矣五代以來僭偽之君欲以義兒
籠絡雄傑故一時所用之上皆賜之以己姓而更其姓而
莊宗父子所賜尤多讀史者前後茫然不知謂何人難宿
姦匿惡無繇知之明宗作興始令群臣各復姓名故段凝
溫韜得顯其惡馬紹宏得還其姓霍彥威以下七百人亦
請自復舊姓名知治本也夫
乙巳敕朕二名不連稱皆無所避

漢宣帝少名病已及其即位詔曰古者人主之名難知而
易避故易名為詢然其父也併諱前姓以前況為孫卿子
是豈易避也哉二名不偏諱其來非一日使宣帝知此雖
不改庸何傷既改矣而併諱前言義類于書曰格汝舜曰
來汝禹是舜禹皆名也虞史君稽古之下未嘗諱之魯發
尔私克昌厥後官有誦訓周國不諱其君也況嫌名乎父
名晉蕭而子不舉進士父名岳而子不聽樂父名石而子
不覆石其在上庶如此則百官群有司遵讀誡務以辽
占媚君上其所避就豈可勝記哉明宗雖不知書而其不
諱二名之詔暗合乎礼矣後世人主皆以二名庶臣民下
至忌觸然世宗亦幾亦改名為豈何耶

七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豆盧革貶辰州刺史韋説溆州
刺史

主尔忘身国尔忘家公尔忘私此人臣之職也大臣之所
當任也未有徇主而身不安徇國而家不利徇公而私不
立者一或反是不惟主与国与公皆廢其身其家其私雖
欲自為計其將能乎宰相師表百寮日食萬錢澤及五世
其於三者奚有不足尚可脂韋自營乾没自利掩衆遂今
求以自充也乎豆盧革韋説相莊宗三年矣繩愆糾繆既
為無力持危扶顛又且無功視君亡國喪一不規是慶既不
能引去於易位之始又不能求出於山陵既事之後百官
之俸皆折估也而革父子獨受實錢百官之奉自五月給
而革父子獨自正月説奏孫為子且受賂以除選人至用
其子以為華屬其无耻至此宜其貶竄瀕死也明宗苟知
其非材詰布治朝而罷易之孰以為非是必俟蕭希甫阿
旨增誣而後誅殺之希甫乃因是受賜何其不大哉

天成二年三月幸會節園群臣貢獻

周人饗燕之法且其於二礼饗燕之樂備於小雅外之諸侯
内之群臣嘉賓兆親為兄弟朋友其遠為使臣來往其賦
為將帥戍卒往來遣勞名位不同礼亦異数凡所以浹洽
其歡心備尽其情文未始不均一也明宗作興有意於古
首下詔令延内宴儀常以内臣樞密使得坐与否訪之蕭
希甫謂无志焉不可也今以禁鬱游從乃令群臣賞燕比
界何礼乎明宗雖明鋭通敏然生長夷狄不知正礼如傳
箭買宴祀突厥神賀五月朔蓋未免用夷礼也中国而用
夷礼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国則中國之吾於明宗盖亙
歎云

六月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罷　十月乙未殺太子
少保致仕任圜

孔子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
門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聖人身為司寇實行相事其
事君也如是尽礼其処上下大夫也如是和豫謹間何自
而生怨咎何自而作哉天成名臣有才業者无論任圜与
宰相論事上前往復数四未害也而声色俱厲豈朝廷之
礼哉君臣有定分不當以故舊踈服而為重輕圜以与明
宗有舊自恃剛直任性勇於敢為是非保身之道也退朝
宮人之問適中明宗不平之机未幾罷去而帝不念无故
為安重誨所殺而帝不詰反為之下詔以誣其悪其亦圜
之輕躁有以自取与大氐剛躁者易以招疑輕率者易以
受欺圜之得罪明宗固躁之失然其在鎮定也推官張彭
傾險貪贖圜不能察反為所賣与之為謀使隱設公廨錢
夫隱設官錢此豈賢士大夫行事乎小人之欲制君子惟
恐其不墮吾計也一墮其計左右曲直固將為吾聽一或
不然則操持而掬制之固元往不在吾術矣圜既納彭之
謀而墮其計彭他日坐罪乃以所隱公錢傳嘗賣圜於崇
韜用以自免崇韜固非君子圜失節至此將何以自文於

天下爭小人如張彭者不可勝計士君子處闈之地不可不謹

二月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與自文武至孔子五百有餘歲自孔子至今百有餘歲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則可矣又曰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又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孟子之心其祈望聖人之興以蘇戰国之虐可謂意懇情切矣然終不克遇太史儋曰天地之勢離必合合必離後五百年而有霸者終爲秦爲漢而止天地之氣何其勝踊天下之民何其不幸也漢四百年而後天下爲三国爲晋爲南北與隋凡五百年而後有唐唐自太宗至明宗幾三百五十年矣王者之不作與民之苦虐政盖尤甚乎戰国也明宗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番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是年二月十六日我 太祖英武睿文皇帝遂生後三十三年遂有天下復建皇極重立人紀海内生靈始得離兵革之苦以全有生之樂至今六甲子而萬国賴之蓋明宗一言實有感格天地挽回元氣豈不盛哉秦漢以來凡有位者未嘗不自以爲能亦未有不願傳之子孫垂之罔極也而明宗獨自知其不可而亦不復過計爲子孫念一言而憂當世與能以国遜者無異一言而回造化與周公請代文王錫齡無異雖孟子所願而不獲者明宗乃獨祈而獲之嗚呼豈不盛哉

天成三年五月己未敕聽民造麴秋稅畝收五錢

有事必有敝有敝必有便廢事而得其便不必變法易令而敝可以坐革矣東西川爭鹽利董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孟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得錢七萬緡商旅由是不復之東川此權鹽之利便也後唐時東都犯私麴之法罪至族有請聽民造麴而於秋稅畝收五錢者明宗特從之由是民不被刑此推麴之利便也今鹽利至密而私商終不能止有今於閩者不禁私鹽而重稅販鬻官課既辦而私鹽漸少此蓋用知祥之法也今酒法至嚴而私釀不能絶而士之能言者皆欲行萬户酒而以產高下數斂酒課民免犯法而官無征通是蓋欲用天成之法也雖爲便利然民納兩稅猶慣不給復加酒稅其何以堪唐至長興間復罷畝稅麴錢城中官自造麴減舊半價鄉村聽百姓自造豈亦知以酒榷入稅爲不便也乎

九月乙未誅溫韜段凝

溫韜發唐室諸陵段凝事梁背主王都篡父擅国皆世之大惡也莊宗不惟不能誅而又爵禮信任之明宗能誅兩人而以兵討都可謂能刑矣舜誅四罪而天下服文公戮三人而霸業定明宗有焉

天成四年夏四月禁鐵錫錢

馬殷據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高郁策鑄鉛錫爲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内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国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机杼大盛可謂得輕重之權矣故湖南銅錢一直錫錢百錢既美溢流入小国雖嚴立法令不能禁也不惟中国泉貨淆雜而湖南之弊亦日益輕矣故明宗特下詔禁之今閩邊二廣鐵錢雖各行其地而銅錢之出閩徼雜用其国者法亦不能止也能嚴爲區別如馬氏之計中外蒙其均利乎

永嘉朱先生五代編年總辨卷之二十五

後唐

明宗

長興元年四月戊戌安重誨使河中衙內指揮使逐其節度從珂壬寅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指揮使藥彥稠討之辛亥自通執彥温殺之

五代史言重誨以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為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又言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与國家去潞王而史臣之論則曰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闇者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則欲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其意蓋以仁誨之圖從珂為獨見之慮也然以實考之從珂之忤重誨蓋自真定使酒之失雖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重誨用事凡睚眦纖芥之忤无不報復如殺任圜於致政之後殺殿直於臺門之下豈亦憂其禍国如奏誅從璨于一時宴戲二皇子皆敬事仁誨不暇非皆虞其叛亂也有罪而誅然後可以戢惡未有嫌疑而妄加刑雖人主自行之猶未免无罪殺人之失况為大臣而可擅行罰臆哉昔諸葛孔明憂劉封他日必為蜀患獲之上庸議者不以為是從珂在河中時未有他失明宗方且信愛而樞密使乃敢專殺大將訓閱于外衙將乃得拒逐從珂之叛謀生于彥温之見圖仁誨之請誅与夫秦王之犯闕閔帝之得立耳况閔帝即位之始朱弘昭馮贇入用事重吉從珂之子也不典禁兵而出諸外惠明從珂之子也在洛陽為尼而入之內奪其鳳翔而從之北京不降制書而以宣授又以所殺安重誨者為代雖至忠順不能无疑也從珂之叛是豈本心歐陽公不察重誨相銜之始不攷從珂致叛之末而獨以非明宗子而見忌于重誨遂以下殺為非且曰使明宗有知必愧於重誨誤矣

長興二年二月辛丑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為護国節度使

君臣之際豈不難哉人臣不知進退專寵以忘其君不足以保身人君不知用舍懷疑以任其臣不足以保臣是以自昔功臣每勇退於急流之中雖有蓋世之勳未嘗敢居也人主於所至親愛之臣一有疑焉開胸洞誠明告而明諭之寧有用不盡才之數而無蓄疑不盡言之失是以上下相保各全勳名子孫數十世猶嘉賴之蓋明宗之於重誨始任之過而終罪之悖豈特一人之咎哉自明宗在藩方重誨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机密之任事無小大皆得參決之其勢傾動天下然以殿直衝突前道殺之闕門之下以故宰相舊憾殺之於休致之日反迫人主使之降敕以分其過雖幼主懦君猶將不堪况英勇者哉明宗欲用華温琪比則曰無闕明宗欲用王建立則曰不可用以樞密宣諭牙將而使逐節度以一已不欲而欲使明宗殺養子力未能治浙而下制以絕錢氏力未能治吳而請間以求伐吳是非人臣之所宜為也揚彥温之不生致与夫邊彥温私募士卒繕治甲器帝之怒烈矣使重誨見幾而勇退明宗曲意以聽歸如馮道之說使之保全猶可使之令終趙鳳書生耳徒知人主不可棄功臣功臣不可去国不知明宗蓄怒積嫌不至殺其身併及其妻子固不自快也君臣之義絕蓋非一人之失趙鳳之所以愛重誨何異拔刃以加其頸乎

長興三年十月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国家有不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優詔獎之

天人之際未嘗不相關也人事之美惡必見于天天象之灾祥皆本諸人故自昔人主每因天戒灾異深自觀省詳

嘗攷而言哉康澄謂陰陽不調三辰失行小人訛言山崩
川涸蟊賊傷稼皆不足懼而所深可畏者在賢人藏匿四
民迁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毀譽乱真直言蔑聞之六者
非謂灾異邈然与人事不相涉也其力於深可畏以昭格
於所不足懼其或有補乎是謂抑揚激励之論非實理也
吾觀五代史司天考明宗在位八年星变五十三日沴二
八日滄月食之既二日月赤而无光一地震四五十年之間
灾異未有如是之稠也澄之上言豈亦以明宗有恐懼
之心而使之特修人事乎必以澄言為然畏所可畏不懼
其所不足懼則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之論可昌行於後
出矣歐陽公五代本紀書人而不書天求異於春秋之法
其說亦以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可知者人而已故本紀詳
述人君行事以見治乱興亡之由至三辰五星逆順变見
有司之所占者特以官誌之蓋其說本諸康澄也澄之言
曰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脩而庶
幾蓋有抑揚激励於其間是豈實理哉

長興四年八月辛未以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何澤見明宗寝疾請立秦王為太子非必有所倖覬也明
宗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群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
藩第耳此与唐宣宗拒人建儲之請則曰如此則朕為閑
人所見何異哉夫明宗本為克用養子將兵守藩非有得
帝位之理年踰六十又未嘗有非意之望也偶因乱兵推
戴莊宗遭禍遂有宗社使以帝統歸諸愛子夫豈不美而
乃吝戴宰執異聞儲議以至覽表而泣峻語拒人可謂无
知也已迄使秦王弄兵遂成世化路王謀逆二子継死宗
姓既空国統遂絕苟儲位早定亦奚至一家禍乱内外俱
作乎

十月敕令邊吏元置胡馬給券具數以聞
市胡馬以資国兵蓋自武德借馬突厥始開元間突厥款
塞明皇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
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肅宗乾元
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缯馬既羸弱不可用而執券以追
馬直至二百萬匹国力蓋亦少耗矣後唐天成閣西北諸
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国力十之
七范延光馮贇建議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
給券遣之具數以聞由是国賦少減胡賈不慕

十月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　戊戌皇帝
殂于雍和殿
明宗在位八年年六十七

有稽古願治之君必有能稽古致治之臣志同氣合上感
下應故能追復古始同起治功未有堂陛之間情然无知
而能成事也明宗資稟顒悟度越凡主然自不知書四方
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尽通續相催惕識字
甚少終相王建立全不識字盧程起於道士蕭希甫趙鳳
奮迹於浮屠李琪薄有文藝而不以廉稱孔循祖諳典故而
以狡詐著問入閤之義而大臣不能对知用一平章事而
执政誤引故事一時君臣鄙陋如此詎能奉行典故恢張
治具哉然明宗八年之間孫自植立凡唐故事已所闕者
未嘗不欲行也起屋之礼廢矣至是始令百官五日起居
轉對之法廢矣至是始令百官轉對慮囚之令廢矣至是
始令長吏每旬慮囚賜班之文廢矣至是始賜百官春冬
服立端明學士而講遝後置監牧而国馬蕃息罷租庸使
以三司歸宰相而利權始不分命自留後及判官以上不
許奏辟而藩鎮始不肆節度使兼帶平章事見元帥亦以
軍礼而分守始不紊出宮女减宦官省冗職捐樂工止貢
奉除羨賦罷鐵禁田税凡後世所謂善政皆次第森舉於

教年之中皆一時君臣智力所及謂不知治道不可然宮
女既去而王淑妃用事宦官既滅而孟漢瓊擅權一則任
圍二則任圍乃以無罪而見殺於權臣妻重誨求守鎮不
許求解機務不許乃以積嫌而併殺其妻子初尚儉約而
晚漸奢侈始節浮費而晚以濫行賞賜斬於建儲而致秦
王之亂而已不得以正終輕於許與以啓潞王之叛而閔
帝不能以自立寵任過分以養石敬塘之姦而宗社不能
以久存力不足以制孟知祥而潰於恩威以致失蜀而俾
四朝之久信不足以懷契丹而縱遣降將以致亂華而沒
幽薊之壤德不足以撫李彝超而輕於用師以致終據靈
夏以貽 皇朝之憂是皆君臣不李智力所不能及致然
使有緝熙光明之功交修不逮之益則天成長興之治又
奚至是乎

潞王

清泰元年正月閔帝改元應順 二月從潞王從珂為河東
節度使兼北都留守 二月鳳翔節度使潞王反 辛卯以
西京留守王思同靜難節度使藥彥稠討鳳翔三月丙辰
思同兵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以其軍叛降于潞王思同等
六節度使皆走 丁巳王以兵東 庚申次長安西京副留
守刘遂雍降愍帝出居于衛州

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古者蒐獮苗狩合
民而教之非特於戰陣次舍擊刺進退之間蓋欲使之親
君尊上知義徇公也故文公之入晋教民三年使之知義
知信而後始用越勾踐之棲會稽十年教訓使民審聲審
形審礼而後用之苟拘拘使之貪金爵之賞畏刑戮之威
始竭力致死使其心顒以是進退設刑戮在我勢有所不
行金爵在人利有所加厚安能使之不舍此而就彼哉唐
自天寶以來所至師旅驕溢而不可制貪賞而不知足在
国則忘其君在軍則陵其帥或臨陣交鋒反回刃投戈而
為敵用者以其知賞而不知罰知利而不知義也潞王之
變以王思同之忠合六節度之兵以臨鳳翔城塹卑淺守
備俱乏衆心危急一鼓可下王度劉以白刃毆士卒大迫
潞王立賞遇優故攻城之兵皆解甲投兵相繼請降改帝
空府庫以勞軍士軍士益驕漫欲至鳳翔求賞不知義而
獨狗利顧將何所不至哉潞王以是得国及石敬塘起厚
賞群下唐遂以亡蓋其失国也終亦以此契丹之滅晉周
之代漢率由是道
建隆開国其前乱世無數者由其示
下以義不以利也

夏四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百官來迎

古今所以重于名節者以其死節之名過于苟生失節之
名辱於趨死也苟名節所在雖家族刑戮身首磨滅雖無
補於當世之變終不能泯其代節之實日崇以其虛名無
益于實而遂輕棄哉如以其虛名無益而一切求所謂實
見利則趨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擬之君上有患
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君而利之
耳曰吾不務名而務實亦將何所不至哉潞王入洛其心
未可知愍帝方出玄武門其成敗未可決也馮道身為上
相不思所以排難解紛轉敗為功仰欲草表勸進曰事當
務實嗚呼道乎不知所謂實者果何事乎君在與在君亡
與亡者實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者實也為社稷死則死
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實也不此之務而況勸進于叛臣
以是為實其上與殺顧取珠而為利首何異哉安有天子在
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
何辭以對善哉盧導之言也他日道帥百官勸進潞王立
謂道等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陵礼終當
退守藩服群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雖其心不然而其所

言不為不知義道之所為不特有愧於盧㑹人其亦愧乎
潞王矣

癸酉以太后令降閔帝為鄂王乙亥即皇帝位　丙子率河
南民財以賞軍丁丑借民房課五月以賞軍

重賂鄰國以求入北晋夷吾所以敗况厚諸軍人以求濟
乎借商賈第閒架以濟軍與雖德宗継體猶不免乱况率
民財借房課以賞軍於新得国之初乎夫立国於累乱之
後許兵士給錢人以一百為度雖剝膚椎髓殆不能給也
今閔賓三司不過三萬疋而據屋為率無問自居及僦皆
預借僦直五月囚繫滿獄民至縊溺僅得六萬竭府藏舊
儲及諸道貢献出中宮器服簪珥僅得二十萬緡而軍士
愈驕怨謗無忌岌岌乎殆哉之為国也李專美進言謂国
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脩法度立紀綱宜據所有均
給之於是詔賜十之一二而無厭怨望猶昔也嘗不二年
国祚復移其亦厚賂橫斂之所致欤

戊寅殺閔帝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潞王之叛西都留守王思同不受其檄而殺其使遂力戰
而死閔帝之蒙塵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
害自經而死二人可謂死節矣五代史以思同為死事而
令詢不得与三人之列豈以閔帝在位日淺君臣之分未
定乎從厚受命以継明宗臨喪視朝君臣之分定矣以其
在位日淺而為之死節愈見其守義而不録之何哉齊無
知之難死者三人以其未与於會故不得書莊公之變死
者九人以其從君於昏故不之録若王思同宋令詢之死
豈可少泯没而不記哉

八月庚午蠲諸道長興以來逋租三百三十八萬

漢唐以來皆度吏祿官用以取於民一歲之入僅足一歲
之支未嘗有寬裕也人主欲蠲租已責以惠天下必當先
於用度厚自撙減否則當尽出私藏以贍大農如虞文而
已有司无計以給經費其能不如孔謙征斂文所蠲者哉
明宗潞王當兵革搶攘財用罄竭之日詔免三司逋負二
百万給蠲諸道逋錢四百万緡可謂曠蕩之澤矣以明宗
儉約既入而上下定猶可以施惠若潞王之始諸軍須所
諾之給民間受借僦之擾剝朘能鉤考窮稅蠲免虛籍維
足以患貧民而三司吏失計至於脊然不止亦其執然故
朘削相三司吏相賀人主欲施恵天下必先痛自撙節而
後可

清泰二年三月太常丞史存德上書歷詆内外文武之士請
徧加考試

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周公曰小人怨汝
詈汝則皇自敬德曰咸若時不啻不敢含怒穆公曰責人
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難哉諸葛孔明曰左右惟勤
攻吾闕哉可平功可蹻足待也自昔君臣所以能成德致
治者未有不容聽直言忍受譏謗也虞文紀等乃不甘一
士之詆而請加之罪其何以輔人主乎潞王事至此然覽
史存德之書乃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矣朝士以言獲
罪誰敢言者可謂知大体矣

契丹入寇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求益兵運粮

得天下有道以得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失天下有
道失其民也失其民有道失其心也潞王繋国之貽户率
稅賦假民屋僦既有以離人之心敬塘將竊其国因水旱
民飢乃請益兵運粮以稔其毒潞王不知察也詔借河東
有備蓄者納粟又詔鎮州輸絹五万以糴粮率鎮冀車千
五百乘運之於代北又詔魏博市糴督趣嚴急民皆流散
乱始兆矣敬塘懷姦蓄惡惟恐潞王不能為吾鸇獺也潞
王愚騃無知遂執扑而助之敺民如魚雀烏得不歸叢淵哉

七月盧文紀上言請復延英故事惟聽機要之臣侍側

唐故事天子日御宣政前殿見群臣曰常參謂之衙〻有仗朔望則御紫宸便殿見群臣曰入閤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者因隨以見自乾符以後因亂礼闕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遂以入閤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唐末喪乱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内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内殿謂之起居李琪以為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群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閤可復琪又建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内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无由自陳非唐所以數見群臣之意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然以中興殿便殿也為起居之處前殿也為入閤此之次唐自上元以來嘗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對旁无侍衛故得以盡言此憲穆文武以來最以開延英為重至李年禍亂廢之路王深以時事為憂嘗以无所規畫詔宰相慮之託文紀乞請復延英故事惟聽机要之臣論王詔曰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不以其日或異日聽於閤門奏牓子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觀此三事則入閤開延英廢與因革大略可考矣故詳記之

永嘉朱先生五代紀年總辨卷之二十六

五代　後晉

高祖

天福元年正月丁未以端明殿學士呂琦為御史中丞

以中國而和夷狄耻也然時有屈伸勢有強弱然自春秋以來如高帝一時之英武文帝百世之盛德而亦屈已輸金絮降翁主与之為礼豈獲已哉蓋韓王信方為鄉導行奉春之策則不足以撫瘡痍之吐中行說方漏國情雖有賈生表餌之計固難以施也契丹自同光以來日盛月熾窺邊而不可遏自長興以後石敬塘潴蓄藏逆伺釁而不可測邊壤犬牙声問不接非有以羈縻而破散之則二茹連國將不國矣呂琦欲歸契丹降將而与之和戚以礼幣十餘万緡遣使敬塘无与為援豈惟路王善之張延明輩固亦以為副河東者遺貴之良術委薛文遇獨以將來尚公主紉之路王由是怒而不之從且斥琦而補之外不及一年敬塘竟挾契丹破京国而翦唐之社稷琦之言何其神哉自古与戎狄和多以尚主為難塞之請故漢中葉多遣宗室女或家人子及掖庭美人賜之一女尚乳臭欲棄之沙漠之語誠人情有所難從　本朝章聖皇帝嘗与契丹和或以虜人无厭恐求和親　章聖云一公主恐有不可終守者　真宗曰苟足以息民偃兵雖吾女何愛焉雖請昏之議不行大哉王言固与天地同量也路王薛文遇何足以語此

五月辛卯以河東節度使石敬塘為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為河東節度使　戊戌敬塘以河東反　乙巳以張敬達知太原府事及張彥琪等討之敬塘遣使求救於契丹八月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九月契丹至晉陽敬達及契丹戰于汾田塘兵大敗敬達退守晉安寨　辛亥帝如

懷州十一月丁酉契丹主冊石敬塘爲大晉皇帝敬塘是日即位柳林割幽薊瀛漠涿擅順新媯濡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三十萬匹

世之治也化夷而夏故其氣自北而南世之乱也變夏而夷故其氣自南而北昔羲農皇帝堯舜禹五六聖人之作秩叙五紀恢張九疇以補天地之所不及成順致利以取成十三卦之用啓生民之所未知故參捂會稽之遠上勤經理三苗崇山有痺之阻絶猶以大臣帝子第出而鎮撫之是以八蠻百粵之區皆被文教如畿甸之內豈不盛哉唐季之乱極矣父子化爲豺虎而異類相父子君臣化爲仇敵而盜賊相君臣賢智之士髡首而歸浮屠无罪之民黥涅而老卒伍朱溫至逆而死於其子莊宗三世三姓而皆出於北漢三綱既論九法盡斁故有敬塘之叛迨以契丹植國幽薊十一州本黃帝顓辛之舊都終沒於北狄而不可復其所以致然蓋非一朝夕也有見被髮而祭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孔子曰威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唐末梁唐之乱不止一被髮而祭激而爲石晉使契丹操中国之推者无管仲也夫

甲子唐太原招討副使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以降契丹

自古夷狄敢於輔轢中國中國之人束身俛首不敢与之爲敵者非必夷狄之果强中國之不能枝直以畏之太過謀之不熟耳明宗初年王都反定州北招契丹之遣禿餒將万騎爲救又以惕隱五千騎助之王晏球逆戰既敗晏球復擒惕隱餘衆奔潰村落之人以鋤耰白挺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中国之威幾於大震契丹豈能終病國中哉石敬塘之变引耶律德光之入援潞王所倚以禦寇者趙德鈞延壽父子也而二人父子實爲之鄉導捨張敬達之外無一人與之爲敵奈之何其不敗哉契丹自軍揶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每日嗔輙供束以俻倉猝遁逃固未嘗自以必勝而無後慮也使塘斷鴈門閑諸路伏兵險要契丹固無自而進若趙德鈞引兵北向偷閑則太原固無自而叛使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今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以歸如龍敏之說契丹必不敢留使遥精騎一千自介休山路夜冐虜騎以入晉安寨如龍敏之策則敬達必不至死今潞王君臣既無遠慮而趙德鈞父子且自爲虜謀龍敏之策又皆不行其拱手安坐以國与人是豈契丹之果可畏哉

丁丑潞王歸洛陽　已卯晉帝至河陽遣契丹千騎振澠池

辛巳潞王与曹太后劉皇后雍王　美登樓自焚是晚帝入洛陽

潞王在位三年攻左氏 世本唐虞三代皆出於黃帝姒氏四百年子氏六百年姬氏八百三十七年未嘗有異姓于其間者而其後世子孫蕃衍盛大與天地相爲無窮何其盛也李氏有唐三百九十六年而梁賊之克用本出於沙陀姓朱耶以賜姓李不忘其國力戰河上与其子耕唐天祐凡十六年而後滅梁然不三年死於乱兵故嗣源以夷種賜姓而入繼之然未及八年而恒死於其子故從珂以王氏賜姓而入繼之僅及三年以石敬塘契丹入寇至母子夫妻相聚以自焫十四年之間三易主而爲三姓一旦敗亡而無遺種盖古昔所未聞也安重誨每以從珂爲憂以不能除去爲緘封骨髓之恨綜其本末論之從珂亦妄人耳安能乱唐使秦王不変從珂固未啓心使楊思權不叛從珂固不能入洛敬塘契丹之乱曾不能西向以放兵遂至亡唐亦妄人而已而歐陽公每惓惓重誨喜其謀誅從珂何哉設從珂不起以從閔之懦弱於敬塘契丹之乱其能有

濟手

天福二年正月戊寅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桑維翰兼樞密使

自昔創業之君必有開基之臣與之同心協力以濟艱難又與之盡謀決策以爲持守未嘗無一定之計不可易之法也若漢之蕭曹唐之房杜是也桑維翰教石氏叛唐且使結契丹爲援不惟無以勸天下之爲人臣者且使宇宙腥膻生民魚肉衣冠之域𦬒爲左衽其於創締無一足取也然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側未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征求無厭維翰勸帝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脩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財貨晉高祖能盡從之數年之間中國稍安其持守之策豈不善哉

六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

自古姦雄之叛乱未有不自妖妄之人啓之也姦雄者之心每侈汰而無止常樂人之媚已妖妄者之心皆貪黠以邀重將故常妄言以娛人之目前喜娛人者固不恤成敗而其樂媚已者誠謂吾之果可如是也故多不執以取禍若范延光之乱止以蛇入腹之夢得張生一言而遂之豈不愚哉

辛丑以翰林學士礼部侍郎和凝爲端明殿學士

大臣欲和萬國而輔人主非合萬國之智慮無以廣其君之德性非聚萬國之見聞無以裨其君之聰明也大禹垂鞀設磬惟恐一善之失周公不暇沐食以礼四方之賤士裴度請於私第見客以得平淮之策寖至過猜深疑阻絶來者而任一己哉以三不開得名者既足爲近代輔相之失凝復大書其門以絶賓客非美事也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絶賓客雖安身爲便其如國何張誼之言可謂深切矣凝以是奇誼而薦引之其亦善聽言也夫

天福三年二月乙未詔趣百官上封事

冰炭不言而今煖自明人主誠好善樂諫不俟號召固將有輕千里而來告者矣雖不俟號令頻數可也漢文帝開直言之路郎官上疏止輦受之未嘗不稱善也可者行之不可者輒罷故一時諫論之臣各吐胸臆舒情素以罄其所欲是雖痛哭流涕借秦爲諭亦不之忌也孝宣詔群臣諫諍乃使蕭望之精擇之是其可否皆隨望之所好惡矣苟其言善而望之不悅詎得而進哉是以宣帝諫臣比文帝乃劣晉高祖詔百官各上封事可謂樂聞讜言矣乃使梁文矩十人置詳定院以攷之否者報能取者留中是行與不行皆決之十人之手苟所以論与十人不合及与十人之相忤是固不得而盡徹也詔不數月而雁者无十人亦其勢必然耳使能兼聽廣覽如漢文帝士將麇衆而超騰抉而至矣雖不以御札督趣可也

三月丁丑敕禁民作銅器

鑄銅爲錢費五得一銷錢爲器費一得十此錢幣所以難成見錢所以日耗也唐世三十六治喪乱以來銷鈺日耗晉高祖禁之是矣然是冬下詔聽公私皆得鑄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惟禁私作鑄器固已不能逃七福傳禍之戒未幾廬銅難得但切閉濫輕重從便則風飄水停之敵詎能免哉明年以鑄多鉛錫小弱闕漢復禁其私而專之官作作事不謀始慮事之浸長至不可爲而復從其本豈善謀國也哉

敕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徭役

周官有師旅寿治新地其室粟勑衆間粟皆備之以賙其急平頒興積惟恐其不及也故居者安而耕者勸人無遷

拋田不污萊術蓋若此唐五代之間望番第亦望耒耨不
施鄉村俘民種木未及拱把墾田未成畝役捐功棄業
捨而他適者正以州縣收供徭役督責租賦之速禍也張
鑄之奏欲民墾田五頃者業三年而後賦役得治新畎之
法矣

八月戊子兵部尚書王權以不使契丹停官

耻之於人大矣人而無耻胡不遄死敬塘以中國將相之
尊後唐親姻之重不安分命不守臣節以君父之礼事契
丹以叛其君而其國民臣皆順風而趍事之其耻莫大焉
而一時上下皆不之耻獨吳巒爲大同判官曰吾屬礼義
之後安可臣於夷狄遂帥衆閉城不受契丹之命郭崇威
爲應州馬指揮軍使亦耻臣契丹挺身南歸其不肯而臣
狄者二人而已至是五權以累世將相耻於穹廬屈膝遂
以老辞疾爲使者寧褫官失爵而不顧也三君子者豈不
賢哉張礪逃歸被獲詭辭獲免遂終事之遇事輒言無所
隱避以忠直聞於虜中与趙延壽何異視三人愧矣

天福四年四月甲申發樞密院以印侍中書

天子任一相一相統六卿一相之職於天下萬事無不兼
統也大司馬掌斷人君六之一曷嘗敢与一相相抗哉自
唐中葉寵宦寺而付之兵始置樞密使以分相權以宦者
爲之至其末也宦者乃得以發天子宰相喘息承命之不
暇朱梁懲之始以付敬翔李振軍國大政多與議之宰相
受成命行制教講典故治文書而已至莊宗更用武臣而權
重將相晉高祖之興懲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權之弊故即
位之初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之諸將与宦者心不能平
揚光遠劉處遜之討范延光也疑維翰裁抑之兵罷而訴
之高祖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遜爲樞密使處遜在
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故因其母喪去職遂併廢之以印
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副使直学士或彼或罷守本
官可謂得躰矣然勳臣近習習於故事不知大躰每欲復
之至於罷而復置之至今遂爲武相開兩府以分二柄雖
范韓歐陽諸公嘗詳論本末欲歸政權而合之於一終於
不能也晉高祖其猶賢也夫

天福五年六月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多所餘頗多敕
倉吏貧死各痛懲之

州縣之羨餘規賞蓋自唐天寶以來明宗能禁罷省耗已
爲盛德矣晉高祖倉粮額外有餘則曰法外稅民罪同枉
法倉吏各償其死以痛懲之李昇在南唐倉吏歲次獻羨
餘万石昇曰出幼有救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　皇
朝仁宗皇帝閔人臣奏牘有以羨餘獻者帝曰賦斂經用
皆有常數苟非大對量入則必小對量出安有羨餘後之
言羨餘者可察諸此

吐谷渾千餘帳來奔　天福六年春遣兵北逐吐谷渾破之

中國衣冠之所聚礼義之所從出雖夷狄禽心獸行未嘗
於中國無所向也吐谷渾夷羯之徼居青海之上自至德
中內附于唐遂居河西狼子野心其歸從種類冒若縱稜
於林投魚於淵也然晉高祖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吐谷
渾部落皆所役屬然猶若其貪虐思歸中國一旦來奔者
至千餘帳晉出兵驗之猶不之往劉知遠委曲諭之始處
之太原東石嵐石之間夫以夷狄猶不能安居若此則夫
閔南十二州之民生長於中華復習於礼義食甘美而寢
高燠衣絲麻而馴擾柔一旦築之樊墻之外而使爲腥膻
之族欽之苛而臨之酷顧安能一朝居乎力不能以自達
者不能以自奮譬猨猱而置之檻網魚而遊之釜待盡而
化抱冤含苦跼天蹐地其心如何哉時移世遷遺種餘類
矯首南望聞華言而覩華俗猶流涕感慨而不能止况其

在當時也乎
八月壬辰帝幸鄴都開封尹鄭王重貴留守東京　十月山
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
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行前定則不躓古人
所以貴止惡於未萌絶惡於未形者以其処事前定而豫
也和凝知安從進必反於襄州因高祖幸鄴豫請宣敕數
十通授之留守使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至鄴而從進反
不意進兵之速也鄭王以宣敕命將遂不戰而敗從進從
進以之爲神夫豈知事豫之力哉
唐王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說調兵與役及他賦歛
皆以稅錢爲率至今用之
禹以三壤而成中都之賦周以一易再易不易而授民之
田自昔行田定稅未有不以肥瘠也唐自天寶以後兩稅
之行田制壞矣徐知誥国江南始以肥瘠定稅調兵與役皆
以稅錢爲率今之所謂産錢所謂物力者蓋本諸此使所
遣皆得人而所定皆得實則一時所行固足爲經久之法
設不幸而遇污吏增損高下悉出私情因遁遁用而不之
變豈不重爲民病哉
天福七年　六月乙丑帝崩于保昌殿是日与晉尹齊王重貴
即皇帝位
晉高祖在位七年年五十一　欲人之不負乎我必我之
不負乎人也知其人之不負乎我必其我之不負乎人也
一日而行剽劫以終身之爲盜賊竊人之藏而歸乎我欲
使之爲吾守藏而不之竊天下爲有是事哉吾觀晉高祖
所以失国者未有不出乎是也方魏兵之変明宗欲自歸
于天子明已所以不反者高祖獻計曰豈有軍変於外上
將獨无事者乎夷門天下之要害也願以騎兵三百取之
由是明宗反計遂決閔帝初即位閔潞王反召晉高祖謀
高祖遇閔帝衛州竟使王弘贄戕帝夫高祖始事莊宗莊
宗皆以勞之手持所珍以啗之而高祖迄勸明宗而使之
反明宗妻之以愛女親莫重焉位之以將相貴莫二焉而
高祖迄教王弘贄而殺其愛女其敢負人也如此欲使之
不負潞王可乎故曰能負人者无不負我夫高祖以一人
之身上使明宗以負莊宗次施无礼於閔帝以負明宗終
挾重兵犯洛陽以負潞王其負人也至是欲人之不負乎
我豈不難哉故在位七年之間范延光張從賓所親愛也
反于魏李金全所信任也反于安重進所委質也反于襄
陽安重榮所寵昵也反于鎮定虛心以礼焉道而且發其
子以立其姪傾國以事契丹竟虛其國而東其宗吾負人
多矣欲人之不我負宜不其能也然少歷艱難知民疾苦
及即位爲政務從簡易蠲稅賦求直言廢樞密院帰之宰
相廢翰林學士歸之中書舍人推恩信於人數年之中天
下小安視五季之君其所謂二之中四之下也歟
官自賣鹽歛民食鹽錢如故
後世賦稅隱其名而没其實至於重征而再出者不可勝
計也其名在人猶以名而求其實實没人不得以放其
名後世不之察以爲取之未盡征之未及而濫加焉豈可
勝歎哉取民之法有租有調有庸有調而復以庸是二役
也至楊炎変法合租庸調三者以爲二稅矣其後卒不免
調發是三役也至荊舒用事使民出錢募役而免皆上則
既四之矣今爲保正長者復爲官行文書追胥謂之充役
不幾五役乎晉天福間言事者慮民生私販鹽抵罪者衆
而請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歛於民謂之食鹽錢俄
而鹽價頓賤至是三司使重遇欲增求羨利而難以驟変
前法乃重社鹽商鹽商殆絶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至今
歛之如故也是再征之矣今官既獨鹽而州縣之官又以

法強民出塩錢於鋪户未嘗與塩焉不幾出塩錢至于三四乎沒其名而隱其實用是以漁其民其禍詎可勝言哉

齊王

天福八年

嗣君即位踰年而遂改元萬世之通法也梁均王踰年復稱乾化至二年而後改正明晉齊王踰年復稱天福又一年而後改開運歟皆无統盖一時君臣不知考古其妄作无稽如此不足論也

正月庚午唐主李昪殂謚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以子齊王璟嗣位

昪有國七年元曰昪元始姓徐復姓曰李始名知誥改曰昪始國號齊改曰唐

知誥雖篡吳然其初事揚溥猶以礼末以人言遷之海陵復嚴兵守之人道絶矣自黄巢之乱天下血戰近四十年然後諸侯皆有定分百姓捎復得業知誥能結好鄰國与民休息比年大稔公私豐給群臣請伐中國復唐舊業知誥曰吾少長兵間知兵之爲民害甚矣吾不忍復言使彼民得安吾民亦安矣与兩浙世爲仇讎府庫中兵尺爲火所焚諸將請衆間伐之知誥曰利人之災不可遣使弔問賙救之漢主請兵伐楚而分其地知誥不許宋齊丘謀適契丹以圖中原終不之從也不以外戚輔政不容宦者預事不受羨餘而均田税不受尊號而禁言睿聖以子璟親調樂器誚怒之累日种氏有寵乘間請立幼子知誥怒曰子有過父訓之當事也國家大事女子何得預知遂嫁种氏且慈恕儉約容納直言故人樂爲用百姓安之在戰國紛罷之中有君如此亦可謂賢矣璟不克紹而迄敗之悲夫

五月丁亥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

名實之間親疎之等古人未嘗不力辨也兄弟之子雖猶子固不得以同其子太宗無子擇其昭穆之近者以爲之後者爲之子也夫既爲之子矣固不得復子於其所生不惟經與禮皆然揆之人情固亦宜然也漢文帝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立趙幽王之子辟彊爲河間王悼惠王子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古人之詔令與其記事致其子與兄弟之子其辨別如此未聞兄弟之子其稱可同乎子也宣帝之立有司議曰孝宣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後詔曰故太子在湖未有謚號而不以爲祖漢人之議論名稱雖非盡出於經禮聖人而其所以論議名稱猶皆即諸人情也出帝之得嗣晉高祖蓋出於馮道二三大臣一時立長之私非本諸高祖之意天福二年立爲鄭王五代史書曰立子重貴爲鄭王以之爲子何以辨其出於皇兄哉重貴既以大臣之議得立爲帝嗣高祖後矣則追封其所生敬儒以爲皇伯亦情禮當然而五代史之論則曰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伯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絶其所生也盖出帝於高祖得爲子而不得爲後者高祖自有子也使高祖元子出帝得爲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絶其所生以爲欺嗚呼作史者之爲是語豈欲終始自覆護其濮議之失庸以自恕乎夫爲人後當復以其所生爲父爲人兄弟之子而未以爲継則不得自比於其子不待經禮聖人人固皆知其當然矣盖重貴不得特書以爲子敬儒不得不書以爲伯其義明甚而作史者疑之何耶皇太后劉氏高祖所生母也高祖時尊爲皇太后矣其祖出於出帝之世也宜書曰太皇太后劉氏今止曰皇祖母而廢其尊稱説者以爲見恩禮之薄其然豈其然哉

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滄州己卯寇貝州

資與國以共功者未嘗不啓怨資夷狄以首事者鮮有不致亂者晉夷吾賂秦以求入迄成韓原之敗重耳藉秦以復國尚不免圍鄭之爭況石晉乎太宗假突厥起兵渭上之筵遍至代宗以回紇平亂關中之擾不已況見立於夷狄者乎晉高祖始欲抗唐而叛潞王潞王使張敬達討之高祖用桑維翰之計求救於契丹唐猶未亡高祖已帝故晉所以恩契丹而求事之者无不至也以臣事之為不足而復以子而事父鴈門以北十六州賂之為不足而又重之以歲輸三十萬匹以燕薊之民與之為未足而又分之以吐谷渾部族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曾无虛日夫植國於四分五裂之中純无版籍之全且給自度於百瘡萬孔之後曾无毫髮之蓄不惟餽賂之廣力不能支若所謂珍異若所謂飲食詎能常得而常備哉一有不獲少有不備則釁咎萌矣以事虜為恥者天之常心也是以幽薊之民常欲逃契丹而內附以馳役於夷狄為不滿者亦人之常情也是以吐谷渾之種遂逃契丹而來歸以臣服異類為大辱者亦人之常情也是以外之安重榮內之景延廣皆投尋常以開邊隙於至危垂死之際賴其力生全而且有非望之福吾一身報之可也若子孫則非吾之所能保吾一人德之可也若臣下則非吾之所能同於數者之中而有一失焉此禍亂之所由起而兵革之所從作也天福之末釁端已開矣況出帝之世乎故凡開運之末耶律德光之暴腥穢河洛而掠表石氏者直高祖致之爾劉知遠嘗語高祖曰稱臣則可父事太過厚賂金帛足致其兵若割土地他日必為中國大患求一時之安而貽家族之憂僥目前之利而遺數百年之禍維翰之罪可勝誅哉

二月庚申百官表請聽樂詔不許

禮本生於人心非由外鑠也故帝王與諸聖人即人心之所安者緣飾之以為品節即其所不安者裁抑之以為隄防為之禮而著之書使人復習而講行之要皆如其說而正故遇事皆順而愧辱少處事皆當而悔咎无故曰禮緣人情若戴氏所集逸禮而為之書雖未必盡聖人之制要古之遺文君多也晉高祖嘗使王震教出帝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震終不能困心以誘掖之使之卒業嗚呼震亦陋儒而已觀出帝行事終始誠若不足與之語禮矣然其於馮氏也則託之太后之命奏細聲女樂於居喪朞年之中則曰此非樂雖百官表請聽樂而不之許使是心果不知禮則其配馮氏也固不必假之太后之命則其居喪而作樂也固不應復辭百官之請蓋天理之在乎心蓋有忸怩而不安者耳使震因其良心而漸漬充廣之以聖人之遺文未必不能少進也

開運二年十二月丁亥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行開封尹

自古有天下者未嘗无宗臣也所謂宗臣者以開創則資之定策以維守則資之鎮撫奸邪以之而戢禍亂以之而弭或祖宗父子三四世相傳而嘉賴之雖有讒諛新進固不得而間也商之伊尹咎單周之周召毛畢漢之蕭曹蜀之孔明唐之房杜豈非其人哉石晉之事至淺而維翰扶翊之計至陋矣然維翰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見者無不屈服張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也兩秉朝政出揚光遠景延廣於外契丹入寇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馮暉在朔方以制書見遺上章自陳維翰命禁垣答詔暉得詔喜甚開運閒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疎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使高祖之世不出鎮相臺晉昌則安守進重榮可以毋反使出帝之世不為馮

王李彦韜所擿出尹開封則契丹可以毋变有宗臣不任
而使儉人得以間之宜其不能國也
開運三年六月契丹入寇　十二月杜威李守貞張彦澤以
其軍叛降于契丹　壬申張彦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維翰
易州刺史郭璘死之
自昔夷狄之侵侮未有不關內治之廢興也政事內修則
夷狄可以外攘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日微矣以予
考之石晉雖以契丹立國然契丹之力未必能勝石晉也
出帝之立契丹凡三為寇開運之初契丹之入晉敗之秀
容敗之馬家渡敗之北平敗之衡水敗之德州契丹至自
帥兵來逼澶州出帝自將兵禦之契丹望見晉兵嚴整乃
引退過貝州焚掠而去明年契丹寇鄴都杜審琦朱濟安
陽望塵解去符彦倫首陳城北擁軍引兵杜守正乘風擴
擊虜主幾不免又明年戰于新興張彦澤敗之戚于朔州
劉知遠敗之是中國固未嘗弱契丹固未嘗強也使趙延
壽不為鄉導楊光遠不与通謀杜守正杜重威張彦澤不
以兵叛降契丹其能整師驰騎直至虖滹沱哉況自出帝
嗣位以來春夏大旱秋冬大水飛蝗盈野木葉俱盡盜賊
群起民之飢殍者不可勝計方且遣使以掠民粟至封碓
磑不留其食籍鄉民以為兵括民馬以為騎所在生齒求
死不逮自陽城一勝遂驕侈益甚造器玩廣宮室龍四方
珍貨歸之內府盛錦綉之工以飾土木寵任近習濫賞伶
倡且輕奪妄動以挑強胡其民亡也豈契丹之能直出帝
有以自取爾要之敵強而不攻其內治頹不足以知大躰
也哉
易州降于契丹刺史郭璘敗之
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
而歎曰吾能併吞天下而為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契丹
主遣耿崇美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
若璘者可謂死事矣而五代史乃不錄之於十五人之列
何哉使晉之守城者皆如璘則契丹何自而陵中國使杜
威既降之後猶有數十百城皆如璘受命而為晉守契丹
固亦安能至汴京哉其名節固不在沈斌王清二人下而
五代史遺之何也
開運二年秋唐人抜建州虜王延政福州將李儒賛泉州將
留從劾皆降於唐
王潮陷泉州以其弟審知觀察福州王閩二十九年其子
延翰繼踰年被殺其弟延鈞襲八年遂僭帝號十一年卒
子昶嗣被逐而叔延義立以弟延政為建州刺史遂自立
號殷六年連重遇朱文進奪其位復號閩以黄紹頗守泉
程賛守漳許文縝守汀留從劾陳洪進殺紹頗立延政從
子繼勳既而程賛立延政從子繼成三年南唐陷福建州
以延政入金陵凡十五年　自昔姦雄盜賊崛起繇興能
據土地以祚國傳世者未有无尺寸之異而能成功也閩
事至茂矣然潮与審知王緒之令崎嶇无以從軍旅争先
請死而不之懼至將士為之感動潮為威武節度使審知
副之其有過也潮加箠楚而不之疑審知受之无怨色潮
將死舍其四子而傳審知審知不敢當而遜其兄審邽邦
以无功辭而迄授之其毋子兄弟之間孝友信遜一至於
此雖名家賢族何以過兹潮之得泉也招懷離散均賦繕
兵吏民悅服審知在閩儉約好礼招名士以為名屬建四
門學以教秀士施設舉措優有霸略能以盜賊之智而雄
據一方以羈旅之人而居有他國由此道也夫然再傳之
後子弟有聚麀之行而不能少遵故約骨肉有閱墻之争
而不能降氣相下有民而不能養至一日之間度爲僧者
二万於是閩多僧有儒學而不之遵鏻与繼鵬皆信鬼神

崇妖妄至殚其國力於是閩多丞自奉奢侈賦斂暴刻二
三十年之間簒弑踵至雖其臣民奉國以歸延政猶不能
守也迄至鄰國交侵將佐離叛長樂入於吳越建汀没於
南唐漳泉據於留從效獨先九國而亡者以其不循審知
之法也

永嘉朱先生五代紀年總辨卷之二十七

後漢

高祖

天福十二年正月辛卯契丹王以晉少帝爲檢校太尉封負
義侯

石晉二世共十一年

二月辛未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即皇帝位稱
天福十二年

自魏宋以下凡取國者未嘗不以篡逼征伐也若劉知遠
之興漢蓋得於契丹滅晉之後因軍民無主遂勸進而起
赴之於義蓋正矣而五代史以幸禍爲利譏之雖足以誅
其素心然既以後世之取國者知遠固在所恕也知遠與
桑維翰同爲高祖謀畫扳援契丹以植晉室出帝與契丹
絶盟非知遠志也通鑑言出帝再命知遠會兵皆後期不
至出帝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肋朕必有異圖果有分
何不速爲之出帝此語与唐均王語長公主曰何不且留
遽歸欲与石郎反耶之語何異君臣之情睽隔如此尚何
以使之盡力乎出帝北伐之議内則資之馮王畀延廣外
則資杜威李守貞知遠雖爲都統實無臨制之權容權大
計皆不得預知諸軍進言不得預聞知遠自知帝見疎位
廣募士卒嚴守四境而已史謂晉王与契丹結怨知遠知
其必危未嘗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秀
容之勝朔州之勝僅一二見之謂幸禍可也若出帝與知
遠素相猜忌如此其可論諫哉宗黨之關閉門而不之究
者雖爲有罪比之攘臂以相仍則在所可畧拾遺於道而
得金雖非廉其視夫白晝攫市者爲差勝若知遠雖於出
帝无君臣之義然其所以取之者猶未有咎也出帝北遷
方陽以兵声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如以當時諸節度論之

其猶知耻也雖不稱開運而追稱天福出於一時愛憎之私比之不念舊國而遽改元者猶在其所可録也五代之不此責之苛矣

四月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卒于欒城

夷夏之分蓋天地自然之理夷狄之不能有諸夏猶諸夏之不有夷狄也秦漢隋唐嘗盡力以強北狄終不能世守其土元魏既奄淮踰何曾不傒再世而邦分離析矣耶律德光迺欲乗石晋之亡塈居而帝陳留宜其隕墜之不閲歲也初德光入冦述律太后語之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為欲為漢主曰汝今得漢地不能居也德光驅兵三十万不解甲五年遂能滅晋不惟何佁之間方廣千里無復人煙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数百里之間分番剽掠財畜殆盡東方盜起陷[redacted]密德光顧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閑武行德教方太於河陽德光歎曰我[redacted]宜天下之叛我也以為拾錢打[redacted]穀不罷還諸節度之故雖據宮室用儀衛襲中國衣冠欲撫有晋氏臣民譬之俎俵服法服受居闈感也麋鹿處死閫豈其性所樂哉故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今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顧雖劉知遠起兵造漢德光終不能以一矢相加濟河而北迄剖羓以歸述律撫其尸不哭而曰待我中國人无事如故而後葬汝凡数困之國大乱者数歲恋狄侵冦中國之禍前後一轍可不畏哉可不監哉

六月甲子帝至大梁戊辰大赦復以汴州為東京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予未忍忘晋也

自昔建都者未有不據天下之形勢也自朱全忠以宣武節度遂以纂唐故其後自洛都汴唐復自洛平汴而復都洛晋高祖之立桒維翰為之謀曰太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距魏不過十驛可以制魏高祖亦以舟車所會便於漕運遂決策都之然不及八年契丹長驅晋遂不守是豈所謂形勢者哉劉氏造漢曾石晋之事不懲復自晋陽而就都之至周与 本朝遂因都焉非固不知陳留四通五達之都無名山大川之限自昔號天府戰場然乃於是眷戀而不之徙何也蓋自唐以來天下財賦多出於東南由梁而下朝廷兵衛盡出於召募兵出於召募則列營坐食而不可散財出於東南則水漕便易而不可遠建國二百年而不免不可救藥之悔則夫擇形勢以建都誠不可後夫

六月甲寅契丹蕭翰以兵圍張礪礪卒

人臣敢於叛逆而背主者蓋將以徼富貴也然自昔叛逆背主之臣其致誅敗者十常八九而其能不徼富貴者百無一二石乱臣賊子曾不之覺何哉吾觀石晋之亡其先附為契丹畫策者趙延壽父子也為契丹驅除者張彥澤也挈國兵而從之者杜威李守正盡忠直而告語之者張礪也然礪死於蕭翰延壽誅於永康王彥澤祖臨於德光威与守正復叛漢氏或誅於兵或誅於刑無一獲全焉其所懲者又安在乎生為叛生死為逆鬼終不能以消矣禄其後而全其家是果何益也哉而小人終不之戒又何哉

赦盜賊無問贓多少皆抵死四鄰及同保皆處斬

三代享國之能長久者以其仁也仁之說雖不主乎一事然恤刑而不妄殺實居其首知遠創業不踰年而即位其植漢而傳之子不四年而遂亡者豈亦以其不仁哉民窮而為盜賊蓋其飢寒無聊特徇利以爭旦夕之命城守不死拒而致乞降蓋將祈乞恩宥以延歲月之生今治盜不計其贓之多寡而一於殺四鄰同保未必同為盜而一於

斬捕賊使者至殺十七村之民將静獄祈福而蘇逢吉先盡殺獄囚其不仁甚矣繁臺之兵未嘗有变而千五百人无辜而盡戮杜威之將校既已出降而復殺數十人仁者固如是乎漢法既嚴而史弘肇掌邦禁尤爲殘忍凡入軍獄者無不自誣京城罪人不問情輕重於法何如皆刑誅之專殺不辜曽無虚月冤死甚衆而无辜被殺尤爲冤酷有國之始至是冝其不克有國也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丁丑殂于萬嵗殿

漢高祖在位二年年五十四

二月丁丑皇子周王承佑即皇帝位是爲隱帝殺杜重威

重威挈晋兵以降契丹以致中原魚肉據鄴都以叛漢以致兵革朽鈍力屈食殫率斯民而來降高祖不誅之以謝天下反爵之極品利將吏之私帑而獨殺之非所以爲訓也顧命令爲之防大臣始得正刑亦已後時矣覩瑰人蹤詬叐裂蹈踐斯須而盡一快於正刑之日則斯民之蓄怒豈不久哉

乾祐元年四月壬午以樞密使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爲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

人臣　禍莫大於專而其病根皆起於驕吝驕則自恃其才謂人之莫已若吝則自私其柄謂人之不敢侵自恃自私之心一生而自專之禍隨作古昔大臣以是致敗者不知其凡幾也楊邠相漢隱凡中書除官中書奏事帝皆委邠斟酌固誠得躰然事未更邠所可否者三相莫敢施行三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其驕也甚矣蘇逢吉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太濫雖多違舊制爲衆所怨嫉其敝可也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有自漢興至大無沾一命者凡門廕及百司入官悉罷之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其吝也甚哉夫合驕與吝以特心而至自專以行政此怨所以俱集禍之所以從作也觀邠所以召怨而致禍而後之不幸而或以忠而致怨禍者孰不自驕吝來哉

漢隱帝

乾祐二年

徐無黨曰五代乱世以嗣君即位立而改元不依古者四梁末帝晋出帝即位踰年冝改元而不改又明年然後漢隱帝周世宗皆仍稱先帝之元終兩世不改隱帝名承祐年名乾祐舉國臣民共稱而不改避當時莫大之失也

先是李守正以河中阻命王景崇以鳳翔叛趙思綰以永興抗命郭威以樞密使代之　五月乙丑趙思綰降七月丁巳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綰于京兆甲子克河中李守貞自殺八月郭威班師過洛陽以頭子命保義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

歐陽子曰自古乱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乱從之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二人不敢違拒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且謂太祖未有無君之心特綱紀壞乱習爲常事耳按五代史漢制度置創朝廷大事皆出蘇逢吉逢吉素不學問隨世裁决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以制度紀綱而責之漢固不可得也方李濤上疏乞以要害大鎮授二樞密使邠與太祖泣訴之太后而不欲行濤以是罷政事而歸民籍其討河中也太祖已有所屬故以微言諷轉運使李守貞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太祖之所包藏深矣覆霜堅冰之漸豈一日之積哉隱帝幼弱雖无窺覬三叛既去驕縱已生太祖挾勳北還其敢更置將相而居之不疑者正以漢之君臣無敢誰何耳奚復顧制度

也哉使漢之君臣以是舉為不可則維是而付之權必有
艱客而不輕予者未幾使以樞密而值鄴都雖逢吉固爭
而不顧未幾使河北兵甲盡皆稟應雖不俟朝守而不恤
太祖無君之心固非一日而其稱兵犯國之變固非激崇
遣誅之後也春秋以來賢臣有功固嘗歸之朝廷遜之同
列也固未有使人主遍賞群臣者固有推之同勞分之士
卒也未有使人主遍及無功者周太祖之平三叛也帝欲
賜之以玉帶太祖以為將相之功於是漢宰相數人皆同
受賜欲加之爵命太祖以為大臣之力於是漢大臣皆加
爵賞如曰征伐之謀出於帷幄餽餉之勞本之郎廟由已
而及列位猶之可也若宗室若方鎮果何預而可受賜乎
今其奏乃曰此特漢庭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
外暨荊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濫賞遍于天下蓋与文帝
自代來施惠无異是豈太祖推功於人哉特因是以媚遠
近結上下欲使同心一意共相翊戴耳無君之心莫大於
是而漢庭曾不之察也方鳳翔河中永興三鎮拒命太祖
以重臣臨督士卒將行問策於馮道道曰願公勿受官物
以賜士卒太祖從之是眾心始附太祖遂能成功昔以道
之言施之三軍遂能一出而平三叛今推道之言施之四
海遂能一舉而成王業
乾祐三年十一月殺楊邠王章又侍衛將軍史弘肇夷其族
[redacted]見原[redacted]曾不悅李焉退而語人曰夫李稙也不
學學將落夫不李萄[redacted]夫上之人必多有是言而
後及其大人是以知周之將衰也漢方開業而其相楊邠
之流則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實甲兵強乃為急務至於文
章礼樂何足介意而中書令史弘肇之言則曰朝廷除禍
乱直須長搶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王章尤不喜文士
嘗語人曰此輩擾弄子不知縱橫何益於國邪漢既起於
沙陀而高祖之語曰朝廷大事謹勿与儒者謀之而其三
臣者又皆茂俚如此豈復能為經久悠遠之計哉不及四
年而國不守邠章弘肇皆罹非命者不悅李之應也
樞密使天雄節度使郭威反魏兵入渡河帝勞軍于劉子陂
內軍潰帝還至封丘門劉銖郭允明殺帝郭威至請宰相馮
道迎立武寧節度使贇為帝贇高祖弟河東節度使崇之子
也壬辰太后臨朝　十二月甲午朔郭威北伐契丹軍于滑
州癸丑將士擁威南旋　已未太后誥廢贇為湘陰公庚申
以郭威監國
郭威之犯京師也隱帝已野死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
馮道道殊無意威素不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拜徐曰
侍中此行良苦威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
為漢嗣遣道迎贇于徐州贇未至威將兵北至澶州擁兵
而反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威之謀而緩之終不以周漢
興亡責道也蓋歐陽史之論云尔然以贇致之威之拜道
蓋假道以為重使道出一言以說之使威扶翊漢室威可
少挫而慰勞良苦之語似若善其所行者不幾養姦而養
乱乎威之遣道迎贇也道揣威之意不在贇謂威　曰此
舉由衆乎威指天為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為謬語
人今謬語矣威既南遁使郭崇謀贇以書召道先歸贇謂
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既
去崇遂殺贇而其將楊溫鞏庭美以贇之命守彭城以死
不降嗚呼道乎豈惟得罪於湘陰哉若溫與廷美之所守
道有慚多矣威之入汴道既不能為力使迎湘陰之日不
以威之命遽捨而南湖陰或以未死使果死與之同命猶
可以為苟息也視威之叛攘之而不之詰遇贇之將死去之
而不哀利在則趨利亡則去雖市井猶羞之况故相元老
也哉

郭威反

太宗皇帝嘗謂宰相曰周太祖為人多任權詐以欺世之行圖帝王之位安能享國長久如史弘肇出於行伍專事殺害復更縱之為非將赴大名乃謂肇曰先處於內子處於外則朝廷安於泰山矣朝廷議肇一一録報以此窺伺漢室可謂姦雄是事五代史遺軼不書以通鑑歷攷之威之出鎮鄴都也蘇逢吉欲解其樞密使史弘肇曰鎮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乃行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帝卒從弘肇議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由是將相如水火矣故弘肇誅而郭太祖反太祖入而逢吉誅弘肇之与太祖盖相表裏以亡漢也史氏為太祖虛言所欺故其權詐姦僞覈而不能察非睿智深遠洞照肝鬲　聖家宏博採訪詳盡奚能及是哉

永嘉朱先生五代紀年總辨卷之二十七

永嘉朱先生五代紀年總辨卷之二十八

後周

太祖　郭威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是日即皇帝位國號曰周改元大赦　詔禁倉庫收斗耗罷進羨餘犯竊盜及姦者並依天福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

自唐以下周以上四朝梁起於盜賊而後唐晉漢三世五姓皆出於沙陀朱邪凡其所以行軍御衆治民理國未有不用盜賊之餘伎夷狄之遺智也獨周太祖撫養士卒与同甘苦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功常親視之士無不肯有所陳啓皆温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懟小過不責軍士無不帰心於是天下稍知行軍御衆之法舊制田税斛輸雀鼠耗二斗王章為三司使始更令輸省耗二斗至太祖遂周始詔會場庫務官吏無得收斗餘之耗漢法於監糵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至是始詔以斤兩定刑有差舊所進羨餘悉罷之四方貢獻珍寶食物悉罷之賦斂由是漸平唐襄多盜賊竊三匹者死晉天福加至五匹漢一錢以上皆死犯者男並罪非反逆往往誅族籍貲至太祖始即位詔用天福以前舊法非反逆不至夷沒刑法由是漸輕雖入汴之始縱兵大掠猶狃前習要其他立政章敝固與盜賊夷狄殊事異功矣

秋

馬希萼与弟希崇爭國唐將邊鎬虜擊之遂滅湖南

馬氏稱楚有二十二州傳六世曰殷曰希声曰希範曰希廣曰希萼曰希崇自唐乾寧三年入湖南至是五十七年嗚呼自昔有國而至敗亡者鮮有不自內潰也角虜爭而田氏滅諱尚鬪而袁宗覆犄琮互攻而劉族隕希廣希萼自鬪而湖南奕前後禍敗同出一轍可不鑒哉方陳聽殺

劉建鋒諸將迎於軍司馬張吉為留後吉遜謝不受牌圍
霸於長沙東府州立之入霸堂上受圖霸拜謁已而圖霸升堂
以留後遜之即趨下帥將吏拜賀復為行軍司馬代圖霸
將兵如邵州以攻龐勛此無猜忌彼無德色終馬氏之世
而吉之名迹不復再見於史其賢過陳嬰遠矣圖霸之初
用高郁之策斡利以富國用呂師周之徒將兵以闢地併
湖湘溪嶺而盡有之為州二十二養士息民通貨京師一
時戰國之雄也及其衰耄委政於希声有一高郁而不能
庇坐視其子專殺而不能止亡形見矣至唐夢日尋干戈
而不相能遂使南唐吞馬氏宗族及其將佐千餘人盡遷
之金陵兄弟相夷戮之禍豈不慘哉馬氏之亡也唐因命
邊鎬使帥湖南未幾年而劉言投之劉言立未朞年而王
進逵殺之王進逵立僅三年而潘叔嗣殺之叔嗣既殺進
逵乃還岳州遣其客將李簡師武陵人迎周行逢於長沙
行逢有湖南六年而其子保權始奔族以帰太祖方馬氏
之興也張氏不有其土李而帰之霸圖及其亡也潘叔嗣
不有其土舉而屬之行逢其風義名節有可采録者而旁
廣同氣不能少相下以至覆滅語曰得道則塗人為親失
道則骨肉為仇人之度量其相遠如是乎禍胥開之枝葉
未凋而本根先蠹猶無不槁肌躰未敗而血脉先沉若人
无不夭方霸圖之存也内寵多而愛惡偏嫡庶紊而名位
汨許德勲謂江南使者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勿
以措請必俟群駒争皂櫪而後可圖時天成二年去希萼
之争踰二十年而德勲先知雖足意然以宗國之成敗預
告之敵國非人臣之義也霸圖末年之所為誠足以致亡
矣有家國者其可不以馬氏為戒哉
戊寅湘陰公於宋用劉崇自帝於太原　三月甲戌武節度
使王彥超克徐州　十月劉崇及契丹攻晉州十一月王俊
及王彥超拒之　十二月慕容彥超反
廣順二年五月庚申東征乙亥克兗州
漢二帝有國四年其事至淺天下宜莫之與也然劉崇以
湘陰之父南交唐北交契丹自帝於太原以求復仇兵凡
數十出更二世而後亡楊溫肇延美以湘陰之臣奉其犯
嬰孤城盡力於彭城以求復仇終不之屈至城潰而後就
死可以自附名義矣慕容彥超以高祖同母之弟也如敗
國師復為周殺揚擧未嘗結江南及河東連謀以兗州以
為叛計雖周人屢加撫諭而不之德至城陷而後從溺雖
百死不足自贖也況復行賂以求免乎
六月乙酉朔帝如曲阜謁孔子祠
君之於臣无不答拜也於登賢能之書則拜之於獻民數
則拜之於獻穀數則拜之於昌言則拜之況尊師重道其
敢不敬哉以孔子為陪臣天子不當拜之者必一時諛佞
不李之小人用是以來媚爾太祖以聖人百世帝王之師
既拜其祠而加修葺入拜其墓而禁樵采且訪其後主其
鄉縣雖武夫崛起无終始與李之力无左右交修之助其
毅然卓見視漢之高帝亦何愧哉
九月庚午禁北邊俘掠契丹
邊釁之開每以小故不惟於国家无益且以大躰有傷故
自昔賢君良將每深戒之至於進取攻討觀時而動初未
嘗縱驕吏兵輕為俘掠也廣順初元唐与契丹固嘗挾劉
旻慕容超來備邊圍矣而太祖乃能敕緣邊軍鎮各守疆
域无得縱民兵擅入唐亦敕北邊吏民无得入契丹境俘
掠正得綏邊之策其後世宗一出而取江北唐不能支再
奉而復三關契丹亦至喪敗兵法所謂始如處女終如脫
兔者周氏得之矣
辛亥禁民越訴不能書者聽執素紙

蘇明允嘗作重遠論謂近民之不獲其所訴之刺史矣不
問則果粮京師撾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
易訴也遠方之民見都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傍列箠械
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
雖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
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凡无告矣而又行數千
里費百万富者尚或難之況貧人又何能乎故曰近民之
可憂不若遠民可憂之深然以予觀之天下之巧於訴者
大抵皆姦民也智足以行其私詞足以發其微力足以控
其下翔筆剡牘鑿空舞文用以豪制其鄉里劫持官吏者
固將以訟為市也每視州縣為不足与其能自達于外臺
能至于輦轂之下故其訟嘗多若民之民且愚者詞不足
以達甚情智不足以行其力使責其訴不平而奔走于府
縣之廡見譴訶於胥徒之黨固已氣梳魄奪矣劾能至監
可能至朝朝乎故凡其越府縣外臺而赦訴于上者其為
姦民常中之士廣順之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
使處決不當乃聽詣臺省而建隆之先甲尤以越訴為禁
豈非吏民狎爭之良術乎然民之不幸有以詞而至有司
昔不可不察也其果冤而不伸累訴而不直者凡所經歷
者固不可以不併及其飾非以為是倚人以行已偽冒以
濟私呈能衒巧以求出乎黨類者其繩之不可不多懲之
不可不痛也廣順之敕不能書者許倩書无所倩者令將
素紙所訴必已事毋得挾私客訴其亦洞達民情矣顯德
中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
因世宗內苑錄囚始得其實民之能自訴以至于上者又
不可不察也

十一月癸酉敕民間所輸牛皮十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
古者甸出革車凡田軍賦上不預也歟人以時入其皮角
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以其王之求事而已非以為
上賦也唐五代之間兵革歲興禁民賣買牛皮悉令輸官
受直長興天成止償以鹽晉天福中　塩不給矣開運條
制犯私牛皮一寸罪皆抵死大祖始用李穀之議均之田
畝聽民自用公私

顯德元年春帝祀圜丘大赦改元
郊於有赦赦必有賞以公卿大夫則加爵秩以軍士則受
賞犒此唐五季之流敝非帝王之遺事也古者祭必有飲
雖燀胞翟閽之賤無不畀者禘於春則發爵賜服嘗於秋
則出田邑發　政蓋示祭之澤均且博如是不以功与德
而受非常之貺不時之賚於郊見之日豈古哉祭唐明宗
以來廢矣周太祖力疾蔵事改元肆赦而軍士以賞薄流
言甚矣後出溢賞之無厭也太祖召諸將至寢殿責之曰
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諭之以不顧人主之節儉
察國之貧乏不思已之何功詰之諸將於是悚懼謝罪
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至今郊賞遂為重費竭三年儲
聚之力不足以當圜丘一日之澤蓋自國初病之矣故老
蘇有先郊而賞其後四五年七八年而一行之又從而尽
去之之說而長蘇公之論則欲及舊兵而不及新兵因是
而徐去之之說前後相沿拘牽於浮議曾不敢少損況能
中止乎便以周太祖之意明示天下雖少薄之又何慮

庚寅帝殂于滋德殿乙未宣遺制　丙申晉王即皇帝位
周太祖在位四年年五十一　大明將昇而星月先晚陽
春將至而草木潛萌天地之運將開而賢智之士先為真
力故戰国離乱秦氏先混六合而漢以起南北相潰隋氏
先併列國而唐以與唐末五季搶攘紛擾而郭太祖柴世
宗先開制度而　真人以作是蓋天意之所收屬特假之
手而使馳驅也苟其善詎宜泯沒而不錄哉若太祖之救

漢雖出於一時救死之計而其好亂非一日其代漢也雖若出軍士之迫而其養禍有自來其取之雖非義然不以李穀違巳而用之為相不以劉銖屠其家而妻子入城而求范質以論撰忍死而周年浦付以後事其好惡取捨有足觀者变劉氏酷刑而輕之革劉氏砍纍之是亦後世良法也今殺牛之禁至重而買牛之顏歲責之保長雖名其買賣未嘗有以償之屠耕牛者屢肆相望吏未嘗詞止田家喪牛如喪其子以首告詐訐者每每得志官不惟須其皮革且罰之使納金名曰鬻醯是果何法哉使以廣順之令分之田賦庶亦輕而易辨也

廣順三年正月乙丑罷户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户部增三萬餘户

事有徇名而失實求利而反為害者後世無田之類是也夫古之所以為屯田者以邊地荒穢而莫之耕故因所戍之兵而為之耕以邊兵坐食而莫之廩故因所屯之耕而為之食內足以減餽餉外足以北守禦故一舉而數利隨之後之議者不然不耕之外而耕之內不耕以兵而耕之民內地隸之官則民不得以為業平民而籍之官則州縣不得以行令今既所在皆置營田又募高貧乃使輸租佃之户部列置官司總領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姦其敝豈可勝窮哉太祖深究其實而不顧虛名務懲其害而不邀小利遂毅下詔罷之以其民歸州縣以其田廬牛器予佃者其版籍頓增地利數倍宜哉

始築圜丘社稷壇作太廟於大梁

圜丘於國之陽以冬至而祀上帝兆方澤於國陰以夏至而祭地祇其為礼古矣漢自高文以下皆祠上帝於泰時必幸甘泉祠后土於淮陰必幸河東六飛雲動百官景從間數歲而一行之中外勞費曾不得敬恭以脩時祀蓋誠於古未考也自梁以後郊祀常在洛陽歷七八君其能執珪幣以事天地者無幾周之執政曰天子所都祀百神可以洛陽於是築圜丘於大梁明年郊祀焉雖太祖凉薄不蒙景貺而一時執政之言誠可破累代之惑也欽而平之其法令仁恕有足嘉者出漢宮中宝玉器數十碎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仍戒自今珍華悅目之物无得入宫又曰朕備嘗艱苦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命王峻疏四方珍異食物悉罷貢獻其自奉儉約如此懲營田之擾州縣特敕罷之或鬻其肥饒者得數十万緡以資國用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南唐大旱飢民渡淮而北者相繼帝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其仁恕愛民如此敕濱淮軍鎮無得縱兵民俘掠唐境亦敕北邊將吏無得入契丹境俘掠則其綏邊待境下信也下詔以來直言親祠以拜先聖拔正九經以廣傳誦則其尊賢求言可采也力戰以戰驕卒責令以戒厚葬俱可為後世法享國雖淺得世宗於右族而畀授之遂克負荷其亦賢矣夫

劉崇以契丹攻潞州三月乙酉帝如潞州以攻漢 癸巳及崇兵戰于高原敗之追及于高平又敗之 丁酉幸潞州巳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伏誅

太祖安駕而北漢挾契丹為寇世宗固不可不討一勝之後因之而攻太原是冐哀而為利也其不克宜哉伯禽誓師於費以禦淮夷唐莊宗破梁于夾城以取上黨固無異乎高平之役晉襄公敗秦于崤以救鄭固無異乎忻口之敗敵加乎已不得已而應之雖衰經以服金革君子不以為過敵不干乎已而汲汲然謀利以奮三年之喪不俟聖賢固無不知其非也一事而勝敗異再舉而是非殊吾固為世宗惜之

四月乙卯葬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于嵩陵廟號太祖
厚葬之禍慘矣漢十一陵夷於赤眉唐十八陵發於溫韜董卓置摸金校尉凡兩漢陵墓无不發者而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有葬所而无丘壠亦終无發掘之禍葬之厚薄其禍福効驗可占也秦始皇帝之葬至厚經陳項之禍終不得累裡之掩漢武分天下之財以十之一帰茂陵既遭夷斵至晉人發之猶不之尽理宝玉於地中復立標懺以誌其所使万夫守之銘銅鐵鋼之詎能終不夷毀哉善乎張釋之之論也曰使其中有可欲雖在南山猶有隙使其中无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霸陵欲因山為墳而頻戍之廟乃作於死惹之日昭陵務令儉薄而猶惓惓丁寧高宗使以鍾王遺帖殉葬蓋未免有意自復為无窮之計也光武曰古帝王之葬用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不使後人知其処故作壽陵不為山陵而周太祖屢戒晉王欲以紙衣瓦棺為漢制令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可謂善懲禍敗矣

庚申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
処世而遭禍乱処朝而遭革命凡人不幸而罹乎此未嘗不慨皆人之大不幸也憂悔恨歎惋悲愴而深致其怨懟者故其遭离乱之詩則曰我生不辰逢天憚怒又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又曰我生之初尚无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處流離禍乱之地而自以一身之樂為樂者蓋自古无之范士燮知晉將乱使祝宗祈死揚涉知朱溫必篡何其為相則曰此吾家之不幸処社稷將变之日而自以一身之樂為樂者亦自古无之馮道嘗麾後莊宗遇乱而不能死復相明宗遇愍帝之禍而不能死復事潞王唐既滅又相晉二帝晉既滅復入契丹漢立而為太師周立而為中書令屢辱而不之耻一慙而不之悔所謂反君事讎行若狗彘者雖婢妾奴隸猶所不屑而道顧視之以為常著書而叙長樂且以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勲官爵以為華旦曰安於當代老而樂為樂如之不知捨食味則無彼也之際一念始終能於其心無怛怩愧作哉晉之滅也道朝契丹耶律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德光詢之曰尔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雖一時可以自免無臣子之節而見詘於夷狄猶戴天履地面斯人之類不之愧作而反樂之或者儕之管晏不亦誤乎

五月庚午至自太原
人主不當以一己之能而輕天下以為易与亦不當以一人之不能而畧天下以為無人萬緒萬衆非蓋世之智所能獨知四海之廣非絕物之材所能獨運輕天下以為易与而獨任之未有能無過奉也偏方下國未嘗無勇智之士乱邦襄世未嘗無卓異之材過一二而不能焉遂畧天下以為無人而獨任之是豈能勝也哉北漢之寇世宗自欲將禦之群臣自馮道以下皆力爭以為不可世宗排群議一戰而成功自樊愛能何徽數人皆遇敵沮敗世宗親御戎輅一戰而克敵還自太原親決庶事百官受成而已豈惟矜巳之能固薄天下以為不能也高錫諫之以為四海之廣萬機之衆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但言陛下褊迫疑忌奉不信群臣也若泰隋所以致亡由此焉耳錫勸世宗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營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人主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雖堯舜之政何以出此世宗狃於自用而終不之從顯德之治無以遠過前世者不聽高錫之咎也

始簡練諸軍進驍勇斥羸老士卒盡精所向皆克
將驕卒惰之患古無有也唐自天寶以後藩將以擁兵而

輕王室故其下裨校皆偃蹇而不為用番將養牙兵以為
羽翼故其士卒皆暴横而不可汰沿至五季流弊日滋凡
將擁重兵陰拱覬變一有得喪窺覬已萌固非天子之所
能駈役也兵皆長屯冗疲不擇稍加鐫汰變潰立生固非
天子所能進退也況郭氏之有周柴氏之嗣事一時將戴
出於將卒恃功負寵志傲意盈高平之後樊愛能等望風
先遁露刃控張抗詔剽掠甯衛之士羸老俱多每遇大敵
不走即降亦其勢然耳世宗於高平之後特申軍法斬徹
愛能所部軍士已上七十餘人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
及歸大梁乃大簡諸軍羸者去之精銳者升之募天下壯
士選其尤者為殿中諸班各命將帥選騎步諸軍由是士
卒精强所向皆捷蓋自天寶以來將驕卒惰一旦革命使
人主能以世宗為法何患將不用命兵不選練哉

周世宗

五月丙申復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府防禦使折德扆為節度
使

代邊宜用土兵守邊宜用土將以土兵習其井里一意以
護家族故能盡力土將素熟利使且有恩以結兵卒故能
使之盡力趙將特稱頗牧漢將皆出山西蓋即其所居而
就任使也折氏徙家雲中自從阮守府州歷唐晉漢不改
世宗嗣周復以其子德扆繼之李彝興在夏州以其与己
列耻之不肯同使相特以府州偏小得天下緊重且宜
諭彝興以全大躰世宗德扆數年以來盡忠戮力以拒劉
氏奈何一旦棄之且夏州百貨盡仰中國我若絕之彼何
能為遂以書誚責彝興皇恐謝罪折氏由是世扞邊圉
皇朝八世俱藉其用以建隆則破太原以開寶則可哥嵐
以之扞比則契丹不敢入寇以之捍西則靈夏不敢内窺覦
藩之城鄜延之策折氏之力居多惟其自來則世宗善任
使之邊將用土人之功也

顯德二年四月敕翰林學士徐　符以下二十人著為君難
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比部郎中王朴所對上嘉納之

得失是非成敗興喪未嘗不對立也知其非反之則為是
知其失反之則為得非者以敗則是者必成失者以喪則
得者興矣是以韓信勸高帝反項羽之道而王朴亦勸世
宗反唐晉之所為也朴之言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
失道今必先觀其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
彼之所以亡者在君將臣鄰則吾之集群才治政事者不
可後也彼之所以失者以兵驕民困則吾之樹士民充財
用者不可緩也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然後用之攻取則先
吳而撤唐蜀收附幽燕而制河東皆以次第而序舉之其
言槩然有條是豈書生之常談哉世宗嘉朴之言而行之
國内外妥安威令赫然由梁以來人生能用人之言未有
世宗比也詳考本末非惟朴所對盡善能行可嘉者世宗
所以策臣下之三說可謂簡切明瞭矣使古今天下后艱厥
后而盡其道於上臣艱厥臣而盡其道於下則天下之事何
向不濟若開拓邊疆恢復故土特一時務耳

毀寺院非敕額者禁民親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度　九月
丙寅頒銅禁

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禅在元和間韓愈病浮屠嘗有是
言矣梁唐以來世代屢易兵革歲興良民黥涅一出而不
可反賢士戮辱欲隱而不能安故多髡首奭服以苟一時
之性命觀傳燈錄所著高僧類見乎五季之間而叛籍著
户不能及全唐十分之二要皆如退之所云也夫王道之
本在於富庶古之定霸業者未有不務先蕃户口也當凋
殘亂離之日而復縱民以歸異端於衆之耗縮之際而且
縻財用以事祠宇冶銅錢以為像器其為虛耗敝豈勝窮

蠲厥逃俗之法而加沙汰申毀併之法而罷興作厚鎔鑄之
資而去無益之物妝飾漸鬅財用漸殖非顯德之先務乎
令寺院止以勑額有無為間僧尼止以私度非所親之命
為斷銅器復以留鐘磬鐃鈸為辨豈亦徼三代也耶
六月壬戌以樞密院承旨張美為右領軍大將軍點檢三司
事
景帝之為太子日召衛紹不至而詔使參乘世宗以在藩
邸詠張美掌金穀出為供副而終身以為公忠人臣覩此
當知所守若二君所以用人其亦賢矣哉
十一月朔命李穀伐唐
築垣墻以禦盜賊不以盜賊未動而撤垣墻設罟獲以防
虎豹不以虎豹未至而去罟獲屯戍邊境所以備敵國也
不以敵國未變而罷屯戍四方無虞而儆戒不忘萬物萃
聚而除戎器為急銷兵而弛備者未有不致禍也況邊防
而可緩哉南唐以每冬淮水淺涸常發兵屯守謂之把淺
唐李璟以疆埸無事坐費資粮因吳廷紹之言而遂罷雖
劉仁贍固爭不聽夫太祖世宗以英武絕人之資方興王
業志混天下若吳特其褚囊中一物也譬之虎卧未暇吞
噬璟以藏建軍破湖南之功遂自驕盈曾不之察撤邊備
而不之守乃欲結北漢契丹以圖中國宜周兵四出戎輅
再牽一敗而失江北也
二月詔王彥超韓通將兵大浚胡盧河
契丹自梁唐之間為中國患開運之末長驅河洛鑿居大
梁俘石晉石民計以百數藉閩南州縣蒙廣千里氣驕志
盈日侵月寇漢周之起殆不能及也世宗始用言事者之
議浚胡盧河以限其衝突用張藏英之策列置戍兵厚廩
給以募邊人隨便宜以討擊之自是契丹不敢涉河河南
之民始得休息世宗東其間命將出師伐蜀伐吳莫之齟
齬雖北漢南唐与相結約不敢為邊寇者扞防之有術措
畫之得宜也
顯德三年李穀攻壽春不克退保正陽
太宗皇帝嘗与近臣論近代將帥王沔曰周李穀以宰相
招討淮南卒無顯功　太宗皇帝曰朕當時在兵間親覩
之矣穀但深居高處列校稀見其面苟見之則直省吏揖
而進以介胄之士為趍避之容其踈闊也如此當援寒之
際非李重進以勁卒援之幾狼狽矣此可補五代史之闕
故特記之矣
正月壬寅帝親征南唐辛亥李重進敗唐于正陽　二月丙
寅幸下蔡浮橋　壬申克滁州　甲戌李璟來求成不荅
壬午景使其臣鍾謨來奉表
以中国而即夷狄聖人之所深惡也鄭捨晉而從楚晉捨
楚而通吳陳不預盟杞用夷礼春秋蓋屢貶之況用夷狄
以誅諸夏哉石敬塘急於得国招契丹以抗其主遂使河
南腥膻　洛汴魚肉言者痛心焉李景不懲創而復通之
請其兵以圖中原罪不容誅也敗而請和世宗語其臣曰
尔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礼義異於他国与朕止隔一水
未嘗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礼義安在其所以責
李璟者合乎春秋矣景雖欲辭其過得乎周行逢經畧沅
湘諸將欲召蠻酋為援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希
萼入潭州焚掠無遺吾兵以義舉往不克烏用此物使暴
殄百姓哉若行逢之言誠知大躰豈惟南唐石晉愧之若
神堯太宗之明業肅宗代宗之中興使聞行逢之言將愧
怍死地矣
丙戌取揚州　辛丑取泰州　三月取光州舒州滁州　四
月揚泰州復入于唐　五月乙卯上至淮南　七月揚光舒
滁州復入于唐

民苦於虐政困於重賦則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還其重器繫纍其子弟則是以燕伐燕烏得而不復叛哉於孟子一編可攷矣南唐之民以茶鹽博征之暴淮南營田之苦故爭奉牛酒以迎周師遂能一舉而得六州周之將帥不恤其民專事俘掠視如土芥民皆失望遂聚山澤立堡壁採鍬為兵積稭為甲雖周人兵甲之盛攻之克所得七州不三月而失其六獨向訓得揚州不有封府庫以授至者命牙兵以入城中秋毫无犯其民大悅或負糗糧以送還師周人藉此遂克有濟以此知兵无強弱強弱以民敵无堅脆堅脆以心守国用師者其可不致察於斯

十一月乙巳殺南唐使者右僕射孫晟

歐陽公於五代史取死事一十五人其見於傳者五人而巳其四人皆死於城戍而晟獨以奉使不屈節在獄臨刑正衣冠南望以拜而後就刑豈不壯哉方晟之出使也自知其必死而世宗館醴之甚寵問以江南事不對臨死猶遣近臣問之終不對可謂於臣尽節於国无負矣世宗方欲獎厲忠臣以勸來者而獨以怒殺晟既死而始悔之吁无及矣

顯德四年春二月己亥南征水軍

国之所長不可恃也敵之所短不可忽也晋人教吳以車戰而吳遂抗於上国趙武靈王教国人以騎射而趙遂駕於羲戎則昔所謂短者惡知其不能越人能入水負舟而迄敗於漢巢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也則所謂克者又烏足恃哉先是唐与周戰唐水軍敵銃周人无以敵之世宗每以為恨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横出没殆勝唐兵至是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既足以懾唐人而取江北其後大治水軍開游口而下獨便遂足以取閩南以此觀之國之所長豈可恃敵之所短詎可忽哉

三月丁未克壽州　辛亥唐清淮軍節度使劉仁贍卒

劉仁贍守節以死其光義赫然輝照古今其監軍與副使秉仁贍之病詐表以投降不足以㾀仁贍也然城降五日而後始死豈其疾侵求死不獲耶不然仁贍豈苟生他覬者哉夫人性之善惡皆其所受厚薄崇諫開父之病伺夜以渡淮崇遜德周之宣諭違父而出謝真純獻怒仁崇諫欲斬之監門哭於中門以救之不獲使求救於其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兵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与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其凜然名節蓋与仁贍相配也夫妻如是而二子不克嗣可勝嘆哉

四月癸丑前許州司馬韓倫免死流沙門島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令坤之父也

予嘗論孟子答桃應之問所以相与論舜瞽瞍父子之間未嘗不屢思也惟舜不以天下重其親皋陶不以天子之父而撓其法而後瞽瞍殺人之事使舜一日爭天下而私其父皋陶畏天子之父而撓其法則其不幸頑嚚之居其上幾何其不日至殺人哉石奢相楚道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其人還自繫焉使人言之昭王曰不私其父非孝不奉主法非忠王赦其罪不受令自刎死奢不以人父行法而以身徇法於孟子所論近之矣而歐陽子之譏則曰失刑輕不孝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天下雖不能棄其父亦不可刑是豈深知孟子者哉周世宗不問縣守礼之殺人終不足以撿其非心韓令坤主兵侍衛不能含祿以贖其父頑妄足以尽子道使世宗令坤俱有聖人輕天下而重其親之心天子之吏有不顧天子之親而必行法之志所謂十阿父者亦奚至恃勢恣横乎

顯德五年正月丁亥取海州　壬辰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
二月甲寅取雄州　二月丙申南唐道表獻廬舒蘄黄四州
盡江為界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
淮南雖小黙布用之矣吳王夫差以吳而盟上國項羽
以江東子弟而行天下老濞以嘯而六國從孫帝繼帝後
魏蜀而喪晉宋齊梁陳傳五姓二百一十二年始合于北
雖劉石慕容拓拔之強莫之窺也謂江南可守而難進攻
者後世閒故實指已驗成敗之論耳揚氏李氏托淮保江
相傳六七主先梁唐而蓄後漢周而滅歷六七十載而失
者非乘乱藉衰一時僅立也其所以保聚無難豈亦他勢
人心天數參會耶行密之始朱溫嘗三犯之俱不敢去安
陸之役晉吳俱衂使瓌不驕縱自敗非世宗英畧蓋世吳
越湖南不復背為敵朱元不疑沮先潰監軍使不假表投
降壽春未易下也壽春不下則四州未必遠獻四州不遠
獻則亦豈至盡江為境哉凡唐所以柔弱而終亡者非地
也其人懦夫懦
詔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古人疆理之政未嘗盡取也授田之外而有業田蓋地方
草萊使之自墾而為新田也故無賦井地之外而有圭田
蓋地屬畸不可以為井也故不征若耡粟則合耦之助間
粟則閒民之治而歸之王官而歸之旅師局嘗尽取之民
哉光武中興而行墾田明皇習治而行括田隋文帝創業
而行均田三者夫豈不美所獲羨賦夫豈不善然怨咨四
起盜賊群作流徙逃通者日衆原其大敝在於盡取耳錢
俶王吳越其能使境內之無曠土者以能募民之墾荒田
不收其稅也郘唐晉漢屡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止輸舊
稅及其既種則有司復歒而增之故民疑懼田不加闢出
宗之興剗耕蠶婦置之殿側使元稹均田圖頒之天下其
留心農事海內諒之矣至是遣使均田而定其租其志甚
大其名甚美然亦不能使民之無疑也然明年汴京奏田
稅舊十萬二十餘頃今按得羨苗四萬二千餘頃是於舊
賦加七之二也一州如此則四方之遠富數十百倍矣
繩以建武開元開皇之例則所羨之數皆為正供焉能使
民無詞哉而世宗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行苗使還所奏
羨苗減之倣此是於九而征其二其所以裕民不亦厚乎
十一月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户為團團置耆三人
今耆長之説蓋始於此周比閭族黨之長皆有爵職秦漢
亭記三老嗇夫游徼猶有秩也唐之保正長猶以版授猶
掌教化職聽訟非追收賦稅循禁盜賊也　皇朝以保正
長聚保伍以耆長承文引移户長催稅賦或保正長之類
兼耆户聽長者之後之為耆長者既出於游手無頼非本
之土著官不賦之庸遂棄罷不用乃以耆户長之職而併
役之保正長失古意矣
十一月丙戌詔諸色課户俸户並勒帰州縣其幕職州縣官
並支俸錢及米麥
仕而不得祿既食祿而与民爭利民既納常賦而復役法
以橫取之皆非治世事也自宋齊偏方魏周夷種在官而
頒祿之法在民受虐取之害隋文此一始定祿廩武德給
祿頗藏隋制諸司置公　本錢始以番官貿易取息計員
而為月料中以上户為胥士而收其課復以令史提錢而
納其息入品九品俸薄則取課錢於品子番府佐史則納
課錢於仗身白直執衣其後州縣官則資課給於門夫取
之錢疾及未成丁之民富人乘之以為奸貪者罷之而不通
竄典吏至撤垣牖鬻田宅而不能償居官者皆凍餒之不
免也蓋在唐盛時敝已如此則其季年多事五国紛爭為
吏之無廉恥為民之无聊頼固可類推矣世宗深懲其敝

給募職州縣官以俸戶課戶而歸之州縣　皇朝因之賦
祿以均豈不美哉
南唐大傅兼中書令楚公宋齊丘能歸九華山
人之所貴乎講季者以其見理之明守道之篤用心之剛
也以之持身則趍鼎鑊羅斧鉞不吾動也以之徇國則頹
泰山決洪河不吾震也雖天地萬物變移流轉捐禪於無
窮而吾之所見所守毅然而不可易故能以吾一身而使
物之化詎至以身為物所化哉吾讀宋齊丘化書蓋深悲
之齊丘之言曰道不足化之為術術不足化之為德德化
為仁仁化為食食化為儉於一書之中而人變其說以謂
得萬物之情見變化之妙不知後人之讀其書見齊丘之
路始隨物而化固未嘗能化乎物也揚化為徐徐化為李
晚使奸黨欲化李氏而歸之已視周兵之來勸彊埸之吏
使之勿拔化唐之江北十四州之地而皆為周始以勸進
不自已發則物舒遲以延揚氏終以趍媚以散已福則督
趣以戕揚宗始託隱遁而謀重爵終以貪鄙而擬奇禍將
死乃嘆曰吾昔獻謀幽遂皇族於泰州宜其及此嗚齊丘
化之說蓋至是也始窮
顯德六年三月庚申樞密使王朴薨
人才之在古今鮮有用之而不窮攻之而無疵也用之不
窮攻之無疵者非天下之全材不能也自漢以下吾得二
人焉其一為諸葛孔明其一為王文伯孔明草廬之策蜀
先主終始用之不惟治國用人後世無及而其行軍用師
之善治城邑立營陳制運之工亦後世之無能加也書王
謂之天下奇才信文伯相世宗其陳用兵之要言諸國興
滅之次序非特一時用之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
服亦如文伯言敵天之曆不下大衍廣大梁新城通道路
非偉宏闊　本朝因都焉其所作樂嘉祐之前猶用之不

變視汴口作斗門後亦襲用其故規若世宗五六年之間
其所興立置建不減漢唐興王之主者文伯之力居多惜
君臣之皆短世也非所謂用之不窮攻之無疵者歟孔明
以來一人而已
甲戌北征　四月壬辰取乾寧軍　辛丑取益津關以為
州　癸卯取瓦橋關以為雄州　五月乙巳朔取瀛州　甲
戊取至自雄州
驗逸馬而歸之圉不必鞭策追放豚而立之苙不俟羈縶
何也其去之者非其欲顧歸于其故昔有素也夫幽薊之
民生長中國被服政教數百世于茲一旦以石晉之私割
十六州以賂契丹使其民宗族姻黨里閭故舊去冠冕而
徽髮捨紳裳而左衽因面北拜以稱臣犬羊其心豈能不
念中國哉自是以來一十五年之久未嘗一日不欲南歸
也世宗一出僅四十餘日兵不血刃而已復三關平關南
者非特其雄武英畧有以震讋氊裘特秉斯民求歸之心
耳使天假之年藉破竹之勢收梁唐故彊固將兵不再籍
也不豫而還大功不遂豈天運也哉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　戊
寅詔報不許
恃勝而陵敵倚大而弱小乘其可取而急於近攻憂其後
強而惴惴於小周人情之常也而世宗所以待南唐者乃
皆不然豈不賢哉夫晉之与鄭雖強弱異勢然有周在上
均為列國有楚爭盟固無定向然授兵登陴晉人責之戎
服役小晉人詰之十駟之立晉人問之雖一時之勢夫嘗
盡還也而控制恐喝朝夕弗置不翅若所植立而素服役
者況七穆之賢方與盡力以扶其國晉未易抗乎若南唐
在周非鄭比也挾北漢契丹以圖中國似有不可解之仇
盡力三年以抗王師似有未易平之憾再戰而失江北則

唐之壞爲已甚矣嗚呼而奉正朔則唐之勢爲已去苟以晉之所以加鄭者而施之則喘息猶賄圍將焉聽雖君臣朝夕奔走受令猶恐不逮也今留從效閩使猶有遣使請邸世宗則以其久事金陵却之而不受使爲終始之義城之不全者葺之戍兵之少者益之世宗則以事不可知使之及時爲子孫之計以嚴續之拒命爲忠臣不使國詐而被殺以宋齊丘等之誅爲異國之臣不以來請而有可否且曰鄉爲仇敵今爲一家大義已定保無他虞其恢宏廣大坦蕩明白雖唐太宗漢光武有不及也豈不賢哉

月癸丑皇帝崩于滋德殿　甲午皇子梁王宗訓即位

世宗在位五年年三十九歲英武雄傑之主不世出也盡力外治者於國事必闕盡心民事者於軍政必慢古武皆必廢文奉尚儒者必退武勇其能兼奉而並收蓋寡矣世宗以異姓之親繼太祖之後冒哀而破北漢一戰而取秦隴再駕而平淮右兵不血刃而復三關威武之声震懾夷夏固以有一天下之畧漕運至是而始給耗羨職幕尉至是而始給俸兩稅始爲之限罷俸户課而歸之州縣併村鄉而置耆團見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及頒天下遣使括田則羨稅不盡取淮南饑命貸之或曰民貧而不能償上曰吾民子也安有子倒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其必償固已有天下之心審儀修通礼王朴定雅樂張湜釋刑統攝崇義闡礼器罷非典之祠毀無額寺院銷銅像汰僧尼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推大義設賢良方正等科以求極諫直言固已得天下之躰以魏仁浦謙謹雖不由科第則用之以李濤輕薄無大臣躰雖能先則疎之平邊策群臣特有取乎王朴問計策於李穀以克淮南遂盛以錦黄之坐側故張善以忘恩見疎馮道以失節被棄君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作天下之材蜀兵俯歸者道之唐兵在俘首者歸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戒留從効勉事舊君而不之受語江南使者使治兵修守備欲爲子孫計而不之疑於是有容天下之量導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陳潁後五丈渠過曹濟以通青鄆疏汴水北入五丈河以通齊晉始營国子監置學舍刻九經展大梁城廣街遠而直之至三十步又遷墳墓於標外曰擾動怨謗朕自當之他日終爲人利於是有守天下之規加之明達英果留心農事雕織決策出人意表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内修外攘軍容閫事無不畢舉豈不謂之英主哉然通鑑紀其用法太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声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之事實無見焉高平之役誅樊愛能徽以下將校七十餘人正軍法當然孟漢瓊納藁擾民多取耗餘賜死有司言刑重上曰朕知之欲以懲衆耳獨孫晟爲李璟游說以不輸國情被誅隨即悔之帝謂群臣曰朕終不以怒刑人以喜賞人反覆五六年之間躰統畧舉瑕名絶俙以聖人方興而天命不祐惜夫

永嘉朱先生五代紀年總辨卷之二十八

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二十八卷江蘇蔣曾瑩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前有開禧丁卯吳夐然序稱魏君仲舉比求到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循通鑑按前史而爲之辨論詞語警拔侍郎葉公正則亦稱此書事理融會今昔貫通云云案文獻通考載紀年統論一卷紀年備遺一百卷永嘉朱黼撰引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起陶唐終顯德與此本不符又載葉適序稱其書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今此本三國始於漢昭烈帝章武元年不列曹丕五代始於唐天祐四年迄十九年下接後唐同光元年不列朱溫其例又復相合考魏仲舉乃建陽書賈今所傳五百家註韓柳文集卽出其家蓋以刊書射利者又吳夐然序首以用兵立言中復有靈旗北指諸君封侯之秋語蓋開禧丁卯正韓侂胄舉兵敗盟之時時方競講北征故仲舉於紀年備遺之中摘刊割據戰伐之二十八卷以備程試答策之用觀序末有上可發前人未盡之蘊下可以爲學者進取之階語則書肆之曲投時局以求速售其大旨了然著矣卷端冠以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世系與地理攻守之圖又甲子紀元總要一卷於曹丕朱溫皆紀其年號與本書乖剌知亦仲舉所加非黼之舊也案平陽縣志黼字文昭隱居南蕩山終於布衣嘗受業陳傅良之門傅良喜議論有止齋論祖一書爲當時舉子所重故黼亦研心史事以作是編其原書雖不可盡睹然二十八卷中大抵憤南渡之積弱遂心立論强作大言謂南可併北北不可以併南侂胄輕舉攻金浮動者譁然和之卒召敗衂未必非黼等偏僻之說有以熒惑衆聽矣

小學史斷二卷

〔宋〕南宮靖一撰 〔明〕晏彥文續

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小學史斷二卷續集一卷附通鑑總論一卷》提要

小學史斷序

經以載道史以載事古人嘗有是言雖然事不離道道不外事一而已矣可二乎哉自古國於天地者能使朝廷清明彝倫攸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姊婦各盡其分而小人不得以勝君子夷狄不得以干中夏者以其能扶植此道也孔子作春秋實倡斯旨遷固而下則昧於是特載事而已耳至本朝伊洛大儒

與門人論史、始發此意故資
氏作唐鑑其出於程門者爲
多至朱文公綱目一書成而
後古今之大經大法、粲然如
指諸掌、余讀史撫卷、而竊嘆
夫古今盛衰治亂之原、不外
是也、因與兒輩論之而掇取
先儒之說、夫前史之文斐
撫類次其合於道者收爲其
離於道者削焉而區區一得
之說亦竊附其間題之曰小
學史斷亦欲使兒輩讀不差
其所向云
端平丙申賜同長至坡山主
人南宮靖一仲靖甫自序

小學史斷上集　　豫章南宮靖一　纂述

周始平王

僕遡古之初肇自顓頊生民歷選群辟以迄于今墳典以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若稽古帝王大經大法炳炳如丹綱常典則具在六經後有作者順此則興逆此則危無一於此則亡由於此則為明君為賢臣為中國不由於此則為昏主為亂臣為賊子為夷狄禽獸斷斷乎不可易也嗚呼自周室衰微平王東遷是歲辛未與列國[illegible]是以來身為卿士而敢於叛君位居黃屋而[illegible]鄭繻葛一戰首足倒懸三年隱公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周鄭交惡[illegible]桓王十三年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戰于繻葛鄭射王中肩天子作春秋而托始於平王是歲平王四十九年己未為魯隱公元年至敬王三十九年庚申西狩獲麟蓋萬變之權衡事物之樞紐而古今治忽之斷例也司馬氏作通鑑續左氏為編年而發存於韓趙魏之事是歲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通鑑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亦以王綱之所繫典禮之所存而天下國家之大本大經在焉蓋當是時天子威令不行列國天下無綱常甚矣秦楚吳越本自戎夷狄相與[illegible]爭衡上國[illegible]周鄭之[illegible]鼎而亡忌憚[illegible]強[illegible]大小輕重則中國之不被髮左衽者一間耳猶賴齊桓晉文迭興中夏而周之統緒僅存[illegible]如病癒之人其氣奄奄殆藉藥力強自支持不至不起至威烈王後則病不可支矣當三晉之強也以大夫而干諸侯不可長也則不得已而立為諸侯及秦之強而並三晉也以諸侯而伐諸侯不可訓也則不得已[illegible]之服從[illegible]天下於無可奈何而已然當時諸侯名猶尊周而周亦不自知其所以[illegible]東遷以後名存而實亡[illegible]又謂當時[illegible]所謂吾末如之何者[illegible]其以是夫降至赧王徙于西周二周分治天下大亂裂為十二諸為七國[illegible]於是秦昭襄併西周遂有其地而赧王入于秦矣其後七年[illegible]始取東周君滅之而周遂亡矣周自武王造周訖于有三十七而為平王平王東遷訖[illegible]有八世而為威烈王威烈王時周將亡矣猶

五傳而始為赧王赧王入秦周已亡矣猶七歲而東周之君始絕夫其幾危而安幾亡而然綿綿延延卒過其曆周果何道以臻此哉由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積累之故武王周公成王康王培植之功其所由來漸矣周之立國自武王滅商造周至秦莊襄滅東周而周始亡于秦（通鑑赧王五十二年丙午西周亡莊襄王元年壬子東周絕祀）計蓋八百六十有七年也秦之繼周雖斷在莊襄取東周之年然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已有窺覦周室囊括四海之心蓋自其出西方衛鞅入國（綱目顯王八年衛公孫鞅入秦事見）因嬖人景監以求見其所進已不正矣然而遂能使其君廢井田開阡陌內立法度外務征戰甘龍杜摯交口不便而秦之百姓亦苦之獨鞅自以為是居之不疑申嚴法令立木國都刑罰不諱強大（太子犯法黥其師傅）賞不私親戚在秦二十有四年（庚申入秦辛亥伏誅）卒能使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兵革盛強鄉邑大治焉然廢井田（十九年辛未）更稅法（二十一年癸酉）變亂古始任意紛紜又刻深寡恩用法過酷其後惠王之世車裂以徇秦人皆莫哀其自取夫惠王所先世之業

諸侯畢朝天子下聘於是命司馬錯滅巴蜀庶長章取漢中又割膏腴之地封要害之郡諸侯震懼會盟協謀併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諸侯之師逡巡而莫敢進秦人不費一鏃不遺一矢而天下已折而歸之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以賂秦武王好力扛鼎殞軀亡足茲者施及昭襄王五十二年（歲在丙午）遂併西周而赧王亡矣孝文享國日淺子楚繼立是為莊襄即位未幾遂滅東周君而一天下於是文武成康之統緒始絕焉然其淫色納姬不疑政遂使不韋生賊心自是有天下者實呂其姓而相[illegible]之宗廟至此已絕矣（敘當背見史記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女脩元鳥隕卵而生子大業大業之子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柏翳即伯益也通鑑赧王二十八年秦太子妃華陽夫人無子夏姬之子異人質於趙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異人結賓客又以五百金買奇物西以獻於夫人而譽人之賢夫人喜乃言於太子曰異人賢妾無子願以為嗣太子許之不韋之姬有娠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生太子政）作史者當於莊襄之元年東周既滅將書周亡然後進秦使接周統於莊襄之終年呂政嗣立特書秦亡然後正其姓氏別為後秦斯實錄矣今乃不然東周未滅遽

進昭襄之秦呂政嗣立猶冒嬴秦之姓於周則絕之如恐其不亟於秦則進之如恐其不多好惡不公是非逆置其諸謂之何哉迹秦自孝公以來累世窺周一念僭竊役蒼鑒之至莊襄之世百有餘年始滅東周而周之統緒以絕彼固謂嬴氏之基業可以傳之子孫億萬斯年而無隊矣曾不二年呂政以異姓之子居然嗣位而嬴氏之秦遂亡焉嗚呼根汜入秦之後歷七年而東周如綫之緒尚存從冣取周之餘燼三載而栢翳數百年之宗廟遂絕孟子曰殺人之父者

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天道好還福善禍淫無毫髮爽而世之窺覦僭竊千人之國者每迷而不悟悲夫

秦

始皇以呂氏之子負少年英銳之氣乘累世之餘烈蹙六國而夷之首擊韓(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為潁川郡)繼削趙壤(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得趙王)元戎橫擊而大梁不守(二十二年王賁攻魏王假降)武旅前趨而壽春以平(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攻遼東之地入我版圖(二十五年王賁攻遼東得燕王喜攻代得代王嘉)臨淄之

為我郡縣(二十六年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於是爰登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遂恣情極欲肆行無忌燒詩書百家之語坑諸生四百餘人隳名城殺豪傑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賈誼過秦論)然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至西雍離宮三百閣數十仞東西五里為宮室之麗使其後(十六年)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東窮燕齊

南極吳楚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側足焉(賈山至言)祖龍既死(史記秦紀使者從關中過華陰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置其璧而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也蘇林注曰祖始也龍人君象也謂始皇也)趙高矯詔殺扶蘇立胡亥而亡秦者胡之讖驗矣(史記始皇遂從上郡入燕人盧生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鄭玄注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未幾而戍卒倡亂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周市舉魏韓廣舉燕(…)不可勝

哉（賈誼謂）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而亡秦族焉夫秦以區區之地假術詐突以一敵六席捲天下而吞之未及數年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族滅為天下笑何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而秦自石門之戰（[illegible]）至於郡王入秦之年史冊所書用兵斬首之數至於百四十餘萬及自秦王之後迄于始皇燕齊之日其間攻城拔郡滅國鄰兵禍類仍殆無虛歲以是得國遂欲假然自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計故十三載而社稷為墟天道昭昭詎不信夫迹秦皇帝以童稚之年纔十三而即位是歲甲寅而豐沛已生高帝越十三年己巳而項籍又生越二十有七年始皇南巡會稽高帝時年二十三籍亦纔十三四耳已皆涕指嘆息有取而代之之意消長倚伏之機嘿寓於冥冥之際天道之密良可畏夫（孫甫論）秦自咸陽受降于嬰被殺楚漢角戰誰知雌雄當是時天下紛紛國統所在屬之楚乎屬之漢乎曰秦既亡曰楚懷王立為義帝而劉項皆北面事之斯時也義帝為君而劉項皆其臣也故通鑑漢高之元年嘗系於楚義帝之年及二年項氏既殺義帝而高帝發兵討之斯時也項為天下之賊而漢則主天下之義盟者也國統雖未定而天地之大經已不能捨漢而之楚矣屬之漢統而以楚項之事附注之而其書法則做前凡之世焉豈不宜哉項羽由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蘇轍論）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己出號稱霸王然而詐坑秦降卒矯殺卿子冠軍屠咸陽燒宮室刼子嬰流始皇冢放弑所立義帝秦民失望諸侯畔已迺欲以區區匹夫之勇婦人之仁（[illegible]）而霸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史記）詭不為不幸矣

西漢

劉季以泗上一亭長借項氏以逐秦（[illegible]）是為漢高帝入關之初約法三章與坑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者所得為孰多不殺降王子嬰與弑義帝於江中者所存為孰優秦民大喜與秦民大失望者所就為孰勝楚漢雌雄坐判於此故能手持千將起漢中定三秦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滅楚垓下不五歲而

成帝業蓋其天姿寬仁愛人不嗜殺而死天下此三代得天下之本也而高帝實出於天姿焉其興也固宜惟高帝天姿之高故其所為多暗合於先王如舉關中五十以上有行能者為三老則成周鄉舉里選賓興賢能之意也如用董公說為義帝發喪則武王明義孔子正名之意也如以命祠官尊事上帝則大易王假有廟之意也如在軍有死命吏斂之則孔子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之意也呂東萊文又知人善任使好謀能聽天下已定命蕭何次律令攟摭秦法作律九章

韓信申軍法與張良次序兵家定著為三十五家張蒼定章程用顓頊曆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為微近叔孫通制禮儀上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以定君臣之位陸賈造新語著秦漢得失及古今成敗凡十有二篇一時人才雖未能如古然皆往往過人下至唐山夫人以孱然一女子其所作樂章房中歌格韻高古駸駸乎商周之頌[illegible]嗚呼異哉此可以見興王時之人物矣惜乎高帝氣稟雖厚而不能無偏又無學以磨治又無真儒以開導啟沃是以於人道之大綱亦有未

盡然者呂東萊文以功非據其父兄[illegible]

[illegible]

晚年溺愛戚姬欲易太子國本幾危賴張良四皓力說角指僅免於難其後趙王不得其死而惠帝竟以[illegible]沒其禍實原於此是以先儒嘗論之曰高帝天姿有二一則寬仁愛人二則知有偏處無學以磨治故終為逆呂東萊文其知此夫惠帝仁柔之資[illegible]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厚齊悼趙隱恩數篤矣當時海內得

離戰爭之苦君臣拱手俱欲無為是以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不幸遭呂后虧損至德[illegible]仇陷戚姬斃死趙王而使帝昆弟之誼虧過愛[illegible]元納甥女以為后而使帝夫婦之倫亂卽因張后無子殺後宮美人取其子以為嗣而使帝父子之親不白惜哉呂后以婦人臨朝稱制背高皇帝之約欲王諸呂當時面折廷爭僅見王陵之一人而波流風靡阿附呂后者雖陳平絳侯不免也使呂后欲王諸呂之初陵既不可勃又不可平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illegible]

后乃知呂氏將懷恐矣。○呂后之在上，且懼天下之☐☐☐綸而不敢求，可知也。而平勃遽唯唯然從之，反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輒得開禍家之☐，孰後其罪大矣。自是而後，權歸呂氏，漢祚之危如一髮引千鈞。向☐劉綱不可紹，呂祿不可給，紀通之符節不可矯，北軍弗納，而呂須、賈壽之謀行，則漢亦殆矣。（南軒張氏文）由是論之，平勃他日安劉之功，僅足以贖前日王諸呂之罪。（致堂）胡氏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伊川語錄）其為是哉。夫以呂后鴆毒戚姬，酷死趙王，繼嗣君幽廢少主，擅王呂氏，誅鋤高帝諸子，居位稱制，自有天地以來所謂非常之變，不可言焉。（伊川易傳曰：居尊位非常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如漢呂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作史者於呂氏制朝之後，分注其年，特以變例書之，所以著呂后僭亂之原，為萬代鑒戒，宜矣。綱目平勃誅呂氏，殺太后所名惠帝子，而迎立代王，是為文帝。在位廿有三年。（廿音念。○韓文考異曰：二十并也。）躬脩節儉，思安百姓，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稍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直，一閭百金之費，則惜而不為。衣則弋綈，履則革舄，☐☐為帷，☐蒲為席，所幸夫人衣不曳地，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鐵為飾，因其山不起墳，恭儉之德，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綱）漢欲厚風俗，則止嗇夫之拜，除誹謗之法；欲恤民隱，則今年除肉刑，明年減田租；詔舉賢良而求直言之士，躬耕籍田以率天下之民。時有獻千里馬者，輒下詔却而不受；陳武建征伐之議，帝則曰念不到此也；賈生陳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之請，帝則曰未遑也。嘗與匈奴結和親，迨其背約，則赫然發憤，躬被服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思古名臣，然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勞百姓。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帝擢以為廷尉。加以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議論務在寬厚，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是以畜積歲

括戶口[illegible]大省[illegible]獄數[illegible]刑
括籍天下，然[illegible]條，殺雞鳴犬吠，煙火相望，自
年六七十翁亦求[illegible]小[illegible]如小兒狀，治
其致治之[illegible]仁哉[illegible]殺海
昭選[illegible]其與
[illegible]有以也夫。
恭儉之[illegible]今諸帝大醇而小疵[illegible]
孝景遵業[illegible]十年之間，國家[illegible]焉。
家給人足[illegible]

不而校夫倉廩之[illegible]
蓋有焉，而所陋之間[illegible]以為史者
長子孫居官者以為[illegible]人人自[illegible]犯法
行義而後[illegible]
[illegible]
以無罪廢太子[illegible]父子之恩[illegible]
[illegible]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illegible]
[illegible]夫而君臣之道[illegible]不惟是也。張釋之，文帝
之名臣也，以劾奏之[illegible]死[illegible]文帝之倖臣

也，以究雍之[illegible]
至役傳向殺之源之叛逆，極於此。隋文帝於人倫
之間，戕害殺戮，至於忍視絕滅，曾不一顧其類，而畧
有顧惜之意。[illegible]天資刻薄，專以詐力御下，是以背
逆傷道之事，不可殫書。獨節儉不妄費，育民以致豐
富一事，為克遵漢業耳。[illegible]夫豈可與文帝同稱哉。
若乎前輩論之，曰：文帝寬仁大度，而有高帝之風；景
帝忌刻少恩，而知君人之量。文帝以德化民，無
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武奮發；景帝以智數繩

下，平居則誅賞峻行，緩急則惴懼失措。其大致懸絕
如此。[illegible]嗚呼，盡之矣。孝武以英銳少年之姿，雄才
大畧得於所稟，即位之初，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又招選天下文學才
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文武之才，求之如不及。以蒲
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群士向慕，異材輩出。四方
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
者寵用之。卜式起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
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課

之得人於斯為盛儒雅則董仲舒公孫弘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錄是以興造功業後世莫及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孝武帝以英雄甚壯之年當恢成富強之世懷蔚穢磅礴之氣三者參會一旦而發所謂若決江河莫之能禦

纖故仲舒彊勉之言申公力行之語汲黯多欲之戒皆不見納用於是內增七校外置樓船起上林建柏梁甚臺作長安飛廉之館興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役貴並興而土木之工不息矣招東甌事南越窮朝鮮開滄海大將軍出定襄出雲中出高闕出上谷出朔方五出而匈奴服驃騎將軍出隴西出代郡出鴈門三出而昆邪降睹厚布玳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牁蹴奪則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時厥後資塞夫

象犀馴禽封獸之賦斯積於內府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沒林陸之倫寶莫不呈表怪闕彫被宮幄焉當是時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至十餘萬斤而漢士馬物故者亦數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矣自是二三年間譏異迭至今年有星如日夜出二年壬寅明年有星孛于西北三年癸卯又明年有星孛于東方其長竟天六年丙午甚者大飢至於人相吞噬癸卯帝於是時正宜恐懼以答天戒而方且信惑奇怪蟠蜒

上天祭竈躬親為之元光二年戊申祠五時元光二年戊申元狩元年己未祠太一戊申如東萊元封二年壬申如泰山太初元年丁丑史不絕書又數遣燕齊迂怪之士求仙人不死之藥至以方士欒大為五利將軍尚主馳神物外玩竟希恣其後府庫蓄積杼軸空虛延鑄白金造皮幣鹽鐵有征舟車有算六畜有租因之凶年盜賊並起姦軌不勝於是作見知故縱之法遣繡衣直指之使嚴切太過而仁恩罕有存者議方帝初年血氣方剛好大矜功紛然多欲一書染弛榻及黎[illegible]一書衛[illegible]邵一書[illegible]

頭禍及大臣一言江充禍及父子之際淫乎靡節益
氣既衰翻然有悟悔知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封
田千秋為富民侯擢趙過為搜粟都尉力本務農以
明休息雖云悔過而臍已噬矣夫武帝過失雖
多然其天姿高邁以有為使其即位之初即以
待公孫弘之倫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汲黯居御史
大夫之職則數十年間輔道光明諫正救之事可
勝算哉（致堂管見）而帝自建元以來丞相多不擇人恤政
之始若相繼賢與哉明年詔曰即代其位昌未四年復

用田蚡昌之妄庸去之可也蚡何人斯而可居此哉
不四年而復用擬擬小廉之節澤未幾復以多詐之
弘代之又未四年而復用李蔡又三年而復用嚴青
翟又三年而復用趙周數子碌碌亡足多者獨一石
慶最號久任亦數被譴責繼此則太僕公孫賀也涿
郡太守劉屈氂也大鴻臚田千秋也多者三四年少
者一二載驟遷數易有如傳舍五十四年之間而為
相者十有三人一言寤意即加超擢少有罪戾大者
腰斬劉屈氂小者獄誅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而被殺者凡五當

時登相位者至於涕泣不敢拜命而竟亦不免
其視宰相為何等官而若是哉故班史贊武帝
得人之盛自大將軍以下莫不表著名氏獨丞相闕
焉此意深矣（致堂管見）反覆武帝之所為大抵踵亡秦之
覆轍而親履之鹽鐵榷酤即秦之頭會箕斂也監臨
部主即秦之參夷相望也驃騎貳師即秦之窮兵黷
武也文成五利即秦之方丈蓬萊也千門萬戶即秦
之宮室也酒池肉林即秦之遊宴也誅戾太子即秦
之殺扶蘇也其異於秦者無幾矣夫智者深矣而不盡

曰秦用商鞅積刑罰而高文以來積寬行本不同一
也二世增始皇之過而孝昭改武帝之失末不同二
也秦皇蔽塞下情而武帝疏通言路
秦皇焚書坑儒而武帝好賢不倦
其所以為治○之不同三也又況盜賊滿山終無豪
傑橫斂四出不增正賦其異於秦多矣夫智者蓋其
悟孝昭即位霍光總政雖不盡萬機然其天性聰明
與高文類觀其以童稚之年而能識光之忠知上官
燕蓋之詐何其仰也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

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遂資貧民種食始元元年除今年田租三年鹽鐵榷酤悉從議罷與民休息善政如此使天假之年又得伊周之佐以輔之周成王不足過矣（諡孝昭）尊號曰昭不亦宜乎昭帝既崩大將軍光立昌邑王賀以嗣帝位方王之在國也狂縱好遊動作亡節及其來長安也求長鳴雞載女子於遊中迨其即位淫亂亡度淫于褻時不適月間自取廢黜（六月即位七月廢在位二十七日）於是霍光迎史皇孫之子病已為帝是為宣帝焉帝起自閭閻知民事之艱難恭

矣霍光卒後（地節二年癸丑光卒）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丙吉魏相同心輔政（地節三年甲寅以丞相吉為御史大夫）二三年間求直言省屯兵罷宮館貸貧民減天下鹽價蠲減首匿之死之禁（元康四年乙卯）遣使者巡行郡國戒勿煩擾（漢書九月）五日一聽事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獎勵公卿闕則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斯為盛而又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下至技巧工匠器械咸精其能自元成間鮮能及之樞機周

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是以熙熙有序眾職修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之間號稱禎遐焉至於講論經理帝每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文雅翕然中興而又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元成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之屬皆知名當世麒麟之閣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時信罰叔舉亂雀亡國有

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比迹商宗周宣矣（漢書）然當是時法制過詳而道德不足是以人情之姦詐益甚增戶口者得以冒其賞減粟價者得以逃其罪獻鶡雀者得以授其官甚至上計簿者不過具文而實入代郡始料類選吏者及豪恩職之褒其為欺獎雜出而不可禁矣（通鑑）至用恭顯而啟元帝之信宦者貴許史而啟成帝之任外戚楊惲之戮赤族之誅而啟哀帝之誅大臣皆吾大資卒以亡漢（綱目集覽）其弊皆

有於初作擇術不精而學出韓不任八政而名[illegible]述
者致之也故前輩直謂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以文
景養民之意至是蕩消靡焉[illegible]豈不然哉元帝以
皆儒為君繼統之初首以公田賑業貧民貸種食
初元元年未幾減樂府員省苑馬以賑困乏又未幾罷
宮館減馬穀肉食是年夏六月數月之內善政迭書要是
而行文景亦不是過柰何主德不明群小在內知望
之之賢善善而不能用知恭顯之姦惡惡而不能去
專無[illegible] 弘恭閹中書專事邪[illegible]恩長[illegible]之案

[illegible]於此 史氏不尋其故以為[illegible]專用儒[illegible]之以
政責薛韋匡迭居鼎鼐使上牽於文義優游不斷故
孝宣之業於是乎衰嗚呼此豈儒者之過哉者用非
其真與夫權有所分而不得盡其職者之過歟永嘉葉氏
[illegible]成帝養脩容儀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
穆穆天子之容矣遭世承平上下恬然然湛于酒色
飛燕媒私亦內亂五侯秉政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
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謂五侯僭擬乖輿縱惡不誅
蔓延滋長鴻嘉三年王氏五侯有罪請闕謝敕不誅遂致排擯宗室孤弱

公輔斬戮亡忌斷不諮劉向王章精忠懇切如水
沃石朱雲梅福披心讜論動遭按劾獨杜欽谷永[illegible]
禹孔光之徒諂諛權臣遂保寵固祿晚年山崩[illegible]竭
[illegible]戚侍心[illegible]變異迭至而當時君臣猶不警[illegible]
[illegible]父安長世可乎哀帝以定陶恭王之子入繼孝
成[illegible]去公室權柄下移是故臨朝屢誅大臣以則
[illegible]然天性傲慢傅董賢相繼寵用浸淫成帝
之恩而欲尊定陶之號冷褒段猶董宏之徒說是從
不[illegible]冊[illegible] 孔光之正諫不用[illegible]意向[illegible]辯心

[illegible]首之[illegible]知天下之清議在是也於是擇[illegible]以文
其姦劾奏[illegible]其心屢黜公卿大夫聞其議而直之
至有訟莽之冤者百數而莽得志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段猶復奏言[illegible]
陶恭王之號不宜復稱[illegible]
日除遂執魁柄遂用儒術平冤獄治[illegible]賢僭人以
濟其私並漢為[illegible]禍自此[illegible]非哀帝[illegible]行[illegible]禮[illegible]

失人心倒持太阿而授之莽哉孝平幼弱政自莽出
褒善顯功以自尊盛漢士大夫若崩厥角稽首靡然
從之一時上書獻頌者蓋凡四十八萬七千人而炎漢
二百年之宗社已挈而之莽矣王莽弑平帝立孺子
而自攝尊位曾不二年遂行篡奪觀其始起外戚折
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鄉黨稱仁迨居位輔政
勤勞不懈動見稱述當其謙恭下士之時虛譽隆洽
雖有知者莫能燭其後也（樂天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假使）
（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丁漢祚中微國統三絕故[illegible]
[illegible]以成篡弒之禍及其乘南面而非所據者十五載詐
滔天虐民窮兇極惡毒流中夏十八年間考其罪逆
擢髮不能盡也烏能絕氣息色蠢宄不遏為聖王之
驅除民心思漢甚於飢渴劉氏一呼遠近響應而莽
就戮矣夫以莽之狂繆其女猶知之（女為漢平帝后莽立孺子嬰後之后不從）
從其子叛之（莽太子臨謀殺莽）殆與安祿山史思明同惡逆
其篡弒奪國之禍為萬世亂臣賊子之魁梁前史不
帝之於紀而傳之誠宜矣雖然莽自初始以來即位
稱攝十有五年當是時前漢孺子後無[illegible]

伐國自莽出也然則莽固嘗君天下矣莽雖可黜以天
下可一日無君耶曰吾聞之前輩曰天為民而立君
非為莽也四時不可一日無陽則天下安可一月無
君（劉）逃詡作史（詡於）更始未立之前直書莽名氏表
而出之以正其篡弒之惡斯實錄矣（[illegible]始元年三年戊[illegible]）
（壬午王莽云）直書更始入繼之初因人心懷漢是以海內豪
傑翕然響合三輔吏士莫不歸心而素無人君之範紀
綱不脩遊讌無度加以諸將暴橫由是關中離心[illegible]
（[illegible]）關立劉盆子而更始亡矣（[illegible]）歸
[illegible]保遂歸光武焉

東漢

光武以孝景之裔[illegible]受命之符借伯氏纘起兵舂陵
興復漢室鏖戰昆陽人服其武司隸入洛人服其度
持節渡河人服其德此三者中興之本也于時隗囂
據隴西公孫述據成都劉永據睢陽盧芳據安定李
憲據淮南張步據齊秦豐在黎丘董憲起東海延岑起
漢中田戎起夷陵其他銅馬赤眉之徒[illegible]據者
不可勝籌帝披輿地圖慨然發憤延攬英雄務悅民

心當時二十八將咸能感會風雲奮其志勇以成佐
命之功討張豐於涿郡誅王郎於邯鄲滅朱鮪於洛
陽殄公孫於巴蜀降隗囂於隴西降赤眉而定銅馬
殺盧芳而斬彭寵故克高祖之業以為民之命使火
德復然炎精更輝赫然中興號為東漢帝明明廟謨
糾糾雄斷沉幾先物深略緯文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開心見誠無有隱伏文待王郎劉盆子以不死戒馮
異以安集關中不務以戰攻取勝雖當草創之時隱
然帝王之遠略矣天下以定廼偃武脩文以崇儒

藝息馬論道自隴蜀平後非儆急不復言軍旅數引
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嘗問攻戰之
事帝曰非爾所及也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
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帝長於民間頗
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疾苦適務用安靜解王莽
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外
內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咸能其官若杜詩
等為政於郡縣被此功績用之最者若身衣大練色
無重采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

私愛左右無偏恩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
事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
校脩明禮樂先是西漢之末以及王莽之世典文殘
落及帝訪延儒術採求闕文自是四方學者莫不抱
負奇策雲會京師鄭興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
集修起大學置五經博士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其
中側席幽人發想賢士物色嚴光茅土卓茂釀成漢
世二百年節義之風加之明謹政體總攬權綱量時
度力舉無過事故能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

給政教清明矣帝又思以漢之弊故每事而為之防
懲高帝之溺冠婦寵而聘高人鑒武帝之千門萬戶
而崇儉約鑒宣帝之不用儒生而愛儒學鑒元成之
優游不決而決事刻深者也踈士大夫叛者九起我
是以不封功臣昔也刑人弄權恭顯煽禍我是以不
貴宦者昔也大臣執柄新室移鼎我是以事歸臺閣
昔也尾大不掉七國稱亂我是以誅諸王賓客昔也
外戚用事呂霍為害我是以不使外戚干政昔也不
恤爭力納恥平城我是以卑辭厚禮而撫匈奴之使

晉也好大矜功禍成疲耗我是以閉玉關而謝西域
之質昔也務在奢廣費用不支我是以併官職而省
郡縣[illegible]觀其規模之微創大率若此然廢郭后移太
子殺韓歆斥桓譚貶馮援封子密用讖言而行封禪
信赤伏而拜王梁此八九條者深為仁明之累耳顯
宗又以吏事責三公而使大臣不得盡心以謗言易
守宰而使守令不得盡職故朱浮數上書感切峻政
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所以中興之業
未盡焉[illegible]明帝天資[illegible]察自為東海王時知吏體

書說墾田之弊其明習已是以切事情及其即位遵
奉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
其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
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
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
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帝
於庶政萬機無不究心而尤垂情古典游意經藝祖
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
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

蓋億萬計尤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
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
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吏
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illegible]然而誅
朱浮殺虞延杖藥松提拽近臣斥辱公卿而君臣之
禮缺廣陵王荊楚王英皆以誹逆相繼殞死而兄弟
之恩乖楚獄追逮死徙千數而刑獄濫信取兼巧說
發兵數出無獲空返而兵寡聞傷於褊察以耳目隱
發為明而害人之愛矣[illegible]章帝使天[illegible]

[illegible]萬世釋氏之[illegible]凡此數端讀史者每為深惜焉
帝長者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議
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大
后盡心孝道友愛諸弟不遣就國平徭簡賦而人賴
其慶數詔有司務擢明慎選舉進柔良而退貪
猾順時令而理冤獄又除禁錮之酷糾擅殺之罪故
迺藩輔克諧群后克讓史稱長者不亦宜乎帝尤雅
好文章垂意儒術在白虎觀大會諸儒考詳同異帝稱
制臨決如石渠故事永平建初之間自公卿大夫至

於郡國[illegible]選經明行脩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
經匈奴子亦遣入學自三代以還風化之盛未有
若東漢者[illegible]而鄧後專政苟切而過於寬故外戚[illegible]
權義竇后以無子之故譖殺貴人宋氏動搖東宮[illegible]
廢長立幼[illegible]帝不惟不復辨明又且一切從
順[illegible]孝和以幼沖即位年十
有[illegible]使朝廷肅清宮闈整
肅[illegible]昭帝之烈天資聰何明也竇憲誅後又能
慮[illegible]雖不出目睫之前未七年間迄大[illegible]

[illegible]遣[illegible]者[illegible]倉[illegible]勸民耕[illegible]
官有陂池令民采取[illegible]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
賢者克納[illegible]言災異延問得失符瑞抑而不宣[illegible]國
珍羞薦[illegible]有傷害於民勅大官勿復受獻又止郡
位之[illegible]首為三公安雖既死而丁鴻[illegible]
歸稼之[illegible]用[illegible]一世名德是以內則[illegible]
增闢土世廣外則北空朔庭西通重譯方之章帝或
者過之而前史未之發揚豈非缺典哉獨[illegible]
誅竇憲之時不與大臣計事因以收還三公[illegible]

所與計議者亦常侍鄭衆也衆既有大功而受封爵
於是閹官若用權之漸梯十常侍竊號張[illegible]亡漢之階
後之言治亂者每於斯而太息焉自和帝崩後國統
數絕大抵皆以諸侯王入繼又不幸權歸戚宦利在
立昏國無賢君尹何能治[illegible]殤帝生始百日而為
君無足言者清河王慶孝章之長子嘗正位儲宮廢
不以罪且年齒益長過失亡聞使於此時遂迎立以
主漢祀豈不善哉而鄧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illegible]
年[illegible]十三[illegible]鄭氏[illegible]

[illegible]三十猶不返政故自安以後地震雨水日食[illegible]
雹之變歲不一書及[illegible]后崩宦官得志[illegible]竊身黨
子委寄國命手握天爵口含天憲辜動移山海呼吸
變霜露海內嗟毒志士窮棲方且計金授官移民逃
寇推尋台衡嵯峨以吝災眚告譴欺天乎弟明其罪
漢業雖衰然是時可任公卿者有李固周舉可任將
帥者有皇甫規可任刺史者有張綱蘇章任峻吳
佑若用之盡其才又使各舉所知而彙征焉國雖衰
可為矣而帝惟后黨與權惟宦[illegible]事忠良屈抑不

復得志欲天下不亂得乎以二歲[illegible]
朝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多見采擇宦官黃門為惡者
一皆斥遣天下方翹首太平而凝竜之斃已側目矣
質帝年纔九歲而能面斥跋冀之姦何其聰也然言
未脫口而餅中之毒已進矣李固時為三公親覩廢
事使於是時亟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
大會廷中推舉尚食可以立得罪人捨此不務而伏
戶號哭類效區區兒女之悲哀或[illegible]見桓帝以晏駁
[illegible]五條刑法[illegible]數[illegible]雲流衍四[illegible]驕急[illegible]

迎置司隸訕[illegible]紛紛[illegible]不至於絕者[illegible]
則有公卿大夫陳蕃李固楊秉杜喬之徒面折廷爭
所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韋布之士符融郭泰范滂
許劭之流鴻衆論以排其敗矯[illegible]成風放言成俗士
有不談時事則若夫牧豎皆得以叫呼之是故政治
雖濁而風俗不衰皆乎黨錮諸君子生茲不辰適丁
亂世乾綱解紐讒邪得路天下大勢如長江大河不
可復返而諸君子欲以區區之口舌障其流而回其
瀾噓枯吹生揚清激濁御李膺杜林宗符范滂顧登

龍門[illegible]就下坐毅頓與月旦評[illegible]三
君八俊之名八顧八及八廚之號私相品題何立禍
的而挾彈操弓者已睥睨於左右矣天地一網盡為
飛竟何益卒之禍連朋友殃及妻子諸君子甘自取夫
若夫黃叔度之氣象溫厚圭角渾然卓乎鴻鵠在
樊雀之群非復東漢間人物下此則有郭有道[illegible]
之誠高量洪才傑度遠陳太丘之處心持平天姿
最美亦有可稱者焉吳帝繼之昏虐尤甚紀綱板蕩
[illegible]賢廢[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宦官[illegible]方於[illegible]之初[illegible]
之初[illegible]災異迭至四月以地震書六月以黑氣墮溫
德殿書七月又以青虹見玉堂殿庭書類仍合者變
肇于史而帝略不聞修省之實方且廢皇后宋氏尚
殺大臣[illegible]戮諫官[illegible]作列肆于後宮封宦者
濁讓十二人為列侯[illegible]多士之憤盈襟四海之怨
滿腹於是千里之[illegible]乘時竊發延二袁之[illegible]從而
召難遂使[illegible]宗廟丘墟王室蕩覆後生
民[illegible]不可復救[illegible]

[illegible]而東漢亡矣[illegible]
位嗚呼當先漢之將亡也天下猶又安四夷猶賓服
其衰以亂者特在朝廷耳故鉏[illegible]莽祚內移而民有謳
吟之思及後漢之將亡也盜賊滿天下流毒衍四海
天命人心百無一存蕭通天地之間而附巢者也故
[illegible]之君尚恐馳騖不足而況昏庸之主乎兩漢
之傳通四百有九年二十四世而分三國西漢自高
帝迄王莽凡十一主都長安二百一十三年自乙未至[illegible]
東漢自光武訖三國凡十二主都洛陽一百九十六[illegible]

[illegible]兩漢之主更[illegible]百餘年歷二十二帝
其在西漢自高帝而下有文有武有宣其在東漢自
光武而下有明有章其餘亡稱焉河汾王通以七制
辭之善矣或曰就七制論之若高帝之創業光武之
中興萬世無容喙也其略有優劣乎曰其大体無優
劣也若其節目則如高帝明於知人而料事不如光
武不免有平城之圍光武熟於料事而知人不如高
帝不免有龐萌之失高帝盡功臣之才而不全其身
光武全功臣之身而不盡其才[illegible]高帝材不及諸

將而氣以蓋之光武材過於諸將而氣以柔之[illegible]
特其一二節之差殊耳若夫高帝不知尊太公而溺
愛戚姬欲易太子光武廢東海王而黜郭后其於三
王脩身齊家之道皆不能無慊焉或又曰高帝之後
有文宣光武之後有明章是四君者其寬嚴之相反
適相似也其亦有優劣乎曰文帝有王者規模故欲
用賈誼又命諸儒刺經作王制終成富庶之風宣帝
有雜霸規模故族霍光殺趙蓋楊[illegible]督刑名之[illegible]
二者[illegible]同[illegible]若明帝聰明[illegible]察而流於[illegible]之

世不[illegible]謂章帝寬[illegible]長者而病[illegible]於弱[illegible]
之人愈滋竇憲之橫甚矣於劉柔正直則一耳[illegible]
或又曰以宣帝而視文帝固有優劣矣而武亦合德
於宣者也比而言之可乎曰武帝所為去秦皇不遠
末年有悔過之心宣帝所為去周宣不遠末年多兆
禍之事宣帝尚不爾不特優於武帝而已也[illegible]或
又曰明帝之互有得失固矣若先漢之有文景亦猶
後漢明章之相繼也[illegible]以論章可乎曰文帝之後
有景帝寬仁[illegible]明帝之後有章帝苛刻[illegible]

觀之若有爾殊然景過於漢平以來吳楚之兵章週
於尊不能戢外戚之暴其為害漢則一而已撤藩反
覆兩漢之世大抵仁義公恕役簡刑清如七制之盛
者兩漢之所以興也母后擅權宦戚用事如七制以
下者兩漢之所以亡也

三國

曹操死而曹丕篡東漢而為魏明年昭烈以帝胄即
位于蜀孫權亦自王於吳而天下遂三分矣是雖昭
烈[illegible]興復而死亦難矣不能復振漢[illegible]
道[illegible]業[illegible]蒙侮[illegible]循格於內[illegible]
慶於外[illegible]而其眾之故于遺孫伶仃飄泊其氣奄
奄殆盡而方且區區在外收拾寸土以為興復計亦
云難矣由是論之民心思漢以王郎假之而有餘民
心去漢以孔明留之而不可嗚可嘆哉蜀漢之興昭
烈実中山之裔因獻帝為曹丕篡逆遂即位于成都
武擔之陽觀諸葛亮當時勸進之辭曰曹丕篡漢天
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即帝位味斯言也名正言
順漢賊逆順之勢判於此矣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
力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嶇迹其崎
嶇戎馬之間如神龍之在陂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
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為客於劉表兵日以
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懈[illegible]雖顛沛艱
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于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
則情動三軍恋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illegible]英
雄要結同志推誠敵因敗為功[illegible]當是時也孔明
在之方其躬耕隴畝抱膝長嘯自比不下管樂及昭
烈[illegible]三顧[illegible]則[illegible]
所行[illegible]而天下第一流
為昭烈所有是以遭逢之初好同魚水一時遇合眞
君臣也[illegible]其在巴蜀治兵講武以肅軍政分兵屯
田以給兵食又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
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天下奇才敵人稱之科教
嚴明賞罰必信道不拾遺強不陵弱[illegible]下至橋
梁道路井垒園[illegible]不修[illegible]其氣象則大
嚴毅[illegible]至今與岷峨[illegible]爭高加之當時又有關
羽張飛為之爪牙法正為之謀主許靖糜竺簡雍為

之資文將頗負社稷之器馬超兼文武之姿黃忠之勇
冠三軍龐統之冠冕荊州此皆一時之名臣董和黃權
李嚴費劉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劉璋之姻親也
彭羕劉璋之所排擯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咸擢
居顯要盡其器能稱賢竭力上下同心奮有巴蜀君
臨一隅亦云臨矣（志）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
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張騭文）方之曹操治命留遺
妾婦之態負大贏之不若而謂昭烈敵哉昭烈謂禪
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

以服人吉哉斯言皆可師法則人元德天姿既高而亦
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遊遊將告辭至弘益
多矣（顧強望覽）後主材雖中下逮興之初猶能委任賢相
抗衡強國今年征四郡明年屯漢中明年出散關又
明年攻武都陰平是以國富兵強征伐四克逮陰至
昏愛賢相云亡於是姜維產禍閹宦專權如汝進觀
（觀汝）越句方亟雖無緣[illegible]之寇其能久有國哉緜竹
之戰臣死於君（諸葛瞻及其子尚死之）成都之降子死於父（皇子諶）
（北地王諶死之）之勢窮力盡束手就縛而漢亡矣蜀漢為魏所

滅天下始統望于漢（獻帝）陳留王[illegible]始得進於漢
統而國統遂歸於魏蜀漢之為國凡再傳四十二年
而魏滅之焉時陳留王稱號景元之四年而吳孫休
稱號永安之六年也魏接漢統雖斷自陳留王滅蜀
之年而其篡漢之謀則實自曹操始漢日落西南
矣一星黃[illegible]曹操乘時而興破張繡走袁紹呂
布除劉表戮張超叱咤風生指顧電掃用兵行師變
化若神諸將征伐親受教令與敵對陣意思安閑如
若察難其以儁拔于禁樂進於行陣取張遼徐晃於

亡虜御軍三十年手不釋卷書[illegible]則講武策夜則思經
傳雅性節儉不事侈靡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
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奉與群下共之遂能鼎立三方
終成篡奪者惟其明略最優也（志）（魏）然挾天子弒伏
后（弒皇子）勸皇子二殺貴人（董承女也）害孔融殺崔琰誅荀
或左右侍衛莫匪曹氏之人殺生除拜不出漢天子
之手者十九年晚年用天子車服出入稱[illegible]儼然
與至尊無二謂其非有不遜之志吾誰欺欺天乎
歷觀老瞞平生之所為如夜[illegible]枕圓枕啾野葛至一尺

許飲鴆酒盈一盃其深姦極詐譎不可殫言迹其天姿篡及悍悍梟賊其蓄無君之心久矣適至終身恭順羊鼎曾不得一染指焉豈其畏名義而不敢遂哉顧以勢所未可綴而圖之則得之可以消姦雄其用術亦甚高矣不然臨終遺令娓娓數百語下至分香賣履家人婢子罔不區處詳盡獨禪代一事則嘿無一語及之意欲身受漢臣之榮而嫁篡逆之惡於子孫操之操心甚不仁矣哉語頑鈍曹丕篡漢而僭國是爲魏文帝雅好文學以著述爲務嘗作皇覽凡千餘篇下筆成章博聞強識講論經典侃侃忘疲于時蜀漢北伐孫氏爭疆文帝偃兵息民不願征伐此其規模似有可取者志云曰然其篡漢之時妄以舜禹受禪自比遂開後世亂臣賊子僭亂之原爲萬代首惡慝夫明帝嗣國以來褒禮大臣料簡功能屏絶浮僞行師用兵論決大事謀臣將相服其英略性特強識雖左右小臣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容受直言聽吏民上書一日之間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省覽究竟無厭倦蓋有人君之志焉惜乎德政不修驕侈

太過大營宮室土木盛興勞民傷財人起土山明子亡度於撤空瓊後嗣如此其何以訓後世乎齊王芳以明帝養子入繼大統于時大臣擅權太阿倒置國政昏亂制度變更曹爽雖誅典午當政雖欲久處尊位其可得哉司馬師既廢齊王芳於是以高貴鄉公即位觀其才慧夙成尚辭好問講論經學孜孜無倦親詣太學講書易記禮之文躬行盛禮有文帝之遺風然輕躁忿肆爲謀不密以黃屋左纛之重顧乃親執干戈與臣下較一旦之命卒於身死賊手爲天下笑豈不哀哉司馬昭既弑高貴鄉公於是致常道鄉公而立之是爲陳留王景元四年癸未併蜀滅漢始得紹承漢統然當是時司馬之纂謀已成禮樂征伐不出於魏久矣漢祚雖滅而魏亦不四年而滅於晉豈天意歟迹魏自曹操肇謀迄于亡國五六十年之間與司馬氏相始終方懿辭操辟之時魏猶未篡漢也而懿之心已不下於操未幾把握魏政殺曹爽誅諸王公於鄴去丕篡漢之日才三十載其後子世受遺父子祖孫蟬仍秉政而勢之所趨殆猶水之就下如火之向炎

而不可說者猶於揣帖挾彈者又在其後而世之懷姦稔逆竊窺人宗社者常困於其中而不自知悲夫魏之篡國凡五傳四十六年至陳留王始滅蜀終漢宗祀亦為司馬晉所取為時吳孫皓稱號甘露元年也自魏滅蜀之後不三四年間三方已亡其二所存者獨吳而已然吳之為國付據一方既無存漢之心又無吞魏之謀上不係於漢祚之存亡下無關於曹魏之強弱君子尚奚論焉然其割據之實自東漢之末孫堅舉兵於江東破張角誅區星剪黜劉表當

時鮮及觀其遺孽戕梟未許和親汎掃陵侵乎塞發揭可謂壯矣其後為進不終受表術所使以擊劉表卒斃於天下不死於勤王而死於劉緒借式孫策以弱奔然董子提一旅之衆掃馬領併江東如拾芥若師宿將狼狽失據闢地千里真奇才也然輕躁好殺卒殞其身孫權席父兄之烈承身忍辱保討向許之有句踐之才爲志尚託死時有張子布以為腹心有魯遜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有周瑜魯肅呂蒙以為謀主其他如程普黃蓋甘寧凌

等皆江表之虎臣為孫氏之所倚待赤壁之役決志定策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若是乎奄有荊揚跨于南海傳祚數世宜矣惜乎見義不明守節不堅今年臣于操明年降于魏今年受操之命襲荊州殺明年受魏之封為吳王畢不能討賊而甘心於助賊不能仗義而甘心於不義其得保一隅幸也亮以童孺之姿之輸輕躁果銳為謀太深其傳位不終理所必然以宿愛偏恩任用異嗜布裁不能擬進賢才改弦易轍雖尚辭好學何救亂亡又使

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孜于之義微矣孫皓天性凶頑肆行殘虐忠諫者誅讒諛者進公卿大夫頸血相濺是以群下人人自懼皆朝不謀夕雖用其民窮奢極侈晉武帝乘其亂大舉伐吳干戈所指莫不瓦解束手就降蓋不為不幸矣吳之亡雖後於蜀而其亡國之兆已在於蜀亡之時詩云明知蜀破即吳亡非特相持勢各長蓋吳居東蜀居西東西之勢相為唇齒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三方鼎峙吳蜀之力不足以敵魏明矣而惟終不能以并吳蜀有

之與昭烈氣執不相下而實相資吳借權以荊州借蜀而蜀亦結好於權彼此相源終先主之生不敢正目以窺吳蜀向使吳蜀二君中絶盟好如率然在小人之隙也雖猥在原首動尾應相爲牽制則魏之為魏腹背受敵方自支吾之不暇又安能以并吳蜀哉惜乎吳人計不出此而蜀漢君臣亦不能少忍以就大計故昭烈經得荊州而孫權即擒關羽其後魏師入蜀不能求救於吳而吳亦坐視蜀之亡徘徊於壽春汚中而莫能勇於救蜀是以蜀亡而吳亦從之

悲夫晦菴公論卷語錄又曰昔先儒有謂孫劉二人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又曰人謂曹氏為漢賊不知孫權真漢賊耳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又為其壞了嗚呼其知言乎吳之為國自孫權稱號至皓凡四傳四十九年而合於晉焉或曰三國之主孰為賢曰元德為賢操才過之而實小人備有從義慕君子也非漢德告終則魏祚宜之備其三國之才孰為勝曰孔明為勝孔明有王佐之心正大之體胥小蘇子以為蒲然三代之佐夫易以世論斷言得之也觀堂見初平之初亮即輔劉則與孫曹負氣荀彧周瑜何足算也若夫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與夫龍殺劉璋之罪君子惜之謂其於道未盡焉耳三国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復漢則正也作史君子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疏遠莫能詳其世數名位遂推抑漢嗣與進賊魏甚至於孔明伐魏反以入寇書之其昧於逆順之理大矣不然武侯起中山統三百餘年草房傾蓋之時即稱將軍帝室之胄及後求救孫權亦以豫州王室之胄與權言之孔明

豈附會欺人者哉善乎前輩有詩曰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沉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輸寫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伐鉞西南疆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蓋更張世無紫陽子千載徒悲傷嗟夫其亦可重嘆也夫自蜀漢既亡於是典午氏纂魏而為晉焉

宋西晉

晉之興始於司馬懿方操之時爲文學掾也始勸疾

而辭終畏威而就一命所存已非顧為曹氏臣者及
其籌畫軍国奇謀屢中殄公孫淵於百日擒孟達於
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然其受遺二主佐命
三朝弱寡欺孤恣行誅戮族何晏殺王淩勒楚王彪
幽置諸曹於鄴僭制之威同於莽卓既承忠死之托
曾無徇生之報忠臣之體宜若是乎司馬師廢曹芳
而立高貴鄉公司馬昭弑曹髦而立陳留王大柄雖
移篡謀未就至司馬炎遂取魏人之国而代之是謂
晋武帝承魏人奢侈之後切從儉約絕纖綸之貢去

史斷上　四十五

雕琢之飾頗好讜言留心聽納錙銖皇甫陶以質直
見容嵇紹擢之許奇手允之雖仇讐不棄宏略大度亦
無識有君人之量焉于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脩
武事思啓封疆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
策仗王濬杜預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
舊域須正朔於八荒牛馬被野餘糧栖畝至有天下
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是明史奏其法民樂其
生矣轉李何儲嗣庸才公輔近爲諸王也大而法制
不修風俗衆頹而禮度不立[illegible]

濟乃輔相初政而馮紞荀顗荀勗又皆小人竊擢[illegible]
位相與黨友爲佞媒奸離齊王攸納充女為太子妃
西晋之亡卒坐于此二事而帝莫之悟是以晚年史
異頗仍太廟陷屋隕如雨日食正旦至連三年屢
書為古今之大異九七件至悲夫又[illegible]見夫司馬氏
經營大業把握政權已逾數世至武帝得國又混平
今吴以一天下曾不數年紀綱板蕩宗廟丘墟載在
史冊取笑天下其故何哉論者僉謂樹立失權付託
非才[illegible]此徒觀其末流耳自古有天下之君未有

史斷上　四十六

無功德於民而能享國長久者司馬懿以陰賊狡險
禍人之國而師昭又以廢弑不道取人之國彼曹魏
數君初非有桀紂之惡有及女胥亡之態也以是得
國基既不堅武帝承平又無遠略荒耽酒色保養遺
回風俗尚虛浮士大夫賤名檢廢恥道貪貨賂公行
罪積數世而功德不及於民欲併邦而長世得乎惠
帝昏愚不辨菽麥權在群下政出多門忠賢路絕讒
諛得志交相互市皇后廢太子四廢五復莫能[illegible]
閉東奔西遷受制他人莫適為主上不得安居[illegible]

厲于金墉城次不保其終不保其身食餅中毒不
知禍端識者謂是以報曹氏之受制於司馬懿者焉
懷帝之弟惠帝天姿清劭過惡不彰而為劉聰所擒俾
著青衣行酒識者謂是以報齊王奪璽之恣焉
愍帝僅得虛名服藥不給被圍奪輿櫬出降俯伏
殤庭洗爵執蓋識者謂是以報高貴鄉公陵車之痛
嗚呼司馬懿身為上將征伐四克竟有曹闔皆以自封
殖一念之烈天實監之師昭廢二主殺一君欺人幼
孫以奪其國未及再世稱兵相屠起自兄弟叔姪而

非他人也出乎衡者參乎術天道好還詎不信然識
璩郭鄢先生深明易數以晉室之禍本於夕陽亭之一
言人識之於是乎石勒長嘯上東門亦復然耶詩有康節
信斯言也賈充荀
勖其能逃項城府君之讖乎晉懷五星縱橫晉永嘉元年
五星與午牽亂中原榛棘戎狄腥膻
河洛瀰漫宮闕焚沒海內之禍未有烈於此時者元
帝本牛氏之子冒與牛之嫌遂居江表天下士民有
思晉者皆褁糧而歸之大興元年始即帝位遂都建

康是為東晉特維王導實於中興有根本之功方帝
之在藩也導獨知其可輔陳以興復遂傾心推奉其
於中興之功一矣既而西都覆沒四方勸進王敦俾
帝嚴明欲更議所立賴導固爭廢議遂安其於中興
之功二矣及其輔政不以江左寡弱而為偷安之計
方且大立規模廣建羽翼先用顧榮賀循以來衆士
虛收過江名流以佐謀畫故桓彝見其一談而
釋憂周顗聞其志克神州而收淚其於中興之功三
矣是以賢上饑進百姓歸心荊揚晏安戶口殷實江

左立國幾百餘年導之功豈小小哉論曰加以天
資愉容受直言初鎮江東頗荒于酒導正色直諫
亟命引觴覆之所幸鄭天人衣無文綵布帳練幃
刑簡化異氏稱其光啟中興非溢美矣然帝才具
不優志器非遠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國有纔
急固宜糾合義旅入衛王家可也而帝也自為封殖
之謀無慷慨救時之志懷帝卒以蒙塵莫不聞勤王
之舉愍帝嗣立增重委寄制詔深切所宜動心而顧
乃坐視神州陸沉戎馬縱橫曾不以介意焉方且陽

為出師遷延不進逦嫁其過於曆運之移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刀栻柱上其血逆流拂理違天莫此為甚吾誰欺欺天乎夫以君父之託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艱難而傥倖以自利三綱淪矣其能以討賊乎此所以雖[illegible]舉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者不旋踵而[illegible]以取之也晉南渡元帝以瑯琊恭王之子為司馬氏嗣自晉史迄于今皆系於司馬晉之列今乃著以牛姓果何所本哉曰昔者聞諸先儒曰魏明帝青龍四年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

按司馬懿啓封於晉傳至愍帝恰合七代此石馬徵也晉時又有牛繼馬後之謠故司馬懿深惡牛氏以鴆其將牛金考之前史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氏而生帝信不誣也[illegible]作史者宜於愍帝蒙塵之後特書曰司馬氏之晉亡然後於元帝本紀之首係以東晉晉書曰元帝名睿字景文司馬懿之曾孫瑯琊恭王覲妃夏侯氏之子也妃通於小吏牛氏而生帝是為牛姓焉斯實錄矣捨此不書而猶以宗室躋族稱之俾得冒姓司馬豈不悖哉或曰元帝世系與晉書[illegible]

為漢中常侍養子嵩為生操既遂本姓之眞姑以所承為正可也而何以改作為曰不然曹操[illegible]起既不自知則同父氏曹可也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雖曰帝胄可疑然不若徐溫一[illegible]李氏之為實矣[illegible]而正之不亦宜乎明帝以[illegible]王敦包藏禍心忍顧神器帝潛謀獨斷[illegible]掃除兇戮未期年間敢黨悉平雖享國日淺而志亦可謂壯矣成帝[illegible]務簡約雄武之度雖有慚於前王而恭儉之德足追蹤于往烈[illegible]初帝幼沖[illegible]

帝崩言中書作敕則曰敕[illegible]於是[illegible]為定制自後元正謨入帝猶為之興起其敬禮故老大臣猶有是稱者[illegible]然惜乎政出渭陽[illegible]咸和之初殺戮近[illegible]帝僅六歲已能詰問滯泣則亮之專國擅權可知矣蘇峻雖云狂悖逆謀未彰亮處置失宜激成反狀匪峻所得亂其倖苟免遂致[illegible]后迫帝石頭[illegible]作溫嶠陶侃諸賢戮力討賊軏峻平亂則社稷幾非晉有成帝既崩庾冰又以元舅當朝權作人主恐異世之後戚屬將疏於

是以康帝為庾[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馬康帝降年不
永，穆帝以[illegible]繼統，之後，[illegible]后稱制二歲[illegible]
中外綏靜十有餘年。于時殷浩抱蓋世之才，時人方
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每相
語曰：深源不出，當如蒼生何。及石虎死，胡中大亂，朝
廷乃用浩蕩平關河，然用違其才，卒致山桑之敗，晉
之威權自此一歸桓溫矣。蓋溫與浩以而齊名，晉人
之用浩，本圖以抗溫，故其敗也，溫之勢浸以熾焉。至
於哀帝以及廢帝，皆出於溫，太阿倒持，虛器徒擁，[illegible]

[illegible]溫蓄不臣之志，[illegible]功，以[illegible]，及枋頭之
敗，威名頓挫，遂謀廢立，以長威權。於是以廢帝為海
西縣公，而琅琊王昱即位，是為簡文帝。[illegible]溫既
挾文武之任，屢建大功，加以廢立，威震中外，帝雖處
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懼廢黜，泣下沾襟。帝雖神識
恬暢，而乏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為惠帝之流，清談差
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
運迹其行事，以為振歙之輩，蓋可知矣。孝武帝襲位，
于時謝安實有心於中原，[illegible]

[illegible]安自高臥東山之時，已有公輔之望。寧康紀元
之春，桓溫初赴山陵，王坦之輩一見，流汗沾衣，倒持
手板，獨安視溫，氣意舒閑，不為少懾，坐定數語，輒援
龍馴虎，[illegible]有以折姦人而奪之氣。安之為政，不存
小察，弘以大綱，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將方之王導，其
英氣實過之。[illegible]符堅以
師百萬次于淮淝，若[illegible]，安處置從容，游弈而不
擾，[illegible]指授將帥，各當其任，卒使風聲鶴唳，皆[illegible]
[illegible]公單[illegible]見者[illegible]之師一敗，[illegible]

[illegible]而況有王[illegible]之[illegible]以正，[illegible]桓[illegible]之風[illegible]
玄之善斷軍事，才能稱職，上下輯睦，晉似有生氣矣。
然帝方溺於酒，為長夜之飲，[illegible]
曾不閱時，遂用讒言，疏[illegible]遂使朝
綱不振，恩威不立，道子荒於朝政，國寶[illegible]以小人拜
授之榮，初非天青當刑之資，[illegible]權門[illegible]滋[illegible]
民歲廣，[illegible]內殿嚴邃，雜處浮屠，諸[illegible]孔廟，疏入不報，
[illegible]是以許營之徒，馳書諸閽，帝雖知其伉直而惡
聞逆耳[illegible]晚年長星告變，猶不警悟，房幃[illegible]起自

讖言晉祚至此蓋已亡而宋滅矣安帝弗辨涼燠口
不能言道子元顯並傾朝政納賄鬻爵不知紀極鑑通
主昏臣亂莫熾於斯桓玄乘亂遂行篡奪玄性貪鄙
好矜伐殊王之玩未嘗去手制作紛更率意自用土
不蘇與懵迫蔽峻朝野騷然思亂者衆劉寄奴起自
草萊舉兵誅玄再安社稷自時厥後伐南燕斬盧循
滅姚泓晉之威令雖仰而裕之權勢駸駸乎非復前
日劉下邳矣晉欲安可得乎劉裕弒安帝而立瑯琊
是為恭帝纔及二年卒為所篡宋昌明二帝之讖

隱馬東西二晉通十五帝一百五十五年而亡中間
四帝馬姓都洛陽五十二年乙酉泰始丙子劉曜陷長安懷帝降江左
十一帝牛姓都建康一百三年丁丑元帝即位自至己未恭帝元熙元年
然晉自江左以來五胡亂華中原雲擾正統不絕如
綫而夷人之分裂雜據者不可勝計昔人謂衣裳餞
蠻戎蛾瀆是懷蛆良可嘆也
劉淵以匈奴遺種首倡禍階奄有河汾天下遂亂起之
聚輻湊而歸之石勒王彌之輩皆北面稱臣是為前
趙劉聰弒主自立規有大器遂其兵力遂陷兩都執

辱二帝腥羶帝宅污染神鄉斬戮忠諫矯誣上天卑
以飛道行之身死未幾禍不旋踵至於殺其子屠其
族戮其尸禍及父嬪大逆無親翻天之報之亦稱其施
良可畏矣曜以劉氏疎族嘗助淵僭亂中華遭靳
准之難興師討賊遂竊鴻名擁戎隴坂則陳安授首
擬甲西河則張茂稱藩抑亦戎狄之豪也及石高侯
之挽驕勝而驕一戰而趺生為禽虜雖其輕易取禍
然迹其凶虐天其抬諸劉淵之僭起自晉惠帝永興
之元年甲子至聰曜二世凡二十有六載以成帝咸和

之四年亡而石勒取之勒以胡羯奴隸而崛起群胡聰
兹凶焰是為後趙虔劉我都邑剪害我黎元豈天厭
晉德而假數凶孽與不然何其興之酷也觀其對敵
臨危運籌賈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有刁膺以為
之股肱有張賓以為之謀主有孔萇以為之爪牙有徐
光以為之羽翼於是東禽苟晞北取王彌西走劉琨
北舉交如俯拾地芥乘戰勝之威長驅伊
洛有并吞山東之志勒舉一麾怡然就縛遂兼
國亮有中原而抗王室僭號稱尊

帝釋介曾開左府鄴[illegible]而獻
貢[晉載記]亦一時之凶豪也然內末及其妻子不保天道
好還豈無故夫虎以悍[illegible]之資濟貪狡之志賊殺其
張而奪其位恃其詐力以陵人暴物窮奢極欲莫之
[illegible][司馬公論]曰獨亡慶宫室盛興[晉載記]自以為非天崩地
陷則抱子弄孫無復憂矣及交子相殘兄弟相攻子
[illegible]兵革不息墳土未乾禍亂[illegible]起積惡致滅其
天道夫[司馬公論]迹晉氏五胡之禍莫烈於二趙淵聰父
子嘗親受晉爵委質為臣[illegible]曜石勒又皆淵聰臣子

親其[illegible]喋血神州囚執天子[illegible]不足數之罪而終
為聰曜勤之身晉氏君臣曾不能北向戮一人以雪
中原憤辱之恥自古人得志者視之[illegible]不謂天道無
知而為惡者未必生禍也然石[illegible]之陷刘曜被戮於
生前靳準之禍淵聰受誅於既死至於石勒僅能自
免其身而冉閔之乱其子孫至無遺種桀刘石乱華
之罪刘氏實首惡而石氏為從焉而天之報刘甚[illegible]
亦浮於石恢恢之網疏而不漏而世之凶人陵暴君
親者猶懵懵然而莫之寤[illegible]嗚呼悲夫石勒之僭[illegible]

於晉成帝咸和之三[illegible]凡二十有二年以穆帝永
和之五載[illegible]為冉閔所取後并於慕容氏焉前燕之
興始於[illegible]諸[illegible]之民皆[illegible]負而歸
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國事[司馬公論]以[illegible]裴疑[illegible]昌
陽[illegible]為[illegible]方[illegible]宋[illegible]裴開為股
[illegible]封奕宋該皇甫岌繆愷以文章才儁任樞要宋左車
胡毋翼孔纂以舊德清望為[illegible]又制敵多權略
下以惠[晉書史臣曰]務農重穀[illegible]馬[illegible]兵以寧鄰國之寶
[司馬公論]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世之基逮元帝興復之

初廆獨能尊主倡義遣使[illegible]勸進[illegible]使中國
之義明於天下其賢於一時戎狄也遠矣作史者大
書特書來而出之宜哉慕容皝體貌非常暗符天表
沈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朝綱不振群雄角立遂得
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於是誅段遼并宇文得高
麗[illegible]強趙開境三千增戶十萬乃負險自固恃勝而
驕僭號稱王不俟朝命慕容儁文武[illegible]加之機斷
[晉書載記]因石氏內亂乘[illegible]長驅[illegible]精銳之兵以掃離散
土崩之人聞風而靡遂建王服[illegible]

閔咸毅所至甚於彼竹而幽并青齊略定矣（司馬公論）秉
茲機會遂竊鴻名皝之立也慕容恪實佐之初晉聞
恪死朝廷僉謂中原可圖獨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
方大耳（載記）觀其內脩國事養士愛民外開封疆威行
鄰國（司馬公論）恪之為政有足稱者及評為政主闇臣昏
斥逐親賢以資強敵又聚斂積實瀆貨嗜利遂致燕
政不衷百官失德公私煩弊盜賊充斥於是符秦長
驅如風掃葉俯仰之間坐為俘虜然則亡國者不必
待桀紂也寵賂一章亦可以亡聖賢之言豈無驗歟

（載記）慕容皝之稱王始晉成帝咸康之三年（丁酉）至暐三
世四十有五載以帝奕（廢帝海西公也）太和五年（庚午）而秦
符堅滅之焉後燕之興本於慕容垂美才茂功不容
於昏亂之世背叛君親自投於秦符堅以國士遇之
淮南之役不棄人之危亦足以以償所遇矣始而去
燕燕人如失其父母及其還人趨之如歸市故數月
之間掉馬箠從容而復故業自然之勢也（司馬公論）寶之
浮譽務承峻文御俗蕭牆內潰勍敵外侵（載記）既不能寬
荷先業開門延敵坐而待攻又不能固守中山無故

適逃期年之間盛國殆盡子孫糜滅翦為仇讎進退
失據卒殞其身可悲也夫盛以孺子孤弱自投於讎
人之懷終踐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讀
史至此未嘗不健其決而嘉其壯也不幸遇盜而亡
燕以一婦人（符氏）之故亡其身以及其國彼何人斯慕
容寶之僭始於晉孝武太元之八年（癸未）至燕四世凡
二十有四年以安帝義熙三年（丁未）為慕容雲所取旋
又歸於馮氏焉（雲為幸臣光仁所殺眾推馮跋為主國皆襲）南燕之興起
於慕容德以燕室至親（居鄴中）之重（慕容寶以德鎮鄴中）國亡

未脩其節君存遽隳其位豈理也哉然德傑之雄
姿韜從橫之遠略跨有全齊遂竊徽號撫劒而爭衡
秦魏練甲而志靜荊吳崇儒術以弘風延讜言而勵
己觀其為政有足稱者經營已成之基承霸者之業
政刑莫恤畋遊是好杜忠良而說諛進暗聽受而戮
戚雖王師圍城對婦（超對夫人段氏）涕泣修身喪國非不
幸也慕容德之僭始於晉安帝隆安之四年（庚子）至超
二世凡十一載以義熙六年（庚戌）降於晉劉裕焉（劉裕戮超慕）
（晉書載記）至若前秦之興也始於符洪（洪徙）（枋頭）有

虎據中原之志（司馬光論）健雖不能救殺孫雄遂稱大號（通鑑）取關中都長安遂為強國（司馬光論）又肅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置來賢館以懷遠人約法寬刑除賦卑宮而關右稱來蘇焉（通鑑）苻堅弒主（生）殺光（叔）球（論）篡承偽號（綱目書苻堅殺其主生自立）觀其德政之始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君臣遇合自謂劉玄德之有孔明也（司馬光論）一歲五遷權傾中外（通鑑）然舊不能離間厥不敢妬（司馬光論）仇騰席寶數譖毀猛則黜騰寶以進樊世與猛爭論則斬樊世（通鑑）非明於知人能如是乎自

是倚佐猛想豪右震慄道不拾遺兵強國富（通鑑）及東平猛之力也（通鑑）是時苻融以懿戚贊經綸權翼薛讚以諒直進規舉鄧羌張蚝以忠良恢廓略杞梓是材謀臣效智猛平燕定蜀擒代吞涼十分天下而有其九東夷西域一日而朝貢者六十三國州郡之盛五胡以來未之有也奈何懷貪欲無厭之心忘王猛臨終之戒擁百萬之師長驅而寇晉權翼諫之不聽石越諫之不聽道安（沙門）諫之不聽張夫人諫之不聽苻融（堅子）諫之又不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大江之流可

以投鞭斷矣曾不知人道助順天理害盈雖矜涿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不數月閒冠㒙徧於四方戎馬墨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種類殄滅何哉論者念咎堅寵信羌與鮮卑而寇晉易而無俗民疲主驕（司馬光論）是以及於亡此皆徒觀其迹耳秦於五胡中所謂善於彼者苻堅以篡弒取国王猛又以商君治國外強中乾是以一蹶而不能復振羌祚之不長其興本之故夫苻丕承乱自立纔及二年尋即傾敗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

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節慷慨有足悲矣（通鑑）苻秦之僭自苻健以晉穆帝永和八年（壬子）僭號至登凡四世卌（先入切四十也）有三載為姚興所敗而亡時晉孝武太元之十九年（甲午）也後秦之興也起於姚弋仲以西羌首帥立於二石之朝以驍勇亮著聞而得其著茇（十年）二十非忠信之所致耶（司馬光論）觀其戒諸子曰我死汝即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事貽厥之謀有足稱焉（載記）襄材器豪邁有孫策之風適晉不容攻秦見殺（晉如襄於燕城後與殷浩不叶襄見）引兵圖關中堅之發兵擊之○亦其命也

藉其父兄之烈，值符氏之衰，鳴鼓中原，醜類靡摧，不能報德，君之德乘其危而殺之，其殘甚之不仁矣。姚興紹推武敬，荷成先業，英髦謐節，爪牙畢命，取汾絳而陷許洛，欽僭燕而藩偽蜀，羌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悅（載記），有足稱者。然好遊畋損農業，群下諷諫，竟莫之改。迹其處戰攻之世，不能收羅英傑以洽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講經論佛）佛，至以鳩摩羅什為國師，舉秦國而師之。作史者大書以表其失焉（通鑑目）。嘗不然哉！泓以庸懦之資，乏經世之用（載記），骨肉內難，叔叔外侵（同論），王師伐順，不數月而下長安。雖泓踰葉之不肖，而亦天道好還之故歟。姚氏之僭，自姚萇以晉孝武太元之九年（甲申）篡殺自立，迄泓三世，卅（有三年）功也。三十有四年，為晉劉裕所滅而亡，時晉安帝義熙之十三年（丁巳）。北地（姚泓）僭蜀，李特之據益州，歷六世（李特、李流、李雄、李班、李期、李壽、李勢），卅有四載，而晉大司馬溫滅之。夏赫連之據朔方，歷三世（赫連勃勃、赫連昌、赫連定），二十有六載，而拓拔魏滅之。後涼呂光之據姑臧，歷三世（呂光、呂紹、呂纂、呂隆），十有三載，而秦姚興滅之。西秦乞伏之據金城，歷四世（乞伏國仁、乞伏乾歸、乞伏熾磐、乞伏暮末），卅有六載，而夏赫連定滅之。北燕馮跋之據昌黎，歷二世（馮跋、馮弘），廿有八年，而拓拔魏滅之。南涼禿髮之據廣武，三世（禿髮烏孤、禿髮利鹿孤、禿髮傉檀），十有九載，而秦乞伏熾盤滅之。北涼沮渠之據張掖，歷三世（沮渠蒙遜、沮渠牧犍），卅有九載，而拓拔魏滅之。至如前涼張軌之據涼州，歷九世（張軌、張寔、張茂、張駿、張重華、張耀靈、張祚、張玄靚、張天錫），七十有六載，而滅之者秦符堅也。西涼李暠之據河右，歷二世（李暠、李歆），廿有四載，而滅之者北涼沮渠蒙遜也。（至於）興迭亡盡五十有（餘）國，自古夷狄更迭亂華之禍，莫（盛）於晉。然其亡也，（慕容氏）自相（屠）除，未聞中國能（致）一國滅亡之而能有之也。獨大司馬溫之滅蜀，太尉裕之伐南燕、平後秦，手輩差強人意，然是二人者，功存恢拓，志在篡君，三國亡矣，而當時之為晉患者，不在此三國也。故終晉之世，卒於宴安江左，而不能混一中原，亦可為於邑也已。

小學史斷上集終

小學史斷下集

南朝

晉室云亡，僭比分據，其接東晉之統而立國江左者，則為宋、為齊、為梁、為陳，而謂之南朝。其據有中原，假尊號以臨天下者，則為元魏，為西魏，為東魏，為北齊，為後周，而謂之北朝。南朝之興，劉裕接東晉以立國，是為宋武帝。乘桓玄之亂，首倡義兵，起於草萊之間，奮臂一時，凶黨瓦解，遂奉迎乘輿，再興晉祚，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整衆，經營四方，揚旌東征，則廣固[illegible]殄慕容超（裕伐南燕，殄慕容超），卷甲南趨，則盧循成擒（盧循寇南康，裕擊之，斬其首），偏師西上，譙縱授首（朱齡石平蜀，斬譙縱，送首建康），鍛卒北征，姚泓面縛（泓降，送建康），掃伊洛，[illegible]園陵，震驚[illegible]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此者也。惜乎席不暇煖，舉千里之秦，付之嬰孺，引兵遽還，志在篡國，蓋一舉足而赫連氏已躡踵而入關中，卒不復見中原之定，有識者每為之嘆息焉。然迹其取國以來，清簡寡欲，（一）嚴整有度，（二）被服布素，（三）遊宴絕希，（四）嬪御寡少，（五）不[illegible]私，（六）孝行[illegible]，（七）以[illegible]幼主，[illegible]以

政此八者，皆君人之要行，武帝兼之，亦足為一代之良主矣。獨夫劉裕誅桓玄，討篡晉之賊，興復晉室，固自以為大有功於晉。曾未幾時，躬行篡奪，既廢其君，復以兵守之，又踰月而殺之，視桓玄之禍尤烈焉。既而二子俱不得其死，傳之六主，皆不以壽終，其果無天道哉。然自裕而後，姦人急於篡國，貪心愈熾，不待再傳而已亟取之，如齊、梁、陳、北朝以後諸君，朝謀夕取者比比而是也。又可以驗世變之益衰，人心之益薄矣。悲夫！少帝繼之，[illegible]休易[illegible]之資，[illegible]可下之

[illegible]好物，[illegible]以從其志，[illegible]後，[illegible]之[illegible]即位，[illegible]而躬勤政事，[illegible]存儉約，不事後庭，加以在位日久，惟以[illegible]綱紀，[illegible]禁明，百官久於其職，守宰以[illegible]為斷，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illegible]訟理，閭閻之內，謳謠相聞，[illegible]之言政者，皆稱元嘉[illegible]。內無股肱之臣，外乏爪牙之士，以[illegible]之人，不免死於讒間之口，而朔漠之上，所興謀者不過白面書生而已，而又攻戰日

周顧盼成旨，鎮將喪師旅，將非韜白而延寇壓境，職
此之由。（司馬公論）破後魏人以破六州（豫揚兗徐青冀）啓戎之
階，丁壯嬰孺，駢首受禍，邑里蕭條，亦比連亘。吝哉！宋
歸不競，肇林末元嘉之政，裴馬著平司馬公論之曰：文
帝勤於為治，子惠兆民，李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
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其
末路，狐疑不決，卒死於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邪？
武帝因元凶之逆，擒首傳梟，旅不逾月，勦除逆亂，
師宜為壯，成功因宜，即位宋幾，況酒于湑

荒淫於色（貴妃殷氏死，上痛悼）貪冒於貨（宋年考前別）
欲奉（二千石罷還，又以蒲藏取之）朝御公卿，託仇諫士，大興宮室
土木之繡，賞賜發倖，以致空虛，近其猶道，猶靈不若
徙（仍）嫌帝下，蓋亦無矣。廢帝之兇悖，轉甚誅戮亡度，
內外側目，假使中才之君有一于此，足殞其軀，況兼
此衆惡，不亡其何待乎？宋既篡弒，而湘東王立，是為
明帝，頗好文義，在臣才學之士多見接禮，然猜疑諸
忌，言語文字有觸犯凶衰疑似之謂，應回避者犯即
加戮，而又保宗同氣，殘害以神器之重付

諸李氏之子，作宋史者當於明帝之朝直著劉氏之
絕，斯實錄矣。蒼梧王異姓之子，加以童孺之年，偽
昌類於呂秦，暴虐浮於桀紂，遊蕩而御，誅戮無常，未
及五年間，而蕭道成弒之，識者謂天厭劉氏，故假異
姓以絕其國焉。蕭道成殺蒼梧而立順帝，曾不三載而
即為蕭氏之齊矣。宋之為國凡八主六十年而亡（起武
帝永初元年庚申，迄順帝昇明二年己未）時元魏孝文帝太和之三年也。
蕭道成篡宋而立國，是為齊高祖。竊劉宋傾危，李權
運暴虐，百姓凜凜，命懸須臾，當是之時，道成果有心

宋之心，與袁粲諸人協謀，欲與異姓建立宗藩，以存
宗祚，為宋忠臣，此上計也。如其不然，正蒼梧之偽冒，
明劉氏之已絕，播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論
進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之詔，事幾脗合，亦庶幾近
正矣。（道成）弒逆自立，順帝此面事之，既已委質為臣，且又
欲規圖神代，取國未幾，復行弒逆，又盡勦卯金之族，
而殄其祀焉。鼯鼠鵂鶹，詭計百出，積惡稔盈，何以傳
後？齊祚之不長，視六朝最甚焉，豈無故夫？若其篡國
之後，以身率下，以儉化人，身不御精細之物，衣不用

珠玉之玩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務求奇異物毀棄不用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金土同價而又訪政術於劉瓛詢得失於群臣亦足為一代之賢主武帝繼之即位之明日詔免逋城錢革晉宋之弊政中外欣悅總攬大體每以富國為先嚴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外表無塵內朝多豫府庫充溢强役便民百姓豐樂盜賊屏息雖宮室苑囿頗好華靡然亦有齊之良主也南史鬱林文帝皇孫地居長嫡狎學未彰而武皇之心未安

道故得保茲守器正位宸極既而後御內作猜忌亡生禍起宮闈身竟不保帝疑蕭鸞鸞懷變遂殺帝齊氏之亂胚胎於此矣鬱林為蕭鸞所弒而立新安王昭文當是時軍國大事盡總於鸞乘輿起居皆諮稟而後行則亦寄生而已矣蕭鸞既殺鄱陽王鏘等七人未幾再行殺逆遂篡大位是為明帝踐祚以來數行誅戮疑忌攢生術數是用既而自殖本根枝亂孫弱貽厥所授屬在凶愚用覆宗祊亦其理也南史東昏既立嬉戲亡度所寵左右三十餘人至呼為阿父阿兄而不恥帝呼茹法珍為阿父梅蟲兒及俞靈韻為阿兄親信宦官不與朝士相接誅鋤大臣發於倉卒人人不能自保蕭衍因伯氏被禍衍兄懿為東昏所害起兵襄陽遂立和帝當是時四海分裂人厭齊亂雖欲不絕其可得乎齊之為國凡七主二十有四年而蕭衍取之焉起高帝建元元年己未迄和帝中興二年壬午時元魏宣武景明三年也蕭衍以齊之同姓世系有考與齊同承淮陰令整遭時多亂遂遷齊鼎是為梁武帝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庶政冬月四更即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破裂天性沉重雖居暗室常整衣冠小坐一

暑天未嘗褰袒下對內竪小臣如遇大賓又卻封禪之請選廉平之吏齊氏宗屬待以赤心使皆得以老死牖下晉宋南北以降鮮能及之天監之世時和歲豐海內無事自江左年踰二百未有盛於斯者然晚節末路釁起蕭墻禍成羯奴冠蹕寶籙之下老幼繫戎馬之足金甌遂闕宗鼎屢遷爲千古所閔笑其故何哉議者咸謂帝信朱异之說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甚禍遂至於此殊不知帝崇尚釋教變夏為夷裳坐衮冕至加夷狄之衣宗廟去牲至於不復

血食如是則不待侯景入國而江左已為夷狄之區不待社稷變遷而蕭梁之宗廟不血食久矣其後臣叛其君子叛其父命正德而正德叛命邵陵而邵陵叛命柳仲禮而柳仲禮叛於北蕭正表叛於鍾離袁君正叛於吳郡元景仲叛於廣州莊鐵叛於豫章雖有子及孫莫不遷延顧望略無為君父討賊之意夫以浮屠氏之學棄君臣絕父子而末流之禍其烈如此有國家者尚欲崇奉其教而不悟焉果何為哉簡文幼而聰睿多聞博達富贍詞藻不幸遭家不造正玄宸極受制賊臣在難止蒙之痛焉當是時太陰晝見天雨黃沙太白經天更日迺止梁祚將傾天文告變雖以才如周公亦難哉難況是文成宮闕何補滅亡賊景陰纂弒之謀蕭棟陽受禪之號而建康之梁為景有矣元帝以帝子介弟揔上流之重方其京師覆沒君父告危於斯時而奔走赴難可也而竟逡巡不進繼而徵兵湘州以不如意則含忍以就大事可也而遽行骨肉之誅終而儲極嗣位國祚幸存則梁戴以隆梁祚亦可也而不思耳觀後與成濟之謀觀

然始一念已不在其君親下[illegible]在其兄弟僥倖國寶而親身討師出無名何以討賊是以總誅侯景即安江陵未越三朞寇戎交迫身在漂搖杌隉之中不思保國之計而方日事御龍光殿講老子竹殿藏書至十四萬卷其亦愚蔽之甚矣卒之晉師復旅身就拘囚豈非上靈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故先儒直以梁之敗子無父無君之罪序之蓋以此也江陵陷沒元帝被擒王僧辯陳霸先奉敬帝還建康之末涉江齊人復以蕭淵明來而僧辯遂納淵明矣陳霸先殺僧辯廢淵明而敬帝復位當是時天心厭亂梁祚屢更曾不數年竟為陳霸先所取而梁亡焉故論梁之亡國大抵夷教盛行而彝倫攸斁義方不立而晉惠行篠帝王綜以疑似萌異志而帝一知邵陵王綸以非法當被罪而竟獲免太子綱位居儲極與諸子不相下至選精兵以衛東宮而帝不之問也其後侯景之難父子不相保兄弟叔姪自相嗣正德綜綸有弒逆之心繹紀譽詧無赴難之意簡文至痛在心為賊所脅不敢執哀而反與之宴樂以悉

貪詐惟利是圖甚者蕭繹叔父之親也誘囚之如俘而殺之蕭詧猶子行也執元帝而辱之此其不恭不友不孝不弟不忠不義萃于一家見于一時亘古以來之所罕有是夷狄之不如而禽獸類耳俾當承平且不足恃而況國已僨乎夫梁之有國降武迄敬閱四主五十六年起武帝天監元年壬午迄敬帝太平二年丁丑為陳霸先取之而亡然梁自元帝被執之後蕭詧即據有江陵遂為後梁自詧及巋琮又更三主大抵皆以儉約安境內迄三十餘年至陳將亡而隋人始滅其國其與蜀漢之僅存劉祚若相似者梁有子孫則霸先之陳殆難以接梁統也而作史者乃絕後梁而進陳何哉蓋元帝武帝之子詧之叔父也詧昭明之子武帝之孫元帝之從子也詧為不道以姪干叔稱藩于夷招兵入寇因執季父居然納拜又加詬辱天理所不容矣而況詧本為魏所立非心附循於魏則又與江左立國判然而不相關焉作史君子於蕭詧之立以魏使稱帝書之則其為國可知矣彼昭烈之漢名正言順為漢討賊而蕭詧之於梁則為賊于梁其以是安得而

安比哉梁之亡斷在北周閔帝即位之初年北齊文宣天保之八年也陳霸先本自畢微遭時多亂奮其城告禍梁祚擁遷擢將練兵剿除元惡三四年間遂移梁祚是為陳武帝篡梁之後務從儉素常膳不過數品後宮不飾金翠然帝即位纔五月禮樂刑政百未一舉顧乃躬蹈梁武果賊之跡崇佛牙設無遮會效胡人腰拜於觀闕前而不知恥曾未朞年又復幸寺捨身以[illegible]之道果見乎黃犖汙衣不特賀若弼韓擒虎之來而亡兆已先見矣文帝起自[illegible]雖知民疾苦事[illegible]儉然[illegible]乎畦畛必[illegible]覺可謂知為政矣臨海懦弱之君人之體及即尊位政刑皆歸於安成王卒為所篡而自立是為宣帝初文帝知冢嗣仁弱頗存泰伯之心帝於是時拜伏固辭繼以泣涕謙不信之及文帝之肉未寒孔奐之言尚在顧乃欺孤弱寡殄滅忠良用心不仁甚矣時僭國祚多艱侵逼未退吳明徹以時才自許壽陽之役以水佐攻使齊人卻走王琳就擒督瑱奏凱拜禮錯然江左似有生意然明徹區區小才知進而不知退冒勝出師以爭

徐兗彭城之役卒為敵擒曾不思周人以定山東衆
可與爭鋒耶犯茲不韙師亡國蹙蓋其宜也故司馬
公嘗論之曰宣帝兼齊之衆而啓土逢周之興而從
師斯吾得之矣若其昵比群小叔寶以江揔為太子詹事
恣長夜之飲而帝不知太子數出微行幸微帝聰則
又從而揔官而義方之教不行陳祚之亡實在於此
于時三方鼎峙齊已垂亡而周之太子殲陳之叔寶
已同時胎禍於儲極天將混一寰內而三國之君曾
無一人彼善於此者皆為隋唐之驅除豈天哉實後

主困削弱之餘蹈滅亡之道不修內政不虞外難以
天神則不事而事邪鬼以忠直則不近而近狎昵以
百姓則不恤而恤犬馬小人下流之態靡所不具是
黃屋左纛出蹕警入蹕之中眉一小人焉易曰負且乘
致寇至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
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其叔寶之謂乎毀璧廢後隋
師壓境邊報屢馳乃且上下相蒙談王氣於天塹奏
伎縱酒賦詩不輟兵入宮城乃投于井觀叔寶所謂
吾自有計之言至今讀者為之發笑迹其蠢繆如此

當非有卓爽料理之才亦其能久哉陳之為國凡五主
得有三年而合於隋焉起陳武帝永定元年丁丑訖後主禎明三年己酉時
隋文帝開皇九年

北朝

北朝之興始於拓跋之魏魏之起國實自東晉孝武
太元之十有一年自詰汾聖武以前荒宅幽方世為
君長屬典午喪亂中原雲擾於是拓跋鬱律平文始有
并吞中夏之志焉什翼犍繼之昭成征伐四克威震遐
荒始改都立號拓跋建大業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莫

不敢附拓跋珪嗣位稱號魏王於是建天子旌旗出
入稱警蹕而國始大矣魏之史臣見其國後淡太醜
其世本鮮卑乃上引黃帝茫昧無稽之事以釋拓跋
之姓下引天女遷誕不經之說以紀神元之生至今
讀史者往往蔽於其所欺說千餘年而莫之辨正嗚
亦惑矣珪姦國改元是為魏道武迹其恢拓中原留
心慰納刺史太守多用文人諸士大夫有詣軍門者
不拘少長皆盡其有片善寸長咸蒙敍用立太學置
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平并州取中山威聲猛震

所至震讋力且營宮室正緻封端經術平量度入學以合策討口以授田遷使巡行郡國舉守宰之不法者黜陟之況當時有王德以定律令申科禁有犯崇以致天象造渾儀有鄧彥海以典官制協音律有董謐以撰郊廟社稷朝覲享燕之禮制度規模燦然改觀美矣然其殺人之夫納人之婦既已生子而又欲除之操存如此天地鬼神其肯舍諸卒之禍起蕭墻隕身非命豈非自詒伊慼也歟史氏謂屯否有期禍生非應其不知天理者矣明元襲位享國不久欲無

負文武禮愛儒生每咨崔浩論事言如蓍龜凡軍國家謀浩咸預焉有足稱者太武聰明雄斷威靈傑然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威戎幾四出周旋夷險北却蠕蠕西破赫連昌南走王仲德兵威所加易若破竹性不好珍奇食無二品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采每以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至於賞賜非勳勞之家不與親戚愛寵未始橫及將兵臨陣躬與士卒同甘苦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前性又知人拔士於行伍之中擢才授任不論本末賞不遺賤罰不避親大臣犯

法亦不輕假有親愛之舉必置於法矣然性果於征戰殺掠屠戮以人為戲積尸如山流血成河曾不慘恤末年禍起肘腋身亦不保遺毒所鍾至於再行弒逆積惡所致豈偶然哉文成繼太武之後境內虛耗朝野勞弊遂與時休息[illegible]鎮之勵以恭儉雖斷故能更清滌國[illegible]老浮屠之術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illegible]常有厭世之心旦發義大位付之稚子與太阿之柄聽之他人卒使[illegible]始害閹寺及婦人之手[illegible]女氏篡奪[illegible]大政

日不暇給東征西伐所向摧靡而又愛友諸弟始樂閒齋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邂逅不肖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勿為他人有也天性寬恕聽覽政事精勤庶務從善如流哀矜百姓常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尚其儀數多自尋省旨無大小罔不垂心於圖識之歲禮以下之遂虛心以訪安民之術[illegible]已以答上天之誠諸路牧守能靜盜者必見褒賞[illegible]欲[illegible]之加[illegible]斷從容[illegible]又[illegible]將要[illegible]辭國[illegible]北行[illegible]有司請修造[illegible]

道逋車馬則步兵過淮而如代人不者必弱縮以僕
其直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史傳百家無不該洽坐與
樸樕講論經理劉芳李彪以經術進崔光邢巒以文
史達其餘涉獵者義開君詞翰若莫不縻以好爵文
風爛然天性儉約常服澣濯之衣賞人之不執機杼者
則罷之錦繡綾羅之工則議之所以愛賢好士視下如
傷役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也其治行之美江左五朝
皆莫及也致堂胡氏曾見惜其處人倫之間愛而不知其惡憎
而不知其善漸既出而復入之遂至也孝以取斃於

牽制復致寧至漢與秋辟而夫婦之倫大亂太
子恂既廢而悔過所當容也孝文則竟聽讒言不復
考問直畀以死而父子之恩太傷恂廢頭悔過中尉
諸謂通有陽光文明太后於孝文既非已出又嘗手鴆显祖
此不共戴天之讎也而孝文天性過孝絕不忍考詰亦
宜以權絕之比其喪也擗踴哭泣視父喪殆過焉而
人倫天理之大遂致顛倒紊亂而莫正嗚呼父子夫
婦之失德此吳秋之世而孝文於魏號賢明之君則又
不當以吳秋之君例論者故後之欲成人之美者每於

斯而太息焉宣武年幾則不能親決萬機厲精於
治委任小人濁亂國政魏氏基業衰於此矣孝明幼冲
纂業靈后臨朝稱制穢德彰聞任用非人賞罰乖舛
造寺殫其力屈人疲盜賊蜂起封疆日蹙享國不久
非天意乎靈后既鴆殺明帝欲久臨朝立未宫之兒以
臨其下尒朱榮引兵渡河以討賊為名殺太后及幼
主遂迎莊帝勤於政事朝夕忘疲數覽民詞申理冤
獄是志力銳而翱翔外藩者已側目矣大猾雖除餘根
尚在天未之倘不族尒朱兆因弑帝而之宮室

已空至矣節閔廣陵王恭即位是為節閔帝
焉手段救文頒之海內中外翕然咸稱明主冀以太平
然當是時高歡已起信都誅尒朱兆推渤海太守元
朗立號令是為廢帝而節閔坐幽辱矣廢帝之與國
事盡由高歡未幾又以廢帝疎遠迎立大位而國歸
武帝焉武帝鑒前車之覆欲雖銳然有除姦之心然
從一朝之忿棄累葉之基捨高歡之親附就宇文之疎
薄甘心出奔自絕大位於北而高歡改立清河王之子
晉見而魏之境土自此裂而為二矣時南朝梁武帝中

大通之六年，北魏自孝武之發國（一孝武六年丙戌元至）
孝武之永熙（永熙三年為梁大通六年甲寅），凡十二主八十九年，而有
東西之分。二魏之分，名雖為魏，實則周齊。求魏之與
實，自清河王之子，是為孝靜，遷都于鄴，時國政盡
歸高歡氏，雖篤好文學，從容沉雅，何救於亡，蓋其世
僅一葉，其年僅十有七載（起天平元年甲寅，終武定八年，中大通六年至武定八年）
（是為梁簡文帝大寶元年）而見滅於高洋之齊矣。時南朝梁簡
文帝大寶元年也。東西魏自孝武西奔長安，更國大
權悉由於宇文泰（泰為……），東而念忌縱恣

為人道所（……），其為之害，不亡其何待焉。宇文氏欲其惡
而殺之，遂立文帝，雖負剛斷之姿，而權柄歸（……），不克所為。
至廢帝、恭帝，共僅四葉，其年僅二十有三載（起永熙三年甲寅）
（是為梁武帝大通六年，至恭帝元年丙子，是為梁敬帝太平元年），而見滅於宇文覺
之周矣。若齊朝，所以武帝永熙之元年也。北齊起於高
歡，因魏氏喪亂，介朱殘酷，於是有擁主匡國之心，
啓一（不四十餘年，作集百餘以）之邀迎，君不見聽，指身亡，所不得已
哉。善見而君之，其志亦可念矣。遷鄴之後，雖主祭有
人，而號令政刑皆由己出，北[illegible]洋篡君之醜[illegible]

[illegible]氣執香，步從事主，甚恭，君臣相安十有餘年，視守
文愚懶廢弒之惡，亦為彼善於此者焉。高澄初為世
子，以好色之故（悅高仲密之妻），幾陷其父於鋒刃之
下，已不容誅，及其嗣（嗣）不承先志，肆為悖逆，幽辱其
主於宮中，如拘寇讐，未幾膳奴之刀禍起不測，天道好
還，有以也夫。高洋因仍累葉，大柄久移，曾未期年，遂
遷魏鼎，是為齊文宣帝。得國之後，深以三方為峙，繕甲
治兵，每臨行陣，親冒矢石，屢犯艱危，多致剋捷。宇文
泰帥師至，親見軍容嚴整，嘆曰：高歡不死矣。乃

退旅旋師，不戰而卻。至於五六年後，以功業自矜，遂
肆酒縱慾，淫昏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
胡服，雜衣錦綵，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無道之極，淫
于獨夫。晚年恣行屠戮，幽二弟（浚、渙）於地牢，越歲而
竟殺之，又滅魏宗室二十四家，蓋亦其族殘酷忍虐
無復人理，得載其元以歸地下幸矣。文宣既沒，子殷
嗣位，曾未幾時，常山王演廢之而自立，是為孝昭。
帝居藩首，留心政術，閑明[illegible]，人所不逮，及正位南
面，輕徭薄賦，旅求民瘼，內無私恩，外收人望，雖向父

位亦特進封先代之裔敦學校之風徵召賢才文武畢集日昃臨朝每訪左右虛求讜議于時國富兵彊將圖進取之策使天假之年足使秦吳取食遠圖不遂議者實深惜之然其違趙道德之諫而行篡奪於始背婁太后之訓而殺濟南王於終輙許長廣王湛以傳位又復立其子百年以為太子遂使疑怨交積而百年卒斃於亂梃之下雖稱孝友是特非天之細行耳長廣王湛以孝昭介弟入嗣大統是為武成風度高爽文武之官俱盡誅力有足稱者然怨狎儇豎

委以朝權帷幄之間淫侈亡度李后嬪御縱欲侵陵既奪其身又殺其子未幾又困逼之俾幾抵二死焉此不可以人理斷矣使有湯武弔民伐罪自李氏載可也守文之師毋乃已後歟後主乘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輔之以中官隣之以聲色罕見朝臣不親政務酣歌鼓舞奏音度曲號無愁天子一日萬幾委諸匪人官由財進獄以賄成亂政害民不可殫書賦斂苛峻徭役頻仍人才與殫將藏潛竭一旦邊隙告急猶乃捐輦變姓脫身逃竄以危邦墜業付之幼主已從繫

擯遜之災而嫁滅亡之罪於他人操心如此天所不容也歿手於周理則然矣北齊之有國凡六傳僅二十有八年（起高祖天保元年庚午是為梁簡文帝大寶元年訖幼主承光元年丁酉是為陳宣帝太建九年）而併于後周時南朝陳宣帝太建之九年也北周起於宇文泰因元魏擾亂孝武西奔遂挾天子而令之披草萊立朝廷其為君為國也微矣然卒能取威定霸以弱為強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而又得蘇綽之奇才修一代之文物廼損益魏晉憲章古昔依周禮而建六官搜人才以為牧守作九命

以敘官爵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少有可稽者唯宇文氏耳（伊川語錄 [illegible]）然泰既弒孝武又黜廢帝迹其所為特亂臣賊子之所作視賀六渾有慚德焉史謂其功業如此能以善終吾誰欺欺天乎迹魏自孝武西奔以來宇文泰居西高歡居東辛勤百戰皆能致家為國是二人者其在當時亦有優劣乎曰是二人者皆一時之傑也狄[illegible]有挾其主令諸侯之志而其用兵又皆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者也然賀六渾為人朴質一時文物雖不逮周而其悔過事君之心實勝焉宇文黑獺為

人譎詐一時文物雖逐邁齊而其廢君弑主之罪皆貝
浮馬權其輕重而論之則高歡之用心或者其尚可
取耳不然高歡臨終之時猶拳拳於其君宇文垂死
之夕惟戀戀於其子二人之用心亦可知矣宇文覺
以沖齡嗣霸曾未幾時宇文護遽取魏鼎而授之是
為周閔帝立國之初權歸於護政出私門雖負剛強
之姿終蹈蕭墻之禍以此開基何以永世（護弑宇文覺）明
皇繼之厥鑒不遠懲前車之覆轍芟除而勦滅之宜
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旅大權猶總於護既不能翦
夷禍根而又資以兵柄虎而傅翼卒殞其軀（護弑明帝）哀
哉若夫推付托之公心恢宇文之洪業蓋亦足之為明
矣宇文護再行弑逆而魯國公邕踐祚是為武帝庵
謀深遠以家養正及誅護後始親政事聽覽不倦用
法嚴整臣下肅然天性明察布德立行皆欲度越前
人身衣布袍無金玉之飾錦繡纂組[illegible]禁斷後宮
嬪御不過十數勞謙接下恩惠忘疲專崇儒術老釋
兼絀以海內未康銳情閱習校兵訓武步行山谷履
涉艱苦皆人所不堪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人

死力以弱為強及入齊境雖殘傷苗稼者亦皆以軍
法從事數年之間克平齊土盛矣哉其有成功也齊
平之後撤宮室之華後省妃嬪之員斲雕琢之物悉
賜貧民信可謂善處勝矣而適嗣子之非才（宣帝）肆
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捶楚期於懲肅義方之訓豈
若是乎況以宣帝即位之初即肆凶虐季父至親一朝
殺之如幾大戮（殺齊王）從儉踰年恣情荒樂魚龍百戲
旁午殿內自是而後遊宴沉湎旬餘不出群臣奏事
委侍宦者五后並立紀綱蕩然得保首領已為幸矣
靜帝越自幼沖綴旒衰亂內外挾孫曹之詐威滿無
齊代之謀楊堅欲篡遂移神鼎嗚呼宇文黑獺（泰名）親
弑孝武黜辱廢帝把握魏政踰二十年至其子覺遂篡
取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覺毓）俱被弑戮未及三十載
楊（隋）遂奄有北國且盡宇文之裔俾無遺種而禍之
報亦宜畏夫後周之有國凡五傳二十有五年
（永定元年丁丑訖宣帝太建十三年辛丑）而隋取之焉時宣帝之太建十
三年也攷論南北立國之數自東晉而下在南朝者
歷二十年陳三十年宋與梁僅逾六十年在北朝者

宇文之周高氏之齊亦不過二三十年獨拓跋之魏
出乎北狄其都洛之久至近百年豈天理果私於夷
狄歟然則史以南北並稱其果無分於正閏歟昔者
先儒嘗斷之矣曰于時正閏相承乃在江左南北不
能相併則拓跋豈能免夷虜之譏誚體不然苻秦立
國幾吞天下之全而王猛臨終猶拳拳以正朔相承
為說猛豈無所見而自抑哉或曰以正朔屬江左信
矣而前輩述史皆欲自宋元嘉之後合元魏大武之
年而並書之其意果何謂歟曰魏自太武之後國勢

浸強與中國等而典章制度則又漸過之自王通諸
人已有欲誘而進之之意矣然柰何天無二日民無
二王夷夏大分豈容對立作史者不必立異第相述
司馬通鑑之書以南朝之正朔為正而以北朝之號
附注于此後焉然乎適取舍之平矣南北雖分隋興
楊堅卒取周人之國其後復克平南陳以一天下至
是南與北合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
合自晉元帝渡江都建康而中原悉為左衽之區至
是恰三百年而合於隋匪天意矣及隋復南北之間戰

爭相尋幾數百年而終定於此其氣數之遷變非可
及而然南朝起自東晉已崇道玄任放不修孔孟
之術已衣冠文物浸就頹毀至宋及齊代紛紛之主十幾七八
梁陳而降又崇尚釋教備國從夷則已有變夏為夷
之漸矣北朝雖自元魏如大武孝文文德武功雖
爭南北又求遺書祠孔子禁胡語胡服遂至宇文制
度典章儀刑古昔則已有用夏變夷之道矣今謂南北
之合在於隋文平陳之年君子遡其未混則南之決不能
併北非一朝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隋

隋之得國本自後周然猶據江左繼正統則實在開
皇平陳之後文帝以宇文氏外戚之親受周主托孤之
寄當授輔政不能匡主恤民乘時竊舉遂竊周鼎王
謙據巴蜀之險期月而平尉遲迥舉全齊之衆一戰
就殲亦其幸也于時江左未平南北未一帝奮其威
斷銳意伐陳賀若弼拔京口韓擒虎據豫州遂入建
鄴而陳亡矣開皇九年也隋既滅陳於是始得進承
正統自是而後方且躬節儉平徭賦每旦視朝日昃

□儉居處服飾務存儉約性雖吝財然至於賞賜有功亦所不靳乘輿四出路逢上表者必止輦親問分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民間疾苦無不留意遘關中飢每年遣左右視民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進者必流涕以示群臣深自痛責為之於微膳勤勞思政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士傳餐而食當是時倉廩富實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靺鞨林邑高昌女國之屬莫不稽顙稱臣來朝入貢可謂盛矣然帝素不學而又濟之以刻深之資是以專任小數而不悅

詩書廢除學校而禁毀佛像（毀盜佛道像）又任情殺戮以察為明甚者以讒言廢太子勇以小過殺秦王俊而父子之恩滅為獨孤所制（單騎出）走中夜不反（帝獨）繫詔（遲代帝大怒單騎入山谷二十餘里）而夫婦之道乖因喜於東宮付阿摩（煬帝小字）之而兄弟之倫亂殺李君才戮虞（慶）世則元勳宿將誅退略盡而君臣之義蕩然存者其慕國之初親如帝女亦非其所為（周宣皇后楊氏帝女然知父有逆）（隋意不平形於言詞王欲奪其志后不從乃止）至於不肯降志疑欲與演府之視天下奔首相類（□□□□□□□□）

誅（乃止）其後太子諸王陰謀擠陷視父兄如路人豈非梁武之諸子異世一轍也他年寢疾追東宮兵帖上臺宿衛盡出後宮獨留腹心入侍而大禍遂興身亦不保善乎前輩之論曰隋有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姦相奇偉與蕭道成同而亡國則有二焉一曰隋文以晉吏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妒忌治家如是而已矣煬帝弑君父而立當前星方升之日天下共棄不誅同時亂謐既彰覆亡可以踵致之後自以地廣三代威震八紘負其富强之資思逞無厭之欲小二帝三王之

規摹秦皇漢武之制度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衣冠以文其奸除諫臣以護其過荒淫無度法令滋章螻蟻人民泥沙金帛（上地泥沙金帛視如螻蟻人民）貪耗儲峙於王門柳城之外傾師徒於陰山遼左之遠宮洛陽渠通濟持楊越連朔方斬刈民力殺掠甚衆四海之人抑心愁上又猜忌群臣無所專任先朝元老落耆舊良或惡其訐直或忿其正識求其無形之罪加以刎頸之誅其餘俛首受戮者不可勝計政刑紊弛賄賂公行正言壅底道路側目隋氏之亂已潰裂而

不可收拾矣假而玄感倡黎陽之亂密又行雁門之圍加以師旅因之以飢饉於是相聚為盜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號帝王小則千百為群攻剽郡邑上下苟安交相蒙蔽自謂鼠偷狗盜不足為虞殺戮為嬉莫肯念亂於是李密竇建德蕭銑宇文化及王世充薛仁杲與夫武周梁師都之徒皆磨牙搖毒以相吞噬故皇輿往而不返而有江都之弒唐公李淵起兵入長安立代王侑而為帝當是時四海土崩群盜蜂起雖欲為隋庸可得乎迹其禍亂之源肆出殺亡之兆楊堅得國之初不越月間既殲其宗又戮其族使宇文氏灰飛烟滅蕩無遺類近代滅國之禍未有若是其烈者煬廣當父病革淫烝父妾行同烏獸曾不旋踵弒父殺兄（殺太子勇）禍出不測踰年之後一日而殺其猶子者七人屠戮之慘亦略相報晚年身死人手奁撤床簀以裹殯受禍之烈亦前代罕有諺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隋祚之不長未為不幸也隋之創業大抵與秦皇畧同而其再世亡國亦如之然秦皇焚書而五帝三王之迹未亡六經之學遂亡隋煬焚讖緯而秦漢魏晉以來讖記之學遂亡其利害之相反亦足有可深談者焉

隋之有國九三主三十有八年（起陳太建十三年辛丑訖代王侑義寧戊寅）唐取之而亡

唐

唐之興蓋以人厭隋亂高祖起兵太原初伐西河首斬佞臣慰撫居民以寬賑犯義擧所暨開者響應於是取霍邑克汾絳降馮翊守潼關徇渭北乘勝攻關遂克長安雖擁立代王之業已定於此自時厥後降李密於黎陽俘建德於河北禽世充於東都平武周於并州翦黑闥於山東夷蕭銑於江陵滅仁杲於涇水六年之間海內咸服其成功何其速哉蓋以太宗為之子也惜其舉事之初設詐問衆（謂使劉文靜詐為詔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為兵以動人心）殺人利己（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其與行不義殺不辜之氣象已大不同況昵裴寂之邪而受宮女聽劉文靜之說而臣突厥以此詒謀何以為訓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蓋高祖以此始也然其開國之初定律令置學校擢孫伏伽李素立輩又錄隋之子孫量才授任由魏晉以降

取為也寧其專國久長豈無自而然哉至世民殺太
子建成而立是為太宗龍鳳日表得之天生文武之
才高出近古書生一見而知其濟世安民李密潛窺
而識其真英主值隋衰亂方糾合同志誘說慈父
起兵晉陽遂殖洪業即位之初首用讎臣魏徵放出
宮女置弘文館令諫官隨宰臣入閤奏事命京官五
品以上更宿內省訪問得失因山東旱而蠲租賦觀
畿內旱蝗而抑祥瑞二年之內善政纍纍史不一書
譬如太陽方升山川草木不為之精彩然王政所

加何以遠過自是夙興晏寢旰忘疲夜急政寢
不安枕銳情經術收召名儒增廣學舍至千二百區
行鄉飲以厲風俗躬釋奠以崇文教封比干之墓賜
孝義之粟以勸忠孝親錄刺史之名以擬黜陟監縣
令之選以謹薦舉其於聽納也孫伏伽騎射之諫則
受之魏徵封禪之諫則受之張元素巡幸之諫則又
受之其於刑獄也謹三覆五覆之奏定失入失出之
罪其待群下也雖神采英毅而見人奏事必假以詞
色戒秦皇之燔書恐其俗也懲漢武之私藏恐其後

也著制度綱紀燦然畢舉如建府立衛則似鄉遂之
師口分世業則似井田之畫限官任才則欲如六卿
之率屬定律令格式除肉刑笞背則欲如五刑之禁
暴是以貞觀之治米斗三錢外戶不閉馬牛被野人
行數千里不齎糧突厥之頡利庭北海之濱悉
為州縣蠻夷君長帶刀宿衛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
餘百二十萬天下斷死罪者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
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一時君臣同心德
務刑措之善政杜如晦之斷李靖之謀文武出

入將相濟濟之敷奏詳明出納惟允之濟繁
治劇衆務畢集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王
珪激濁揚清疾惡好善岑文本之敦厚劉洎之堅正褚
良之鯁亮衆賢濟濟以共成有唐三百年之基下
至伎藝之事亦精絕過人如孫思邈之醫李淳
風曰才之陰陽袁天罡之相法後世亦罕能及之
嗚呼盛矣哉然惜其盈政之始首復浮屠沙汰
而政教乖志伐高麗遂死不忘而武事黷裴張蘊古
李君羨而刑獄濫仇田舍翁劉洎而君臣之好

不終上皇徙居大安略與尊奉之禮十年之間未嘗
置酒奉上書而父子之恩大簡寵泰殆將狐疑不決
至欲引刀自刺而社稷之本幾動又其大者則劫父
臣秀殺兄及弟滅其十子卒駭君親而奪其位他日
亂之婦（齊王元吉妃楊氏）納弟之生子（曹王明）使繼弟之
後又欲立以為妻焉（長孫皇后諫而止）
謂乃其瀆人倫可勝算哉（右范氏唐鑑致堂管見）昔伊川程
子嘗論之曰唐有天下數百年雖號治平然三綱不
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子孫世之子
孫皆不免君不君臣不臣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遲
有五代之亂後世以太宗為聖明之主不可法也（近思錄）
（又胡致堂）大哉斯言所以垂訓者深矣高宗當即位之
初與無忌遂良共政（唐鑑云永徽之政兩人維持之也可見當時付托得人）日
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已以聽故永徽之政
紀綱設張百姓安阜有貞觀之風考道裕之希
古而自責行已之不足取信觀胡人進戚而知所好
之不可不慎舉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范氏唐鑑）柰何
烝父之妾為妻竟忘聚麀之恥縱女后與政招衰亂

之嗟夫武后為唐家嬖孽自高宗擢天下不服
欲鉗以威乃修告訐之法為羅織之刑侯周來索（周興）
（上周興索元禮）來俊臣相繼引用深刻慘毒冤噬紳纓若狗豚然
（胡致堂）史朝廷之士駢首就誅雖狄仁傑魏元忠之賢亦
幾不免於是改旗幟易服色立宗廟而唐之社稷幾
而為周矣害忠良毒四海五王張柬之桓彥範輩
提禁兵誅二張中宗復辟武后屏黜而社稷復歸於
唐迹李氏興復之功狄仁傑實倡之張柬之特遂成
之梁公先武氏而殁雖未及如志而臨終已于柬居東
宮唐之正朔已復其幾兆可見矣（致堂管見）公身為
唐臣入相于周猶死于依以盛氏一姓猶竊議之
（雜錄）後之責備賢者無於斯而不足焉夫武后以一婦
人竊天下大號濫二十年而不至禍敗者無他由以
姚元崇狄仁傑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其任
賢之術不無可取焉耳（胡致堂論）然武后以太宗才人
自年十四入宮侍太宗左右十有三年太宗既崩年
幾三十（時年二十六歲）既已入寺削髮為尼又復乘間蠱惑
嗣位晉治求旋月水入寢發亂證已萌得志

之日恣行殘忍子嬰已生之女以傾陷王后毋勸殺已
生之子（弘殺太子弘次子賢）以儕于天位虎狼之暴尚不忍
食其子而后殺已生如飄狐兎略無靳色是而可忍
則骨醉二姬（王后蕭妃）幽廢嗣君誅戮宗儲戮害大臣夫
何難者逆其凶虐神人共憤千古腥聞實為天地非
常之妖孽焉故孫之翰作唐論范祖禹作唐鑑皆以
武后之列于本紀者為非而朱文公綱目之書亦於
武氏建年處丙行分注直書為周武氏某年而復大
書于其下云帝在某州其取春秋之義以為母后竊

亂之戒所以正帝統而黜僭亂者其意深矣善夫俞
犖有詩曰（典瑞號蘆溪詩）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
周紀凡例孰此容嗚呼歐陽氏其能逃此議乎中宗
始即位之初過寵后父（韋元貞）因大臣以諫猶有不適
語為母所廢流離艱苦困心衡慮凡十五年賴大宗
功德入人至深天下之心繫于後嗣故忠義之臣效
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及其正位昏懦之態又甚
於前追畏昔天日之盟忘今日氷霜之戒縱婦妻之
煽寵縱信妖女之挾權（安樂公主）姦慝日滋滔戮彰聞導

龍三思而武氏再得其志矣貶損譙王而廢太子亦不保
矣黨殺五王而功臣但怪禍矣不惟是也崇獎僧道
僧（慧範道士史崇恩加五品階）而長寧安樂公主開府（太平安樂開府置官）
屬而女謁盛行置員外官而政佐冗濫用斜封墨勅
而賄賂旁午發常用將斥宋璟尹思貞而忠言壅底
甚者御梨園僧廢池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召近
臣入閣（中宗晦服觀燈於市里）恣情極欲荒淫不厭紀綱
制度紛然無一條理是中宗歷數（憲宗）二十年憒憒無所
知耳故復位數載而狂惑如故雖有國猶非其國也

豈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歟（孫之翰論）迹中宗之一
身始為母所廢終為妻所殺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
亦不傳豈天厭其德而絕之耶抑彼自絕于天云耳
睿宗亦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足稱者然能
任姚宋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罷斜封官廢崇
恩廟紀綱修飭當時翕然以為復見貞觀之風未幾
天文示變遂以大位付之於子（玄宗）實大公之心安社
稷之計也柰何惑於一妹明斷不足雖傳位而不授
之以政自稱太上皇而斷大事卒釀[illegible]之[illegible]使

奸人黨附幾成逆謀惜哉自高宗至中宗數十年間
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祀明皇以臨淄王舉兵誅
韋氏平禍難親歷其事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開
元之初勵精政事好賢樂善禁女樂而黜宮嬪飲宴
于而敦骨肉（唐書）欲杜近習則黜前朝寵倖之臣欲
禁奢靡則焚珠玉錦繡之玩欲整軍容則有講武新
豐之行省侍讀官罷員外檢校冗員復史官對仗奏
事選名臣為刺史禁酷吏之子孫毀集仙殿名抑祥
瑞奏請（細目）載在史冊善政屢書當是時姚崇應變以

成天下之務宋璟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張嘉貞尚忠
張九齡尚直蘇元紘尚儉各隨其長以贊成治功（唐史）
以至張守珪破奚契丹薛訥擁旄仗戈所指則勝王晙降將宇文
融楊慎矜韋堅所致則兩渠流錢穀豢馬則燕捷在監
中賦則異寶在織以（石發揮文）一時人才隨所施使
不如意是以二十餘年之間四夷賓服衣食富足西
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疋亦如之海內富安
行者萬里不持尺兵是歲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
八人幾致刑措號稱太平天寶以降志欲既滿侈心

乃生忠言漸疎諛說並進昔也圖無逸今也圖山水
昔也焚錦繡今也供織繡昔也天樞石臺之室毀今
也金仙玉真之役興昔也戒縣令愛民今也賜百官
遊賞愛妃子而飲鴆以為北寵胡雛而養虎以為玩寵
其所可愛忘其所可戒癱疽結於心腹而不悟豺狼
遊於藩籬而不知一旦勢闌逆去兵起邊陽腥羶污
于伊洛流血染於河潼乘輿播遷生民塗炭使數百
年間干戈爛熳而不息何哉（司馬公論）良以三子無罪一日
殺之（殺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父子之恩乖十年子婦一朝奪

之（妃乙亥周為壽王妃酉為貴妃）而夫婦之倫亂寵張九齡相李林
甫殺周子諒而君臣之義缺此三者人道之大綱也
王綱絕矣其能有天下乎至於久任邊將而貽唐世
藩鎮之禍用高力士而貽唐世宦官之禍開兩[illegible]
迄以亡唐益可嘆矣自盲胡（胡祿山）反嬖王環（貴妃）伏誅
車駕西奔遂留嗣君討賊肅宗收兵靈武反旆而東
號令嚴明方句浹而軍徒雲合旋師右輔期月而關隴
盡平收能興復兩都不失舊物（細目）然帝以國之元子
受命為[illegible]父子君臣之義所當盡心奈何見利而動

不顧其親擁兵平涼逗遛不進繞至靈武遂自稱帝
遂成六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之叛君也哉彭原之
役當軍旅繼急之中與良娣博奕至刻乾木為子不
欲聲聞于外當此之時君父何賴也向使平原之固
無光弼之蕃整河東之役無子儀之摧偽睢陽之守
無常山之扼衝要香積之陣無嗣業懷恩之力戰新
店之遇無官軍回紇之夾擊諫枯骨謀取范陽勸
帥廣平無李泌之奇策則河北必非唐有而兩京未
易復縣是以知唐室再造非帝之功諸將之功也

故先儒論帝宜以乘危篡國目之二程語錄曰肅宗分明是篡
也宜矣于時紀綱不立一切以姑息從事節度廢置
國之大柄而帝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不問賢
否惟所欲與即以畀之遂使節度廢立盡由軍士又
任用小人不得制之之術李輔國乃東宮皂隸早預
軍謀委之以政授之以兵寵過而驕不能復遏遂殺
建寧遷上皇錮制天子濁亂國政致使上皇以憂崩
帝以驕之而張后受戕於其手不數月間父子祖孫相
繼而亡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弟下不保其妻子近小

人之禍其烈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代宗以嫡
亂離老於軍旅即位之始餘妖未殄適能仗郭李之
精忠湛諸將之戮力翦除凶醜克復京師遂得叛黨革
心效順授首大河南北復為唐臣厥功懋矣至於罪
已以傷僕固徹樂而悼神功懲縉紳之奸回重裘縮
之儒雅修己以穰星變側身以謝咎譴凡此皆帝王
之懿美而帝悉能行之有足稱者然帝性仁而不武委
任太過而剛斷不足遂使太阿之柄倒移於下而不
自知宦者程元振擅權蔽寇幾亡社稷僅削官爵放

歸田里魚朝恩相繼用事兼押刑獄初為觀軍容使
總禁兵之權未幾又俾之判國子監事是舉天下之
大文武之柄皆一宦人專之則唐室之無人可知矣是
宜視天子如委裘陵辱相如奴虜來瑱入朝遭讒賜死
李光弼憤懣至殞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壟
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至勳臣轉為叛逆嘗觀代宗
之世紀綱不存而政刑紊亂回紇使者至於犯朱雀
門魏博田承嗣反叛已彰發詞屢赦其受欺侮
之十一年而忍之而當時之所加意者不過置

百高座講仁王經作道場出宮人名
褒贈亡僧贈胡僧不空以開府紛紛謬政載在史册唐室大
壞實基於此是以司馬公論肅代二帝以為此兩君
者明不足以燭理武不足以決疑向微郭子儀之忠
李光弼之智因僕固懷恩以困回紇之衆則天下已
非唐有意謂是夫德宗初立頗振紀綱號精思治攬
覽萬機知天下厭代宗之政乃剗除煩苛蹤迹底滯
從貢獻罷榷酒抑祥瑞縱馴象出宮女三百人減常
貢錦千疋服翫數百事諸財賦皆歸左藏不期月間

史論　卅九

奕政迭出是以四海之內聞風聳慄以為不世出之
主淄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天子出矣吾屬猶反
乎奈是而行正觀開元亦不是過未幾群臣相補而
相爾已復榷酒矣括富商錢矣又借增稅錢矣又行
間架除陌錢之法矣苛政日增根本日削遂使愁嘆連
甍行路疾蹙欲平盜賊盜賊愈多欲抑藩鎮藩鎮愈
強已而李正己以淄青叛田悅以魏博叛梁崇義以
襄陽叛李希烈以淮西則又叛李惟岳以成德朱滔以
汜陽則又叛賊並稱號行僭居然帝號峻於誅求疲

民窮於誅求困敝故姚令言以涇卒數千竊發一呼奔奉
盜賊僭號德宗奔奉天困於山南幾至大廈危不容喘而帝
未之知也方且謂播遷為天命謂待人為推誠謂諫
官論事為沽直謂群臣不可倚仗謂衛兵為護短
謂姜公輔為賣直謂蕭復為輕己猶忘百端強明自
任贄以興元一赦雖痛自克責而大勢棄離苦言何
補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忠臣義
勞否運漸昌晚節悔過省非雖決意於楊炎之擯斥
而容其受欺猶不覺盧杞之奸邪用延賞之私忿竟

史論　四十

奪晟之兵符取延齡之姦欺斷贄之相信於是陸
贄以直言左遷方鎮以跋扈進將帥以賄遷以柔從擢
諸侯藩鎮以苛斂給居補闕屬纔以進奉陞外郎甚
審諸茂宗以繚繞尚書德興以諫官杖流竇參
仙鳴以刑餘典軍用舍既差政事益紊瑣疑之縛
山宮中之用如土珠珠榷茶之法置欠負之庫宮
市之使月進日進利孔百出是以終帝之世朝廷
弱而方鎮益強人謂建中之亂雖由盧杞而論嚴以
不以咎杞而以咎帝者豈無謂哉嘆是以治世

論之曰德宗紕政最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
曰委政宦者三曰聚斂貨財唐之亡卒坐是三者其
確論歟順宗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不幸寢
疾踐祚姦邪肆志近習弄權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
稷得為賢矣憲宗即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正觀開
元故事慨慕不能釋卷欲庶幾二祖之治每延英與
宰相議政率漏下五六刻方退常與李絳諸諫時事
言無不酬或宰論諍輒加詰責又以循默罷鄭絪以
忠直相李藩以逢迎斥李吉甫以無所可否黜權德輿
好惡如此似亦可謂正矣[illegible]自貞元十年以後朝
廷威福日削方鎮浸横天下之為節度者十有五縣
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而已帝慨然發憤志平僭亂
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師老財匱異論輻湊而不為之
疑盜發都邑屠害元臣而不為之惧果能翦除亂階
削平猾逆擒劉闢於劒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
於潞襄服王承宗於鎮冀誅李師道淄青五世之襲
平吳元濟淮西三世之叛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狼
狽鼠拱納貢效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復除唐
之威令幾於復振矣及世難漸平後樂一生姦人皇
甫鎛以聚斂佞媚得幸裴度極諫帝靳不納會鎛以
內庫朽物給軍將士怨怒度以為言鎛遂引其所履
靴曰此亦內庫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此乃
奴僕小人所為窮猥卑賤之態尚可以具乘大臣之
位哉憲宗寵奴僕之人至俾位居宰輔卻忠臣之諫
止於罷其相位何昏蔽之極也度既罷去鎛方恣權
憲宗自謂天下無虞驕縱彌甚以宦者為館驛使以
柳泌為州刺史修鍊德之形泌能若之泌亡尉何今
卉受其萬緒之獻[illegible]而帝之志於是益荒矣未幾金
丹之藥方試而陳弘志之謀遂行此無他憲宗中智
之姿可上可下之主也世難則能用忠良時平則尋
悅邪佞用忠良者欲以成己之事也故能平天下悅
邪佞者欲以成己之欲也故亦能殺其身孫之翰唐史論史
稱帝剛明果斷帝或有之亦不過初年討蔡之事耳
若夫不屈於欲之謂剛不昏於物之謂明憲宗之為
君正坐乏此此所以貪聚斂而近小人迎佛骨而拒
忠諫而謂剛明者如是哉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

憲宗其崩焉陳弘志弒逆於左右宦人梁守謙等以太子即位是為穆宗踐祚之時年幾三十身處大喪柩方在殯不能明詔公卿推擧罪人遂使群臣釋服開大宴浚魚藻池華清宮縱情棄禮遊戲亡度是若嘗駭于初無知者遂使柙中之虎復縱於原野於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唐鑑而帝亦不旋踵而即世焉周公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亦罔或克壽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穆宗敬宗之謂歟唐鑑穆宗幾對之年六十乃能聽帝學而

李紳宣慰李渤而擢劉栖楚納李程而罷營發感李逢吉而釋崔發賞韋處厚之諫而賜錦綵聞搖甚之諷而宥李漢覽吳丁之奏而禁獎優受冊承之處而優答詔從北門之奏而寬益移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船費沮逢吉所引而伸李紳采言者所陳而禮裴度知洛陽荒圮而罷東巡凡此十餘條皆敬宗兩年所行贈若忠賢於輔迫亦庶幾漢昭之比孫甫唐論方之德宗拒諫豈不優哉失在於幼少之時不親師傅化為奢侈以蕩佚德是以嗣位之初前及朞月忘哀宴樂

昔幸中和殿擊毬私有見怒進狎比群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八關十六子交相附麗朝政濁亂滅燭之變自貽伊戚唐鑑及蘇佐明既弒敬宗於是宦人王守澄復迎江王涵而立之是為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承父兄奢侈之餘閹寺挾權之際而銳以治易亂太和之初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制舉我宮者衣羅穀禁獻奇巧織纖罷三四年間自藩鎮紛擾之外凡前人宦官女子奢欲聚斂神仙浮屠之蠹織悉無有可謂賢矣初在藩時好讀貞觀政要每見太

宗孜孜治道有意於茲即位之後延英對群臣率漏下十一刻嘗歎曰我思正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故復日視朝帝曰朕欲與卿等每日相見其輟朝放朝用雙日可也尤勤政理凡選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當時政治修飭中外相賀以為太平可冀然其仁而少斷委靡不立議者以此少之帝嘗以累世變起禁闈尤側目於中官志欲除之而任用非人不得其術以宋申錫之賢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以李石之剛正為宦人所嫉而身幾不免況李

謂訓注汲援小人欲以一朝詭詐之謀翦累世膠固
之患（訓注之論）方仲冬嚴寒之際詐甘露下降之時而訓
注等顧欲以此欺人不知為謀疎繆手足俱露（孫甫論）
卒至喋血禁塗積尸省地公卿大臣牢戶騈死連頸
捐戮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可嘆也夫
迹文宗恭儉之德比迹漢文而被禍若此何也曰不
然人主盡君人之道則恭儉為全德人主無君人之
道則恭儉為一節文宗之君道其所失者多矣雖小
善何益乎文宗既崩仇士良廢太子成美而以

大弟潁王踐祚是為武宗雄謀獨斷能振已衰之威
權時值王室微弱澤潞阻兵不惑群言獨任德裕故能
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亂略底平紀律再張
故德裕功業卒為晚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
者然帝惑於左道之言而信清虛之教躬受法籙
（於趙歸真）築望仙觀（於宮中）立崇玄館學士（以道士劉玄靖為之）荒唐
繆悠何以立教雖除去浮屠之說其敝然要非真見
不惑特好惡不同耳尚奚論哉武宗疾革宦者馬元
贄立光王（忱）是為宣宗少歷艱難長而

知人之情偽靡不周知（范祖禹）崇節儉以恤人隱謹法
令以肅臣工恩厚宗室禮隆宰相微行以察取士得
人親手以讀大臣章疏（胡寅論）故大中之時百吏奉
法政治不濫幾十五年訖于唐亡者老思詠謂之小
太宗嘗不云乎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若
宣宗者可謂賢君矣（范祖禹論）然帝知人之小節而不知
大體（孫甫論）唐名為納諫愛言而性實猜刻名為吝惜爵
賞而人多僥倖名為精於聽斷而以察為明無復仁
恩之意（胡寅論）外則偏任大臣（令狐綯）繼子（綯）敗亂朝政

內則專倚宦者把握兵柄操制國命及其大者懿安
太后（郭氏）帝嫡母也不能盡禮事之反致暴崩為世所
駭禮敬文武四君帝皆北面事之一旦議欲出其廟主
而無忌憚晚年寵愛次子不定嗣位及其疾寢諸乃
曰若立太子便是閒人其昧君人之大体甚矣（孫甫綱目論）
自是逆氣相乘禍亂交作日食見於正旦大水徧於
數路（河南北及淮南）未年數月之內叛將迭起四月嶺南軍
亂五月湖南軍亂六月江西軍亂七月宣城軍亂（綱目）
自是盜賊滋熾迄於唐亡然則天治之應果何如哉

懿宗纔本中庸流於近習所親者非伶官所昵者悉內
以蠱惑之後言亂驕淫之方寸欲無忿怒得乎及懿
結纜販姦生戍卒五嶺憚輸渠海動搖使於是將僑
任忠賢尚堪濟難而草保衛路嚴之徒並處相位納
賄崇私專權亂政大臣忠諫斥逐誅刑戮無辜恣
行喪斥二凶當權中外側目賢人在下憤志不伸是
以干戈蔽野窮歲彌年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相聚為
盜蝟毛而起彗星告變天戒昭昭帝不惟寡不知悟
而反宣示中外稱以為祥綱目方且剝軍賦而飾伽藍

困民財而修淨業今年幸安國寺十二年辛卯明年迎佛
骨於京師十四年癸巳未幾而帝遂晏駕當是時天道人
事良可嘆夫僖宗以童孺之年為宦人劉行深韓文
約所立政在內臣初無遠謀荒於聲色毬獵是縱其欲
則政事一以付之固無怪矣一時宰相王鐸崔彥昭雖有
浮譽然非雄才鄭畋為政偶合事機盧攜盜國輒相
排沮巢寇本區區負販乘飢鳳翔曾何足以謀大亂
正由王室衰微盜由誤計高駢宋威爭功玩寇不五
六年間攻破州郡幾半天下渡江渡淮如蹈無人之

境遂致陷兩都宗廟焚燬將相狼狽不出天子播遷大
昭宗乘輿播遷投身無所時事浸淫天星示變武夫流
如織或大如杯椀自己丑夜至于丁酉經旬乃止其
為譴異抑又甚矣僖宗既崩宦人楊復恭立皇弟壽
王傑嗣位是為昭宗天姿明儁嘗以前朝威令不伸
朝廷日卑銳然有恢復先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
豪踐祚之始中外訢訢焉然當其時姦臣擅權藩鎮
跋扈天下之勢瓜分蟠結而不可解一時大臣竭忠
赫難僅有杜讓能一人其他莫不要結藩鎮以固權

寵雖孔緯張濬亦亂作為而宦者楊復恭之徒方且
恃功驕恣自號為定策國老斥其主為門生疾威嘗
言不可救藥嗚呼漢之將亡天子呼宦官為父母唐
之將亡宦官目天子為門生時事如此可勝嘆哉故
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不平之志中則復
報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闕庭
矢及御衣漂泊孤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
猶日退縮如燕之何見召朱溫以討之遂在圍城歲饉
宮最衛膳不足於供備王侯斃踣於飢寒至不得已

遣使持容諸告難於四方而遂近諸鎮曾不聞一人倜然赴難者則是舉四海之大皆不復有唐之天下矣事勢至此死餘土崩悲夫衰亂之時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徧於衆區藩鎮擁於城闕漂泊幽辱寄命諸侯公詞論當是時以寵綏與人而不以為不可勸進賊庭而不以為羞以楊復恭為人恭謹觀其始入相之時對其子有不幸之語及持國寶授賊則駭其子有勸止之言喪厥良心非就六臣之列孫德昭等迹當時群臣之所為非特有愧於前世之清議視天下之孫侯泰亦愧死入地矣涉府閒啓宗時有孫德昭禮拜嗣謁僕亦殺下拜盜蕃禮號孫僕奏未為漢佐有吉令推勸觀奔稱復接至兒敢上乃溫也即號乎不肯拜朱溫怒乃殺之唐室之亡宜哉唐之有國凡二十有一世百一百一稀百和勘九十年而亡起高祖即位戊寅凡四甲子又四十年近天祐四年丁卯而亡唐有天下雖歷二十君然為子所逼奪者三焉為婦所為者三焉為賊所篡者五焉為妻所弒者一焉為臣所立者七焉為所弒者三焉為所廢者一焉為方士所敗者七焉為強臣所殺者二焉不為小人所惑者僅得一二而無全德者矣其治效亦亞於兩漢而賢君如是之少何也蘇轍曰昔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偪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始也納君之妻高宗其後納父之妾者有之高宗始也亂弟之婦太宗其後亂子之婦者有之玄宗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唐鑑前輩有云唐源流於夷狄故其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語類良以是去致論三代而下漢四百年唐三百年享國最為長久其間治勢亦可得而聞乎曰漢大綱正唐萬目舉伊川其治具皆不無可觀然漢治雜霸唐治雜夷精義說齋其治體之庬駁視三代懸絕矣自唐之亡其遺酷餘烈更五代五十餘年至於天下分裂大敗極亂而後止當是時社稷安危懸卒伍朝廷輕重視藩方鄭少梅論天下紛紛擾攘不已人生斯時亦可謂甚不幸焉

五代

五代始於梁梁始於朱溫溫本碭山一民為黃巢賊黨乃歷來降王鐸為都統遂授以節鉞不四

立功朝廷又與宣武節度使通而驕貪之心求歆志欲侈陵遂行篡弑若其所爲直臣盗耳篡國之後荆虐不悛賊殺無辜不念聚斂之恥（延乂友文友珪）成友珪之禍（友珪弑立不安）未及七年其子屠之如机上肉殆與祿山無異回視前日殺迫之慘天之報之豈爾其旅可畏也夫夫均王（瑱三子溫）誅友珪而嗣立以義討賊成功固宜然梁之稔禍非一朝夕天將廢之誰能興之况均王昏懦之主才不逮人寵任趙張擯棄敬李賣官鬻獄貨賂公行政事不脩威權日縱唐莫一麾

宗廟遂滅是非李弱子（新作）用兵之善乃梁之自不善耳夫朱三起自降盜遂旋小人負乘貪欲無厭闘迫天子害朝臣（殺裴樞等）殺太后（何后）勸諸王（德王等九人）弑二帝（昭宗哀帝）移社稷述其罪虐罄南山之竹有不足書者王莽以來一人而已而凶殘淫穢抑又甚焉此雖以魯桓鄭厲斷爲惡亦篡也若置於唐亡之後自當系遏去其國號一如王莽亦正其篡弑之惡亦庶幾稍快於人心甚而乃泛引春秋之義書而君之謂春秋於大惡不赤絕嗚呼似春秋於大惡果不誅絶

則是有心於存惡也爲春秋而存惡孔子何人哉梁之僭國凡二主一十七年而唐莊宗滅之（起丁卯終癸未）翔宗之興唐本於李克用克用雖沙陀微種奄有河東巢寇之平功爲諸將第一上源之變訴于朝廷而不獲仲遂與賊梁治兵相攻積年不備然忠於爵列爲唐純臣每有除吏恥行梁制必表聞朝廷觀其答蜀王書曰誓此一生靡敢失節此其忠義上通于天賢於一時方伯遠矣故先儒稱其得人臣之體（孫甫唐史論）○唐述其忠義功烈爲唐末第一流（人物）蓋以此也作史君子於

賊梁篡唐之後每克用與梁戰必特書唐晉王克用云云亦庶幾可以明克用素志矣今乃不然於賊梁則進之以帝號而不疑於唐純臣則斥之以入寇而不恤冠履倒置邪正悖戾其何以爲訓哉莊宗以弱年嗣伯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盡命願指如意遂服真定并山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梁寇殄滅當是時諸侯陸梁跋扈者皆駭愕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衍恃其險遠辭禮踞慢偏師西指而劍閣不守觀其所爲

可謂壯矣惜其滅梁之後氣驕志小矜功自喜用宦者為監軍以伶人為刺史(陳俊儲德源)○悅莊敬之輩任亡國之人(以故蜀樂王衍為刺史)貪民錢治遊獵(甲申獵於伊闕乙酉獵於白沙)采民女(納于後宮)借二稅(預借河南夏秋稅)○造搆橫殺勳臣史不絕書暱性酷好伶優縱其出入狎侮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吐氣至有反相結托以希覬恩賞者李天下之號被襟當之至於批頰而不恥此乃小人下流之態豈可以負乘南面之上哉弑於門高(從謙姓郭名也)焚以樂器蓋其自取作史者於其被弑也以伶人郭從謙[illegible]而出之所以為後世鑒戒也昭昭矣夫晉王克用艱難經營天下沒身猶為唐臣亞子自立亦已數年三矢告廟志願成畢其不改父志誠可尚者莊宗果能繼父之志有忠唐之心則勒除叛寇復唐社稷立其後裔此上策也縱不能然則俟賊梁既滅正其罪然後播告天下稱尊御事以紹唐統雖曰不正亦庶幾有以自別於一時紛紛盜賊之徒者矣今乃棄張承業之忠言聽吳蜀之佞說不待滅梁已即帝位而其之為治不終致無以異於一時之僭取者焉此

其欲速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居位二年身死國滅其有故矣嗣源本夷狄之人為莊宗養子初無黃屋之心遭時之亂遂得國是為明宗自此以來主天下者又一氏姓也而克用亞子裔至此已絕作史者於此宜書曰莊宗之唐亡然後別嗣源姓系表而著之斯實錄矣觀其治政之初斬孔謙而去苛法誅宦寺而委宰相令百官以行轉對選文學以共政事命諸道以均民田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歲寧旱暵已而暴露禱無得掃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與宰臣馮道等言米穀賤民無疾則欣然曰吾與公等作好事以答上天誅贓吏以示黨民之戒獎孫岳以化清廉之風而又遠女色而減後宮之員[illegible]懲閹寺而損宦者之數(留三十人)念民力而免逋負之錢(免逋負者百萬)○絕音樂之好而裁伶優薄口體之奉而省苑囿戒田獵之為民害而縱鷹犬悉究貢之費而罷有名無益之役恤民力於轉輸而造諸軍就食近繳戒橫斂斥私獻而抑牧守進奉斷因淖公見之失刑減膳十日以訓南究仍戒諸道以謹決遣[illegible]

呂正五代史頭 歐陽史去之○此數者王者之事也而英明雄達如漢
武帝唐太宗猶不能之明宗夷狄之人且目不知書
而其所為暗合古訓有如此者其賢蓋可尚矣作史
者不惟不能表其實且或從而芟去之很以為五代
之君豈非闕歟[illegible]是以夜在宮中焚香祝天願蚤
生聖人為生民主其精誠所發感通天地在位八年
有年之書兩見于册為近世罕有民生斯時蓋亦幸
而休息焉彼前輩稱其為人純質[illegible]性不猜忌[illegible]
公奏甚頗多[illegible]蓋以此夫惜其以戮殺從[illegible]

[illegible]而無父子之恩以誣殺重誨而無君臣之義
年幾七十諱言儲嗣眷戀把握不肯去卒致從榮
稱兵驚亂宮闈父子祖孫一日而絕[illegible]
肉未寒家國俱破雖曰輔相非人亦不學所致夫潞
王本王氏為明宗之養子僥倖以奪人之國蓋至是
而國姓三變焉方其入洛許軍士以入宮宜賞及其
至洛府庫揫然金帛不贏三萬緡乃措刻聚斂括民
財而給之民心怨嗟思亂者衆其始也戕民以買國
其終也民散而國亦從之矣使其末年無石[illegible]

危吾恐反覆弒逆之人[illegible]
廢其主[illegible]亦不能久有國於天地間也而況
李敬塘之節度殺敬塘之子弟[illegible]
其[illegible]以自促其亡也執唐之為國凡四主三姓十
四年[illegible]而晉取之焉晉與於石敬塘以
前朝禁臠之親地勢重迫於猜嫌請兵於契丹賂
之以土地而取人之國迹其以中國之君而屈身於夷狄
玩好珍異勞午道途小不如意譴責繼之當時朝野
莫不痛心而敬塘事之殊無赧色夫以古人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得天下猶不為而況附夷狄以伐中國又從
而取之者乎作史者書晉於契丹之事則曰晉上尊
號於契丹書契丹於晉之事則曰契丹加晉主尊號
所以著中國夷狄首足倒懸之極其惡契丹而賤敬
塘也甚矣[illegible]齊王捨[illegible]之忠謀信景延廣之狂
策內政不修而外挑強胡陽城一捷之後顧謂國
勢無虞驕奢荒[illegible]府[illegible]崇
飾後庭賞賜優伶多索無藝委任馮玉倚勢弄權賂
遺輻湊朝政日壞當是時水旱[illegible]如織之[illegible]今

年遣使括民穀明年遣使括民財迨夫契丹入寇境內臯臯猶訓應冤內排沮人心遂使哭聲振天殺氣蔽野其君束手就縛其臣計窮伏辜迹其人謀豈不哀哉夫以晉之立國絕滅三綱廢棄五常報叔母為妻而夫婦亂矣（左傳注淫季父之妻曰報）尊戎夷為父而父子亂矣為中國主臣于契丹而君臣亂矣三者既失中國已淪胥為夷不待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令百官行入閤禮而風聲氣習之變侵已非一日矣此蓋人道之大變中國之巨禍至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又罹其害焉詎容以常理斷哉（晉之立國二主）十一年（起天福元年丙申訖丙午）契丹滅之而漢興焉漢起於劉知遠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乘胡騎北還中原無主不動聲色據南面而君之蓋非幸禍而興適乘時而作也故一聞晉陽之稱帝而陝晉諸郡爭殺契丹使者遣使奉表稱欵之不暇中國之正氣藉是得以少延亦可謂幸矣然知遠素非掃除暴亂之才又無積行累仁之德僭然得之已無所憑藉而況其始入洛陽遣使者殺從益及大梁制盜賊贓無多少皆死所為若此其能久乎隱帝衝不君天下之務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自三叛既平日與嬖幸縱郭允明以諂媚而得幸王章以聚斂而幸財一二年間太白晝見日食月朔大風示變史不絕書而方且無故殺其大臣欲窮則搏自殞其軀父子相承四載而滅自古享國未有如此之促者也漢之立國凡二主四年而周取之焉（起丁未訖庚戌）周興於鄴威廢而弒其君（[illegible]）篡取大位得國之初損貢獻珍食碎後宮寶器治一官一事又立訴訟法定稅牛皮法罷營田務立租[illegible]又謁孔子祠躬拜其墓當此亂離之際尊[illegible]以淡否[illegible]王峻淡其卑帝有沈毅以守法度有李穀以[illegible]上雖享國日淺而施為有足稱者故先儒稱其為唐明周世之亞然蓋以此耳然帝既亡父身而甘心從夷而又假然自擬天位[illegible]之父母雖小人亦以殘傷為忍況帝既南面為君冒然自處無怍容則是豈歷之忠君一點人耳何以令天下眾庶乎觀帝將劉崇當自古豈有花頂天子則帝之自處亦甚明矣世宗以柴氏子入繼大統詭至此而周之國姓一變亦即

位之初慨然欲削平天下蓋念亂世而望治切責中
原之主也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之不行上陵下
僭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正軍法革五十年之弊政
遂能變弱為強因敗為功乘勝逐北至於太原歸而
簡兵整衆銳意進取於是南割江西克秦鳳北取三
關威武之聲震響夷夏慮憶機發策出入意表其伐南
唐問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啓穀疏以錦囊賞之坐
右英武之才可謂雄傑又勤於為治有司簿籍過目
不忘發姦擿伏聰明若神閒暇則召儒臣讀前史商

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群下有過輒面責之
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方且
與王處訥竇儼之徒修通禮正刑統其制度文為皆
可施之後世而又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都國王
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張美以私恩見
疎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叛獲誅馮道以失節
見棄此其好惡固不凡矣況當是時王朴儀佐之朴
雖出於五季紛擾之中然明敏多才非獨當世之務
通曉雖至陰陽律曆靡不究心所定欽天曆當時以

節有所考正雅樂記今行之不改其為帝畫平
邊之策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意以吳為易圖并為
強敵欲先取吳而後取并及我宋受命平定四方削
平僭偽皆若契券之合其君臣相得近世以來未
之有也是以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萬三百八
十六以佛像鑄錢寒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乃詔
頒圖法於天下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
下之田其規摹豈小小哉（通鑑五代史又云其志意元元）留
心邪本於五代十二君之中獨稱為最（[illegible]）

（世宗為最民者三而）濶運給耗屬倍輸也保任之錄防貪職也
冬役春罷恐妨農也立兩稅限知早征之為害也設
科取士知吏治之有方也併鄉置團者絕公皂之侵
漁也稍償不貲欲下沾實惠也親臨御苑以錄囚
徒恐獄多冤民也蓋自唐宣宗之後政不及民將百
年而後世宗出以人君之德行不忍人之政蓋幾與
持潤食曰連日之爽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
惟親冒矢石為百姓除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為
農夫織婦置諸殿庭以示勸農重本之意斯亦可謂

賢主矣獨惜其左右無[illegible]之臣以[illegible]心事業故於
人道之間亦未免多有慚焉者猶以為孝宗訓之婦
夭死家破豈主殃天下[illegible]而則[illegible]后而夫婦之
倫不正梁守禮為帝本生之父不能[illegible]致亦聽其姦
淫禮至使犯法殺人莫可誰問而父子之道有斷又
其用法大酷嚴君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illegible]極刑
竹奉璘以捕盜不獲而誅孟漢卿以監納取耗而誅
張順以隱落稅錢而誅此猶可也至[illegible]之捨田失實
康儼之橋道不謹符令先之袍襦不新侯益進之不

[illegible]使者命檢視覆苗孫延希之督修永福殿而役夫
有就瓦中啟飯者其罪皆不至死而往往加之極典
略無顧惜之意薛居正撰舊史而備載之以見其
不能不為盛德之累三數良可恨夫此所以區區
子纂承大統不足以當是天之眷命然其人徽猷自
隆已為天下所歸哉則其重為安得而不舉乎周之
為國凡三主[illegible]九年起辛亥訖己未而宋興然則五
代之君更十有三[illegible]曰昔者聞諸先儒
曰五代之君周世宗為上後明宗次之其餘無稍[illegible]

數可謂偽論矣或曰五代之間西方劉據其正統所
在若何曰作史者當有書法矣起自梁之丁卯訖於
周之己未止書甲子不具建年其意甚微矣然致五
代之世正如中夜晦冥豺山窮谷之間魑魅鴟鴞狐
狸鬼魅何物不有故有以盜賊而君天下者朱梁是
也有以夷人而君天下者後唐晉漢諸君是也有以
黥卒而君天下者周郭威是也有以丐養之子而君
天下者唐明宗潞王與周世宗是也其變之大者則
同姓之嗣戮於刀鋸殺戮而不恤盜賊夷人之[illegible]則

養為己子使紹大統而不顧中國之君已之所當北
面而委贄者則叛逆篡弑無所往而不為夷狄之主
中國之所當拒而絕之者則稱父稱君極其卑諂而
莫之恥首足倒懸冠履易置自有書契以來其禍敗
之酷滅亡之速未有甚於斯者也蓋否之窮剝之終
困之甚物之極而將反焉是以其間紛紛迭起跳梁
盜賊僭竊者非但一國吳楊行密之據盜統二
十八州自唐昭宗天復二年壬戌封吳王至晉高祖天福二
年丁酉凡四世三十六載而李昇取之[illegible]前蜀

[illegible]湖之藩成都統四十八州自唐昭宗天復三年癸
亥封王至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亡凡二世一十三載而
[illegible]宗取之（王建 王衍）楚馬殷之據潭州統州二十三自唐
昭宗乾寧三年（丙辰）為刺史至後周太祖廣順元年（辛亥）
為南唐所取後希崇又以楊州降于世宗凡六世五
十六年而亡（[illegible]）閩王審知之據
福州統州者五自唐昭乾寧四年為節度使至晉出
帝開運三年（丙午 即李景保大四年也）為李景所取後其將李仁
達以福州降於吳越凡六世五十年而亡（[illegible]）

（[illegible]）後蜀孟知祥之據成都統四十六州始於
後唐莊宗同光之三年（乙酉）二世（孟知祥 孟昶）四十年而王
師克之時宋太祖乾德之二年也南漢劉隱之據廣
州統四十七郡始於梁太祖開平之三年（己巳）凡五世
六十三年而王師平之時宋太祖開寶之四年也（辛未）
南唐李昪之據金陵統州三十五始於晉高祖天福
之二年也（丁酉）凡三世三十九年而王師滅之時宋太
祖之開寶八年也（乙亥）荊南高季興之據荊南統州者
三始於梁太祖開平之元年也（丁卯）凡五世（[illegible]）

[illegible]以宋太祖之乾德元年（[illegible]）
[illegible]吳越錢鏐之據杭州統州者十三始於唐昭宗
[illegible]之二年凡五世（錢鏐 錢元瓘 錢佐 錢倧 錢俶）八十四年以宋
[illegible]國之三載獻入于京師矣北漢劉崇之據太
原統州者十二實後周太祖廣順之元年也凡四世
二十九年以宋太宗興國之四載冬歸于京師矣百
年之間日數[illegible]衆[illegible]偏方下[illegible]名山
川隔絕風氣不通其自相驅除不過一兩國其他竊處
爭雄之輩至我宋龍興不二十年而天下定于一詩云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
露車書萬里舊山川於戲盛矣歷致帝王授受之次
倫論古今治亂之原盛衰相禪[illegible]相因具在全史
更僕未易竟也然天地之大經斯人之大倫中國夷
狄之大分為天下國家之大本大綱不外此矣後有
揚子雲則是書[illegible]不妨以覆醬瓿云

宋　　　廬陵劉發文　續著

太祖皇帝起匹儔迎介胄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雖由衆心推戴觀漢周世遠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此非人力耶觀其解藩鎮兵權總轄吏重法以塞禍亂之原州郡司牧下官幕職躬自引對勸農興學措罰薄斂與世休息迄於太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可謂規模宏遠矣太宗篤前人之烈成未集之勳決進納土錢氏入朝劉繼元之迹冠歸命闢疆於是并包四海混一六合于河汾之勝破旗裘之膽爲白池之捷挫夏人之氣中外寧謐偃武修文禮樂文章煥然可述其沉謀雄斷儉勤納諫襃恤刑崇德尚義遇災知懼過舉能悔是以民窮而不怨兵罷而能戢惜上負杜后遺訓太祖太宗事有可疑涪陵武功死有餘憾豈盡出太宗本心哉實趙普除黨之也雖遂後世之譏爲真宗守已成之業啟從諂易作七條以賜文武臣僚分三等以察官吏能否承平日久物阜民安任賢使能修舉澶淵却狄之後十

九年偃武修文惜誤信[illegible]輕聽王欽若之怪誕偽降天書貽笑萬方有虧聖德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賢俊滿朝忠言進用常服浣濯之衣不極膏粱之味親決疑獄歲活千人吏誥用刑終身不序吏治若婾惰而政無貪殘刑法似縱弛而獄皆平允國勢無變悴而不傷治體朝雖有小人而不勝善類君臣一德忠厚惻怛足稱仁君英宗濮安懿王之子以聰明仁孝之資膺曆數在躬之命耽玩經史不樂宴遊服食儉素悅服人心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溯宜處事詳刑出入審愼畏惜天命不謀神器弗終神宗雖勵精求治不事遊畋克儉克勤將有所爲然熙寧之政誤於王安石行青苗保甲保馬助役均輸之法黜老成排群議惡正直悅輕浮呂惠卿之徒朋邪黨輔毒害生民消耗國脈安與西北之兵安西畏師永樂敗績天下騷動肇靖康之禍亂惜哉哲宗以幼沖踐祚宣后臨朝召用司馬光呂公著援蘇轍竄蔡確章惇罷王安石新法元祐之政人稱女中堯舜宣后既崩章惇入用紹聖之號猖獗縱橫

假紹述以反前政[illegible]以圖興國事非
矣徽宗性資聰敏博藝羣書非若晉惠[illegible]之
暴亦無曹馬之篡其失國也特恃其私[illegible]用心
一偏疏斥正人昵比姦佞蔡京以猥瑣巧佞濟其驕奢
林靈素以怪誕[illegible]朱勔以[illegible]竭天
下民力君臣逸豫發[illegible]朝綱童貫用事[illegible]勤遠
略[illegible]速亂遂至亡國辱身[illegible]由玩物
喪志縱欲敗度而然[illegible]德者之
[illegible]諫之言[illegible]之政[illegible]可誅而不
誅宗[illegible]四件尤甚於
切然[illegible]漢晉古亡國
未有[illegible]之甚者[illegible]至是凡九帝共一百六十
七年是為北[illegible]二帝北狩徽宗第九子康
王即位南渡都于[illegible]是為高宗高宗恭儉仁厚以
之繼體守文則有[illegible]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
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中興恢復之業
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於汪
黃終制於秦檜殺趙鼎張浚而罪岳飛[illegible]
安忍恥息議後世非[illegible]以宗室秀王之子太祖
七世孫體大舜受堯之道述下武繼文之義置漢後
為堯[illegible]圖治用使開都督府其復中原洛遺黎
之志聰然可見惜無賢相佐助之以經營北方之議
專當時士大夫尊尚程氏之學善類多所引進[illegible]
呂氏四方南宗[illegible]北必問朱[illegible]安否值金世
宗賢明通好易表為[illegible]稱姪減去歲幣以休民
生人君[illegible]其[illegible]宗幼有令聞獨用儒
[illegible]天大統[illegible]
者不孝宮闈悍妒[illegible]成疾孝道有虧天
[illegible]以[illegible]于文初年以[illegible]之恩
[illegible]用[illegible]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府[illegible]不能自強[illegible]
行太祖十世孫為[illegible]東手[illegible]之役可
以[illegible]先世之[illegible]起[illegible]
[illegible]大中年[illegible]

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事靡定自即位黜安
石而尊周程表章朱呂不變士風興崇道學使後世
知理學足以復[illegible]治其功不少矣廟號曰理
宜哉度宗即位之日賈似道不學無術專權挾私夸
功結怨致天下[illegible]賈國召兵發師費財殫土日蹙帝
承大統[illegible]荒於酒色國事茫然蒙益盛矣
少帝除天[illegible]預權臣叛將望風迎降母后三宮辱
身俘虜[illegible]有陸秀夫張世傑竭盡率無計保全
敵襲撫[illegible]宋三百年養士之效於是為不爽也特

德祐二年少帝至上都[illegible]陳宜中陸秀夫張世傑
等共立益王為帝[illegible]端宗明年帝崩于
硇州陸秀夫立衛王為帝[illegible]崖山皆不久史鈇則
以少帝德祐而止自高宗[illegible]至是凡七帝一百五
十年是為南宋[illegible]太祖[illegible]至少帝德祐凡三百一
十七年與宋相為終始則有遼金為最強盛遼太祖
阿保機其先國於鮮卑號契丹曰大賀氏八子名八
[illegible]大人歲推一人為主有部國首[illegible]部
王後[illegible]

國儻帝既崩遂分律氏勇決推變預費兵機漢使韓
延徽有智謀任為國相教以建牙開府築城立市
十載而殂子德光立是為太宗天性孝謹石敬塘來
歸太宗親將伐唐廢立敬塘改國號曰遼制放中國
大舉伐晉滅晉而殂從子兀欲立為世宗荒于酒色
述律后發兵攻之幽閉母后國人不附會共漢擊周
過燕王述軋弒帝立母后是為穆宗遊戲酗酒嚴忌
少恩不理國事醉殺庖人被弒兀欲之子賢立為景
宗封燕熟今高勳秦王蕭守興魏王議朝事納守興

女為后帝感疾子隆緒立為聖宗大舉伐宋至澶州
與其宗議和納歲幣潟劇戒其子好背盟子宗真立
為興宗與宋仁宗通好不與兵衅十有四年而性佻
佻從與樂隊遊酒四寺觀尤重浮屠子弘基立為道
宗與宋神宗任王安石置將河北帝疑而遣使爭地
界鋪疾又戒興兵孫延禧立卽天祚帝刑賞僭濫好游
畋女真東北五國出名鷹曰海東青遼人歲求之女
真甚苦遼將貪求無厭女真酋長阿骨打起兵[illegible]
覩將大敗女真乘勝取五十四州阿骨打自稱大金

天輔四年破遼上京臨東京遼主奔雲中留燕王淳李處溫守燕淳死淳妻立蕭幹求與金合兵破燕傳國九世一百七十一年而亡（史畧注自梁均王貞明二丙子至宋徽宗宣和七年乙巳凡二百一十年而亡）金主武元名阿骨打父太師揚割仕遼以蕭解里餘衆叛女眞[illegible]部落承揚割當[illegible]之[illegible]延禧荒淫之際力農積[illegible]為[illegible]其遂蓄異謀逞其智力南攻北掠乘勢并州[illegible]燕[illegible]遼稱皇帝王姓完（本）顏氏（王氏也）漢名旻破遼之後南[illegible]宋[illegible]和楊樸[illegible]以燕京州郡歸宋粘罕難之曰海上盟不可忘也我死汝為之自是日以酒色為娛荒于國政六年而殂有子八人不立而立其弟太宗隆準龍顏素有謀計性慕殘忍抑服旁近制以兵威滅遼後氣勢愈盛虎視中原假以平州張瑴之叛渝盟啓釁遣兵伐宋一戰而陷汴京帝后妃嬪金寶圖書子女罄皿皆挈而北粘罕兀朮恃開國功縱恣難制居位拱默而已熙宗以武元嫡孫太宗鍾愛傳其孫亶晚益暴厲宗族大臣危懼不安相與結約伺間謀逆宋使宇文虛中佐其開科舉定官制皆不善終岐王亮性好讀書過目不忘延接文儒講論典禮慕江南衣冠文物遷都汴京以法馭下酷於用刑篡君殺母累年興兵自采石一敗憤悶而殂世宗衷寬仁大度歷事兩朝心厭干戈荼毒南北講和三十年兵刃寢弛戶口殷繁府庫充實北方稱小堯舜傳之章宗璟崇尚文儒講論經史事不自決信任大臣惜朝政移於內侍江淵趙宸妃裁決朝久宴遊不親國事鄭王叛於內邊釁開於外蒙古興兵國勢危矣世宗子衛王即位蒙古兵益盛奄有山東兩河頻年盜起京城戒嚴有紀石烈執中之變豈王珣以世宗長孫既親且賢允為宣宗遷馳兵革無有寧時太白經天災異迭見遭家多難歛憤而崩子義宗繼立於擾攘之際雖能親農尊賢尚德任賢然以十數州之地不能抗方張之師徙越蔡州計窮援絕力之不能支開閤自經傳國九世一百二十七年而亡（史畧注自宋徽宗重和元年戊戌至理宗端平元年甲午金亡）西夏古涼州李氏居之彝興晉西平王靜海軍節度使子光叡光叡子繼筠繼倖繼遷繼遷勇悍有謀叛宋太宗賜繼倖姓名趙保忠便圖繼遷久之繼遷降賜名

保吉兄弟變詐叛服不常真宗時繼遷子德明襲封
西平王仁宗時德明卒子元昊襲兇鷙猜忌通漢文
字常諫勿臣中國德明不允元昊後叛醜殺其母僭
稱大夏皇帝非諸羌十四州居興州依賀蘭山阻河
為固腰攘西邊後稱臣冊夏主名曩霄歲賜銀絹茶
綵元昊子諒祚諒祚子秉常累叛兵復和而納貢哲
宗時初叛而復和南渡後金兵隔絕無通交趾號南
平王又改安南五代末國主吴昌文受南漢爵靜海
節度使安南都護昌文卒其將吴處坪争立有丁部

領與子璉破處坪自領交州號萬勝王宋封交趾王
太宗時璉卒其弟璿桓廢璿稱交州晉後真宗封南平王
桓卒子龍鉞嗣弟龍廷弑之自立宋封之賜名至忠
至忠二弟明安明提争立其下李公蘊殺之自稱留
後入貢封王仁宗時子德政嗣儂智高反德政請助
征德政卒子日遵嗣神宗時日遵卒子乾德嗣王安
石出師征之大舉寇邊郭逵討之乾德降高宗時乾
德子陽煥立其後日祚日龍翰日昊旵皆父死子
[illegible]光在閩人陳京至國為婿得政暨子承繼改國

柯傳子威晃傳子日熙改名日烜臣于元氏大明來
[illegible]五年其賊臣黎季犛弒其主自稱皇帝乃命英國公
滅之撫安其衆丞變夷狄之汙風立為布政司高麗
居開州號開成府其主曰治稱賢王國俗尚儒釋官
制倣中國後其主曰徽享國三十八年仁恕賢明子
曰宣王運賢而明好文學內行修飭貢人市書潔府
焚香對之向宋猶篤好後因財金隔絕以樂浪為東
京百濟金川為西京統郡百一十八縣三百九十洲
島三千東西二千里南北千五百里体山為宮山曰

神嵩多茅峯火陶丸侍鵝綠水為險固泰夫宋初五
星聚奎篤生賢哲或調燮元氣以匡扶國家或得授
道統以維持綱常若韓琦富弼杜衍范仲淹文彥博
歐陽修司馬光呂公著諸公佐登台衡論道經邦共
成慶曆元祐之治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
呂祖謙張栻諸公身任儒宗傳道受業紹往聖開來
學其致雖殊大何天津啼鵑氣兆乖戾王安石以曲
學偏見得時得君狠愎利權變亂國法矯詐悖上陰
賊害物而章惇蔡卞蔡京蔡攸之徒黨附深動說排

忠臣躬蹈患難而宋南渡秦檜竊弄專權黜
賢誤國攻沮排擊善良掊陷學術禁錮宗知尊崇僞
邪引進奸類南使至此必問朱先生安否夫擅國以
幼沖之年政在外戚宦官不由已出而猶能聰明之
主乃惑志姦邪陷害良善何其謬哉亡國之禍自已
求之何辜於人東漢之亡猶幸以名節之遺風漸於
人人亂臣賊子盤桓希冀而不敢發者畏名義也宋
雖南遷亦幸道學之遺教化及夷狄少延國祚百五
十年善人君子有益國家如此可君子何負於國家

而曾當禍小人何嫌於君子而横當其禍之興小
人之禁小人之進君子之憂而不知當禍者乃國家
之禍甚君子者為小人之仇敵國家之治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國家之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之進
也難而退則易小人之進也易而退則難以是知君
子小人之進退實關夫國家之治亂也元氣盛衰之
驗可不深省之哉真宗耻契丹澶淵之盟心常怏怏
王欽若謀請封禪以誇夷狄謂封禪當得天瑞乃偽
造河圖洛書聖人以神道設教又請賄王旦上言曰

曰朕若言去冬夢神人言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
令承天門南角有帛緘如書蓋天所降也旦等稱賀
孫奭獨以為非改元大中祥符自是天書屢降迎至
宮觀安奉登泰山封禪作玉清昭應宮二千六百一
十區上又夢趙之始祖乃軒轅黃帝作景靈宮以奉
聖祖諸州置天慶觀祠孫奭石普請罷天下職役省錢
七十萬張詠言竭民財造宮乞斬丁謂徽宗在位日
久背驕奢好仙術賜方士王老志洞微先生王仔昔
通妙先生林靈素通真達靈先生靈素言天有九霄

神霄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子主南
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左元仙伯者蔡京是也
文華吏者王黼是也園苑寶籙盛章王革是也鄭居
蓋貫皆有其名而已即帝誥從下降佐帝君之治以劉
貴妃為九華玉真安妃立道學大學置內經道德經
博士列職士二員作上清寶籙宮冊帝為教主道君皇
帝加靈素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沖妙先
生妄言火龍神劍夜降內宮記天神臨降造帝誥天
書雲篆賜靈素禄中大夫出入詞引與諸王爭道扯

美衣玉食者二萬人作道史置道官道職有諸殿侍
晨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更佛號為大覺
金仙僧為德士寺院為宮觀追封莊周為微妙元通
真君列禦寇為致虛觀妙通真君配享玄元皇帝宣
和二年罷道學黜林靈素放歸初與道士王允誠共
為神怪之事後忌允誠輒已毒殺之益肆橫恣道遇
太子弗避太子入訴帝怒斥還故里尋安置楚州而
卒遂復佛寺僧尼而國事非矣兩宮俘虜九廟丘墟
委骨胡沙沉魂絕漠視神霄玉清為冥漠之鄉道君

皇帝反為昏德之稱於是其端邪說判然而明聖賢
大道修齊治平之效千萬年不可以廢嗚呼秦皇漢
武漢明梁武唐憲宋真徽皆聰明豁達英偉之君非
如秦二世晉惠帝之昏庸愚昧而惑於異端之說矧
中人以下之資鮮不為其愚弄蠱惑耶故列之史以
之終古自人君下至公卿大夫士庶人皆可以為鑒

元

太祖姓奇渥温氏名鐵木真蒙古部人也深沉有謀
略用兵如神任木華黎為將相先征西夏次取燕南

山東河北五十餘城班師于燕金人獻子女玉帛綵
克山西河南滅國六十以宋寧宗開禧二年丙寅即
位於斡難河在位二十二年崩于六盤山理宗紹定
二年也越二年太子立是為太宗太宗即位用耶律楚材
為相與宋合兵滅金全有中原輕徭薄賦德量寬弘
仁愛及物事無過舉刑必詳明國富民安刑平政理
俠廓先烈遠矣太宗崩后馬真氏臨朝五年定宗立
定宗為太宗長子宋淳祐六年丙午即位于和林都
母曰六皇后乃馬真氏在位三年而崩壽四十三后

海迷失抱子失烈門垂簾聽政諸王大臣不服憲宗
年立皇孫蒙哥是為憲宗憲宗乃太祖第四子拖雷
之長子以淳祐十一年辛亥即位于潤帖兀阿蘭之
地先後平大理安南高麗回鶻威震諸國斯至金域
秋毫無犯剛明沉毅沉斷寡言不樂宴遊服御儉素
后妃亦不踰制秋有家規裁抑權臣政必親決凡詔
旨皆自起草辭簡而行行必當理御臣下雖嚴而有
恩故人樂為之用宋開慶元年己未崩于釣魚山同
母弟忽必烈立是為世祖世祖以宋景定元年庚申

即位于開平以安童為相伯顔典兵許衡贊佐朝政劉秉忠為太保王鶚竇默姚樞掌詞翰建國號定朝儀行鈔法正律曆設官制修典禮混一區宇會同華夷德量寬弘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愛養黎元賑安恤饑惟恐不及五經陳紀用夏變夷度越前古在位三十五年而崩皇孫鐵木耳立是為成宗成宗乃裕宗真金第三子承世祖太平之業垂拱化成罷不急之征徭蘭州河清三日水旱免租役地震省刑賜高年帛罷白雲宗汰僧尼收僧租親行禘禮享天下

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不幸末年寢疾不能視朝國家政事內決於宮闈外決於大臣甚不至廢墜者去世祖未遠成憲有定也在位十有三年而崩皇姪懷寧王海山立是為武宗武宗乃順宗荅剌麻八剌之長子母曰興聖皇太后弘吉剌氏敦崇儒雅能尚遵宗加封孔子大成至[illegible]文宣王水旱賑恤獨免五年逋行用虛例換官鈔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糴粟遇凶歲減價[illegible]承富有之業慨然欲改法圖治然封爵[illegible]授之官衆錫賚之數隆泛

賞之恩溥然仁孝慈愛敬禮大臣足稱守成之主在位五年而崩同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立是為仁宗仁宗即位之初誅姦臣脫虎脫三寶奴以陞周程張邵司馬朱張呂許九儒從祀孔廟任李孟等為衛開設科舉罷白雲宗早出是從[illegible]晉已賑民天性仁孝恭儉慈祥敦禮崇文服御質素恬淡無欲不事遊畋事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室親戚恩禮有隆為治孜孜一遵世祖成憲在位九年而崩太子立是為英宗英宗名碩德八剌仁宗不豫憂形于色露禱上天祈以

身代服喪過哀敬禮儒臣聞善聽諫日食省己欲天勤民天性剛明彰善癉惡信賞必罰與丞相拜住以祖宗櫛風沐雨創業艱難君臣同心共保天爵然罪於誅殺姦臣也先帖木兒等畏罪遂搆大變丞相拜住同遇害云時至治四年癸亥八月遇弒南坡晉王也孫鐵木兒立是為泰定帝泰定帝乃顯宗甘麻剌長子裕宗之嫡孫也是年九月即位于龍居河明年甲子改元泰定即位之初首誅姦逆以復先讐開經筵進講說經書擇師傅訓迪王子修祠祀罷冗官汰

衛兵減冗馬節濫賞遣使巡行詢問民瘼賑荒蠲租省刑罷役敦崇儒雅彬彬文物確守成規風俗熙皞而天[redacted]不永年惜哉致和元年戊辰帝崩於上都以目立故文宗登極不為立嗣謚止稱為泰定帝文宗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初封懷王即位改元天曆即還使迎兄周王於漠北明年周王即位於和寧之北是為明宗明宗名和世㻋武宗長子初封周王鎮雲南泰定帝崩文宗旣立詔曰謹俟大兄之至故即位立文宗為皇太子天曆二年八月飲[illegible]物議紛紛之[illegible]暴崩于行在文宗復即皇帝位文宗天性仁孝度量恢弘崇尚儒流考索典禮開奎章閣以聚諸儒輯經世大典以成典章汰冗官罷土木禮樂文物彬彬可述天曆三年庚午改元至順三年壬申五月乙巳天鼓鳴于西北八月乙巳天鼓鳴于東北己酉帝崩在位五年鄜王懿璘質班即位鄜王乃明宗次子母乃[illegible]氏文宗崩後十月即位十一月遂崩年七歲廟號寧宗皇姪妥懽帖睦耳即位是為順帝順帝乃明宗長子寧宗之兄母罕祿魯氏命迎來嗣帝即位初政清明

敗崇儒雅天心上厭災異相仍赤子弄兵南北阻絕不思經國遠謨逞欲奇技淫巧寵信讒佞妄誅元勛腹心之疾甚於蠹螣委置宮庭脫身沙漠實關天運何辜於人帝以至順四年癸酉即位改為元統元年至三年乙亥改至元元年七年辛巳改至正元年至二十八年戊申八月

大明皇帝兵至京夜開建德門北去殂于應昌

大明皇帝以帝知順天命諡曰順帝元自太祖起宋寧宗開禧丙寅至此凡一百六十三年繼大統凡九十年

小學史斷下卷終

小學史斷二卷續集一卷附通鑑總論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南宮靖一撰靖一字仲靖自號坡山主人南昌人是書上起周平王下迄五代敘述史事而裒集宋儒論斷聯絡成文所採讀史管見說齋講義爲多通鑑及程朱語錄呂祖謙集次之至邵子之詩亦摘句綴入其他蘇洵父子之屬則寥寥數則而已知爲講學家也前有端平丙申自序其中持論最悖者如謂始皇當別爲後秦晉元帝當復姓牛氏皆祖胡寅之說不能糾正蓋其書全取舊文有如集句遇先儒之論則收之不敢有所異同故也續集一卷明廬陵晏彥文所編宋元二代之事附以遼金又附以西夏安南殊無義例其以宋之南渡爲道學之功宋之不能恢復由僞學之禁又以理宗能尊周程爲知復古帝王之治其大旨以道學之盛衰定帝王之優劣而一切國計民生皆視爲末務視靖一原書尤迂而寡當矣是書舊無刊本明嘉靖中嘉興府知府趙瀛文始爲授梓而以陽節潘榮通鑑總論附焉蓋鄉塾課蒙之本也

史學提要三卷

〔宋〕黄繼善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學提要》提要一卷

史學提要總目

卷之一

上古　三皇

五帝　三代

春秋戰國諸侯本末

卷之二

秦　項羽

西漢　王莽

東漢　三國

西晉　東晉

晉時五胡十六國

南北朝

卷之三

隋　唐

五代　五代割據諸國

宋

史學提要總目終

史學提要卷之一

上古

道鄉朱氏曰天地未判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混出於列子皆無為之名非初學所及今不取

天地未分，惟一氣耳。一氣渾沌，形如雞子。渾上聲沌上聲

此言天地未曾分判之時○不過是一團渾沌之形如一枝定數耶○混沌者言其清濁不分也

渾沌既判，兩儀奠位。陽清為天，陰濁為地。

渾沌之氣漸漸分判○分為天地謂之兩儀○陽氣輕清上而為天○陰氣重濁下而為地○奠定也上下自有定位也

人生其中，負陰抱陽。三才肇立，世號鴻荒。肇音兆

天地之氣交感合而成人以生於其中○人背負陰而抱陽○蓋為陽之人與天地相參而立謂之三才○肇者初也○三才初立之時未有紀載號為鴻荒之世○鴻者大也荒者無條理也

茹毛飲血，穴居野處。汙樽抔飲，蕢桴土鼓。茹上聲汙音蛙抔蒲侯切蕢與塊同桴音浮

茹食也其初未有火食但生茹鳥獸之毛而飲其血○未有宮室冬則居於穴夏則居於野○未有器用但鑿地為樽以手抔飲○蕢土塊也持土塊擊土地以為鼓

是謂上古，結繩而治。無書可傳，莫知世次。

上古之時只是如此○未有文字結繩為記以識政事○以前皆無文書可傳○世代皆不可考○三皇世譜雖有開天地者天下為八十萬人有天皇地皇人皇萬八千年又有五龍攝提有巢氏燧人氏之類皆不見於經不足信也

三皇

此據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世傳伏羲之後有女媧氏共工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世皆神農之後有帝承帝臨帝明帝直帝釐帝哀帝榆罔之為帝皆不見於六經

中古三皇，墳言大道。伏羲風姓，木德太昊。昊音浩亦作皞

中古之君有三皇○三皇之書名為三墳墳者大也謂其所言者大道也○伏羲又曰庖羲蛇身人首姓風建都於陳○其代

伏羲以木德王天下又號太昊氏

始畫八卦，取則河圖。文籍書契，網罟佃漁。

方畫乾坤艮巽震坎離兌八卦每卦三爻○則法也○龍馬負八卦之圖出於河伏羲取法而畫之○始有文書簡籍合同之契○始結網罟之器以佃山而漁水也

神農姜姓，火德炎帝。教民耒耜，嘗藥為市。

神農氏姓姜○以火德王天下故又號炎帝○始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教人耕作○始嘗百草以醫藥○日中為市以相交易

黃帝土德，姓曰公孫。號因有熊，名則軒轅。

黃帝以土德王天下建都涿鹿在位一百一十年壽二百歲○帝姓公孫神農之帝乃有熊國君少典之子故因號有熊氏○帝名軒轅

炎帝蚩尤，彊暴侵陵。阪泉涿鹿，戰勝以兵。阪音反涿音卓

黃帝世衰有蚩尤者最為暴亂○復戰於阪泉涿鹿地名○黃帝習用干戈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勝又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殺蚩尤於此矣

始垂衣裳，始立制度。以雲紀官，六相為輔。相去聲

始為上衣下裳之制○始立法度以治民○黃帝時有景雲之瑞以雲紀官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六相為輔東方蒼龍辨乎東方祝融辨乎南方大封辨乎西方后土辨乎北方是為六相

大撓甲子，伶倫律呂。容成造曆，倉頡制字。撓音鐃頡音結

大撓人名始以十干十二支立六十甲子○伶倫樂官名始造律呂以作樂○容成人名始造曆法以紀時○倉頡人名制字以代結繩

畫埜分州，舟車宮室。樂奏咸池，監治萬國。埜與野同監去聲治平聲

始畫定地界分天下為九州○始作舟車以濟不通○始作宮室○黃帝之樂名咸池○置左右大監以監治天下萬國

二十五子，得姓十四。後代帝王，多其統系。

黃帝正妃嫘祖生二子一曰玄囂是為青陽氏一曰昌意子為高陽氏并庶子有二十五人其中十四人有皆各得姓

姓者爲庶人○欲世有天下者如五帝三王漢魏晉宋之類○大率皆是黃帝之胤也

五帝 五帝史記以黃帝顓頊帝嚳唐虞爲五帝而不稱少昊 北齊書序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

黃帝黃德者稱五典少昊金德鳥瑞乃見 見音現

五帝無爲而治但以行道有德稱己爲貴○五帝之書名曰五典典者常也謂其所言皆常道也○少昊姓己名玄囂都曲阜以金德王天下故號金天氏時有鳳鳥之瑞故以鳥名其官

顓頊水德號高陽氏南正司天北正司地 顓頊音專旭

顓頊姓姬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都帝丘在位七十八年壽九十八歲○高陽氏命其臣名重者爲南正司天以屬神命其臣名黎者爲北正司地以管民

帝嚳木德又號高辛摯立九年禪于放勳 嚳音酷 摯音至 禪音善 勳音熏

帝嚳姓姬黃帝之曾孫以木德王天下都亳在位七十五年壽百五歲○帝嚳崩子摯立在位九年○帝嚳之子名摯一云放勳堯之名○摯以天下傳其弟堯

唐堯火德姓曰伊祁乃命羲和以閏定時

堯或以爲諡帝嚳之子初封唐侯後爲陶唐氏以火德王天下都平陽○堯姓伊祁○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節耳

茅茨不翦堂高三尺九年洪水十日並出

以茅蓋屋而不翦齊○堂基之高不過三尺○有九年洪水爲患四海鯀治之無成功○天有十日並出使羿射落其九

諫鼓謗木訪于衢室於變時雍協和萬國

置鼓於朝使人欲進諫者擊之置木於路使人書政之得失○於衢室訪問人情於通衢之室○於是天下至變惡爲善而時和○天下萬國莫不和洽

老人擊壤不知帝力康衢童謠莫匪爾極

有老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堯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子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位七十載朋朱不肖四岳舉舜禪位乃老 禪音膳

堯在位七十年倦於勤欲年也○堯子名朱以傳天下○堯求賢以避位四岳乃共薦舜○堯以帝位傳舜不足以傳天下○堯乃進而養老人二十八年而崩舜年一百九十八

舜姓姚氏居于媯汭號爲有虞瞽瞍之子 媯音規 汭音銳

舜或以爲諡○舜姓姚氏生於姚墟因以爲姓○舜居於媯水之汭以爲號○舜之先國於虞又號有虞氏○舜名重華○瞽瞍有虞氏○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瞍○媯水名汭水北也

父頑母嚚其弟象傲舜耕歷山克諧以孝 嚚音銀

瞽瞍盲而頑母嚚少子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之弟名曰象心不則德義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舜耕於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舜能和諧父母兄弟以孝○堯子丹朱不肖舜之孝於蒸蒸○象敖狠戾也

漁于雷澤陶于河濱堯聞聰明二女下嬪 嬪音頻

漁于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于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堯聞舜有聰明之德○堯以二女下嫁曰娥皇女英爲舜妃也

歷試諸難乃使攝位舉十六相去四凶類 相去聲

堯歷試舜以治民之難事及舉用八元八愷以爲相○舉八元八愷之賢○堯命舜攝位行天子之事○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舜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帝鴻氏不才子謂之渾敦少皞氏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不才子謂之檮杌縉雲氏不才子謂之饕餮是爲四凶○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凶又曰渾敦又曰窮奇又曰檮杌又曰饕餮

堯崩三年土德臨治乃命九官更相推美 更平聲

堯避位二十八年而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而天下諸侯朝覲者不歸堯之子而歸舜○舜乃即天子位以土德王天下○命九官等九人以相推讓○推美者見其和也

禹宅百揆皋陶爲士后夔典樂伯夷典禮 陶音遙 夔音葵

宅居也宅百揆總百官之事○皋陶理官也掌刑○典樂教長天下子弟○伯夷作秩宗之官掌天地人之禮

契爲司徒棄爲后稷共工者垂作虞者益納言命龍讒說是堲 契音薛 共

琴彈五絃。南風阜財。簫韶九成。獸舞鳳來。

堯舜傳心。執中一語。增十六字。舜以命禹。

位五十年。巡狩南方。崩于蒼梧。二妃沉湘。商均不肖。禪位于禹。

舜在位五十年。出巡狩於南方。至於蒼梧之野而崩。[illegible]舜南巡。堯二女追之不及。溺死於沅湘之間。

舜子名商均。不能肖似舜。舜以帝位傳之夏禹。

	夏	商	周
三代 以國號言	夏	商	周
三王 以人言	夏禹	商湯	周文武

周文武：文王有聖德而未稱王。故併稱三王。

夏

夏禹稱王。祖于夏姒。鯀堙洪水。舜殛以死。

子禹嗣興。躬乘四載。胼手胝足。八年于外。

任土作貢。六府孔脩。洛水出書。天錫九疇。

舜薦於天。遂陟元后。金德尚忠。鑄鼎者九。

建寅爲正。是曰人統。什一取民。五十而貢。

其學曰校。其樂大夏。殷周因襲。有損益者。

禹會塗山。崩于會稽。啟賢能繼。天位傳之。

乃伐有扈。書稱甘誓。太康游畋。遂致失位。

羿立仲康。由是專權。寒浞殺羿。并相滅焉。

后緡方娠。奔歸有仍。乃生少康。有田一成。

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兆其謀以收夏衆一成十里一旅五百人

臣靡滅浞，夏以中興。杼、槐、芒、泄，不降、弟扃。中去聲杼直呂切槐音回芒音亡泄音薛扃古熒切

夏之遺臣名靡，收斟灌之衆以滅浞而立少康爲王○於是夏祚中絶而復興○少康崩子帝杼立○杼崩子帝槐立○槐崩子帝芒立○芒崩子帝泄立○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

廑傳孔甲，二龍自至。皐、發相承，桀名履癸。廑音覲癸音鬼

扃崩子帝廑立○廑崩立不降子孔甲○孔甲時天降二龍○孔甲崩子帝皐立○堯之後劉累者爲御龍氏以養之○孔甲崩子帝皐立帝皐崩子帝發立發崩子履癸立是爲桀

傾宮瑤臺，以媚妹喜。酒池運船，糟隄十里。妹音末

作傾宮飾瑤臺以爲樂○桀伐有施氏女名妹喜有寵所言皆從○爲酒池可以運船以糟爲隄可望十里

貪虐荒淫，龍逢諫死。商湯代之，夏以不祀。

貪財虐民荒淫無度○關龍逢人名以忠諫而見殺○湯舉兵來伐放桀於南巢而死○夏氏遂亡

自禹至桀，凡十七世，歷年四百三十有二。周封三恪，夏後爲杞。

夏爲天子總十七代○享國四百三十二年○周武王得天下封虞夏殷之後以客禮待之謂之三恪○夏之後封於杞商之後封於宋虞之後封於陳

契封於商，賜姓子氏。八遷啟湯，已十四世。契音薛

帝嚳次妃簡狄見玄鳥墮卵吞之遂生契唐虞時爲司徒舜封之於商賜姓子氏○自契至湯凡八遷都湯名天乙○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爲湯

解網三面，諸侯歸德。十有一征，始自葛伯。

湯出見有張網四面而祝之者曰從天降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更祝之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湯凡十一征自葛始○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葛伯言無犧牲湯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使人爲之耕則又殺其餉者湯於是怒而伐之

三聘伊尹，學焉後臣。伊尹醜夏，說湯救民。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使人聘之伊尹乃至○湯先師事伊尹而後以爲相臣○桀無道湯進伊尹以化誨之尹不能化乃醜其所爲○尹於是說湯伐夏以救民命

釋囚夏臺，誓師鳴條。桀戰敗績，放之南巢。

桀殺關龍逢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既而釋之○湯與伊尹伐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桀戰敗奔於三朡湯遂伐三朡○放桀於南巢之地

諸侯推湯，水德受命。政乃尚質，地統丑正。

湯既放桀退就諸侯之位諸侯皆推湯即天子位○湯以水德王天下始受命爲商○商之政以質素爲尚○以斗杓建丑爲正丑月爲地統六月之律林鐘爲地統

什一取民，七十而助。其學曰序，其樂大濩。濩音互

取民亦用什一之法○其井田之法一夫受田七十畝而八家出力相助耕七十畝以爲公田故名曰助法○商之鄉學名序

濩救也以其救民○湯之樂名曰大濩

盤銘九字，日新又新。大旱七年，六事責身。

盤水盤也銘刻辭以自警者也湯銘其盤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言人之洗濯其身如盤之滌垢以日日常新之○湯時七年大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

初置二相，伊尹仲虺。冔冠縞衣，改年曰祀。相去聲虺許偉切一作虺冔音許縞高上聲

初立左右二相○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冔商人冠名也縞白也商人尚白故服尚縞衣○商人稱年曰祀如元年稱元祀

太丁早卒，外丙乃立。仲壬四年，適孫承襲。適與嫡同卒即律切

太丁湯太子早亡○湯在位十三年崩次子外丙立在位二年崩○太丁之弟仲壬立在位四年崩○太丁之子太甲湯之嫡孫而繼之外丙仲壬而立

太甲不明，伊尹放諸桐。悔過復歸，遂爲太宗。

太甲既即位，顚覆湯之典刑，不明于德。○伊尹爲冢宰，放置太甲於桐宮。桐宮者，湯之葬所也。○太甲居桐宮三年，自悔艾改過。伊尹乃奉之，使歸於亳爲天子。○太甲增修德政，諸侯咸歸，在位三十三年崩，廟號爲商太宗。

沃丁任賢，咎單訓事。太庚小甲，衰于雍己。

單音善

太甲崩，子沃丁立，能任用賢臣。○伊尹卒，咎單爲相，明行伊尹之業。咎單，忠臣名。○沃丁崩，弟太庚立。太庚崩，子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商道浸衰。

中宗太戊，相伊陟巫咸。桑穀共生，懼而脩德。

雍己崩，弟太戊立，有賢德，稱爲商中宗。○以伊尹之子伊陟爲相。○有桑穀二木共生于朝，七日大如拱，人以爲妖。○太戊懼，修德，其桑枯死。

巫咸臣扈，輔佐協力，重譯來朝，七十六國。

扈音戶，重平聲，譯音亦，朝音潮

巫咸、臣扈，二賢臣名。○群賢相與以輔佐之。○譯，傳外夷之言者。重譯，謂經過數處傳譯者。言遠方來朝者，超越數國而後至也。○遠者有七十六國，而近者可知。

仲丁遷囂，外壬嗣位，子弟爭立，亂延九世。

囂音敖

太戊崩，子仲丁立。亳已有河決之害，乃遷都于囂。囂，地名。○仲丁崩，弟外壬立。○仲丁以後，兄弟相殘。○九世之亂，至于陽甲，諸侯莫朝。

河亶甲立，復遷于相。祖乙遷耿，河流奔放。

相去聲，復扶又切

外壬崩，弟河亶甲立。○亶甲又有河決之患，乃遷都于相。○河亶甲崩，子祖乙立。○相又爲水所毀，乃遷都于耿。○河水奔決無常，所以遷。

祖辛沃甲，祖丁南庚，至于陽甲，諸侯不庭。

祖乙崩，子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立。○沃甲崩，祖辛之子祖丁立。祖丁崩，沃甲之子南庚立。○南庚崩，弟陽甲立。○商道復微，諸侯不來庭。

盤庚遷亳，三篇諭民，行湯之政，商道復興。

陽甲崩，弟盤庚立。天有水患，盤庚乃謀復遷亳。○民不欲遷，盤庚作三篇之書，以告諭之。○修湯之舊政。○九世之亂，商道衰微，至此復興。

小辛小乙，乃格武丁，是爲高宗，能知小人。

盤庚崩，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天間諸其治。○武丁有賢德，廟號商高宗。○高宗自爲太子處，知民事之艱難。

夢賚良弼，傅巖得說，立相輔台，霖雨舟楫。

賚音賴，賜也。說音悅。台音怡，相去聲。

高宗居喪三年不言，夢上帝賜以良弼。○使人以形像求于天下，乃得傅說於傅巖之野。○立傅說爲相，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高宗命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雊雉升鼎，祖己訓王，反己思道，克伐鬼方。

雊音構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雊，鳴也。○祖己，賢臣名。因雉雊之異，作書以訓戒于王。○高宗用祖己之訓，反求諸己，以思正道。○鬼方，國名。遂伐之，三年乃克。

祖庚祖甲，廩辛庚丁，武乙射天，震死渭流，太丁帝乙，終于受辛。

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祖甲崩，子廩辛立。廩辛崩，弟庚丁立。○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無道，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謂之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武乙崩，子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受辛立，商作紂。

受辛號紂，智足拒諫，爲象箸，父師竊歎。

箸音住，歎去聲

受辛識覺高絶。謚法：殘義損善曰紂。○紂智識遠人，龍拒執已儀仁。紂始以象牙爲箸。○箕子乃紂之諸父，而爲太師，私歎曰：彼爲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爲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

妲己有寵，師延作樂，長夜之飲，刑用炮烙。

妲都達切，炮音包，烙音洛

紂得有蘇氏之女，名妲己，甚寵愛之，惟其言是從。○師延，樂師名。延人曰師涓，紂使之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皆淫聲也。○酒爲池，以肉爲林，爲長夜之飲。○爲銅斗，使人舉之，手爛。又爲銅柱，以膏塗之，加炭火上，使有罪者緣之。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

鹿臺聚財，鉅橋積粟，刳孕斮涉，罪人以族。

刳音枯，斮音酌

比干剖心，箕子佯狂，微子去之，羑里囚昌。

[illegible]

周王聚兵，會于孟津，牧野倒戈，衣寶自焚。

[illegible]

殷三十王，六七聖賢，合爲六百二十八年，奉商之祀，有宋存焉。

[illegible]

周家之興，始于后稷，姬姓開基，有邰立國。

[illegible]（邰音台）

公劉修業，古公避狄，泰伯仲雍，讓爲至德。

[illegible]

季歷傳昌，是爲西伯，囚于羑里，遂演周易。

[illegible]（羑音酉）

出而專征，化行南域，三分有二，事商翼翼。

[illegible]

渭水出獵，後車載望，虞芮爭田，入界相讓。

[illegible]

厥既受命，武乃克商，追王大王，王季文王。

[illegible]

武王名發，太公爲師，周召作輔，榮畢散宜。

[illegible]

太顛閎夭，及南宮，有婦邑姜，十亂心同。

[illegible]

觀兵孟津，白魚入舟，不期而會，八百諸侯。

[illegible]（觀音貫）

紂罔悛心，遂戰牧野，紂既死焉，放牛歸馬。（悛音[illegible]）[illegible]

伯夷叔齊，叩馬諫王，扶而去之，餓于首陽。（叩音口）[illegible]

大告武成，乃反商政，木德尚文，天統子正。[illegible]

什一取民，徹以百畝，其學曰庠，其樂曰武。[illegible]

勝殷之後，以箕子歸，箕陳洪範，建極叙彝。[illegible]

成王幼沖，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公不失聖。[illegible]

明堂受朝，制禮作樂，定鼎郟鄏，卜宅于洛。（郟音夾 鄏音辱）[illegible]

七年歸政，特盈守成，無逸治己，立政任人。[illegible]

施及康王，寢兵措刑，四十餘年，洋洋頌聲。[illegible]

昭王南征，溺死於漢，穆乘八駿，西巡忘返。[illegible]

瑤池宴樂，徐偃作亂，造父馭歸，呂刑乃脩。（造七到切 父音甫）[illegible]

共王滅密，懿王刺詩，孝王封秦，王室衰微。（共音恭 刺七賜切）[illegible]

觀禮不明，夷王下堂，厲王暴虐，板蕩無綱。[illegible]

衛巫監謗，王出奔彘，周召二相，共和而治。[illegible]

皆子孫世為周輔，周公召公。

小雅盡廢，宣王中興，六月北伐，采芑南征。（芑音起）

正小雅二十二篇，皆文武成康之盛政，至是而盡廢。厲王崩，子靜立，是為宣王，能脩其政，周道復興。六月一詩言北伐玁狁之事，采芑一詩言南征荊蠻之事。

方叔召虎，申伯山甫，外攘內脩，常德立武。

方叔，周之卿士。召虎，即召穆公。皆受命為將。申伯，申國伯爵，以賢入為卿士。仲山甫，樊侯也。周宣王時人。內則脩明政事，外則攘却夷狄。詩言常德以立武事。

王嘗晏起，姜后脫珥，廢立不順，莫定魯嗣。

王起而晏，王后姜氏脫簪珥待罪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謝之，自是勤於政事。王命魯武公廢太子括而立少子戲，於禮不順，魯人不服。括之子伯御殺戲而自立，王伐魯殺伯御。

幽為無道，山崩川竭，廢后太子，褒姒為嬖。（褒音包，嬖音閉）

宣王崩，子宮涅立，是為幽王。王所為無道。○岐山自崩，三川水竭。王娶申侯女以為后，生太子宜臼。既而廢后并廢太子。王得褒人之女曰褒姒，嬖愛之，生子伯服。乃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周為妖孽矣。

申侯召戎，殺王驪山，豐鎬舊都，戎生其間。（鎬音浩）

申侯怒王廢申后，乃召犬戎以攻王，犬戎殺王於驪山下。○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是為西周。幽王亡，平王以岐豐之地賜秦。自是戎馬生於其間，而宗周之宗廟宮室不忍觀矣。

平王東遷，是為東周，詩降國風，世入春秋。

諸侯即申國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乃東遷於洛陽王城。自此都洛邑，謂之東周。○西周王朝之詩皆為雅，至平王之詩與列國同為風矣。○平王四十九年，即魯隱公元年，孔子作春秋始於此年。

自茲以後，徒擁虛器，祝聃射肩，春秋寓意。（聃他甘切，射食亦切）

平王以後，諸侯專政，天子但擁虛位。平王崩，孫林立，是為桓王。桓王以鄭伯不朝，王以三國伐鄭，鄭大夫祝聃射王中肩。宣王之後，東遷之甚矣。孔子作春秋，非始於平王，始於桓王也。

莊僖嗣霸，延及惠襄，宋襄主盟，晉文召王。

桓王崩，子莊王佗立。莊王崩，子僖王胡齊立。僖王崩，子惠王閬立。惠王崩，子襄王鄭立。○僖王三年，齊桓公始霸。襄王十五年，宋襄公欲繼齊桓為霸，盟諸侯于盂。襄王二十年，晉文公始霸，欲率諸侯朝王，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秦穆悔過，接于頃匡，定朝楚霸，問鼎恃強。（強音…）

襄王三十五年，晉敗秦師，秦穆公悔過而作秦誓。三十九年王崩，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崩，子匡王班立。匡王崩，弟定王瑜立。元年，楚莊王始霸。楚子伐陸渾之戎，觀兵于周郊，問鼎之大小輕重，欲逼取之。

簡王二年，吳始通晉，靈王庚戌，實生孔聖。

定王崩，子簡王夷立。吳與荊蠻之風，不通中國，至是始通使于晉，自後吳始大。○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二十一年庚戌，孔子生。

時有李耳，是曰老子，著道德經，授之尹喜。

同時有李耳者，字伯陽，世謂之老子。老子乘青牛出函谷關，關令尹喜占見紫氣，知非常人，請其著書，老子著道德經八十一章以授。是為道家之宗。

景寵子朝，禍延悼敬，夫差句踐，吳越互勝。（差音…，句音鉤）

靈王崩，子景王貴立。王太子壽卒，少子朝有寵，王欲立之，未果而崩。國人立王次子猛，是為悼王。子朝攻殺悼王，晉人攻子朝，立王子匄，是為敬王。敬王二十六年，吳王夫差入越，越王句踐求成於吳。敬王三十八年，越王句踐滅吳。

敬卅九年，獲麟絕筆，其後二年，孔子乃卒。（卅先合切）

敬王三十九年，即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絕筆於此年。○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

元及貞定，戰國交馳，哀思至考，又分東西。

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崩，子貞定王介立。貞定王崩，子哀王去疾立，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謂思王。

思王少弟嵬，又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為桓公。其孫惠公自為東周，而王自為西周。其後東西周分地而治。

威烈不綱，通鑑傳之，三家剖晉，賜以爵珪。

考王崩，子威烈王午立，王綱愈不振矣。宋司馬溫公編通鑑，始於威烈王二十三年，蓋傷之也。○是年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分晉，王不能討三家之罪，反賜之爵，王而命為諸侯，是臣之名分不能守，君子所以傷之也。

至安之世，田亦篡齊，一朝于烈，獨有齊威。

威烈王崩，子安王驕立。○安王十一年，齊大夫田和遷齊康公于海上。十三年，王命和為諸侯。安王崩，子烈王喜立。[illegible]六年，齊威王獨朝，天下以此賢威王。

顯王賜秦，黼黻袞衣，彰商鞅變法，孟荀談王。

烈王崩，弟顯王扁立。五年，賜秦獻公以黼黻之服。八年，衛公孫鞅入秦。十年，秦始變法。○時有鄒人孟子名軻，以王道遊於諸侯，著書七篇，獨得孔氏之傳。又有趙人荀子名况，仕楚為蘭陵令，著書數萬言，以陳王道。

慎靚傳赧，歸秦賜麗，後又七年，東周亦亡。靚音靜，赧乃板切

顯王崩，子慎靚王定立。崩，子赧王延立。○赧王五十九年，諸侯攻秦，為秦所敗，王入秦，盡獻其邑三十六。是年赧王卒。[illegible]七年，秦滅東周君。

自武至幽，歷世十二，自平至赧，又十三世。

自武王至幽王，凡十二世，為西周。自平王至赧王，凡二十三世，為東周。

元十一世，秦滅赧焉。總論周室，三十六傳，合為八百六十七年。

自元王至赧王，凡十一世，為戰國。○昔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自武王至赧王，凡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年，故周過其歷。

○春秋戰國諸侯本末

春秋戰國本末，[illegible]

春秋侯國，離為十二，會伐盟主，五霸迭起。

自平王東遷以後，為春秋之世。侯國雖多，其大者有魯、衛、晉、鄭、曹、蔡、陳、燕、宋、齊、秦、楚十二國。其中強者則為盟會征伐之主，春秋之五霸，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謂之五霸者也。

戰國之世，合為七雄，秦利連衡，六國利從。從音蹤，衡與橫同

自元王以後為戰國之世。○十二國至此，惟秦楚燕齊，晉分為韓魏趙，齊本姜姓，為田氏所代，此七國強大，稱王，故謂之七雄。其餘皆無復能自振。○其時游士為從衡之學，連衡者，欲六國以事秦，故為秦之利；合從者，欲六國合以拒秦，故為六國之利。

魯宅曲阜，成封周公，公留相周，伯禽就封。相去聲

魯姬姓侯爵，曲阜之地。○成王以魯封周公，周公為冢宰以相天子，未嘗歸魯。○王使公之子伯禽往就封國。

王德周公，禮樂是賜，夫子所歎，郊禘非禮。

周公相成王有大功，王感其德，乃賜魯以天子禮樂，得郊禘望。而禘文王，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孔子嘗歎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可知禘魯諸侯也，豈可郊禘乎。

後十二世，平王東遷，周禮在魯，春秋託焉。

自伯禽至隱公，凡十二世。平王四十九年，即隱公之元年。○周之禮文，惟魯有之。○孔子以魯乃周公之後，而周禮盡在於此。

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訖于獲麟。

此是春秋十二公。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桓公名軌，隱公之弟。莊公名同，桓公之子。閔公名啓方，莊公之子。僖公名申，閔公之兄。文公名興，僖公之子。宣公名倭，文公之子。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襄公名午，成公之子。昭公名裯，襄公之子。定公名宋，昭公之弟。哀公名蔣，定公之子。○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夫子感麟而作春秋，遂絕筆於此一句。

魯史名春秋，以為褒貶作

歷年二百四十有二，隱能讓國，其卒遇弒。

春秋所載共二百四十二年。○隱公、桓公皆惠公之子。隱公庶長，桓公嫡，惠公薨，隱公攝位以待其長，將與桓而歸老焉。羣公子揮請殺桓公，隱公不聽。揮懼，反譖隱公於桓公而弒之。

桓有四子，莊為嫡嗣，餘為三家，孟叔季氏。

桓公生子四人。○嫡子同立，是為莊公。庶子三人，分為三家，世執國政，謂之三桓。○慶父之後為孟孫氏，又謂之仲孫氏；叔牙之後為叔孫氏；季友之後是為季孫氏。

十二公內僖公最賢能修泮宮魯頌作焉

僖公能脩伯禽之法復周公之宇號爲賢君○泮宮諸侯之學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使史克作魯頌四篇

宣公以後三桓專政昭卒乾侯魯人立定 乾音干

文公薨襄仲殺太子惡及視而立宣公由是公室日卑○三家自此顓魯國政○昭公欲去季氏攻之不克出奔於齊又奔晉晉處之乾侯五年而卒○昭公薨于外魯人立其弟宋是爲魯定公

孔子攝相齊歸侵地將墮三都間于群婢 墮許規切 間去聲

定公時孔子爲司寇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攝行相事郯萊人之亂孔子以禮相定公齊人懼乃歸所侵魯鄆讙龜陰之田○孔子欲毀三家私邑以彊公室於是季孫斯墮費叔孫州仇墮郈孟氏不肯墮成○齊人恐魯用孔子而歸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遂行孔子曰孔子之去何也曰群婢之故也謂此

哀公如越公室益卑繆公無人以安子思 繆一作穆

哀公欲以越伐三桓三桓攻公公奔于衛遂如越卒于有山氏○悼公卿侯公室愈微○繆公悼公之孫知尊孔子之孫子思

子思名伋繆公無人遠識意於其側使子思不能安其身而去

平欲見孟臧倉沮之傾遷下邑魯滅無遺

樂克薦孟子於平公公將出見孟子矣平公繆公四世孫也○有嬖人臧倉者沮之孟子平公爲其所沮遂不往見○平公孫傾公爲楚考烈王所滅遷於國外之小邑○自周公至傾公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

齊姜太公受封營丘後十二世傳入春秋

齊姜姓侯爵太公名牙即呂望也年八十而遇文王爲太師佐武王克商○武王封太公於齊居營丘以奉東海○太公十二世孫僖公名祿父與魯隱公同時

桓公殺糾霸業以脩甯戚叩角管仲射鉤 射食亦切

僖公薨子襄公立無道公子糾公子小白皆懼公庶子知其將亂糾出奔魯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弒襄公小白先入爲君是爲桓公糾自魯入不克桓公令魯殺糾○桓公遂爲五霸之首○甯戚衛人爲人飯牛叩角而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舉以爲客卿○管仲少與鮑叔游初事子糾與桓公戰親射中桓公帶鉤子糾死仲爲囚鮑叔牙薦之於桓公公以爲相遂相公以成霸業

救邢遷衛責楚尊周一匡天下九合諸侯

魯閔公元年狄伐邢桓公救之二年狄滅衛桓公遷衛於楚丘○僖公四年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楚遂受盟桓公乃率諸侯以尊周室○匡正天下爲臣之分○公與諸侯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故爲九合

宰孔致胙盛於葵丘及溺內寵諸子相鬭 胙音祚

周襄王祭於文王武王使宰孔致胙於桓公○桓公三十五年會諸侯于葵丘霸業極矣乃有驕色○桓公多內寵嬖如夫人者六人十有餘子○桓公卒諸公子皆爭立公薨在牀六十七日而不斂其子爭爲君者五人無詭立三月而卒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相繼而立凡五君

頃帷婦人郤克見尤莊公失德崔杼作仇 頃音傾 帷音韋 杼音佇

頃公無野惠公子也晉郤克來聘公使婦人帷中觀之而笑郤克怒而伐齊敗齊于鞌○莊公頃公孫也通于大夫崔杼之妻崔杼弒公於其家

晏嬰相景陳氏擅收田闞爭權執簡徐州康公遷廢戰國田侯

晏嬰字平仲徐音舒○景公杵臼莊公弟也晏嬰相景公以其君顯○陳乞陳仲之後田文子得政於齊以私量貸以公量收民以此得其舊量斗斛也貸出以大而收以小斗斛大貸出則用之以私量收入則用之以公量也○簡公與闞止爭權田成子攻殺闞止遂執簡公于徐州而弒之田成子即陳恒也○其曾孫田和遷康公於海濱遂篡齊周安王命和爲諸侯戰國之齊乃田氏也

宋微子啓帝乙之子周誅武庚俾奉殷祀

宋子姓公爵微子名啓微子乃帝乙之子紂之庶兄初封於微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爲殷後武庚與管蔡作亂周公以王命誅之乃封微子於宋以脩三恪而奉殷祀

後十二世宣公讓穆穆立與夷荷其百祿 與音予 荷上聲

微子十二世孫宣公力舍其子與夷而立其弟和是爲穆公○穆公又舍其子馮而立與夷是爲殤公○春秋傳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詩云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

華督弒殤萬獲弒閔襄公在位鷁退星隕 鷁音益 督音篤

魯桓公二年宋太宰華父督殺司馬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魯莊公十二年宋閔公與南宮萬戲萬作亂弒閔公○襄公名茲父桓公子○魯僖公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隕石于宋五周內史叔興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繼桓求霸鹿上主盟見執於盂敗績于泓 泓烏宏切

齊桓公卒宋襄公欲繼其霸業○魯僖公二十一年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又盟諸侯于盂楚執宋公以伐宋○魯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

羊羹不及華元喪師景公三言熒惑遂移

宋文公時鄭伐宋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分羹不及斟之既入鄭師宋人大敗鄭人囚華元[illegible]○景公時熒惑守心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候之果徙三度

城雀生鸇偃遂稱王齊滕來伐桀宋乃亡 鸇音旃 偃亦作偃

宋城上有雀生鸇於城之陬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君偃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西敗魏乃與齊魏為敵國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諸侯皆曰桀宋齊湣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遂滅宋

晉祖叔虞桐葉封唐燮稱晉實居晉陽文侯之命東遷有光 燮先協切

晉始祖叔虞周成王之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叔虞子燮是為晉侯○周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夾輔之功故有文侯之命一篇○

昭封曲沃大亂五世武公并國請命王使

晉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號桓叔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晉大夫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攻之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立昭侯子平為孝侯○曲沃莊伯弒孝侯于翼晉人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郤為鄂侯鄂侯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八年晉侵陘廷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侯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

獻惑驪姬申生縊死克殺奚齊以及卓子

晉侯是為文公公名詭諸獻公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欲立奚齊乃譖太子申生申生自縊○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之荀息死之

惠背秦施敗于韓原文公在外凡十九年 惠背音佩 施音豉

公子夷吾以河外列城賂秦求入是為惠公既入背秦賂秦饑晉閉之糴秦伐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文公名重耳獻公子避驪姬之譖出奔狄凡十九年而後入

五蛇為輔殺圉而還納王定霸請隧受田 還音旋 隧音遂

重耳在外有趙衰狐偃賈佗先軫魏犨五人從之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龍蛇之歌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各有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求之不得隱於介山

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秦納重耳殺懷公○周襄王以叔帶之難出居于鄭文公納王王饗醴命之宥公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

伐原示信大蒐示禮報施救宋脩怨曹衛

文公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公曰民未知禮於是大蒐被廬作三軍○楚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公之出亡過曹曹共公不禮過衛衛文公不禮公伐曹衛以報之

城濮戰勝踐土會盟譎而不正以臣召君 譎音決

公救宋與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作王宮于踐土會諸侯盟于王庭○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襄公墨衰敗秦殽陵士會迎雍趙盾弒靈 殽音肴 衰音催 亦作崤 靈音林

文公卒子驩立是爲襄公吉爲衰戎戎乃以墨染其衰絰以行事〕秦伐公後兵濮鄉滅滑晉大夫先軫田秦伍吾孤而伐晉冏此〕還擊之襄公墨衰敗我秦師子般陵穿其將并明視穿三人以歸〕襄公卒晉人欲立長君趙盾使士會迎公子雍〕於秦既而背之立靈公士會奔秦士會又曰隨會即范武子○靈公名夷皋襄公太子立而不君趙盾驟諫不從伏甲以攻盾盾出奔未越境趙穿殺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且曰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何

景作六卿厲殺三郤悼公再霸六官舉職郤音隙

景公名據○晉作六卿命韓厥鞏朔韓穿荀騅趙括趙旃爲卿之〕厲公殺大夫郤錡郤犨郤至而立其所嬖胥童爲卿書中行偃殺厲公〕悼公名周襄公曾孫也年十四即位遂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舍救乏振滯匡困禁淫慝九合諸侯晉遂再爲霸主〕悼公所用六官之長皆不失民譽也各舉其職

平昭頃定六卿益彊出公之際滅范中行行音杭

平公名彪悼公子昭公名夷平公子頃公名去疾昭公子定公名午頃公子出公名鑿○時范吉射中行寅以晉之公室日卑六卿強盛知氏六卿謀伐范中行氏范中行氏反攻趙氏韓魏助趙滅之而知伯與韓魏趙而分其地

降而哀公三家滅知幽烈孝靜分韓趙魏知去聲

哀公名驕○知伯瑤伯求地於韓康子魏桓子皆與之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知伯率韓魏以攻趙氏趙氏約韓魏反攻知伯滅知氏而分其地○幽公柳烈公止孝公頎靜公俱酒○靖公二年三家遷公爲家人晉絕不祀安王命韓虔趙籍魏斯爲諸侯靜公二十三而分其餘地

楚姓芈氏鬻熊事文熊繹始封子男對分芈音彌

鬻熊事周文王○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乃封熊繹於荊蠻是爲楚○初封爲子男田小國

若敖蚡冒篳路藍縷熊通僭王是爲楚武蚡音焚篳音必藍音盧

熊繹十一世孫熊儀號若敖其孫熊眴號蚡冒皆以勤勞而興〕篳路柴車也藍縷敝衣也〕熊通者蚡冒之弟其國始大遂僭而稱王〕熊通號爲武王

文始都郢滅鄧虜蔡成盟齊桓執宋于會

武王子楚最壹是爲文王始遷都郢〇成王名頵文王子○楚成王代鄭伐宋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侵蔡伐楚楚使屈完如師盟于召陵成王與宋公盟於盂執宋公

晉文救宋子玉取敗立嗣不定熊蹯難待蹯音煩

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文公救之○王戒令尹子玉勿與晉戰子玉不聽與晉戰於城濮大敗王殺子玉〕王欲黜太子商臣而立子職商臣以兵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遂自縊

莊王遂霸周郊問鼎殺夏徵陳肉袒赦鄭

莊王熊侶穆王商臣子遂霸於諸侯〕王伐陸渾之戎因觀兵于周郊天子使王孫滿勞之王問鼎之大小輕重欲取之王孫滿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陳夏徵舒弒其君靈公楚莊王伐陳殺徵舒遂縣陳中叔時諫乃復陳〕楚伐鄭鄭襄公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遂舍之

共敗鄢陵靈辱乾谿平遁無忌殺而鞭屍共音恭鄢音偃乾音干

共王審立晉代鄭楚救之戰于鄢陵敗績晉人射王中目〕共王卒子康王昭立〕康王卒子郟敖立其叔父圍弒之自立是爲靈王靈王驕侈會諸

侯于申中滅陳蔡章華之臺國人苦之王在乾谿公子比爲王靈王縊死○平王名棄疾〕費無忌讒於王逐太子建王殺伍奢伍奢子胥奔吳○平王子昭王立吳入郢平王已死伍員掘其屍鞭之以報父兄之讎

昭徙都鄀河非獲罪懷爲從長張儀肆紿鄀音若紿音待從音縱

昭王名珍○昭王疾卜曰河爲祟王曰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也不許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昭王徙都鄀〕懷王名槐蘇秦約六國從長懷王爲從長秦惠王使張儀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欺楚既與齊絕而乃許以六里懷王大怒攻秦秦大敗楚既與齊絕而又求和秦受地〕王怒而攻秦大敗

留秦不歸離騷忠愛頃襄迎婦陳城斂退

秦昭王與懷王約會於武關王至秦秦留王以要割地王不與而死於秦屈原被讒見放作離騷以盡其忠愛頃襄王名橫懷王子王立迎婦於秦頃襄王懷其忠愛欲見用而不得○二十一年秦拔郢燒先王墓王乃迎婦于秦秦遂拔郢燒先王墓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于陳城

蓋[illegible]哀王遷保於[illegible]城

考烈滅魯春申封吳伐秦不利壽春爲都

考烈王熊元代[illegible]遷武其國○王初爲質於秦有左徒黃歇事
之甚善王即位以歇爲令尹封以淮北地號春申君食客數千人
二十三年與諸侯伐秦不利而去
又徙都於壽春命之曰郢

幽哀負芻秦殺項燕王翦虜王爲秦郡焉 焉平聲

幽王悍哀王猶負芻○負芻四年秦破楚軍於蘄殺將軍
項燕○四年秦將王翦蒙武虜王負芻楚遂亡時始皇二十四年

鄭桓公友宣王時封父子司徒詩美武公

鄭國姓伯爵桓公友厲王之子宣王之弟○宣王時始封友於鄭
○桓公與其子武公皆爲周司徒○武公名掘突善於其職詩人
作緇衣以美之

莊公克段晉母及泉取周麥禾假魯許田

莊公名寤生其母武姜愛少子共叔段公即位武姜請
封段于京段以京叛武姜將啓之莊公伐段段出奔共鄭公伐諸
鄢段出奔于共○遂寘武姜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
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曰闕地及泉隧而相見遂爲母子
如初○平王欲貳政於虢鄭伯怨王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
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魯之許田春秋諱之不言其易
而曰以璧假言其尚可歸也

繻葛之戰敢陵天子忽突亹儀五爭不已 繻音須 亹音尾

桓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戰于繻葛祝聃射王
中肩○又請追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莊公
卒世子忽立是爲昭公宋人執祭仲使立公子突○突立是爲
厲公突使雍糾殺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昭公復入
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子亹齊人殺子亹祭仲立公子儀○厲公復
子儀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是爲五爭

食黿染指靈公見弑牽羊肉袒襄公復位 黿音元

子公將朝食指動曰他日如是必嘗異味及見黿公將進黿羹
子公與子家謀公問其故乃不與黿子公怒染指於鼎而出公怒欲殺
之子公乃先弑公○楚莊王伐鄭鄭襄公肉袒牽羊以逆
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乃舍之使復其位

悼成繻僖晉楚交兵簡公之後乃與晉平 繻音須

[illegible]

子產相定穰災臍德人思遺愛如亡親戚 相去聲

公孫僑字子產[illegible]爲政○[illegible]子產卒國人大哭孔子聞之曰子產古之遺愛也

聲公微弱晉鄉侵奪至于君乙爲韓所滅

聲公之後鄭愈衰弱晉之六卿日侵奪之
公五世而至君乙鄭卒爲韓哀侯所滅而併其地韓以鄭爲都

曹叔振鐸武弟昚封後十二世至于共公 共音恭

曹姬姓伯爵叔振鐸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封於曹○共公名襄

不禮重耳諫郤負羈晉文來伐既虜復歸

晉文公出奔過曹共公不禮焉且欲觀其駢脅
之僖負羈諫共公不聽○後晉文公歸國伐曹執曹伯[illegible]既而復之

其後[illegible]

負芻篡立子臧守節伯陽夢社爲宋所滅

共公之後三世成公負芻殺宣公太子而自立晉人討負芻執而歸
之以公子臧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遂逃奔宋[illegible]
[illegible]人謀於社宮欲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illegible]
伯陽立好田弋獲白鴈獻之[illegible]宋景公滅曹殺伯陽

管蔡流言叔度遷死祭仲改行爲周卿士

蔡姬姓侯爵叔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周封於蔡[illegible]
武王崩叔度與管叔流言周公誅管叔放蔡叔遷之[illegible]
叔度之子胡率德馴善周公舉以爲魯卿士[illegible]而復封之於蔡以奉叔度之祀

後十一世哀侯死楚繆侯繼世爲齊所虜

蔡叔十一世孫哀侯獻舞[illegible]楚文王虜哀侯以歸哀侯死楚[illegible]
繆侯肸立[illegible]齊桓公伐蔡虜繆侯[illegible]已而釋之

楚滅靈侯以平繼之又後六世楚滅侯齊

陳胡公滿虞舜之裔武王封之以奉舜祀

春秋之始佗也不良敬仲奔齊將育于姜

靈公宣淫徵舒弒逆楚莊縣陳成公復國

後又二世子留篡立楚靈滅之棄疾得邑

五年立惠陳猶未亡二世為湣孔子絕糧

二十四年楚惠滅之敬仲之後乃侯于齊

衛祖康叔為周司寇武公入相九十以後

州吁弒桓石碏殺厚宣公淫荒盜殺伋壽

懿公好鶴國滅于狄文從楚立齊桓之力

成惿重耳幾亡于晉獻公射鴻貽怒孫甯靈爲無道見孔問陳

蒯聵惡母輒因拒父結纓而死傷哉子路

成貶稱侯嗣貶稱君秦并天下角為庶人

泰伯作吳仲雍與俱周章受國仲別封虞

壽夢初霸始用兵車三子逝立季札不居

闔閭殺僚賊用專諸破楚入郢謀取伍胥夫差輕越國滅身屠

越王句踐傷吳闔閭夫差報仇會稽逃遁

枕戈嘗膽竟以沼吳種因賜劍范蠡泛湖七世無彊楚實滅諸

燕祖召公太保受封文居戰國蘇秦合從

易初稱王燕噲噲之讓國齊湣來攻

昭王招賢為隗築宮樂毅為將破齊有功

惠穀構隙齊閒得容丹養壯士荊軻圖窮

王翦來伐徙居遼東秦虜王喜燕祚告終

趙祖造父夙始受耿衰輔晉文守原任政

盾冒弒君亡不出境朔雖滅族屠岸矯命

嬰臼立武死報宜孟安于自殺荀子以定

晉陽保障尹鐸紓民襄子滅知豫讓漆身

烈侯分晉肅侯從親武靈胡服南欲襲秦

惠文傳位主父被兵相如全璧廉頗負荆

馮亭嫁禍秦伐孝成括讀父書阬卒長平平原好客毛遂定盟

李牧為將悼襄閼地幽繆殺之秦滅趙氏

魏始畢萬仕晉受封絳仕晉悼五利和戎

舒為晉卿六家分地侈孫桓子共滅知氏

文侯分晉田卜為師武賀山河吳起是疑

惠王招賢騶衍並至聞孟利國對以仁義

四世安僖信陵下士竊符救趙趣駕存魏

秦間得行以毀廢景閔傳假秦滅魏氏

秦王患公子之徙乃行萬金反間於魏且偽賀公子得為魏王
魏王不能不信乃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日夜飲
酒四歲而卒○安僖王卒景閔王立景閔王卒王假立○
死後十八歲當始皇二十二年秦虜王假屠大梁遂滅魏

韓始武子厥登卿位起徙居州虎同分知

韓與周同姓武子事晉封於韓原遂為韓氏○厥諡獻子
景公時為卿○起諡宣子徙居州邑○虎諡康子與趙魏共滅智
知伯而
分其地

景侯剖晉哀侯徙鄭昭藏弊袴不害脩政

景侯虔與趙魏分晉而為諸侯○哀侯滅鄭遂徙都鄭○昭侯
有弊袴命藏之曰明主愛一嚬一笑有為嚬有為笑今袴豈特嚬笑哉
吾以待有功者○昭侯以申不
害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

宣惠稱王襄傳戰伐桓惠及安為秦所滅

昭侯子○宣惠王立始稱王○襄王倉傳王咎○韓當秦之衝受戰
伐獨甚○釐王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子王安○始皇十七年虜王
安遂
滅韓

田齊之興出自陳完五世而昌正卿曰恒

陳國之本姓氏之國君則為田氏更○陳厲公子完諡敬
仲出奔齊懿氏卜曰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
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完之後在齊為陳氏又曰田
氏○敬仲五世孫曰無宇有寵於莊公為正卿諡桓子

八世為恒弒簡徐州曽孫太公代姜為侯（徐音舒）

敬仲八世孫田恒諡成子與闞止爭擅齊政囚簡公于徐州而弒之
○曽孫田和遷齊康公于海上而自為諸侯是為太公

威王烹阿而封即墨四賢是寶魏惠不懌

威王即位九年國中不治諸侯並伐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
自子居即墨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
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
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
貧苦趙攻甄子不能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
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
敢飾非○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王曰無有
魏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
二乘者十枚王曰吾臣有檀子者守南城則楚人不
敢為寇有盼子者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守徐
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
遺將照千里豈特十
二乘魏王不懌而去

宣王好士稷下為盛見孟雪宮說以仁政（說音悅好去聲）

威王子○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
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齊有稷下城門稷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
士皆會於其宮孟子說王以行王政王不能用
孟子於雪宮其下孟子說王以王政

湣王滅宋欲為天子樂毅破齊走莒而死

湣王名地宣王子宋康王無道○王伐滅之○王遂而制楚而侵
三晉欲并周為天子○燕將樂毅率五國之師伐齊
入臨淄盡取其寶器
王走莒為淖齒所殺

田單却燕迎立法章孟嘗居薛中立爭強

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田單守即墨行反間
燕王以騎劫代樂毅單以火牛破燕軍復齊城迎襄王於莒封為安平君
莒人共立湣王子法章為襄王○孟嘗君田文
湣王封公族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子文嗣養客三千人
為諸侯孟嘗君中立於諸侯無所屬乃與諸侯連和

建善事秦國無戰攻五國既滅遷死于共

襄王子建立其母君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四十餘年不受兵○
秦已滅五國乃滅齊遷王建於共處之松柏之間人悲王不早
與諸侯合縱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
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

史學提要卷之一

史學提要卷之二

秦

秦本戰國七雄之微後始皇并天下故特編

秦姓嬴氏非子肇封秦仲始大身死於戎（嬴音盈）

秦本顓頊之裔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是為伯翳 非子善養馬周孝王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之於秦號曰秦嬴 宣王時以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周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秦仲立二十三年為西戎所殺

襄公救周即有岐豐西畤祠帝騂亭始通（畤音止）

大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遂送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秦襄公為諸侯 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作西畤祠白帝

穆公遂霸書錄秦誓三良爲殉黃鳥是刺

穆公名任好遂霸西戎 晉敗秦師於殽穆公悔過作秦誓 孔子敘書特錄之於百篇之末 ○穆公卒以人從死者百七十七人 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與焉 國人哀三良賦黃鳥以刺

孝公任鞅西方見彗定令變法井田盡廢

穆公十七世孫孝公立 時河山以東強國六小國十數 夷翟遇秦不與中國之會盟 孝公發憤修政下令求賢 衛公孫鞅入秦說孝公變法之令 周顯王十七年秦廢井田開阡陌更為賦稅之法 行之

惠文稱王諸侯割地車裂商君而臣其治

孝公子惠文君立 時秦已強諸侯爭割地而賂秦 商君之法秦人稱之 惠文君即位人告商君反 商君亡 ……以徇

武傳昭襄周赧獻邑孝文莊襄東周幷入

惠文王子武王立 昭襄王五十一年周赧王盡獻其邑 ……孝文王立三日而卒 子莊襄王立 元年東周君……秦

呂政繼位是為始皇二十六年盡倂六王

陽翟賈人呂不韋之姬有身而獻之莊襄王生子政 逐立為太子 年十三即位 二十六年盡滅韓趙魏楚燕齊 ……一統天下

自稱爲朕兼號皇帝除去謚法亥正閏位

朕我也 古者上下通稱 始皇乃自稱曰朕而禁天下不得稱 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 乃稱皇帝 除謚法 朕為始皇帝 後世以計數 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以十月為正 ……閏位

李斯獻議罷侯置守焚書坑儒以愚黔首（黔音鉗）

廷尉李斯議 今海內一統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郡置守 ……非秦記皆燒之 ……諸生 ……坑之咸陽

南取百粵北築長城衡石程書頌德銷兵（粵音越）

乃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 北築長城 ……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為金人十二

頭會箕斂塹山堙谷作宮阿房閣道相屬（會音儈 房音旁）

……作宮阿房 ……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 ……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

博浪狙擊沙丘鮑車趙高矯詔遂殺扶蘇（狙七豫切）

韓人張良欲為韓報仇 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 良令力士狙擊 誤中副車 ……始皇崩於沙丘 ……趙高矯詔 ……扶蘇

亂其兵至咸陽始發喪始皇長子扶蘇監蒙恬軍於上郡始皇病令宦者趙高為書賜扶蘇令與喪會咸陽始皇崩高與李斯詐為受詔立少子胡亥更為書賜扶蘇死

二世詐立嚴刑肆志指鹿為馬高顓決事

胡亥以詐立是為二世皇帝○二世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高曰陛下但嚴法刻刑於是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鞠治之大臣多僇死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令二世深拱禁中不見大臣事皆決於高

斯勸督責身斬東市陳涉首倡豪傑並起

天下亂起○二世以讓斯斯恐乃諂二世行督責之術由是刑者相半於道○趙高與斯有隙持二世方燕樂使人告丞相斯可奏事斯上謁二世怒高因言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且斯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下斯吏具五刑腰斬咸陽市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陽城人陳勝字涉與吳廣起兵於蘄號大楚遂入據陳於是諸郡縣爭殺長吏以應涉由是張耳陳餘項梁劉邦田儋等皆起兵

高賊胡亥立嬰為王嬰三族高降軹道旁 軹音紙降平聲

二世三年郎中令趙高恐二世誅及其身乃與婿閻樂殺二世○高乃立二世兄子嬰去皇帝之號為秦王○子嬰與二子謀刺殺高三族以徇○漢高祖入武關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旁軹亭名在長安東

秦自并周踰五十年子嬰既降劉項爭權

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周赧王入秦周亡○漢高祖元年乙未滅秦凡五十年自始皇二十六年始併六國天下混一歷十五年子嬰降漢以屬吏而不殺○項羽與沛公爭王關中羽至咸陽殺子嬰

項羽 羽雖不得天下然與漢相距凡五年實為霸王故以繼秦紀

項世楚將梁羽起兵共立懷王謀臣范增

項氏世為楚將項燕為秦所殺○二世元年項梁與兄子羽起兵共立懷王孫心見子羽名籍字羽○梁與諸將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以從民望○居鄛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立楚後梁從之為羽謀臣號亞父

梁死定陶羽救趙城沛公入關羽乃強爭 強上聲

梁西破秦軍有驕色至定陶為秦將章邯所敗○秦攻趙王歇懷王以宋義為上將羽為次將救趙羽殺義併其軍大破秦軍鉅鹿下羽遂為諸侯上將軍○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羽怨領與沛公先入關漢高帝初起號沛公諸將言羽慓悍猾賊不可遣獨沛公寬大長者可遣沛公遂先入關破秦○羽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

燒秦宮室殺秦子嬰分王諸將為宰不平 將去聲

羽引兵而西屠咸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殺降王子嬰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羽分割天下地土立諸將為王○陳餘田榮等言項王為天下宰不平遂皆發兵背羽

稱楚霸王都于彭城放殺義帝漢兵有名

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羽見關中殘破乃都于彭城此其失計也○羽怨懷王不遂己入關曰懷王吾家所立耳何得專主約乃尊懷王為義帝徙江南郴縣又使人殺之于江中○董公說漢王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明其為賊敵乃可服羽殺其主天下之賊也王宜以告諸侯而伐之漢王乃為義帝發喪發使告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五年相距以力經營垓下食盡身死東城

羽與漢王相距凡五年○羽恃欲以力征經營天下而無取天下之道○漢五年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盡○漢兵追羽羽引兵至東城度不得脫乃自刎而死漢王以魯公禮葬之

西漢 西都長安故曰西漢

西漢高祖劉邦字季火德承唐龍顏特異

臣瓚為高字以為功最高而稱高皇帝為漢之太祖故稱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父太公母劉媼○劉氏乃唐堯之後堯以火德王天下漢亦以火德王○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龍顏額類龍如龍也

神母夜號芒碭雲瑞始為沛公爰立赤幟 號平聲芒音忙碭音宕又音堂沛音貝

高祖夜徑澤中遇大蛇拔劍斬之後蛇所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嫗忽不見媼神母也○高祖常隱於芒碭山澤間所居上常有雲氣○陳勝兵起沛父老迎立高祖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

五星聚井兵入咸陽除秦苛禁約法三章 苛音何

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東井屬秦高漢王兵入咸陽以義取天下之兆○秦王子嬰降高祖乃悉除去秦苛法秦民大喜○召諸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項氏背約立爲漢王還定三秦縞素發喪 背音佩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沛公先入關當王項羽分王諸將乃背其約羽曰巴蜀亦關中地也乃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羽分關中地封秦降將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漢王用韓信計還攻三秦并其地董公說漢王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伐楚弑義帝者

破羽彭城敗兵睢水太公呂后間行爲質 間音澗 質音致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十六萬伐楚入彭城○漢王收羽寶貨美人置酒高會羽自齊以精兵三萬人歸擊漢大破漢軍於睢水上會大風揚沙石晝晦漢王得遁去○太公漢王之父呂后漢王之妻間行以從漢王反遇楚軍羽置軍中以爲質

何守關中調兵給餽信擒魏代燕齊風靡 燕平聲

漢王軍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便宜行事○何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餽餉未嘗乏絕○命韓信伐魏擒魏王豹傳天與張耳伐趙斬陳餘擒趙王歇○信自趙移兵下齊燕從風而靡酈食其說齊王已降信又襲破齊定之

滎陽事急紀信詐帝廣武數罪傷胸捫指 數上聲

楚圍漢王於滎陽事已急○紀信誑楚東門出漢王乘黃屋左纛詐降楚人之觀漢王乃得出西門去羽燒殺信○楚漢皆軍廣武羽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漢王曰吾寧鬭智不鬭力因數羽十罪○羽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胸漢王捫足曰虜中吾指

鴻溝既割垓下進兵汜陽即位長安作京 汜音祀

羽食盡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太公呂后各解兵而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今釋羽不擊養虎自遺患也乃進兵追羽至垓下羽兵敗自刎諸侯請漢王爲皇帝乃即位於汜水之陽○帝欲都洛陽婁敬言洛陽非用武之國無德易以亡關中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天府之國即日車駕西都長安

寬仁大度出自天性知人善任好謀能聽 好去聲

帝寬仁大度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人稱爲寬大長者天性明達出於自然帝明於知人尤善任使得駕馭英雄之術聽從門戍卒見之如情好謀能聽從諫如轉圜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酈陸辯舌蕭曹股肱

韓信黥布爲爪牙之將○韓信淮陰人蕭何薦之拜爲大將取魏趙燕齊四國遂爲齊王又會垓下滅項羽徙封楚王人告反降封淮陰侯陳豨反信與通謀爲呂后所殺○英布六人嘗坐黥故稱黥布從羽封之爲九江王隨何說使歸漢以功封淮陽王後漢殺韓信彭越布大恐遂反○彭越昌邑人聚兵居河上常往來爲漢游兵絕楚糧道有功封梁王人告越反呂后誅之○張良蕭何三人同功一體之人也心之臣○張良字子房五世相韓韓亡良欲爲韓報仇秦遂爲謀臣畫計封留侯○陳平陽武人自楚歸漢凡六出奇計封戶牖侯更封曲逆侯然平所言多非子房之比帝亦曰平智有餘然難獨任○酈食其陳留人客酈音歷食音異其音基○食其高陽人爲里監門見帝說下陳留帝令說齊王已降數下齊[illegible]酈生陸賈[illegible]

婁敬和親叔孫制禮功歸三傑侯先雍齒 雍去聲

帝令羣臣論功十二篇皆稱善蕭何爲漢宗臣蕭何守關中功爲第一爲丞相封酇侯帝以伐功次蕭何封平陽侯呂后問帝相國已死誰可代之曰曹參可

婁敬自臨帝遷都之議都長安[illegible]

合會召積赦丁斂季情其不學矜功任智

[illegible]

僞遊雲夢縶叛者九起溺愛戚姬幾易太子四皓羽翼遺患如意

饑平声○人有告韓信反者陳平說帝僞言出遊雲夢會諸侯於陳信來謁乃使武士縛信降爲淮陰侯○由是諸侯疑懼信與陳豨彭越黥布韓王信盧綰臧荼貫高利幾等相繼謀叛此是任智之失也○高帝漢王時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已立呂后子盈爲太子帝以盈仁弱曰如意類我欲廢太子而立之周昌等諫未從○呂后請張良畫計良使太子延致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從太子入朝上見之謂戚夫人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上深念爲戚姬如意不能自全乃使周昌相之惠帝元年呂后竟殺如意

孝惠仁柔曹相清靜人彘動心淫樂傷性

孝惠帝名盈有仁心而失之弱○蕭何薨曹參代爲相遵何之法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呂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之帝知其戚夫人大哭因病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

高后稱制擅王祿產平勃交驩北軍左袒

高祖皇后呂氏名雉惠帝崩后臨朝稱制○呂后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王陵陵曰非高帝約也后不悅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無所不可乃封呂台爲呂王台卒又封呂祿爲趙王呂產爲呂王擅權用事○陳平患諸呂陸賈說平與太尉周勃交驩平用其計○太后崩祿產欲作亂酈寄說呂祿以兵屬太尉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誅諸呂

孝文繼統玄默允恭爲漢仁君廟稱太宗

孝文帝名恒高祖第三子薄姬所生初封代王平勃誅諸呂迎入繼大統○玄深默靜允信恭肅文帝有此四者之德爲漢賢君之冠史臣贊之曰嗚呼仁哉○廟爲帝者太宗之廟

百金惜費千里却獻屈己和親發憤習戰

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爲乃止不作○時有獻千里馬者還其馬與道里費乃下詔令四方毋來獻○○高后時匈奴數侮慢帝即位又數冦邊五年帝復遣宗室女結和親後皆數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匈奴數冦邊帝乃發憤躬擐甲服馳射上林講習戰陣又命劉禮徐厲周亞夫爲將軍分屯以備胡

始開籍田始策賢良三賜田租六勸農桑

二年正月始開籍田躬耕以爲民○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賢良科始於此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並有詔賜民田租○二年十二年十三年後元年凡六詔爲勸課農桑

釋之當罰賈誼上疏喪服哭昭金錢愧武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稱無冤民上行中渭橋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奏當罰金有盜高廟坐前玉環者上欲致之族釋之奏當弃市○洛陽人賈誼年少有才上以爲公卿大臣多短之出爲長沙王太傅又遷梁王太傅上疏言事可爲痛哭者一謂諸侯强大可爲流涕者二謂匈奴侮慢威令不伸可爲長太息者六謂風俗奢侈四維不張禮制不立太子未教禮義不積不禮大臣上深納之○帝舅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群臣喪服往哭之昭自殺○將軍張武受賂金錢帝覺更賜其從以愧其心

用相避實論將從唐肉刑已除禮樂未遑 相將並去聲

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而有行欲以爲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乃以申屠嘉爲相嘉爲人廉直不受私○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以趙將李齊之賢唐言陛下賞太輕罰太重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因言魏尚之冤帝令唐赦尚復爲雲中守○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言刑者不可復屬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十三年遂詔除肉刑賈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帝謙讓未遑也史臣謂帝猶古撰文之事猶多闕焉

尺布興謠短喪易制大醇小疵仁者之累

帝弟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民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遺詔喪服以日易月遂廢三年之制○文帝大體醇粹如從三四節乃其小疵也○未能純乎仁者之道

孝景遵業恭儉清靜既減笞法又定箠令 笞音癡箠止橤切

孝景帝名啓文帝太子遵守文帝之業○文景皆以恭儉清靜安養天下○文帝除肉刑立笞法笞者多死景帝元年減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中六年又減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箠箠也所以擊者帝定令箠長五尺竹也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笞者笞臀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勸課農桑禁采珠玉粟紅貫朽家給人足

詔令郡國務勸農桑○禁人不得采金珠玉○是時廩庾皆滿
府庫充實太倉之粟至紅腐而不可食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
校○家家富給人人充足

天資刻薄頗任智數七國同反竟斬晁錯晁音潮錯音措亦作鼂

但帝之資質本近於刻薄晁錯為太子家令又數以術
數說帝削諸侯之地於是吳楚淄川膠東膠西濟北趙七國以晁
錯為名同時皆反○袁盎與晁錯
有隙說帝斬錯以謝七國景帝從之

失寵廢后以及太子申屠毆血亞夫獄死毆於口切

皇后薄氏以失寵見廢兩漢廢后自此始○既廢薄后并廢太
子榮為臨江王後殺之兩漢廢太子自此始○初晁錯用事丞
相申屠嘉自緣所言不用疾錯明錯穿太上皇廟壖垣出入為
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自歸上嘉奏至上乃曰錯無罪嘉知為
帝所賣毆血死○周亞夫平七國有功後為丞相上廢太子亞
夫固爭由是見疏上以亞夫怏怏非少主臣召詣廷尉不食而死

孝武英銳乘時豐富外攘夷狄內立法度

孝武帝名徹景帝中子也代榮為太子有英銳之氣　當文景
富庶之後可以有為○外則窮兵黷武數征伐匈奴築朔方郡

置史降賊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東擊朝鮮南伐粵通西域與
西南夷國為郡求大宛之馬○內則正曆元改服色定官名協音
律立宗廟
百官之儀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黜出初立年號行夏建寅

諸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百家之說者皆罷黜之○武帝　漢自惠帝
除挾書之律文帝廣開學之路然儒學終未盛至武帝時董仲
舒公孫弘倪寬孔安國等始以經術進用表章六經一貫自帝始
○古未有年號帝始創立年號在位五十四年改元者十一回建元
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後元　太初元
年方行夏之時以建寅為正月

儒有申董將有衛霍質直有黯滑稽有朔滑音骨

當時名儒則有魯申公菑川董仲舒○名將則有大將軍衛青
驃騎將軍霍去病　汲黯字長孺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
人之過以嚴見憚帝不冠不敢見也　滑稽謂其言辯東方朔字
曼倩好詼諧滑稽上以俳優畜之不任以事亦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騫武奉使湯禹定令弘羊言利萬石篤行

時堂邑侯張騫奉使月氏及西域諸國　中郎將蘇武奉使匈奴
為匈奴所留十九年　張湯趙禹共定律令用法益刻　桑弘
羊作平準之法盡籠天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弘
羊善計算與東郭咸陽孔僅二人言利事析秋毫矣○萬石君
奮景帝時父子五人皆二千石帝號奮為萬石君家以孝謹聞
不言而躬行建元二年奮子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諸子孫咸
孝而建最甚元鼎中慶為丞相醇謹而已封牧丘
侯時九卿更進用事

雄材大略內實多慾窮征橫斂神僊土木橫斂皆去聲

帝天資高材力雄壯謀略廣大　汲黯謂帝內多慾而外施仁
義此語最中武帝之病　連年征伐窮極兵力財物空竭橫加
賦斂如算商車算緡錢算民車船榷鹽鐵榷酒酤無遺利矣
自方士李少君以祠竈才見遂進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
屬齊人少翁公孫卿之徒更來言
神仙事立諸神祠行封禪

刑法繁苛盜賊並起巫蠱之禍遂及太子

上所用酷吏張湯趙禹杜周義縱王溫舒之徒皆用法苛峻民
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乃使范昆等衣繡衣持節發兵擊
斬之作沈命法○是時方士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
埋木人祭祀之因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上疾江充因言祟在巫
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與太子有隙因
入太子及皇后宮掘地縱橫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持太

子急太子發兵斬充長安
言太子反太子兵敗自殺

輪臺一詔悔過務農顧託得人廟為世宗

征和四年桑弘羊等言輪臺東可屯田上悉深悔下詔罷之
上自言即位以來所為狂悖詔書深陳既往之悔曰當今務在
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毋乏武備而已封丞相田
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命大司馬霍光受遺詔輔
少主光忠厚可任大事○武帝平日所為似
秦始皇然其好賢亦多故為帝者世宗之廟

孝昭幼沖委政霍光上書知詐明過成王

昭帝名弗陵母鉤弋夫人趙氏娠十四月而生武帝命其門曰
堯母門七歲立為太子八歲即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輔政
與民休息天下無事○上官桀父子欲生女為皇后桀與光爭
權詐為燕王旦書誣奏光帝曰朕知是書詐也而上書者果
亡明年十四左右皆驚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
臣後有毀光者坐之○昔成王以流言而疑周公知帝之明可
謂過成
王矣

昌邑淫戲光立宣帝綜核名實厲精為治

昭帝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三曰始元元鳳元平崩無子○光立武帝孫昌邑王賀爲嗣賀淫亂光奏皇太后廢之○光既廢賀乃立戾太子之孫病已是爲孝宣帝改名詢時年十八○霍光卒帝始親政綜理考核名以責實帝興于閭閻具知民事艱難吏治得失既親政振厲精神以爲治

丙魏賢相龔黃循吏充國屯田定國廷尉 相去聲

宣帝時丙吉魏相爲相有聲稱相以嚴毅稱上意其爲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或有逆賊風雨災變相輒奏聞與丙吉同心輔政吉爲人深厚不伐善帝微時以戾太子事繫獄獨賴吉得生帝即位吉絕口不道前恩其爲相不親小事時人以爲能知大體○帝以太守爲吏民之本不可數易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斯爲盛龔遂爲渤海太守化盜賊爲良民乃入爲水衡都尉黃霸爲潁川太守以內明外寬得吏民心徵守京兆尹地如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入爲大司農東海太守尹翁歸以治郡入爲右扶風皆稱循吏○先零諸羌反使趙充國發兵討之充國欲以威信招降遂上屯田策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上嘉納之留屯田羌人降振旅而還○于定國爲廷尉決疑平法民自以爲不冤

五經博士講論同異海內禮遜單于慕義

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是時海內興於禮遜○匈奴呼韓邪單于慕義朝於渭上

爲漢中宗周宣並美惜其雜霸過於刑殺

帝在位改元者七曰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凡二十六年崩廟曰中宗○中興之功可與周之宣王並美○太子勸帝用儒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其治失於刻殺太過

霍氏族誅禍起芒刺趙蓋楊韓罪不致死 蓋音盍

霍光薨夫人顯與其子禹山雲等謀廢天子事覺雲山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帝初立見高廟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光死宗族竟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趙廣漢爲京兆尹威制豪強小民得職坐以私事劾丞相下廷尉吏民號泣願代死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司隸校尉蓋寬饒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奏封事曰方今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上以爲寬饒怨謗下之吏寬饒自剄○平通侯楊惲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好發人陰私人告惲怨望爲妖言免爲庶人會日食騶馬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竟坐要斬○東郡太守韓延壽爲吏尚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吏民敬

長令行禁止入爲左馮翊與蕭望之相拘持上不直延壽竟坐棄市四人之死皆不厭衆心其爲美政之累大矣

宦官恭顯外戚許史西京之亡實自帝始

宦官弘恭石顯用事至元帝時遂爲巨蠹后族許伯外家史高擅權與政○西漢之亡由元帝信宦官成帝任外戚哀帝寵大司馬董賢皆始於宣帝

元帝節儉儒柔不斷禍及蕭周政由恭顯 斷音短

元帝名奭宣帝太子性好節儉○好儒而柔優游無斷○蕭望之周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因與史高弘恭石顯相忤恭顯建白望之怨望召下獄望之飲鴆自殺上責問顯等但皆免冠稱謝而已○恭顯害堪與劉更生朋黨召致廷尉後上召堪更生曰景誤上大驚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令出視事堪又左遷河東後徵還疾瘖而卒○恭顯久典樞機帝盡委以政事

韋匡貢薛徒居鼎鉉史丹青蒲太子幸免郅支懸首昭君興怨

韋玄成匡衡貢禹薛廣德皆以名儒進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無所補益○青蒲以青規地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太子少好經書其後幸酒樂帝欲廢之帝寢疾史丹直入伏青蒲上涕泣上感悟太子遂定帝在位凡十六年崩改元者四初元永光建昭竟寧○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建昭三年西域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甘延壽斬之傳首至京師縣藁街十日○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漢以後宮王嬙賜之嬙字昭君後人多爲之作昭君怨

成帝淵默容儀則善委政王氏溺愛飛燕

成帝名驁臨朝淵默○善修容儀尊嚴若神帝舅王鳳兄弟相繼爲大司馬專秉朝政○帝悅陽阿公主家舞者趙飛燕溫柔鄉曰吾老於是鄉矣妹合德爲婕妤同侍並寵

張禹諂佞朱雲請劍劉向封章忠言可監

安昌侯張禹帝以師傅雅信之時吏民上書多言王氏專政以致災異上以示禹禹見年老子孫弱恐爲王氏所怨因言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由是不疑王氏朱雲上書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上問誰也曰張禹上大怒命御史將雲雲攀檻檻折殿爭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於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叩頭爭之上意乃解及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宗正劉向本名更生常以宗室譏刺王氏作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又封事帝不能用章奏觀象報上咸猶今蔑禍野王欲以代鳳鳳使尚書劾奏王章竟死獄中帝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七曰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

始元延綏和

哀帝昏愎丁傅擅恣董賢貴寵趙昌謟佞 愎弼力切 謟與諂同

哀帝名欣定陶共王之子元帝之孫成帝無子大臣立之昏闇而很愎○帝即位罷退王氏而封舅丁明與后父傅晏為侯居中用事擅權寵日盛○侍中董賢得幸於上出則驂乘入御左右貴震朝廷為大司馬操弄人主○尚書令趙昌諂佞以佞諂進讒

鄭崇王嘉獄死非命平及孺子亦云不幸

尚書鄭崇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得罪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人主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怒下獄死丞相王嘉上封事極言董賢上怒召嘉詣廷尉對繫獄二十餘日嘉嘔血死○哀帝在位七年崩無子改元二曰建平元壽○平帝名衎中山王孝之子王莽立之九歲即位在位五年為莽所弒莽立宣帝玄孫嬰號曰孺子嬰春攝位改元居攝又改初始莽遂篡位時漢室威權已去二帝不幸而逢其時

西漢帝系一十二傳總為二百一十二年

自高祖至孺子嬰共十二世高后與呂王賀不與數○起高祖元年乙未訖居攝元年丙寅共二百一十二年

王莽 閏於兩漢十八年故得編次

新室篡逆起自元后成帝荒淫委政厥舅

莽初封新都侯及篡位建國號曰新室○起於孝元皇后王氏○成帝元后之子荒淫不親國事○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得政自此始

五侯並封黃霧四塞鳳音商根司馬繼職

建始元年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為關內侯其年四月黃霧四塞議者以為外戚太盛之咎○鳳卒弟音為大司馬音卒弟商為大司馬商卒弟根為大司馬根薦曼之子莽自代

莽善要譽謙恭下士篡統屢絕姦謀得肆

莽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傾其財交遂得漢政外交英俊內事諸父爵位益尊節操愈謙○值成帝無子哀帝又無子○莽因得以肆其篡逆之謀

揚雄大儒劇秦美新陳說符命非一劉歆

揚雄字子雲漢之大儒也多識奇字著太玄法言等書善作賦雖仕漢為郎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莽篡位以耆久次轉為大夫莽稱功德比伊周又作劇秦美新文以諂莽通鑑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以貶之○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士大夫遂以陳符讖○劉向子歆字子駿以此論事莽為國師公自亦讖書改名秀

始而居攝三年即真更名王田設立五均

平帝崩群臣請莽為攝皇帝莽立孺子嬰改元居攝三年遂即真天子位改元始建國○莽好古慕古紛更法度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令分之與田富受者如制然卒不能行○又設斂閏冶財立五均司市泉府官

法令煩多盜賊紛亂十有八年斬首于漢

改易制度法令煩多四方盜賊○民無所措盜賊並起○起丙寅訖癸未凡十八年○更始攻武關鄧曄等兵迺長安共攻莽商人杜吳斬之

東漢 都洛陽故東言東漢

莽末兵起人懷劉氏共立聖公是為更始 更平聲

王莽之末四方兵起○當時人心思漢起兵者必在劉氏舂陵戴侯曾孫玄字聖公在平林軍中時王常等欲立光武兄劉縯字伯升為主平林諸將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貪玄懦弱劉乃就立之○物號更始○改元為更始

惜其闇懦不修綱紀大盜雖除怨叛復起 復浮去聲

更始素懦無君人之量即位以手刮席慚汗不能言○諸將擅命在外者專行誅賞紀綱不肆○是時王莽雖皆伏誅○四海怨望叛起者

齊有張步趙有王郎梁有劉永代有盧芳

張步自稱齊王都劇○後為耿弇所破○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輿據邯鄲復光武殺之○更始立劉永為梁王永遂自稱帝復為蓋延所斬而復○安定人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據安定降而復叛奔匈奴

東海董憲洛陽朱鮪述據成都囂據天水 鮪羽軌切

憲本賊將劉永以為翊將軍遂據東海稱王吳漢討之○朱鮪為更始將守洛陽與光武有隙遂據洛陽以叛岑彭說降之○公

孫述字子陽更始起兵於成都據蜀稱帝國號成家吳漢討平之、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建武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為吳漢所攻使歸漢已而轉匿北公孫述光武征之囂憤恚死子純降

綠林青犢銅馬大搶赤眉入關更始就降 降平聲

綠林青犢銅馬大搶四者皆當時賊號外有尤來五樓之屬眼耶樊崇之兵皆朱其眉以為識號赤眉眾數十萬以劉盆子為將軍建武元年入長安、更始降於赤眉上璽綬於劉盆子

世祖光武同符高祖赤伏獻符四七為輔

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王莽末與兄縯起兵於舂陵更始元年行大司馬事二年封蕭王三年即位改元建武作封更始為淮陽王馬援謂曰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儒生強華獻赤伏符蓋讖書也、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劉秀光武之姓名四七謂二十八將也火為主漢以火德王也後明帝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鄧禹首次馬武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昆陽八千大破邑尋司隸官儀識者屬心

更始元年秀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莽遣王邑王尋將兵號百萬圍昆陽時城中惟八九千人秀自將步騎千餘合戰莽兵大敗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〇更始以秀行司隸校尉秀置僚屬作文移一如舊章時諸將皆冠幘服婦人衣三輔吏士見者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老吏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鄧禹杖策馮異屏樹王霸冰合寇恂牧御

秀徇河北南陽鄧禹杖策追及於鄴秀曰生得欲仕乎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明公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諸將訪之皆當其才、秀起兵以馮異為主簿秀為王郎所迫至饒陽無蔞亭異上豆粥至南宮遇大風雨異進麥飯異為人謙退不伐諸將每論功異常獨屏樹下人號大樹將軍〇王郎兵追秀至滹沱河吏白無船不可渡王霸詭言冰堅可渡秀曰候吏果妄語也比至河冰果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已解〇鄧禹薦寇恂有牧民御眾之才秀使守河內恂調糇糧治器械以供軍旅未嘗乏絕

即位鄗南定都洛陽訪求卓茂物色嚴光 鄗音浩邑名在常山

秀徇燕趙諸賊悉破降還至中山諸將上尊號未許會來赤伏符乃即皇帝位於鄗南〇朱鮪降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焉〇卓茂嘗為密令教化大行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〇嚴光字子陵與帝少同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披羊裘釣澤中累徵乃至上與光同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上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富春山中東漢多清節之士自此始

息馬論道投戈講藝一札十行直柔為治

帝有志文治務息馬之戰即封論聖道〇韓投下千戈即請求六藝、帝手書賜郡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第五倫每讀詔書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帝宮置酒會宗室諸母相語曰文叔平日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乃能如此上聞之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耳

深鑒前過保全功臣戒存包桑莫復言兵

帝鑒以高祖誅戮韓彭為戒〇諸將皆不許以列侯就第不令以吏職為過保全爵土〇臧宮馬武請伐匈奴帝不許曰黃石公包桑記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又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前非其時不如息民〇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文物繁然吏治亦盛杜張為守董劉作令

帝首起太學稽明理禮樂起明堂靈臺辟雍繁然文物可述〇當時州牧郡守令長多良吏〇杜詩守南陽人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〇張堪守漁陽人為之語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〇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奴殺人而匿主第宣候主出以奴下車格殺之主入訴上使宣叩頭謝主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上敕強項令出劉昆為江陵令有火災昆叩頭向之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負子渡河帝問所行何德而致昆曰偶然耳帝曰此長者之言也

督責三公頌揚嚴峻事歸臺閣其美未盡

帝以吏事督責三公而不任以大政〇時吏事刻深頌揚於嚴急〇事權歸於臺閣內臣使御書典領之〇中興之美有所未盡在位三十三年改元二曰建武曰中元

顯宗明帝崇師重道宗祀明堂辟雍養老 辟音璧

明帝名莊母陰氏光武廢郭后而立陰氏為后以其子為太子甫號顯宗〇帝為太子時受尚書於桓榮及即位猶尊以師禮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於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三月臨辟雍行射禮十月幸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

冠帶億萬匈奴入學抑絕虛譽召作雅樂

養老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是時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詔以聞著李奄順多沙諸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也帝召拔官子弟作雅樂自御塤篪和之

奈何楠察自起種卽首興佛教千載罹殃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使之天竺求其書及沙門以來佛教由是入中國千載之遺下人遭罹其害○明帝在位十八年改元一曰永平

章帝長者廟號爲肅理獄順時胎養賜穀

章帝名炟明帝太子天資寬厚雅好文章諸儒稱之爲長者○廟號肅宗○是詔理獄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止用十月重三正慎三微也○元和二年詔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

親祠闕里講經虎觀馬后儉約竇氏浸盛

帝幸東郡進幸闕里祠孔子於闕里○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皇太后馬氏躬履節儉太后不聽○立貴人竇氏爲皇后竇憲以后兄擅權勢奪沁水公主園田帝怒以問憲慙懼后爲毀服深謝帝曰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謝乃得解○帝在位十三年改元三曰建初元和章和

和帝幼沖憲遂擅權袁任守政天子賴焉

帝名肇章帝第四子十歲卽位竇太后臨朝以兄憲爲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袁安任隗守正不撓權勢竇氏大恨但安素行高未有以害之○十餘人天子及大臣恃賴之

既克誅憲并及班固謀之鄭衆啓寵宦竪

四年竇憲有逆謀上知之乃勒兵收憲印綬遣令自殺○班固坐與洛陽令种兢有隙兢逮考竇氏賓客因死獄中固字孟堅扶風人○上密與中常侍鄭衆謀誅憲以衆心不附遂有心機乃與衆定計以當誅憲○衆

忠賢雖多宦戚交蔽沖殤三月質乃遇弑

是時朝廷內外忠賢之人甚多但無若十九侯梁冀宋娥之徒相蔽塞閻順帝在位二十年改元五曰永建陽嘉永和漢安建康太子炳立是爲沖帝三月而崩帝改元永嘉○梁太后迎立渤海孝王之子纘是爲質帝改元本初帝少聰慧爲

乳母宋娥后戚梁冀張綱埋輪左雄封事

帝之立乳母宋娥與其謀封爲山陽君○立梁商女爲皇后封商子冀爲襄邑侯其後爲大將軍專權○商卒冀嗣爲大將軍漢安元年遣杜喬等八使徇行州郡○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冀綱所劾不能用○左雄上封事言乳母宋娥不宜封爵帝知雄忠而不從是時左雄以尚書令言乳母○梁氏之專恣宦官不封非

安帝在位十九年改元五曰永初元初永寧建光延光○帝崩閻后與兄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立之○北鄉侯卽位數月而薨閻太后與顯謀立濟北河間王子未定○中常侍孫程等十九人共謀斬江京等迎立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是爲順帝○程等十九人皆封列侯

閻后貪政迎立北鄉順帝反祚權出孫王

閻后兄閻顯與江京等謀以北鄉侯爲嗣○孫程等迎濟陰王立之外戚之權移於內外

黃憲不仕楊震廢死近習弄權禍及太子

黃憲字叔度汝南人郭泰稱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楊震爲太尉封震人時爲公所用帝用乳母王聖女伯榮出入宮中○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殺之太子數爲歎息王聖等懼有後害乃誣太子廢爲濟陰王

殤安孱弱政由鄧后計金受官移民逃寇

殤帝名隆生百日而卽位改元延平八月而崩○鄧太后定策立清河王慶之子祜是爲安帝在位十二年殤安帝鄧太后兄騭爲車騎將軍○鄧氏三公以國用不足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士各有差○虞詡議徙邊郡下三輔○騭自議欲棄涼州詡諫之

質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進毒弒之在位一年

桓帝誅冀政還五侯黄瓊稱疾皇甫被杖

冀迎立蠡吾侯志是爲桓帝冀秉政幾二十年凶恣日積帝不平乃與宦官單超徐璜貝瑗左悺唐衡定議誅之賞自後求冀代少長皆棄市乃封單超等五人爲侯任政宦官益横梁所誅者黄瓊爲公位海内翕然稱之而五侯舍縱傾動内外李冀杜喬皆以忠言宦官下獄死瓊自度力不能制稱疾不起先零羌寇涼州以皇甫規擊破之降者十餘萬論功當封瓊惡能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忠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坐繫廷尉論輸左校會赦歸家

黨錮禍起名賢皆陷始於周房繼以岑范

河南張成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下郡國捕黨人黨人之名始此初甘陵周福爲帝師擢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各樹朋黨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始此曹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二郡爲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郭賈陳李臧否成風自爲禍的亻得嚆弓

太學諸生三萬餘人以郭泰賈彪爲之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由是其後人得嚆弓而射之此所以成黨錮之禍也

施及靈帝壁侔愈熾陳竇受誅膺等復廢

桓帝在位二十一年改元六曰建和和平元嘉永興永壽延熹永康解瀆亭侯宏立是爲靈帝竇太后臨朝以竇武爲大將軍陳蕃爲太傅竇太后迎立解瀆亭侯是爲靈帝武蕃謀誅宦官曹節王甫等太后未忍武狀奏誅之節等聞之謀殺武蕃竇后遷太后于南宮竇武自殺陳蕃被收遇害收捕黨人二百餘人下獄死者百餘人是先是永康元年竇武申理黨人二百餘人教歸田里禁錮終身及陳竇用事復舉拔李膺等陳竇敗膺等復廢

轉徙數百死者百餘黄巾賊起黨禁乃除

曹節又諷有司奏諸鉤黨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流徙廢禁者六七百人黨人死者百余人

張趙盤結稅畝鬻爵何進無謀外召董卓

妻子皆徙邊光和六年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衆數十萬各立渠帥一日俱起皆著黄巾以爲標識時謂之黄巾賊月之間天下響應帝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宜大赦黨人帝懼而赦之時宦官張讓趙忠等皆封侯貴寵上常謂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宦官放縱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鬻爵凡官皆先輸錢乃得拜中平元年改元四曰建寧熹平光和中平崩子辯立何太后臨朝何進録尚書事進白太后請盡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使將兵向京師欲以脅太后未至進爲宦官所殺紹勒兵捕諸宦官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有無鬚而誤死者

洛陽焚蕩獻帝播遷群雄睥睨禪魏終焉

董卓至廢皇子辯而立陳留王協是爲獻帝卓推袁紹爲盟主卓焚洛陽宮廟遷都長安司隸東州郡起兵討卓布誅卓李傕郭汜等兵攻王允楊奉韓暹奉車駕還洛陽曹操勒兵迎帝遷都于許袁紹袁術劉表割據不相統一劉備孫堅之徒群雄並起皆有睥睨漢鼎之意然操名取漢位改元三四初平興平建安共三十二年建安元年至二十五年劉曹丕篡漢帝位爲山陽公又十四年而卒其子丕始篡帝位爲魏廢帝爲山陽公又十四年而殂

東京至此亦十二帝共爲一百九十七歲

光武至獻帝凡十二世又有更始與北鄉侯不與數起更始元年癸未終建安二十四年己亥

兩漢相繼四百九年二十四君七制爲賢

西漢二百一十二年東漢一百九十七年共四百一十八年不與此數○兩漢共二十四世其中二祖五宗皆賢君世稱七制西漢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宗武皇帝中宗宣皇帝東漢世祖光武皇帝顯宗明皇帝肅宗章皇帝

三國

以世代相承言則漢胤猶存晉吳蜀前後皆不相接以時論則蜀爲漢室之裔而魏與吳乃僭竊耳

漢獻之後鼎峙三國蜀西吳南魏居其北

東漢之末天下分爲三國如鼎足之形○蜀即益州吳即建業魏即許都

蜀主劉備漢室之裔三顧孔明如魚得水

蜀先主名備字玄德諡昭烈帝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隱居南陽隆中以爲臥龍徐庶薦之先

主三顧亮於草廬之中與語大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不背劉表信義愈明合從孫權赤壁功成

備為曹操所敗奔荊州依劉表數年表卒子琮嗣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遺孤背信自濟吾所不為◦琮以荊州降操備將其眾去荊州人多歸備眾十餘萬日行十餘里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遂許濟大業不亦宜乎◦曹操破荊州追敗備兵於當陽長坂備遣諸葛亮詣孫權求救權曰非劉豫州莫可當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荊軍將軍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操軍破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權以亮言遣周瑜拒操操軍敗赤壁之捷

從權借荊襲璋取益關張爪牙法正輔翼

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備見權以瑜所給地少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瑜卒魯肅乃勸權以荊州借備◦漢末劉焉為益州牧焉死子璋襲位張松說璋遣法正請備以討張魯法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留兵圍成都璋出降備遂領益州牧◦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法正既為備取益州為蜀郡太守或謂正太橫權謂亮曰主公之在公安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權襲殺羽吳蜀忿爭即位武儋喪師夷陵

備既得益州孫權遣使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間曹操攻漢中備乃求和於權遂分荊州偕州道關羽攻樊以伐曹權遣呂蒙襲殺羽取荊州以避之呂蒙以此念爭權發兵不和◦襲魏黃初元年先主即位於武儋之南改元章武二年備伐吳孫權求和不聽遂稱臣於魏漢人自巫峽建平至夷陵連營七百餘里權遣陸遜拒之遜攻破四十餘營漢兵大敗先主夜遁僅得入白帝城

殂於永安顧託葛亮後主名禪委任賢相

禪時戰切 相去聲

章武三年四月備殂於永安宮先主病篤囑亮輔太子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後主名禪先主太子後降封為安樂公◦國事盡聽於諸葛亮

開誠布公心戰為上復修吳好樊率北嚮

復好並去聲

亮之為相開誠心布公道刑政雖峻而無怨者◦益州大姓雍闓叛亮討之參軍馬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亮至南中有孟獲者素為夷漢所服亮生致獲七縱七擒之自是南人不敢復反◦遣鄧芝修好於吳吳主稱帝使陳震慶賀吳與漢盟約中分天下◦亮上疏曰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

數出無糧渭濱屯田營中星墜八陣空傳

數音朔

亮屢出兵攻祁山圍陳倉出斜谷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建興十二年亮出五丈原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司馬懿拒之相守百餘日懿不敢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亮病篤有大星墜亮營中未幾亮卒◦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司馬懿按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

蔣琬憒憒董允忠藎費禕沉毅姜維數出

憒古對切 費音秘 禕音猗 數音朔

亮卒蔣琬為政楊敏毀琬曰作事憒憒不及前人或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琬卒費禕董允為政允獻可替否盡忠◦禕性沉毅為魏降人郭循所殺◦姜維數出兵蜀人愁苦國人怨之

祇皓預政國滅于魏蜀漢二主四十三歲

宦者黃皓便僻佞慧後主寵之以為中常侍預政事累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魏使鄧艾鍾會伐蜀後主出降蜀亡後主在位四十一年改元四建興延熙景耀炎興◦先主傳後主起辛丑於癸未凡四十三年

魏武曹操明略最優首挾天子以令諸侯

操字孟德宦官曹騰養子漢末封魏王文帝受禪追尊為武帝於群雄之中其明略最高◦建安元年奉獻帝遷于許自是挾天子以令諸侯

破袁虜張擒布降琮赤壁敗歸雀臺以崇

袁紹字本初據河北操破紹於官渡紹死諸子爭為操所滅袁術字公路僭帝於壽春為劉備擊走之術憤病而死◦呂布據徐州為操所擒◦張繡據南陽操攻之不勝而還繡後降◦劉表據荊州表卒子琮降操操征孫權周瑜與劉備破之於赤壁操大敗而還自築銅雀臺於鄴

封加九錫遣巡染指外以欺人分香賣履

建安十七年董昭言於操曰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彧飲藥而卒明年以冀州十郡封魏公加九錫始建社稷宗廟○是時已有染指漢鼎之意○操臨終乃遺令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舍中無所為可作履組賣也紿口不言禪代事猶欺外以欺人也

文帝受禪偃兵息民煮豆燃萁遺虧親親萁音其其豆莖也

文帝名丕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操卒丕襲位為魏王十月漢獻帝禪位于丕改元黃初凡七年帝在位無大征戰民得休息○帝弟植字子建封東阿王又改封陳思王帝兄弟不協嘗令植作詩七步中不成應大法植應聲曰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因詩以諷之也○帝於兄弟親親之恩甚薄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不聽朝聘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思為布衣而不能得

明帝沈毅闊容善直耽于內寵務營宮室

明帝名叡文帝太子沈毅果斷○優禮大臣開懷容納辛毗楊阜等數犯顏極諫雖所捷戳者君人之量○帝耽內寵婦官秩擬百官之數掖庭凡數千人○帝好土功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昭陽太極總章觀之屬不一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在位十三年崩改元者三曰太和曰青龍景初

邵陵闇弱何晏敗俗司馬爭權曹爽就戮

邵陵厲公名芳明帝養子史稱齊王晉代魏改封為邵陵公諡曰厲闇弱能遵嚴○時何晏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俗○明帝崩以曹爽司馬懿同受遺詔輔政爽用何晏等謀排擯司馬懿不能禁乃謀誅爽○帝謁高平陵爽與二弟從懿以皇太后令收爽等殺之自是權歸司馬氏

王淩事敗師遂廢帝高貴攻昭殞身成濟

太尉王淩以帝制於強臣謀立楚王彪而去司馬懿之○司馬懿率師東征淩事覺飲藥死懿卒子師專政帝每與李豐謀事師知其謀已殺豐帝意殊不平師遂廢帝而立高貴鄉公帝在位十六年改元二曰正始嘉平○高貴鄉公名髦東海王霖之子司馬師卒弟昭立帝忿威權日去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遂率殿中宿衛出攻昭○昭黨賈充入與帝戰成濟抽戈刺帝殞於

陳留滅蜀魏祚亦盡四十六年五主歸晉

帝下常在位七年改元者二曰正元甘露帝遇害立常道鄉公是為元皇帝○常道鄉公名奐燕王宇之子操之孫也曾封陳留王帝在位六年改元二曰景元咸熙景元四年鄧艾伐蜀滅之咸熙元年封司馬昭為晉王二年昭卒子炎嗣十二月帝禪位于晉王炎○魏起庚子終乙酉共五世四十六年

吳起孫堅號為破虜策定江東謀欲襲許

孫堅吳郡人為長沙太守起兵討董卓○袁術表堅為破虜將軍劉表遣黃祖拒之堅死○堅子策年十七見袁術求領其父餘兵歸取江東所向無敵嘗其許貢遣使獻方物袁術表策為討逆將軍○策既定江東欲襲許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守許貢奴客數為貢報讎伏而射之而死因出獵

權因遺業舉賢任能奄有荊揚徙治秣陵秣音末

策將死呼弟權代領其眾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策卒權字仲謀魏封吳王改元黃武稱帝改元黃龍後又改元嘉禾赤烏太元神鳳改元建興三年稱帝太和三年○帝改元黃龍後又改元嘉禾赤烏太元諡曰大帝○有荊揚二州之地遷于南海○孫氏物權以為治所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

周瑜魯肅敗操赤壁呂蒙陸遜襲羽而擒

周瑜字公瑾魯肅字子敬○建安十三年曹操既得荊州東下遣書問權今治水軍八十萬眾與將軍會獵於吳群臣失色皆勸迎之魯肅以為不可勸權召周瑜議瑜曰操自送死也請以精兵三萬人與劉備併力逆操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以蒙衝鬥艦十艘載燥荻灌油詐降操軍去二里同時發火燒盡北船操敗走自此不敢窺江東○呂蒙字子明陸遜字伯言○建安二十四年劉備關羽自江陵出攻曹仁于襄陽呂蒙勸權襲其後以陸遜為偏將軍襲羽擒之遂定荊州

初臣于魏復通蜀漢長江天塹魏文歎數

黃初二年劉備自將伐權權遣使稱臣於魏魏封權為吳王蜀先主崩諸葛亮遣使與吳連和○魏文帝以舟師擊吳吳人臨江拒守帝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也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亮為綝廢休乃殺綝皓降于晉極虐且淫綝丑林切

[illegible]

五十二年吳凡四帝，遡策以來八十餘歲

己酉年，傳帝庚子年國亡。大帝、會稽王、景帝、歸命侯。遡策據江東以來通計八十餘年。

三國並立凡六十年，後先滅亡晉混一焉

起操丕稱元年庚子，訖晉太康元年庚子。蜀先亡，魏次之，吳後亡。

西晉

晉司馬氏懿杣相魏，三世專權，師昭廢弒

晉之興自司馬懿始。懿字仲達，河內人，少聰達，多大略。[illegible]

[illegible]

武帝受禪有志南征，羊祜卧護張華推抨

[illegible]

孫皓來降天下混一，雉裘雖焚羊車戲膻

[illegible]

崇愷奢侈，劉阮昏酣，賈荀黨友，衍廣清談

[illegible]

羌胡雜居盡徹武備，經國無謀復殺介弟

[illegible]

惠帝不慧，賈后預事，既廢楊后太子亦廢

惠帝名衷，武帝第二子，爲人不辨菽麥。[illegible]

亮瓘並誅倫殺賈氏，允討無功遂始篡位

[illegible]

冏乂迭起，穎顒相繼，張輔篡奪，陸機鶴唳

[illegible]

越戰蕩陰，紹血濺帝，屢經播遷，熾爲太弟

八王相戕銅駝荊棘五胡乘釁雲擾中國

東海王越、今帝征穎、戰於蕩陰之戰、侍中嵇紹以身衛帝、被殺、血濺帝衣、左右欲浣之、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浣也。是越弟騰舉兵攻鄴、穎奉帝還洛、張方遂劫帝幸長安、越遣兵迎帝、殺顒穎、又為范陽王虓所殺、張方為顒所殺、越遂奉帝還洛、立豫章王熾為太弟、帝崩、熾即位、帝在位十七年、改元永熙、元康、永康、永寧、太安、永興、光熙。

八王謂倫、冏、乂、顒、穎、越、亮、瑋也。方賈后專權時、人知天下將亂、索靖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是時四海鼎沸、劉淵石勒之徒、莽其黨、遂有五胡之亂、自是中國擾亂如雲。

懷帝五年劉聰盜強勒執王衍送帝平陽

太弟熾立、是為懷帝、改元永嘉。二年劉淵稱帝、四年淵卒、子聰嗣位、五年入寇。帝以王衍為司徒、五年東海王越薨、衍等奉越喪還葬東海、石勒追之、無一人得免者。執衍等、衍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且勸石勒稱尊號、勒使排牆殺之。又使呼延晏寇洛陽、遂執帝送平陽弒之。

愍立四年為曜所執洗爵執蓋可為於悒 悒於吉切音邑

愍帝名鄴、吳王晏之子、武帝孫也。洛陽既陷、荀藩等奉帝即位於長安、改元建興、在位四年、劉曜寇長安、帝出降、送于平陽、劉聰大會、命帝著青衣行酒洗爵、又使執蓋、於是悒傷歎也。

東晉

懷愍之後南北分疆北陷胡羯南都建康 羯居竭切

是時天下離土、分為南北、南則東晉、北則五胡迭據中原。自東晉建都建康、其後宋齊梁陳相承、為南朝。

東晉元帝實出牛氏襲封琅邪爰即帝位 邪音耶

帝名睿、宣帝曾孫、琅邪王覲子、母夏侯氏與小吏牛金通而生帝、嗣為琅邪王、元康中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康。懷帝遇害、王乃即帝位于建康。

王導謀主祖逖自誓惜其不協竟失機會

王導字茂弘、睿以導為謀主、每事諮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導勸用諸名勝顧榮、賀循、紀瞻等為掾屬、由是江東歸心。桓彝初過江、見睿微弱、憂之、謂周顗曰、江左有管夷吾、吾復何憂矣。祖逖字士雅、為豫州刺史、將其部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逖與導所謀不協、遂欲為進取之計、詔其兵於朝廷、導難之、逖兵出擊後趙、自河以南皆歸於晉、此復之機也、惜朝廷遣戴若思代逖、逖知大功不就、感激而發憤而卒。

大業未振禍亂內興王敦反叛憂憤而崩

中興之業未能振舉、而禍亂又起於國內。王敦字處仲、導之從兄、始與導同心翼戴、復以劉隗刁協用事、頗抑王氏、敦不平之、舉兵於武昌、遂據石頭、帝以敦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敦旋武昌。帝因憂憤成疾而崩。在位五年、改元者三、曰建武、曰太興、曰永昌。

明帝獨斷克清大憝成帝恭儉見導必拜 憝徒對切惡也

帝名紹、元帝長子、明敏有機斷。太寧元年、敦謀篡位、帝手詔數敦之罪、二年帝決意討敦、帥諸軍親征、敦黨悉平。成帝名衍、明帝長子、性恭儉、五歲即位、每見王導必拜、以少時冠服由導、故拜於導。

庾亮用事蘇峻叛命溫陶戮力石頭反正

亮、帝母舅也。庾太后臨朝、事皆決於亮。歷陽內史蘇峻恃功驕溢、亮疑之、欲以峻為大司農、峻不從、舉兵反、亮命祖約與峻戰、峻兵犯闕、溫嶠陶侃入討、斬峻、迎帝還於石頭、遂得反正。

康嗟短祚穆恃母恩殷浩一敗權歸桓溫

成帝在位十八年、改元二、咸和、咸康。崩、子丕、弈皆幼、遂立母弟岳、為康帝、改元建元、在位二年。穆帝名聃、康帝太子、二歲即位、太后臨朝、中外無事、以桓溫平蜀、威名大振、為荊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廷倚以抗溫、浩恐、連年北伐、大敗于山桑、溫奏免浩為庶人、自此大權歸於溫。穆帝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二、永和、升平。

哀帝斷穀海西遭廢簡文恬暢無能濟世 斷音短

哀帝名丕、成帝長子、即位二年而寢疾、餌方士藥、斷穀。在位四年、改元二、隆和、興寧。廢帝海西公名奕、成帝次子、桓溫伐燕大敗於枋頭、威名頓挫、欲立威以重威權、溫遂廢帝為海西公、在位六年、改元太和。簡文帝名昱、元帝少子、桓溫立之、帝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在位一年、改元咸安。

孝武纂業天去姦臣謝安鎮淮淝郄秦 纂作管切繼也

孝武帝名曜簡文帝太子字昌明桓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未幾溫卒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士大夫相謂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年四十餘乃出仕後爲太傅辛以載重鎮淮淝○秦苻堅以百萬之師入寇謝安使兄子玄等拒之大敗秦兵於淮淝

威靈幾振酒色無度戲言殺身可卜晉祚 幾平聲

秦兵敗晉之威靈幾振而帝耽於酒色與會稽王道子日以酣歌爲事○張貴人年三十寵冠後宮帝醉中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弒之晉國祚可卜矣帝在位二十五年改元二曰寧康曰太元

安帝不慧桓玄篡奪遷播朝野騷然

安帝名德宗孝武太子口不能言不辨寒暑飢飽○桓溫幼子玄負其才地失職怏怏起兵於荊州○玄舉兵入建康迫帝篡位國號楚遷帝於尋陽義兵起玄挾帝西走江陵是時朝野騷然

劉裕討賊遂執國柄弒安立恭昌明讖應

下邳太守劉裕與劉毅何無忌等起兵討○玄劉裕首獻江陵以衆及玄平○劉裕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錄朝政劉裕欲篡以讖書云昌明之後有二帝乃弒安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之讖安帝在位二十三年改元三曰隆安曰元興曰義熙恭帝在位二年改元一曰元熙禪位于劉裕是爲宋高祖武皇帝

西晉四帝都于洛陽五十二年東晉渡江 起乙酉終丙子

東十一帝立國偏方一百四年禪宋而亡 起丁丑終庚申

晉時五胡十六國

劉淵匈奴種石勒羯種慕容氏鮮卑種苻氏氐種姚氏羌種是謂五胡慕容外有乞伏禿髮張氏涼呂氏李氏赫連氏之屬總而言之凡十六國

在晉永寧趙倫篡位內治不脩四海鼎沸

晉惠帝永寧元年趙王倫篡位○自是八王相戕朝廷內亂義兵之起四海如鼎之沸

前趙劉淵初稱漢王聰執二帝地據平陽

劉淵字元海本匈奴種以其先呼韓邪爲漢甥乃姓劉淵子聰驍勇過人惠帝時爲成都王穎參軍將軍聰爲積弩將軍

曜遷長安始號趙國金墉戰敗滅于石勒

單于○永興元年淵從祖右賢王宣見司馬氏骨肉相殘乃推淵爲大單于淵即漢王位永嘉二年稱帝徙都平陽淵死子聰殺太子和而自立永嘉五年寇洛陽執懷帝送平陽建興四年遣劉曜寇長安執愍帝送平陽聰死子粲立劉曜始遷都長安改國號爲趙公後乃與石勒攻戰石勒自將救洛陽曜敗勒擒之前趙亡

起惠甲子終成己丑二十六年三世絕後

晉惠帝永興元年劉淵稱王至成帝咸和四年國亡

後趙石勒居于襄國奄有中區風行絕域

石勒本匈奴別部羯人晉時與公師藩起兵於鄴勒爲劉淵將乃自稱趙王都襄國○勒以石季龍爲中山公時勒與劉曜相持以季龍擊曜○前趙之地盡有幽冀之外夷狄皆貢獻中國

季龍悍戾賊虐其孤身死未幾兄弟相屠

勒從子虎字季龍悍戾勒死子弘立季龍殺之自立○季龍死子世立遵殺世而自立鑒又殺遵而自立

起戊子終己酉冉閔取之盡殺其後改號爲魏尋爲燕有

石勒以咸和三年稱帝以咸和五年國亡○冉閔本姓石氏季龍養孫勒以爲子至石鑒時閔殺鑒盡殺石氏改國號爲魏慕容儁擒閔

前燕慕容鮮卑初彊及廆受封號遂稱王 燕音烟

慕容鮮卑之種至廆始強大○廆自晉武帝時爲鮮卑都督○元帝中興以廆爲平州牧遼東公廆死子皝嗣成帝以皝爲燕王○咸和八年即燕王位

儁取冉閔帝號以昌暐以恪存而以評亡 儁音俊 暐音偉

皝死子儁立滅冉閔而并石氏之地○永和八年儁遂稱帝儁死子暐立以太原王恪為相威行鄰國○恪卒太傅評為相忌吳王垂之威名謀誅之垂奔秦○秦使王猛代燕滅之

起成丙申三世相傳太和庚午滅于苻堅

皝以成帝咸康二年僭王傳皝儁暐三世至晉海西公太和五年國亡共三十五年

後燕之主為慕容垂始奔苻秦國士遇之

垂儁之弟也封吳王大敗桓溫威名甚振慕容評忌垂出奔秦秦苻堅待以國士王猛亟請除之堅不聽

淮淝秉敗興復舊基寶殺其母亡國亦宜

堅敗晉於淝垂一軍獨全乃辭堅言安撫河北垂尋取前燕之地而即帝位○立太子寶○段后言寶非濟世之才宜擇賢子付以大業垂曰汝欲我為晉獻公乎后泣而退寶即位使麟謂段后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后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遂自殺○寶伯跋睦攻幽圍中山寶出奔為人所殺

起武丙戌垂始立國訖安戊戌燕分南北

起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垂始稱帝○至安帝隆安二年戊戌分為南燕北燕

盛為北燕龍城稱帝馮跋襲熙十年二世

寶之子盛稱帝於龍城是為北燕○盛為其下所弒叔父熙立其后馮跋弒熙而取其國○北燕慕容氏傳二主起安帝隆安二年終於義熙四年

馮氏二主居於昌黎二十八年拓跋滅之

馮跋傳子弘仍稱北燕起晉安帝義熙四年戊申馮跋終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丙子拓跋魏滅之

德為南燕起自鎮鄴遷于廣固超承其業

德垂之弟也寶使之鎮鄴○北魏軍至不知寶存亡德建行臺於鄴遂即王位稱南燕○隆安三年遷于兗州之廣固○德死兄子超立

隆安庚子稱帝十年義熙庚戌劉裕滅之

隆安四年稱帝至晉安帝義熙六年晉太尉劉裕拔廣固執慕容超送建康斬之南燕亡

前秦氐種苻健始王堅用王猛國富兵彊

苻氏本臨渭氐人之種○苻洪事趙因石氏之亂據有關右洪死子健立自稱天王健死弟雄之子堅殺健之子生而自立○王猛字景略北海人倜儻有大志有為之於堅者一見如其自玄德之於孔明○征為相察異才修廢職舉袁恤困窮國富兵彊道不拾遺秦氏大治

擒燕定蜀平代取涼百萬寇晉淮淝敗亡

猛伐前燕擒慕容暐滅之晉桓溫滅蜀而歸秦定之有其地○堅伐代王什翼犍衆潰而奔堅又伐前涼張氏滅之○王猛死堅與堅言江南正朔相承勿以晉為圖堅不聽遂太元八年以百萬入寇晉○兵至淮淝為謝玄所敗堅還長安群下皆叛兵自立堅奔五將山遂為姚萇所殺

丕登衰微姚氏篡取起於壬子終武甲午

堅子丕即位于晉陽為慕容永所殺堅族孫登聞丕死即位于隴東八年為姚興所滅○苻氏之地盡為後秦姚氏取之○以晉穆帝永和八年稱王至孝武帝太元十九年甲午國亡

後秦姚氏弋仲及萇自晉歸燕北據許昌　弋音異

姚氏本出西羌之種○姚弋仲仕趙趙亡歸晉以封爵弋仲子襄材略豪邁○與晉殷浩不協浩北伐以襄為前鋒襄反攻浩大敗浩於山桑遂歸燕○襄北據許昌之地又收洛陽為桓溫所敗西圖關中秦遣兵拒擊斬襄

萇秉秦間竊號爭強興秦羅什并有秦涼劉裕來伐泓乃出降

襄弟萇降于苻堅○堅敗出奔萇執而殺之○萇以太元九年稱位於北地十一年入長安即帝位○萇死子興嗣以鳩摩羅什為國師佛法大盛○興殺苻登盡并秦地又滅後涼呂氏○興卒子泓嗣晉劉裕伐之劉裕至長安姚泓出降

孝武甲申起于北地後遷長安訖安丁巳

甲申太元九年姚萇自北地起叛秦○太元十一年萇入長安至安帝義熙十三年國亡

西秦乞伏國據金城四主至末赫連兼并

乞伏國仁據金城自稱西秦王鮮卑之種起於苻堅敗亡之後○國仁傳乾歸熾盤暮末四主共四十六年○夏赫連定滅之

永興甲子李特崛起後蜀六傳先王後帝永和丁未桓溫滅勢　崛渠勿切

惠帝永興元年李特入巴西賨人流入蜀據有成都稱成都王……為後蜀傳雄期壽勢凡六主……

改國號漢遂稱為成漢帝……永和三年……桓溫代蜀勢降國亡

前涼張軌國據姑臧相承九主遇符而亡

惠帝永寧元年以散騎常侍張軌為涼州刺史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涼州……

後涼國始于呂光姚興取之凡歷三王

張氏既滅苻堅以呂光為……光據姑臧……

南涼禿髮居于廣武三王相承乞伏代取

禿髮烏孤……自稱河西王……

北涼沮渠居于張掖拓跋取之二主失國

沮渠蒙遜自稱……北涼王……

西涼李暠稱號燉煌凡歷三主併于北涼

李暠隴西人……稱西涼王……

赫連僭夏地據朔方拓跋滅之三世而亡

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

南北朝　東晉後宋齊梁陳相繼為南朝……後魏分東西……北周……北齊……為隋

南宋

宋祖劉裕革間一呼桓玄授首後立典午

宋高祖武皇帝姓劉名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人……

東斬燕超南滅盧循西馘譙縱北取姚泓

……

汛掃伊洛聲震夷夏南國之盛未有過者

……

速於慕國不遑遠慮千里之秦付之嬰孺

……

零陵甘遜毒酒非義處士陶潛惟書甲子

……

取國以來清儉有度詔除淫祠斥還簡布

……

營陽遊戲華林列肆徐檀廢弒迎立文帝

……

元嘉之政垂三十年政平訟理後世稱焉

自壞長城，橫挑強敵，廢立狐疑，劭因弒逆。上聲

文帝改元元嘉，在位三十年。○稱元嘉之治，後世言治者稱元嘉焉。

帝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帝以北伐之數，道濟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武帝討賊，湛于酒色，廢帝凶悖，明帝忌刻。

蒼梧嗜殺，順帝禪齊，宋凡八主，總六十期。

南齊

齊蕭太祖分鎮淮陰，收養豪俊，以窺卯金。

袁沈敗亡，淵儉勸進，金土價同，守之亦順。沈音審

武帝嚴明，內朝多豫，永明之政，爲齊良主。

鬱林狂縱，西殿進兵，新安寄命，降封海陵。

十一年，改元永明，百姓豐樂，號爲齊之賢君矣。

明帝猜忌，殘滅骨肉，七王前誅，十王後戮。

東昏淫虐，嬖倖三千，潘妃寵極，步步生蓮。

鑿金爲蓮花貼地，使步之，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六貴同朝，衆生蕭懿，蕭衍起兵，別立和帝。

中興一年，禪位于梁。齊共七主，廿四年亡。

南梁

梁武蕭衍，除凶去殺，四更視事，執筆手裂。

謹身節用，時和歲豐，捨身同泰，佛教是崇。

持身非則用有節〇其時年穀豐盈〇大帝崇信佛法數幸同泰寺設無遮會釋御服持法服行清淨大捨群臣以錢一億萬奉折白三寶本時皇帝菩薩還宮

貪取河南聽信朱异禍階侯景臺城餓死 异音異

東魏侯景以河南十三州內屬帝貪其土〇群臣皆言納叛非是惟朱异勸帝納之〇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其在此矣〇景兵敗南渡據南豫州謀反舉兵圍臺城景自為丞相錄尚書事帝飲食亦為所裁節帝憂憤而崩年八十六在位四十八年改元者七曰天監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中大同太清

簡文博涉受制賊臣逼禪豫章土囊殺身 禪音膳

簡文帝名綱武帝第三子博學多聞富贍辭藻受制於景改元大寶在位二年景逼令禪位於豫章王棟未幾景篡遂制於位使王偉彭雋王脩纂進觴於帝帝知將見殺盡酣而寢偉進土囊纂坐其上而殂

元帝坐視擁兵上流父兄覆沒乃為身謀

元帝名繹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擁兵荊州景攻臺城繹坐視而不救〇荊州在上流武帝簡文死而不顧〇後命王僧辯討景繹歟自為身謀而已

侯景就誅江陵久留讀書萬卷終為魏囚

陳霸先王僧辯大破景景為羊鵾所殺〇繹即位以建康殘破留居江陵〇西魏攻江陵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乃出降或問何為焚書曰讀書萬卷由有今日魏囚之為憤之下尋殺之在位三年改元一曰承聖

敬帝承統貞陽外至僧辯既亡霸先專制

元帝遇害王僧辯陳霸先奉晉安王方智承制於建康是為敬帝〇貞陽侯淵明先為北齊所虜今以兵納之〇王僧辯奉齊命于貞陽侯霸先爭之不從以侯僧辯襲貞陽專制朝政

在位三載禪于霸先梁共四主五十六年

敬帝在位三年改元二曰紹泰太平霸先進爵為陳王帝遂禪位奉帝遇弒起壬午終丁丑

後梁

後梁蕭詧繼處江陵稱帝一州巋琮相承 詧音察 巋區軌切

詧乃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子簡文時與湘東王相攻兵敗請救於西魏魏冊為梁王魏克江陵執元帝乃以荊州資詧遂即皇帝位是為後梁宣帝在位八年改元一大定繼處元帝之地所擬不過一州之地〇詧子巋在位二十三年改元天保〇巋子琮在位三年改元廣運

三十餘年附庸魏境陳後主時為隋所并

三世共三十四年起梁紹泰元年終陳禎明元年稱臣供貢於隋禎明元年琮入朝于隋其叔巖據國人奔陳國遂廢

南陳

陳武霸先起于始興勸進湘東翦除賊臣

高祖武皇帝姓陳氏名霸先字興國吳興人梁時為始興太守〇帝立元帝討侯景

既受梁禪政刑未舉捨身莊嚴貽謀無取

梁敬帝封為陳王未幾受禪〇即位之後政刑未有所舉措永定二年幸大莊嚴寺捨身群臣表請還宮〇貽厥孫謀之道無一可取在位三年改元一曰永定

文帝明儉投籤自警臨海懦弱安成秉政

文帝名蒨武帝兄子性明察勤儉〇勤於聽政敕傳更籤者必投階石之上令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在位八年改元二曰天嘉天康〇廢帝名伯宗文帝太子初文帝以伯宗懦弱欲立其弟安成王頊頊固辭乃立伯宗為太子即位以頊為司徒輔政頊乃廢伯宗為臨海王在位二年改元光大

宣帝受遺欺孤自取乘齊之亂壽陽啓土

宣帝即安成王頊也受文帝遺命輔少主〇乃廢少帝而自立大建九年以北齊政亂使吳明徹北取壽陽

及弟徐兗逢周之興亡師失將送敗彭城 將去聲

九年聞北周滅齊欲爭取徐兗之地時周武帝方興使吳明徹圍彭城周遣王軌來救執明徹以歸在位十三年改元大建

叔寶荒淫江孔倖宰隋師來伐自投宮井

後主名叔寶荒淫無度之甚〇江總為宰輔不親政事日與孔範等文士侍宴後庭謂之狎客〇隋文帝使韓擒虎等來伐叔寶恃長江縱酒賦詩不輟〇隋兵入朱雀門乃自投景陽宮井中隋人窺井將下石乃叫以繩引之與張麗華孔貴嬪同束而上

遂僭以歸在位七年改元二曰至德禎明

陳共五主三十三年江東王氣於是盡焉王去聲

起丁丑終己酉○南北朝分裂江東五國相承二百七十七年而隋混一矣

北魏

魏出鮮卑或云軒轅拓跋嚳律生什翼犍鮮音先拓音托跋蒲末切犍居言切

魏出鮮卑之種或以為黃帝之後詒分以前世居朔野為君長姓拓跋氏○至嚳律始有并吞中原之志後追謚為平文帝

什翼犍始改都立號稱代王後追謚昭成帝

珪稱魏王在晉太元是為道武恢拓中原

什翼犍生珪初稱代王尋稱魏○晉孝武太元十一年珪改元為登國元年○後謚為道武帝○拓地千里兵不留行

皇始稱帝丙申年設官興學計口授田

太元二十一年丙申珪即皇帝位改元皇始○初定官制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計人口而授以田在位二十三年改元四曰登國皇始天興天賜

明元嗣位文武俱全劉宋受禪時相後先

道武帝為世子紹所弑次子嗣殺紹而即位是為明元帝其才兼資文武○明元太常五年即宋永初元年劉裕始受禪

大河南北接地相連敬禮崔浩軍國謀焉

柏荷堅拂有河北慕容氏據河南元魏明元帝有河北地○嗣所用崔浩明元帝初年皆與謀焉不能容代常自謀才略○明元以為光祿大夫博士

太武除素威略赫然北郤蠕蠕西破赫連蠕音軟

明元子燾立是為世祖太武皇帝性不好珍奇食無二品所服皆具衣而已○聰明雄斷威略赫然

燾立在位三十年改元曰始光神䴥延和太延太平真君正平

既取關洛盡併涼燕六州殘破百牢效牽

國北赤狄之種太武自將伐之○又伐夏之赫連氏西伐涼之沮渠氏南伐燕之馮氏遂統一北方

宗愛譖愚弒逆不悛文成靜鎮民復安全悛音痊

宋劉彥之侵取河南四鎮魏人大敗之宋師引退又下關中○攻北燕滅北涼沮渠氏○宋人大恐南代彭城○遣王玄謨攻滑臺帝大怒○魏帥退豫自青與徐州○起行宮宋人○大歡百牢請和二魏帥退○是傳六州不○○毀

太子晃為政精察中常侍宗愛懼其罪太子以憂卒○帝知太子無罪不法悼太子己恐愛之懼宗愛遂弒帝○常在位二十九年改元六曰始光神䴥延和太延太平真君正平○文成帝名濬太子晃之子太武孫也在位十四年改元二曰興安興光太安和平○其弒以靜鎮之四於是民心安復各全其生

獻文雄斷南服大啓雅薄富貴傳位太子崇光退居馮后鴆弒斷音段鴆音朕

獻文帝名弘文成帝太子為人雄武有斷好黃老浮屠之學○是年盡有青冀之地○傳位太子宏自稱太上皇改元皇興○崇光宮在北苑○○年後馮太后所鴆

孝文美政多在齊世班祿均田定樂制禮禁斷北語變易服制

孝文帝即太子宏也其政多美○承明元年○太和八年始頒百官俸祿○九年始下民田○十一年定雅樂○非雅樂者以漸罷之○十六年宗祀明堂○舉行養老禮○明年耕藉田○遂禁胡服胡語○以前升望遠

遷都洛陽改姓元氏問罪有辭聞喪兵止

十八年遷都洛陽○二十年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後為元故改拓跋氏為元氏○魏主欲伐齊○二十年南伐齊主問之功罪○○帝曰齊之曰非古○○以此為齊主有云○明帝崩聞喪乃還

宣武嗣位南梁初起魏政始衰倖戚用事

宣武帝名恪孝文子○景明三年蕭衍受齊禪是為梁武帝○宣武帝即天監元年○魏政始衰○景明元年○倖臣趙脩等用事○在位十六年改元四曰景明正始永平延昌

明帝幼冲靈后淫穢羽林虎賁焚張彝第 賁音奔

明帝名詡六歲即位○帝母胡充華臨朝諡靈太后私倖鄭儼徐紇朝政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於是羽林虎賁燒張彝之第殺其父子朝廷不能治識者知其政之亂矣

儼紇弑逆爾朱討賊迎立孝莊乃求九錫

帝密詔爾朱榮討鄭儼徐紇儼紇乃與太后酖帝而立皇女為太子即位帝在位十二年改元四熙平神龜正光孝昌○女大后又立臨洮王世子釗為帝年三歲○榮起兵討之乃迎立是榮沉太后與幼主於河○榮欲求禪代朱榮既殺立子攸是為孝莊帝○榮歸晉陽遂執朝政乃使人求九錫

禁始就刃兆復紀順節閔英毅高歡拯攘

爾朱榮入朝帝手刃之○榮弟兆舉兵向洛陽立東海王曄出奔兆執而殺之在位三年改元永安○兆殺曄別立廣陵王恭是為節閔帝改元普泰帝有英毅之姿○高歡起兵討爾朱氏乎之立安定王朗為帝而節閔遂廢之○又以朗疏遠廢朗乃幽之於佛寺而別立孝武帝

孝武去歡往就宇文歡立孝靜東西遂分

孝武帝名脩孝文帝之孫即位改元永熙二年高歡專恣帝欲除之時賀拔岳與宇文泰在關中帝密令岳等舉兵圖歡歡聞之勒兵濟河帝出奔長安宇文泰未幾為泰所酖○孝武帝既入關歡屢請不迴乃奉清河王善見為帝是為孝靜帝○遷都于鄴自是以關中為西魏鄴為東魏

道武至閔魏凡十君起晉丙戌終梁甲寅

自道武帝至節閔帝凡十世○起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道武稱王○終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分東西魏共計一百四十九年

東魏孝靜凡十六期禪于高洋是為北齊

東魏惟孝靜帝一世而已○靜帝在位十六年改元四天平元象興和武定○高歡次子洋

西魏孝武為泰所酖文帝僅全廢帝徵甚

孝武七月入關後與宇文泰有隙十二月遇酖而殂○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為文帝改元大統凡十七年崩僅免於禍○泰立太子欽立在位二年為泰所廢

恭禪宇文是為北周西凡四主二十三秋

泰立欽弟廓是為恭帝○泰卒子覺遂受禪○恭封周公覺稱周王○起甲寅終丁丑

北齊

北齊高歡起討爾朱遂廢節閔與武相圖

高歡本燕人祖謐坐法徙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因使洛陽見張彝之死知魏將亂陰結賓客後歸爾朱榮榮奇之使統軍○兆殺孝莊歡起兵於信都以討之○歡以節閔帝疏遠廢之而立孝武帝○帝疏忌歡欲討之○歡勒兵濟河孝武帝遂入關依宇文泰

立靜遷鄴鞠躬事主守節終身是為神武

歡乃立孝靜帝遷都于鄴○歡自以逐君為恥遂鞠躬以事靜帝○終身守臣節不敢篡○後追謚為神武帝

澄頓倨慢幽帝含章膳奴殺之是為文襄

歡卒世子澄襲父職倨慢帝不能堪謀誅澄澄幽帝於含章堂○澄為膳奴蘭京所殺○後追謚為文襄帝

洋曰文宣受禪東魏始而整肅終則淫恣

澄卒弟洋襲父職逼帝禪位是為文宣帝在位十年改元曰天保洋初即位厲精為治宇文泰見其軍整肅歎曰高歡為不死矣○五六年後以功業自矜縱恣淫昏行殺戮

演廢子殷是為孝昭期年在位湛武輕猺

文宣崩太子殷即位改元乾明○十一月常山王演廢殷而自即位○演謚孝昭帝○改元皇建一年崩○孝昭留心民事頗有善政

湛以介弟入承大統是曰武成惟淫恣縱

湛孝昭之弟初封長廣王○孝昭崩遺令湛入繼○謚曰武成帝在位四年改元二曰太寧河清和士開勸帝極樂○委政大臣帝淫其嫂文宣后李氏又殺其子濟南王殷

後主酣歌號為無愁嫁禍幼主國亡於周

武成傳位於太子緯是為後主酣歌縱自號無愁天子後主在位十二年改元三曰天統武平隆化○周師來伐乃傳位於太子

起梁大寶終陳大建二十八年六主自擅
恒年八歲改元承光後主稱太上皇後主與幼主走青州為周師所獲國遂亡
起梁簡文大寶元年庚午文宣受禪終陳宣帝大建九年丁酉國亡

北周

北周宇文泰起長安挾魏孝武以拒高歡
宇文泰姓名小字黑獺為賀拔岳司馬岳為高歡所害魏孝武帝入關以泰為尚書令大破高歡於渭西起兵關

自稱太師而行篡弒迹其所為罪浮高氏
魏依周禮建六官泰自為太師大冢宰帝文帝崩太子欽立泰又廢欽而立恭帝醜殺孝武帝而立文帝攝鴆泰之所為高歡守節終身而泰弒逆其罪過於歡

能用蘇綽更定六官文物法度小有可觀
蘇綽有王佐才泰用之為尚書泰以漢魏官繁命綽等依周禮更定六官以綽精明文物取法古昔程子云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小有可觀者惟宇文氏耳

覺以冲齡遂移魏祚是曰閔帝權歸於護
泰卒世子覺嗣為太師封周公時年十五中山公護秉政欲使覺早正位號以定人心遂逼魏恭帝禪位於覺是為閔帝權常歸中山公護

天王在位曾未一期廢為略陽尋復弒之
覺不稱皇帝而稱天王以陳高祖永定元年正月即位不改年號在位九月覺性剛果惡護專權謀誅之護廢帝為略陽公既而弒之

世宗明敏遇毒糖䭔武帝自晦權姦始擒
糖音唐䭔音雖也
護既弒閔帝而立其兄寧都公毓為天王是為世宗明敏有識護忌之使膳夫進毒於糖䭔以弒之二年始稱皇帝改元武成護懼帝明敏遂弒之遺詔傳位於其弟邕是為武帝邕初封魯公即位以後自晦人莫測其深護入見帝引入見太后帝以笏擊之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

始親政事用法嚴整平齊之後妃嬪益省
護既誅帝始親政用法甚嚴雖骨肉無所寬假陳大建九年既平齊減之帝益事節儉後宮惟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餘皆減省在位十八年改元四曰保定天和建德宣政

宣帝淫虐賊殺季父五后並立百戲爭作
武帝太子贇即位是為宣帝自以昏淫多失恐人規諫欲為威虐群下用法益深忌季父齊王憲屬尊望重殺之誣以罪同時立五皇后楊后性柔婉不妬忌帝怒欲加之罪後縱樂年即悉聚魚龍百戲常爭午於殿內

傳位靜帝幼冲無輔楊堅任政竟奪周祚
宣帝改元大象在位九月傳位於太子闡是為靜帝乃自稱天元皇帝靜帝七歲受禪又無忠賢之輔改元大定在位一年天元崩后父楊堅輔政封隋公明年遂禪位于楊堅

陳武丁丑周始篡魏訖宣辛丑隋文禪位
永定元年周帝篡位終大建十三年共二十四年禪位于隋

史學提要卷之二

隋 南北朝至此方混一

隋文楊堅爲周后戚奸臣矯命僥倖竊國 高祖文皇帝本姓普六茹名堅改姓楊周宣皇后楊氏之父〇宣帝初歿靜帝幼堅未及而預劉昉鄭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非有大功德倖竊取之耳

九年滅陳南北混一衛士傳餐視朝日昃 開皇九年韓擒虎等伐陳滅之〇自東晉以後天下分裂二百七十七年至此混一〇帝勤於政事日引五品以上論事衛士傳餐而食每視朝至於日昃而忘倦

見食糠豆流涕自責開皇仁壽畜庶滋殖 關中大旱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見之爲之流涕深自咎責不御酒食肉者一朞〇改元開皇凡二十年又改仁壽凡四年是時戶口蕃庶八百九十萬衣食滋殖倉庫盈溢

然以不學苛酷忌刻賦錢鑄像樂止一律 性猜忌以覺大猜而性不悅學〇身雖勤所務細〇四主上忌刻而猜險太子甲弱錯王擅植天下〇雖專方以慮危亂〇深信佛道聽而民咒家賦民賦錢鑄佛像天下宮不像有遺[illegible]〇時於正種樂何令奏止用黃鐘一宮不像[illegible]律樂工萬寶常曰亡國之音也

楊素讒言太子以易煬帝無道烝淫弒逆 煬音漾 上性節儉太子勇率意任情文帝不悅又冬至百官朝賀勇張樂受賀是歸之晉王廣矯飾自矯獨孤后見之而稱楊素揚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遂廢勇而立廣是爲煬帝〇文帝寢疾於仁壽宮陳夫人出更衣太子廣逼之夫人拒得免歸上怪其神色有異夫人曰太子無禮上恚欲再召故太子勇楊素以白廣廣令張衡入侍疾盡遣後宮出閣而上崩中外頗有異論其夜太子烝陳夫人

巡遊無度征伐不息螻蟻人民泥沙金帛 煬帝巡幸江都涿郡雁門東都無虛歲〇連年伐高麗多發揚州人民如螻蟻用金帛如泥沙〇邵康節詩云螻蟻人民金土地泥沙金帛[illegible]

綵樹常春錦帆蔽日玄感倡亂盜賊充斥 帝大興洛陽宮以宮樹秋冬凋落令剪綵爲花葉常如陽春〇造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以錦爲帆舳艫相接二百餘里以備游幸〇楊素之子玄感舉兵於黎陽〇於是天下盜賊群起

江陵蕭銑稱梁陽李密東都世充河間建德 銑先上聲 蕭銑據江陵自稱梁〇李密據洛陽自稱魏王〇王世充據東都稱鄭〇竇建德據河間稱長樂王

薛舉金城李軌涼州洺中黑闥馬邑武周 薛舉據金城稱秦〇李軌據涼州稱涼〇劉黑闥據洺州稱漢東王〇劉武周據馬邑突厥立之爲定楊可汗

四海分潰江都肆遊李淵入關恭爲贅疣 大業九年以後四海潰叛〇帝至江都知天下亂無心北歸荒淫益甚〇十三年唐公李淵起義兵於晉陽遂入長安 贅疣[illegible]無用之肉也 立代王侑是爲恭帝〇恭帝可謂無用矣

宇文弒煬唐承天休隋共三主三十八秋 十四年宇文化及弒煬帝于江都〇恭帝遂遜位于李淵是爲唐高祖〇起辛丑戊寅凡三十八年混一天下二十九年

隋有大儒河汾王通獻策不用歿謚文中 龍門王通字仲淹教授於河汾之間房玄齡杜如晦李靖王珪等皆受業焉〇仁壽三年詣闕獻太平十二策文帝不能用〇通歸大業末卒門人諡之爲文中子文中子有續經不傳但中說十卷行於世

唐

唐祖李虎周封唐公高祖名淵三世襲封 虎隴西成紀人西涼王暠之後〇虎佐周有功追封唐公〇淵字叔德是爲高祖〇祖父三世襲封唐公〇恭帝進封淵唐王

晉陽裴監私以侍女世民丈靜因說義舉 說音稅 淵爲晉陽留守裴寂爲晉陽宮監私以晉陽宮人侍淵〇淵子世民與劉文靜謀舉大事恐淵不從使寂與淵言曰二郎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幷誅耳淵懼而從之此太宗以不義而陷其父也

借助突厥迎立代王旣克關中受禪爲唐 厥九勿切

突厥北狄俶擾方張劉文靜勸淵借兵於突厥以助兵勢〇突厥欲淵自為天子淵不可乃立煬帝之孫代王侑是為恭帝以安陰實義兵入長安恭帝遜位於唐

褒稱伏伽以導諫諍學置生員州置中正伽具牙切

武德元年孫伏伽上表言隋以惡聞其過而亡天下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又言百戲散樂非所以為子孫法又陛下言太子左右宜擇人帝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侍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州以導人使諫也〇下詔帝初即位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郡縣學各置生員〇武德七年依魏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

立嗣無功宜在秦王建成元吉兄弟相戕

高祖三子長建成次世民次元吉高祖以建成年長乃立為太子然建成大功天下不服〇世民封秦王起兵及征討僭偽以得天下皆出於世民為太子〇元吉封齊王〇世民功高勢逼建成元吉謀害之世民殺建成元吉乃為太子遂傳位焉

太宗英主曰表特異濟世安民素有大志

世民即位是曰太宗〇初有書生相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乃採其語名曰世民為人聰明英武有大志又能屈節下士結納豪傑

十八舉兵削平僭偽既定內難親盟頡利頡去聲

年十八舉義兵〇既平東都擒王世充竇建德凡諸僭偽之國皆帝所削平〇武德九年建成元吉謀害帝太子即位突厥頡利可汗寇渭水〇與突厥頡利盟誓帝初即位突厥以偏兵寇高陵帝親臨渭水與頡利約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破突厥於陰山遣李靖擒頡利

相有房杜將有英衛冠用尉遲餞用王魏魏抑去聲尉遲叡入聲尉遲姓也

房玄齡為唐名相〇杜如晦二人為善謀斷〇房玄齡之畫謀〇英國公李勣唐名將之本衛公李靖事之〇尉遲敬德初為王世充將後降〇武周〇尉遲數救帝〇帝引入內閣其王以為罪而擢用〇魏徵初事建成為太子洗馬以諫戒建成除秦王及建成敗帝不以為罪而擢用之言無不從二人以諫諍知名

凌煙功臣凡二十四剪鬚吮血人思奮厲吮全上聲

貞觀十七年圖畫功臣於凌煙閣上〇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

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勣秦叔寶凡二十四人〇李勣嘗暴疾帝自剪鬚為之和藥右衛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之吮血以此人皆感激思奮厲以效命

口分世業府兵宿衛臺省寺監文館學士分去聲

史制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減十之七皆以十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〇置六百三十四府以衛兵十六衛以府兵宿衛〇唐制有六省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有御史臺太常等寺國子等監〇帝為秦王時開文學館以房杜等十八人為學士時人以為登瀛洲

制度紀綱萬目粗備不任法律唯行仁義粗上聲

唐史稱帝制度紀綱有可觀者先儒有言唐高祖舉〇上初即位詳及數化封德彝任法律之文曰帝行王道而王道行何如耳上謂云三四年間幾致刑措上曰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

令封德彝見之時德彝已死矣

死因自歸三錢斗米好名喜功矜心易起易去聲

六年錄囚見死罪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帝嘉歎之〇四年天下米斗三錢〇所為大抵好名以功業自矜

十漸不終闇門多愧仆碑滋愛議戮幾敗還東士馬多死

[illegible]

高宗永徽貞觀同風無忌遂良輔政協恭

高宗名治太宗第九子立是為高宗改元永徽〇長孫無忌褚遂良同心輔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武氏一入廢后奪嫡倡自義府成於李勣

武后初為太宗才人太宗崩為尼高宗召入宮立為昭儀武氏而后王氏為后生子弘而立代王后忠為皇太子武后乃廢皇后王氏立武氏為后〇李義府為中書舍人許敬宗倡議立之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而立

天皇風眩則天專制裴炎密謀繼廢中宗

改唐爲周遂自稱帝告密羅織委用酷吏

亦有權數善於用人徐婁姚魏皆爲名臣

仁傑一語遂定太子繼薦東之論門桃李

中宗又廢五王匡復惡本不除反受其戮

韋后預政三思淫瀆安樂恃寵賣官鬻獄在位五年餅餤中毒

臨淄入苑天星散落捕斬諸韋幷除安樂

臨淄王隆基與劉幽求[illegible]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illegible]

睿宗復立由子勇略太平何爲尚欲肆惡

睿宗即[illegible]臨淄王[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帝妹太平公主[illegible]

玄宗內禪攬權網銷毀金玉罷斥錦坊

玄宗即臨淄王隆基[illegible]

前相姚宋繼用韓張開元富庶貞觀可方

開元初姚崇爲相四年宋璟爲相[illegible]張九齡相[illegible]

張說建議彍騎以強兵農既分府兵遂亡

[illegible]張說建議召募壯士以充宿衛[illegible]

天寶任政維李及楊太真專寵溺意霓裳

祿山乘釁鼓漁陽遂陷兩京郎當三郎幸蜀而歸西內淒涼 [illegible]

二顏忠義討賊勤王李杜文章流落蒿芒 [illegible]

肅宗為子受命討賊收兵靈武遂登宸極 [illegible]

兩京克復安史相食殘速死郭李郭忠力 [illegible]

紀綱不立專務姑息內畏張后外畏輔國

代宗即位權出閹闥始則元振繼以朝恩 [illegible]

元載秉政紀綱紊煩李郭宿將猶懼煩言 紊音汶 [illegible]

雖翦朝義復避吐蕃柄用[illegible]遂成強藩 [illegible]

德宗發憤性多猜忌初相楊炎四方望治 [illegible]

及用盧杞姦邪起勢廢租庸調用炎兩稅 [illegible]

竹木間架增斂無藝愁嘆連甍藩鎮並起 斂去聲 [illegible]

朱泚犯順希烈僭位奉天播越山南困躓外賴李晟內倚陸贄

既克反正鹽事苛征瓊林私貯宮市橫行

不信宰相偏任延齡守闕論疏幸有陽城

藩臣進奉宦者掌兵弊政不一唐室以傾

順宗嬰疾近習詭秘委政冢嗣斯為賢矣

憲宗神斷慨然興起首擒劉闢又執李錡

誘縛從史掃平元濟師道授首承宗獻地

初相黃裳藩絳相繼平淮倚度不惑群議

浸以驕侈進用鎛异鳳翔佛骨方士柳泌金丹未效弘志

逆弒

元和以來古文特盛韓柳二家粹然出正

穆宗之立守謙守澄大行在殯儒優盈陳

元稹沮撓牛李分朋再失河朔妄議銷兵

敬宗幾冠八關黨附克仲李紳知禮裴度

丹扆受箴勝於德祖滅蜀之禍無良師傅

李德裕上丹扆六箴優詔答之〇於章敬寺李程張仲方梁度 李德裕等所言亦多聽從方之德宗拒諫宣不優哉〇帝性褊 忠言宦官抗諫且懼二年十二月與宦官劉克明 蘇佐明等飲酒酣入室更衣上燭忽滅為克明等所弒 蓋帝本聰明但年幼無師 傅以蕩佚致敗故及於禍

文宗奇〔奇音畸〕曰召對延英去奢從儉咸冀太平

文宗名涵穆宗第三子封江王王守澄立之誅克明等始 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對延英群臣乘之 詔下十一刻乃去 省費宮女悉放三千餘人罷鷹犬 侈之物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受制家奴氣為怫膺自比赧獻退惟飲醇

帝嘗去宦官而不得嘗言周赧漢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 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又嘗嘆曰我愚貞 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結喑啞上聞之謂宰 相曰弟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

劉蕡對策有屈莫伸取謀申錫不密殺身甘露之禍訓注小人

上親策制舉昌平劉蕡對策獨言宦官之禍考官馮宿等嘆服 而不敢取物論喧然李郃中第除官郎中曰 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〇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中尉王守澄鄭注 志謀以泄可以宮中事告王守澄使人告申錫 錫謀立漳王上以為然申錫貶死〇李訓鄭注 上為之以訓注以言動上上以為內應乃召注 誅其黨甘露之變內乃奏金吾左仗有甘露 中尉仇士良等往視之 其伏兵皆舉士良等奔告 乃殺訓注王涯等 北司

武宗英特克振威權委任德裕唐相稱賢

武宗名炎穆宗第五子文宗疾甚仇士良等立之 成美而立之帝改元會昌帝英姿特起 自振舉帝專任李德裕為 相晚唐諸相德裕為賢

旣克上黨旋取太原僧尼歸俗毀佛鑄錢奈何偏惑受籙崇玄

澤潞劉從諫死子稹自為留後命諸將討之 誅之〇河東軍亂楊弁逐帥詔討平之 忠〇五年勅僧尼歸俗毀佛寺以其銅像 鑄錢〇又歸真於禁中受法籙於趙歸真立望仙臺以崇玄 館學士以劉玄靜為之 為之在位六年崩

宣宗沈斷周知情偽焚香讀疏面授刺史〔斷音鍛〕

宣宗名忱憲宗第十三子嚴重寡言宮中以為不慧故中官 為元立之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少知人之情偽 不問親疏一見輒記其知人善惡當時稱為小太宗 群臣奏事必焚香盥手讀之 必令至京師面察能否然後授任 能否然後授任

韋澳處分令狐多忌收復河湟克成先志〔澳音奧上聲 分去聲〕

上命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 號處分語〇令狐綯為相每事咸諮之 忌勝己者〇吐蕃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上以沙州張義潮以河西隴右十一州來歸於是盡得河湟之地 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

一反會昌營葺廢寺德裕崖州僧孺內徙

帝欲盡反會昌之政〇敕會昌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 之僧尼之事皆復其舊〇帝素惡李德裕之專三月即位四月 貶德裕為崖州司戶〇牛僧孺李宗閔等五相 為武宗所貶皆同日北遷

以察為明無復仁意號小太宗比漢宣帝

宣宗精於聽斷而以察為明〇仁恩鮮焉唐室衰矣〇大中 之政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〇司馬公曰求之漢帝其孝宣之 流歟在位十三年

懿宗好樂賜予無藝遠迎佛骨數幸諸寺裘甫龐勛群盜繼起〔數音朔 龐勛〕

懿宗名漼宣宗長子中官王宗實立之性好音樂聽樂工 迎五百人賜予動及千緡帝迎佛骨於法門寺度僧 朕得見之死亦無恨〇數幸諸寺〇浙東裘甫 作亂攻陷州縣〇桂州戍卒龐勛據徐州 衆至二十萬〇宋威討平之 自是代作 盜賊相繼而起 十四年崩

施及僖宗令孜招權仙芝初起黃巢相挺（施音異 挺音鋌 引也）

[illegible]

兩京陷沒乘輿播遷重榮構禍再幸興元星流如織讁見于天（見音現）

[illegible]

昭宗明粹銳意恢復國老驕恣門生屈辱

[illegible]

始討克用張濬敗覆繼討茂貞讓能再衄（濬音峻 衄女六切 敗也）

[illegible]

華陰流寓東內幽處建崔胤無謀召賊入屋宦官盡誅

賊仁愈速

[illegible]

哀帝幼弱寄命賊臣白馬之禍毒流縉紳

[illegible]

在位三載禪于朱氏唐得天下凡二十世

[illegible]

享國二百八十九祀三宗可稱亦無全美

[illegible]

五代

梁祖朱溫巢賊餘孽力屈降唐濫受旌節

[illegible]

崔胤召入湯覆京闕遂移唐祚晉陽搆結淄滄不悛子禍亦烈

[illegible]

均王討賊即位大梁疎棄故老信用趙張

[illegible]

劉鄩既敗又失彥章梁十七年滅於後唐

後唐李氏本姓朱邪赤心討賊賜屬唐家（邪音耶）

克用破巢功爲第一朱温搆隙求伸不獲

莊宗弱齡三矢受遺一解潞圍出梁不意（遺去声）

北鄙契丹東并劉氏遂滅朱梁以奉唐祀（契音乞）

臨軍承業竟負初志驕心易生伶優共戲將士怨叛焚以樂器

明宗胡人養子借姓無心得國祝天生聖

兵革罕用年穀豐穰在位八年號爲小康

閔帝竄宋馮用事潞王疑懼遂篡大位

醉語一出致疑石郎契丹立晉乃滅後唐四主三姓十三年亡

晉石敬瑭尚主永寧潞王疑之徙鎮天平

借援契丹僥倖成事父事德光貢金割地

帝以父事之○歲輸金帛三十萬外遼相繼割幽薊等十六州地以賂之贈

齊王驕侈挑強敵弃桑忠謀用景狂策擬上聲

齊王重貴高祖養子高祖五子皆早卒帝有疾以幼子重睿屬馮道帝殂道以高祖立長君遂立齊王王其後驕侈日甚○王即位都虞候景延廣上議告哀於契丹稱孫不稱臣契丹遣使來讓景延廣又以不遜語答之○桑維翰屢請遣使謝契丹丹為延廣所沮○其雖兄君禍皆景延廣之策也王偏用之

契丹大舉遂以亡國晉十一年終始夷狄

契丹大舉入寇擒晉主以歸後晉遂亡○高祖在位凡歷數七年齊王奴於天福又一年改元開運又四年○始以契丹興亦以契丹而敗

漢劉知遠擁兵河東中原無主遂相推崇入承晉統初無大功

後漢高祖姓劉名知遠沙陀人世居太原與晉高祖俱事唐明宗後晉祖代唐知遠功最多○晉祖以知遠為河東節度使晉祖殂強臣擁兵鎮入寇知遠遣使以知遠不敢入晉以契丹之亂知遠自晉帝而然遼中原無主將帥遂相推崇知遠即位言未及一年崩稱天福十二年○初無功於天下故知遠亦不求在位僅一年

隱帝驕縱狎暱諂媚綱紀蕩然頭手易師

帝名承祐高祖第二子即位河中永興鳳翔三鎮叛郭威討平之帝自是浸以驕縱○與左右狎暱飛龍使後匡贊茶酒使郭允明以諂媚得幸王章郭威自河中還帝以郭威為鄴都留守思為西京留守○帝即以頭子命向文珂代守思為西京留守不可謂綱紀之蕩然矣

殺楊王史又圖郭威天變疊見亡國亦宜二主四年而周取之

楊邠樞密使王章三司使史弘肇侍衛都指揮使等皆輔政帝不能平左右因譖殺三人○帝又遣人殺郭威威舉兵入鄴帝為亂兵所殺○隱帝不悟宜其亡也○高祖二年隱帝二年○初改乾祐元年日食河決星變有太白晝見○紀載如此三年自古亡國之兆無若此者

周祖郭威花項雀兒鄴都留守為主所疑

周太祖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微時判其項為雀兒人皆曰為郭雀兒自指其項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耶一事漢祖為

郭崇威隱帝特使人平三鎮行功○漢隱帝疑威使人殺之威遂舉兵入朝鄴都留守

入汴迎贇卒自為之立訴訟法寬稅牛皮殺犯贓吏拜孔子祠

威擁兵入汴隱帝已死太后請迎劉贇為嗣○威出禦契丹至澶州將士大譟自以黃旗為天子○已而殺之劉崇遂據河東○先是漢法犯牛皮者死威立寬之○許民訴訟○又犯贓者死不得輕貸以法無不如之○帝如曲阜謁孔子祠○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

世宗柴榮英武有志首誅樊何以革前弊積年驕惰一旦精銳

世宗名榮柴守禮之子太祖皇后之姪太祖養為己子封晉王英武有大志太祖崩遂即位○北漢劉崇入寇帝自將禦之戰于高平右軍將樊愛能何徽先遁帝斬愛能何徽及將校七十餘人以肅軍紀○始改唐末以來宿衛之士累朝相承不加簡閱騎卒情實不可用帝因之韓○

南劉江淮西克秦鳳北取三關夷夏震動

之戰於淮南之上○乃命大將諸軍精銳者升去之由是士卒精強向進無代

帝親征淮南唐獻江北之地○以求息兵○帝命王景代蜀取秦鳳階成州○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州瀛莫等州之地○置兵戍之○凡得州十七○帝自是遂以加兵威漸不震動

當時賢佐有如王朴詳定律曆修論禮樂

王朴自比部郎中獻策當知開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朴如古法以秬黍定律尺作樂準又撰欽天曆以治心術內之○朴以治未為禮以有檢形也

開邊一策後雖先易天命不佑君臣早世

朴獻開邊策言攻取之道當先其易江南最易可傳檄而定南方定則河東可平惟河東必死之寇得江南則巴蜀可用兵制之○後宋取天下用此策○天命未歸於周○帝以顯德六年上崩年三十九朴卒上慟哭數四

寡婦孤兒卒于恭帝三主九年歸宋趙氏

太后以梁王宗訓即位纔七歲○宋太祖受禪封宗訓為鄭王後卒於房州諡為恭帝○太祖庚戌十一月即位辛亥改元廣順甲寅改元顯德世宗即位庚申正月恭帝禪宋趙匡胤受恭帝禪是為宋太祖

五代八姓五十三年十三君中明世為賢相如馮道亦無取焉

梁朱氏唐李氏明宗胡人潞王王氏晉石氏漢劉氏周郭氏世宗柴氏起梁丁卯終周己未梁二君唐四君晉二君漢二君周三君唐明宗周世宗於中可為賢君馮道自梁貽化二年由幽州歸晉為宰吉訖莊宗即位為翰林學士明宗時為明自後于鄴將相公師之位全顯德元年卒年況取容人以德葉稱之然歷四朝十姓朝為仇敵甚為君且魯無據作大御如山小慕不是孫也

五代割據諸國

中原五代國統相授諸藩割據各有先後

唐後五代所謂中原數州之地其興諸皆竊無以異○但以僭國年代相繼稱之○當時割據者十餘國多是唐朝藩鎮之遺鄆亡各有先後之殊故備論之

吳楊行密唐昭宗時為王四主相承遜于南唐

唐昭宗天復二年以楊行密為行營都統賜爵吳王遂據有淮南二十八州○傳渥隆演溥凡四主○晉天福二年徐知誥據有其國改號為唐奉楊溥為讓皇

南唐李昪起晉天福開寶滅之傳璟及煜昪音于

李昪初為徐溫養子名知誥父子執政得國後復姓李更名昪○天福二年受吳禪稱帝統淮南三十五州○宋開寶八年曹彬伐江南煜降○昪傳璟璟傳煜凡三世

前蜀王建起唐天復同光滅之王衍被戮

昭宗乾寧四年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天復三年進爵為蜀王建據成都統四十八州○後唐同光三年唐郭崇韜滅之○蜀王衍出降莊宗遣使殺之於秦州驛建及衍凡二世

後蜀孟氏二世有國起唐同光訖宋乾德

孟知祥邢州人前蜀王衍降唐莊宗以知祥為西川節度使鎮成都明宗末自請封蜀王尋即帝位國號蜀知祥傳昶二世

統有四十六州○同光三年為節度使○宋太祖乾德二年王全斌伐蜀昶降

馬殷稱楚據有潭湘起唐乾寧六世歸唐

武安軍亂劉建鋒推馬殷為帥後遂為節度使至梁太祖封之為楚王○據有湖南二十三州○昭宗乾寧三年拜節度使○殷傳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崇凡六世至周廣順元年南唐邊鎬擊之希崇降唐

閩王審知乾寧授節六世入唐地歸吳越

乾寧四年威武節度使王潮卒弟審知自稱留後梁太祖就封為閩王統有閩嶺五州○審知傳延翰延鈞延羲延政凡六世延鈞○稱帝晉開運二年南唐攻拔建州延政降○其後唐將李景達以州歸吳越

吳越錢鏐四王貢職起唐乾寧訖宋興國鏐音劉

錢鏐始以鄉兵破黃巢據杭州又誅董昌并越州遂盡有浙東西十三州之地為鎮海鎮東節度使梁封為吳越王○鏐傳元瓘弘佐倧俶凡四世奉職貢于中原○乾[illegible]四年并董昌為節度○宋太宗興國七年俶盡獻其地

南平高氏起梁開平五世至宋乾德朝京

梁開平元年以高季昌為荊南節度使統三州○莊宗封為南平王○季昌傳從誨保融保勗繼沖凡五世○太祖乾德元年繼沖納土

南漢劉隱天祐建節訖宋開寶五世而絕

昭宗天祐元年以劉隱為清海節度使據廣州統四十七州封為南海王隱卒弟龑自稱越王已而稱帝國號漢更名龑音儼○隱傳龑玢晟鋹凡五世而絕○開寶四年潘美克廣州劉鋹降

北漢劉旻起周廣順至宋興國四世而盡

劉旻元名崇知遠之弟○廣順元年威遣人迎崇之子贇為帝未至而威自立降贇為湘陰公○崇即皇帝位于晉陽仍用漢乾祐年號○據有并汾等十二州之地是傳承鈞繼恩繼元凡四世宋興國四年太宗滅之

宋五代分裂至此混一

宋趙太祖生于洛陽赤光滿室火德以昌

宋太祖姓趙氏諱匡胤其先涿人父弘殷為洛陽禁將後生帝于甲馬營○其夕赤光滿室營中異香一月人謂之香孩兒

長從世宗，南征北伐，點檢天子，見於木札。

[illegible]

契丹入寇，倉卒授兵，陳橋夕次，黃袍加身。

[illegible]

攬轡播師，市不易肆，韓通受贈，彥昇見棄。

[illegible]

從容杯酒，方鎮罷兵，不容鼾睡，頻出微行。

[illegible]

二李自焚，荊湖底定，孟昶堅降，劉鋹歸命。鋹音暢 昶音敞

[illegible]

江南既下，錢俶朝京，五星聚奎，天啟太平。俶昌六切 朝音潮

[illegible]

相須讀書，將恨多殺，普不釋卷，彬能不伐。相去聲

[illegible]

邊帥久任，守倅推分，殿廡布綠，軒窗諸門。綠去聲

[illegible]

杜后遺言，傳位二弟，燭下柱斧，難逃異議。

[illegible]

太宗繼業虎步龍行錢陳納土北漢底平

京北伐功虧一天下北遺幽薊西歉靈夏

科場重進士館崇文雞鳴聽政焉早自焚

武功自刎秦王竄死兄弟不容於斯爲愧

真宗即位流相咸平諸陳利害一切不行

景德郡敵進次親征駕幸澶淵契丹請盟

欽若譖準天書作偽祥符封禪旦不得志

天禧寢疾丁謂擅權潛結內侍貶竄諸賢

擅移山陵王曾獨對竄謂崖州莫不稱快

仁宗天聖劉后會權垂簾聽政凡十一年

明道親政排相夷簡逐廢郭后斥逐臺諫

明道二年太后崩上始親政詔宗戚毋得於禁中傳宣內批有司未得即行審取處分政令更新人心大悅○與呂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等皆太后所任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相不知所由上頗思夷簡遂復召入相○道輔范仲淹等伏閤請對上以為非是乃并逐之發夷簡奏非

景祐以來災異荐臻寶元康定西鄙數驚

甲戌改元景祐數有災異地震雷電之異戊寅改元寶元庚辰改元康定西夏趙元昊僭號邊郡寇邊

露跣致禱忍飢戒殺迨及慶曆聖德旁達

上以過咎自責露跣立於殿上禱雨以致誠感至於旱蝗不雨○辛巳改元慶曆○上曰朕每食不敢忘天下之人○可惜不爲也忠實之臣書曰作聖德頌

杜富韓范四相在廷天章給札責以太平

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為相參知政事○慶曆三年開天章閣給札使條具當世之務○上欲更天下弊事以致太平責之

歐余王蔡四諫與職錫之品服以旌其直

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皆以敢言為諫官○上賜以五品服以旌其直

契丹修好元昊稱臣皇祐征蠻將有狄青

至和嘉祐長養多士四十二年風淳俗美

甲午改元至和丙申改元嘉祐○長養成就至嘉祐末多士如林○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改元者九恭儉仁厚之德終始如一風俗為之一變

英宗潛邸恂恂儒者仁考賢之付以天下

英宗濮安懿王允讓之子仁宗養於宮中恂恂然惟以讀書為事如儒者○嘉祐七年立為皇子八年仁宗崩即位

入承大統疾起憂疑兩宮調護賴有韓琦

上以入宗廟之後為國本之重感疾大臣憂疑太后垂簾同聽政上疾甚或以為不然母子之間韓琦等調護兩宮得以無失

治平四年動詢故事群賢紛紛惟因濮議

改元治平四年○上初即位凡事必問朝廷故事及古今所以然者中書請濮王典禮下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稱皇伯歐陽修等議稱皇考司馬光呂誨等力爭不決

昭陵以來古文大興倡於歐陽繼以蘇曾

仁宗葬昭陵○宋初承五代之後文體卑弱柳開穆修始為古文至歐陽修倡之一以來相方

英神之際學明性理周傳二程以及張子

英宗神宗之際周敦頤以性理之學傳二程程顥程頤張載

溫公通鑑康節先天降而熙豐新學興焉

涑水先生司馬光字君實封溫國公諡文正英宗時奉敕編歷代君臣事蹟名資治通鑑神宗賜名○康節先生邵雍字堯夫○王安石經義以為新學

神宗求治勇於有爲既得安石用之不疑

[illegible]

請行新法傳會經義制置三司編脩條例

[illegible]

招來新進擯黜老成韓絳傳法惠卿叛判

[illegible]

史學提要卷二十　十七

熙河重費求樂終陷子雱既死上亦益厭

[illegible]

呂誨先見蘇洵辨姦天津杜鵑氣候循環

[illegible]

哲宗初年高后臨政元祐多賢女中堯舜

[illegible]

司馬作相呂范同升大防劉摯誤欲調停

[illegible]

史學提要卷二十　十八

川洛朔黨自相攻擊清臣溫伯首倡紹述

[illegible]

章惇入相舟勢益偏邢蔡羽翼痛貶群賢

[illegible]

氏

誣宣仁首廢孟后大興詔獄議及冢樞

[illegible]

徽宗初載頻復元祐向后還政紹述如舊

[illegible]

述中請國布欲兼行崇寧以後專向蔡京

[illegible]

刻立黨碑籍記書疏父子相亂倡言豐豫

[illegible]

內侍童貫太師封王朱勔父子花石起綱

[illegible]

師成陰賊引薦王黼李彥括田三路愁苦

[illegible]

興崇道學教主道君妄謀北伐外結女真

[illegible]

遼國既亡金人借隙童貫逃歸長驅至國

[illegible]

欽宗內禪初用李綱竄殛六賊召兵勤王

兵入寇駐慶源清河蕭於幹拒之師潰貫燕京擄以歸金攻獲罪諸於金主宗全 余人使僕以燕京分宋易勸檢歲幣外更六州百萬代租錢而求割地之其中女官民地 而三州去來乃劉仁恭得地而以與已契丹初故典金人不約但來張石敬瑭以守平州而平州已遣灤 人宣撫取河北知其七以年平余州人遣宗幹宗雖不納自之蔗金山人直以北此河北粹平家自以實十八 河直為界用臣亦宗其世貫行與宣其撫傷至遊太歸原一點將宰離令不貫僭割燕河山東郭藥師以降大 劉使為前一騎人長明報年而正進月河遂南犯之京師

徽宗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六日建中靖國日崇寧日大觀日政和 貴和宣和金人來攻日急下詔罪已傳位太子即位 是為欽宗數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童貫 李綱為守禦使以京城圍解 蔡攸童貫朱勔六賊以天下安危為言

邦彥浪子主和誤事繼用南仲遂墮其計

李邦彥為相人呼之為浪子 京師時用种師道等勤兵二十餘萬 和議既定金人退師 百餘萬兩以與之 費擊金人以京城 ○金人主議割三鎮 數萬 之人 不得 戰者 年 欽宗

二帝北狩六飛南遷東京一百六十七年

靖康元年京城失守二年金人以二帝歸○高宗即位 遷都江南 東京汴州凡九世起庚申終丙午

南宋

高宗諱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靖康出使 使去聲

高宗皇帝徽宗第九子也母韋氏徽宗初封康王 帝靖康初出使斡離不軍金人不留更以肅王樞代之

磁相遮留元帥召兵京城已陷移駐東平

二帝北行邦昌僭偽遂趨應天建炎即位

是人留之乃使邦昌州道為大相國可名州 朝廷議立康王為帝 宗澤元帥 遣使劉豫說宗 自迎 鏡湖 河北 東平 見州

罷竄南仲召相李綱纔七十日黜立邊防

以主和誤國罷耿南仲 李綱為相 在位七十日而黜 黃潛善汪伯彥相 李綱召

汪黃主和遣使祈請首誅東徽決策南幸

江東陳東歐陽澈上書請罷黃潛善汪伯彥 召李綱 高宗怒 斬東澈於市○ 來南

宗澤留守力請不還發憤而卒兩河陷焉

宋澤知開封府招撫河北義兵 余萬人 戰十數 請高宗還京

自揚而杭苗劉犯蹕二凶方除金人大至

九年冬車駕至揚州 三年春金人至 苗傅劉正彥作亂

江淮殘破海道顛沛金山一戰兀术乃退

一自淮南渡江 金人遂陷臨安 兀术還至鎮江 韓世忠以舟師邀擊於金山

浚失陝西，獨得二吳，劉豫稱齊，僭據舊都。陝音閃

（注：三年正月，命張浚爲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浚以秦鳳、熙河、涇原、環慶、永興五路之兵合四十萬，欲與金決戰，諸將皆言不可。浚不從，戰於富平，諸軍皆潰，浚退保秦州，陝西盡失。獨吳玠、吳璘保和尚原，以敗金人。劉豫據京東，金立豫爲帝，國號齊，都大名，後遷汴京。）

紹興以來，始用鼎浚，張韓劉岳，兵勢大振。

（注：紹興四年，趙鼎、張浚相，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諸將屯江上，士氣自倍。）

南侵不利，金國事多，秦檜爲間，極力主和。間去聲

（注：金人南侵數戰不利，國中多事，秦檜自金歸，主和議，高宗信之，遂以檜爲相，力主和議。）

岳飛被戮，張趙遠竄，胡銓一疏，志士扼腕。

（注：紹興十年，岳飛大破金兵於郾城，將渡河，檜矯詔召還，下獄殺之。趙鼎、張浚皆謫遠州。胡銓上疏乞斬檜，志士扼腕。）

檜專秉政，一十八年，偷安患失，境土莫全。

（注：檜自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秉政凡十八年，偷安患失，不能恢復境土。）

逆亮渝盟，中外震懾，皋林既勝，膠西亦捷。

（注：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渝盟，大舉南侵，中外震懾。劉錡敗之於皋林，李寶敗之於膠西。）

亮有內變，虜軍雖亂，允文視師，采石奏功。

（注：虞允文以中書舍人參謀軍事，犒師采石，率舟師擊金兵，大敗之。）

葛王入燕，正隆被弒，金使牒來，復尋和議。

（注：金人擁葛王雍即位於遼陽，入燕京，正隆被弒，金遣使來議和。）

光堯內禪，歸德壽宮，太祖之後，是爲孝宗。

（注：高宗在位三十六年，禪位孝宗，孝宗上尊號光堯太上皇帝，退居於德壽宮。孝宗，太祖之後，秀安僖王之子，高宗養爲子，立爲太子，是爲孝宗皇帝。）

隆興初元，銳意恢復，一衄無功，和好是續。

[illegible]

乾道淳熙，無復經營，朱張呂陸，道學大興。

[illegible]

金主世宗，號小堯舜，南北相安，彼此無釁。

[illegible]

孝宗德壽，二十六年，退居重華，日奉几筵。重平聲

[illegible]

光宗受禪，李后妒悍，語言不遜，兩宮離間。間去聲

[illegible]

驚疑得疾，莫執重喪，寧宗即位，移御壽康。喪上聲

[illegible]

侂胄裔緣，自負定策，汝愚貶死，朱熹黨籍。侂音託

[illegible]

開禧用兵，邊釁遂開，西陷蜀漢，東擾荊淮。

[illegible]

誅侂函首，和使復遣，嘉定以來，政由彌遠。函音咸

[illegible]

乃廢濟邸，迎立理宗，李全復叛，入洛無功。

[illegible]

眞魏在朝成大誑毀紹定大臣卧而樊理（朝音潮）

[illegible]

端平親政元祐並稱嘉熙以後邪正相傾

[illegible]

金雖亡韃靼接境全蜀失陷淮甸屢警

[illegible]

庚子荒旱壬子水傷盧董嬖倖閻馬丁當

[illegible]

北軍渡江將謀遷避遭逢大喪遂成和議

[illegible]

似道入相打算閫臣寘殺其向公田害民

[illegible]

甲子升遐度宗登極十年天子耽于酒色

[illegible]

師臣專制杜絕人言拘留北使不救襄樊

[illegible]

濟懋斷公事指閫自不敢自提言路斷絕成福肆行○先是叙
遣在鄂諸將北朝敵帶請和大兵乃退及入相自撝行有乖功
歸言前事北朝遣郝經來聘以道拘留真州不以聞亦
不遣張繼興間渠之師奉兵南伐入侵中之警廬州太守劃
紅興曹世權有斷邊之功以道諸言殺世權又令熊以打單
擬州用錢根收與斷興有謀心懷陳恨還歸北獻言以相吕
文德兼置裡場收襄城外大路詐之北人日五市築城置堡以
通南兵援襄之路襄帥吕文煥知敵欺中刱置司文德大驚
口恐朝廷著我無也即請自赴援會高宇成淳四年北兵圍襄
七年城告急乃遣范文虎以其兵北高宇成淳四年北兵圍襄陽
十里不拌通遣與文虎亦以功賞不明不用命寨破被圍六年
以道方術與太平不加意邊事坐視而不救文煥備禦力屈
裝翁以朝廷勢阻絕一城南向
斷哭癸酉與戰破文煥乃降

天目自崩大兵南下蕪湖夜潰無遇敵者

甲戌七月度宗崩太子㬎即位十二月拔鄂州大兵渡江而下
乙亥元年大元丞相伯顏大會兵于丁家洲公田山崩王
賈似道以兵江陵道以師吕文煥為向導沿江諸將多降吕氏
部曲似道自蕪湖出師至魯港
師潰賈似道以○隨所敗夜自將全無所業以道敗於魯港
丁家洲是時將士前體後至無所業出以道敗書北軍下而和不
根天遣宋京往軍前請和京與北使來邀似道似道不肯還

咸淳元年丙寅大元兵至臨安帝降元帝遣使奉表請降
謝太后及幼主北遷○皇帝奉表稱臣
二月北軍下臨安謝太后及幼主北遷
恭帝即位賈似道專權安置十月至漳州木棉庵監押官鄭虎臣殺之○北軍大勢
之進不已
斬下無與
之廷敵者

德祐幼主降于大元二王航海崖山滅焉 [illegible]

知上名㬎度宗嫡子全皇后所生咸淳十年七月即位
后太皇太后謝氏垂簾聽政全皇后為皇太后改明年元曰德祐○皇
德祐元年乙亥大軍拔常州二年正月二十日太后出宮
入戒太皇太后降詔江南諸郡歸附二月丁巳初至大后出宮
閏三月至燕京見大元皇帝於行宮降封瀛國公○
益王昰楊淑妃所生衛王昺俞修容所生于福州即位改元景炎十
二王出宮航海一日至福州趙昰即位改元景炎是年十
二月王至廣州戊寅四月二十五日崩于福州即位改元祥興
遷于惠州明年四月十五日前於碙州衛王昺即位改元祥興
元年移屯新會縣之崖山○十月大軍至崖山明年己卯二月合戰
陸秀夫負帝赴海而死
張世傑溺死

百五十年臨安駐蹕趙氏總計三百十七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至丙子凡百五十年○南渡駐蹕杭州
州為臨安府○通計趙氏前後凡三百一十七年
遇唐不及漢之疏 [illegible] 太祖得國 [illegible] 有識 [illegible] 一十一 [illegible] 人
十五國 [illegible] 十六 [illegible] 知主 [illegible] 十六 [illegible]

史學提要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黃繼善撰繼善字成性盱江人其書以四言韻語編貫諸史始自上古迄於宋末以便初學記誦然舊本題繼善宋人而述宋亡且稱德祐幼主降於大元何耶寧都魏禧集有是書序併云重訂其譌闕又屬盱江涂大訪允恒補撰二篇復為之註考宋人所述宜止於五代此本既止於宋則僅補一篇且又無註未必即禧之所序觀大元之稱當為元人所增也